
《金瓶梅》

蘭陵笑笑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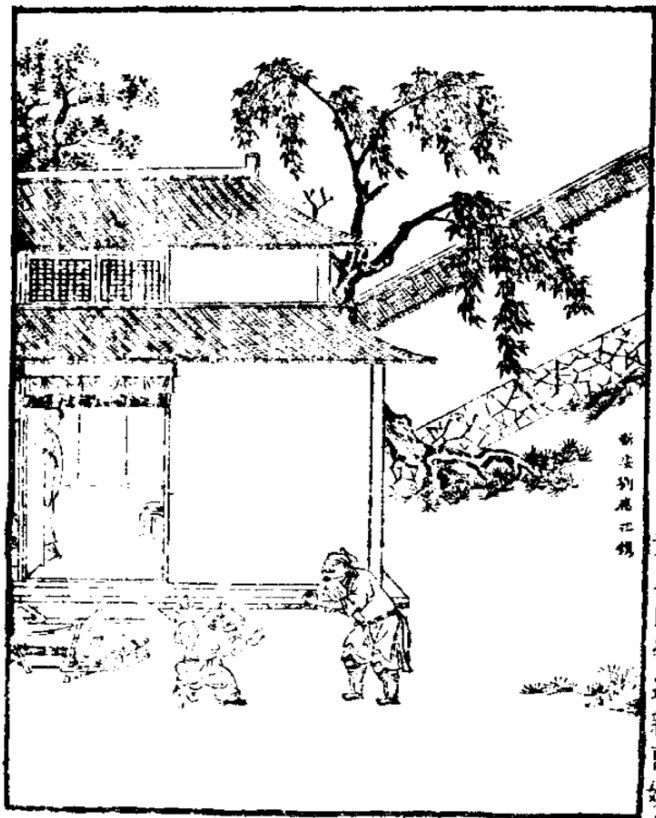


序

金瓶梅，穢書也。袁石公亟稱之，亦自寄其牢騷耳，非有取於金瓶梅也。然作者亦自有意，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如諸婦多矣，而獨以潘金蓮，李瓶兒，春梅命名者，亦楚「梲杌」之意也。蓋金蓮以姦死，瓶兒以孽死，春梅以淫死，較諸婦為更慘耳。藉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，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醜，諸淫婦以描畫世之醜婆淨婆，令人讀之汗下。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余嘗曰：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，菩薩也；生畏懼心者，君子也；生歡喜心者，小人也；生傲法心者，乃禽獸耳。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，衍至「霸王夜宴」，少年垂涎曰：「男兒何可不如如此！」

「褚孝秀曰：「也只為這烏江設此一著耳。」同座聞之，歎為有道之言。若有人識得此意，方許他讀金瓶梅也。不然，石公幾為導淫宣慾之尤矣！奉勸世人，勿為西門慶之後車，可也。」





武二郎到施二媽

武二郎冷遇親哥嫂

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
哥嫂

詩曰：

豪華去後行人絕，
簫箏不響歌喉咽。
雄劍無威光彩沉，
寶琴零落金星滅。

玉階寂寞墜秋露，
月照當時歌舞處。
當時歌舞人不回，
化為今日西陵灰。

又詩曰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
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

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這一首詩，是昔年大唐國時，一個修真煉性的英雄，入聖超凡的豪傑，到後來位居紫府，名列仙班，率領上八洞群仙，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，姓呂名岩，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。單道世上人，營營逐逐，急急巴巴，跳不出七情六欲關頭，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。到頭來同歸於盡，著甚要緊！雖是如此說，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，惟有財色二者更為利害。怎見得他的利害？假如一個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，受盡無限淒涼，耐盡無端懊惱，晚來摸一摸米瓮，苦無隔宿之炊，早起看一看廚前，愧無半星煙火，妻子饑寒，一身凍餒，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，那討餘錢沽酒！更有一種可恨處，親朋白眼，面目寒酸，便是凌雲志氣，分外消磨，怎能夠與人爭氣！正是：

一朝馬死黃金盡，親者如同陌路人。

到得那有錢時節，揮金買笑，一擲巨萬。思飲酒真個瓊漿玉液，不數那琥珀杯流；要鬥氣錢可通神，果然是頤指氣使。趨炎的壓脊挨肩，附勢的吮癰舐痔，真所謂得勢疊肩而來，失勢掉臂而去。古今炎冷惡態，莫有甚於此者。這兩等人，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！如今再說那色的利害。請看如今世界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閉門不納的魯男子，與那秉燭達旦的關雲長，古今能有幾人？至如三妻四妾，買笑追歡的，又當別論。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，見了個婦女略有幾分顏色，便百計千方偷寒送暖，一到了著手時節，只圖那一瞬歡娛，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，也不想朋友的交情。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，費了幾遭酒食。正是：

三杯花作合，兩盞色媒人。

到後來情濃事露，甚而鬥狠殺傷，性命不保，妻孥難顧，事業成灰。就如那石季倫潑天豪富，為綠珠命喪囹圄；楚霸王氣概拔山，因虞姬頭懸垓下。真所謂：「生我之門死我戶，看得破時忍不過」。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利害處！

說便如此說，這財色二字，從來只沒有看得破的。若有那看得破的，便見得堆金積玉，是棺材內帶不去的瓦礫泥沙；貫朽粟紅，是皮囊內裝不盡的臭淤糞土。高堂廣廈，玉宇瓊樓，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；錦衣繡襖，狐服貂裘，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。即如那妖姬艷女，獻媚工妍，看得破的，卻如交鋒陣上將軍叱吒獻威風；硃唇皓齒，掩袖回眸，懂得來時，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。羅襪一彎，金蓮

三寸，是砌墳時破土的鍬鋤；枕上綢繆，被中恩愛，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。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，他說道：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電復如露。」一見得人生在世，一件也少不得，到了那結束時，一件也用不著。隨著你舉鼎蕩舟的神力，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；由著你銅山金谷的奢華，正好時卻又要冰消雪散。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，一到了垂眉落眼，人皆掩鼻而過之；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，若遇著齒冷唇寒，吾未如之何也已。到不如削去六根清淨，披上一領袈裟，參透了空色世界，打磨穿生滅機關，直超無上乘，不落是非窠，倒得個清閒自在，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說話的為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？只為當時有一個

人家，先前恁地富貴，到後來煞甚淒涼，權謀術智，一毫也不用不著，親友兄弟，一個也靠不著，享不過幾年的榮華，倒做了許多的話靶。內中又有幾個鬥寵爭強，迎姦賣俏的，起先好不妖嬈嫵媚，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，血染空房。正是：

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；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，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，有一個風流子弟，生得狀貌魁梧，性情瀟灑，饒有幾貫家資，年紀二十六七。這人複姓西門，單諱一個慶字。他父親西門達，原走川廣販藥材，就在這清河縣前開著一個大大的生藥鋪。現住著門面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。家中呼奴使婢，騾馬成群，雖算不得十分富貴，卻也是清河縣中一個殷實的

人家。只為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，單生這個兒子卻又百般愛惜，聽其所為，所以這人不甚讀書，終日閒遊浪蕩。一自父母亡後，專一在外眠花宿柳，惹草招風，學得些好拳棒，又會賭博，雙陸象棋，抹牌道字，無不通曉。結識的朋友，也都是些幫閒抹嘴，不守本分的人。第一個最相契的，姓應名伯爵，表字光侯，原是開綢緞鋪應員外的第二個兒子，落了本錢，跌落下來，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，因此人都起他一個渾名叫做應花子。又會一腿好氣毬，雙陸棋子，件件皆通。第二個姓謝名希大，字子純，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，自幼父母雙亡，遊手好閒，把前程丟了，亦是幫閒勤兒，會一手好琵琶。自這兩個與西門慶甚合得來。其餘還有幾個，都是些破落戶，沒名器的。一個叫做祝實念，表字貢誠。一個叫做孫天化，表字伯修，綽號孫寡嘴。一個叫做吳典恩，乃是本縣陰陽生，因事革退，專一在縣前與官吏

保債，以此與西門慶往來。還有一個云參將的兄弟叫做云理守，字非去。一個叫做常峙節，表字堅初。一個叫做卜志道。一個叫做白賚光，表字光湯。說這白賚光，眾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，他卻自己解說道：「不然我也改了，只為當初取名的時節，原是一個門館先生，說我姓白，當初有一個什麼故事，是白魚躍入武王舟。又說有兩句書是『周有大賚，於湯有光』，取這個意思，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。我因他有這段故事，也便不改了。」說這一干共十數人，見西門慶手裡有錢，又撒漫肯使，所以都亂撮哄著他耍錢飲酒，嫖賭齊行。正是：

把盞銜杯意氣深，
兄兄弟弟抑何親。
一朝平地風波起，
此際相交才見心。

說話的，這等一個人家，生出這等一個不肖的兒子，又搭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，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，還有甚長進的日子！卻有一個緣故，只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，作事機深詭譎，又放官吏債，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姦臣，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。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，與人把攪說事過錢，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。因他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。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，身邊只生得一個女兒，叫做西門大姐，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為室，尚未過門。只為亡了渾家，無人管理家務，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為繼室。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，是八月十五生的，小名叫做月姐，後來嫁到西門慶家，都順口叫他月娘。卻說這月娘秉性賢能，夫主面上百依百隨。房中也有三四個丫鬢婦女，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。又嘗與勾欄內李嬌兒打熱，也娶在家

裡做了第二房娘子。南街又占著窠子卓二姐，名卓丟兒，包了些時，也娶來家做了第三房。只為卓二姐身子瘦怯，時常三病四痛，他卻又去飄風戲月，調弄人家婦女。正是：

東家歌笑醉紅顏，又向西鄰開玳宴。幾日碧桃花下卧，牡丹開處總堪憐。

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閒坐，對吳月娘說道：「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，出月初三日，卻是我兄弟們的會期。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的酒席，叫兩個唱的姐兒，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玩耍一日。你與我料理料理。」吳月娘便道：「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干人，那一個是那有良心和行貨！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。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，幾時曾有個家哩！現今卓二姐自恁不好，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別的話倒也中聽。今日這些說話，我卻有些不耐煩聽他。依你說，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，使著他，沒有一個不依順的，做事又十分停當，就是那謝子純這個人，也不失為個伶俐能事的好人。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，只管恁會來會去，終不著個切實。咱不如到了會期，都結拜了兄弟罷，明日也有個靠傍些。」吳月娘接過來道：「結拜兄弟也好。只怕後日還是別個靠你的多哩。若要你去靠人，提傀儡兒上戲場——還少一口氣兒哩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自恁長把人靠得著，卻不更好了。咱只等應二哥來，與他說這話罷。」

正說著話，只見一個小廝兒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伶俐乖覺，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，喚名玳安兒，走到面前來說：「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正說

他，他卻兩個就來了。」一面走到廳上來，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玄羅帽兒，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，腳下絲鞋淨襪，坐在上首。下首坐的，便是姓謝的謝希大。見西門慶出來，一齊立起身來，邊忙作揖道：「哥在家，連日少看。」西門慶讓他坐下，一面喚茶來吃，說道：「你們好人兒，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，不出來走跳，你們通不來傍個影兒。」伯爵向希大道：「何如？我說哥哥要說哩。」因對西門慶道：「哥，你怪的是。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什麼！自咱們這兩隻腳，還趕不上一張嘴哩。」西門慶因問道：「你這兩日在那裡來？」伯爵道：「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個孩子兒，就是哥這邊二嫂子的侄女兒桂卿的妹子，叫做桂姐兒。幾時兒不見他，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。到明日成人的時候，還不知怎的樣好哩！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：『二爹，千萬尋個好子弟梳籠他。』」敢怕明日還是哥的

貨兒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有這等事！等咱空閒了去瞧瞧。」謝希大接過來道：「哥不信，委的生得十分顏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便在他家，前幾日卻在那裡去來？」伯爵道：「便是前日卜志道兄弟死了，咱在他家幫著亂了幾日，發送他出門。他嫂子再三向我說，叫我拜上哥，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，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，晚夕又沒甚好酒席，不好請哥坐的，甚是過不意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日子，就這等死了。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，我正要拿甚答謝答謝，不想他又作了故人！」

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咱會中兄弟十人，卻又少他一個了。」因向伯爵說：「出月初三日，又是會期，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，兄弟們頑耍一日哩。」西門慶便道：「正是，我剛纔正對房下說來，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

會去，無過只是吃酒頑耍，不著一個切實，倒不如尋一個寺院裡，寫上一個疏頭，結拜做了兄弟，到後日彼此扶持，有個傍靠。到那日，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，買辦三牲，眾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些分資。不是我科派你們，這結拜的事，各人出些，也見些情分。」伯爵連忙道：「哥說的是。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，各自要盡自的心。只是俺眾人們，老鼠尾巴生瘡兒——有膿也不多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狗才，誰要你多來！你說這話。」謝希大道：「結拜須得十個方好。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，卻教誰補？」西門慶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咱這間壁花二哥，原是花太監侄兒，手裡肯使一股濫錢，常在院中走動。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著一層壁兒，與我甚說得來，咱不如叫小廝邀他邀去。」應伯爵拍著手道：「敢就是在院中包著吳銀兒的花子虛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他！」伯爵笑道：「哥，快叫那個大官兒邀他

去。與他往來了，咱到日後，敢又有一個酒碗兒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傻花子，你敢害饞癆痞哩，說著的是吃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說：「你到間壁花家去，對你花二爹說，如此這般：『俺爹到了出月初三日，要結拜十兄弟，敢叫我請二爹上會哩。』看他怎的說，你就來回我話。你二爹若不在家，就對他二娘說罷。」玳安兒應諾去了。伯爵便道：「到那日還在哥這裡是，還在寺院裡好？」希大道：「咱這裡無過只兩個寺院，僧家便是永福寺，道家便是玉皇廟。這兩個去處，隨分那裡去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結拜的事，不是僧家管的，那寺里和尚，我又不熟，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，他那裡又寬展又幽靜。」伯爵接過來道：「哥說的是，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嫂子相好，故要薦與他去的。」希大笑罵道：「老花子，一件正事，說說就放出屁來了。」

正說笑間，只見玳安兒轉來了，因對西門慶說道：「他二爹不在家，俺對他二娘說來。二娘聽了，好不歡喜，說道：『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，那有個不來的。等來家我與他說，至期以定攬掇他來，多拜上爹。』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。」西門慶對應、謝二人道：「自這花二哥，倒好個伶俐標緻娘子兒。」說畢，又拿一盞茶吃了，二人一齊起身道：「哥，別了罷，咱好去通知眾兄弟，糾他分資來。哥這裡先去與吳道官說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我也不留你罷。」於是一齊送出大門來。應伯爵走了幾步，迴轉來道：「那日可要叫唱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弟兄們說說笑笑，到有趣些。」說畢，伯爵舉手，和希大一路去了。

話休饒舌，捻指過了四五日，卻是十月初一日。西門慶

早起，剛在月娘房裡坐的，只見一個才留頭的小廝兒，手裡拿著個描金退光拜匣，走將進來，向西門慶磕了一個頭兒，立起來站在旁邊說道：「俺是花家，俺爹多拜上西門爹。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，俺爹有事出門了，不曾當面領教的。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，俺爹特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，說爹這邊胡亂先用著，等明日爹這裡用過多少派開，該俺爹多少，再補過來便了。」西門慶拿起封袋一看，簽上寫著「分資一兩」，便道：「多了，不消補的。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，起早就要同眾爹上廟去。」那小廝兒應道：「小的知道。」剛待轉身，被吳月娘喚住，叫大丫頭玉簫在食籠里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。因說道：「這是與你當茶的。你到家拜上你家娘，你說西門大娘說，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。」那小廝接了，又磕了一個頭兒，應著去了。

西門慶才打發花家小廝出門，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著個拜匣，玳安兒引他進來見了，磕了頭，說道：「俺爹糾了眾爹們分資，叫小的送來，爹請收了。」西門慶取出來看，共總八封，也不拆看，都交與月娘，道：「你收了，到明日上廟，好湊著買東西。」說畢，打發應寶去了。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。剛走到坐下，只見玉簫走來，說道：「娘請爹說話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起先不說來？」隨即又到上房，看見月娘攤著些紙包在面前，指著笑道：「你看這些分子，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，其餘也有三分的，也有五分的，都是些紅的黃的，倒象金子一般。咱家也曾沒見這銀子來，收他的也污個名，不如掠還他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也耐煩，丟著罷，咱多的也包補，在乎這些！」說著一直往前去了。

到了次日初二日，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，叫家人來興兒買了一口豬、一口羊、五六壇金華酒和香燭紙札、雞鴨案酒之物，又封了五錢銀子，旋叫了大家人來保和玳安兒、來興三個：「送到玉皇廟去，對你吳師父說：『俺爹明日結拜兄弟，要勞師父做紙疏辭，晚夕就在師父這裡散福。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，俺爹明早便來。』」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，來回說：「已送去了，吳師父說知道了。」

須臾，過了初二，次日初三早，西門慶起來梳洗畢，叫玳安兒：「你去請花二爹，到咱這裡吃早飯，一同好上廟去。一發到應二叔家，叫他催催眾人。」玳安應諾去，剛請花子虛到來，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，卻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個人。為頭的便是應伯爵，謝希大、孫天化、祝念實、吳典恩、雲理守、常峙節、白賚光，連西門慶、花子虛

共成十個。進門來一齊籬圈作了一個揖。伯爵道：「咱時候好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等吃了早飯著。」便叫：「拿茶來。」一面叫：「看菜兒。」須臾，吃畢早飯，西門慶換了一身衣服，打選衣帽光鮮，一齊徑往玉皇廟來。

不到數里之遙，早望見那座廟門，造得甚是雄峻。但見：

殿宇嵯峨，宮牆高聳。正面前起著一座牆門八字，一帶都粉赭色紅泥；進裡邊列著三條甬道川紋，四方都砌水痕白石。正殿上金碧輝煌，兩廊下檐阿峻峭。三清聖祖莊嚴寶相列中央，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。

進入第二重殿後，轉過一重側門，卻是吳道官的道院。進的門來，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，蒼松翠竹。西門慶抬頭一

看，只見兩邊門楹上貼著一副對聯道：

洞府無窮歲月，壺天別有乾坤。

上面三間敞廳，卻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。當日鋪設甚是齊整，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，兩邊列著的紫府星官，側首掛著便是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大元帥。當下吳道官卻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。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邊，獻茶已罷，眾人都起身，四圍觀看。白賚光攜著常峙節手兒，從左邊看將過來，一到馬元帥面前，見這元帥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面上畫著三隻眼睛，便叫常峙節道：「哥，這卻是怎的說？如今世界，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，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！」應伯爵聽見，走過來道：「呆兄弟，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？」眾人笑了。常峙節便指著下首溫元帥

道：「二哥，這個通身藍的，卻也古怪，敢怕是盧杞的祖宗。」伯爵笑著猛叫道：「吳先生你過來，我與你說個笑話兒。」那吳道官真個走過來聽他。伯爵道：「一個道家死去，見了閻王，閻王問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道者說：『是道士。』閻王叫判官查他，果系道士，且無罪孽。這等放他還魂。只見道士轉來，路上遇著一個染房中的博士，原認得的，那博士問道：『師父，怎生得轉來？』道者說：『我是道士，所以放我轉來。』那博士記了，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。那閻王叫查他身上，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，問其何故。那博士打著宣科的聲音道：『曾與溫元帥搔胞。』」說的眾人大笑。一面又轉過右首來，見下首供著個紅臉的卻是關帝。上首又是一個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，身邊畫著一個大老虎。白賚光指著道：「哥，你看這老虎，難道是吃素的，隨著人不妨事麼？」伯爵笑道：「你不知，這老虎是他一個

親隨的伴當兒哩。」謝希大聽得走過來，伸出舌頭道：「這等一個伴當隨著，我一刻也成不的。我不怕他要吃我麼？」伯爵笑著向西門慶道：「這等虧他怎地過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卻怎的說？」伯爵道：「子純一個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，似我們這等七八個要吃你的隨你，卻不嚇死了你罷了。」說著，一齊正大笑時，吳道官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官人們講這老虎，只俺這清河縣，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！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，就是獵戶，也害死了十來人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是怎的來？」吳道官道：「官人們還不知道。不然我也不曉的，只因日前一個小徒，到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那裡去化些錢糧，整整住了五七日，才得過來。俺這清河縣近著滄州路上，有一條景陽岡，岡上新近出了一個弔睛白額老虎，時常出來吃人。客商過往，好生難走，必須要成群結夥而過。如今縣裡現出著五十兩賞錢，要拿他，白拿不得。可

憐這些獵戶，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！」白賚光跳起來道：「咱今日結拜了，明日就去拿他，也得些銀子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性命不值錢麼？」白賚光笑道：「有了銀子，要性命怎的！」眾人齊笑起來。應伯爵道：「我再說個笑話你們聽：一個人被虎銜了，他兒子要救他，拿刀去殺那虎。這人在虎口裡叫道：『兒子，你省可而的砍，怕砍壞了虎皮。』」說著眾人哈哈大笑。

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，來說道：「官人們燒紙罷。」一面取出疏紙來，說：「疏已寫了，只是那位居長？那位居次？排列了，好等小道書寫尊諱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還是敘齒，應二哥大如我，是應二哥居長。」伯爵伸著舌頭道：「爺，可不折殺小人罷了！如今年時，只好敘些財勢，那裡好敘齒！若敘

齒，這還有大如我的哩。且是我做大哥，有兩件不妥：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，眾兄弟都服你；第二我原叫做應二哥，如今居長，卻又要叫應大哥，倘或有兩個人來，一個叫『應二哥』，一個叫『應大哥』，我還是應『應二哥』，應『應大哥』呢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這搗斷腸子的，單有這些閑說的！」謝希大道：「哥，休推了。」西門慶再三謙讓，被花子虛、應伯爵等一千人逼勒不過，只得做了大哥。第二便是應伯爵，第三謝希大，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。其餘挨次排列。吳道官寫完疏紙，於是點起香燭，眾人依次排列。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：

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西門慶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花子虛、孫天化、祝念實、雲理守、吳典恩、常峙節、白賚光等，是日沐手焚香請旨。伏為桃園義重，眾心仰慕而

敢效其風；管鮑情深，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。況四海皆可兄弟，豈異姓不如骨肉？是以涓今政和年月日，營備豬羊牲禮，鸞馭金資，瑞叩齋壇，虔誠請禱，拜投昊天金闕玉皇上帝，五方值日功曹，本縣城隍社令，過往一切神祇，仗此真香，普同鑒察。伏念慶等生雖異日，死冀同時，期盟言之永固；安樂與共，顛沛相扶，思締結以常新。必富貴常念貧窮，乃始終有所依倚。情共日往以月來，誼若天高而地厚。伏願自盟以後，相好無尤，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，戶戶慶無疆之福。凡在時中，全叨覆庇，謹疏。

政和 年 月 日文疏

吳道官讀畢，眾人拜神已罷，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。然後送神，焚化錢紙，收下福禮去。不一時，吳道官又

早叫人把豬羊卸開，雞魚果品之類整理停當，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，西門慶居於首席，其餘依次而坐，吳道官側席相陪。須臾，酒過數巡，眾人猜枚行令，耍笑哄堂，不必細說。正是：

才見扶桑日出，又看曦馭銜山。醉後倩人扶去，樹梢新月彎彎。

飲酒熱鬧間，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：「娘叫小的接爹來了，說三娘今日發昏哩，請爹早些家去。」西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：「不是我搖席破座，委的我第三個小妾十分病重，咱先去休。」只見花子虛道：「咱與哥同路，咱兩個一搭兒去罷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兩個財主的都去了，丟下俺們怎的！花二哥你再坐回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家無人，

俺兩個一搭里去的是，省和他嫂子疑心。」玳安兒道：「小的來時，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。」只見一個小廝走近前，向子虛道：「馬在這裡，娘請爹家去哩。」於是二人一齊起身，向吳道官致謝打攪，與伯爵等舉手道：「你們自在耍耍，我們去也。」說著出門上馬去了。單留下這幾個嚼倒泰山不謝土的，在廟流連痛飲不題。

卻表西門慶到家，與花子虛別了進來，問吳月娘：「卓二姐怎的發昏來？」月娘道：「我說一個病人在家，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裡去了，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。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，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往那邊去看，連日在家守著不題。

卻說光陰過隙，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。一日，西門慶正

使小廝請太醫診視卓二姐病癥，剛走到廳上，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。西門慶與他作了揖，讓他坐了。伯爵道：「哥，嫂子病體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多分有些不起解，不知怎的好。」因問：「你們前日多咱時分才散？」伯爵道：「承吳道官再三苦留，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。咱醉的要不的，倒是哥早早來家的便益些。」西門慶因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不曾？」伯爵不好說不曾吃，因說道：「哥，你試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敢是吃了？」伯爵掩口道：「這等猜不著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狗才，不吃便說不曾吃，有這等張致的！」一面叫小廝：「看飯來，咱與二叔吃。」伯爵笑道：「不然咱也吃了來了，咱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，來與哥說，要同哥去瞧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甚麼稀罕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岡上那隻大蟲，昨日被一個人一頓拳頭打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又來胡說了，咱不信。」伯爵

道：「哥，說也不信，你聽著，等我細說。」於是手舞足蹈說道：「這個人有名有姓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」先前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莊上，後來怎的害起病來，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哥，過這景陽岡來，怎的遇了這虎，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腳打死了。一五一十說來，就象是親見的一般，又象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。說畢，西門慶搖著頭兒道：「既恁的，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不吃罷，怕誤過了。咱們倒不如大街上酒樓上去坐罷。」只見來興兒來放桌兒，西門慶道：「對你娘說，叫別要看飯了，拿衣服來我穿。」

須臾，換了衣服，與伯爵手拉著手兒同步出來。路上撞著謝希大，笑道：「哥們，敢是來看打虎的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。」於是

一同到臨街一個大酒樓上坐下。不一時，只聽得鑼鳴鼓響，眾人都一齊瞧看。只見一對對纓槍的獵戶，擺將過來，後面便是那打死的老虎，好象錦布袋一般，四個人還抬不動。末後一匹大白馬上，坐著一個壯士，就是那打虎的這個人。西門慶看了，咬著指頭道：「你說這等一個人，若沒有千百斤水牛般氣力，怎能夠動他一動兒。」這裡三個兒飲酒評品，按下不題。

單表迎來的這個壯士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雄軀凜凜，七尺以上身材；闊面棱棱，二十四五年紀。雙目直豎，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；兩手握來，近觀時好似一雙鐵碓。腳尖飛起，深山虎豹失精魂；拳手落時，窮谷熊羆皆喪魄。頭戴著一頂萬字頭巾，上簪兩朵銀花；身穿著一領

血腥衲襖，披著一方紅錦。

這人不是別人，就是應伯爵說所陽谷縣的武二郎。只為要來尋他哥子，不意中打死了這個猛虎，被知縣迎請將來。眾人看著他迎入縣裡。卻說這時正值知縣升堂，武松下馬進去，扛著大蟲在廳前。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，心中自忖道：「不恁地，怎打得這個猛虎！」便喚武松上廳。參見畢，將打虎首尾訴說一遍。兩邊官吏都嚇呆了。知縣在廳上賜了三杯酒，將庫中眾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，賜與武松。武松稟道：「小人托賴相公福蔭，偶然僥幸打死了這個大蟲，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這些賞賜！眾獵戶因這畜生，受了相公許多責罰，何不就把賞給散與眾人，也顯得相公恩典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任從壯士處分。」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，在廳上散與眾獵戶傳去了。知縣見他仁德忠

厚，又是一條好漢，有心要抬舉他，便道：「你雖是陽谷縣人氏，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參你在我縣裡做個巡捕的都頭，專在河東水西擒拿賊盜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武松跪謝道：「若蒙恩相抬舉，小人終身受賜。」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，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。眾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，連連吃了數日酒。正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哥，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，卻也歡喜。那時傳得東平一府兩縣，皆知武松之名。正是：

壯士英雄藝略芳，挺身直上景陽岡。醉來打死山中虎，自此聲名播四方。

卻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，只聽背後一個人叫道：「兄弟，知縣相公抬舉你做了巡捕都頭，怎不看顧我！」武松回

頭見了這人，不覺的——

欣從額角眉邊出，喜逐歡容笑口開。

這人不是別人，卻是武松日常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。卻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，因時遭饑饉，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。人見他為人懦弱，模樣猥蕪，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，俗語言其身上粗糙，頭臉窄狹故也。只因他這般軟弱朴實，多欺侮也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武大無甚生意，終日挑擔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，不幸把渾家故了，丟下個女孩兒，年方十二歲，名喚迎兒，爺兒兩個過活。那消半年光景，又消折了資本，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。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，常看顧他，照顧他依舊賣些炊餅。閑時在鋪中坐地，武大無不奉承。因此張宅家下

人個個都歡喜，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。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。

卻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，百間房屋，年約六旬之上，身邊寸男尺女皆無。媽媽餘氏，主家嚴厲，房中並無清秀使女。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氣道：「我許大年紀，又無兒女，雖有幾貫家財，終何大用。」媽媽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我叫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，早晚習學彈唱，服侍你便了。」大戶聽了大喜，謝了媽媽。過了幾時，媽媽果然叫媒人來，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，一個叫做潘金蓮，一個喚做白玉蓮。玉蓮年方二八，樂戶人家出身，生得白淨小巧。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，排行六姐。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，纏得一雙好小腳兒，所以就叫金蓮。他父親死了，做娘的度日不過，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里，習學彈唱，閑常又教他讀書寫

字。他本性機變伶俐，不過十二三，就會描眉畫眼，傅粉施朱，品竹彈絲，女工針指，知書識字，梳一個纏髻兒，著一件扣身衫子，做張做致，喬模喬樣。到十五歲的時節，王招宣死了，潘媽媽爭將出來，三十兩銀子轉賣於張大戶家，與玉蓮同時進門。大戶教他習學彈唱，金蓮原自會的，甚是省力。金蓮學琵琶，玉蓮學箏，這兩個同房歇臥。主家婆餘氏初時甚是抬舉二人，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。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，止落下金蓮一人，長成一十八歲，出落的臉襯桃花，眉彎新月。張大戶每要收他，只礙主家婆厲害，不得到手。一日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，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，遂收用了。正是：

莫訝天台相見晚，劉郎還是老劉郎。

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癥。端的那五件？第一腰便添疼，第二眼便添淚，第三耳便添聾，第四鼻便添涕，第五尿便添滴。自有了這幾件病後，主家婆頗知其事，與大戶嚷罵了數日，將金蓮百般苦打。大戶知道不容，卻賭氣倒賠了房奩，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。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，見無妻小，又住著宅內房兒，堪可與他。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，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，白白地嫁與他為妻。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，大戶甚是看顧他。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，大戶私與他銀兩。武大若挑擔兒出去，大戶候無人，便趲入房中與金蓮廝會。武大雖一時撞見，原是他的行貨，不敢聲言。朝來暮往，也有多時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癥，嗚呼死了。主家婆察知其事，怒令家僮將金蓮、武大即時趕出。武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，賃內外兩間居住，依舊賣炊餅。

原來這金蓮自嫁武大，見他一味老實，人物猥瑣，甚是憎嫌，常與他合氣。報怨大戶：「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，何故將我嫁與這樣個貨！每日牽著不走，打著倒退的，只是一味吃酒，著緊處卻是錐釘也不動。奴端的那世里悔氣，卻嫁了他！是好苦也！」常無人處，唱個《山坡羊》為證：

想當初，姻緣錯配，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。不是奴自己誇獎，他烏鴉怎配鸞鳳對！奴真金子埋在土裡，他是塊高號銅，怎與俺金色比！他本是塊頑石，有甚福抱著我羊脂玉體！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。奈何，隨他怎樣，到底奴心不美。聽知：奴是塊金磚，怎比泥土墓！

看官聽說：但凡世上婦女，若自己有幾分顏色，所稟伶俐，配個好男子便罷了，若是武大這般，雖好殺也未免有幾

分憎嫌。自古佳人才子相配著的少，買金偏撞不著賣金的。

武大每日自挑擔兒出去賣炊餅，到晚方歸。那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，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兒，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，勾引浮浪子弟，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，撒謎語，叫唱：「一塊好羊肉，如何落在狗嘴裡？」油似滑的言語，無般不說出來。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，要往別處搬移，與老婆商議。婦人道：「賊餛飩不曉事的，你賃人家房住，淺房淺屋，可知有小人羅唆！不如添幾兩銀子，看相應的，典上他兩間住，卻也氣概些，免受人欺侮。」武大道：「我那裡有錢典房？」婦人道：「呸！濁才料，你是個男子漢，倒擺佈不開，常交老娘受氣。沒有銀子，把我的釵梳湊辦了去，有何難處！過後有了再治不遲。」武大聽老婆這般說，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，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

居住。第二層是樓，兩個小小院落，甚是乾淨。

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，照舊賣炊餅過活，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兄弟。當日兄弟相見，心中大喜。一面邀請到家中，讓至樓上坐，房裡喚出金蓮來，與武松相見。因說道：「前日景陽岡上打死大蟲的，便是你的小叔。今新充了都頭，是我一母同胞兄弟。」那婦人叉手向前，便道：「叔叔萬福。」武松施禮，倒身下拜。婦人扶住武松道：「叔叔請起，折殺奴家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受禮。」兩個相讓了一回，都平磕了頭起來。少頃，小女迎兒拿茶，二人吃了。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，只把頭來低著。不多時，武大安排酒飯，款待武松。

說話中間，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，丟下婦人，獨自在樓

上陪武松坐地。看了武松身材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又想他打死那大蟲，畢竟有千百斤氣力。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「一母所生的兄弟，怎生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，三分似人七分似鬼，奴那世里遭瘟撞著他來！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壯健，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？想這段姻緣卻在這裡了。」於是一面堆下笑來，問道：「叔叔你如今在那裡居住？每日飯食誰人整理？」武松道：「武二新充了都頭，逐日答應上司，別處住不方便，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，每日撥兩個土兵伏侍做飯。」婦人道：「叔叔何不搬來家裡住？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腌臢。一家裡住，早晚要些湯水吃時，也方便些。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，也乾淨。」武松道：「深謝嫂嫂。」婦人又道：「莫不別處有嬌嬌？可請來廝會。」武松道：「武二並不曾婚娶。」婦人道：「叔叔青春多少？」武松道：「虛度二十八歲。」婦人道：「原來叔叔倒長奴

三歲。叔叔今番從那裡來？」武松道：「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，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，不道移在這裡。」婦人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負，才到這裡來。若是叔叔這般雄壯，誰敢道個不字！」武松道：「家兄從來本分，不似武松撒潑。」婦人笑道：「怎的顛倒說！常言：人無剛強，安身不長。奴家平生性快，看不上那三打不回頭，四打和身轉的。」武松道：「家兄不惹禍，免得嫂嫂憂心。」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。有詩為證：

叔嫂萍蹤得偶逢，
嬌嬈偏逞秀儀容。
私心便欲成歡會，
暗把邪言釣武松。

話說金蓮陪著武松正在樓上說話未了，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家。放在廚，走上樓來，叫道：「大嫂，你且下

來則個。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你看那不曉事的！叔叔在此無人陪侍，卻交我撇了下去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請方便。」婦人道：「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？只是這般不見便。」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。安排端正，都拿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，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。隨即燙酒上來。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對席，武大打橫。三人坐下，把酒來斟，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婦人拿起酒來道：「叔叔休怪，沒甚管待，請杯兒水酒。」武松道：「感謝嫂嫂，休這般說。」武大隻顧上下篩酒，那婦人笑容可掬，滿口兒叫：「叔叔，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箸兒？」揀好的遞將過來。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，只把做親嫂嫂相待。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，慣會小意兒。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。那婦人陪武松吃了幾杯酒，一雙眼只看著武松的身上。武松吃他看不過，只得倒低了頭。吃了一歇，酒闌了，便起身。武大道：

「二哥沒事，再吃幾杯兒去。」武松道：「生受，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。」都送下樓來。出的門外，婦人便道：「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，若是不搬來，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。親兄弟難比別人，與我們爭口氣，也是好處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嫂嫂厚意，今晚有行李便取來。」婦人道：「奴這裡等候哩！」正是：

滿前野意無人識，幾點碧桃春自開。

金瓶梅

第二回

俏潘娘簾下勾情



董子立刊



白丹精

老王婆茶坊調枝

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

詞曰：

芙蓉面，冰雪肌，生來娉婷年已笄。裊裊倚門餘。梅花半含蕊，似開還閉。初見簾邊，羞澀還留住；再過樓頭，款接多歡喜。行也宜，立也宜，坐也宜，偎傍更相宜。

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，收拾行李鋪蓋，交土兵挑了，引到哥家。那婦人見了，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，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。武松吩咐土兵回去，當晚就在哥家歇宿。次日早起，婦人也慌忙起來，與他燒湯淨面。武松梳洗裹幘，出門去縣裡畫卯。婦人道：「叔叔畫了卯，早

些來家吃早飯，休去別處吃了。」武松應的去了。到縣裡畫卯已畢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，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。三口兒同吃了飯，婦人雙手便捧一杯茶來，遞與武松。武松道：「交嫂嫂生受，武松寢食不安，明日撥個士兵來使喚。」那婦人連聲叫道：「叔叔卻怎生這般計較！自家骨肉，又不服事了別人。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，奴家見他拿東拿西，蹀里蹀斜，也不靠他。就是撥了士兵來，那廝上鍋上竈不乾淨，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。」武松道：「恁的卻生受嫂嫂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武松儀錶豈風流，嫂嫂淫心不可收。
籠絡歸來家裡住，相思常自看衾稠。

話休絮煩。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，取些銀子出來與武

大，買餅餸茶果，請那兩邊鄰舍。都鬥分子來與武松人情。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不在話下。過了數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。那婦人堆下笑來，便道：「叔叔如何使得！既然賜與奴家，不敢推辭。」只得接了，道個萬福。自此武松只在哥家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。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，不論歸遲歸早，婦人頓茶頓飯，歡天喜地伏侍武松，武松倒覺過意不去。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，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不覺過了一月有餘，看看十一月天氣，連日朔風緊起，只見四下彤雲密布，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。好大雪！怎見得？但見：

萬里彤雲密布，空中瑞祥飄簾。瓊花片片舞前檐。剡溪

當此際，濡滯子猷船。頃刻樓臺都壓倒，江山銀色相連。飛鹽撒粉漫連天。當時呂蒙正，窻內嘆無錢。

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，卻早銀妝世界，玉碾乾坤。次日武松去縣裡畫卯，直到日中未歸。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，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，去武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。心裡自想道：「我今日著實撩鬥他他一撩鬥，不怕他不動情。」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，望見武松正在雪裡，踏著那亂瓊碎玉歸來。婦人推起帘子，迎著笑道：「叔叔寒冷？」武松道：「感謝嫂嫂掛心。」入得門來，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。那婦人將手去接，武松道：「不勞嫂嫂生受。」自把雪來拂了，掛在壁上。隨即解了纏帶，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，入房內。那婦人便道：「奴等了一早晨，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？」武松道：「早間有一相識請

我吃飯，卻才又有作杯，我不耐煩，一直走到家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既恁的，請叔叔向火。」武松道：「正好。」便脫了油靴，換了一雙襪子，穿了暖鞋，掇條凳子，自近火盆邊坐地。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，後門也關了。卻搬些煮熟菜蔬入房裡來，擺在桌子上。武松問道：「哥哥那裡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，我和叔叔自吃三杯。」武松道：「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。」婦人道：「那裡等的他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見迎兒小女早暖了一註酒來。武松道：「又教嫂嫂費心。」婦人也掇一條凳子，近火邊坐了。桌上擺著杯盤，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裡，看著武松道：「叔叔滿飲此杯。」武松接過酒去，一飲而盡。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，說道：「天氣寒冷，叔叔飲過成雙的盞兒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自請。」接來又一飲而盡。武松卻篩一杯酒，遞與婦人。婦人接過酒來呷了，卻拿註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

前。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，雲鬢半裸，臉上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我聽得人說，叔叔在縣前街上養著個唱的，有這話麼？」武松道：「嫂嫂休聽別人胡說，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信！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不信時，只問哥哥就是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啊呀，你休說他，那裡曉得甚麼？如在醉生夢死一般！他若知道時，不賣炊餅了。叔叔且請杯。」連篩了三四杯飲過。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哄動春心，那裡按納得住。欲心如火，只把閑話來說。武松也知了八九分，自己只把頭來低了，卻不來兜攬。婦人起身去燙酒。武松自在房內卻拿火箸簇火。婦人良久暖了一註子酒來，到房裡，一隻手拿著註子，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，說道：「叔叔只穿這些衣裳，不寒冷麼？」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，也不理他。婦人見他不應，匹手就來奪火箸，口裡道：「叔叔你不會簇火，我與你

撥火。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。」武松有八九分焦燥，只不做聲。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，便丟下火箸，卻篩一杯酒來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下半盞酒，看著武松道：「你若有心，吃我這半盞兒殘酒。」武松匹手奪過來，潑在地下說道：「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！」把手只一推，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。武松睜起眼來說道：「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發的男子漢，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豬狗！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，為此等的勾當，倘有風吹草動，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，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！」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，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，口裡說道：「我自作耍子，不直得便當真起來。好不識人敬！」收了家伙，自往廚下去了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

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，反被他搶白了一場。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，自己尋思。天色卻是申牌時分，武大挑著擔兒，大雪裡歸來。推門進來，放下擔兒，進的裡間，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，便問道：「你和誰鬧來？」婦人道：「都是你這不爭氣的，交外人來欺負我。」武大道：「誰敢來欺負你？」婦人道：「情知是誰？爭奈武二那廝。我見他大雪裡歸來，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，他見前後沒人，便把言語來調戲我。便是迎兒眼見，我不賴他。」武大道：「我兄弟不是這等人，從來老實。休要高聲，乞鄰舍聽見笑話。」武大撇了婦人，便來武二房裡叫道：「二哥，你不曾吃點心？我和你吃些個。」武松只不做聲，尋思了半晌，一面出大門。武大叫道：「二哥，你那裡去？」也不答應，一直只顧去了。武大回到房內，問婦人道：「我叫他又不應，只顧望縣裡那條路去了。正不知怎的了？」婦人罵道：「賊餛飩

蟲！有甚難見處？那廝羞了，沒臉兒見你，走了出去。我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，不要在這裡住。卻不道你留他？」武大道：「他搬了去，須乞別人笑話。」婦人罵道：「混沌魍魎，他來調戲我，到不乞別人笑話！你要便自和他過去，我卻做不的這樣人！你與了我一紙休書，你自留他便了。」武大那裡敢再開口。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。正在家兩口兒絮聒，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，拿著條扁擔，逕來房內收拾行李，便出門。武大走出來，叫道：「二哥，做甚麼便搬了去？」武松道：「哥哥不要問，說起來裝你的幌子，只由我自去便了。」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，由武松搬了出去。那婦人在裡面喃喃罵道：「卻也好，只道是親難轉債，人不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，怎的養活了哥嫂，卻不知反來咬嚼人！正是花木瓜空好看。搬了去，倒謝天地，且得冤家離眼睛。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，不知怎的了，心中反是放不

下。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，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。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，卻被這婦人千叮萬囑，吩咐交不要去兜攬他，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。

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，捻指不覺雪晴，過了十數日光景。卻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，卻得二年有餘，轉得許多金銀，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，三年任滿朝覲，打點上司。一來卻怕路上小人，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，猛可想起都頭武松，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。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：「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，姓朱名勳，見做殿前太尉之職，要送一擔禮物，捎封書去問安。只恐途中不好行，若得你去方可。你休推辭辛苦，回來我自重賞。」武松應道：「小人得蒙恩相抬舉，安敢推辭！既蒙差遣，只此便去。」知縣大喜，賞了武松三杯酒，十兩路費。

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，出的縣門來，到下處，叫了土兵，卻來街上買了一瓶酒並菜蔬之類，逕到武大家。武大卻街上回來，見武松在門前坐地，交土兵去廚下安排。那婦人餘情不斷，見武松把將酒食來，心中自思：「莫不這廝思想我了？不然卻又回來怎的？到日後我且慢慢問他。」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，再整雲鬢，換了些顏色衣服，來到門前迎接武松。婦人拜道：「叔叔，不知怎的錯見了，好幾日並不上門，叫奴心裡沒理會處。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。沒事壞鈔做甚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武二有句話，特來要與哥哥說知。」婦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請樓上坐。」三個人來到樓上，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，他便掇杌子打橫。土兵擺上酒，並噶飯一齊拿上來。武松勸哥嫂吃。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，武松只顧

吃酒。酒至數巡，武松問迎兒討副勸杯，叫土兵篩一杯酒拿在手裡，看著武大道：「大哥在上，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，明日便要起程，多是兩三個月，少是一月便回，有句話特來和你說。你從來為人懦弱，我不在家，恐怕外人來欺負。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，你從明日為始，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，每日遲出早歸，不要和人吃酒。歸家便下了帘子，早閉門，省了多少是非口舌。若是有人欺負你，不要和他爭執，待我回來，自和他理論。大哥你依我時，滿飲此杯！」武大接了酒道：「兄弟見得是，我都依你說。」吃過了一杯，武松再斟第二盞酒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「嫂嫂是個精細的人，不必要武松多說。我的哥哥為人質朴，全靠嫂嫂做主。常言表壯不如里壯，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煩惱做甚麼！豈不聞古人云：籬牢犬不入。」那婦人聽了這句話，一點紅從耳邊起，須臾紫漲了面皮，指著武大罵道：「你這

個混沌東西。有甚言語在別處說，來欺負老娘！我是個不帶頭巾的男子漢，叮叮噹噹響的婆娘！拳頭上也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馬，不是那膿血搨不出來鱉！老娘自從嫁了武大，真個螞蟻不敢入屋裡來，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？你休胡言亂語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！丟下一塊瓦磚兒，一個個也要著地！」武松笑道：「若得嫂嫂做主，最好。只要心口相應。既然如此，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，請過此杯。」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，一直跑下樓來，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：「既是你聰明伶俐，恰不道長嫂為母。我初嫁武大時，不曾聽得有甚小叔，那裡走得來？是親不是親，便要做喬家公。自是老娘晦氣了，偏撞著這許多鳥事！」一面哭下樓去了。正是：

苦口良言諫勸多，金蓮懷恨起風波。自家惶愧難存坐，

氣殺英雄小二哥。

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。武大、武松吃了幾杯酒，坐不住，都下的樓來，弟兄灑淚而別。武大道：「兄弟去了，早早回來，和你相見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，你便不做買賣也罷，只在家裡坐的。盤纏，兄弟自差人送與你。」臨行，武松又吩咐道：「哥哥，我的言語休要忘了，在家仔細門戶。」武大道：「理會得了。」武松辭了武大，回到縣前下處，收拾行裝並防身器械。次日領了知縣禮物，金銀駝垛，討了腳程，起身上路，往東京去了，不題。

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，整整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。武大忍聲吞氣，由他自罵，只依兄弟言語，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，未晚便回來。歇了擔兒，便先去除了帘子，關

上大門，卻來屋裡坐的。那婦人看了這般，心內焦燥，罵道：「不識時濁物！我倒不曾見，日頭在半天里便把牢門關了，也吃鄰舍家笑話，說我家怎生禁鬼。聽信你兄弟說，空生著卵鳥嘴，也不怕別人笑恥！」武大道：「由他笑也罷，我兄弟說的是好話，省了多少是非。」被婦人啐在臉上道：「呸！濁東西！你是個男子漢，自不做主，卻聽別人調遣！」武大搖手道：「由他，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。」原來武松去後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，到家便關門。那婦人氣生氣死，和他合了幾場氣。落後鬧慣了，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，先自去收帘子，關上大門。武大見了，心裡自也暗喜，尋思道：「恁的卻不好？」有詩為證：

慎事關門並早歸，眼前恩愛隔崔嵬。春心一點如絲亂，任鎖牢籠總是虛。

白駒過隙，日月如梭，才見梅開臘底，又早天氣回陽。一日，三月春光明媚時分，金蓮打扮光鮮，單等武大出門，就在門前簾下站立。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，便下了帘子，自去房內坐的。一日也是合當有事，卻有一個人從帘子下走過來。自古沒巧不成話，姻緣合當湊著。婦人正手裡拿著叉竿放帘子，忽被一陣風將叉竿颯倒，婦人手擎不牢，不端正卻打在那人頭上。婦人便慌忙陪笑，把眼看那人，也有二十五六年紀，生得十分浮浪。頭上戴著纓子帽兒，金鈴瓏簪兒，金井玉欄桿圈兒；長腰才，身穿綠羅褶兒；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，清水布襪兒；手裡搖著灑金川扇兒，越顯出張生般龐兒，潘安的貌兒。可意的人兒，風風流流從帘子下去與個眼色兒。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，便立住了腳，待要發作時，回過臉來看，卻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。但見他黑鬢鬢賽鴉鴿的鬢兒，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，香噴噴櫻桃口兒，

直隆隆瓊瑤鼻兒，粉濃濃紅艷腮兒，嬌滴滴銀盆臉兒，輕裊裊花朵身兒，玉纖纖蔥枝手兒，一捻捻楊柳腰兒，軟濃濃粉白肚兒，窄星星尖翹腳兒，肉奶奶胸兒，白生生腿兒，更有一件緊揪揪、白鮮鮮、黑裊裊，正不知是甚麼東西。觀不盡這婦人容貌。且看他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頭上戴著黑油油頭髮鬃髻，一逕里紮出香雲，周圍小簪兒齊插。斜戴一朵並頭花，排草梳兒後押。難描畫，柳葉眉襯著兩朵桃花。玲瓏墜兒最堪誇，露來酥玉胸無價。毛青布大袖衫兒，又短襯湘裙碾絹紗。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刺。香袋兒身邊低掛。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。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腳，雲頭巧緝山鴉。鞋兒白綾高底，步香塵偏襯登踏。紅紗膝褲扣鶯花，行坐處風吹裙跨。口兒里常噴出異香蘭麝，櫻桃口笑臉生花。人見了魂飛魄喪，賣弄殺俏冤家。

那人一見，先自酥了半邊，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，變做笑吟吟臉兒。這婦人情知不是，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，說道：「奴家一時被風失手，誤中官人，休怪！」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，一面把腰曲著地還喏道：「不妨，娘子請方便。」卻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。那婆子笑道：「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檐下過？打的正好！」那人笑道：「倒是我的不是，一時衝撞，娘子休怪。」婦人答道：「官人不要見責。」那人又笑著大大地唱個喏，回應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，慣覷風情的賊眼，不離這婦人身上，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，方一直搖搖擺擺遮著扇兒去了。

風日晴和漫出游，偶從簾下識嬌羞。只因臨去秋波轉，惹起春心不自由。

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，語言甜淨，更加幾分留戀：「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，何處居住。他若沒我情意時，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。」卻在帘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，方纔收了帘子，關上大門，歸房去了。

看官聽說，這人你道是誰？卻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，拾翠尋香的元帥，開生藥鋪複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。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，發送了當，心中不樂，出來街上行走，要尋應伯爵到那裡去散心耍子。卻從這武大門前經過，不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。卻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帘子下見了那婦人一面，到家尋思道：「好一個雌兒，怎能夠得手？」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，堪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：「撮合得此事成，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，也不值甚的。」於是連飯也不吃，走出街上閑游，一直

逕蹩入王婆茶坊里來，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。王婆笑道：「大官人卻才唱得好個大肥喏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來，我問你，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？」王婆道：「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，五道將軍的女兒，問他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和你說正話，休要取笑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怎的不認得？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？」王婆搖手道：「不是，若是他，也是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敢是賣餛飩的李三娘子兒？」王婆搖手道：「不是，若是他，倒是一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莫不是花胳膊劉小二的婆兒？」王婆大笑道：「不是，若是他時，又是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我其實猜不著了。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，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。」西門慶聽，跌腳笑道：「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？」

王婆道：「正是他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叫起苦來，說是：「好一塊羊肉，怎生落在狗口裡！」王婆道：「便是這般故事，自古駿馬卻馱痴漢走，美妻常伴拙夫眠。月下老偏這等配合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我少你多少茶果錢？」王婆道：「不多，由他，歇些時卻算不妨。」西門慶又道：「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？」王婆道：「說不的，跟了一個淮上客人，至今不歸，又不知死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卻不交他跟我，那孩子倒乖覺伶俐。」王婆道：「若得大官人抬舉他時，十分之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待他歸來，卻再計較。」說畢，作謝起身去了。

約莫未及兩個時辰，又暫將來王婆門首，簾邊坐的，朝著武大門前半歇。王婆出來道：「大官人，吃個梅湯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最好多加些酸味兒。」王婆做了個梅湯，雙手遞

與西門慶吃了。將盞子放下，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這梅湯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裡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討不在屋裡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問你這梅湯，你卻說做媒，差了多少！」王婆道：「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既是撮合山，也與我做頭媒，說頭好親事，我自重重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看這大官人作戲！你宅上大娘子得知，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。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，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。你有這般好的，與我主張一個，便來說也不妨。若是回頭人兒也好，只是要中得我意。」王婆道：「前日有一個倒好，只怕大官人不要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是好時，與我說成了，我自重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生的十二分人才，只是年紀大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自古半老佳人可共，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。真個多少年紀？」王婆

道：「那娘子是丁亥生，屬豬的，交新年卻九十三歲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看這風婆子，只是扯著風臉取笑。」說畢，西門慶笑著起身去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王婆恰才點上燈來，正要關門，只見西門慶又趲將來，逕去帘子底下凳子上坐下，朝著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睜望。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吃個和合湯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最好！乾娘放甜些。」王婆連忙取一鐘來與西門慶吃了。坐到晚夕，起身道：「乾娘，記了帳目，明日一發還錢。」王婆道：「由他，伏惟安置，來日再請過論。」西門慶笑了去。到家甚是寢食不安，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。就是他大娘子月娘，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，只道為死了卓二姐的緣故，倒沒做理會處。當晚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王婆恰才開門，把眼看外時，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趲走。王婆道：「這刷子趲得緊！你看我著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，交他抵不著。那廝全討縣裡人便宜，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販鈔，嫌他幾個風流錢使。」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，也不是守本分的，便是積年通殷勤，做媒婆，做賣婆，做牙婆，又會收小的，也會抱腰，又善放刁，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。但見：

開言欺陸賈，出口勝隋何。只憑說六國唇槍，全仗話三齊舌劍。只鸞孤鳳，霎時間交仗成雙；寡婦鰥男，一席話搬說擺對。解使三里門內女，遮莫九阪殿中仙。玉皇殿上侍香金童，把臂拖來；王母宮中傳言玉女，攔腰抱住。略施姦計，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；才用機關，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。甜言說誘，男如封涉也生心；軟語調合，女似麻姑須亂

性。藏頭露尾，攛掇淑女害相思；送暖偷寒，調弄嫦娥偷漢子。

這婆子正開門，在茶局子里整理茶鍋，張見西門慶趑過幾遍，奔入茶局子水簾下，對著武大門首，不住把眼只望帘子里瞧。王婆只推不看見，只顧在茶局子內煽火，不出來問茶。西門慶叫道：「乾娘，點兩杯茶來我吃。」王婆應道：「大官人來了？連日少見，且請坐。」不多時，便濃濃點兩盞稠茶，放在桌子上。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相陪我吃了茶。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我又不是你影射的，如何陪你吃茶？」西門慶也笑了，一會便問：「乾娘，間壁賣的是甚麼？」王婆道：「他家賣的拖煎阿滿子，乾巴子肉翻包著菜肉匾食餃，窩窩蛤蜊面，熱燙溫和大辣酥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看這風婆子，只是風。」王婆笑道：「我不風，他家自有親老

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和你說正話。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，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的家去。」王婆道：「若要買炊餅，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，何消上門上戶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說的是。」吃了茶，坐了一回，起身去了。

良久，王婆在茶局裡冷眼張著，他在門前翹過東，看一看，又轉西去，又復一復，一連走了七八遍。少頃，逕入茶房裡來。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僥幸，好幾日不見面了。」西門慶便笑將起來，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，遞與王婆，說道：「乾娘，權且收了做茶錢。」王婆笑道：「何消得許多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多者乾娘只顧收著。」婆子暗道：「來了，這刷子當敗。且把銀子收了，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。」便道：「老身看大官人象有些心事的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何干娘便猜得著？」婆子道：「有甚難猜處！自古入門休

問榮枯事，觀著容顏便得知。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，不知猜夠多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這一件心上的事，乾娘若猜得著時，便輸與你五兩銀子。」王婆笑道：「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，只一智便猜個中節。大官人你將耳朵來：你這兩日腳步兒勤，趕趁得頻，一定是記掛著間壁那個人。我這猜如何？」西門慶笑將起來道：「乾娘端的智賽隋何，機強陸賈。不瞞乾娘說，不知怎的，吃他那日又帘子時見了一面，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，日夜只是放他不下。到家茶飯懶吃，做事沒人腳處。不知你會弄手段麼？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老身不瞞大官人說，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。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，那一日賣了個泡茶，直到如今不發市，只靠些雜趁養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如何叫做雜趁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，丟下這個小廝，沒得過日子。迎頭兒跟著人說媒，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，又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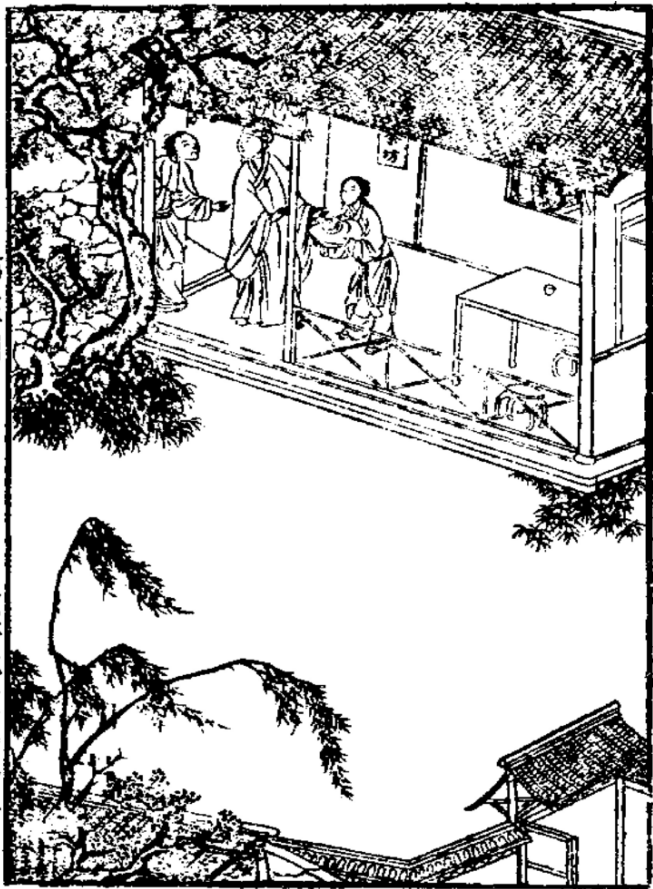
人家抱腰收小的，閑常也會作牽頭，做馬百六，也會針灸看病。」西門慶聽了，笑將起來：「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！端的與我說這件事，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。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。」王婆便呵呵笑道：「我自說耍，官人怎便認真起來。你也！」且看下回分解。有詩為證：

西門浪子意猖狂，死下功夫戲女娘。
虧殺賣茶王老母，生交巫女會襄王。

金瓶梅

第三回

定族光虞妻受賄





全才

設園套浪子禳私

第二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

詩曰：

乍對不相識，徐思似有情。杯前交一面，花底戀雙睛。

倖倖驚新態，含糊問舊名。影含今夜燭，心意幾交橫。

話說西門慶央王婆，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，便道：「乾娘，你端的與我說這事成，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聽我說：但凡『挨光』的兩個字最難。怎的是『挨光』？比如如今俗呼『偷情』就是了。要五件事俱全，方纔行的。第一要潘安的貌；第二要驢大行貨；第三要

鄧通般有錢；第四要青春少小，就要綿里針一般軟款忍耐；第五要閑工夫。此五件，喚做『潘驢鄧小閑』。都全了，此事便獲得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這這五件事我都有。第一件，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過；第二件，我小時在三街兩巷游串，也曾養得好大龜；第三，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，雖不及鄧通，也頗得過日子；第四，我最忍耐；他便打我四百頓，休想我回他一拳；第五，我最有閑工夫，不然如何來得恁勤。乾娘，你自作成，完備了時，我自重重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說五件事都全，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，也多是成不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且說，甚麼一件事打攪？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，但凡挨光最難，十分，有使錢到九分九釐，也有難成處。我知你從來慳吝，不肯胡亂便使錢，只這件打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只聽你言語便了。」王婆道：「若大官人肯使錢時，

老身有一條妙計，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端的有甚妙計？」王婆笑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且回去，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。」西門慶央及道：「乾娘，你休撒科！自作成我則個，恩有重報。」王婆笑哈哈道：「大官人卻又慌了。老身這條計，雖然人不得武成王廟，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，十捉八九著。今日實對你說了罷：這個雌兒來歷，雖然微末出身，卻倒百伶百俐，會一手好彈唱，針指女工，百家歌曲，雙陸象棋，無所不知。小名叫做金蓮，娘家姓潘，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，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。後因大戶年老，打發出來，不要武大一文錢，白白與了他為妻。這雌兒等閑不出來，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。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，他也叫我做乾娘。武大這兩日出門早。大官人如乾此事，便買一匹藍綢、一匹白綢、一匹白絹，再用十兩好綿，都把來與老身。老身卻走過去問他借歷日，央及他揀個

好日期，叫個裁縫來做。他若見我這般說，揀了日期，不肯與我來做時，此事便休了；他若歡天喜地說：『我替你做。』不要我叫裁縫，這光便有一分了。我便請得他來做，就替我縫，這光便二分。他若來做時，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。他若說不便當，定要將去家中做，此事便休了；他不言語吃了時，這光便有三分了。這一日你也莫來，直至第三日，晌午前後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，以咳嗽為號，你在門前叫道：『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？我買盞茶吃。』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吃茶。他若見你便起身來，走了歸去，難道我扯住他不成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見你入來，不動身時，這光便有四分了。坐下時，我便對雌兒說道：『這個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，虧殺他。』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，你便賣弄他針指。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，此事便休了；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，這光便有五分了。我便道：『卻難為

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，虧殺你兩施主，一個出錢，一個出力。不是老身路歧相央，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，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。』你便取銀子出來，央我買。若是他便走時，難道我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是不動身時，事務易成，這光便有六分了。我卻拿銀子，臨出門時對他說：『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。』他若起身走了家去，我終不成阻擋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，又好了，這光便有七分。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，便說：『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，且喝一杯兒酒，難得這官人壞錢。』他不肯和你同桌吃，去了，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，此事又好了，這光便有八分了。待他吃得酒濃時，正說得入港，我便推道沒了酒，再交你買，你便拿銀子，又央我買酒去並果子來配酒。我把門拽上，關你兩個在屋裡。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，此事便休了；他若由我拽上門，不焦躁時，這光便有九分，只欠

一分了。只是這一分倒難。大官人你在房裡，便著幾句甜話兒說入去，卻不可燥暴，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，那時我不管你。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箸下去，只推捨箸，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。他若鬧將起來，我自來搭救。此事便休了，再也難成。若是他不做聲時，此事十分光了。這十分光做完備，你怎的謝我？」西門慶聽了大喜道：「雖然上不得凌煙閣，乾娘你這條計，端的絕品好妙計！」王婆道：「卻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得一片橘皮吃，切莫忘了洞庭湖。這條計，乾娘幾時可行？」婆道：「只今晚來有回報。我如今趁武大未歸，過去問他借歷日，細細說與他。你快使人送將綢絹綿子來，休要遲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這是我的事，如何敢失信。」於是作別了王婆，離了茶肆，就去街上買了綢絹三匹並十兩清水好綿。家裡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，一直送入王婆家來。王婆歡喜收下，打

發小廝回去。正是：

巫山雲雨幾時就，莫負襄王築楚台。

當下王婆收了綢絹綿子，開了後門，走過武大家來。那婦人接著，走去樓上坐的。王婆道：「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，懶走動的。」王婆道：「娘子家裡有歷日，借與老身看一看，要個裁衣的日子。」婦人道：「乾娘裁甚衣服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，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，我兒子又不在家。」婦人道：「大哥怎的一向不見？」王婆道：「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，不見個音信回來，老身日逐耽心不下。」婦人道：「大哥今年多少年紀？」王婆道：「那廝十七歲了。」婦人道：「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，與乾娘也替得手？」

「王婆道：「因是這等說，家中沒人。待老身東楞西補的來，早晚要替他尋下個兒。等那廝來，卻再理會。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，身子打碎般，睡不倒的，只害疼，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。難得一個財主官人，常在貧家吃茶，但凡他宅里看病，買使女，說親，見老身這般本分，大小事兒無不管顧老身。又佈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，綢絹表裡俱全，又有若干好綿，放在家裡一年有餘，不能夠做得。今年覺得好生不濟，不想又撞著閨月，趁著兩日倒閑，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，只推生活忙，不肯來做。老身說不得這苦也！」那婦人聽了笑道：「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。若是不嫌時，奴這幾日倒閑，出手與乾娘做如何？」那婆子聽了，堆下笑來說道：「若得娘子貴手做時，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。久聞娘子好針指，只是不敢來相央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何妨！既是許了乾娘，務要與乾娘做了，將歷日去交人揀了黃

道好日，奴便動手。」王婆道：「娘子休推老身不知，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，你不知識了多少，如何交人看歷日？」婦人微笑道：「奴家自幼失學。」婆子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便取歷日遞與婦人。婦人接在手內，看了一回，道：「明日是破日，後日也不好，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。」王婆一把手取過歷頭來掛在牆上，便道：「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，就是一點福星。何用選日！老身也曾央人看來，說明日是個破日，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，我不忌他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歸壽衣服，正用破日便好。」王婆道：「既是娘子肯作成，老身膽大，只是明日起動娘子，到寒家則個。」婦人道：「何不將過來做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，又怕門首沒人。」婦人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奴明日飯後過來。」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，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，約定後日準來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王婆收拾房內乾淨，預備下針線，安排了茶水，在家等候。且說武大吃了早飯，挑著擔兒自出去了。那婦人把簾兒掛了，吩咐迎兒看家，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。那婆子歡喜無限，接入房裡坐下，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。抹得桌子乾淨，便取出那綢絹三匹來。婦人量了長短，裁得完備，縫將起來。婆子看了，口裡不住喝采道：「好手段，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，眼裡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指！」那婦人縫到日中，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，又下了一箸面與那婦人吃。再縫一歇，將次晚來，便收拾了生活，自歸家去。恰好武大挑擔兒進門，婦人拽門下了帘子。武大入屋裡，看見老婆面色微紅，問道：「你那裡來？」婦人應道：「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，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。」武大道：「你也不要吃他的才是，我們也有央及他處。他便央你做得衣裳，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，不值得甚

麼，便攪撓他。你明日再去做時，帶些錢在身邊，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。常言道：遠親不如近鄰，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，你便拿了生活來家，做還與他便了。」正是：

阿母牢籠設計深，大郎愚滷不知音。帶錢買酒酬姦詐，卻把婆娘自送人。

婦人聽了武大言語，當晚無話。

次日飯後，武大挑擔兒出去了，王婆便趲過來相請。婦人去到他家屋裡，取出生活來，一面縫來。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。看看縫到日中，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，向王婆說道：「乾娘，奴和你買盞酒吃。」王婆道：「啊呀，那裡有這個道理。老身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，如何交

娘子倒出錢，婆子的酒食，不到吃傷了哩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卻是拙夫吩咐奴來，若是乾娘見外時，只是將了家去，做還乾娘便了。」那婆子聽了道：「大郎直恁地曉事！既然娘子這般說時，老身且收下。」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，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，殷勤相待。看官聽說：但凡世上婦人，由你十分精細，被小意兒縱十個九個著了道兒。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，和那婦人吃了。再縫了一歇，看看晚來，千恩萬謝歸去了。

話休絮煩。第三日早飯後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，便走過後後門首叫道：「娘子，老身大膽。」那婦人從樓上應道：「奴卻待來也。」兩個廝見了，來到王婆房裡坐下，取過生活來縫。那婆子點茶來吃，自不必說。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。卻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，打選衣帽齊齊整整，身邊

帶著三五兩銀子，手裡拿著灑金川扇兒，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。到王婆門首，便咳嗽道：「王乾娘，連日如何不見？」那婆子瞧科，便應道：「兀的誰叫老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我。」那婆子趕出來看了，笑道：「我只道是誰，原來是大官人！你來得正好，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。」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，拖進房裡來，對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。」西門慶睜眼看著那婦人：雲鬢疊翠，粉面生春，上穿白布衫兒，桃紅裙子，藍比甲，正在房裡做衣服。見西門慶過來，便把頭低了。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。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，還了萬福。王婆便道：「難得官人與老身段匹綢絹，放在家一年有餘，不曾得做，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。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，縫的又好又密，真個難得！大官人，你過來且看一看。」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，一面喝采，口裡道：「這位娘子，傳得這等

好針指，神仙一般的手段！」那婦人低頭笑道：「官人休笑話。」西門慶故問王婆道：「乾娘，不敢動問，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？」王婆道：「你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如何猜得著。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大官人你請坐，我對你說罷。」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。那婆子道：「好交大官人得知罷，你那日屋檐下走，打得正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的？倒不知是誰家宅上娘子？」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，笑道：「那日奴誤衝撞，官人休怪！」西門慶連忙應道：「小人不該。」王婆道：「就是這位，卻是間壁武大娘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小人失瞻了。」王婆因望婦人說道：「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識得。」婆子道：「這位官人，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，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，叫做西門大官人。家有萬萬貫錢財，在縣門前開生藥鋪。家中錢過北斗，米爛成倉，黃的

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圓的是珠，放光的是寶，也有犀牛頭上角，大象口中牙。他家大娘子，也是我說的媒，是吳千戶家小姐，生得百伶百俐。」因問：「大官人，怎的不過貧家吃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，不得閑來。」婆子道：「大姐有誰家定了？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。他兒子陳敬濟才十七歲，還上學堂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，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，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，同做保山，說此親事。乾娘若肯去，到明日下小茶，我使人來請你。」婆子哈哈笑道：「老身哄大官人耍子。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，他們說親時又沒我，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？常言道：當行壓當行。到明日娶過了門時，老身胡亂三朝五日，拿上些人情去走走，討得一張半張桌面，到是正經。怎的好和人鬥氣！」兩個一遞

一句說了一回。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，口裡假嘖，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。

水性從來是女流，背夫常與外人偷。金蓮心愛西門慶，淫蕩春心不自由。

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，恨不得就要成雙。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，遞一盞西門慶，一盞與婦人，說道：「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。」旋又看著西門慶，把手在臉上摸一摸，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。自古「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」。王婆便道：「大官人不來，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。一者緣法撞遇，二者來得正好。常言道：一客不煩二主。大官人便是出錢的，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，虧殺你這兩位施主。不是老身路歧相煩，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，官人好與老

身做個主人，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，與娘子澆澆手，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也見不到這裡，有銀子在此。」便向茄袋里取出來，約有一兩一塊，遞與王婆，交備辦酒食。那婦人便道：「不消生受。」口裡說著恰不動身。王婆接了銀子，臨出門便道：「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，我去就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乾娘免了罷。」卻亦不動身。王婆便出門去了，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。

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，只看著那婦人。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，又低著頭做生活。不多時，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、熟肉鮮鮓、細巧果子，歸來盡把盤碟盛了，擺在房裡桌子上。看那婦人道：「娘子且收拾過生活，喝一杯兒酒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自陪大官人吃，奴卻不當。」那婆子道：「正是專與娘子澆手，如何卻說這話！」一面將盤饌卻

擺在面前，三人坐下，把酒來斟。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：「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杯。」婦人謝道：「奴家量淺，吃不得。」王婆道：「老身得知娘子洪飲，且請開懷吃兩盞兒。」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，向二人各道了萬福。西門慶拿起箸來說道：「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。」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。一連斟了三巡酒，那婆子便去燙酒來。西門慶道：「小人不敢動問，娘子青春多少？」婦人低頭應道：「二十五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，也是庚辰屬龍的。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。」婦人又回應道：「將天比地，折殺奴家。」王婆便插口道：「好個精細的娘子，百伶百俐，又不枉做得一手好針線。諸子百家，雙陸象棋，折牌道字，皆通。一筆好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卻是那裡去討。」王婆道：「不是老身說是非，大官人宅上有許多，那裡討得一個似娘子的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這等，一言難盡。只

是小人命薄，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裡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休說！我先妻若在時，卻不恁的家無主，屋到豎。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，都不管事。」婆子嘈道：「連我也忘了，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說不得，小人先妻陳氏，雖是微末出身，卻倒百伶百俐，是件都替的我。如今不幸他沒了，已過三年來。今繼娶這個賤累，又常有疾病，不管事，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。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？在家裡時，便要嘔氣。」婆子道：「大官人，休怪我直言，你先頭娘子並如今娘子，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，這一表人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。」那婆子笑道：「官人，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，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。我見他是路歧人，不喜歡。」婆子又道：「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

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裡。若得他會當家時，自冊正了他。」王婆道：「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卓丟兒別要說起，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。近來得了個細疾，卻又沒了。」婆子道：「耶嚟，耶嚟！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，來宅上說，不妨事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爹娘俱已沒了，我自主張，誰敢說個不字？」王婆道：「我自說耍，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做甚麼便沒？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，自不撞著哩。」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。王婆道：「正好吃酒，卻又沒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撥，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？」西門慶便向茄袋內，還有三四兩散銀子，都與王婆，說道：「乾娘，你拿了去，要吃時只顧取來，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」那婆子謝了起身。睨那粉頭時，三鐘酒下肚，哄動春心，又自兩個言來語去，都有意了，只低了頭不起身。正是：

眼意眉情卒未休，
姻緣相湊遇風流。
王婆貪賄無他技，
一味花言巧舌頭。

金瓶梅

第四回

赴巫山潘氏幽歡





金瓶梅

開茶坊
解哥
養憤

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

詩曰：

璇閨繡戶斜光入，千金女兒倚門立。橫波美目雖後來，羅襪遙遙不相及。

聞道今年初避人，珊珊鏡掛長隨身。願得侍兒為道意，後堂羅帳一相親。

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，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來，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。壺裡有酒，沒便再篩兩盞兒，且和大官人吃著，老身直去縣東

街，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，有好一歇兒耽擱。」婦人聽了說：「乾娘休要去，奴酒不多用了。」婆子便道：「阿呀！娘子，大官人又不是別人，沒事相陪吃一盞兒，怕怎的！」婦人口裡說「不用了」坐著卻不動身。婆子一面把門拽上，用索兒拴了，倒關他二人在屋裡。當路坐了，一頭續著鎖。

這婦人見王婆去了，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著，卻只偷眼睨看。西門慶坐在對面，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著他，便又問道：「卻才到忘了問娘子尊姓？」婦人便低著頭帶笑的回道：「姓武。」西門慶故做不聽得，說道：「姓堵？」那婦人卻把頭又別轉著，笑著低聲說道：「你耳朵又不聾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呸，忘了！正是姓武。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卻少，只有縣前一個賣飲餅的三寸丁姓武，叫做武大郎，敢是娘子一族麼？」婦人聽得此言，便把臉通紅了，一面低

著頭微笑道：「便是奴的丈夫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半日不做聲，呆了臉，假意失聲道屈。婦人一面笑著，又斜瞅了他一眼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又沒冤枉事，怎的叫屈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替娘子叫屈哩！」卻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，只顧白嘈。這婦人一面低著頭弄裙子兒，又一回咬著衫袖口兒，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響，要便斜溜他一眼兒。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，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：「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。」這婦人只顧咬著袖兒別轉著，不接他的，低聲笑道：「自手又不折，怎的支使人！」西門慶笑著道：「娘子不與小人安放，小人偏要自己安放。」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，卻故意把桌上一拂，拂落一隻箸來。卻也是姻緣湊著，那隻箸兒剛落在金蓮裙下。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，婦人笑著不理他。他卻又待拿起箸子起來，讓他吃菜兒。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。這金蓮一面低著頭，把腳尖兒踢

著，笑道：「這不是你的箸兒！」西門慶聽說，走過金蓮這邊來道：「原來在此。」蹲下身去，且不拾箸，便去他繡花鞋頭上只一捏。那婦人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這的羅唸！我要叫了起來哩！」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：「娘子可憐小人則個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便摸他褲子。婦人又開手道：「你這歪廝纏人，我卻要大耳刮子打的呢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娘子打死了小人，也得個好處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抱到王婆床炕上，脫衣解帶，共枕同歡。卻說這婦人自從與張大戶勾搭，這老兒是軟如鼻涕濃如醬的一件東西，幾時得個爽利！就是嫁了武大，看官試想，三寸丁的物事，能有多少力量？今番遇了西門慶，風月久慣，本事高強的，如何不喜？但見：

交頸鴛鴦戲水，並頭鸞鳳穿花。喜孜孜連理枝生，美甘

甘同心帶結。一個將朱唇緊貼，一個將粉臉斜偎。羅襪高挑，肩膀上露兩彎新月；金釵斜墜，枕頭邊堆一朵烏雲。誓海盟山，搏弄得千般旖妮；羞雲怯雨，揉搓的萬種妖嬈。恰恰鶯聲，不離耳畔。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楊柳腰脈脈春濃，櫻桃口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顆；酥胸蕩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直饒匹配着姻諧，真個偷情滋味美。

當下二人雲雨才罷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，大驚小怪，拍手打掌，低低說道：「你兩個做得好事！」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。那婆子便向婦人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我請你來做衣裳，不曾交你偷漢子！你家武大郎知，須連累我。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。」回身便走。那婦人慌的扯住她裙子，紅著臉低了頭，只得說聲：「乾娘饒恕！」王婆便道：「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，從今日為始，瞞

著武大，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。早叫你早來，晚叫你晚來，我便罷休。若是一日不來，我便就對你武大說。」那婦人羞得要死的，再說不出來。王婆催逼道：「卻是怎的？快些回覆我。」婦人藏轉著頭，低聲道：「來便是了。」王婆又道：「西門大官人，你自不用老身說得，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，所許之物，不可失信，你若負心，我也要對武大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放心，並不失信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每二人出語無憑，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著，才見真情。」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，插在婦人雲髻上。婦人除下來袖了，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。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，卻被王婆扯著袖子一掏，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，掠與西門慶收了。三人又吃了幾杯酒，已是下午時分。那婦人起身道：「奴回家去罷。」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，趲過後門歸來。先去下了帘子，武大恰好進門。

且說王婆看著西門慶道：「好手段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端的虧了乾娘，真好手段！」王婆又道：「這雌兒風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色系子女不可言。」婆子道：「她房裡彈唱姐兒出身，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！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，強撮成配。你所許老身東西，休要忘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。」王婆道：「眼望旌捷旗，耳聽好消息。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輓歌郎錢。」西門慶一面笑著，看街上無人，帶上眼紗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又來王婆家討茶吃。王婆讓坐，連忙點茶來吃了。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，遞與王婆。但凡世上人，錢財能動人意。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，一面歡天喜地收了，一連道了兩個萬福，說道：「多謝大官人佈施！」因向西門慶道：「這咱晚武大還未出門，待老身往她

家推借瓢，看一看。」一面從後門蹙過婦人家來。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，聽見叫門，問迎兒：「是誰？」迎兒道：「是王奶奶來借瓢。」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：「乾娘，有瓢，一任拿去。且請家裡坐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那邊無人。」因向婦人使手勢，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。婆子拿瓢出了門，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，挑擔出去了。先到樓上從新妝點，換了一套艷色新衣，吩咐迎兒：「好生看家，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。若是你爹來時，就報我知道。若不聽我說，打下你個小賤人下截來。」迎兒應諾不題。

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里來。正是：

合歡桃杏春堪笑，心裡原來別有仁。

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：

這瓢是瓢，口兒小身子兒大。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，到大來人難要。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，專一趁東風，水上漂。也曾在馬房裡喂料，也曾在茶房裡來叫，如今弄得許由也不要。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？

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，如天上落下來一般，兩個並肩疊股而坐。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，因問：「昨日歸家，武大沒問甚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，我說道衣服做了，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。」說畢，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，擺在房內，二人交杯暢飲。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，比初見時越發標緻。吃了酒，粉面上透出紅白來，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。端的平欺神仙，賽過嫦娥。

動人心紅白肉色，堪人愛可意裙釵。裙拖著翡翠紗衫，

袖輓泥金帶。喜孜孜寶髻斜歪。恰便似月里嫦娥下世來，不枉了千金也難買。

西門慶誇之不足，摟在懷中，掀起他裙來，看見他一對小腳穿著老鴉緞子鞋兒，恰剛半叉，心中甚喜。一遞一口與他吃酒，嘲問話兒。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，西門慶告他說：「二十七歲，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。」婦人問：「家中有幾位娘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除下拙妻，還有三四個身邊人，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。」婦人又問：「幾位哥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只是一個小女，早晚出嫁，並無娃兒。」西門慶嘲問了一回，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裏面盛著香茶木樨餅兒來，用舌尖遞送與婦人。兩個相摟相抱，嗚啞有聲。那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，那裡去管他閑事，由著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玩耍。少頃吃得酒濃，不覺烘動春心，西門慶色心輒起，露

出腰間那話，引婦人纖手捫弄。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，根下猶帶著銀打就，藥煮成的托子。那話煞甚長大，紅赤赤黑須，直豎豎堅硬，好個東西：

一物從來六寸長，有時柔軟有時剛。軟如醉漢東西倒，硬似風僧上下狂。

出牝入陰為本事，腰州臍下作家鄉。天生二子隨身便，曾與佳人鬥幾場。

少頃，婦人脫了衣裳。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，猶如白馥馥、鼓蓬蓬髮醇的饅頭，軟濃濃、紅綳綳出籠的果餡，真個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：

溫緊香乾口賽蓮，能柔能軟最堪憐。喜便吐舌開顏笑，

因便隨身貼股眠。

內檔縣裡為家業，薄草涯邊是故園。若遇風流輕俊子，等閑戰鬥不開言。

話休饒舌。那婦人自當日為始，每日熬過王婆家來，和西門慶做一處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膠。自古道：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不到半月之間，街坊鄰舍都曉的了，只瞞著武大一個不知。正是：

自知本分為活計，那曉防姦革弊心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本縣有個小的，年方十五六歲，本身姓喬，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，取名叫做鄆哥。家中只有個老爹，年紀高大。那小廝生得乖覺，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

里賣些時新果品，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。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，提著繞街尋西門慶。又有一等多口人說：「鄆哥你要尋他，我教你一個去處。」鄆哥道：「起動老叔，教我那去尋他的是？」那多口的道：「我說與你罷。西門慶刮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，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里坐的。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。你小孩子家，只故撞進去不妨。」那鄆哥得了這話，謝了那人，提了籃兒，一直往紫石街走來，逕奔入王婆茶坊里去。卻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線，鄆哥把籃兒放下，看著王婆道：「乾娘！聲喏。」那婆子問道：「鄆哥，你來這裡做甚麼？」鄆哥道：「要尋大官人，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。」婆子道：「甚麼大官人？」鄆哥道：「情知是那個，便只是他那個。」婆子道：「便是大官人，也有個姓名。」鄆哥道：「便是兩個字的。」婆子道：「甚麼兩個字的？」鄆哥道：「乾娘只是要作耍。我要和西門大官

人說句話兒！」望里便走。那婆子一把揪住道：「這小猴子那裡去？人家屋裡，各有內外。」鄆哥道：「我去房裡便尋出來。」王婆罵道：「含烏小囚兒！我屋裡那裡討甚麼西門大官？」鄆哥道：「乾娘不要獨自吃，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。我有甚麼不理會得！」婆子便罵：「你那小囚攬的，理會得甚麼？」鄆哥道：「你正事馬蹄刀木杓里切菜——水泄不漏，直要我說出來，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！」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著他真病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含烏小猢猻，也來老娘屋裡放屁！」鄆哥道：「我是小猢猻，你是馬伯六，做牽頭的老狗肉！」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慄暴。鄆哥叫道：「你做甚麼便打我？」婆子罵道：「賊肉娘的小猢猻！你敢高做聲，大耳刮子打出你去。」鄆哥道：「賊老咬蟲，沒事便打我！」這婆子一頭叉，一頭大慄暴，直打出街上去，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。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。

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，一頭罵，一頭哭，一頭走，一頭街上拾梨兒，指著王婆茶坊里罵道：「老咬蟲，我交你不要慌！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！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，交你賺不成錢！」這小猴子提個籃兒，逕奔街上尋這個人。卻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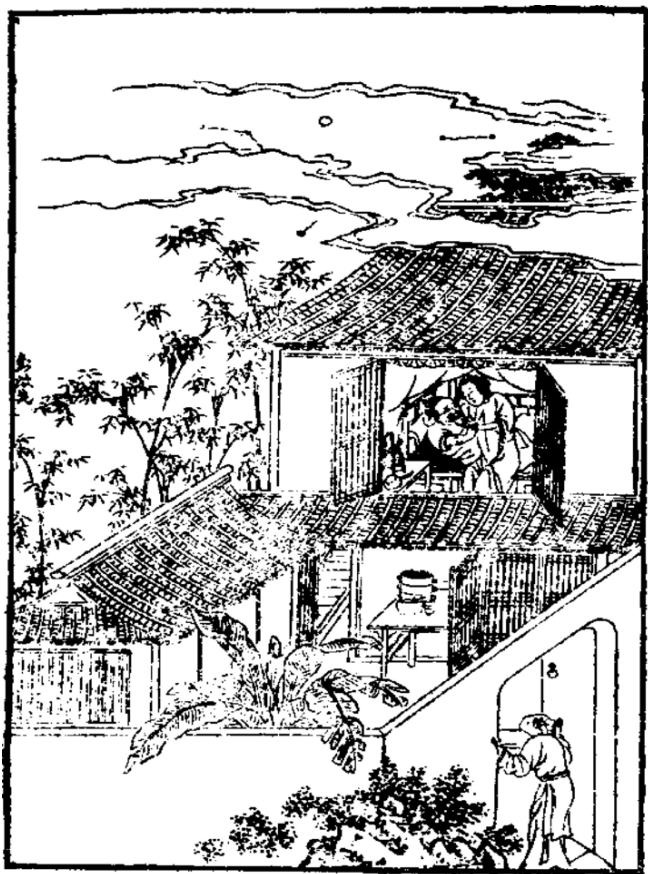
掀翻孤兔窩中草，驚起鴛鴦沙上眠。

金瓶梅

第五回

裴軒情野哥設計





金瓶梅

伏福藥武大遭殃

第五回 捉姦情鄆哥定計 飲鴆藥武大遭殃

詩曰：

參透風流二字禪，好姻緣是惡姻緣。痴心做處人人愛，冷眼觀時個個嫌。

野草閑花休採折，真姿勁質自安然。山妻稚子家常飯，不害相思不損錢。

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，心中正沒出氣處，提了雪梨籃兒，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。轉了兩條街，只見武大挑著炊餅擔兒，正從那條街過來。鄆哥見了，立住了腳，看著武

大道：「這幾時不見你，吃得肥了！」武大歇下擔兒道：「我只是這等模樣，有甚吃得肥處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前日要糴些麥稈，一地裡沒糴處，人都道你屋裡有。」武大道：「我屋裡並不養鵝鴨，那裡有這麥稈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說沒麥稈，怎的賺得你恁肥蠢蠢的，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，煮你在鍋里也沒氣。」武大道：「小囚兒，倒罵得我好。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我如何是鴨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婆不偷漢子，只偷子漢。」武大扯住鄆哥道：「還我主兒來！」鄆哥道：「我笑你只會扯我，卻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對我說是誰，我把十個炊餅送你。」鄆哥道：「炊餅不濟事。你只做個東道，我吃三杯，便說與你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會吃酒？跟我來。」

武大挑了擔兒，引著鄆哥，到個小酒店里，歇下擔兒，

拿幾個炊餅，買了些肉，討了一鎰酒，請鄆哥吃著。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說與我則個。」鄆哥道：「且不要慌，等我一發吃完了，卻說與你。你卻不要氣苦，我自幫你打捉。」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：「你如今卻說與我。」鄆哥道：「你要得知，把手來摸我頭上的疙瘩。」武大道：「卻怎地來有這疙瘩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對你說，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，一地裡沒尋處。街上有人道：『他在王婆茶坊里來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裡行走。』我指望見了他，撰他三五十文錢使。叵耐王婆那老豬狗，不放我去房裡尋他，大慄暴打出我來。我特地來尋你。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，我不激你時，你須不來問我。」武大道：「真個有這等事？」鄆哥道：「又來了，我道你這般屁鳥人！那廝兩個落得快活，只專等你出來，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。你問道真個也是假，難道我哄你不成？」武大聽罷，道：「兄

弟，我實不瞞你說，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，做鞋腳，歸來便臉紅。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，朝打暮罵，不與飯吃，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，見了我，不做歡喜。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，這話正是了。我如今寄了擔兒，便去捉姦如何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大一條漢，元來沒些見識！那王婆老狗，什麼利害怕人的人！你如何出得他手？他二人也有個暗號兒，見你人來拿他，把你老婆藏過了。那西門慶須了得！打你這般二十個。若捉他不著，反吃他一頓好拳頭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反告你一狀子，你須吃他一場官司，又沒人做主，乾結果了你性命！」武大道：「兄弟，你都說得是。我卻怎的出得這口氣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吃那王婆打了，也沒出氣處。我教你一著：今日歸去，都不要發作，也不要說，只自己做每日一般。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，我自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見西門慶人去時，我便來叫你。你便挑著擔兒只在左近

等我。我先去惹那老狗，他必然來打我。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，你卻搶入。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，你便奔入房裡去，叫起屈來。此計如何？」武大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卻是虧了兄弟。我有兩貫錢，我把你去，你到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。」鄆哥得了錢並幾個炊餅，自去了。武大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兒，自去賣了一遭歸去。

原來這婦人，往常時只是罵武大，百般的欺負他。近日來也自知無禮，只得窩盤他些個。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來，也是和往日一般，並不題起別事。那婦人道：「大哥，買盞酒吃？」武大道：「卻才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。」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。當夜無話。次日飯後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，安在擔兒上。這婦人一心只想著西門慶，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。當日武大挑了擔兒，自出去做買

賣。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，便趲過王婆茶坊里來等西門慶。

且說武大挑著擔兒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鄆哥提著籃兒在那裡張望。武大道：「如何？」鄆哥道：「還早些個。你自去賣一遭來，那廝七八也將來也。你只在左近處伺候，不可遠去了。」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。鄆哥道：「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，你便飛奔人去。」武大把擔兒寄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鄆哥提著籃兒，走入茶坊里來，向王婆罵道：「老豬狗！你昨日為甚麼便打我？」那婆子舊性不改，便跳身起來喝道：「你這小猢猻！老娘與你無干，你如何又來罵我？」鄆哥道：「便罵你這馬伯六，做牽頭的老狗肉，直我雞

巴！」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鄆哥便打。鄆哥叫一聲：「你打我！」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。那婆子卻待揪他，被這小猴子叫一聲「你打」時，就打王婆腰裡帶個住，看著婆子小肚上，只一頭撞將去，險些兒不跌倒，卻得壁子礙住不倒。那猴子死頂在壁上。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搶入茶坊里來。那婆子見是武大，來得甚急，待要走去阻當，卻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，那裡肯放！婆子只叫得「武大來也！」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，做手腳不迭，先奔來頂住了門。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。武大搶到房門首，用手推那房門時，那裡推得開！口裡只叫「做得好事！」那婦人頂著門，慌做一團，口裡便說道：「你閑常時只好鳥嘴，賣弄殺好拳棒，臨時便沒些用兒！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！」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，奪路走。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，提醒他這個念頭，便鑽出來說道：「不是我

沒這本事，一時間沒這智量。」便來拔開門，叫聲「不要來！」武大卻待揪他，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。武大矮小，正踢中心窩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西門慶打鬧里一直走了。鄆哥見勢頭不好，也撇了王婆，撒開跑了。街坊鄰舍，都知道西門了得，誰敢來管事？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，見他口裡吐血，面皮臘渣也似黃了，便叫那婦人出來，舀碗水來救得蘇醒，兩個上下肩攙著，便從後門歸到家中樓上去，安排他床上睡了。當夜無話。次日，西門慶打聽得沒事，依前自來王婆家，和這婦人頑耍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

武大一病五日不起，更兼要湯不見，要水不見，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。只見他濃妝艷抹了出去，歸來便臉紅。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，不得向前，嚇道：「小賤人，你不對我說，與了他水吃，都在你身上！」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，怎

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！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，又沒人來採問。一日，武大叫老婆過來，分咐他道：「你做的勾當，我親手捉著你姦，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。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們卻自去快活。我死自不妨，和你們爭執不得了。我兄弟武二，你須知他性格，倘或早晚歸來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憐我，早早扶得我好了，他歸來時，我都不提起。你若不看顧我時，待他歸來，卻和你們說話。」這婦人聽了，也不回言，卻惹過王婆家來，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。那西門慶聽了這話，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，說道：「苦也！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。我如今卻和娘子眷戀日久，情孚意合，拆散不開。據此等說時，正是怎生得好？卻是苦也！」王婆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曾見，你是個把舵的，我是個撐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腳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枉自做個男子漢，到這般去處，卻擺佈不開。」

你有甚麼主見，遮藏我們則個。」王婆道：「既然我遮藏你們，我有一條計。你們卻要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、短做夫妻？」王婆道：「若是短做夫妻，你們就今日便分散。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，與他陪了話。武二歸來都沒言語，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卻又來相會。這是短做夫妻。你們若要長做夫妻，每日同在一處，不耽驚受怕，我卻有這條妙計，只是難教你們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周旋了我們則個，只要長做夫妻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條計用著件東西，別人家裡都沒，天生天化，大官人家裡卻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要我的眼睛，也剜來與你。卻是甚麼東西？」王婆道：「如今這搗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，好下手。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，卻交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，卻把這砒霜下在裡面，把這矮子結果了，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，沒了蹤跡。便是武二回來，他待怎的？」

自古道：『幼嫁從親，再嫁由身。』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事！半年一載，等待夫孝滿日，大官人娶到家去。這不是長遠夫妻，偕老同歡！此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此計甚妙。自古道：欲救生快活，須下死功夫。罷罷罷！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王婆道：「可知好哩！這是剪草除根，萌芽不發。大官人往家裡去快取此物來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事了時，卻要重重謝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說。」

雲情雨意兩綢繆，戀色迷花不肯休。畢竟人生如泡影，何須死下殺人謀？

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，包了一包砒霜，遞與王婆收了。這婆子看著那婦人道：「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藥的法兒。如今

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？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兒貼戀他。他若問你討藥吃時，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里。待他一覺身動，你便把藥灌將下去。他若毒氣發時，必然腸胃迸斷，大叫一聲。你卻把被一蓋，不要使人聽見，緊緊的按住被角。預先燒下一鍋湯，煮著一條抹布。他那藥發之時，必然七竅內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。他若放了命，你便揭起被來，卻將煮的抹布只一揩，都揩沒了血跡，便人在材里，扛出去燒了，有甚麼不了事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好卻是好，只是奴家手軟，臨時安排不得屍首。」婆子道：「這個易得。你那邊只敲壁子，我自過來幫扶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，我來討話。」說罷，自歸家去了。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，遞與婦人，將去藏了。

那婦人回到樓上，看著武大，一絲沒了兩氣，看看待

死。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。武大道：「你做甚麼來哭？」婦人拭著眼淚道：「我的一時間不是，吃那西門慶局騙了。誰想腳踢中了你心。我問得一處有好藥，我要去贖來醫你，又怕你疑忌，不敢去取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救我活，無事了，一筆都勾。武二來家，亦不提。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！」那婦人拿了銅錢，逕來王婆家裡坐地，卻教王婆贖得藥來。把到樓上，交武大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帖心疼藥，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，倒頭一睡，蓋一兩床被，發些汗，明日便起得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卻是好也。生受大嫂，今夜醒睡些，半夜調來我吃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放心睡，我自扶持你。」看看天色黑了，婦人在房裡點上燈，下麵燒了大鍋湯，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里。聽那更鼓時，卻正好打三更。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，卻舀一碗白湯，把到樓上，叫聲：「大哥，藥在那裡？」武大道：「在我席子底下枕頭邊，你快調來我

吃！」那婦人揭起席子，將那藥抖在盞子里，將白湯沖在盞內，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，調得勻了。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藥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大嫂，這藥好難吃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只要他醫得病好，管甚麼難吃！」武大再呷第二口時，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。那婦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下床來。武大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大嫂，吃下這藥去，肚里倒疼起來。苦呀，苦呀！倒當不得了。」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，沒頭沒臉只顧蓋。武大叫道：「我也氣悶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太醫吩咐，教我與你發些汗，便好的快。」武大再要說時，這婦人怕他掙扎，便跳上床來，騎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，那裡肯放些松寬！正是：

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腸。心窩裡如霜刀相侵，滿腹中似鋼

刀亂攪。渾身冰冷，七竅血流。牙關緊咬，三魂赴在枉死城中；喉管枯幹，七魄投望鄉臺上。地獄新添食毒鬼，陽間沒了捉姦人。

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，喘息了一回，腸胃迸斷，嗚呼哀哉，身體動不得了。那婦人揭起被來，見了武大咬牙切齒，七竅流血，怕將起來，只得跳下床來，敲那壁子。王婆聽得，走過後門頭咳嗽。那婦人便下樓來，開了後門。王婆問道：「了也未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了便了了，只是我手腳軟了，安排不得。」王婆道：「有甚麼難處，我幫你便了。」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，舀了一桶湯，把抹布撒在裡面，掇上樓來。捲過了被，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，卻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，便把衣裳蓋在身上。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，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。與他梳了頭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

裳，取雙鞋襪與他穿了，將片白絹蓋了臉，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。卻上樓來，收拾得乾淨了，王婆自轉將歸去了。那婆娘卻號號地假哭起「養家人」來。看官聽說：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：有淚有聲謂之哭，有淚無聲謂之泣，無淚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。

次早五更，天色未曉，西門慶奔來討信。王婆說了備。

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，教買棺材發送，就叫那婦人商議。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：「我的武大今日已死，我只靠著你做主！不到後來網巾圈兒打靠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何須你費心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若負了心，怎的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若負了心，就是武大一般！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：天明就要入殮，只怕被件作看出破綻來怎了？團頭何九，他也是個精細的人，只怕他不肯殮。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個不妨事。何九我自吩咐他，他不敢違我的言語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快去吩咐他，不可遲了。」西門慶自去對何九說去了。正是：

三光有影誰能待，萬事無根只自生。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聞。

金瓶梅

第六回

何九受賄瞞天





王婆幫開過雨

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

詞曰：

別後誰知珠分玉剖。忘海誓山盟天共久，偶戀著山雞，
輒棄鸞儔。

從此簫郎淚暗流，過秦樓幾空回首。縱新人勝舊，也應
須一別，灑淚登舟。

卻說西門慶去了。到天大明，王婆拿銀子買了棺材冥
器，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，歸來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
燈。鄰舍街坊都來看望，那婦人虛掩著粉臉假哭。眾街坊問

道：「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？」那婆娘答道：「因害心疼，不想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夠好。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，好是苦也！」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。眾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，不好只顧問他。眾人盡勸道：「死是死了，活的自要安穩過。娘子省煩惱，天氣暄熱。」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，眾人各自散去。王婆抬了棺材來，去請仵作團頭何九。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，並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。就於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，晚夕伴靈拜懺。不多時，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。

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，慢慢的走來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西門慶。叫道：「老九何往？」何九答道：「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且停一步說話。」何九跟著西門慶，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里，坐下在

閣兒內。西門慶道：「老九請上坐。」何九道：「小人是何等人，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老九何故見外？且請坐。」二人讓了一回，坐下。西門慶吩咐酒保：「取瓶好酒來。」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之類，一面燙上酒來。何九心中疑忌，想道：「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，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。」兩個飲夠多時，只見西門慶向袖子里摸出一錠雪花銀子，放在面前說道：「老九休嫌輕微，明日另有酬謝。」何九叉手道：「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！若是大官人有使令，小人也不敢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九休要見外，請收過了。」何九道：「大官人便說不妨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別無甚事。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。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，凡百事周全，一床錦被遮蓋則個。」何九道：「我道何事！這些小事，有甚打緊，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若不受時，便是推

卻。「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收了銀子。又吃了幾杯酒，西門慶呼酒保來：「記了帳目，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。」兩個下樓，一面出了店門。臨行，西門慶道：「老九是必記心，不可泄漏。改日另有補報。」吩咐罷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接了銀子，自忖道：「其中緣故那卻是不須提起的了。只是這銀子，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，留著倒是個見證。」一面又忖道：「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，且落得用了，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。」於是一直到武大門首。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。王婆也等的心裡火發。何九一到，便問火家：「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」火家道：「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。」何九入門，揭起帘子進來。王婆接著道：「久等多時了，陰陽也來了半日，老九如何這咱才來？」何九道：「便

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，來遲了一步。」只見那婦人穿著一件素淡衣裳，白布鬚髻，從裡面假哭出來。何九道：「娘子省煩惱，大郎已是歸天去了。」那婦人虛掩著淚眼道：「說不得的苦！我夫心疼病癥，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。撇得奴好苦！」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，心裡暗道：「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，不曾認得他。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。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著了！」一面走向靈前，看武大屍首。陰陽宣念經畢，揭起千秋幡，扯開白絹，定睛看時，見武大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黃，眼皆突出，就是中惡。旁邊那兩個火家說道：「怎的臉也紫了，口唇上有牙痕，口中出血？」何九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兩日天氣十分炎熱，如何不走動些！」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，裝入棺材內，兩下用長命釘釘了。王婆一力攙掇，拿出一吊錢來與何九，打發眾火家去了，就問：「幾時出去？」王婆道：「

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，城外燒化。「何九也便起身。那婦人當夜擺著酒請人，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。第三日早五更，眾火家都來扛抬棺材，也有幾個鄰舍街坊，弔孝相送。那婦人帶上孝，坐了一乘轎子，一路上口內假哭「養家人」。來到城外化人場上，便教舉火燒化棺材。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，把骨殖撒在池子里，原來齋堂管待，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。

那婦人歸到家中，樓上設個靈牌，上寫「亡夫武大郎之靈」。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，裡面貼些經幡錢紙、金銀錠之類。那日卻和西門慶做一處，打發王婆家去，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，不比先前在王婆家茶房裡，只是偷雞盜狗之歡。如今武大已死，家中無人，兩個肆意停眠整宿。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，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，落後帶著小廝竟從

婦人家後門而入。自此和婦人情沾意密，常時三五夜不歸去，把家中大小丟得七顛八倒，都不歡喜。正是：

色膽如天不自由，情深意密兩綢繆。貪歡不管生和死，溺愛誰將身體修。

只為恩深情鬱郁，多因愛闊恨悠悠。要將吳越冤仇解，地老天荒難歇休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。一日，將近端陽佳節，但見：

綠楊裊裊垂絲碧，海榴點點胭脂赤。微微風動幔，颯颯涼侵扇。處處過端陽，家家共舉觴。

卻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，到王婆茶坊里坐下。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，便問：「大官人往那裡來？怎的不過去看大娘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往廟上走走。大節間記掛著，來看看六姐。」婆子道：「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，怕還未去哩。等我過去看看，回大官人。」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，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，見婆子來，連忙讓坐。婦人笑道：「乾娘來得正好，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，到明日養個好娃娃！」婆子笑道：「老身又沒有老伴兒，那裡得養出來？你年小少壯，正好養哩！」婦人道：「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。」婆子便看著潘媽媽嚙道：「你看你女兒，這等傷我，說我是老花子。到明日還用著我老花子哩！」說罷，潘媽道：「他從小是這等快嘴，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。」王婆道：「你家這姐姐，端的百伶百俐，不枉了好個婦女。到明日，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。」潘媽

媽道：「乾娘既是撮合山，全靠乾娘作成則個！」一面安下鐘箸，婦人斟酒在他面前。婆子一連陪了幾杯酒，吃得臉紅紅的，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，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，告辭歸家。婦人知西門慶來了，因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。將房中收拾乾淨，燒些異香，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撇去，另安排一席齊整酒餚預備。

西門慶從後門過來，婦人接著到房中，道個萬福坐下。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，怎肯帶孝！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，用一張白紙蒙著，羹飯也不揪採。每日只是濃妝艷抹，穿顏色衣服，打扮嬌樣。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，就罵：「負心的賊，如何撇閃了奴，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？把奴冷丟，不來揪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兩日有些事，今日往廟上去，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。」那婦人滿心歡喜。西門慶

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，氈包內取出，一件件把與婦人。婦人方纔拜謝收了。小女迎兒，尋常被婦人打怕的，以此不瞞他，令他拿茶與西門慶吃。一面婦人安放桌兒，陪西門慶吃茶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消費心，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。大節間，正要和你坐一坐。」婦人道：「此是待俺娘的，奴存下這桌整菜兒。等到乾娘買來，且有一回耽擱，咱且吃著。」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，腿兒相壓，並肩一處飲酒。

且說婆子提著個籃兒，走到街上打酒買肉。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，大雨時行。只見紅日當天，忽被黑雲遮掩，俄而大雨傾盆。但見：

烏雲生四野，黑霧鎖長空。
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，一點

點擊得芭蕉聲碎。狂風相助，侵天老檜掀翻；霹靂交加，泰華嵩喬震動。洗炎驅暑，潤澤田苗，正是：江淮河濟添新水，翠竹紅榴洗濯清。

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，買了一籃菜蔬果品之類，在街上遇見這大雨，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，用手帕裹著頭，把衣服都淋濕了。等了一歇，那雨腳慢了些，大步雲飛來家。進入門來，把酒肉放在廚房下，走進房來，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，笑嘻嘻道：「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！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，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老婆子，就是個賴精。」婆子道：「也不是賴精，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匹大海青。」婦人道：「乾娘，你且飲盞熱酒兒。」那婆子陪著飲了三杯，說道：「老身往廚下烘衣裳去也。」一面走到廚下，把衣服烘乾，那雞鵝嘎飯切割安排停

當，用盤碟盛了果品之類，都擺在房中，燙上酒來。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，交杯疊股而飲。西門慶飲酒中間，看見婦人壁上掛著一面琵琶，便道：「久聞你善彈，今日好夕彈個曲兒我下酒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奴自幼粗學一兩句，不十分好，你卻休要笑恥。」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，摟婦人在懷，看著他放在膝兒上，輕舒玉筍，款弄冰弦，慢慢彈著，低聲唱道：

冠兒不帶懶梳妝，髻挽青絲雲鬢光，金釵斜插在烏雲上。喚梅香，開籠箱，穿一套素縞衣裳，打扮的是西施模樣。出繡房，梅香，你與我捲起簾兒，燒一炷兒夜香。

西門慶聽了，歡喜的沒人腳處，一手摟過婦人粉頸來，就親了個嘴，稱誇道：「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！就是小人

在構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，也沒你這手好彈唱！」婦人笑道：「蒙官人抬舉，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順，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。」西門慶一面捧著他香腮，說道：「我怎肯忘了姐姐！」兩個帶雨尤雲，調笑玩耍。少頃，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繡花鞋兒，擎在手內，放一小杯酒在內，吃鞋杯耍子。婦人道：「奴家好小腳兒，你休要笑話。」不一時，二人吃得酒濃，掩閉了房門，解衣上床玩耍。王婆把大門頂著，和迎兒在廚房中坐地。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，似水如魚。那婦人枕邊風月，比娼妓尤甚，百般奉承。西門慶亦施逞槍法打動。兩個女貌郎才，俱在妙齡之際，有詩單道其能，詩曰：

寂靜蘭房簟枕涼，佳人才子意何長。方纔枕上澆紅燭，忽又偷來火隔牆。

粉蝶探香花萼顫，蜻蜓戲水往來狂。情濃樂極猶餘興，
珍重檀郎莫相忘。

「寂靜閨房單枕涼，才子佳人至妙頑。才去倒澆紅蠟
燭，忽然又掉夜行船。」

偷香粉蝶飡花蕊，戲水蜻蜓上下旋。樂極情濃無限趣，
靈龜口內吐清泉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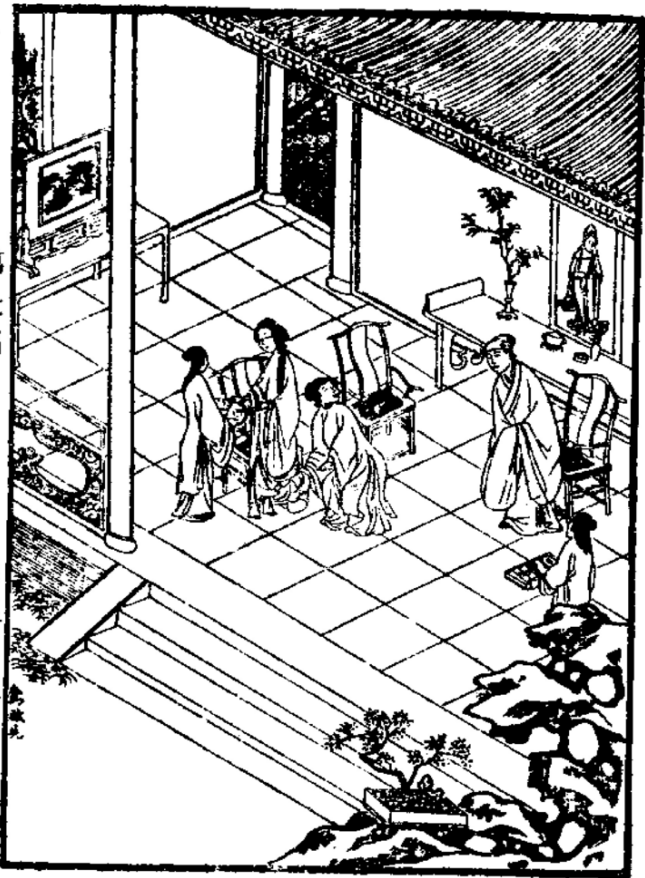
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，欲回家，留了幾兩散碎
銀子與婦人做盤纏。婦人再三挽留不住。西門慶帶上眼罩，
出門去了。婦人下了帘子，關上大門，又和王婆吃了一回
酒，才散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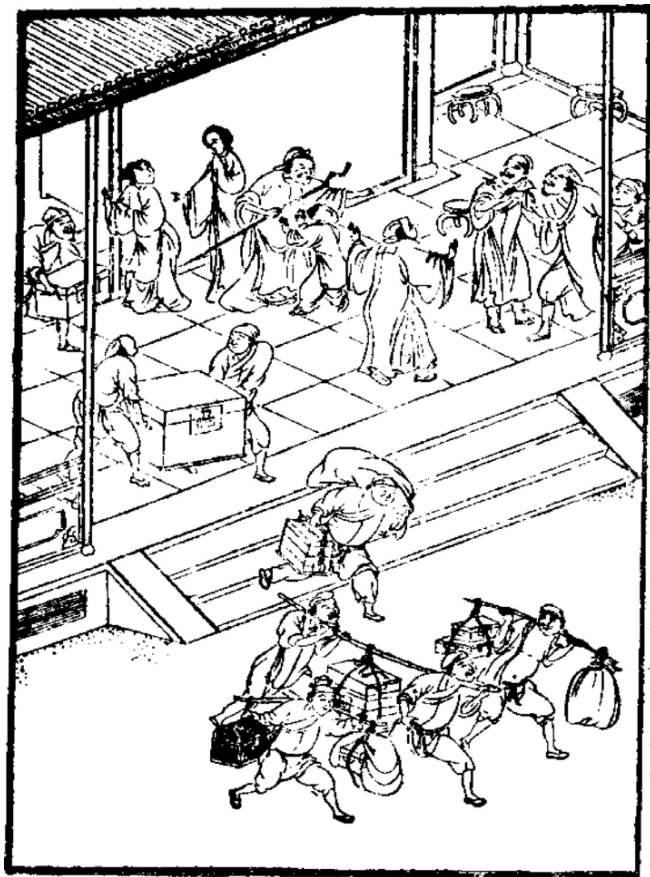
倚門相送劉郎去，煙水桃花去路迷。

金瓶梅

第七回

薛媒婆說娶孟三兒





金瓶梅

楊姑娘氣罵張四舅

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

四舅

詩曰：

我做媒人實自能，全憑兩腿走殷勤。
唇槍慣把鰥男配，舌劍能調烈女心。

利市花常頭上帶，喜筵餅錠袖中撐。
只有一件不堪處，半是成人半敗人。

話說西門慶家中一個賣翠花的薛嫂兒，提著花廂兒，一地裡尋西門慶不著。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，便問

道：「大官人在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俺爹在鋪子里和傅二叔算帳。」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，主管姓傅名銘，字自新，排行第二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。這薛嫂聽了，一直走到鋪子門首，掀開帘子，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算帳，便點點頭兒，喚他出來。西門慶見是薛嫂兒，連忙撇了主管出來，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。西門慶問道：「有甚話說？」薛嫂道：「我有一件親事，來對大官人說，管情中你老人家意，就頂死了的三娘的窩兒，何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？」薛嫂道：「這位娘子，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，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。手裡有一分好錢。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。四季衣服，插不下手去，也有四五隻箱子。金鐲銀釧不消說，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。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。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，死在外邊。他守寡了一年多，身邊又沒子女，止有一個小叔兒，才十歲。青春年少，守他什

麼！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，要主張著他嫁人。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，生的長挑身材，一表人物，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。風流俊俏，百伶百俐，當家立紀、針指女工、雙陸棋子不消說。不瞞大官人說，他娘家姓孟，排行三姐，就住在臭水巷。又會彈一手好月琴，大官人若見了，管情一箭就上垛。「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，便可在她心上，就問薛嫂兒：「既是這等，幾時相會看去？」薛嫂道：「相看到不打緊。我且和你老人家計議：如今他家一家子，只是姑娘大。雖是他娘舅張四，山核桃——差著一榻哩。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里住的孫歪頭。歪頭死了，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，男花女花都無，只靠侄男侄女養活。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。這婆子愛的是錢財，明知侄兒媳婦有東西，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要，只指望要幾兩銀子。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薑段子，拿一段，買上一擔禮物，明日親去

見他，再許他幾兩銀子，一拳打倒他。隨問旁邊有人說話，這婆子一力張主，誰敢怎的！」這薛嫂兒一席話，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，喜向腮邊笑臉生。正是：

媒妁殷勤說始終，孟姬愛嫁富家翁。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了，明日是好日期，就買禮往他姑娘家去。薛嫂說畢話，提著花廂兒去了。西門慶進來和傅伙計算帳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早起，打選衣帽整齊，拿了一段尺頭，買了四盤羹果，裝做一盒擔，叫人抬了。薛嫂領著，西門慶騎著頭口，小廝跟隨，逕來楊姑娘家門首。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，說道：「近邊一個財主，要和大娘子說親。我說一家

只姑奶奶是大，先來覷面，親見過你老人家，講了話，然後才敢去門外相看。今日小媳婦領來，見在門首伺候。」婆子聽見，便道：「阿呀，保山，你如何不先來說聲！」一面吩咐丫鬢頓下好茶，一面道：「有請。」這薛嫂一力攬掇，先把盒擔抬進去擺下，打發空盒擔出去，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。這西門慶頭戴纏綜大帽，一口一聲只叫：「姑娘請受禮。」讓了半日，婆子受了半禮。分賓主坐下，薛嫂在旁邊打橫。婆子便道：「大官人貴姓？」薛嫂道：「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，西門大官人。在縣前開個大生藥鋪，家中錢過北斗，米爛陳倉，沒個當家立紀的娘子。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，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。」婆子道：「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，自恁來閑講罷了，何必費煩又買禮來，使老身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姑娘在上，沒的禮物，惶恐。」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，收過禮

物去，拿茶上來。吃畢，婆子開口道：「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。我侄兒在時，掙了一分錢財，不幸先死了，如今都落在他手裡，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。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，只要與我侄兒念上個好經。老身便是他親姑娘，又不隔從，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，也不曾要了你家的。我破著老臉，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，替你兩個硬張主。娶過門時，遇生辰時節，官人放他來走走，就認俺這門窮親戚，也不過上你窮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，所說的話，我小人都知道了。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，休說一個棺材本，就是十個，小人也來得起。」說著，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，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，放在面前，說道：「這個不當甚麼，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，到明日娶過門時，還你七十兩銀子、兩匹緞子，與你老人家為送終之資。其四時八節，只管上門行走。」這老虔婆黑眼珠見了一二十兩白晃晃的官

銀，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官人在上，不是老身意小，自古先斷後不亂。」薛嫂在旁插口說：「你老人家忒多心，那裡這等計較！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，只恁還要掇著盒兒認親。你老人家不知，如今知縣知府相公也都來往，好不四海。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？」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。吃了兩道茶，西門慶便要起身，婆子挽留不住。薛嫂道：「今日既見了姑奶奶，明日便好往門外相看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家侄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，保山，你就說我說，不嫁這樣人家，再嫁甚樣人家！」西門慶作辭起身。婆子道：「老身不知大官人下降，匆忙不曾預備，空了官人，休怪。」拄拐送出。送了兩步，西門慶讓回去了。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，因說道：「我主張的有理麼？你老人家先回去罷，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。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。」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，與薛嫂做驢子錢。薛嫂接了，西門慶便上馬來家。他

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，到日暮才歸家去。

話休饒舌。到次日，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，袖著插戴，騎著匹白馬，玳安、平安兩個小廝跟隨，薛嫂兒騎著驢子，出的南門外來。不多時，到了楊家門首。卻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，粉青照壁。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，同進去。裡面儀門照牆，竹搶籬影壁，院內擺設榴樹盆景，台基上靛缸一溜，打布凳兩條。薛嫂推開朱紅榻扇，三間倒坐客位，上下椅桌光鮮，簾櫳瀟灑。薛嫂請西門慶坐了，一面走入裡邊。片晌出來，向西門慶耳邊說：「大娘子梳妝未了，你老人家請坐一坐。」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，西門慶吃了。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：「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，只這位娘子是大。雖有他小叔，還小哩，不曉得什麼。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鋪子里，一日不算銀子，銅錢也賣兩大

篋籬。毛青鞋面布，俺每問他買，定要三分一尺。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，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。手下使著兩個丫頭，一個小廝。大丫頭十五歲，吊起頭去了，名喚蘭香。小丫頭名喚小鸞，才十二歲。到明日過門時，都跟他來。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，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，許我幾匹大布，還沒與我。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。不多時，只聞環佩叮叮，蘭麝馥郁，薛嫂忙掀開帘子，婦人出來。西門慶睜眼觀那婦人，但見：

月畫煙描，粉妝玉琢。俊龐兒不肥不瘦，俏身材難減難增。素額逗幾點微麻，天然美麗；緜裙露一雙小腳，周正堪

憐。行過處花香細生，坐下時淹然百媚。

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。婦人走到堂下，望上不端正道了個萬福，就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，婦人把頭低了。西門慶開言說：「小人妻亡已久，欲娶娘子管理家事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，見他人物風流，心下已十分中意，遂轉過臉來，問薛婆道：「官人貴庚？沒了娘子多少時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虛度二十八歲，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。不敢請問，娘子青春多少？」婦人道：「奴家是三十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原來長我二歲。」薛嫂在旁插口道：「妻大兩，黃金日日長。妻大三，黃金積如山。」說著，只見小丫鬟拿出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來。婦人起身，先取頭一盞，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，遞與西門慶，道個萬福。薛嫂見婦人立起身，就趁空兒輕輕用

手掀起婦人裙子來，正露出一對剛三寸、恰半叉、尖尖趂趂金蓮腳來，穿著雙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低鞋兒。西門慶看了，滿心歡喜。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。他自取一盞陪坐。吃了茶，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、寶釵一對、金戒指六個，放在托盤內送過去。薛嫂一面叫婦人拜謝了。因問官人行禮日期：「奴這裡好做預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蒙娘子見允，今月二十四日，有些微禮過門來。六月初二準娶。」婦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。」薛嫂道：「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姑娘說甚來？」薛嫂道：「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，好不喜歡！說道，不嫁這等人家，再嫁那樣人家！我就做硬主媒，保這門親事。」婦人道：「既是姑娘恁般說，又好了。」薛嫂道：「好大娘子，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。」說畢，西門慶作辭起身。

薛嫂送出巷口，向西門慶說道：「看了這娘子，你老人家心下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薛嫂，其實累了你。」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先行一步，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。」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。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人？見作何生理？」薛嫂道：「好奶奶，就有房裡人，那個是成頭腦的？我說是謊，你過去就看出來。他老人家名目，誰不知道，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，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慶大官人。知縣知府都和他來往。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，都是四門親家，誰人敢惹他！」婦人安排酒飯，與薛嫂兒正吃著，只見他姑娘家使個小廝安童，盒子里盛著四塊黃米面棗兒糕、兩塊糖、幾十個艾窩窩，就來問：「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？奶奶說來：這人家不嫁，待嫁甚人家。」婦人道：「多謝你奶奶掛心。今已留下插定了。」薛嫂道：「天麼，

天麼！早是俺媒人不說謊，姑奶奶早說將來了。」婦人收了糕，取出盒子，裝了滿滿一盒點心腊肉，又與了安童五六文錢，說：「到家多拜上奶奶。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，出月初二日準娶。」小廝去了。薛嫂道：「姑奶奶家送來什麼？與我些，包了家去孩子吃。」婦人與了他一塊糖、十個艾窩窩，方纔出門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他母舅張四，倚著他小外甥楊宗保，要圖留婦人東西，一心舉保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為繼室。若小可人家，還有話說，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，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，遂動不得了。尋思千方百計，不如破為上計。即走來對婦人說：「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，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。他是詩禮人家，又有莊田地土，頗過得日子，強如嫁西門慶。那廝積年把持官府，刁徒潑皮。他家見有正頭娘子，乃

是吳千戶家女兒，你過去做大是，做小是？況他房裡又有三個老婆，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算。你到他家，人多口多，還有的惹氣哩！」婦人聽見話頭，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，便佯說道：「自古船多不礙路。若他家有新娘子，我情願讓他做姐姐。雖然房裡人多，只要丈夫作主，若是丈夫喜歡，多亦何妨。丈夫若不喜歡，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。況且富貴人家，那家沒有四五個？你老人家不消多慮，奴過去自有道理，料不妨事。」張四道：「不獨這一件。他最慣打婦煞妻，又管挑販人口，稍不中意，就令媒婆賣了。你受得他這氣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四舅，你老人家差矣。男子漢雖利害，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。我到他家，把得家定，里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他敢怎的奴？」張四道：「不是我打聽的，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，誠恐去到他家，三窩兩塊惹氣怎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四舅說那裡話，奴到他家，大是大，小

是小，待得孩兒們好，不怕男子漢不歡喜，不怕女兒們不孝順。休說一個，便是十個也不妨事。」張四道：「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，此人行止欠端，專一在外眠花卧柳。又里虛外實，少人家債負。只怕坑陷了你。」婦人道：「四舅，你老人家又差矣。他少年人，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，也是常事。奴婦人家，那裡管得許多？惹說虛實，常言道：世上錢財儻來物，那是長貧久富家？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，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。」張四見說不動婦人，到吃他搶白了幾句，好無顏色，吃了兩盞清茶，起身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張四無端散楚言，姻緣誰想是前緣。佳人心愛西門慶，說破咽喉總是閑。

張四羞慚歸家，與婆子商議，單等婦人起身，指著外甥

楊宗保，要攔奪婦人箱籠。

話休饒舌。到二十四日，西門慶行了禮。到二十六日，請十二位素僧念經燒靈，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。張四到婦人將起身頭一日，請了幾位街坊眾鄰，來和婦人說話。此時薛嫂正引著西門慶家小廝伴當，並守備府里討的一二十名軍牢，正進來搬抬婦人床帳、嫁妝箱籠。被張四攔住說道：「保山且休抬！有話講。」一面回了街坊鄰舍進來見婦人。坐下，張四先開言說：「列位高鄰聽著：大娘子在這裡，不該我張龍說，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，都是我甥。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，空掙一場錢。有人主張著你，這也罷了。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，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。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，莫不家當沒他的份兒？今日對著列位高鄰在這裡，只把你箱籠打開，眼同眾人看一

看，有東西沒東西，大家見個明白。」婦人聽言，一面哭起來，說道：「眾位聽著，你老人家差矣！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，今日添羞臉又嫁人。他手裡有錢沒錢，人所共知，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，都使在這房子上。房子我沒帶去，都留與小叔。家活等件，分毫不動。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，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，陸續討來家中盤纏。再有甚麼銀兩來？」張四道：「你沒銀兩也罷。如今只對著眾位打開箱籠看一看。就有，你還拿了去，我又不要你的。」婦人道：「莫不奴的鞋腳也要瞧不成？」正亂著，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。眾人便道：「姑娘出來。」都齊聲唱喏。姑娘還了萬福，陪眾人坐下。姑娘開口道：「列位高鄰在上，我是他親姑娘，又不隔從，莫不沒我說處？死了的也是侄兒，活著的也是侄兒，十個指頭咬著都疼。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，他就有十萬兩銀子，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。他

身邊又無出，少女嫩婦的，你攔著不教他嫁人做什麼？」眾街鄰高聲道：「姑娘見得有理！」婆子道：「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，也留下他的不成？他背地又不曾自與我什麼，說我護他，也要公道。不瞞列位說，我這侄兒媳婦平日有仁義，老身捨不得他，好溫克性兒。不然老身也不管著他。」那張四在旁把婆子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好公平心兒！鳳凰無寶處不落。」只這一句話道著婆子真病，登時怒起，紫漲了面皮，指定張四大罵道：「張四，你休胡言亂語！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，你這老油嘴，是楊家那臊子（入日）的？」張四道：「我雖是異姓，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，你這老咬蟲，女生外向，怎一頭放火，又一頭放水？」姑娘道：「賤沒廉恥老狗骨頭！他少女嫩婦的，你留他在屋裡，有何算計？既不是圖色欲，便欲起謀心，將錢肥己。」張四道：「我不是圖錢，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，過不得日子。不似你這

老殺才，搬著大引著小，黃貓兒黑尾。」姑娘道：「張四，你這老花根，老奴才，老粉嘴，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，到明日死了時，不使了繩子扛子。」張四道：「你這嚼舌頭老淫婦，掙將錢來焦尾靶，怪不得你無兒無女。」姑娘急了，罵道：「張四，賊老蒼根，老豬狗，我無兒無女，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，養和尚，（入日）道士，你還在睡夢裡。」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，多虧眾鄰舍勸住，說道：「老舅，你讓姑娘一句兒罷。」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，領西門慶家小廝伴當，併發來眾軍牢，趕人鬧里，七手八腳將婦人床帳、妝奩、箱籠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，一陣風都搬去了。那張四氣的眼大睜著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眾鄰舍見不是事，安撫了一回，各人都散了。

到六月初二日，西門慶一頂大轎，四對紅紗燈籠，他小

叔楊宗保頭上扎著髻兒，穿著青紗衣，撒騎在馬上，送他嫂子成親。西門慶答賀了他一匹錦緞、一柄玉條兒。蘭香、小鸞兩個丫頭，都跟了來鋪床疊被。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，亦帶過來伏侍。到三日，楊姑娘家並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、二嫂都來做生日。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、兩匹尺頭。自此親戚來往不絕。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，與他做房。排行第三，號玉樓，令家中大小都隨著叫三姨。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。正是：銷金帳里，依然兩個新人；紅錦被中，現出兩般舊物。有詩為證：

怎睹多情風月標，教人無福也難消。風吹列子歸何處，夜夜嬋娟在柳梢。

金瓶梅

第八回

盼情郎佳人占鬼卦



公身者



燒夫靈和尚聽淫聲

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聽
淫聲

詞曰：

紅曙捲窗紗，睡起半拖羅袂。何似等閑睡起，到日高還未。

催花陣陣玉樓風，樓上人難睡。有了人兒一個，在眼前心裡。

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，燕爾新婚，如膠似漆。又遇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，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。西門

慶促忙促急攢造不出床來，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。三朝九日，足亂了一個多月，不曾往潘金蓮家去。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，眼兒望穿。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，門首小廝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，多不理他。婦人盼的緊，見婆子回了，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。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院？只在門首窺探，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。來家被婦人噉罵在臉上，怪他沒用，便要叫他跪著。餓到晌午，又不與他飯吃。此時正值三伏天道，婦人害熱，吩咐迎兒熱下水，伺候要洗澡。又做了一籠裏餡肉角兒，等西門慶來吃。身上只著薄紗短衫，坐在小凳上，盼不見西門慶到來，罵了幾句負心賊。無情無緒，用纖手向腳上脫下兩隻紅繡鞋兒來，試打一個相思卦。正是：逢人不敢高聲語，暗卜金錢問遠人。有《山坡羊》為證：

凌波羅襪，天然生下，紅雲染就相思卦。似藕生芽，如蓮卸花，怎生纏得些兒大！柳條兒比來剛半叉。他不念咱，咱何曾不念他！倚著門兒，私下簾兒，悄呀，空叫奴被兒里叫著他那名兒罵。你怎戀煙花，不來我家！奴眉兒淡淡教誰畫？何處綠楊拴系馬？他辜負咱，咱何曾辜負他！

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，不覺困倦，就歪在床上盹睡著了。約一個時辰醒來，心中正沒好氣。迎兒問：「熱了水，娘洗澡也不洗？」婦人就問：「角兒蒸熟了？拿來我看。」迎兒連忙拿到房中。婦人用纖手一數，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，翻來覆去只數得二十九個，便問：「那一個往那裡去了？」迎兒道：「我並沒看見，只怕娘錯數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親數了兩遍，三十個角兒，要等你爹來吃。你如何偷吃了一一個？好嬌態淫婦奴才，你害饞癆饞痞，心裡要想這個角

兒吃！你大碗小碗吃搗不下飯去，我做下孝順你來！」便不由分說，把這小妮子跌剝去身上衣服，拿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，打的妮子殺豬般也似叫。問著他：「你不承認，我定打你百數！」打的妮子急了，說道：「娘休打，是我害餓的慌，偷吃了一個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偷了，如何賴我錯數？眼看著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！有那亡八在時，輕學重告，今日往那裡去了？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！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，打下你下截來！」打了一回，穿上小衣，放他起來，吩咐在旁打扇。打了一回扇，口中說道：「賊淫婦，你舒過臉來，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。」那妮子真個舒著臉，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，才饒了他。

良久，走到鏡臺前，從新妝點出來，門帘下站立。也是天假其便，只見玳安夾著氈包，騎著馬，打婦人門首經過。

婦人叫住，問他往何處去來。那小廝說話乖覺，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，婦人常與他些浸潤，以此滑熟。一面下馬來，說道：「俺爹使我送人情，往守備府里去來。」婦人叫進門來，問道：「你爹家中有甚事，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？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了。」玳安道：「俺爹再沒續上姊妹，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，不得脫身來看六姨。」婦人道：「就是家中有事，那裡丟我恁個半月，音信不送一個兒！只是不放在心兒上。」因問玳安：「有甚麼事？你對我說。」那小廝嘻嘻只是笑，不肯說。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，愈丁緊問道：「端的有甚事？」玳安笑道：「只說有椿事兒罷了，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好小油嘴兒，你不對我說，我就惱你一生。」小廝道：「我對六姨說，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。」婦人道：「我決不對他說。」玳安就如此這般，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，從頭至尾告訴了

一遍。這婦人不聽便罷，聽了由不得珠淚兒順著香腮流將下來。玳安慌了，便道：「六姨，你原來這等量窄，我故此不對你說。」婦人倚定門兒，長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玳安，你不知道，我與他從前以往那樣恩情，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。」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。玳安道：「六姨，你何苦如此？家中俺娘也不管著他。」婦人便道：「玳安，你聽告訴：

喬才心邪，不來一月。奴繡鴛衾曠了三十夜。他俏心兒別，俺痴心兒呆，不合將人十分熱。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舍。興，過也；緣，分也。」

說畢又哭。玳安道：「六姨，你休哭。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，他生日待來也。你寫幾個字兒，等我替你捎去，與

俺爹看了，必然就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是必累你，請的他來。到明日，我做雙好鞋與你穿。我這裡也要等他來，與他上壽哩。他若不來，都在你小油嘴身上。」說畢，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，裝了一碟，打發玳安兒吃茶。一面走入房中，取過一幅花箋，又輕拈玉管，款弄羊毛，須臾，寫了一首《寄生草》。詞曰：

將奴這知心話，付花箋寄與他。想當初結下青絲發，門兒倚遍簾兒下，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。你今果是負了奴心，不來還我香羅帕。

寫就，疊成一個方勝兒，封停當，付與玳安收了，道：「好歹多上覆他。待他生日，千萬來走走。奴這裡專望。」那玳安吃了點心，婦人又與數十文錢。臨出門上馬，婦人

道：「你到家見你爹，就說六姨好不罵你。他若不來，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。」玳安道：「六姨，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——麻飯胳膊的帳。」說畢，騎馬去了。

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，如石沉大海。七月將盡，到了他生辰。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，盼一夜如半夏，等得杳無音信。不覺銀牙暗咬，星眼流波。至晚，只得又叫王婆來，安排酒肉與他吃了，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，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。王婆道：「這早晚，茶前酒後，他定也不來。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。」婦人道：「乾娘，是必記心，休要忘了！」婆子道：「老身管著那一門兒，肯誤了勾當？」這婆子非錢而不行，得了這根簪子，吃得臉紅紅，歸家去了。且說婦人在房中，香薰鴛被，款剔銀燈，睡不著，

短嘆長吁。正是：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，寂寞空房不忍彈。於是獨自彈著琵琶，唱一個《綿搭絮》：

誰想你另有了裙釵，氣的奴似醉如痴，斜倚定幃屏故意兒猜，不明白。怎生丟開？傳書寄柬，你又不來。你若負了奴的恩情，人不為仇天降災。

婦人一夜翻來覆去，不曾睡著。巴到天明，就使迎兒：「過間壁瞧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？」迎兒去不多時，說：「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。」

且說那婆子早晨出門，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，都說不知道。在對門牆腳下等夠多時，只見傅伙計來開鋪子。婆子走向前，道了萬福：「動問一聲，大官人在家麼？」傅伙計道：「你老人家尋他怎的？早是問著我，第二個也不知他。」

大官人昨日壽誕，在家請客，吃了一日酒，到晚拉眾朋友往院里去了，一夜通沒回家。你往那裡去尋他！」這婆子拜辭，出縣前來到東街口，正往勾欄那條巷去。只見西門慶騎著馬遠遠從東來，兩個小廝跟隨，此時宿酒未醒，醉眼摩娑，前合後仰。被婆子高聲叫道：「大官人，少吃些兒怎的！」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。西門慶醉中問道：「你是王乾娘，你來想是六姐尋我？」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。道不數句，西門慶道：「小廝來家對我說來，我知道六姐惱我哩，我如今就去。」那西門慶一面跟著他，兩個一遞一句，整說了一路話。

比及到婦人門首，婆子先入去，報道：「大娘子恭喜，還虧老身，沒半個時辰，把大官人請將來了。」婦人聽見他來，就象天上掉下來的一般，連忙出房來迎接。西門慶搖著

扇兒進來，帶酒半酣，與婦人唱喏。婦人還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大官人，貴人稀見面！怎的把奴丟了，一向不來傍個影兒？家中新娘子陪伴，如膠似漆，那裡想起奴家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聽人胡說，那討什麼新娘子來！因小女出嫁，忙了幾日，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還哄我哩！你若不是憐新棄舊，另有別人，你指著旺跳身子說個誓，我方信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若負了你，生碗來大疔瘡，害三五年黃病，匾擔大蛆叮口袋。」婦人道：「負心的賊！匾擔大蛆叮口袋，管你甚事？」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撮下來，望地上只一丟。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，替他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大娘子，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，來就是這般的。」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，拿在手裡觀看，卻是一點油金簪兒，上面釵著兩溜字兒：「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」卻是孟玉樓帶來的。婦人

猜做那個唱的送他的，奪了放在袖子里，說道：「你還不變心哩！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那根簪子，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，把帽子落了，頭髮散開，尋時就不見了。」婦人將手在向西門慶臉邊彈個響榧子，道：「哥哥兒，你醉的眼恁花了，哄三歲孩兒也不信！」王婆在旁插口道：「大娘子休怪！大官人，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刺屎，出門交獼象絆了一交，原來覷遠不覷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緊自他麻犯人，你又自作耍。」婦人見他手中拿著一把紅骨細灑金、金釘鉸川扇兒，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，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，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，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。不由分說，兩把折了。西門慶救時，已是扯的爛了，說道：「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，一向藏著不曾用，今日才拿了三日，被你扯爛了。」

那婦人奚落了他一回，只見迎兒拿茶來，便叫迎兒放下茶托，與西門慶磕頭。王婆道：「你兩口子咕聒了這半日也夠了，休要誤了勾當。老身廚下收拾去也。」婦人一邊吩咐迎兒，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餚，整理停當，拿到房中，擺在桌上。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，用盤盛著，擺在面前，與西門慶觀看。卻是一雙玄色段子鞋；一雙挑線香草邊闌、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；一條紗綠潞綢、水光絹里兒紫線帶兒，裡面裝著排草玫瑰花兜肚；一根並頭蓮瓣簪兒。簪兒上釵著五言四句詩一首，雲：「奴有並頭蓮，贈與君關髻。凡事同頭上，切勿輕相棄。」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，把婦人一手摟過，親了個嘴，說道：「怎知你有如此聰慧！」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杯與西門慶，花枝招揚，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。兩個並肩而坐，交杯換盞飲酒。那王婆陪著吃了幾杯酒，吃的

臉紅紅的，告辭回家去了。二人自在取樂玩耍。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，看看天色晚來，但見：

密雲迷晚岫，暗霧鎖長空。群星與皓月爭輝，綠水共青天同碧。僧投古寺，深林中嚷嚷鴉飛；客奔荒村，閭巷內汪汪犬吠。

當下西門慶吩咐小廝回馬家去，就在婦人家歇了。到晚夕，二人儘力盤桓，淫欲無度。

常言道：樂極生悲。光陰迅速，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擔，離了清河縣，竟到東京朱太尉處，下了書禮，交割了箱馱。等了幾日，討得回書，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。去時三四月天氣，回來卻淡暑新秋，路上雨水連綿，遲了日限。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。在路上行往坐臥，只覺得神

思不安，身心恍惚，不免先差了一個土兵，預報與知縣相公。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，說他只在八月內準還。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，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。可天假其便，王婆正在門首。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著，才要叫門，婆子便問：「你是尋誰的？」土兵道：「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。」婆子道：「武大郎不在家，都上墳去了。你有書信，交與我，等他回來，我遞與他，也是一般。」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，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，忙忙騎上頭口去了。

這王婆拿著那封書，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。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，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。王婆叫道：「大官人、娘子起來，和你們說話。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與他哥哥，說他不久就到。我接下，打發他去了。你們不可遲滯，

須要早作長便。」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此言，正是：分門八塊頂梁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。慌忙與婦人都起來，穿上衣服，請王婆到房內坐下。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。書中寫著，不過中秋回家。二人都慌了手腳，說道：「如此怎了？乾娘遮藏我每則個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我如今二人情深似海，不能相舍。武二那廝回來，便要分散，如何是好？」婆子道：「大官人，有什麼難處之事！我前日已說過，幼嫁由親，後嫁由身。古來叔嫂不通門戶，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，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，把這靈牌子燒了。趁武二未到家，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。等武二那廝回來，我自己有話說。他敢怎的？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，豈不是妙！」西門慶便道：「乾娘說的是。」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，約定八月初六日，是武大百日，請僧燒靈。初八日晚，娶婦人家去。三人計議已定。不一時，玳安拿馬來接回家，不在

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早到了八月初六日。西門慶拿了數兩碎銀錢，來婦人家，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，在家做水陸，超度武大，晚夕除靈。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擔來，鋪陳道場，懸掛佛像。王婆伴廚子在竈上安排齋供。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。不一時，和尚來到，搖響靈杵，打動鼓鈸，諷誦經懺，宣揚法事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，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，還不起來。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，證盟禮佛，婦人方纔起來梳洗，喬素打扮，來到佛前參拜。眾和尚見了武大這老婆，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，關不住心猿意馬，七顛八倒，酥成一塊。但見：

班首輕狂，念佛號不知顛倒；維摩昏亂，誦經言豈顧高低。燒香行者，推倒花瓶；秉燭頭陀，誤拿香盒。宣盟表白，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；懺罪闍黎，武大郎幾念武大娘。長老心忙，打鼓借拿徒弟手；沙彌情盪，罄槌敲破老僧頭。從前苦行一時休，萬個金剛降不住。

婦人在佛前燒了香，僉了字，拜禮佛畢，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。擺上酒席葷腥，自去取樂。西門慶吩咐王婆：「有事你自答應便了，休教他來聒噪六姐。」婆子哈哈笑道：「你兩口兒只管受用，由著老娘和那禿廝纏。」

且說從和尚見了武大老婆喬模喬樣，多記在心裡。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，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。原來婦人卧房與佛堂止隔一道板壁。有一個僧人先到，走在婦人

窗下水盆里洗手，忽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，呻呻吟吟，哼唧唧，恰似有人交媾一般。遂推洗手，立住腳聽。只聽得婦人口裡喘聲呼叫：「達達，你只顧〔扞〕打到幾時？只怕和尚來聽見。饒了奴，快些丟了罷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且休慌！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！」不想都被這禿廝聽了個不亦樂乎。落後眾和尚到齊了，吹打起法事來，一個傳一個，都知婦人有漢子在屋裡，不覺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臨佛事完滿，晚夕送靈化財出去，婦人又早除了孝髻，登時把靈牌並佛燒了。那賊禿冷眼瞧見，帘子里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著，想起白日里聽見那些勾當，只顧亂打鼓〔扞〕鈸不住。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上，露出青旋旋光頭，不去拾，只顧〔扞〕鈸打鼓，笑成一塊。王婆便叫道：「師父，紙馬已燒過了，還只顧〔扞〕打怎的？」和尚答道：「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。」西門慶聽

見，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。長老道：「請齋主娘子謝謝。」婦人道：「乾娘說免了罷。」眾和尚道：「不如饒了罷。」一齊笑的去了。正是：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！有詩為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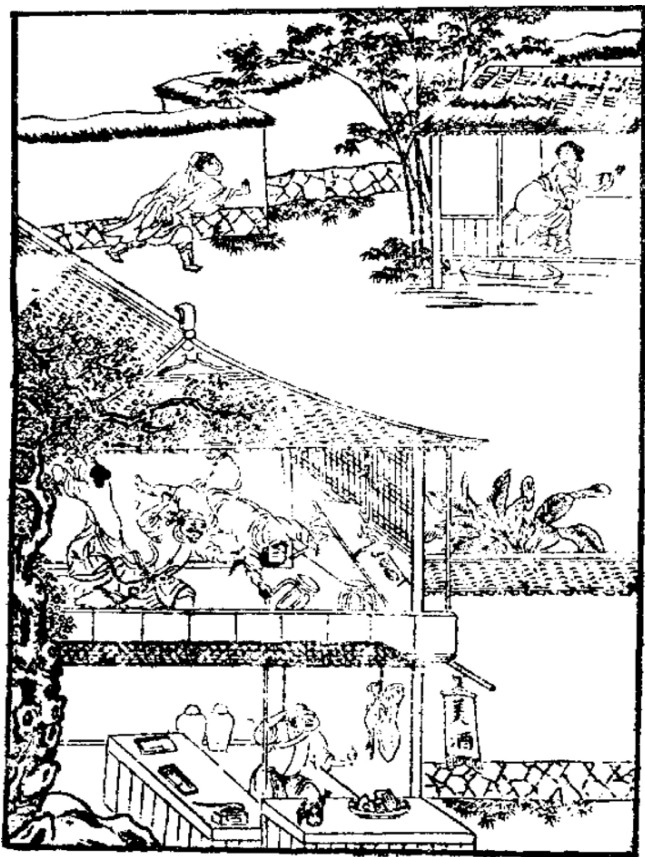
淫婦燒靈志不平，閻黎竊壁聽淫聲。果然佛法能消罪，亡者聞之亦慘魂。

金瓶梅

第九回

西門慶偷娶潘金蓮





引角者

武都頭假打李皂隸一

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

皂隸

詩曰：

感郎耽夙愛，著意守香奩。歲月多忘遠，情綜任久淹。

於飛期燕燕，比翼誓鸛鷺。細數從前意，時時屈指尖。

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，到次日，又安排一席酒，請王婆作辭，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。因商量道：「武二回來，卻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才好？」王婆笑道：「有老身在此，任武二那廝怎地兜達，我自有的話回他。」

大官人只管放心！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又將三兩銀子謝他。當晚就將婦人箱籠，都打發了家去，剩下些破桌、壞凳、舊衣裳，都與了王婆。到次日初八，一頂轎子，四個燈籠，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，王婆送親，玳安跟轎，把婦人抬到家中來。那條街上，遠近人家無一不知此事，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，不敢來多管，只編了四句口號，說得好：

堪笑西門不識羞，先姦後娶醜名留。轎內坐著浪淫婦，後邊跟著老牽頭。

西門慶娶婦人到家，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。一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，院內設放花草盆景。白日間人跡罕到，極是一個幽僻去處。一邊是外房，一邊是臥房。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，大紅羅圈金帳

幔，寶象花揀妝，桌椅錦机，擺設齊整。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著兩個丫頭，一名春梅，一名玉簫。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，令他伏侍金蓮，趕著叫娘。卻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，名叫小玉，伏侍月娘。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竈丫頭，名喚秋菊。排行金蓮做第五房。先頭陳家娘子陪嫁的，名喚孫雪娥，約二十年紀，生的五短身材，有姿色。西門慶與他戴了鬚髻，排行第四，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這婦人一娶過門來，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，如魚似水，美愛無加。到第二日，婦人梳妝打扮，穿一套艷色服，春梅捧茶，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，拜見大小，遞見面鞋腳。月娘在座上仔細觀看，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，生的這樣標緻。但見：

眉似初春柳葉，常含著雨恨雲愁；臉如三月桃花，暗帶著風情月意。纖腰裊娜，拘束的燕懶鶯慵；檀口輕盈，勾引得峰狂蝶亂。玉貌妖嬈花解語，芳容窈窕玉生香。

吳月娘從頭看到腳，風流往下跑；從腳看到頭，風流往上流。論風流，如水泥晶盤內走明珠；語態度，似紅杏枝頭籠曉日。看了一回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想道：「小廝每來家，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，不曾看見，不想果然生的標緻，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。」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，遞了鞋腳。月娘受了他四禮。次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，都拜見了，平敘了姊妹之禮，立在旁邊。月娘叫丫頭拿個坐兒教他坐，吩咐丫頭、媳婦趕著他叫五娘。這婦人坐在旁邊，不轉睛把眾人偷看。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，生的面如銀盆，眼如杏子，舉止溫柔，持重寡言。第二個李嬌兒，乃院中唱的，生

的肌膚豐肥，身體沉重，雖數名妓者之稱，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。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，約三十年紀，生得貌若梨花，腰如楊柳，長挑身材，瓜子臉兒，稀稀多幾點微麻，自是天然俏麗，惟裙下雙灣與金蓮無大小之分。第四個孫雪娥，乃房裡出身，五短身材，輕盈體態，能造五鮮湯水，善舞翠盤之妙。這婦人一抹兒都看在心裡。過三日之後，每日清晨起來，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，做鞋腳，凡事不拿強拿，不動強動。指著丫頭趕著月娘，一口一聲只叫大娘，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，把月娘喜歡得沒入腳處，稱呼他做六姐。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，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。因此，李嬌兒眾人見月娘錯敬他，都氣不忿，背後常說：「俺們是舊人，到不理論。他來了多少時，便這等慣了他。大姐姐好沒分曉！」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，住著深宅大院，衣服頭面又相趁，二人女貌郎才，正在妙年之際，凡事如膠似

漆，百依百隨，淫欲之事，無日無之。且按下不題。

單表武松，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，先去縣裡納了回書。知縣見了大喜，已知金寶交得明白，賞了武松十兩銀子，酒食管待，不必細說。武松回到下處，換了衣服鞋襪，戴了一頂新頭巾，鎖了房門，一徑投紫石街來。兩邊眾鄰舍看見武松，回來，都吃一驚，捏兩把汗，說道：「這番蕭牆禍起了！這個太歲歸來，怎肯干休！」武松走到哥哥門前，揭起帘子，探身入來，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攢線。叫聲哥哥也不應，叫聲嫂嫂也不應，道：「我莫不耳聾了，如何不見哥嫂聲音？」向前便問迎兒。那迎兒見他叔叔來，嚇的不敢言語。武松道：「你爹娘往那裡去了？」迎兒只是哭，不做聲。正問間，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，生怕決撒了，慌忙走過來。武二見王婆過來，唱了喏，問道：「我哥哥往那裡

去了？嫂嫂也怎的不見？」婆子道：「二哥請坐，我告訴你。你哥哥自從你去後，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。」武二道：「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？得什麼病？吃誰的藥來？」王婆道：「你哥哥四月二十頭，猛可地害起心疼起來，病了八九日，求神問卜，什麼藥不吃到？醫治不好，死了。」武二道：「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」王婆道：「都頭卻怎的這般說？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今晚脫了鞋和襪，未審明朝穿不穿。誰人保得常沒事？」武二道：「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？」王婆道：「你哥哥一倒了頭，家中一文錢也沒有，大娘子又是沒腳蟹，那裡去尋墳地？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，舍助一具棺木，沒奈何放了三日，抬出去火葬了。」武二道：「如今嫂嫂往那裡去了？」婆子道：「他少女嫩婦的，又沒的養贍過日子。胡亂守了百日孝，他娘勸他，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。丟

下這個業障丫頭子，教我替他養活。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，也了我一場事。」武二聽言，沉吟了半晌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，逕投縣前下處。開了門進房裡，換了一身素衣，便叫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條，買了一雙綿褲，一頂孝帽戴在頭上；又買了些果品點心、香燭冥紙、金銀錠之類，歸到哥哥家，從新安設武大靈位。安排羹飯，點起香燭，鋪設酒餚，掛起經幡紙繒，安排得端正。約一更已後，武二拈了香，撲翻身便拜，道：「哥哥陰魂不遠，你在世時，為人軟弱，今日死後，不見分明。你若負屈含冤，被人害了，托夢與我，兄弟替你報冤雪恨！」把酒一面澆奠了，燒化冥紙，武二便放聲大哭。終是一路上來的人，哭的那兩邊鄰舍無不淒惶。武二哭罷，將這羹飯酒餚和土兵、迎兒吃了。討兩條席子，教土兵房外旁邊睡，迎兒房中睡，他便自把條席子，就武大靈桌子前睡。

約莫將半夜時分，武二翻來覆去那裡睡得著，口裡只是長吁氣。那士兵齟齬的卻似死人一般，挺在那裡。武二爬將起來看時，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。武二坐在席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裡說道：「我哥哥生時懦弱，死後卻無分明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。但見：

無形無影，非霧非煙。盤旋似怪風侵骨冷，凜冽如殺氣透肌寒。昏昏暗暗，靈前燈火失光明；慘慘幽幽，壁上紙錢飛散亂。隱隱遮藏食毒鬼，紛紛飄逐影魂幡。

那陣冷風，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。定睛看時，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，叫聲：「兄弟！我死得好苦也！」武二看不仔細，卻待向前再問時，只見冷氣散了，不見了人。武二一交跌翻在席子上坐的，尋思道：「怪哉！似夢非

夢。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。想來他這一死，必然不明。」聽那更鼓，正打三更三點。回頭看那士兵，正睡得好。於是咄咄不樂，只等天明，卻再理會。

看看五更雞叫，東方漸明。士兵起來燒湯，武二洗漱了，喚起迎兒看家，帶領士兵出了門。在街上訪問街坊鄰舍：「我哥哥怎的死了？嫂嫂嫁得何人去了？」那街坊鄰舍明知此事，都懼怕西門慶，誰肯來管？只說：「都頭，不消訪問，王婆在緊隔壁住，只問王婆就知道了。」有那多口的說：「賣梨的鄆哥兒與件作何九，二人最知詳細。」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。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拿著個柳籠簸羅兒，正糴米回來。武二便叫鄆哥道：「兄弟！」唱喏。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，便道：「武都頭，你來遲了一步兒，須動不得手。只是一件，我的老爹六十歲，沒人養贍，我卻難保

你們打官司。」武二道：「好兄弟，跟我來。」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，武二叫貨賣造兩分飯來。武二對鄆哥道：「兄弟，你雖年幼，倒有養家孝順之心。我沒甚麼——」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，遞與鄆哥道：「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。待事務畢了，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。你可備細說與我：哥哥和甚人合氣？被甚人謀害了？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？你一一說來，休要隱匿。」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，自心裡想道：「這些銀子，老爹也夠盤費得三五個月，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。」一面說道：「武二哥，你聽我說，卻休氣苦。」於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，後被王婆怎地打他，不放進去，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姦，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，心疼了幾日，不知怎的死了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武二聽了，便道：「你這話卻是實麼？」又問道：「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？」鄆哥道：「你嫂子吃西門慶抬到家，待搗弔底子

兒，自還問他實也是虛！」武二道：「你休說謊。」鄆哥道：「我便官府面前，也只是這般說。」武二道：「兄弟，既然如此，討飯來吃。」須臾，吃了飯。武二還了飯錢，兩個下樓來，吩咐鄆哥：「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，明日早上來縣前，與我作證。」又問：「何九在那裡居住？」鄆哥道：「你這時候還尋何九？他三日前聽見你回，便走的不知去向了。」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。

到第二日，早起，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，走到縣門前。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，一直奔到廳上跪下，聲冤起來。知縣看見，認的是武松，便問：「你告什麼？因何聲冤？」武二告道：「小人哥哥武大，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姦，踢中心窩，王婆主謀，陷害性命。何九朦朧入殮，燒毀屍傷。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子在家為妾。見有這個小廝鄆哥

是證見。望相公作主則個。」因遞上狀子。知縣接著，便問：「何九怎的不見？」武二道：「何九知情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」知縣於是摘問了鄆哥口詞，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議。原來知縣、縣丞、主簿、典史，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，因此官吏通同計較，這件事難以問理。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：「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，怎不省得法度？自古捉姦見雙，殺人見傷。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，又不曾捉得他姦。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，便問他殺人的公事，莫非公道忒偏向麼？你不可造次，須要自己尋思。」武二道：「告稟相公，這都是實情，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。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、王婆來，當堂盡法一番，其冤自見。若有虛誣，小人情願甘罪。」知縣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待我從長計較。可行時，便與你拿人。」武二方纔起來，走出外邊，把鄆哥留在屋裡，不放回家。

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。西門慶聽得慌了，忙叫心腹家人來保、來旺，身邊帶著銀兩，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。到次日早晨，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縣，催逼拿人。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，早發下狀子來，說道：「武松，你休聽外人挑撥，和西門慶做對頭。這件事欠明白，難以問理。聖人雲：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真；背後之言，豈能全信？你不可一時造次。」當該吏典在旁，便道：「都頭，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，但凡人命之事，須要屍、傷、病、物、蹤，五件事俱完，方可推問。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，怎生問理？」武二道：「若恁的說時，小人哥哥的冤仇，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？既然相公不准所告，且卻有理。」遂收了狀子，下廳來。來到下處，放了鄆哥歸家，不覺仰天長嘆一聲，咬牙切齒，口中罵淫婦不絕。

武松是何等漢子，怎消洋得這口惡氣！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，要尋西門慶廝打。正見他開鋪子的傅伙計在櫃身裡面，見武二狠狠的走來，問道：「你大官人在宅上麼？」傅伙計認的是武二，便道：「不在家了。都頭有甚話說？」武二道：「且請借一步說句。」傅伙計不敢不出來，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。武二翻過臉來，用手撮住他衣領，睜圓怪眼說道：「你要死，卻是要活？」傅伙計道：「都頭在上，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，都頭何故發怒？」武二道：「你若死，便不要說；若要活時，對我實說。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裡？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？」說來，我便罷休？」那傅伙計是個小膽的人，見武二發作，慌了手腳，說道：「都頭息怒，小人在他家，每月二兩銀子雇著，小人只開鋪子，並不知他們閑帳。大官人本不在家，剛纔和一相知，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。小人並不敢說謊。」武二聽了此

言，方纔放了手，大叉步飛奔到獅子街來。嚇的傅伙計半日移腳不動。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。

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。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，往來聽氣兒撰些錢使。若有兩家告狀的，他便賣串兒；或是官吏打點，他便兩下里打背。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個渾名，叫做李外傳。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，討得這個消息，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。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，把五兩銀子送他。正吃酒在熱鬧處，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，只見武松似凶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。已知此人來意不善，不覺心驚，欲待走了，卻又下樓不及，遂推更衣，走往後樓躲避。武二奔到酒樓前，便問酒保道：「西門慶在此麼？」酒保道：「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。」武二撥步撩衣，飛搶上樓去。早不見

了西門慶，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，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。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，就知是他來報信，不覺怒從心起，便走近前，指定李外傳罵道：「你這廝，把西門慶藏在那裡去了？快說了，饒你一頓拳頭！」李外傳看見武二，先嚇呆了，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，那裡還說得出話來！武二見他不則聲，越加惱怒，便一腳把桌子踢倒，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。兩個粉頭嚇得魂都沒了。李外傳見勢頭不好，強掙起身來，就要往樓下跑。武二一把扯回來道：「你這廝，問著不說，待要往那裡去？且吃我一拳，看你說也不說！」早颼的一拳，飛到李外傳臉上。李外傳叫聲啊呀，忍痛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西門慶才往後樓更衣去了，不乾我事，饒我去罷！」武二聽了，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，隔著樓窗兒往外只一兜，說道：「你既要去，就饒你去罷！」撲通一聲，倒撞落在當街心裡。武二隨即趕到後樓來尋西門慶。此時西門

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凶，嚇得心膽都碎，便不顧性命，從後樓窗一跳，順著房檐，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。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，只道是李外傳說謊，急轉身奔下樓來，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，直挺挺在地下，還把眼動。氣不過，兜襠又是兩腳，早已哀哉斷氣身亡。眾人道：「這是李皂隸，他怎的得罪都頭來？為何打殺他？」武二道：「我自要打西門慶，不料這廝悔氣，卻和他一路，也撞在我手裡。」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，又不敢向前捉武二，只得慢慢挨上來收籠他，那裡肯放鬆！連酒保王鸞並兩個粉頭包氏、牛氏都拴了，竟投縣衙里來。此時哄動了獅子街，鬧了清河縣，街上議論的人，不計其數。卻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，倒都說是西門慶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。正是：

李公吃了張公釀，鄭六生兒鄭九當。世間幾許不平事，

都付時人話短長。

金瓶梅

第十回

義士充軍孟州道



金瓶梅



妻妾歡賞芙蓉亭

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賞芙蓉亭

詞曰：

八月中秋，涼飆微逗，芙蓉卻是花時候。誰家姊妹鬥新妝，園林散步攜手。

折得花枝，寶瓶隨後，歸來玩賞全憑酒。三杯酩酊破愁城，醒時愁緒應還又。

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拿去縣裡見知縣，不題。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，扒伏在人家院里藏了。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。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，走來毛廁里淨手，蹶著大

屁股，猛可見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，往前走不迭，大叫：「有賊了！」慌的胡老人急進來。看見，認得是西門慶，便道：「大官人，且喜武二尋你不著，把那人打死了。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。這一去定是死罪。大官人歸家去，料無事矣。」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，搖擺來家，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，二人拍手喜笑，以為除了患害。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，務要結果了他，休要放他出來。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，饋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、五十兩銀子，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，只要休輕勘了武二。

知縣受了賄賂，到次日升廳。地方押著武松並酒保、唱的一班人，當廳跪下。縣主翻了臉，便叫：「武松！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，我已再三寬你，如何不遵法度，今又平白打死人？」武松道：「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，尋他廝打，不料

撞遇此人。他隱匿西門慶不說，小人一時怒起，誤將他打死。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，拿西門慶正法，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仇。小人情願償此人誤傷之罪。」知縣道：「這廝胡說，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！今打殺他，定別有緣故，為何又纏到西門慶身上？不打如何肯招！」喝令左右加刑。兩邊內三四個皂隸，把武松拖翻，雨點般打了二十。打得武二口口聲聲道：「小人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，相公豈不憐憫？相公休要苦刑小人！」知縣聽了此言，越發惱了，道：「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，尚還口強，抵賴那個？」喝令：「好生與我拶起來！」當下又拶了武松一拶，敲了五十杖子，教取面長枷帶了，收在監內。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裡。內中縣丞、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，念他是個義烈漢子，有心要周旋他，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，粘住了口，做不的主張。又見武松只是聲冤，延挨了幾日，只得朦朧取了供招，喚當該

吏典並件作、鄰裡人等，押到獅子街，檢驗李外傳身屍，填寫屍單格目。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，酒醉怒起，一時鬥毆，拳打腳踢，撞跌身死。左肋、面門、心坎、腎囊，俱有青赤傷痕不等。檢驗明白，回到縣中。一日，做了文書申詳，解送東平府來，詳允發落。

這東平府尹，姓陳雙名文昭，乃河南人氏，極是個清廉的官，聽的報來，隨即升廳。但見他：

平生正直，秉性賢明。幼年向雪案攻書，長大在金鑾對策。常懷忠孝之心，每發仁慈之政。戶口登，錢糧辦，黎民稱頌滿街衢；詞頌減，盜賊休，父老贊歌喧市井。正是：名標青史播千年，聲振黃堂傳萬古。賢良方正號青天，正直清廉民父母。

這府尹陳文昭升了廳，便教押過這干犯人，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，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，端的上面怎生寫著？文曰：

東平府清河縣，為人命事呈稱：犯人武松，年二十八歲，系陽谷縣人氏。因有膂力，本縣參做都頭。因公差回還，祭奠亡兄，見嫂潘氏不守孝滿，擅自嫁人。是日，松在巷口緝聽，不合在獅子街上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。因酒醉，索討前借錢三百文，外傳不與；又不合因而鬥毆，相互不服，揪打踢撞傷重，當時身死。比有唱婦牛氏、包氏見證，致被地方保甲捉獲。委官前至屍所，拘集仵作、里甲等，檢驗明白，取供具結，填圖解繳前來，覆審無異。擬武松合依鬥毆殺人，不問手足、他物、金兩，律絞。酒保王鸞並牛氏、包氏，俱供明無罪。今合行申到案發落，請允施

行。

政和三年八月 日 知縣李達天、縣丞樂和安、主簿華荷祿、典史夏恭基、司吏錢勞。

府尹看了一遍，將武松叫過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？」那武松，只是朝上磕頭告道：「青天老爺！小的到案下，得見天日。容小的說，小的敢說。」府尹道：「你只顧說來。」武松遂將西門慶姦娶潘氏，並哥哥捉姦，踢中心窩，後來縣中告狀不准，前後情節細說一遍，道：「小的本為哥哥報仇，因尋西門慶廝打，不料誤打死此人。委是小的負屈含冤，奈西門慶錢大，禁他不得。小人死不足惜，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，枉了性命。」府尹道：「你不消多言，我已盡知了。」因把司吏錢勞叫來，痛責二十

板，說道：「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，何故這等任情賣法？」於是將一干人眾，一一審錄過，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，因向佐二官說道：「此人為兄報仇，誤打死這李外傳，也是個有義的烈漢，比故殺平人不同。」一面打開他長枷，換了一面輕罪枷了，下在牢里。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。一面行文書著落清河縣，添提豪惡西門慶，並嫂潘氏、王婆、小廝鄆哥、佞作何九，一同從公根勘明白，奏請施行。武松在東平府監中，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，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，到把酒食與他吃。

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。西門慶知道了，慌了手腳。陳文昭是個清廉官，不敢來打點他。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，並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。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。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，連忙齎了一封

密書，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，免提西門慶、潘氏。這陳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，升東平府府尹，又系蔡太師門生，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，以此人情兩盡，只把武松免死，問了個脊杖四十，刺配二千里充軍。況武大已死，屍傷無存，事涉疑似，勿論。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。申詳過省院，文書到日，即便施行。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，當堂讀了朝廷明降，開了長枷，免不得脊杖四十，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，臉上刺了兩行金字，迭配孟州牢城。其餘發落已完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。

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，來到本縣家中，將家活多變賣了，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，央托左鄰姚二郎看管迎兒：「倘遇朝廷恩典，赦放還家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

忘。一街坊鄰舍，上戶人家，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，不幸遭此，都資助他銀兩，也有送酒食錢米的。武二到下處，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，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，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。有詩為證：

府尹推詳秉至公，武松垂死又疏通。今朝刺配牢城去，
病草萋萋遇暖風。

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，不題。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，一塊石頭方落地，心中如去了痞一般，十分自在。於是家中吩咐家人來旺、來保、來興兒，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，鋪設圍屏，掛起錦障，安排酒席齊整，叫了一起樂人，吹彈歌舞。請大娘子吳月娘、第二李嬌兒、第三孟玉樓、第四孫雪娥、第五潘金蓮，合家歡喜飲酒。家人媳婦、

丫鬟使女兩邊侍奉。但見：

香焚寶鼎，花插金瓶。器列象州之古玩，簾開合浦之明珠。水晶盤內，高堆火棗交梨；碧玉杯中，滿泛瓊漿玉液。烹龍肝，炮鳳腑，果然下箸了萬錢；黑熊掌，紫駝蹄，酒後獻來香滿座。碾破鳳團，白玉甌中分白浪；斟來瓊液，紫金壺內噴清香。畢竟壓賽孟嘗君，只此敢欺石崇富。

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，其餘多兩旁列坐，傳杯弄盞，花簇錦攢。飲酒間，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、一個小女兒，才頭髮齊眉，生得乖覺，拿著兩個盒兒，說道：「隔壁花家，送花兒來與娘們戴。」走到西門慶、月娘眾人跟前，都磕了頭，立在旁邊，說：「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並花兒與西門大娘戴。」揭開盒兒看，一盒是朝廷上用的果餡

椒鹽金餅，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。月娘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又叫你娘費心。」一面看菜兒，打發兩個吃了點心。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，與了小廝一百文錢，說道：「多上覆你娘，多謝了。」因問小丫頭兒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回答道：「我叫繡春。小廝便是天福兒。」打發去了。月娘便向西門慶道：「咱這花家娘子兒，倒且是好，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。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，今不上二年光景。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。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。」月娘道：「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，我在山頭會他一面。生得五短身材，團面皮，細灣灣兩道眉兒，且是白淨，好個溫克性兒。年紀還小哩，不上二十四五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，晚嫁花家子虛，帶一分好錢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他送盒兒來，咱休差了禮數，到明日也送些禮物

回答他。」

看官聽說：原來花子虛渾家姓李，因正月十五所生，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，就小字喚做瓶姐。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為妾。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，夫人性甚嫉妒，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。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，有養娘伏侍。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，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，李逵殺了全家老小，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。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，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，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。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升廣南鎮守，因侄男花子虛沒妻室，就使媒婆說親，娶為正室。太監到廣南去，也帶他到廣南，住了半年有餘。不幸花太監有病，告老在家，因是清河縣人，在本縣住了。如今花太監死了，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。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，與西門慶都是前日結拜的弟

兄。終日與應伯爵、謝希大一班十數個，每月會在一處，叫些唱的，花攢錦簇頑耍。眾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，手裡使錢撒漫，哄著他在院中請婊子，整三五夜不歸。正是：

紫陌春光好，紅樓醉管弦。人生能有幾？不樂是徒然。

此事表過不題。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，合家歡樂，在芙蓉亭上飲酒，至晚方散。歸來潘金蓮房中，已有半酣，乘著酒興，要和婦人雲雨。婦人連忙熏香打鋪，和他解衣上床。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，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，於是坐在青紗帳內，令婦人馬爬在身邊，雙手輕籠金釧，捧定那話，往口裡吞放。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，嗚咽良久，淫情倍增，因呼春梅進來遞茶。婦人恐怕丫頭看見，連忙放下帳子

來。西門慶道：「怕怎麼的？」因說起：「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，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。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，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。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，他跟出來，卻是生得好模樣兒。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，房裡恁般用人！」婦人聽了，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我不好罵你，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，收他便了，如何遠打周折，指山說磨，拿人家來比奴。奴不是那樣人，他又不是我的丫頭！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，騰個空兒，你自在房中叫他來，收他便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歡喜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會這般解趣，怎教我不愛你！」二人說得情投意洽，更覺美愛無加，慢慢的品簫過了，方纔抱頭交股而寢。正是：自有內事迎郎意，殷勤快把紫簫吹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紗帳香飄蘭麝，娥眉慣把簫吹。雪瑩玉體透房幃，禁不住魂飛魄碎。

玉腕款籠金釧，兩情如醉如痴。才郎情動囑奴知，慢慢多啣一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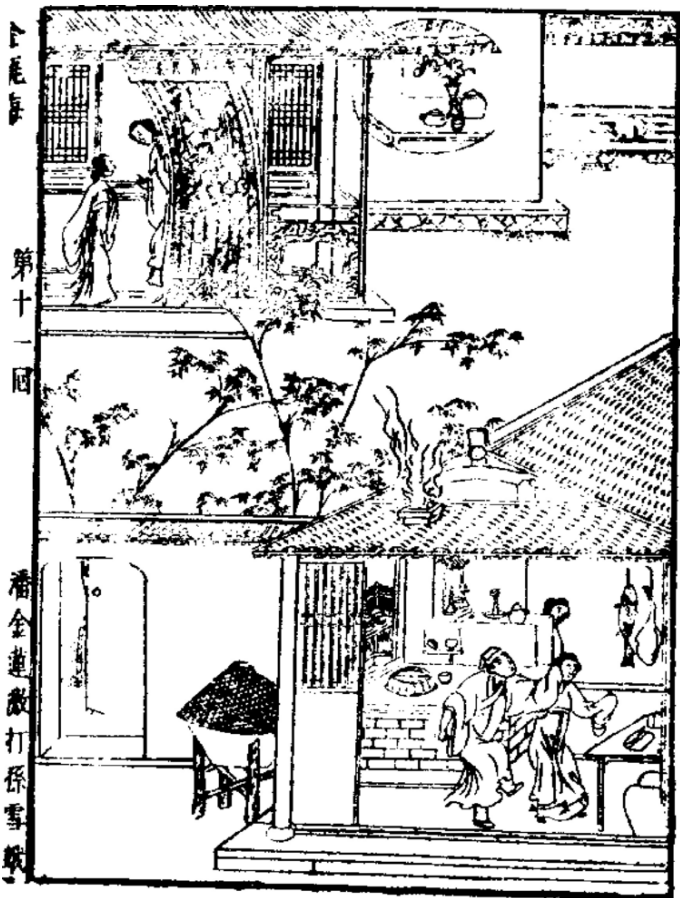
到次日，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。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，收用了這妮子。正是：

春點杏桃紅綻蕊，風欺楊柳綠翻腰。

潘金蓮自此一力抬舉他起來，不令他上鍋抹竈，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，遞茶水，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，纏得兩隻腳小小的。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，性聰慧，喜謔浪，善應對，生的有幾分顏色，西門慶甚是寵他。秋菊為人濁蠢，不

諳事體，婦人常常打的是他。正是：

燕雀池塘語話喧，蜂柔蝶嫩總堪憐。雖然異數同飛鳥，
貴賤高低不一般。





白牡丹

西門慶梳籠李桂姐

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

李桂姐

詩曰：

六街簫鼓正喧闐，初月今朝一線添。
睡去烏衣驚玉剪，鬥來宵燭渾朱簾。

香綃染處紅餘白，翠黛攢來苦味甜。
阿姐當年曾似此，縱他戲汝不須嫌。

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，顛寒作熱，鎮日夜不得個寧靜。性極多疑，專一聽籬察壁。那個春梅，又不是十分耐煩

的。一日，金蓮為些零碎事情不湊巧，罵了春梅幾句。春梅沒處出氣，走往後邊廚房下去，槌台拍凳鬧狠狠的模樣。那孫雪娥看不過，假意戲他道：「怪行貨子！想漢子便別處去想，怎的在這裡硬氣？」春梅正在悶時，聽了這句，不一時暴跳起來：「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？」雪娥見他性不順，只做不聽得。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，一五一十，又添些話頭，道：「他還說娘教爹收了我，俏一幫兒哄漢子。」挑撥與金蓮知道。金蓮滿肚子不快活。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，起身早些，有些身子倦，睡了一覺，走到亭子上。只見孟玉樓搖颯的走來，笑嘻嘻道：「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？」金蓮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今早倦的了不得。三姐你在那裡去來？」玉樓道：「才到後面廚房裡走了走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與你說些甚麼來？」玉樓道：「姐姐沒言語。」金蓮心雖懷恨，口裡卻不說出。兩個做了一回針指。只見春梅拿茶

來，吃畢，兩個悶倦，就放桌兒下棋耍子。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，報道：「爹來了。」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。西門慶恰進門檻，看見二人家常都帶著銀絲鬚髻，露著四鬢，耳邊青寶石墜子，白紗衫兒，銀紅比甲，挑線裙子，雙彎尖鬚，紅鴛瘦小，一個個粉妝玉琢，不覺滿面堆笑，戲道：「好似一對兒粉頭，也值百十兩銀子！」潘金蓮說道：「俺們倒不是粉頭，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！」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，被西門慶一手拉住，說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我來了，你倒要脫身去了。實說，我不在家，你兩個在這裡做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俺倆個悶的慌，在這裡下了兩盤棋，時沒做賊，誰知道你就來了。」一面替他接了衣服，說道：「你今日送殯來家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齋堂里都是內相同官，天氣又熱，我不耐煩，先來家。」玉樓問道：「他大娘怎的還不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的轎子也待進城，我先回，

使兩個小廝接去了。」一面坐下。因問：「你兩個下棋賭些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俺兩個自下一盤耍子，平白賭什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和你們下一盤，那個輸了，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。」金蓮道：「俺們沒銀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銀子，拿簪子問我當，也是一般。」於是擺下棋子，三人下了一盤。潘金蓮輸了。西門慶才數子兒，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。一直走到瑞香花下，倚著湖山，推掐花兒。西門慶尋到那裡，說道：「好小油嘴兒！你輸了棋子，卻躲在這裡。」那婦人見西門慶來，呢笑不止，說道：「怪行貨子！孟三兒輸了，你不敢禁他，卻來纏我！」將手中花撮成瓣兒，灑西門慶一身。被西門慶走向前，雙關抱住，按在湖山畔，就叫吐丁香，舌融甜唾，戲謔做一處。不防玉樓走到根前，叫道：「六姐，他大娘來家了。咱後邊去來。」這婦人撇了西門慶，說道：「哥兒，我回來和你答話。」遂同玉樓到後

邊，與月娘道了萬福。月娘問：「你們笑甚麼？」玉樓道：「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，輸了一兩銀子，到明日整治東道，請姐姐耍子。」月娘笑了。金蓮只在月娘面前打了個照面兒，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。吩咐春梅房中薰香，預備澡盆浴湯，準備晚間效魚水之歡。看官聽說：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，常有疾病，不管家事。只是人情來往，出入銀錢，都在李嬌兒手裡。孫雪兒單管率領家人媳婦，在廚中上竈，打發各房飲食。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裡宿歇，或吃酒，或吃飯，造甚湯水，俱經雪娥手中整理，那房裡丫頭自往廚下去拿。此不必說。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，吃了回酒，洗畢澡，兩人歇了。

次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西門慶許下金蓮，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穿箍兒戴。早起來，等著要吃荷花餅、銀絲鮓湯，使

春梅往廚下說去。那春梅只顧不動身。金蓮道：「你休使他。有人說我縱容他，教你收了，俏成一幫兒哄漢子。百般指豬罵狗，欺負俺娘兒們。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？」西門慶便問：「是誰說的？你對我說。」婦人道：「說怎的！盆罐都有耳朵，你只不叫他後邊去，另使秋菊去便了。」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，吩咐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。約有兩頓飯時，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，白不見拿來。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躁。婦人見秋菊不來，使春梅：「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，只顧生根長苗的不見來。」

春梅有幾分不順，使性子走到廚下。只見秋菊正在那裡等著哩，便罵道：「賊奴才，娘要卸你那腿哩！說你怎的就不去了。爹等著吃了餅，要往廟上去。急的爹在前邊暴躁，叫我採了你去哩！」這孫雪娥不聽便罷，聽了心中大怒，罵

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！馬回子拜節——來到的就是？鍋兒是鐵打的，也等慢慢兒的來，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，忽刺八新興出來要烙餅做湯。那個是肚里蛔蟲！」春梅不忿他罵，說道：「沒的扯毬淡！主子不使了來，那個好來問你要。有與沒，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，有那些聲氣的？」一隻手擰著秋菊的耳朵，一直往前邊來。雪娥道：「主子奴才，常遠似這等硬氣，有時道著！」春梅道：「有時道沒時道，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！」於是氣狠狠走來。婦人見他臉氣得黃黃的，拉著秋菊進門，便問：「怎的來了？」春梅道：「你問他。我去時還在廚房裡雌著，等他慢條廝禮兒才和麵兒。我自不是，說了一句。」爹在前邊等著，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？」倒被那小院兒里的，千奴才、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。說爹馬回子拜節——走到的就是！只象那個調唆了爹一般，預備下粥兒不吃，平白新生髮起要甚餅和湯。只顧

在廚房裡罵人，不肯做哩。」婦人在旁便道：「我說別要使他去，人自恁和他合氣。說俺娘兒兩個霸攔你在這屋裡，只當吃人罵將來。」這西門慶聽了大怒，走到後邊廚房裡，不由分說，向雪娥踢了幾腳，罵道：「賊歪刺骨！我使他來要餅，你如何罵他？你罵他奴才，你如何不溺泡尿把你自家照照！」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西門慶剛走出廚房外，孫雪娥對著來昭妻一丈青說道：「你看，我今日晦氣！早是你在旁聽，我又沒曾說什麼。他走將來凶神似一般，大吆小喝，把丫頭採的去了，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，惹的走來平白地把恁一場兒。我洗著眼兒，看著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著，只休要錯了腳兒！」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，復回來又打了幾拳，罵道：「賊奴才淫婦！你還說不欺負他，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。」打的雪娥疼痛難忍，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。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淚悲流，放聲大哭。

吳月娘正在上房，才起來梳頭，因問小玉：「廚房裡亂些甚麼？」小玉回道：「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，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，被爹聽見了，踢了姑娘幾腳，哭起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也沒見他，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，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！」於是使小玉走到廚房，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忙造湯水，打發西門慶吃了，往廟上去，不題。

這雪娥氣憤不過，正走到月娘房裡告訴此事。不妨金蓮驀然走來，立於窗下潛聽。見雪娥在房裡對月娘、李嬌兒說他怎的霸攔漢子，背地無所不為：「娘，你還不知淫婦，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，一夜沒漢子也不成的。背地乾的那繭兒，人乾不出，他乾出來。當初在家，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，跟了來。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。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，見了俺們便不待見。」月娘道：「也沒見你，他前邊使

了丫頭要餅，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。平白又罵他怎的？」孫雪娥道：「我罵他禿也瞎也來？那頃，這丫頭在娘房裡著緊不聽手。俺沒曾在竈上把刀背打他，娘尚且不言語。可今日輪到他手裡，便驕貴的這等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小玉走到，說：「五娘在外邊。」少傾，金蓮進房，望著雪娥說道：「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，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，省得我霸攔著他，撐了你的窩兒。論起春梅，又不是我的丫頭，你氣不憤，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。省得你和他合氣，把我扯在裡頭。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？如今也不難的勾當，等他來家，與我一紙休書，我去就是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。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。」孫雪娥道：「娘，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，隨問誰也辯他不過。明在漢子根前戳舌兒，轉過眼就不認了。依你說起來，除了娘，把俺們都攢，只留著你罷！」那吳月娘坐著，由著他那

兩個你一句我一句，只不言語。後來見罵起來，雪娥道：「你罵我奴才！你便是真奴才！」險些兒不曾打起來。月娘看不上，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。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，卸了濃妝，洗了脂粉，烏雲散亂，花容不整，哭得兩眼如桃，躺在床上。

到日西時分，西門慶廟上來，袖著四兩珠子，進入房中，一見便問：「怎的來？」婦人放聲號哭起來，問西門慶要休書。如此這般告訴一遍：「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，自恁跟了你來。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？干也說我擺殺漢子，萬也說我擺殺漢子！沒丫頭便罷了，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？吃人指罵！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時，三屍神暴跳，五臟氣衝天。一陣風走到後邊，採過雪娥頭髮來，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。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，說道：「沒得大

家省些事兒罷了！好交你主子惹氣！」西門慶便道：「好賊歪刺骨，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，你還攪纏別人。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。」看官聽說：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，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正是：

自古感恩並積恨，萬年千載不生塵。

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，走到前邊，窩盤住了金蓮，袖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，遞與他。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，出了氣，如何不喜。由是要一奉十，寵愛愈深。

話休饒舌，一日正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，這花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。內官家擺酒，甚是豐盛。眾兄弟都到了。因西門慶有事，約午後才來，都等他，不肯先坐。少頃，西門慶來到，然後敘禮讓坐，東家安西門慶居首席。兩個妓女，

琵琶箏琴在席前彈唱。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，色藝雙全。但見：

羅衣疊雪，寶髻堆雲。櫻桃口，杏臉桃腮；楊柳腰，蘭心蕙性。歌喉宛轉，聲如枝上流鶯；舞態踈蹌，影似花間鳳轉。腔依古調，音出天然。舞回明月墜秦樓，歌遏行雲遮楚館。高低緊慢按宮商，輕重疾徐依格調，箏排雁柱聲聲慢，板拍紅牙字字新。

少頃，酒過三巡，歌吟兩套，兩個唱的放下樂器，向前花枝搖颯般來磕頭。西門慶呼玳安書袋內取兩封賞賜，每人二錢，拜謝了下去。因問東家花子虛道：「這位姐兒上姓？端的會唱。」東家未及答應，應伯爵插口道：「大官人多忘事，就不認的了？這彈箏的是花二哥令翠——勾欄後巷吳

銀兒。這彈琵琶的，就是我前日說的李三媽的女兒、李桂卿的妹子，小名叫做桂姐。你家中見放著他的親姑娘。如何推不認的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元來就是他，我六年不見，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！」落後酒闌，上席來遞酒。這桂姐殷勤勸酒，情話盤桓。西門慶因問：「你三媽與姐姐桂卿，在家做甚麼？怎的不來我家看看你姑娘？」桂姐道：「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，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，只扶著人走。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，常接到店里住，兩三日不放來家。家中好不無人，只靠著我逐日出來供唱，好不辛苦！時常也想著要往宅里看看姑娘，白不得個閑。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裡邊走走？幾時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也好。」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，說話兒乖覺伶俐，就有幾分留戀之意，說道：「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。你意下如何？」桂姐道：「爹休哄我。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

我不哄你。」便向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，遞與桂姐收了。桂姐道：「多咱去？如今使保兒先家去先說一聲，作個預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直待人散，一同起身。」少頃，遞畢酒，約掌燈人散時分，西門慶約下應伯爵、謝希大，也不到家，驟馬同送桂姐，逕進勾欄往李家去。正是：

陷人坑，土窖般暗開掘；迷魂洞，囚牢般巧砌疊；檢屍場，屠鋪般明排列。整一味死溫存活打劫。招牌兒大字書者：買俏金，哥哥休扯；纏頭錦，婆婆自接；賣花錢，姐姐不賒。

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，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。見畢禮數，請老媽出來拜見。不一時，虔婆扶拐而出，半邊胳膊都動彈不得，見了西門慶，道了萬福。說道：「天麼，天

麼！姐夫貴人，那陣風兒颯得你到這裡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一向窮冗，沒曾來得，老媽休怪。」虔婆又嚮應、謝二人說道：「二位怎的也不來走走？」伯爵道：「便是白不得閑，今日在花家會茶，遇見桂姐，因此同西門爹送回來。快看酒來，俺們樂飲三杯。」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。一面點茶，一面打抹春台，收拾酒菜。少頃，掌上燈燭，酒餚羅列。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，旁邊陪坐，免不得姐妹兩個金樽滿泛，玉阮同調，歌唱遞酒。正是：

琉璃鐘，琥珀濃，小槽酒滴珍珠紅。烹龍炮鳳玉脂泣，羅幃繡幙圍香風。吹龍笛，擊鼉鼓。皓齒歌，細腰舞。況是青春莫虛度，銀缸掩映嬌娥語，不到劉伶墳上去。

當下姊妹兩個唱了一套，席上觥籌交錯飲酒。西門慶向

桂卿道：「今日二位在此，久聞桂姐善舞能歌南曲，何不請歌一詞，奉勸二位一杯兒酒！」應伯爵道：「我又不當起動，借大官人餘光，洗耳願聽佳音。」那桂姐坐著只是笑，半晌不動身。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，故先索落他唱。那院中婆娘見識精明，早已看破了八九分。桂卿在旁，就先開口說道：「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，自來生得靚，不肯對人胡亂便唱。」於是西門慶便叫玳安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些不當甚麼，權與桂姐為脂粉之需，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。」桂姐連忙起身謝了。先令丫鬟收去，方纔下席來唱。這桂姐雖年紀不多，卻色藝過人，當下不慌不忙，輕扶羅袖，擺動湘裙，袖口邊搭刺著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，歌唱道：

【駐雲飛】舉止從容，壓盡勾欄占上風。行動香風送，

頻使人欽重。嗟！玉杵污泥中，豈凡庸？一曲宮商，滿座皆驚動。勝似襄王一夢中，勝似襄王一夢中。

唱畢，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沒入腳處。吩咐玳安回馬家去，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。緊著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，又被應伯爵、謝希大兩個一力攛掇，就上了道兒。次日，使小廝往家去拿五十兩銀子，段鋪內討四件衣裳，要梳籠桂姐。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的侄女兒，如何不喜？連忙拿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，拿到院中打頭面，做衣服，定桌席，吹彈歌舞，花攢錦簇，飲三日喜酒。應伯爵、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、祝實念、常峙節，每人出五分分子，都來賀他。鋪的蓋的都是西門慶出。每日大酒大肉，在院中玩耍，不在話下。

舞裙歌板逐時新，散盡黃金只此身。寄語富兒休暴殄，
儉如良藥可醫貧。

金瓶梅

第十二回

潘金蓮私僕受辱





金瓶梅

劉理星壓勝求財

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求財

詩曰：

可憐獨立樹，枝輕根亦搖。雖為露所浥，復為風所飄。

錦衾襞不開，端坐夜及朝。是妾愁成瘦，非君重細腰。

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，約半月不曾來家。吳月娘使小廝拿馬接了數次，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，不讓他起身。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。別人猶可，惟有潘金蓮這婦人，青春未及三十歲，欲火難禁一丈高。每日打扮的

粉妝玉琢，皓齒朱唇，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，只等到黃昏。到晚來歸入房中，粲枕孤幃，鳳台無伴，睡不著，走來花園中，款步花苔。看見那月洋水底，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拿；偶遇著玳瑁貓兒交歡，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亂。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，名喚琴童，年約十六歲，才留起頭髮，生的眉目清秀，乖滑伶俐。西門慶教他看管花園，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小耳房內安歇。金蓮和玉樓白日里常在花園亭子上，一處做針指或下棋。這小廝專一獻小殷勤，常觀見西門慶來，就先來告報。以此婦人喜他，常叫他入房，賞酒與他吃。兩個朝朝暮暮，眉來眼去，都有意了。

不想到了七月，西門慶生日將近。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煙花，因使玳安拿馬去接。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，交付玳安，教：「悄悄遞與你爹，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。」這

玳安兒一直騎馬到李家，只見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，孫寡嘴，常峙節眾人，正在那裡伴著西門慶，攬著粉頭歡樂飲酒。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，便問：「你來怎麼？家中沒事？」玳安道：「家中沒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邊各項銀子，叫傅二叔討，等我到家算帳。」玳安道：「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，等爹到家中上帳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桂姨那一套衣服，捎來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已捎在此。」便向氈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，遞與桂姐。桂姐道了萬福，收了，連忙吩咐下邊，管待玳安酒飯。那小廝吃了酒飯，復走來上邊伺候。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說道：「五娘使我捎了個帖兒在此。請爹早些家去。」西門慶才待用手去接，早被李桂姐看見，只道是西門慶那個表子寄來的情書，一手撈過來，拆開觀看，卻是一幅迴文錦箋，上寫著幾行墨跡。桂姐遞與祝實念，教念與他聽。這祝實念見上面寫詞一首，名《落梅風》，念道：

黃昏想，白日思，盼殺人多情不至。因他為他憔悴死，可憐也繡衾獨自！燈將殘，人睡也，空留得半窗明月。眠心硬，渾似鐵，這淒涼怎捱今夜？

下書：「愛妾潘六兒拜。」那桂姐聽畢，撇了酒席，走入房中，倒在床上，面朝裡邊睡了。西門慶見桂姐惱了，把帖子扯的稀爛，眾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腳。請桂姐兩遍不來，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，抱出他來，說道：「吩咐帶馬回去，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，我這一到家，都打個臭死！」玳安只得含淚回家。西門慶道：「桂姐，你休惱，這帖子不是別人的，乃是我第五個小妾寄來，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，再無別故。」祝實念在旁戲道：「桂姐，你休聽他哄你哩！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里新敘的一個表子，生的一表人物。你休放他去。」西門慶笑趕著打，說道：「你這賤天殺的，單管

弄死了人，緊著他恁麻犯人，你又胡說。」李桂卿道：「姐夫差了，既然家中有人拘管，就不消梳籠人家粉頭，自守著家裡的便了。才相伴了多少時，便就要拋離了去。」應伯爵插口道：「說的有理。你兩人都依我，大官人也不消家去，桂姐也不必惱。今日說過，那個再恁，每人罰二兩銀子，買酒咱大家吃。」於是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，一遞一口兒飲酒。少傾，拿了七鐘茶來，馨香可掬，每人面前一盞。應伯爵道：「我有個曲兒，單道這茶好處：

【朝天子】這細茶的嫩芽，生長在春風下。不揪不採葉兒楂，但煮著顏色大。絕品清奇，難描難畫。口裡兒常時呷，醉了時想他，醒來時愛他。原來一簍兒千金價。」

謝希大笑道：「大官人使錢費物，不圖這『一摟兒』，

卻圖些甚的？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，不會詞，每人說個笑話兒，與桂姐下酒。」就該謝希大先說，因說道：「有一個泥水匠，在院中墁地。老媽兒怠慢了他，他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。落後天下雨，積的滿院子都是水。老媽慌了，尋的他來，多與他酒飯，還秤了一錢銀子，央他打水平。那泥水匠吃了酒飯，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塊磚拿出，那水登時出的罄盡。老媽便問作頭：『此是那裡的病？』泥水匠回道：『這病與你老人家的病一樣，有錢便流，無錢不流。』」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，便道：「我也有個笑話，回奉列位。有一孫真人，擺著筵席請人，卻教座下老虎去請。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個個吃了。真人等至天晚，不見一客到。不一時老虎來，真人便問：『你請的客人都那裡去了？』老虎口吐人言：『告師父得知，我從來不曉得請人，只會白嚼人。』」當下把眾人都傷了。應伯爵道：「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，你

家孤老就還不起個東道？」於是向頭上撥下一根鬮銀耳幹兒來，重一錢；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，秤了秤重九分半；祝實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，算二百文長錢；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裙，當兩壺半酒；常峙節無以為敬，問西門慶借了一錢銀子。都遞與桂卿，置辦東道，請西門慶和桂姐。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，買了一錢豬肉，又宰了一隻雞，自家又陪些小菜兒，安排停當。大盤小碗拿上來，眾人坐下，說了一聲動箸吃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但見：

人人動嘴，個個低頭。遮天映日，猶如蝗蚋一齊來；擠眼掇肩，好似餓牢才打出。這個搶風膀臂，如經年未見酒和餚；那個連三筷子，成歲不筵與席。一個汗流滿面，卻似與雞骨禿有冤仇；一個油抹唇邊，把豬毛皮連唾咽。吃片時，杯盤狼藉；啖頃刻，箸子縱橫。這個稱為食王元帥，那個號

作淨盤將軍。酒壺番曬又重斟，盤饌已無還去探。正是：珍羞百味片時休，果然都送入五臟廟。

當下眾人吃得個淨光王佛。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鐘酒，揀了些菜蔬，又被這夥人吃去了。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，前邊跟馬的小廝，不得上來掉嘴吃，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，便刺了一泡（禾口也）谷都的熱屎。臨出門來，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，塞在褲腰裡；應伯爵推鬥桂姐親嘴，把頭上金琢針兒戲了；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；祝實念走到桂卿房裡照面，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。常峙節借的西門慶一錢銀子，竟是寫在嫖賬上了。原來這起人，只伴著西門慶玩耍，好不快活。有詩為證：

工妍掩袖媚如猿，乘興閑來可暫留。若要死貪無厭足，

家中金鑰教誰收？

按下眾人簇擁著西門慶飲酒不題。單表玳安回馬到家，吳月娘和孟玉樓、潘金蓮正在房坐的，見了便問玳安：「你去接爹來了不曾？」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，說道：「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。爹說那個再使人接，來家都要罵。」月娘便道：「你看恁不合理，不來便了，如何又罵小廝？」孟玉樓道：「你踢將小廝便罷了，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？」潘金蓮道：「十個九個院中淫婦，和你有甚情實！常言說的好：船載的金銀，填不滿煙花寨。」金蓮只知說出來，不防李嬌兒見玳安自院中來家，便走來窗下潛聽。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，暗暗懷恨在心。從此二人結仇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甜言美語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

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。單表金蓮歸到房中，捱一刻似三秋，盼一時如半夏。知道西門慶不來家，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，推往花園中游玩，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。把小廝灌醉了，掩上房門，褪衣解帶，兩個就乾做一處。但見：

一個不顧綱常貴賤，一個那分上下高低。一個色膽歪邪，管甚丈夫利害；一個淫心蕩漾，縱他律法明條。一個氣暗眼瞪，好似牛吼柳影；一個言驕語澀，渾如鶯轉花間。一個耳畔許雨意雲情，一個枕邊說山盟海誓。百花園內，翻為快活排場；主母房中，變作行樂世界。霎時一滴驢精髓，傾在金蓮玉體中。

自此為始，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。未到天明，就打發出來。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，又把裙邊帶

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。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，常常和同行小廝街上吃酒耍錢，頗露機關。常言：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有一日，風聲吹到孫雪娥、李嬌兒耳朵內，說道：「賊淫婦，往常假撇清，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？」齊來告月娘。月娘再三不信，說道：「不爭你們和他合氣，惹的孟三姐不怪？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。」說的二人無言而退。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，忘記關廚房門，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，看見了。次日傳與後邊小玉，小玉對雪娥說。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：「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，又不是俺們葬送他。大娘不說，俺們對他爹說。若是饒了這個淫婦，非除饒了蝎子！」

此時正值七月二十七日，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。月娘道：「他才來家，又是他好日子，你們不依我，只顧說去！」

等他反亂將起來，我不管你。」二人不聽月娘，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，齊來告訴金蓮在家怎的養小廝一節。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走到前邊坐下，一片聲叫琴童兒。早有人報與潘金蓮。金蓮慌了手腳，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，囑咐千萬不要說出來，把頭上簪子都拿過來收了。著了慌，就忘解了香囊葫蘆下來。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，吩咐三四個小廝，選大板子伺候。西門慶道：「賊奴才，你知罪麼？」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。西門慶令左右：「撥下他簪子來，我瞧！」見沒了簪子，因問：「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，往那裡去了？」琴童道：「小的並沒甚銀簪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奴才還搗鬼！與我旋剝了衣服，拿板子打！」當下兩三個小廝扶持一個，剝去他衣服，扯了褲子。見他身底下穿著玉色絹縵兒，縵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。西門慶一眼看見，便叫：「拿上來我瞧！」認的是潘

金蓮裙邊帶的物件，不覺心中大怒，就問他：「此物從那裡得來？你實說是誰與你的？」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，說道：「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，在花園內拾的。並不曾有人與我。」西門慶越怒，切齒喝令：「與我捆起來著實打！」當下把琴童繃子繃著，打了三十大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順腿淋漓。又叫來保：「把奴才兩個鬢毛與我搨了！趕將出去，再不許進門！」那琴童磕了頭，哭哭啼啼出門去了。

潘金蓮在房中聽見，如提冷水盆內一般。不一時，西門慶進房來，嚇的戰戰兢兢，渾身無了脈息，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，被西門慶兜臉一個耳刮子，把婦人打了一交。吩咐春梅：「把前後角門頂了，不放一個人進來！」拿張小椅兒，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，取了一根馬鞭子，拿在手裡，喝令：「淫婦，脫了衣裳跪著！」那婦人自知理虧，不敢不跪，真

個脫去了上下衣服，跪在面前，低垂粉面，不敢出一聲兒。西門慶便問：「賊淫婦，你休推夢裡睡里，奴才我已審問明白，他一一都供出來了。你實說，我不在家，你與他偷了幾遭？」婦人便哭道：「天那，天那！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！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，奴白日里只和孟三兒一處做針指，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。沒勾當，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。你不信，只問春梅便了。有甚和鹽和醋，他有個不知道的？」

一因叫春梅：「姐姐你過來，親對你爹說。」西門慶罵道：「賊淫婦！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，你如何不認？」婦人道：「就屈殺了奴罷了！是那個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，嚼他那旺跳身子。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，無非都氣不憤，拿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。就是你與的簪子，都有數兒，一五一十都在，你查不是！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？好成材的奴才，也不枉說的，恁一

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，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簪子有沒罷了。」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來，說道：「這個是你的物件兒，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？你還口強甚麼？」說著紛紛的惱了，向他白馥馥香肌上，颯的一馬鞭子來，打的婦人疼痛難忍，眼噙粉淚，沒口子叫道：「好爹爹，你饒了奴罷！你容奴說便說，不容奴說，你就打死了奴，也只臭爛了這塊地。這個香囊葫蘆兒，你不在家，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，因從木香棚下過，帶兒系不牢，就抓落在地，我那裡沒尋，誰知這奴才拾了。奴並不曾與他。」只這一句，就合著琴童供稱一樣的話，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，花朵兒般身子，嬌啼嫩語，跪在地下，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，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，因叫過春梅，摟在懷中，問他：「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？你說饒了淫婦，我就饒了罷。」那春梅撒嬌撒痴，坐在西門慶懷裡，說道：

「這個，爹你好沒的說！我和娘成日唇不離腮，娘肯與那奴才？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，做作出這樣事來。爹，你也要個主張，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，傳出外邊去好聽？」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沒言語，丟了馬鞭子，一面叫金蓮起來，穿上衣服，吩咐秋菊看菜兒，放桌兒吃酒。這婦人滿斟了一杯酒，雙手遞上去，跪在地下，等他鐘兒。西門慶吩咐道：「我今日饒了你。我若但凡不在家，要你洗心改正，早關了門戶，不許你胡思亂想。我若知道，並不饒你！」婦人道：「你吩咐，奴知道了。」又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，方纔安坐兒，在旁陪坐飲酒。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，今日討這場羞辱在身上。正是：

為人莫作婦人身，百年苦樂由他人。

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，忽小廝打門，說：「前邊有吳大舅、吳二舅、傅伙計、女兒、女婿，眾親戚送禮來祝壽。」方纔撇了金蓮，出前邊陪待賓客。那時應伯爵、謝希大眾人都有人情，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。西門慶前邊亂著收人家禮物，發柬請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，約的西門慶不在房裡，瞞著李嬌兒、孫雪娥，走來看望。見金蓮睡在床上，因問道：「六姐，你端的怎麼緣故？告我說則個。」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：「三姐，你看小淫婦，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，打了我恁一頓。我到明日，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。」玉樓道：「你便與他有瑕玷，如何做著作著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？六姐，你休煩惱，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？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，但到我房裡來，等我慢慢勸他。」

金蓮道：「多謝姐姐費心。」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。坐著說了回話，玉樓告回房去了。至晚，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來了，走到玉樓房中宿歇。玉樓因說道：「你休枉了六姐心，六姐並無此事，都是日前和李嬌兒、孫雪娥兩個有言語，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了。你不問個青紅皂白，就把他屈了，卻不難為他了！我就替他賭個大誓，若果有此事，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問春梅，他也是這般說。」玉樓道：「他今在房中不好哩，你不去看他看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，明日到他房中去。」當晚無話。

到第二日，西門慶正生日。有周守備、夏提刑、張團練、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，拿轎子接了李桂姐並兩個唱的，唱了一日。李嬌兒見他侄女兒來，引著拜見月娘眾人，在上房裡坐吃茶。請潘金蓮見，連使丫頭請了兩遍，金蓮不出

來，只說心中不好。到晚夕，桂姐臨家去，拜辭月娘。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、汗巾花翠之類，同李嬌兒送出門首。桂姐又親自到金蓮花園角門首：「好歹見見五娘。」那金蓮聽見他來，使春梅把角門關得鐵桶相似，說道：「娘吩咐，我不敢開。」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，不題。

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，那金蓮把雲鬢不整，花容倦淡，迎接進房，替他脫衣解帶，伺候茶湯腳水，百般殷勤扶持。到夜裡枕席歡娛，屈身忍辱，無所不至，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這一家誰是疼你的？都是露水夫妻，再醮貨兒。惟有奴知道你的心，你知道奴的意。旁人見你這般疼奴，在奴身邊的多，都氣不憤，背地裡罵舌頭，在你跟前唆調。我的傻冤家！你想起甚麼來，中人的拖刀之計，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的折挫！常言道：家雞打的團團轉，野

雞打的貼天飛。你就把奴打死了，也只在這屋裡。就是前日你在院里踢罵了小廝來，早是有大姐姐、孟三姐在跟前，我自不是說了一聲，恐怕他家粉頭掏渌壞了你身子，院中唱的一味愛錢，有甚情節？誰人疼你？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，兩個背地做成一幫兒算計我。自古人害人不死，天害人才害死了。往後久而自明，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。」幾句把西門慶窩盤住了。是夜與他淫欲無度。

過了幾日，西門慶備馬，玳安、平安兩個跟隨，往院中來。卻說李桂姐正打扮著陪人坐的，聽見他來，連忙走進房去，洗了濃妝，除了簪環，倒在床上裹衾而卧。西門慶走到，坐了半日，老媽才出來，道了萬福，讓西門慶坐下，問道：「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因賤日窮冗，家中無人。」虔婆道：「姐兒那日打攪。」西門慶

道：「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？」虔婆道：「桂卿不在家，被客人接去店里。這幾日還不放了來。」說了半日話，才拿茶來陪著吃了。西門慶便問：「怎的不見桂姐？」虔婆道：「姐夫還不知哩，小孩兒家，不知怎的，那日著了惱，來家就不好起來，睡倒了。房門兒也不出，直到如今。姐夫好狠心，也不來看看姐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真個？我通不知。」因問：「在那邊房裡？我看看去。」虔婆道：「在他後邊臥房裡睡。」慌忙令丫鬟掀帘子。西門慶走到他房中，只見粉頭烏雲散亂，粉面慵妝，裏被坐在床上，面朝里，見了西門慶，不動一動兒。西門慶道：「你那日來家，怎的不好？」也不答應。又問：「你著了誰人惱，你告我說。」問了半日，那桂姐方開言說道：「左右是你家五娘子。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，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？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，蹺起腳兒，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色兒高好

些！我前日又不是供唱，我也送人情去。大娘到見我甚是親熱，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。待要不請他見，又說俺院中沒禮法。聞說你家有五娘子，當即請他拜見，又不出來。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他去，他使丫頭把房門關了。端的好不識人敬重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到休怪他。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，他若好時，有個不出來見你的？這個淫婦，我幾次因他咬群兒，口嘴傷人，也要打他哩！」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，說道：「沒羞的哥兒，你就打他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還不知我手段，除了俺家房下，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，但打起來也不善，著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。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。」桂姐道：「我見砍頭的，沒見吹嘴的，你打三個官兒，唱兩個喏，誰見來？你若有本事，到家裡只剪下一柳子頭髮，拿來我瞧，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子弟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敢與我排手？」那桂姐道：「我和你排一百個

手。」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，到次日黃昏時分，辭了桂姐，上馬回家。桂姐道：「哥兒，你這一去，沒有這物件兒，看你拿甚嘴臉見我！」

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，歸家已是酒酣，不往別房裡去，逕到潘金蓮房內來。婦人見他有酒了，加意用心伏侍。問他酒飯都不吃。吩咐春梅把床上枕席拭抹乾淨，帶上門出去。他便坐在床上，令婦人脫靴。那婦人不敢不脫。須臾，脫了靴，打發他上床。西門慶且不睡，坐在一隻枕頭上，令婦人褪了衣服，地下跪著。那婦人嚇的捏兩把汗，又不知因為甚麼，於是跪在地下，柔聲痛哭道：「我的爹爹！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，奴死也甘心。饒奴終日恁提心吊膽，陪著一千個小心，還投不著你的機會，只拿鈍刀子鋸處我，教奴怎生吃受？」西門慶罵道：「賤淫婦，你真個不脫衣

裳，我就沒好意了！」因叫春梅：「門背後有馬鞭子，與我取了來！」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，叫了半日，才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來。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，向燈前倒著桌兒下，由西門慶使他，只不動身。婦人叫道：「春梅，我的姐姐，你救我救兒，他如今要打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不要管他。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。」春梅道：「爹，你怎的恁沒羞！娘乾壞了你甚麼事兒？你信淫婦言語，平地起風波，要便搜尋娘？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！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！倒是不依你。」拽上房門，走在前邊去了。那西門慶無法可處，倒呵呵笑了，向金蓮道：「我且不打你。你上來，我問你要椿物兒，你與我不與我？」婦人道：「好親親，奴一身骨朵肉兒都屬了你，隨要甚麼，奴無有不依隨的。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。」婦人道：「好心肝！奴身上隨你怎的

揀著燒遍了也依，這個剪頭髮卻依不的，可不嚇死了我罷了。奴出娘胞兒，活了二十六歲，從沒乾這營生。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，只當可憐見我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只怪我惱，我說的你就不依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依你，再依誰？」因問：「你實對奴說，要奴這頭髮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要做網巾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要做網巾，奴就與你做，休要拿與淫婦，教他好壓鎮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與人便了，要你發兒做頂線兒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既要做頂線，待奴剪與你。」當下婦人分開頭髮，西門慶拿剪刀，按婦人頂上，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，用紙包放在順袋內。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，嬌聲哭道：「奴凡事依你，只願你休忘了心腸，隨你前邊和人好，只休拋閃了奴家！」是夜與他歡會異常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起身，婦人打發他吃了飯，出門騎馬，逕到院里。桂姐便問：「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有，在此。」便向茄袋內取出，遞與桂姐。打開看，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，就收在袖中。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了還與我，他昨日為剪這頭髮，好不煩難，吃我變了臉惱了，他才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。我哄他，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，逕拿進來與你瞧。可見我不失信。」桂姐道：「甚麼稀罕貨，慌的恁個腔兒！等你家去，我還與你。比你恁怕他，就不消剪他的來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那裡是怕他！恁說我言語不的了。」桂姐一面叫桂卿陪著他吃酒，走到背地裡，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，每日躊躇，不在話下。卻把西門慶纏住，連過了數日，不放來家。

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，覺道心中不快，每日房門不

出，茶飯慵餐。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劉婆子來看視，說：「娘子著了些暗氣，惱在心中，不能迴轉，頭疼噁心，飲食不進。」一面打開藥包來，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：「晚上用薑湯吃。」又說：「我明日叫我老公來，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，有災沒災。」金蓮道：「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？」劉婆道：「他雖是個瞽目人，到會兩三樁本事：第一善陰陽算命，與人家禳保；第二會針灸收瘡；第三樁兒不可說，——單管與人家回背。」婦人問道：「怎麼是回背？」劉婆子道：「比如有父子不和，兄弟不睦，大妻小妻爭鬥，教了俺老公去說了，替他用鎮物安鎮，畫些符水與他吃了，不消三日，教他父子親熱，兄弟和睦，妻妾不爭。若人家買賣不順溜，田宅不興旺者，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。治病灑掃，禳星告鬥都會。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。也是一家子，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，有些手腳兒不穩，常偷盜

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。丈夫知道，常被責打。俺老公與他回背，畫了一道符，燒灰放在水缸下埋著，合家大小吃了缸內水，眼看媳婦偷盜，只象沒看見一般。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，男子漢睡了那枕頭，好似手封住了的，再不打他了。」那金蓮聽見遂留心，便呼丫頭，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。臨去，包了三錢藥錢，另外又秤了五錢，要買紙扎信信物。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。那婆子作辭回家。

到次日，果然大清早晨，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裡走。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，看門小廝便問：「瞎子往那裡走？」劉婆道：「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。」小廝道：「既是與五娘燒紙，老劉你領進去。仔細看狗。」這婆子領定，逕到潘金蓮卧房明間內，等了半日，婦人才出來。瞎子見了禮，坐下。婦人說與他八字，賊瞎用手捏了捏，說道：「娘子庚辰年，

庚寅月，乙亥日，己醜時。初八日立春，已交正月算命。依子平正論，娘子這八字，雖故清奇，一生不得夫星濟，子上有些防礙。乙木生在正月間，亦作身旺論，不克當自焚。又兩重庚金，羊刃大重，夫星難為，克過兩個才好。一婦人道：「已克過了。」賊瞎子道：「娘子這命中，休怪小人說，子平雖取煞印格，只吃了亥中有癸水，醜中又有癸水，水太多了，衝動了只一重巳土，官煞混雜。論來，男人煞重掌威權，女子煞重必刑夫。所以主為人聰明機變，得人之寵。只有一件，今歲流年甲辰，歲運並臨，災殃立至。命中又犯小耗勾絞，兩位星辰打攪，雖不能傷，卻主有比肩不和，小人嘴舌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。」婦人聽了，說道：「累先生仔細用心，與我回背回背。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，買一盞茶吃。奴不求別的，只願得小人離退，夫主愛敬便了。」一面轉入房中，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。賊瞎收入

袖中，說道：「既要小人回背，用柳木一塊，刻兩個男女人形，書著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，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。上用紅紗一片，蒙在男子眼中，用艾塞其心，用針釘其手，下用膠粘其足，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。又硃砂書符一道燒灰，暗暗攪茶內。若得夫主吃了茶，到晚夕睡了枕頭，不過三日，自然有驗。」婦人道：「請問先生，這四椿兒是怎的說？」賊瞎道：「好教娘子得知：用紗蒙眼，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艷；用艾塞心，使他心愛到你；用針釘手，隨你怎的不是，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；用膠粘足者，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。」婦人聽言，滿心歡喜。當下備了香燭紙馬，替婦人燒了紙。到次日，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，如法安頓停當，將符燒灰，頓下好茶，待的西門慶家來，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。到晚夕，與他共枕同床，過了一日兩，兩日三，似水如魚，歡會異常。看觀聽說：但凡大小人家，師尼

僧道，乳母牙婆，切記休招惹他，背地什麼事不乾出來？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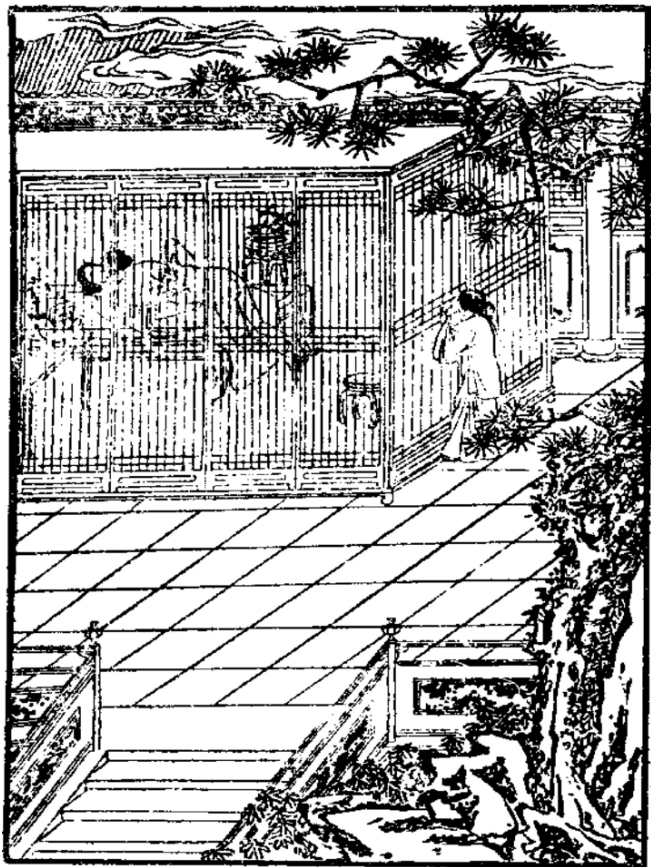
堂前切莫走三婆，後門常鎖莫通和。院內有井防小口，便是禍少福星多。

金瓶梅

第十三回

李瓶姐隔墙密约





金瓶梅

迎春兒隙底私窺

第十三回 李瓶姐牆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

窺

詞曰：

繡面芙蓉一笑開，斜飛寶鴨襯香腮。眼波才動被人猜。
一面風情深有韻，半箋嬌恨寄幽懷。月移花影約重來。

話說一日西門慶往前邊走來，到月娘房中。月娘告說：「今日花家使小廝拿帖來，請你吃酒。」西門慶觀看帖子，寫著：「即午院中吳銀家一敘，希即過我同往，萬萬！」少頃，打選衣帽，叫了兩個跟隨，騎匹駿馬，先逕到花家。不

想花子虛不在家了。他渾家李瓶兒，夏月間戴著銀絲鬚髻，金鑲紫瑛墜子，藕絲對衿衫，白紗挑線鑲邊裙，裙邊露出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趂小腳，立在二門裡台基上。那西門慶三不知走進門，兩下撞了個滿懷。這西門慶留心已久，雖故莊上見了一面，不曾細玩。今日對面見了，見他生的甚是白淨，五短身材，瓜子面兒，細灣灣兩道眉兒，不覺魂飛天外，忙向前深深作揖。婦人還了萬福，轉身入後邊去了。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，名喚繡春，請西門慶客位內坐。他便立在角門首，半露嬌容說：「大官人少坐一時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，便來也。」丫鬟拿出一盞茶來，西門慶吃了。婦人隔門說道：「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，好歹看奴之面，勸他早些回家。兩個小廝又都跟去了，止是這兩個丫鬟和奴，家中無人。」西門慶便道：「嫂子見得有理，哥家事要緊。嫂子既然吩咐在下，在下一定伴哥同去回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花子虛來家，婦人便回房去了。花子虛見西門慶敘禮說道：「蒙哥下降，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，失迎，恕罪！」於是分賓主坐下，便叫小廝看茶。須臾，茶罷。又吩咐小廝：「對你娘說，看菜兒來，我和西門爹吃三杯起身。今日六月二十四，是院內吳銀姐生日，請哥同往一樂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二哥何不早說？」即令玳安：「快家去，討五錢銀子封了來。」花子虛道：「哥何故又費心？小弟到不是了。」西門慶見左右放桌兒，說道：「不消坐了，咱往裡邊吃去罷。」花子虛道：「不敢久留，哥略坐一回。」少傾，就是齊整餚饌拿將上來，銀高腳葵花鐘，每人三鐘，又是四個捲餅，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。

少傾，玳安取了分資來，一同起身上馬，逕往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。到那裡，花攢錦簇，歌舞吹彈，飲酒至一

更時分方散。西門慶留心，把子虛灌得酩酊大醉。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，相伴他一同來家。小廝叫開大門，扶到他客位坐下。李瓶兒同丫鬟掌著燈燭出來，把子虛攙扶進去。

西門慶交付明白，就要告回。婦人旋走出來，拜謝西門慶，說道：「拙夫不才貪酒，多累看奴薄面，姑待來家，官人休要笑話。」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，說道：「不敢。嫂子這裡吩咐，在下敢不銘心刻骨，同哥一搭里來家！非獨嫂子耽心，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。方纔哥在他家，被那些人纏住了，我強著催哥起身。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，——小名叫做鄭觀音，生的一表人物，哥就要往他家去，被我再三攔住，勸他說道：『恐怕家中嫂子放心不下。』方纔一直來家。若到鄭家，便有一夜不來。嫂子上，不該我說，哥也糊塗，嫂子又青年，偌大家室，如何就丟了，成夜

不在家？是何道理！」婦人道：「正是如此，奴為他這等在外胡行，不聽人說，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。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，好歹看奴薄面，勸他早早回家。奴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的人，積年風月中走，甚麼事兒不知道？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，教他入港，豈不省腔！於是滿面堆笑道：「嫂子說那裡話！相交朋友做甚麼？我一定苦心諫哥，嫂子放心。」婦人又道了萬福，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。西門慶吃畢茶，說道：「我回去罷，嫂子仔細門戶。」遂告辭歸家。

自此西門慶就安心設計，圖謀這婦人，屢屢安下應伯爵、謝希大這夥人，把子虛掛住在院里飲酒過夜。他便脫身來家，一徑在門首站立。這婦人亦常領著兩個丫鬟在門首。西門慶看見了，便揚聲咳嗽，一回走過東來，又往西去，或

在對門站立，把眼不住望門裡睃盼。婦人影身在門裡，見他來便閃進裡面，見他過去了，又探頭去瞧。兩個眼意心期，已在不言之表。一日，西門慶正站在門首，忽見小丫鬟繡春來請。西門慶故意問道：「姐姐請我做甚麼？你爹在家裡不在？」繡春道：「俺爹不在家，娘請西門慶爹問句話兒。」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，連忙走過來，到客位內坐下。良久，婦人出來，道了萬福，便道：「前日多承官人厚意，奴銘刻於心，知感不盡。他從昨日出去，一連兩日不來家了，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，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。今日我不曾得進去，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。若是我在那裡，恐怕嫂子憂心，有個不催促哥早早來家的？」婦人道：「正是這般說。奴吃煞他不聽人說、在外邊眠花卧柳不顧家事的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論起哥來，仁義上也好，只是有這一件兒。」說著，小丫鬟拿茶

來吃了。西門慶恐子虛來家，不敢久戀，就要告歸。婦人又千叮萬囑，央西門慶：「不拘到那裡，好歹勸他早來家，奴一定恩有重報，決不敢忘官人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嫂子沒的說，我與哥是那樣相交！」說畢，西門慶家去了。

到次日，花子虛自院中回家，婦人再三埋怨說道：「你在外邊貪酒戀色，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，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。你買分禮兒謝謝他，方不失了人情。」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，一壇酒，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。西門慶收下，厚賞來人去了。吳月娘便問說：「花家如何送你這禮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，醉了，被我攙扶了他來家；又見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，早早來家。他娘子兒因此感我的情，想對花二哥說，故買此禮來謝我。」吳月娘聽了，與他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我的哥

哥，你自顧了你罷，又泥佛勸土佛！你也成日不著個家，在外養女調婦，反勸人家漢子！」又道：「你莫不白受他這禮？」因問：「他帖上兒寫著誰的名字？若是他娘子的名字，今日寫我的帖兒，請他娘子過來坐坐，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。若是他男子漢名字，隨你請不請，我不管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花二哥名字，我明日請他便了。」次日，西門慶果然治酒，請過花子虛來，吃了一日酒。歸家，李瓶兒說：「你不要差了禮數。咱送了他一分禮，他到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，你改日還該治一席酒請他，只當回席。」

光陰迅速，又早九月重陽。花子虛假著節下，叫了兩個妓者，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。又邀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、孫天化四人相陪。傳花擊鼓，歡樂飲酒。有詩為證：

烏兔循環似箭忙，人間佳節又重陽。千枝紅樹妝秋色，三徑黃花吐異香。

不見登高烏帽客，還思捧酒綺羅娘。秀簾瑣闥私相覷，從此恩情兩不忘。

當日，眾人飲酒到掌燈之後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。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榻子邊站立偷覷，兩個撞了個滿懷，西門慶迴避不及。婦人走到西角門首，暗暗使繡春黑影里走到西門慶跟前，低聲說道：「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，少吃酒，早早回家。晚夕，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歡喜不盡。小解回來，到席上連酒也不吃，唱的左右彈唱遞酒，只是裝醉不吃。看看到一更時分，那李瓶兒不住走來廉外，見西門慶坐在上面，只推做打盹。那應伯

爵、謝希大，如同釘在椅子上，白不起身。熬的祝實念、孫寡嘴也去了，他兩個還不動。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。西門慶已是走出來，被花子虛再不放，說道：「今日小弟沒敬心，哥怎的白不肯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本醉了，吃不去。」於是故意東倒西歪，教兩個扶歸家去了。應伯爵道：「他今日不知怎的，白不肯吃酒，吃了不多酒就醉了。既是東家費心，難為兩個姐兒在此，拿大鐘來，咱每再周四五十輪，散了罷。」李瓶兒在簾外聽見，罵「涎臉的囚根子」不絕。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，吩咐說：「你既要與這夥人吃，趁早與我院里吃去。休要在家裡聒噪。我半夜三更，熬油費火，我那裡耐煩！」花子虛道：「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里去，也是來家不成，你休再麻犯我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去，我不麻犯便了。」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，走來對眾人說：「我們往院里去。」應伯爵道：「真個？休哄我。你去

問聲嫂子來，咱好起身。」子虛道：「房下剛纔已是說了，教我明日來家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可是來，自吃應花子這等嘮叨。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來，咱去的也放心。」於是連兩個唱的，都一齊起身進院。此時已是二更天氣，天福兒、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，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去吃酒不題。

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，走到金蓮房裡，剛脫了衣裳，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，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。良久，只聽得那邊趕狗關門。少傾，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里扒著牆，推叫貓，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，遞了話。這西門慶就撥過一張桌凳來踏著，暗暗扒過牆來，這邊已安下梯子。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，已是摘了冠兒，亂挽烏雲，素體濃妝，立在穿廊下。看見西門慶過來，歡喜無盡，忙迎接進房中。燈燭下，早已安排一桌齊整酒餚果菜，壺內滿貯香醪。婦人雙手高擎

玉翠，親遞與西門慶，深深道個萬福：「奴一向感謝官人，蒙官人又費心酬答，使奴家心下不安。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，請官人過來，聊盡奴一點薄情。又撞著兩個天殺的涎臉，只顧坐住了，急的奴要不的。剛纔吃我都打發到院里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只怕二哥還來家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奴已吩咐過夜不來了。兩個小廝都跟去了。家裡再無一人，只是這兩個丫頭，一個馮媽媽看門首，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。前後門都已關閉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心中甚喜。兩個於是並肩疊股，交杯換盞，飲酒做一處。迎春旁邊斟酒，繡春往來拿菜兒。吃得酒濃時，錦帳中香熏鴛被，設放珊瑚，兩個丫鬟撤開酒桌，拽上門去了。兩人上床交歡。

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，外面為窗，裡面為寮。婦人打發丫鬟出去，關上裡面兩扇窗寮，房中拿著燈燭，外邊通看

不見。這迎春丫頭，今年已十七歲，頗知事體，見他兩個今夜偷期，悄悄向窗下，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，往裡窺覷。端的二人怎樣交接？但見：

燈光影里，鮫綃帳中，一來一往，一撞一衝。一個玉臂忙搖，一個金蓮高舉。一個鶯聲嚦嚦，一個燕語喃喃。好似君瑞遇鶯娘，猶若宋玉偷神女。山盟海誓，依稀耳中；蝶戀蜂恣，未能即罷。戰良久，被翻紅浪，靈犀一點透酥胸；鬥多時，帳構銀鈎，眉黛兩彎垂玉臉。

正是：被翻紅浪，靈犀一點透酥胸；帳輓銀鈎，眉黛兩彎垂玉臉。三次親唇情越厚，一酥麻體與人偷。這房中二人雲雨，不料迎春聽了個不亦樂乎。

房中二人雲雨，不料迎春在窗外，聽看得明明白白。聽

見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。李瓶兒道：「奴今年二十三歲。」因問：「他大娘貴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房下二十六歲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原來長奴三歲，到明日買分禮兒過去，看看大娘，只怕不好親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房下自來好性兒。」婦人又問：「你頭裡過這邊來，他大娘知道不知？倘或問你時，你怎生回答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里，惟有我第五個小妾潘氏，在這前邊花園內，獨自一所樓房居住，他不敢管我。」婦人道：「他五娘貴庚多少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與大房下同年。」婦人道：「又好了，若不嫌奴有玷，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。到明日，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腳樣兒來，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，以表奴情。」說著，又將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撥下兩根來，替西門慶帶在頭上，說道：「若在院里，休要叫花子虛看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理會得。」當下二人如膠似漆，盤桓到五更時分。窗外

雞叫，東方漸白，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，整衣而起，照前越牆而過。兩個約定暗號兒，但子虛不在家，這邊就使丫鬟在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為號，或先丟塊瓦兒，見這邊無人，方纔上牆，這邊西門慶使用梯凳扒過牆來。兩個隔牆酬和，竊玉偷香，不由大門行走，街房鄰舍怎的曉得？有詩為證：

月落花陰夜漏長，相逢疑是夢高唐。夜深偷把銀缸照，猶恐憨奴瞰隙光。

卻說西門慶扒過牆來，走到潘金蓮房裡。金蓮還睡未起，因問：「你昨日也不知又往那裡去了這一夜？也不對奴說一聲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花二哥又使小廝邀我往院里去，吃了半夜酒，才脫身走來家。」金蓮雖故信了，還有幾分疑影在心。一日，同孟玉樓飯後在花園亭子上做針指，猛可見

一塊瓦兒打在面前。那孟玉樓低著頭納鞋，沒看見。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看，影影綽綽只見隔壁牆頭上一個白面探了一探，就下去了。金蓮忙推玉樓，指與他瞧，說道：「三姐姐，你看這個，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，想是上牆瞧花兒，看見俺們在這裡，他就下去了。」說畢，也就罷了。到晚夕，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，進金蓮房中。金蓮與他接了衣裳，問他。飯不吃，茶也不吃，趑趄著腳兒，只往前邊花園裡走。這潘金蓮賊留心，暗暗看著他。坐了好一回，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，這西門慶就踏著梯凳過牆去了。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，兩個廝會不題。

這潘金蓮歸到房中，翻來覆去，通一夜不曾睡。將到天明，只見西門慶過來，推開房門，婦人睡在床上，不理他。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，挨近他床上坐下。婦人見他來，跳

起來坐著，一手撮著他耳朵，罵道：「好負心的賊！你昨日端的那裡去來？把老娘氣了一夜！你原來乾的那繭兒，我已曉得不耐煩了！趁早實說，從前已往，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偷了幾遭？一一說出來，我便罷休。但瞞著一字兒，到明日你前腳兒過去，後腳我就吆喝起來，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！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里過夜，卻這裡要他老婆。我教你吃不了包著走！嗔道昨日大白日里，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，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，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。你還哄我老娘！前日他家那忘八，半夜叫了你往院里去，原來他家就是院里！」西門慶聽了，慌的裝矮子，只跌腳跪在地下，笑嘻嘻央及說道：「怪小油嘴兒，禁聲些！實不瞞你，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，到明日討了鞋樣去，每人替你做雙鞋兒，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，他情願做妹子。」金蓮道：「我是不要那

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。他要了人家漢子，又來獻小殷勤兒，我老娘眼裡是放不下砂子的人，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！」說著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，只見那話軟釘當，銀托子還帶在上面，問道：「你實說，與淫婦弄了幾遭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弄到有數兒的，只一遭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指著旺跳的身子賭個誓，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，卻如風癱了一般的！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。」說著把托子一揪，掛下來，罵道：「沒羞的，黃貓黑腸的強盜，嗔道教我那裡沒尋，原來把這行貨子悄悄地帶出，和那淫婦（入日）搗去了。」西門慶滿臉兒陪笑說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麻犯人死了，他再三教我捎了上覆來，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，還要替你做鞋。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。今日教我捎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。」於是除了帽子，向頭上拔將下來，遞與金蓮。金蓮接在手內觀看，卻是兩根番石青填地、金玲瓏壽字

簪兒，乃御前所制，宮裡出來的，甚是奇巧。金蓮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不言語便了。等你過那邊去，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，教你兩個自在（入日）搗。你心下如何？」那西門慶歡喜的雙手摟抱著說道：「我的乖乖的兒，正是如此。不枉的養兒，——不在厠金溺銀，只要見景生情。我到明日梯己買一套妝花衣服謝你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信那蜜嘴糖舌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周旋，要依我三件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拘幾件，我都依。」婦人道：「頭一件不許你往院里去；第二件要依我說話；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，來家就要告我說，一字不許你瞞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都依你便了。」

自此為始，西門慶過去睡了來，就告婦人說：「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，身軟如綿花，好風月，又善飲。俺兩個帳子

里放著果盒，看牌飲酒，常玩耍半夜不睡。」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兒來，遞與金蓮瞧，道：「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，俺兩個點著燈，看著上面行事。」金蓮接在手中，展開觀看。有詞為證：

內府衢花綾裱，牙簽錦帶妝成。大青小綠細描金，鑲嵌斗方乾淨。女賽巫山神女，男如宋玉郎君，雙雙帳內慣交鋒。解名二十四，春意動關情。

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，不肯放手，就交與春梅道：「好生收在我箱子內，早晚看著耍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兩日，還交與我。此是人的愛物兒，我借了他來家瞧瞧，還與他。」金蓮道：「他的東西，如何到我家？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。就是打也打不出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奴才

兒，休要耍問」趕著奪那手卷。金蓮道：「你若奪一奪兒，賭個手段，我就把他扯得稀爛，大家看不成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也沒法了，隨你看完了與他罷麼。你還了他這個去，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，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兒，誰養得你恁乖？你拿了來，我方與你這手卷去。」兩個絮聒了一回。晚夕，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，款設銀燈，艷妝澡牝，與西門慶展開手卷，在錦帳之中效「於飛」之樂。看觀聽說：巫蠱魘昧之物，自古有之。金蓮自從叫劉瞎子回背之後，不上幾時，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為寵愛，化憂辱而為歡娛，再不敢制他。正是：饒你姦似鬼，也吃洗腳水。有詞為證：

記得書齋乍會時，雲蹤雨跡少人知。曉來鸞鳳棲雙枕，
剔盡銀燈半吐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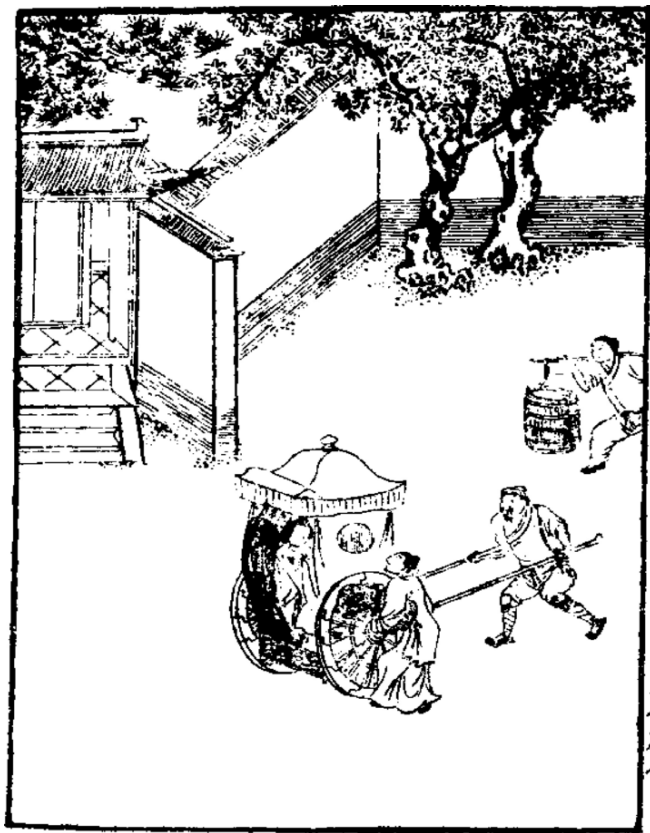
思往事，夢魂迷，今宵喜得效於飛。顛鸞倒鳳無窮樂，
從此雙雙永不離。



金瓶梅

第十四回

花子虛因氣喪身



左一肩背

李瓶兒迎奸赴會

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姦赴會

詩曰：

眼意心期未即休，不堪拈弄玉搔頭。春回笑臉花含媚，黛蹙娥眉柳帶愁。

粉暈桃腮思伉儷，寒生蘭室盼綢繆。何如得遂相如意，不讓文君詠白頭。

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，吳大妗子來看，月娘留他住兩日。正陪在房中坐的，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氈包來，說：「

爹來家了。」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。西門慶進來，脫了衣服坐下。小玉拿茶來也不吃。月娘見他面色改常，便問：「你今日會茶，來家恁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該常二哥會，他家沒地方，請俺們在城外永福寺去耍子。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，俺們四五個，往院里鄭愛香兒家吃酒。正吃著，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，不由分說，把花二哥拿的去了。把眾人嚇了一驚。我便走到李桂姐躲了半日，不放心，使人打聽。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告家財，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，批下來，著落本縣拿人。俺們才放心，各人散歸家來。」月娘聞言，便道：「這是正該的，你整日跟著這夥人，不著個家，只在外邊胡撞；今日只當丟出事來，才是個了手。你如今還不心死。到明日不吃人掙鋒廝打，群到那日是個爛羊頭，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！正經家裡老婆的言語說著你肯聽？只是院里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，你到著個驢耳

朵聽他。正是：家人說著耳邊風，外人說著金字經。「西門慶笑道：「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膽打我！」月娘道：「你這行貨子，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玳安走來說：「隔壁花二娘使天福兒來，請爹過去說話。」這西門慶聽了，趑趄腳兒就往外走。月娘道：「明日沒的教人講你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一切鄰間不防事。我去到那裡，看他有甚麼話說。」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，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，只見婦人羅衫不整，粉面慵妝，從房裡出來，臉嚇的蠟渣也似黃，跪著西門慶，再三哀告道：「大官人沒奈何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常言道：家有患難，鄰裡相助。因他不聽人言，把著正經家事兒不理，只在外邊胡行。今日吃人暗算，弄出這等事來。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，教我尋人情救他。我一個婦人家沒腳的，那裡尋

那人情去。發狠起來，想著他恁不依說，拿到東京，打的他爛爛的，也不虧他。只是難為過世老公公的姓字。奴沒奈何，請將大官人過來，央及大官人，把他不要提起罷，千萬看奴薄面，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，只不教他吃凌逼便了。」西門慶見婦人下禮，連忙道：「嫂子請起來，不妨，我還不知為了甚勾當。」婦人道：「正是一言難盡。俺過世老公公有四個侄兒，大侄兒喚做花子由，第三個喚花子光，第四個叫花子華，俺這個名花子虛，都是老公公嫡親的。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錢財，見我這個兒不成器，從廣南回來，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著。著緊還打尙棍兒，那三個越發打的不敢上前。去年老公公死了，這花大、花三、花四，也分了些床帳傢伙去了，只現一分銀子兒沒曾分得。我常說，多少與他些也罷了，他通不理一理兒。今日手暗不通風，卻教人弄下來了。」說畢，放聲大哭。西門慶道：「嫂子放心，我

只道是甚麼事來，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，這個不打緊。既是嫂子吩咐，哥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，隨問怎的，我在下謹領。一婦人說道：「官人若肯時又好了。請問尋分上，要用多少禮兒，奴好預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用不多，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，乃蔡太師門生。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，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。拿兩個分上，齊對楊府尹說，有個不依的！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。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。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，他肯受禮？」婦人便往房中開箱子，搬出六十錠大元寶，共計三千兩，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，上下使用。西門慶道：「只一半足矣，何消用得許多！」婦人道：「多的大官人收了去。奴床後還有四箱櫃蟒衣玉帶，帽頂條環，都是值錢珍寶之物，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，放在大官人那裡，奴用時來取。趁這時，奴不思個防身之計，信著他，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。眼見得三拳敵不

得四手，到明日，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了去，坑閃得奴三不歸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？」婦人道：「這都是老公公在時，梯己交與奴收著之物，他一字不知。大官人只顧收去。」西門慶說道：「既是嫂子恁說，我到家教人來取。」於是——直來家，與月娘商議。月娘說：「銀子使用食盒叫小廝抬來。那箱籠東西，若從大門裡來，教兩邊街坊看著不惹眼？必須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。」西門慶聽言大喜，即令玳安、來旺、來興、平安四個小廝，兩架食盒，把三千兩銀子先抬來家。然後到晚夕月上時分，李瓶兒那邊同迎春、繡春放桌凳，把箱櫃挨到牆上。西門慶這邊，止是月娘、金蓮、春梅，用梯子接著。牆頭上鋪襯氈條，一個個打發過來，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。正是：

富貴自是福來投，利名還有利名憂。命里有時終須有，

命里無時莫強求。

西門慶收下他許多細軟金銀寶物，鄰舍街坊俱不知道。連夜打點馱裝停當，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，差家人來保上東京。送上楊提督書禮，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。這府尹名喚楊時，別號龜山，乃陝西弘農縣人氏，由癸未進士升大理寺卿，今推開封府尹，極是清廉。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，楊戩又是當道時臣，如何不做分上！當日楊府尹升廳，監中提出花子虛來，一千人上廳跪下，審問他家財下落。此時花子虛已有西門慶捎書知會了，口口只說：「自從老公公死了，發送念經，都花費了。止有宅舍兩所、莊田一處見在，其餘床帳家火物件，俱被族人分散一空。」楊府尹道：「你們內官家財，無可稽考，得之易，失之易。既是花費無存，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、莊田一

處，估價變賣，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。「花子由等又上前跪稟，還要監追子虛，要別項銀兩。被楊府尹大怒，都喝下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廝少打！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，你每不告做甚麼來？如今事情已往，又來騷擾。」於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，批了一道公文，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莊宅，不在話下。

來保打聽這消息，星夜回來，報知西門慶。西門慶聽見分上準了，放出花子虛來家，滿心歡喜。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，要叫西門慶拿幾兩銀子，買了這所住的宅子：「到明日，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。」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。月娘道：「你若要把他這房子，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，怎了？」西門慶聽記在心。那消幾日，花子虛來家，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：太監大宅一所，坐落大街安慶坊，值

銀七百兩，賣與王皇親為業；南門外莊田一處，值銀六百五十兩，賣與守備周秀為業。止有住居小宅，值銀五百四十兩，因在西門慶緊隔壁，沒人敢買。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，西門慶只推沒銀子，不肯上帳。縣中緊等要迴文書，李瓶兒急了，暗暗使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，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。這西門慶方纔依允。當官交兌了銀兩，花子由都畫了字。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，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，三人均分訖。

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，沒分的絲毫，把銀兩、房舍、莊田又沒了，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，心中甚是焦躁。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使用銀兩下落，今還剩多少，好湊著買房子。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，罵道：「呸！魍魎混沌，你成日放著正事兒不理，在外邊眠花臥柳，只當

被人弄成圈套，拿在牢里，使將人來教我尋人情。奴是個女婦人家，大門邊兒也沒走，曉得甚麼？認得何人？那裡尋人情？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？替你添羞臉，到處求爹爹告奶奶。多虧了隔壁西門大官人，看日前相交之情，大冷天，颯得那黃風黑風，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，替你做事兒幹得停停噹噹的。你今日了畢官司，兩腳站在平川地，得命思財，瘡好忘痛，來家到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，還說有也沒有。你寫來的帖子現在，沒你的手字兒，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，抵盜與人便難了！」花子虛道：「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，實指望還剩下些，咱湊著買房子過日子。」婦人道：「呸！濁蠢才！我不好罵你的。你早仔細好來，味頭兒上不算計，圈底兒下卻算計。千也說使多了，萬也說使多了，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？蔡太師、楊提督好小食腸兒！不是恁大人情，平白拿了 you 一場，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忘

八身上，好好兒放出來，教你在家裡恁說嘴！人家不屬你管轄，你是他甚麼著疼的親？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，使錢教你！你來家也該擺席酒兒，請過人來，知謝人一知謝兒，還一掃帚掃得人光光的，到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！一幾句連捺帶罵，罵的子虛閉口無言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使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。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，請西門慶來知謝，就要問他銀兩下落。依著西門慶，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。到是李瓶兒不肯，暗地使馮媽媽過來對西門慶說：「休要來吃酒，只開送一篇花帳與他，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。」花子虛不識時，還使小廝再三邀請。西門慶躲的一徑往院里去了，只回不在家。花子虛氣的發昏，只是跌腳。看觀聽說：大凡婦人更變，不與男子漢一心，隨你咬折鐵釘般剛毅之夫，也難測

其暗地之事。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，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為何？皆由御之不得其道。要之在乎容德相感，緣分相投，夫唱婦隨，庶可保其無咎。若似花子虛落魄飄風，謾無紀律，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，豈可得乎！正是：

自意得其塾，無風可動搖。

話休饒舌。後來子虛只攢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，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。得了這口重氣，剛搬到那裡，又不幸害了一場傷寒，從十一月初旬，睡倒在床上，就不曾起來。初時還請太醫來看，後來怕使錢，只挨著。一日兩，兩日三，挨到二十頭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，亡年二十四歲。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，從子虛病倒之時，就拐了五兩銀子走的無蹤。子虛一倒了頭，李瓶兒就使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，與

他商議買棺入殮，念經發送，到墳上安葬。那花大、花三、花四一般兒男婦，也都來弔孝送殯。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，與他山頭祭奠。當日婦人轎子歸家，也設了一個靈位，供養在房中。雖是守靈，一心只想著西門慶。從子虛在日，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耍了，子虛死後，越發通家往還。

一日，正值正月初九，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，未曾過子虛五七，李瓶兒就買禮物坐轎子，穿白綾襖兒，藍織金裙，白紵布鬚髻，珠子箍兒，來與金蓮做生日。馮媽媽抱氈包，天福兒跟轎。進門先與月娘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，又多謝重禮。」拜了月娘，又請李嬌兒、孟玉樓拜見了。然後潘金蓮來到，說道：「這位就是五娘？」又要磕下頭去，一口一聲稱呼：「姐姐，請受奴一禮。」

兒。」金蓮那裡肯受，相讓了半日，兩個還平磕了頭。金蓮又謝了他壽禮。又有吳大妗子、潘姥姥一同見了。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。月娘道：「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。」一面讓坐了，喚茶來吃了。良久，只見孫雪娥走過來。李瓶兒見他妝飾少次於眾人，便起身來問道：「此位是何人？奴不知，不曾請見得。」月娘道：「此是他姑娘哩。」李瓶兒就要行禮。月娘道：「不勞起動二娘，只是平拜拜兒罷。」於是彼此拜畢，月娘就讓到房中，換了衣裳，吩咐丫鬚，明間內放桌兒擺茶。須臾，圍爐添炭，酒泛羊羔，安排上酒來。讓吳大妗子、潘姥姥、李瓶兒上坐，月娘和李嬌兒主席，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。孫雪娥回廚下照管，不敢久坐。月娘見李瓶兒鐘鐘酒都不辭，於是親自遞了一遍酒，又令李嬌兒眾人各遞酒一遍，因嘲問他話兒道：「花二娘搬的遠了，俺姊妹們離多會少，好不思想。二娘狠心，就不說來看

俺們看見？」孟玉樓便道：「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！」李瓶兒道：「好大娘，三娘，蒙眾娘抬舉，奴心裡也要來，一者熱孝在身，二者家下沒人。昨日才過了他五七，不是怕五娘怪，還不敢來。」因問：「大娘貴降在幾時？」月娘道：「賤日早哩。」潘金蓮接過來道：「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，二娘好歹來走走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不消說，一定都來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，不往家去罷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奴可知也要和眾位娘敘些話兒。不瞞眾位娘說，小家兒人家，初搬到那裡，自從他沒了，家下沒人，奴那房子後牆緊靠著喬皇親花園，好不空！晚夕常有狐狸拋磚掠瓦，奴又害怕。原是兩個小廝，那個大廝又走了，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，後半截通空落落的。倒虧了這個老馮，是奴舊時人，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。」月娘因問：「老馮多少年紀？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，

高大言也沒句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今年五十六歲，男花女花都沒，只靠說媒度日。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。昨日拙夫死了，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，晚夕同丫頭一炕睡。」潘金蓮嘴快，說道：「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，二娘在這裡過一夜也不妨，左右你花爹沒了，有誰管著你！」玉樓道：「二娘只依我，叫老馮回了轎子，不去罷。」那李瓶兒只是笑，不做聲。話說中間，酒過數巡。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。潘金蓮隨著他娘往房裡去了。李瓶兒再三辭道：「奴的酒夠了。」李嬌兒道：「花二娘怎的，在他大娘、三娘手裡肯吃酒，偏我遞酒，二娘不肯吃？顯的有厚薄。」遂拿個大杯斟上。李瓶兒道：「好二娘，奴委的吃不去了，豈敢做假！」月娘道：「二娘，你吃過此杯，略歇歇兒罷。」那李瓶兒方纔接了，放在面前，只顧與眾人說話。孟玉樓見春梅立在旁邊，便問春梅：「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？你去連你娘、潘姥

姥快請來，就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。」春梅去不多時，回來道：「姥姥害身上疼，睡哩。俺娘在房裡勻臉，就來。」月娘道：「我倒也沒見，他倒是個主人家，把客人丟了，三不知往房裡去了。諸般都好，只是有這些孩子氣。」有詩為證：

倦來汗濕羅衣徹，樓上人扶上玉梯。歸到院中重洗面，金盆水裡發紅泥。

正說著，只見潘金蓮走來。玉樓在席上看見他艷抹濃妝，從外邊搖擺將來，戲道：「五丫頭，你好人兒！今日是你個驢馬畜，把客人丟在這裡，你躲到房裡去了，你可成人養的！」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。玉樓道：「好大膽的五丫頭！你還來遞一鐘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奴在三娘手

裡吃了好少酒兒，也都夠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手裡是他手裡帳，我也敢奉二娘一鐘兒。」於是滿斟一大鐘遞與李瓶兒。李瓶兒只顧放著不肯吃。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撒著一根金壽字簪兒，便問：「二娘，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，是那裡打造的？倒好樣兒。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大娘既要，奴還有幾對，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。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出來的，外邊那裡有這樣範！」月娘道：「奴取笑鬥二娘耍子。俺姐妹們人多，那裡有這些相送！」眾女眷飲酒歡笑。

看看日西時分，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，吃的臉紅紅的出來，催逼李瓶兒道：「起身不起身？好打發轎子回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二娘不去罷，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。」李瓶兒說：「家裡無人，改日再奉看眾位娘，有日子住哩。」

「孟玉樓道：「二娘好執古，俺眾人就沒些兒分上？如今不打發轎子，等住回他爹來，少不的也要留二娘。」自這說話，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，說道：「既是他眾位娘再三留我，顯的奴不識敬重。吩咐轎子回去，教他明日來接罷。你和小廝家去，仔細門戶。」又教馮媽媽附耳低言：「教大丫頭迎春，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個箱子，小描金頭面匣兒里，拿四對金壽字簪兒。你明日早送來，我要送四位娘。」那馮媽媽得了話，拜辭了月娘，一面出門，不在話下。」

少頃，李瓶兒不肯吃酒，月娘請到上房，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。忽見玳安抱進氈包，西門慶來家，掀開帘子進來，說道：「花二娘在這裡！」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，兩個見了禮，坐下。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。西門慶便對

吳大妗子、李瓶兒說道：「今日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，該我年例做會首，與眾人在吳道官房裡算帳。七擔八柳纏到這咱晚。」因問：「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？」玉樓道：「二娘再三不肯，要去，被俺眾姐妹強著留下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家裡沒人，奴不放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沒的扯淡，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，怕怎的！但有些風吹草動，拿我個帖兒送與周大人，點到奉行。」又道：「二娘怎的冷清清坐著？用了些酒兒不曾？」孟玉樓道：「俺眾人再三勸二娘，二娘只是推不肯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不濟，等我勸二娘。二娘好小量兒！」李瓶兒口裡雖說：「奴吃不去了。」只不動身。一面吩咐丫鬟，從新房中放桌兒，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嘎飯菜蔬、細巧果仁，擺了一張桌子。吳大妗子知局，推不用酒，因往李嬌兒房裡去了。當下李瓶兒上坐，西門慶關席，吳月娘在炕上跏著爐壺兒。孟玉樓、潘金蓮兩邊打橫。五人坐

定，把酒來斟，也不用小鐘兒，都是大銀衢花鐘子，你一杯，我一盞。常言：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。吃來吃去，吃的婦人眉黛低橫，秋波斜視。正是：

兩朵桃花上臉來，眉眼施開真色相。

月娘見他二人吃得餒成一塊，言頗涉邪，看不上，往那邊房裡陪吳大妗子坐去了，由著他四個吃到三更時分。李瓶兒星眼乜斜，立身不住，拉金蓮往後邊淨手。西門慶走到月娘房裡，亦東倒西歪，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。月娘道：「他來與那個做生日，就在那個房兒里歇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那裡歇？」月娘道：「隨你那裡歇，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。」西門慶忍不住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因叫小玉來脫衣：「我在這房裡睡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就別要汗邪，休要惹

我那沒好口的罵出來！你在這裡，他大妗子那裡歇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罷，罷！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於是往玉樓房中歇了。」

潘金蓮引著李瓶兒淨了手，同往他前邊來，就和姥姥一處歇臥。到次日起來，臨鏡梳妝，春梅伏侍。他因見春梅靈變，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頭，與了他一副金三事兒。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。金蓮謝了又謝，說道：「又勞二娘賞賜他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不枉了五娘有福，好個姐姐！」梳妝畢，金蓮領著他同潘姥姥，叫春梅開了花園門，各處游看。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便門，通著他那壁，便問：「西門爹幾時起蓋這房子？」金蓮道：「前者陰陽看來，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，要把二娘那房子打開，通做一處，前面蓋山子捲棚，展一個大花園；後面還蓋三間玩花樓，與奴這

三間樓做一條邊。」這李瓶兒聽了在心。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。三人同來到上房。吳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陪著吳大妗子，擺下茶等著哩。眾人正吃點心，只見馮媽媽進來，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，包著四對金壽字簪兒，遞與李瓶兒。李瓶兒先奉了一對與月娘，然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。月娘道：「多有破費二娘，這個卻使不得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好大娘，甚麼稀罕之物，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。」月娘眾人拜謝了，方纔各人插在頭上。月娘道：「聞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，好不熱鬧。到明日我們看燈，就往二娘府上望望，休要推不在家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奴到那日，奉請眾位娘。」金蓮道：「姐姐還不知，奴打聽來，這十五日二娘生日。」月娘道：「今日說過，若是二娘貴降的日子，俺姊妹一個也不少，來與二娘祝壽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蝸居小室，娘們肯下降，奴一定奉請。」不一時

吃罷早飯，擺上酒來飲酒。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，轎子來接，李瓶兒告辭歸家。眾姐妹款留不住。臨出門，請西門慶拜見。月娘道：「他今日早起身，出門與人家送行去了。」婦人千恩萬謝，方纔上轎來家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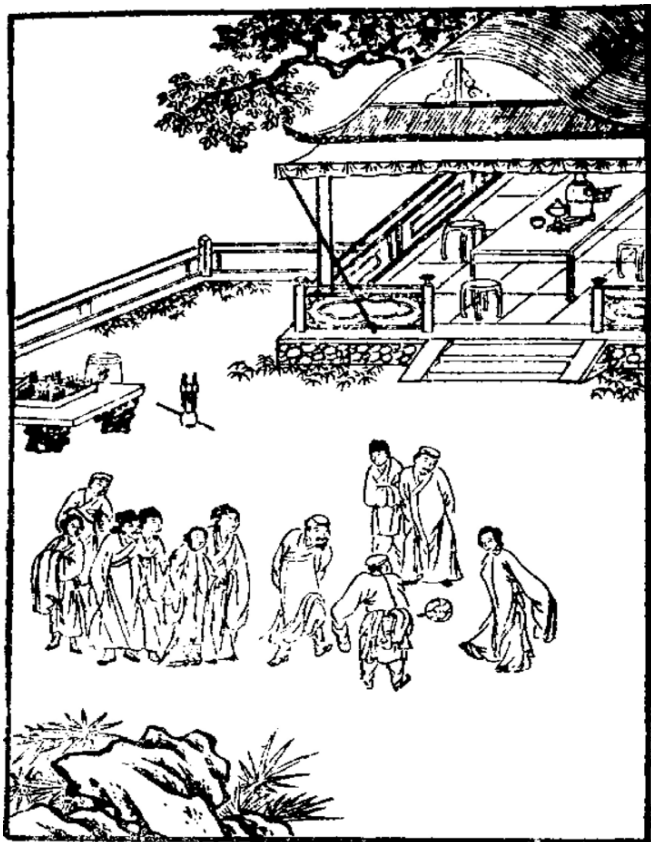
合歡核桃真堪愛，裡面原來別有仁。

金瓶梅

第十五回

佳人笑賞翫燈樓





押客替嫖麗春院

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

詩曰：

樓上多嬌艷，當窗並三五。爭弄游春陌，相邀開繡戶。

轉態結紅裾，含嬌入翠羽。留賓乍拂弦，托意時移住。

話說光陰迅速，又早到正月十五日。西門慶先一日差玳安送了四盤羹菜、一壇酒、一盤壽桃、一盤壽麵、一套織金重絹衣服，寫吳月娘名字，送與李瓶兒做生日。李瓶兒才起來梳妝，叫了玳安兒到卧房裡，說道：「前日打攪你大娘，

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。」玳安道：「娘多上覆，爹也上覆二娘，不多些微禮，送二娘賞人。」李瓶兒一面吩咐迎春罷四盤茶食管待玳安。臨出門與二錢銀子、一方閃色手帕：「到家多上覆你家列位娘，我這裡就使老馮拿帖兒來請。好歹明日都要光降走走。」玳安磕頭出門，兩個抬盒子的與一百文錢。李瓶兒隨即使老馮拿著五個柬帖兒，十五日請月娘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、潘金蓮，又捎了一個帖兒，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。

月娘到次日，留下孫雪娥看家，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，都穿著妝花錦繡衣服，來興、來安、玳安、畫童四個小廝跟隨著，竟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里來。這房子門面四間，到底三層：臨街是樓；儀門內兩邊廂房，三間客坐，一間梢間；過道穿進去，第三層三間臥

房，一間廚房。後邊落地緊靠著喬皇親花園。李瓶兒知月娘眾人來看燈，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，懸掛許多花燈。先迎接到客位內，見畢禮數，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，不必細說。到午間，客位內設四張桌席，叫了兩個唱的——董嬌兒、韓金釧兒，彈唱飲酒。前邊樓上設著細巧添換酒席，又請月娘眾人登樓看燈玩耍。樓檐前掛著湘簾，懸著燈彩。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，嬌綠段裙，貂鼠皮襖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，藍段裙。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，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，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，頭上珠翠堆盈，鳳釵半卸。俱搭伏定樓窗觀看。那燈市中人煙湊集，十分熱鬧。當街搭數十座燈架，四下圍列諸般買賣，玩燈男女，花紅柳綠，車馬轟雷。但見：

山石穿雙龍戲水，雲霞映獨鶴朝天。金屏燈、玉樓燈見

一片珠璣；荷花燈、芙蓉燈散千圍錦繡。繡球燈皎皎潔潔，雪花燈拂拂紛紛。秀才燈揖讓進止，存孔孟之遺風；媳婦燈容德溫柔，效孟薑之節操。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，判官燈鐘馗共小妹並坐。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，劉海燈背金蟾戲吞至寶。駱駝燈、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；猿猴燈、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。七手八腳螃蟹燈倒戲清波，巨大口髯鯰魚燈平吞綠藻。銀蛾鬥彩，雪柳爭輝。魚龍沙戲，七真五老獻丹書；吊掛流蘇，九夷八蠻來進寶。村裡社鼓，隊隊喧闐；百戲貨郎，樁樁鬥巧。轉燈兒一來一往，吊燈兒或仰或垂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，雲母障並瀛州閬苑。王孫爭看小欄下，蹴鞠齊雲；仕女相攜高樓上，嬌嬈炫色。卦肆雲集，相幙星羅；講新春造化如何，定一世榮枯有準。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，詞曲楊恭；到看這扇響鈸游腳僧，演說三藏。賣元宵的高堆果餡，粘梅花的齊插枯枝。剪春娥，鬢邊斜插鬧東風；

禱涼釵，頭上飛金光耀日。圍屏畫石崇之錦帳，珠簾繪梅月之雙清。雖然覽不盡鰲山景，也應豐登快活年。

月娘看了一回，見樓下人亂，就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。惟有潘金蓮、孟玉樓同兩個唱的，只顧搭伏著樓窗子望下觀看。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兒撚著，顯他那遍地金掏袖兒，露出那十指春蔥來，帶著六個金馬鐙戒指兒，探著半截身子，口中嗑瓜子兒，把嗑的瓜子皮兒都吐落在人身上，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。一回指道：「大姐姐，你來看，那家房檐下掛的兩盞繡球燈，一來一往，滾上滾下，倒好看。」一回又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來看，這對門架子上，挑著一盞大魚燈，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鰲蟹兒，跟著他倒好耍子。」一回又叫：「三姐姐，你看，這首里這個婆兒燈，那個老兒燈。」正看著，忽然一陣風來，把個婆兒燈下半截割了一

個大窟窿。婦人看見，笑個不了，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，挨肩擦背，仰望上瞧，通擠匝不開，都壓「足羅」「足羅」兒。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，直指著談論。一個說道：「一定是那公侯府里出來的宅眷。」一個又猜：「是貴戚王孫家艷妾，來此看燈。不然如何內家妝束？」又一個說道：「莫不是院中小娘兒？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。」又一個走過來說道：「只我認的，你們都猜不著。這兩個婦人，也不是小可人家的，他是閻羅大王的妻，五道將軍的妾，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、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。你惹他怎的？想必跟他大娘來這裡看燈。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，我不認的。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，上戴著個翠面花兒的，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。大郎因為在王婆茶坊內捉姦，被大官人踢死了。把他娶在家裡做妾。後次他小叔武松告狀，誤打了皂隸李外傳，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。如今一二年不見

出來，落的這等標緻了。」正說著，吳月娘見樓下圍的人多了，叫了金蓮、玉樓席坐下，聽著兩個粉頭彈唱燈詞，飲酒。

坐了一回，月娘要起身，說道：「酒夠了，我和二娘先行一步，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，以盡二娘之情。今日他爹不在家，家裡無人，光丟著些丫頭們，我不放心。」這李瓶兒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好大娘，奴沒盡心也是的。今日大節間，燈兒也沒點，飯兒也沒上，就要家去，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，還有他姑娘們哩，怕怎的？待月色上來，奴送四位娘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二娘，不是這等說。我又不大十分用酒，留下他姊妹兩個，就同我一般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大娘不用，二娘也不吃一鐘，也沒這個道理。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，那等鐘鐘不辭，眾位娘竟不肯饒我。今日來到奴這湫窄

之處，雖無甚物供獻，也盡奴一點勞心。」於是拿大銀鐘遞與李嬌兒，說道：「二娘好歹喝一杯兒。大娘，奴不敢奉大杯，只奉小杯兒罷。」於是滿斟遞與月娘。兩個唱的，月娘每人與他二錢銀子。待的李嬌兒吃過酒，月娘就起身，又囑咐玉樓、金蓮道：「我兩個先去，就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，也就來罷。家裡沒人。」玉樓應諾。李瓶兒送月娘、李嬌兒到門首，上轎去了。歸到樓上，陪玉樓、金蓮飲酒，看天晚，樓上點起燈來，兩個唱的彈唱飲酒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、謝希大兩個，家中吃了飯，同往燈市裡游玩。到了獅子街東口，西門慶因為月娘眾人都李瓶兒家吃酒，恐怕他兩個看見，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，只到賣紗燈的跟前就回了。不想轉過灣來，撞遇孫寡嘴、祝實念，唱喏說道：「連日不會哥，心中渴想。」見了應伯

爵、謝希大罵道：「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，你來和哥游玩，就不說叫俺一聲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祝兄弟，你錯怪了他兩個，剛纔也是路上相遇。」祝實念道：「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同眾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，不是也請眾兄弟家去，今日房下們都往人家吃酒去了。」祝實念道：「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，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？只當大節間拜拜年，去混他混。前日俺兩個在他家，他望著俺們好不哭哩！說他從臘里不好到如今，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去看他看。哥今日倒閑，俺們情願相伴哥進去走走。」西門慶因記掛晚夕李瓶兒有約，故推辭道：「今日我還有小事，明日去罷。」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，於是同進院中去。正是：

柳底花陰壓路塵，一回游賞一回新。不知買盡長安笑，

活得蒼生幾戶貧？

西門慶同眾人到了李家，桂卿正打扮著在門首站立，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。祝實念就高叫道：「快請三媽出來！還虧俺眾人，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。」少頃，老虔婆扶拐而出，與西門慶見禮畢，說道：「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，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兒？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。」祝實念插口道：「你老人家會猜算，俺大官人近日相了個絕色的表子，每日只在那裡走，不想你家桂姐兒。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，拉他來，他還不來哩！媽不信，問孫伯修就是了。」因指著應伯爵、謝希大說道：「這兩個天殺的，和他都是一路神祇。」老虔婆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好應二哥，俺家沒惱著你，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？雖故姐夫裡邊頭絮兒多，常言道：好子弟不嫖一個粉頭，天下錢眼兒都

一樣。不是老身誇口說，我家桂姐也不醜，姐夫自有眼，今也不消人說。」孫寡嘴道：「我是老實說，哥如今新敘的這個表子，不是裡面的，是外面的表子。」西門慶聽了，趕著孫寡嘴只顧打，說道：「老媽，你休聽這天災人禍的老油嘴，老殺才！」孫寡嘴和眾人笑成一塊。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，遞與桂卿：「大節間，我請眾朋友。」桂卿不肯接，遞與老媽。老媽說道：「怎麼的？姐夫就笑話我家，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？又教姐夫壞鈔，拿出銀子。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。」應伯爵走過來說道：「老媽，你依我收了，快安排酒來俺們吃。」那虔婆說道：「這個理上卻使不得。」一壁推辭，一壁把銀子接來袖了，深深道了個萬福，說道：「謝姐夫的佈施。」應伯爵道：「媽，你且住。我說個笑話兒你聽：一個子弟在院中嫖小娘兒。那一日做耍，裝做貧子進去。老媽見他衣服襤褸，不理

他。坐了半日，茶也不拿出來。子弟說：「媽，我肚飢，有飯尋些來吃。」老媽道：「米囤也曬，那討飯來？」子弟又道：「既沒飯，有水拿些來，我洗臉。」老媽道：「少挑水錢，連日沒送水來。」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，放在桌上，教買米雇水去。慌的老媽沒口子道：「姐夫吃了臉洗飯，洗了飯吃臉！」一把眾人都笑了。虔婆道：「你還是這等快取笑，可兒的來，自古有恁說沒這事。」應伯爵道：「你拿耳朵來，我對你說：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——後巷的吳銀兒了，不要你家桂姐哩！」虔婆笑道：「我不信，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，比吳銀兒還比得過。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。姐夫是何等人兒？他眼裡見得多，著緊處，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！」說畢，人去收拾酒菜去了。

少頃，李桂姐出來，家常輓著一窩絲杭州攢，金縷絲釵，翠梅花鈿兒，珠子箍兒，金籠墜子，上穿白綾對襟襖兒，下著紅羅裙子，打扮的粉妝玉琢，望下道了萬福，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。須臾，泡出茶來，桂卿、桂姐每人遞了一盞，陪著吃畢。保兒就來打抹春台，才待收拾擺放案酒，忽見帘子外探頭舒腦，有幾個穿襖縷衣者——謂之架兒，進來跪下，手裡拿著三四升瓜子兒：「大節間，孝順大老爹。」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於春兒，問：「你們那幾個在這裡？」於春道：「還有段綿紗、青聶鉞，在外邊伺候。」段綿紗進來，看見應伯爵在里，說道：「應爹也在這裡。」連忙磕了頭。西門慶吩咐收了他瓜子兒，打開銀包兒，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。於春兒接了，和眾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謝爹賞賜。」往外飛跑。有《朝天子》單道架兒行藏：

這家子打和，那家子撮合。他的本分少，虛頭大，一些兒不巧又騰挪，繞院里都趲過。席面上幫閑，把牙兒閑嗑。攘一回才散伙，賺錢又不多。歪廝纏怎麼？他在虎口裡求津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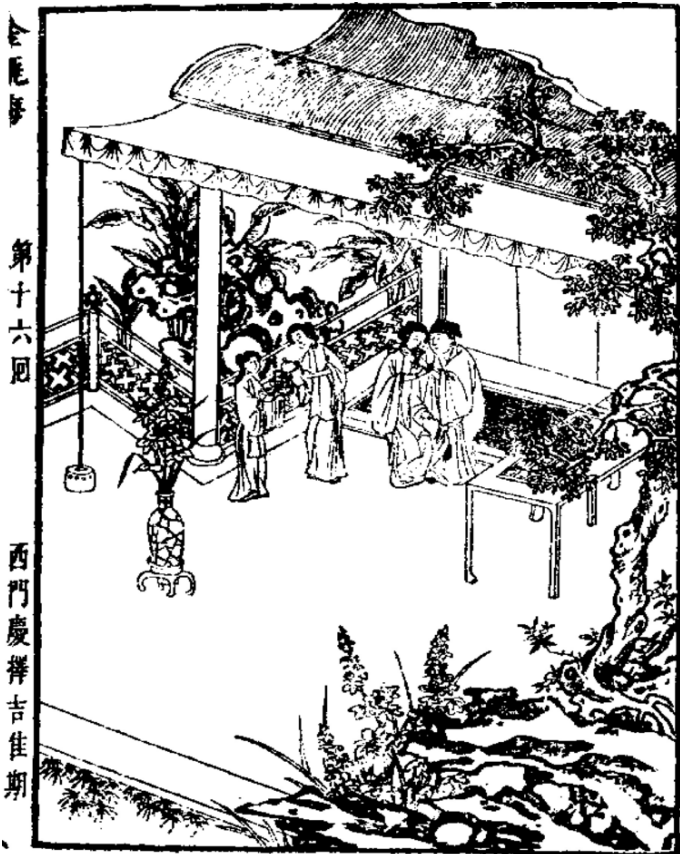
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，安排酒上來吃。桂姐滿泛金杯，雙垂紅袖，餚烹異品，果獻時新，倚翠偎紅，花濃酒艷。酒過兩巡，桂卿、桂姐一個彈箏，一個琵琶，兩個彈著唱了一套《鬪景融和》。正唱在熱鬧處，見三個穿青衣黃板鞭者——謂之圓社，手裡捧著一隻燒鵝，提著兩瓶老酒，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，向前打了半跪。西門慶平昔認的，一個喚白禿子，一個喚小張閑，一個是羅回子，因說道：「你們且外邊候候，待俺們吃過酒，踢三跑。」於是向桌子上拾了四盤馥飯、一大壺酒、一碟點心，打發眾圓社吃了，整理氣毬伺

候。西門慶吃了一回酒，出來外面院子里，先踢了一跑。次教桂姐上來，與兩個圓社踢。一個揸頭，一個對障，勾踢拐打之間，無不假喝彩奉承。就有些不到處，都快取過去了。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，說：「桂姐的行頭，就數一數二的，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。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，使的塵生眉畔，汗濕腮邊，氣喘吁吁，腰肢困乏。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，與西門慶攜手，看桂卿與謝希大、張小閑踢行頭。白禿子、羅回子在旁虛撮腳兒等漏，往來拾毛。亦有《朝天子》一詞，單表這踢圓的始末：

在家中也閑，到處刮涎，生理全不乾，氣毬兒不離在身邊，每日街頭站。窮的又不趨，富貴他偏羨。從早晨只到晚，不得甚飽餐。轉不得大錢，他老婆常被入包占。

西門慶正看著眾人在院內打雙陸、踢氣毬，飲酒，只見玳安騎馬來接，悄悄附耳低言道：「大娘、二娘家去了。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！」這西門慶聽了，暗暗叫玳安：「把馬弔在後門邊，等著我。」於是酒也不吃，拉桂姐到房中，只坐了一回兒，就出來推淨手，於後門上馬，一溜煙走了。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，西門慶只說：「我家裡有事。」那裡肯轉來！教玳安兒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。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，使丫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。應伯爵等眾人，還吃到二更才散。正是：

笑罵由他笑罵，歡娛我且歡娛。



金瓶梅



應伯爵追歡喜慶

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

喜慶

詩曰：

傾城傾國莫相疑，巫水巫雲夢亦痴。
紅粉情多銷駿骨，金蘭誼薄惜蛾眉。

溫柔鄉裡精神健，窈窕風前意態奇。
村子不知春寂寂，千金此夕故踟躕。

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，玳安跟馬，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，見大門關著，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。玳安叫馮媽媽開

了門，西門慶進來。李瓶兒在堂中秉燭，花冠齊整，素服輕盈，正倚簾櫳盼望。見西門慶來，忙移蓮步，款促湘裙，下階迎接，笑道：「你早來些兒，他三娘、五娘還在這裡，只剛纔起身去了。今日他大娘去的早，說你不在家。那裡去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我和應二哥、謝子純早晨看燈，打你門首過去來。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，拉去院里，撞到這咱晚。我恐怕你這裡等候，小廝去時，教我推淨手，打後門跑了。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，休想來的成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適間多謝你重禮。他娘們又不肯坐，只說家裡沒人，教奴到沒意思的。」於是重篩美酒，再整佳餚，堂中把花燈都點上，放下暖簾來。金爐添獸炭，寶篆熱龍涎。婦人遞酒與西門慶，磕下頭去說道：「拙夫已故，舉眼無親。今日此杯酒，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，休要嫌奴醜陋，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，與眾位娘子作個姊妹，奴自己甘心。不知官人心下如

何？」說著滿眼淚落。西門慶一手接酒，一手扯他道：「你請起來。既蒙你厚愛，我西門慶銘刻於心。待你孝服滿時，我自有處，不勞你費心。今日是你的好日子，咱每且吃酒。」

西門慶吃畢，亦滿斟一杯回奉。婦人吃畢，安席坐下。馮媽媽單管廚下。須臾，拿面上來吃。西門慶因問道：「今日唱的是那兩個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今日是董嬌兒、韓金釧兒兩個。臨晚，送他三娘、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。」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，繡春、迎春兩個在旁斟酒下菜伏侍。只見玳安上來，與李瓶兒磕頭拜壽。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個萬福，吩咐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，拿一壺酒與玳安吃。

西門慶吩咐：「吃了早些回家去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到家裡，你娘問，休說你爹在這裡。」玳安道：「小的知道，只說爹在裡邊過夜。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點了點頭兒，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得，說道：「好個乖孩子，眼

裡說話。」又叫迎春拿二錢銀子與他節間買瓜子兒嗑：「明日你拿個樣兒來，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。」那玳安連忙磕頭說：「小的怎敢？」走到下邊吃了酒飯，帶馬出門。馮媽媽把大門關上了拴。

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，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，桌上鋪茜紅苦條，兩個抹牌飲酒。吃一回，吩咐迎春房裡秉燭。原來花子虛死了，迎春、繡春都被西門慶耍了，以此凡事不避，教他收拾鋪床，拿果盒杯酒。又在床上紫錦帳里，婦人露著粉般身子，西門慶香肩相並，玉體廝挨。兩個看牌，拿大鐘飲酒。因問西門慶：「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且待二月間興工，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，與那邊花園取齊。前邊起蓋個山子捲棚，花園耍子。後邊還蓋三間玩花樓。」婦人因指道：「奴這床後茶葉

箱內，還藏三四十斤沉香、二百斤白蠟、兩罐子水銀、八十斤胡椒。你明日都搬出來，替我賣了銀子，湊著你蓋房子使。你若不嫌奴醜陋，到家好歹對大娘說，奴情願與娘們做個姊妹，隨問把我做第幾個也罷。親親，奴舍不的你。」說著，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。西門慶忙把汗巾兒抹拭，說道：「你的情意，我已盡知。待你這邊孝服滿，我那邊房子蓋了才好。不然娶你過去，沒有住房。」婦人道：「既有實心娶奴家去，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，奴舍不的他好個人兒，與後邊孟家三娘，見了奴且親熱。兩個天生的打扮，也不象兩個姊妹，只象一個娘兒生的一般。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，快眉眼裡掃人。」西門慶說道：「俺吳家的這個拙荊，他倒是好性兒哩。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？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，蓋三間樓與你居住，安兩個角門兒出入。你心下如何？」婦人道：「我的哥哥，這等才可奴

的意！」於是兩個顛鸞倒鳳，淫欲無度。狂到四更時分，方纔就寢。枕上並肩交股，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。

婦人且不梳頭，迎春拿進粥來，只陪著西門慶吃了半盞粥兒，又拿酒來，二人又吃。原來李瓶兒好馬爬著，教西門慶坐在枕上，他倒插花往來自動。兩個正在美處，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，騎馬來接。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。玳安說：「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，在家中坐著。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傅二叔，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，約八月中找完銀子。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說我在這裡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只說爹在桂姨家，沒說在這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不曉事！教傅二叔打發他便了，又來請我怎的？」玳安道：「傅二叔講來，客人不肯，直等爹去，方纔批合同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既是家中使孩子來請，買賣要

緊，你不去，惹的大娘不怪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賊蠻奴才，行市遲，貨物沒處發兌，才上門脫與人。若快時，他就張致了。滿清河縣，除了我家鋪子大，發貨多，隨問多少時，不怕他不來尋我。」婦人道：「買賣不與道路為仇，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。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。」西門慶於是依李瓶兒之言，慢慢起來，梳頭淨面，戴網巾，穿衣服。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了，西門慶一直帶著個眼紗，騎馬來家。

鋪子里有四五個客人，等候秤貨兌銀。批了合同，打發去了。走到潘金蓮房中，金蓮便問：「你昨日往那裡去來？實說便罷，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都在花家吃酒，我和他們燈市裡走了走，就同往裡邊吃酒，過一夜。今日小廝接我方纔來家。」金蓮道：「我知小廝去

接，那院里有你魂兒？罷麼，賊負心，你還哄我哩！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，弄神弄鬼的。晚夕叫了你去，「入日」搗了一夜，「入日」搗的了，才放來了。玳安這賊囚根子，久慣兒牢成，對著他大娘又一樣話兒，對著我又是一樣話兒。先是他回馬來家，他大娘問他：「你爹怎的不來？在誰家吃酒哩？」他回說：「和傅二叔眾人看了燈回來，都在院裏李桂姨家吃酒，叫我明早接去哩。」落後我叫了問他，他笑不言語。問的急了，才說：「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！」賊囚根，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話！想必你叫他說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那裡教他？」於是隱瞞不住，方纔把李瓶兒一晚夕請我去到那裡，與我遞酒，說空過你們來了。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，他沒人手，後半截空，晚夕害怕，一心要教我娶他。問幾時收拾這房子。他還有些香燭細貨，也值幾百兩銀子，教我會經紀，替他打發。銀子教我收，湊著蓋房

子。上緊修蓋，他要和你一處住，與你做個姊妹，恐怕你不肯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也不多著個影兒在這裡，巴不的來總好。我這裡也空落落的，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。自古艸多不礙港，車多不礙路，我不肯招他，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？攙奴甚麼分兒也怎的？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。你還問聲大姐姐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雖故是恁說，他孝服未滿哩。」說畢，婦人與西門慶脫白綾襖，袖子里滑浪一聲掉出個物件兒來，拿在手裡沉甸甸的，彈子大，認了半日，竟不知甚麼東西。但見：

原是番兵出產，逢人薦轉在京。身軀小內玲瓏。得人輕借力，輾轉作蟬鳴。解使佳人心顫，慣能助腎威風。號稱金面勇先鋒。戰降功第一，揚名勉子鈴。

婦人認了半日，問道：「是甚麼東西兒？怎和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物件你就知道了，名喚做勉鈴，南方勉甸國出來的。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。」婦人道：「此物使到那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先把他放入爐內，然後行事，妙不可言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與李瓶兒也乾來？」西門慶於是把晚間之事，從頭告訴一遍。說得金蓮淫心頓起，兩個白日里掩上房門，解衣上床交歡。正是：

不知子晉緣何事，才學吹簫便作仙。

話休饒舌。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，把李瓶兒的香蠟等物，都秤了斤兩，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。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，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，湊著蓋房使。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土動工。將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

並主管賁四，卸磚瓦木石，管工計帳。這賁四名喚賁第傳，年少生的浮浪鬻虛，百能百巧。原是內相勤兒出身，因不守本分，被趕出來。初時跟著人做兄弟，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，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，卻在故衣行做經紀。琵琶簫管都會。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，常照管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人錢使。以此凡大小事情，少他不得。當日賁四、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。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，打開牆垣，築起地腳，蓋起捲棚山子、各亭台耍子去處。非止一日，不必盡說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。西門慶起蓋花園，約個月有餘。卻是三月上旬，乃花子虛百日。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，和他計議，要把花子虛靈燒了：「房子賣的賣，不的，你著人來看守。你早把奴娶過去罷！隨你把奴作第幾個，奴情願

伏侍你鋪床疊被。」說著淚如雨下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休煩惱。我這話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，直待與你把房蓋完，那時你孝服將滿，娶你過門不遲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既有真心娶奴，先早把奴房攬掇蓋了。娶過奴去，到你家住一日，死也甘心。省得奴在這裡度日如年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的話，我知道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再不的，我燒了靈，先搬在五娘那邊住兩日。等你蓋了新房子，搬移不遲。你好歹到家和五娘說，我還等你的話。這三月初十日，是他百日，我好念經燒靈。」西門慶應諾，與婦人歇了一夜。

到次日來家，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。金蓮道：「可知好哩！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。你還問聲大姐姐去。我落得河水不洗船。」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，月娘正梳頭。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，從頭至尾說一遍。月娘道：

「你不好娶他的。他頭一件，孝服不滿；第二件，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；第三件，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，買了他房子，收著他寄放的許多東西。常言：機兒不快梭兒快。我聞得人說，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。倘一時有些聲口，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搔。奴說的是好話。趙錢孫李，你依不依隨你！」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。走出前廳來，坐在椅子上沉吟：又不好回李瓶兒話，又不好不去的。尋思了半日，還進入金蓮房裡來。金蓮問道：「大姐姐怎麼說？」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。金蓮道：「大姐姐說的也是。你又買了他房子，又娶他老婆，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，既做朋友，沒絲也有寸，交官兒也看喬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也罷了。到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，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，在中間鬼渾。怎生計較？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呸！有甚難處的事？你到那裡只說：『我到家對五娘說來，

他的樓上堆著許多藥料，你這家伙去到那裡沒處堆放，亦發再寬待些時，你這邊房子也七八蓋了，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，你這裡孝服也將滿。那裡娶你過去，卻不齊備些。強似搬在五娘樓上，葷不葷，素不素，擠在一處甚麼樣子！

「管情他也罷了。」

西門慶聽言大喜，那裡等的時分，就走到李瓶兒家。婦人便問：「所言之事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五娘說來，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，你搬去不遲。如今他那邊樓上，堆的破零零的，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？還有一件打攪，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，如之奈何？」婦人道：「他不敢管我的事。休說各衣另飯，當官寫立分單，已倒斷開了，只我先嫁由爹娘，後嫁由自己。常言：嫂叔不通問，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。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，他顧不的我。他但若

放出個屁來，我教那賊花子坐著死不敢睡著死。大官人你放心，他不敢惹我。」因問：「你這房子，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如今吩咐匠人，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，及至油漆了，也到五月頭上。」婦人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上緊些。奴情願等到那時候也罷。」說畢，丫鬟擺上酒，兩個歡娛飲酒過夜。西門慶自此，沒三五日不來，俱不必細說。

光陰迅速，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。三間玩花樓，裝修將完，只少捲棚還未安礫。一日，五月蕤賓時節，正是：

家家門插艾葉，處處戶掛靈符。

李瓶兒治了一席酒，請過西門慶來，一者解粽，二者商

議過門之事。擇五月十五日，先請僧人念經燒靈，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。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：「你燒靈那日，花大、花三、花四請他不請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每人把個帖子，隨他來不來！」當下計議已定，單等五月十五日，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眾僧人，在家念經除靈。

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，與應伯爵做生日。早晨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，教他買辦置酒，晚夕與李瓶兒除服。卻教平安、畫童兩個跟馬，約午後時分，往應伯爵家來。那日在席者謝希大、祝實念、孫天化、吳典恩、雲理守、常峙節連新上會賁第傳十個朋友，一個不少。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。遞畢酒，上坐之時，西門慶叫過兩個小優兒，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，名喚吳惠。那一個不認的，跪下說道：「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，叫鄭奉。」西門慶坐首席，每人賞

二錢銀子。吃到日西時分，只見玳安拿馬來接，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：「二娘請爹早些去。」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，就往下走。被應伯爵叫住問道：「賊狗骨頭兒，你過來實說。若不實說，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，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？恁日頭半天里就拿馬來，端的誰使你來？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？或者是裡邊十八子那裡？你若不說，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，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。」玳安只說道：「委的沒人使小的。小的恐怕夜緊，爹要起身早，拿馬來伺候。」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，見不說，便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明日打聽出來，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。」於是又斟了一鐘酒，拿了半碟點兒，與玳安下邊吃去。

良久，西門慶下來更衣，叫玳安到僻靜處問他話：「今日花家有誰來？」玳安道：「花三往鄉裡去了。花四家裡害

眼，都沒人來。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。吃了一日齋飯，他漢子先家去了，只有他老婆，臨去，二娘叫到房裡，與了他十兩銀子，兩套衣服。還與二娘磕了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沒說什麼？」玳安道：「他一字沒敢題甚麼，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，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真個說此話來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怎敢說謊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又問：「齋供了畢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和尚老早就去了，靈位也燒了。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處邊看馬去。」這玳安正往外走，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，猛可叫了一聲，把玳安嚇了一跳。伯爵罵道：「賊小骨頭兒！你不對我說，我怎的也聽見了？原來你爹兒們乾的好繭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休要倡揚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央我央兒，我不說便了。」於是走到席上，如此這般，對眾人說了一回。把西門慶拉著說道：「哥，你可成個

人！有這等事，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？就是花大有些話說，哥只吩咐俺們一聲，等俺們和他說，不怕他不依。他若敢道個不字，俺們就與他結下個大疙瘩。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？哥一一告訴俺們。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？哥若有使令去處，兄弟情願火里火去，水裡水去。弟兄們這等待你，哥還只瞞著不說。」謝希大接過說道：「哥若不說，俺們明日倡揚的裡邊李桂姐、吳銀兒知道了，大家都不好意思的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教眾位得知罷，親事已都停當了。」

謝希大道：「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，俺們賀哥去。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，請俺們吃喜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消說，一定奉請列位兄弟。」祝實念道：「比時明日與哥慶喜，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，先慶了喜罷。」於是叫伯爵把酒，謝希大執壺，祝實念捧菜，其餘都陪跪。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著，彈唱一套《十三腔》「喜遇吉日」，一連

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鐘酒。祝實念道：「哥，那日請俺們吃酒，也不要少了鄭奉、吳惠兩個。」因定下：「你二人好歹去。」鄭奉掩口道：「小的們一定伺候。」須臾，遞酒畢，各歸席坐下。又吃了一回。看看天晚，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，趕眼錯起身走了。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，謝希大道：「應二哥，你放哥去罷。休要誤了他的事，教嫂子見怪。」

那西門慶得手上馬，一直走了。到了獅子街，李瓶兒摘去孝髻，換上一身艷服。堂中燈火熒煌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席，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，讓西門慶上坐。丫鬟執壺，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，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今日靈已燒了，蒙大官人不棄，奴家得奉巾櫛之歡，以遂於飛之願。」行畢禮起來。西門慶下席來，亦回遞婦人一杯，方纔坐下。因問：「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什麼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奴午齋

後，叫他進到房中，就說大官人這邊親事。他滿口說好，一句閑話也無。只說明日三日里，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。奴與他十兩銀子，兩套衣服，兩口子歡喜的要不得。臨出門，謝了又謝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既恁說，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。但有一句閑話，我不饒他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若放辣騷，奴也不放過他。」於是銀鑲鐘兒盛著南酒，繡春斟了送上，李瓶兒陪著吃了幾杯。真個是年隨情少，酒因境多。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，比常時益發歡喜，臉上堆下笑來，問西門慶道：「方纔你在應家吃酒，玳安來請你，那邊沒人知道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又被應花子猜著，逼勒小廝說了幾句，鬧混了一場。諸弟兄要與我賀喜，喚唱的，做東道，又齊攢的幫襯，灌上我幾杯。我趕眼錯就走出來，還要攔阻，又說好歹，放了我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們放了，也還解趣哩。」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，情眸眷戀，一霎的不禁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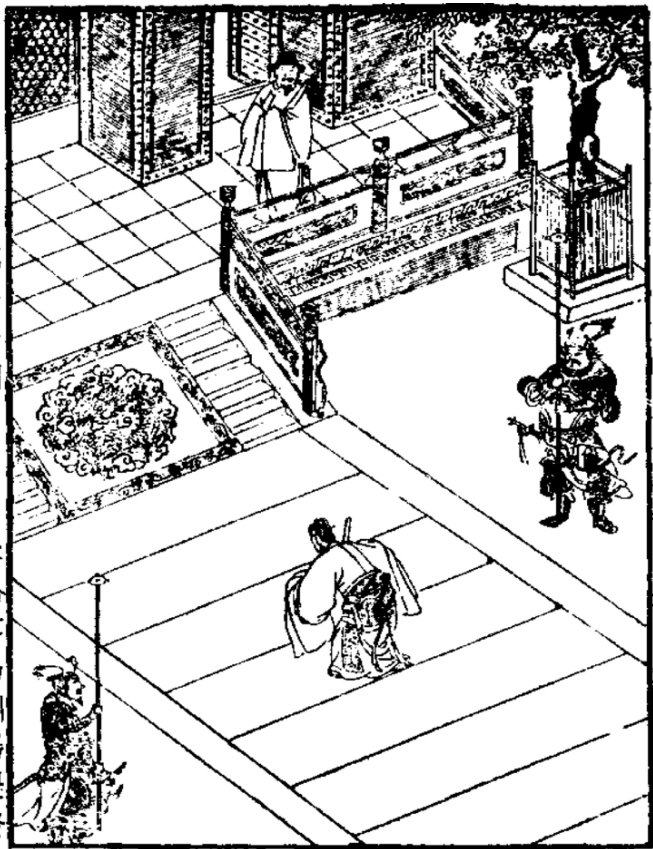
亂。兩個口吐丁香，臉偎仙杏，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：「我的親哥！你既真心要娶我，可趁早些。你又往來不便，休丟我在這裡日夜懸望。」說畢翻來倒去，攪做一團，真個是：

情濃胸湊緊，款洽臂輕籠；倦把銀缸照，猶疑是夢中。

金瓶梅

第十七回

字給事劾倒楊提督





全角有

李瓶兒許嫁蔣竹山

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

蔣竹山

詩曰：

早知君愛歇，本自無容妒；誰使恩情深，今來反相誤。

愁眠羅帳曉，泣坐金閨暮；獨有夢中魂，猶言意如故。

話說五月二十日，帥府周守備生日。西門慶封五星分資、兩方手帕，打選衣帽齊整，騎匹大白馬，四個小廝跟隨，往他家拜壽。席間也有夏提刑、張團練、荊千戶、賀千戶一班武官兒飲酒，鼓樂迎接，搬演戲文。玳安接了衣裳，

回馬來家。到日西時分，又騎馬去接，走到西街口上，撞見馮媽媽，問道：「馮媽媽那裡去？」馮媽媽道：「你二娘使我不來請你爹。雇銀匠整理頭面完備，今日送來，請你爹那裡瞧去。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！」玳安道：「俺爹今日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，我如今接去。你老人家回罷。等我到那裡，對爹說就是了。」馮媽媽道：「累你好歹說聲，你二娘等著哩！」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。眾官員正飲酒間，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，說道：「小的回馬家來時，在街口撞遇馮媽媽，二娘使了來說，雇銀匠送了頭面來了，請爹瞧去，還要和爹說話哩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就要起身，那周守備那裡肯放，攔門拿巨杯相勸。西門慶道：「蒙大人見賜，寧可飲一杯，還有些小事，不能盡情，恕罪，恕罪！」於是一飲而盡，辭周守備上馬，逕到李瓶兒家。

婦人接著，茶湯畢，西門慶吩咐玳安回馬家去，明日來接。玳安去了。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，與西門慶過目。黃烘烘火焰般一副好頭面，收過去，單等二十四日行禮，出月初四日準娶。婦人滿心歡喜，連忙安排酒來，和西門慶暢飲開懷。吃了一回，使丫鬟房中搽抹涼席乾淨。兩個在紗帳之中，香焚蘭麝，衾展鮫綃，脫去衣裳，並肩疊股，飲酒調笑。良久，春色橫眉，淫心蕩漾。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，然後乘著酒興，坐於床上，令婦人橫躺於衽席之上，與他品簫。但見：

不竹不絲不石，肉音別自唔咿。流蘇瑟瑟碧紗垂，辨不出宮商角徵。

一點櫻桃欲綻，纖纖十指頻移。深吞添吐兩情痴，不覺

靈犀味美。

「紗帳香飄蘭麝，娥眉輕把蕭吹。雪白玉體透香帷，禁不住魂飛魄揚。」

一點櫻桃小口，兩隻手賽柔荑，才郎情動囑奴知，不覺靈犀味美。」

西門慶醉中戲問婦人：「當初花子虛在時，也和他乾此事不乾？」婦人道：「他逐日睡生夢死，奴那裡耐煩和他乾這營生！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，就來家，奴等閑也不和他沾身。況且老公公在時，和他另在一間房睡著，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。好不好，對老公公說了，要打尙棍兒。奴與他這般頑耍，可不碇殺奴罷了！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，就是醫奴的藥一般。白日黑夜，教奴只是想你。」兩個耍一回，

又幹了一回。旁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，都是各樣細巧果品，小金壺內滿泛瓊漿。從黃昏掌上燈燭，且乾且歇，直耍到一更時分。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，使馮媽媽開門瞧去，原來是玳安來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吩咐明日來接，這咱晚又來做甚麼？」因叫進來問他。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，因西門慶與婦人睡著，又不敢進來，只在簾外說道：「姐姐、姐夫都搬來了，許多箱籠在家中。大娘使我來請爹，快去計較話哩。」這西門慶聽了，只顧猶豫：「這咱晚，端的有甚緣故？須得到家瞧瞧。」連忙起來。婦人打發穿上衣服，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。

打馬一直到家，只見後堂中秉著燈燭，女兒女婿都來了，堆著許多箱籠床帳家伙，先吃了一驚，因問：「怎的這咱來家？」女婿陳敬濟磕了頭，哭說：「近日朝中，俺楊老

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。聖旨下來，拿送南牢問罪。門下親族用事人等，都問擬枷充軍。昨日府中楊乾辦連夜奔來，透報與父親知道。父親慌了，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籠，且暫在爹家中寄放，躲避些時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，打聽消息去了。待事寧之日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「西門慶問：「你爹有書沒有？」陳敬濟道：「有書在此。」向袖中取出，遞與西門慶。折開觀看，上面寫道：

眷生陳洪頓首書奉大德西門慶親家台覽：餘情不敘。茲因北虜犯邊，搶過雄州地界，兵部王尚書不發救兵，失誤軍機，連累朝中楊老爺，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。聖旨惱怒，拿下南牢監禁，會同三法司審問。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，俱照例發邊衛充軍。生一聞消息，舉家驚惶，無處可投，先打發小兒、令愛，隨身箱籠家活，暫借親家府上寄寓。生即上

京，投在姐夫張世廉處，打聽示下。待事務寧帖之日，回家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誠恐縣中有甚聲色，生令小兒外具銀五百兩，相煩親家費心處料，容當叩報沒齒不忘。燈下草書，不宣。

仲夏二十日

洪再拜

西門慶看了，慌了手腳，教吳月娘安排酒飯，管待女兒、女婿。就令家下人等，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，與他兩口兒居住。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。陳敬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，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。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，與他五百兩銀子，教他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裡，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。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：

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，懇乞宸斷，亟誅誤國權

姦，以振本兵，以消虜患事：臣聞夷狄之禍，自古有之。周之獫狁，漢之匈奴，唐之突厥，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，至我皇宋建國，大遼縱橫中原者已非一日。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。語云：霜降而堂鐘鳴，雨下而柱礎潤。以類感類，必然之理。譬若病夫，腹心之疾已久，元氣內消，風邪外入，四肢百骸，無非受病，雖盧扁莫之能救，焉能久乎？今天下之勢，正猶病夫（兀王）羸之極矣。君猶元首也，輔臣猶腹心也，百官猶四肢也。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，百官庶政各盡職於下。元氣內充，榮衛外扞，則虜患何由而至哉？今招夷虜之患者，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：本以儉邪姦險之資，濟以寡廉鮮恥之行，讒諂面諛，上不能輔君當道，贊元理化；下不能宣德布政，保愛元元。徒以利祿自資，希寵固位，樹黨懷姦，矇蔽欺君，中傷善類。忠士為之解體，四海為之寒心。聯翩朱紫，萃聚一門。邇者河湟失

議，主議伐遼，內割三郡，郭藥師之叛，卒使金虜背盟，憑陵中原。此皆誤國之大者，皆由京之不職也。王黼貪庸無賴，行比俳優。蒙京汲引，薦居政府，未幾謬掌本兵。惟事慕位苟安，終無一籌可展。乃者張達殘於太原，為之張皇失散。今虜犯內地，則又挈妻子南下，為自全之計。其誤國之罪，可勝誅戮？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蔭，憑籍寵靈典司兵柄，濫膺閫外，大姦似忠，怯懦無比。此三臣者，皆朋黨固結，內外矇蔽，為陛下腹心之蠱者也。數年以來，招災致異，喪本傷元，役重賦煩，生民離散，盜賊猖獗，夷虜犯順，天下之膏腴已盡，國家之綱紀廢弛，雖擢發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。臣等待罪該科，備員諫職，徒以目擊姦臣誤國，而不為皇上陳之，則上辜君父之恩，下負平生所學。伏乞宸斷，將京等一千黨惡人犯，或下廷尉，以示薄罰；或致極典，以彰顯戮；或照例枷號；或投之荒裔，以御魑魅。庶天

意可回，人心暢快，國法以正，虜患自消。天下幸甚！臣民幸甚！

奉聖旨：「蔡京姑留輔政。王黼、楊戩著拿送三法司，會問明白來說。欽此欽遵。」續該三法司會問過，並黨惡人犯王黼、楊戩，本兵不職，縱虜深入，荼毒生民，損兵折將，失陷內地，律應處斬。手下壞事家人、書辦、官掾、親家董升、盧虎、楊盛、龐宣、韓宗仁、陳洪、黃玉、劉盛、趙弘道等，查出有名人犯，俱問擬枷號一個月，滿日發邊衛充軍。

西門慶不看，萬事皆休；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，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。就是：

驚傷六葉連肝肺，嚇壞三毛七孔心。

當下即忙打點金銀寶玩，馱裝停當，把家人來保、來旺叫到卧房中，悄悄吩咐，如此這般：「雇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。不消到你陳親家老爹下處。但有不好聲色，取巧打點停當，速來回報。」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銀子。絕早五更雇腳夫起程，上東京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著，到次日早，吩咐來昭、賁四，把花園工程止住，各項匠人都且回去，不做了。每日將大門緊閉，家下人無事亦不許往外去。西門慶只在房裡走來走去，憂上加憂，悶上加悶，如熱地蜒蚰一般，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。吳月娘見他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只得寬慰他，說道：「他陳親家那邊為事，各人冤有頭債有主，你也不需焦愁如此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婦人都知道些甚麼？陳親家是我的親家，女兒、女婿兩個孽障搬來咱家住

著，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，常言：機兒不快梭兒快，打著羊駒驢戰。倘有小人指搦，拔樹尋根，你我身家不保。」正是：關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，不題。

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，不見動靜，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，大門關得鐵桶相似。等了半日，沒一個人牙兒出來，竟不知怎的。看看看到二十四日，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，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。叫門不開，立在對過房檐下等。少頃，只見玳安出來飲馬，看見便問：「馮媽媽，你來做甚麼？」馮媽媽說：「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，怎的不見動靜？請你爹過去說話哩。」玳安道：「俺爹連日有些事兒，不得閑。你老人家還拿頭面去，等我飲馬回來，對俺爹說就是了。」馮媽媽道：「好哥哥，我這在里等著，你拿進頭面

去和你爹說去。你二娘那裡好不惱我哩！」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，走到裡邊，半日出來道：「對爹說了，頭面爹收下了，教你上覆二娘，再待幾日兒，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。」這馮媽媽一直走來，回了婦人話。婦人又等了幾日，看看五月將盡，六月初旬，朝思暮盼，音信全無，夢攘魂勞，佳期間阻。正是：

懶把蛾眉掃，羞將粉臉勻。滿懷幽恨積，憔悴玉精神。

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，每日茶飯頓減，精神恍惚。到晚夕，孤眠枕上展轉躊躕。忽聽外邊打門，仿佛見西門慶來到。婦人迎門笑接，攜手進房，問其爽約之情，各訴衷腸之話。綢繆繾綣，徹夜歡娛。雞鳴天曉，便抽身回去。婦人恍然驚覺，大呼一聲，精魂已失。馮媽媽聽見，慌忙進房來

看。婦人說道：「西門他爹剛纔出去，你關上門不曾？」馮媽媽道：「娘子想得心迷了，那裡得大官人來？影兒也沒有！」婦人自此夢境隨邪，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，攝其精髓。漸漸形容黃瘦，飲食不進，卧床不起。馮媽媽向婦人說，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。其人年不上三十，生的五短身材，人物飄逸，極是輕浮狂詐。請入臥室，婦人則霧鬢雲鬟，擁衾而卧，似不勝憂愁之狀。茶湯已罷，丫鬟安放褥墊。竹山就床診視脈息畢，因見婦人生有姿色，便開口說道：「學生適診病源，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，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，主六欲七情所致。陰陽交爭，乍寒乍熱，似有鬱結於中而不遂之意也。似瘧非瘧，似寒非寒，白日則倦怠嗜卧，精神短少；夜晚神不守舍，夢與鬼交。若不早治，久而變為骨蒸之疾，必有屬續之憂矣。可惜，可惜！」婦人道：「有累先生，俯賜良劑。奴好了，重加酬謝。」竹山

道：「學生無不用心，娘子若服了我的藥，必然貴體全安。」說畢起身。這裡送藥金五星，使馮媽媽討將藥來。婦人晚間吃了藥下去，夜裡得睡，便不驚恐。漸漸飲食加添，起來梳頭走動。那消數日，精神複舊。

一日，安排了一席酒餚，備下三兩銀子，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。蔣竹山自從與婦人看病，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。一聞其請，即具服而往。延之中堂，婦人盛妝出見，道了萬福，茶湯兩換，請入房中。酒餚已陳，麝蘭香藹。小丫鬟繡春在旁，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。婦人高擎玉盞，向前施禮，說道：「前日，奴家心中不好，蒙賜良劑，服之見效。今粗治了一杯水酒，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。」竹山道：「此是學生分內之事，理當措置，何必計較！」因見三兩謝禮，說道：「這個學生怎麼敢領？」婦人道：「些須微意，

不成禮數，萬望先生笑納。」辭讓了半日，竹山方纔收了。婦人遞酒，安下坐次。飲過三巡，竹山偷眼睽視婦人，粉妝玉琢，嬌艷驚人，先用言以挑之，因道：「學生不敢動問，娘子青春幾何？」婦人道：「奴虛度二十四歲。」竹山道：「似娘子這等妙年，生長深閨，處於富足，何事不遂，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？」婦人聽了，微笑道：「不瞞先生，奴因拙夫棄世，家事蕭條，獨自一身，憂愁思慮，何得無病！」竹山道：「原來娘子夫主歿了。多少時了？」婦人道：「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，今已八個月。」竹山道：「曾吃誰的藥來？」婦人道：「大街上胡先生。」竹山道：「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？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，知道甚麼脈，娘子怎的請他？」婦人道：「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。還是拙夫沒命，不乾他事。」竹山又道：「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？」婦人道：「兒女俱

無。」竹山道：「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，獨自孀居，又無所出，何不尋其別進之路？甘為幽悶，豈不生病！」婦人道：「奴近日也講著親事，早晚過門。」竹山便道：「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？」婦人道：「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。」竹山聽了道：「苦哉，苦哉！娘子因何嫁他？學生常在他家看病，最知詳細。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，廣放私債，販賣人口，家中丫頭不算，大小五六個老婆，著緊打尙棍兒，稍不中意，就令媒人領出賣了。就是打老婆的班頭，坑婦女的領袖。娘子早是對我說，不然進入他家，如飛蛾投火一般，坑你上不上，下不下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乾連，在家躲避不出，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，都丟下了。東京關下文書，坐落府縣拿人。到明日他蓋這房子，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。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？」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。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，尋思半晌，

暗中跌腳：「嗔怪道：一替兩替請著他不來，他家中為事哩！一又見竹山語言活動，一團謙恭：「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，不知他有妻室沒有？」因說道：「既蒙先生指教，奴家感戴不淺，倘有甚相知人家，舉保來說，奴無有個不依之理。」竹山乘機請問：「不知要何等樣人家？學生打聽的實，好來這裡說。」婦人道：「人家到也不論大小，只要象先生這般人物的。」這蔣竹山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歡喜的滿心癢，不知搔處，慌忙走下席來，雙膝跪下告道：「不瞞娘子說，學生內幃失助，中饋乏人，鰥居已久，子息全無。倘蒙娘子垂憐，肯結秦晉之緣，足稱平生之願。學生雖銜環結草，不敢有忘。」婦人笑笑，以手攜之，說道：「且請起，未審先生鰥居幾時？貴庚多少？既要做親，須得要個保山來說，方成禮數。」竹山又跪下哀告道：「學生行年二十九歲，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，不幸去年荊妻已故，家緣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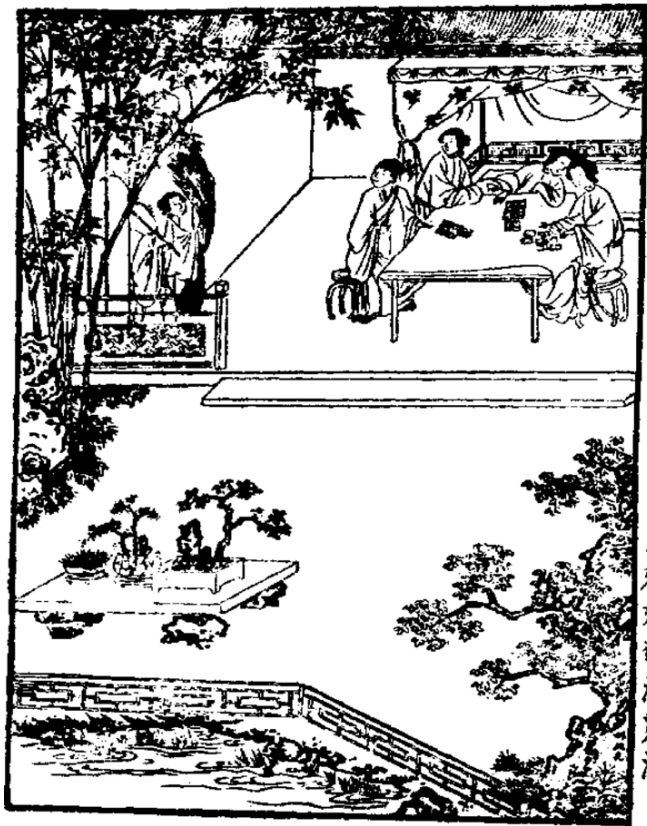
乏，實出寒微。今既蒙金諾之言，何用冰人之講。一婦人笑道：「你既無錢，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，拉他做個媒證。也不消你行聘，擇個吉日良時，招你進來，入門為贅。你意下若何？」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：「娘子就如同學生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。夙世有緣，三生大幸矣！」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酒，已成其親事。竹山飲至天晚回家。

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：「西門慶如此這般為事，吉凶難保。況且奴家這邊沒人，不好了一場，險不喪了性命。為今之計，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，有何不可？」到次日，就使馮媽媽遞信過去，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，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，成其夫妻。過了三日，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，與竹山打開兩間門面，店內煥然一新。初時往人家看病，只是走，後來買了一匹驢兒騎著，在街上往來，不在話下。

正是：

一窪死水全無浪，也有春風擺動時。





金瓶梅

見嬌娘敬濟蒐消

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銷魂

詞曰：

有個人人，海棠標韻，飛燕輕盈。酒暈潮紅，羞蛾一笑生春。

為伊無限傷心，更說甚巫山楚雲！鬥帳香銷，紗窗月冷，著意溫存。

話分兩頭。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，單表來保、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，朝登紫陌，暮踐紅塵，一日到東京，進

了萬壽門，投旅店安歇。到次日，街前打聽，只聽見街談巷議，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，聖旨下來，秋後處決。止有楊提督名下親族人等，未曾拿完，尚未定奪。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，急來到蔡府門首。舊時幹事來了兩遍，道路久熟，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，探聽府中消息。少頃，只見一個青衣人，慌慌打府中出來，往東去了。來保認得是楊提督府里親隨楊乾辦，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，因家主不曾吩咐，以此不言語，放過他去了。遲了半日，兩個走到府門前，望著守門官深深唱個喏：「動問一聲，太師老爺在家不在？」那守門官道：「老爺朝中議事未回。你問怎的？」來保又問道：「管家翟爺請出來，小人見見，有事稟白。」那官吏道：「管家翟叔也不在了。」來保見他不肯實說，曉得是要些東西，就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。那官吏接了便問：「你要見老爺，要見學士大爺？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

稟，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，各有所掌。況老爺朝中未回，止有學士大爺在家。你有甚事，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，稟見大爺也是一般。」這來保就借情道：「我是提督楊爺府中，有事稟見。」官吏聽了，不敢怠慢，進入府中。良久，只見高安出來。來保慌忙施禮，遞上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小人是楊爺的親，同楊乾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。因後邊吃飯，來遲了一步，不想他先來了。所以不曾趕上。」高安接了禮物，說道：「楊乾辦只剛纔去了，老爺還未散朝。你且待待，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。」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旁邊，另一座儀門進去。坐北朝南三間敞廳，綠油欄桿，朱紅牌額，石青鎮地，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「學士琴堂」四字。

原來蔡京兒子蔡攸，也是寵臣，見為祥和殿學士兼禮部

尚書、提點太乙宮使。來保在門外伺候，高安先入，說了出來，然後喚來保入見，當廳跪下。蔡攸深衣軟巾，坐於堂上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來保稟道：「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，同府中楊乾辦來稟見老爺討信。不想楊乾辦先來見了，小人趕來後見。」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。蔡攸見上面寫著「白米五百石」，叫來保近前說道：「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，連日迴避。閣中之事並昨日三法司會問，都是右相李爺秉筆。楊老爺的事，昨日內里有消息出來，聖上寬恩，另有處分了。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，待查明問罪。你還到李爺那裡去說。」來保只顧磕頭道：「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，望爺憐憫，看家楊老爺分上。」蔡攸道：「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，問聲當朝右相、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諱邦彥的你李爺，誰是不知道！也罷，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。」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緘，使了圖書，就差管家高

安同去見李爺，如此替他說。

那高安承應下了，同來保去了府門，叫了來旺，帶著禮物，轉過龍德街，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。正值邦彥朝散才來家，穿大紅縐紗袍，腰系玉帶，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，回到廳上，門吏稟報說：「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。」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，然後喚來保、來旺進見，跪在廳臺下。高安就在旁邊遞了蔡攸封緘，並禮物揭帖，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。邦彥看了說道：「你蔡大爺分上，又是你楊老爺親，我怎麼好受此禮物？況你楊爺，昨日聖心回動，已沒事。但只手下之人，科道參語甚重，一定問發幾個。」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。上面寫著：「王黼名下書辦官董升，家人王廉，班頭黃玉，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，乾辦楊盛，府掾韓宗仁、趙弘道，班頭劉成，

親黨陳洪、西門慶、胡四等，皆鷹犬之徒，狐假虎威之輩。乞敕下法司，將一千人犯，或投之荒裔以御魍魎，或置之典刑，以正國法。」來保見了，慌的只顧磕頭，告道：「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，望老爺開天地之心，超生性命則個！」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。邦彥見五百兩金銀，只買一個名字，如何不做分上？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，取筆將文捲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，一面收上禮物去。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，就拿回帖回學士，賞了高安、來保、來旺一封五兩銀子。

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，回到客店，收拾行李，還了房錢，星夜回清河縣。來家見西門慶，把東京所乾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西門慶聽了，如提在冷水盆內，對月娘說：「早時使人去打點，不然怎了！」正是，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——

落日已沉西嶺外，卻被扶桑喚出來。

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。過了兩日，門也不關了，花園照舊還蓋，漸漸出來街上走動。

一日，玳安騎馬打獅子街過，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，裡邊堆著許多生熟藥材。朱紅小櫃，油漆牌匾，吊著幌子，甚是熱鬧。歸來告與西門慶說——還不知招贅蔣竹山一節，只說：「二娘搭了個新伙計，開了個生藥鋪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半信不信。

一日，七月中旬，金風淅淅，玉露泠泠。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著，撞見應伯爵、謝希大。兩人叫住，下馬唱喏，問道：「哥，一向怎的不見？兄弟到府上幾遍，見大門關著，又不敢叫，整悶了這些時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？嫂子娶進來

不曾？也不請兄弟們吃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好告訴的。因舍親陳宅那邊為些閑事，替他亂了幾日。親事另改了日期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兄弟們不知哥吃驚。今日既撞遇哥，兄弟二人肯空放了？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杯，權當解悶。」不由分說，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。正是：

高榭樽開歌妓迎，漫誇解語一含情。
纖手傳杯分竹葉，一簾秋水浸桃笙。

當日西門慶被二人拉到吳銀兒家，吃了一日酒。到日暮時分，已帶半酣，才放出來。打馬正走到東街口上，撞見馮媽媽從南來，走得甚慌。西門慶勒住馬，問道：「你那裡去？」馮媽媽道：「二娘使我往門外寺里魚籃會，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。」西門慶醉中道：「你二娘在家好麼？我明

日和他說話去。」馮媽媽道：「還問甚麼好？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，吃人掇了鍋兒去了。」西門慶聽了失聲驚問道：「莫不他嫁人去了？」馮媽媽道：「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，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，大門關著。對大官兒說進去，教你早動身，你不理。今教別人成了，你還說甚的？」西門慶問：「是誰？」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著，染病看看至死，怎的請了蔣竹山來看，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，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，成其夫婦，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鋪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，叫道：「苦哉！你嫁別人，我也不惱，如何嫁那矮王八！他有甚麼起解？」於是一直打馬來家。

剛下馬進儀門，只見吳月娘、孟玉樓、潘金蓮並西門大

姐四個，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。見西門慶來家，月娘、玉樓、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。只有金蓮不去，且扶著庭柱兜鞋，被西門慶帶酒罵道：「淫婦們閑的聲喚，平白跳甚麼百索兒？」趕上金蓮踢了兩腳。走到後邊，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，走在西廂一間書房內，要了鋪蓋，那裡宿歇。打丫頭，罵小廝，只是沒好氣。眾婦人同站在一處，都甚是著恐，不知是那緣故。吳月娘埋怨金蓮：「你見他進門有酒了，兩三步又開一邊便了。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，且提鞋兒，卻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著。」玉樓道：「罵我們也罷，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？沒槽道的行貨子！」金蓮接過來道：「這一家子只是我好欺負的！一般三個人在這裡，只踢我一個兒。那個偏受用著甚麼也怎的？」月娘就惱了，說道：「你頭裡何不叫他連我踢不是？你沒偏受用，誰偏受用？恁的賊不識高低貨！我到不言語，你只顧嘴頭子

嘩哩（口薄）喇的！」金蓮見月娘惱了，便把話兒來撫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不是這等說。他不知那裡因著甚麼頭由兒，只拿我煞氣。要便睜著眼望著俺叫，千也要打個臭死，萬也要打個臭死！」月娘道：「誰教你只要嘲他來？他不打你，卻打狗不成！」玉樓道：「大姐姐，且叫小廝來問他聲，今日在誰家吃酒來？早晨好好出去，如何來家恁個腔兒！」不一時，把玳安叫到跟前，月娘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！你不實說，教大小廝來拷打你和平安兒，每人都是十板。」玳安道：「一娘休打，待小的實說了罷。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里吳家吃酒，散了來在東街口上，撞遇馮媽媽，說花二娘等爹不去，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。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。」月娘道：「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，浪著嫁了漢子，來家拿人煞氣。」玳安道：「二娘沒嫁蔣太醫，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。如今二娘與他本錢，開了好不興的生藥鋪。我來家告爹說，

爹還不信。」孟玉樓道：「論起來，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？服也還未滿，就嫁人，使不得的！」月娘道：「如今年程，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。漢子孝服未滿，浪著嫁人的，才一個兒？淫婦成日和漢子酒里眠酒里卧的人，他原守的甚麼貞節！」看官聽說：月娘這一句話，一棒打著兩個人——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孝服不曾滿再醮人的，聽了此言，未免各人懷著慚愧歸房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卻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。到次日早，把女婿陳敬濟安在他花園中，同賁四管工記帳，換下來招教他看守大門。西門大姐白日里便在後邊和月娘眾人一處吃酒，晚夕歸到前邊廂房中歇。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工，非呼喚

不敢進入中堂，飲食都是內里小廝拿出來吃。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人都不曾見面。一日，西門慶不在家，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。月娘因陳敬濟一向管工辛苦，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酬勞他，向孟玉樓、李嬌兒說：「待要管，又說我多攬事；我待欲不管，又看不上。人家的孩兒在你家，每日早起睡晚，辛辛苦苦，替你家打勤勞兒，那個與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？」玉樓道：「姐姐，你是個當家的人，你不上心誰上心！」月娘於是吩咐廚下，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，午間請陳敬濟進來吃一頓飯。這陳敬濟撇了工程教責四看管，逕到後邊參見月娘，作揖畢，旁邊坐下。小玉拿茶來吃了，安放桌兒，拿蔬菜按酒上來。月娘道：「姐夫每日管工辛苦，要請姐夫進來坐坐，白不得個閑。今日你爹不在家，無事，治了一杯水酒，權與姐夫酬勞。」敬濟道：「兒子蒙爹娘抬舉，有甚勞苦，這等費心！」月娘陪著他吃了一回酒。

月娘使小玉：「請大姑娘來這裡坐。」小玉道：「大姑娘使著手，就來。」少頃，只聽房中抹得牌響。敬濟便問：「誰人抹牌？」月娘道：「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。」敬濟道：「你看沒分曉，娘這裡呼喚不來，且在房中抹牌。」一不時，大姐掀帘子出來，與他女婿對面坐下，一周飲酒。月娘便問大姐：「陳姐夫也會看牌不會？」大姐道：「他也知道些香臭兒。」月娘只知敬濟是志誠的女婿，卻不道這小伙子兒詩詞歌賦，雙陸象棋，拆牌道字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曉。正是：

自幼乖滑伶俐，風流博浪牢成。愛穿鴨綠出爐銀，雙陸象棋幫襯。

琵琶笙箏簫管，彈丸走馬員情。只有一件不堪聞：見了

佳人是命。

月娘便道：「既是姐夫會看牌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？」敬濟道：「娘和大姐看罷，兒子卻不當。」月娘道：「姐夫至親間，怕怎的？」一面進入房中，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氈看牌，見敬濟進來，抽身就要走。月娘道：「姐夫又不是別人，見個禮兒罷。」向敬濟道：「這是你三娘哩。」那敬濟慌忙躬身作揖，玉樓還了萬福。當下玉樓、大姐三人同抹，敬濟在旁邊觀看。抹了一回，大姐輸了下來，敬濟上來又抹。玉樓出了個天地分；敬濟出了個恨點不到；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，雙三不搭兩么兒，和兒不出，左來右去配不著色頭。只見潘金蓮掀帘子進來，銀絲鬚髻上戴著一頭鮮花兒，笑嘻嘻道：「我說是誰，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裡。」慌的陳敬濟扭頸回頭，猛然一見，不覺心盪目搖，精

魂已失。正是：五百年冤家相遇，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。月娘道：「此是五娘，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。」敬濟忙向前深深作揖，金蓮一面還了萬福。月娘便道：「五姐你來看，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。」這金蓮近前一手扶著床護炕兒，一隻手拈著白紗團扇兒，在旁替月娘指點道：「大姐姐，這牌不是這等出了，把雙三搭過來，卻不是天不同和牌？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。」眾人正抹牌在熱鬧處，只見玳安抱進氈包來，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月娘連忙攙掇小玉送姐夫打角門出去了。

西門慶下馬進門，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，然後趲到潘金蓮房中來。金蓮慌忙接著，與他脫了衣裳，說道：「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提刑所賀千戶新升新平寨知寨，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，拿帖兒知會我，不好不

去的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沒酒，教丫鬟看酒來你吃。」不一時，放了桌兒飲酒，菜蔬都擺在面前。飲酒中間，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，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果盒酒掛紅，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。說了一回，天色已晚。春梅掌燈歸房，二人上床宿歇。西門慶因起早送行，著了辛苦，吃了幾杯酒就醉了。倒下頭鼾睡如雷，鼾鼾不醒。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，夜間有些餘熱，這潘金蓮怎生睡得著？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，不免赤著身子起來，執燭滿帳照蚊。照一個，燒一個。迴首見西門慶仰臥枕上，睡得正濃，搖之不醒。其腰間那話，帶著托子，累垂偉長，不覺淫心輒起，放下燭臺，用纖手捫弄。弄了一回，蹲下身去，用口吮之。吮來吮去，西門慶醒了，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你達達睡睡，就擱搥死了。」一面起來，坐在枕上，亦發叫他在下盡著吮啞；又垂首玩之，以暢其美。正是：怪底佳人風性重，夜深偷弄紫簫

吹。又有蚊子雙關《踏莎行》詞為證：

我愛他身體輕盈，楚腰膩細。行行一派笙歌沸。黃昏人未掩朱扉，潛身撞入紗廚內。款傍香肌，輕憐玉體。嘴到處，胭脂記。耳邊廂造就百般聲，夜深不肯教人睡。

婦人頑了有一頓飯時，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叫春梅篩酒過來，在床前執壺而立。將燭移在床背板上，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，那話隔山取火，托入牡中，令其自動，在上飲酒取樂。婦人罵道：「好個刁鑽的強盜！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，怪刺刺教丫頭看答著，甚麼張致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對你說了罷，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乾，叫他家迎春在旁執壺斟酒，到好耍子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甚麼瓶姨鳥姨，題那淫婦做甚，奴好心不得好報。那淫婦等不

的，浪著嫁漢子去了。你前日吃了酒來家，一般的三個人，院子里跳百索兒，只拿我煞氣，只踢我一個兒，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。想起來，奴是好欺負的！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你與誰辨嘴來？」婦人道：「那日你便進來了，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，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，罵我不識高低的貨。我想起來為甚麼？養蝦蟆得水蟲兒病，如今倒教人惱我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是我也不惱，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，吃了酒出來，路上撞見馮媽媽子，這般告訴我，把我氣了個立睜。若嫁了別人，我到罷了。那蔣太醫賊矮忘八，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？他有甚麼起解？招他進去，與他本錢，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，大刺刺的做買賣！」婦人道：「虧你臉嘴還說哩！奴當初怎麼說來？先下米兒先吃飯。你不聽，只顧來問大姐姐。常言：信人調，丟了瓢。你做差了，你埋怨那個？」西門慶被婦人幾句話，沖得心頭一點火起，

雲山半壁通紅，便道：「你由他，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。到明日休想我理他！」看官聽說：自古讒言罔行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之間，皆不能免。饒吳月娘恁般賢淑，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，卒致於反目，其他可不慎哉！自是以後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，彼此覷面，都不說話。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，也不管他；來遲去早，也不問他；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，只教丫頭上前答應，也不理他。兩個都把心冷淡了。正是：

前車倒了千千輛，後車到了亦如然。分明指與平川路，卻把忠言當惡言。

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，見漢子偏聽，以為得志。每日抖擻著精神，妝飾打扮，希寵市愛。因為那日

後邊會著陳敬濟一遍，見小伙兒生的乖猾伶俐，有心也要勾搭他。但只畏懼西門慶，不敢下手。只等西門慶往那裡去，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，與他茶水吃，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。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，親友掛紅慶賀，遞果盒。許多匠作，都有犒勞賞賜。大廳上管待客官，吃到午晌，人才散了。西門慶因起得早，就歸後邊睡去了。陳敬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。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，道：「前邊上梁，吃了這半日酒，你就不曾吃些甚麼，還來我屋裡要茶吃？」敬濟道：「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，從半夜起來，亂了這一五更，誰吃甚麼來！」婦人問道：「你爹在那裡？」敬濟道：「爹後邊睡去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既沒吃甚麼，一叫春梅：「揀枚里拿我吃的那蒸酥果餡餅兒來，與你姐夫吃。」這小伙兒就在他炕桌兒上擺著四碟小菜，吃著點心。因見婦人彈琵琶，戲問道：「五娘，你彈的甚曲兒？怎不唱個兒我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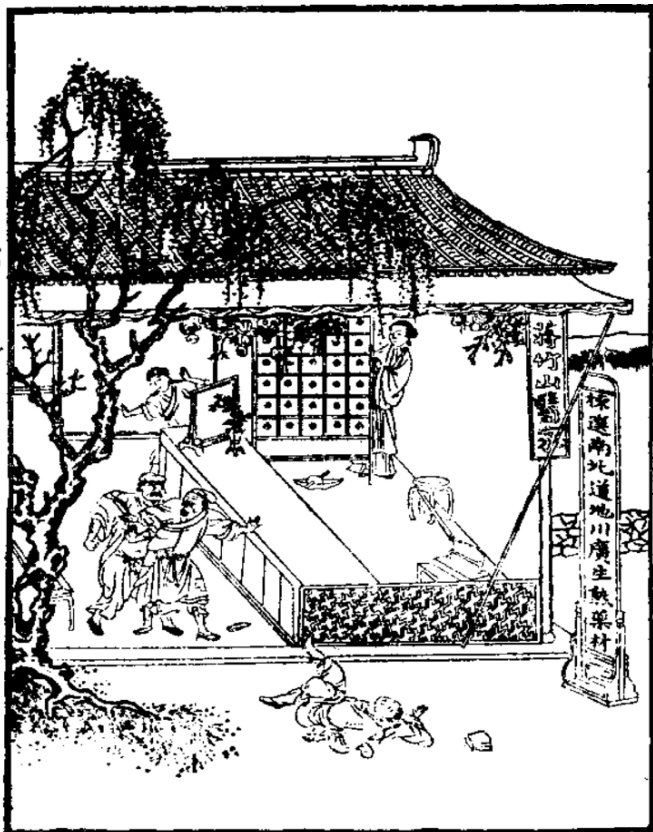
婦人笑道：「好陳姐夫，奴又不是你影射的，如何唱曲兒你聽？我等你爹起來，看我對你爹說不說！」那敬濟笑嘻嘻，慌忙跪著央及道：「望乞五娘可憐見，兒子再不敢了！」那婦人笑起來了。自此這小伙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，或吃茶吃飯，穿房入屋，打牙犯嘴，挨肩擦背，通不忌憚。月娘托以兒輩，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，自家的事卻看不見。正是：

只曉採花成釀蜜，不知辛苦為誰甜。

金瓶梅

第十九回

草裡蛇還打蕩竹山





金瓶梅

李瓶兒情感西門慶

第十九回 草里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

西門慶

詩曰：

人靡不有初，想君能終之。別來歷年歲，舊恩何可期。
重新而忘故，君子所猶譏。寄身雖在遠，豈忘君須臾。
既厚不為薄，想君時見思。

備，前後煥然一新。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，俱不在話下。
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，約有半年光陰，裝修油漆完

一日，八月初旬，與夏提刑做生日，在新買莊上擺酒。叫了四個唱的、一起樂工、雜耍步戲。西門慶從巳牌時分，就騎馬去了。吳月娘在家，整置了酒餚細果，約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、大姐、潘金蓮眾人，開了新花園門游賞。裡面花木庭台，一望無際，端的好座花園。但見：

正面丈五高，周圍二十板。當先一座門樓，四下幾間臺榭。假山真水，翠竹蒼松。高而不尖謂之台，巍而不峻謂之榭。四時賞玩，各有風光：春賞燕游堂，桃李爭妍；夏賞臨溪館，荷蓮鬥彩；秋賞疊翠樓，黃菊舒金；冬賞藏春閣，白梅橫玉。更有那嬌花籠淺徑，芳樹壓雕欄，弄風楊柳縱蛾眉，帶雨海棠陪嫩臉。燕游堂前，燈光花似開不開；藏春閣後，白銀杏半放不放。湖山側才綻金錢，寶檻邊初生石筍。翩翩紫燕穿簾幕，嘒嘒黃鶯度翠陰。也有那月窗雪洞，也有

那水閣風亭。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，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。松牆竹徑，曲水方池，映階蕉棕，嚮日葵榴。游漁藻內驚人，粉蝶花間對舞。正是：芍藥展開菩薩面，荔枝擎出鬼王頭。

當下吳月娘領著眾婦人，或攜手游芳徑之中，或鬥草坐香茵之上。一個臨軒對景，戲將紅豆擲金鱗；一個伏檻觀花，笑把羅紈驚粉蝶。月娘於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，名喚卧雲亭，和孟玉樓、李嬌兒下棋。潘金蓮和西門大姐、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。見樓前牡丹花畔，芍藥圃、海棠軒、薔薇架、木香棚，又有耐寒君子竹、欺雪大夫松。端的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景。觀之不足，看之有餘。不一時擺上酒來，吳月娘居上，李嬌兒對席，兩邊孟玉樓、孫雪娥、潘金蓮、西門大姐，各依序而坐。月娘道：「我忘

了請姐夫來坐坐。」一面使小玉：「前邊快請姑夫來。」不一時，敬濟來到，頭上天青羅帽，身穿紫綾深衣，腳下粉頭皂靴，向前作揖，就在大姐跟前坐下。傳杯換盞，吃了一回酒，吳月娘還與李嬌兒、西門大姐下棋。孫雪娥與孟玉樓卻上樓觀看。惟有金蓮，且在山子前花池邊，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為戲。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戲說道：「五娘，你不會撲蝴蝶兒，等我替你撲。這蝴蝶兒忽上忽下，心不定，有些走滾。」那金蓮扭回粉頸，斜瞅了他一眼，罵道：「賊短命，人聽著，你待死也！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。」那敬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，摟他親嘴。被婦人順手只一推，把小伙兒推了一交。卻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，叫道：「五姐，你走這裡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金蓮方纔撇了敬濟，上樓去了。原來兩個蝴蝶到沒曾捉得住，到訂了燕約鶯期，則做了蜂須花嘴。正是：

狂蜂浪蝶有時見，飛入梨花沒尋處。

敬濟見婦人去了，默默歸房，心中怏怏不樂。口占《折桂令》一詞，以遣其悶：

我見他斜戴花枝，朱唇上不抹胭脂，似抹胭脂。前日相逢，似有私情，未見私情。欲見許，何曾見許！似推辭，本是不推辭。約在何時？會在何時？不相逢，他又相思；既相逢，我又相思。

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。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家，打南瓦子巷裡頭過。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，搗子們都認的——宋時謂之搗子，今時俗呼為光棍。內中有兩個，一名草里蛇魯華，一名過街鼠張勝，常受西門慶資助，乃雞竊狗盜之徒。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

錢，就勒住馬，上前說話。一人連忙走到跟前，打個半跪道：「大官人，這咱晚往那裡去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，門外莊上請我們吃了酒來。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，依我不依？」二人道：「大官人沒的說，小人平昔受恩甚多，如有使令，雖赴湯蹈火，萬死何辭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恁說，明日來我家，我有話吩咐你。」二人道：「那裡等的到明日！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，端的有甚麼事？」西門慶附耳低言，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：「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！」因在馬上搜起衣底順袋中，還有四五兩碎銀子，都倒與二人。便道：「你兩個拿去打酒吃。只要替我幹得停當，還謝你二人。」魯華那裡肯接，說道：「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！我只道教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，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，便去不的，這些小之事，有何難哉！這個銀兩，小人斷不敢

領。「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收，我也不央及你了。」教玳安接了銀子，打馬就走。又被張勝攔住說：「魯華，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？你不收，恰似咱每推脫的一般。」一面接了銀子，扒到地下磕了頭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著，不消兩日，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。」張勝道：「只望大官人到明日，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裡答應，就夠了小人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打緊。」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個親隨。此系後事，表過不題。那兩個搗子，得了銀子，依舊耍錢去了。

西門慶騎馬來家，已是日西時分。月娘等眾人，聽見他進門，都往後邊去了，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。西門慶不往後邊去，逕到花園裡來，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，便問：「我不在，你在這裡做甚麼來？」金蓮笑道：「俺們今

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看，誰知你來的恁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夏大人費心，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，只請了五位客到。我恐怕路遠，來的早。」婦人與他脫了衣裳，因說道：「你沒酒，教丫頭看酒來你吃。」西門慶吩咐春梅：「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，只留下幾碟細果子兒，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。」

一坐在上面椅子上，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，五色縐紗眉子，下著白碾光絹挑線裙兒，裙邊大紅段子白綾高低鞋兒。頭上銀絲鬚髻，金鑲分心翠梅鈿兒，雲鬢簪著許多花翠。越顯得紅馥馥朱唇、白膩膩粉臉，不覺淫心輒起，攙著他兩隻手兒，摟抱在一處親嘴。不一時，春梅篩上酒來，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。婦人一面摳起裙子，坐在身上，噙酒哺在他口裡，然後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，與他吃。西門慶道：「澀刺刺的，吃他做甚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就吊了造化了，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！」又口

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，送與他，才罷了。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。婦人一面摘下塞領子的金三事兒來，用口咬著，攤開羅衫，露出美玉無瑕、香馥馥的酥胸，緊緊就就的香乳。揣摩良久，用口舐之，彼此調笑，曲盡「於飛」。

西門慶乘著歡喜，向婦人道：「我有一件事告訴你，到明日，教你笑一聲。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，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果子鋪來。」婦人便問怎麼緣故。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、張二人之事，告訴了一遍。婦人笑道：「你這個眾生，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。」又問：「這蔣太醫，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麼？我見他且是謙恭，見了人把頭只低著，可憐見兒的，你這等做作他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不出他。你說他低著頭兒，他專一看你的腳哩。」婦人道：「汗邪的油嘴！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？我不信，他一個文墨人

兒，也乾這個營生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他迎面兒，就誤了勾當，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姦詐。」兩個說笑了一回，不吃酒了，收拾了家活，歸房宿歇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，約兩月光景。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，修合了些戲藥，買了些景東人事、美女想思套之類，實指望打動婦人。不想婦人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經過的，往往幹事不稱其意，漸生憎惡，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，都用石砸的稀碎丟掉了。又說：「你本蝦鱧，腰裡無力，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！把你當塊肉兒，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槍頭，死王八！」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裏睡。於是一心只想西門慶，不許他進房。每日聒聒著算帳，查算本錢。

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，走在鋪子小櫃里坐的，只見兩個人進來，吃的浪浪蹌蹌，楞楞睜睜，走在凳子上坐下。先是一個問道：「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？」竹山笑道：「休要作戲。只有牛黃，那有狗黃？」又問：「沒有狗黃，你有冰灰也罷，拿來我瞧瞧，我要買你幾兩。」竹山道：「生藥行只有冰片，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，那討冰灰來？」那一個說道：「你休問他，量他才開了幾日鋪子，那裡有這兩樁藥材？只與他說正經話罷。蔣二哥，你休推睡里夢裡。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，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，本利也該許多，今日問你要來了。俺們才進門就先問你要，你在人家招贅了，初開了這個鋪子，恐怕喪了你行止，顯的俺們沒陰驚了。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。你不認範，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。」竹山聽了，嚇了個立睜，說道：「我並沒有借他甚麼銀子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沒借銀，卻問你討？自古

蒼蠅不鑽那沒縫的蛋，快休說此話！」竹山道：「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，素不相識，如何來問我要銀子？」那人道：「蔣二哥，你就差了！自古於官不貧，賴債不富。想著你當初不得地時，串鈴兒賣膏藥，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，你今日就到這田地來。」這個人道：「我便姓魯，叫做魯華，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，發送妻小，本利該我四十八兩，少不的還我。」竹山慌道：「我那裡借你銀子來？就借你銀子，也有文書保人。」張勝道：「我張勝就是保人。」因向袖中取出文書，與他照了照。把竹山氣的臉臘查也似黃了，罵道：「好殺才狗男女！你是那裡搗子，走來嚇詐我！」魯華聽了，心中大怒，隔著小櫃，颯的一拳去，早飛到竹山面門上，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，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。竹山大罵：「好賊搗子！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？」因叫天福兒來幫助，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，那裡再敢上前。張勝把竹山拖

出小櫃來，攔住魯華手，勸道：「魯大哥，你多日子也耽待了，再寬他兩日兒，教他湊過與你便了。蔣二哥，你怎麼說？」竹山道：「我幾時借他銀子來？就是問你借的，也等慢慢好講，如何這等撒野？」張勝道：「蔣二哥，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——回過味來了。你若好好早這般，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，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，才是話。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，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？」那竹山聽了道：「一氣殺我，我和他見官去！誰借他甚麼錢來！」張勝道：「你又吃了早酒了！」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，仰八叉跌了一交，險不倒栽入洋溝里，將發散開，巾幘都污濁了。竹山大叫「青天白日」起來，被保甲上來，都一條繩子拴了。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，走來簾下聽覷，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，氣的個立睜。使出馮媽媽來，把牌面幌子都收了。街上藥材，被人搶了許多。一面關閉了門戶，家中坐的。

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，即差人吩咐地方，明日早解提刑院。這裡又拿帖子，對夏大人說了。次日早，帶上人來，夏提刑升廳，看了地方呈狀，叫上竹山去，問道：「你是蔣文蕙？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，反行毀打他？甚情可惡！」竹山道：「小人通不認的此人，並沒借他銀子。小人以理分說，他反不容，亂行踢打，把小人貨物都搶了。」夏提刑便叫魯華：「你怎麼說？」魯華道：「他原借小的銀兩，發送喪妻，至今三年，延挨不還。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，做了大買賣，問他理討，他倒百般辱罵小的，說小的搶奪他的貨物。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，這張勝就是保人，望爺察情。」一面懷中取出文契，遞上去。夏提刑展開觀看，寫道：

立借票人蔣文蕙，系本縣醫生，為因妻喪，無錢發送，

憑保人張勝，借到魯華名下白銀三十兩，月利三分，入手用度。約至次年，本利交還，不致少欠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借票存照。

夏提刑看了，拍案大怒道：「可又來，見有保人、借票，還這等抵賴。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，就象個賴債的。」喝令左右：「選大板，拿下去著實打。」當下三、四個人，不由分說，拖翻竹山在地，痛責三十大板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一面差兩個公人，拿著白牌，押蔣竹山到家，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。不然，帶回衙門收監。

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刺八著，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，問他要銀子，還與魯華。又被婦人噉在臉上，罵道：「沒羞的忘八，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，問我要銀子？我早知

你這忘八砍了頭是個債樁，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忘八！」那四個人聽見屋裡嚷罵，不住催逼叫道：「蔣文蕙既沒銀子，不消只管挨遲了，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。」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，又去裡邊哀告婦人。直躡兒跪在地上，哭哭啼啼說道：「你只當積陰騭，四山五舍齋佛佈施這三十兩銀子罷！不與這一回去，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？就是死罷了。」婦人不得已拿出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，當官交與魯華，扯碎了文書，方纔完事。

這魯華、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，逕到西門慶家回話。西門慶留在捲棚下，管待二人酒飯。把前事告訴了一遍。西門慶滿心大喜說：「二位出了我這口氣，足夠了。」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，西門慶那裡肯收：「你二人收去，買壺酒吃，就是我酬謝你了。後頭還有事相煩。」二人臨起身

謝了又謝，拿著銀子，自行耍錢去了。正是：

常將壓善欺良意，權作尤雲殢雨心。

卻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，歸到家中。婦人那裡容他住，說道：「只當奴害了汗病，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。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！再遲些時，連我這兩間房子，尚且不夠你還人！」這蔣竹山只知存身不住，哭哭啼啼，忍著兩腿疼，自去另尋房兒。但是婦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下，把他原舊的藥材、藥碾、藥篩、藥箱之物，即時催他搬去，兩個就開交了。臨出門，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盆水，趕著潑去，說道：「喜得冤家離眼睛！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。這婦人一心只想著西門慶，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，心中甚是懊悔。每日茶飯慵餐，娥眉懶畫，把門兒倚遍，眼兒望穿，

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。正是：

枕上言猶在，於今恩愛淪。房中人不見，無語自消魂。

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，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，看見婦人大門關著，藥鋪不開，靜落落的，歸來告訴與西門慶。西門慶道：「想必那矮忘八打重了，在屋裡睡哩，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。」遂把這事情丟下了。一日，八月十五日，吳月娘生日，家中有許多堂客來，在大廳上坐。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，一逕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，吩咐玳安：「早回馬去罷，晚上來接我。」旋邀了應伯爵、謝希大來打雙陸。那日桂卿也在家，姐妹兩個陪侍勸酒。良久，都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。玳安約至日西時分，勒馬來接。西門慶正在後邊出恭，見了玳安問：「家中無事？」玳安道：「

家中沒事。大廳上堂客都散了，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，大娘邀的後邊去了。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，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：四盤羹果、兩盤壽桃面、一匹尺頭，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。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，說爹不在家了。也沒曾請去。」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，便問：「你那裡吃酒來？」玳安道：「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，與小的酒吃。我說不吃酒，強說著叫小的吃了兩鐘，就臉紅起來。如今二娘到悔過來，對著小的好不哭哩。前日我告爹說，爹還不信。從那日提刑所出來，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。二娘甚是懊悔，一心還要嫁爹，比舊瘦了好些兒，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，討爹示下。爹若吐了口兒，還教小的回他一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賊賤淫婦，既嫁漢子去罷了，又來纏我怎的？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得閑去。你對他說，甚麼下茶下禮，揀個好日子，抬了那淫婦來罷。」玳安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他那

裡還等著小的去回他話哩，教平安、畫童兒這裡伺候爹爹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，我知道了。」這玳安出了院門，一直走到李瓶兒那裡，回了婦人話。婦人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好哥哥，今日多累你對爹說，成就了此事。」於是親自下廚整理蔬菜，管待玳安，說道：「你二娘這裡沒人，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，著人搬家伙過去。」次日雇了五六副扛，整抬運四五日。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，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。擇了八月二十日，一頂大轎，一匹段子紅，四對燈籠，派定玳安、平安、畫童、來興四個跟轎，約後晌時分，方娶婦人過門。婦人打發兩個丫鬟，教馮媽媽領著先來了，等的回去，方纔上轎。把房子交與馮媽媽、天福兒看守。

西門慶那日不往那裡去，在家新捲棚內，深衣幅巾坐

的，單等婦人進門。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，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。孟玉樓走來上房，對月娘說：「姐姐，你是家主，如今他已是在門首，你不去迎接迎接兒，惹的他爹不怪？他爹在捲棚內坐著，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，沒個人出去，怎麼好進來的？」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，心中惱，又不下氣；欲待不出去，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。沉吟了半晌，於是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出來迎接。婦人抱著寶瓶，徑往他那邊新房去了。迎春、繡春兩個丫鬟，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，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。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，不進他房去。到次日，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，分其大小，排行他是六娘。一般三日擺大酒席，請堂客會親吃酒，只是不往他房裡去。頭一日晚夕，先在潘金蓮房中。金蓮道：「他是個新人兒，才來頭一日，你就空了他房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，等我奈何他兩日，慢慢的進去。」到

了三日，打發堂客散了，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，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。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，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，飽哭了一場，可憐走到床上，用腳帶弔頸懸梁自縊。正是：

連理未諧鴛帳底，冤魂先到九重泉。

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，見燈光昏暗，起來剔燈，猛見床上婦人吊著，嚇慌了手腳。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說：「俺娘上吊哩！」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，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，直掇掇弔在床上。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，解救下來。過了半日，吐了一口清涎，方纔蘇醒。即叫春梅：「後邊快請你爹來。」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，還未睡哩。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：「你娶將他來，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，

惹他心中不惱麼？恰似俺們把這椿事放在頭裡一般，頭上未下，就讓不得這一夜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待過三日兒我去。你不知道，淫婦有些吃著碗里，看著鍋里。想起來你惱不過我。未曾你漢子死了，相交到如今，甚麼話兒沒告訴我？臨了招進蔣太醫去！我不如那廝？今日卻怎的又尋將我來？」玉樓道：「你惱的是。他也吃人騙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忽一片聲打儀門。玉樓使蘭香問，說是春梅來請爹：「六娘在房裡上吊哩！」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，便道：「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，你不依，只當弄出事來。」於是打著燈籠，走來前邊看視。落後吳月娘、李嬌兒聽見，都起來，到他房中。見金蓮摟著他坐的，說道：「五姐，你灌了他些薑湯兒沒有？」金蓮道：「我救下來時，就灌了些了。」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，方哭出聲。月娘眾人一塊石頭才落地，好好安撫他睡下，各歸房歇息。

次日，晌午前後，李瓶兒才吃些粥湯兒。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：「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嚇人。我手裡放不過他。到晚夕等我到房裡去，親看著他上個弔兒我瞧，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。賊淫婦！不知把我當誰哩！」眾人見他這般說，都替李瓶兒捏著把汗。到晚夕，見西門慶袖著馬鞭子，進他房去了。玉樓、金蓮吩咐春梅把門關了，不許一個人來，都立在角門首兒外悄悄聽著。

且說西門慶見他睡在床上，倒著身子哭泣，見他進去不起身，心中就有幾分不悅。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裡住了。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，指著婦人罵道：「淫婦！你既然虧心，何消來我家上吊？你跟著那矮忘八過去便了，誰請你來！我又不曾把人坑了，你甚麼緣故，流那毬尿怎的？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，我今日看著你上個弔兒我瞧！」於是拿

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，叫婦人上吊。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，降婦女的領袖，思量我那世里晦氣，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，越發煩惱痛哭起來。這西門慶心中大怒，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著。婦人只顧延挨不脫，被西門慶拖翻在床地平上，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，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，戰兢兢跪在地平上。西門慶坐著，從頭至尾問婦人：「我那等對你說，教你略等等兒，我家中有些事兒，如何不依我，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？你嫁了別人，我倒也不惱！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？你把他倒踏進門去，拿本錢與他開鋪子，在我眼皮子跟前，要撐我的買賣！」婦人道：「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。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，朝思暮想，奴想的心斜了。後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，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，來攝我精髓，到天明雞叫就去了。你不信只要問老馮、兩個丫頭便知。後來看看把

奴攝得至死，才請這蔣太醫來看。奴就象吊在麪糊盆內一般，吃那廝局騙了。說你家中有事，上東京去了，奴不得已才幹下這條路。誰知這廝斫了頭是個債樁，被人打上門來，經動官府。奴忍氣吞聲，丟了幾兩銀子，吃奴即時攆出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說你叫他寫狀子，告我收著你許多東西。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！」婦人道：「你可是沒的說。奴那裡有這話，就把奴身子爛化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算有，我也不怕。你說你有錢，快轉換漢子，我手裡容你不得！我實對你說罷，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，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。只略施小計，教那廝疾走無門，若稍用機關，也要連你掛了到官，弄倒一個田地。」婦人道：「奴知道是你使的術兒。還是可憐見奴，若弄到那無人煙之處，就是死罷了。」

「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。又問道：「淫婦你過來，我問你，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？」婦人道：「他拿甚麼

來比你！你是個天，他是塊磚；你在三十三天之上，他在九十九地之下。休說你這等為人上之人，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，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！他拿甚麼來比你！莫要說他，就是花子虛在日，若是比得上你時，奴也不恁般貪你了。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，一經你手，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。」自這一句話，把西門慶舊情兜起，歡喜無盡，即丟了鞭子，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，穿上衣裳，摟在懷裡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說的是。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！」即叫春梅：「快放桌兒，後邊取酒菜兒來！」正是：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有詩為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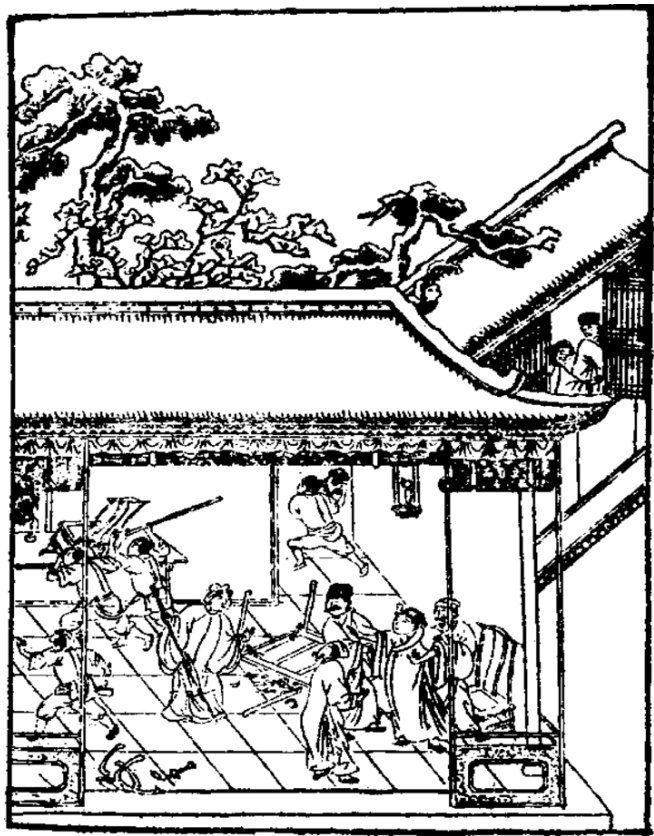
碧玉破瓜時，郎為情顛倒。感君不羞赧，回身就郎抱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回

優伶開趨奉關華筵





金瓶梅

蕩子弟爭鋒毀花院

第二十回 傻幫閑趨奉鬧華筵 痴子弟爭鋒
毀花院

詞曰：

步花徑，闌干狹。防人覷，常驚嚇。荊刺抓裙釵，倒閃
在荼蘼架。

勾引嫩枝咿啞，討歸路，尋空罅，被舊家巢燕，引入窗
紗。

話說西門慶在房中，被李瓶兒柔情軟語，感觸的回嗔作
喜，拉他起來，穿上衣裳，兩個相摟相抱，極盡綢繆。一面

令春梅進房放桌兒，往後邊取酒去。

且說金蓮和玉樓，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，站在角門首竊聽消息。他這邊又閉著，止春梅一人在院子里伺候。金蓮同玉樓兩個打門縫兒往裡張覷，只見房中拿著燈燭，裡邊說話，都聽不見。金蓮道：「俺到不如春梅賊小肉兒，他倒聽的伶俐。」那春梅在窗下潛聽了一回，又走過來。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，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：「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著，他不脫。爹惱了，抽了他幾馬鞭子。」金蓮道：「打了他，他脫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他見爹惱了，才慌了，就脫了衣裳，跪在地平上。爹如今問他話哩。」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，便道：「五姐，咱過那邊去罷。」拉金蓮來西角門首。此時是八月二十頭，月色才上來。兩個站立在黑頭裡，一處說話，等著春梅出來問他話。潘金蓮向玉樓

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只說好食果子，一心只要來這裡。頭兒沒過動，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。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，你若順順兒他倒罷了。屬扭孤兒糖的，你扭扭兒也是錢，不扭也是錢。想著先前吃小婦奴才壓枉造舌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，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。姐姐，你來了幾時，還不知他性格哩！」

二人正說話之間，只聽開的角門響，春梅出來，一直逕往後邊走。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，問道：「小肉兒，那去？」春梅笑著只顧走。金蓮道：「怪小肉兒，你過來，我問你話。慌走怎的？」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，方說：「他哭著對俺爹說了許多話。爹喜歡抱起他來，令他穿上衣裳，教我放了桌兒，如今往後邊取酒去。」金蓮聽了，向玉樓說道：「賊沒廉恥的貨！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，打哩亂哩。」

及到其間，也不怎麼的。我猜，也沒的想，管情取了酒來，教他遞。賊小肉兒，沒他房裡丫頭？你替他取酒去！到後邊，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毳聲浪顛，我又聽不上。」春梅道：「爹使我，管我事！」於是笑嘻嘻去了。金蓮道：「俺這小肉兒，正經使著他，死了一般懶待動旦。若干貓兒頭差事，鑽頭覓縫乾辦了要去，去的那快！現他房裡兩個丫頭，你替他走，管你腿事！賣蘿蔔的跟著鹽擔子走——好個閑嘈心的小肉兒！」玉樓道：「可不怎的！俺大丫頭蘭香，我正使他做活兒，他便有要沒緊的。爹使他行鬼頭兒，聽人的話兒，你看他走的那快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，便道：「三娘還在這裡？我來接你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怪狗肉，唬我一跳！」因問：「你娘知道你來不曾？」玉簫道：「我打發娘睡下這

一日了，我來前邊瞧瞧，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果去了。」因問：「俺爹到他屋裡，怎樣個動靜兒？」金蓮接過來伸著手道：「進他屋裡去，齊頭故事。」玉簫又問玉樓，玉樓便一一對他說。玉簫道：「三娘，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著，打了他五馬鞭子來？」玉樓道：「你爹因他不跪，才打他。」玉簫道：「帶著衣服打來，去了衣裳打來？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？」玉樓笑道：「怪小狗肉兒，你倒替古人耽憂！」正說著，只見春梅拿著酒，小玉拿著方盒，逕往李瓶兒那邊去。金蓮道：「賊小肉兒，不知怎的，聽見乾恁勾當兒，雲端里老鼠——天生的耗。」吩咐：「快送了來，教他家丫頭伺候去。你不要管他，我要使你哩！」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。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，就出來了，只是繡春、迎春在房答應。玉樓、金蓮問了他話。玉簫道：「三娘，咱後邊去罷。」二人一路去了。金蓮叫春梅關上角門，

歸進房來，獨自宿歇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可惜團圓今夜月，清光咫尺別人圓。

不說金蓮獨宿，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，飲酒說話到半夜，方纔被伸翡翠，枕設鴛鴦，上床就寢。燈光掩映，不啻鏡中鸞鳳和鳴；香氣薰籠，好似花間蝴蝶對舞。正是：今宵勝把銀缸照，只恐相逢是夢中。有詞為證：

淡畫眉兒斜插梳，不忺拈弄倩工夫。雲窗霧閣深深許，蕙性蘭心款款呼。

相憐愛，倩人扶，神仙標格世間無。從今罷卻相思調，美滿恩情錦不如。

兩個睡到次日飯時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，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。婦人先漱了口，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，又教迎春：「將昨日剩的金華酒篩來。」拿甌子陪著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，方纔洗臉梳妝。一面開箱子，打點細軟首飾衣服，與西門慶過目。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，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。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，說是過世老公公的。起下來上等子秤，四錢八分重。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，替他做一對墜子。又拿出一頂金絲髻髻，重九兩。因問西門慶：「上房他大娘眾人，有這髻髻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們銀絲髻髻倒有兩三頂，只沒編這髻髻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好戴出來的。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，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，每個鳳嘴銜一溜珠兒，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，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西門慶收了，一面梳頭洗臉，穿了衣服出門。李瓶兒又說道：「

那邊房裡沒人，你好歹委付個人兒看守，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。那老馮老行貨子，啻啻磕磕的，獨自在那裡，我又不放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袖著鬚髻和帽頂子，一直往外走。不妨金蓮鬚著頭，站在東角門首，叫道：「哥，你往那去？這咱才出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有勾當去。」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慌走怎的？我和你說話。」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，只得回來。被婦人引到房中，婦人便坐在椅子上，把他兩隻手拉著說道：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怪火燎腿三寸貨，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！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？你過來，我且問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罷麼，小淫婦兒，只顧問甚麼！我有勾當哩，等我回來說。」說著，往外走。婦人摸見袖子里重重的，道：「是甚麼？拿出來我瞧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我的銀子包。」婦人不信，伸手進袖子里就掏，掏出一頂金絲鬚髻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他的鬚髻，你拿那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問我，知你每沒有，說不好戴的，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，打兩件頭面戴。」金蓮問道：「這鬚髻多少重？他要打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這鬚髻重九兩，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，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金蓮道：「一件九鳳甸兒，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夠了。大姐姐那件分心，我秤只重一兩六錢，把剩下的，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就是揭實枝梗，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。還落他二三兩金子，夠打個甸兒了。」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！單管愛小便宜兒，隨處也捏個尖兒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兒，娘說的話，你好歹記著。你不替我打將來，我和你答話！」那西門慶袖了鬚髻，笑著出門。金蓮戲道：「哥兒，你幹上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怎的幹上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既不幹上，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，要

打著教他上吊。今日拿出一頂髻髻來，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，不怕你不走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兒，單隻管胡說！」說著往外去了。

卻說吳月娘和孟玉樓、李嬌兒在房中坐的，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，尋不著。只見平安來掀帘子，月娘便問：「尋他做甚麼？」平安道：「爹緊等著哩。」月娘半日才說：「我使他有勾當去了。」原來月娘早晨吩咐下他，往王姑子庵里送香油白米去了。平安道：「小的回爹，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。」月娘罵道：「怪奴才，隨你怎麼回去！」平安慌的不敢言語，往外走了。月娘便向玉樓眾人說道：「我開口，又說我多管。不言語，我又慙的慌。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，那房子賣掉了就是了。平白扯淡，搖鈴打鼓的，看守甚麼？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，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，

同在那裡就是了，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？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！他媳婦子七病八痛，一時病倒了在那裡，誰扶侍他？」玉樓道：「姐姐在上，不該我說。你是個一家之主，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，就是俺們不好主張的，下邊孩子每也沒投奔。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，也甚是沒意思。姐姐依俺每一句話兒，與他爹笑開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孟三姐，你休要起這個意。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，他平白的使性兒。那怕他使的那臉（疔各），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！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，我怎的不賢良？如今聳七八個在屋裡，才知道我不賢良！自古道，順情說好話，乾直惹人嫌。我當初說著攔你，也只為好來。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，又買他房子，今日又圖謀他老婆，就著官兒也看喬了。何況他孝服不滿，你不好娶他的。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，每日行茶過水，只瞞我一個兒，把我合在缸底下。今日也推

在院里歇，明日也推在院里歇，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，端的好在院里歇！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，喬龍畫虎的，兩面刀哄他，就是千好萬好了。似俺每這等依老實，苦口良言，著他理你理兒！你不理我，我想求你？一日不少我三頓飯，我只當沒漢子，守寡在這裡。隨我去，你每不要管他。」幾句話說的玉樓眾人訕訕的。

良久，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，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，翠蓋拖泥妝花羅裙，迎春抱著銀湯瓶，繡春拿著茶盒，走來上房，與月娘眾人遞茶。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。落後孫雪娥也來到，都遞了茶，一處坐地。潘金蓮嘴快，便叫道：「李大姐，你過來，與大姐姐下個禮兒。實和你說了罷，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，都為你來！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。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，央及央及大姐姐，教他

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姐吩咐，奴知道。」於是向月娘面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月娘道：「李大姐，他哄你哩。」又道：「五姐，你每不要來攪掇。我已是賭下誓，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。」以此眾人再不敢復言。金蓮在旁拿把抿子與李瓶兒抿頭，見他頭上戴著一副金玲瓏草蟲兒頭面，並金累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，因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，有些抓頭髮，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，是揭實枝梗的好。」這李瓶兒老實，就說道：「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！」落後小玉、玉簫來遞茶，都亂戲他。先是玉簫問道：「六娘，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先在惜薪司掌廠。」玉簫笑道：「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！」小玉又道：「去年許多里長老人，好不尋你，教你往東京去。」婦人不省，說道：「他尋我怎的？」小玉笑道：「他說你

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。」玉簫又道：「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，昨日磕頭磕夠了。」小玉又說道：「昨日朝廷差四個夜不收，請你往口外和番，端的有這話麼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小玉笑道：「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！」把玉樓、金蓮笑的不了。月娘罵道：「怪臭肉每，乾你那營生去，只顧奚落他怎的？」於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、一塊白，站又站不得，坐又坐不住，半日回房去了。

良久，西門慶進房來，回他雇銀匠家打造生活。就計較發東，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，少不的請請花大哥。李瓶兒道：「他娘子三日來，再三說了。也罷，你請他請罷。」李瓶兒又說：「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，你這裡再教一個和天福兒輪著上宿就是，不消叫旺官去罷。上房姐姐說，他媳婦兒有病，去不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即叫平

安，吩咐：「你和天福兒兩個輪，一遞一日，獅子街房子里上宿。」不在言表。

不覺到二十五日，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，安排插花筵席，一起雜耍步戲。四個唱的，李桂姐、吳銀兒、董玉仙、韓金釧兒，從晌午就來了。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，等到齊了，然後大廳上坐席。頭一席花大舅、吳大舅；第二席吳二舅、沈姨夫；第三席應伯爵、謝希大；第四席祝實念、孫天化；第五席常峙節、吳典恩；第六席雲里守、白賚光。西門慶主位，其餘傅自新、賁第傳、女婿陳敬濟兩邊列坐。樂人撮弄雜耍數回，就是笑樂院本。下去，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，間著清吹。下去，四個唱的出來，筵外遞酒。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：「今日哥的喜酒，是兄弟不當斗膽，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，足見親厚之情。俺每不打緊，

花大尊親，並二位老舅、沈姨丈在上，今日為何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小妾醜陋，不堪拜見，免了罷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哥，這話難說。當初有言在先，不為嫂子，俺每怎麼兒來？何況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，先做友，後做親，又不同別人。請出來見見怕怎的？」西門慶笑不動身。應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不要笑，俺每都拿著拜見錢在這裡，不白教他出來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單管胡說。」吃他再三逼迫不過，叫過玳安來，教他後邊說去。半日，玳安出來回說：「六娘道，免了罷。」應伯爵道：「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！你幾時往後邊去，就來哄我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莫不哄應二爹！二爹進去問不是？」伯爵道：「你量我不敢進去？左右花園中熟徑，好不好我走進去，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。」玳安道：「俺家那大猱獅狗，好不利害。倒沒有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。」伯爵故意下席，趕著玳安踢兩腳，笑

道：「好小狗骨禿兒，你傷的我好！趁早與我後邊請去。請不將來，打二十欄桿。」把眾人、四個唱的都笑了。玳安走到下邊立著，把眼只看著他爹不動身。西門慶無法可處，只得叫過玳安近前，吩咐：「對你六娘說，收拾了出來見見罷。」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，復請了西門慶進去。然後才把腳下人趕出去，關上儀門。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方攏掇，替他抵頭，戴花翠，打發他出來。廳上鋪下錦氈繡毯，四個唱的，都到後邊彈樂器，導引前行。麝蘭鬢鬢，絲竹和鳴。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，下著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，腰裡束著碧玉女帶，腕上籠著金壓袖。胸前纓落繽紛，裙邊環佩叮噹，頭上珠翠堆盈，鬢畔寶釵半卸，粉面宜貼翠花鈿，湘裙越顯紅鴛小。正是：

恍似姮娥離月殿，猶如神女到筵前。

當下四個唱的，琵琶箏弦，簇擁婦人，花枝招展，繡帶飄搖，望上朝拜。慌的眾人都下席來，還禮不迭。

卻說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嬌兒簇擁著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，聽見唱「喜得功名遂」，唱到「天之配合一對兒，如鸞似鳳」，直至「永團圓，世世夫妻」。金蓮向月娘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你聽唱的！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，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，世世夫妻，把姐姐放到那裡？」那月娘雖故好性兒，聽了這兩句，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。又見應伯爵、謝希大這夥人，見李瓶兒出來上拜，恨不得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，說道：「我這嫂子，端的寰中少有，蓋世無雙！休說德性溫良，舉止沉重，自這一表人物，普天之下，也尋不出來。那裡有哥這樣大福？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，明日死也得好處。」因喚玳安兒：「快請你娘回房裡，只怕

勞動著，倒值了多的。一吳月娘眾人聽了，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。良久，李瓶兒下來。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，都亂趨奉著他，娘長娘短，替他拾花翠，疊衣裳，無所不至。

月娘歸房，甚是不樂。只見玳安、平安接了許多拜錢，也有尺頭、衣服並人情禮，盒子盛著，拿到月娘房裡。月娘正眼也不看，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！拿送到前頭就是了，平白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吩咐拿到娘房裡來。」月娘叫玉簫接了，掠在床上去。不一時，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，走進後邊來見月娘。月娘見他哥進房來，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，坐下。吳大舅道：「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，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。到家對我說，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。我執著要來勸你，不想姐夫今日又請。姐姐，你若這等，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。自古痴人畏婦，賢女畏夫。三

從四德，乃婦道之常。今後他行的事，你休要攔他，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。落的做好好先生，才顯出你賢德來。」月娘道：「早賢德好來，不教人這般憎嫌。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，把我這窮官兒家丫頭，只當忘故了的算帳。你也不要管他，左右是我，隨他把我怎麼的罷！賊強人，從幾時這等變心來？」說著，月娘就哭了。吳大舅道：「姐姐，你這個就差了。你我不是那等人家，快休如此。你兩口兒好好的，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！」勸月娘一回。小玉拿茶來。吃畢茶，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，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。當下眾人吃至掌燈以後，就起身散了。四個唱的，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，五錢銀子，歡喜回家。自此西門慶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。別人都罷了，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的，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。對著李瓶兒，又說月娘容不的人。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，每以姐姐呼之，與他親厚尤密。正

是：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，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，家道營盛，外莊內宅，煥然一新。米麥陳倉，騾馬成群，奴僕成行。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，改名琴童。又買了兩個小廝，一名來安兒，一名棋童兒。把金蓮房中春梅、上房玉簫、李瓶兒房中迎春、玉樓房中蘭香，一般兒四個丫頭，衣服首飾妝束起來，在前廳西廂房，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，教演習學彈唱。春梅琵琶，玉簫學箏，迎春學弦子，蘭香學胡琴。每日三茶六飯，管待李銘，一月與他五兩銀子。又打開門面兩間，兌出二千兩銀子來，委傅伙計、賁第傳開解當舖。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，出入尋討。賁第傳只寫帳

目，秤發貨物。傅伙計便督理生藥、解當兩個鋪子，看銀色，做買賣。潘金蓮這邊樓上，堆放生藥。李瓶兒那邊樓上，廂成架子，擱解當庫衣服、首飾、古董、書畫、玩好之物。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。

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，帶著鑰匙，同伙計查點出入銀錢，收放寫算皆精。西門慶見了，喜歡的要不得。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，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，他也心安，我也得托了。常言道：有兒靠兒，無兒靠婿。我若久後沒出，這分兒家當，都是你兩口兒的。」那敬濟說道：「兒子不幸，家遭官事，父母遠離，投在爹娘這裡。蒙爹娘抬舉，莫大之恩，生死難報。只是兒子年幼，不知好歹，望爹娘耽待便了，豈敢非望。」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，越發滿心歡喜。但凡

家中大小事務、出入書柬、禮帖，都教他寫。但凡客人到，必請他席側相陪。吃茶吃飯，一時也少不的他。誰知道這小伙兒綿里之針，肉里之刺。

常向繡簾窺賈玉，每從綺閣竊韓香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。西門慶在常峙節家會茶散的早，未掌燈就起身，同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三個並馬而行。剛出了門，只見天上彤雲密布，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來。應伯爵便道：「哥，咱這時候就家去，家裡也不收。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，今日趁著落雪，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，望他望去。」祝實念道：「應二哥說的是。你每月風雨不阻，出二十銀子包錢包著他，你不去，落的他自在。」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，說的把馬逕往東

街勾欄來了。來到李桂姐家，已是天氣將晚。只見客位里掌著燈，丫頭正掃地。老媽並李桂卿出來，見禮畢，上面列四張交椅，四人坐下。老虔婆便道：「前者桂姐在宅里來晚了，多有打攪。又多謝六娘，賞汗巾花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日空過他。我恐怕晚了他們，客人散了，就打發他來了。」說著，虔婆一面看茶吃了，丫鬟就安放桌兒，設放案酒。西門慶道：「怎麼桂姐不見？」虔婆道：「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，不見姐夫來。今日是他五姨媽生日，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。」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。近日見西門慶不來，又接了杭州販綢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，號丁雙橋，販了千兩銀子綢絹，在客店里，瞞著他父親來院中嫖。頭上拿十兩銀子、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，一連歇了兩夜。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，不想西門慶到。老虔婆忙教桂姐陪他到後邊第二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。

了。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，便道：「既是桂姐不在，老媽快看酒來，俺每慢慢等他。」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攛掇，酒餚蔬菜齊上，須臾，堆滿桌席。李桂卿不免筭排雁柱，歌按新腔，眾人席上猜枚行令。正飲時，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。西門慶更畢衣，走至窗下偷眼觀覷，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著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。由不的心頭火起，走到前邊，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，碟兒盞兒打的粉碎。喝令跟馬的平安、玳安、畫童、琴童四個小廝上來，把李家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。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向前拉勸不住。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，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。那丁二官又是個小膽之人，見外邊嚷鬥起來，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，只叫：「桂姐救命！」桂姐道：「呸！好不好，還有媽哩！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，不妨事，隨他發作叫嚷，你只休要出來。」

一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象模樣，還要架橋兒說謊，上前分辨。西門慶那裡還聽他，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，險些不曾把李老媽打起來。多虧了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三人死勸，活喇喇拉開了手。西門慶大鬧了一場，賭誓再不踏他門來，大雪裡上馬回家。正是：

宿盡閑花萬萬千，不如歸家伴妻眠。雖然枕上無情趣，
睡到天明不要錢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一回

吳月娘掃雪烹茶





金瓶梅

應伯爵替花邊酒

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

邀酒

詞曰：

並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手破新橙。錦幄初溫，獸煙不
斷，相對坐調笙。

低聲問向誰行宿，城上已三更。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
直至少人行。

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，已一更天氣，到家門首，小廝
叫開門，下了馬，踏著那亂瓊碎玉，到於後邊儀門首。只儀

門半掩半開，院內悄無人聲。西門慶心內暗道：「此必有蹊蹊。」於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，悄悄聽覷。只見小玉出來，穿廊下放桌兒。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，每月吃齋三次，逢七拜鬥焚香，保佑夫主早早回心，西門慶還不知。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。少頃，月娘整衣出來，向天井內滿爐炷香，望空深深禮拜。祝曰：「妾身吳氏，作配西門。奈因夫主留戀煙花，中年無子。妾等妻妾六人，俱無所出，缺少墳前拜掃之人。妾夙夜憂心，恐無所托。是以發心，每夜於星月之下，祝贊三光，要祈佑兒夫，早早回心。棄卻繁華，齊心家事。不拘妾等六人之中，早見嗣息，以為終身之計，乃妾之素願也。」正是：

私出房櫳夜氣清，一庭香霧雪微明。拜天訴盡衷腸事，無限徘徊獨自惺。

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，不覺滿心慚感道：「原來我一向錯惱了他。他一篇都是為我的心，還是正經夫妻。」忍不住從粉壁前叉步走來，抱住月娘。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，嚇了一跳，就要推開往屋裡走，被西門慶雙關抱住，說道：「我的姐姐！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，你一片好心，都是為我的。一向錯見了，丟冷了你的心，到今悔之晚矣。」月娘道：「大雪裡，你錯走了門兒了，敢不是這屋裡。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，和你有甚情節？那討為你的來？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？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！」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。燈前看見他家常穿著：大紅一絛路一綢對衿襖兒，軟黃裙子；頭上戴著貂鼠卧兔兒，金滿池嬌分心，越顯出他：

粉妝玉琢銀盆臉，蟬髻鴉鬟楚岫雲。

那西門慶如何不愛？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我西門慶一時昏昧，不聽你之良言，辜負你之好意。正是有眼不識荊山玉，拿著頑石一樣看。過後方知君子，千萬饒恕我則個。」月娘道：「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，凡是投不著你的機會，有甚良言勸你？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，你休要理他。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，趁早與我出去，我不著丫頭攆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，大雪裡來家，逕來告訴你。」月娘道：「惹氣不惹氣，休對我說。我不管你，望著管你的人去說。」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，就摺疊腿裝矮子，跪在地下，殺雞扯脖，口裡姐姐長，姐姐短。月娘看不上，說道：「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！我叫丫頭進來。」一面叫小玉。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，連忙立起來，無計支出他去，說道：「外邊下雪了，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？」小玉道：「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。」月娘忍不住笑

道：「沒羞的貨，丫頭跟前也調個謊兒。」小玉出去，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。月娘道：「不看世人面上，一百年不理才好。」說畢，方纔和他坐在一處，教玉簫捧茶與他吃。西門慶因他今日常家茶會，散後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鬧，告訴一遍：「如今賭了誓，再不踏院門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踹不踹，不在於我。你拿響金白銀包著他，你不去，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？養漢老婆的營生，你拴住他身，拴不住他心。你長拿封皮封著他也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於是打發丫鬟出去，脫衣上床，要與月娘求歡。月娘道：「教你上炕就撈食兒吃，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夠了，要思想別的事，卻不能夠。」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，向月娘戲道：「都是你氣的他，中風不語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怎的中風不語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既不中風不語，如何大睜著眼就說不出話來？」月娘罵道：「好個汗邪的貨，教我有半個眼兒看

的上你！」西門慶不由分說，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，那話插入牝中，一任其鶯恣蝶採，帶雨尤雲，未肯即休。正是得多少：

海棠枝上鶯梭急，翡翠梁間燕語頻。

不覺到靈犀一點，美愛無加，麝蘭半吐，脂香滿唇。西門慶情極，低聲求月娘叫達達；月娘亦低聲睥幃睨枕，態有餘妍，口呼親親不絕。是夜，兩人雨意雲情，並頭交頸而睡。正是：

亂髻雙橫興已饒，情濃猶復厭通宵。晚來獨向妝臺立，淡淡春山不用描。

當夜夫妻交歡不題。卻表次日清晨，孟玉樓走到潘金蓮

房中，未曾進門，先叫道：「六丫頭，起來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俺娘才起來梳頭哩。三娘進屋裡坐。」玉樓進來，只見金蓮正在梳台前整掠香雲。因說道：「我有樁事兒來告訴你，你知道不知？」金蓮道：「我在這背哈喇子，誰曉的！」因問：「甚麼事？」玉樓道：「他爹昨夜二更來家，走到上房裡，和吳家的好了，在他房裡歇了一夜。」金蓮道：「俺們何等勸著，他說一百年二百年，又怎的平白浪著，自家又好了？又沒人勸他！」玉樓道：「今早我才知道。俺大丫頭蘭香，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，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里李桂兒家吃酒，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，把淫婦門窗戶壁都打了。大雪裡著惱來家，進儀門，看見上房燒夜香，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，兩個才到一搭哩。砑死了。象他這等就沒的話說。若是別人，又不知怎的說浪！」金蓮接說道：「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，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！一個燒夜香，只該默

默禱祝，誰家一徑倡揚，使漢子知道了。又沒人勸，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。硬到底才好，乾淨假撇清！」玉樓道：「也不是假撇清，他有心也要和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。他說他是大老婆不下氣，到叫俺們做分上，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，敢說你兩口子話差，也虧俺們說和。如今你我休教他買了乖兒去。你快梳了頭，過去和李瓶兒說去。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，叫李瓶兒拿出一兩來，原為他的事起。今日安排一席酒，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，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，耍戲一日，有何不可？」金蓮道：「說的是。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？」玉樓道：「大雪裡有甚勾當？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，上房門兒才開，小玉拿水進去了。」這金蓮慌忙梳畢頭，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。李瓶兒還睡著在床上，迎春說：「三娘、五娘來了。」玉樓、金蓮進來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好自在。這咱時懶龍才伸腰兒。」金蓮說舒進手去被

窩裡，摸見薰被的銀香球兒，道：「李大姐生了蛋了。」就掀開被，見他一身白肉。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。玉樓道：「五姐，休鬼混他。李大姐，你快起來，俺們有椿事來對你說。如此這般，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，咱每人五錢銀子，你便多出些兒，當初因為你起來。今日大雪裡，只當賞雪，咱安排一席酒兒，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，好不好？」李瓶兒道：「隨姐姐教我出多少，奴出便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。你秤出來，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、孫雪娥要去。」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，叫迎春開箱子，拿出銀子。拿了一塊，金蓮上等子秤，重一兩二錢五分。玉樓叫金蓮伴著李瓶兒梳頭：「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。」金蓮看著李瓶兒梳頭洗面，約一個時辰，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：「我早知也不乾這營生。大家的事，象白要他的。小淫婦說：『我是沒時運的人，漢子再不進我房裡來，

我那討銀子？」求了半日，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，你秤秤重多少？」金蓮取過等子來秤，只重三錢七分。因問：「李嬌兒怎的？」玉樓道：「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，『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，都是叩數的。使多少交多少，那裡有富餘錢？』我說：『你當家還說沒錢，俺們那個是有的？六月日頭，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？大家的事，你不出罷！』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，他慌了，使丫頭叫我回去，才拿出這銀子與我。沒來由，教我恁惹氣刺刺的！」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，只四錢八分。因罵道：「好個姦滑的淫婦！隨問怎的，綁著鬼也不與人家足數，好歹短幾分。」玉樓道：「只許他家拿黃捍等子秤人的。人問他要，只象打骨禿出來一般，不知教人罵了多少！」一面連玉樓、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；一面使繡春叫了玳安來。金蓮先問他：「你昨日跟了你爹去，在李家為什麼著了惱來？」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散的早，邀

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，他鴿子回說不在家，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。「不想落後爹淨手，到後邊親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，爹就惱了。不由分說，叫俺眾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，只要把蠻子、粉頭墩鎖在門上。多虧應二爹眾人再三勸住。爹使性騎馬回家，在路上發狠，到明日還要擺佈淫婦哩。」金蓮道：「賊淫婦！我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，如何今日也打了？」又問玳安：「你爹真個恁說來？」玳安道：「莫是小的敢哄娘！」金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他不揪不採，也是你爹的婊子，許你罵他？想著迎頭兒我們使著你，只推不得閑，『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！』」叫的桂姨那甜！如今他敗落了來，你主子惱了，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！看我明日對你爹說不說。」玳安道：「耶樂！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，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！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，小的敢罵他？」金蓮道：「許你爹罵他罷

了，原來也許你罵他？」玳安道：「早知五娘麻犯小的，小的也不對五娘說。」玉樓便道：「小囚兒，你別要說嘴。這裡三兩一錢銀子，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。今日俺們請你爹和大娘賞雪。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，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。」玳安道：「娘使小的，小的敢落錢？」於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。

且說西門慶起來，正在上房梳洗。只見大雪裡，來興買了雞鵝嘎飯，逕往廚房裡去了。玳安又提了一壇金華酒進來。便問玉簫：「小廝的東西，是那裡的？」玉簫回道：「今日眾娘置酒，請爹娘賞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金華酒是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啊呀！家裡見放著酒，又去買！」吩咐玳安：「拿鑰匙，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，提兩壇攪著這酒吃。」於是在後廳明

間內，設錦帳圍屏，放下梅花暖簾，爐安獸炭，擺列酒席。不一時，整理停當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來到，請西門慶、月娘出來。當下李嬌兒把盞，孟玉樓執壺，潘金蓮捧菜，李瓶兒陪跪，頭一鐘先遞了與西門慶。西門慶接酒在手，笑道：「我兒，多有起動，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！」那潘金蓮嘴快，插口道：「好老氣的孩兒！誰這裡替你磕頭哩？俺們磕著你，你站著。羊角蔥靠南牆——越發老辣！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，俺們今日與你磕頭？」一面遞了西門慶，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，請月娘轉上，遞與月娘。月娘道：「你們也不和我說，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。」玉樓笑道：「沒甚麼。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，大雪，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。姐姐請坐，受俺們一禮兒。」月娘不肯，亦平還下禮去。玉樓道：「姐姐不坐，我們也不起來。」一相讓了半日，月娘才受了半禮。金蓮戲道：「對姐姐說

過，今日姐姐有俺們面上，寬恕了他。下次再無禮，衝撞了姐姐，俺們也不管了。」望西門慶說道：「你裝憨打勢，還在上首坐，還不快下來，與姐姐遞個鐘兒，陪不是哩！」西門慶又是笑。良久，遞畢，月娘轉下來，令玉簫執壺，亦斟酒與眾姊妹回酒。惟孫雪娥跪著接酒，其餘都平敘姊妹之情。

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座，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並西門大姐，都兩邊打橫。金蓮便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也該梯己與大姐姐遞杯酒兒，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，你做了老林，怎麼還恁木木的！」那李瓶兒真個就就走上席來要遞酒。被西門慶攔住，說道：「你休聽那小淫婦兒，他哄你。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，遞幾遍兒？」那李瓶兒方不動了。當下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，

琵琶、箏、弦子、月琴，一面彈唱起來，唱了一套《南石榴花》「佳期重會」。西門慶聽了，便問：「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？」玉簫道：「是五娘吩咐唱來。」西門慶就看著潘金蓮說道：「你這小淫婦，單管胡枝扯葉的！」金蓮道：「誰教他唱他來？沒的又來纏我。」月娘便道：「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？」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。不一時，敬濟來到，向席上都作了揖，就在大姐下邊坐了。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鐘箸，合家歡飲。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，如擗綿扯絮，亂舞梨花，下的大了。端的好雪。但見：

初如柳絮，漸似鵝毛。唼唼似數蟹行沙上，紛紛如亂瓊堆砌間。但行動衣沾六齣，只頃刻拂滿蜂鬢。襯瑤臺，似玉龍翻甲繞空舞；飄粉額，如白鶴羽毛連地落。正是：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燭生花。

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。下席來，教小玉拿著茶罐，親自掃雪，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眾人吃。正是：

白玉壺中翻碧浪，紫金杯內噴清香。

正吃茶中間，只見玳安進來，說道：「李銘來了，在前邊伺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教他進來。」不一時，李銘進來向眾人磕了頭，走在旁邊。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來得正好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沒往那裡去，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，教了些孩子，小的瞧了瞧。記掛著爹娘內姐兒們，還有幾段唱未合拍，來伺候。」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茶，遞與他吃。說道：「你吃了休去，且唱一個我聽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知道。」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，把箏弦調

定，頓開喉音，並足朝上，唱了一套《冬景·絳都春》。唱畢，西門慶令李銘近前，賞酒與他吃，教小玉拿壺滿斟，傾在銀珮琅桃兒鐘內。那李銘跪在地下，滿飲三杯。西門慶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，用盤子托著與李銘。那李銘走到下邊吃了，用絹兒把嘴抹了，走到上邊，直豎豎的靠著榻子站立。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，告訴一遍。李銘道：「小的並不知道，一向也不過那邊去。想起來不乾桂姐事，都是俺三媽乾的營生。爹也別要惱他，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。」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，妻妾俱各歡樂。先是陳敬濟、大姐往前邊去了。落後酒闌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，打發出門，吩咐：「你到那邊，休說今日在我這裡。」李銘道：「爹吩咐，小的知道。」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，於是妻妾各散。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。有詩為證：

赤繩緣分莫疑猜，
廢廖夫妻共此懷。
魚水相逢從此始，
兩情願保百年諧。

卻說次日雪晴，應伯爵、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，恐怕西門慶擺佈他家，逕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。月娘早晨梳妝畢，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應二爹和謝爹來了。」西門慶放下餅，就要往前走。月娘道：「兩個勾使鬼，又不知來做甚麼。你亦發吃了出去，教他外頭等著去。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？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，我和他兩個吃罷。」說著，起身往外來。月娘吩咐：「你和他吃了，別要信著又勾引的往那裡去了。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。」於是與應、謝二人相見聲喏，說道：「哥昨日著惱家來了，俺們甚是怪說他家：『從前已往，在你

家使錢費物，雖故一時不來，休要改了腔兒才好，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？冤家路兒窄，又被他親眼看見，他怎的不惱！休說哥惱，俺們心裡也看不過！」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，他也甚是沒意思。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，娘兒們哭哭啼啼跪著，恐怕你動意，置了一杯水酒兒，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也不動意。我再也不進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惱有理。但說起來，也不乾桂姐事。這個丁二官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，也沒說要請桂姐。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裡陳監生船上，才到了不多兩日。這陳監生號兩淮，乃是陳參政的兒子。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，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。才送這銀子來，不想我到了他家，就慌了，躲不及，把個蠻子藏在後邊，被你看見了。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。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咒，磕頭禮拜，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，把這委屈情由也對哥表出，也把惱解了一半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已是對房下賭誓，再也不去，又惱甚麼？你上覆他家，到不消費心。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，委的不得去。」慌的二人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「哥，甚麼話！不爭你不去，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，沒些面情了。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。」當下二人死告活央，說的西門慶肯了。不一時，放桌兒，留二人吃餅。須臾吃畢，令玳安取衣服去。月娘正和孟玉樓坐著，便問玳安：「你爹要往那去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不知，爹只叫小的取衣服。」月娘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你還瞞著我不說！今日你三娘上壽哩。你爹但來晚了，我只打你這個賊囚根子。」玳安道：「娘打小的，管小的甚事？」月娘道：「不知怎的，聽見他這老子每來，恰似奔命的一般，吃著飯，丟下飯碗，往外不迭。又不知勾引游魂撞屍，撞到多咱才來！」家中置酒等候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，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，叫了兩個妓女彈唱。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。老虔婆出來，跪著陪禮。姐兒兩個遞酒。應伯爵、謝希大在旁打諢耍笑，向桂姐道：「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，請了你家漢子來。就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，只遞你家漢子！剛纔若他撇了不來，休說你哭瞎了你眼，唱門詞兒，到明日諸人不要你，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。」桂姐罵道：「怪應花子，汗邪了你！我不好罵出來的。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？」應伯爵道：「你看賊小淫婦兒！念了經打和尚，他不來慌的那腔兒，這回就翅膀毛兒幹了。你過來，且與我個嘴溫溫寒著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。桂姐笑道：「怪攬刀子的，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。」伯爵道：「小淫婦兒，會喬張致的，這回就疼漢子。」看撒了爹身上酒！「叫你爹那甜。我是後娘養的？怎的不叫我一聲兒？」

桂姐道：「我叫你是我的孩兒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過來，我說個笑話兒你聽：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為兄弟，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。田雞幾跳，跳過去了。螃蟹方欲跳，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，用草繩兒把他拴住，打了水帶回家去。臨行忘記了，不將去。田雞見他不來，過來看他，說道：『你怎的就不過去了？』」螃蟹說：『我過的去，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挨的恁樣了！』」桂姐兩個聽了，一齊趕著打，把西門慶笑的要

不的。

不說這裡調笑頑耍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，二者又是玉樓上壽，吳大妗子、楊姑娘並兩個姑子，都在上房裡坐的。看看等到日落時分，不見西門慶來家，急的月娘要

不的。金蓮拉著李瓶兒，笑嘻嘻向月娘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他這咱不來，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。」月娘道：「耐煩瞧他怎

的！」金蓮又拉玉樓說：「咱三個打夥兒走出去。」玉樓道：「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，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。」那金蓮方住了腳，圍著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，因說道：「大師父，你有，快些說。」那王姑子坐在坑上，就說了一個。金蓮道：「這個不好。再說一個。」王姑子又道：「一家三個媳婦兒，與公公上壽。先是大媳婦遞酒說：『公公好象一員官。』公公雲：『我如何象官？』媳婦雲：『坐在上面，家中大小都怕你，如何不象官？』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，說：『公公象虎威皂隸。』公公曰：『我如何象虎威皂隸？』媳婦雲：『你喝一聲，家中大小都吃一驚，怎不象皂隸？』公公道：『你說的我好！』該第三媳婦遞酒，上來說：『公公也不象官，也不象皂隸。』公公道：『卻象甚麼？』媳婦道：『公公象個外郎！』公公道：『我如何象個外郎？』媳婦道：『不象外郎，如何六房裡都串到？』一把

眾人都笑了。金蓮道：「好禿子！把俺們都說在裡頭。那個外郎敢恁大膽！」說罷，金蓮、玉樓、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，瞧西門慶。玉樓問道：「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了？」金蓮道：「我猜他一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打了一場，賭誓再不去，如何又去？咱每賭甚麼？管情不在他家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做證見，你敢和我拍手麼？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。前日打了淫婦家，昨日李銘那忘八先來打探子兒。今日應二和姓謝的，大清早晨，勾使鬼勾了他去。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，不知怎的撮弄，陪著不是，還要回爐復帳，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。有個來的成來不成，大姐姐還只顧等著他！」玉樓道：「就不來，小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。」正說著，只見賣瓜子的過來，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，忽然西門慶從東來了，三個往後跑不迭。

西門慶在馬上，教玳安先頭裡走：「你瞧是誰在大門首？」玳安走了兩步，說道：「是三娘、五娘、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。」西門慶到家下馬，進入後邊儀門首。玉樓、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。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里。西門慶撞見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猛可唬我一跳！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還敢說哩。你在那裡？這時才來，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著你。」西門慶進房中，月娘安排酒餚，教玉簫執壺，大姐遞酒。先遞了西門慶，然後眾姊妹都遞了，安席坐下。春梅、迎春下邊彈唱，吃了一回，都收下去。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，並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菜碟兒上來。壺斟美醞，盞泛流霞。讓吳大妗子上坐。吃到起更時分，大妗子吃不多酒，歸後邊去了。止是吳月娘同眾人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。輪到月娘跟前，月娘道：「既要我行令，照依牌譜上飲酒：一個牌兒名，兩個骨

牌名，合《西廂》一句。」月娘先說：「六娘子醉楊妃，落了八珠環，游絲兒抓住荼蘼架。」不遇。該西門慶擲，說：「虞美人，見楚漢爭鋒，傷了正馬軍，只聽耳邊金鼓連天震。」果然是個正馬軍，吃了一杯。該李嬌兒，說：「水仙子，因二士入桃源，驚散了花開蝶滿枝，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。」不遇。次該金蓮擲，說道：「鮑老兒，臨老人花叢，壞了三綱五常，問他個非姦做賊拿。」果然是三綱五常，吃了一杯。輪該李瓶兒擲，說：「端正好，搭梯望月，等到春分晝夜停，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。」不遇。該孫雪娥，說：「麻郎兒，見群鴉打鳳，絆住了折足雁，好教我兩下里做人難。」不遇。落後該玉樓完令，說：「念奴嬌，醉扶定四紅沉，拖著錦裙襪，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。」正擲了四紅沉。月娘滿令，叫小玉：「斟酒與你三娘吃。」說道：「你吃三大杯才好！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。」因對

李瓶兒、金蓮眾人說：「吃畢酒，咱送他兩個歸房去。」金蓮道：「姐姐嚴令，豈敢不依！」把玉樓羞的要不的。

少頃酒闌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首方回。玉樓讓眾人坐，都不坐。金蓮便戲玉樓道：「我兒，好好兒睡罷。你娘明日來看你，休要淘氣！」因向月娘道：「親家，孩兒小哩，看我面上，凡是擔待些兒罷。」玉樓道：「六丫頭，你老米醋，挨著做。我明日和你答話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媒人婆上樓子——老娘好耐驚耐怕兒。」於是和李瓶兒、西門大姐一路去了。剛走到儀門首，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。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：「這個李大姐，只象個瞎子，行動一磨子就倒了。我〔才芻〕你去，倒把我一隻腳踩在雪裡，把人的鞋兒也踹泥了！」月娘聽見，說道：「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。我吩咐了小廝兩遍，賊奴才，白不肯抬，只當還滑

倒了。「因叫小玉：「你拿個燈籠送送五娘、六娘去。」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：「你看賊小淫婦兒！他踹在泥里把人絆了一交，他還說人踹泥了他的鞋，恰是那一個兒，就沒些嘴抹兒。恁一個小淫婦！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『佳期重會』，我就猜是他乾的營生。」玉樓道：「『佳期重會』是怎的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，是私下相會。恰似燒夜香，有心等著我一般。」玉樓道：「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，俺們卻不曉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這淫婦單管咬群兒。」

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。單表潘金蓮、李瓶兒兩個走著說話，走到儀門，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。小玉打著燈籠，送二人到花園內。金蓮已帶半酣，拉著李瓶兒道：「二娘，我今日有酒了，你好歹送到我房裡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

姐，你不醉。」須臾，送到金蓮房內。打發小玉回後邊，留李瓶兒坐，吃茶。金蓮又道：「你說你那咱不得來，虧了誰？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，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，教人背地好不說我！奴只行好心，自有天知道罷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奴知道姐姐費心，恩當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金蓮道：「得你知道，好了。」不一時，春梅拿茶來吃了，李瓶兒告辭歸房。金蓮獨自歇宿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空庭高樓月，非復三五圓。何須照床里，終是一人眠。





金瓶梅

春梅姐正色鬧邪

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

閑邪

詞曰：

今宵何夕？月痕初照。等閑間一見猶難，平白地兩邊湊巧。向燈前見他，向燈前見他，一似夢中來到。何曾心料，他怕人瞧。驚臉兒紅還白，熱心兒火樣燒。

話說次日，有吳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眾堂客，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，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，其中惹出一件事兒。那來旺兒，因他媳婦癆病死了，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，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，也名喚金蓮。當先賣在蔡通

判家房裡使喚，後因壞了事出來，嫁與廚役蔣聰為妻。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，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，看見這個老婆，兩個吃酒刮言，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。一日，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，酒醉廝打，動起刀杖來，把蔣聰戳死在地，那人便越牆逃走了。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，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，差人捉住正犯，問成死罪，抵了蔣聰命。後來，來旺兒哄月娘，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，會做針指。月娘使了五兩銀子，兩套衣服，四匹青紅布，並簪環之類，娶與他為妻。月娘因他叫金蓮，不好稱呼，遂改名為蕙蓮。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，今年二十四歲，生的白淨，身子兒不肥不瘦，模樣兒不短不長，比金蓮腳還小些兒。性明敏，善機變，會妝飾，就是嘲漢子的班頭，壞家風的領袖。若說他底的本事，他也曾：

斜倚門兒立，人來側目隨。托腮並咬指，無故整衣裳。
坐立頻搖腿，無人曲唱低。開窗推戶牖，停針不語時。
未言先欲笑，必定與人私。

初來時，同眾媳婦上竈，還沒甚麼妝飾。後過了個月有餘，因看見玉樓、金蓮打扮，他便把鬆髻墊的高高的，頭髮梳的虛籠籠的，水髻描的長長的，在上邊遞茶遞水，被西門慶睨在眼裡。一日，設了條計策，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，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，並家中穿的四季衣服，往回也有半年期程。從十一月半頭，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。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，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，月娘和眾堂客在後廳吃酒。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，月娘分咐玉簫：「房中另放桌兒，打發酒菜你爹吃。」

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蕙蓮身上穿著紅綢對襟襖、紫絹裙子，在席上斟酒，問玉簫道：「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？怎的紅襖配著紫裙子，怪模怪樣？到明日對你娘說，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著穿。」玉簫道：「這紫裙子，還是問我借的。」說著就罷了。

須臾，過了玉樓生日。一日，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。約後晌時分，西門慶從外來家，已有酒了，走到儀門首，這蕙蓮正往外走，兩個撞個滿懷。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，就親了個嘴，口中喃喃呐呐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若依了我，頭面衣服，隨你揀著用。」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，推開西門慶手，一直往前走了。西門慶歸到上房，叫玉簫送了一匹藍緞子到他屋裡，如此這般對他說：「爹昨日見你穿著紅襖，配著紫裙子，怪模怪樣的不好看，才拿了這匹緞子，

使我送與你，教你做裙子穿。」這蕙蓮開看，卻是一匹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緞子。說道：「我做出來，娘見了問怎了？」玉簫道：「爹到明日還對娘說，你放心。爹說來，你若依了這件事，隨你要甚麼，爹與你買。今日趕娘不在家，要和你會會兒，你心下如何？」那婦人聽了，微笑不言，因問：「爹多咱時分來？我好在屋裡伺候。」玉簫道：「爹說小廝們看著，不好進你屋裡來的。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里，那裡無人，堪可一會。」老婆道：「只怕五娘、六娘知道了，不好意思的。」玉簫道：「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，你去不妨事。」當下約會已定，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。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，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。正是：

解帶色已戰，觸手心愈忙。那識羅裙內，銷魂別有香。

不想金蓮、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，只見小鸞來請玉樓，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三人就散了，玉樓回後邊去了。金蓮走到房中，勻了臉，亦往後邊來。走入儀門，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。金蓮問：「你爹在屋裡？」小玉搖手兒，往前指。金蓮就知其意，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，只見玉簫攔著門。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，便頂進去。玉簫慌了，說道：「五娘休進去，爹在裡頭有勾當哩！」金蓮罵道：「怪狗肉，我又怕你爹了？」不由分說，進入花園裡來，各處尋了一遍。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里，只見他兩個人，在裡面才了事。婦人聽見有人來，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，看見金蓮，把臉通紅了。金蓮問道：「賊臭肉，你在這裡做甚麼？」蕙蓮道：「我來叫畫童兒。」說著，一溜煙走了。金蓮進來，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系褲子，罵道：「賊沒廉恥的貨，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在這裡，端的乾這勾當兒，剛纔

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才好，不想他往外走了。原來你就是畫童兒，他來尋你！你與我實說，和這淫婦偷了幾遭？若不實說，等住回大姐姐來家，看我說不說。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，也不算。俺們閑的聲喚在這裡，你也來插上一把子。老娘眼裡卻放不過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悄悄兒罷，休要嚷的人知道。我實對你說，如此這般，連今日才第一遭。」金蓮道：「一遭二遭，我不信。你既要這奴才淫婦，兩個瞞神謊鬼弄刺子兒，我打聽出來，休怪了，我卻和你們答話！」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。

金蓮到後邊，聽見眾丫頭們說：「爹來家，使玉簫手巾裏著一匹藍緞子往前邊去，不知與誰。」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，對玉樓也不題起此事。這婦人每日在那邊，或替他造湯飯，或替他做針指鞋腳，或跟著李瓶兒下棋，常賊乖趨附金

蓮。被西門慶撞在一處，無人，教他兩個苟合，圖漢子喜歡。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，背地與他衣服、首飾、香茶之類不算，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，在門首買花翠胭脂，漸漸顯露，打扮的比往日不同。西門慶又對月娘說，他做好湯水，不教他上大竈，只教他和玉簫兩個，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，專頓茶水，整理菜蔬，打發月娘房裡吃飯，與月娘做針指，不必細說。看官聽說：凡家主，切不可與奴僕並家人之婦苟且私狎，久後必紊亂上下，竊弄姦欺，敗壞風俗，殆不可制。

一日，臘月初八日，西門慶早起，約下應伯爵，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。叫小廝馬也備下兩匹，等伯爵白不見到，一面李銘來了。西門慶就在大廳上圍爐坐的，教春梅、玉簫、蘭香、迎春一般兒四個，都打扮出來，看著李銘指撥、

教演他彈唱。女婿陳敬濟，在旁陪著說話。正唱《三弄梅花》，還未了，只見伯爵來，應保夾著氈包進門。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，被西門慶喝住，說道：「左右只是你應二爹，都來見見罷，躲怎的！」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，才待坐下，西門慶令四個過來：「與應二爹磕頭。」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，慌的伯爵還喏不迭，誇道：「誰似哥有福，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，水蔥兒的一般，一個賽一個。卻怎生好？你應二爹今日素手，促忙促急，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，改日送胭脂錢來罷。」春梅等四人，見了禮去了。陳敬濟向前作揖，一同坐下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如何今日這咱才來？」應伯爵道：「不好告訴你的。大小女病了一向，近日才好些。房下記掛著，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。亂著，旋叫應保叫了轎子，買了些東西在家，我才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教我只顧等著你。咱吃了粥，好去了。」隨即吩咐後邊看粥來

吃。只見李銘，見伯爵打了半跪。伯爵道：「李日新，一向不見你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有。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來。」說著，小廝放桌兒，拿粥來吃。西門慶陪應伯爵、陳敬濟吃了。就拿小銀鐘篩金華酒，每人吃了三杯。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，吩咐畫童兒：「連桌兒抬去廂房內，與李銘吃。」就穿衣服起身，同伯爵並馬而行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。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，吃畢酒飯。

玉簫和蘭香眾人，打發西門慶出了門，在廂房內廝亂，頑成一塊。一回，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攪混去了，止落下春梅一個，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。李銘也有酒了。春梅袖口子寬，把手兜住了。李銘把他手拿起，略按重了些。被春梅怪叫起來，罵道：「好賊忘八！你怎的捻我的手，調戲我？賊少死的忘八，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！一日好

酒好肉，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聖靈兒出來了，平白捻我的手來了。賊忘八，你錯下這個鍬撇了。你問聲兒去，我手裡你來弄鬼！爹來家等我說了，把你這賊忘八，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！沒你這忘八，學不成唱了？愁本司二院尋不出忘八來？撇臭了你這忘八了！」被他千忘八，萬忘八，罵的李銘拿著衣服，往外走不迭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當下春梅氣狠狠，直罵進後邊來。金蓮正和孟玉樓、李瓶兒並宋蕙蓮在房裡下棋，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。金蓮便問道：「賊小肉兒，你罵誰哩，誰惹你來？」春梅道：「情知是誰，叵耐李銘那忘八！爹臨去，好意吩咐小廝，留下一桌菜並粳米粥兒與他吃。也有玉簫他們，你推我，我打你，

頑成一塊，對著忘八，呲牙露嘴的，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。頑了一回，都往大姐那邊去了。忘八見無人，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。吃的醉醉的，看著我嗤嗤呆笑。那忘八見我吆喝罵起來，他就夾著衣裳往外走了。剛纔打與賊忘八兩個耳刮子才好！賊忘八，你也看個人兒行事，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，教你這個忘八在我手裡弄鬼。我把忘八臉打綠了！

一金蓮道：「怪小肉兒，學不學沒要緊，把臉氣的黃黃的，等爹來家說了，把賊忘八攆了去就是了。那裡緊等著供唱撰錢哩，怎的教忘八調戲我這丫頭！我知道賊忘八業罐子滿了。」春梅道：「他就倒運，著量二娘的兄弟。那怕他！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？」宋蕙蓮道：「論起來，你是樂工，在人家教唱，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！照顧你一個錢，也是養身父母，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著。」金蓮道：「扶持著，臨了還要錢兒去了。按月兒，一個月與他五兩銀

子。賊忘八，錯上了墳。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們，那個敢望著他呲牙笑一笑兒，吊個嘴兒？遇喜歡罵兩句；若不歡喜，拉倒他主子跟前就是打。賊忘八，造化低，你惹他生薑，你還沒曾經著他辣手！」因向春梅道：「沒見你，你爹去了，你進來便罷了，平白只顧和他那房裡做甚麼？卻教那忘八調戲你！」春梅道：「都是玉簫和他們，只顧還笑成一塊，不肯進來。」玉樓道：「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？」春梅道：「都往大姐房裡去了。」玉樓道：「等我瞧瞧去。」那玉樓起身去了。良久，李瓶兒亦回房，使繡春叫迎春去。至晚，西門慶來家，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。西門慶吩咐來興兒，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。自此斷了路兒，不敢上門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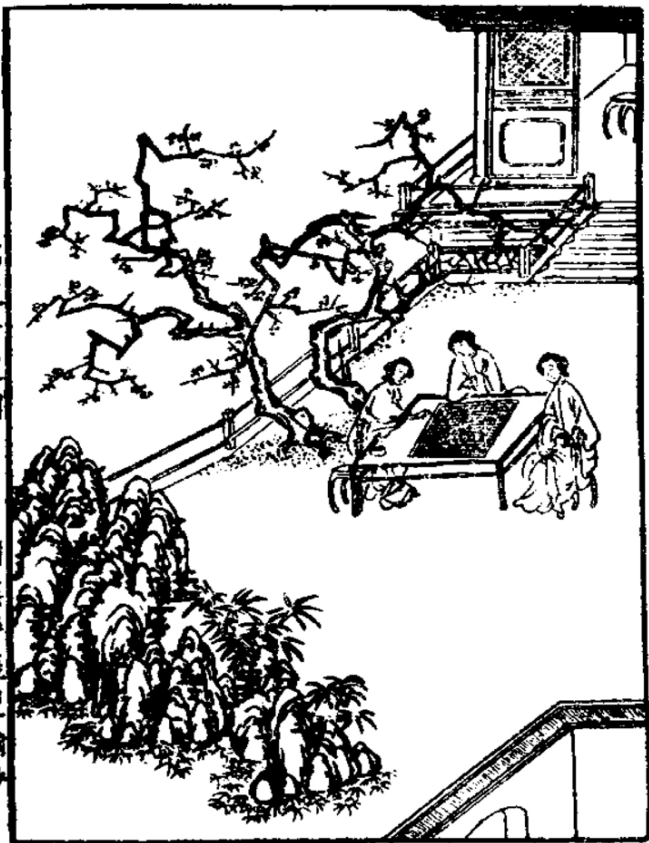
習教歌妓逞家豪，每日閑庭弄錦槽。不是朱顏容易變，

何由聲價競天高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三回

賭棋杆兒輸鈔





白月

觀藏春潘氏潛蹤

第二十三回 賭棋枰瓶兒輸鈔 覷藏春潘氏

潛蹤

詞曰：

心中難自泄，暗裡深深謝。未必娘行，恁地能賢哲。衷腸怎好和君說？

說不願丫頭，願做官人的侍妾。他堅牢望我情真切。豈想風波，果應了他心料者。

話說一日臘盡春回，新正佳節，西門慶賀節不在家，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。午間孟玉樓、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

裡下棋。玉樓道：「咱們今日賭甚麼好？」金蓮道：「咱們賭五錢銀子東道，三錢銀子買金華酒兒，那二錢買個豬頭來，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。說他會燒的好豬頭，只用一根柴禾兒，燒的稀爛。」玉樓道：「大姐姐不在家，卻怎的計較？」存下一分兒，送在他屋裡，也是一般。」說畢，三人下棋。下了三盤，李瓶兒輸了五錢。金蓮使繡春兒叫將來興兒來，把銀子遞與他，教他買一壇金華酒，一個豬首，連四隻蹄子，吩咐：「送到後邊廚房裡，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燒了，拿到你三娘屋裡等著，我們就去。」玉樓道：「六姐，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。在後邊，李嬌兒、孫雪娥兩個看著，是請他不請他？」金蓮遂依玉樓之言。

不一時，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，送到廚下。蕙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台基上坐著，搗瓜子耍子哩。來興兒便叫他：

「蕙蓮嫂子，五娘、三娘都上覆你，使我買了酒、豬頭連蹄子，都在廚房裡，教你替他燒熟了，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。」蕙蓮道：「我不得閑，與娘納鞋哩。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，巴巴坐名兒教我燒？」來興兒道：「你燒不燒隨你，交與你，我有勾當去。」說著，出去了。玉簫道：「你且丟下，替他燒燒罷。你曉的五娘嘴頭子，又惹的聲聲氣氣的。」蕙蓮笑道：「五娘怎麼就知道我會燒豬頭，栽派與我！」於是起到大廚竈里，舀了一鍋水，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，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，用一大碗油醬，並茴香大料，拌的停當，上下錫古子扣定。那消一個時辰，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，香噴噴五味俱全。將大冰盤盛了，連薑蒜碟兒，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，旋打開金華酒來。玉樓揀齊整的，留下一大盤子，並一壺金華酒，使丫頭送到上房裡，與月娘吃。其餘三人坐定，斟酒共酌。

正吃中間，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娘們試嘗這豬頭，今日燒的好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！燒的且是稀爛。」李瓶兒問道：「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？」蕙蓮道：「不瞞娘們說，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！若是一根柴禾兒，就燒的脫了骨。」玉樓叫繡春：「你拿個大盞兒，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。」李瓶兒連忙叫繡春斟酒，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兒遞與蕙蓮，說道：「你自己造的，你試嘗嘗。」蕙蓮道：「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咸，沒曾好生加醬，胡亂罷了。下次再燒時，小的知道了。」便磕了三個頭，方纔在桌頭旁邊立著，做一處吃酒。

到晚夕月娘來家，眾婦人見了月娘，小玉悉將送來豬頭，拿與月娘看。玉樓笑道：「今日俺們下棋耍子，贏的李大姐豬頭，留與姐姐吃。」月娘道：「這般有些不均了。各

人賭勝，虧了一個就不是了。咱們這等計較：只當大節下，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，叫將鬱大姐來，晚間耍耍，有何妨礙？強如賭勝負，難為一個人。我主張的好不好？」眾人都說：「姐姐主張的是！」月娘道：「明日初五日，就是我起先罷。」李嬌兒占了初六，玉樓占了初七，金蓮占了初八。金蓮道：「只我便宜，那日又是我的壽酒，卻一舉而兩得。」問著孫雪娥，孫雪娥半日不言語。月娘道：「他罷，你們不要纏他了，教李大姐挨著罷。」玉樓道：「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，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初九日不得閑，教李大姐挪在初十罷了。」眾人計議已定。

話休絮煩。先是初五日，西門慶不在家，往鄰家赴席去了。月娘在上房擺酒，鬱大姐供唱，請眾姐妹歡飲了一日方

散。到第二日，卻該李嬌兒，就挨著玉樓、金蓮，都不必細說。須臾，過了金蓮生日，潘姥姥、吳大妗子，都在這裡過節頑耍。看看到初十日，該李瓶兒擺酒，使繡春往後邊請雪娥去。一連請了兩替，答應著來，只顧不來。玉樓道：「我就說他不來，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。可是他對著人說的：『你每有錢的，都吃十輪酒兒，沒的俺們去赤腳絆驢蹄。』似他這等說，俺們罷了，把大姐姐都當驢蹄看承！」月娘道：「他是恁不成材的行貨子，都不消理他了，又請他怎的！」於是擺上酒來，眾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。鬱大姐在旁彈唱。當下，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，共八個人飲酒。只因西門慶不在，月娘吩咐玉簫：「等你爹來家要吃酒，你打發他吃就是了。」玉簫應諾。

後晌時分，西門慶來家，玉簫替他脫了衣裳。西門慶便

問：「娘往那去了？」玉簫回道：「都在六娘房裡和大妗子、潘姥姥吃酒哩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吃的是甚麼酒？」玉簫道：「是金華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壇茉莉花酒，打開吃。」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，西門慶嘗了嘗，說道：「正好你娘們吃。」教小玉、玉簫兩個提著，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。蕙蓮正在月娘旁邊侍立斟酒，見玉簫送酒來，蕙蓮俐便，連忙走下來接酒。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，向他手上捏了一把，這婆娘就知其意。月娘問玉簫：「誰使你送酒來？」玉簫道：「爹使我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爹來家多大回了？」玉簫道：「爹剛纔來家。因問娘們吃酒，教我把這一壇茉莉花酒，拿來與娘們吃。」月娘問：「你爹若吃酒，房中放桌兒，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。」玉簫應的，往後邊去了。

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，推說道：「我後邊看茶來，與娘們吃。」月娘吩咐道：「對你姐說，上房揀妝里有六安茶，頓一壺來俺們吃。」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，玉簫站在堂屋門首，努了個嘴兒與他。老婆掀開帘子，進月娘房來，只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吃酒。走向前，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，兩個就親嘴咂舌做一處。婆娘一面用手攥著他那話，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。便道：「爹，你有香茶再與我些，前日與我的都沒了。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，你有銀子與我些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，你拿去。」說著。西門慶要解他褲子。婦人道：「不好，只怕人來看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今日不出去，晚夕咱好生耍耍。」蕙蓮搖頭說道：「後邊惜薪司擋路兒——柴眾。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裡，色絲子女。」於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，由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。

不防孫雪娥從後來，聽見房裡有人笑，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，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，就立住了腳。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，便支他說：「前邊六娘請姑娘，怎的不去？」雪娥鼻子里冷笑道：「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，騎著快馬也趕他不上，拿甚麼伴著他吃十輪酒兒？自己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！」正說著，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，雪娥就往廚房裡去了。

這玉簫把帘子欣開，婆娘見無人，急伶俐兩三步就叉出來，往後邊看茶去。須臾，小玉從後邊走來叫：「蕙蓮嫂子，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茶有了，著姐拿果仁兒來。」不一時，小玉拿著盞托，他提著茶，一直來到前邊。月娘問道：「怎的茶這咱才來？」蕙蓮道：「爹在房裡吃酒，小的不敢進去。等著姐屋裡取茶葉，剝果仁兒

來。」眾人吃了茶，這蕙蓮在席上，斜靠桌兒站立，看著月娘眾人擲骰兒，故作揚聲說道：「娘，把長麼搭在純六，卻不是天地分？還贏了五娘。」又道：「你這六娘，骰子是錦屏風對兒。我看三娘這麼三配純五，只是十四點兒，輸了。」被玉簫惱了，說道：「你這媳婦子，俺們在這裡擲骰兒，插嘴插舌，有你甚麼說處？」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，立又立不住，緋紅了麵皮，往下去了。正是：

誰人汲得西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

這裡眾婦人飲酒，至掌燈時分，只見西門慶掀帘子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好吃！」吳大妗子跳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夫來了！」連忙讓座兒與他坐。月娘道：「你在後邊吃酒罷了，女婦男子漢，又走來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恁

說，我去罷。」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，金蓮隨即跟了來。西門慶吃得半醉，拉著金蓮說道：「小油嘴，我有句話兒和你說。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兒，後邊沒地方。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？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罵的，沒的那汗邪的胡亂！隨你和他那裡（入日）搗去，好嬌態，教他在我這裡！我是沒處安放他。我就算依了你，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。你不信，叫了春梅問他，他若肯了，我就容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娘兒們不肯，罷！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。你吩咐丫頭拿床鋪蓋，生些火兒。不然，這一冷怎麼當。」金蓮忍不住笑了：「我不好罵出你來的，賊奴才淫婦，他是養你的娘？你是王祥，寒冬臘月行孝順，在那石頭床上卧冰哩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小油嘴兒，休奚落我。罷麼，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去，我知道。」當晚眾人席散，金蓮吩咐秋菊，果然抱鋪蓋、籠火，在山子

底下藏春塢雪洞里。

蕙蓮送月娘、李嬌兒、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，故意說道：「娘，小的不送，往前邊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前邊睡去罷。」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內，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，見無人，一溜煙往山子底下去了。正是：

莫教襄王勞望眼，巫山自送雨雲來。

這宋蕙蓮走到花園門首，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，就不曾扣門子，只虛掩著。來到藏春塢洞兒內，只見西門慶早在那裡秉燭而坐。婆娘進到裡面，但覺冷氣侵人，塵囂滿榻。於是袖中取出兩枝棒兒香，燈上點了，插在地下。雖故地下籠著一盆碳火兒，還冷的打兢。婆娘在床上先伸下鋪，上面還蓋著一件貂鼠禪衣。掩上雙扉，兩個上床就寢。西門慶脫去

上衣白綾道袍，坐在床上，把婦人褪了褲，抱在懷裡，兩隻腳蹺在兩邊，那話突入牝中。兩個摟抱，正做得好。卻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，在房中摘去冠兒，輕移蓮步，悄悄走來竊聽。到角門首，推開門，遂潛身悄步而入。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，花刺抓傷了裙褶，躡跡隱身，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。良久，只見裡面燈燭尚明，婆娘笑聲說：「冷鋪中舍冰，把你賊受罪不濟的老花子，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，走在這寒冰地獄里來了！口裡銜著條繩子，凍死了往外拉。」又道：「冷合合的，睡了罷，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？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，象我沒雙鞋面兒，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？看著人家做鞋，不能殼做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不打緊，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。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！」婦人道：「拿甚麼比他！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，還套著我的鞋穿。倒也不在乎大小，只是鞋樣子周正才

好。」金蓮在外聽了：「這個奴才淫婦！等我再聽一回，他還說甚麼。」又聽穀多時，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：「你家第五的秋胡戲，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？是女招的，是後婚兒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回頭人兒。」婦人說：「嗔道恁久慣牢成！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，露水夫妻。」這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，半日移腳不動，說道：「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，把俺們都吃他撐下去了！」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，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，遲了淫婦的臉。待要含忍了他，恐怕他明日不認。「罷罷！留下個記兒，使他知道，到明日我和他答話。」於是走到角門首，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，把門倒銷了，懊恨歸房。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清早晨，婆娘先起來，穿上衣裳，蓬著頭走出來。見角門沒插，吃了一驚，又搖門，搖了半日搖不開。走

去見西門慶，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。因看見簪銷著門，知是金蓮的簪子，就知晚夕他聽了出去。這婦人懷著鬼胎，走到前邊，正開房門，只見平安從東淨里出來，看見他只是笑。蕙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，誰和你吡那牙笑哩？」平安兒道：「嫂子，俺們笑笑兒也嗔？」蕙蓮道：「大清早晨，平白笑的是甚麼？」平安道：「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，眼前花。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！」婦人聽了此言，便把臉紅了，罵道：「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，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？怎的不來家？」平安道：「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著門，怎的賴得過？」蕙蓮道：「我早起身，就往五娘屋裡，只剛纔出來。你這囚在那裡來？」平安道：「我聽見五娘教你腌螃蟹，說你會劈的好腿兒。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著賣簸箕的，說你會咂得好舌頭。」把婦人說的急了，拿起條門閂來，趕著平安兒繞院子罵道：「賊汗邪囚根子，看我到明日

對他說不說。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，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？

「那平安道：「耶嚟，嫂子，將就著些兒罷。對誰說？我曉得你往高枝兒上去了。」那蕙蓮急起來，只趕著他打。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走出來，一把手將門奪住了，說道：「嫂子為甚麼打他？」蕙蓮道：「你問那呲牙囚根子，口裡白說六道的，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！」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。玳安推著他說：「嫂子，你少生氣著惱，且往屋裡梳頭去罷。」

婦人便向腰間荷包里，取出三四分銀子來，遞與玳安道：「累你替我拿大碗燙兩個合汁來我吃，把湯盛在銚子里罷。」

玳安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去。」一手接了。連忙洗了臉，替他燙了合汁來。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，他也吃了一碗，方纔梳了頭，鎖上門，先到後邊月娘房裡打了卯兒，然後來金蓮房裡。

金蓮正臨鏡梳頭。蕙蓮小意兒，在旁拿抵鏡、掇洗手水，殷情侍奉。金蓮正眼也不瞧他。蕙蓮道：「娘的睡鞋裏腳，我捲平收了去？」金蓮道：「由他。你放著，叫丫頭進來收。」便叫秋菊：「賊奴才，往那去了？」蕙蓮道：「秋菊掃地哩。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別要管他，丟著罷，亦發等他們來收拾。歪蹄潑腳的，沒的沾污了嫂子的手。你去扶持你爹，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，才可他的心。俺們都是露水夫妻，再醮貨兒。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，是他的正頭老婆，秋胡戲。」這婦人聽了，正道著昨日晚夕他的真病，於是向前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娘是小的一個主兒，娘不高抬貴手，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。當初不因娘寬恩，小的也不肯依隨爹。就是後邊大娘，無過只是個大綱兒。小的還是娘抬舉多，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？隨娘查訪，小的但有一字欺心，到明日不逢好死，一個毛孔兒

里生下一個疔瘡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。漢子既要了你，俺們莫不與爭？不許你在漢子跟前弄鬼，輕言輕語的。你說你把俺們踩下去了，你要在中間踢跳，我的姐姐，對你說，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兒罷！」蕙蓮道：「娘再訪，小的並不敢欺心，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傻嫂子，我閑的慌，聽你怎的？我對你說了罷，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。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，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，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，一五一十就告我說。你大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里出氣，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？你比他差些兒。」說得老婆閉口無言，在房中立了一回，走出來了。剛到儀門夾道內，撞見西門慶，說道：「你好人兒，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，你就告訴與人。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！我和你說的話兒，只放在你心裡，放爛了才好。為甚麼對人說？乾淨你這嘴頭子

就是個走水的槽。有話到明日不告訴你說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甚麼話？我並不知道。」那婦人瞅了一眼，往前邊去了。

這婦人嘴兒乖，常在門前站立，買東買西，趕著傅伙計叫傅大郎，陳敬濟叫姑夫，賁四叫老四。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，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，常和眾人打牙犯嘴，全無忌憚。或一時叫：「傅大郎，我拜你拜，替我門首看著賣粉的。」那傅伙計老成，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著，過來叫住，請他出來買。玳安故意戲他，說道：「嫂子，賣粉的早晨過去了，你早出來，拿秤稱他的好來！」婆娘罵道：「賊猴兒，裡邊五娘、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，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斤粉，教那淫婦搽了又搽？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？」玳安道：「耶嚨，嫂子，行動只拿五娘嚇我！」一回又叫：「賁老四，我對你說，門首看著賣梅花菊花的，我要買兩對兒

戴。」那賁四誤了買賣，好歹專心替他看著賣的叫住，請他出來買。婦人立在二層門裡，打門廂兒揀，要了他兩對鬚花大翠，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，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。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銀子兒來，央及賁四替他鑿，稱七錢五分與他。那賁四正寫著帳，丟下走來替他錘。只見玳安來說道：「等我與嫂子鑿。」一面接過銀子在手，且不鑿，只顧瞧這銀子。婦人道：「賊猴兒，不鑿，只顧端詳甚麼？你半夜沒聽見狗咬？是偷來的銀子！」玳安道：「偷到不偷。這銀子到有些眼熟，倒象爹銀子包兒里的。前日爹在燈市裡，鑿與賣勾金蠻子的銀子，還剩了一半，就是這銀子。我記得千真萬真。」婦人道：「賊囚，一個天下，人還有一樣的，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？」玳安笑道：「我知道甚麼帳兒！」婦人便趕著打。玳安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，交與賣花翠的，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，不與他去了。婦人道：「

賊囚根子！你敢拿了去，我算你好漢！」玳安道：「我不拿你的。你把剩下的，與我些兒買果子吃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賊猴兒，你遞過來，我與你。」哄和玳安遞到他手裡，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，別的還塞在腰裡，一直進去了。

自此以後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類，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里進去，分與各房丫鬟並眾人吃。頭上治的珠子箍兒，金燈籠墜子，黃烘烘的。衣服底下穿著紅一（紮路）綢褲兒，線捺護膝。又大袖子袖著香茶、香桶子三個，帶在身邊。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，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，此事不必細說。這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，每日只在金蓮房裡，把小意兒貼戀，與他頓茶頓水，做鞋腳針指，不拿強拿，不動強動。正經月娘後邊，每日只打個到面兒，就到金蓮這邊來。每日和金蓮、瓶兒兩個下棋、抹牌，

行成夥兒。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，金蓮故意令他旁邊斟酒，教他一處坐了頑耍，只圖漢子喜歡。正是：

顛狂柳絮隨風舞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



第二十四回

敬濟元夜戲獅婆



金瓶梅

惠祥怒詈李旺婦

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

旺婦

詩曰：

銀燭高燒酒乍醺，當筵且喜笑聲頻。
蠻腰細舞章台柳，素口輕歌上苑春。

香氣拂衣來有意，翠花落地拾無聲。
不因一點風流趣，安得韓生醉後醒。

話說一日，天上元宵，人間燈夕，西門慶在廳上張掛花燈，鋪陳綺席。正月十六，合家歡樂飲酒。西門慶與吳月娘

居上，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、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同坐，都穿著錦繡衣裳。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，在旁「才樂」箏歌板，彈唱燈詞。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敬濟坐。果然食烹異品，果獻時新。小玉、元宵、小鸞、繡春都在上面斟酒。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卻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，口裡嗑瓜子兒。等的上邊呼喚要酒，他便揚聲叫：「來安兒，畫童兒，上邊要熱酒，快釴酒上來！賊囚根子，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，都不知往那去了！」只見畫童燙酒上去。西門慶就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，往那去來？賊少打的奴才！」小廝走來說道：「嫂子，誰往那去來？就對著爹說，吆喝教爹罵我。」蕙蓮道：「上頭要酒，誰教你不伺候？關我甚事！不罵你罵誰？」畫童兒道：「這地上乾乾淨淨的，嫂子嗑下恁一地瓜子皮，爹看見又罵了。」蕙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！六

月債兒熱，還得快就是。甚麼打緊，便當你不掃，丟著，另教個小廝掃。等他問我，只說得一聲。」畫童兒道：「耶嚟，嫂子，將就些罷了，如何和我合氣！」於是取了笤帚來，替他掃瓜子皮兒，不題。

卻說西門慶席上，見女婿陳敬濟沒酒，吩咐潘金蓮去遞一巡兒。這金蓮連忙下來，滿斟杯酒，笑嘻嘻遞與敬濟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爹吩咐，好歹飲奴這杯酒兒。」敬濟一壁接酒，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，說：「五娘請尊便，等兒子慢慢吃！」婦人將身子把燈影著，左手執酒，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，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，這敬濟一面把眼瞧著眾人，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踢了一下。婦人微笑，低聲道：「怪油嘴，你丈人瞧著待怎麼？」兩個在暗地裡調情頑耍，眾人倒不曾看出來。不料宋蕙蓮這婆娘，在榻子外窗眼裡，被他瞧

了個不耐煩。口中不言，心下自忖：「尋常在俺們跟前，到且是精細撇清，誰想暗地卻和這小伙子兒勾搭。今日被我看破綻，到明日再搜求我，自有話說。」正是：

誰家院內白薔薇，暗暗偷攀三兩枝。羅袖隱藏人不見，馨香惟有蝶先知。

飲酒多時，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。吩咐月娘：「你們自在耍耍，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。」玳安、平安兩個跟隨去了。

月娘與眾姊妹吃了一回，但見銀河清淺，珠鬥爛斑，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，照得院宇猶如白晝。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，或有月下整妝者，或有燈前戴花者。惟有玉樓、金蓮、李瓶兒三個並蕙蓮，在廳前看敬濟放花兒。李嬌兒、孫

雪娥、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了。金蓮便向二人說道：「他爹今日不在家，咱對大姐姐說，往街上走走去。」蕙蓮在旁說道：「娘們去，也攜帶我走走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既要去，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，看他去不去，俺們在這裡等著你。」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。玉樓道：「他不濟事，等我親自問他聲去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，只怕夜深了冷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有披襖子，帶件來我穿，省得我往屋裡去。」那李瓶兒應諾去了。獨剩下金蓮一個，看著敬濟放花兒。見無人，走向敬濟身上捏了一把，笑道：「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，不害冷麼？」只見家人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，舞旋旋的且拉著敬濟，要炮仗放。這敬濟恐怕打攪了事，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仗，支他外邊耍去了。於是和金蓮嘲戲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，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穿也怎的？」金蓮道：「

賊短命，得其慣便了，頭裡頭躡我的腳兒，我不言語，如今大膽，又來問我要衣服穿！我又不是你影射的，何故把與你衣服穿？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，如何扎筏子來唬我？」婦人道：「賊短命，你是城樓上雀兒，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！」正說著，見玉樓和蕙蓮出來，向金蓮說道：「大娘因身上不方便，大姐不自在，故不去了。教娘們走走，早些來家。李嬌兒害腿疼，也不走。孫雪娥見大姐姐不走，恐怕他爹來家嗔他，也不出門。」金蓮道：「都不去罷，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。等他爹來家，隨他罵去！再不，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玉簫，你房裡蘭香，李大姐房裡迎春，都帶了去。」小玉走來道：「俺奶奶已是不去，我也跟娘們走走。」玉樓道：「對你奶奶說了去，我前頭等著你。」良久，小玉問了月娘，笑嘻嘻出來。

當下三個婦人，帶領著一簇男女。來安、畫童兩個小廝，打著一對紗吊燈跟隨。女婿陳敬濟踹著馬台，放煙火花炮，與眾婦人瞧。宋蕙蓮道：「姑夫，你好歹略等等兒。娘們攜帶我走走，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。」敬濟道：「俺們如今就行。」蕙蓮道：「你不等，我就惱你一生！」於是走到屋裡，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衫兒、白挑線裙子。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著頭，額角上貼著飛金並面花兒，金燈籠墜耳，出來跟著眾人走百媚兒。月色之下，恍若仙娥，都是白綾襖兒，遍地金比甲。頭上珠翠堆滿，粉面朱唇。敬濟與來興兒，左右一邊一個，隨路放慢吐蓮、金絲菊、一丈蘭、賽月明。出的大街市上，但見香塵不斷，游人如蟻，花炮轟雷，燈光雜彩，簫鼓聲喧，十分熱鬧。游人見一對紗燈引道，一簇男女過來，皆披紅垂綠，以為出於公侯之家，莫敢仰視，都躲路而行。那宋蕙蓮一回叫：「姑夫，你放個桶子

花我瞧。」一回又道：「姑夫，你放個元宵炮仗我聽。」一回又落了花翠，拾花翠；一回又掉了鞋，扶著人且兜鞋；左來右去，只和敬濟嘲戲。玉樓看不上，說了兩句：「如何只見你掉了鞋？」玉簫道：「他怕地下泥，套著五娘鞋穿著哩！」玉樓道：「你叫他過來我瞧瞧，真個穿著五娘的鞋兒？」金蓮道：「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，誰知成精的狗肉，套著穿！」蕙蓮摳起裙子來，與玉樓看。看見他穿著兩雙紅鞋在腳上，用紗綠線帶兒扎著褲腿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

須臾，走過大街，到燈市裡。金蓮向玉樓道：「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。」於是吩咐畫童、來安兒打燈先行，迤邐往獅子街來。小廝先去打門，老馮已是歇下，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，在炕上睡。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，讓眾婦女進來，旋戳開爐子頓茶，挈著壺往街上取酒。

孟玉樓道：「老馮你且住，不要去打酒，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飽來，你有茶，倒兩甌子來吃罷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既留人吃酒，先訂下菜兒才好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一瓶兩瓶取來了，打水不渾的，夠誰吃？要取一兩壇兒來。」玉樓道：「他哄你，不消取，只看茶來罷。」那婆子方纔不動身。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，端的在家做些甚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奶奶，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，誰看他？」玉樓便問道：「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？」婆子道：「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，十三歲，只要五兩銀子；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，家人走了，主子把鬚髻打了，領出來賣，要十兩銀子。」玉樓道：「媽媽，我說與你，有一個人要，你賺他些銀子使。」婆子道：「三娘，果然是誰要？告我說。」玉樓道：「如今你二娘房裡，只元宵兒一個，不夠使，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。你倒把這大的賣

與他罷。」因問：「這個丫頭十幾歲？」婆子道：「他今年十七歲了。」說著，拿茶來，眾人吃了茶。那春梅、玉簫並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，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看了一遍。陳敬濟催逼說：「夜深了，看了快些家去罷。」金蓮道：「怪短命，催的人手腳兒不停住，慌的是些甚麼！」乃叫下春梅眾人來，方纔起身。馮媽媽送出門，李瓶兒因問：「平安往那去了？」婆子道：「今日這咱還沒來，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著他。」來安兒道：「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。」李瓶兒吩咐媽媽子：「早些關了門，睡了罷！他多也是不來，省的誤了你的困頭。明日早來宅里，送丫頭與二娘來。你是石佛寺長老，請著你就張致了。」說畢，看著他關了大門，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。

走到家門首，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。

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，他在家跟著人走百病兒去了，醉回來家，說有人挖開他房門，偷了狗，又不見了些東西，坐在當街上撒酒瘋罵人。眾婦人方纔立住了腳。金蓮使來安兒把韓嫂兒叫到當面，問道：「你為甚麼來？」韓嫂兒叉手向前，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三位娘子在上，聽小媳婦告訴。」於是從頭說了一遍。玉樓眾人聽了，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，叫來安兒：「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。」那敬濟且顧和蕙蓮兩個嘲戲，不肯「才芻」他去。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，吩咐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：「我對你爹說，替你出氣。」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。

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，只見賁四娘子，在大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三位娘那裡走了走？請不棄到寒家獻茶。」玉樓道：「方纔因韓嫂兒哭，俺站住問了他聲。承

嫂子厚意，天晚了，不到罷。」賁四娘子道：「耶嚟，三位娘上門怪人家，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？」生死拉到屋裡。原來上邊供養觀音八難並關聖賢，當門掛著雪花燈兒一盞。掀開門帘，擺設春台，與三人坐。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，與三位娘磕頭遞茶。玉樓、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。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，又是一錢銀子，與他買瓜子兒嗑。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。款留不住，玉樓等起身。到大門首，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。金蓮就問：「你爹來家不曾？」來興道：「爹未回家哩。」三個婦人，還看著陳敬濟在門首放了兩個一丈菊和一筒大煙蘭、一個金盞銀台兒，才進後邊去了。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。正是：

醉後不知天色暝，任他明月下西樓。

卻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，與金蓮等眾婦人嘲戲了一路兒，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，都有意了。次日早晨梳洗畢，也不到鋪子內，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。只見李嬌兒、金蓮陪著吳大妗子，放炕桌兒，才擺茶吃。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。這小伙兒向前作了揖，坐下。金蓮便說道：「陳姐夫，你好人兒！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，你就不動，只當還教小廝送去了。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，不知甚麼張致！等你大娘燒了香來，看我對他說不說！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還說哩，昨日險些兒子腰梁一疔羅一瘍了哩！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，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，該多少里地？人辛苦走了，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！教小廝送送也罷了。睡了多大回就天曉了，今早還扒不起來。」正說著，吳月娘燒了香來，敬濟作了揖。月娘便問：「昨日韓嫂兒為甚麼撒酒瘋罵人？」敬濟把因走百病，被人挖開門，不見了狗，坐在當街哭喊罵人，

「今早他漢子來家，一頓好打的，這咱還沒起來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俺們回來，勸的他進去了，一時你爹來家撞見，甚麼樣子！」說畢，玉樓、李瓶兒、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，敬濟也陪著吃了茶。後次大姐回房，罵敬濟：「不知死的囚根子！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，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，淫婦便沒事，你死也沒處死！」

卻說那日，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，起來的遲。只見荊千戶——新升一處兵馬都監——來拜。西門慶才起來梳頭，包網巾，整衣出來，陪荊都監在廳上說話。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。宋蕙蓮正和玉簫、小玉在後邊院子里搗子兒，賭打瓜子，頑成一塊。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，笑罵道：「賊淫婦，輸了瓜子，不教我打！」因叫蕙蓮：「嫂子你過來，扯著淫婦一隻腿，等我〔入日〕這淫婦一下子。」

正頑著，只見平安走來，叫：「玉簫姐，前邊荊老爹來，使我進來要茶哩。」那玉簫也不理他，且和小玉廝打頑耍。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：「人坐下這一日了。」宋蕙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，爹要茶，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，如何只在俺這裡纏？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，不管你外邊的帳。」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。那日該來保妻蕙祥，蕙祥道：「怪囚，我這裡使著手做飯，你問後邊要兩鐘茶出去就是了，巴巴來問我要茶！」平安道：「我到後頭來，後邊不打發茶。蕙蓮嫂子說，該是上竈的首尾。」蕙祥便罵道：「賊淫婦，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，俺天生是上竈的來？我這裡又做大家伙里飯，又替大妗子炒素菜，幾隻手？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，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，上竈的是你叫的？誤了茶也罷，我偏不打發上去。」平安兒道：「荊老爹來了這一日，嫂子快些打發茶，我拿上去罷。遲了又惹爹罵！」

當下這裡推那裡，那裡推這裡，就耽誤了半日。比及又等玉簫取茶果、茶匙兒出來，平安兒拿茶出去，那荊都監坐的久了，再三要起身，被西門慶留住。嫌茶冷不好吃，喝罵平安另換茶上去吃了，荊都監才起身去了。西門慶進來，問：「今日茶是誰頓的？」平安道：「是竈上頓的茶。」西門慶回到上房，告訴月娘：「今日頓這樣茶出去，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？採出來問他，打與他幾下。」小玉道：「今日該蕙祥上竈。」慌的月娘說道：「這歪刺骨待死！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。」一面使小玉叫將蕙祥當院子跪著，問他要打多少。蕙祥答道：「因做飯，炒大妗子素菜，使著手，茶略冷了些。」被月娘數罵了一回，饒了他起來。吩咐：「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，教玉簫和蕙蓮後邊頓茶，竈上只管大家茶飯。」

這蕙祥在廚下忍氣不過，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，氣狠狠走來後邊，尋著蕙蓮，指著大罵：「賊淫婦，趁了你的心了！罷了，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，俺們是上竈的老婆來？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，上竈的是你叫的？你識我見的，促織不吃癩蛤蟆肉——都是一鍬土上人。你恆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。就是爹的小老婆，我也不怕你！」蕙蓮道：「你好沒要緊，你頓的茶不好，爹嫌你，管我甚事？你如何拿人撒氣？」蕙祥聽了，越發惱了，罵道：「賊淫婦！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，怎的不教打我？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，來這裡還弄鬼哩！」蕙蓮道：「我養漢，你看見來？沒的扯臊淡哩！嫂子，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姑兒！」蕙祥道：「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？蹺起腳兒來，比你這淫婦好些兒。你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！你在外邊，那個不吃你嘲過？你背地乾的那營生兒，只說人不知道。你把娘

們還放不到心上，何況以下的人！」蕙蓮道：「我背地裡說甚麼來？怎的放不到心上？隨你壓我，我不怕你！」蕙祥道：「有人與你做主兒，你可知不怕哩！」兩個正拌嘴，被小玉請的月娘來，把兩個都喝開了：「賊臭肉們，不乾那營生去，都拌的是些甚麼？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。頭裡不曾打的成，等住回卻打的成了！」蕙祥道：「若打我一下兒，我不把淫婦口裡腸勾了也不算！我拚著這命，擯兌了你也不差廝甚麼。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！」說著往前去了。後次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，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，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，逐日與玉樓、金蓮、李瓶兒、西門大姐、春梅在一處頑耍。

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，約十三歲，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，送到李嬌兒房裡。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，房中伏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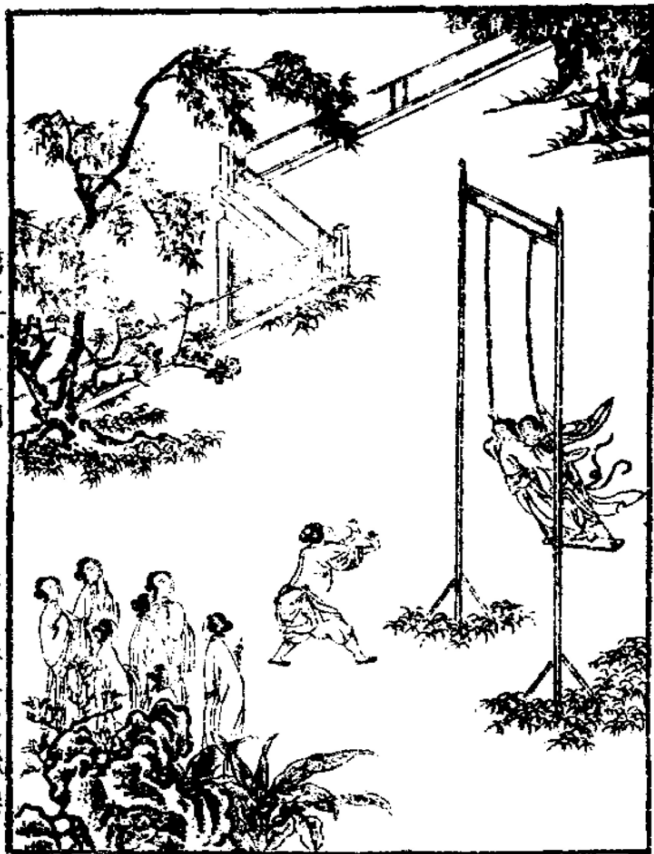
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外作禽荒內色荒，連沾些子又何妨。早晨跨得雕鞍去，
日暮歸來紅粉香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五回

吳月娘春晝鞦韆





金瓶梅

來旺兒醉中誘誠

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

謗仙

詞曰：

蹴罷鞦韆，起來整頓纖纖手。露濃花瘦，薄汗輕衣透。

見客入來，襪剗金釵溜。和羞走，倚門回首，卻把青梅嗅。

話說燈節已過，又早清明將至。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，說孫寡嘴作東，邀了郊外耍子去了。

先是吳月娘花園中，扎了一架鞦韆。這日見西門慶不在

家，閑中率眾姊妹遊戲，以消春困。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，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。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，打不的，卻教李瓶兒和金蓮打。打了一回，玉樓便叫：「六姐過來，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。」吩咐：「休要笑。」當下兩個玉手輓定彩繩，將身立於畫板之上。月娘卻教蕙蓮、春梅兩個相送。正是：

紅粉面對紅粉面，玉酥肩並玉酥肩。兩雙玉腕輓復輓，四隻金蓮顛倒顛。

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。月娘道：「六姐你在上頭笑不，打緊，只怕一時滑倒，不是耍處。」說著，不想那畫板滑，又是高底鞋，蹠不牢，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，早是扶住架子不曾跌著，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。月娘道：「我

說六姐笑的不好，只當跌下來。「因望李嬌兒眾人說道：「這打鞦韆，最不該笑。笑多了，一定腿軟了，跌下來。咱在家做女兒時，隔壁周台官家花園中扎著一座鞦韆。也是三月佳節，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，都打鞦韆耍子，也是這等笑的不了，把周小姐滑下來，騎在畫板上，把身子喜抓去了。落後嫁與人家，被人家說不是女兒，休逐來家，今後打鞦韆，先要忌笑。」金蓮道：「孟三兒不濟，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兩個仔細打。」卻教玉簫、春梅在旁推送。才待打時，只見陳敬濟自外來，說道：「你每在這裡打鞦韆哩。」月娘道：「姐夫來的正好，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。」丫頭每氣力少。「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——得不的一聲，於是撥步撩衣，向前說：「等我送二位娘。」先把金蓮裙子帶住，說道：「五娘站牢，兒子送也。」那鞦韆飛在半空中，猶若飛仙相似。李瓶兒見鞦韆起

去了，唬的上面怪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。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到且性急，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。這裡叫，那裡叫，把兒子手腳都弄慌了。」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，露著他大紅底衣，推了一把。李瓶兒道：「姐夫，慢慢著些！我腿軟了！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。」金蓮又說：「李大姐，把我裙子又兜住了。」兩個打到半中腰裡，都下來了。卻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了一回。然後，教玉簫和蕙蓮兩個打立鞦韆。這蕙蓮手輓彩繩，身子站的直屢屢的，腳跣定下邊畫板，也不用人推送，那鞦韆飛在半天雲里，然後忽地飛將下來，端的卻是飛仙一般，甚可人愛。月娘看見，對玉樓、李瓶兒說：「你看媳婦子，他倒會打。」這裡月娘眾人打鞦韆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

來，押著許多馱垛箱籠船上，先走來家。到門首，下了頭口，收卸了行李，進到後邊。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，作了揖。那雪娥滿面微笑，說道：「好呀，你來家了。路上風霜，多有辛苦！幾時沒見，吃得黑胖了。」來旺因問：「爹娘在那裡？」雪娥道：「你爹今日被應二眾人，邀去門外耍子去了。你大娘和大姐，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。」來旺兒道：「啊呀，打他則甚？」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，因問：「媳婦子在竈上，怎的不見？」那雪娥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的媳婦子，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？好不大了！他每日只跟著他娘每夥兒里下棋，搥子兒，抹牌頑耍。他肯在竈上做活哩！」正說著，小玉走到花園中，報與月娘。月娘自前邊走來，來旺兒向前磕了頭，立在旁邊。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，月娘賞了兩瓶酒。吃一回，他媳婦宋蕙蓮來到。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辛苦了，且往房裡洗洗頭面，歇宿歇宿。」

去。等你爹來，好見你爹回話。」那來旺兒便歸房裡。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，又舀些水與他洗臉攤塵，收拾褙襖去，說道：「賊黑囚，幾時沒見，便吃得這等肥肥的。」又替他換了衣裳，安排飯食與他吃。睡了一覺起來，已是日西時分。

西門慶來家，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，說道：「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並家中衣服，俱已完備，打成包裹，裝了四箱，搭在官船上來家，只少雇夫過稅。」西門慶滿心歡喜，與了他趕腳銀兩，明日早裝載進城。又賞銀五兩，房中盤纏；又教他管買辦東西。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，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，兩隻裝花膝褲，四匣杭州粉，二十個胭脂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：「自從你去了四個月，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，玉簫怎的做牽頭，金蓮屋裡怎的做窩巢。先在山子底下，落後在屋裡，成日明睡到夜，夜睡到

明。與他的衣服、首飾、花翠、銀錢，大包帶在身邊。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，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。」來旺道：「怪道箱子里放著衣服、首飾！我問他，他說娘與他的。」雪娥道：「那娘與他？到是爺與他的哩！」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。

到晚夕，吃了幾鐘酒，歸到房中。常言酒發頓腹之言，因開箱子，看見一匹藍緞子，甚是花樣奇異，便問老婆：「是那裡的緞子？誰人與你的？趁上實說。」老婆不知就裡，故意笑著，回道：「怪賊囚，問怎的？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，與了這匹緞子，放在箱中，沒工夫做。端的誰肯與我？一來旺兒罵道：「賊淫婦！還搗鬼哩！端的是那個與你的？」又問：「這些首飾是那裡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呸！怪囚根子，那個沒個娘老子，就是石頭罅刺兒里迸出來，也有個窩

巢兒，為人就沒個親戚六眷？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。是誰與我的！」被來旺兒一拳，險不打了一交，說：「賊淫婦，還說嘴哩！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！玉簫丫頭怎的牽頭，送緞子與你，在前邊花園內兩個乾，落後弔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乾，成日「入日」的不值了。賊淫婦，你還要我手裡吊子曰兒。」那婦人便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！你做甚麼來家打我？我乾壞了你甚麼事來？你恁是言不是語，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。是那個嚼舌根的，沒空生有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？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！教人就欺負死，也揀個乾淨地方。你問聲兒，宋家的丫頭，若把腳略趂兒，把「宋」字兒倒過來！你這賊囚根子，得不個風兒就雨兒。萬物也要個實。人教你殺那個人，你就殺那個人？」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。婦人又道：「這匹藍緞子，越發我和你說了罷，也是去年十一月里

三娘生日，娘見我上穿著紫襖，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著，說道：「媳婦子怪刺刺的，甚麼樣子？」才與了我這匹緞子。誰得閑做他？那個是不知道！就纂我恁一遍舌頭。你錯認了老娘，老娘不是個饒人的。明日我咒罵個樣兒與他聽。破著我一條性命，自恁尋不著主兒哩。」來旺兒道：「你既沒此事，平白和人合甚氣？快些打鋪我睡。」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，說道：「怪倒路的囚根子，吃了那黃湯，挺你那覺！平白惹老娘罵。」把來旺掠翻在炕上，鼾聲如雷。看官聽說：但凡世上養漢的婆娘，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，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，十個九個都著了道兒。正是：東淨里磚兒——又臭又硬。

這宋蕙蓮窩盤住來旺兒，過了一宿。到次日，往後邊問玉簫，誰人透露此事，終莫知其所由，只顧海罵。一日，月

娘使小玉叫雪娥，一地裡尋不著。走到前邊，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，只猜和他媳婦說話，不想走到廚下，蕙蓮又在裡面切肉，良久，西門慶前邊陪著喬大戶說話，只為揚州鹽商王四峰，被按撫使送監在獄中，許銀二千兩，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。剛打發大戶去了，西門慶叫來旺，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尾首。

一日，來旺兒吃醉了，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，說怎的我不在家，使玉簫丫頭拿一匹藍緞子，在房裡哄我老婆。把他弔在花園姦耍，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：一由他，只休要撞到我手裡。我教他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

好不好，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，也只是個死。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。潘家那淫婦，想著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，他小叔武松來告狀，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，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？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，落得他受用，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。我的仇恨，與他結的有天來大。常言道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到跟前再說話。破著一命剛，便把皇帝打！」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，不知草里有人，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。這來興兒在家，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撰錢過日，只因與來旺媳婦勾搭，把買辦奪了，卻教來旺兒管領。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，聽見發此言語，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。

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，只見來興兒掀帘子進來，金蓮便問來興兒：「你來有甚事？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？」

一來興道：「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。適有一件事，告訴老人家，只放在心裡，休說是小的來說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有甚事，只顧說，不妨事！」來興兒道：「別無甚事，叵耐來旺兒，昨日不知那裡吃的醉稀稀的，在前邊大吆小喝，指豬罵狗，罵了一日。又邏著小的廝打，小的走來一邊不理，他對著家中大小，又罵爹和五娘。」潘金蓮就問：「賊囚根子，罵我怎的？」來興說：「小的不敢說。三娘在這裡，也不是別人。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，耍了他的老婆，說五娘怎的做窩主，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。他打下刀子，要殺爹和五娘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又說，五娘那咱在家，毒藥擺殺了親夫，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，救了五娘一命。說五娘恩將仇報，挑撥他老婆養漢。小的穿青衣抱黑住，先來告訴五娘說聲，早晚休吃那廝暗算。」玉樓聽了，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，吃了一

驚。這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，粉面通紅，銀牙咬碎，罵道：「這犯死的奴才！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，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，他怎的纏我？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，永不算老婆！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？」因吩咐來興兒：「你且去，等你爹來家問你時，你也只照恁般說。」來興兒說：「五娘說那裡話！小的又不賴他，有一句說一句。隨爹怎的問，也只是這等說。」說畢，往前邊去了。

玉樓便問金蓮：「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子有？」金蓮道：「你問那沒廉恥的貨！甚的好老婆，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。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，當初在蔡通判家，和大婆作弊養漢，壞了事，才打發出來，嫁了蔣聰。豈止見過一個漢子兒？有一拿小米數兒，甚麼事兒不知道！賊強人瞞神嚇鬼，使玉簫送緞子兒與他做襖兒穿。一冬里，我要告訴你，

沒告訴你。那一日，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，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？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，咱每不散了？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，見小玉立在穿廊下，我問他，小玉望著我搖手兒。我剛走到花園前，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，原來替他觀風。我還不知，教我徑往花園裡走。玉簫攔著我，不教我進去，說爹在裡面。教我罵了兩句。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，不想走到裡面，他和媳婦子在山洞里乾營生。媳婦子見我進去，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。他爹見了我，訕訕的，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。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，打旋磨跪著我，教我休對他娘說。落後正月里，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，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，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！賊萬殺的奴才，沒的把我扯在裡頭。好嬌態的奴才淫婦，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砗兒？就是我罷了，俺春梅那小肉兒，他也不肯容他。」玉樓道：「嗔道賊臭肉在那裡坐

著，見了俺每意意似似，待起不起的，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！論起來，他爹也不該要他。那裡尋不出老婆來，教奴才在外邊倡揚，甚麼樣子？」金蓮道：「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，你要奴才老婆，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，彼此換著做！賊小婦奴才，干也嘴頭子嚼說人，萬也嚼說，今日打了嘴，也不說的！」玉樓向金蓮道：「這椿事，咱對他爹說好，不說好？大姐姐又不管。倘忽那廝真個安心，咱每不言語，他爹又不知道，一時遭了他手怎了？六姐，你還該說說。」金蓮道：「我若是饒了這奴才，除非是他（入日）出我來。」正是：

平生不作皺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西門慶至晚來家，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，睡搵香

腮，哭的眼壞壞的。問其所以，遂把來旺兒醉酒發言，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：「見有來興兒親自聽見，思想起來，你背地圖他老婆，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。你的皮靴兒沒番正。那廝殺你便該當，與我何干？連我一例也要殺！趁早不為之計，夜頭早晚，人無後眼，只怕暗遭他毒手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誰和那廝有首尾？」金蓮道：「你休來問我，只問小玉便知。」又說：「這奴才欺負我，不是一遭兒了。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，你娶了我來，虧他尋人情搭救我性命來。在外邊對人揭條。早是奴沒生下兒沒長下女，若是生下兒女，教賊奴才揭條著好聽？敢說：『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，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。』」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！你便沒羞恥，我卻成不的，要這命做甚麼？」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，走到前邊，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，問他始末緣由。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又走到後邊，摘問了小玉口

詞，與金蓮所說無差：委的某日，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，他媳婦兒不在屋裡，的有此事。這西門慶心中大怒，把孫雪娥打了一頓，被月娘再三勸了，拘了他頭面衣服，只教他伴著家人媳婦上竈，不許他見人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西門慶在後邊，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，背地親自問他。

這婆娘便道：「啊呀，爹，你老人家沒的說，他是沒有這個話。我就替他賭了大誓。他酒便吃兩鐘，敢恁七個頭八個膽，背地裡罵爹？又吃紂王水土，又說紂王無道！他靠那裡過日子？爹，你不要聽人言語。我且問爹，聽見誰說這個話來？」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，閉口無言。問的急了，說：「是來興兒告訴我說的。」蕙蓮道：「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，說俺每奪了他的，不得賺些錢使，結下這仇恨

兒，平空拿這血口噴他，爹就信了。他有這個欺心的事，我也不饒他。爹你依我，不要教他在家裡，與他幾兩銀子本錢，教他信信脫脫，遠離他鄉，做買賣去。他出去了，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。」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說的是。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，與鹽商王四峰、蔡太師人情，回來，還要押送生辰擔去，只因他才從杭州來家，不好又使他的，打帳叫來保去。既你這樣說，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。回來，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，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綢絹絲線做買賣。你意下如何？」老婆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爹若這等才好。」正說著，西門慶見無人，就攆他過來親嘴。婆娘忙遞舌頭在他口裡，兩個啞做一處。婦人道：「爹，你許我編鬚髻，怎的還不替我編？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？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到明日將八兩銀子，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。」西門慶又道：

「怕你大娘問，怎生回答？」婦人道：「不打緊，我自有話打發他，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，怕怎的？」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，各自分散了。

到了次日，西門慶在廳上坐著，叫過來旺兒來：「你收拾衣服行李，趕明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，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。回來，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。」這來旺心中大喜，應諾下來，回房收拾行李，在外買人事。來興兒打聽得知，就來告報金蓮知道。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，走到那裡，不見西門慶，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禮物。金蓮便道：「你爹在那裡？你封的是甚麼？」敬濟道：「爹剛纔在這裡，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峰銀子去了。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。」金蓮問：「打發誰去？」敬濟道：「我聽見昨日爹吩咐來旺兒去。」這金蓮才待下臺基，往花園那條路上

走，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。叫到屋裡，問他：「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。因有鹽商王四峰一千幹事的銀兩，以此多著兩個去。」婦人道：「隨你心下，我說的話兒你不依，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。他隨問怎的，只護他的漢子。那奴才有話在先，不是一日兒了。左右破著老婆丟與你，坑了你這銀子，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，看哥哥兩眼兒空哩。你的白丟了罷了，難為人家一千兩銀子，不怕你不賠他。我說在你心裡，也隨你。老婆無故只是為他。不爭你貪他這老婆，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，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。你留他在家裡，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。你打發他外邊去，他使了你本錢，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。你若耍他這奴才老婆，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。常言道：剪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生；剪草若除根，萌芽再不生。就是你不耽心，老婆他也死心

塌地。」一席話兒，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。正是：
數語撥開君子路，片言提醒夢中人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六回

來旺遁解徐州





金瓶梅

蕙蓮舍羞自縊

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

自縊

詩曰：

與君形影分吳越，玉枕經年對離別。
登臺北望煙雨深，回身哭向天邊月。

又：

夜深悶到戟門邊，卻繞行廊又獨眠。
閨中只是空相憶，魂歸漠漠魄歸泉。

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，又變了卦。到次日，那來旺

兒收拾行李伺候，到日中還不見動靜。只見西門慶出來，叫來旺兒到跟前說道：「我夜間想來，你才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，又教你往東京去，忒辛苦了，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。你且在家歇宿幾日，我到明日，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。」自古物聽主裁，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，只得應諾下來。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，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，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這來旺兒回到房中，心中大怒，吃酒醉倒房中，口內胡說，怒起宋蕙蓮來，要殺西門慶。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：「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，是言不是語，牆有縫，壁有耳。吃了那黃湯，挺那兩覺。」打發他上床睡了。到次日，走到後邊，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。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，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。婆娘甚是埋怨，說道：「你是

個人？你原說教他去，怎麼轉了靶子，又教別人去？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——滾上滾下，燈草拐棒兒——原拄不定把。你到明日蓋個廟兒，立起個旗桿來，就是個謊神爺！我再不信你說話了。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，就沒些情分兒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到不是此說。我不是也叫他去，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，所以教來保去了。留下他，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！」婦人道：「你對我說，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教他搭個主管，在家門首開酒店。」婦人聽言滿心歡喜，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，單等西門慶示下。

一日，西門慶在前廳坐下，著人叫來旺兒近前，桌上放下六包銀兩，說道：「孩兒！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。教你往東京去，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，所以教來保去了。今日這

六包銀子三百兩，你拿去搭上個主管，在家門首開酒店，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，也是好處。」那來旺連忙趴在地下磕頭，領了六包銀兩。回到房中，告與老婆說：「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，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，教我搭主管，開酒店做買賣。」老婆道：「怪賊黑囚！你還嗔老婆說。一锹就掘了井？也等慢慢來。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！你安分守己，休再吃了酒，口裡六說白道！」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：「我在街上尋伙計去也！」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。尋到天晚，主管也不成，又吃的大醉來家。老婆打發他睡了，就被玉簫走來，叫到後邊去了。

來旺兒睡了一覺，約一更天氣，酒還未醒，正朦朦朧朧睡著，忽聽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：「來旺哥！還不起來看，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恥的勾引到花園後邊，幹那營生

去了。虧你倒睡的放心！」來旺兒猛可驚醒，睜開眼看看，不見老婆在房裡，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道：「我在面前就弄鬼兒！」忙跳起身來，開了房門，逕撲到花園中來。刚到廂房中角門首，不防黑影里拋出一條凳子來，把來旺兒絆了一交，只見響亮一聲，一把刀子落地。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，大叫：「有賊！」一齊向前，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。來旺兒道：「我是來旺兒，進來尋媳婦子，如何把我拿住了？」眾人不由分說，一步一棍，打到廳上。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，西門慶坐在上面，即叫：「拿上來！」來旺兒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小的睡醒了，不見媳婦在房裡，進來尋他。如何把小的做賊拿？」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，與西門慶看。西門慶大怒，罵道：「眾生好度人難度，這廝真是個殺人賊！我倒見你杭州來家，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，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？不然拿這刀

子做甚麼？「喝令左右：「與我押到他房中，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！」眾小廝隨即押到房中。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，忽聞此信，忙跑到房裡。看見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你好好吃了酒睡罷，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？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。」一面開箱子，取出六包銀子來，拿到廳上。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，內中止有一包銀兩，餘者都是錫鉛錠子。西門慶大怒，因問：「如何抵換了！我的銀兩往那裡去了？趁早實說！」那來旺兒哭道：「爹抬舉小的做買賣，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打下刀子，還要殺我。刀子現在，還要支吾甚麼？」因把來興兒叫來，面前跪下，執證說：「你從某日，沒曾在外對眾發言要殺爹，嗔爹不與你買賣做？」這來旺兒只是嘆氣，張開口兒合不的。西門慶道：「既贓證刀杖明白，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。明日寫狀子，送到提刑所去！」只見宋蕙蓮雲鬟撩亂，衣裙不

整，走來廳上向西門慶跪下，說道：「爹，此是你幹的營生！他好好進來尋我，怎把他當賊拿了？你的六包銀子，我收著，原封兒不動，平白怎的抵換了？恁活埋人，也要天理。他為甚麼？你只因他甚麼？打與他一頓。如今拉著送他那裡去？」西門慶見了他，回嗔作喜道：「媳婦兒，關你甚事？你起來。他無禮膽大不是一日，見藏著刀子要殺我，你不得知道。你自安心，沒你之事。」因令來安兒：「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，休要慌嚇他。」那蕙蓮只顧跪著不起來，說：「爹好狠心！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恁說著，你就不依兒？他雖故吃酒，並無此事。」纏得西門慶急了，教來安兒「才芻」他起來，勸他回房去了。

到天明，西門慶寫了柬帖，叫來興兒做乾證，揣著狀子，押著來旺兒往提刑院去，說某日酒醉，持刀夤夜殺害家

主，又抵換銀兩等情。才待出門，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，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，說道：「奴才無禮，家中處分他便了。又要拉出去，驚官動府做甚麼？」西門慶聽言，圓睜二目，喝道：「你婦人家，不曉道理！奴才安心要殺我，你倒還教饒他罷！」於是不聽月娘之言，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。月娘當下羞赧而退，回到後邊，向玉樓眾人說道：「如今這屋裡亂世為王，九尾狐狸精出世。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，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。你就賴他做賊，萬物也要個著實才好，拿紙棺材糊人，成何道理？恁沒道理昏君行貨！」宋蕙蓮跪在當面哭泣。月娘道：「孩兒你起來，不消哭。你漢子恆數問不的他死罪。賊強人，他吃了迷魂湯了，俺們說話不中聽，老婆當軍——充數兒罷了。」玉樓向蕙蓮道：「你爹正在個氣頭上，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。你安心回房去罷。」按下這裡不提。

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，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、賀千戶。二人受了禮物，然後坐廳。來興兒遞上呈狀，看了，已知來旺兒先因領銀做買賣，見財起意，抵換銀兩，恐家主查算，夤夜持刀突入後廳，謀殺家主等情。心中大怒，把來旺兒叫到當廳跪下。這來旺兒告道：「望天官爺察情！容小的說，小的便說；不容小的說，小的不敢說。」夏提刑道：「你這廝！見獲贓證明白，勿得推調，從實與我說來，免我動刑。」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，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，如今故入此罪，要墊害圖霸妻子一節，訴說一遍。夏提刑大喝了一聲，令左右打嘴巴，說：「你這奴才欺心背主！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為妻，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，你不思報本，卻倚醉夤夜突入臥房，持刀殺害。滿天下人都象你這奴才，也不敢使人了。」來旺兒口還叫冤屈，被夏提刑叫過來與兒過來執證。

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。正是：

會施天上計，難免目前災。

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，把來旺兒夾了一夾，打了二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吩咐獄卒，帶下去收監。來興兒、鉞安兒來家，回覆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滿心歡喜，吩咐家中小廝：「鋪蓋、飯食，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。但打了，休來家對你嫂子說，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，監幾日便放出來。」眾小廝應諾了。

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黃著臉兒，只是關閉房門哭泣，茶飯不吃。西門慶慌了，使玉簫並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爹因他吃酒狂言，監他幾日，耐他性兒，不久也放他出來。」蕙蓮

不信，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，回來問他，也是這般說：「哥見官，一下兒也不打。一兩日就來家，教嫂子在家安心。」這蕙蓮聽了此言，方纔不哭了。每日淡掃娥眉，薄施脂粉，出來走跳。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，老婆在檐下叫道：「房裡無人，爹進來坐坐不是！」西門慶進入房裡，與老婆做一處說話。西門慶哄他說道：「我兒，你放心。我看你面上，寫了帖兒對官府說，也不曾打他一下兒。監他幾日，耐他性兒，還放他出來，還叫他做買賣。一婦人摟抱著西門慶脖子，說道：「我的親達達！你好歹看奴之面，奈何他兩日，放他出來。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，這一齣來，我教他把酒斷了，隨你去近到遠使他，他敢不去？再不你若嫌不自便，替他尋上個老婆，他也罷了。我常常遠不是他的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話是了。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，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，搬你那裡去，

咱兩個自在頑耍。」婦人道：「著來，親親！隨你張主便了。」說畢，兩個閉了門兒。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，只單吊著兩條裙子，遇見西門慶在那裡，便掀開裙子就幹。口裡常噙著香茶餅兒。於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，齊眉點漢署之香，雙鳧飛肩，雲雨一席。婦人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——裡邊裝著松柏兒併排草，挑著「嬌香美愛」四個字，把與西門慶。喜的心中要不得，恨不的與他誓共死死，向袖中即掏出一二兩銀子，與他買果子吃。再三安撫他：「不消憂慮，只怕憂慮壞了你。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，就放他出來。」說了一回，西門慶恐有人來，連忙出去了。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，到後邊對眾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，孟玉樓早已知道，轉來告潘金蓮說，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，另替他娶一個；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，把媳婦子吊到那裡去，與他三間房住，又買個丫頭伏侍他；與他

編銀絲鬚髻，打頭面。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：「就和你我輩一般，甚麼張致！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！」潘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時：

忿氣滿懷無處著，雙腮紅上更添紅。

說道：「真個由他，我就不信了！今日與你說的話，我若教賊奴才淫婦，與西門慶放了第七個老婆，我不喇嘴說，就把潘字倒過來！」玉樓道：「漢子沒正條的，大姐姐又不管，咱每能走不能飛，到的那些兒？」金蓮道：「你也忒不長俊，要這命做甚麼？活一百歲殺肉吃！他若不依我，拚著這命擯兌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！」玉樓笑道：「我是小膽兒，不敢惹他，看你有本事和他纏。」

到晚，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，正要教陳敬

濟來寫帖子，往夏提刑處說，要放來旺兒出來。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，搭伏著書桌兒，問：「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？」西門慶不能隱諱，因說道：「我想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，放他出來罷。」婦人止住小廝：「且不要叫陳姐夫來。」坐在旁邊，因說道：「你空耽著漢子的名兒，原來是個隨風倒舵、順水推船的行貨子！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，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。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，他還只疼他的漢子。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，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，教他奴才好藉口，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，當做甚麼人兒看成？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，奴才又見在；待要說道奴才老婆，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致的，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！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，著你要了他這老婆，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里，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，或做甚麼，見了有個不氣的？老婆見了他，站起來是，不站起來

是？先不先，只這個就不雅相。傳出去，休說六鄰親戚笑話，只家中大小，把你也都不著在意里。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既要幹這營生，不如一狠二狠，把奴才結果了，你就搜著他老婆也放心。」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，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，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，一頓拷打，拷打的通不象模樣。提刑兩位官並上下觀察、緝捕、排軍，監獄中上下，都受了西門慶財物，只要重不要輕。

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，名喚陰鷲，乃山西孝義縣人，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。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，圖謀他妻子，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，與提刑官抵面相講。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，延挨了幾日，人情兩盡，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，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為民。當查原贓，花費十七兩，鉛錫五包，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。差人寫個帖子，回覆

了西門慶，隨教即日押發起身。這裡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，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，已是打的稀爛，釘了扭，上了封皮，限即日起程，逕往徐州管下交割。

可憐這來旺兒，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，沒錢使用，弄的身體狼狽，衣服藍縷，沒處投奔。哀告兩個公人說：「兩位哥在上，我打了一場屈官司，身上分文沒有，要湊些腳步錢與二位，望你可憐見，押我到我家主處，有我的媳婦兒並衣服箱籠，討出來變賣了，知謝二位，並路途盤費，也討得一步松寬。」那兩個公人道：「你好不知道理！你家主既擺佈了一場，他又肯發出媳婦並箱籠與你？你還有甚親故，俺們看陰師父面上，瞞上不瞞下，領你到那裡，胡亂討些錢米，夠你路上盤費便了。誰指望你甚腳步錢兒！」來旺道：「二位哥哥，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，我央浼兩三位親

鄰，替我美言討討兒，無多有少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就押你去。」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，伯爵推不在家。又央了左鄰賈仁清、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，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。西門慶也不出來，使出五六個小廝，一頓棍打出來，不許在門首纏擾。把賈、伊二人羞的要不的。他媳婦兒宋蕙蓮，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，並不知一字。西門慶吩咐：「那個小廝走漏消息，決打二十板！」兩個公人又同到他丈人——賣棺材的宋仁家，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，打發了他一兩銀子，與兩個公人一吊銅錢、一鬥米，路上盤纏。哭哭啼啼，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，往徐州大道而來。正是：

若得苟全痴性命，也甘饑餓過平生。

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。且說宋蕙蓮在家，每日只盼他出來。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，到外邊，眾人都吃了。轉回來蕙蓮問著他，只說：「哥吃了，監中無事。若不是也放出來了，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，也只在一二日來家。」西門慶又哄他說：「我差人說了，不久即出。」婦人以為信實。一日風裡言風裡語，聞得人說，來旺兒押出來，在門首討衣箱，不知怎的去了。這婦人幾次問眾小廝，都不說。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，叫住問他：「你旺哥在監中好麼？幾時出來？」鉞安道：「嫂子，我告你知了罷，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。」蕙蓮問其故，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，如此這般：「打了四十板，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。只放你心裡，休題我告你說。」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此言，關閉了房間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人嘍！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？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！你做奴才一場，好衣服沒曾

掙下一件在屋裡。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，弄的去了，坑得奴好苦也！你在路上死活未知。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，怎的曉得？」哭了一回，取一條長手巾拴在卧房門樞上，懸梁自縊。不想來昭妻一丈青，住房正與他相連，從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半日只聽喘息之聲。扣房門叫他不應，慌了手腳，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進去。見婦人穿著隨身衣服，在門樞上正吊得好。一面解救下來，並了房門，取薑湯擦灌。須臾，嚷的後邊知道。吳月娘率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西門大姐、李瓶兒、玉簫、小玉都來看視，賁四娘子兒也來瞧。一丈青〔才芻〕扶他坐在地下，只顧哽咽，白哭不出聲來。月娘叫著他，只是低著頭，口吐涎痰，不答應。月娘便道：「原來是個傻孩子！你有話只顧說便好，如何尋起這條路起來！」又令玉簫扶著他，親叫道：「蕙蓮孩兒，你有甚麼心事，越發老實叫上幾聲，不妨事。」問了半日，

那婦人哽咽了一回，大放聲拍手拍掌哭起來。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，他不肯上炕。月娘眾人勸了半日，回後邊去了。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。

只見西門慶掀帘子進來，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，令玉簫：「你（才芻）他炕上去罷。」玉簫道：「剛纔娘教他上去，他不肯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好強孩子，冷地下冰著你。你有話對我說，如何這等拙智！」蕙蓮把頭搖著說道：「爹，你好人兒，你瞞著我幹的好勾當兒！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！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，把人活埋慣了，害死人還看出殯的！你成日間只哄著我，今日也說放出來，明日也說放出來。只當端的好出來。你如遞解他，也和我說聲兒，暗不通風，就解發遠遠的去了。你也要合憑個天理！你就信著人幹下這等絕戶計，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，你還瞞著我。」

你就打發，兩個人都打發了，如何留下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孩兒，不關你事。那廝壞了事，所以打發他。你安心，我自有處。」因令玉簫：「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，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。」說畢，往外去了。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，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。

西門慶到前邊鋪子里，問傅伙計支了一串錢，買了一錢酥燒，拿盒子盛了，又是一瓶酒，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，說道：「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。」蕙蓮看見，一頭罵：「賊囚根子！趁早與我拿了去，省的我摔一地。」來安兒道：「嫂子收了罷，我拿回去，爹又要打我。」便就放在桌子上。蕙蓮跳下來，把酒拿起來，才待趕著摔了去，被一丈青攔住了。那賁四嫂看著一丈青咬指頭兒。正相伴他坐的，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，叫他媽道：「爹門外頭來家，要吃

飯。」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。到一丈青門首，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裡，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。因問賁四嫂那裡去，賁四嫂道：「俺家的門外頭來了，要飯吃。我到家瞧瞧就來。我只說來看看，吃他大爹再三央，陪伴他坐坐兒，誰知倒把我掛住了。」惠祥道：「剛纔爹在屋裡，他說甚麼來？」賁四嫂只顧笑，說道：「看不出他旺官娘子，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，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。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！」惠祥道：「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，這一家大小誰如他？」說畢惠祥去了。一丈青道：「四嫂，你到家快來。」賁四嫂道：「甚麼話，我若不來，惹他大爹就怪死了。」

卻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，晚夕教玉簫伴他睡，慢慢將言詞勸他，說道：「宋大姐，你是個聰明

的，趁恁妙齡之時，一朵花初開，主子愛你，也是緣法相投。你如今將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守著主子，強如守著奴才。他已是去了，你恁煩惱不打緊，一時哭的有好歹，卻不虧負了你的性命？常言道：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往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。」那蕙蓮聽了，只是哭泣，每日粥飯也不吃。玉簫回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，也不依。金蓮惱了，向西門慶道：「賊淫婦，他一心只想他漢子，干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，萬也說相隨百步，也有個徘徊意，這等貞節的婦人，卻拿甚麼拴的住他心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休聽他撻說，他若早有貞節之心，當初只守著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。」一面坐在前廳上，把眾小廝都叫到跟前審問：「來旺兒遞解去時，是誰對他說來？趁早舉出來，我也一下不打他。不然，我打聽出來，每人三十板，即與我離門離戶。」忽有畫童跪下，說道：「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

了爹馬來家，在夾道內，嫂子問他，他走了口對嫂子說。「西門慶聽了大怒，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。」

這鉞安早知消息，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。金蓮正洗臉，小廝走到屋裡，跪著哭道：「五娘救小的則個！」金蓮罵道：「賊囚！猛可走來，嚇我一跳！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！」鉞安道：「爹因為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，要打我。娘好歹勸勸爹。若出去，爹在氣頭裡，小的就是死罷了！」金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，唬的鬼也似的！我說甚麼勾當來，恁驚天動地的？原來為那奴才淫婦。」吩咐：「你在我這屋裡，不要出去。」於是藏在門背後。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，在前廳暴叫如雷。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尋，都被金蓮罵的去了。落後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，手裡拿著馬鞭子，問：「奴才在那裡？」金蓮不理他，被西門慶繞

屋尋遍，從門背後探出鉞安來要打。吃金蓮向前，把馬鞭子奪了，掠在床頂上。說道：「沒廉恥的貨兒，你臉做主了！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，羞急拿小廝來煞氣，關小廝甚事！」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。金蓮叫小廝：「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，不要理他。等他再打你，有我哩！」那鉞安得手，一直往前去了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，乃心生一計。在後邊唆調孫雪娥，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，備了他一篇是非，他爹惱了，才把他漢子打發了：「前日打了你那一頓，拘了你頭面衣服，都是他過嘴告說的。」這孫雪娥聽了個耳滿心滿。掉了雪娥口氣兒，走到前邊，向蕙蓮又

是一樣話說，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的奴才，積年轉主子養漢，不是你背養主子，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？說你眼淚留著些腳後跟。說的兩下都懷仇恨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四月十八日，李嬌兒生日，院中李媽媽並李桂姐，都來與他做生日。吳月娘留他同眾堂客在後廳飲酒，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。這宋蕙蓮吃了飯兒，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幌兒，走到屋裡直睡到日西。由著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，只是不出來。雪娥尋不著這個由頭兒，走來他房裡叫他，說道：「嫂子做了玉美人了，怎的這般難請？」那蕙蓮也不理他，只顧面朝里睡。這雪娥又道：「嫂子，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。早思想好來！不得你他也不得死，還在西門慶家裡。」這蕙蓮聽了他這一句話，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，翻身跳起來，望雪娥說道：「你沒的走來

浪聲顛氣！他便因我弄出去了。你為甚麼來？打你一頓，攆的不容上前。得人不說出來，大家將就些便罷了，何必撐著頭兒來尋趁人！」這雪娥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，養漢淫婦！如何大膽罵我？」蕙蓮道：「我是奴才淫婦，你是奴才小婦！我養漢養主子，強如你養奴才！你倒背地偷我漢子，你還來倒自家掀騰？」這幾句話，說的雪娥急了，宋蕙蓮不防，被他走向前，一個巴掌打在臉上，打的臉上通紅。說道：「你如何打我？」於是一頭撞將去，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。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，把雪娥拉的後走，兩個還罵不絕口。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：「你每都沒些規矩兒！不管家裡有人沒人，都這等家反宅亂的！等你主子回來，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！」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。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，便道：「還不快梳了頭，往後邊來哩！」蕙蓮一聲兒不答話。打發月娘後邊去了，走到房內，倒插了門，哭

泣不止。哭到掌燈時分，眾人亂著，後邊堂客吃酒，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，尋了兩條腳帶，拴在門楹上，自縊身死，亡年二十五歲。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落後，月娘送李媽媽、桂姐出來，打蕙蓮門首過，房門關著，不見動靜，心中甚是疑影。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，回來叫他門不開，都慌了手腳。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，割斷腳帶，解卸下來，擲救了半日，不知多咱時分，嗚呼哀哉死了。但見：

四肢冰冷，一氣燈殘。香魂眇眇，已赴望鄉台；星眼瞑，屍猶橫地下。不知精爽逝何處，疑是行雲秋水中。

月娘見救不活，慌了。連忙使小廝來興兒，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。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，歸罪於己，在上房打旋磨兒跪著月娘，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。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，心中又下般不得，因說道：「此時你恁害怕，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。」至晚，等的西門慶來家，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，哭了一日，趕後邊人亂，不知多咱尋了自盡。西門慶便道：「他恁個拙婦，原來沒福。」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，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裡，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，他管銀器家伙，因失落一件銀鐘，恐家主查問見責，自縊身死。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。知縣自恁要作分上，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伴作來看。自買了一具棺材，討了一張紅票，賁四、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。與了火家五錢銀子，多架些柴薪。才待發火燒毀，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，走來攔住，叫起屈來。說他女

兒死的不明白，稱西門慶因倚強姦他：「我女貞節不從，威逼身死。我還要撫按告狀，誰敢燒化屍首！」那眾火家都亂走了，不敢燒。賁四、來興少的把棺材停在寺里來回話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七回

李瓶兒私語翡翠軒





金瓶梅

潘金蓮醉鬧葡萄架

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

詞曰：

錦帳鴛鴦，繡衾鸞鳳。一種風流千種態：看香肌雙瑩，玉簫暗品，鸚舌偷嘗。

屏掩猶斜香冷，回嬌眼，盼檀郎。道千金一刻須憐惜，早漏催銀箭，星沉網戶，月轉迴廊。

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，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，具言：「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，下了書，然後引見。太師老爺看了

揭帖，把禮物收進去，交付明白。老爺吩咐：不日寫書，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，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，盡行釋放。翟叔多上覆爹：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，好歹教爹上京走走，他有話和爹說。」這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旋即使他回喬大戶話去。只見賁四、來興走來，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，立在旁邊。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。西門慶問賁四：「你每燒了回來了？」那賁四不敢言語。來興兒向前，附耳低言說道：「宋仁走到化人場上，攔著屍首，不容燒化，聲言甚是無禮，小的不敢說。」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少死光棍，這等可惡！」即令小廝：「請你姐夫來寫帖兒。」就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。隨即差了兩個公人，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裡，反問他打網詐財，倚屍圖賴。當廳一夾二十大板，打的鮮血順腿淋漓。寫了一紙供狀，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。並責令地

方火甲，眼同西門慶家人，即將屍燒化訖。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，歸家著了重氣，害了一場時疫，不上幾日，嗚呼哀哉死了。正是：

失曉人家逢五道，溟泠飢鬼撞鐘馗。

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，就打點三百兩金銀，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，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，每一座高尺有餘。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。尋了兩副玉桃杯、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，只少兩匹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，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。李瓶兒道：「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，等我瞧去。」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，揀出四件來：兩件大紅紗，兩件玄色焦布，俱是織金蓮五彩蟒衣，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幾倍，把

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。於是打包，還著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，上東京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過了兩日，卻是六月初一日，天氣十分炎熱。到了那赤鳥當午的時候，一輪火傘當空，無半點雲翳，真乃爍石流金之際。有一詞單道這熱：

祝融南來鞭火龍，火雲焰焰燒天空。日輪當午凝不去，萬國如在紅爐中。

五嶽翠乾雲彩滅，陽侯海底愁波渴。何當一夕金風發，為我掃除天下熱。

這西門慶近來遇見天熱，不曾出門，在家撒髮披襟避暑。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，看著小廝每打水澆花草。只見

翡翠軒正面栽著一盆瑞香花，開得甚是爛漫。西門慶令來安兒拿著小噴壺兒，看著澆水。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，密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。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，金蓮是銀紅比甲。惟金蓮不戴冠兒，拖著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，露著四鬢，額上貼著三個翠面花兒，越顯出粉面油頭，硃唇皓齒。兩個攜著手兒，笑嘻嘻驀地走來。看見西門慶澆花兒，說道：「你原來在這裡澆花兒哩！怎的還不梳頭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丫頭拿水來，我這裡洗頭罷。」金蓮叫來安：「你且放下噴壺，去屋裡對丫頭說，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。」來安應諾去了。金蓮看見那瑞香花，就要摘來戴。西門慶攔住道：「怪小油嘴，趁早休動手，我每人賞你一朵罷。」原來西門慶把旁邊少開頭，早已摘下幾朵來，浸在一隻翠磁膽瓶內。金蓮笑道：「我兒，你原來掐下恁幾朵來放在這裡，不與娘戴。」於是先搶過一枝

來插在頭上。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。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，秋菊拿著洗面水。西門慶遞了三枝花，教送與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戴：「就請你三娘來，教他彈回月琴我聽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把孟三兒的拿來，等我送與他，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。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——我只替你叫唱的，也該與我一朵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，回來與你。」金蓮道：「我的兒，誰養的你恁乖！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來，你卻不與我。我不去！你與了我，我才叫去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這上頭也掐個先兒。」於是又與了他一朵。金蓮簪於雲髻之旁，方纔往後邊去了。

止撇下李瓶兒，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著大紅紗褲兒，日影中玲瓏剔透，露出玉骨冰肌，不覺淫心輒起。見左右無人，且不梳頭，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，揭起湘裙，紅褪

初褪，倒掬著隔山取火幹了半晌，精還不泄。兩人曲盡「於飛」之樂。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，走到花園角門首，想了想，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，回來悄悄躡足，走在翡翠軒榻子外潛聽。聽夠多時，聽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，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達不愛別的，愛你好個白屁股兒。今日盡著你達受用。」良久，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：「親達達，你省可的「才靡」罷。奴身上不方便，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，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，這兩日才好些兒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你怎的身上不方便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奴身中已懷臨月孕，望你將就些兒。」西門慶聽言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怎不早說，既然如此，你爹胡亂耍耍罷。」於是樂極情濃，怡然感之，兩手抱定其股，一泄如註。婦人在下躬股承受其精。良久，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吁，婦人鶯鶯聲軟，都被金蓮在外聽了。

正聽之間，只見玉樓從後驀地走來，便問：「五丫頭，在這裡做甚麼兒？」那金蓮便搖手兒。兩個一齊走到軒內，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。問西門慶：「我去了這半日，你做甚麼？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等著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。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說的，巴巴尋那肥皂洗臉，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！」那西門慶聽了，也不著在意里。落後梳洗畢，與玉樓一同坐下，因問：「你在後邊做甚麼？帶了月琴來不曾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在後邊替大姐姐穿珠花來，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。月琴春梅拿了來。」不一時，春梅來到，說：「花兒都送與大娘、二娘收了。」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。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，涼亭上偎紅倚翠。玉樓道：「不使春梅請大姐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又不飲酒，不消邀他去。」當下西門慶上坐，三個婦人兩邊打橫。正是：得多少壺斟美

釀，盤列珍羞。那潘金蓮放著椅兒不坐，只坐豆青磁涼墩兒。孟玉樓叫道：「五姐，你過這椅兒上坐，那涼墩兒只怕冷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妨事，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，怕甚麼？」

須臾，酒過三巡，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，教與玉樓，取琵琶，教金蓮彈：「你兩個唱一套『赤帝當權耀太虛』我聽。」金蓮不肯，說道：「我兒，誰養的你恁乖！俺每唱，你兩人到會受用快活，我不！也教李大姐拿了椿樂器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不會彈甚麼。」金蓮道：「他不會，教他在旁邊代板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。」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，教李瓶兒拿著。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，款跨鮫綃，合著聲唱《雁過沙》。丫鬟繡春在旁打扇。須臾唱畢，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，與他吃了。潘金

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，或吃生果子。玉樓道：「五姐，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？」金蓮笑道：「我老人家肚里沒閑事，怕甚麼冷糕麼？」羞的李瓶兒在旁，臉上紅一塊白一塊。西門慶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小淫婦，單管只胡說白道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哥兒，你多說了話。老媽媽睡著吃乾腊肉——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。你管他怎的？」

正飲酒中間，忽見雲生東南，霧障西北，雷聲隱隱，一陣大雨來，軒前花草皆濕。正是：

江河淮海添新水，翠竹紅榴洗濯清。

少頃雨止，天外殘虹，西邊透出日色來。得多少：微雨過碧磯之潤，晚風涼落院之清。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。玉樓道：「大姐姐叫，有幾朵珠花沒穿了，我去罷，惹的他

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咱兩個一答兒里去，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送你們一送。」於是取過月琴來，教玉樓彈著，西門慶排手，眾人齊唱：

【梁州序】向晚來雨過南軒，見池面紅妝零亂。漸輕雷隱隱，雨收雲散。但聞荷香十里，新月一鉤，此佳景無限。蘭湯初浴罷，晚妝殘。深院黃昏懶去眠。（合）金縷唱，碧筒勸，向冰山雪檻排佳宴。清世界，幾人見？

又：

柳陰中忽噪新蟬，見流螢飛來庭院。聽菱歌何處？畫船歸晚。只見玉繩低度，朱戶無聲，此景猶堪羨。起來攜素手，整雲鬢。月照紗廚人未眠。（合前）

【節節高】漣漪戲彩鴛，綠荷翻。清香瀉下瓊珠濺。香風扇，芳草邊，閑亭畔，坐來不覺神清健。蓬萊閬苑何足羨！（合）只恐西風又驚秋，暗中不覺流年換。

眾人唱著不覺到角門首。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，和李瓶兒往後去了。

潘金蓮遂叫道：「孟三兒，等我等兒，我也去。」才待撇了西門慶走，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，說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躲滑兒，我偏不放你。」拉著只一輪，險些不輪了一交。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，他兩個都走去了，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，取酒來，投個壺兒耍子，吃三杯。」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放著亭子上不去投，平白在這裡做甚麼？你不信，使春梅小肉兒，他也

不替你取酒來。」西門慶因使春梅。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，揚長的去。婦人接過月琴，彈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問孟三兒，也學會了幾句兒了。」一壁彈著，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，戲折一枝，簪於雲髻之旁，說道：「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——眼前花。」被西門慶聽見，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，戲道：「我把這小淫婦，不看世界上，就一入日一死了。」那婦人便道：「怪行貨子，且不要發訕，等我放下這月琴著。」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台邊，因說道：「我的兒，適纔你和李瓶兒一入日一搗去罷，沒地扯囂兒，來纏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，單管只胡說，誰和他有甚事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兒，你但行動，瞞不過當方土地。老娘是誰？你來瞞我！我往後邊送花兒去，你兩個乾的好營生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休胡說！」於是按在花臺上就親嘴。那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。西門

慶道：「你教我聲親達達，我饒了你，放你起來罷。」那婦人強不過，叫了他聲親達達：「我不是你那可意的，你來纏我怎的？」兩個正是：

弄晴鶯舌於中巧，著雨花枝分外妍。

兩個頑了一回，婦人道：「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。」因把月琴跨在胳膊上，彈著找《梁州序》後半截：

【節節高】清宵思爽然，好涼天。瑤臺月下清虛殿，神仙眷，開玳筵。重歡宴，任教玉漏催銀箭，水晶宮裡笙歌按。（合前）

【尾聲】光陰迅速如飛電，好良宵，可惜慚闌，拚取歡娛歌聲喧。

兩人並肩而行，須臾，轉過碧池，抹過木香亭，從翡翠軒前穿過來，到葡萄架下觀看，端的好一座葡萄架。但見：

四面雕欄石（秋瓦），周圍翠葉深稠。迎眸霜色，如千枝紫彈墜流蘇；噴鼻秋香，似萬架綠雲垂繡帶。縮縮馬乳，水晶丸里浥瓊漿；滾滾綠珠，金屑架中含翠渥。乃西域移來之種，隱甘泉珍玩之芳。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，明月清風無價買。

二人到於架下，原來放著四個涼墩，有一把壺在旁。金蓮把月琴倚了，和西門慶投壺。只見春梅拿著酒，秋菊掇著果盒，盒子上一碗冰湃的果子。婦人道：「小肉兒，你頭裡使性兒去了，如何又送將來了？」春梅道：「教人還往那裡尋你每去，誰知驀地這裡來。」秋菊放下了。西門慶一面

揭開，盒裡邊攢就的八榻細巧果菜，一小銀素兒葡萄酒，兩個小金蓮蓬鐘兒，兩雙牙筋兒，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。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著，投壺耍子。須臾，過橋翎花，倒入飛雙雁，連科及第，二喬觀書，楊妃春睡，烏龍入洞，珍珠倒捲簾，投了十數壺。把婦人灌的醉了，不覺桃花上臉，秋波斜睨。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，又叫春梅取酒去。金蓮說道：「小油嘴兒，再央你央兒，往房內把涼席和枕頭取了來。我困的慌，這裡略躺躺兒。」那春梅故作撒嬌，說道：「罷麼，偏有這些支使人的，誰替你又拿去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拿，教秋菊抱了來，你拿酒就是了。」那春梅搖著頭兒去了。

遲了半日，只見秋菊兒抱了涼席枕衾來。婦人吩咐：「放下鋪蓋，拽上花園門，往房裡看去，我叫你便來。」那秋

菊應諾，放下衾枕，一直去了。這西門慶起身，脫下玉色紗「ㄟ旋」兒，搭在欄桿上，逕往牡丹台畔花架下，小淨手去了。回來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，鋪設涼簟枕衾停當，脫的上下沒條絲，仰臥於衽席之上，腳下穿著大紅鞋兒，手弄白紗扇兒搖涼。西門慶看見，怎不觸動淫心，於是剩著酒興，亦脫去上下衣，坐在一涼墩上，先將腳指挑弄其花心，挑的淫精流出，如蝸之吐涎。一面又將婦人紅繡花鞋兒摘取下來，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，拴其雙足，弔在兩邊葡萄架兒上，如金龍探爪相似，使牝戶大張，紅鉤赤露，雞舌內吐。西門慶先倒覆著身子，執麈柄抵牝口，賣了個倒入翎花，一手據枕，極力而提之，提的陰中淫氣連綿，如數鯁行泥淖中相似。婦人在下沒口子呼叫達達不絕。正乾在美處，只見春梅燙了酒來，一眼看見，把酒註子放下，一直走到假山頂上卧雲亭那裡，搭伏著棋桌兒，弄棋子耍子。西門慶抬頭看見，

點手兒叫他，不下來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，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。」於是撇了婦人，大叉步從石磴上走到亭子上來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，打藏春塢雪洞兒里穿過去，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、花木深處，欲待藏躲，不想被西門慶撞見，黑影里攔腰抱住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，我卻也尋著你了。」遂輕輕抱到葡萄架下，笑道：「你且吃鐘酒著。」一面摟他坐在腿上，兩個一遞一口飲酒。春梅見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，便說道：「不知你每甚麼張致！大青天白日里，一時人來撞見，怪模怪樣的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角門子關上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我來時扣上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，看我投個肉壺，名喚金彈打銀鵝，你瞧，若打中一彈，我吃了一鐘酒。」於是向冰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，向婦人牝中，一連打了三個，皆中花心。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鐘藥五香酒，旋令春梅斟了一鐘兒，遞與婦人吃。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

內，不取出來，又不行事，急的婦人春心沒亂，淫水直流。又不好叫出來的，只是朦朧星眼，四肢躄然於枕簟之上，口中叫道：「好個作怪的冤家，捉弄奴死了。」鶯聲顫掉。那西門慶叫春梅在旁打著扇，只顧只酒不理他，吃來吃去，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，就睡著了。春梅見他醉睡，走來摸摸，打雪洞內一溜煙往後邊去了。聽見有人叫角門，開了門，原來是李瓶兒。

由著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，睜開眼醒來，看見婦人還弔在架上，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，興不可遏。因見春梅不在跟前，向婦人道：「淫婦，我丟與你罷。」於是先摳出牝中李子，教婦人吃了。坐在一隻枕頭上，向紗褶子順帶內取出淫器包兒來，使上銀托子，次用硫黃圈束著根子，初時不肯深入，只在牝口子來回搖晃，急的婦人仰身迎播，口中不

住聲叫：「達達！快些進去罷，急壞了淫婦了，我曉的你惱我，為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恰來奈何我，今日經著你手段，再不敢惹你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淫婦兒！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。」於是一壁幌著他心子，把那話拽出來，向袋中包兒里打開，捻了些「閨艷聲嬌」塗在蛙口內，頂入牝中，送了幾送。須臾，那話昂健奢稜，暴怒起來，垂首玩著往來抽拽，玩其出入之勢。那婦人在枕畔，朦朧星眼，呻吟不已，沒口子叫：「大雞巴達達，你不知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。罷了，淫婦的毳心癢到骨髓里去了。可憐見饒了罷。」淫婦口裡砣死的言語都叫了出來，這西門慶一上手，就是三四百回，兩隻手倒按住枕席，仰身竭力迎播掀乾，抽沒至脛復送至根者，又約一百餘下。婦人以帕不住在下抹拭牝中之津，隨拭隨出，衽席為之皆濕。西門慶行貨子，沒稜露腦，往來逗留不已。因向婦人說道：「我要耍個老和尚撞鐘。」忽然

仰身望前只一送，那話攬進去了，直抵牝屋之上。牝屋者，乃婦人牝中深極處，有屋如含苞花蕊，到此處，男子莖首，覺翕然暢美不可言。婦人觸疼，急跨其身，只聽磕磕響了一聲，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。婦人則目瞑氣息，微有聲嘶，舌尖冰冷，四肢收斂於衽席之上。西門慶慌了，急解其縛，向牝中摳出硫黃圈來，折做兩截。於是把婦人扶坐，半日，星眸驚閃，蘇醒過來。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，說道：「我的達達，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，險不喪了奴的性命！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為，不是耍處。我如今頭目森森然，莫知所之。」西門慶見日色已西，連忙替他披上衣裳。叫了春梅、秋菊來，收拾衾枕，同扶他歸房。

春梅回來，看著秋菊收了吃酒的家伙，才待開花園門，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，趕著春梅，問姑娘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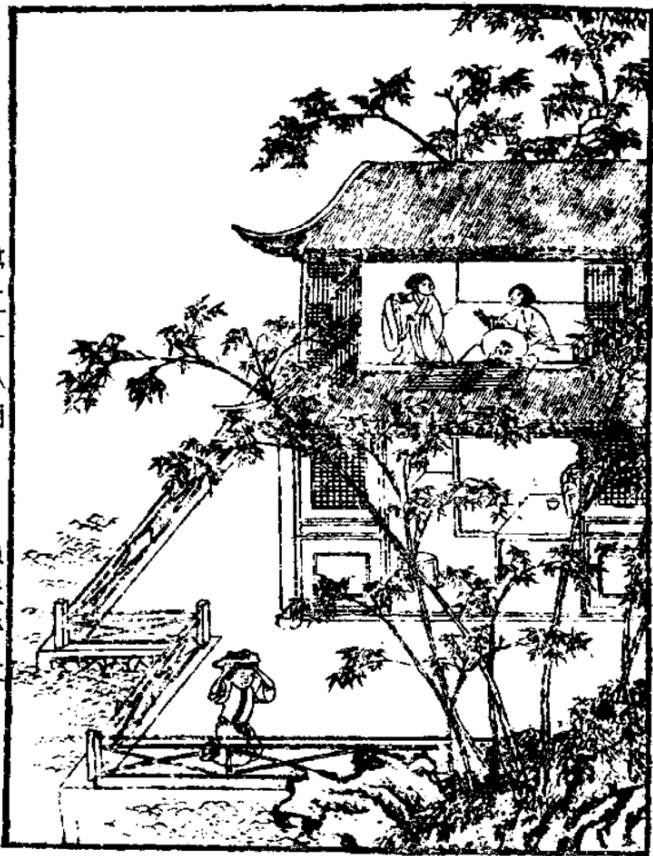
果子吃。春梅道：「小囚兒，你在那裡來？」把了幾個桃子、李子與他，說道：「你爹醉了，還不往前邊去，只怕他看見打你。」那猴子接了果子，一直去了。春梅開了花園門回來，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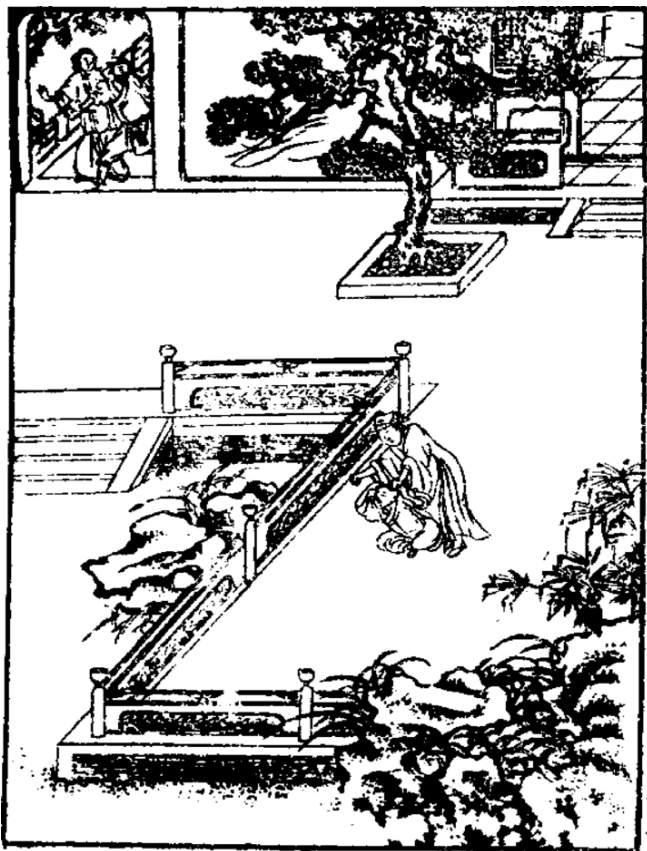
朝隨金谷宴，暮伴紅樓娃。休道歡娛處，流光逐暮霞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八回

陳敬濟做伴喬金蓮





西門慶翻塗打鐵棍

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微幸得金蓮 西門慶糊

塗打鐵棍

詩曰：

幾日深閨繡得成，看來便覺可人情。一灣暖玉凌波小，
兩瓣秋蓮落地輕。

南陌踏青春有跡，西廂立月夜無聲。看花又濕蒼苔露，
曬向窗前趁晚晴。

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，脫去上下衣裳，赤著身子，
婦人止著紅紗抹胸兒。兩個並肩疊股而坐，重斟杯酌。西門

慶一手摟過他粉頸，一遞一口和他吃酒，極盡溫存之態。睨視婦人雲鬢斜髻，酥胸半露，嬌眼乜斜，猶如沉酒楊妃一般，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。那話因驚，銀托子還帶在上面，軟叮嚙毛都魯的累垂偉長。西門慶戲道：「你還弄他哩，都是你頭裡唬出他風病來了。」婦人問：「怎的風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不是瘋病，如何這軟癱熱化，起不來了，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。」婦人笑瞅了他一眼。一面蹲下身子去，枕著他一隻腿，取過一條褲帶兒來，把那話拴住，用手提著，說道：「你這廝！頭裡那等頭睜睜，股睜睜，把人奈何昏昏的，這咱你推風症裝佯死兒。」提弄了一回，放在粉臉上偎晃良久，然後將口吮之，又用舌尖挑砥其蛙口。那話登時暴怒起來，裂瓜頭凹眼睜圓，落腮胡挺身直豎。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上，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，盡著吮啣，以暢其美。俄爾淫思益熾，復與婦人交接。婦人哀告

道：「我的達達，你饒了奴罷，又要捉弄奴也！」是夜，二人淫樂為之無度。有詞為證：

戰酣樂極，雲雨歇，嬌眼乜斜。手持玉莖猶堅硬，告才郎將就些些。滿飲金杯頻勸，兩情似醉如痴。

雪白玉體透廉帷，口賽櫻桃手賽萸。一脈泉通聲滴滴，兩情吻合色迷迷。

翻來覆去魚吞藻，慢進輕抽貓咬雞。靈龜不吐甘泉水，使得嫦娥敢暫離。

一夜晚景題過。到次日，西門慶往外邊去了。婦人約飯時起來，換睡鞋，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，左來右去少一隻。問春梅，春梅說：「昨日我和爹〔才芻〕扶著娘進來，

秋菊抱娘的鋪蓋來。「婦人叫了秋菊來問。秋菊道：「我昨日沒見娘穿著鞋進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看胡說！我沒穿鞋進來，莫不我精著腳進來了？」秋菊道：「娘你穿著鞋，怎的屋裡沒有？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裝憨兒！無過只在這屋裡，你替我老實尋是的！」這秋菊三間屋裡，床上床下，到處尋了一遍，那裡討那隻鞋來？婦人道：「端的我這屋裡有鬼，攝了我這隻鞋去了。連我腳上穿的鞋都不見了，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！」秋菊道：「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，沒曾穿進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敢是「入日」昏了，我鞋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，我不知道？」叫春梅：「你跟著這奴才，往花園裡尋去。尋出來便罷，若尋不出來，叫他院子頂石頭跪著。」這春梅真個押著他，花園到處並葡萄架跟前，尋了一遍兒，那裡得來！正是：

都被六丁收拾去，蘆花明月竟難尋。

兩個尋了一遍回來，春梅罵道：「奴才，你媒人婆迷了路兒——沒的說了，王媽媽賣了磨——推不的了了。」秋菊道：「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，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。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，拾了娘的這隻鞋去了。」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噓了去，罵道：「賊見鬼的奴才，又攪纏起我來了！六娘叫門，我不替他開？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？你抱著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，還敢說嘴兒！」一面押他到屋裡，回婦人說沒有鞋。婦人叫踩出他院子里跪著。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，說：「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，尋不著隨娘打罷。」春梅道：「娘休信他。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，就是針也尋出來，那裡討鞋來？」秋菊道：「等我尋不出來，教娘打就是了。你在旁戳舌兒怎的！」婦人

向春梅道：「也罷，你跟著這奴才，看他那裡尋去！」

這春梅又押著他，在花園山子底下，各處花池邊，松牆下，尋了一遍，沒有。他也慌了，被春梅兩個耳刮子，就拉回來見婦人。秋菊道：「還有那個雪洞里沒尋哩。」春梅道：「那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，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裡。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！」於是押著他，到於藏春塢雪洞內。正面是張坐床，旁邊香幾上都尋到，沒有。又向書篋內尋，春梅道：「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，娘的鞋怎的在這裡？沒的撿溜子捱工夫兒！翻的他恁亂騰騰的，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，你這歪刺骨可死的成了！」良久，只見秋菊說道：「這不是娘的鞋！」在一個紙包內，裹著些棒兒香與排草，取出來與春梅瞧：「可怎的有了，剛纔就調唆打我！」春梅看見，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，說道：「是娘的，怎生得到這

書篋內？好蹊蹺的事！」於是走來見婦人。婦人問：「有了我的鞋，端的在那裡？」春梅道：「在藏春塢，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，和些拜帖子紙、排草、安息香包在一處。」婦人拿在手內，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，都是大紅四季花緞子白綾平底繡花鞋兒，綠提根兒，藍口金兒。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，一隻是紗綠鎖線，一隻是翠藍鎖線，不仔細認不出來。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，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，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：「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，不敢拿到屋裡，悄悄藏放在那裡。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。」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鞋不是我的。奴才，快與我跪著去！」吩咐春梅：「拿塊石頭與他頂著。」那秋菊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不是娘的鞋，是誰的鞋？我饒替娘尋出鞋來，還要打我；若是再尋不出來，不知還怎的打我哩！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休說嘴！」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他頭上。婦人又另換

了一雙鞋穿在腳上，嫌房裡熱，吩咐春梅把妝臺放在玩花樓上，梳頭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陳敬濟早晨從鋪子里進來尋衣服，走到花園角門首。小鐵棍兒在那裡正頑著，見陳敬濟手裡拿著一副銀網巾圈兒，便問：「姑夫，你拿的甚麼？與了我耍子罷。」敬濟道：「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，來贖，我尋出來與他。」那小猴子笑嘻嘻道：「姑夫，你與了我耍子罷，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。」敬濟道：「傻孩子，此是人家當的。你要，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。你有甚麼好物件，拿來我瞧。」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繡花鞋兒與敬濟看。敬濟便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那猴子笑嘻嘻道：「姑夫，我對你說了罷！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，看見俺爹吊著俺五娘兩隻腿兒，在葡萄架兒底下，搖搖擺擺。落後俺爹進去了，我尋俺春梅姑娘要果子

吃，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。」敬濟接在手裡：「曲是天邊新月，紅如退瓣蓮花，把在掌中，恰剛三寸。就知是金蓮腳上之物，便道：「你與了我，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。」猴子道：「姑夫你休哄我，我明日就問你要哩。」敬濟道：「我不哄你。」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。

這敬濟把鞋褪在袖中，自己尋思：「我幾次戲他，他口兒且是活，及到中間，又走滾了。不想天假其便，此鞋落在我手裡。今日我著實撩逗他一番，不怕他不上帳兒。」正是：

時人不用穿針線，那得工夫送巧來？

陳敬濟袖著鞋，逕往潘金蓮房來。轉過影壁，只見秋菊跪在院內，便戲道：「小大姐，為甚麼來？投充了新軍，又

撥起石頭來了？」金蓮在樓上聽見，便叫春梅問道：「是誰說他撥起石頭來了？乾淨這奴才沒頂著？」春梅道：「是姑夫來了。秋菊頂著石頭哩。」婦人便叫：「陳姐夫，樓上沒人，你上來。」這小伙兒打步撩衣上的樓來。只見婦人在樓上，前面開了兩扇窗兒，掛著湘簾，那裡臨鏡梳妝。這陳敬濟走到旁邊一個小杌兒坐下，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，手挽著梳，還拖著地兒，紅絲繩兒扎著一窩絲，纘上戴著銀絲髻，還墊出一絲香雲，髻髻內安著許多玫瑰花瓣兒，露著四「髻」，打扮的就是活觀音。須臾，婦人梳了頭，撥過妝臺去，向面盤內洗了手，穿上衣裳，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。那敬濟只是笑，不做聲。婦人因問：「姐夫，笑甚麼？」敬濟道：「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？」婦人道：「賊短命！我不見了，關你甚事？你怎的曉得？」敬濟道：「你看，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，你倒訛起我來。恁說，我去了。」

一抽身往樓下就走。被婦人一把手拉住，說道：「怪短命，會張致的！來旺兒媳婦子死了，沒了想頭了，卻怎麼還認的老娘。」因問：「你猜著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？」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，提著鞋拽靶兒，笑道：「你看這個是誰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好短命，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！教我打著丫頭，繞地里尋。」敬濟道：「你怎的到得我手裡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這屋裡再有誰來？敢是你賊頭鼠腦，偷了我這隻鞋去了。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不害羞。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裡來，我怎生偷你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好賊短命，等我對你爹說，你倒偷了我鞋，還說我不害羞。」敬濟道：「你只好拿爹來唬我罷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好小膽兒，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，你還調戲他，你幾時有些忌憚兒的！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，這鞋怎落在你手裡？趁早實供出來，交還與我鞋，你還便宜。自古物見主，必索取。但道半個不字，

教你死在我手裡。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，且是倒會的放刁。這裡無人，咱們好講：你既要鞋，拿一件物事兒，我換與你，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。」婦人道：「好短命！我的鞋應當還我，教換甚物事兒與你？」敬濟笑道：「五娘，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，兒子與了你的鞋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，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，不好與你的。」敬濟道：「我不。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，我一心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！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。」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，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。有詩為證：

郎君見妾下蘭階，來索纖纖紅繡鞋。不管露泥藏袖裡，只言從此事堪諧。

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裡，與他深深的唱個喏。婦人吩咐：「好生藏著，休教大姐看見，他不是好嘴頭子。」敬濟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一面把鞋遞與他，如此這般：「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，今早拿著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。」如此這般，告訴了一遍。婦人聽了，粉面通紅，說道：「你看賊小奴才，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！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。」敬濟道：「你弄殺我！打了他不打緊，敢就賴著我身上，是我說的。千萬休要說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饒了小奴才，除非饒了蝎子。」

兩個正說在熱鬧處，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：「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。」婦人連忙攛掇他出去了。下的樓來，教春梅取板子來，要打秋菊。秋菊不肯躺，說道：「尋將娘的鞋來，娘還要打我！」婦人把陳敬濟拿的鞋遞與他看，罵

道：「賊奴才，你把那個當我的鞋，將這個放在那裡？」秋菊看見，把眼瞪了半日，說道：「可是作怪的勾當，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好大膽奴才！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，倒說我是三隻腳的蟾？」不由分說，教春梅拉倒，打了十下。打有秋菊抱股而哭，望著春梅道：「都是你開門，教人進來，收了娘的鞋，這回教娘打我。」春梅罵道：「你倒收拾娘鋪蓋，不見了娘的鞋，娘打了你這幾下兒，還敢抱怨人！早是這隻舊鞋，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，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？娘惜情兒，還打的你少。若是我，外邊叫個小廝，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，看這奴才怎麼樣的！」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，不言語了。

且說西門慶叫了敬濟到前廳，封尺頭禮物，送賀千戶新升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。本衛親識，都與他送行在永福

寺，不必細說。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，廳上陪著敬濟吃了飯，歸到金蓮房中。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，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，說道：「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乾的勾當！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，拿到外頭，誰是沒瞧見。被我知道，要將過來了。你不打與他兩下，到明日慣了他。」西門慶就不問：「誰告你說來。」一衝性子走到前邊。那小猴兒不知，正在石台基頑耍，被西門慶揪住頂角，拳打腳踢，殺豬也似叫起來，方纔住了手。這小猴子躺在地，死了半日，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，半日蘇醒。見小廝鼻口流血，抱他到房裡慢慢問他，方知為拾鞋之事惹起事來。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，指東罵西，一頓海罵道：「賊不逢好死的淫婦，王八羔子！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？他才十一二歲，曉的甚麼？知道毬也在那塊兒？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，打的鼻口中流血。假若死了，淫婦、王八

兒也不好！稱不了你甚麼願！」廚房裡罵了，到前邊又罵，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。因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，還不知。

晚夕上床宿歇，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著兩隻綠綢子睡鞋，大紅提根兒，因說道：「啊呀，如何穿這個鞋在腳？怪怪的不好看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只一雙紅睡鞋，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，那裡再討第二雙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。你不知，我達達一心歡喜穿紅鞋兒，看著心裡愛。」婦人道：「怪奴才！可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，我要說，又忘了。」因令春梅：「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。」——「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是誰的鞋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！瞞著我，黃貓黑尾，你乾的好繭兒！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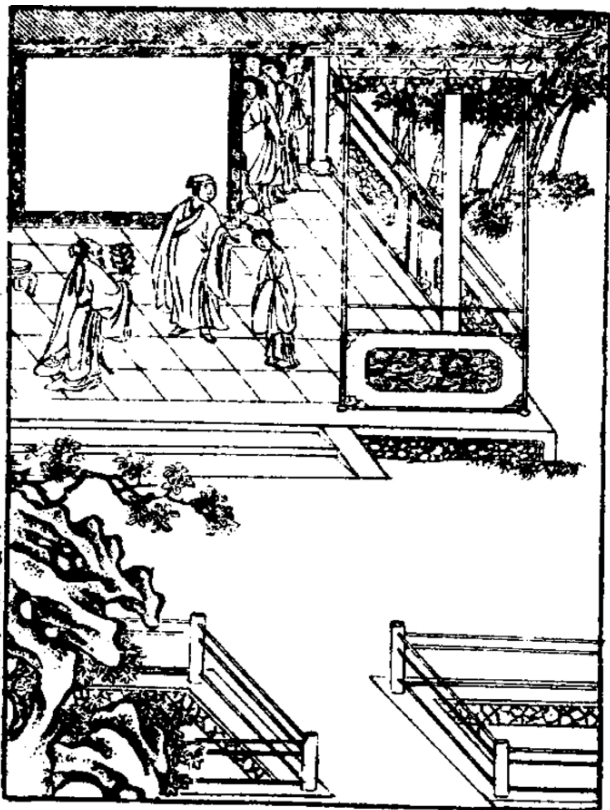
子，寶上珠也一般，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里拜帖匣子內，攪著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著。甚麼稀罕物件，也不當家化化的！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，墮阿鼻地獄！」又指著秋菊罵道：「這奴才當我的鞋，又翻出來，教我打了幾下。」吩咐春梅：「趁早與我掠出去！」春梅把鞋掠在地下，看著秋菊說道：「賞與你穿了罷！」那秋菊拾在手裡，說道：「娘這一個鞋，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了。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教甚麼毬娘哩，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！不然，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？到明日好傳代！沒廉恥的貨！」秋菊拿著鞋就往外走，被婦人又叫回來，吩咐：「取刀來，等我把淫婦剝作幾截子，掠到茅廁里去！叫賊淫婦陰山背後，永世不得超生！」因向西門慶道：「你看著越心疼，我越發偏剝個樣兒你瞧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奴才，丟開手罷了。我那裡有這個心！」婦人道：「你沒這個心，你就賭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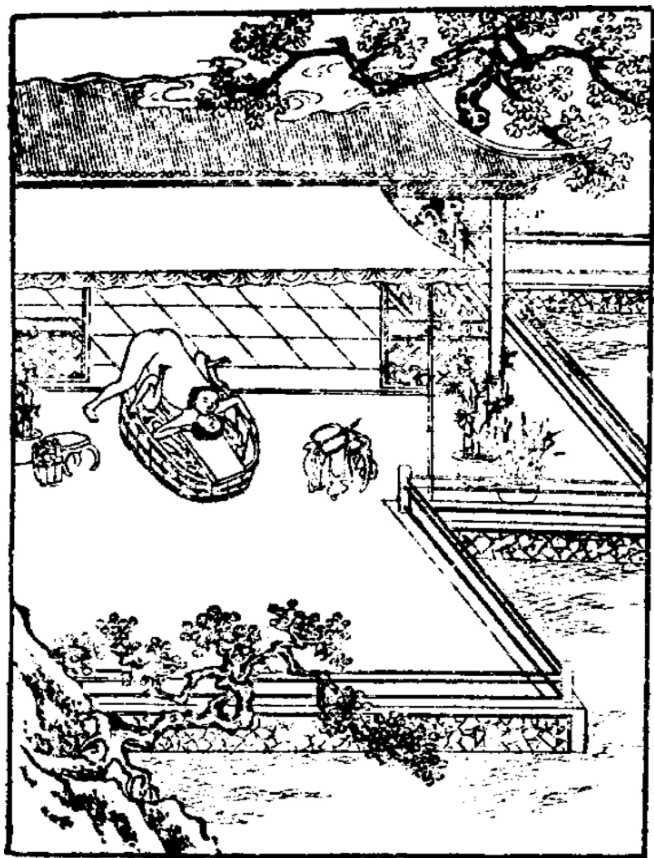
誓。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，你還留著他的鞋做甚麼？早晚有省，好思想他。正以俺每和你恁一場，你也沒恁個心兒，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罷了，怪小淫婦兒，偏有這些兒的！他就在時，也沒曾在你跟前行差了禮法。」於是摟過粉頂來就親了個嘴，兩個雲雨做一處。正是：動人春色嬌還媚，惹蝶芳心軟又濃。有詩為證：

漫吐芳心說向誰？欲於何處寄相思？想思有盡情難盡，一日都來十二時。

第二十九回

吳神仙水鑑定終身





金瓶梅

潘金蓮蘭湯遊午膳

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冰鑒定終身 潘金蓮蘭
湯邀午戰

詞曰：

新涼睡起，蘭湯試浴郎偷戲。去曾嗔怒，來便生歡喜。

奴道無心，郎道奴如此。情如水，易開難斷，若個知生
死。

話說到次日，潘金蓮早起，打發西門慶出門。記掛著要
做那紅鞋，拿著針線筐兒，往翡翠軒台基兒上坐著，描畫鞋
扇。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。李瓶兒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描金

的是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要做一雙大紅鞋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，鞋尖上扣繡鸚鵡摘桃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，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。我做高低的罷。」於是取了針線筐，兩個同一處做。金蓮描了一隻丟下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替我描這一隻，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。他昨日對我說，他也要做鞋哩。」一直走到後邊。玉樓在房中倚著護炕兒，也衲著一隻鞋兒哩。看見金蓮進來，說道：「你早辦！」金蓮道：「我起來的早，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。教我約下李大姐，花園裡趕早涼做些生活。我才描了一隻鞋，教李大姐替我描著，逕來約你同去，咱三個一搭兒里好做。」因問：「你手裡衲的是甚麼鞋？」玉樓道：「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好漢！又早衲出一隻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那隻昨日就衲好了，這一隻又衲了好些了。」金蓮接過看了一回，說：「你這

個，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？」玉樓道：「我比不得你每小後生，花花黎黎。我老人家了，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，周圍拿紗綠線鎖，好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也罷。你快收拾，咱去來，李瓶兒那裡等著哩。」玉樓道：「你坐著吃了茶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吃罷，拿了茶，那裡去吃來。」玉樓吩咐蘭香頓下茶送去。兩個婦人手拉著手兒，袖著鞋扇，逕往外走。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，便問：「你每那去？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，與他描鞋。」說著，一直來到花園內。

三人一處坐下，拿起鞋扇，你瞧我的，我瞧你的，都瞧了一遍。玉樓便道：「六姐，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？不如高低好看。你若嫌木底子響腳，也似我用氈底子，卻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不是穿的鞋，是睡鞋。他爹因我那隻

睡鞋，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，吩咐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。一玉樓道：「又說鞋哩，這個也不是舌頭，李大姐在這裡聽著。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，他爹打了小鐵棍兒一頓，說把他打的躺在地下，死了半日。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，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，打了他恁一頓，早是活了，若死了，淫婦、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！俺再不知罵的是誰。落後小鐵棍兒進來，大姐姐問他：『你爹為甚麼打你？』小廝才說：『因在花園裡耍子，拾了一隻鞋，問姑夫換圈兒來。不知是甚麼人對俺爹說了，教爹打我一頓。我如今尋姑夫，問他要圈兒去也。』說畢，一直往前跑了。原來罵的『王八羔子』是陳姐夫。早是只李嬌兒在旁邊坐著，大姐沒在跟前，若聽見時，又是一場兒。」金蓮道：「大姐姐沒說甚麼？」玉樓道：「你還說哩，大姐姐好不說你哩！說：『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為王，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，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

妻，想著去了的來旺兒小廝，好好的從南邊來了，東一帳西一帳，說他老婆養著主子，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，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，把個媳婦又逼的吊死了。如今為一隻鞋子，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，怎的教小廝拾了？想必吃醉了，在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，才掉了鞋。如今沒的摭羞，拿小廝頂缸，又不曾為甚麼大事。」金蓮聽了，道：「沒的扯毬淡！甚麼是『大事』？殺了人是大事了，奴才拿刀要殺主子！」向玉樓道：「孟三姐，早是瞞不了你，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，唬的甚麼樣兒的！你是他的大老婆，倒說這個話！你也不管，我也不管，教奴才殺了漢子才好。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，你縱容著他不管，教他欺大滅小，和這個合氣，和那個合氣。各人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揭條我，我揭條你，吊死了，你還瞞著漢子不說。早是苦了錢，好人情說下來了，不然怎了？你

這等推乾淨，說面子話兒，左右是，左右我調唆漢子！也罷，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、漢子一條提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！恆數人挾不到我井裡頭！」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，惱了，又勸道：「六姐，你我姐妹都是一個人，我聽見的話兒，有個不對你說？說了，只放在你心裡，休要使出來。」金蓮不依他。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，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：「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，說你打了他孩子，要邏揸兒和人嚷。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記在心裡。到次日，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。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，不容他在家，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里看守，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。後次月娘知道，甚惱金蓮，不在話下。

西門慶一日正在前廳坐，忽平安兒來報：「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，名喚吳神仙，在門首伺候見爹。」

西門慶喚來人進見，遞上守備帖兒，然後道：「有請。」須臾，那吳神仙頭戴青佈道巾，身穿布袍草履，腰系黃絲雙穗條，手執龜殼扇子，自外飄然進來。年約四十之上，生得神清如長江皓月，貌古似太華喬松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：身如松，聲如鐘，坐如弓，走如風。但見他：

能通風鑒，善究子平。觀乾象，能識陰陽；察龍經，明知風水。五星深講，三命秘談。審格局，決一世之榮枯；觀氣色，定行年之休咎。若非華岳修真客，定是成都賣卜人。

西門慶見神仙進來，忙降階迎接，接至廳上。神仙見西門慶，長揖稽首就坐。須臾茶罷。西門慶動問神仙：「高名雅號，仙鄉何處，因何與周大人相識？」那吳神仙欠身道：「貧道姓吳名『百大百』，道號守真。本貫浙江仙游人。自

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。雲游上國，因往岱宗訪道，道經貴處。周老總兵相約，看他老夫人目疾，特送來府上觀相。一西門慶道：「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？道那幾家相法？」神仙道：「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，善曉麻衣相法，又曉六壬神課。常施藥救人，不愛世財，隨時住世。」西門慶聽言，益加敬重，誇道：「真乃謂之神仙也。」一面令左右放桌兒，擺齋管待。神仙道：「貧道未道觀相，豈可先要賜齋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仙長遠來，一定未用早齋。待用過，看命未遲。」於是陪著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，抬過桌席，拂抹乾淨，討筆硯來。

神仙道：「請先觀貴造，然後觀相尊容。」西門慶便說與八字：「屬虎的，二十九歲了，七月二十八日午時生。」這神仙暗暗十指尋紋，良久說道：「官人貴造：戊寅年，辛

酉月，壬午日，丙午時。七月廿三日白戊，已交八月算命。月令提剛辛酉，理取傷官格。子平雲：傷官傷盡復生財，財旺生官福轉來。立命申宮，七歲行運辛酉，十七行壬戌，二十七癸亥，三十七甲子，四十七乙醜。官人貴造，依貧道所講，元命貴旺，八字清奇，非貴則榮之造。但戊土傷官，生在七八月，身忒旺了。幸得壬午日乾，醜中有癸水，水火相濟，乃成大器。丙午時，丙合辛生，後來定掌威權之職。一生盛旺，快樂安然，發福遷官，主生貴子。為人一生耿直，幹事無二，喜則合氣春風，怒則迅雷烈火。一生多得妻財，不少紗帽戴。臨死有二子送老。今歲丁未流年，丁壬相合，目下丁火來克，克我者為官為鬼，必主平地登雲之喜，添官進祿之榮。大運見行癸亥，戊土得癸水滋潤，定見發生。目下透出紅鸞天喜，定有熊羆之兆。又命宮驛馬臨申，不過七月必見矣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我後來運限如何？」神仙道：

「官人休怪我說，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，後到甲子運中，將壬午衝破了，又有流星打攪，不出六六之年，主有嘔血流濃之災，骨瘦形衰之病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目下如何？」神仙道：「目今流年，日逢破敗五鬼在家吵鬧，些小氣惱，不足為災，都被喜氣神臨門衝散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命中還有敗否？」神仙道：「年趕著月，月趕著日，實難矣。」

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便道：「先生，你相我面如何？」神仙道：「請尊容轉正。」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。神仙相道：「夫相者，有心無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無心，相隨心往。吾觀官人：頭圓頂短，定為享福之人；體健筋強，決是英豪之輩；天庭高聳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地閣方圓，晚歲榮華定取。此幾樁兒好處。還有幾樁不足之處，貧道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官人走

兩步看。」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「你行如擺柳，必主傷妻；若無刑克，必損其身。妻宮克過方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已刑過了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出手來看一看。」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。神仙道：「智慧生於皮毛，苦樂觀於手足。細軟豐潤，必享福祿之人也。兩目雌雄，必主富而多詐；眉生二尾，一生常自足歡娛；根有三紋，中歲必然多耗散；姦門紅紫，一生廣得妻財；黃氣發於高曠，旬日內必定加官；紅色起於三陽，今歲間必生貴子。又有一件不敢說，淚堂豐厚，亦主貪花；且喜得鼻乃財星，驗中年之造化；承漿地閣，管來世之榮枯。」

承漿地閣要豐隆，準乃財星居正中。生平造化皆由命，相法玄機定不容。」

神仙相畢，西門慶道：「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。」一面令小廝：「後邊請你大娘出來。」於是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，在軟屏後潛聽。神仙見月娘出來，連忙道了稽首，也不敢坐，就立在旁邊觀相。端詳了一回，說：「娘子面如滿月，家道興隆；唇若紅蓮，衣食豐足，必得貴而生子；聲響神清，必益夫而發福。請出手來。」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蔥來。神仙道：「乾薑之手，女人必善持家，照人之鬢，坤道定須秀氣。這幾椿好處。還有些不足之處，休怪貧道直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「淚堂黑痣，若無宿疾，必刑夫；眼下皺紋，亦主六親若冰炭。」

女人端正好容儀，緩步輕如出水龜。行不動塵言有節，無肩定作貴人妻。」

相畢，月娘退後。西門慶道：「還有小妾輩，請看看。」於是李嬌兒過來。神仙觀看良久：「此位娘子，額尖鼻小，非側室，必三嫁其夫；肉重身肥，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；肩聳聲泣，不賤則孤；鼻梁若低，非貧即夭。請步幾步我看。」李嬌兒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

額尖露背並蛇行，早年必定落風塵。假饒不是娼門女，也是屏風後立人。

相畢，李嬌兒下去。吳月娘叫：「孟三姐，你也過來相一相。」神仙觀道：「這位娘子，三停平等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六府豐隆，晚歲榮華定取。平生少疾，皆因月孛光輝；到老無災，大抵年宮潤秀。請娘子走兩步。」玉樓走了兩步，神仙道：

口如四字神清澈，溫厚堪同掌上珠。威命兼全財祿有，終主刑夫兩有餘。

玉樓相畢，叫潘金蓮過來。那潘金蓮只顧嘻笑，不肯過來。月娘催之再三，方纔出見。神仙抬頭觀看這個婦人，沉吟半日，方纔說道：「此位娘子，發濃鬚重，光斜視以多淫；臉媚眉彎，身不搖而自顫。面上黑痣，必主刑夫；唇中短促，終須壽夭。」

舉止輕浮惟好淫，眼如點漆壞人倫。月下星前長不足，雖居大廈少安心。」

相畢金蓮，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，教神仙相一相。神仙觀看這個女人：「皮膚香細，乃富室之女娘；容貌端莊，乃素門之德婦。只是多了眼光如醉，主桑中之約；眉眉壓

生，月下之期難定。觀卧蠶明潤而紫色，必產貴兒；體白肩圓，必受夫之寵愛。常遭疾厄，只因根上昏沉；頻遇吉祥，蓋謂福星明潤。此幾樁好處。還有幾樁不足處，娘子可當戒之：山根青黑，三九前後定見哭聲；法令細纏，雞犬之年焉可過？慎之！慎之！

花月儀容惜羽翰，平生良友鳳和鸞。朱門財祿堪依倚，莫把凡禽一樣看。」

相畢，李瓶兒下去。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。神仙看了，說道：「這位娘子，體矮聲高，額尖鼻小，雖然出谷遷喬，但一生冷笑無情，作事機深內重。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，後來必主凶亡。夫四反者：唇反無稜，耳反無輪，眼反無神，鼻反不正故也。」

燕體蜂腰是賤人，眼如流水不廉真。常時斜倚門兒立，不為婢妾必風塵。」

雪娥下去，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。神仙道：「這位姑娘，鼻梁低露，破祖刑家；聲若破鑼，家私消散。麵皮太急，雖溝洫長而壽亦夭；行如雀躍，處家室而衣食缺乏。不過三九，當受折磨。」

惟夫反目性通靈，父母衣食僅養身。狀貌有拘難顯達，不遭惡死也艱辛。」

大姐相畢，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。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，年約不上二九，頭戴銀絲雲髻兒，白線挑衫兒，桃紅裙子，藍紗比甲兒，纏手纏腳出來，道了萬福。神仙觀看良久，相道：「此位小姐五官端正，骨格清奇。發細眉濃，稟

性要強；神急眼圓，為人急燥。山根不斷，必得貴夫而生子；兩額朝拱，主早年必戴珠冠。行步若飛仙，聲響神清，必益夫而得祿，三九定然封贈。但吃了這左眼大，早年克父；右眼小，周歲克娘。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，主常沾啣啣之災；右腮一點黑痣，一生受夫敬愛。

天庭端正五官平，口若塗砂行步輕。倉庫豐盈財祿厚，一生常得貴人憐。」

神仙相畢，眾婦女皆咬指以為神相。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，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，拿拜帖回謝。吳神仙再三辭卻，說道：「貧道雲游四方，風餐露宿，要這財何用？決不敢受。」西門慶不得已，拿出一匹大布：「送仙長一件大衣如何？」神仙方纔受之，令小童接了，稽首拜謝。西門慶

送出大門，飄然而去。正是：

柱杖兩頭挑日月，葫蘆一個隱山川。

西門慶回到後廳，問月娘：「眾人所相何如？」月娘道：「相的也都好，只是三個人相不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三個相不著？」月娘道：「相李大姐有實疾，到明日生貴子，他見今懷著身孕，這個也罷了。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磨折，不知怎的磨折？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，或者你用好他，各人子孫也看不見。我只不信，說他後來戴珠冠，有夫人之分。端的咱家又沒官，那討珠冠來？就有珠冠，也輪不到他頭上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，加官進祿之榮，我那得官來？他見春梅和你俱站在一處，又打扮不同，戴著銀絲雲髻兒，只當是你我親生女兒一般，或後來

匹配名門，招個貴婿，故說有珠冠之分。自古算的著命，算不著好，相逐心生，相隨心滅。周大人送來，咱不好囂了他的，教他相相除疑罷了。」說畢，月娘房中擺下飯，打發吃了飯。

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，信步閑游。來花園大卷棚聚景堂內，周圍放下簾櫳，四下花木掩映。正值日午，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，忽然風送花香，襲人撲鼻。有詩為證：

綠樹蔭濃夏日長，樓臺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一架薔薇滿院香。

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扇搖涼。只見來安兒、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。西門慶道：「教一個來。」來安兒忙走向前，西門慶吩咐：「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，有梅湯提一壺來

我吃。一來安兒應諾去了。半日，只見春梅家常戴著銀絲雲髻兒，手提一壺蜜煎梅湯，笑嘻嘻走來，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後邊吃了。」春梅說：「噴道不進房裡來。說你要梅湯吃，等我放在冰里湃一湃你吃。」西門慶點頭兒。春梅湃上梅湯，走來扶著椅兒，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，問道：「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說吳神仙相面一節。」春梅道：「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，教大娘說『有珠冠，只怕輪不到他頭上』。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從來旋的不圓，斫的圓，各人裙帶上衣食，怎麼料得定？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，就替你上了頭。」於是把他摟到懷裡，手扯著手兒頑耍，問道：「你娘在那裡？怎的不見？」春梅道：「娘在屋裡，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。等不的，就在床上睡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吃

了梅湯，鬼混他一混去。一於是春梅向冰盆內倒了一甌兒梅湯，與西門慶呷了一口，湃骨之涼，透心沁齒，如甘露灑心一般。

須臾吃畢，搭伏著春梅肩膀兒，轉過角門來到金蓮房中。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床上。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著一張螺鈿敞廳床，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，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干的床。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花草翎毛，掛著紫紗帳幔，錦帶銀鉤。婦人赤露玉體，止著紅綃抹胸兒，蓋著紅紗衾，枕著鴛鴦枕，在涼席之上，睡思正濃。房裡異香噴鼻。西門慶一見，不覺淫心頓起，令春梅帶上門出去，悄悄脫了衣褲，上的床來，掀開紗被，見他玉體相互掩映，戲將兩股輕開，按塵柄徐徐插入牝中，比及星眼驚欠之際，已抽拽數十度矣。婦人睜開眼，笑道：一

怪強盜，三不知多咱進來？奴睡著了，就不知道。奴睡的甜甜的，攔混死了我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便罷了，若是個生漢子進來，你也推不知道罷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的，誰人七個頭八個膽，敢進我這房裡來！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。」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，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，把身上都搽遍了，搽的白膩光滑，異香可愛，欲奪其寵。西門慶見他身體雪白，穿著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。一面蹲踞在上，兩手兜其股，極力而提之，垂首觀其出入之勢。婦人道：「怪貨，只顧端詳甚麼？奴的身上黑，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。他懷著孩子，你便輕憐痛惜，俺每是拾的，由著這等掇弄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說你等著我洗澡來？」婦人問道：「你怎得知道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春梅說的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洗，我叫春梅掇水來。」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，註了湯。二人下床

來，同浴蘭湯，共效魚水之歡。洗浴了一回，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，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，掀騰一才靡一乾，何止二三百回，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響之不絕。婦人恐怕香雲拖墜，一手扶著雲髻，一手扳著盆沿，口中燕語鶯聲，百般難述。怎見這場交戰？但見：

華池蕩漾波紋亂，翠幃高捲秋雲暗。才郎情動逞風流，

美女心歡顯手段。叭叭嗒嗒弄聲響，砰砰啪啪成一片。滑滑〔一〕芻〕〔一〕芻〕怎停住，攔攔濟濟難存站。一個顛顛巍巍挺硬槍，一個搖搖擺擺弄鋼劍。一個捨死忘生往裡，一個尤雲滯雨將功乾。撲撲通通皮鼓催，嗶嗶啵啵槍對劍。啪啪嗒嗒弄響聲，嘖嘖湃湃成一片。下下高高水逆流，洶洶涌涌盈清澗。滑滑縐縐怎生停，攔攔濟濟難存站。一來一往，一動一撞東西探，熱氣騰騰奴雲生，紛紛馥馥香氣散。一個逆

水撐船，將玉股搖；一個艄公把舵，將金蓮搯。一個紫騮猊獠逞威風，一個白麵妖嬈遭馬戰。喜喜歡歡美女情，雄雄起起男兒願。翻翻覆復盡歡娛，鬧鬧挨挨情摸亂。拖泥帶水兩情痴，帶雨尤雲都不辯。任他錦帳鳳鸞交，不似蘭湯魚水戰。你死我活更無休，千戰萬贏心膽戰。口口聲聲叫殺人。氣氣昂昂情厭，古古今今廣鬧爭，不似這般水裡戰。

二人水中戰鬥了一回，西門慶精泄而止。拭抹身體乾淨，撤去浴盆。止著薄繡短襦上床，安放炕桌果酌飲酒。教秋菊：「取白酒來與你爹吃。」又拿果餡餅與西門慶吃，恐怕他肚中饑餓。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註子酒來。婦人才斟了一鐘，摸了摸冰涼的，就照著秋菊臉上只一潑，潑了一頭一臉，罵道：「好賊少死的奴才！我吩咐教你燙了來，如何拿冷酒與爹吃？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？」叫春梅：「與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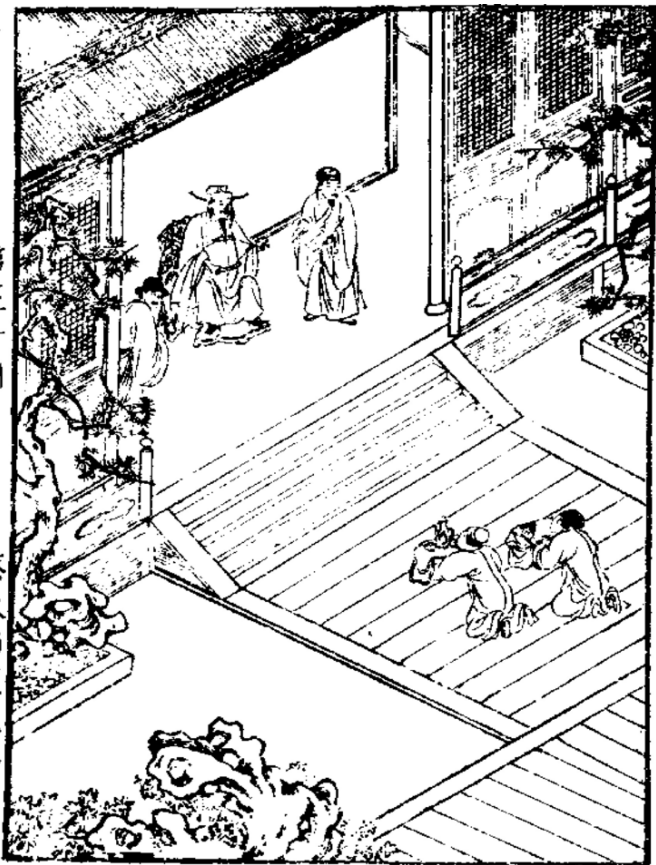
把這奴才採到院子里跪著去。」春梅道：「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，一些兒沒在跟前，你就弄下碇兒了。」那秋菊把嘴谷都著，口裡喃喃呐呐說道：「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，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。」婦人聽見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，你說甚麼？與我採過來！」叫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。春梅道：「皮臉，沒的打污濁了我手。娘只教他頂著石頭跪著罷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拉到院子里，教他頂著塊大石頭跪著，不在話下。婦人從新叫春梅暖了酒來，陪西門慶吃了幾鐘，掇去酒桌，放下紗帳子來，吩咐拽上房門，兩個抱頭交股，體倦而寢。正是：

若非群玉山頭見，多是陽臺夢裡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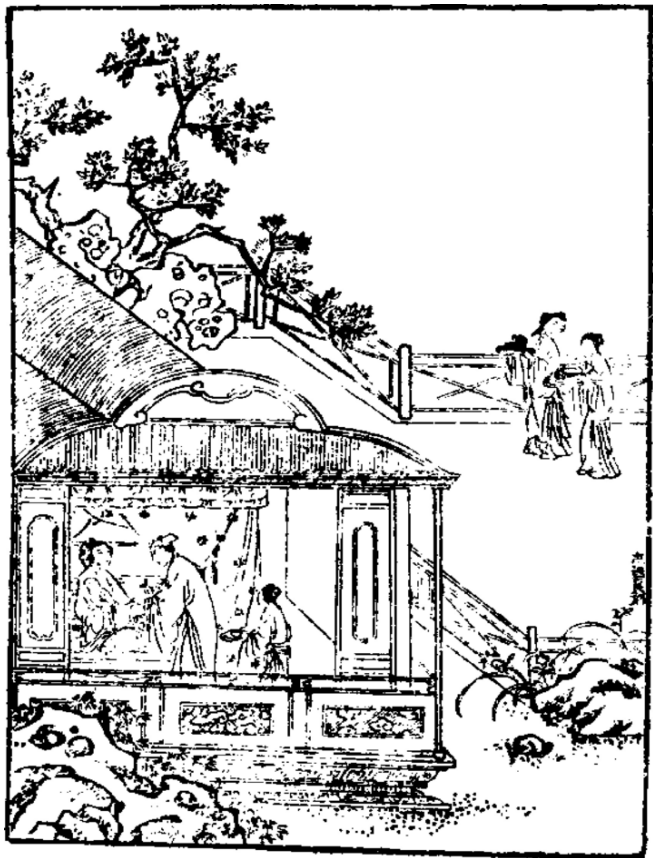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第三十回

蔡太師擅恩錫爵



全月有



西門慶生子加官

第二十回 蔡太師擅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

詞曰：

十千日日索花奴，白馬驕駝馮子都。今年新拜執金吾。

侵幙露桃初結子，妒花嬌鳥忽嗔雛。閨中姊妹半愁娛。

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，就睡在房中。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，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。春梅問道：「你有甚話說？」那琴童見秋菊頂著石頭跪在院內，只顧用手往來指。春梅罵道：「怪囚根子！有

甚話，說就是了，指手畫腳怎的？」那琴童笑了半日，方纔說：「看墳的張安，在外邊等爹說話哩。」春梅道：「賊囚根子！張安就是了，何必大驚小怪，見鬼也似！悄悄兒的，爹和娘睡著了。驚醒他，你就是死。你且叫張安在外邊等等兒。」琴童兒走出來外邊，約等夠半日，又走來角門首蹙探，問道：「爹起來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怪囚！失張冒勢，唬我一跳，有要沒緊，兩頭游魂哩！」琴童道：「張安等爹說了話，還要趕出門去，怕天晚了。」春梅道：「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，誰敢攪擾他，你教張安且等著去，十分晚了，教他明日去罷。」

正說著，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，便叫春梅進房，問誰說話。春梅道：「琴童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，見爹說話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拿衣我穿，等我起去。」春梅一面打發西門

慶穿衣裳，金蓮便問：「張安來說甚麼話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張安前日來說，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莊子兒連地要賣，價銀三百兩。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，教張安和他講去。裡面一眼井，四個井圈打水。若買成這莊子，展開合為一處，裡面蓋三間捲棚，三間廳房，疊山子花園、井亭、射箭廳、打球場，耍子去處，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。」婦人道：「也罷，咱買了罷。明日你娘每上墳，到那裡好游玩耍子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。

金蓮起來，向鏡臺前重勻粉臉，再整雲鬢。出來院內要打秋菊。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弔板子。金蓮問道：「叫你拿酒，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？原來你家沒大了，說著，你還釘嘴鐵舌兒的！」喝聲：「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！」那琴童才打到十板子上，多虧了李瓶兒

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，饒了他十板。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，放他起來，廚下去了。李瓶兒道：「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，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，要七兩五錢銀子。請你過去瞧瞧。」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。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，改名夏花兒，房中使喚，不在話下。

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擔，正值炎蒸天氣，路上十分難行，免不得飢餐渴飲。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，尋客店安下。到次日，齎台馱箱禮物，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。來保教吳主管押著禮物，他穿上青衣，逕向守門官吏唱了個喏。那守門官吏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來保道：「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，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。」官吏罵道：「賊少死野囚軍！你那裡便興你東門員外、西門員外？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不論三台八位，不

論公子王孫，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？趁早靠後！」內中有認的來保的，便安撫來保說道：「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，才不多幾日，他不認的你，休怪。你要稟見老爺，等我請出翟大叔來。」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，重一兩，遞與那人。那人道：「我到不消。你再添一分，與那兩個官吏，休和他一般見識。」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，每人一兩，都打發了。那官吏才有些笑容兒，說道：「你既是清河縣來的，且略等候，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。老爺才從上清寶霞宮進了香回來，書房內睡。」良久，請將翟管家出來，穿著涼鞋淨襪，青絲絹道袍。來保見了，忙磕下頭去。翟管家答禮相還，說道：「前者累你。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擔禮來了？」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，腳下人捧著一對南京尺頭，三十兩白金，說道：「家主西門慶，多上覆翟爹，無物表情，這些薄禮，與翟爹賞人。前者鹽客王四之事，多蒙翟爹費心。」翟

謙道：「此禮我不當受。罷，罷，我且收下。」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，看了，還付與來保，吩咐把禮抬進來，到二門裡首伺候。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，來往雜人都在那裡待茶。須臾，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，與來保、吳主管吃了。

少頃，太師出廳。翟謙先稟知太師，然後令來保、吳主管進見，跪於階下。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，來保、吳主管各抬獻禮物。但見：黃烘烘金壺玉盞，白晃晃減「革反」仙人。錦繡蟒衣，五彩奪目；南京紵緞，金碧交輝。湯羊美酒，盡貼封皮；異果時新，高堆盤盒。如何不喜，便道：「這禮物決不好受的，你還將回去。」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，說道：「小的主人西門慶，沒甚孝意，些小禮物，進獻老爺賞人。」太師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令左右收了。」

「一旁邊祇應人等，把禮物盡行收下去。太師又道：「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，我已差人下書，與你巡撫侯爺說了。可見了分上不曾？」來保道：「蒙老爺天恩，書到，眾鹽客就都放出來了。」太師又向來保說道：「累次承你主人費心，無物可伸，如何是好？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？」來保道：「小人的主人一介鄉民，有何官役？」太師道：「既無官役，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札付，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，做個理刑副千戶，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，好不好？」來保慌的叩頭謝道：「蒙老爺莫大之恩，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，莫能報答！」於是喚堂候官抬書案過來，即時簽押了一道空名告身札付，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，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、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。又向來保道：「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，多有辛苦。」因問：「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？」來保才待說是伙計，那吳主管向前

道：「小的是西門慶舅子，名喚吳典恩。」太師道：「你既是西門慶舅子，我觀你倒好個儀錶。」喚堂候官取過一張札付：「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，倒也去的。」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。又取過一張札付來，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，做了一名校尉。俱磕頭謝了，領了札付。吩咐明日早晨，吏、兵二部掛號，討勘合，限日上任應役。又吩咐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，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，不在話下。

看官聽說：那時徽宗，天下失政，姦臣當道，讒佞盈朝，高、楊、童、蔡四個姦黨，在朝中賣官鬻獄，賄賂公行，懸秤升官，指方補價。夤緣鑽刺者，驟升美任；賢能廉直者，經歲不除。以致風俗頹敗，臧官污吏遍滿天下，役煩賦興，民窮盜起，天下騷然。不因姦臣居台輔，合是中原血

染人。

當下翟謙把來保、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，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。翟謙向來保說：「我有一件事，央及你爹替我處處，未知你爹肯應承否？」來保道：「翟爹說那裡話！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，不揀甚事，但肯吩咐，無不奉命。」翟謙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答應老爺，每日止賤荆一人。我年將四十，常有疾病，身邊通無所出。央及你爹，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，不拘十五六上下，替我尋一個送來。該多少財禮，我一一奉過去。」說畢，隨將一封人事並回書付與來保，又送二人五兩盤纏。來保再三不肯受，說道：「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。翟爹還收回去。」翟謙道：「那是老爺的，此是我的，不必推辭。」當下吃畢酒飯，翟謙道：「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辦事官，同你到下處，明早好往吏、兵

二部掛號，就領了勘合，好起身。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了。我吩咐了去，部里不敢遲滯你文書。」一面喚了個辦事官，名喚李中友：「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里掛了號，討勘合來回我話。」那員官與來保、吳典恩作辭，出的府門，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。來保管待酒飯，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，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，然後到兵部，都掛號討了勘合。聞得是太師老爺府里，誰敢遲滯，顛倒奉行。金吾衛太尉朱勛，即時使印，簽了票帖，行下頭司，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。又拿了個拜帖，回翟管家。不消兩日，把事情幹得完備。有日雇頭口起身，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。正是：

富貴必因姦巧得，功名全仗鄧通成。

且說一日三伏天氣，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卷棚內，賞玩荷花，避暑飲酒。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，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，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一般兒四個家樂在旁彈唱。怎見的當日酒席？但見：

盆栽綠草，瓶插紅花。水晶簾捲蝦須，雲母屏開孔雀。盤堆麟脯，佳人笑捧紫霞觴；盆浸冰桃，美女高擎碧玉罍。食烹異品，果獻時新。弦管謳歌，奏一派聲清韻美；綺羅珠翠，擺兩行舞女歌兒。當筵象板撒紅牙，遍體舞裙鋪錦繡。消遣壺中閑日月，遨遊身外醉乾坤。

妻妾正飲酒中間，坐間不見了李瓶兒。月娘向繡春說道：「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？」繡春道：「我娘害肚里疼，歪著哩。」月娘道：「還不快對他說去，休要歪著，來這裡

聽一回唱罷。」西門慶便問月娘：「怎的？」月娘道：「李大姐忽然害肚里疼，房裡躺著哩。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。」因向玉樓道：「李大姐七八臨月，只怕攪撒了。」潘金蓮道：「大姐姐，他那裡是這個月？約他是八月里孩子，還早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早哩，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。」不一時，只見李瓶兒來到。月娘道：「只怕你掉了風冷氣，你吃上鐘熱酒，管情就好了。」不一時，各人面前斟滿了酒。西門慶吩咐春梅：「你每唱個『人皆畏夏日』我聽。」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箏排雁柱，阮跨鮫綃，啟朱唇，露皓齒，唱「人皆畏夏日」。那李瓶兒在酒席上，只是把眉頭忔著，也沒等的唱完，就回房中去了。月娘聽了詞曲，耽著心，使小玉房中瞧去。回來報說：「六娘害肚里疼，在炕上打滾哩。」慌了月娘道：「我說是時候，這六姐還強說早哩。還不喚小廝快請老娘去！」西門慶即令平安兒：「風跑！快請

蔡老娘去！」於是連酒也吃不成，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。

月娘問道：「李大姐，你心裡覺的怎的？」李瓶兒回道：「大娘，我只心口連小肚子，往下驚墜著疼。」月娘道：「你起來，休要睡著，只怕滾壞了胎。老娘請去了，便來也。」少頃，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。月娘又問：「使了誰請老娘去了？這咱還不見來？」玳安道：「爹使來安去了。」月娘罵道：「這囚根子，你還不快迎去！平白沒算計，使那小奴才去，有緊沒慢的。」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趕去。月娘道：「一個風火事，還象尋常慢條斯禮兒的。」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，心中未免有幾分氣。在房裡看了一回，把孟玉樓拉出來，兩個站在西梢間檐柱兒底下那裡歇涼，一處說話。說道：「耶嚶嚶！緊著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，也不是養孩子，都看著下象膽哩。」良久，只見蔡老

娘進門，望眾人道：「那位是主家奶奶？」李嬌兒指著月娘道：「這位大娘哩。」那蔡老娘倒身磕頭。月娘道：「姥姥，生受你。怎的這咱才來？請看這位娘子，敢待生養也？」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，說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問：「大娘預備下綳接、草紙不曾？」月娘道：「有。」便叫小玉：「往我房中快取去！」

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，便向金蓮說：「蔡老娘來了，咱不往屋裡看看去？」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，說道：「你要看，你去。我是不看他。他是有孩子的姐姐，又有時運，人怎的不看他？頭裡我自不是，說了句話兒。只怕是八月里的，叫大姐姐白搶白相。我想起來好沒來由，倒惱了我這半日。」玉樓道：「我也只說他是六月里孩子。」金蓮道：「這回連你也韶刀了！我和你恁算：他從去年八月來，又不是

黃花女兒，當年懷，入門養。一個婚後老婆，漢子不知見過多少，也一兩個月才生胎，就認做是咱家孩子？我說差了？若是八月里孩兒，還有咱家些影兒；若是六月的，踩小板凳兒糊險神道——還差著一帽頭子哩！失迷了家鄉，那裡尋犢兒去？」正說著，只見小玉抱著草紙、綳接並小襖子兒來。孟玉樓道：「此是大姐姐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，今日且借來應急兒。」金蓮道：「一個是大老婆，一個是小老婆，明日兩個對養，十分養不出來，零碎出來也罷。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，莫不吃了我不成！」又道：「仰著合著，沒的狗咬尿胞虛歡喜？」玉樓道：「五姐是甚麼話！」以後見他說話不防頭腦，只低著頭弄裙帶子，並不作聲應答他。少頃，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養孩子，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，不防黑影里被台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。金蓮看見，教玉樓：「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！你慢慢走，慌怎的？」

搶命哩！黑影子絆倒了，磕了牙也是錢！養下孩子來，明日賞你這小婦奴才一個紗帽戴！」良久，只聽房裡「呱」的一聲養下來了。蔡老娘道：「對當家的老爹說，討喜錢，分娩了一位哥兒。」吳月娘報與西門慶。西門慶慌忙洗手，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，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，要祈母子平安，臨盆有慶，坐草無虞。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，合家歡喜，亂成一塊，越發怒氣，逕自去到房裡，自閉門戶，向床上哭去了。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念三日也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蔡老娘收拾孩子，咬去臍帶，埋畢衣胞，熬了些定心湯，打發李瓶兒吃了，安頓孩兒停當。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。臨去，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，許洗三朝來，還

與他一匹緞子。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。

當日，西門慶進房去，見一個滿抱的孩子，生的甚是白淨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合家無不歡悅。晚夕，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，不住來看孩兒。次日，巴天不明起來，拿十副方盒，使小廝各親戚鄰友處，分投送喜面。應伯爵、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，送喜面來，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。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面。剛打發去了，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，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奶子來。原是小人家媳婦兒，年三十歲，新近丟了孩兒，不上一個月。男子漢當軍，過不的，恐出征去無人養贍，只要六兩銀子賣他。月娘見他生的乾淨，對西門慶說，兌了六兩銀子留下，取名如意兒，教他早晚看奶哥兒。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，每月與他五錢銀子，管顧他衣服。

正熱鬧一日，忽有平安報：「來保、吳主管在東京回還，見在門首下頭口。」不一時，二人進來，見了西門慶報喜。西門慶問：「喜從何來？」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，從頭至尾說道：「老爺見了禮物甚喜，說道：『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，無可補報。』」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札付，就與了爹一張，把爹名姓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，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，頂補賀老爺員缺。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，填註鄆王府當差。吳主管升做本縣驛丞。」於是把一樣三張印信札付，並吏、兵二部勘合，並誥身都取出來，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。西門慶看見上面銜著許多印信，朝廷欽依事例，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，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，喜向腮邊笑臉生。便把朝廷明降，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，說：「太師老爺抬舉我，升我做金吾衛副千戶，居五品大夫之職。你頂受五花官誥，做了夫人。又把吳主管

攜帶做了驛丞，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。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，有平地登雲之喜，今日果然。不上半月，兩樁喜事都應驗了。」又對月娘說：「李大姐養的這孩子甚是腳硬，到三日洗了三，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。」來保進來，與月娘眾人磕頭，說了回話。吩咐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，與夏提刑知會了。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，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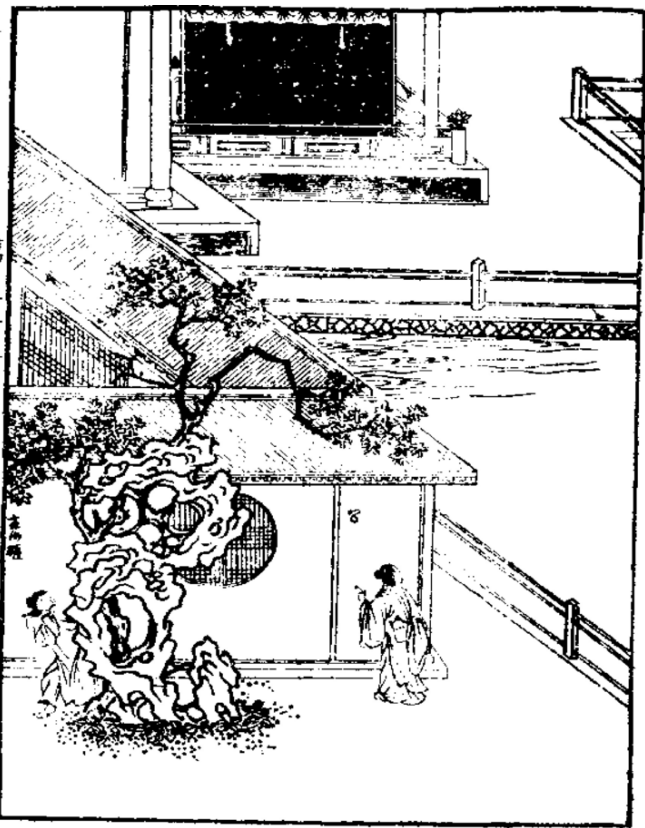
到次日，洗三畢，眾親鄰朋友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，未過三日，就有如此美事，官祿臨門，平地做了千戶之職。誰人不來趨附？送禮慶賀，人來人去，一日不斷頭。常言：時來誰不來？時不來誰來！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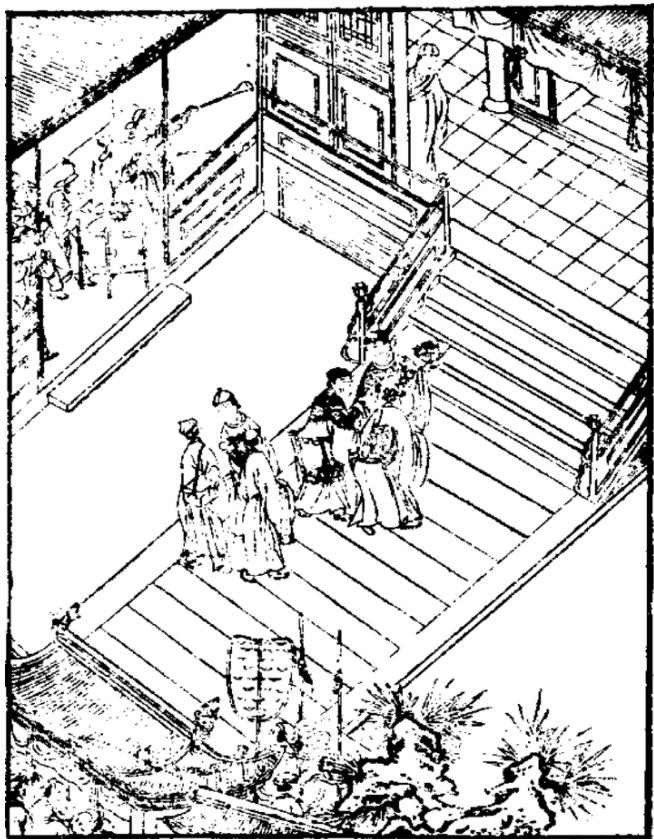
時來頑鐵有光輝，運退真金無顏色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一回

琴童藏壺構象





西門開晏為歡

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
為歡

詩曰：

幽情憐獨夜，花事復相催。欲使春心醉，先教玉友來。

濃香猶帶膩，紅暈漸分腮。莫醒沉酣恨，朝雲逐夢回。

話說西門慶，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。一面使人做官帽，又喚趙裁裁剪尺頭，攢造衣服，又叫許多匠人，釘了七八條帶。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，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，把做驛丞之事，再三央及伯爵，要問西門慶錯銀子，上

下使用，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，說著跪在地下。慌的伯爵拉起，說道：「此是成人之美，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，也不是尋常小可。」因問：「你如今所用多少夠了？」吳典恩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我家活人家，一文錢也沒有。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，連擺酒，並治衣類鞍馬，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。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此，也沒敢下數兒。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，事成恩有重報。」伯爵看了文書，因說：「吳二哥，你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夠使。依我，取筆來寫上一百兩。恆是看我面，不要你利錢，你且得手使了。到明日做了官，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。俗語說得好：借米下得鍋，討米下不得鍋。哄了一日是兩晌。」吳典恩聽了，謝了又謝。於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。

兩個吃了茶，一同起身，來到西門慶門首。平安兒通報

了，二人進入裡面，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腳做生活。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，看著寫見官手本揭帖，見二人，作揖讓坐。伯爵問道：「哥的手本札付，下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早使小價往提刑府下札付去了。還有東平府並本縣手本，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。」說畢，畫童兒拿上茶來。吃畢茶，那應伯爵並不提吳主管之事，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。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，就賣弄說道：「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？」伯爵極口稱贊誇獎道：「虧哥那裡尋的，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，難得這般寬大。別的倒也罷了，自這條犀角帶並鶴頂紅，就是滿京城拿著銀子也尋不出來。不是面獎，就是東京衛主老爺，玉帶金帶空有，也沒這條犀角帶。這是水犀角，不是旱犀角。旱犀角不值錢。水犀角號作通天犀。你不信，取一碗水，把犀角放在水內，分水為兩處，此為無價之寶。」因問：「哥，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？」西門

慶道：「你們試估估價值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個有甚行款，我每怎麼估得出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對你說了罷，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里的帶。昨日一個人聽見我這裡要，巴巴來對我說。我著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，再三回了來。他家還張致不肯，定要一百兩。」伯爵道：「難得這等寬樣好看。哥，你明日系出去，甚是霍綽。就是你同僚間，見了也愛。」誇美了一回，坐下。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：「你的文書下了不曾？」伯爵道：「吳二哥正要下文書，今日巴巴的央我來激煩你。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擔，雖是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，就是你抬舉他一般，也是他各人造化。說不的，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。但他告我說，如今上任，見官擺酒，並治衣服之類，共要許多銀子使，那處活變去？一客不煩二主，沒奈何，哥看我面，有銀子借與他幾兩，率性周濟了這些事兒。他到明日做上官，就銜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！」

休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，就是外京外府官吏，哥也不知拔濟了多少。不然，你教他那裡區處去？」因說道：「吳二哥，你拿出那符兒來，與你大官人瞧。」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，遞與西門慶觀看。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，中人就是應伯爵，每月利行五分。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，說道：「既是應二哥作保，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。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。」於是把文書收了。才待後邊取銀子去，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，拿手本三班送了二十名排軍來答應，就問討上任日期，討問字號，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。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，拿帖兒回夏提刑，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。正打發出門去了，只見陳敬濟拿著一百兩銀子出來，教與吳主管，說：「吳二哥，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。」那吳典恩拿著銀子，歡喜出門。看官聽說：後來西門慶死了，家中時敗勢衰，吳月娘守

寡，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，在南瓦子里宿娼，被吳驛丞拿住，教他指攀吳月娘與玳安有姦，要羅織月娘出官，恩將仇報。此系後事，表過不題。正是：

不結子花休要種，無義之人不可交。

那時賁四往東平府並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，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，陪陰陽徐先生擺飯。正吃著飯，只見吳大舅來拜望，徐先生就起身。良久，應伯爵也作辭出門，來到吳主管家。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，雙手遞與伯爵，磕下頭去。伯爵道：「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著，會勝不肯與借與你。」吳典恩酬謝了伯爵，治辦官帶衣類，擇日見官上任不題。

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，會了四衙同僚，差人送羊酒賀禮來，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。年方一十八歲，本貫蘇

州府常熟縣人，喚名小張松。原是縣中門子出身，生得清俊，面如傅粉，齒白唇紅；又識字會寫，善能歌唱南曲；穿著青綃直綴，涼鞋淨襪。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，滿心歡喜，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，留下他在家答應，改喚了名字叫作書童兒。與他做了一身衣服，新鞋新帽，不教他跟馬，教他專管書房，收禮帖，拿花園門鑰匙。祝實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，亦改名棋童，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、夾拜帖匣跟馬。

到了上任日期，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，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。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，後堂飲酒，日暮時分散歸。每日騎著大白馬，頭戴烏紗，身穿五彩灑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，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，粉底皂靴，排軍喝道，張打著大黑扇，前呼後擁，何止十數人跟隨，在街

上搖擺。上任回來，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，並清河左右衛同僚官，然後新朋鄰舍，何等榮耀施為！家中收禮接帖子，一日不斷。正是：

白馬紅纓色色新，不來親者強來親。時來頑鐵生光彩，運去良金不發明。

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，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，升廳畫卯，問理公事。光陰迅速，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。吳大妗子、二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、吳大姨、喬大戶娘子，許多親鄰堂客女眷，都送禮來，與官哥兒做彌月。院中李桂姐、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，家中又生了子，亦送大禮，坐轎子來慶賀。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，請堂客飲酒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都打扮起來，在席前

斟酒執壺。

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，只到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，教書童疊了，安在書房中，止帶著冠帽進後邊去。到次日起來，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。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，內安床幾、桌椅、屏幃、筆硯、琴書之類。書童兒晚夕只在床腳踏板上鋪著鋪睡。西門慶或在那房裡歇，早晨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。取來取去，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，生的伶俐清俊，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，於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。那日也是合當有事，這小郎正起來，在窗戶臺上擱著鏡兒梳頭，拿紅繩扎頭髮。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，看見說道：「好賊囚，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，爹吃了粥便出來。」書童也不理，只顧扎包髻兒。玉簫道：「爹的衣服疊了，在那裡放著哩？」書童道：「在床南

頭安放著哩。」玉簫道：「他今日不穿這一套。吩咐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〔口扁〕金補子、絲布員領、玉色襯衣穿。」書童道：「那衣服在廚櫃里。我昨日才收了，今日又要穿他。姐，你自開門取了去。」那玉簫且不拿衣服，走來跟前看著他扎頭，戲道：「怪賊囚，也象老婆般拿紅繩扎著頭兒，梳的髻虛籠籠的！」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著一個銀紅紗香袋兒，一個綠紗香袋兒，就說道：「你與我這一個銀紅的罷！」書童道：「人家個愛物兒，你就要。」玉簫道：「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，只好我帶。」書童道：「早是這個罷了，倘是個漢子兒，你也愛他罷？」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了一把，說道：「賊囚，你夾道賣門神——」

看出來的好畫兒。」不由分說，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，都揪斷系兒，放在袖子內。書童道：「你子不尊貴，把人的帶子也揪斷。」被玉簫發訕，一拳一把，戲打在身上。打的書

童急了，說：「姐，你休鬼混我，待我扎上這頭髮著！」玉簫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？」書童道：「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爹送行，在皇莊薛公公那裡擺酒，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，又聽見會下應二叔，今日兌銀子，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，那裡吃酒罷了。」玉簫道：「等住回，你休往那去了，我來和你說話。」書童道：「我知道。」玉簫於是與他約會下，才拿衣服往後邊去了。

少頃，西門慶出來，就叫書童，吩咐：「在家，別往那去了，先寫十二個請帖兒，都用大紅紙封套，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；教來興兒買辦東西，添廚役茶酒，預備桌面齊整；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，叫唱的；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。」吩咐畢，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。吳月娘眾姊妹，請堂客到齊了，先在捲棚擺茶，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，

褥隱芙蓉，上坐。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。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，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，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，兌了七百兩銀子，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。

堂客正飲酒中間，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並四個梨、一個柑子，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。推開門，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，恐人看見，連壺放下，就出來了。可霎作怪，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，冷眼睨見玉簫進書房裡去，半日出來，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，三不知又進去瞧。不想書童兒外邊去，不曾進來，一壺熱酒和果子還放在床底下。這琴童連忙把果子藏在袖裡，將那一壺酒，影著身子，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。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繡春在屋裡看哥兒。琴童進門就問：「姐在那裡？」繡春道：「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。你問他怎的？」琴童兒道：「我有個好的兒，教他替我收著。」

繡春問他甚麼，他又不拿出來。正說著，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、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餡蒸餅兒與奶子吃，看見便道：「賊囚，你在這裡笑甚麼，不在上邊看酒？」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，教迎春：「姐，你與我收了。」迎春道：「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，你平白拿來做甚麼？」琴童道：「姐，你休管他。此是上房裡玉簫，和書童兒小廝，七個八個，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、梨，送到書房中與他吃。我趕眼不見，戲了他的來。你只與我好生收著，隨問甚麼人來抓尋，休拿出來。我且拾了白財兒著！」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，迎春道：「等住回抓尋壺反亂，你就承當？」琴童道：「我又沒偷他的壺。各人當場者亂，隔壁心寬，管我腿事！」說畢，揚長去了。迎春把壺藏在裡間桌子上，不題。

至晚，酒席上人散，查收家火，少了一把壺。玉簫往書房中尋，那裡得來！問書童，說：「我外邊有事去，不知道。」那玉簫就慌了，一口推在小玉身上。小玉罵道：「（入日）昏了你這淫婦！我後邊看茶，你抱著執壺，在席間與娘斟酒。這回不見了壺兒，你來賴我！」向各處都抓尋不著。良久，李瓶兒到房來，迎春如此這般告訴：「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，教我替他收著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這囚根子，他做甚麼拿進來？後邊為這把壺好不反亂，玉簫推小玉，小玉推玉簫，急得那大丫頭賭身發咒，只是哭。你趁早還不快送進去哩，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。」那迎春方纔取出壺，送入後邊來。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，正嚷到月娘面前。月娘道：「賊臭肉，還敢嚷些甚麼？你每管著那一門兒？把壺不見了！」玉簫道：「我在上邊跟著娘送酒，他守著銀器家火。不見了，如今賴我。」小玉道：「大妗子要

茶，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？你抱著執壺兒，怎的不見了？敢屁股大——吊了心也怎的？」月娘道：「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，怎的不見了東西？等住回你主子來，沒這壺，管情一家一頓。」

正亂著，只見西門慶自外來，問：「因甚嚷亂？」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。西門慶道：「慢慢尋就是了，平白嚷的是些甚麼？」潘金蓮道：「若是吃一遭酒，不見了一把，不嚷亂，你家是王十萬！頭醋不酸，到底兒薄。」看官聽說：金蓮此話，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，滿月就不見了壺，也是不吉利。西門慶明聽見，只不做聲。只見迎春送壺進來。玉簫便道：「這不是壺有了。」月娘問迎春：「這壺端的往那裡來？」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著，不知在那裡來。月娘因問：「琴童兒那奴才，如今在那裡？」

一玳安道：「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里上宿去了。」金蓮在旁不覺鼻子里笑了一聲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你笑怎的？」金蓮道：「琴童兒是他家人，放壺他屋裡，想必瞞昧這把壺的意思。要叫我，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，老實打著，問他個下落。不然，頭裡就賴著他那兩個，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！」西門慶聽了，心中大怒，睜眼看著金蓮，說道：「依著你恁說起來，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？既有了，丟開手就是了，只管亂甚麼！」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，便道：「誰說姐姐手裡沒錢。」說畢，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。

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。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，罵道：「恁不逢好死，二等九做賊強盜！這兩日作死也怎的？自從養了這種子，恰似生了太子一般，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，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，行動就睜著兩個毬窟窿

吆喝人。誰不知姐姐有錢，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，把人說遍了，也休要管他！」說著，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，就往前邊去了。孟玉樓道：「你還不去，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可是他說的，有孩子屋裡熱鬧，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春梅從外走來。玉樓道：「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，你還不信，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。」一面叫過春梅來問。春梅道：「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。」玉樓問道：「你爹在那裡？」春梅道：「爹往六娘房裡去了。」這金蓮聽了，心上如攏上把火相似，罵道：「賊強人，到明日永世千年，就跌折腳，也別要進我那屋裡！踹踹門檻兒，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踝子骨歪折了！」玉樓道：「六姐，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？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賊三寸貨強盜，那鼠腹雞腸的心兒，只好有三寸大一般。都是你老婆，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

了，難道怎麼樣兒的！做甚麼恁抬一個滅一個，把人一足麗一到泥里！」正是：

大風颳倒梧桐樹，自有旁人說短長。

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。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，薛大監差了家人，送了一壇內酒、一牽羊、兩匹金緞、一盤壽桃、一盤壽麵、四樣嘉餚，一者祝壽，二者來賀。西門慶厚賞來人，打發去了。到後邊，有李桂姐、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。西門慶道：「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，到二十八日，我請許多官客，有院中雜耍扮戲的，教你二位只管遞酒。」桂姐道：「既留下俺每，我教人家去回媽聲，放心些。」於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，綺席鋪陳，請官客飲

酒。因前日在皇莊見管磚廠劉公公，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。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，又邀了應伯爵、謝希大兩個相陪。從飯時，二人衣帽齊整，又早先到了。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待茶。伯爵因問：「今日，哥席間請那幾客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有劉、薛二內相，帥府周大人，都監荊南江，敝同僚夏提刑，團練張總兵，衛上範千戶，吳大哥，吳二哥。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。連二位通只數客。」說畢，適有吳大舅、二舅到，作了揖，同坐下，左右放桌兒擺飯。吃畢，應伯爵因問：「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因眾堂客要看，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，恐風試著他，他奶子說不妨事。教奶子用被裏出來，他大媽屋裡走了遭，應了個日子兒，就進屋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那日嫂子這裡請去，房下也要來走走，百忙裡舊疾又舉發了，起不得炕兒，心中急的要不的。如今趁人未到，哥倒好說聲，抱哥兒出來，俺

每同看一看。」西門慶一面吩咐後邊：「慢慢抱哥兒出來，休要唬著他。對你娘說，大舅、二舅在這裡，和應二爹、謝爹要看一看。」月娘教奶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，送到捲棚角門首，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。眾人觀看，官哥兒穿著大紅緞毛衫兒，生的面白唇紅，甚是富態，都誇獎不已。吳大舅、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緞兜肚，上帶著一個小銀墜兒；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，上穿著十數文長命錢。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，休要驚唬哥兒，說道：「相貌端正，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。」西門慶大喜，作揖謝了。

說話中間，忽報劉公公、薛公公來了。慌的西門慶穿上衣，儀門迎接。二位內相坐四人轎，穿過肩蟒，纓槍排隊，喝道而至。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，敘禮接茶。落後周守

備、荊都監、夏提刑等眾武官都是錦繡服，藤棍大扇，軍牢喝道。須臾都到了門首，黑壓壓的許多伺候。裡面鼓樂喧天，笙歌迭奏。西門慶迎入，與劉、薛二內相相見。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。西門慶就把盞讓坐。劉、薛二內再三讓遜道：「還有列位。」只見周守備道：「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。常言：三歲內宦，居冠王公之上。這個自然首坐，何消泛講。」彼此讓遜了一回。薛內相道：「劉哥，既是列位不肯，難為東家，咱坐了罷。」於是羅圈唱了個喏，打了恭，劉內相居左，薛內相居右，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，兩個小廝在旁打扇，就坐下了。其次者才是周守備、荊都監眾人。須臾階下一派簫韶，動起樂來。當日這筵席，說不盡食烹異品，果獻時新。須臾酒過五巡，湯陳三獻，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。正是：

百寶妝腰帶，珍珠絡臂鞦。笑時能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

笑院本扮完下去，就是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。一個「才樂」箏，一個琵琶。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，說：「老太監吩咐，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？」劉太監道：「列位請先。」周守備道：「老太監，自然之理，不必過謙。」劉太監道：「兩個子弟唱個『嘆浮生有如一夢裡』。」周守備道：「老太監，此是歸隱嘆世之辭，今日西門慶大人喜事，又是華誕，唱不的。」劉太監又道：「你會唱『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，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』？」周守備道：「此是《陳琳抱妝盒》雜記，今日慶賀，唱不的。」薛太監道：「你叫他二人上來，等我吩咐他。你記的《普天樂》『想人生最苦是離別』？」夏提刑大笑道：「老太監，此是離別之詞，越發使不的。」薛太監道：「俺每內官的營

生，只曉的答應萬歲爺，不曉得詞曲中滋味，憑他每唱罷。一夏年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，倚仗他刑名官，遂吩咐：「你唱套《三十腔》。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，又是好日子，又是弄璋之喜，宜該唱這套。」薛內相問：「怎的是弄璋之喜？」周守備道：「二位老太監，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，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。」薛內相道：「這等——」因向劉太監道：「劉家，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。」西門慶謝道：「學生生一豚犬，不足為賀，到不必老太監費心。」說畢，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、李桂姐，席前遞酒。兩個唱的打扮出來，花枝招展，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，起來執壺斟酒，逐一敬奉。兩個樂工，又唱一套新詞，歌喉宛轉，真有繞梁之聲。當夜前歌后舞，錦簇花攢，直飲至更餘時分，薛內相方纔起身，說道：「生等一者過蒙盛情，二者又值喜慶，不覺留連暢飲，十分擾極，學生告辭。」

「西門慶道：「杯茗相邀，得蒙光降，頓使蓬葦增輝，幸再寬坐片時，以畢餘興。」眾人俱出位說道：「生等深擾，酒力不勝。」各躬身施禮相謝。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，只得同吳大舅、二舅等，一齊送至大門。一派鼓樂喧天，兩邊燈火燦爛，前遮後擁，喝道而去。正是，得多少：

歌舞歡娛嫌日短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。

李桂姐

第三十二回

李桂姐趨炎認女





金瓶梅

潘金蓮懷嫉驚兒

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妒

驚兒

詩曰：

牛馬鳴上風，聲應在同類。小人非一流，要呼各相比。

吹彼墳與簾，翕翕騁志意。願游廣漠鄉，舉手謝時輩。

話說當日眾官飲酒席散，西門慶還留吳大舅、二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後坐。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，吩咐：「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，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，俱要齊備些。臨了一總賞你每罷。」眾樂工道：「小的每無不用心，明日都

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。」吃了酒飯，磕頭去了。良久，李桂姐、吳銀兒搭著頭出來，笑嘻嘻道：「爹，晚了，轎子來了，俺每去罷。」應伯爵道：「我兒，你倒且是自在。二位老爹在這裡，不說唱個曲兒與老爹聽，就要去罷？」桂姐道：「你不說這一聲兒，不當啞狗賣。俺每兩日沒往家去，媽不知怎麼盼哩。」伯爵道：「盼怎的？玉黃李子兒，掐了一塊兒去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教他兩個去罷，本等連日辛苦了。咱叫李銘、吳惠唱罷。」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了？」桂姐道：「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。」於是齊磕頭下去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，再替我叫兩個，不拘鄭愛香兒也罷，韓金釧兒也罷，我請親朋吃酒。」伯爵道：「造化了小淫婦兒，教他叫，又討提錢使。」桂姐道：「你又不是架兒，你怎曉得恁切？」說畢，笑的去了。伯爵因問：「哥，後日請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那日請喬老、二位老舅、花

大哥、沈姨夫，並會中列位兄弟，歡樂一日。」伯爵道：「說不得，俺每打攪得哥忒多了。到後日，俺兩個還該早來，與哥做副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二位下顧了。」說畢話，李銘、吳惠拿樂器上來，唱了一套。吳大舅等眾人方一齊起身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。那日薛內相來的早，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。薛內相因問：「劉家沒送禮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劉老太監送過禮了。」良久，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：「我與他添壽。」西門慶推卻不得，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，抱哥兒出來。不一時，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，玳安接到上面。薛內相看見，只顧喝采：「好個哥兒！一便叫：「小廝在那裡？」須臾，兩個青衣家人，戡金方盒拿了兩盒禮物：烟紅官緞一匹，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，追

金瀝粉彩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，銀八寶貳兩。說道：「窮內相沒什麼，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。」西門慶作揖謝道：「多蒙老公公費心。」看畢，抱哥兒回房不題。西門慶陪著吃了茶，就先擺飯。剛纔吃罷，忽報：「四宅老爹到了。」西門慶忙整衣冠，出一門迎接。乃是知縣李達天，並縣丞錢成、主簿任廷貴、典史夏恭基。各先投拜帖，然後廳上敘禮。請薛內相出見，眾官讓薛內相坐首席。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。分賓坐定，普坐遞了一巡茶。少頃，階下鼓樂響動，笙歌擁奏，遞酒上坐。教坊呈上揭帖。薛內相揀了四摺《韓湘子升仙記》，又隊舞數回，十分齊整。薛內相心中大喜，喚左右拿兩弔錢出來，賞賜樂工。

不說當日眾官飲酒至晚方散，且說李桂姐到家，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，與虔婆鋪謀定計。次日，買了四色禮，做了

一雙女鞋，教保兒挑著盒擔，絕早坐轎子先來，要拜月娘做乾娘。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，然後才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。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，今日又教你費心，買這許多禮來。」桂姐笑道：「媽說，爹如今做了官，比不得那咱常往裡邊走。我情願只做乾女兒罷，圖親戚來往，宅里好走動。」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，因問：「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？」桂姐道：「吳銀兒，我昨日會下他，不知怎的還不見來。前日爹吩咐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，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，怕不也待來。」言未了，只見銀兒和愛香兒，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，提著衣裳包兒進來，先望月娘磕了頭。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，坐在炕上，說道：「桂姐，你好人兒！不等俺每等兒，就先來了。」桂姐道：「我等你來，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，說道：『只怕銀姐先去了，你快去

罷。誰知你每來的遲。」月娘笑道：「也不遲。」因問：「這位姐兒上姓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。」不一時，小玉放桌兒，擺了八碟茶食，兩碟點心，打發四個唱的吃了。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乾女兒，坐在月娘炕上，和玉簫兩個剝果仁兒、裝果盒。吳銀兒三個在下邊杌兒上，一條邊坐的。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，一回叫：「玉簫姐，累你，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。」一回又叫：「小玉姐，你有水盛些來，我洗這手。」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，與他洗手。吳銀兒眾人都看的睜睜的，不敢言語。桂姐又道：「銀姐，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。我先唱過了。」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著。吳銀兒見他這般說，只得取過樂器來。當下鄭愛香兒彈箏，吳銀兒琵琶，韓玉釧兒在旁隨唱，唱了一套《八聲甘州》「花遮翠樓」。

須臾唱畢，放下樂器。吳銀兒先問月娘：「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？」月娘道：「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。」桂姐道：「今日沒有請那兩位公公？」月娘道：「今日沒有，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。那姓劉的沒來。」桂姐道：「劉公公還好，那薛公公慣頑，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左右是個內官家，又沒什麼，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。」桂姐道：「娘且是說的好，乞他奈何的人慌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玳安兒進來取果盒，見他四個在屋裡坐著，說道：「客已到了一半，七八待上坐，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？」月娘便問：「前邊有誰來了？」玳安道：「喬大爹、花大爹、大舅、二舅、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。」桂姐問道：「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會中十位，一個兒也不少。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，爹使他有勾當去了，便道就來也。」桂姐道：「爺噫！遭遭兒有這起攬刀子的，又不知纏

到多早晚。我今日不出去，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。」玳安道：「你倒且是自在性兒。」拿出果盒去了。桂姐道：「娘還不知道，這祝麻子在酒席上，兩片子嘴不住，只聽見他說話，饒人那等罵著，他還不理。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，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裡，拿著十兩銀子，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。俺媽說：『他才教南人梳弄了，還不上一個月，南人還沒起身，我怎麼好留你？』說著他再三不肯。纏的媽急了，把門倒插了，不出來見他。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，騎著大白馬，四五個小廝跟隨，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。急的祝麻了直撇兒跪在天井內，說道：『好歹請出媽來，收了這銀子。只教月姐兒一見，待一杯茶兒，俺每就去。』把俺每笑的要不的。只象告水災的，好個涎臉的行貨子！」吳銀兒道：「張小二官兒先包著董貓兒來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因把貓兒的虎口內

火燒了兩醮，和他丁八著好一向了，這日才散走了。」因望著桂姐道：「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，多上覆你，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，你不在。」桂姐使了個眼色，說道：「我到爹宅里來，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你和他沒點兒相交，如何卻打熱？」桂姐道：「好（入日）的劉九兒，把他當個孤老，甚麼行貨子，可不碓確殺我罷了。他為了事出來，逢人至人說了來，嗔我不看他。媽說：『你只在俺家，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。你和別人家打熱，俺傻的不勻了。』真是硝子石望著南兒——丁口心！」說著都一齊笑了。月娘坐在炕上聽著他說，道：「你每說了這一日，我不懂，不知說的是那家話！」按下這裡不題。

卻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，西門慶冠冕著遞酒。眾人讓喬大戶為首，先與西門慶把盞。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，

都頭上珠冠〔足疊〕〔足褻〕，身邊蘭麝濃香。應伯爵一見，戲道：「怎的三個零布在那裡來？攔住，休放他進來！」因問：「東家，李家桂兒怎不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初是鄭愛香兒彈箏，吳銀兒琵琶，韓金釧兒撥板。啟朱唇，露皓齒，先唱《水仙子》「馬蹄金鑄就虎頭牌」一套。良久，遞酒畢，喬大戶坐首席，其次者吳大舅、二舅、花大哥、沈姨夫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孫寡嘴、祝實念、常峙節、白賚光、傅自新、賁第傳，共十四人上席，八張桌兒。西門慶下席主位。說不盡歌喉宛轉，舞態踈蹊，酒若流波，餚如山疊。到了那酒過數巡，歌吟三套之間，應伯爵就在席上開口說道：「東家，也不消教他每唱了，翻來掉過去，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撾門的，誰待聽！你教大官兒拿三個座兒來，教他與列位遞酒，倒還強似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且教他孝順眾尊親兩套詞兒著。你這狗才，就這等搖席破座的。」

「鄭愛香兒道：「應花子，你門背後放花兒——等不到晚了！」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什麼晚不晚？你娘那毬！」教玳安：「過來，你替他把刑法多拿了。」一手拉著一個，都拉到席上，教他遞酒。鄭愛香兒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拉的人手腳兒不著地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實和你說，小淫婦兒，時光有限了，不久青刀馬過，遞了酒罷，我等不的了。」謝希大便問：「怎麼是青刀馬？」伯爵道：「寒鴉兒過了，就是青刀馬。」眾人都笑了。」

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，鄭愛香兒遞吳大舅，韓玉釧兒遞吳二舅，兩分頭挨次遞將來。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，伯爵因問：「李家桂兒怎的不來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你老人家還不知道，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。我告訴二爹，只放在心裡。卻說人弄心，前日在爹宅里散了，都一答兒家

去了，都會下了明日早來。我在家裡收拾了，只顧等他。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，就先來了，倒教我等到這咱晚。使丫頭往他家瞧去，說他來了，好不教媽說我。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，對我說了便怎的？莫不攬了你什麼分兒？瞞著人幹事。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，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，剝果仁兒，定果盒，拿東拿西，把俺每往下「足麗」。我還不知道，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，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，買了一盒果餡餅兒，兩隻鴨子，一大副膀蹄，兩瓶酒，老早坐了轎子來。」從頭至尾告訴一遍。伯爵聽了道：「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，不打緊，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。我對你說罷，他想必和他鴛子計較了，見你大爹做了官，又掌著刑名，一者懼怕他勢要，二者恐進去稀了，假著認乾女兒往來，斷絕不了這門兒親。我猜的是不是？我教與你個法兒，他認大娘做乾女，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，卻認與

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。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，各進其道就是了。我說的是不是？你也不消惱他。」吳銀兒道：「二爹說的是，我到家就對媽說。」說畢，遞過酒去，就是韓玉釧兒，挨著來遞酒。伯爵道：「韓玉姐起動起動，不消行禮罷。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？」玉釧兒道：「俺姐姐家中有人包著哩，好些時沒出來供唱。」伯爵道：「我記的五月里在你那裡打攪了，再沒見你姐姐。」韓玉釧道：「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，老早就去了？」伯爵道：「不是那日我還坐，坐中有兩個人不合節，又是你大老爹這裡相招，我就先走了。」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杯，又斟出一杯。伯爵道：「罷罷，少斟些，我吃不得了！」玉釧道：「二爹你慢慢上，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。」伯爵道：「我的姐姐，誰對你說來？正可著我心坎兒。常言道：養兒不要扇金溺銀，只要見景生情。倒還是麗春院娃娃，到明日不愁沒飯

吃，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，歪刺骨兒，只躲滑兒，再不肯唱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應二花子，汗邪了你，好罵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頭裡噴他唱，這回又索落他。」伯爵道：「這是頭裡帳，如今遞酒，不教他唱個兒？我有三錢銀子，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。」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，席上唱了個小曲兒。

伯爵因問主人：「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今日沒來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才聽見後邊唱。就替他說謊！」因使玳安：「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。」那玳安兒不肯動，說：「這應二爹錯聽了，後邊是女先生鬱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。」伯爵道：「賊小油嘴還哄我！等我自家後邊去叫。」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：「哥，也罷，只請李桂姐來，與列位老親遞杯酒來，不教他唱也罷。我曉得，他今日

人情來了。」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，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。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著琵琶，唱與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眾人聽，見玳安進來叫他，便問：「誰使你來？」玳安道：「爹教我來，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。」桂姐道：「娘，你看爹韶刀，頭裡我說不出去，又來叫我！」玳安道：「爹被眾人纏不過，才使進我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出去遞巡酒兒，快下來就了。」桂姐又問玳安：「真個是你爹叫，我便出去；若是應二花子，隨問他怎的叫，我一世也不出去。」於是向月娘鏡臺前，重新裝點打扮出來。眾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髮髻，周圍金累絲釵梳，珠翠堆滿，上著藕絲衣裳，下著翠綾裙，尖尖趂趂一對紅鴛，粉面貼著三個翠面花兒。一陣異香噴鼻，朝上席不端正只磕了一個頭。就用灑金扇兒掩面，佯羞整翠，立在西門慶面前。西門慶吩咐玳安，放錦机兒在上席，教他與喬大戶上酒。喬大戶

倒忙欠身道：「倒不消勞動，還有列位尊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先從你喬大爹起。」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，高捧金樽，遞喬大戶酒。伯爵在旁說道：「喬上尊，你請坐，交他侍立。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，休要慣了他。」喬大戶道：「二老，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，在下怎敢起動，使我坐起不安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，他如今不做婊子了，見大人做了官，情願認做乾女兒了。」那桂姐便臉紅了，說道：「汗邪了你，誰恁胡言！」謝希大道：「真個有這等事，俺每不曉的。趁今日眾位老爹在此，一個也不少，每人五分銀子人情，都送到哥這裡來，與哥慶慶乾女兒。」伯爵接過來道：「還是哥做了官好。自古不怕官，只怕管，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。到明日灑上些水扭出汗兒來。」被西門慶罵道：「你這賊狗才，單管這閑事胡說。」伯爵道：「胡鐵？倒打把好刀兒哩。」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，插口

道：「應二花子，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，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，掉過來就是個兒乾子。」伯爵罵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你又少使得，我不纏你念佛。」李桂姐道：「香姐，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。」鄭愛香兒道：「不要理這望江南、巴山虎兒、汗東山、斜紋布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小淫婦，道你調子曰兒罵我，我沒的說，只是一味白鬼，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。由他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，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為神道。」桂姐道：「咱休惹他，哥兒拿出急來了。」鄭愛香笑道：「這應二花子，今日鬼酉上車兒——推醜，東瓜花兒——醜的沒時了。他原來是個王姑來子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小歪刺骨兒，諸人不要，只我就罷了。」桂姐罵道：「怪攬刀子，好乾淨嘴兒，擺人的牙花已〔才闔〕了。爹，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，你看他恁發訕。」西門慶罵道：「怪狗才東西！教他遞酒，你鬥他怎的！」走向席上打了他一

下。伯爵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！你說你倚著漢子勢兒，我怕你？你看他叫的『爹』那甜！」又道：「且休教他遞酒，倒便益了他。拿過刑法來，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著。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夠了。」韓玉釧兒道：「二爹，曹州兵備，管的事兒寬。」這裡前廳花攢錦簇，飲酒頑耍不題。

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，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裡宿歇，於是常懷嫉妒之心，每蓄不平之意。知西門慶前廳擺酒，在鏡臺前巧畫雙蛾，重扶蟬髻，輕點朱唇，整衣出房。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，便走入來問道：「他怎這般哭？」奶子如意兒道：「娘往後邊去了。哥哥尋娘，這等哭。」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，說道：「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，就知道你媽媽。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！」奶子如意兒說道：「五娘休抱哥哥，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

娘身上。」金蓮道：「怪臭肉，怕怎的！拿襯兒托著他，不妨事。」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裡，一直往後去了。走到儀門首，一逕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。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，看著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，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蛸螺兒。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：「大媽媽，你做什麼哩？」你說：「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。」一月娘忽抬頭看見，說道：「五姐，你說的什麼話？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，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？舉的恁高，只怕唬著他。他媽媽在屋裡忙著手哩。」便叫道：「李大姐你出來，你家兒子尋你來了。」那李瓶兒慌走出來，看見金蓮抱著，說道：「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裡，奶子抱著，平白尋我怎的？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在屋裡，好不哭著尋你，我抱出他來走走。」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。月娘引逗了一回，吩咐：「好好抱進房裡去罷，休要唬著他！」

「李瓶兒到前邊，便悄悄說奶子：『他哭，你慢慢哄著他，等我來，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？』」如意兒道：「我說來，五娘再三要抱了去。」那李瓶兒慢慢看著他喂了奶，就安頓他睡了。誰知睡下不多時，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，半夜發寒潮熱起來。奶子喂他奶也不吃，只是哭。李瓶兒慌了。

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，打發四個唱的出門。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衣服，二兩銀子，不必細說。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，因見孩兒只顧哭，便問：「怎麼的？」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，只說道：「不知怎的，睡了起來這等哭，奶也不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好好拍他睡。」因罵如意兒：「不好生看哥兒，管何事？唬了他！一走過後邊對月娘說。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唬了他，就一字

沒對西門慶說，只說：「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，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。」月娘不依他，說道：「一個剛滿月的孩子，什麼小兒科太醫。」到次日，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，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，說是著了驚。與了他三錢銀子。灌了他些藥兒，那孩兒方纔得睡穩，不洋奶了。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。正是：

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三回

陳敬濟失鑰罰唱





金瓶梅

轉道園縱婦爭風

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

爭鋒

詞曰：

衣染鶯黃，愛停板駐拍，勸酒持觴。低鬟蟬影動，私語
口脂香。

檐滴露、竹風涼，拚劇飲琳琅。夜漸深籠燈就月，仔細
端相。

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，進門就問月娘：「哥兒好些？
使小廝請太醫去。」月娘道：「我已叫劉婆子來了。吃了他

藥，孩子如今不洋奶，穩穩睡了這半日，覺好些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，還請小兒科太醫看才好。既好些了，罷。若不好，拿到衙門裡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。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，還恁舒著嘴子罵人！」說畢，丫鬟擺上飯來。西門慶剛纔吃了飯，只見玳安兒來報：「應二爹來了。」西門慶教小廝：「拿茶出去，請應二爹捲棚內坐。」向月娘道：「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，教小廝拿飯出去，教姐夫陪他吃，說我就來。」月娘便問：「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裡去？那咱才來。」西門慶便告說：「應二哥認的一個湖州客人何官兒，門外店里堆著五百兩絲線，急等著要起身家去，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。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。昨日使他同來保拿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，已是成了來了，約下今日兌銀子去。我想來，獅子街房子空閑，打開門面兩間，倒好收拾開個絨線

鋪子，搭個伙計。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，教他與伙計在那裡，又看了房兒，又做了買賣。」月娘道：「少不得又尋伙計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，姓韓，原是絨線行，如今沒本錢，閑在家裡，說寫算皆精，行止端正，再三保舉。改日領他來見我，寫立合同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，教來保拿出來。陳敬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，等的心裡火發。見銀子出來，心中歡喜，與西門慶唱了喏，說道：「昨日打攪哥，到家晚了，今日再扒不起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，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。今日好日子，便雇車輛搬了貨來，鎖在那邊房子里就是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主張的有理。只怕蠻子停留長智，推進貨來就完了帳。」於是同來保騎頭口，打著銀子，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。誰知伯爵背地裡與何官兒砸殺了，只四百一十兩銀子，打了三十兩背工。對著來

保，當面只拿出九兩用銀來，二人均分了。雇了車腳，即日推貨進城，堆在獅子街空房內，鎖了門，來回西門慶話。西門慶教應伯爵，擇吉日領韓伙計來見。其人五短身材，三十年紀，言談滾滾，滿面春風。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。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，在獅子街開張鋪面，發賣各色絨絲。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八月十五日，月娘生辰來到，請堂客擺酒。留下吳大妗子、潘姥姥、楊姑娘並兩個姑子住兩日，晚夕宣唱佛曲兒，常坐到二三更才歇。那日，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，不方便，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，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。李瓶兒道：「孩子才好些兒，我心裡不耐煩，往他五媽媽房裡睡一夜罷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不惹你。」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。那金蓮聽見

漢子進他房來，如同拾了金寶一般，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。他便房中高點銀燈，款伸錦被，薰香澡牝，夜間陪西門慶同寢。枕畔之情，百般難述，無非只要牢寵漢子心，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。正是：鼓鬣游蜂，嫩蕊半勻春蕩漾；餐香粉蝶，花房深宿夜風流。

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，連忙讓在炕上坐的。教迎春安排酒菜果餅，晚夕說話，坐半夜才睡。到次日，與了潘姥姥一件蔥白綾襖兒，兩雙緞子鞋面，二百文錢。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，過這邊來，拿與金蓮瞧，說：「這是那邊姐姐與我的。」金蓮見了，反說他娘：「好恁小眼薄皮的，什麼好的，拿了他的來！」潘姥姥道：「好姐姐，人倒可憐見與我，你卻說這個話。你肯與我一件兒穿？」金蓮道：「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。我穿的還沒有哩，拿什麼與你！你平白

吃了人家的來，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，篩上壺酒，拿過去還了他就是了。到明日少不的教人〔石店〕言試語，我是聽不上。」一面吩咐春梅，定八碟菜蔬，四盒果子，一錫瓶酒。打聽西門慶不在家，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兒房裡，說：「娘和姥姥過來，無事和六娘吃杯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又教你娘費心。」少頃，金蓮和潘姥姥來，三人坐定，把酒來斟。春梅侍立斟酒。

娘兒每說話間，只見秋菊來叫春梅，說：「姐夫在那邊尋衣裳，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。」金蓮吩咐：「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喝甌子酒去。」不一時，敬濟尋了幾家衣服，就往外走。春梅進來回說：「他不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好歹拉了他來。」又使出繡春去把敬濟請來。潘姥姥在炕上坐，小桌兒擺著果盒兒，金蓮、李瓶兒陪著吃酒。連忙唱了喏。金

蓮說：「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，你怎的張致不來？就吊了造化了？呶了個嘴兒，教春梅：「拿寬杯兒來，篩與你姐夫吃。」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，坐下。春梅做定科範，取了個茶甌子，流沿邊斟上，遞與他。慌的敬濟說道：「五娘賜我，寧可吃兩小鐘兒罷。外邊鋪子里許多人等著要衣裳。」金蓮道：「教他等著去，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鐘，那小鐘子刁刁的不耐煩。」潘姥姥道：「只教哥哥吃這一鐘罷，只怕他買賣事忙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信他！有什麼忙！吃好少酒兒，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。」那敬濟笑著拿酒來，剛呷了兩口。潘姥姥叫春梅：「姐姐，你拿著兒與哥哥。教他吃寡酒？」春梅也不拿著，故意毆他，向攢盒內取了兩個核桃遞與他。那敬濟接過來道：「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？」於是放在牙上只一磕，咬碎了下酒。潘姥姥道：「還是小後生家，好口牙。相老身，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。」敬濟道：「

兒子世上有兩樁兒——鵝卵石、牛犄角——吃不得罷了。一金蓮見他吃了那鐘酒，教春梅再斟上一鐘兒，說：「頭一鐘是我的了。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？也不教你吃多，只吃三甌子，饒了你罷。」敬濟道：「五娘可憐見兒子來，真吃不得了。此這一鐘，恐怕臉紅，惹爹見怪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也怕你爹？我說你不怕他。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？」敬濟道：「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，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里看收拾哩。」金蓮問：「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，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？」敬濟道：「今早送茶去了。」李瓶兒問：「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？」敬濟道：「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，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，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，門面七間，到底五層。」說話之間，敬濟捏著鼻子又挨了一鐘，趁金蓮眼錯，得手拿著衣服往外一溜煙跑了。迎春道：「娘你看，姐夫忘記鑰匙去了。」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，向李

瓶兒道：「等他來尋，你每且不要說，等我奈何他一回兒才與他。」潘姥姥道：「姐姐與他罷了，又奈何他怎的。」

那敬濟走到鋪子里，袖內摸摸，不見鑰匙，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。金蓮道：「誰見你什麼鑰匙，你管著什麼來？放在那裡，就不知道？」春梅道：「只怕你鎖在樓上了。」敬濟道：「我記的帶出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小孩兒家屁股大，敢吊了心！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，心不在肝上。」敬濟道：「有人來贖衣裳，可怎的樣？趁爹不過來，免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，才知有沒。」那李瓶兒忍不住，只顧笑。敬濟道：「六娘拾了，與了我罷。」金蓮道：「也沒見這李大姐，不知和他笑什麼，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。」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，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，說道：「這不是鑰匙！」才待用手去取，被

金蓮褪在袖內，不與他，說道：「你的鑰匙兒，怎落在我手裡？」急得那小伙兒只是殺雞扯膝。金蓮道：「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，倒在外邊鋪子里唱與小廝聽，怎的不唱個兒我聽？今日趁著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，只揀眼生好的唱個兒，我就與你這鑰匙。不然，隨你就跳上白塔，我也沒有。」敬濟道：「這五娘，就勒指出人痞來。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？」金蓮道：「你還搗鬼？南京沈萬二，北京枯樹彎——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。」那小伙兒吃他奈何不過，說道：「死不了人，等我唱。我肚子里撐心柱肝，要一百個也有！」金蓮罵道：「說嘴的短命！」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。金蓮道：「你再喝一杯，蓋著臉兒好唱。」敬濟道：「我唱了慢慢吃。我唱個果子名《山坡羊》你聽：

初相交，在桃園兒里結義。相交下來，把你當玉黃李子

兒抬舉。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，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搗的粉粉的碎。我把你賊，你學了虎刺賓了，外實里虛，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，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。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，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。罵了句生心紅的強賊，逼的我急了，我在弔枝幹兒上尋個無常，到三秋，我看你倚靠著誰？」

唱畢，就問金蓮要鑰匙，說道：「五娘快與了我罷！伙計鋪子里不知怎的等著我哩。只怕一時爹過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倒自在性兒，說的且是輕巧。等你爹問，我就說你不知道在那裡吃了酒，把鑰匙不見了，走來俺屋裡尋。」敬濟道：「爺嚟！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。」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旁邊說道：「姐姐與他去罷。」金蓮道：「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，定罰教你唱到天晚。頭裡騙嘴說一百個，才唱一個

曲兒就要騰翅子？我手裡放你不過。」敬濟道：「我還有一個兒看家的，是銀名《山坡羊》，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。」於是頓開喉音唱道：

冤家你不來，白悶我一月，閃的人反拍著外膛兒細絲諒不徹。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拿著黃票兒請你，你在兵部窪兒里元寶兒家歡娛過夜。我陪銅磬兒家私為焦心一旦兒棄舍，我把如同印箝兒印在心裡愁無求解。叫著你把那挺臉兒高揚著不理，空教我撥著雙火筒兒頓著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。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，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，隨那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。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，空把奴一腔子暖汁兒真心倒與你，只當做熱血。

敬濟唱畢，金蓮才待叫春梅斟酒與他，忽有月娘從後邊

來，見奶子如意兒抱著官哥兒在房門首石基上坐，便說道：「孩子才好些，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，還不抱進去！」金蓮問：「是誰說話？」繡春回道：「大娘來了。」敬濟慌的拿鑰匙往外走不迭。眾人都下來迎接月娘。月娘便問：「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？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整治些菜，請俺娘坐坐。陳姐夫尋衣服，叫他進來吃一杯。姐姐，你請坐，好甜酒兒，你吃一杯。」月娘道：「我不吃。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，我又記掛著這孩子，逕來看看。李大姐，你也不管，又教奶子抱他在風裡坐的。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，人還不好生看他！」李瓶兒道：「俺陪著姥姥吃酒，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。」月娘坐了半歇，回後邊去了。一回，使小玉來，請姥姥和五娘、六娘後邊坐。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，同潘姥姥往後邊來，陪大妗子、楊姑娘吃酒。到日落時分，與月娘送出大門，上轎去了。都在門裡

站立，先是孟玉樓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今日他爹不在，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，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。」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：「誰拿著那邊鑰匙哩？」平安道：「娘每要過去瞧，開著門哩。來興哥看著兩個空工的在那裡做活。」月娘吩咐：「你教他躲開，等俺每瞧瞧去。」平安兒道：「娘每隻顧瞧，不妨事。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，叫出來就是了。」

當下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，都用轎子短搬抬過房子內。進了儀門，就是三間廳。第二層是樓。月娘要上樓去，可是作怪，剛上到樓梯中間，不料梯磴陡起，只聞月娘哎了一聲，滑下一隻腳來，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桿。慌了玉樓，便道：「姐姐怎的？」連忙「才芻」住他一隻胳膊，不曾跌下來。月娘吃了一驚，就不上去。眾

人扶了下來，唬的臉蠟查兒黃了。玉樓便問：「姐姐，怎麼上來滑了腳，不曾扭著那裡？」月娘道：「跌倒不曾跌著，只是扭了腰子，唬的我心跳在口裡。樓梯子起，我只當咱家裡樓上來，滑了腳。早是攀住欄桿，不然怎了！」李嬌兒道：「你又身上不方便，早知不上樓也罷了。」於是眾姊妹相伴月娘回家。剛到家，叫的應就肚中疼痛。月娘忍不過，趁西門慶不在家，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。婆子道：「你已是去經事來著傷，多是成不的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便了五個多月了，上樓著了扭。」婆子道：「你吃了我這藥，安不住，下來罷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下來罷！」婆子於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，教月娘用艾酒吃。那消半夜，吊下來了，在馬桶里。點燈撥看，原來是個男胎，已成形了。正是：

胚胎未能成性命，真靈先到杳冥天。

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。

到次日，玉樓早晨到上房，問月娘：「身子如何？」月娘告訴：「半夜果然疼不住，落下來了，倒是小廝兒。」玉樓道：「可惜了！他爹不知道？」月娘道：「他爹吃酒來家，到我屋裡才待脫衣裳，我說你往他們屋裡去罷，我心裡不自在。他才往你這邊來了。我沒對他說。我如今肚里還有些隱隱的疼。」玉樓道：「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，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。」又道：「姐姐，你還計較兩日兒，且在屋裡不可出去。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，只怕掉了風寒，難為你的身子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沒的說，倒沒的唱揚的一地裡知道，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，惹的人動那唇齒。」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伙計，也不是守本分的人，姓韓名道國，字希堯，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。如今跌落下來，替了大爺的差使，亦在鄆王府做校尉，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。其人性本虛飄，言過其實，巧於詞色，善於言談。許人錢，如捉影捕風；騙人財，如探囊取物。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，手裡財帛從容，新做了幾件蛇蚤皮，在街上掇著肩膊兒就搖擺起來。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，只叫他做「韓一搖」。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，排行六兒，生的長跳身材，瓜子麵皮，紫膛色，約二十八九年紀。身邊有個女孩兒，嫡親三口兒度日。他兄弟韓二，名二搗鬼，是個耍錢的搗子，在外邊另住。舊與這婦人有姦，趕韓道國不在家，鋪中上宿，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，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。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，見婦人搽脂抹粉，打扮的喬模喬樣，常在門首站立睃人，人略鬥他鬥兒，又臭又硬，

就張致罵人。因此街坊這些小伙子兒，心中有幾分不憤，暗暗三兩成群，背地講論，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。那消半個月，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。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，房裡兩邊都是鄰舍，後門逆水塘。這夥人，單看韓二進去，或夜晚扒在牆上看戲，或白日里暗使小猴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，單等捉姦。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，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，醉了，倒插了門，在房裡幹事。不防眾人睃見蹤跡，小猴子扒過來，把後門開了，眾人一齊進去，撥開房門。韓二奪門就走，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。老婆還在炕上，慌穿衣不迭。一人進去，先把褲子搵在手裡，都一條繩子拴出來。須臾，圍了一門首人，跟到牛皮街廂鋪里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。這一個來問，那一個來瞧，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，便問左右看的人：「此是為什麼事的？」旁邊有多口的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知，此是小叔姦嫂子

的。」那老都點了點頭兒說道：「可傷，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，到官，叔嫂通姦，兩個都是絞罪。」那旁邊多口的，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，一連娶三個媳婦，都吃他扒了，因此插口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深通條律，象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，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卻論什麼罪？」那老者見不是話，低著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。正是：各人自掃檐前雪，莫管他人屋上霜。這裡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。

單表那日，韓道國鋪子里不該上宿，來家早，八月中旬天氣，身上穿著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，新盔的一頂帽兒，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。但遇著人，或坐或立，口惹懸河，滔滔不絕。就是一回，內中遇著他兩個相熟的人，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，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，慌作揖舉手。張好問便道：「韓老兄連日少見，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，開寶鋪

做買賣，我等缺禮失賀，休怪休怪！」一面讓他坐下。那韓道國坐在凳上，把臉兒揚著，手中搖著扇兒，說道：「學生不才，仗賴列位餘光，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伙計，三七分錢。掌巨萬之財，督數處之鋪，甚蒙敬重，比他人不同。」白汝晃道：「聞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鋪生意。」韓道國笑道：「二兄不知，線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。他府上大小買賣，出入資本，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！言聽計從，禍福共知，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。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，常請去陪侍，沒我便吃不下飯去。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裡，閑中吃果子說話兒，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。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，房下坐轎子行人情，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。彼此通家，再無忌憚。不可對兄說，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，也常和學生計較。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，立心不苟，與財主興利除害，拯溺救焚。凡百財上分明，取之有道。就是傳自新也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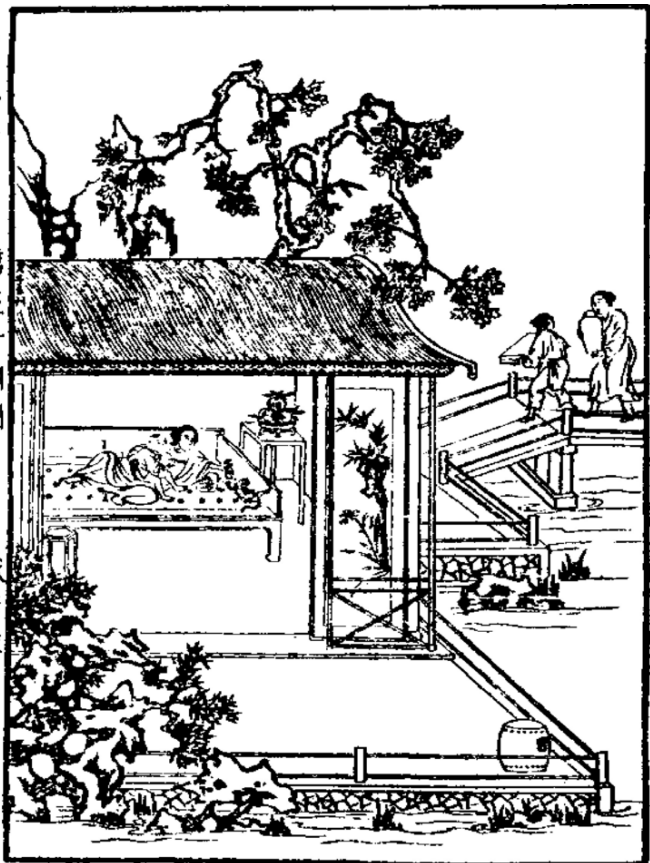
我幾分。不是我自己誇獎，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。」剛說在熱鬧處，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：「韓大哥，你還在這裡說什麼，教我鋪子里尋你不著。」拉到僻靜處告他說：「你家中如此這般，大嫂和二哥被街坊眾人撮弄了，拴到鋪里，明早要解縣見官去。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？」這韓道國聽了，大驚失色。口中只咂嘴，下邊頓足，就要翹趯走。被張好問道：「韓老兄，你話還未盡，如何就去了？」這韓道國舉手道：「大官人有要緊事，尋我商議，不及奉陪。」慌忙而去。正是：

誰人輓得西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四回

献芳樽内室乞恩





金瓶梅

受私賄後庭說事

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

說事

詞曰：

成吳越，怎禁他巧言相鬥諜。平白地送暖偷寒，平白地送暖偷寒，猛可的搬唇弄舌。水晶丸不住撇，蘸剛揪一味撇。

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，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，急急走到鋪子內，和來保計議。來保說：「你還早央應二叔來，對當家的說了，拿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，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。」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。他娘子兒

使丫頭出來回：「沒人在家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。」韓道國道：「沒在他宅里。」問應寶，也跟出去了。韓道國慌了，往勾欄院里抓尋。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——號叫何兩峰，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。被韓道國抓著了，請出來。伯爵吃的臉紅紅的，帽檐上插著剔牙杖兒。韓道國唱了喏，拉到僻靜處，如此這般告他說。伯爵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我少不得陪你去。」於是辭了何兩峰，與道國先回到家，問了端的。道國央及道：「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裡去，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里說說，討個帖兒，轉與李老爹，求他只不教你侄婦見官。事畢重謝二叔。」說著跪在地下。伯爵用手拉起來，說道：「賢契，這些事兒，我不替你處？你快寫個說帖，把一切閑話都丟開，只說你常不在家，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，欺負娘子。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，和他嚷亂，反被這夥人群住，

揪採踢打，同拴在鋪里。望大官府發個帖兒，對李老爹說，只不教你令正出官，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。」那韓道國取筆硯，連忙寫了說帖，安放袖中。

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，問守門的平安兒：「爹在家？」平安道：「爹在花園書房裡。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。」那應伯爵狗也不咬，走熟了的，同韓道國進入儀門，轉過大廳，由鹿頂鑽山進去，就是花園角門。抹過木香棚，三間小捲棚，名喚翡翠軒，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。前後簾攏掩映，四面花竹陰森，裡面一明兩暗書房。有畫童兒小廝在那裡掃地，說：「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！」二人掀開帘子。進入明間內，書童看見便道：「請坐。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。」一面使畫童兒請去。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，問：「春梅姐，爹在這裡？」春梅罵道：「賊見鬼小奴才兒！爹在間

壁六娘房裡不是，巴巴的跑來這裡問！」畫童便走過這邊，只見繡春在石台基上坐的，悄悄問：「爹在房裡？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，在書房裡等爹說話。」繡春道：「爹在房裡，看著娘與哥裁衣服哩。」原來西門慶拿出口匹尺頭來，一匹大紅紵絲，一匹鸚哥綠潞綢，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、披襖、背心、護頂之類。在炕上正鋪著大紅氈條。奶子抱著哥兒，迎春執著熨斗。只見繡春進來，悄悄拉迎春一把，迎春道：「你拉我怎麼的？拉撒了這火落在氈條上。」李瓶兒便問：「你平白拉他怎的？」繡春道：「畫童說應二爹來了，請爹說話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奴才兒，應二爹來，你進來說就是了，巴巴的扯他！」

西門慶吩咐畫童：「請二爹坐坐，我就來。」於是看裁完了衣服，便衣出來，書房內見伯爵二人，作揖坐下，韓道

國打橫。吃了茶，伯爵就開言說道：「韓大哥，你有甚話，對你大官府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有甚話說來。」韓道國才待說「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……」，被應伯爵攔住便道：「賢侄，你不是這等說了。噙著骨禿露著肉，也不是事。對著你家大官府在這裡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：韓大哥常在鋪子里上宿，家下沒人，止是他娘子兒一人，還有個孩兒。左右街坊，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，見無人在家，時常打磚掠瓦鬼混。欺負的急了，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，來家罵了幾句，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，群住了打個臭死。如今部拴在鋪里，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那裡去。他哭哭啼啼，央煩我來對哥說，討個帖兒，對李大人說說，青目一二。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，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。」因說：「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，好差人替你去。」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，連忙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小人忝在老爹門下，

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，俯就一二，舉家沒齒難忘。」西門慶一把手拉起，說道：「你請起來。」於是觀看帖兒，上面寫著：「犯婦王氏，乞青目免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！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。」向伯爵道：「比時我拿帖對縣裡說，不如只吩咐地方改了報單，明日帶來我衙門裡來發落就是了。」伯爵教：「韓大哥，你還與恩老爹下個禮兒。這等亦發好了！」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。西門慶教玳安：「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。」不一時，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，在旁邊伺候。西門慶叫近前，吩咐：「你去牛皮街韓伙計住處，問是那牌那鋪地方，對那保甲說，就稱是我的鈞語，分咐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。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，改了報帖，明日早解提刑院，我衙門裡聽審。」那節級應諾，領了言語出門。伯爵道：「韓大哥，你即一同跟了他，乾你的事去罷，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。」那

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，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。

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，因令玳安放桌兒：「你去對你大娘說，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，打開篩了來，我和應二叔吃，就把糟鱒魚蒸了來。」伯爵舉手道：「我還沒謝的哥，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鯽魚與我。送了一尾與家兄去，剩下一尾，對房下說，拿刀兒劈開，送了一段與小女，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，拿他原舊紅糟兒培著，再攪些香油，安放在一個磁罐內，留著我一早一晚吃飯兒，或遇有個人客兒來，蒸恁一碟兒上去，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。」西門慶告訴：「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，因在河下管蘆葦場，賺了幾兩銀子，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，拿皇木蓋房，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官緝聽著，首了。依著夏龍溪，饒受他一百兩銀子，還要動本參送，申行省院。劉太監慌了，親自拿

著一百兩銀子到我這裡，再三央及，只要事了。不瞞你說，咱家做著些薄生意，料也過了日子，那裡希罕他這樣錢！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，時常受他些禮，今日因這些事情，就又薄了麵皮？教我絲毫沒受他的，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。到衙門裡，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，就發落開了。事畢，劉太監感情不過，宰了一口豬，送我一壇自造荷花酒，兩包糟鱒魚，重四十斤，又兩匹妝花織金緞子，親自來謝。彼此有光，見個情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是希罕這個錢的？夏大人他出身行伍，起根立地上沒有，他不搵些兒，拿甚過日？哥，你自從到任以來，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。別的到也罷了，只吃了他貪濫躑躅，有事不論青紅皂白，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，成甚麼道理！我便再三扭著不肯，『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，拿著這刑條，還放些體面才好。』」說未了，酒菜齊至。西門慶將小

金菊花杯斟荷花酒，陪伯爵吃。

不說兩個說話兒，坐更餘方散。且說那夥人，見青衣節級下地方，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，又拘總甲，查了各人名字，明早解提刑院問理，都各人口面相覷。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伙計，尋的本家「才歷」子，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里。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。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，登時間保甲查寫那幾個名字，送到西門慶宅內，單等次日早解。

過一日，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，到衙門裡坐廳。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，頭一起就是韓二，跪在頭裡。夏提刑先看報單：「牛皮街一牌四鋪總甲蕭成，為地方喧鬧事……」第一個就叫韓二，第二個車淡，第三個管世寬，第四個游

守，第三個郝賢。都叫過花名去。然後問韓二：「為什麼起來？」那韓二先告道：「小的哥是買賣人，常不在家住的，小男幼女，被街坊這幾個光棍，要便彈打胡博詞兒，坐在門首，胡歌野調，夜晚打磚，百般欺負。小的在外另住，來哥家看視，含忍不過，罵了幾句。被這夥棍徒，不由分說，揪倒在地，亂行踢打，獲在老爺案下。望老爺查情。」夏提刑便問：「你怎麼說？」那夥人一齊告道：「老爺休信他巧對！他是耍錢的搗鬼。他哥不在家，和他嫂子王氏有姦。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駕街坊。昨日被小的們捉住，見有底衣為證。」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：「那王氏怎的不見？」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？只說：「王氏腳小，路上走不動，便來。」那韓二在下邊，兩隻眼只看著西門慶。良久，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：「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。想必王氏有些姿色，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，捏成這個圈套。」因叫那為首的車淡

上去，問道：「你在那裡捉住那韓二來？」眾人道：「昨日在他屋裡捉來。」又問韓二：「王氏是你甚麼人？」保甲道：「是他嫂子兒。」又問保甲：「這夥人打那裡進他屋裡？」保甲道：「越牆進去。」西門慶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！他既是小叔，王氏也是有服之親，莫不不許上門行走？象你這起光棍，你是他什麼人，如何敢越牆進去？況他家男子不在，又有幼女在房中，非姦即盜了。」喝令左右拿夾棍來，每人一夾、二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況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，出娘胞胎未經刑杖，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，呻吟滿地。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，吩咐：「韓二出去聽候。把四個都與我收監，不日取供送問。」

一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，個個都懷鬼胎。監中人都嚇恐他：「你四個若送問，都是徒罪。到了外府州縣，皆是死數。」這些人慌了，等的家下人來送飯，捎信出去，教各人

父兄使錢，上下尋人情。內中有拿人情央及夏提刑，夏提刑說：「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伙計。他在中間扭著要送問，同僚上，我又不好處得。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。」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。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，不敢來打點。

四家父兄都慌了，會在一處。內中一個說道：「也不消再央吳千戶，他也不依。我聞得人說，東街上住的開綢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，和他契厚。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，封與應二，教他替咱們說說，管情極好。」於是車淡的父親開酒店的車老兒為首，每人拿十兩銀子來，共湊了四十兩銀子，齊到應伯爵家，央他對西門慶說。伯爵收下，打發眾人去了。他娘子兒便說：「你既替韓伙計出力，擺佈這起人，如何又攬下這銀子，反替他說方便，不惹韓伙計怪？」伯爵

道：「我可知不好說的。我別自有處。」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，包放袖中，早到西門慶家。西門慶還未回來。伯爵進廳上，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，頭帶瓦楞帽兒，撇著金頭蓮瓣簪子，身上穿著蘇州絹直掇，玉色紗「不旋」兒，涼鞋淨襪。說道：「二爹請客位內坐。」交畫童兒後邊拿茶去，說道：「小廝，我使你拿茶與應二爹，你不動，且耍子兒。等爹來家，看我說不說！」那小廝就拿茶去了。伯爵便問：「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？」書童道：「剛纔答應的來，說爹衙門散了，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。二爹有甚話說？」伯爵道：「沒甚話。」書童道：「二爹前日說的韓伙計那事，爹昨日到衙門裡，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，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。」伯爵拉他到僻靜處，和他說：「如今又一件，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，聽見要送問，都害怕了。昨日晚夕，到我家哭哭啼啼，再三跪著央及我，教對你爹說。我想我已

是替韓伙計說在先，怎又好管他的，惹的韓伙計不怪？沒奈何，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，看你取巧對你爹說，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。」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。書童打開看了，大小四錠零四塊。說道：「既是應二爹分上，交他再拿五兩來，待小的替他說，還不知爹肯不肯。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，爹不依。小的蛇蚤臉兒——好大麵皮！實對二爹說，小的這銀子，不獨自一個使，還破些鈔兒，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，繞個彎兒替他說，才了他此事。」伯爵道：「既如此，等我和他說。你好歹替他上心些，他後晌些來討回話。」書童道：「爹不知多早來家，你教他明日早來罷。」說畢，伯爵去了。

這書童把銀子拿到鋪子，「金劉」下一兩五錢來，教人買了一壇金華酒，兩隻燒鴨，兩隻雞，一錢銀子鮮魚，一肘

蹄子，二錢頂皮酥果餡餅兒，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，送到來興兒屋裡，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，安排端正。那一日，潘金蓮不在家，從早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。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，然後又提了一壇金華酒進去。李瓶兒便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畫童道：「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賊囚！他怎的孝順我？」良久，書童兒進來，見瓶兒在描金炕床上，引著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。因說道：「賊囚！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，」那書童只是笑。李瓶兒道：「你不言語，笑是怎的說？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不孝順娘，再孝順誰！」李瓶兒道：「賊囚！你平白好好的，怎麼孝順我？你不說明白，我也不吃。」那書童把酒打開，菜蔬都擺在小桌上，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，傾酒在鐘內，雙手遞上去，跪下說道：「娘吃過，等小的對娘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有甚事，說了

我才吃。不說，你就跪一百年，我也是不吃。」又道：「你起來說。」那書童於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，從頭訴說一遍：「他先替韓伙計說了，不好來說得，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。等爹問，休說是小的說，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。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，只說是娘遞與小的，教與爹看。娘再加一美言。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他，爹胡亂做個處斷，放了他罷，也是老大的陰鷲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原來也是這個事！不打緊，等你爹來家，我和他說就是了。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？」又道：「賊囚！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，」書童道：「不瞞娘說，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賊囚！你倒且是會排鋪賺錢！」於是不吃小鐘，旋教迎春取了個大銀衢花杯來，先吃了兩鐘，然後也回斟一杯與書童吃。書童道：「小的不敢吃，吃了快臉紅，只怕爹來看見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賞你吃，怕怎的！」

於是磕了頭起來，一吸而飲之。李瓶兒把各樣噶飯揀在一個碟兒里，教他吃。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杯，怕臉紅就不敢吃，就出來了。到了前邊鋪子里，還剩了一半點心噶飯，擺在柜上，又打了兩提壇酒，請了傅伙計、賁四、陳敬濟、來興兒、玳安兒。眾人都一陣風捲殘雲，吃了個淨光。就忘了教平安兒吃。

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，把嘴谷都著。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，平安看見也不說。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，慌的收拾不迭，兩三步又到廳上，與西門慶接衣服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今日沒人來？」書童道：「沒人。」西門慶脫了衣服，摘去冠帽，帶上巾幘，走到書房內坐下。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，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。因見他面帶紅色，便問：「你那裡吃酒來？」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一紙

東帖與西門慶瞧，說道：「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，與小的，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，說車淡等事。六娘教小的收著與爹瞧。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，不想臉就紅了。」西門慶把帖觀看，上寫道：「犯人車淡四名，乞青目。」看了，遞與書童，吩咐：「放在我書篋內，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。」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，又走在旁邊侍立。西門慶見他吃了酒，臉上透出紅白來，紅馥馥唇兒，露著一口糯米牙兒，如何不愛。於是淫心輒起，摟在懷裡，兩個親嘴咂舌頭。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，身上薰的噴鼻香。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，褪了花褲兒，摸弄他屁股。因囑咐他：「少要吃酒，只怕糟了臉。」書童道：「爹吩咐，小的知道。」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。忽一個青衣人，騎了一匹馬，走到大門首，跳下馬來，向守門的平安作揖，問道：「這裡是問刑的西門慶老爹家？」那平安兒因書童不請他吃東道，把嘴頭子

撇著，正沒好氣，半日不答應。那人只顧立著，說道：「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，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。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，在永福寺擺酒。也有荊都監老爹，掌刑夏老爹，營里張老爹，每位分資一兩。逕來報知，累門上哥稟稟進去，小人還等回話。」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，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，走到裡面，轉過松牆，只見畫童兒在窗外台基上坐的，見了平安擺手兒。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乾那不急的事，悄悄走在窗下聽覷。半日，聽見裡邊氣呼呼，跔的地平一片聲響。西門慶叫道：「我的兒，把身子調正著，休要動。」就半日沒聽見動靜。只見書童出來，與西門慶盪水洗手，看見平安兒、畫童兒在窗子下站立，把臉飛紅了，往後邊拿去了。平安拿轉帖進去，西門慶看了，取筆畫了知，吩咐：「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，教你姐夫封了，付與他去。」平安兒應諾去了。

書童拿了水來，西門慶洗畢手，回到李瓶兒房中。李瓶兒便問：「你吃酒？教丫頭篩酒你吃。」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著一壇金華酒，便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，只說：「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，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壇酒來。打開只吃了兩鐘兒，就懶待吃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阿呀，前頭放著酒，你又拿銀子買！前日我賒了丁蠻子四十壇河清酒，丟在西廂房內。你要吃時，教小廝拿鑰匙取去。」李瓶兒還有頭裡吃的一碟燒鴨子、一碟雞肉、一碟鮮魚沒動，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，切了一碟火薰肉，放下桌兒，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。西門慶更不問這噶飯是那裡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，這樣東西無日不吃。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，問李瓶兒：「頭裡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是門外花大舅那裡來說，教你饒了那夥人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日吳大舅來說，我沒依。若不是，我定要

送問這起光棍。既是他那裡分上，我明日到衙門裡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又打他怎的？打的那雌牙露嘴。甚麼模樣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衙門是這等衙門，我管他雌牙不雌牙。還有比他嬌貴的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做這刑名官，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，也是你個陰鷲，別的不打緊，只積你這點孩兒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可說什麼哩！」李瓶兒道：「你到明日，也要少拶打人，得將就將就些兒，那裡不是積福處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公事可惜不的情兒。」

兩個正飲酒中間，只見春梅掀帘子進來。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著腿兒吃酒，說道：「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！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？只有來安兒一個跟著轎子，隔門隔戶，只怕來晚了，你倒放心！」西門慶見他花冠不

整，雲鬢蓬鬆，便滿臉堆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我猜你睡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，還不往下拉拉！」因讓他：「好甜金華酒，你吃鐘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吃，我使小廝接你娘去。」那春梅一手按著桌兒且兜鞋，因說道：「我才睡起來，心裡惡拉拉，懶待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不出來，小油嘴吃好少酒兒！」李瓶兒道：「左右今日你娘不在，你吃上一鐘兒怕怎的？」春梅道：「六娘，你老人家自飲，我心裡本不待吃，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？就是娘在家，遇著我心不耐煩，他讓我，我也不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吃，喝口茶兒罷。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，接你娘去。」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筍泡茶遞與他。那春梅似有如無，接在手裡，只呷了一口，就放下了。說道：「你不要教迎春叫去。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，他還大些。」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。那小廝應道：「小的在這

裡伺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了，誰看大門？」平安道：「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快拿個燈籠接去罷。」

平安兒於是逕拿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。迎到半路，只見來安兒跟著轎子從南來了。原來兩個是熟抬轎的，一個叫張川兒，一個叫魏聰兒。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，說道：「小的來接娘來了。」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：「是你爹使你來接我？誰使你來？」平安道：「是爹使我來倒少！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。」平安道：「沒來家？門外拜了人，從後晌就來家了。在六娘房裡，吃的好酒兒。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，催逼著拿燈籠來接娘，還早哩！小的見來安一個跟著轎子，又小，只怕來晚了，路上不方便，須得個大的兒來接才好，小的才來了。」

「金蓮又問：「你來時，你爹在那裡？」平安道：「小的來時，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。姐稟問了爹，才打發了小的來了。」金蓮聽了，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，冷笑罵道：「賊強人，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。一發在那淫婦屋裡睡了長覺罷了。到明日，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，只休要晌午錯了。張川兒在這裡聽著，也沒別人。你腳踏千家門、萬家戶，那裡一個才尿出來的孩子，拿整綾緞尺頭裁衣裳與他穿？你家就是王十萬，使的使不的？」張川兒接過來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說，小的也不敢說，這個可是使不的。不說可惜，倒只恐折了他，花麻痘疹還沒見，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？去年東門外一個大莊屯人家，老兒六十歲，見居著祖父的前程，手裡無碑記的銀子，可是說的牛馬成群，米糧無數，丫鬟侍妾成群，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。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。東廟裡打齋，西寺里修供，舍經施像，那裡沒求到？不

想他第七個房裡，生了個兒子，喜歡的了不得。也像咱當家的一般，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，錦繡窩兒里抱大。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，買了四五個養娘扶持。成日見了風也怎的，那消三歲，因出痘疹丟了。休怪小的說，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。」金蓮道：「潑丟潑養？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裏著他哩！」平安道：「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。小的若不說，到明日娘打聽出來，又說小的不是了。便是韓伙計說的那夥人，爹衙門裡都夾打了，收在監里，要送問他。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，想必受了幾兩銀子，大包子拿到鋪子里，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。買了許多東西噶飯，在來興屋裡，教他媳婦子整治了，掇到六娘屋裡，又買了兩瓶金華酒，先和六娘吃了。又走到前邊鋪子里，和傅二叔、賁四、姐夫、玳安、來興眾人打夥兒，直吃到爹來家時分才散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就不讓你吃些？」平安道：「他讓小的？好不大膽的蠻奴

才！把娘每還不放在心上。不該小的說，還是爹慣了他，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乾的齷齪營生。況他在縣裡當過門子，什麼事兒不知道？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，到明日咱這一家子吃他弄的壞了。」金蓮問道：「在你六娘屋裡吃酒，吃的多大回？」平安兒道：「吃了好一日兒。小的看見他吃的臉兒通紅才出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爹來家，就不說一句兒？」平安道：「爹也打牙粘住了，說什麼！」金蓮罵道：「恁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！賣了兒子招女婿，彼此騰倒著做。」囑咐平安：「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裡乾這齷齪營生，你就來告我說。」平安道：「娘吩咐，小的知道。娘也只放在心裡，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。」於是跟著轎子，直說到家門首。

潘金蓮下了轎，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。月娘道：「你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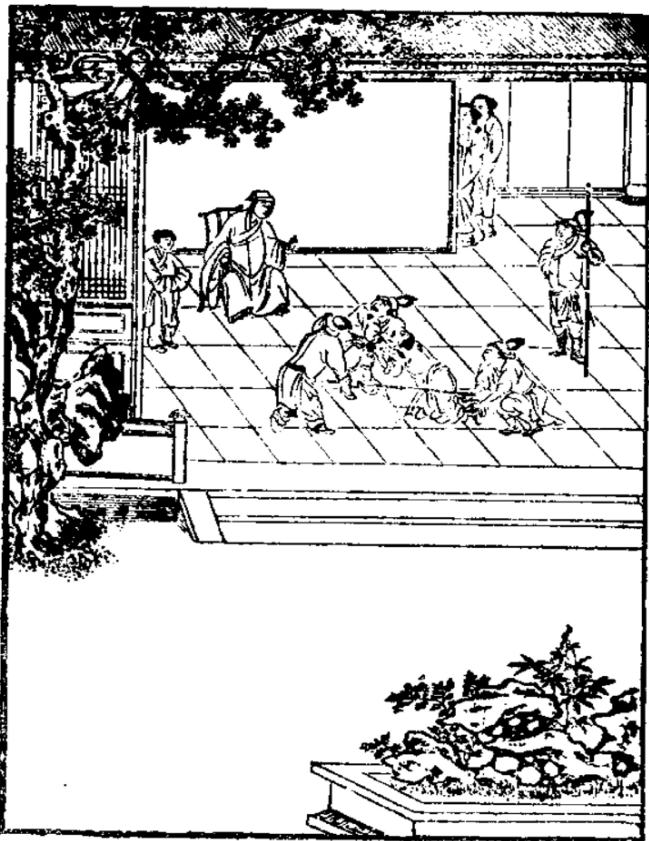
一夜，慌的就來了？」金蓮道：「俺娘要留我住。他又招了俺姨那裡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，都擠在一個炕上，誰住他！又恐怕隔門隔戶的，教我就來了。俺娘多多上復姐姐：多謝重禮。」於是拜畢月娘，又到李嬌兒、孟玉樓眾人房裡，都拜了。回到前邊，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說話，逕來拜李瓶兒。李瓶兒見他進來，連忙起身，笑著迎接進房裡來，說道：「姐姐來家早，請坐，吃鐘酒兒。」教迎春：「快拿座兒與你五娘坐。」金蓮道：「今日我偏了杯，重覆吃了雙席兒，不坐了。」說著，揚長抽身就去了。西門慶道：「好奴才，恁大膽，來家就不拜我拜兒？」那金蓮接過來道：「我拜你？還沒修福來哩。奴才不大膽，什麼人大膽！」看官聽說：潘金蓮這幾句話，分明譏諷李瓶兒，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，然後又陪西門慶，豈不是雙席兒，那西門慶怎曉得就理。正是：

情知語是針和絲，就地引起是非來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五回

西門慶爲男寵報仇





金瓶梅

書童兒作女粧媚客

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為男寵報仇 書童兒作
女妝媚客

詩曰：

娟娟游冶童，結束類妖姬。揚歌倚箏瑟，艷舞逞媚姿。

貴人一蠱惑，飛騎爭相追。婉變邀恩寵，百態隨所施。

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，先退廳與夏提刑說：「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，交將就他。」夏提刑道：「也有人到學生那邊，不好對長官說。既是這等，如今提出來，戒飭他一番，放了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見得有理。」即升廳，令

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。生怕又打，只顧磕頭。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，就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，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！本當都送問，且饒你這遭，若再犯了我手裡，都活監死。出去罷！」連韓二都喝出來了，往外金命水命，走投無命。這裡處斷公事不題。

且說應伯爵拿著五兩銀子，尋書童兒問他討話，悄悄遞與他銀子。書童接的袖了。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睃著他。書童於是如此這般：「昨日我替爹說了，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他四個父兄再三說，恐怕又責罰他。」書童道：「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，管情兒一下不打他。」那怕爵得了這消息，急急走去，回他們話去了。到早飯時分，四家人都到家，個個撲著父兄家屬放聲大哭。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，落了兩腿瘡，再不敢妄生事了。正是：

禍患每從勉強得，煩惱皆因不忍生。

卻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，書童兒在書房內，叫來安兒掃地，向食盒內，把人家送的桌面上饗糖與他吃。那小廝干不合萬不合，叫：「書童哥，我有句話兒告你說。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，在路上好不學舌，說哥的過犯。」書童問道：「他說我甚麼來？」來安兒道：「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，大膽買了酒肉，送在六娘房裡，吃了半日出來。又在前邊鋪子里吃，不與他吃。又說你在書房裡，和爹乾什麼營生。」這書童聽了，暗記在心，也不題起。到次日，西門慶早晨約會了，不往衙門裡去，都往門外永福寺，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。直到下午才來家，下馬就分咐平安：「但有人來，只說還沒來家。」說畢，進到廳上，書童兒接了衣裳。西門慶因問：「今日沒人來？」書童道：「沒有。管屯的徐

老爹送了兩包螃蟹、十斤鮮魚。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，與了來人一錢銀子。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，明日請娘們吃三日。一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，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，西門慶送了茶去，他那裡來請。

西門慶到後邊，月娘拿了帖兒與他瞧，西門慶說道：「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。」說畢，出來到書房裡坐下。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，雙手遞茶上去。西門慶擎茶在手。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邊。良久，西門慶努了個嘴兒，使他把門關上，用手摟在懷裡，一手捧著他的臉兒。西門慶吐舌頭，那小郎口裡噙著鳳香餅兒遞與他，下邊又替他弄玉莖。西門慶問道：「我兒，外邊沒人欺負你？」那小廝乘機就說：「小的有椿事，不是爹問，小的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不妨。」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：「前日爹

叫小的在屋裡，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覷，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，親自看見。他又在外邊對著人罵小的蠻奴才，百般欺負小的。「西門慶聽了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！」這裡書房中說話不題。

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，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。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。剛轉過松牆，只見畫童兒在那裡弄松虎兒，便道：「姐來做什麼？爹在書房裡。」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。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響，就知有人來，連忙推開小廝，走在床上睡著。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，春梅推門進來，見了西門慶，啞嘴兒說道：「你們悄悄的在屋裡，把門兒關著，敢守親哩！娘請你說話。」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，便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他請我說什麼話？你先行，等我略倘兒就去！」那春梅那裡容他，說道：「你不去，我

就拉起你來！」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，拉到金蓮房中。金蓮問：「他在前頭做什麼？」春梅道：「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裡，把門兒插著，捏殺蠅兒子是的，知道乾的甚麼繭兒，恰是守親的一般。我進去，小廝在桌子跟前推寫字，他便倘刺在床上，拉著再不肯來。」潘金蓮道：「他進來我這屋裡，只怕有鍋鏟吃了他是的。賊沒廉恥的貨，你想，有個廉恥，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關著門做什麼來？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，鑽了，到晚夕還進屋裡，和俺每沾身睡，好乾淨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信小油嘴兒胡說，我那裡有此勾當！我看著他寫禮帖兒來，我便歪在床上。」金蓮道：「巴巴的關著門兒寫禮帖？什麼機密謠言，什麼三隻腿的金剛、兩個一角京一角的象，怕人瞧見？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，掠了個帖子兒來，不長不短的，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。你不與，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要！大姐姐是一套衣裳、五錢銀子，

別人也有簪子的，也有花的。只我沒有，我就不去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前邊廚櫃內拿一匹紅紗來，與你做拜錢罷。」金蓮道，「我就去不成，也不要那囂紗片子，拿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亂，等我往那邊樓上，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。如今往東京送賀禮，也要幾匹尺頭，一答兒尋下來罷。」於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，尋了兩匹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、兩個南京色緞、一匹大紅鬥牛紵絲、一匹翠藍雲緞。因對李瓶兒說：「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，如無，拿帖緞子鋪討去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不要鋪子里取去，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！大紅衫兒、藍裙，留下一件也不中用，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。」一面向箱中取出來。李瓶兒親自拿與金蓮瞧：「隨姐姐揀，衫兒也得，裙兒也得，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，省得又取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的，我怎好要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好姐姐，怎生恁說話！」推

了半日，金蓮方纔肯了。又出去教陳敬濟換了腰封，寫了二人名字在上，不題。

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，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：「大官人在家麼？」平安兒道：「俺爹不在家了。」那白賚光不信，逕入裡面廳上，見榻子關著，說道：「果然不在家。往那裡去了？」平安道：「今日門外送行去了，還沒來。」白賚光道：「既是送行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。」平安道：「白大叔有甚話說下，待爹來家，小的稟就是了。」白賚光道：「沒什麼活，只是許多時沒見，閑來望望。既不在，我等等罷。」平安道：「只怕來晚了，你老人家等不得。」白賚光不依，把榻子推開，進入廳內，在椅子上就坐了。眾小廝也不理他，由他坐去。不想天假其便，西門慶教迎春抱著尺頭，從後邊走來，剛轉過軟壁，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廳上坐

著。迎春兒丟下緞子，往後走不迭。白賚光道：「這不是哥在家！」一面走下來唱喏。西門慶見了，推辭不得，須索讓坐。睃見白賚光頭戴著一頂出洗覆盃過的、恰如太山游到嶺的舊羅帽兒，身穿著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，腳下趂著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，裡邊插著一雙一碌子蠅子打不到、黃絲轉香馬凳襪子。坐下，也不叫茶，見琴童在旁伺候，就吩咐：「把尺頭抱到客房裡，教你姐夫封去。」那琴童應諾，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。白賚光舉手道：「一向欠情，沒來望的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謝掛意。我也常不在家，日逐衙門中事。」白賚光道：「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日日去兩次，每日坐廳問事。到朔望日子，還要拜牌，畫公座，大發放，地方保甲番役打卯。歸家便有許多窮冗，無片時閑暇。今日門外去，因須南溪新升了新平寨坐營，眾人和他送行，只剛到家。明日管皇

莊薛公公家請吃酒，路遠去不成。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。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，童太尉侄男童天（彳胤）新選上大堂，升指揮使僉書管事。兩三層都要賀禮。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。一說了半日語，來安兒才拿上茶來。白賁光才拿在手裡呷了一口，只見玳安拿著大紅帖兒往裡飛跑，報道：「掌刑的夏老爹來了！外邊下馬了。」西門慶就往外邊穿衣服去了。白賁光躲在西廂房內，打簾里望外張看。

良久，夏提刑進到廳上，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。兩個敘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不一時，棋童兒拿了兩盞茶來吃了。夏提刑道：「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，今日學生差人打聽，姓曾，乙未進士，牌已行到東昌地方。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。你我雖是武官，系領敕衙門提點刑獄，比軍衛有

司不同。咱後日起身，離城十里尋個去所，預備一頓飯，那裡接見罷！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所言甚妙，也不消長官費心，學生這裡著人尋個庵觀寺院，或是人家莊園亦好，教個廚役早去整理。」夏提刑謝道：「這等又教長官費心。」說畢，又吃了一道菜茶，夏提刑起身去了。

西門慶送了進來，寬去衣裳。那白賁光還不去，走到廳上又坐下了。對西門慶說：「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裡去，把會來就散了。老孫雖年紀大，主不得事。應二哥又不管。昨日七月內，玉皇廟打中元醮，連我只三四個人到，沒個人拿出錢來，都打撒手兒。難為吳道官，晚夕謝將，又叫了個說書的，甚是破費他。他雖故不言語，各人心中不安。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，還有個張主。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，那裡得工夫乾此事？遇閑

時，在吳先生那裡一年打上個醮，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。隨你們會不會，不消來對我說。」幾句話搶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。又坐了一回，西門慶見他不去，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，拿了四碟小菜，牽葷連素，一碟煎麵筋、一碟燒肉。西門慶陪他吃了飯。篩酒上來，西門慶又討副銀鑲大鐘來，斟與他。吃了幾鐘，白賚光才起身。西門慶送到二門首，說道：「你休怪我不送你，我戴著小帽，不好出去得。」那白賚光告辭去了。

西門慶回到廳上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就一片聲叫平安兒。那平安兒走到跟前，西門慶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站著？一叫答應的，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。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，唬的臉蠟查黃，跪下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進門就吩咐你，但有人來，答應不在。你如何不聽？」平安道：「白大

叔來時，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，沒來家。他不信，強著進來了。小的就跟進來問他：『有話說下，待爹來家，小的稟就是了。』他又不言語，自家推開廳上榻子坐下。落後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。」西門慶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不要說嘴！你好小膽子兒？人進來，你在那裡耍錢吃酒去來，不在大門首守著！」令左右：「你聞他口裡。」那排軍聞了一聞，稟道：「沒酒氣。」西門慶吩咐：「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，與我著實拶這奴才！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，套上拶指，只顧擎起來。拶的平安疼痛難忍，叫道：「小的委實回爹不在，他強著進來。」那排軍拶上，把繩子縮住，跪下稟道：「拶上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再與我敲五十敲。」旁邊數著，敲到五十上住了手。西門慶吩咐：「打二十棍！」須臾打了二十，打的皮開肉綻，滿腿血淋。西門慶喝令：「與我放了。」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，解的直聲呼喚。西門慶罵

道：「我把你這賊奴才！你說你在大門首，想說要人家錢兒，在外邊壞我的事，休吹到我耳朵內，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！」那平安磕了頭起來，提著褲子往外去了。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，說道：「把這小奴才拿下去，也拶他一拶子。」一面拶的小廝殺豬兒似怪叫。這裡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。

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，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，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。金蓮便問：「你在此聽甚麼兒哩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在這裡聽他爹打平安兒，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，不知為什麼。」一回棋童兒過來，玉樓叫住問他：「為什麼打平安兒？」棋童道：「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。」金蓮接過來道：「也不是為放進白賚光來，敢是為他打了象牙來，不是打了象牙，平白為什麼打得小廝

這樣的！賊沒廉恥的貨，亦發臉做了主了。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！」那棋童就走了。玉樓便問金蓮：「怎的打了象牙？」金蓮道：「我要告訴你，還沒告訴你。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，不在家，蠻秫秫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，買兩盒嘎飯，又是一壇金華酒，掇到李瓶兒房裡，和小廝吃了半日酒，小廝才出來。沒廉恥貨來家，也不言語，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，插著門兒，兩個不知乾著什麼營生。平安這小廝拿著人家帖子進去，見門關著，就在窗下站著了。蠻小廝開門看見了，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，今日挾仇打這小廝，打的臊子成。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，管人弔腳兒事！」玉樓笑道：「好說，雖是一家子，有賢有愚，莫不都心邪了罷？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等我告訴你。如今這家中，他心肝肫蒂兒偏歡喜的只兩個人，一個在里，一個在外，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個，見了說也

有，笑也有。俺們是沒時運的，行動就是烏眼雞一般。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！通把心狐迷住了，更變的如今相他哩！三姐你聽著，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！今日為拜錢，又和他合了回氣。但來家，就在書房裡。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，誰知大白日里和賊蠻奴才關著門兒哩！春梅推門入去，唬的一個個眼張失道的。到屋裡，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。他只顧左遮右掩的。先拿一匹紅紗與我做拜錢，我不要。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。賊人膽兒虛，自知理虧，拿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，親自來盡我，我只是不要。他慌了，說：「姐姐，怎的這般計較！姐姐揀衫兒也得，裙兒也得。看了，好拿到前邊，教陳姐夫封寫去。」盡了半日，我才吐了口兒。他讓我要了衫子。」玉樓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也是他的盡讓之情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不要讓了他。如今年世，只怕睜著眼兒的金剛，不怕閉著眼兒的佛！老婆漢子，

你若放些松兒與他，王兵馬的皂隸——還把你不當（入日一的。「玉樓戲道，「六丫頭，你是屬麵筋的，倒且是有韌道。」說著，兩個笑了。只見小玉來請：「三娘、五娘，後邊吃螃蟹哩！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。」

兩個手拉著手兒進來，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，說道：「你兩個笑什麼？」金蓮道：「我笑他爹打平安兒。」月娘道：「嗔他恁亂蠅（蟲麻）叫喊的，只道打什麼人？原來打他。為什麼來，」金蓮道：「為他打折了象牙了。」月娘老實，便問「象牙放在那裡來，怎的教他打折了？」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，只顧笑成一塊。月娘道：「不知你每笑什麼，不對我說。」玉樓道：「姐姐你不知道，爹打平安為放進白賚光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放進白賚光便罷了，怎麼說道打了象牙？也沒見這般沒稍乾的人，

在家閉著臊子坐，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！」來安道：「他來望爹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那個掉下炕來了？望，沒的扯臊淡，不說來抹嘴吃罷了。」良久，李瓶兒和大姐來到，眾人圍繞吃螃蟹。月娘吩咐小玉：「屋裡還有些葡萄酒，篩來與你娘每吃。」金蓮快嘴，說道：「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才好！」又道：「只剛一味螃蟹就著酒吃，得只燒鴨兒撕了來下酒。」月娘道：「這咱晚那裡買燒鴨子去！」李瓶兒聽了，把臉飛紅了。正是：話頭兒包含著深意，題目兒哩暗蓄著留心。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，怎曉的話中之話。這裡吃螃蟹不題。

且說平安兒被責，來到外邊，賁四、來興眾人都亂來問平安兒：「爹為甚麼打你？」平安哭道：「我知為甚麼！」來興兒道：「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。」平安道，「早是頭

裡你看著，我那等攔他，他只強著進去了。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，又沒甚話，吃了茶，再不起身。只見夏老爹來了，我說他去了，他還躲在廂房裡又不去。直等拿酒來吃了才去。倒惹的打我這一頓，你說我不造化低！我沒攔他？又說我沒攔他。他強自進來，管我腿事！打我！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，吃了俺家這東西，打背梁脊下過！」來興兒道：「爛折脊梁骨，倒好了他往下撞！」平安道：「教他生噎食病，把麩根軸子爛掉了。天下有沒廉恥皮臉的，不象這狗骨禿沒廉恥，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。賊雌飯吃花子「入日」的，再不爛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！」來興笑道：「爛了屁股門子，人不知道，只說是臊的。」眾人都笑了。平安道：「想必是家裡沒晚米做飯，老婆不知餓的怎麼樣的。閑的沒的乾，來人家抹嘴吃。圖家裡省了一頓，也不是常法兒。不如教老婆養漢，做了忘八倒硬朗些，不教下人唾罵。」

「玳安在鋪子里篋頭，篋了，打發那人錢去了，走出來說：「平安兒，我不言語，憋的我慌。虧你還答應主子，當家的性格，你還不知道？你怎怪人？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銀，只要見景生情。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，答應在家不在家，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。以下的人，他又吩咐你答應不在家，你怎的放人來？不比你卻打誰！」賁四戲道：「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，才學閑閑，他又會頑，成日只踢球兒耍子。」眾人又笑了一回。賁四道：「他便為放人進來，這畫童兒卻為什麼，也陪撈了一撈子？是甚好吃的果子，陪吃個兒？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，十個指頭套在撈子上，也有個陪的來？」那畫童兒揉著手，只是哭。玳安戲道：「我兒少哭，你娘養的你忒嬌，把餸子兒拿繩兒拴在你手兒上，你還不吃？」這裡前邊小廝熱亂不題。

西門慶在廂房中，看著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，寫了揭帖，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，送蔡駙馬、童堂上禮，不在話下。到次日，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。吳月娘與眾房，共五頂轎子，頭戴珠翠，身穿錦繡，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，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。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，和西門大姐看家。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：一壇金華酒，一隻水晶鵝，一副蹄子，四隻燒鴨，四尾鱒魚。帖子上寫著「晚生韓道國頓首拜」。書童因沒人在家，不敢收，連盒擔留下，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，拿與西門慶瞧。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里旋叫了韓伙計來，甚是說他：「沒分曉，又買這禮來做甚麼！我決然不受！」那韓道國拜說：「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，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，小人舉家感激不盡。無甚微物，表一點窮心。望乞老爹好歹笑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你是我門下伙計，如同一家，我如何受你的禮！即令原人與我抬回

去。」韓道國慌了，央說了半日。西門慶吩咐左右，只受了鵝酒，別的禮都令抬回去了。教小廝拿帖兒，請應二爹和謝爹去，對韓道國說：「你後晌叫來保看著鋪子，你來坐坐。」韓道國說：「禮物不受，又教老爹費心。」應諾去了。

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，後晌時分，在翡翠軒捲棚內，放下一張八仙桌兒。應伯爵、謝希大先到了。西門慶告他說：「韓伙計費心，買禮來謝我，我再三不受他，他只顧死活央告，只留了他鵝酒。我怎好獨享，請你二位陪他坐坐。」伯爵道：「他和我討較來，要買禮謝。我說你大官府那裡稀罕你的，休要費心，你就送去，他決然不受。如何？我恰似打你肚子里鑽過一遭的，果然不受他的。」說畢，吃了茶，兩個打雙陸。不一時，韓道國到了，二人敘禮畢坐下。應伯爵、謝希大居上，西門慶關席，韓道國打橫。登時

四盤四碗拿來，桌上擺了許多下飯，把金華酒分咐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，用銅甌兒篩熱了拿來，教書童斟酒。伯爵吩咐書童兒：「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，怎的不拿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？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傻狗才，那裡有一個螃蟹！實和你說，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，到如今娘們都吃了，剩下腌了幾個。」吩咐小廝：「把腌螃蟹〔扞〕幾個來。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。」不一時，畫童拿了兩盤子腌蟹上來。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著，吃的淨光。因見書童兒斟酒，說道：「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，自誇你會唱的南曲，我不曾聽見。今日你好歹唱個兒，我才吃這鐘酒。」那書童才待拍著手唱，伯爵道：「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。你裝龍似龍，裝虎似虎，下邊搽畫裝扮起來，象個旦兒的模樣才好。」那書童在席上，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音兒。西門慶笑罵伯爵：「你這狗才，專一歪廝纏」

人！」因向書童道：「既是他索落你，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，下邊妝扮了來。」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，春梅不與。旋往後問上房玉蕭要了四根銀簪子，一個梳背兒，面前一件仙子兒，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，大紅對衿絹衫兒，綠重絹裙子，紫銷金箍兒。要了些脂粉，在書房裡搽抹起來，儼然就如個女子，打扮的甚是嬌娜。走在席邊，雙手先遞上一杯與應伯爵，頓開喉音，在旁唱《玉芙蓉》道：

殘紅水上飄，梅子枝頭小。這些時，眉兒淡了誰描？因春帶得愁來到，春去緣何愁未消？人別後，山遙水遙。我為你數歸期，畫損了掠兒稍。

伯爵聽了，誇獎不已，說道：「象這大官兒，不在了與

他碗飯吃。你看他這喉音，就是一管蕭。說那院里小娘兒便怎的，那些唱都聽熟了。怎生如他這等滋潤！哥，不是俺們面獎，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，你不喜歡！」西門慶笑了。怕爵道：「哥，你怎的笑？我到說的正經話。你休虧這孩子，凡事衣類兒上，另著個眼兒看他。難為李大人送了他來，也是他的盛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。如今我不在家，書房中一應大小事，都是他和小婿。小婿又要鋪子里兼看看。」應伯爵飲過，又斟雙杯。伯爵道：「你替我吃些兒。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不敢吃，不會吃。」伯爵道：「你不吃，我就惱了。我賞你待怎的？」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。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應二爹賞你，你吃了。」那小廝打了個僉兒，慢慢低垂粉頸，呷了一口。餘下半鐘殘酒，用手擎著，與伯爵吃了。方纔轉過身來，遞謝希大酒，又唱了個曲兒。謝希大問西門慶道：「哥，書官兒青春多少？」西門慶道：

「他今年才交十六歲。」問道：「你也會多少南曲？」書童道：「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，胡亂答應爹們罷了。」希大道：「好個乖覺孩子！」亦照前遞了酒。下來遞韓道國。道國道：「老爹在上，小的怎敢欺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你是客。」韓道國道：「那有此理！還是從老爹上來，次後才是小人吃酒。」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，又唱了一個曲兒。西門慶吃畢，到韓道國跟前。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。伯爵道：「你坐著，教他好唱。」韓道國方纔坐下。書童又唱了個曲兒。韓道國未等詞終，連忙一飲而盡。

正飲酒中間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賁四叔來了，請爹說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叫他來這裡說罷。」不一時，賁四進來，向前作了揖，旁邊安頓坐了。玳安又取一雙鐘箸放下。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。西門慶因問他：「莊子上收拾怎

的樣了？」賁四道：「前一層才蓋瓦，後邊捲棚昨日才打的基，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，都沒有。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，還得五百，那舊的都使不得。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。墊地腳帶山子上土，也添夠了百多車子。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灰不打緊，我明日衙門裡吩咐灰戶，教他送去。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。你開個數兒，封幾兩銀子送與他，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。只少這木植。」賁四道：「昨日老爹吩咐，門外看那莊子，今早同張安兒去看，原來是向皇親家莊子。大皇親沒了，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。咱們不要他的，講過只拆他三間廳、六間廂房、一層群房就夠了。他口氣要五百兩。到跟前拿銀子和他講，三百五十兩上，也該拆他的。休說木料，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。」應伯爵道：「我道是誰來！是向五的那莊子。向五被人爭地土，告在屯田兵備道，打官司使了好多

銀子。又在院里包著羅存兒。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。你若
要，與他三百兩銀子，他也罷了。冷手搥不著熱饅頭。」西
門慶吩咐賁四：「你明日拿兩錠大銀子，同張安兒和他講
去，若三百兩銀子肯，拆了來罷。」賁四道：「小人理會。
」良久，後邊拿了一碗湯、一盤蒸餅上來，賁四吃了。斟
上，陪眾人吃酒。書童唱了一遍，下去了。

應伯爵道：「這等吃的酒沒趣。取個骰盆兒，俺們行個
令兒吃才好。」西門慶令玳安：「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個骰
盆來。」不一時，玳安取了來，放在伯爵跟前，悄悄走到西
門慶耳邊說：「六娘房裡哥哭哩。迎春姐叫爹著個人兒接
六娘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放下壺，快叫個小廝拿燈籠接
去！」因問：「那兩個小廝在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琴童與棋
童兒先拿兩個燈籠接去了。」伯爵見盆內放著六個骰兒，即

用手拈著一個，說：「我擲著點兒，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，見合著點數兒，如說不過來，罰一大杯酒。下家唱曲兒，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，兩樁兒不會，定罰一大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忒韶刀了！」伯爵道：「令官放個屁，也欽此欽遵。你管我怎的！」叫來安：「你且先斟一杯，罰了爹，然後好行令。」西門慶笑而飲之。伯爵道：「眾人聽著，我起令了！說差了也罰一杯。」說道：「張生醉倒在西廂。吃了多少酒？一大壺，兩小壺，」果然是個麼。西門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，該下家謝希大唱。希大拍著手兒道：「我唱個《折桂令》兒你聽罷。」唱道：

可人心二八嬌娃，百件風流，所事撐達。眉蹙春山，眼橫秋水，鬢縮著烏鴉。乾相思，撇不下一時半霎；咫尺間，如隔著海角天涯。瘦也因他，病也因他。誰與做個成就了姻

緣，便是那救苦難的菩薩。

伯爵吃了酒，過盆與謝希大擲，輪著西門慶唱。謝希大拿過骰兒來說：「多謝紅兒扶上床。甚麼時候？三更四點。」可是作怪，擲出個四來。伯爵道：「謝子純該吃四杯。」希大道：「折兩杯罷，我吃不得。」書童兒滿斟了兩杯，先吃了頭一杯，等他唱。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葶藶都吃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不會唱，說個笑話兒罷。」說道：「一個人到果子鋪問：『可有榧子麼？』那人說有。取來看，那買果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。賣果子的說：『你不買，如何只顧吃？』」那人道：『我圖他潤肺。』那賣的說：『你便潤了肺，我卻心疼。』」眾人都笑了。伯爵道：「你若心疼，再拿兩碟子來。我媒人婆拾馬糞——越發越曬。」謝希大吃了。第三該西門慶擲。說：「留下金釵與表記。多少重？五

六七錢。」西門慶拈起骰兒來，擲了個五。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鐘半酒。謝希大道：「哥大量，也吃兩杯兒，沒這個理。哥吃四鐘罷，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鐘兒。」該韓伙計唱。韓道國讓：「賁四哥年長。」賁四道：「我不會唱，說個笑話兒罷。」西門慶吃過兩鐘，賁四說道：「一官問姦情事。問：『你當初如何姦他來？』那男子說：『頭朝東，腳也朝東姦來。』官雲：『胡說！那裡有個缺著行房的道理！』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，說道：『告稟，若缺刑房，待小的補了罷！』」應伯爵道：「好賁四哥，你便益不失當家！你大官府又不老，別的還可說，你怎麼一個行房，你也補他的？」賁四聽見此言，唬的把臉通紅了，說道：「二叔，什麼話！小人出於無心。」伯爵道：「什麼話？檀木靶，沒了刀兒，只有刀鞘兒了。」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，去又不好去，如坐針氈相似。西門慶飲畢四鐘酒，就輪該賁四擲。賁四才待拿

起骰子來，只見來安兒來請：「賁四叔，外邊有人尋你。我問他，說是窩上人。」這賁四巴不得要去，聽見這一聲，一個金蟬脫殼走了。西門慶道：「他去了，韓伙計你擲罷。」韓道國舉起骰兒道：「小人遵令了。」說道：「夫人將棒打紅娘。打多少？八九十下。」伯爵道：「該我唱，我不唱罷，我也說個笑話兒。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，連你爹也篩上。聽我這個笑話：一個道士，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。行到施主門首，徒弟把條兒鬆了些，垂下來。師父說：『你看那樣！倒象沒屁股的。』徒弟回頭答道：『我沒屁股，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。』」西門慶罵道：「你這歪狗才，狗口裡吐出什麼象牙來！」這裡飲酒不題。

且說玳安先到前邊，又叫了畫童，拿著燈籠，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。瓶兒聽見說家裡孩子哭，也等不得上拜，留

下拜錢，就要告辭來家。吳大妗、二妗子那裡肯放：「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！」月娘道：「大妗子，你不知道，倒教他家去罷。家裡沒人，孩子好不尋他哭哩！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。」那吳大妗子才放了李瓶兒出門。玳安丟下畫童，和琴童兒兩個隨轎子先來家了。落後，上了拜，堂客散時，月娘等四乘轎子，只打著一個燈籠，況是八月二十四日，月黑時分。月娘問：「別的燈籠在那裡，如何只一個？」棋童道：「小的原拿了兩個來。玳安要了一個，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。」月娘便不問，就罷了。潘金蓮有心，便問棋童：「你們頭裡拿幾個來？」棋童道：「小的和琴童拿了兩個來，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，把畫童換下，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。」金蓮道：「玳安那囚根子，他沒拿燈籠來？」畫童道：「我和他又拿了一個燈籠來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既是有一個就罷了，怎的又問你要這個？」棋童道：「我

那等說，他強著奪了去。」金蓮便叫吳月娘：「姐姐，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！等到家和他答話。」月娘道：「奈煩，孩子家裡緊等著，叫他打了去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姐姐，不是這等說。俺便罷了，你是個大娘子，沒些家法兒，晴天還好，這等月黑，四頂轎子只點著一個燈籠，顧那些兒的是？」

說著轎子到了門首。月娘、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。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，進門就問，「玳安兒在那裡？」平安道：「在後邊伺候哩！」剛說著，玳安出來，被金蓮罵了幾句：「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！明日你只認清了，單揀著有時運的跟，只休要把腳兒踢踢兒。有一個燈籠打著罷了，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。又把小廝也換了來。他一頂轎子，倒占了兩個燈籠，俺們四頂轎子，反打著一個燈籠，俺

們不是爹的老婆？」玳安道：「娘錯怪小的了。爹見哥兒哭，教小的：『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，恐怕哭壞了哥兒。』莫不爹不使我，我好乾著接去來！」金蓮道：「你這囚根子，不要說嘴！他教你接去，沒教你把燈籠都拿了來。哥哥，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，休要認差了，冷竈上著一把兒、熱竈上著一把兒才好。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？」玳安道：「娘說的什麼話！小的但有這心，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！」金蓮道：「你這欺心的囚根子！不要慌，我洗淨眼兒看著你哩！」說著，和玉樓往後邊去了。那玳安對著眾人說：「我精晦氣的營生，平自爹使我接去，卻被五娘罵了恁一頓。」

玉樓、金蓮二人到儀門首，撞見來安兒，問：「你爹在那裡哩？」來安道：「爹和應二爹、謝爹、韓大叔還在捲棚

內吃酒。書童哥裝了個唱的，在那裡唱哩，娘每瞧瞧去。」二人間走到捲棚榻子外，往裡觀看。只見應伯爵在上坐著，把帽兒歪挺著，醉的只象線兒提的。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。書童便妝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。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，又拿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。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，罵：「賊囚根子，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，把醜都出盡了！」西門慶聽見外邊笑，使小廝出來問是誰，二人才往後邊去了。散時，已一更天氣了。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。金蓮歸房，因問春梅：「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？」春梅道：「沒說甚麼。」金蓮又問：「那沒廉恥貨，進他屋裡去來沒有？」春梅道：「六娘來家，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。」金蓮道：「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？」春梅道：「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，抱著也哭，放下也哭，再沒法處。前邊對爹說了，才使小廝

接去。」金蓮道：「若是這等也罷了。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，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。」又問：「書童那奴才，穿的是誰的衣服？」春梅道：「先來問我要，教我罵了玳安出去。落後，和玉簫借了。」金蓮道：「再要來，休要與林林奴才穿。」說畢，見西門慶不來，使性兒關門睡了。

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，在莊子上賺錢，明日又拿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，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。正行令之間，可可見賁四不防頭，說出這個笑話兒來。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，使他知道。賁四果然害怕，次日封了三兩銀子，親到伯爵家磕頭。伯爵反打張驚兒，說道：「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，何故行此事？」賁四道：「小人一向缺禮，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，足感不盡！」伯爵於是把銀子收了，待了一鐘茶，打發賁四齣門。拿銀子到房中，與他娘子兒說：

「老兒不發狠，婆兒沒布裙。賁四這狗啃的，我舉保他一場，他得了買賣，扒自飯碗兒，就不用著我了。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，明日又托他拿銀子成向五家莊子，一向賺的錢也夠了。我昨日在酒席上，拿言語錯了他錯兒，他慌了，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。送了我三兩銀子，我且買幾匹布，夠孩子們冬衣了。」正是：

只恨閑愁成懊惱，豈知伶俐不如痴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六回

翟管家寄書尋女子





金瓶梅

蔡狀元留飲借盤纏

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

飲借盤纏

詩曰：

既傷千里目，還驚遠去魂。豈不憚跋涉？深懷國士恩。

季布無一諾，侯嬴重一言。人生感意氣，黃金何足論。

話說次日，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，又到莊上犒勞做活的匠人。至晚來家，平安進門就稟：「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，往京里順便捎了一封書帕來，說是太師爺府里翟大爹寄來與爹的。小的接了，交進大娘房裡去了。那人明

日午後來討回書。」西門慶聽了，走到上房，取書拆開觀看，上面寫著：

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：久仰山門，未接豐標，屢辱厚情，感愧何盡！前蒙馳諭，生銘刻在心。凡百於老爺左右，無不儘力扶持。所有小事，曾托盛價煩瀆，想已為我處之矣。今日鴻便，薄具帖金十兩奉賀，兼候起居。伏望俯賜回音，生不勝感激之至。外新狀元蔡一泉，乃老爺之假子，奉敕回籍省視，道經貴處，仍望留之一飯，彼亦不敢有忘也。至祝至祝！秋後一日信。

西門慶看畢，只顧咨嗟不已，說道：「快叫小廝叫媒人去。我什麼營生，就忘死了。」吳月娘問：「甚麼勾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東京太師老爺府里翟管家，前日有書來，說無

子，央及我這裡替他尋個女子。不拘貧富，不限財禮，只要好的，他要圖生長。妝奩財禮，該使多少，教我開了去，他一一還我，往後他在老爺面前，一力扶持我做官。我一向亂著上任，七事八事，就把這事忘死了。來保又日逐往鋪子里去了，又不題我。今日他老遠的教人捎書來，問尋的親事怎樣了。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。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，你教我怎樣回答他？教他就怪死了！叫了媒人，你吩咐他，好歹上緊替他尋著，不拘大小人家，只要好女兒，或十五六、十七八的也罷，該多少財禮，我這裡與他。再不，把李大姐房裡繡春，倒好模樣兒，與他去罷。一月娘道：「我說你是一個火燎腿行貨子！這兩三個月，你早做什麼來？人家央你一場，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。那丫頭你又收過他，怎好打發去的！你替他當個事乾，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。如今急水發，怎麼下得漿？比不得買什麼兒，拿了銀子到市上就買

的來了。一個人家閨門女子，好歹不同，也等著媒人慢慢踏看將來。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他來要回書，怎麼回答他？」月娘道：「虧你還斷事！這些勾當兒，便不會打發人？等那人明日來，你多與他些盤纏，寫書回覆他，只說女子尋下了，只是衣服妝奩未辦，還待幾時完畢，這裡差人送去。打發去了，你這裡教人替他尋也不遲。此一舉兩得其便，才幹出好事來，也是人家托你一場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說的有理！」一面叫將陳敬濟來，隔夜修了回書。

次日，下書人來到，西門慶親自出來，問了備細。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，好預備接他。那人道：「小人來時蔡老爹才辭朝，京中起身。翟爹說：只怕蔡老爹回鄉，一時缺少盤纏，煩老爹這裡多少只顧借與他。寫書去，翟老爹那裡如數

補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多上復翟爹，隨他要多少，我這裡無不奉命。」說畢，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。臨去交割回書，又與了他五兩路費。那人拜謝，歡喜出門，長行去了。看官聽說：當初安忱取中頭甲，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，系黨人子孫，不可以魁多士。徽宗不得已，把蔡蘊擢為第一，做了狀元。投在蔡京門下，做了假子。升秘書省正事，給假省親。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、薛嫂兒並別的媒人來，吩咐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，拿帖兒來說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，打聽蔡狀元船隻，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。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，東也不成，西也不就，辭朝還家續親，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。來保拿著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，就送了一分下程，酒面、

雞鵝、下飯、鹽醬之類。蔡狀元在東京，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：「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，乃是大巨家，富而好禮。亦是老爺抬舉，見做理刑官。你到那裡，他必然厚待。」這蔡狀元牢記在心，見面門慶差人遠來迎接，又饋送如此大禮，心中甚喜。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。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。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，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，旋叫了四個來答應。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、一部書、一雙雲履。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、四袋芽茶、四柄杭扇。各具宮袍烏紗，先投拜帖進去。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，敘禮交拜。獻畢贊儀，然後分賓主而坐。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：「京師翟雲峰，甚是稱道賢公閱名家，清河巨族。久仰德望，未能識荊，今得晉拜堂下，為幸多矣！」西門慶答道：「不敢！昨日雲峰書來，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軒下臨，理當迎接，奈公事所羈，望乞寬恕。」因問：「二位

老先生仙鄉、尊號？」蔡狀元道：「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。賤號一泉，僥幸狀元，官拜秘書正字，給假省親。」安進士道：「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。賤號鳳山。見除工部觀政，亦給假還鄉續親。敢問賢公尊號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在下卑官武職，何得號稱。」詢之再三，方言：「賤號四泉，累蒙蔡老爺抬舉，雲峰扶持，襲錦衣千戶之職。見任理刑，實為不稱。」蔡狀元道：「賢公抱負不凡，雅望素著，休得自謙。」敘畢禮話，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。蔡狀元辭道：「學生歸心匆匆，行舟在岸，就要回去。既見尊顏，又不遽舍，奈何奈何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蒙二公不棄蝸居，伏乞暫住文旆，少留一飯，以盡芹獻之情。」蔡狀元道：「既是雅情，學生領命。」一面脫去衣服，二人坐下。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。蔡狀元以目瞻顧因池台館，花木深秀，一望無際，心中大喜，極口稱羨道：「誠乃蓬瀛也！」於是抬過棋桌來下

棋。西門慶道：「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，以供宴賞。」安進士道：「在那裡？何不令來一見？」不一時，四個戲子跪下磕頭。蔡狀元問道：「那兩個是生旦？叫甚名字？」內中一個答道：「小的妝生，叫荀子孝。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。一個貼旦叫袁琰。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。」安進士問：「你們是那裡子弟？」荀子孝道：「小的都是蘇州人。」安進士道：「你等先妝扮了來，唱個我們聽。」四個戲子下邊妝扮去了。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，教書童也妝扮起來。共三個旦、兩個生，在席上先唱《香囊記》。大廳正面設兩席，蔡狀元、安進士居上，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。飲酒中間，唱了一折下來，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，便道：「這個戲子是那裡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小價書童。」安進士叫上去，賞他酒吃，說道：「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！」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，亦賞酒與他吃。因吩咐：

「你唱個《朝元歌》。」花邊柳邊。」「荀子孝答應，在旁拍手道：

花邊柳邊，檐外晴絲捲。山前水前，馬上東風軟。自嘆行蹤，有如蓬轉，盼望家鄉留戀。雁杳魚沉，離愁滿懷誰與傳？日短北堂萱，空勞魂夢牽。洛陽遙遠，幾時得上九重金殿？

唱完了，安進士問書童道：「你們可記的《玉環記》？」恩德浩無邊？」書童答道：「此是《畫眉序》，小的記得。」隨唱道：

恩德浩無邊，父母重逢感非淺。幸終身托與，又與姻緣。風雲會異日飛騰，鸞鳳配今諧繾綣。料應夫婦非今世，前生種玉藍田。

原來安進士杭州人，喜尚男風，見書童兒唱的好，拉著他手兒，兩個一遞一口吃酒。良久，酒闌上來，西門慶陪他復游花園，向捲棚內下棋。令小廝拿兩個桌盒，三十樣都是細巧果菜、鮮物下酒。蔡狀元道：「學生們初會，不當深擾潭府，天色晚了，告辭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因問：「二公此回去，還到船上？」蔡狀元道：「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。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止留一二人答應，其餘都吩咐回去，明日來接，庶可兩盡其情。」蔡狀元道：「賢公雖是愛客之意，其如過擾何！」當下二人一面吩咐手下，都回門外寺里歇去，明日早拿馬來接。眾人應諾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，子弟唱了兩折，恐天晚，西門慶與了賞錢，打發去了。止是書童一人，席前遞酒伏侍。

看看吃至掌燈，二人出來更衣，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：「學生此去回鄉省親，路費缺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勞老先生吩咐。雲峰尊命，一定謹領。」良久，讓二人到花園：「還有一處小亭請看。」把二人一引，轉過粉牆，來到藏春塢雪洞內。裡面暖騰騰拿著燈燭，小琴桌上早已陳設果酌之類，床榻依然，琴書瀟灑。從新復飲，書童在旁歌唱。蔡狀元問道：「大官，你會唱『紅入仙桃』？」書童道：「此是《錦堂月》，小的記得。」於是把酒都斟，拿住南腔，拍手唱了一個。安進士聽了，喜之下勝，向西門慶道：「此子可愛。」將杯中之酒一吸而飲之。那書童在席間穿著翠袖紅裙，勒著銷金箍兒，高擎玉罌，捧上酒，又唱了一個。當日直飲至夜分，方纔歇息。西門慶藏春塢、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，鋪陳績錦被褥，就派書童、玳安兩個小廝答應。西門慶道了安置，方回後邊去了。

到次日，蔡狀元、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。西門慶廳上擺酒伺候，饌飲下飯與腳下人吃。教兩個小廝，方盒捧出禮物。蔡狀元是金緞一端，領絹二端，合香五百，白金一百兩。安進士是色緞一端，領絹一端，合香二百，白金三十兩。蔡狀元固辭再三，說道：「但假十數金足矣，何勞如此太多，又蒙厚腆！」安進士道：「蔡年兄領受，學生不當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些須微贖，表情而已。老先生榮歸續親，在下少助一茶之需。」於是兩人俱出席謝道：「此情此德，何日忘之！」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，一面與西門慶相別，說道：「生輩此去，暫違台教。不日旋京，倘得寸進，自當圖報。」安進士道：「今日相別，何年再得奉接尊顏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蝸居屈尊，多有褻慢，幸惟情恕！本當遠送，奈官守在身，先此告過。」送二人到門首，看著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博得錦衣歸故里，功名方信是男兒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七回

馮媽媽說嫁韓愛姐





金瓶梅

西門慶包占王六兒

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

占王六兒

詞曰：

淡妝多態，更的的頻回眄眄。便認得琴心先許，與縮合歡雙帶。

記華堂風月逢迎，輕嚨淺笑嬌無奈。向睡鴨爐邊，翔鸞屏里，暗把香羅偷解。

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、安進士去了。一日，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，撞見馮媽媽，便叫小廝叫住，到面前問

他：「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？如何也不來回話？」婆子說道：「這幾日，雖是看了幾個，都是賣肉的挑擔兒的，怎好回你老人家話？不想天使其便，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，就想不起來。十分人材，屬馬的，交新年十五歲。若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，他娘請我進去吃茶，我還不得看見他哩。才吊起頭兒，戴著雲髻兒。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，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，搽的濃濃的臉兒，又一點小小嘴兒，鬼精靈兒是的。他娘說，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，小名叫做愛姐。休說俺們愛，就是你老人家見了，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看這風媽媽子，我平白要他做甚麼？家裡放著好少兒。實對你說了罷，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里大管家翟爹，要做二房，圖生長，托我替他尋。你若與他成了，管情不虧你。」因問道：「是誰家女子？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瞧。」馮媽媽道：「誰家的？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，遠不

一千，近只在一磚。不是別人，是你家開絨線韓伙計的女孩兒。你老人家要相看，等我和他老子說，討了帖兒來，約會下個日子，你只顧去就是了，」西門慶吩咐道：「既如此這般，就和他說，他若肯了，討了帖兒，來宅內回我話。」那婆子應諾去了。

過兩日，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，忽見馮媽媽來回話，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，上寫著「韓氏，女命，年十五歲，五月初五日子時生」。便道：「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，他說：『既是大爹可憐見，孩兒也是有造化的。但只是家寒，沒些備辦。』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對他說：不費他一絲兒東西，凡一應衣服首飾、妝奩箱櫃等件，都是我這裡替他辦備，還與他二十兩財禮。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。臨期，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。比不的與他做房裡

人，翟管家要圖他生長，做娘子。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，也不愁個大富貴。」馮媽媽道：「他那裡請問，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，好預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他應允了，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。他那裡要的急。就對他說，休要他預備什麼，我只吃鐘清茶就起身。」馮媽媽道：「爺噤，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，雖不稀罕他的，也略坐坐兒。伙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就不是了。你不知我有事。」馮媽媽道：「既是恁的，等我和他說。」一面先到韓道國家，對他渾家王六兒，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：「明日他衙門中散了，就過來相看。教你一些兒休預備，他只吃一鐘茶，看了就起身。」王六兒道：「真個？媽媽子休要說謊。」馮媽媽道：「你當家不恁的說，我來哄你不成！他好少事兒，家中人來人去，通不斷頭的。」婦人聽言，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，打發去了，明日早來伺候。到

晚，韓道國來家，婦人與他商議已定。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，買了些好細果仁，放在家中，還往鋪子里做買賣去了。丟下老婆在家，艷妝濃抹，打扮的喬模喬樣，洗手剔甲，揩抹杯盞乾淨，剝下果仁，頓下好茶等候，馮媽媽先來攪掇。

西門慶衙門中散了，到家換了便衣靖巾，騎馬帶眼紗，玳安、琴童兩個跟隨，逕來韓道國家，下馬進去。馮媽媽連忙請入裡面坐了，良久，王六兒引著女兒愛姐出來拜見。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，不轉睛只看婦人。見他上穿著紫綾襖兒玄色緞金比甲，玉色裙子下邊顯著趨趨的兩隻腳兒。生的長挑身材，紫膛色瓜子臉，描的水髻長長的。正是：未知故里何如，先看他妝色油樣。但見：

淹淹潤潤，不搽脂粉，自然體態妖燒；裊裊娉娉，懶染鉛華，生定精神秀麗。兩彎眉畫遠山，一對眼如秋水。檀口輕開，勾引得蜂狂蝶亂；纖腰拘束，暗帶著月意風情。若非偷期崔氏女，定然聞瑟卓文君。

西門慶見了，心搖目盪，不能定止，口中不說，心中暗道：「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，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。」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，暗道：「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，女兒有個不好的？」婦人先拜見了，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，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也磕了四個頭，起來侍立在旁。老媽連忙拿茶出來，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，令他遞上。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：烏雲疊髻、粉黛盈腮，意態幽花秀麗，肌膚嫩玉生香。便令玳安氈包內取出錦帕二方、金戒指四個、白銀二十兩，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。

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，朝上拜謝，回房去了。西門慶對婦人說：「遲兩日，接你女孩兒往宅里去，與他裁衣服。這些銀子，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。」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，謝道：「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，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，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。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韓伙計不在家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他早晨說了話，就往鋪子里走了。明日教他往宅里與爹磕頭去。」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，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，就把心來感動了，臨出門上覆他：「我去罷。」婦人道：「再坐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坐了。」於是出門。一直來家，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。月娘道：「也是千里姻緣著線牽。既是韓伙計這女孩兒好，也是俺們費心一場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，好與他裁衣服。我如今先拿十兩銀子，替他打半副頭面簪環之類。」月娘道：「及緊攢做去，正好後日教他

老子送去，咱這裡不著人去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，「把鋪子關兩日也罷，還著來保同去，就府內問聲，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曾？」

話休饒舌。過了兩日，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。他娘王氏買了禮，親送他來，進門與月娘大小眾人磕頭拜見，說道：「蒙大爹、大娘並眾娘每抬舉孩兒，這等費心，俺兩口兒知感不盡。」先在月娘房擺茶，然後明間內管待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都陪坐。西門慶與他買了兩匹紅綠潞綢、兩匹綿綢，和他做裡衣兒。又叫了趙裁來，替他做兩套織金紗緞衣服，一件大紅妝花緞子袍兒。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，晚夕回家去了。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妝，描金箱籠、鑒妝、鏡架、盒罐、銅錫盆、淨桶、火架等件。非止一日，都治辦完備。寫了一封書信，擇定九月初十

日起身。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，又撥了兩名排軍，執袋弓箭隨身。來保、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，緊緊保定車輛暖轎，送上東京去了，不題。丟的王六兒在家，前出後空，整哭了兩三日。

一日，西門慶無事，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。馮媽媽來遞茶，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前日韓夥什孩子的事累你，這一兩銀子，你買布穿。」婆子連忙磕頭謝了。西門慶又問：「你這兩日，沒到他那邊走走？」馮媽媽道：「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裡做伴兒坐？他自從女兒去了，他家裡沒人，他娘母靠慣了他，整哭了兩三日，這兩日才緩下些兒來了。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，問我：『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？』我便說：『他老人家事忙，我連日也沒曾去，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，我敢爭？』他也許等我官兒回來，

重重謝我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老子回來一定有些東西，少不得謝你。」說了一回話，見左右無人，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：「你閑了到他那裡，取巧兒和他說，就說我上覆他，閑中我要到他那裡坐半日，看他肯也不肯。我明日還來討回話。」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——逢著的就上。一揪揪了個銀娃娃，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！夜晚些，等老身慢慢皮著臉對他說。爹，你還不知這婦人，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，排行叫六姐，屬蛇的，二十九歲了，雖是打扮的喬樣，到沒見他輸身。你老人家明日來，等我問他，討個話兒回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了。」說畢，騎馬來家。

婆子做飯吃了，鎖了房門，慢慢來到婦人家。婦人開門，便讓進房裡坐，道：「我昨日下了些面，等你來吃，就

不來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可要來哩，到人家就有許多事，掛住了腿，動不得身。」婦人造：「剛纔做的熱飯，炒麵筋兒，你吃些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才吃的飯來，呷些茶罷，」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，看著婦人吃了飯，婦人道：「你看我恁苦！有我那冤家，靠定了他。自從他去了，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，件件的都看了我。弄的我鼻兒烏，嘴兒黑，象個人模樣？到不如他死了，扯斷腸子罷了。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，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？急切要見他見，也不能夠。」說著，眼酸酸的哭了。婆子道：「說不得，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，養女人家冷清清，就是長一百歲，少不得也是人家的。你如今這等抱怨，到明日，你家姐姐到府里腳硬，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兩口子受用，就不說我老身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大人家的營生，三層大，兩層小，知道怎樣的？等他長進了，我們不知在那裡曬牙渣骨去了。」婆子道：「

怎的恁般說！你們姐姐，比那個不聰明伶俐，愁針指女工不會？各人裙帶衣食，你替他愁！」兩個一遞一句說夠良久，看看說得入港，婆子道：「我每說個傻話兒，你家官人不在，前後恁空落落的，你晚夕一個人兒，不言怕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還說哩，都是你弄得我，肯晚夕來和我做伴兒？」

「婆子道：「只怕我一時來不成，我舉保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，肯不肯？」婦人問：「是誰？」婆子掩口笑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，如此這般對我說，見孩子去了，丟的你冷落，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，你怎麼說？這裡無人，你若與他凹上了，愁沒吃的、穿的、使的、用的！走熟了時，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，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。」婦人聽了微笑說道：「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，他肯要俺這醜貨兒？」婆子道：「你怎的這般說？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，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，他好閑

人兒，不留心在你時，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里說？又與了一兩銀子，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。落後沒人在跟前，就和我說，教我來對你說。你若肯時，他還等我回話去。典田賣地，你兩家願意，我莫非說謊不成！」婦人道：「既是下顧，明日請他過來，奴這裡等候。」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，坐了一回去了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來到，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。西門慶不勝歡喜，忙稱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，拿去治辦酒菜。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，收拾房中乾淨，熏香設帳，預備下好茶好水。不一時，婆子拿籃子買了許多嘔飯菜蔬果品，來廚下替他安排。婦人洗手剔甲，又烙了一箸麵餅。明間內，揩抹桌椅光鮮。

西門慶約下午時分，便衣小帽，帶著眼紗，玳安、棋童兩個小廝跟隨，逕到門首，下馬進去。吩咐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里去，晚上來接，止留玳安一人答應。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。良久，婦人扮的齊齊整整，出來拜見，說道：「前日孩子累爹費心，一言難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一時不到處，你兩口兒休抱怨。」婦人道：「一家兒莫大之恩，豈有抱怨之理。」磕了四個頭。馮媽媽拿上茶來，婦人選了茶。見馬回去了，玳安把大門關了。婦人陪坐一回，讓進房裡坐。正面紙窗門兒廂的炕床，掛著四扇各樣顏色綾剪帖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，上卓鑿妝、鏡架、盒罐、錫器家活堆滿，地下插著棒兒香。上面設著一張東坡椅兒。西門慶坐下。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，西門慶吃了。婦人接了盞，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，問了回家中長短。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拿托盤兒，說道：「你這裡還要個孩子使才好。」

婦人道：「不瞞爹說，自從俺女兒去了，凡事不方便。少不的奴自己動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，且胡亂替替手腳。」婦人道：「也得俺家的來，少不得東駟西轆的，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不消，該多少銀子，等我與他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，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！」西門慶見他會說話，心中甚喜。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，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。馮媽媽道：「爹既是許了你，拜謝拜謝兒。南首趙嫂兒有個十三歲的孩子，只要四兩銀子，教爹替你買下罷。」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。不一時，擺下案碟菜蔬，篩上酒來。婦人滿斟一盞，雙手遞與西門慶。才待磕下頭去，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，說：「頭裡已是見過，不消又下禮了，只拜拜便了。」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，旁邊一個小机兒上坐下。廚下老媽將啞飯菜果，一一送

上。又是兩箸軟餅，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，用小蝶兒托了，遞與西門慶吃。兩個在房中，杯來盞去，做一處飲酒。玳安在廚房裡，老馮陪他另有坐處，打發他吃，不在話下。

彼此飲夠數巡，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，與他做一處說話，遞酒兒。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，見無人進來，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。婦人便舒手下邊，籠攬西門慶玉莖。彼此淫心蕩漾，把酒停住不吃了。掩上房門，褪去衣褲。婦人就在裡邊炕床上伸開被褥。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。西門慶乘著酒興，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。婦人用手打弄，見奢稜跳腦，紫強光鮮，沉甸甸甚是粗大。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裡，一面在上，兩個且摟著脖子親嘴。婦人乃蹺起一足，以手導那話入牝中，兩個挺一回。西門慶摸見婦人肌

膚柔膩，牝毛疏秀，先令婦人仰臥於床背，把雙手提其雙足，置之於腰眼間，肆行抽送。怎見得這場雲雨？但見：

威風迷翠榻，殺氣瑣鴛衾。珊瑚枕上施雄，翡翠帳中鬥勇。勇男見忿怒，挺身連刺黑櫻槍；女帥生嗔，拍胯著搖追命劍。一來一往，祿山曾合太真妃；一撞一動，君瑞追陪崔氏女。左右迎湊，天河織女遇牛郎；上下盤旋，仙洞妖姿逢元肇。槍來牌架，崔郎相供薛瓊瓊，炮打刀迎，雙漸並連蘇小小。一個鶯聲啞啞，猶如武則天遇敖曹；一個燕喘噓噓，好似審在逢呂雉。初戰時，知槍亂刺，利劍微迎；次後來，雙炮齊發，膀胛齊湊。男兒氣急，使槍只去扎心窩；女帥心忙，開口要來吞腦袋。一個使雙炮的，往來攻打內襠兵；一個輪傍牌的，上下夾迎臍下將。一個金雞獨立，高蹠玉腿弄精神；一個枯樹盤根，倒入翎花來刺牝。戰良久朦朧星眼，

但動些兒麻上來；鬥多時款擺纖腰，百戰百回挨不去。散毛洞主倒上橋，放水去淹軍；烏甲將軍虛點槍，側身逃命走。臍膏落馬，須臾蹂踏肉為泥；溫緊妝呆，頃刻跌翻深澗底。大披掛七零八斷，猶如急雨打殘花；錦套頭力盡筋輸，恰似猛風飄敗葉。硫黃元帥，盔歪甲散走無門；銀甲將軍，守住老營還要命。正是：愁雲托上九重天，一塊敗兵連地滾。

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，但凡交媾，只要教漢子乾他後庭花，在下邊揉著心子繞過。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。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，倒是後邊去的多，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。第二件，積年好啞雞巴，把雞巴常遠放在口裡，一夜他也無個足處。隨問怎的出了「毛戊」，禁不的他吮舔挑弄，登時就起。自這兩樁兒，可在西門慶心坎上。當日和他纏到起更才回家。婦人和西門慶說：「爹到明日再來早些，白日

里咱破工夫，脫了衣裳好生耍耍。」西門慶大喜。到次日，到了獅子街線鋪里，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，討了丫頭使喚，改名叫做錦兒。

西門慶想著這個甜頭兒，過了兩日，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。原是棋童、玳安兩個跟隨。到了門首，就吩咐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裡去。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，街上買東西整理，通小殷勤兒，圖些油菜養口。西門慶來一遭，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。白日里來，直到起更時分才家去。瞞的家中鐵桶相似。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裡打勤勞兒，住宅里也去的少了。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，只是不得閑，要便鎖著門去了一日。

一日，畫童兒撞見婆子，叫了來家。李瓶兒說道：「媽

媽子成日影兒不見，乾的什麼貓兒頭差事？叫了一遍，只是不在，通不來這裡走走兒，忙的恁樣兒的！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，等你來幫著丫頭們拆洗拆洗，再不見來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到說得且是好，寫字的拿逃兵，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！賣鹽的做雕鑿匠，我是那成人兒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請著你就是不閑，成日賺的錢，不知在那裡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大風颳了頰耳去——嘴也趕不上在這裡，賺甚麼錢？你惱我，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，再轉不到這裡來，我也不知成日乾的什麼事兒哩。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，教我門外頭替他捎個拜佛的蒲甸兒來，我只要忘了。昨日甫能想起來，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，我怎的回他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，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！他與了你銀子，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，你這等妝憨打呆的。」婆子道：「等我也對大娘說去，就交

與他這銀子去。昨日騎驢子，差些兒沒掉了他的。」李瓶兒道：「等你掉了他的，你死也。」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，未曾入月娘房，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。只見玉蕭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，見了說道：「老馮來了！貴人，你在那裡來？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，說影邊兒就不來了。」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我才到他前頭來，吃他咕咕了這一回來了。」玉蕭道：「娘問你替他捎的蒲甸兒怎樣的？」婆子道：「昨日拿銀子到門外，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，直到明年三月里才來哩。銀子我還拿在這裡，姐你收了罷！」玉蕭笑道：「怪媽媽子，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，等出去了，你還親交與他罷。」又道：「你且坐的。我問你，韓伙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？也待回來，這一回來，你就造化了，他還謝你謝兒。」婆子道：「謝不謝，隨他了。他連今才去了八日，也得盡頭才得來家。」不一時，西門慶兌出銀子，與賁

四拿了莊子上去，就出去了。

婆子走在上房，見了月娘，也沒敢拿出銀子來，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，都賣沒了，回家明年捎雙料好蒲甸來。月娘是誠實的人，說道：「也罷，銀子你還收著。到明年，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。」與婆子兒個茶食吃了。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，瓶兒因問：「你大娘沒罵你？」婆子道：「被我不如此支吾，調的他喜歡了，倒與我些茶吃，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。媽媽子，不虧你這片嘴頭子，六月里蚊子——也釘死了！」又道：「你今日與我洗衣服，不去罷了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收拾討下漿，我明日早來罷。後晌時分，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這老貨，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。你明日不來，我和你答話！」那婆子說笑了一

回，脫身走了。李瓶兒留他：「你吃了飯去。」婆子道：「還飽著哩，不吃罷。」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，兩步做一步。正是：

媒人婆地里小鬼，兩頭來回抹油嘴。一日走勾千千步，只是苦了兩隻腿。

金瓶梅

第三十八回

王六兒棒槌打鴛鴦





第二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

夜弄琵琶

詞曰：

銀箏宛轉，促柱調弦，聲繞梁間。巧作秦聲獨自憐。指輕妍，風回雪旋，緩揚清曲，響奪鈞天。說甚麼別鶴烏啼，試按《羅敷陌上》篇，休按《羅敷陌上》篇。

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，看見玳安在廳榻子前，拿著茶盤兒伺候。玳安望著馮媽努嘴兒：「你老人家先往那裡去，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。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。」那婆子聽見，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。原來應伯爵來說：「

攬頭李智、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，該一萬兩銀子，也有許多利息。上完了批，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，來和你計較，做不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那裡做他！攬頭以假充真，買官讓官。我衙門裡搭了事件，還要動他。我做他怎的！」伯爵道：「哥若不做，叫他另搭別人。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，每月五分行利，叫他關了銀子還你，你心下何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的分上，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。如今我莊子收拾，還沒銀子哩。」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，說道：「哥若十分沒銀子，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，湊個千五兒與他罷，他不敢少下你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少下我的，我有法兒處。又一件，應二哥，銀子便與他，只不叫他打著我的旗兒，在外邊東誑西騙。我打聽出來，只怕我衙門監里放不下他。」伯爵道：「哥說的什麼話，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，常沒事罷了，若壞了事，要

我做甚麼？哥你只顧放心，但有差池，我就來對哥說。說定了，我明日叫他好寫文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不教他來，我有勾當。叫他後日來。」說畢，伯爵去了。

西門慶叫玳安伺候馬，帶上眼紗，問棋童去沒有。玳安道：「來了，取轎手兒去了。」不一時，取了轎手兒來，打發西門慶上馬，逕往牛皮巷來。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，耍錢輸了，吃的光睜睜兒的，走來哥家，問王六兒討酒吃。袖子里掏出一條小腸兒來，說道：「嫂，我哥還沒來哩，我和你吃壺燒酒。」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，又見老馮在廚下，不去兜攬他，說道：「我是不吃。你要吃拿過一邊吃去，我那裡耐煩？你哥不在家，招是招非的，又來做什麼？」那韓二搗鬼，把眼兒涎睜著，又不去，看見桌底下一壇白泥頭酒，貼著紅紙帖兒，問道：「嫂子，是那裡酒？打開篩壺來

俺每吃。耶嚙！你自受用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趁早兒休動，是宅里老爹送來的，你哥還沒見哩。等他來家，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。」韓二道：「等什麼哥？就是皇帝爺的，我也吃一鐘兒！」才待搬泥頭，被婦人劈手一推，奪過酒來，提到屋裡去了。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，半日扒起來，惱羞變成怒，口裡喃喃呐罵道：「賊淫婦，我好意帶將菜兒來，見你獨自一個冷落，和你吃杯酒。你不理我，倒推我一交。我教你不要慌，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，不理我了，要把我打開，故意兒罵我，訛我，又趁我。休叫我撞見，我叫你這不值錢的淫婦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！」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，一點紅從耳邊起，須臾紫脹了雙腮，便取棒槌在手，趕著打出來，罵道：「賊餓不死的殺才！你那裡吃醉了，來老娘這裡撒野火兒。老娘手裡饒你不過！」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，直罵出門去。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，見了

他，問是誰，婦人道：「情知是誰，是韓二那廝，見他哥不在家，要便耍錢輸了，吃了酒來毆我。有他哥在家，常時撞見打一頓。」那二搗鬼看見，一溜煙跑了。西門慶又道：「這少死的花子，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！」婦人道：「又叫爹惹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休要慣了他。」婦人道：「爹說的是。自古良善被人欺，慈悲生患害。」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。西門慶吩咐棋童回馬家去，叫玳安兒：「你在門首看，但掉著那光棍的影兒，就與我鎖在這裡，明日帶到衙門裡來。」玳安道：「他的魂兒聽見爹到，不知走的那裡去了。」

西門慶坐下。婦人見畢禮，連忙屋裡叫丫鬟錦兒拿了一盞果仁茶出來，與西門慶吃，就叫他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到好個孩子，你且將就使著罷。」又道：「老馮在這

裡，怎的不替你拿茶？」婦人道：「馮媽媽他老人家，我央及他廚下使著手哩。西門慶又道：「頭裡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，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。裡頭有許多藥味，甚是峻利。我前日見你這裡打的酒，都吃不上口，我所以拿的這壇酒來。」婦人又道了萬福，說：「多謝爹的酒，正是這般說，俺每不爭氣，住在這僻巷子里，又沒個好酒店，那裡得上樣的酒來吃，只往大街上取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韓伙計來家，你和他計較，等著獅子街那裡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，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裡住去罷。鋪子里又近，買東西諸事方便。」婦人道：「爹說的是。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，離了這塊兒也好。就是你老人家行走，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——咱行的正，也不怕他。爹心裡要處自情處，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，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。」說一回，房裡放下桌兒，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。

須臾，安排酒菜上來，婦人陪定，把酒來斟。不一時，兩個並肩疊股而飲。吃的酒濃時，兩個脫剝上床交歡，自在玩耍。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，被裡熏的噴鼻香。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，一徑要打動他。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，打開，裡面銀托子、相思套、硫黃圈、藥煮的白綾帶子、懸玉環、封臍膏、勉鈴，一弄兒淫器。那婦人仰卧枕上，玉腿高蹺，口舌內吐。西門慶先把勉鈴教婦人自放牝內，然後將銀托束其根，硫黃圈套其首，臍膏貼於臍上。婦人以手導入牝中，兩相迎湊，漸入大半。婦人呼道：「達人！我只怕你嫩的腿酸，拿過枕頭來，你墊著坐，我淫婦自家動罷。」又道：「只怕你不自在，你把淫婦腿吊著（入日一，你看好不好？」西門慶真個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，拴他一足，弔在床榻子上低著拽，拽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，綿綿不絕，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。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如

何流這些白？」才待要抹去，婦人道：「你休抹，等我吮咂了罷。」於是蹲跪在他面前吮吞數次，嗚啞有聲。啞的西門慶淫心輒起，掉過身子，兩個乾後庭花。龜頭上有硫黃圈，濡研難澀。婦人蹙眉隱忍，半晌僅沒其稜。西門慶頗作抽送，而婦人用手摸之，漸入大半，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，回首流眸，作顫聲叫：「達達！慢著些，後越發粗大，教淫婦怎生挨忍。」西門慶且扶起股，觀其出入之勢，因叫婦人小名：「王六兒，我的兒，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樁兒，不想今日遇你，正可我之意。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。」婦人道：「達達，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，把奴不理怎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相交下來，才見我不是這樣人。」說話之間，兩個乾夠一頓飯時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著才過。婦人在下，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，樂極情濃，一泄如註。已而抽出那話來，帶著圈子，婦人還替他吮啞淨了，兩

個方纔並頭交股而卧。正是：一般滋味美，好耍後庭花。有詞為證：

美冤家，一心愛折後庭花。尋常只在門前里走，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。放在戶中難禁受。轉絲韁勒回馬，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，蹴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。

西門慶與婦人樓抱到二鼓時分，小廝馬來接，方纔起身回家。到次日，到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，把二搗鬼拿到提刑院，只當做掏摸土賊，不由分說，一夾二十，打的順腿流血。睡了一個月，險不把命花了。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攪了。正是：

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

遲了幾日，來保、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，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：「翟管家見了女子，甚是歡喜，說爹費心。留俺府里住了兩日，討了回書。送了爹一匹青馬，封了韓伙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，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夠了。」看了回書，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。自此兩家都下着生名字，稱呼親家，不在話下。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。西門慶道：「韓伙計，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，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。」韓道國再三不肯收，說道：「蒙老爹厚恩，禮錢是前日有了。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？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依，我就惱了。你將回家，不要花了，我有個處。」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，拜辭回去。

老婆見他漢子來家，滿心歡喜，一面接了行李，與他拂

了塵上，問他長短：「孩子到那裡好麼？」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，告訴一遍，說：「好人家，孩子到那裡，就與了三間房，兩個丫鬟伏侍，衣服頭面不消說。第二日，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。翟管家甚是歡喜，留俺們住了兩日，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。又與了五十兩禮錢。我再三推辭，大官人又不肯，還叫我拿回來了。」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。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，因和韓道國說：「咱到明日，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。你不在，虧他常來做伴兒。大官人那裡，也與了他一兩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丫頭過來遞茶。韓道國道：「這個是那裡大姐？」婦人道：「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，名喚錦兒。過來與你爹磕頭！」磕了頭，丫頭往廚下去了。

老婆如此這般，把西門慶勾搭之事，告訴一遍，「自從你去了，來行走了三四遭，才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。但

來一遭，帶一二兩銀子來。第二的不知高低，氣不憤走來這裡放水。被他撞見了，拿到衙門裡，打了個臭死，至今再不敢來了。大官人見不方便，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，叫咱搬到那裡住去。」韓國道：「嗔道他頭裡不受這銀子，教我拿回來休要花了，原來就是這些話了。」婦人道：「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，他到明日，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，看所好房兒。也是我輸了身一場，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。」韓國道：「等我明日往鋪子里去了，他若來時，你只推我不知道，休要怠慢了他，凡事奉承他些兒。如今好容易賺錢，怎麼趕的這個道路！」老婆笑道：「賊強人，倒路死的！你到會吃自在飯兒，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！」兩個又笑了一回，打發他吃了晚飯，夫妻收拾歇下。到天明，韓國道宅里討了鑰匙，開鋪子去了，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。俱不必細說。

一日，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。夏提刑見西門慶騎著一匹高頭點子青馬，問道：「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，又換了這匹馬？到好一匹馬，不知口裡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。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峰親家送來的，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。口裡才四個牙兒，腳程緊慢都有他的。只是有些毛病兒，快護糟蹇蹬。初時騎了路上走，把膘跌了許多，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。」夏提刑道：「這馬甚是會行，但只好騎著〔足鹿〕街道兒罷了，不可走遠了他。論起在咱這裡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。我學生騎的那馬，昨日又癩了。今早來衙門裡來，旋拿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，甚是不方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長官沒馬，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，送與長官罷。」夏提刑舉手道：「長官下顧，學生奉價過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須計較。學生到家，就差人送來。」兩個走到西街口上，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。到家就

使玳安把馬送去。夏提刑見了大喜，賞了玳安一兩銀子，與了回帖兒，說：「多上覆，明日到衙門裡面謝。」

過了兩月，乃是十月中旬時分。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，叫了兩名小優兒，請西門慶一敘，以酬送馬之情。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，理了些事務，往夏提刑家飲酒。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，只為西門慶一人而設。見了他來，不勝歡喜，降階迎接，至廳上敘禮。西門慶道：「如何長官這等費心？」夏提刑道：「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，閑中屈執事一敘，再不敢請他客。」於是見畢禮數，寬去衣服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著棋，就席飲酒敘談，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。正是得多少：

金尊進酒浮香蟻，象板催箏唱鷓鴣。

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，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，每日翡翠衾寒，芙蓉帳冷。那一日把角門兒開著，在房內銀燈高點，靠定幃屏，彈弄琵琶。等到二三更，使春梅連瞧數次，不見動靜。正是：銀箏夜久殷勤弄，寂寞空房不忍彈。取過琵琶，橫在膝上，低低彈了個《二犯江兒水》唱道：

悶把幃屏來靠，和衣強睡倒。

猛聽得房檐上鐵馬兒一片聲響，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響，連忙使春梅去瞧。春梅回道：「娘，錯了，是外邊風起，落雪了。」婦人又彈唱道：

聽風聲嘹亮，雪灑窗寮，任冰花片片飄。

一回兒燈昏香盡，心裡欲待去剔，見西門慶不來，又意兒懶的動彈了。唱道：

懶把寶燈挑，慵將香篆燒。捱過今宵，怕到明朝。細尋思，這煩惱何日是了？想起來，今夜裡心兒內焦，誤了我青春年少！你撇的人，有上稍來沒下稍。

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，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。一路天氣陰晦，空中半雨半雪下來，落在衣服上都化了。不免打馬來家，小廝打著燈籠，就不到後邊，逕往李瓶兒房來。李瓶兒迎著，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，接了衣服。止穿綾敞衣，坐在床上，就問：「哥兒睡了不曾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官兒頑了這回，方睡下了。」迎春拿茶來吃了。李瓶兒問，「今夜吃酒來的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

那匹馬，今日為我費心，治了一席酒請我，又叫了兩個小優兒。和他坐了這一回，見天氣下雪，來家早些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吃酒，叫丫頭篩酒來你吃。大雪裡來家，只怕冷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還有那葡萄酒，你篩來我吃。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，我嫌他香洇氣的，我沒大好生吃。」於是迎春放下桌兒，就是幾碟噶飯、細巧果菜之類。李瓶兒拿杌兒在旁邊坐下。桌下放著一架小火盆兒。

這裡兩個吃酒，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冷清清，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。懷抱著琵琶，桌上燈昏燭暗。待要睡了，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；待要不睡，又是那盹困，又是寒冷。不免除去冠兒，亂輓烏雲，把帳兒放下半邊來，擁衾而坐，正是：

倦倚繡床愁懶睡，低垂錦帳繡衾空。早知薄幸輕拋棄，

辜負奴家一片心。

又唱道：

懊恨薄情輕棄，離愁閑自惱。

又喚春梅過來：「你去外邊再瞧瞧，你爹來了沒有？快來回我話。」那春梅走去，良久回來，說道：「娘還認爹沒來哩，爹來家不耐煩了，在六娘房裡吃酒的不是？」這婦人不聽罷了，聽瞭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，罵了幾句負心賊，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。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，口中又唱道：

心癢痛難搔，愁懷悶自焦。讓了甜桃，去尋酸棗。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。想起來，心兒里焦，誤了我青春年

少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來沒下稍。

西門慶正吃酒，忽聽見彈的琵琶聲，便問：「是誰彈琵琶？」迎春答道：「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響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。繡春，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。你說俺娘請哩。」那繡春去了。李瓶兒忙吩咐迎春：「安下個坐兒，放個鐘箸在面前。」良久，繡春走來說：「五娘摘了頭，不來哩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迎春，你再去請五娘去。你說，娘和爹請五娘哩。」不多時，迎春來說：「五娘把角門兒關了，說吹了燈，睡下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休要信那小淫婦兒，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，務要把他拉了來。咱和他下盤棋耍子。」於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。打了半日，春梅把角門子開了。西門慶拉著李瓶兒進入他房中，只見婦人坐在帳中，琵琶放在旁邊。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怎的兩三

轉請著你不去！」金蓮坐在床上，紋絲兒不動，把臉兒沉著，半日說道：「那沒時運的人兒，丟在這冷屋裡，隨我自生自活的，又來瞅探我怎的？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，留著別處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！八十歲媽媽沒牙——有那些唇說的？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，只顧等你不去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姐，可不怎的。我那屋裡擺下棋子了，咱們閑著下一盤兒，賭杯酒吃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，你們自去，我不去。你不知我心裡不耐煩，我如今睡也，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。我這兩日只有口游氣兒，黃湯淡水誰嘗著來？我成日睜著臉兒過日子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，你好好兒的，怎的不好？你若心內不自在，早對我說，我好請太醫來看你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不信，叫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，等我瞧。這兩日，瘦的象個人模樣哩！」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，燈下觀看。正是：

羞對菱花拭粉妝，為郎憔悴減容光。閉門不管閑風月，任你梅花自主張。

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照，說道：「我怎麼不瘦？」金蓮道：「拿甚麼比你！你每日碗酒塊肉，吃的肥胖胖的，專一隻奈何人。」被西門慶不由分說，一屁股挨著他坐在床上，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，舒手被裡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，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裡去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是個瘦了些。」金蓮道：「怪行貨子，好冷手，冰的人慌！莫不我哄了你不成？我的苦惱，誰人知道，眼淚打肚里流罷了。」亂了一回，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，下了一盤棋，吃了一回酒。臨起身，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，把西門慶攙掇過他這邊歇了。正是得多少：

腰瘦故知閑事惱，淚痕只為別情濃。

金瓶梅

第二十九回

寄法名官哥穿道服





散生日散濟拜宛家

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

濟拜冤家

詩曰：

漢武清齋夜築壇，自斟明水醮仙官。
殿前玉女移香案，雲際金人捧露盤。

絳節幾時還入夢？碧桃何處更驂鸞？
茂陵煙雨埋弓劍，石馬無聲蔓草寒。

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。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，在枕畔千般貼戀，萬種牢籠，淚搵鮫綃，語言

溫順，實指望買住漢子心。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，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，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，買了一所房屋居住。門面兩間，到底四層，一層做客位，一層供養佛像祖先，一層做住房，一層做廚房。自從搬過來，那街坊鄰舍知他是西門慶伙計，不敢怠慢，都送茶盒與他，又出人情慶賀。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、韓大嫂。以下者趕著以叔嬪稱之。西門慶但來他家，韓道國就在鋪子里上宿，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。朝來暮往，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，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，誰敢惹他！見一月之間，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，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。

看看臘月時分，西門慶在家亂著送東京並府縣、軍衛、本衛衙門中節禮。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，並天地疏、新春符、謝竈誥。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，玳安兒拿

進帖來，上寫著：「王皇廟小道吳宗哲頓首拜。」西門慶看了說道：「出家人，又教他費心。」吩咐玳安，叫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。月娘在旁，因話題起道：「一個出家人，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，到把前日你為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，就叫他打了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早是你題起來，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，我就忘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大謏答子貨！誰家願心是忘記的？你便有口無心許下，神明都記著。嗔道孩兒成日恁啾啾唧唧的，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恁說，正月里就把這醮願，在吳道官廟裡還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昨日李大姐說，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，要問那裡討個外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又往那裡討外名？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裡就是了。」因問玳安：「他廟裡有誰在這裡？」玳安道：「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。」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，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：

「家師父多拜上老爹，沒什麼孝順，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並些微禮兒，與老爹賞人。」西門慶止還了半禮，說道：「多謝你師父厚禮。」一面讓他坐。應春道：「小道怎麼敢坐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坐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那道士頭戴小帽，身穿青布直裰，謙遜數次，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，問道：「老爹有甚鈞語吩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月里，我有些醮願，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，就要送小兒寄名，不知你師父閑不閑？」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：「老爹吩咐，隨問有甚經事，不敢應承。請問老爹，訂在正月幾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就訂在初九，爺旦日罷。」徒弟道：「此日正是天誕。又《玉匣記》上我請律爺交慶，五福駢臻，修齋建醮甚好。請問老爹多少醮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歲七月，為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。」徒弟又問：「那日延請多少道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請十六眾罷。」說畢，左右放桌兒待

茶。先封十五兩經錢，另外又是一兩酬答他的節禮，又說：「道眾的襯施，你師父不消備辦，我這裡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。」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，臨出門謝了又謝，磕了頭兒又磕。

到正月初八日，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、一擔阡張、十斤官燭、五斤沉檀馬牙香、十六匹生眼布做襯施，又送了一對京段、兩壇南酒、四隻鮮鵝、四隻鮮雞、一對豚蹄、一腳羊肉、十兩銀子，與官哥兒寄名之禮。西門慶預先發帖兒，請下吳大舅、花大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四位相陪。陳敬濟騎頭口，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。到初九日，西門慶也沒往衙門中去，絕早冠帶，騎大白馬，僕從跟隨，前呼後擁，竟出東門往玉皇廟來。遠遠望見結彩寶幡，過街榜棚。須臾至山門前下馬，睜眼觀看，果然好座廟宇。但見：

青松鬱郁，翠柏森森。金釘朱戶，玉橋低影軒官；碧瓦雕檐，繡幙高懸寶檻。七間大殿，中懸敕額金書；兩廡長廊，彩畫天神帥將。三天門外，離婁與師曠猙獰，左右階前，自虎與青龍猛勇。八寶殿前，侍立是長生玉女，九龍床上，坐著個不壞金身。金鐘撞處，三千世界盡皈依；玉磬鳴時，萬象森羅皆拱極。朝天閣上，天風吹下步虛聲；演法壇中，夜月常聞仙佩響。自此便為真紫府，更於何處覓蓬萊？

西門慶由正門而入，見頭一座流星門上，七尺高朱紅牌架，列著兩行門對，大書：

黃道天開，祥啟九天之闔闔，迓金輿翠蓋以延恩；

玄壇日麗，光臨萬聖之幡幢，誦寶笈瑤章而闡化。

到了寶殿上，懸著二十四字齋題，大書著：「靈寶答天謝地，報國酬恩，九轉玉樞，酬盟寄名，吉祥普滿齋壇。」兩邊一聯：

先天立極，仰大道之巍巍，庸申至悃；

昊帝尊居，鑒清修之翼翼，上報洪恩。

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，旁邊一小童捧盆中盥手畢，鋪排跪請上香。西門慶行禮叩壇畢，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，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氅，腰系絲帶，忙下經筵來，與西門慶稽首道：「小道蒙老爹錯愛，迭受重禮，使小道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就是哥兒寄名，小道禮當叩祝，增延壽命，何以有叨老爹厚賞，誠有愧赧。經襯又且過厚，令小道愈不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厚勞費心辛苦，無物可酬，薄

禮表情而已。」敘禮畢，兩邊道眾齊來稽首。一面請去外方丈，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，那裡待茶。西門慶剛坐下，就令棋童兒：「拿馬接你應二爹去。只怕他沒馬，如何這咱還沒來？」玳安道：「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快騎接去。」棋童應諾去了。吳道官誦畢經，下來遞茶，陪西門慶坐，敘話：「老爹敬神一點誠心，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，到壇諷誦諸品仙經，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，都是整做。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，另具一文書，奏名於三寶面前，起名叫做吳應元。永保富貴遐昌。小道這裡，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，十二分慶贊上帝，二十四分薦亡，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款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有費心。」不一時，打動法鼓，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。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，腰系蒙金犀角帶，到壇，有絳衣表白在旁，先宣念齋意：

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居住，奉道祈恩，酬醮保安，信官西門慶，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，同妻吳氏，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。

表白道：「還有寶眷，小道未曾添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只添上個李氏，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生，同男官哥兒，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罷。」表白文宣過一遍，接念道：

領家眷等，即日投誠，拜乾洪造。伏念慶一介微生，三才未品。出入起居，每感龍天之護佑；迭遷寒暑，常蒙神聖以匡扶。職列武班，叨承禁衛，沐恩光之寵渥，享符祿之豐盈。是以修設清醮，共二十四分位，答報天地之洪恩，酬祝皇王之巨澤。又修清醮十二分位，茲逢天誕，慶贊帝真。介

五福以遐昌，迓諸天而下邁。慶又於去歲七月二十三日，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，要祈坐蓐無虞，臨盆有慶。又願將男官哥兒寄於三寶殿下，賜名吳應元，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，續箕裘之「胤」換「丿」為「彳」嗣，保壽命之延長。附薦西門氏門中二代宗親等魂：祖西門京良，祖妣李氏；先考西門達，妣夏氏；故室人陳氏，及前亡後化，升墜罔知。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，恩資道力，均證生方。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，仰乾化單，俯賜勾銷。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，特就大慈玉皇殿，仗延官道，修建靈寶，答天謝地，報國酬盟，慶神保安，寄名轉經，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。延三境之司尊，迓萬天之帝駕。一門長叨均安，四序公和迪吉。統資道力，介福方來。謹意。

宣畢齋意，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、表白，一一請看，共

有一百八九十道，甚是齊整詳細。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、符索、牒札，不暇細覽。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，於是向案前炷了香，畫了文書，叫左右捧一匹尺頭，與吳道官畫字。吳道官固辭再三，方令小童收了。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咕碌碌擂動法鼓，有若春雷相似。合堂道眾，一派音樂響起。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氅，腳穿朱履，手執牙笏，關發文書，登壇召將。兩邊鳴起鐘來。鋪排引西門慶進壇里，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。西門慶睜眼觀看，果然鋪設齋壇齊整。但見：

位按五方，壇分八級。上供三請四御，旁分八極九霄，中列山川岳瀆，下設幽府冥官。香騰瑞靄，千枝畫燭流光；花簇錦筵，百盞銀燈散彩。天地亭，高張羽蓋；玉帝堂，密佈幢幡。金鐘撞處，高功躡步奏虛皇；玉佩鳴時，都講登壇

朝玉帝。絳綃衣，星辰燦爛；美蒙冠，金碧交加。監壇神將
猙獰，直日功曹猛勇。青龍隱隱來黃道，白鶴翩翩下紫宸。

西門慶剛繞壇拈香下來，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里，
地鋪錦毯，爐焚獸炭，那裡坐去了。不一時，應伯爵、謝希
大來到。唱畢喏，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，說道：「實告要
送些茶兒來，路遠。這些微意，權為一茶之需。」西門慶也
不接，說道：「奈煩！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，又乾這營生做
什麼？吳親家這裡點茶，我一總都有了。」應伯爵連忙又唱
喏，說：「哥，真個？俺每還收了罷。」因望著謝希大說
道：「都是你乾這營生！我說哥不受，拿出來，倒惹他訕兩
句好的。」良久，吳大舅、花子由都到了。每人兩盒細茶食
來點茶，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。吃畢茶，一同擺齋，咸食
齋饌，點心湯飯，甚是豐潔。西門慶同吃了早齋。原來吳道

官叫了個說書的，說西漢評話《鴻門會》。吳道官發了文書，走來陪坐，問：「哥兒今日來不來？」西門慶道，「正是，小頑還小哩，房下恐怕路遠唬著他，來不的。到午間，拿他穿的衣服來，三寶面前，攝受過就是一般。」吳道官道：「小道也是這般計較，最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別的倒也罷了，他只是有些小膽兒。家裡三四個丫鬢連養娘輪流看視，只是害怕。貓狗都不敢到他跟前。」吳大舅道：「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——」正說著，只見玳安進來說：「裡邊桂姨、銀姨使了李銘、吳惠送茶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李銘、吳惠兩個拿著兩個盒子跪下，揭開都是頂皮餅、松花餅、白糖萬壽糕、玫瑰搽穰捲兒。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，因問李銘：「你每怎得知道？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早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，問來，才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。歸家告訴桂姐、三媽說，旋約了吳銀姐，才來了。多上復爹，

本當親來，不好來得，這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。」西門慶吩咐：「你兩個等著吃齋。」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，自有坐處，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。

話休饒舌。到了午朝，拜表畢，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，又是一壇金華酒，又是哥兒的一頂青緞子綃金道髻，一件玄色紵絲道衣，一件綠雲緞小襯衣，一雙白綾小襪，一雙青潞綢衲臉小履鞋，一根黃絨線條，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，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，一付銀項圈條脫，刻著「金玉滿堂，長命富貴」，一道朱書闕非黃綾符，上書著「太乙司命，桃延合康」八字，就扎在黃線索上，都用方盤盛著，又是四盤羹果，擺在桌上。差小童經袱內包著宛紅紙經疏，將三朝做過法事，一一開載節次，請西門慶過了目，方纔裝入盒擔內。共約八抬，送到西門慶家。西門慶甚是歡喜，快

使棋童兒家去，叫賞道童兩方手帕、一兩銀子。

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，有吳大妗子、潘姥姥、楊姑娘、鬱大姐，都在月娘上房坐的。見廟裡送了齋來，又是許多羹果插卓禮物，擺了四張桌子，還擺不下，都亂出來觀看。金蓮便道：「李大姐，你還不快出來看哩！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禮來了，又有他的小道冠髻，道衣兒。噫，你看，又是小履鞋兒！」孟玉樓走向前，拿起來手中看，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，這小履鞋，白綾底兒，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，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。我說他敢有老婆！不然，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？」吳月娘道：「沒的說。他出家人，那裡有老婆！想必是雇人做的。」潘金蓮接過來說：「道士有老婆，象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，莫不是也有漢子？」王姑子道：「道士家，掩上個帽子，那裡

不去了！似俺這僧家，行動就認出來。」金蓮說道：「我聽得說，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。常言道：男僧寺對著女僧寺，沒事也有事。」月娘道：「這六姐，好恁羅說白道的！」金蓮道：「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鎖。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，上面銀打的八個字，帶著且是好看。背面墜著他名字，吳什麼元？」棋童道：「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。」金蓮道：「這是個『應』字。」叫道：「大姐姐，道士無禮，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？」月娘道：「你看不知禮！」因使李瓶兒：「你去抱了你兒子來，穿上這道衣，俺每瞧瞧好不好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他才睡下，又抱他出來？」金蓮道：「不妨事，你揉醒他。」那李瓶兒真個去了。

這潘金蓮識字，取過紅紙袋兒，扯出送來的經疏，看見

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，旁邊只有李氏，再沒別人，心中就有幾分不忿，拿與眾人瞧：「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！你說他偏心不偏心？這上頭只寫著生孩子的，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，都打到贅字號里去了。」孟玉樓問道：「可有大姐姐沒有？」金蓮道：「沒有大姐姐倒好笑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了，有了一個，也就是一般。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，也都寫上，惹的道士不笑話麼？」金蓮道：「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麼？比那個不出材的，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！」正說著，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。孟玉樓道：「拿過衣服來，等我替哥哥穿。」李瓶兒抱著，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，套上頂牌和兩道索，唬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著，半日不敢出氣兒。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。吳月娘吩咐李瓶兒：「你把這經疏，拿個阡張頭兒，親往後邊佛堂中，自家燒了罷。」那李瓶兒去了。玉樓抱弄孩子說道：「穿著這衣服，就是

個小道士兒。」金蓮接過來說道：「什麼小道士兒，倒好象個小太乙兒！」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：「六姐，你這個什麼話，孩兒們面上，快休恁的。」那金蓮訕訕的不言了。一回，那孩子穿著衣服害怕，就哭起來。李瓶兒走來，連忙接過來，替他脫衣裳時，就拉了一抱裙奶屎。孟玉樓笑道：「好個吳應元，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。」月娘連忙叫小玉拿草紙替他抹。不一時，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著了。李瓶兒道：「小大哥原來困了，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。」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，請大妗子、楊娘、潘姥姥眾人出來吃齋。

看看晚來。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，不用葷酒。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，直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，來到大門站立。不想等到日落時分，只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。

潘金蓮問：「你爹來了？」敬濟道：「爹怕來不成了，我來時，醮事還未了，才拜懺，怕不弄到起更！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，還要謝將吃酒。」金蓮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，使性子回到上房裡，對月娘說：「賈瞎子傳操——乾起了個五更！隔牆掠肝腸——死心塌地，兜肚斷了帶子——沒得絆了！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，見陳姐夫騎頭口來了，說爹不來了，醮事還沒了，先打發他來家。」月娘道：「他不來罷，咱每自在，晚夕聽大師父、王師父說因果、唱佛曲兒。」正說著，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，已帶半酣兒，說：「我來與五娘磕頭。」問大姐：「有鐘兒，尋個兒篩酒，與五娘遞一鐘兒。」大姐道：「那裡尋鐘兒去？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。到住回，等我遞罷。你看他醉的腔兒，恰好今日打醮，只好了你，吃的恁憨憨的來家。」月娘便問道：「你爹真個不來了？玳安那奴才沒來？」陳敬濟道：「爹見醮事還沒了，恐

怕家裡沒人，先打發我來了，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。吳道士再三不肯放我，強死強活拉著吃了兩三大鐘酒，才來了。一月娘問：「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？」敬濟道：「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、應三叔、謝三叔，又有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兒。不知纏到多咱晚。只吳大舅來了。門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，也是過夜的數。」金蓮沒見李瓶兒在跟前，便道：「陳姐夫，你也叫起花大舅來？是那門兒親，死了的知道罷了。你叫他李大舅才是。」敬濟道：「五娘，你老人家鄉裡姐姐嫁鄭恩——睜著個眼兒，閉著個眼兒罷了。」大姐道：「賊囚根子，快磕了頭，趁早與我外頭挺去！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！」敬濟於是請金蓮轉上，踉踉蹌蹌磕了四個頭，往前邊去了。

不一時，掌上燈燭，放桌兒，擺上菜兒，請潘姥姥、楊

姑娘、大妗子與眾人來。金蓮遞了酒，打發坐下，吃了面。吃到酒闌，收了家活，抬了桌出去。月娘吩咐小玉把儀門關了，炕上放下小桌兒，眾人圍定兩個姑子，正在中間焚下香，秉著一對蠟燭，聽著他說因果。先是大師父講說，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，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，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說起，漫漫一程一節，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聞，棄了家園富貴，竟到黃梅寺修行去。說了一回，王姑子又接念偈言。

念了一回，吳月娘道：「師父餓了，且把經請過，吃些甚麼。」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咸食，又四碟薄脆、蒸酥糕餅，請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。大妗子說：「俺每都剛吃的飽了，教楊姑娘陪個兒罷，他老人家又吃著個齋。」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，每樣揀了點心，放

在碟兒里，先遞與兩位師父，然後遞與楊姑娘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的佛爺，老身吃的夠了。」又道：「這碟兒里是燒骨朵，姐姐你拿過去，只怕錯揀到口裡。」把眾人笑的了不得。月娘道：「奶奶，這個是廟上送來托葷咸食。你老人家只顧用，不妨事。」楊姑娘道：「既是素的，等老身吃。老身乾淨眼花了，只當做葷的來。」正吃著，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。月娘道：「賊臭肉，你也來做什麼？」惠香道：「我也來聽唱曲兒。」月娘道：「儀門關著，你打那裡進來了？」玉簫道：「他廚房封火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嗔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，成精鼓搗，來聽什麼經！」

當下眾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，吃了茶食，收過家活去，搽抹經桌乾淨。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，炷了香。兩個姑

子打動擊子兒，又高念起來。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，白日長跪聽經，夜夜參禪打坐。四祖禪師見他不凡，收留做了徒弟，與了他三樁寶貝，教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，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邊洗濯衣裳，見一僧人借房兒住，不合答了他一聲，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。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，就往房裡睡去了。少頃，李瓶兒房中繡春來叫，說官哥兒醒了，也去了。只剩下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姥姥、孫雪娥、楊姑娘、大妗子守著。又聽到河中漂過一個大鱗桃來，小姐不合吃了，歸家有孕，懷胎十月。王姑子又接唱了一個《耍孩兒》。唱完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：

五祖一佛性，投胎在腹中，權住十個月，轉凡度眾生。

念到此處，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，大妗子歪在月娘裡間

床上睡著了，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，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，問小玉：「這天有多少晚了？」小玉道：「已是四更天氣，雞叫了。」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。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。鬱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。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。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。兩個還等著小玉頓了一瓶子茶，吃了才睡。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。月娘因問王姑子：「後來這五祖長大了，怎生成正果？」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，小姐怎的逃生，來到仙人莊；又怎的降生五祖，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；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，取了三椿寶貝，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；又怎的遂成正果，後來還度脫母親生天；直說完了才罷。月娘聽了，越發好信佛法了。有詩為證：

聽法聞經怕無常，紅蓮舌上放毫光。何人留下禪空話？

留取尼僧化飯糧！

↑第三十九回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妝丫鬟金蓮
市愛第四十一回↓

詞曰：

種就藍田玉一株，看來的的可人娛。多方珍重好支持，
掌中珠。

倖倖漫驚新態變，妖嬈偏與舊時殊。相逢一見笑成痴，
少人知。

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。王姑子因問月娘：「你
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？」月娘道：「又說喜事哩！前

日八月里，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，平白俺每都過去看。上他那樓梯，一腳躡滑了，把個六七個月身扭掉了。至今再誰見甚麼喜兒來！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有七個月也成形了！」月娘道：「半夜裡掉下榻子里，我和丫頭點燈撥著瞧，倒是個小廝兒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可惜了！怎麼來扭著了？還是胎氣坐的不牢。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，強如別人。你看前邊六娘，進門多少時兒，倒生了個兒子，何等的好！」月娘道：「他各人的兒女，隨天罷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也不打緊，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，一紙好符水藥。前年陳郎中娘子，也是中年無子，常時小產了幾胎，白不存，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，如今生了好不好一個滿抱的小廝兒！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。只是用著一件物件兒難尋。」月娘問道：「什麼物件兒？」王姑子道：「用著頭生孩子的衣胞，拿酒洗了，燒成灰兒，伴著符藥，揀壬子日，人不知，鬼不

覺，空心用黃酒吃了。算定日子兒不錯，至一個月就坐胎氣，好不准！」月娘道：「這師父是男僧女僧？在那裡住？」王姑子道：「他也是俺女僧，也有五十多歲。原在地藏庵兒住來，如今搬在南首法華庵兒做首座，好不有道行！他好少經典兒！又會講說《金剛科儀》各樣因果寶捲，成月說不了。專在大人行走，要便接了去，十朝半月不放出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，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知道。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著。止是這一件兒難尋，這裡沒尋處。恁般如此，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，借情跑出來使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緣何損別人安自己。我與你銀子，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這個到只是問老娘尋，他才有。我替你整治這符水，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。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，隨他多少，十個明星當不的月！」月娘吩咐：「你卻休對人說。」王姑子道：「好奶奶，傻了

我？肯對人說！」說了一回，方睡了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打廟裡來家，月娘才起來梳頭。玉簫接了衣服，坐下。月娘因說：「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，怎的就不來了？」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，吳親家晚夕費心，擺了許多桌席——「吳大舅先來了，留住我和花大哥、應二哥、謝希大。兩個小優兒彈唱著，俺每吃了一夜酒。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，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。」告訴了一回。玉簫遞茶吃了。也沒往衙門裡去，走到前邊書房裡，歪著床上就睡著了。落後潘金蓮、李瓶兒梳了頭，抱著孩子出來，都到上房，陪著吃茶。月娘向李瓶兒道：「他爹來了這一日，在前頭哩，我叫他吃茶食，他不吃。如今有了飯了。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，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。」潘金蓮道：「我也去。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。」於是戴上銷金道髻

兒，穿上道衣，帶了頂牌符索，套上小鞋襪兒，金蓮就要奪過去。月娘道：「叫他媽媽抱罷。你這蜜褐色桃繡裙子不耐污，撒上點子贖到了不成。」於李瓶兒抱定官哥兒，潘金蓮便跟著，來到前邊西廂房內。書童見他二人掀簾，連忙就躲出來了。金蓮見西門慶臉朝里睡，就指著孩子說：「老花子，你好睡！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。大媽媽房裡擺下飯，叫你吃去，你還不快起來，還推睡兒！」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，丟倒頭，那顧天高地下，鼾睡如雷。

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，把孩子放在他面前，怎禁的鬼混，不一時把西門弄醒了。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前面，穿著道士衣服，喜歡的眉開眼笑。連忙接過來，抱到懷裡，與他親個嘴兒。金蓮道：「好乾淨嘴頭子，就來親孩兒！小道士兒吳應元，你噓他一口，你說昨日在那裡使牛耕

地來，今日乏困的這樣的，大白日困覺？昨日叫五媽只顧等著你。你恁大膽，不來與五媽磕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醮事散得晚。晚夕謝將，整吃了一夜。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，在這裡睡回，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不吃酒去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，不去惹人家不怪！」金蓮道：「你去，晚夕早些兒來家，我等著你哩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大媽媽擺下飯了，又做了些酸筍湯，請你吃飯去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心裡還不待吃，等我去喝些湯罷。」於是起來往後邊去了。

這潘金蓮見他去了，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，腳蹬著地爐子說道：「這原來是個套炕子。」伸手摸了摸褥子里，說道：「到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。」瞧了瞧旁邊桌上，放著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，隨手取過來，叫：「李大姐，那邊

香幾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，你取些來與我。」一面揭開了，拿幾個在火炕內，一面夾在襠里，拿裙子裏的沿沿的，且薰熱身上。坐了一回，李瓶兒說道：「咱進去罷，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出來不是？怕他麼！」於是二人抱著官哥，進入後邊來。良久，西門慶吃了飯，吩咐排軍備馬，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。潘姥姥先去了。

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。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，叫他休對大師姑說，好歹請薛姑子帶了符藥來。王姑子接了銀子，和月娘說：「我這一去，只過十六日才來。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只替我乾的停當，我還謝你。」於是作辭去了。看官聽說：但凡大人家，似這等尼僧牙婆，決不可抬舉。在深宮大院，相伴著婦女，俱以談經說典為由，背地裡送暖偷寒，甚麼事兒不乾出來？有詩為

證：

最有緇流不可言，深宮大院哄嬋娟。此輩若皆成佛道，西方依舊黑漫漫。

卻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，把鬚髻摘了，打了個盤頭楂髻，把臉搽的雪白，抹的嘴唇兒鮮紅，戴著兩個金燈籠墜子，貼著三個面花兒，帶著紫銷金箍兒，尋了一套紅織金袄兒，下著翠藍緞子裙：要妝丫頭，哄月娘眾人耍子。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。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妝扮起來，活象個丫頭。我那屋裡有紅布手巾，替你蓋著頭。等我往後邊去，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，唬他們唬，管定就信了。」春梅打著燈籠在頭裡走，走到儀門首，撞見陳敬濟，笑道：「我道是誰來，這個就是五娘乾的營

生！」李瓶兒叫道：「姐夫，你過來，等我和你說了，著你先進去見他們，只如此這般。」敬濟道：「我有法兒哄他。」於是先走到上房裡。眾人都在炕上坐著吃茶，敬濟道：「娘，你看爹平白里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，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，會彈唱的姐兒，剛纔拿轎子送將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真個？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？」敬濟道：「他怕你老人家罵他，送轎子到大門首，就去了。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。」大妗子還不言語，楊姑娘道：「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夠了，又要他來做什麼？」月娘道：「好奶奶，你禁的！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？俺們都是老婆當軍——充數兒罷了！」玉簫道：「等我瞧瞧去。」只見月亮地里，原是春梅打燈籠，落後叫了來安兒打著，和李瓶兒後邊跟著，搭著蓋頭，穿著紅衣服進來。慌的孟玉樓、李嬌兒都出來看。良久，進入房裡。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：「這個是主子，還不

磕頭哩！」一面揭了蓋頭。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，忍不住撲吃的笑了。玉樓道：「好丫頭，不與你主子磕頭，且笑！」月娘笑了，說道：「這六姐成精死了罷！把俺每哄的信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我不信。」楊姑娘道：「姐姐，你怎的見出來不信？」玉樓道：「俺六姐平昔磕頭，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，倒退兩步才拜。」楊姑娘道：「還是姐姐看的出來，要著老身就信了。」李兒道：「我也就信了。剛纔不是揭蓋頭，他自家笑，還認不出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琴童兒抱進氈包來，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你且藏在明間里。等他進來，等我哄他哄。」

不一時，西門慶來到，楊姑娘、大妗子出去了，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。月娘在旁不言語。玉樓道：「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，說是你叫他送來要他的，你恁

大年紀，前程也在身上，還乾這勾當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那裡叫他買丫頭來？信那老淫婦哄你哩！」玉樓道：「你問大姐姐不是？丫頭也領在這裡，我不哄你。你不信，我叫出來你瞧。」於是叫玉簫：「你拉進那新丫頭來，見你爹。」那玉簫掩著嘴兒笑，又不敢去拉，前邊走了走兒，又回來了，說道：「他不肯來。」玉樓道：「等我去拉，恁大膽的奴才，頭兒沒動，就扭主子，也是個不聽指教的！」一面走到明間內。只聽說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我不好罵的！人不進去，只顧拉人，拉的手腳兒不著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好奴才，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，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。」一面拉進來。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，卻是潘金蓮打著揸髻裝丫頭，笑的眼沒縫兒。那金蓮就坐在旁邊椅子上。玉樓道：「好大膽丫頭！新來乍到，就恁少條失教的，大刺刺對著主子坐著！」月娘笑道：「你趁著你主子來家，與他磕個頭兒罷。」

「那金蓮也不動，走到月娘裡間屋裡，一頓把簪子拔了，戴上鬚髻出來。月娘道：「好淫婦，討了誰上頭話，就戴上鬚髻了！」眾人又笑了一回。月娘告訴西門慶說：「今日喬親家那裡，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，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燈酒。咱到明日，不先送些禮兒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早叫來興兒，買四盤餚品、一壇南酒送去就是了。到明日，咱家發柬，十四日也請他娘子，並周守備娘子、荊都監娘子、夏大人娘子、張親家母。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。教賁四叫將花兒匠來，做幾架煙火。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，叫他來扮《西廂記》。往院中再把吳銀兒、李桂姐接了來。你們在家看燈吃酒，我和應二哥、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。」說畢，不一時放下桌兒，安排酒上來。

潘金蓮遞酒，眾姊妹相陪吃了一回。西門慶因見金蓮裝

扮丫頭，燈下艷妝濃抹，不覺淫心漾漾，不住把眼色遞與他。金蓮就知其意，就到前面房裡，去了冠兒，輓著杭州纜，重勻粉面，復點朱唇。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。不一時，西門慶果然來到，見婦人還輓起雲髻來，心中甚喜，摟著他坐在椅子上，兩個說笑。不一時，春梅收拾上酒菜來。婦人從新與他遞酒。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兒，頭裡已是遞過罷了，又教你費心。」金蓮笑道：「那個大伙里酒兒不算，這個是奴家業兒，與你遞鐘酒兒，年年累你破費，你休抱怨。」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，連忙接了他酒，摟在懷裡膝蓋上坐的。春梅斟酒，秋菊拿菜兒。金蓮道：「我問你，十二日喬家請，俺每都去？只教大姐姐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即下帖兒都請，你每如何不去？到明日，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，省得家裡尋他娘哭。」金蓮道：「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，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子，沒件好當眼

的。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，一家分散幾件子，裁與俺們穿了罷！只顧放著，敢生小的兒也怎的？到明日咱家擺酒，請眾官娘子，俺們也好見他，不惹人笑話。我長是說著，你把臉兒憨著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既是恁的，明日叫了趙裁來，與你們裁了罷，」金蓮道：「及至明日叫裁縫做，只差兩日兒，做著還遲了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對趙裁說，多帶幾個人來，替你們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夠了。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。」金蓮道：「我早對你說過，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，我難比他們都有，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賊小油嘴兒，去處掐個尖兒。」兩個說話飲酒，到一更時分方上床。兩個如被底鴛鴦，帳中鸞鳳，整狂了半夜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回來，開了箱櫃，拿出南邊織造

的羅緞尺頭來。每人做件妝花通袖袍兒，一套遍地錦衣服，一套妝花衣服。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，四套妝花衣服。在捲棚內，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。趙裁見西門慶，連忙磕了頭。桌上鋪著氈條，取出剪尺來，先裁月娘的：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妝花通袖襖，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；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；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麒麟補子襖兒，翠藍寬拖遍地金裙；一套沉香色妝花補子遍地錦羅袄兒，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。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妝花錦雞緞子袍兒，兩套妝花羅緞衣服。孫雪娥只是兩套，就沒與他袍兒。須臾共裁剪二十件衣服。兌了五兩銀子，與趙裁做工錢。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攢造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金鈴玉墜妝閨女，錦綺珠翹飾美娃。

↑第四十回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
深同氣苦第四十二回↓

詞曰：

瀟灑佳人，風流才子，天然吩咐成雙。蘭堂綺席，燭影
耀熒煌。

數幅紅羅錦繡，寶妝篆、金鴨焚香。分明是，芙蓉浪
里，一對鴛鴦。

話說西門慶在家中，裁縫攢造衣服，那消兩日就完了。
到十二日，喬家使人邀請。早晨，西門慶先送了禮去。那

日，月娘並眾姊妹、大妗子，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。留下孫雪娥看家。奶子如意兒抱著官哥，又令來興媳婦蕙秀伏侍疊衣服，又是兩頂小轎。

西門慶在家，看著賁四叫了花兒匠來扎縛煙火，在大廳、捲棚內掛燈，使小廝拿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，俱不必細說。後晌時分，走到金蓮房中。金蓮不在家，春梅在旁伏侍茶飯，放桌兒吃酒。西門慶因對春梅說：「十四日請眾官娘子，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，與你娘跟著遞酒，也是好處。」春梅聽了，斜靠著桌兒說道：「你若叫，只叫他三個出去，我是不出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怎的不出去？」春梅道：「娘們都新做了衣裳，陪侍眾官戶娘子便好看。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，平白出去惹人笑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、珠翠花朵。」春梅道：

「頭上將就戴著罷了，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，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！到沒的羞刺刺的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，見你娘們做了衣裳，卻使性兒起來。不打緊，叫趙裁來，連大姐帶你四個，每人都裁三件：一套緞子衣裳、一件遍地錦比甲。」春梅道：「我不比與他。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，搭襯著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要不打緊，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。」春梅道：「大姑娘有一件罷了，我卻沒有，他也說不的。」西門慶於是拿鑰匙開樓門，揀了五套緞子衣服、兩套遍地錦比甲兒，一匹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。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，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都是藍綠顏色；衣服都是大紅緞子織金對衿襖，翠藍邊拖裙，共十七件。一面叫了趙裁來，都裁剪停當。又要一匹黃紗做裙腰，貼里一色都是杭州絹兒。春梅方纔喜歡了，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酒，說笑頑耍。

不題。

且說吳月娘眾妹妹到了喬大戶家。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，並左鄰朱台官娘子、崔親家母，並兩個外甥侄女兒——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。叫了兩個妓女，席前彈唱。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，連忙出儀門首迎接，後廳敘禮。趕著月娘呼姑娘，李嬌兒眾人都排行叫二姑娘、三姑娘……，俱依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。又與尚舉人、朱台官娘子敘禮畢，段大姐、鄭三姐向前拜見了。各依次坐下。丫環遞過了茶，喬大戶出來拜見，謝了禮。他娘子讓進眾人房中去寬衣服，就放桌兒擺茶，請眾堂客坐下吃茶。奶子如意兒和蕙秀在房中看官哥兒，另自管待。須臾，吃了茶到廳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正面設四張桌席。讓月娘坐了首位，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、吳大妗子、

朱台官娘子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喬大戶娘子，關席坐位，旁邊放一桌，是段大姐、鄭三姐，共十一位。兩個妓女在旁邊唱。上了湯飯，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，月娘賞了二錢銀子；第二道是頓爛〔火誇〕蹄兒，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；第三道獻燒鴨，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。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，遞了月娘過去，又遞尚舉人娘子。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、勻臉去了。

孟玉樓也跟下來，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，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著官哥兒，在炕上鋪著小褥子兒躺著。他家新生的長姐，也在旁邊卧著。兩個你打我下兒，我打你下兒頑耍。把月娘、玉樓見了，喜歡的要不得，說道：「他兩個倒好象兩口兒。」只見吳大妗子進來，說道：「大妗子，你來瞧瞧，兩個倒象小兩口兒。」大妗子笑道：「正是。孩兒每在

炕上，張手蹬腳兒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小姻緣一對兒耍子。」喬大戶娘子和眾堂客都進房到。吳大妗子如此這般說。喬大戶娘子道：「列位親家聽著，小家兒人家，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？」月娘道：「親家好說，我家嫂子是何人？鄭三姐是何人？我與你愛親做親，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，如何卻說此話？」玉樓推著李瓶兒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怎的說？」那李瓶兒只是笑。吳妗子道：「喬親家不依，我就惱了。」尚舉人娘子和朱台官娘子皆說道：「難為吳親家厚情，喬親家你休謙辭了。」因問：「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？」月娘道：「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，原大五個月，正是兩口兒。」眾人不由分說，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、李瓶兒拉到前廳，兩個就割了衫襟。兩個妓女彈唱著。旋對喬大戶說了，拿出果盒、三段紅來遞酒。月娘一面吩咐玳安、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。旋抬了兩壇酒、三匹

緞子、紅綠板兒絨金絲花、四個螺甸大果盒。兩家席前，掛紅吃酒。一面堂中畫燭高擎，花燈燦爛，麝香鬢鬢，喜笑匆匆。兩個妓女，啟朱唇，露皓齒，輕撥玉阮，斜抱琵琶唱著。

眾堂客與吳月娘、喬大戶娘子、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，掛了紅，遞了酒，各人都拜了。從新復安席坐人飲酒。廚子上了一道裏餡壽字雪花糕、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。月娘坐在上席，滿心歡喜，叫玳安過來，賞一匹大紅與廚役。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匹。俱磕頭謝了。喬大戶娘子不放鬆身，還在後堂留坐，擺了許多勸碟，細果攢盒。約吃到一更時分，月娘等方纔拜辭回來，說道：「親家，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坐坐。」喬大戶娘子道：「親家盛情，家老兒說來，只怕席間不好坐的，改日望親家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好親家，再

沒人。親家只是見外。」因留了大妗子：「你今日不去，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里來罷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喬親家，別的日子你不去罷，到十五日，你正親家生日，你莫不也不去？」喬大戶娘子道：「親家十五日好日子，我怎敢不去！」月娘道：「親家若不去，大妗子，我交付與你，只在你身上。」於是，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，然後作辭上轎。

頭裡兩個排軍，打著兩個大紅燈籠；後邊又是兩個小廝，打著兩個燈籠。吳月娘在頭裡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一字在中間，如意兒和蕙秀隨後。奶子轎子里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，恐怕冷，腳下還蹬著銅火爐兒。兩邊小廝圍隨。到了家門首下轎，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，月娘等眾人進來，道了萬福，坐下。眾丫鬟都來磕了頭。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，告訴了一遍。西門慶聽

了道：「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？」月娘道：「有尚舉人娘子、朱序班娘子、崔親家母、兩個侄女。」西門慶說：「做親也罷了，只是有些不搬陪。」月娘道：「倒是俺嫂子，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著，都蓋著那被窩兒，你打我一下兒，我打你一下兒，恰是小兩口兒一般，才叫了俺們去，說將起來，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。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，抬送了花紅果盒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做親也罷了，只是有些不搬陪些。喬家雖有這個家事，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。你我如今見居著這官，又在衙門中管著事，到明日會親酒席間，他戴著小帽，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？甚不雅相。就是前日，荊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，再三趕著和我做親，說他家小姐今才五個月兒，也和咱家孩子同歲。我嫌他沒娘母子，是房裡生的，所以沒曾應承他。想不到與他家做了親。」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：「嫌人家是房裡

養的，誰家是房外養的？就是喬家這孩子，也是房裡生的。正是險道神撞著壽星老兒——你也休說我長，我也休嫌你短。」西門慶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賊淫婦，還不過去！人這裡說話，也插嘴插舌的。有你甚麼說處！」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，抽身走出來，說道：「誰說這裡有我說處？可知我沒說處哩！」

看官聽說：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，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，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，心中甚是氣不憤，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，越發急了，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。西門慶因問：「大妗子怎的不來？」月娘道：「喬親家母明日見有眾官娘子，說不得來。我留下他在那裡，教明日同他一搭兒里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不好相處，到明日怎麼廝會？」說了回話，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

屋裡來，見金蓮哭泣，說道：「你只顧惱怎的？隨他說幾句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早是你在旁邊聽著，我說他什麼歹話來？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，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？也是房裡生的。那個紙包兒包著，瞞得過人？賊不逢好死的強人，就睜著眼罵起我來。罵的人那絕情絕義。怎的沒我說處？改變了心，教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裡！多大的孩子，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，平白扳親家，有錢沒處施展的，爭破卧單——沒的蓋，狗咬尿胞——空歡喜！如今做濕親家還好，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才難。吹殺燈擠眼兒——後來的事看不見。做親時人家好，過三年五載方了的才一個兒！」玉樓道：「如今人也賊了，不乾這個營生。論起來也還早哩。才養的孩子，割甚麼衫襟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著耍子兒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便浪〔才〕著圖扳親家耍子，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強人罵我。」玉樓道：「誰教你說話不著個頭項

兒就說出來？他不罵你罵狗？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說的，他不是房裡，是大老婆？就是喬家孩子，是房裡生的，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。你家失迷家鄉，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！」玉樓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。坐了一回，金蓮歸房去了。

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，從新花枝招颯與月娘磕頭，說道：「今日孩子的事，累姐姐費心。」那月娘笑嘻嘻，也倒身還下禮去，說道：「你喜呀？」李瓶兒道：「與姐姐同喜。」磕畢頭起來，與月娘、李嬌兒坐著說話。只見孫雪娥、大姐來與月娘磕頭，與李嬌兒、李瓶兒道了萬福。小玉拿茶來，正吃茶，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繡春來請，說：「哥兒屋裡尋哩，爹使我請娘來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。一搭兒去也罷了，只怕孩子沒個燈兒。」月娘道：「頭裡進門，到是我叫他抱的房裡去。恐怕

晚了。」小玉道：「頭裡如意兒抱著他，來安兒打著燈籠送他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這等也罷了。」於是，作辭月娘，回房中來。只見西門慶在屋裡，官哥兒在奶子懷裡睡著了。因說：「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？」如意兒道：「大娘見來安兒打著燈籠，就趁著燈兒來了。哥哥哭了一口，才拍著他睡著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尋了這一回，才睡了。」李瓶兒說畢，望著他笑嘻嘻說道：「今日與孩兒定了親，累你，我替你磕個頭兒。」於是，插燭也似磕下去。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，連忙拉起來，做一處坐的。一面令迎春擺下酒兒，兩個吃酒。

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，沒好氣，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，因秋菊開的門遲了，進門就打了兩個耳刮子，高聲罵道：「賊淫婦奴才！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？你做甚麼

來？我且和你答話。」於是走到屋裡坐下。春梅走來磕頭遞茶。婦人問他：「賊奴才他在屋裡做什麼來？」春梅道：「在院子里坐著來。我這等催他，還不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惱氣。黨太尉吃匾食，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。」待要打他，又恐西門慶聽見；不言語，心中又氣。一面卸了濃妝，春梅與他搭了鋪，上床就睡了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去了。婦人把秋菊叫他頂著大塊柱石，跪在院子里。跪的他梳了頭，叫春梅扯了他褲子，拿大板子要打他。春梅道：「好乾淨的奴才，叫我扯褲子，到沒的污濁了我的手！」走到前邊，旋叫了畫童兒扯去秋菊的衣。婦人打著他罵道：「賊奴才淫婦，你從幾時就恁大來？別人興你，我卻不興你。姐姐，你知我見的，將就膿著些兒罷了。平白撐著頭兒，逞什麼強？姐姐，你休要倚著，我到

明日洗著兩個眼兒看著你哩！」一面罵著又打，打了又罵，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。李瓶兒那邊才起來，正看著奶子打發官哥兒睡著了，又唬醒了。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，罵的言語兒有因，一聲兒不言語，唬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握著。一面使繡春：「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。哥兒才吃了些奶睡著了。」金蓮聽了，越發打的秋菊狠了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身上打著一萬把刀子，這等叫饒。我是恁性兒，你越叫，我越打。莫不為你拉斷了路行人？人家打丫頭，也來看著你。好姐姐，對漢子說，把我別變了罷！」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，把兩隻手氣的冰冷，忍氣吞聲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早晨茶水也沒吃，摟著官哥兒在炕上就睡著了。

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，入房來看官哥兒，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，睡在炕上，問道：「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？上

房請你說話。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？」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，只說：「我心中不自在。」西門慶告說：「喬親家那裡，送你的生日禮來了。一匹尺頭、兩壇南酒、一盤壽桃、一盤壽麵、四樣下飯。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、四盤蜜食、四盤細果、兩掛珠子吊燈、兩座羊皮屏風燈、兩匹大紅官緞、一頂青緞（「才寨」的金八吉祥帽兒、兩雙男鞋、六雙女鞋。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，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。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。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。大妗子先來了，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，直到後日才來。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，好不喜歡！到十五日，也要來走走，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。」李瓶兒聽了，方慢慢起來梳頭，走了後邊，拜了大妗子。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，禮物擺在明間內，都看了。一面打發回盒起身，與了孔嫂兒、喬通每人兩方手帕、五錢銀

子，寫了回帖去了。正是：但將鐘鼓悅和愛，好把犬羊為國羞。有詩為證：

西門獨富太驕矜，襁褓孩兒結做親。不獨資財如糞上，也應嗟嘆後來人。

↑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煙火 賞元宵
樓上醉花燈第四十三回↓

詩曰：

星月當空萬燭燒，人間天上兩元宵。樂和春奏聲偏好，人蹈衣歸馬亦嬌。

易老韶光休浪度，最公白髮不相饒。千金博得斯須刻，

吩咐譙更仔細敲。

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，走來上房，和月娘、大妗子、李瓶兒商議。月娘道：「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子送節，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，與他家長姐送節。就權為插定一般，庶不差了禮數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咱這裡，少不的立上個媒人，往來方便些。」月娘道：「他家是孔嫂兒，咱家安上誰好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就安上老馮罷。」於是，連忙寫了請帖八個，就叫了老馮來，同玳安拿請帖盒兒，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、喬五太太並尚舉人娘子、朱序班娘子、崔親家母、段大姐、鄭三姐來赴席，與李瓶兒做生日，並吃看燈酒。一面吩咐來興兒，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並羹果食物。又是兩套遍地錦羅緞衣服，一件大紅小袍兒、一頂金絲縐紗冠兒、兩盞雲南羊角珠燈、一盒衣翠、一對小金手鐲、

四個金寶石戒指兒。十四日早裝盒擔，叫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。喬大戶那邊，酒筵管待，重加答賀。回盒中，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腳，俱不必細說。正亂著，應伯爵來講李智、黃四官銀子事，看見，問其所以。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：「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。」伯爵道：「嫂子呼喚，房下必定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請眾堂官娘子吃酒，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。」伯爵應諾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，又是兩方銷金汗巾，一雙女鞋，送與李瓶兒上壽，就拜乾女兒。月娘收了禮物，打發轎子回去。李桂姐只到次日才來，見吳銀兒在這裡，便悄悄問月娘：「他多咱來的？」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：「昨日送了禮來，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。」李桂姐聽

了，一聲兒沒言語。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，兩個不說話。

卻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，兩個師父領著，挑了箱子來，先與西門慶磕頭。西門慶吩咐西廂房做戲房，管待酒飯。不一時，周守備娘子、荊都監母親荊太太與張團練娘子，都先到了。俱是大轎，排軍喝道，家人媳婦跟隨。月娘與眾姊妹，都穿著袍出來迎接，至後廳敘禮。與眾親相見畢，讓坐遞茶，等著夏提刑娘子到才擺茶。不料等到日中，還不見來。小廝邀了兩三遍，約午後才喝了道來，抬著衣匣，家人媳婦跟隨，許多僕從擁護。鼓樂接進後廳，與眾堂客見畢禮數，依次序坐下。先在捲棚內擺茶，然後大廳上坐。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，都是齊整妝束，席上捧茶斟酒。那日扮的是《西廂記》。

不說畫堂深處，珠圍翠繞，歌舞吹彈飲酒。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，就騎馬約下應伯爵、謝希大，往獅子街房裡去了。吩咐四架煙火，拿一架那裡去。晚夕，堂客跟前放兩架。旋叫了個廚子，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，兩壇金華酒去。又叫了兩個唱的——董嬌兒、韓玉釧兒。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雇轎子，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。玳安見婦人道：「爹說請韓大嬸，那裡晚夕看放煙火。」婦人笑道：「我羞刺刺，怎麼好去的，你韓大叔知道不嗔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對韓大叔說了，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。因叫了兩個唱的，沒人陪他。」那婦人聽了，還不動身。一回，只見韓道國來家。玳安道：「這不是韓大叔來了。韓大嬸這裡，不信我說哩。」婦人向他漢子說，「真個叫我去？」韓道國道：「老爹再三說，兩個唱的沒人陪他，請你過去，晚夕就看放煙火。你還不收拾哩！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，就晚夕

一搭兒里坐坐。保官兒也往家去了，晚夕該他上宿哩。」婦人道：「不知多咱才散，你到那裡坐回就來罷，家裡沒人，你又不該上宿。」說畢，打扮穿了衣服，玳安跟隨，逕到獅子街房裡來。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裡收拾下床炕、帳幔、褥被，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。房裡吊著一對紗燈，籠著一盆炭火。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。一丈青走出來，道了萬福，拿茶吃了。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，才到房子里。兩個在樓上打雙陸。樓上除了六扇窗戶，掛著帘子，下邊就是燈市，十分鬧熱。打了回雙陸，收拾擺飯吃了，二人在簾里觀看燈市。但見：

萬井人煙錦繡圍，香車寶馬鬧如雷。鰲山聳出青雲上，何處游人不看來？

二人看了一回，西門慶忽見人叢里謝希大、祝實念，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，指與伯爵瞧。因問：「那戴方巾的，你可認的他？」伯爵道：「此人眼熟，不認的他。」西門慶便叫玳安：「你去下邊，悄悄請了謝爹來。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。」玳安小廝賊，一直走下樓來，挨到人鬧里，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，從旁邊出來，把謝希大拉了一把。慌的希大回身觀看，卻是玳安。玳安道：「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，請謝爹說話。」希大道：「你去，我知道了。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，就來見你爹。」玳安便一道煙去了。希大到了粘梅花處，向人鬧處，就又過一邊，由著祝實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尋。他便走來樓上，見西門慶、應伯爵兩個作揖，因說道：「哥來此看燈，早晨就不呼喚兄弟一聲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早晨對眾人，不好邀你每的。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，說你不在家。剛纔，祝麻子沒看見麼？」因

問：「那戴方巾的是誰？」希大道：「那戴方巾的，是王昭宣府里王三官兒。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，要問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銀子。央我和老孫、祝麻子作保。要乾前程，入武學肄業。我那裡管他這閑帳！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，聽見哥呼喚，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，交我乘人亂，就叉開了走來見哥。」因問伯爵：「你來多大回了？」伯爵道：「哥使我先到你家，你不在，我就來了，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不曾？」謝希大道：「早晨從哥那裡出來，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，誰吃飯來！」西門慶吩咐玳安：「廚下安排飯來，與你謝爹吃。」不一時，就是春盤小菜、兩碗稀爛下飯、一碗「火川」肉粉湯、兩碗白米飯。希大獨自一個，吃的裡外乾淨，剩下些汁湯兒，還泡了碗吃了。玳安收下家活去。希大在旁看著兩個打雙陸。

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，抬轎的提著衣裳包兒，笑進來。伯爵在窗里看見，說道：「兩個小淫婦兒，這咱才來。」吩咐玳安：「且別教他往後邊去，先叫他樓上來見我。」希大道：「今日叫的是那兩個？」玳安道：「是董嬌兒、韓玉釧兒。」忙下樓說道：「應二爹叫你說話。」兩個那裡肯來，一直往後走了。見了一丈青，拜了，引他入房中。看見王六兒頭上戴著時樣扭心鬚髻兒，身上穿紫潞綢襖兒，玄色披襖兒、白挑線絹裙子，下邊露兩隻金蓮，拖的水髻長長的，紫膛色，不十分搽鉛粉，學個中人打扮，耳邊帶著丁香兒。進門只望著他拜了一拜，都在炕邊頭坐了。小鐵棍拿茶來，王六兒陪著吃了。兩個唱的，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。看一回，兩個笑一回，更不知是什麼人。落後，玳安進來，兩個悄悄問道：「房裡那一位是誰？」玳安沒的

回答，只說是：「俺爹大姨人家，接來看燈的。」兩個聽

的，從新到房中說道：「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，沒曾見的禮，休怪。」於是插燭磕了兩個頭。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。落後，擺上湯飯來，陪著同吃。兩個拿樂器，又唱與王六兒聽。

伯爵打了雙陸，下樓來小解淨手，聽見後邊唱，點手兒叫玳安，問道：「你告我說，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？」玳安只是笑，不做聲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曹州兵備——管事寬。唱不唱，管他怎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好賊小油嘴，你不說，愁我不知道？」玳安笑道：「你老人家知道罷了，又問怎的？」說畢，一直往後走了。伯爵上的樓來，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。只見李銘、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。伯爵道：「好呀！你兩個來的正好，怎知道俺每在這裡？」李銘跪下說道：「小的和吳惠先到宅里來，宅里說爹

在這邊擺酒。特來伏侍爹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你起來伺候。玳安，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。」不一時，韓道國到了，作了揖，坐下。一面放桌兒，擺上春盤案酒來，琴童在旁邊篩酒。伯爵與希大居上，西門慶主位，韓道國打橫，坐下把酒來篩；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。

少頃，韓玉釧兒、董嬌兒兩個，慢條斯禮上樓來。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。伯爵罵道：「我道是誰來，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。頭裡我叫著，怎的不先來見我？這等大膽！到明日，不與你個功德，你也不怕。」董嬌兒笑道：「哥兒那裡隔牆掠個鬼臉兒，可不把我唬殺！」韓玉釧兒道：「你知道，愛奴兒掇著獸頭城往裡掠——好個丟醜兒的孩兒！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今日忒多餘了。有了李銘、吳惠在這裡唱罷了，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？還不趁早打發他去。大節

夜，還趕幾個錢兒，等住回晚了，越發没人要了。」韓玉釧兒道：「哥兒，你怎麼沒羞？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，又不伏侍你，你怎的閑出氣？」伯爵道：「傻小歪刺骨兒，你見在這裡，不伏侍我，你說伏侍誰？」韓玉釧道：「唐胖子掉在醋缸里——把你撇酸了。」伯爵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是撇酸了我。等住回散了家去時，我和你答話。我左右有兩個法兒，你原出得我手！」董嬌兒問道：「哥兒，那兩個法兒？說來我聽。」伯爵道：「我頭一個，是對巡捕說了，拿你犯夜，教他拿了去，拶你一頓好拶子。十分不巧，只消三分銀子燒酒，把抬轎的灌醉了，隨你這小淫婦兒去，天晚到家沒錢，不怕鴛子不打。」韓玉釧道：「十分晚了，俺每不去，在爹這房子里睡。再不，叫爹差人送俺每，王媽媽支錢一百文，不在於你。好淡嘴女又十撇兒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是奴才，如今年程反了，拿三道三。」說笑回，兩個唱的在旁彈

唱春景之詞。

眾人才拿起湯飯來吃，只見玳安兒走來，報道：「祝爹來了。」眾人都言語。不一時，祝實念上的樓來，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好吃，可成個人。」因說：「謝子純，哥這裡請你，也對我說一聲兒，三不知就走的來了，叫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。」希大道：「我也是誤行，才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。走上來作揖，被哥留住了。」西門慶因令玳安兒：「拿椅兒來，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。」於是安放鐘箸，在下席坐了。廚下拿了湯飯上來，一齊同吃。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，呷了一口湯，因見李銘在旁，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。那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、韓道國，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，三個大包子，還零四個桃花燒賣，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。左右收下湯碗去，

斟上酒來飲酒。希大因問祝實念道：「你陪他到那裡才拆開了？怎知道我在這裡？」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說：「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著，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，往許不與先生那裡，借三百兩銀子去，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。」希大道：「你每休寫上我，我不管。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，討保頭錢使。」因問：「怎的寫差了？」祝實念道：「我那等吩咐他，文書寫滑著些，立與他三限才還。他不依我，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。」希大道：「你立的是那三限？」祝實念道：「頭一限，風吹轆軸打孤雁；第二限，水底魚兒跳上岸；第三限，水裡石頭泡得爛。這三限交還他。」謝希大道：「你這等寫著，還說不滑哩。」祝實念道：「你到說的好，倘或一朝天旱水淺，朝廷挑河，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鏹頭砍得稀爛，怎了？那時少不的還他銀子。」眾人說笑了一回。

看看天晚，西門慶吩咐樓上點燈，又樓檐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，甚是奇巧。家中，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，抬送了四個攢盒，都是美口糖食、細巧果品。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：「家中眾奶奶們散了不曾？誰使你送來？」棋童道：「大娘使小的送來，與爹這邊下酒。眾奶奶們還未散哩。戲文扮了四折，大娘留在大門首吃酒，看放煙火哩。」西門慶問：「有人看沒有？」棋童道：「擠圍著滿街人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吩咐留下四名青衣排軍，拿桿欄攔人伺候，休放閑雜人挨擠。」棋童道：「小的與平安兒兩個，同排軍都看放了煙火，並沒閑雜人攪擾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吩咐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，將攢盒擺上，廚下又拿上一道果餡元宵來。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。西門慶吩咐棋童回家看去。一面重篩美酒，再設珍羞，叫李銘、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。唱畢，吃了元宵，韓道國先往家去了。少頃，西門慶吩咐來昭將樓

下開下兩間，吊掛上帘子，把煙火架抬出去。西門慶與眾人在樓上看，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觀看。玳安和來昭將煙火安放在街心裡。須臾，點著。那兩邊圍看的，挨肩擦膀，不知其數。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煙火，誰人不來觀看？果然扎得停當好煙火。但見：

一丈五高花樁，四周下山棚熱鬧。最高處一隻仙鶴，口裡銜著一封丹書，乃是一枝起火，一道寒光，直鑽透鬥牛邊。然後，正當中一個西瓜炮迸開，四下裡人物皆著，鬻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。彩蓮舫，賽月明，一個趕一個，猶如金燈衝散碧天星；紫葡萄，萬架千株，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。霸王鞭，到處響亮；地老鼠，串繞人衣。瓊盞玉台，端的旋轉得好看；銀蛾金彈，施逞巧妙難移。八仙捧壽，名顯中通；七聖降妖，通身是火。黃煙兒，綠煙兒，氤氳籠罩萬堆

霞；緊吐蓮，慢吐蓮，燦爛爭開十段錦。一丈菊與煙蘭相對，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。樓臺殿閣，頃刻不見巍峨之勢；村坊社鼓，仿佛難聞歡鬧之聲。貨郎擔兒，上下光焰齊明；鮑老車兒，首尾迸得粉碎。五鬼鬧判，焦頭爛額見猙獰；十面埋伏，馬到人馳無勝負。總然費卻萬般心，只落得火滅煙消成煨燼。

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，剛看罷煙火下樓來，因見王六兒在這裡，推小淨手，拉著謝希大、祝實念，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。玳安便道：「二爹那裡去？」伯爵向他耳邊說道：「傻孩子，我頭裡說的那本帳，我若不起身，別人也只顧坐著，顯的就不趣了。等你爹問，你只說俺每都跑了。」落後，西門慶見煙火放了，問伯爵等那裡去了，玳安道：「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。小的攔不回來，多上覆爹。」西門

慶就不再問了。因叫過李銘、吳惠來，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。吩咐：「我且不與你唱錢，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。還是應二爹三個並眾伙計當家兒，晚夕在門首吃酒。」李銘跪下道：「小的告稟爹：十六日和吳惠、左順、鄭奉三個，都往東平府，新升的胡爺那裡到任，官身去，只到後晌才得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左右俺每晚夕才吃酒哩。你只休誤了就是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小的並不敢誤。」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。西門慶吩咐：「明日，家中堂客擺酒，李桂姐、吳銀姐都在這裡，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。」二人應諾了，一同出門，不在話下。西門慶吩咐來昭、玳安、琴童收家活。滅息了燈燭，就往後邊房裡去了。

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，正在外邊看放了煙火，見西門慶進去了，就來樓上。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、

一甌子酒和些元宵，拿到屋裡，就問他娘一丈青討，被他娘打了兩下。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里頑耍，只聽正面房子里笑聲，只說唱的還沒去哩，見房門關著，就在門縫裡張看，見房裡掌著燈燭。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，在床沿子上行房。西門慶已有酒的人，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，褪去小衣，那話上使著托子乾後庭花。一進一退往來「扞」打，何止數百回，「扞」打的連聲響亮，其喘息之聲，往來之勢，猶賽折床一般，無處不聽見。這小孩子正在那裡張看，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，揪著頭角兒拖到前邊，鑿了兩個慄爆，罵道：「賊禍根子，小奴才兒，你還少第二遭死？又往那裡張他去！」於是，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，不放他出來，就唬住他上炕睡了。西門慶和老婆足乾搗有兩頓飯時才了事。玳安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，跟送他到家，然後才來同琴童兩個打著燈兒跟西門慶家去。正是：

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。

↑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
月攀親第四十四回↓

詞曰：

情懷增悵望，新歡易失，往事難猜。問籬邊黃菊，知為誰開？

謾道愁須滯酒，酒未醒、愁已先回。憑欄久，金波漸轉，白露點蒼苔。

話說西門慶歸家，已有三更時分，吳月娘還未睡，正和吳大妗子眾人說話，李瓶兒還伺候著與他遞酒。大妗子見西

門慶來家，就過那邊去了。月娘見他有酒了，打發他脫了衣裳。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，同坐下，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。玉簫點茶來吃。因有大妗子在，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。

到次日，廚役早來收拾酒席。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，大發放。夏提刑見了，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意。西門慶道：「日昨甚是簡慢。恕罪，恕罪！」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家人送禮來了。西門慶收了，家人管待酒飯。孔嫂兒進月娘房裡坐的。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，拜了月娘眾人，都坐著吃茶。

正值李智、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，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。應伯爵打聽得知，亦走來幫扶交納。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廳上兌明白，收了。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鐲兒來，

重三十兩，算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，還欠五百兩，就要搗換了合同。西門慶吩咐二人：「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。我連日家中有事。」那李智、黃四，老爺長，老爺短，千恩萬謝出門。應伯爵因記掛著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，趁此機會好問他要，正要跟隨同去，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。因問：「昨日你每三個，怎的三不知就走了？」伯爵道：「昨日甚是深擾哥，本等酒多了。我見哥也有酒了，今日嫂子家中擺酒，一定還等哥說話。俺每不走了，還只顧纏到多咱？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裡去，本等連日辛苦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昨日來家，已有三更天氣。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，坐廳大發放，理了回公事。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。今日觀里打上元醮，拈了香回來，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，不知到多咱才得到家。」伯爵道：「虧哥好神思，你的大福。不是面獎，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。」兩個說了一回，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，

伯爵道：「我不吃飯，去罷。」西門慶又問：「嫂子怎的不來？」伯爵道：「房下轎子已叫下了，便來也。」舉手作辭出門，一直趕黃四、李智去了。正是：

假饒駕霧騰雲術，取火鑽冰只要錢。

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，手中拿著黃烘烘四錠金鐲兒，心中甚是可愛，口中不言，心裡暗道：「李大姐生的這孩子，甚是腳硬，一養下來，我平地就得些官。我今日與喬家結親，又進這許多財。」於是用袖兒抱著那四錠金鐲兒，也不到後邊，徑往李瓶兒房裡來。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，只見金蓮出來看見，叫他問道：「你手裡托的是什麼東西兒？過來我瞧瞧。」那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回來與你瞧。」托著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。金蓮見叫不回他來，心中就有幾分羞訕，

說道：「什麼罕稀貨，忙的這等唬人子刺刺的！不與我瞧瞧，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，進他門去，一齊的把那兩條腿崑折了，才現報了我的眼。」

卻說西門慶拿著金子，走入李瓶兒房裡，見李瓶兒才梳了頭，奶子正抱著孩子頑耍。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鐲兒抱著，教他手兒搗弄。李瓶兒道：「是那裡的？只怕冰了他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李智、黃四今日還銀子準折利錢的。」李瓶兒生怕冰著他，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，與他裹著耍子。只見玳安走來說道：「雲伙計騎了兩匹馬來，在外邊請爹出去瞧瞧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雲伙計他是那裡的馬？」玳安道：「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捎來的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後邊李嬌兒、孟玉樓陪著大妗子並他媳婦鄭三姐，都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。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，就往外邊看馬去了。

李瓶兒見眾人來到，只顧與眾人見禮讓坐，也就忘記了孩子拿著這金子，弄來弄去，少了一錠。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：「娘沒曾收哥哥兒耍的那錠金子？怎只三錠，少了一錠了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我沒曾收，我把汗個子替他裹著哩。」如意兒道：「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。那裡得那錠金子？」屋裡就亂起來。奶子問迎春，迎春就問老馮。老馮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！我老身就瞎了眼，也沒看見。老身在這裡恁幾年，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，娘他老人家知道我，就是金子，我老身也不愛。你每守著哥兒，怎的冤枉起我來了！」李瓶兒笑道：「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，這裡不見的，不是金子卻是什麼？」又罵迎春：「賊臭肉！平白亂的是些甚麼？等你爹進來，等我問他，只怕是你爹收了。怎的只收一錠兒？」孟玉樓問道：「是那裡金子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是他爹拿來的，與孩子耍。誰知道是那裡的。」

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，眾伙計家人都在跟前，叫小廝來回溜了兩趟。西門慶道：「雖是東路來的馬，鬃尾醜，不十分會行，論小行也罷了。」因問雲伙計道：「此馬你令兄那裡要多少銀子？」雲離守道：「兩匹只要七十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不多。只是不會行，你還牽了去，另有好馬騎來，倒不說銀子。」說畢，西門慶進來，只見琴童來說：「六娘房裡請爹哩。」於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。李瓶兒問他：「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？如何只三錠在這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丟下，就外邊去看馬，誰收來！」李瓶兒道：「你沒收，卻往那裡去了？尋了這一日沒有。奶子推老馮，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，只是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端的是誰拿了，由他慢慢兒尋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頭裡因大妗子女兒兩個來，亂著就忘記了。我只說你收了出去，誰知你也沒收，就兩耽了。才尋起來，唬的他們都走了。」於是把那三錠，還交與

西門慶收了。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，西門慶就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了。

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，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，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，就先走來房裡，告月娘說：「姐姐，你看三寸貨乾的營生！隨你家怎的有錢，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。」月娘道：「剛纔他每告我說，他房裡不見了金鐲子，端的不知是那裡的？」金蓮道：「誰知他是那裡的！你還沒見，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，用襖子袖兒裹著，恰似八蠻進寶的一般。我問他是什麼，拿過來我瞧瞧。頭兒也不回，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。遲了一回，反亂起來，說不見了一錠金子。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，說不見了，由他慢慢兒尋罷。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。一錠金子，至少重十到兩，也值五六十兩銀子，平白就罷了？瓮里走了鱉——左

右是他家一窩子。再有誰進他屋裡去？」正說著，只見西門慶進來，兌收賁四傾的銀子，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。因告訴月娘：「此是李智、黃四還的四錠金子，拿了與孩子耍了耍，就不見了一錠。」吩咐月娘：「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。我使小廝街上買狼筋去了，早拿來便罷，不然，我就叫狼筋抽起來。」月娘道：「論起來，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，沉甸甸冰著他，一時砸了他手腳怎了！」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：「不該拿與孩子耍？只恨拿不到他屋裡。頭裡叫著，想回頭也怎的，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，不教一個人兒知道。這回不見了金子，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！叫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，叫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，毬眼裡也笑！」

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，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，提

起拳來，罵道：「狠殺我罷了！不看世界面上，把你這小歪刺骨兒，就一頓拳頭打死了！單管嘴尖舌快的，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腳。」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妝，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曉的你倚官仗勢，倚財為主，把心來橫了，只欺負的是我，你說你這般威勢，把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，不放在意里。那個攔著你手兒哩不成？你打不是的！我隨你怎麼打，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著，若沒了，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不問你要人！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，和你家一遞一狀。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？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——窮官罷了，能禁的幾個人命？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麼！」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小歪刺骨兒，這等刁嘴！我是破紗帽窮官？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，我這紗帽那塊兒破？這清河縣問聲，我少誰家銀子？你說我是債殼子！」金蓮道：「你怎的叫我歪刺骨來！」因蹠起一隻腳

來，「你看老娘這腳，那些兒放著歪？你怎罵我是歪刺骨？一月娘在旁笑道：「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。常言：惡人自有惡人磨，見了惡人沒奈何！自古嘴強的爭一步。六姐，也虧你這個嘴頭子，不然，嘴鈍些兒也成不的。」

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，穿了衣裳往外去了。迎見玳安來說：「周爺家差人邀來了。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，往周爺家去？」西門慶吩咐：「打醮處，教你姐夫去罷。伺候馬，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。」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眾過來，與西門慶叩頭，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，說：「今日你等用心伏侍眾奶奶，我自有重賞，休要上邊打箱去！」那師父跪下說道：「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，豈敢討賞！」西門慶因吩咐書童：「他唱了兩日，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。」書童應諾。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

了。

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，吳月娘便說：「你還不住屋裡勻勻那臉去！揉的恁紅紅的。等住回人來看著甚麼張致！誰叫你惹他來？我倒替你捏兩把汗。若不是我在跟前勸著，綁著鬼，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。漢子家臉上有狗毛，不知好歹，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。不見了金子，隨他不見去，尋不尋不在你，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，平白扯著脖子和他強怎麼！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！」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，往屋裡勻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，到月娘房裡。月娘問他：「金子怎的不見了？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，在這裡好不辨了這回嘴，差些兒沒曾辨惱了打起來！吃我勸開

了。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。吩咐小廝買狼筋去了。等他晚上來家，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。你屋裡丫頭老婆管著那一門兒來？看著孩子耍，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。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，我亂著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著說話，誰知就不見了一錠。如今丫頭推奶子，奶子推老馮。急的馮媽媽哭哭啼啼，只要尋死。無眼難明勾當，如今冤誰的是？」吳銀兒道：「天麼，天麼！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，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裡梳頭，沒曾過去。不然怎了？雖然爹娘不言語，你我心上何安！誰人不愛錢？俺裡邊人家，最忌叫這個名聲兒，傳出去醜聽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韓玉釧兒、董嬌兒兩個提著衣包兒進來，笑嘻嘻先向月娘、大妗子、李瓶兒磕了頭，起來望著吳銀兒

拜了一拜，說道：「銀姐昨日沒家去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你怎的曉得？」董嬌兒道：「昨日，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里唱來，大爹對俺們說，教俺今日來伏侍奶奶。」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。須臾，小玉拿了兩盞茶來。那韓玉釧兒、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，還望小玉拜了一拜。吳銀兒因問：「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？」韓玉釧道：「俺們到家，也有二更多了，同你兄弟吳惠都一路去的。」說了一回話，月娘吩咐玉簫：「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。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。」一面放下桌兒，兩方春櫛、四盒茶食。月娘使小玉：「你二娘房裡，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。」不一時，和他姑娘來到，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，同吃了茶，收過家活去。

忽見迎春打扮著，抱了官哥兒來，頭上戴了金梁緞子八吉祥帽兒，身穿大紅氅衣兒，下邊白綾襪兒、緞子鞋兒，胸

前頂牌符索，手上小金鐲兒。李瓶兒看見說道：「小大官兒，沒人請你，來做什麼？」一面接過來，放在膝蓋上。看見一屋裡人，把眼不住的看了這個，又看那個。桂姐坐在月娘炕上，笑引逗他耍子，道：「哥子只看著這裡，想必要我抱他。」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，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。吳大妗子笑道：「恁點小孩兒，他也曉的愛好！」月娘接過來說：「他老子是誰！到明日大了，管情也是小嫖頭兒。」孟玉樓道：「若做了小嫖頭兒，叫大媽媽就打死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小廝，你姐姐抱，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，我就打死了！」桂姐道：「耶嚟！怕怎麼？溺了也罷，不妨事。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。」於是與他兩個嘴搵嘴兒耍子。董嬌兒、韓玉釧兒說道：「俺兩個來了這一日，還沒曾唱個兒與娘每聽。」因取樂器，韓玉釧兒琵琶，董嬌兒彈箏，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。唱了一套「繁華滿月開」《金索掛梧桐》。

唱出一句來，端的有落塵繞梁之聲，裂石流雲之響，把官哥兒唬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著，再不敢抬頭出氣兒。月娘看見，便叫：「李大姐，你接過孩子來，教迎春抱到屋裡去罷。好個不長進的小廝，你看唬的那臉兒！」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，叫迎春掩著他耳朵，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。

四個唱的正唱著，只見玳安進來，說道：「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，朱奶奶、尚舉人娘子，都過喬親家來了，只等著喬太太到了就來了。大門前邊、大廳上，都有鼓樂迎接。娘每都收拾伺候就是了。」月娘又吩咐後廳明間鋪下錦毯，安放坐位。捲起簾來，金鉤雙控，蘭麝香飄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都打扮起來。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，披紅垂綠，準備迎接新親。只見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，應保跟著轎子。月娘等迎接進來。見了禮數，明間內坐下，向月

娘拜了又拜，說：「俺家的常時打攪，多蒙看顧！」月娘道：「二娘，好說！常時累你二爹。」良久，只聞喝道之聲漸近，前廳鼓樂響動。平安兒先進來報道：「喬太太轎子到了！」須臾，黑壓壓一群人，跟著五頂大轎落在門首。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，轎上是垂珠銀頂、天青重沿、綃金走水轎衣，使藤棍喝路。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，四名校尉抬衣箱、火爐，兩個青衣家人騎著小馬，後面隨從。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、朱台官娘子、尚舉人娘子、崔大官媳婦、段大姐，並喬通媳婦也坐著一頂小轎，跟來收疊衣裳。

吳月娘與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，一個個打扮的似粉妝玉琢，錦繡耀目，都出二門迎接。眾堂客簇擁著喬五太太進來。生的五短身材，約七旬年紀，戴著疊翠寶珠冠，身穿大紅宮繡袍兒，近面視之，鬢髮皆白。正

是：眉分八道雪，髻縮一窩絲，眼如秋水微渾，鬢似楚山雲淡。接入後廳，先與吳大妗子敘畢禮數，然後與月娘等廝見。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，太太不肯，讓了半日，受了半禮。次與喬大戶娘子，又敘其新親家之禮，彼此道及款曲，謝其厚儀。已畢，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裯座位，坐了喬五太太，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。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：「侄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。」讓朱台官、尚舉人娘子，兩個又不肯。彼此讓了半日，喬五太太坐了首座，其餘客東主西，兩分頭坐了。當中大方爐火廂籠起火來，堂中氣暖如春。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，一般兒四個丫頭，都打扮起來，在跟前遞茶。

良久，喬五太太對月娘說：「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，敘敘親情之禮。」月娘道：「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，還未來家

哩！」喬五太太道：「大人居於何官？」月娘道：「乃一介鄉民，蒙朝廷恩例，實授千戶之職，見掌刑名。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，實是有玷。」喬五太太道：「娘子說那裡話，似大人這等崢嶸也彀了。昨日老身聽得舍侄婦與府上做親，心中甚喜。今日我來會會，到明日好廝見。」月娘道：「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。」喬五太太道：「娘子是甚說話，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！老身說起來話長，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，系老身親侄女兒。他父母都沒了，止有老身。老頭兒在時，曾做世襲指揮使，不幸五十歲故了。身邊又無兒孫，輪著別門侄另替了，手裡沒錢，如今倒是做了大戶。我這個侄兒，雖是差役立身，頗得過的日子，庶不玷污了門戶。」說了一回，吳大妗子對月娘說：「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，討討壽。」李瓶兒慌吩咐奶子，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。喬太太看了誇道：「好個端正的哥哥！」即叫過左右，連忙把

氈包內打開，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緞，並一副鍍金手鐲，與哥兒戴。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。請去房中換了衣裳。須臾，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，每桌四十碟，都是各樣茶果、細巧油酥之類。吃了茶，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，游玩了一回下來。

那時，陳敬濟打醮去，吃了午齋回來了。和書童兒、玳安兒，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，請眾奶奶每遞酒上席。端的好筵席，但見：

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。盤堆異果奇珍，瓶插金花翠葉。爐焚獸炭，香裊龍涎。白玉碟高堆麟脯，紫金壺滿貯瓊漿。梨園子弟，簇捧著鳳管鸞簫；內院歌姬，緊按定銀箏象板。進酒佳人雙洛浦，分香侍女兩姮娥。正是：兩行珠翠列階

前，一派笙歌臨坐上。

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，階下戲子鼓樂響動。喬太太與眾親戚，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，方入席坐下。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韓玉釧兒、董嬌兒四個唱的，在席前唱了一套「壽比南山」。戲子呈上戲文手本，喬太太吩咐下來，教做《王月英元夜留鞋記》。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，賞了五錢銀子。比及割凡五道，湯陳三獻，戲文四折下來，天色已晚。堂中畫燭流光，各樣花燈都點起來，錦帶飄飄，彩繩低轉。一輪明月從東而起，照射堂中燈光掩映。樂人又在階下，琵琶箏琴，笙簫笛管，吹打了一套燈詞《畫眉序》「花月滿香城」。吹打畢，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，賞了兩包一兩銀子，四個唱的，每人二錢。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，擺設下許多果碟兒，留後坐。四張桌子都堆滿了。唱的唱，彈的

彈，又吃了一回酒。喬太太再三說晚了，要起身。月娘眾人款留不住，送在大門首，又攔門遞酒，看放煙火。兩邊街上，看的人鱗次蜂排一般。平安兒同眾排軍執棍攔擋再三，還涌擠上來。須臾，放了一架煙火，兩邊人散了。喬太太和眾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，起身上轎去了。那時也有三更天氣，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。月娘眾姐妹歸到後邊來，吩咐陳敬濟、來興、書童、玳安兒，看著廳上收拾家活，管待戲子並兩個師範酒飯，與了五兩銀子唱錢，打發去了。

月娘吩咐出來，剩攢下一桌餚饌、半罐酒，請傅伙計、賁四、陳姐夫，說：「他每管事辛苦，大家吃鐘酒。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，你爹不知多咱才回。」於是還有殘燈未盡，當下傅伙計、賁四、敬濟、來保上坐，來興、書童、玳安、平安打橫，把酒來斟。來保叫平安兒：「你還委個人大

門首，怕一時爹回，沒人看門。」平安道：「我叫畫童看著哩，不妨事。」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。敬濟道：「你每休猜枚，大驚小怪的，惹後邊聽見。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。每人要一句，說的出免罰，說不出罰一大杯。」該傅伙計先說：「堪笑元宵草物。」賁四道：「人生歡樂有數。」敬濟道：「趁此月色燈光。」來保道：「咱且休要辜負。」來興道：「才約嬌兒不在。」書童道：「又學大娘吩咐。」玳安道：「雖然剩酒殘燈。」平安道：「也是春風一度。」眾人念畢，呵呵笑了。正是：

飲罷酒闌人散後，不知明月轉花梢。

↑第四十三回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第四十五回↓

詞曰：

晝日移陰，攬衣起、春幃睡足。臨寶鑒、綠鬟繚亂，未
斂裝束。

蝶粉蜂黃渾褪了，枕痕一線紅生玉。背畫闌、脈脈悄無
言，尋棋局。

話說敬濟眾人，同傅伙計前邊吃酒，吳大妗子轎子來
了，收拾要家去。月娘款留再三，說道：「嫂子再住一夜
兒，明日去罷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我連在喬親家那裡，就是
三四日了。家裡沒人，你哥衙里又有事，不得在家，我去
罷。明日請姑娘眾位，好歹往我那裡坐坐，晚夕走百病兒家
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俺們明日，只是晚上些去罷了。」吳大妗
子道：「姑娘早些坐轎子去，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。」說

畢，裝了一盒子元宵，一盒子饅頭，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。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，拜辭月娘，也要家去。月娘道：「你們慌怎的？也就要去，還等你爹來家。他吩咐我留下你們，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，我是不敢放你去。」桂姐道：「爹去吃酒，到多咱晚來家？俺們怎等的他！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。他兩個今日才來，俺們來了兩日，媽在家還不知怎麼盼望！」月娘道：「可的就是你媽盼望，這一夜兒等不的？」李桂姐道：「娘且是說的好，我家裡沒人，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。寧可拿樂器來，唱個與娘聽，娘放了奴去罷。」正說著，只見陳敬濟走進來，交剩下的賞賜，說道：「喬家並各家貼轎賞一錢，共使了十包，重三兩。還剩下十包在此。」月娘收了。桂姐便道：「我央及姑夫，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？」敬濟道：「只有他兩個的轎子。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。從頭裡不知誰回了去了。」桂姐

道：「姑夫，你真個回了？你哄我哩！」那陳敬濟道：「你不信，瞧去不是！我不哄你。」剛言未罷，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，說：「爹家來了！」月娘道：「早是你們不曾去，這不你爹來了。」

不一時，西門慶進來，已帶七八分酒了。走入房中，正面坐下，董嬌兒、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。西門慶問月娘道：「人都散了，怎的不教他唱？」月娘道：「他們在這裡求著我，要家去哩。」西門慶向桂姐說：「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。且打發他兩個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你們不信，恰象我哄你一般。」那桂姐把臉兒苦低著，不言語。西門慶問玳安：「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只有董嬌兒、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著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也不吃酒了。你們拿樂器來，唱《十段錦兒》我聽。打

發他兩個先去罷。」當下四個唱的，李桂姐彈琵琶，吳銀兒彈箏，韓玉釧兒撥阮，董嬌兒打著緊急鼓子，一遞一個唱《十段錦》「二十八半截兒」。吳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。

唱畢，西門慶與了韓玉釧、董嬌兒兩個唱錢，拜辭出門。「留李桂姐、吳銀兒兩個，這裡歇罷。」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，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，稟西門慶說道：「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，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，牽馬上槽，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，躲在馬槽底下，唬了小的一跳。不知甚麼緣故，小的每問著他，又不說。」西門慶聽見，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著，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著跪下。西門慶問他：「往前邊做甚麼去？那丫頭不言語。李嬌兒在旁邊說道：『我又不使你，平白往馬房裡

做甚麼去？」見他慌做一團，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，即令小廝搜他身上。琴童把他拉倒在地，只聽滑浪一聲，從腰裡掉下一件東西來。西門慶問：「是甚麼？」玳安遞上去，可霎作怪，卻是一錠金子。西門慶燈下看了，道：「是頭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。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。」他說：「是拾的。」西門慶問：「是那裡拾的？」他又不言語。西門慶心中大怒，令琴童往前邊取拶子來，把丫頭拶起來，拶的殺豬也似叫。拶了半日，又敲二十敲。月娘見他有酒了，又不敢勸。那丫頭挨忍不過，方說：「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。」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，又吩咐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：「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賣了這奴才，還留著做甚麼！」李嬌兒沒的話說，便道：「恁賊奴才，誰叫你往前頭去來？三不知就出去了。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，也對我說一聲兒！」那夏花兒只是哭。李嬌兒道：「拶死你這奴才才好哩，你還哭！」西

門慶道罷，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，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。

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，因叫玉簫問：「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？」小玉道：「二娘、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，往六娘那邊去，他也跟了去來。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。頭裡聽見娘說，爹使小廝買狼筋去了，唬的他要不的，在廚房裡問我：『狼筋是甚麼？』教俺每眾人笑道：『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，若是那個偷了東西，不拿出來，把狼筋抽將出來，就纏在那人身上，抽攢的手腳兒都在一處！』他見咱說，想必慌了，到晚夕趕唱的出去，就要走的情，見大門首有人，才藏入馬坊里。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那裡看人去！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，就不是個台孩的。」

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，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：「你原來是個傻孩子！你恁十五六歲，也知道些人事兒，還這等懵懂！要著俺裡邊，才使不的。這裡沒人，你就拾了些東西，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。就弄出來，他在旁邊也好救你。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？剛纔這等拶打著好麼？乾淨傻丫頭！常言道：穿青衣，抱黑柱。你不是他這屋裡人，就不管你。剛纔這等掠掣著你，你娘臉上有光沒光？」又說他姑娘：「你也忒不長俊，要是我，怎教我把我房裡丫頭對眾拶恁一頓拶子！有不是，拉到房裡來，等我打。前邊幾房裡丫頭怎的不拶，只拶你房裡丫頭！你是好欺負的，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？等不到明日，真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，你也就沒句話兒說？你不說，等我說。休教他領出去，教別人笑話。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，兩個就是狐狸一般，你怎鬥的他過！」因叫夏花兒過來，問他：「你出去不出去？」那丫

頭道：「我不出去。」桂姐道：「你不出去，今後要貼你娘的心。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。不拘拿了甚麼，交付與他。也似元宵一般抬舉你。」那夏花兒說：「姐吩咐，我知道了。」按下這裡教唆夏花兒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，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，心中就要脫衣去睡。李瓶兒道：「銀姐在這裡，沒地方兒安插你，且過一家兒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沒地方兒？你娘兒兩個在兩邊，等我在當中睡就是。」李瓶兒便瞅他一眼兒道：「你就說下道兒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如今在那裡睡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。」西門慶坐了一回，起身說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！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，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。」於是直走過金蓮這邊來。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，天上落下來一般，向前與

他接衣解帶，鋪陳床鋪，展放鮫綃，吃了茶，兩個上床歇宿不題。

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，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，擺下棋子，對坐下象棋兒。吩咐迎春：「拿個果盒兒，把甜金華酒篩下一壺兒來，我和銀姐吃。」因問：「銀姐，你吃飯？教他盛飯來你吃。」吳銀兒道：「娘，我不餓，休叫姐盛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也罷。銀姐不吃飯，你拿個盒蓋兒，我揀妝里有果餡餅兒，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。」須臾，迎春都拿了，放在旁邊。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，篩上酒來，拿銀鐘兒兩個共飲。吳銀兒叫迎春：「姐，你遞過琵琶來，我唱個曲兒與娘聽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姐不唱罷，小大官兒睡著了，他爹那邊又聽著，教他說。咱擲骰子耍耍罷。」於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，兩個擲骰兒賭酒為樂。

擲了一回，吳銀兒因叫迎春：「姐，你那邊屋裡請過奶媽兒來，教他吃鐘酒兒。」迎春道：「他摟著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教他摟著孩子睡罷。拿一甌子酒，送與他吃就是了。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，人只離開他就醒了。有一日兒，在我這邊炕上睡，他爹這裡略動一動兒，就睜開眼醒了，恰似知道的一般。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，只是哭，只要我摟著他。」吳銀兒笑道：「娘有了哥兒，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。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他也不論，遇著一遭也不可知，兩遭也不可知。常進屋裡，為這孩子，來看不打緊，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。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。我是不消說的，只與人家墊舌根。誰和他有甚麼大閑事？寧可他來我這裡還好。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，只說俺們把攔漢子。象剛纔到這屋裡，我就攙掇他出去。銀姐你不知，俺家人多舌頭多，今日

為不見了這錠金子，早是你看著，就有人氣不憤，在後邊調白你大娘，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，怎的不見了。落後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，才顯出個青紅皂白來。不然，綁著鬼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、老馮。馮媽媽急的那哭，只要尋死，說道：「若沒有這金子，我也不家去。」落後見有了金子，那咱才打了燈家去了。」吳銀兒道：「娘，也罷。你看爹的面上，你守著哥兒慢慢過，到那裡是那裡！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，也罷了。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，未免都有些兒氣。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，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。說話之間，你一鐘我一盞，不覺坐到三更天氣，方纔宿歇。正是：

得意客來情不厭，知心人到話相投。

↑第四十四回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
衣銀姐第四十六回↓

詞曰：

徘徊。相期酒會，三千朱履，十二金釵。雅俗熙熙，下
車成宴盡春台。

好雍容、東山妓女，堪笑傲、北海樽壘。且追陪。鳳池
歸去，那更重來！

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，早晨起來，前廳看
著，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。一張與喬五太太，一張與
喬大戶娘子，俱有高頂方糖、時鮮樹果之類。喬五太太賞了
兩方手帕、三錢銀子，喬大戶娘子是一匹青絹，俱不必細

說。

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，趕到黃四家。黃四又早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：「大官人吩咐教俺過節去，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。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？」應伯爵道：「你如今還得多少才夠？」黃四道：「李三哥他不知道，只要靠著問那內臣借，一般也是五分行利。不如這裡藉著衙門中勢力兒，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。如今我算再借出五十個銀子來，把一千兩合用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。」應伯爵聽了，低了低頭兒，說道：「不打緊。假若我替你說成了，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？」黃四道：「我對李三說，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。」伯爵道：「休說五兩的話。要我手段，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，我只消一言，替你每巧一巧兒，就在裡頭了。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，我且不去。明日他請

俺們晚夕賞燈，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，再著上一壇金華酒。不要叫唱的，他家裡有李桂兒、吳銀兒，還沒去哩！你院里叫上六個吹打的，等我領著送了去。他就要請你兩個坐，我在旁邊，只消一言半句，管情就替你說成了。找出五百兩銀子來，共搗一千兩文書，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，那裡不去了，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。常言道：秀才無假漆無真。進錢糧之時，香裡頭多放些木頭，蠟裡頭多摻些柏油，那裡查帳去？不圖打魚，只圖混水，藉著他這名聲兒，才好行事。」於是計議己定。到次日，李三、黃四果然買了酒禮，伯爵領著兩個小廝，抬送到西門慶家來。

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，只見伯爵來到，作了揖，道及：「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，回家晚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，回家也有一更天氣，也不曾見的新親

戚，老早就去了。今早衙門中放假，也沒去。」說畢坐下，伯爵就喚李錦：「你把禮抬進來。」不一時，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。伯爵道：「李二哥、黃四哥再二對我說，受你大恩，節間沒甚麼，買了些微禮來，孝順你賞人。」只見兩個小廝向前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？我也不好受的，還教他抬回去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不受他的，這一抬出去，就醜死了。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，是我阻住他了，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。」西門慶向伯爵道：「他既叫將來了，莫不又打發他？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。」伯爵得不的一聲兒，即叫過李錦來，吩咐：「到家對你爹說：老爹收了禮了，這裡不著人請去了，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。」那李錦應諾下去。須臾，收進禮去。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，磕頭去了。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。

少頃，棋童兒拿茶來，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，就讓伯爵西廂房裡坐。因問伯爵：「你今日沒會謝子純？」伯爵道：「我早晨起來時，李三就到我那裡，看著打發了禮來，誰得閑去會他？」西門慶即使棋童兒：「快請你謝爹去！」不一時，書童兒放桌兒擺飯，兩個同吃了飯，收了家伙去。西門慶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雙陸。伯爵趁謝希大未來，乘先問西門慶道：「哥，明日找與李智、黃四多少銀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把舊文書收了，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。」伯爵道：「這等也罷了。哥，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，到明日也好認利錢。我又一句話，那金子你用不著，還算一百五十兩與他，再找不多兒了。」西門慶聽罷，道：「你也說的是。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，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，省的金子放在家，也只是閑著。」

兩個正打雙陸，忽見玳安兒來說道：「賁四拿了一座大螺鈿大理石屏鳳、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，說是白皇親家的，要當三十兩銀子，爹當與他不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瞧。」不一時，賁四與兩個人抬進去，放在廳堂上。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，走出來看，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鳳，端的黑白分明。伯爵觀了一回，悄與西門慶道：「哥，你仔細瞧，恰好似蹲著個鎮宅獅子一般。兩架銅鑼銅鼓，都是彩畫金妝，雕刻雲頭，十分齊整。」在旁一力攛掇，說道：「哥，該當下他的。休說兩架銅鼓，只一架屏鳳，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知他明日贖不贖。」伯爵道：「沒的說，贖甚麼？下坡車兒營生，及到三年過來，七本八利相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教你姐夫前邊鋪子里兌三十兩與他罷。」剛打發去了，西門慶把屏鳳拂抹乾淨，安在大廳正面，左右看

視，金碧彩霞交輝。因問：「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？」琴童道：「在下邊吃飯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。」於是廳內抬出大鼓來，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，吹打起來，端的聲震雲霄，韻驚魚鳥。正吹打著，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。進來與二人唱了喏，西門慶道：「謝子純，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，值多少價？」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，口裡只顧誇獎不已，說道：「哥，你這屏風，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，少也他不肯。」伯爵道：「你看，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，帶鐺鐺兒，通共用了三十兩銀子。」那謝希大拍著手兒叫道：「我的南無耶，那裡尋本兒利兒！休說屏風，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。你看這兩座架子，做的這工夫，朱紅彩漆，都照依官司里的樣範，少說也有四十斤響銅，該值多少銀子？怪不的一物一主，那裡有哥這等大福，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。」

說了一回，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。不一時，李智、黃四也到了。西門慶說道：「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？我又不好受你的。」那李智、黃四慌的說道：「小人惶恐，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。蒙老爹呼喚，不敢不來。」於是搬過座兒來，打橫坐了。須臾，小廝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，眾人吃了。少頃，玳安走上來請問：「爹，在那裡放桌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就在這裡坐罷。」於是玳安與畫童兩個抬了一張八仙桌兒，騎著火盆安放。伯爵、希大居上，西門慶主位，李智、黃四兩邊打橫坐了。須臾，拿上春檠按酒，大盤大碗湯飯點心、各樣下飯。酒泛羊羔，湯浮桃浪。樂工都在窗外吹打。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，這裡前邊飲酒不題。

卻說李桂姐家保兒，吳銀兒家丫頭蠟梅，都叫了轎子來

接。那桂姐聽見保兒來，慌的走到門外，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，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。月娘再三留他道：「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，連你每也帶了去。你越發晚了。從他那裡起身，也不用轎子，伴俺每走百病兒，就往家去便了。」桂姐道：「娘不知，我家裡無人，俺姐姐又不家，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，不知怎麼盼我。昨日等了我一日，他不急時，不使將保兒來接我。若是閑常日子，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。」月娘見他不肯，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，裝了一盒元宵、一盒白糖薄脆，交與保兒掇著，又與桂姐一兩銀子，打發他回去。這桂姐先辭月娘眾人，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，叫畫童替他抱了氈包，竟來書房門首，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。這玳安慢慢掀帘子進入書房，向西門慶請道：「桂姐家去，請爹說話。」應伯爵道：「李桂兒這小淫婦兒，原來還沒去哩。」西門慶道：

「他今日才家去。」一面走出前邊來。李姐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，就道：「打攪爹娘這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明日家去罷。」桂姐道：「家裡無人，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。」又道：「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：俺姑娘房裡那孩子，休要領出去罷。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。說起來還小哩，也不知道甚麼，吃我說了他幾句，從今改了，他說再不敢了。不爭打發他出去，大節間，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，他心裡不急麼？自古木杓火杖兒短，強如手撥刺，爹好歹看我分上，留下這丫頭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恁說，留下這奴才罷。」就吩咐玳安：「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，休要叫媒人去了。」玳安見畫童兒抱著桂姐氈包，說道：「拿桂姨氈包等我抱著，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。」那畫童應諾，一直往後邊去了。桂姐與西門慶說畢，又到窗子前叫道：「應花子，我不拜你了，你娘家去。」伯爵道：「拉回賊小淫婦兒來，休放

他去了，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著。」桂姐道：「等你娘閑了唱與你聽。」伯爵道：「恁大白日就家去了，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，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。」桂姐道：「汗邪了你這花子！」一面笑了出去。玳安跟著，打發他上轎去了。

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，就後邊更衣去了。應伯爵向謝希大說：「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，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，越發賊的疼人子！恁個大節，他肯只顧在人家住著？鴛子來叫他，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著他哩。」謝希大道：「你好猜。」悄悄向伯爵耳邊，如此這般。說未數句，伯爵道：「悄悄兒說，哥正不知道哩。」不一時，西門慶走的腳步兒響，兩個就不言語了。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，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，說道：「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，又軟款，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。」吳銀兒笑道：「二

爹好罵。說一個就一個，百個就百個，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，可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？俺桂姐沒惱著你老人家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問賊狗才，單管只六說白道的！」伯爵道：「你休管他，等我守著我這乾女兒過日子。乾女兒過來，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。」這吳銀兒不忙不慌，輕舒玉指，款跨鮫綃，把琵琶橫於膝上，低低唱了一回《柳搖金》。伯爵吃過酒，又遞謝希大，吳銀兒又唱了一套。這裡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。

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，月娘正和孟玉樓、李瓶兒、大姐、雪娥並大師父，都在上房裡坐的，只見畫童兒進來。月娘才待使他叫老馮來，領夏花兒出去，畫童便道：「爹使小的對大娘說，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爹教賣他，怎的又不賣他了？你實說，是誰對你爹說，教休要領

他出去？」畫童兒道：「剛纔小的抱著桂姨氈包，桂姨臨去對爹說，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。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，玳安不進來，使小的進來，他就奪過氈包送桂姨去了。」這月娘聽了，就有幾分惱在心中，罵玳安道：「恁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，嗔道頭裡使他叫媒人，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，原來都是他弄鬼。如今又乾辦著送他去了，住回等他進後來，和他答話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。月娘對他說：「你家蠟梅接你來了。李家桂兒家去了，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？」吳銀兒道：「娘既留我，我又家去，顯的不識敬重了。」因問蠟梅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蠟梅道：「媽使我來瞧瞧你。」吳銀兒問道：「家裡沒甚勾當？」蠟梅道：「沒甚事。」吳銀兒道：「既沒事，你來接我怎的？你家去罷。娘留下我，晚夕還同眾娘們往姪奶奶家走百病兒去。我那裡回來，才往家去哩。」說畢，蠟梅就要走。月娘道：「你叫

他回來，打發他吃些甚麼兒。」吳銀兒道：「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。等著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，對媽媽說，休教轎子來，晚夕我走了家去。」因問：「吳惠怎的不來？」蠟梅道：「他在家裡害眼哩。」月娘吩咐玉簫領蠟梅到後邊，拿下兩碗肉，一盤子饅頭，一甌子酒，打發他吃。又拿他原來的盒子，裝了一盒元宵、一盒細茶食，回與他拿去。

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，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緞子衣服、兩方銷金汗巾兒、一兩銀子，安放在他氈包內與他。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：「娘，我不要這衣服罷。」又笑嘻嘻道：「實和娘說，我沒個白襖兒穿，娘收了這緞子衣服，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，與我一件兒穿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的白襖兒寬大，你怎的穿？」叫迎春：「拿鑰匙，大櫥櫃里拿一匹整白綾來與銀姐。」「對你

媽說，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。」因問：「你要花的，要素的？」吳銀兒道：「娘，我要素的罷，圖襯著比甲兒好穿。」笑嘻嘻向迎春說道：「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，明日我沒甚麼孝順，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。」

須臾，迎春從樓上取了一匹松江闊機尖素白綾，下號兒寫著「重三十八兩」，遞與吳銀兒。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，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。李瓶兒道：「銀姐，你把這緞子衣服還包了去，早晚做酒衣兒穿。」吳銀兒道：「娘賞了白綾做襖兒，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？」於是又磕頭謝了。

不一時，蠟梅吃了東西，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。月娘便說：「銀姐，你這等我才喜歡。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，昨

日和今早，只象卧不住虎子一般，留不住的，只要家去。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？連唱也不用心唱了。見他家人來接，飯也不吃就去了。銀姐，你快休學他。」吳銀兒道：「好娘，這裡一個爹娘宅里，是那個去處？就有虛篋放著別處使，敢在這裡使？桂姐年幼，他不知事，俺娘休要惱他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，說道：「俺娘上覆三姑娘，好歹同眾位娘並桂姐、銀姐，請早些過去罷。又請雪姑娘也走走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到家對你娘說，俺們如今便收拾去。二娘害腿疼不去，他在家看家了。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，家裡沒人，後邊姐也不去。李桂姐家去了。連大姐、銀姐和我們六位去。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，俺們坐一回，晚上就來。」因問來定兒：「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？」來定兒道：「是鬱大姐。」說畢，來定兒先去了。月娘一面同玉樓、金蓮、李瓶兒、大姐並吳銀兒，對西門慶說

了，吩咐奶子在家看哥兒，都穿戴收拾，共六頂轎子起身。派定玳安兒、棋童兒、來安兒三個小廝，四個排軍跟轎，往吳大妗子家來。正是：

萬井風光春落落，千門燈火夜沉沉。

↑第四十五回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

卜龜兒第四十七回↓

詞曰：

小市東門欲雪天，眾中依約見神仙。蕊黃香細貼金蟬。

飲散黃昏人草草，醉容無語立門前。馬嘶塵哄一街煙。

話說西門慶那日，打發吳月娘眾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

了。李智、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，就告辭起身。伯爵趕送出去，如此這般告訴：「我已替二公說了，準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。」那李智、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，去了。伯爵復到廂房中，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，只見李銘掀帘子進來。伯爵看見，便道：「李日新來了。」李銘扒在地下磕頭。西門慶問道：「吳惠怎的不來？」李銘道：「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，在家裡害眼。小的叫了王柱來了。」便叫王柱：「進來，與爹磕頭。」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，朝上磕了頭，與李銘站立在旁。伯爵道：「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，你不知道？」李銘道：「小的官身到家，洗了洗臉就來了，並不知道。」伯爵向西門慶說：「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，哥吩咐拿飯與他兩個吃。」書童在旁說：「二爹，叫他等一等，亦發和吹打的一答里吃罷，敢也拿飯去了。」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，桌上掉了兩碟下飯，一盤燒羊

肉，遞與李銘：「等拿了飯來，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。」說書童兒：「我那傻孩子，常言道：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你不知，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，小優兒比樂工不同，一概看待也罷了，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。」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，笑罵道：「怪不的你這狗才，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，又知這當差的甘苦。」伯爵道：「傻孩兒，你知道甚麼！你空做子弟一場，連『惜玉憐香』四個字你還不曉的。粉頭、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，你惜憐他，越發有精神。你但折剝他，敢就《八聲甘州》懨懨瘦損，難以存活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。」

那李銘、王柱須臾吃了飯，應伯爵叫過來吩咐：「你兩個會唱『雪月風花共裁剪』不會？」李銘道：「此是黃鐘，小的每記的。」於是，王柱彈琵琶，李銘〔才樂〕箏，頓開

喉音唱了一套。唱完了，看看晚來，正是：

金烏漸漸落西山，玉兔看看上畫闌；佳人款款來傳報，月透紗窗衾枕寒。

西門慶命收了家火，使人請傅伙計、韓道國、雲主管、賁四、陳敬濟，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，懸掛兩盞羊角燈，擺設酒筵，堆集許多春檠果盒，各樣餚饌。西門慶與伯爵、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，伙計、主管兩旁打橫。大門首兩邊，一邊十二盞金蓮燈。還有一座小煙火，西門慶吩咐等堂客來家時放。先是六個樂工，抬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。吹打了一回，又請吹細樂上來。李銘、王柱兩個小優兒、箏、琵琶上來，彈唱燈詞。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，莫敢仰視。西門慶帶忠靖冠，絲絨鶴氅，白綾襖子。玳安與平安兩

個，一遞一桶放花兒。兩名排軍執攬桿攔擋閑人，不許向前擁擠。不一時，碧天雲靜，一輪皓月東升之時，街上游人十分熱鬧，但見：

戶戶鳴鑼擊鼓，家家品竹彈絲。游人隊隊踏歌聲，士女翩翩垂舞調。鰲山結彩，巍峨百尺矗晴雲；鳳禁禡香，縹緲千層籠綺隊。閑庭內外，溶溶寶月光輝；畫閣高低，燦燦花燈照耀。三市六街人鬧熱，鳳城佳節賞元宵。

且說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、小玉眾人，見月娘不在，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，又放煙火，都打扮著走來，在圍屏後扒著望外瞧。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，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。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，兩個常時戲狎。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嗑，不防火盆上坐著一錫瓶酒，推倒了，

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，滿了一地灰起去。那玉簫還只顧嘻嘻笑，被西門慶聽見，使下玳安兒來問：「是誰笑？怎的這等灰起？」那日春梅穿著新白綾襖子，大紅遍地金比甲，正坐在一張椅兒上，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，就揚聲罵玉簫道：「好個怪浪的淫婦！見了漢子，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，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才罷了。都還嘻嘻哈哈，不知笑的是甚麼！把火也滿死了，平白落人恁一頭灰。」玉簫見他罵起來，唬的不敢言語，往後走了。慌的書童兒走上去，回說：「小的火盆上篩酒來，扒倒了錫瓶里酒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便不問其長短，就罷了。

先是那日，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，平昔知道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，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果品，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，要請他四個去

他家裡坐坐。眾人領了來見李嬌兒。李嬌兒說：「我燈草拐杖——做不得主。你還請問你爹去。」問雪娥，雪娥亦發不敢承攬。看看挨到掌燈以後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。蘭香推玉簫，玉簫推迎春，迎春推春梅，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，放他去。那春梅坐著，紋絲兒也不動，反罵玉簫等：「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，從沒見酒席，也聞些氣兒來！我就去不成，也不到央及他家去。一個個鬼攬攬的也似，不知忙些甚麼，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！」那迎春、玉簫、蘭香都穿上衣裳，打扮的齊齊整整齣來，又不敢去，這春梅又只顧坐著不動身。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，說道：「我拚著爹罵兩句也罷，等我上去替姐每稟稟去。」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，附耳說道：「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坐，姐教我來稟問爹，去不去？」西門慶聽了，吩咐：「教你姐每收拾去，早些來，家裡沒人。」這書童連

忙走下來，說道：「還虧我到上頭，一言就準了。教你姐快收拾去，早些來。」那春梅才慢慢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。

不一時，四個都一答兒里出門。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，遮著過去。到了賁四家，賁四娘子見了，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，迎接進屋裡。頂榻上點著繡球紗燈，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。趕著春梅叫大姑，迎春叫二姑，玉簫是三姑，蘭香是四姑，都見過禮。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。春梅、迎春上坐，玉簫、蘭香對席，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，長兒往來燙酒拿菜。按下這裡不題。

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吩咐：「你每吹一套『東風料悄』」
《好事近》與我聽。」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，眾人拿起來同吃，端的香甜美味，入口而化，甚應佳節。李銘、王柱

席前拿樂器，接著彈唱此詞，端的聲韻悠揚，疾徐合節。這裡彈唱飲酒不題。

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著許多花炮，又叫兩個排軍拿著兩個燈籠，竟往吳大妗於家來接月娘。眾人正在明間飲酒，見了陳敬濟來：「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，你大舅今日不在家，衛里看著造冊哩。」一面放桌兒，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，陪敬濟。玳安走到上邊，對月娘說：「爹使小的來接娘每來了，請娘早些家去，恐晚夕人亂，和姐夫一答兒來了。」月娘因頭裡惱他，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。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：「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。」來定兒道：「酒肉湯飯，都前頭擺下了。」吳月娘道：「忙怎的？那裡才來乍到就與他吃！教他前邊站著，我每就起身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三姑娘慌怎的？上門兒怪人家？大節下，姊妹間，眾位開懷大坐

坐兒。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，怕怎的？老早就要家去！是別人家又是一說。」因叫鬱大姐：「你唱個好曲兒，伏侍他眾位娘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他六娘好不惱他哩，說你不與他做生日。」鬱大姐連忙下席來，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，家去就不好起來。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，教我才收拾了來。若好時，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？」金蓮道：「鬱大姐，你六娘不自在哩，你唱個好的與他聽，他就不惱你了。」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，不做聲。鬱大姐道：「不打緊，拿琵琶過來，等我唱。」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：「你把你二位姑娘和眾位娘的酒兒斟上。這一日還沒上過鐘酒兒。」那鬱大姐接琵琶在手，用心用意唱了一個《一江風》。

正唱著，月娘便道：「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的起來？」

「來安兒在旁說道：「外邊天寒下雪哩。」孟玉樓道：「姐姐，你身上穿的不單薄？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。咱這一回，夜深不冷麼？」月娘道：「既是下雪，叫個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。」那來安連忙走下來，對玳安說：「娘吩咐，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。」那玳安便叫琴童兒：「你取去罷，等我在這裡伺候。」那琴童也不問，一直家去了。少頃，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，因問來安兒：「誰取皮襖去了？」來安道：「琴童取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也不問我，就去了。」玉樓道：「剛纔短了一句話，不該教他拿俺每的，他五娘沒皮襖，只取姐姐的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怎的沒有？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，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。」因問：「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，卻使這奴才去了？你叫他來！」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，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：「好奴才！使你怎的不動？又坐壇遣將兒，使了那個奴才去了。也不問我聲

兒，三不知就去了。怪不的你做大官兒，恐怕打動你展翅兒，就只遣他去！」玳安道：「娘錯怪了小的。頭裡娘吩咐若是叫小的去，小的敢不去？來安下來，只說叫一個家裡去。」月娘道：「那來安小奴才敢吩咐你？俺每恁大老婆，還不敢使你哩！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摺兒也怎的？一來主子煙薰的佛像——掛在牆上，有恁施主，有恁和尚。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，獻勤出尖兒，外合里應，好懶食饞，背地瞞官作弊，乾的那繭兒我不知道哩！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，你怎的送他？人拿著氈包，你還匹手奪過去了。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，使你進來說，你怎的不進來？你便送他，圖嘴吃去了，卻使別人進來。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。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！」玳安道：「這個也沒人，就是畫童兒過的舌。爹見他抱著氈包，教我：『你送送你桂姨去罷』，使了他進來的。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

小的，小的管他怎的！」月娘大怒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還要說嘴哩！我可不這裡閑著和你犯牙兒哩。你這奴才，脫脖倒〔土幻〕過颺了。我使著不動，耍嘴兒，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，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個爛羊頭也不算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玳安兒，還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襖去。」又道：「姐姐，你吩咐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？」潘金蓮接過來說道：「姐姐，不要取去，我不穿皮襖，教他家裡捎了我的披襖子來罷。人家當的，好也歹也，黃狗皮也似的，穿在身上，教人笑話，也不長久，後還贖的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這皮襖倒不是當的，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準折的。當的王招宣府里那件皮襖，與李嬌兒穿了。」因吩咐玳安：「皮襖在大櫥里，叫玉簫尋與你，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。」

玳安把嘴谷都，走出來，陳敬濟問道：「你到那去？」

玳安道：「精是攬氣的營生，一遍生活兩遍做，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。」逕走到家。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，傅伙計、雲主管都去了，還有應伯爵、謝希大、韓道國、賁四眾人吃酒未去，便問玳安：「你娘們來了？」玳安道：「沒來，使小的取皮襖來了。」說畢，便往後走。先是琴童到家，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。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，說道：「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。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，往他家問他要去。」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，且不叫，在窗外悄悄覷聽。只見賁四嫂說道：「大姑和三姑，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，菜兒也不揀一箸兒？嫌俺小家兒人家，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？」春梅道：「四嫂，俺每酒夠了。」賁四嫂道：「耶嚨！沒的說。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！」又叫韓回子老婆：「你是我的切鄰，就如副東一樣，三姑、四姑跟前酒，你也替我勸勸兒，怎的單板著，象客一般？」又

叫長姐：「篩酒來，斟與三姑吃，你四姑鐘兒淺斟些兒罷。」

蘭香道：「我自來吃不的。」賁四嫂道：「你姐兒們今日受餓，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，休要笑話。今日要叫了先生來，唱與姑娘們下酒，又恐怕爹那裡聽著。淺房淺屋，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。」說著，琴童兒敲了敲門，眾人都不言語了。長兒問：「是誰？」琴童道：「是我，尋姐說話。」

一面開了門，那琴童入來。玉簫便問：「娘來了？」那琴童看著待笑，半日不言語。玉簫道：「怪雌牙的，誰與你雌牙？問著不言語。」琴童道：「娘每還在姘子家吃酒哩，見天陰下雪，使我來家取皮襖來，都教包了去哩。」玉簫道：「皮襖在描金箱子里不是，叫小玉拿與你。」琴童道：「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。」玉簫道：「你信那小淫婦兒，他不知道怎的！」春梅道：「你每有皮襖的，都打發與他。俺娘沒皮襖，只我不動身。」蘭香對琴童：「你三娘皮襖，問小鸞

要。」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：「教繡春開裡間門拿與你。」

琴童兒走到後邊，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，都包了皮襖交與他。正拿著往外走，遇見玳安，問道：「你來家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你還說哩！為你來了，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。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。」琴童道：「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。」玳安道：「你取了，還在這裡等著我，一答兒里去。你先去了不打緊，又惹的大娘罵我。」說畢，玳安來到上房。小玉正在炕上籠著爐臺烤火，口中嗑瓜子兒，見了玳安，問道：「你也來了？」玳安道：「你又說哩，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。娘說我遣將兒。因為五娘沒皮襖，又教我來，說大櫥里有李二準折的一領皮襖，教拿去哩。」小玉道：「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匙，都在賁四家吃酒

哩，教他來拿。」玳安道：「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，便來也，教他叫去，我且歇歇腿兒，烤烤火兒著。」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，並肩相挨著向火。小玉道：「壺裡有酒，篩盞子你吃？」玳安道：「可知好哩，看你下顧。」小玉下來，把壺坐在火上，抽開抽屜，拿了一碟子臘鵝肉，篩酒與他。無人處兩個就摟著啞舌親嘴。

正吃著酒，只見琴童兒進來。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，便使他：「叫玉簫姐來，拿皮襖與五娘穿。」那琴童抱氈包放下，走到賁四家叫玉簫。玉簫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又來做甚麼？」又不來。遞與鑰匙，教小玉開門。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，取了一把鑰匙，通了半日，白通不開。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。那玉簫道：「不是那個鑰匙。娘櫥里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。」小玉又罵道：「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，兩頭

來回，只教使我。」及開了，櫥里又沒皮襖。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：「就死也死三日三夜，又撞著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，把人魂也走出了。」向玳安道：「你說此回去，又惹的娘罵。不說屋裡，只怪俺們。」走去又對玉簫說：「裡間娘櫥里尋，沒有皮襖。」玉簫想了想，笑道：「我也忘記，在外間大櫥里。」到後邊，又被小玉罵道：「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，皮襖在這裡，卻到處尋。」一面取出來，將皮襖包了，連大姐皮襖都交付與玳安、琴童。

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，月娘又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。」那玳安不敢言語，琴童道：「娘的皮襖都有了，等著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。」於是打開取出來。吳大妗子燈下觀看，說道：「好一件皮襖。五娘，你怎的說他不好，說是黃狗皮。那裡有恁黃狗皮，與我一件穿也罷了。」

月娘道：「新新的皮襖兒，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。到明日，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，就好了。孟玉樓拿過來，與金蓮戲道：「我兒，你過來，你穿上這黃狗皮，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。」金蓮道：「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，也不枉的。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！」玉樓戲道：「好個不認業的，人家有這一件皮襖，穿在身上念佛。」於是替他穿上。見寬寬大大，金蓮才不言語。

當下月娘與玉樓、瓶兒俱是貂鼠皮襖，都穿在身上，拜辭吳大妗子、二妗子起身。月娘與了鬱大姐一包二錢銀子。吳銀兒道：「我這裡就辭了妗子、列位娘，磕了頭罷。」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，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，磕頭謝了。吳大妗子同二妗子、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眾人，因見天氣落雪，月娘阻回去了。琴童道：「頭

裡下的還是雪，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，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，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。」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，琴童兒打著，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，引著一簇男女，走幾條小巷，到大街上。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，因叫：「銀姐，你家不遠了，俺每送你到家。」月娘便問：「他家住那裡？」敬濟道：「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，中間一座大門樓，就是他家。」吳銀兒道：「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。」月娘道：「地下濕，銀姐家去罷，頭裡已是見過禮了。我還著小廝送你到家。」因叫過玳安：「你送送銀姐家去。」敬濟道：「娘，我與玳安兩個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。」那敬濟得不的一聲，同玳安一路送去

了。

吳月娘眾人便回家來。潘金蓮路上說：「大姐姐，你原

說咱每送他家去，怎的又不去了？」月娘笑道：「你也只是個小孩兒，哄你說耍子兒，你就信了。麗春院是那裡，你我送去？」金蓮道：「像人家漢子在院里嫖了來，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？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？」月娘道：「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里去，你尋他尋試試。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，看你——」兩個口裡說著，看看走到東街上，將近喬大戶門首。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，在門首站立。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，就要拉請進去。月娘再三說道：「多謝親家盛情，天晚了，不進去罷。」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好親家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？」強把月娘眾人拉進去了。客位內掛著燈，擺設酒果，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，不題。

卻說西門慶，在門首與伯爵眾人飲酒將闌。伯爵與希大

整吃了一日，頂顛吃不下去，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，趕眼錯把果碟兒都倒在袖子里，和韓道國就走了。只落下賁四，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。吩咐小廝收家火，熄燈燭，歸後邊去了。只見平安走來，賁四家叫道：「你們還不起身，爹進去了。」玉簫聽見，和迎春、蘭香慌的辭也不辭，都一溜煙跑了。只落下春梅，拜謝了賁四嫂，才慢慢走回來。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，因罵道：「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！把鞋都跑脫了，穿不上，象甚腔兒！」到後邊，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，都來磕頭。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，都躲到上房，和小玉在一處。玉簫進來，道了萬福，那小玉就說玉簫：「娘那裡使小廝來要皮襖，你就不來管管兒，只教我拿。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，及自開了又沒有，落後卻在外邊大櫥拒里尋出來。你放在裡頭，怎昏搶了不知道？姐姐每都吃勾來了罷，幾曾見長出塊兒來！」玉簫

吃的臉紅紅的，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如何狗搥了臉似的？人家不請你，怎的和俺們使性兒！」小玉道：「我稀罕那淫婦請！」大師父在旁勸道：「姐姐每義讓一句兒罷，你爹在屋裡聽著。只怕你娘們來家，頓下些茶兒伺候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。玉簫便問：「娘來了？」琴童道：「娘每來了，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，也將好起身。」兩個才不言語了。

不一時，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。到家門首，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。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煙火來，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煙火，方纔進來，與李嬌兒、大師父道了萬福。雪娥走來，向月娘磕了頭，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。月娘因問：「他爹在那裡？」李嬌兒道：「剛纔在我那屋裡，我打發他睡了。」月娘一聲兒沒言語。只見春梅、迎春、玉

簫、蘭香進來磕頭。李嬌兒便說：「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去，坐了回兒就來了。」月娘聽了，半日沒言語。罵道：「恁成精狗肉們，平白去做甚麼！誰教他去來？」李嬌兒道：「問過他爹才去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問他？好有張主的貨！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，放出些小鬼來了。」大師父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，還說是小鬼。」月娘道：「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，平白放出去做甚麼？與人家喂眼！」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，就先走了。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，和李瓶兒、大姐也走了。止落下大師父，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。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。正是：

香消燭冷樓臺夜，挑菜燒燈掃雪天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到次日，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。月娘約

飯時前後，與孟玉樓、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。因在大門裡首站立，見一個鄉裡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，穿著水合襖、藍布裙子，勒黑包頭，背著褡褳，正從街上走來。月娘使小廝叫進來，在二門裡鋪下卦帖，安下靈龜，說道：「你卜卜俺每。」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：「請問奶奶多大年紀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卜個屬龍的女命。」那老婆道：「若是大龍，四十二歲，小龍兒三十歲。」月娘道：「是三十歲了，八月十五日子時生。」那老婆把靈龜一擲，轉了一遭兒住了。揭起頭一張卦帖兒。上面畫著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，其餘都是侍從人，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守著一庫金銀財寶。老婆道：「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，戊辰己巳大林木。為人一生有仁義，性格寬洪，心慈好善，看經佈施，廣行方便。一生操持，把家做活，替人頂缸受氣，還不是道是。喜怒有常，主下人不足。正是：喜樂起來笑嘻嘻，惱

將起來鬧哄哄。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，你老早在堂前轉了。梅香洗銚鑼，雖是一時風火性，轉眼卻無心。和人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只是這疾厄宮上著刑星，常沾些啾唧。虧你這心好，濟過來了，往後有七十歲活哩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？」婆子道：「休怪婆子說，兒女宮上有些不實，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。隨你多少也存不的。」玉樓向李瓶兒笑道：「就是你家吳應元，見做道士家名哩。」月娘指著玉樓：「你也叫他卜卜。」玉樓道：「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，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。」那婆子從新撒了卦帖，把靈龜一卜，轉到命宮上住了。揭起第二張卦帖來，上面畫著一個女人，配著三個男人：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；第二個穿紅官人；第三個是個秀才。也守著一庫金銀，左右侍從伏侍。婆子道：「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。甲子乙醜海中金。命犯三刑六害，夫主克過方可。」玉

樓道：「已克過了。」婆子道：「你為人溫柔氣，好個性兒。你惱那個人也不知，喜歡那個人也不知，顯不出來。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，為夫主寵愛。只一件，你饒與人為了美，多不得人心。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，小人駁雜，饒吃了還不道你是。你心地好了，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剛纔為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，這回說是頂缸受氣。」一月娘道：「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？」婆子道：「濟得好，見個女兒罷了。子上不敢許，若說壽，倒盡有。」一月娘道：「你卜卜這位奶奶。李大姐，你與他八字兒。」李瓶兒笑道：「我是屬羊的。」婆子道：「若屬小羊的，今年念七歲，辛未年生的。生幾月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正月十五日午時。」那婆子卜轉龜兒，到命宮上砑磴住了。揭起卦帖來，上面畫著一個娘子，三個官人：頭一個官人穿紅，第二個官人穿綠，第三個穿青。懷著個孩兒，守著一庫金銀財寶，旁

邊立著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。婆子道：「這位奶奶，庚午辛未路旁土。一生榮華富貴，吃也有，穿也有，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。為人心地有仁義，金銀財帛不計較，人吃了轉了他的，他喜歡；不吃他，不轉他，到惱。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，凡事恩將仇報。正是：比肩刑害亂擾擾，轉眼無情就放刁；寧逢虎摘三生路，休遇人前兩面刀。奶奶，你休怪我說：你盡好匹紅羅，只可惜尺頭短了些。氣惱上要忍耐些，就是子上也難為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。」婆子道：「既出了家，無妨了。又一件，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，主有血光之災，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才好。」說畢，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，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。

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，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

來，笑道：「我說後邊不見，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，卜了這回龜兒卦。你早來一步，也教他與你卜卜兒。」金蓮搖頭兒道：「我是不卜他。常言：算的著命，算不著行。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，怎的哩？說的人心裡影影的。隨他明日街死街埋，路死路埋，倒在洋溝里就是棺材。」說畢，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。正是：

萬事不由人算計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↑第四十六回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
贓第四十八回↓

詩曰：

懷璧身堪罪，償金跡未明。龍蛇一失路，虎豹屢相驚。
暫遣虞羅急，終知漢法平。須憑魯連箭，為汝謝聊成。

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，有一苗員外，名喚苗天秀。家有萬貫資財，頗好詩禮。年四十歲，身邊無子，止有一女尚未出嫁。其妻李氏，身染痼疾在床，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，名喚刁七兒。原是娼妓出身，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，納為側室，寵嬖無比。忽一日，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，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，因為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，故雲游在此，訪善紀錄。天秀問之，不吝，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。僧人道：「不消許多，一半足矣。」天秀道：「吾師休嫌少，除完佛像，餘剩可作齋供。」那僧人問訊致謝，臨行向天秀說道：「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，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。你

有如此善緣與我，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。今後隨有甚事，切勿出境。戒之戒之。」言畢，作辭而去。

那消半月，天秀偶游後園，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亭側私語，不意天秀卒至看見，不由分說，將苗青痛打一頓，誓欲逐之。苗青恐懼，轉央親鄰再三勸留得免，終是切恨在心。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，原是揚州人氏，乃舉人出身，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，亦是博學廣識之人。一日，寄一封書來與天秀，要請天秀上東京，一則游玩，二者為謀其前程。苗天秀得書大喜，因向其妻妾說道：「東京乃輦轂之地，景物繁華，吾心久欲游覽，無由得便。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，實慰平生之意。」其妻李氏便說：「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，囑咐不可出門。此去京都甚遠，況你家私沉重，拋下幼女病妻在家，未審此去前程如何，不如勿往為善。」天秀不

聽，反加怒叱，說道：「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，桑弧蓬矢，不能邀游天下，觀國之光，徒老死牖下，無益矣。況吾胸中有物，囊有餘資，何愁功名不到手？此去表兄必有美事於我，切勿多言！」於是吩咐家人苗青，收拾行李衣裝，多打點兩箱金銀，載一船貨物，帶了個安童並苗青，上東京。囑咐妻妾守家，擇日起行。

正值秋末冬初之時，從揚州碼頭上船，行了數日，到徐州洪。但見一派水光，十分陰惡。但見：

萬里長洪水似傾，東流海島若雷鳴，滔滔雪浪令人怕，客旅逢之誰不驚？

前過地名陝灣，苗員外看見天晚，命舟人泊住船隻。也是天數將盡，合當有事，不料搭的船隻卻是賊船。兩個艄子

皆是不善之徒：一個名喚陳三，一個乃是翁八。常言道：不著家人，弄不得家鬼。這苗青深恨家主，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不如我如此這般，與兩個艸子做一路，將家主害了性命，推在水內，盡分其財物。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，這分家私連刁氏，都是我情受的。」正是：

花枝葉下猶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懷毒。

這苗青於是與兩個艸子密密商量，說道：「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，二千兩緞匹，衣服之類極廣。汝二人若能謀之，願將此物均分。」陳三、翁八笑道：「汝若不言，我等亦有此意久矣。」

是夜天氣陰黑，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里睡，苗青在櫓

後。將近三鼓時分，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。苗天秀夢中驚醒，便探頭出艙外觀看，被陳三手持利刀，一下刺中脖下，推在洪波盪里。那安童正要走時，吃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。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，取出一應財帛金銀，並其緞貨衣服，點數均分。二艄便說：「我若留此貨物，必然有犯。你是他手下家人，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，沒人相疑。」因此二艄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，並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，依前撐船回去了。這苗青另搭了船隻，載至臨清碼頭上，鈔關上過了，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，見了揚州故舊商家，只說：「家主在後船，便來也。」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，不題。

常言：人便如此如此，天理未然未然。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，一旦遭其僕人之害，不得好死，雖是不納忠言之勸，

其亦大數難逃。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，雖落水中，幸得不死，浮沒蘆港。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，船上坐著個老翁，頭頂箬笠，身披短蓑，聽得啼哭之聲。移船看時，卻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，慌忙救了。問其始末情由，卻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，在洪上被劫之事。這漁翁帶下船，取衣服與他換了，給以飲食，因問他：「你要回去，卻是同我在此過活？」安童哭道：「主人遭難，不見下落，如何回得家去？願隨公公在此。」漁翁道：「也罷，你且隨我在此，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，再作理會。」安童拜謝公公，遂在此翁家過活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年除歲末，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，正撞見陳三、翁八在船上飲酒，穿著他主人衣服，上岸來買魚。安童認得，即密與漁翁說道：「主人之冤當雪

矣。」漁翁道：「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？」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。守備見沒贓證，不接狀子。又告到提刑院。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，把狀批行了。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，押安童下來拿人。前至新河口，只把陳三、翁八獲住到案，責問了口詞。二艄見安童在旁執證，也沒得動刑，一一招了。供稱：「下手之時，還有他家人苗青，同謀殺其家主，分贓而去。」這裡把三人監下，又差人訪拿苗青，一起定罪。因節間放假，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，早有衙門透信的人，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。苗青慌了，把店門鎖了，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。

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，他渾家樂三嫂，與王六兒所交極厚，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。王六兒無事，也常往他家行走，彼此打的熱鬧。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，

問其所以，說道：「不打緊，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，又是他家伙計，和俺家交往的甚好，幾事百依百隨，若要保得你無事，破多少東西，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。」這苗青聽了，連忙下跪，說道：「但得我身上沒事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於是寫了說帖，封下五十兩銀子，兩套妝花緞子衣服，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，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。王六兒喜歡的要命的，把衣服銀子並說帖都收下，單等西門慶，不見來。

到十七日日西時分，只見玳安夾著氈包，騎著頭口，從街心裡來。王六兒在門首，叫下來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」玳安道：「我跟爹走了個遠差，往東平府送禮去來。」王六兒道：「你爹如今來了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和賁四兩個先往家去了。」王六兒便叫進去，和他如此這般說話，拿帖

兒與他瞧，玳安道：「韓大嬸，管他這事！休要把事輕看了，如今衙門裡監著那兩個船家，供著只要他哩。拿過幾兩銀子來，也不夠打發腳下人哩。我不管別的帳，韓大嬸和他說，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。等我請將俺爹來，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。」王六兒笑道：「怪油嘴兒，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。事成了，你的事甚麼打緊？寧可我們不要，也少不得你的。」玳安道：「韓大嬸，不是這等說。常言：君子不羞當面。先斷過，後商量。」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，留玳安吃酒。玳安道：「吃的紅頭紅臉，怕家去爹問，卻怎的回爹？」王六兒道：「怕怎的？你就說在我這裡來。」玳安只吃了一甌子，就走了。王六兒道：「好歹累你，說是我這裡等著哩。」

玳安一直來家，交進氈包。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，

在廂房中坐的。這玳安慢慢走到跟前，說：「小的回來，韓大嬸叫住小的，要請爹快些過去，有句要緊話和爹說。」西門慶說：「甚麼話？我知道了。」說畢，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。打發劉學官去了，西門慶騎馬，帶著眼紗、小帽，便叫玳安、琴童兩個跟隨，來到王六兒家。下馬進去，到明間坐下，王六兒出來拜見了。那日，韓道國鋪子里上宿，沒來家。老婆買了許多東西，叫老馮廚下整治。見西門慶來了，慌忙遞茶。西門慶吩咐琴童：「把馬送到對門房子里去，把大門關上。」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，先只說：「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。我聞得說哥兒定了親事，你老人家喜呀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裡說起，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。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，論起來也還不般配，胡亂親上做親罷了。」王六兒道：「就是和他做親也好，只是爹如今居著恁大官，會在一處，不好意思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說甚麼

哩！」說了一回，老婆道：「只怕爹寒冷，往房裡坐去罷。」一面讓至房中，一面安著一張椅兒，籠著火盆，西門慶坐下。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，說：「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：這苗青是他店里客人，如此這般，被兩個船家拽扯，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，免提他。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。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。」西門慶看了帖子，因問：「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？」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，說道：「明日事成，還許兩套衣裳。」西門慶看了，笑道：「這些東西兒，平白你要他做甚麼？你不知道，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，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，擱在河裡，圖財謀命。如今見打撈不著屍首，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，當官三口執證著要他。這一拿去，穩定是個凌遲罪名。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。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。拿這些銀子來做

甚麼？還不快送與他去！」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，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，將原禮交付與他，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。

那苗青不聽便罷，聽他說了，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。正是：

驚開六葉連肝肺，唬壞三魂七魄心。

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：「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，只要救得性命家去。」樂三道：「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，一些半些恆屬打不動。兩位官府，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。其餘節級、原解、緝捕，再得一半，才得夠用。」苗青道：「況我貨物未賣，那討銀子來？」因使過樂三嫂來，和王六兒說：「老爹就要貨物，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。如不要，伏望老

爹再寬限兩三日，等我倒下價錢，將貨物賣了，親往老爹宅里進禮去。」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。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恁般，我吩咐原解且寬限他幾日，教他即便進禮來。」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，回報苗青，苗青滿心歡喜。西門慶見間壁有人，也不敢久坐，吃了幾鐘酒，與老婆坐了回，見馬來接，就起身家去了。

次日，到衙門早發放，也不題問這件事。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，連夜替他會了人，攬掇貨物出去。那消三日，都發盡了，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。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，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、四套上色衣服。到十九日，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，裝在四個酒罈內，又宰一口豬。約掌燈以後，抬送到西門慶門首。手下人都是知道的，玳安、平安、書童、琴童四個家人，與了十兩銀子才罷。玳安在王六兒這邊，梯已

又要十兩銀子。須臾，西門慶出來，捲棚內坐的，也不掌燈，月色朦朧才上來，抬至當面。苗青穿青衣，望西門慶只顧磕頭，說道：「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，粉身碎骨難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件事情，我也還沒好審問哩。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，你若出官，也有老大一個罪名。既是人說，我饒了你一死。此禮我若不受你的，你也不放心。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，同做分上。你不可久住，即便星夜回去。」因問：「你在揚州那裡？」苗青磕頭道：「小的在揚州城內住。」西門慶吩咐後邊拿了茶來，那苗青在松樹下立著吃了，磕頭告辭回去。又叫回來問：「下邊原解的，你都與他說了不曾？」苗青道：「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。」西門慶吩咐：「既是說了，你即回家。」那苗青出門，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，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。苗青拿出五十兩來，並餘下幾匹緞子，都謝了樂三夫婦。五更替他雇長行牲口，起身往

揚州去了。正是：

忙忙如喪家之狗，急急似漏網之魚。

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。單表次日，西門慶、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，並馬而行。走到大街口上，夏提刑要作辭分路，西門慶在馬上舉著馬鞭兒說道：「長官不棄，到舍下一敘。」把夏提刑邀到家來。進到廳上敘禮，請入捲棚里，寬了衣服，左右拿茶吃了。書童、玳安就安放桌席。夏提刑道：「不當閑來打攪長官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須臾，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、蹄、鵝、鴨、鮮魚下飯。先吃了飯，收了家伙去，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。小金鐘兒，銀台盤兒，慢慢斟勸。飲酒中間，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，道：「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，再三來對學生說，又

饋送了些禮在此。學生不敢自專，今日請長官來，與長官計議。」於是，把禮帖遞與夏提刑。夏提刑看了，便道：「恁憑長官尊意裁處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依著學生，明日只把那個賊人、真贓送過去罷，也不消要這苗青。那個原告小廝安童，便收領在外，待有了苗天秀屍首，歸結未遲。禮還送到長官處。」夏提刑道：「長官，這就不是了。長官見得極是，此是長官費心一番，何得見讓於我？決然使不得。」彼此推辭了半日，西門慶不得已，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，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。夏提刑下席來，作揖謝道：「既是長官見愛，我學生再辭，顯的迂闊了。盛情感激不盡，實為多愧。」又領了幾杯酒，方纔告辭起身。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，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。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，拿回帖，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，兩名排軍四錢，俱不在話下。

常言道：火到豬頭爛，錢到公事辦。西門慶、夏提刑已是會定了。次日到衙門裡升廳，那提控、節級並緝捕、觀察，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。擺設下刑具，監中提出陳三、翁八審問情由，只是供稱：「跟伊家人苗青同謀。」西門慶大怒，喝令左右：「與我用起刑來！你兩個賊人，專一積年在江河中，假以舟楫裝載為名，實是劫幫鑿漏，邀截客旅，圖財致命。見有這個小廝供稱，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，又將棍打傷他落水，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證，你如何抵賴別人！」因把安童提上來，問道：「是誰刺死你主人？是誰推你在水中？」安童道：「某日三更時分，先是苗青叫有賊，小的主人出艙觀看，被陳三一刀戮死，推下水去。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，才得逃出性命。苗青並不知下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據這小廝所言，就是實話，汝等如何展轉得過？」於是每人兩夾棍，三十榔頭，打的脛骨皆碎，殺豬也

似喊叫。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，餘者花費無存。這裡提刑做了文書，並贓貨申詳東平府。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，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，將陳三、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。

安童保領在外聽候。有日走到東京，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，具訴：「苗青奪了主人家事，使錢提刑衙門，除了他名字出來。主人冤仇，何時得報？」通判聽了，連夜修書，並他訴狀封在一處，與他盤費，就著他往巡按山東察院里投下。這一來，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起，西門慶往時做過事，今朝沒興一齊來。有詩為證：

善惡從來報有因，吉凶禍福並肩行。平生不作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不吃驚。

↑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
探歸七件事第四十九回↓

詞曰：

碧桃花下，紫簫吹罷。驀然一點心驚，卻把那人牽掛，
向東風淚灑。

東風淚灑，不覺暗沾羅帕，恨如天大。那冤家既是無情
去，回頭看怎麼！

話說安童領著書信，辭了黃通判，徑往山東大道而來。
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扎，姓曾，雙名孝序，乃都御史曾
布之子，新中乙未科進士，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。這安童自
思：「我若說下書的，門上人決不肯放。不如等放告牌出

來，我跪門進去，連狀帶書呈上。老爹見了，必然有個決斷。」於是早把狀子寫下，揣在懷裡，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響，開了大門，曾御史坐廳。頭面牌出來，大書告親王、皇親、駙馬、勢豪之家；第二面牌出來，告都、布、按並軍衛有司官吏；第三面牌出來，才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。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，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，方走到丹墀上跪下。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，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。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：「接上來！」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，安放於書案上。曾公拆開觀看，端的上面寫著甚言詞？書曰：

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

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：違越光儀，倏忽一

載。知己難逢，勝游易散。此心耿耿，常在左右。去秋忽報瑤章，開軸啟函，捧誦之間而神游恍惚，儼然長安對面時也。未幾，年兄省親南旋，復聞德音，知年兄按巡齊魯，不勝欣慰。叩賀，叩賀。惟年兄忠孝大節，風霜貞操，砥礪其心，耿耿在廊廟，歷歷在士論。今茲出巡，正當摘發官邪，以正風紀之日。區區愛念，尤所不能忘者矣。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為之器，當有為之年，值聖明有道之世，老翁在家康健之時，當乘此大展才猷，以振揚法紀，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，而姦頑之徒以逞其欺。胡乃如東平一府，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，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？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。年兄巡歷此方，正當分理冤滯，振刷為之一清可也。去伴安童，持狀告訴，幸垂察，不宣。

仲春望後一日具

這曾御史覽書已畢，便問：「有狀沒有？」左右慌忙下來問道：「老爺問你有狀沒有。」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。曾公看了，取筆批：「仰東平府府官，從公查明，驗相屍首，連捲詳報。」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。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，從便門放出。

這裡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，鈐了關防，差人齎送東平府來。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，慌得手腳無措，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——本貫河南舞陽人氏，為人剛方不要錢，問事糊突，人都號他做狄混。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，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，團團不散，只隨著狄公馬走。狄縣丞道：「怪哉！」便勒住馬，令左右公人：「你隨此旋風，務要跟尋個下落。」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，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，走來回覆了狄公話。狄公即拘集

里老，用鋤掘開岸上數尺，見一死屍，宛然頸上有一刀痕。命件作檢視明白，問其前面是那裡。公人稟道：「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。」縣丞即拘寺中僧行問之，皆言：「去冬十月中，本寺因放水燈兒，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，漂入港里。長老慈悲，故收而埋之。不知為何而死。」縣丞道：「分明是汝眾僧謀殺此人，埋於此處。想必身上有財帛，故不肯實說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先把長老一箍兩拶，一夾一百敲，餘者眾僧都是二十板，俱令收入獄中。報與曾公，再行查看。各僧皆稱冤不服。曾公尋思道：「既是此僧謀死，屍必棄於河中，豈反埋於岸上？又說乾礙人眾，此有可疑。」因令將眾僧收監。將近兩月，不想安童來告此狀。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，令其認視。安童見屍大哭道：「正是我的主人，被賊人所傷，刀痕尚在。」於是檢驗明白，回報曾公，即把眾僧放回。一面查刷卷宗，復提出陳三、翁八審問，俱執稱

苗青主謀之情。曾公大怒，差人行牌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。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。正是：

污吏贓官濫國刑，曾公判刷雪冤情。雖然號令風霆肅，夢裡輸贏總未真。

話分兩頭，卻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、四套衣服，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，一夜沒的睡，計較著要打頭面，治簪環，喚裁縫來裁衣服，從新抽銀絲鬚髻。用十六兩銀子，又買了個丫頭——名喚春香——使喚，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。

一日，西門慶到韓道國家，王六兒接著。裡面吃茶畢，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，看見隔壁月臺，問道：「是誰家的？」王六兒道：「是隔壁樂三家月臺。」西門慶吩咐王六兒：

「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？你對他說，若不與我即便拆了，我教地方吩咐他。」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：「鄰舍家，怎好與他說的。」韓道國道：「咱不如瞞著老爹，買幾根木植來，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。上面曬醬，下邊不拘做馬坊，做個東淨，也是好處。」老婆道：「呸！賊沒算計的。比時搭月臺，不如買些磚瓦來，蓋上兩間廬子卻不好？」韓道國道：「蓋兩間廬子，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。」於是使了三十兩銀子，又蓋兩間平房起來。西門慶差玳安兒抬了許多酒、肉、燒餅來，與他家犒賞匠人。那條街上誰人不知。

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，把兒子夏承恩——年十八歲——乾入武學肄業，做了生員。每日邀結師友，習學弓馬。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、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張團練、合衛官員，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，俱不必細說。

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，自從生了官哥，並做了千戶，還沒往墳上祭祖。叫陰陽徐先生看了，從新立了一座墳門，砌的明堂神路，門首栽桃柳，周圍種松柏，兩邊疊成坡峰。清明日上墳，要更換錦衣牌匾，宰豬羊，定桌面。三月初六日清明，預先發柬，請了許多人，搬運了東西、酒米、下飯、菜蔬，叫的樂工、雜耍、扮戲的。小優兒是李銘、吳惠、王柱、鄭奉；唱的是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韓金釧，董嬌兒。官客請了張團練、喬大戶、吳大舅、吳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傅伙計、韓道國、雲理守、賁第傳並女婿陳敬濟等，約二十餘人。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、張親家母、喬大戶娘子、朱台官娘子、尚舉人娘子、吳大妗子、二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、花大妗子、吳大姨、孟大姨、吳舜臣媳婦鄭三姐、崔本妻段大姐，並家中吳月娘、李嬌兒，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、西門大

姐、春梅、迎春、玉簫、蘭香、奶子如意兒抱著官哥兒，裡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。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：「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。一來還不曾過一周，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（恩頁）門還未長滿，膽兒小。這一到墳上路遠，只怕唬著他。依著我不教他去，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，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。」西門慶不聽，便道：「此來為何？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！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，可可就是孩子（恩頁）門未長滿，教奶子用被兒裹著，在轎子里按的孩兒牢牢的，怕怎的？」那月娘便道：「你不聽人說，隨你。」從清早晨，堂客都從家裡取齊，起身上了轎子，無辭。

出南門，到五裡外祖墳上，遠遠望見青松鬱郁，翠柏森森，新蓋的墳門，兩邊坡峰上去，周圍石牆，當中甬道，明

堂、神台、香爐、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。墳門上新安的牌匾，大書「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」。墳內正面土山環抱，林樹交枝。西門慶穿大紅冠帶，擺設豬羊祭品桌席祭奠。官客祭畢，堂客才祭。響器鑼鼓，一齊打起來。那官哥兒唬的在奶子懷裡磕伏著，只倒咽氣，不敢動一動兒。月娘便叫：「李大姐，你還不教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，你看唬的那腔兒！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，恁強的貨，只管教抱了他來。你看唬的那孩兒這模樣！」李瓶兒連忙下來，吩咐玳安：「且叫把鑼鼓住了。」連忙攙掇掩著孩兒耳朵，快抱了後邊去了。

須臾，祭畢，徐先生念了祭文，燒了紙。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。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，由花園進去，兩邊松牆竹徑，周圍花草，一望無際。正是：

桃紅柳綠鶯梭織，都是東君造化成。

當下，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，四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。四個唱的，輪番遞酒。春梅、玉簫、蘭香、迎春四個，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，就立在大姐桌頭，同吃湯飯點心。

吃了一回，潘金蓮與玉樓、大姐、李桂姐、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。原來捲棚後邊，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。裡邊鋪陳床帳，擺放桌椅、梳籠、抵鏡、妝臺之類，預備堂客來上墳，在此梳妝歇息，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，懸掛的書畫，琴棋瀟灑。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，正在那灑金床炕上鋪著小褥子兒睡，迎春也在旁和他頑耍。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，手中拈著一枝桃花兒，看見迎

春便道：「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。」迎春道：「有春梅、蘭香、玉簫在上邊哩，俺娘叫我下邊來看哥兒，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。」奶子見金蓮來，就抱起官哥兒來。金蓮便戲他說道：「小油嘴兒，頭裡見打起鑼鼓來，唬的不則聲，原來這等小膽兒。」於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，接過孩兒抱在懷裡，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。忽有陳敬濟掀帘子走入來，看見金蓮逗孩子頑耍，便也逗那孩子。金蓮道：「小道士兒，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。」可霎作怪，那官哥兒便嘻嘻望著他笑。敬濟不由分說，把孩子就摟過來，一連親了幾個嘴。金蓮罵道：「怪短命，誰家親孩子，把人的鬚都抓亂了！」敬濟笑戲道：「你還說，早時我沒錯親了哩。」金蓮聽了，恐怕奶子瞧科，便戲發訕，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，向他身上打了一下，打的敬濟鯽魚般跳。罵道：「怪短命，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！」敬濟道：「不

是，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。人身上穿著恁單衣裳，就打恁一下！」金蓮道：「我平自惜甚情兒？今後惹著我，只是一味打。」如意兒見他頑的訕，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著，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。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，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。走出去，正值孟玉樓和大姐、桂姐三個從那邊來。大姐看見，便問：「是誰乾的營生？」敬濟取下來去了，一聲兒也沒言語。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折。但見：

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座間移。

看看天色晚來，西門慶吩咐賁四，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碗酒、四個燒餅、一盤子熟肉，分散停當，然後，才把堂客轎子起身。官家起馬在後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抬食盒煞

後。玳安、來安、畫童、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，琴童並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。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，懷中抱著哥兒，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。月娘還不放心，又使回畫童兒來，叫他跟定著奶子轎子，恐怕進城人亂。

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，就與喬家那邊眾堂客轎子分路，來家先下轎進去，半日西門慶、陳敬濟才到家下馬。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：「今日掌刑夏老爹，親自下馬到廳，問了一遍去了。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。不知有甚勾當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心中猶豫。到於廳上，只見書童兒在旁接衣服。西門慶因問：「今日你夏老爹來，留下甚麼話來？」書童道：「他也沒說出來，只問爹往那去了：『使人請去，我有句要緊話兒說。』」小的便道：「今日都往墳上燒紙去了，至晚才來。」夏老爹說：「我到午上還來。」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

遭，小的說：『還未來哩！』西門慶心下轉道：「卻是甚麼？」

正疑惑之間，只見平安來報：「夏老爹來了。」那時已有黃昏時分，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，兩個伴當跟隨。下馬到於廳上敘禮，說道：「長官今日往寶莊去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先瑩祭掃，不知長官下降，失迎，恕罪，恕罪！」夏提刑道：「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。」因說：「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。」西門慶令書童開卷棚門，請往那裡說話，左右都令下去。夏提刑道：「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，如此這般，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，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。學生令人抄了個底本在此，與長官看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大驚失色，急接過邸報來燈下觀看，端的上面寫著甚言詞？

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，參劾貪肆不職武官，乞賜罷黜，以正法紀事：臣聞巡搜四方，省察風俗，乃天子巡狩之事也；彈壓官邪，振揚法紀，乃御史糾政之職也。昔《春秋》載天王巡狩，而萬邦懷保，民風協矣，王道彰矣，四民順矣，聖治明矣。臣自去年奉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，一年將滿，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，頗得其實。茲當差滿之期，敢不循例甄別，為我皇上陳之！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，另具疏上請。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，一廿曰羽一茸之材，貪鄙之行，久於物議，有玷班行。昔者典牧皇畿，大肆科擾，被屬官陰發其私。今省理山東刑獄，復著狼貪，為同僚之箝制。縱子承恩冒籍武舉，倩人代考，而士風掃地矣。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，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乎！接物則奴顏婢膝，時人有丫頭之稱；問事則依違兩可，群下有木偶之誚。理刑副千戶西門慶，本系市井棍徒，夤緣

升職，濫冒武功，菽麥不知，一丁不識。縱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；攜樂婦而酣飲市樓，官箴為之有玷。至於包養韓氏之婦，恣其歡淫，而行檢不修；受苗青夜賂之金，曲為掩飾，而贓跡顯著。此二臣者，皆貪鄙不職，久乖清議，一刻不可居任者也。伏望聖明垂聽，敕下該部，再加詳查。如果臣言不謬，將延齡等亟賜罷斥，則官常有賴而俾聖德永光矣。

西門慶看了一遍，唬的面面相覷，默默不言。夏提刑道：「長官，似此如何計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常言：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事到其間，道在人為。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，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。」於是，夏提刑急急作辭，到家拿了二百兩銀子、兩把銀壺。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妝一條、三百兩銀子。夏家差了家人夏壽，西門慶這

裡是來保，將禮物打包端正，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，兩個早雇了頭口，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，不題。

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，夜間只是驚哭，不肯吃奶。但吃下奶去就吐了。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，月娘道：「我那等說，還未到一周的孩子，且休帶他出城門去。濁強貨他生死不依，只說：『今日墳上祭祖為甚麼來？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！』只象那裡攙了分兒一般，睜著眼和我兩個叫。如今卻怎麼好？」李瓶兒正沒法兒擺佈。況西門慶又因巡按參了，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，往東京打點幹事，心上不遂，家中孩子又不好。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，又請小兒科太醫，開門闔戶，亂了一夜。劉婆子看了說：「哥兒著了些驚氣入肚，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。不打緊，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。」又留了兩服硃砂丸藥兒，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，

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，不驚哭吐奶了。只是身上熱還未退，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，教劉婆子備紙去。後又帶了他老公，還和一個師婆來，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。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、夏壽起身，就亂著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。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子路上著了驚氣，甚是抱怨如意兒，說他：「不用心看孩兒，想必路上轎子里唬了他了。不然，怎的就不好起來？」如意兒道：「我在轎子里，將被兒包得緊緊的，又沒『石店』著他。娘叫畫童兒來跟著轎子，他還好好的，我按著他睡。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，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，到家就不吃奶，哭起來了。」

按下這裡家中燒紙，與孩子下神。且說來保、夏壽一路攢行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。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，將

兩家禮物交割明白。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，說道：「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，你且住兩日。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，旨意還未曾下來。待行下這個本去，曾御史本到，等我對老爺說，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『該部知道』。我這裡差人再拿帖兒吩咐兵部餘尚書，把他的本只覆上來。交你老爹只顧放心，管情一些事兒沒有。」於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，還歸到客店安歇，等聽消息。

一日蔡太師條陳本，聖旨準下來了。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抄了個邸報，帶回家與西門慶瞧，不在話下。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，與了五兩盤纏，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。來到家中，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，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。聽見來保二人到了，叫至後邊問他端的。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，道：「翟爹看了爹的書，便說：」

此事不打緊，教你爹放心。見今巡按也滿了，另點新巡按下來了。況他的參本還未到，等他本上時，等我對老爺說了，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，只批該部知道，老爺這裡再拿帖兒吩咐兵部餘尚書，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，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方纔心中放下。因問：「他的本怎還不到？」來保道：「俺們一去時，晝夜馬上行去，只五日就趕到京中，可知在他頭裡。俺每回來，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，背著黃色袱，插著兩根雉尾、兩面牙旗，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才到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得他的本上的遲，事情就停當了。我只怕去遲了。」來保道：「爹放心，管情沒事。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，又打聽得兩樁好事來，報爹知道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端的何事？」來保道：「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，旨意已是準行。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準事例：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，各府州郡縣設立

義倉，官糶糧米。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，討倉鈔，派給鹽引支鹽。舊倉鈔七分，新倉鈔三分。咱舊時和喬親家爹，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，派三萬鹽引，戶部坐派。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，不日離京，倒有好些利息。「西門慶聽言問道：「真個有此事？」一來保道：「爹不信，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。」一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。因見上面許多字樣，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。陳敬濟念到中間，只要結住了，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。旋叫了書童兒來念。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，蕩蕩如流水不差，直念到底。端的上面奏著那七件事？

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，為陳愚見，竭愚衷，收人才，臻實效，足財用，便民情，以隆聖治事：

第一曰罷科舉，取士悉由學校升貢。竊謂教化凌夷，風俗頹敗，皆由取士不得真才，而教化無以仰賴。《書》曰：「天生斯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」漢舉孝廉，唐興學校，我國家始制考貢之法，各執偏陋，以致此輩無真才，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？今皇上寤寐求才，宵旰圖治。治在於養賢，養賢莫如學校。今後取士，悉遵古由學校升貢。其州縣發解禮闈，一切罷之。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，亦如禮闈之式。仍立八行取士之科。八行者，謂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、忠、和也。士有此者，即免試，率相補太學上舍。

二曰罷講議財利司。竊惟國初定製，都堂置講議財利司。蓋謂人君節浮費，惜民財也。今陛下即位以來，不寶遠物，不勞逸民，躬行節儉以自奉。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，亦無不可節之財。惟當事者以俗化為心，以禁令為信，不忽

其初，不弛其後，治隆俗美，豐亨豫大，又何講議之為哉？悉罷。

三曰更鹽鈔法。竊惟鹽鈔，乃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。今合無遵復祖宗之製鹽法者。詔雲中、陝西、山西三邊，上納糧草，關領舊鹽鈔，易東南淮浙新鹽鈔。每鈔折派三分，舊鈔搭派七分。今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場支鹽。亦如茶法，赴官秤驗，納息請批引，限日行鹽之處販賣。如遇過限，並行拘收；別買新引增販者，俱屬私鹽。如此則國課日增，而邊儲不乏矣。

四曰制錢法。竊謂錢貨，乃國家之血脈，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。如有厄阻淹滯不行者，則小民何以變通，而國課何以仰賴矣？自晉末鵝眼錢之後，至國初瑣屑不堪，甚至雜以

鉛鐵夾錫。邊人販於虜，因而鑄兵器，為害不小，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。以陛下新鑄大錢崇寧、大觀通寶，一以當十，庶小民通行，物價不致於踴貴矣。

五曰行結糶俵糶之法。竊惟官糶之法，乃賑恤之義也。近年水旱相仍，民間就食，上始下賑恤之詔。近有戶部侍郎韓侶題覆欽依：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會，行結糶俵糶之法。保之於黨，黨之於里，里之於鄉，倡之結也。每鄉編為三戶，按上上、中中、下下。上戶者納糧，中戶者減半，下戶者退派糧數關支，謂之俵糶。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，而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。惟責守令核切舉行，其關係蓋匪細矣。

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。竊惟我國初寇亂未定，悉令

天下軍徭丁壯集於京師，以供運饋，以壯國勢。今承平日久，民各安業，合頒詔行天下州郡，每歲上納免夫錢，每名折錢三十貫，解赴京師，以資邊餉之用。庶兩得其便，而民力少蘇矣。

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船所。竊惟陛下自即位以來，無聲色犬馬之奉。所尚花石，皆山林間物，乃人之所棄者。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，有傷聖治。陛下節其浮濫，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。凡有用悉出內帑，差官取之，庶無擾於州郡。伏乞聖裁。

奉旨曰：「卿言深切時艱，朕心嘉悅，足見忠猷，都依擬行。」該部知道。

西門慶聽了，又看了翟管家書信，已知禮物交得明白。

蔡狀元見朝，又點了兩淮巡鹽，不日往此經過，心中不勝歡喜。一面打發夏壽回家：「報與你老爹知道。」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、兩瓶酒、一方肉，回房歇息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樹大招風風損樹，人為名高名喪身。有詩為證：

得失榮枯命里該，皆因年月日時栽。胸中有志終須至，囊內無財莫論才。

↑第四十八回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第五十回↓

詩曰：

雅集無兼客，高情洽二難。一尊傾智海，八鬥擅吟壇。

話到如生旭，霜來恐不寒。為行王舍乞，玄屑帶雲餐。

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，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，說道：「長官活命之恩，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，如何了得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長官放心。料著你我沒曾過為，隨他說去，老爺那裡自有個明見。」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，談笑至晚，方纔作辭回家。到次日，依舊入衙門裡理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，心中忿怒。因蔡太師所陳七事，內多舛訛，皆損下益上之事，即赴京見朝覆命，上了一道表章。極言：「天下之財貴於流通，取民膏以聚京師，恐非太平之治。民間結糶俵糶之法不可行，當十大錢不可用，鹽鈔法不可屢更。臣聞民力殫矣，

誰與守邦？」蔡京大怒，奏上徽宗天子，說他大肆倡言，阻撓國事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，黜為陝西慶州知州。陝西巡按御史宋盤，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。太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，逮其家人，鍛煉成獄，將孝序除名，竄於嶺表，以報其仇。此系後事，表過不題。

再說西門慶在家，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，拿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裡趕著掛號。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，預備大桌面酒席，打聽蔡御史船到。一日，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，都行至東昌府地方，使人來家通報。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。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，送了下程。然後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——地名百家村。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，備言邀請宋公之事。蔡御史道：「我知道，一定同他

到府。」那時，東平胡知府，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、吏典生員、僧道陰陽，都具連名手本，伺候迎接。帥府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張團練，都領人馬披執跟隨，清蹕傳道，雞犬皆隱跡。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，各處官員都見畢，呈遞了文書，安歇一夜。

到次日，只見門吏來報：「巡鹽蔡爺來拜。」宋御史連忙出迎。敘畢禮數，分賓主坐下。獻茶已畢，宋御史便問：「一年兄幾時方行？」蔡御史道：「學生還待一二日。」因告說：「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，乃本處巨族，為人清慎，富而好禮，亦是蔡老先生門下，與學生有一面之交。蒙他遠接，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。」宋御史問道：「是那個西門千兵？」蔡御史道：「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，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。」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，見西門慶與夏

提刑名字，說道：「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者？」蔡御史道：「就是他。如今見在外面伺候，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。未審年兄尊意若何？」宋御史道：「學生初到此處，只怕不好去得。」蔡御史道：「一年兄怕怎的？既是雲峰分上，你我走走何害？」於是吩咐看轎，就一同起行，一面傳將出來。

西門慶知了此消息，與來保、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，預備酒席。門首搭照山彩棚，兩院樂人奏樂，叫海鹽戲並雜耍承應。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，只用幾個藍旗清道官吏跟隨，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，打著雙檐傘，同往西門慶家來。當時哄動了東平府，大鬧了清河縣，都說：「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，來他家吃酒來了。」慌的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張團練，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。西

門慶青衣冠帶，遠遠迎接。兩邊鼓樂吹打，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。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著大紅獬豸繡服，烏紗皂履，鶴頂紅帶，從人執著兩把大扇。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，錦屏羅列。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，高頂方糖，定勝簇盤，十分齊整。二官揖讓進廳，與西門慶敘禮。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：兩端湖綢、一部文集、四袋芽茶、一方端溪硯。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，上書「侍生宋喬年拜」。向西門慶道：「久聞芳譽。學生初臨此地，尚未盡情，不當取擾。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，何以幸接尊顏？」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，說道：「僕乃一介武官，屬於按臨之下。今日幸蒙清顧，蓬蓽生光。」於是鞠躬展拜，禮容甚謙。宋御史亦答禮相還，敘了禮數。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，他自在右，西門慶垂首相陪。茶湯獻罷，階下簫韶盈耳，鼓樂喧闐，動起樂來。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，下邊呈獻割道。說不盡餚列珍

羞，湯陳桃浪，端的歌舞聲容，食前方丈。兩位轎上跟從人，每位五十瓶酒、五百點心、一百斤熟肉，都領下去。家人、吏書、門子人等，另在廂房中管待，不必細說。當日西門慶這席酒，也費夠千兩金銀。

那宋御史又系江西南昌人，為人浮躁，只坐了沒多大回，聽了一折戲文就起來。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。蔡御史在旁便說：「年兄無事，再消坐一時，何遽回之太速耶！」宋御史道：「年兄還坐坐，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。」西門慶早令手下，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，都已裝在食盒內，共有二十抬，叫下人夫伺候。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、兩壇酒、兩牽羊、兩封金絲花、兩匹段紅、一副金台盤、兩把銀執壺、十個銀酒盃、兩個銀折盃、一雙牙箸。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。都遞上揭帖。宋御史再三辭道：「這個，我學生怎

麼敢領？」因看著蔡御史。蔡御史道：「年兄貴治所臨，自然之道，我學生豈敢當之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些須微儀，不過侑觴而已，何為見外？」比及二官推讓之次，而桌席已抬送出門矣。宋御史不得已，方令左右收了揭帖，向西門慶致謝說道：「今日初來識荊，既擾盛席，又承厚贐，何以克當？餘容圖報不忘也。」因向蔡御史道：「年兄還坐坐，學生告別。」於是作辭起身。西門慶還要遠送，宋御史不肯，急令請回，舉手上轎而去。

西門慶回來，陪侍蔡御史，解去冠帶，請去捲棚內後坐。因吩咐把樂人都打發散去，只留下戲子。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，擺設珍羞果品上來，二人飲酒。蔡御史道：「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，又叨盛筵並許多酒器，何以克當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微物惶恐，表意而已！」因問道：

「宋公祖尊號？」蔡御史道：「號松原。松樹之松，原泉之原。」又說起：「頭裡他再三不來，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，與老先生那邊相熟，他才來了。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想必翟親家有一言於彼。我觀宋公為人有些蹊蹺。」蔡御史道：「他雖故是江西人，倒也沒甚蹊蹺處。只是今日初會，怎不做些模樣！」說畢笑了。西門慶便道：「今日晚了，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。」蔡御史道：「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，明日學生長亭送餞。」蔡御史道：「過蒙愛厚。」因吩咐手下人：「都回門外去罷，明早來接。」眾人都應諾去了，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。

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，走下席來，叫玳安兒附耳低言，如此這般：「即去院里坐名叫了董嬌兒、韓金釧兒兩

個，打後門裡用轎子抬了來，休交一人知道。」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。西門慶覆上席，陪蔡御史吃酒。海鹽子弟在旁歌唱。西門慶因問：「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？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？」蔡御史道：「老母到也安。學生在家，不覺荏苒半載，回來見朝，不想被曹禾論劾，將學生敝同年十四人之在史館者，一時皆黜授外職。學生便選在西台，新點兩淮巡鹽。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，也是蔡老先生門下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如今安老先生在那裡？」蔡御史道：「安鳳山他已升了工部主事，往荊州催攢皇木去了。也待好來也。」說畢，西門慶教海鹽子弟上來遞酒。蔡御史吩咐：「你唱個《漁家傲》我聽。」子弟排手在旁正唱著，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。玳安道：「叫了董嬌兒、韓金釧打後門來了，在娘房裡坐著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吩咐把轎子抬過一邊才好。」玳安道：「抬過一邊了。」

這西門慶走至上房，兩個唱的向前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今日請你兩個來，晚夕在山子下扶持你蔡老爹。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，你不可怠慢，用心扶持他，我另酬答你。」韓金釧兒笑道：「爹不消吩咐，俺每知道。」西門慶因戲道：「他南人的營生，好的是南風，你每休要扭手扭腳的。」董嬌兒道：「娘在這裡聽著，爹你老人家羊角蔥靠南牆——越發老辣了。王府門首磕了頭，俺們不吃這井里水了？」

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。走到儀門首，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著揭帖走來，與西門慶看，說道：「剛纔喬親家爹說，趁著蔡老爹這回閑，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，只怕明日起身忙了。教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跟了來。」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著。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：「有一事在此，不敢乾瀆。」蔡御史道：「四泉，有

甚事只顧吩咐，學生無不領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，坐派了些鹽引，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。望乞到那裡青目青目，早些支放就是愛厚。」因把揭帖遞上去，蔡御史看了。上面寫著：「商人來保、崔本，舊派淮鹽三萬引，乞到日早掣。」蔡御史看了笑道：「這個甚麼打緊。」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，吩咐：「與你蔡爺磕頭。」蔡御史道：「我到揚州，你等徑來察院見我。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下顧，早放十日就夠了。」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。一面書童旁邊斟上酒，子弟又唱。

唱畢，已有掌燈時分，蔡御史便說：「深擾一日，酒告止了罷。」因起身出席，左右便欲掌燈，西門慶道：「且休掌燭，請老先生後邊更衣。」於是從花園裡游玩了一回，讓

至翡翠軒，那裡又早湘簾低簇，銀燭熒煌，設下酒席。海鹽戲子，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。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，關上角門，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，立於階下，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但見：

綽約容顏金縷衣，香塵不動下階墀。時來水濺羅裙濕，好似巫山行雨歸。

蔡御史看見，欲進不能，欲退不舍。便說道：「四泉，你如何這等愛厚？恐使不得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與昔日東山之游，又何異乎？」蔡御史道：「恐我不如安石之才，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。」於是月下與二妓攜手，恍若劉阮之入天台。因進入軒內，見文物依然，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。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，拂下錦箋。這

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，拈筆在手，文不加點，字走龍蛇，燈下一揮而就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不到君家半載餘，軒中文物尚依稀。雨過書童開藥圃，風回仙子步花台。
飲將醉處鐘何急，詩到成時漏更催。
此去又添新悵望，不知何日是重來。

寫畢，教書童粘於壁上，以為後日之遺焉。因問二妓：「你們叫甚名字？」一個道：「小的姓董，名喚嬌兒。他叫韓金釧兒。」蔡御史又道：「你二人有號沒有？」董嬌兒道：「小的無名娼妓，那討號來？」蔡御史道：「你等休要太謙。」問至再三，韓金釧方說：「小的號玉卿。」董嬌兒道：「小的賤號薇仙。」蔡御史一聞「薇仙」二字，心中甚喜，遂留意在懷。令書童取棋桌來，擺下棋子，蔡御史與董

嬌兒兩個著棋。西門慶陪侍，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，書童歌唱。蔡御史贏了一盤棋，董嬌兒吃過，又回奉蔡御史一杯。韓金釧這裡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。飲了酒，兩人又下。董嬌兒贏了，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，西門慶在旁又陪飲一杯。飲畢，蔡御史道：「四泉，夜深了，不勝酒力，」於是走出外邊來，站立在花下。

那時正是四月半頭，月色才上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，天色還早哩。還有韓金釧，不曾賞他一杯酒。」蔡御史道：「正是。你喚他來，我就此花下立飲一杯。」於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，滿斟一杯，用纖手捧遞上去。董嬌兒在旁捧果，蔡御史吃過，又斟了一杯，賞與韓金釧兒。因告辭道：「四泉，今日酒大多了，令盛價收過去罷。」於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，說道：「賢公盛情盛德，此心懸懸。非斯文骨肉，何

以至此？嚮日所貸，學生耿耿在心，在京已與雲峰表過。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，斷不敢有辜盛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何出此言？到不消介意。」

韓金釧見他一手拉著董嬌兒，知局，就往後邊去了。到了上房裡，月娘問道：「你怎的不陪他睡，來了？」韓金釧笑道：「他留下董嬌兒了，我不來，只管在那裡做甚麼？」良久，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，叫了來興兒吩咐：「明日早五更，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，叫了廚役，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，與你蔡老爹送行。叫兩個小優兒答應。休要誤了。」來興兒道：「家裡二娘上壽，沒有人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留下棋童兒買東西，叫廚子後邊大竈上做罷。」

不一時，書童、玳安收下家活來，又討了一壺好茶，往

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。翡翠軒書房床上，鋪陳衾枕俱各完備。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著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，上面水墨畫著一種湘蘭平溪流水。董嬌兒道：「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。」蔡御史道：「無可為題，就指著你這薇仙號。」於是燈下拈起筆來，寫了四句在上：

小院閑庭寂不嘩，一池月上浸窗紗。邂逅相逢天未晚，紫薇郎對紫薇花。

寫畢，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。兩個收拾上床就寢。書童、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里睡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次日早晨，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，用紅紙大包封著，到於後邊，拿與西門慶瞧。西門慶笑說道：「文職的營生，他那裡有大錢與你！這個就是上上簽了。」因交月娘每

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，從後門打發去了。書童舀洗面水，打發他梳洗穿衣。西門慶出來，在廳上陪他吃了粥。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，與西門慶作辭，謝了又謝。西門慶又道：「學生日昨所言之事，老先生到彼處，學生這裡書去，千萬留神一二，足勿不淺。」蔡御史道：「休說賢公華扎下臨，只盛價有片紙到，學生無不奉行。」說畢，二人同上馬，左右跟隨。出城外，到於永福寺，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。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。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彈唱。

數杯之後，坐不移時，蔡御史起身，夫馬、坐轎在於三門外伺候。臨行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：「乃學生相知，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，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。此事情已問結了。倘見宋公，望乞借重一言，彼此感激。」蔡御史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見宋年兄說，設使就提來，放了他去就是。」

了。」西門慶又作揖謝了。看官聽說：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，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。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，蔡御史說道：「此系曾公手裡案外的，你管他怎的？」遂放回去了。倒下詳去東平府，還只把兩個船家，決不待時，安童便放了。正是：

公道人情兩是非，人情公道最難為。若依公道人情失，順了人情公道虧。

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，蔡御史不肯，說道：「賢公不消遠送，只此告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萬惟保重，容差小價問安。」說畢，蔡御史上轎而去。

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，長老走來合掌問訊，遞茶，西門慶答禮相還。見他雪眉交白，便問：「長老多大年紀？」長

老道：「小僧七十有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到還這等康健。」因問法號，長老道：「小僧法名道堅。」又問：「有幾位徒弟？」長老道：「止有兩個小徒。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寺院也寬大，只是欠修整。」長老道：「不滿老爹說，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，長住里沒錢糧修理，丟得壞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。我見他家莊子不遠。不打緊處，你稟了你周爺，寫個緣簿，別處也再化些，我也資助你些佈施。」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。西門慶吩咐玳安兒：「取一兩銀子謝長老。今日打攪。」道堅道：「小僧不知老爹來，不曾預備齋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。」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。西門慶更了衣，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，有許多雲游和尚在那裡敲著木魚看經。西門慶不因不由，信步走入裡面觀看。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，相貌「才芻」搜，生的豹頭凹

眼，色若紫肝，戴了雞蠟箍兒，穿一領肉紅直裰。頰下髭鬚亂拈，頭上有一溜光檐，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，未除火性獨眼龍。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，垂著頭，把脖子縮到腔子里，鼻孔中流下玉箸來。西門慶口中不言，心中暗道：「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。不然，如何因此異相？等我叫他，問他個端的。」於是高聲叫：「那位僧人，你是那裡人氏，何處高僧？」叫了頭一聲不答應；第二聲也不言語；第三聲，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，伸了伸腰，睜開一隻眼，跳將起來，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，「分鹿」聲應道：「你問我怎的？貧僧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乃西域天竺國密鬆林齊腰峰寒庭寺下來的胡僧，雲游至此，施藥濟人。官人，你叫我有甚話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既是施藥濟人，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，你有也沒有？」胡僧道：「我有，我有。」又道：「我如今請你到家，你去不去？」胡僧

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去，即此就行。」那胡僧直豎起身來，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柱杖來拄著，背上他的皮褡褳——褡褳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。下的禪堂，就往外走。西門慶吩咐玳安：「叫了兩個驢子，同師父先往家去等著，我就來。」胡僧道：「官人不消如此，你騎馬只顧先行。貧僧也不騎頭口，管情比你先到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一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。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。」恐怕他走了，吩咐玳安：「好歹跟著他同行。」於是作辭長老上馬，僕從跟隨，逕直進城來家。

那日四月十七日，不想是王六兒生日，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，有堂客吃酒。後晌時分，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，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。吩咐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，不見玳安在門首，只顧立。立了約一個時辰，正值月娘與李嬌

兒送院里李媽媽出來上轎，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，問是那裡的。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，與月娘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我是韓家，尋安哥說話。」月娘問：「那安哥？」平安在旁邊，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裡來的，恐怕他說岔了話，向前把他拉過一邊，對月娘說：「他是韓伙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，問韓伙計幾時來。」以此哄過。月娘不言語，回後邊去了。

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，走的兩腿皆酸，渾身是汗，抱怨的要命的。那胡僧體貌從容，氣也不喘。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，尋他說話一節，對玳安兒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不想大娘看見，早是我在旁邊替他撻拾過了。不然就要露出馬腳來了。等住回娘若問，你也是這般說。」那玳安走的睜睜的，只顧〔才扉〕扇子：「今日造化低也怎

的？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。好近路兒！從門外寺里直走到家，路上通沒歇腳兒，走的我上氣兒接不著下氣兒。爹交雇驢子與他騎，他又不騎。他便走著沒事，難為我這兩條腿了！把鞋底子也磨透了，腳也踏破了。攘氣的營生！」平安道：「爹請他來家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誰知道！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。」正說著，只聞喝道之聲。西門慶到家，看見胡僧在門首，說道：「吾師真乃人中神也。果然先到。」一面讓至裡面大廳上坐。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，換了小帽，陪他坐的。吃了茶，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，院字深沉，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須織抹綠珠簾，地下鋪獅子滾繡球絨毛線毯。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、螳螂肚、肥皂色起楞的桌子，桌子上安著條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。周圍擺的都是泥鰍頭、楠木靶腫筋的交倚，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、瑪瑙軸頭。正是：

鼉皮畫鼓振庭堂，烏木春台盛酒器。

胡僧看畢，西門慶問道：「吾師用酒不用？」胡僧道：「貧僧酒肉齊行。」西門慶一面吩咐小廝：「後邊不消看素饌，拿酒飯來。」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，廚下餚饌下飯都有。安放桌兒，只顧拿上來。先綽邊兒放了四碟果子、四碟小菜，又是四碟案酒：一碟頭魚、一碟糟鴨、一碟烏皮雞、一碟舞鱸公。又拿上四樣下飯來：一碟羊角蔥（火川）炒的核桃肉、一碟細切的「食皆」「食禾」樣子肉、一碟肥肥的羊貫腸、一碟光溜溜的滑鰻。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：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，夾著一條花腸滾子肉，名喚一龍戲二珠湯；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。西門慶讓胡僧吃了，教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，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，一股一股遞出滋陰搾白酒來，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腳鐘內，遞與胡僧。

那胡僧接放口內，一吸而飲之。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：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、一碟子腌臘鵝脖子。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：一碟子癩葡萄、一碟子流心紅李子。落後又是一大碗鱈魚面與菜捲兒，一齊拿上來與胡僧打散。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，便道：「貧僧酒醉飯飽，足以夠了。」

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，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。胡僧道：「我有一枝藥，乃老君煉就，王母傳方。非人不度，非人不傳，專度有緣。既是官人厚待於我，我與你幾丸罷。」於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來，傾出百十丸，吩咐：「每次只一粒，不可多了，用燒酒送下。」又將那一個葫兒捏了，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，吩咐：「每次只許用二釐，不可多用。若是脹的慌，用手捏著，兩邊腿上只顧摔打，百十下方得通。你可樽節用之，不可輕泄於人。」西門慶雙手接了，說道：

「我且問你，這藥有何功效？」胡僧說：

形如雞卵，色似鵝黃。三次老君炮煉，王母親手傳方。外視輕如糞土，內覷貴乎玕琅。比金金豈換，比玉玉何償！任你腰金衣紫，任你大廈高堂，任你輕裘肥馬，任你才俊棟梁，此藥用托掌內，飄然身入洞房。洞中春不老，物外景長芳；玉山無頹敗，丹田夜有光。一戰精神爽，再戰氣血剛。不拘嬌艷寵，十二美紅妝，交接從吾好，徹夜硬如槍。服久寬脾胃，滋腎又扶陽。百日鬚髮黑，千朝體自強。固齒能明目，陽生姤始藏。恐君如不信，拌飯與貓嘗：三日淫無度，四日熱難當；白貓變為黑，尿糞俱停亡；夏月當風卧，冬天水裡藏。若還不解泄，毛脫盡精光。每服一釐半，陽興愈健強。一夜歇十女，其精永不傷。老婦顰眉蹙，淫娼不可當。有時心倦怠，收兵罷戰場。冷水吞一口，陽回精不傷。快美

終宵樂，春色滿蘭房。贈與知音客，永作保身方。

西門慶聽了，要問他求方兒，說道：「請醫須請良，傳藥須傳方。吾師不傳於我方兒，倘或我久後用沒了，那裡尋師父去？隨師父要多少東西，我與師父。」因令玳安：「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。」遞與胡僧，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。那胡僧笑道：「貧僧乃出家之人，雲游四方，要這資財何用？官人趁早收拾回去。」一面就要起身。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，便道：「師父，你不受資財，我有一匹五丈長大布，與師父做件衣服罷。」即令左右取來，雙手遞與胡僧。胡僧方纔打問訊謝了。臨出門又吩咐：「不可多用，戒之！戒之！」言畢，背上褡褳，拴定拐杖，出門揚長而去。正是：

柱杖挑擎雙日月，芒鞋踏遍九軍州。

↑第四十九回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游蝴蝶巷第五十一回↓

詞曰：

欲掩香幃論繾綣，先斂雙蛾愁夜短。催促少年郎，先去睡，鴛衾圖暖。

須臾整頓蝶蜂情，脫羅裳、恣情無限。留著帳前燈，時時看伊嬌面。

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，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花庵薛姑子來，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、妙趣。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，連忙出來迎接。見他戴著清淨僧帽，披著茶褐袈裟，剃的青旋旋頭兒，生得魁肥胖大，沼口豚腮。進來與月

娘眾人合掌問訊，慌的月娘眾人連忙行禮。見他鋪眉苦眼，拿班做勢，口裡咬文嚼字，一口一聲只稱呼他「薛爺」。他便叫月娘是「在家菩薩」，或稱「官人娘子」。月娘甚是敬重他。那日大妗子、楊姑娘都在這裡，月娘擺茶與他吃，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，比尋常分外不同。兩個小姑子妙趣、妙鳳才十四五歲，生的甚是清俊，就在他旁邊桌頭吃東西。吃了茶，都在上房內坐的。聽著他講道說話。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，月娘便問道：「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？」書童道：「剛纔起身，爹送出他去了。」吳大妗子因問：「是那裡請來的僧人？」月娘道：「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，門外寺裡帶來的一個和尚，酒肉都吃的。他求甚麼藥方，與他銀子也不要，錢也不受，誰知他乾的甚麼營生！」那薛姑子聽見，便說道：「茹葷、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。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，他漢僧們那裡管！」《大藏經》上

不說的，如你吃他一口，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。」吳大妗子聽了，道：「象俺們終日吃肉，卻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！」薛姑子道：「似老菩薩，都是前生修來的福，享榮華，受富貴。譬如五穀，你春天不種下，到那有秋之時，怎望收成？」這裡說話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，只見玳安悄悄說道：「頭裡韓大嬸使了他兄弟來請爹，說今日是他生日，請爹好歹過去坐坐。」西門慶得了胡僧藥，心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驗，不想來請，正中下懷，即吩咐玳安備馬，使琴童先送一壇酒去。於是逕走到金蓮房裡取了淫器包兒，便衣小帽，帶著眼紗，玳安跟隨，徑往王六兒家來。下馬到裡面，就吩咐：「留琴童兒伺候，玳安回了馬家去。等家裡問，就說我在獅子街房子里算帳哩。」玳安應諾，騎馬回家去了。王六兒出來與西

門慶磕了頭，在旁邊陪坐，說道：「無事，請爹過來散心坐坐。又多謝爹送酒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忘了你生日。今日往門外送行去，才來家。」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，遞與他道：「今日與你上壽。」婦人接過來觀看，卻是一對金壽字簪兒，說道：「到好樣兒。」連忙道了萬福。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，吩咐：「你稱五分，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。」王六兒笑道：「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，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。」連忙稱了五分銀子，使琴童兒拿瓶買去。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，請入房裡坐的。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，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。看了一回，才收拾吃酒不題。

單表玳安回馬到家，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，一覺直睡到掌燈時便才醒了。揉揉眼兒，見天晚了，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，只顧立著。月娘因問他：「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，

也不進來換衣裳，三不知就去了。端的在誰家吃酒？」玳安道：「爹沒往人家去，在獅子街房裡算帳哩。」月娘道：「算帳？沒的算恁一日！」玳安道：「算了帳，爹自家吃酒哩。」月娘道：「又沒人陪他，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？眼見的就是兩樣話。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。」月娘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你又不不知弄甚麼鬼！」玳安不敢多言。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，吩咐：「你說家中你二娘等著上壽哩。」

玳安應諾，走到前邊鋪子里，只見書童兒和傅伙計坐著，水柜上放著一瓶酒、幾個碗碟、一盤牛肚子，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鮓來，正飲酒。玳安看見，把燈籠掠下，說道：「好呀！我趕著了。」因向書童兒戲道：「好淫婦，我那裡沒尋你，你原來躲在這裡吃酒兒。」書童道：「你尋我做甚

麼？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！」玳安罵道：「秫秫小廝，你也回嘴！我尋你，要「入日」你的屁股。」於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。那書童用手推開，說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我不好罵出來的。把人牙花都磕破了，帽子都抓落了人的。」傅伙計見他帽子在地下，說道：「新一盞燈帽兒。」交平安兒：「你替他拾起來，只怕「足麗」了。」被書童拿過，往炕上只一摔，把臉通紅了。玳安道：「好淫婦，我逗你逗兒，你就惱了？」不由分說，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，儘力往他口裡吐了一口唾沫，把酒推翻了，流在水柜上。傅伙計恐怕濕了帳簿，連忙取手巾來抹了，說道：「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。」玳安道：「好淫婦，你今日討了誰口裡話，這等扭手扭腳？」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，說道：「耍便耍，笑便笑，贖刺刺的「屍從」水子吐了人恁一口！」玳安道：「賊村秫秫，你今日才吃「屍從」？你從前已後把「屍從」不知

吃了多少！」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，說道：「你快吃了接爹去罷，有話回來和他說。」玳安道：「等我接了爹回來，和他答話。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，他也不怕。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，我只一味乾粘。」

於是吃了酒，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拿著燈籠，他便騎著馬，到了王六兒家。叫開門，問琴童兒：「爹在那裡？」琴童道：「爹在屋裡睡哩。」於是關上門，兩個走到後邊廚下。老馮便道：「安官兒，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，替你留下分兒了。」就向廚櫃里拿了一盤驢肉、一碟臘燒雞、兩碗壽麵、一素子酒。玳安吃了一回，又讓琴童道：「你過來，這酒我吃不了，咱兩個噤了罷。」琴童道：「留與你的，你自吃罷。」玳安道：「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。」於是二人吃畢，玳安便叫道：「馮奶奶，我有句話兒說，你休惱

我。想著你老人家在六娘那裡，替俺六娘當家，如今在韓大孀這裡，又與韓大孀當家。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！」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怪倒路死猴兒！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，就交他惱我一生，我也不敢見他去。」

這裡玳安兒和老馮說話，不想琴童走到卧房窗子底下，悄悄聽覷。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，脫了衣裳，坐在床沿上。打開淫器包兒，先把銀托束其根下，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，又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，盛在個小銀盒兒內，捏了有一釐半兒，安放在馬眼內。登時藥性發作，那話暴怒起來，露稜跳腦，凹眼圓睜，橫筋皆見，色若紫肝，約有六七寸長，比尋常分外粗大。西門慶心中暗喜：果然此藥有些意思。婦人脫得光赤條條，坐在他懷裡，一面

用手籠攔。說道：「怪道你要燒酒吃，原來乾這營生！」因問：「你是那裡討來的藥？」西門慶把胡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。先令婦人仰臥床上，背靠雙枕，手拿那話往裡放。龜頭昂大，濡研半晌，方纔進入些須。婦人淫津流溢，少頃滑落，已而僅沒龜棱。西門慶酒興發作，淺抽深送，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。婦人則淫心如醉，酥癱於枕上，口內呻吟不止。口口聲聲只叫：「大雞巴」達達，淫婦今日可死也！」又道：「我央及你，好歹留些功夫在後邊耍耍。」西門慶於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，那話頂入戶中，扶其股而極力「才靡」一礮，「才靡」礮的連聲響亮。老婆道：「達達，你好生「才靡」打著淫婦，休要住了。再不，你自家拿過燈來照著頑耍。」西門慶於是移燈近前，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，他便騎在上面，兜其股蹲踞而提之；老婆在下一手揉著花心，扳其股而就之，顫聲不已。西門慶因對老婆說：「等你家的來，

我打發他和來保、崔本揚州支鹽去。支出鹽來賣了，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綢來，好不好？」老婆道：「好達達，隨你交他那裡，只顧去，留著王八在家裡做甚麼？」因問：「鋪子卻交誰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交賁四且替他賣著。」王六兒道：「也罷，且交賁四看著罷。」

這裡二人行房，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。玳安從後邊來，見他聽覷，向身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平白聽他怎的？趁他未起來，咱們去來。」琴童跟他到外邊。玳安道：「這後面小衚衕子里，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。我頭裡騎馬打這裡過，看見在魯長腿屋裡。一個叫金兒，一個叫賽兒，都不上十七八歲。交小伴當在這裡看著，咱們混一回子去。」一面吩咐小伴當：「你在此聽著門，俺們淨淨手去。等裡邊尋，你往小衚衕口兒上來叫俺們。」吩咐了，兩個月亮地里走到

小巷內。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，裡邊有十數家，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。玳安已有酒了，叫門叫了半日才開。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拿黃桿大等子稱銀子，見兩個凶神也似撞進來，連忙把裡間屋裡燈一口消滅。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，便讓坐。玳安道：「叫出他姐兒兩個，唱個曲兒俺們聽就去。」王八道：「管家，你來的遲了一步兒，兩個剛纔都有人了。」玳安不由分說，兩步就撞進裡面。只見燈也不點，月影中，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氈帽的酒太公——一個炕上睡下，那一個才脫裹腳，便問道：「是甚麼人進屋裡來？」玳安道：「我（入口）你娘的眼！」

颯的只一拳去，打的那酒保叫聲：「阿嚨！」裹腳襪子也穿不上，往外飛跑。那一個在炕上爬起來，一步一跌也走了。玳安叫掌起燈來，罵道：「賊野蠻流民，他倒問我是那裡人！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才好，平白放他去了。好不好拿到

衙門裡去，交他且試試新夾棍著！」魯長腿向前掌上燈，拜了又拜，說：「二位管家哥哥息怒，他外京人不知道，休要和他一般見識。」因令：「金兒、賽兒出來，唱與二位叔叔聽。」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，穿著洗白衫兒，紅綠羅裙兒，向前道：「今日不知叔叔來，夜晚了，沒曾做得準備。」一面放了四碟乾菜，其餘幾碟都是鴨蛋、蝦米、熟鮓、鹹魚、豬頭肉、乾板腸兒之類。玳安便摟著賽兒，琴童便擁著金兒。玳安看見賽兒帶著銀紅紗香袋兒，就拿袖中汗巾兒，兩個換了。少頃篩酒上來，賽兒拿鐘兒斟酒，遞與玳安。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，奉酒與琴童，唱個《山坡羊》道：

煙花寨，委實的難過。白不得清涼到坐。逐日家迎賓待客，一家兒吃穿全靠著奴身一個。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。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。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，到晚

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？煙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，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。不由人眼淚如梭。有鐵樹上開花，那是我收圓結果。」

金兒唱畢，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，接過琵琶來才待要唱，忽見小伴當來叫，二人連忙起身。玳安向賽兒說：「俺們改日再來望你。」說畢出門，來到王六兒家。西門慶才起來，老婆陪著吃酒哩。兩個進入廚房內，問老馮：「爹尋我每來？」老馮道：「你爹沒尋，只問馬來了，我回說來了。再沒言語。」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，每人喝了一甌子茶，交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。西門慶臨起身，老婆道：「爹，好暖酒兒，你再吃上一鐘兒。你到家莫不又吃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到家不吃了。」於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鐘。老婆便道：「你這一去，幾時來走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

等打發了他每起身，我才來哩。」說畢，丫頭點茶來漱了口。王六兒送到門首，西門慶方上馬歸家。

卻表金蓮同眾人在月娘房內，聽薛姑子徒弟——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。忽想起頭裡月娘罵玳安：「說兩樣話！……不知弄的甚麼鬼！」因回房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，又沒了。叫春梅問，春梅說：「頭裡爹進屋裡來，向床背閣抽屜內翻了一回去了。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多咱進來，我怎就不知道？」春梅道：「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。爹戴著小帽兒進屋裡來，我問著，他又不言語。」金蓮道：「一定拿了這行貨，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。等他來家，我好生問他！」因又往後邊去了。不想西門慶來家，見夜深，也沒往後邊去，琴童打著燈籠，送到花園角門首，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。琴童兒把燈一交到後邊，小玉收了。

月娘看見，便問道：「你爹來了？」琴童道：「爹來了，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看是有個槽道的？這裡人等著，就不進來了。」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，對面門慶說道：「他二娘在後邊等著你上壽，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醉了，明日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就是你醉了，到後邊也接個鐘兒。你不去，惹他二娘不惱麼！」——力攏掇西門慶進後邊來。李嬌兒遞了酒，月娘問道：「你今日獨自一個，在那邊房子里坐到這早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和應二哥吃酒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可又來。我說沒個人兒，自家怎麼吃！」說過就罷了。

西門慶坐不移時，提起腳兒還趲到李瓶兒房裡來。原來是王六兒那裡，因吃了胡僧藥，被藥性把住了，與老婆弄聳了一日，恰好沒曾丟身子。那話越發堅硬，形如鐵杵。進房

交迎春脫了衣裳，就要和李瓶兒睡。李瓶兒只說他不來，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。回過頭來見是他，便道：「你在後邊睡罷了，又來做甚麼？孩子才睡的甜甜兒的。我這裡不奈煩，又身上來了，不方便。你往別人屋裡睡去不是，只來這裡纏！」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，說道：「這奴才，你達心裡要和你睡睡兒。」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，唬的李瓶兒要不的。說道：「耶嚟！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？」西門慶笑著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：「你若不和我睡，我就急死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可怎麼樣的？身上才來了兩日，還沒去，亦發等去了，我和你睡罷。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，也是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今日不知怎的，一心只要和你睡。我如今拉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，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，和我睡睡也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到好笑起來——你今日那裡吃的恁醉醉兒的，來家歪斯纏

我？就是洗了也不乾淨。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，臘刺刺的，也晦氣。我到明日死了，你也只尋我？」於是吃逼勒不過，交迎春掇了水，下來澡牝乾淨，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。可霎作怪，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，只剛爬過這頭來，那孩子就醒了。一連醒了三次。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哄著他，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，這裡二人方纔自在頑耍。西門慶坐在帳子里，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，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。已而燈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兒，用手抱著，且細觀其出入。那話已被吞進小截，興不可遏。李瓶兒怕帶出血來，不住取巾帕抹之。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，兩手抱定他屁股，只顧揉搓，那話盡入至根，不容毛髮，臍下毳毛皆刺其股，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。瓶兒道：「達達，慢著些，頂的奴裡邊好不疼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既害疼，我丟了罷。」於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，登時精來，一泄

如註。正是：四體無非暢美，一團都是陽春。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藥。睡下時已三更天氣。

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，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頑耍，更不體察外邊勾當。是夜暗咬銀牙，關門睡了。月娘和薛姑子、王姑子在上房宿睡。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並薛姑子的藥，悄悄遞與月娘。薛姑子叫月娘：「揀個壬子日，用酒吃下，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，就是胎氣。不可交一人知道。」月娘連忙將藥收了，拜謝了兩個姑子。又向王姑子道：「我正月里好不等著，你就不來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你老人家倒說的好，這件物兒好不難尋！虧了薛師父。——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，可可薛爺在那裡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，才得了。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，兩盒鴛鴦新瓦，泡煉如法，用重羅篩過，攪在

符藥一處才拿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。」於是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。說道：「明日若坐了胎氣，還與薛爺一匹黃褐緞子做袈裟穿。」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：「多承菩薩好心！」常言：十日賣一擔針賣不得，一日賣三擔甲倒賣了。正是：

若教此輩成佛道，天下僧尼似水流。

↑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鬥葉子敬濟
輸金第五十二回↓

詩曰：

羞看鸞鏡惜朱顏，手托香腮懶去眠。
瘦損纖腰寬翠帶，淚流粉面落金鈿。

薄幸惱人愁切切，芳心繚亂恨綿綿。何時借得東風便，颺得檀郎到枕邊。

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拿了淫器包兒，與李瓶兒歇了，足惱了一夜沒睡，懷恨在心。到第二日，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，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：「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！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，喬坐衙，別人生日，又要來管。」

「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，我又不曾在前邊，平白對著人羞我，望著我丟臉兒。交我惱了，走到前邊，把他爹趕到後邊來。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，還到我房裡來了？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己話兒，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。」

「這月娘聽了，如何不惱！因向大妗子、孟玉樓說：「你們昨日都在跟前看著，我又沒曾說他甚麼。小廝交燈籠進來，我只問了一聲：『你爹怎的不進來？』小廝倒說：『往六娘屋

裡去了。』我便說：『你二娘這裡等著，恁沒槽道，卻不進來！』論起來也不傷他，怎的說我虔婆勢，喬坐衙？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，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那裡看人去？乾淨是個綿里針、肉里刺的貨，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甚麼舌兒哩！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。傻姐姐，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裡不出門，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。一個漢子丟與你們，隨你們去，守寡的不過。想著一娶來之時，賊強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，那等怎的過來？」大妗子在旁勸道：「姑娘罷麼，看孩兒的分上罷！自古宰相肚里好行船。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，好的也放在心裡，歹的也放在心裡。」月娘道：「不拘幾時，我也要對這兩句話。等我問他，我怎麼虔婆勢，喬做衙？」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：「姐姐寬恕他罷。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，那個小人沒罪過？他在背地挑唆漢子，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？我和他緊隔著壁兒，要與

他一般見識起來，倒了不成！行動只倚著孩兒降人，他還說的好話兒哩！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，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——你還不知道哩！」吳大妗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那裡有此話說？」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。

常言：路見不平，也有向燈向火。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，常沒針線鞋面，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緞帛就與他，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，銀錢不消說。當日聽了此話，如何不告訴他。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，及各色紗小粽子並解毒艾虎兒。只見大姐走來，李瓶兒讓他坐，又交迎春：「拿茶與你大姑娘吃。」大姐道：「頭裡請你吃茶，你怎的不來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打發他爹出門，我趕早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。」大姐道：「有樁事兒，我也不是舌頭，敢來告你說：你沒曾惱著五娘？他

對著俺娘，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——說你說俺娘虔婆勢，喬做衙。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！你別要說我對你說，交他怪我。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。」這李瓶兒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手中拿著那針兒通拿不起來，兩隻胳膊都軟了，半日說不出話來，對著大姐掉眼淚，說道：「大姑娘，我那裡有一字兒？昨晚我在後邊，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，我就來到前邊，催他往後邊去了。再誰說一句話兒來？你娘恁覷我一場，莫不我恁不識好歹，敢說這個話？設使我就說，對著誰說來？也有個下落。」大姐道：「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，他也就慌了。要是我，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！」李瓶兒道：「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？只憑天罷了。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，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，才是了當。」說畢哭了。大姐坐著勸了一回，只見小玉來請六娘、大姑娘吃飯。李瓶兒丟下針指，

同大姐到後邊，也不曾吃飯，回來房中，倒在床上就睡著了。

西門慶衙門中來家，見他睡，問迎春。迎春道：「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。」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：「你怎的不吃飯？你對我說。」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，只顧問：「你心裡怎麼的？對我說。」李瓶兒連忙起來，揉了揉眼說道：「我害眼疼，不怎的。今日心裡懶待吃飯。」並不題出一字兒來。正是：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有詩為證：

莫道佳人總是痴，惺惺伶俐沒便宜。只因會盡人間事，惹得閑愁滿肚皮。

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：「才五娘說的話，我問六娘來。他好不賭身發咒，望著我哭，說娘這般看顧他，他肯說此

話！」吳大妗子道：「我就不信。李大姐好個人兒，他怎肯說這等話！」月娘道：「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，哄不動漢子，走來後邊，沒的拿我墊舌根。我這裡還多著個影兒哩！」大妗子道：「大姑娘，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。不是我背地說，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。為人心地兒又好，來了咱家恁二三年，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。月娘問是甚麼，琴童道：「是三萬鹽引。韓伙計和崔本才從關上掛了號來，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，如今兌銀子打包。後日二十，是個好日子，起身，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只怕姐夫進來。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裡坐去罷。」剛說未畢，只見西門慶掀帘子進來，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、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裡走不迭。早被西門慶看見，問月娘：「那

個是薛姑子？賊胖秃淫婦，來我這裡做甚麼！」月娘道：「你好恁枉口撥舌，不當家化化的，罵他怎的？他惹著你來？你怎的知道他姓薛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！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兒里和一個小伙偷姦，他知情，受了三兩銀子。事發，拿到衙門裡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，交他嫁漢子還俗。他怎的還不還俗？好不好，拿來衙門裡再與他幾拶子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有要沒緊，恁毀僧傍佛的。他一個佛家弟子，想必善根還在，他平白還甚麼俗？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就休汗邪！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。」因問：「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，他那裡出五百兩，我這裡出五百兩。二十是個好日子，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。」月娘道：「線鋪子卻交誰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且交賁四替他開著罷。」

說畢，月娘開箱子拿銀子，一面兌了出來，交付與三人，在捲棚內看著打包。每人又兌五兩銀子，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。

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，看見便問：「哥打包做甚麼？」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。伯爵舉手道：「哥，恭喜！此去回來必得大利。」西門慶一面讓坐，喚茶來吃。因問：「李三、黃四銀子幾時關？」應伯爵道：「也只在這個月里就關出來了。他昨日對我說，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一萬香來了，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，接濟他這一時之急。如今關出這批銀子，一分也不動，都抬過這邊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到是你看見，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，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，那討銀子來？」伯爵道：「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，一客不煩二主，你不接濟他

這一步兒，交他又問那裡借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，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。」伯爵道：「可知好哩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，說：「夏老爹家差了夏壽，說請爹明日坐坐。」西門慶看了柬帖，道：「曉得了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：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？他沒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從正月去了，再幾時來？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。」伯爵因說道：「王招宣府里第三的，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侄女兒女婿。從正月往東京拜年，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，與他兩口兒過節。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侄女兒生的怎麼標緻，上畫兒只畫半邊兒，也沒恁俊俏相的。你只守著你家裡的罷了，每日被老孫、祝麻子、小張閑三四個標著在院里撞，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，又在李桂兒家走。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。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。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，他娘子

兒到東京只一說，老公惱了，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，朱太尉批行東平府，著落本縣拿人。昨日把老孫、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。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。今日說來及你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說正月里都標著他走，這裡誰人家這銀子，那裡誰人家銀子。那祝麻子還對著我搗生鬼。」說畢，伯爵道：「我去罷。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，你管他不管他，他又說我來串作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還和你說，李三，你且別要許他，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，再和你說話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曉的。」剛走出大門首，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，又早下轎進去了。伯爵去了。

西門慶正吩咐陳敬濟，交他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，只見琴童兒走來道：「大娘後邊請，李桂姨來了。」西門慶走

到後邊，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，也不搽臉，用白挑線汗巾子搭著頭，雲鬢不整，面容淹淡，與西門慶磕著頭哭起來，說道：「爹可怎麼樣兒的，恁造化低的營生，正是關著門兒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一個王二官兒，俺每又不認的他。平白的祝麻子、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。俺姐姐又不在家，依著我說別要招惹他，那些兒不是，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。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，你上轎來了就是了，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著，從新又回去，對我說：『姐姐你不去待他鐘茶兒，卻不難為鬻了人？』他便往爹這裡來了。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，誰想從外邊撞了一伙人來，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拿的去了。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，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。家裡有個人牙兒！才使來保兒來這裡接的他家去。到家把媽唬的魂都沒了，只要尋死。今日縣裡皂隸，又拿著票喝羅了一清早起去了。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

京回話去。爹，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，卻怎麼樣兒的？娘也替我說說兒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起來。」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。桂姐道：「還有齊香兒的名字。他梳籠了齊香兒，在他家使錢，他便該當。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，就把眼睛珠子吊了；若是沾他沾身子兒，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皰瘡。」月娘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，你替他說說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？」桂姐道：「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里躲著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恁的，你且在我這裡住兩日。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。」就叫書童兒：「你快寫個帖兒，往縣裡見你李老爹，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裡答應，看怎的免提他罷。」書童應諾，穿青絹衣服去了。不一時，拿了李知縣回貼兒來。書童道：「李老爹說：『多上覆你老爹，別的事無不領命，這個卻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，委本縣拿人，縣裡只拘的人到。既是你老

爹分上，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。要免提，還往東京上司說去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只顧沉吟，說道：「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，東京沒人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打發他兩個先去，存下來保，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，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。你看曉的他那腔兒。」那桂姐連忙與月娘、西門慶磕頭。

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，吩咐：「二十日你且不去罷。教他兩個先去。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。見你翟爹，如此這般，好歹差人往衛里說說。」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。慌的來保頂頭相還，說道：「桂姨，我就去。」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，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，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，連書交與來保。桂姐便歡喜了，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，說道：「回

來俺媽還重謝保哥。」西門慶不肯，還了桂姐，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。桂姐道：「也沒這個道理，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，又教爹出盤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，要你的銀子！」那桂姐方纔收了，向來保拜了又拜，說道：「累保哥，好歹明早起身罷，只怕遲了。」來保道：「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。」

於是領了書信，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。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，打窗眼看見是來保，忙道：「你有甚說話，請房裡坐。他不在家，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，便來也。」便叫錦兒：「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！你說保大爺在這裡。」來保道：「我來說聲，我明日還去不成，又有樁業障鑽出來，當家的留下，教我往東京替院里李桂姐說人情去哩。他剛纔在爹跟前，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。明早就起身

了。且教韓伙計和崔大官兒先去，我回來就趕了來。」因問：「嫂子，你做的是甚麼？」王六兒道：「是他的小衣裳兒。」來保道：「你教他少帶衣裳。到那去處是出紗羅緞絹的窩兒里，愁沒衣裳穿！」正說著，韓道國來了。兩個唱了喏，因把前事說了一遍，因說：「我到明日，揚州那裡尋你每？」韓道國道：「老爹吩咐，教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里下。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，他店內房屋寬廣，下的客商多，放財物不耽心。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。」來保又說：「嫂子，我明日東京去，你沒甚鞋腳東西捎進府里，與你大姐去？」王六兒道道：「沒甚麼，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，並他兩雙鞋，起動保叔捎進去與他。」於是將手帕包袱停當，遞與來保。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。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。來保道：「嫂子，你休費心，我不坐。我到家還要收拾襪褲，明日早起身。」王六兒笑嘻嘻

道：「耶嚟，你怎的上門怪人家！伙計家，自恁與你錢行，也該吃鐘兒。」因說韓道國：「你好老實！桌兒不穩，你也撒撒兒，讓保叔坐。只象沒事的人兒一般。」於是拿上菜兒來，斟酒遞與來保，王六兒也陪在旁邊，三人坐定吃酒。來保吃了幾鐘，說道：「我家去罷。晚了，只怕家裡關門早。」韓道國問道：「你頭口雇下了不曾？」來保道：「明日早雇罷了。鋪子里鑰匙並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，省的你又上宿去。家裡歇息歇息，好走路兒。」韓道國道：「伙計說的是，我明日就交與他。」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，說道：「保叔，你只吃這一鐘，我也不敢留你了。」來保道：「嫂子，你既要我吃，再篩熱著些。」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，教錦兒炮熱了，傾在盞內，雙手遞與來保，說道：「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。」來保道：「嫂子好說，家無常禮。」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，一吸同乾，方纔作辭起身。王六兒便把女兒

鞋腳遞與他，說道：「累保叔，好歹到府里問聲孩子好不好，我放心些。」兩口兒齊送出門來。

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，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。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：「有東平府行文書來，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，題準旨意，限六月工完，升一級。違限，聽巡按御史查參。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，工上使用。待關出工價來，一一奉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舅用多少，只顧拿去。」吳大舅道：「姐夫下顧，與二十兩罷。」一面同進後邊，見月娘說了話，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，交與大舅，又吃了茶。因後邊有堂客，就出來了。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。正飲酒中間，只見陳敬濟走來，與吳大舅作了揖，就回說：「門外徐四家，稟上爹，還要再讓兩日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胡說！我這裡等銀子使，照舊還去罵那

狗弟子孩兒。」敬濟應諾。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，陪著吃酒不題。

且說後邊大妗子、楊姑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大姐，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。先是鬱大姐數了一回「張生游寶塔」，放下琵琶。孟玉樓在旁斟酒遞菜兒與他吃，說道：「賊瞎轉磨的唱了這一日，又說我不疼你。」潘金蓮又大箸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，戲弄他頑耍。桂姐因叫玉簫姐：「你遞過鬱大姐琵琶來，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。」月娘道：「桂姐，你心裡熱刺刺的，不唱罷。」桂姐道：「不妨事。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，我這回不焦了。」孟玉樓笑道：「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，做臉兒快。頭裡一來時，把眉頭忔（卜芻）著，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。這回說也有，笑也有。」當下桂姐輕舒玉指，頓撥

冰弦，唱了一回。

正唱著，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。月娘便問道：「你大舅去了？」琴童兒道：「大舅去了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只怕姐夫進來，我每活變活變兒。」琴童道：「爹往五娘房裡去了。」這潘金蓮聽見，就坐不住，趨趨著腳兒只要走，又不好的。月娘也不等他動身，就說道：「他往你屋裡去了，你去罷。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。」那潘金蓮嚷：「可可兒的——」起來，口兒里硬著，那腳步兒且是去的快。

來到房裡，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，教春梅脫了衣裳，在床上帳子里坐著哩。金蓮看見笑道：「我的兒！今日好呀，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。俺每在後邊吃酒，被李桂姐唱著，灌了我幾鐘好的。獨自一個兒，黑影子裡，一步高一步

低，不知怎的走來了。」叫春梅：「你有茶倒甌子我吃。」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。金蓮吃了，努了個嘴與春梅，那春梅就知其意。那邊屋裡早已替他熱下水，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裡面，洗了牝。就燈下摘了頭，止撒著一根金簪子，拿過鏡子來，從新把嘴唇抹了脂胭，口中噙著香茶，走過這邊來。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，帶上房門出去。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旁邊桌上放著，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，褪去紅褲，露出玉體。西門慶坐在枕頭上，那話帶著兩個托子，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瞧。婦人燈下看見，唬了一跳——一手攥不過來，紫巍巍，沉甸甸——便昵瞅了西門慶一眼，說道：「我猜你沒別的話，一定吃了那和尚藥，弄聳的恁般大，一味要來奈何老娘。好酒好肉，王里長吃的去。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，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，才來我這屋裡來了。俺每是雌剩雞巴（入日）的？你還說不偏心裡！嗔道那一日

我不在屋裡，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裡去了。原來晚夕和他乾這個營生，他還對著人撒清搗鬼哩。你這行貨子，乾淨是個沒輓回的三寸貨。想起來，一百年不理你好。——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淫婦兒，你過來。你若有本事，把他哂過了，我輸一兩銀子與你。」婦人道：「汗邪了你了。你吃了甚麼行貨子，我禁的過他！」於是把身子斜躡在衽席之上，雙手執定那話，用朱唇吞裏。說道：「好大行貨子，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。」說畢，出入嗚哂。或舌尖挑弄蛙口，舐其龜弦；或用口噙著，往來哺摔；或在粉臉上搗晃，百般搏弄，那話越發堅硬〔才造〕掘起來。

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於紗帳之內，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，往口裡吞放，燈下一往一來。不想旁邊蹲著一個白獅子貓兒，看見動彈，不知當做甚物件兒，撲向前，用爪

兒來搗。這西門慶在上，又將手中拿的灑金老鴉扇兒，只顧引逗他耍子。被婦人奪過扇子來，把貓儘力打了一扇靶子，打出帳子外去了。昵向西門慶道：「怪發訕的冤家！緊著這扎扎的不得人意，又引逗他恁上頭上臉的，一時間搗了人臉卻怎的？好不好我就不乾這營生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會張致死了！」婦人道：「你怎不叫李瓶兒替你哂來？我這屋裡盡著教你撥弄。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，哂了這一日，益發哂的沒些事兒。」西門慶於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里，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，抹在馬口內，仰臥於上，教婦人騎在身上。婦人道：「等我〔才〕著，你往裡放。」龜頭昂大，濡研半晌，僅沒龜稜。婦人在上，將身左右捱擦，似有不勝隱忍之態。因叫道：「親達達，裡邊緊澀住了，好不難捱。」一面用手摸之，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，撐的兩邊皆滿。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，已而稍寬滑

落，頗作往來，一舉一坐，漸沒至根。婦人因向西門慶說：「你每常使的顫聲嬌，在裡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，怎如和尚這藥，使進去，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，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。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。好難捱忍也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五兒，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——是應二哥說的：一個人死了，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，教他變驢。落後判官查簿籍，還有他十三年陽壽，又放回來了。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，只有陽物還是驢的，未變過來，那人道：『我往陰間換去。』他老婆慌了，說道：『我的哥哥，你這一去，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？等我慢慢兒的挨罷。』」婦人聽了，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，說道：「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挨慣了驢的行貨。碓說嘴的賊，我不看世界，這一下打的你……」

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，西門慶精還不過。他在下麵合著眼，由著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，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響。提夠良久，又掉過身子去，朝向西門慶。西門慶雙手舉其股，沒稜露腦而提之，往來甚急。西門慶雖身接目視，而猶如無物。良久，婦人情急，轉過身子來，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，合伏在身上，舒舌頭在他口裡，那話直抵牝中，只顧揉搓，沒口子叫：「親達達，罷了，五兒（入日）死了！」須臾，一陣昏迷，舌尖冰冷。泄訖一度，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，心中翕翕然，美快不可言也。已而，淫津溢出，婦人以帕抹之。兩個相摟相抱，交頭疊股，嗚啞其舌，那話通不拽出來。睡的沒半個時辰，婦人淫情未定，爬上身去，兩個又幹起來。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，亦覺稍倦。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，暗想胡僧藥神通。看看窗外雞鳴，東方漸白，婦人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不過卻怎樣的？到晚夕你再

來，等我好歹替你哂過了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哂也不得過。管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告我說是那一樁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法不傳六耳，等我晚夕來對你說。」

早晨起來梳洗，春梅打發穿上衣裳。韓道國、崔本又早外邊伺候。西門慶出來燒了紙，打發起身。交付二人兩封書：「一封到揚州馬頭上，投王伯儒店里下；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，問他的事情下落，快來回報我。如銀子不夠，我後邊再教來保捎去。」崔本道：「還有蔡老爹書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，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。」二人拜辭，上頭口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西門慶冠帶了，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，道及昨承見招之意。夏提刑道：「今日奉屈長官一敘，再無他客。」

發放已畢，各分散來家。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，騎著快馬，夾著氈包，走的滿面汗流。到大門首，問平安：「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？」平安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那人即便下馬作揖，說：「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，送禮與老爹。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，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裡吃酒，順便先來拜老爹，看老爹在家不在。」平安道：「有帖兒沒有？」那人向氈包內取出，連禮物都遞與平安。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，見禮帖上寫著浙綢二端，湖綿四斤，香帶一束，古鏡一圓。吩咐：「包五錢銀子，拿回帖打發來人，就說在家拱候老爹。」那人急急去了。

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，等至日中，二位官員喝道而至，乘轎張蓋甚盛。先令人投拜帖，一個是「侍生安忱拜」，一個是「侍生黃葆光拜」。都是青雲白鷗補子，烏紗皂履，下

轎揖讓而入。西門慶出大門迎接，至廳上敘禮，各道契闊之情，分賓主坐下：黃主事居左，安主事居右，西門慶主位相陪。先是黃主事舉手道：「久仰賢名芳譽，學生遲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敢！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，當容踵叩。敢問尊號？」安主事道：「黃年兄號泰宇，取『履泰定而發天光』之意。」黃主事道：「敢問尊號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賤號四泉，——因小莊有四眼井之說。」安主事道：「昨日會見蔡年兄，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因承雲峰尊命，又是敝邑公祖，敢不奉迎！小價在京已知鳳翁榮選，未得躬賀。」又問：「幾時起身府上來？」安主事道：「自去歲尊府別後，到家續了親，過了年，正月就來京了。選在工部，備員主事。欽差督運皇木，前往荊州，道經此處，敢不奉謁！」西門慶又說：「盛儀感謝不盡。」說畢，因請寬衣，令左右安放桌席。黃主事就要起身，安主事

道：「實告：我與黃年兄，如今還往東平胡太府那裡赴席，因打尊府過，敢不奉謁。容日再來取擾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是往胡公處，去路尚遠，縱二公不餓，其如從者何？學生敢不具酌，只備一飯在此，以犒從者。」於是先打發轎上攢盤。廳上安放桌席。珍羞異品，極時之盛，就是湯飯點心、海鮮美味，一齊上來。西門慶將小金鐘，每人只奉了三杯，連桌兒抬下去，管待親隨家人吏典。少傾，兩位官人拜辭起身，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：「生輩明日有一小東，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莊上一敘，未審肯命駕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蒙寵招，敢不趨命！」說畢，送出大門，上轎而去。

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。西門慶說道：「我就去。」一面吩咐備馬，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，出來上馬。玳安、琴童

跟隨，排軍喝道，逕往夏提刑家來。到廳上敘禮，說道：「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，留坐了半日，方纔去了。不然，也來的早。」說畢，讓至大廳，上面設放兩張桌席，讓西門慶居左，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。座間因敘話問道：「老先生尊號？」倪秀才道：「學生賤名倪鵬，字時遠，號桂岩，見在府庠備數，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，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。友道之間，實有多愧。」說話間，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，彈唱飲酒不題。

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，直睡到晌午才爬起來。甫能起來，又懶待梳頭。恐怕後邊人說他，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，只推不好。大後晌才出房門，來到後邊。月娘因西門慶不在，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，演頌金剛科儀。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，焚下香。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，妙趣、

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，接念佛號。大妗子、楊姑娘、吳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和李桂姐眾人，一個不少，都在跟前圍著他坐的，聽他演誦。先是，薛姑子道：

蓋聞電光易滅，石火難消。落花無返樹之期，逝水絕歸源之路。畫堂繡閣，命盡有若長空；極品高官，祿絕猶如作夢。黃金白玉，空為禍患之資；紅粉輕衣，總是塵勞之費。妻孥無百載之歡，黑暗有千重之苦。一朝枕上，命掩黃泉。青史揚虛假之名，黃土埋不堅之骨。田園百頃，其中被兒女爭奪；綾錦千箱，死後無寸絲之分。青春未半，而白髮來侵；賀者才聞，而弔者隨至。苦，苦，苦！氣化清風塵歸土。點點輪迴喚不回，改頭換面無遍數。南無盡虛空遍法界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。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王姑子道：「當時釋迦牟尼佛，乃諸佛之祖，釋教之主，如何出家？願聽演說。」薛姑子便唱《五供養》：

釋迦佛，梵王子，舍了江山雪山去，割肉喂鷹鵲巢頂。
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，才成南無大乘大覺釋迦尊。

王姑子又道：「釋迦佛既聽演說，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，才有莊嚴百化化身，有大道力？願聽其說——」

薛姑子正待又唱，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：「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、一個門子送禮來。」月娘慌了，說道：「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，誰人打發他？」正說著，只見

玳安兒回馬來家，放進氈包來，說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。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，管待他些酒飯兒著。」

「這玳安交下氈包，拿著帖子，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，如此這般，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。西門慶看了帖子，上寫著「鮮豬一口，金酒二尊，公紙四刀，小書一部」，下書「侍生宋喬年拜」。連忙吩咐：「到家交書童快拿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，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、兩方手帕，抬盒的每人與他五錢。」

玳安來家，到處尋書童兒，那裡得來？急的只牛回磨轉。陳敬濟又不在，交傅伙計陪著人吃酒，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、銀子出來，又沒人封，自家在柜上彌封停當，叫傅伙計寫了，大小三包。因向平安兒道：「你就不知往那去了？」

平安道：「頭裡姐夫在家時，他還在家來。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，他也不見了。」

玳安道：「別要題，一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，養老婆去了。」正在急喘

之間，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，疊騎驢子才來，被玳安罵了幾句，教他寫了官銜手本，打發送禮人去了。玳安道：「賊林林小廝，仰〔才〕靡」著掙了合蓬著去。爹不在，家裡不看，跟著人養老婆兒去了。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，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！看我對爹說不說！」書童道：「你說不是，我怕你？你不說就是我的兒。」玳安道：「賊狗攬的林林小廝，你賭幾個真個？」走向前，一個潑腳撇翻倒，兩個就骨碌成一塊了。那玳安得手，吐了他一口唾沫才罷了。說道：「我接爹去，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。」騎馬一直去了。

月娘在後邊，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，又聽他唱佛曲兒，宣念偈子。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，又扯李瓶兒，又怕月娘說。月娘便道：「李大姐，他叫你，你和他去

不是。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擺劃沒是處的。」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。被月娘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拔了蘿蔔地皮寬。交他去了，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。原不是聽佛法的人。」

這潘金蓮拉著李瓶兒走出儀門，因說道：「大姐姐好乾這營生，你家又不死人，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捲來了。都在那裡圍著他怎的？咱們出來走走，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。」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。只見廂房內點著燈，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，說不見了銀子。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後面不去聽佛曲兒，兩口子且在房裡拌的甚麼嘴兒？」陳敬濟出來，看見二人，說道：「早是我沒曾罵出來，原是五娘、六娘來了。請進來坐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好膽子，罵不是！」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，說道：「這咱

晚，熱刺刺的，還納鞋？」因問：「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？」陳敬濟道：「你問他。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，他與了我三錢銀子，就教我替他捎銷金汗巾子來。不想到那裡，袖子里摸銀子沒了，不曾捎得來。來家他說我那裡養老婆，和我嚷罵了這一日，急的我賭身發咒。不想丫頭掃地，地下拾起來。他把銀子收了不與，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。你二位老人家說，卻是誰的不是？」那大姐便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別要說嘴。你不養老婆，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？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！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。去到這咱晚才來，你討的銀子在那裡？」金蓮問道：「有了銀子不曾？」大姐道：「剛纔丫頭掃地，拾起來，我拿著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打緊處。我與你些銀子，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。」李瓶兒便問：「姐夫，門外有，也捎幾方兒與我。」敬濟道：「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，專一發賣各色改樣

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，隨你要多少也有。你老人家要甚麼顏色，銷甚花樣，早說與我，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。」敬濟道：「六娘，老金黃銷上金不現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別要管我。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，又是一方閃色芝麻花銷金的。」敬濟便道：「五娘，你老人家要甚花樣？」金蓮道：「我沒銀子，只要兩方兒夠了。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的。」敬濟道：「你又不是老人家，白刺刺的，要他做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你管他怎的！戴不的，等我往後有孝戴。」敬濟道：「那一方要甚顏色？」金蓮道：「那一方，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。上銷金間點翠，十樣錦，同心結，方勝地兒——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，兩邊欄子兒，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。」敬濟聽了，說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！再沒了？賣瓜子兒打開箱子打嚏噴——

——瑣碎一大堆。」金蓮道：「怪短命，有錢買了稱心貨，隨各人心裡所好，你管他怎的！」李瓶兒便向荷包里拿出一塊銀子兒，遞與敬濟，說：「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。」金蓮搖著頭兒說道：「等我與他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都一答交姐夫捎了來，那又起個窖兒！」敬濟道：「就是連五娘的，這銀子還多著哩。」一面取等子稱稱，一兩九錢。李瓶兒道：「剩下的就與大姑娘捎兩方來。」大姐連忙道了萬福。金蓮道：「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，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，你兩口兒鬥葉兒，賭了東道罷。少，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，明日等你爹不在，買燒鴨子、白酒咱每吃。」敬濟道：「既是五娘說，拿出來。」大姐遞與金蓮，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著。拿出紙牌來，燈下大姐與敬濟鬥。金蓮又在旁替大姐指點，登時贏了敬濟三掉。忽聽前邊打門，西門慶來家，金蓮與李瓶兒才回房去了。

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，說徐四家銀子，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，餘者出月交還。西門慶罵了幾句，酒帶半酣，也不到後邊，逕往金蓮房裡來。正是：

自有內事迎郎意，何怕明朝花不開。

↑第五十一回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
花園調愛婿第五十三回 ↓

詩曰：

春樓曉日珠簾映，紅粉春妝寶鏡催。已厭交歡憐舊枕，
相將游戲繞池台。

坐時衣帶縈纖草，行處裙裾掃落梅。更道明朝不當作，

相期共鬥管弦來。

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，見宋巡按送禮，他心中十分歡喜。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，攔門勸酒，吃至三更天氣才放回家。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，設放衾枕，薰香澡牝等候。西門慶進門，接著，見他酒帶半酣，連忙替他脫衣裳。春梅點茶吃了，打發上床歇息。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，坐在床沿，低垂著頭，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，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。西門慶一見，淫心輒起，塵柄挺然而興。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，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。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，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，因說：「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『後庭花兒』，你肯不肯？」那婦人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好個沒廉恥冤家，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乾的不值了，又纏起我來了，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！」

「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小油嘴，罷麼！你若依了我，又稀罕小廝做甚麼？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樁兒，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。」婦人被她再三纏不過，說道：「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。你把頭子上圈去了，我和你耍一遭試試。」西門慶真個除去硫磺圈，根下只束著銀托子，令婦人馬爬在床上，屁股高蹶，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，往來濡研頂入。龜頭昂健，半晌僅沒其稜。婦人在下蹙眉隱忍，口中咬汗巾子難捱，叫道：「達達慢著些。這個比不的前頭，撐得裡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。」這西門慶叫道：「好心肝，你叫著達達，不妨事。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妝花紗衣服與你穿。」婦人道：「那衣服倒也有在，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線掐羊皮挑的金油鵝黃銀條紗裙子，倒好看，說是裡邊買的。他每都有，只我沒這裙子。倒不知多少銀子，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到明日替你買。」一壁說

著，在上頗作抽拽，只顧沒棱露腦，淺抽深送不已。婦人回首流眸叫道：「好達達，這裡緊著人疼的要不的，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？我央及你，好歹快些丟了罷！」這西門慶不聽，且扶其股，玩其出入之勢。一面口中呼道：「潘五兒，小淫婦兒，你好生浪浪的叫著達達，哄出你達達（屍從一兒出來罷。」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，鶯聲款掉，柳腰款擺，香肌半就，口中艷聲柔語，百般難述。良久，西門慶覺精來，兩手扳其股，極力而（扞）之，扣股之聲響之絕。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，不能禁止。臨過之時，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，塵柄盡沒至根，直抵於深異處，其美不可當。於是怡然感之，一泄如註。婦人承受其精，二體俱貼。良久拽出塵柄，但見猩紅染莖，蛙口流涎，婦人以帕抹之，方纔就寢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次日，西門慶早晨到衙門中回來，有安主事、黃主事那裡差人來下請書，二十一日在磚廠劉太監莊上設席，請早去。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，從上房吃了粥，正出廳來，只見篋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我正要篋頭哩。」於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，坐在一張涼椅兒上，除了巾幘，打開頭髮。小周兒鋪下梳篋家活，與他篋頭櫛發。觀其泥垢，辨其風雪，跪下討賞錢，說：「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，發上氣色甚旺。」西門慶大喜。篋了頭，又叫他取耳，掐捏身上。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，到處與西門慶滾捏過，又行導引之法，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。賞了他五錢銀子，教他吃了飯，伺候著哥兒剃頭。西門慶就在書房內，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著了。

那日楊姑娘起身，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。吳月娘將他

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，打發起身。兩個姑子，每人都是五錢銀子，兩個小姑子，與了他兩匹小布兒，管待出門。薛姑子又囑咐月娘：「到了壬子日把那藥吃了，管情就有喜事。」月娘道：「薛爺，你這一去，八月里到我生日，好來走走，我這裡盼你哩。」薛姑子合掌問訊道：「打攪菩薩這裡，我到那日一定來。」於是作辭。月娘眾人都送到大門首。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。只有玉樓、金蓮、瓶兒、西門大姐、李桂姐抱著官哥兒，來到花園裡游玩。李瓶兒道：「桂姐，你遞過來，等我抱罷。」桂姐道：「六娘，不妨事，我心裡要抱抱哥子。」玉樓道：「桂姐，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裡瞧瞧哩。」一到花園內，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，摘了兩朵與桂姐戴。於是順著松牆兒到翡翠軒，見裡面擺設的床帳屏幾、書畫琴棋，極其瀟灑。床上綃帳銀鈎，冰簟珊瑚枕。西門慶倒在床上，睡思正濃。旁邊流金小篆，焚

著一縷龍涎。綠窗半掩，窗外芭蕉低映。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，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，西門慶忽翻過身來，看剛見眾婦人都在屋裡，便道：「你每來做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，俺每引他來瞧瞧。」那西門慶見他抱著官哥兒，又引逗了一回。忽見畫童來說：「應二爹來了。」眾婦人都亂走不迭，往李瓶兒那邊去了。應伯爵走到松牆邊，看見桂姐抱著官哥兒，便道：「好呀！李桂姐在這裡。」故意問道：「你幾時來？」那桂姐走了，說道：「罷麼，怪花子！又不關你事，問怎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好小淫婦兒，不關我事也罷，你且與我個嘴著。」於是摟過來就要親嘴。被桂姐用手只一推，罵道：「賊不得人意，怪攬刀子，若不是怕唬了哥子，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……」西門慶走出來看見，說道：「怪狗才，看唬了孩兒！」因教書童：「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。」那書童連忙接過來。奶子

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等候，接的去了。伯爵和桂姐兩個站著說話，問：「你的事怎樣了？」桂姐道：「多虧爹這裡可憐見，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好，好，也罷了。如此你放心些。」說畢，桂姐就往後邊去了。伯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你過來，我還和你說話。」桂姐道：「我走走就來。」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。

伯爵與西門慶才唱喏坐的。西門慶道：「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，大巡宋道長那裡差人送禮，送了一口鮮豬。我恐怕放不的，今早旋叫廚子來卸開，用椒料連豬頭燒了。你休去，如今請謝子純來，咱每打雙陸，同享了罷。」一面使琴童兒：「快請你謝爹去。你說應二爹在這裡。」琴童兒應諾去了。伯爵因問：「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賊沒行止的狗骨禿，明日才先與二百五十兩。你教他兩個後

日來，少的，我家裡湊與他罷。」伯爵道：「這等又好了。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倒不消教他費心。」說了一回，西門慶問道：「老孫、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？」伯爵道：「自從李桂兒家拿出來，在縣裡監了一夜，第二日，三個一條鐵索，都解上東京去了。到那裡，沒個清潔來家的！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吃肉，好容易吃的果子兒！似這等苦兒，也是他受。路上這等大熱天，著鐵索扛著，又沒盤纏，有甚麼要緊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狗才，充軍擺戰的不過！誰教他成日跟著王家小廝只胡撞來！他尋的苦兒他受。」伯爵道：「哥說的有理。蒼蠅不鑽沒縫的雞蛋，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？清的只是清，渾的只是渾。」

正說著，謝希大到了。唱畢喏坐下，只顧扇扇子。西門

慶問道：「你怎的走恁一臉汗？」希大道：「哥別題起。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。大清早晨，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裡，說我弄了他去。恁不合理的老淫婦！你家漢子成日標著人在院里大酒大肉吃，大把搥了銀子錢家去，你過陰去來？誰不知道！你討保頭錢，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？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。不想哥這裡呼喚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剛纔和哥不說，新酒放在兩下里，清自清，渾自渾。當初咱每怎麼說來？我說跟著王家小廝，到明日有一失。今日如何？撞到這網裡，怨恨不的人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王家那小廝，有甚大氣概？腦子還未變全，養老婆！還不夠俺每那咱撒下的，羞死鬼罷了！」伯爵道：「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目，比哥那咱的勾當，題起來把他唬殺罷了。」說畢，小廝拿茶上來吃了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兩個打雙陸。後邊做著水面，等我叫小廝拿來咱每吃。」不一時，琴童來放桌兒。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

個小菜兒，又是三碟兒蒜汁、一大碗豬肉滷，一張銀湯匙、三雙牙箸。擺放停當，三人坐下，然後拿上三碗面來，各人自取澆滷，傾上蒜醋。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拿起箸來，只三扒兩咽就是一碗。兩人登時狠了七碗。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兩個吃這些！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今日這面是那位姐兒下的？又好吃又爽口。」謝希大道：「本等滷打的停當，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，不然我還禁一碗。」兩個吃的熱上來，把衣服脫了。見琴童兒收家活，便道：「大官兒，到後邊取些水來，俺每漱漱口。」謝希大道：「溫茶兒又好，熱的燙的死蒜臭。」少頃，畫童兒拿茶至。三人吃了茶，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台邊走了一道。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。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：一盒鮮烏菱、一盒鮮葶薺、四尾冰湃的大鱈魚、一盒枇杷果。伯爵看見說道：「好東西兒！他不知那裡剝的送來，我且嘗個兒著。」一手搗

了好幾個，遞了兩個與謝希大，說道：「還有活到老死，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還沒供養佛，就先搥了吃？」伯爵道：「甚麼沒供佛，我且入口無臟著。」西門慶吩咐：「交到後邊收了。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。」伯爵問：「是李錦送來，是黃寧兒？」平安道：「是黃寧兒。」伯爵道：「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，又賞他三錢銀子。」這裡西門慶看著他兩個打雙陸不題。

且說月娘和桂姐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大姐，都在後邊吃了飯，在穿廊下坐的。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，李瓶兒道：「小周兒，你來的好。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頭，他頭髮都長長了。」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，說：「剛纔老爹吩咐，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。」月娘道：「六姐，你拿歷頭看看，好日子，歹日子，就與孩子

剃頭？」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歷頭來，揭開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今日是四月廿一日，是個庚戌日，金定婁金狗當直，宜祭祀、官帶、出行、裁衣、沐浴、剃頭、修造、動土，宜用午時。——好日期。」月娘道：「既是好日子，叫丫頭熱水，你替孩兒洗頭，教小周兒慢慢哄著他剃。」小玉在旁替他用汗巾兒接著頭髮，才剃得幾刀，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。那小周連忙趕著他哭只顧剃，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憋下去，不做聲了，臉便脹的紅了。李瓶兒唬慌手脚，連忙說：「不剃罷，不剃罷！」那小周兒唬的收不迭家活，往外沒腳的跑。月娘道：「我說這孩予有些不長俊，護頭。自家替他剪罷。平白教進來剃，剃的好麼！」天假其便，那孩子憋了半日氣，才放出聲來。李瓶兒方纔放心，只顧拍哄他，說道：「好小周兒，恁大膽！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。剃的恁半落不合的，欺負我的哥哥。還不拿回來，等

我打與哥哥出氣。」於是抱到月娘跟前。月娘道：「不長俊的小花子兒，剃頭耍了你了，這等哭？剩下這些，到明日做剪毛賊。」引逗了一回，李瓶兒交與奶子。月娘吩咐：「且休與他奶吃，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。」奶子抱的前邊去了。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，說唬的小周兒臉焦黃的。月娘問道：「他吃了飯不曾？」來安道：「他吃了飯。爹賞他五錢銀子。」月娘教來安：「你拿一甌子酒出去與他。唬著人家，好容易討這幾個錢！」小玉連忙篩了一盞，拿了一碟腊肉，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。

吳月娘因教金蓮：「你看看歷頭，幾時是壬子日？」金蓮看了，說道：「二十三日是壬子日，交芒種五月節。」便道：「姐姐你問他怎的？」月娘道：「我不怎的，問一聲兒。」李桂姐接過歷頭來看了，說道：「這二十四日，苦惱

是俺娘的生日！我不得在家。」月娘道：「前月初十日，是你姐姐生日，過了。這二十四日，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。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，做三個生日：日里害思錢病，黑夜思漢子的病。早晨是媽媽的生日，晌午是姐姐生日，晚夕是自家生日。——怎的都擠在一塊兒？趁著姐夫有錢，攛掇著都生日了罷！」桂姐只是笑，不做聲。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，桂姐方向月娘房中妝點勻了臉，往花園中來。

捲棚內，又早放下八仙桌兒，桌上擺設兩大盤燒豬肉並許多餚饌。眾人吃了一回，桂姐在旁拿鐘兒遞酒，伯爵道：「你爹聽著說，不是我索落你，人情兒已是停當了。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，不尋你了。虧了誰？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，他才肯了。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？隨你心愛的甚麼曲

兒，你唱個兒我下酒，也是拿勤勞準折。」桂姐笑罵道：「怪碇花子，你蛇蚤包網兒——好大麵皮！爹他肯信你說話？」伯爵道：「你這賊小淫婦兒！你經還沒念，就先打和尚。要吃飯，休惡了火頭！你敢笑和尚沒丈母，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？你休笑話，我半邊俏還動的。」被桂姐把手中扇把子，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。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，還虧了原問處。」笑了一回，桂姐慢慢才拿起琵琶，橫擔膝上，啟朱唇，露皓齒，唱道：

【黃鶯兒】誰想有這一種。減香肌，憔悴損。鏡鸞塵鎖無心整。脂粉倦勻，花枝又懶簪。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。

伯爵道：「你兩個當初好來，如今就為他耽些驚怕兒，

也不該抱怨了。」桂姐道：「汗邪了你，怎的胡說！」——
最難禁，譙樓上畫角，吹徹了斷腸聲。

伯爵道：「腸子倒沒斷，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，你兩個休提了。」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，罵道：「賊攘刀的，今日汗邪了你，只鬼混人的。」——

【集資賓】幽窗靜悄月又明，恨獨倚幃屏。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，把萬愁又還題醒。更長漏永，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。他那裡睡得安穩！

伯爵道：「傻小淫婦兒，他怎的睡不安穩？又沒拿了他去。落的在家裡睡覺兒哩。你便在人家躲著，逐日懷著羊皮兒，直等東京人來，一塊石頭方落地。」桂姐被他說急了，

便道：「爹，你看應花子，不知怎的，只發訕纏我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回才認的爹了？」桂姐不理他，彈著琵琶又唱：

【雙聲疊韻】思量起，思量起，怎不上心？無人處，無人處，淚珠兒暗傾。

伯爵道：「一個人慣溺尿。一日，他娘死了，守孝打鋪在靈前睡。晚了，不想又溺下了。人進來看見褥子濕，問怎的來，那人沒的回答，只說：『你不知，我夜間眼淚打肚里流出來了。』——就和你一般，為他聲說不的，只好背地哭罷了。」桂姐道：「沒羞的孩兒，你看見來？汗邪了你哩！」——

我怨他，我怨他，說他不盡，誰知道這裡先走滾。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真。

伯爵道：「傻小淫婦兒，如今年程，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，何況風月中子弟。你和他認真？你且住了，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：『風月事，我說與你聽：如今年程，論不得假真。個個人古怪精靈，個個人久慣牢成，倒將計活埋把瞎缸暗頂。老虔婆只要圖財，小淫婦兒少不得拽著脖子往前掙。苦似投河，愁如覓並。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，就變驢變馬也不乾這營生。』」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。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，笑罵道：「你這〔才芻〕斷腸子的狗才！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。」因叫桂姐：「你唱，不要理他。」謝希大道：「應二哥，你好沒趣！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。你再言語，口上生個大疔瘡。」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，又唱：

【簇御林】人都道他志誠。

伯爵才待言語，被希大把口按了，說道：「桂姐你唱，休理他！」桂姐又唱道：

卻原來廝勾引。眼睜睜心口不相應。

希大放了手，伯爵又說：「相應倒好了。心口裡不相應，如今虎口裡倒相應。不多，也只三兩炷兒。」桂姐道：「白眉赤眼，你看見來？」伯爵道：「我沒看見，在樂星堂兒里不是？」連西門慶眾人都笑起來了。桂姐又唱：

山盟海誓，說假道真，險些兒不為他錯害了相思病。負人心，看伊家做作，如何教我有前程？

伯爵道：「前程也不敢指望他，到明日，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。」桂姐又唱：

【琥珀貓兒墜】日疏日遠，何日再相逢？枉了奴痴心寧耐等。想巫山雲雨夢難成。薄情，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零。

【尾聲】冤家下得忒薄幸，割捨的將人孤另。那世里的恩情翻成做話餅。

唱畢，謝希大道：「罷，罷。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，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兒，消消氣罷。」伯爵道：「等我哺菜兒。我本領兒不濟事，拿勤勞準折罷了。」桂姐道：「花子過去，誰理你！你大拳打了人，這回拿手來摸掌。」當下，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，拉伯爵道：「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，打了罷。」於是二人又打雙陸。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，就往外走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往後邊左，捎些香茶兒出來。頭裡吃了些蒜，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。」西門慶

道：「我那裡得香茶來！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還哄我哩，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，你獨吃也不好。」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。桂姐也走出來，在太湖石畔推摘花兒戴，也不見了。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，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。問畫童兒：「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？」畫童兒道：「爹在後邊，就出來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就出來，有些古怪！」因交謝希大：「你這裡坐著，等我尋他尋去。」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。

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裡，吃了藥就出來了。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，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里，把門兒掩著，坐在矮床兒上，把桂姐摟在懷中，腿上坐的，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，把桂姐唬了一跳。便問：「怎的就這般大？」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。先交他低垂粉頸，款啟猩

唇，品咂了一回。然後，輕輕〔才芻〕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，跨在兩邊胳膊上，抱到一張椅兒上，兩個就幹起來。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，尋不著，打滴翠岩小洞兒里穿過去，到了木香棚，抹過葡萄架，到松竹深處，藏春塢邊，隱隱聽見有人笑聲，又不知在何處。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蹤，掀開簾兒，見兩扇洞門兒虛掩，在外面只顧聽覷。聽見桂姐顫著聲兒，將身子只顧迎播著西門慶，叫：「達達，快些了事罷，只怕有人來。」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，推開門進來，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著腿子正幹得好。說道：「快取水來，潑潑兩個摟心的，摟到一答里了！」李桂姐道：「怪攘刀子，猛的進來，唬了我一跳！」伯爵道：「快些兒了事？好容易！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。怕有人來看見，我就來了。且過來，等我抽個頭兒著。」西門慶便道：「怪狗才，快出去罷了，休鬼混！我只怕小廝來看見。」那應伯爵道：「小

淫婦兒，你央及我央及兒。不然我就吆喝起來，連後邊嫂子每都嚷的知道。你既認做乾女兒了，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，你又偷漢子。教你了不成！」桂姐道：「去罷，應怪花子！」伯爵道：「我去罷？我且親個嘴著。」於是按著桂姐親了一個嘴，才走出來。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還不帶上門哩。」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，說道：「我兒，兩個盡著搗，盡著搗，搗弔底也不關我事。」才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，又回來說道：「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，又來纏人！」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。桂姐道：「好個不得人意的攬刀子！」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，在雪洞內足乾夠一個時辰，吃了一枚紅棗兒，才得了事，雨散雲收。有詩為證：

海棠枝上鶯梭急，綠竹陰中燕語頻。
閑來付與丹青手，

一段春嬌畫不成。

少頃，二人整衣出來。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。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，氣喘吁吁，走來馬纓花下溺尿。李桂姐腰裡摸出鏡子來，在月窗上擱著，整雲理鬢，往後邊去了。

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，洗洗手出來。伯爵問他要香茶，西門慶道：「怪花子，你害了痞，如何只鬼混人！」每人掐了一撮與他。伯爵道：「只與我這兩個兒！由他，由他！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李銘走來磕頭。伯爵道：「李日新在那裡來？你沒曾打聽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？」李銘道：「俺桂姐虧了爹這裡。這兩日，縣裡也沒人來催，只等京中示下哩。」伯爵道：「齊家那小老婆

子出來了？」李銘道：「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著哩。桂姐在爹這裡好，誰人敢來尋？」伯爵道：「要不然也費手，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：『你不替他處處兒，教他那裡尋頭腦去！』」李銘道：「爹這裡不管，就了不成。俺三孀老人家，風風勢勢的，乾出甚麼事！」伯爵道：「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，俺每會了你爹，與他做生日。」李銘道：「爹每不消了。到明日事情畢了，三孀和桂姐，愁不請爹每坐坐？」伯爵道：「到其間，俺每補生日就是了。」因叫他近前：「你且替我吃了這鐘酒著。我吃了這一日，吃不的了。」那李銘接過銀把鐘來，跪著一飲而盡。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鐘與他。伯爵道：「你敢沒吃飯？」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，謝希大又拿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。李銘雙手接的，下邊吃去了。伯爵用箸子又撥了半段鮓魚與他，說道：「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，且嘗新著。」西門慶道：

「怪狗才，都拿與他吃罷了，又留下做甚麼？」伯爵道：「等住回吃的酒闌，上來餓了，我不會吃飯兒？你們那裡曉得，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，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。好容易！公道說，就是朝廷還沒吃哩！不是哥這裡，誰家有？」正說著，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：一碟烏菱、一碟荸薺、一碟雪藕、一碟枇杷。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裡，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搥過去，倒的袖了。謝希大道：「你也留兩個兒我吃。」也將手搥一碟子烏菱來。只落下藕在桌子上。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，別的與了李銘吃了。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。李銘接的袖了，才上來拿箏彈唱。唱了一回，伯爵又出題目，叫他唱了一套《花藥欄》。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，還等後邊拿出綠豆白米水飯來吃了，才起身。伯爵道：「哥，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，不得閑。李四、黃三那事，我後日會他來罷。」西門慶點頭兒，

二人也不等送，就去了。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，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。一宿無話。

到次日早起，也沒往衙門中去，吃了粥，冠帶騎馬，書童、玳安兩個跟隨，出城南三十里，逕往劉太監莊上來赴席，不在話下。

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，與李瓶兒計較，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，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，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、兩隻雞、一錢銀子下飯、一壇金華酒、一瓶白酒、一錢銀子裏餡涼糕，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。金蓮對著月娘說：「大姐那日鬥牌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，李大姐又添了些，今治了東道兒，請姐姐在花園裡吃。」吳月娘就同孟玉樓、李嬌兒、孫雪娥、大姐、桂姐眾人，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，

然後拿酒菜兒，在山子上卧雲亭下棋，投壺，吃酒耍子。月娘想起問道：「今日主人，怎倒不來坐坐？」大姐道：「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，也好待來也。」

不一時，陳敬濟來到，向月娘眾人作了揖，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。向月娘說：「徐家銀子討了來了，共五封二百五十兩，送到房裡，玉簫收了。」於是傳杯換盞，酒過數巡，各添春色。月娘與李嬌兒、桂姐三個下棋，玉樓眾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。惟金蓮獨自手搖著白團紗扇兒，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。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，便走去要摘。不想敬濟有心，一眼睃見，便悄悄跟來，在背後說道：「五娘，你老人家尋甚麼？這草地上滑齷齪的，只怕跌了你，教兒子心疼。」那金蓮扭回粉頸，斜睨秋波，帶笑帶罵道：「好個賊短命的油嘴，跌了我，可是你就心疼哩？」

誰要你管！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，也不怕人看著。」因問：「你買的汗巾兒怎了？」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，遞與他，說道：「六娘的都在這裡了。」又道：「汗巾兒買了來，你把甚來謝我？」於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，被金蓮舉手只一推。不想李瓶兒抱著官哥兒，並奶子如意兒跟著，從松牆那邊走來。見金蓮手拿自團扇一動，不知是推敬濟，只認做撲蝴蝶，忙叫道：「五媽媽，撲的蝴蝶兒，把官哥兒一個耍子。」慌的敬濟趕眼不見，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。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，故意問道：「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他還沒有與我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剛纔袖著，對著大姐姐不好與咱的，悄悄遞與我了。」於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台石上，打開分了。兩個坐了一回，李瓶兒說道：「這答兒里到且是蔭涼。」因使如意兒：「你去叫迎春屋裡取孩子的小枕頭並涼席兒來，就帶了骨牌來，我和五娘

在這裡抹回骨牌兒。你就在屋裡看罷。」如意兒去了。

不一時，迎春取了枕席並骨牌來。李瓶兒鋪下席，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躺著，教他頑耍，他便和金蓮抹牌。抹了一回，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。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上看見，點手兒叫李瓶兒說：「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。」李瓶兒撇下孩子，教金蓮看著：「我就來。」那金蓮記掛敬濟在洞兒里，那裡又去顧那孩子，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，教敬濟，說：「沒人，你出來罷。」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：「裡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。」哄的婦人入到洞里，就摺疊腿跪著，要和婦人雲雨。兩個正接著親嘴。也是天假其便，李瓶兒走到亭子上，月娘說：「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，你來替他投兩壺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底下沒人看孩子哩。」玉樓道：「左右有六姐在那裡，怕怎的。」月娘道：

「孟三姐，你去替他看看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三娘累你，亦發抱了他來罷。」教小玉：「你去就抱他的席和小枕頭兒來。」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，孩子便躺在席上，蹬手蹬腳的怪哭，並不知金蓮在那裡。只見旁邊一個大黑貓，見人來，一溜煙跑了。玉樓道：「他五娘那裡去了？耶嚶，耶嚶！把孩子丟在這裡，吃貓唬了他了。」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里鑽出來，說道：「我在這裡淨了淨手，誰往那裡去來！那裡有貓唬了他？白眉赤眼的！」那玉樓也更不往洞里看，只顧抱了官哥兒，拍哄著他往卧雲亭兒上去了。小玉拿著枕席跟的去了。金蓮恐怕他學舌，隨屁股也跟了來。月娘問：「孩子怎的哭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去時，不知是那裡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。」月娘說：「乾淨唬著孩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五娘看著他哩。」玉樓道：「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。」金蓮走上來說：「三姐，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？那

裡討個貓來！他想必餓了，要奶吃哭，就賴起人來。」李瓶兒見迎春拿上茶來，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。

陳敬濟見無人，從洞兒鑽出來，順著松牆兒轉過捲棚，一直往外去了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。一身跳出是非門。

月娘見孩子不吃奶，只是哭，吩咐李瓶兒：「你抱他到屋裡，好好打發他睡罷。」於是也不吃酒，眾人都散了。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，事情不巧，歸到前邊廂房中，有些咄咄不樂。正是：

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

↑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
求子息第五十四回↓

詞曰：

小院閑階玉砌，牆隈半簇蘭芽。一庭萱草石榴花，多子
宜男愛插。

休使風吹雨打，老天好為藏遮。莫教變作杜鵑花，粉褪
紅銷香罷。

話說陳敬濟與金蓮不曾得手，悵快不題。單表西門慶赴
黃、安二主事之席。乘著馬，跟隨著書童、玳安四五人，來
到劉太監莊上。早有承局報知，黃、安二主事忙整衣冠，出
來迎接。那劉太監是地主，也同來相迎。西門慶下了馬，劉

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，笑道：「咱三個等候的好半日了，老丈卻才到來。」西門慶答道：「蒙兩位老先生見招，本該早來，實為家下有些小事，反勞老公公久待，望乞恕罪。」三個大打恭，進儀門來。讓到廳上，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，次與安主事、劉太監都作了揖，四人分賓主而坐。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，第二就該劉太監坐。劉太監再四不肯，道：「咱忝是房主，還該兩位老先生，是遠客。」安主事道：「一定是老先生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是序齒，還該劉公公。」劉大監推卻不過，向黃、安兩主事道：「斗膽占了。」便坐了第二二位。黃、安二主事坐了主席。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，左右獻過茶，當值的就遞上酒來。黃、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。小優兒拿檀板、琵琶、弦索、簫管上來，合定腔調，細細唱了一套《宜春令》「青陽候煙雨淋」。唱畢，劉太監舉杯勸眾官飲酒。安主事道：「這一套曲兒，做的清麗無比，

定是一個絕代才子。況唱的聲音嘹亮，響遏行雲，卻不是個雙絕了麼！」西門慶道：「那個也不當奇，今日有黃、安二位做了賢主，劉公公做了地主，這才是難得哩！」黃主事笑道：「也不為奇。劉公公是出入紫禁，日覲龍顏，可不是貴臣？西門老丈，堆金積玉，仿佛陶朱，可不是富人？富貴雙美，這才是奇哩！」四個人哈哈大笑。當值的斟上酒來，又飲了一回。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，吹得悠悠咽咽，和著板眼，唱一套《沽美酒》「桃花溪，楊柳腰」的時曲。唱畢，眾客又贊了一番，歡樂飲酒不題。

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，耐不住滿身欲火。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，依舊閃入捲棚後面，探頭探腦張看。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，也十分難熬，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，沉吟思想。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，黑影子里看見

了，恨不的一碗水咽將下去。就大著膽，悄悄走到背後，將金蓮雙手抱住，便親了個嘴，說道：「我前世的娘！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兒打開了，幾乎把我急殺了。」金蓮不提防，吃了一嚇。回頭看見是敬濟，心中又驚又喜，便罵道：「賊短命，閃了我一閃，快放手，有人來撞見怎了！」敬濟那裡肯放，便用手去解他褲帶。金蓮猶半推半就，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。金蓮故意失驚道：「怪賊囚，好大膽！就這等容易易要奈何小丈母！」敬濟再三央求道：「我那前世的親娘，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，我也肯割出來。沒奈何，只要今番成就成就。」敬濟口裡說著，腰下那話已是硬幫幫的露出來，朝著金蓮單裙只顧亂插。金蓮桃頰紅潮，情動久了。初還假做不肯，及被敬濟累垂敖曹觸著，就禁不住的把手去摸。敬濟便趁勢一手掀開金蓮裙子，儘力往內一插，不覺沒頭露腦。原來金蓮被纏了一回，臊水濕漉漉的，因此不費力送進了。

兩個緊傍在紅欄干上，任意抽送，敬濟還嫌不得到根，教金蓮倒在地下：「待我奉承你一個不亦樂乎！」金蓮恐散了頭髮，又怕人來，推道：「今番且將就些，後次再得相聚，憑你便了。」一個「達達」連聲，一個「親親」不住，廝併了半個時辰。只聽得隔牆外籟籟的響，又有人說話，兩個一哄而散。

敬濟雲情未已，金蓮雨意方濃。卻是書童、玳安拿著冠帶拜匣，都醉醺醺的嚷進門來。月娘聽見，知道是西門慶來家，忙差小玉出來看。書童、玳安道：「爹隨後就到了。我兩人怕晚了，先來了。」不多時，西門慶下馬進門，已醉了，直奔到月娘房裡來。摟住月娘就待上床。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，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，便不留他，道：「今日我身子不好，你往別房裡去罷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知道你

嫌我醉了，不留我。也罷，別要惹你嫌。我去了，明晚來罷。」月娘笑道：「我真有些不好，月經還未淨。誰嫌你？明晚來罷。」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了。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回房，眠在炕上，一見西門慶進來，忙起來笑迎道：「今日吃酒，這咱時才來家。」西門慶也不答應，一手摟將過來，連親了幾個嘴，一手就下邊一摸，摸著他牝戶，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你想著誰來？兀那話濕搭搭的。」金蓮自覺心虛，也不做聲。只笑推開了西門慶，向後邊澡牝去了。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，不消說得。

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，正是二十三壬子日，梳洗畢，就教小玉擺著香桌，上邊放著寶爐，燒起名香，又放上《白衣觀音經》一卷。月娘向西皈依禮拜，拈香畢，將經展開，念一遍，拜一拜，念了二十四遍，拜了二十四拜，圓滿。然後

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，又拜了四拜，禱告道：「我吳氏上靠皇天，下賴薛師父、王師父這藥，仰祈保佑，早生子嗣。」一告畢，小玉燙的熱酒，傾在盞內。月娘接過酒盞，一手取藥調勻，西向跪倒，先將丸藥咽下，又取末藥也服了，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。月娘迸著氣一口呷下，又拜了四拜。當日不出房，只在房裡坐的。

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，就叫書童寫謝宴貼，往黃、安二主事家謝宴。書童去了，就是應伯爵來到。西門慶出來，應伯爵作了揖，說道：「哥，昨在劉太監家吃酒，幾時來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承兩公十分相愛，灌了好幾杯酒，歸路又遠，更餘來家。已是醉了，這咱才起身。」玳安捧出早飯，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，又報黃主事、安主事來拜。西門慶整衣冠，教收過家活出迎。應伯爵忙迴避了。黃、安二主

事一齊下轎。進門廝見畢，三人坐下，一面捧出茶來吃了。黃、安二主事道：「夜來有褻，」西門慶道：「多感厚情，正要叩謝兩位老先生，如何反勞台駕先施！」安主事道：「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，為何就別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晚生已大醉了。臨起身，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杯葡萄酒，在馬上就要嘔，耐得到家，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。」笑了一番，又吃過三杯茶，說些閑話，作別去了。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。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，就坐轎答拜黃、安二主事去。又寫兩個紅禮帖，吩咐玳安備辦兩副下程，趕到他家面送。當日無話。

西門慶來家，吳月娘打點床帳，等候進房。西門慶進了房，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，燙酒上來，兩人促膝而坐。西門慶道：「我昨夜有了杯酒，你便不肯留我，又假推甚麼身

子不好，這咱搗鬼！一月娘道，「這不是搗鬼，果然有些不好。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？」西門慶吃了十數杯酒，又吃了些鮮魚鴨臘，便不吃了，月娘交收過了。小玉熏的被窩香噴噴的，兩個洗澡已畢，脫衣上床。枕上綢繆，被中繾綣，言不可盡。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，恰遇月經轉，兩下似水如魚，便得了子了。正是：

花有並頭蓮並蒂，帶宜同輓結同心。

次日，西門慶起身梳洗，月娘備有羊羔美酒、雞子腰子補腎之物，與他吃了，打發進衙門去。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，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。李瓶兒抱著孩子向西門慶道：「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。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，坐淨桶時，常常有些血水淋得慌。早晚要酬酬心愿，你又忙碌碌的，不得

個閑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既要了願時，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，與他商量，做些好事就是了。」便叫玳安，吩咐接王姑子。玳安應諾去了。

書童又報：「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。」西門慶便出迎廝見。應伯爵道：「前日謝子純在這裡吃酒，我說的黃四、李三的那事，哥應付了他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那裡有銀子？」應伯爵道：「哥前日已是許下了，如何又變了卦？哥不要瞞我，等地財主，說個無銀出來？隨分湊些與他罷。」西門慶不答應他，只顧呆了臉看常峙節。常峙節道：「連日不曾來，哥，小哥兒長養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生受註念，卻才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，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。」應伯爵道：「但凡人家富貴，專待子孫掌管。養得來時，須要十分保護。譬如種五穀的，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，才望個秋

收。小哥兒萬金之軀，是個掌中珠，又比別的不同。小兒郎三歲有關，六歲有厄，九歲有煞，又有出痧出痘等症。哥，不是我口直，論起哥兒，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，廣種福田。若是嫂子有甚願心，正宜及早了當，管情交哥兒無災無害好養。」說話間，只見玳安來回話道：「王姑子不在庵里，到王尚書府中去了。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找尋他，半日才得出來。與他說了，便來了。」西門慶聽罷，依舊和伯爵、常峙節說話兒，一處坐地，書童拿些茶來吃了。伯爵因開言道：「小弟蒙哥哥厚愛，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，不敢簡褻，多有疏失。今日稟明瞭哥，若明後日得空，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日，少盡兄弟孝順之心。」常峙節從旁贊道：「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，哥自然鑒納，決沒有見卻的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論明日，到沒事，只不該生受。」伯爵道：「小弟在宅里，筷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，今日一杯水酒，

當的甚麼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便不往別處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只是還有一件——小優兒，小弟便叫了。但郊外去，必須得兩個唱的去，方有興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如此可知好哩。只是又要哥費心，不當。」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，吩咐去叫吳銀兒、韓金釧兒，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。琴童應諾去了。

不多時，王姑子來到廳上，見西門慶道個問訊：「動問施主，今日見召，不知有何吩咐？老身因王尚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，不得便來，方纔得脫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願心，一向忙碌碌，未曾完得。托賴皇天保護，日漸長大。我第一來要酬報佛恩，第二來要消災延壽，因此請師父來商議。」王姑子道：「小哥兒萬金之軀，全憑佛力

保護。老爹不知道，我們佛經上說，人生有夜叉羅刹，常喜啖人，令人無子，傷胎奪命，皆是諸惡鬼所為。如今小兒要做好事，定是看經念佛，其餘都不是路了。」西門慶便問做甚功德好，王姑子道：「先拜捲《藥師經》，待迴向後，再印造兩部《陀羅經》，極有功德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不知幾時起經？」王姑子道：「明日到是好日，就我庵中完願罷。」西門慶點著頭道：「依你，依你。」

王姑子說畢，就往後邊，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。王姑子各打了問訊。月娘便道：「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，你幾時起經頭？」王姑子道：「來日黃道吉日，就我庵里起經。」小玉拿茶來吃了。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：「師父，我還有句話，一發央及你。」王姑子道：「你老人家有甚話，但說不妨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自從有了孩子，身子

便有些不好。明日疏意裡邊，帶通一句何如？行的去，我另謝你。」王姑子道：「這也何難。且待寫疏的時節，一發寫上就是了。」正是：

禍因惡積非無種，福自天來定有根。

↑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
垂帳診瓶兒第五十五回 ↓

詞曰：

美酒鬥十千，更對花前。芳樽肯放手中閑？起舞酬花花不語，似解人憐。不醉莫言還，請看枝間。已飄零一片減嬋娟。花落明年猶自好，可惜朱顏。

卻說王姑子和李瓶兒、吳月娘，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，月娘便拿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，又教陳敬濟來吩咐道：「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保佑官哥，你早去禮拜禮拜。」敬濟推道：「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，留我店里照管，著別人去罷。」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，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弄松，因此推故。月娘見說照顧生意，便不違拗他，放他出去了，便著書童禮拜。調撥已定，單待明日起經。

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、常峙節談笑多時，只見琴童來回話道：「唱的叫了。吳銀兒有病去不的，韓金釧兒答應了，明日早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吳銀兒既病，再去叫董嬌兒罷。」常峙節道：「郊外飲酒，有一個盡夠了，不消又去叫。」說畢，各各別去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黎明，西門慶起身梳洗畢，月娘安排早飯吃了，便乘轎往觀音庵起經。書童、玳安跟隨而行。王姑子出大門迎接，西門慶進庵來，北面皈依參拜。但見：

金仙建化，啟第一之真乘；玉偈演音，集三千之妙利。寶花座上，裝成莊嚴世界；惠日光中，現出歡喜慈悲。香煙繚繞，直透九霄；仙鶴盤旋，飛來祗樹。訪問緣由，果然稀罕；但思福果，那惜金錢！正是：辦個至誠心，何處皇天難感；願將大佛事，保祈殤子彭〔竹錢〕。

王姑子宣讀疏頭，西門慶聽了，平身更衣。王姑子捧出茶來，又拿些點心餅餸之物擺在桌上。西門慶不吃，單呷了口清茶，便上轎回來，留書童禮拜。正是：

願心酬畢喜匆匆，感謝靈神保佑功。更願皈依蓮座下，

卻教關煞永亨通。

回來，紅日才半竿，應伯爵早同常峙節來請。西門慶笑道：「那裡有請吃早飯的？我今日雖無事故，也索下午才好好去。」應伯爵道：「原來哥不知，出城二十里，有個內相花園，極是華麗，且又幽深，兩三日也游玩不到哩。因此要早去，盡這一日工夫，可不是好。」常峙節道：「今日哥既沒甚事故，應哥早邀，便索去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如此；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，我乘轎便到了。」應伯爵道：「專待哥來。」說罷，兩人出門，叫頭口前去，又轉到院內，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。應伯爵先一日已著火家來園內，殺雞宰鵝，安排筵席，又叫下兩個優童隨著去了。

西門慶見三人去了多時，便乘轎出門，迤邐漸近。舉頭

一看，但見：

千樹濃陰，一灣流水。粉牆藏不謝之花，華屋掩長春之景。武陵桃放，漁人何處識迷津？庾嶺梅開，詞客此中尋好句。端的是天上蓬萊，人間閬苑。

西門慶贊嘆不已道：「好景緻！」下轎步人園來。應伯爵和常峙節出來迎接，園亭內坐的。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，才是兩個歌童磕頭。吃了茶，伯爵就要遞上酒來，西門慶道：「且住，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緻來。」一面立起身來，攬著韓金釧手兒同走。伯爵便引著，慢慢的步出迴廊，循朱闌轉過垂楊邊一曲茶蘼架，趲過太湖石、松鳳亭，來到奇字亭。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，中間探梅閣。閣上名人題詠極多，西門慶備細看了。又過牡丹台，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。

又過北是竹園，園左有聽竹館、鳳來亭，匾額都是名公手跡；右是金魚池，池上樂水亭，憑朱欄俯看金魚，卻象錦被也似一片浮在水面。西門慶正看得有趣，伯爵催促，又登一個大樓，上寫「聽月樓」。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，也是刊板砂綠嵌的。下了樓，往東一座大山，山中八仙洞，深幽廣闊。洞中有石棋盤，壁上鐵笛銅簫，似仙家一般。出了洞，登山頂一望，滿園都是見的。

西門慶走了半日，常峙節道：「恐怕哥勞倦了，且到園亭上坐坐，再走不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十分走不過一分，卻又走不得了。多虧了那些抬轎的，一日趕百來里多路。」大家笑了，讓到園亭里，西門慶坐了上位，常峙節坐東，應伯爵坐西，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。大家送過酒來，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多有相擾，怎的生受！」伯爵道：「一杯水

酒，哥說那裡話！」三人吃夠數杯，兩個歌童上來。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——

粉塊捏成白麵，胭脂點就朱唇。綠糝糝披幾寸青絲，香馥馥著滿身羅綺。秋波一轉，憑他鐵石心腸。檀板輕敲，遮莫金聲玉振。正是但得傾城與傾國，不論南方與北方。

兩個歌童上來，拿著鼓板，合唱了一套時曲《字字錦》「群芳綻錦鮮」。唱的嬌喉婉轉，端的是繞梁之聲，西門慶稱贊不已。常峙節道：「怪他是男子，若是婦女，便無價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是婦女，咱也早叫他坐了，決不要他站著唱。」伯爵道：「哥本是在行人，說的話也在行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三人又吃了數杯，伯爵送上令盆，斟一大鐘酒，要西門慶行令。西門慶道：「這便不消了。」伯爵定要

行令，西門慶道：「我要一個風花雪月，第一是我，第二是常二哥，第三是主人，第四是釧姐。但說的出來，只吃這一杯。若說不出，罰一杯，還要講十個笑話。講得好便休；不好，從頭再講。如今先是我了。」拿起令鐘，一飲而盡，就道：「雲淡風輕近午天。——如今該常二哥了。」常峙節接過酒來吃了，便道：「傍花隨柳過前川。——如今該主人家了。」應伯爵吃了酒，呆登登講不出來。西門慶道：「應二哥請受罰。」伯爵道：「且待我思量。」又遲了一回，被西門慶催逼得緊，便道：「泄漏春光有幾分。」西門慶大笑道：「好個說別字的，論起來，講不出該一杯，說別字又該一杯，共兩杯。」伯爵笑道：「我不信，有兩個『雪』字，便受罰了兩杯？」眾人都笑了，催他講笑話。伯爵說道：「一秀才上京，泊船在揚子江。到晚，叫艄公：『泊別處罷，這裡有賊。』」艄公道：「怎的便見得有賊？」秀才

道：「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？」艸公笑道：「莫不是江心賦，怎便識差了？」秀才道：「賦便賦，有些賊形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難道秀才也識別字？」常峙節道：「應二哥該罰十大杯。」伯爵失驚道：「卻怎的便罰十杯？」常峙節道：「你且自家去想。」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，卻被伯爵說了「賊形」，可不罵他了！西門慶先沒理會，到被常峙節這句話提醒了。伯爵覺失言，取酒罰了兩杯，便求方便。西門慶笑道：「你若不該，一杯也不強你；若該罰時，卻饒你不着。」伯爵滿面不安。又吃了數杯，瞅著常峙節道：「多嘴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再說來！」伯爵道：「如今不敢說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胡亂取笑，顧不着的許多，且說來看。」伯爵才安心，又說：「孔夫子西狩得麟，不能夠見，在家裡日夜啼哭。弟子恐怕哭壞了，尋個牯牛，滿身掛了銅錢哄他。那孔子一見便識破，道：『這分明是有錢的牛，卻

怎的做得麟！」說罷，慌忙掩著口跪下道：「小人該死了，實是無心。」西門慶笑著道：「怪狗才，還不起來。」金釧兒在旁笑道：「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，今日一般也說錯了。大爹，別要理他。」說的伯爵急了，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緊自常二那天殺的韶叨，還禁的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！」不想這一下打重了，把金釧疼的要不的，又不敢哭，脰〔月愁〕著臉，待要使性兒。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可成個人？嘲戲了我，反又打人，該得何罪？」伯爵一面笑著，摟了金釧說道：「我的兒，誰養的你恁嬌？輕輕盪得一盪兒就待哭，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！」金釧兒揉著頭，瞅了他一眼，罵道：「怪花子，你見來？沒的扯淡！敢是你家媽媽子倒挨驢的行貨來。」伯爵笑說道：「我怎不見？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鄧小閑，不少一件，你怎的賴得過？」又道：「哥，我還有個笑話兒，一發

奉承了列位罷：一個小娘，因那話寬了，有人教道他：『你把生髻一塊，塞在裡邊，敢就緊了。』那小娘真個依了他。不想那髻澀得疼了，不好過，脰〔月愁〕著立在門前。一個走過的人看見了，說道：『這小淫婦兒，倒象妝霸王哩！』這小娘正沒好氣，聽見了，便罵道：『怪囚根子，俺樊噲妝不過，誰這裡妝霸王哩！』說畢，一座大笑，連金釧兒也撲嗤的笑了。

少頃，伯爵飲過酒，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。西門慶道：「該釧姐了。」金釧兒不肯。常峙節道：「自然還是哥。」西門慶取酒飲了，道：「月殿雲梯拜洞仙。」令完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。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，轉眼卻不見了韓金釧兒。伯爵四下看時，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架兒底下，正打沙窩兒溺尿。伯爵看見了，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，

輕輕走去，蹲在他後面，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。韓金釧兒吃了一驚，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，連褲腰都濕了。不防常峙節從背後又影來，猛力把伯爵一推，撲的向前倒了一交，險些兒不曾濺了一臉子的尿。伯爵爬起來，笑罵著趕了打，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，笑的要不的。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：「應花子，可見天理近哩！」於是重新入席飲酒。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剛纔把俺們都嘲了，如今也要你說個自己的本色。」伯爵連說：「有有有，一財主撒屁，幫閑道：『不臭。』財主慌的道：『屁不臭，不好了，快請醫人！』幫閑道：『待我聞聞滋味看。』假意兒把鼻一嗅，口一哂，道：『回味略有些臭，還不妨。』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常峙節道：「你自得罪哥哥，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？」眾人又笑了一場。伯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。韓金釧兒又彈唱著奉酒。眾人歡笑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，便百般打扮的俊俏，一心要和潘金蓮弄鬼，又不敢造次，只在雪洞里張看，還想婦人到後園來。等了半日不見來，耐心不過，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裡來，喜得沒有人看見。走到房門首，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：「莫不你才得些兒便將人忘記。」已知婦人動情，便接口道：「我那敢忘記了你！」搶進來，緊緊抱住道：「親親，昨日丈母叫我去觀音庵禮拜，我一心放你不下，推事故不去。今日爹去吃酒了，我絕早就在雪洞里張望。望得眼穿，並不見我親親的俊影兒。因此，拚著死禿得進來。」金蓮道：「砵說嘴的，你且禁聲。牆有風，壁有耳，這裡說話不當穩便。」說未畢，窗縫裡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，漸漸走近屋裡來，又忽地轉去了。金蓮忖道：「這怪小丫頭，要進房卻又跑轉去，定是忘記甚東西。」知道他要再來，慌教陳敬濟：「你索去休，這事不濟了。」敬

濟沒奈何，一溜煙出去了。果然，小玉因月娘教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，沒曾拿得花樣，因此又跑轉去。這也是金蓮造化，不該出醜。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，敬濟已跑去久了。金蓮接著絹兒，尚兀是手顫哩。

話分兩頭。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、常峙節，三人吃的酩酊，方纔起身。伯爵再四留不住，忙跪著告道：「莫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？可知道留不住哩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狗才，誰記著你話來！」伯爵便取個大甌兒，滿滿斟了一甌遞上來，西門慶接過吃了。常峙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，西門慶也吃了，便謝伯爵起身。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，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，吩咐：「我有酒，也著人叫你。」說畢，上轎便行，兩個小廝跟隨。伯爵叫人家收過家活，打發了歌童，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，不題。

西門慶到家，已是黃昏時分，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。次日，李瓶兒和西門慶說：「自從養了孩子，身上只是不淨。早晨看鏡子，兀那臉皮通黃了，飲食也不想，走動卻似閃閃了腿的一般。倘或有些山高水低，丟了孩子教誰看管？」西門慶見他掉下淚來，便道：「我去請任醫官來，看你脈息，吃些丸藥，管就好了。」便叫書童寫個帖兒，去請任醫官來。書童依命去了。

西門慶自來廳上，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。西門慶謝了相擾，兩人一處坐地說話。不多時，書童通報任醫官到，西門慶慌忙出迎，和應伯爵廝見，三人依次而坐。書童遞上茶來吃了，任醫官便動問：「府上是那一位貴恙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就是第六個小妾，身子有些不好，勞老先生仔細一看。」任醫官道：「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

是。不知怎麼生起病來。」任醫官道：「且待學生進去看。一說畢，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裡，就床前坐下。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，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，用帕兒包著，擱在書上。任醫官道：「且待脈息定著。」定了一回，然後把三個指頭按在脈上，自家低著頭，細玩脈息，多時才放下。李瓶兒在帳縫裡慢慢的縮了進去。不一時，又把帕兒包著左手，捧將出來，擱在書上，任醫官也如此看了。看完了，便向西門慶道：「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，卻斗膽要瞧瞧氣色。」西門道：「通家朋友，但看何妨。」就教揭起帳兒。任醫官一看，只見：臉上桃花紅綻色，眉尖柳葉翠含顰。那任醫官略看了兩眼，便對西門慶說：「夫人尊顏，學生已是望見了。大約沒有甚事，還要問個病源，才是個望、聞、問、切。」西門慶就喚奶子。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哨哨走過來，向任醫官道個萬福，把李瓶兒那口燥唇

乾、睡炕不穩的病癥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那任醫官即便起身，打個恭兒道：「老先生，若是這等，學生保的沒事。大凡以下人家，他形神粗鹵，氣血強旺，可以隨分下藥，就差了些，也不打緊的。如宅上這樣大家，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，怎容得一毫兒差池！正是藥差指下，延禍四肢。以此望、聞、問、切，一件兒少不得的。前日，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癥，看來卻與夫人相似。學生診了脈，問了病源，看了氣色，心下就明白得緊。到家查了古方，參以己見，把那熱者涼之，虛者補之，停停嚙嚙，不消三四劑藥兒，登時好了。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，不論尺頭銀兩，加禮送來。那夫人又有梯己謝意，吏部公又送學生一個匾兒，鼓樂喧天，送到家下。匾上寫著『儒醫神術』四個大字。近日，也有幾個朋友來看，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，一個個飛得起的。況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，因為家事消乏，就去學那岐黃之術。真正那

「儒醫」兩字，一發道的著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既然不妨，極是好了。不滿老先生說，家中雖有幾房，只是這個房下，極與學生契合。學生偌大年紀，近日得了小兒，全靠他扶養，怎生差池的！全仗老先生神術，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，學生恩有重報。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，須索也不敢怠慢。」任醫官道：「老先生這樣相處，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。就是那藥本，也不敢領。」西門慶聽罷，笑將起來道：「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。近日有個笑話兒講得好：有一人說道：『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，把烏藥買來，喂他吃了就好了。』旁邊有一人問：『若是狗兒有病，還吃甚麼藥？』那人應聲道：『吃白藥，吃白藥。』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！」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：「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？」又大笑一回。任醫官道：「老先生既然這等說，學生也止求一個匾兒罷。謝儀斷然不敢，不敢。」又笑了一

回，起身，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。正是：

神方得自蓬萊監，脈訣傳從少室君。凡為採芝騎白鶴，
時緣度世訪豪門。

↑第五十四回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
一諾送歌童第五十六回 ↓

詞曰：

師表方眷遇，魚水君臣，須信從來少。寶運當千，佳辰
餘五，嵩岳誕生元老。帝遣阜安宗社，人仰雍容廊廟。願歲
歲共祝眉壽，壽比山高。

卻說任醫官看了脈息，依舊到廳上坐下。西門慶便開言

道：「不知這病癥端的何如？」任醫官道：「夫人這病，原是產後不慎調理，因此得來。目下惡路不淨，面帶黃色，飲食也沒些要緊，走動便覺煩勞。依學生愚見，還該謹慎保重。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，按之散大。這病癥都只為火炎肝腑，土虛木旺，虛血妄行。若今番不治，後邊一發了不的。」說畢，西門慶道：「如今該用甚藥才好？」任醫官道：「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——黃柏、知母為君，其餘再加減些，吃下看住，就好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，送任醫官做藥本，任醫官作謝去了。不一時，送將藥來，李瓶兒屋裡煎服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，回來與應伯爵說話。伯爵因說：「今日早晨，李二、黃四走來，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，再三央我來求哥。好歹哥看我面，接濟他這一步兒罷。」

「西門慶道：「既是這般急，我也只得依你了。你叫他明日來兌了去罷。」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，留他吃飯。伯爵因問：「李桂兒還在這裡住著哩？東京去的也該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，我緊等著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，敢怕也只在早晚到也。」說畢，吃了飯，伯爵別去。到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回來，伯爵早已同李智、黃四坐在廳上等。見西門慶回來，都慌忙過來見了。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，就問月娘取出徐家討的二百五十兩銀子，又添兌了二百五十兩，叫陳敬濟拿了，同到廳上，兌與李三、黃四。因說道：「我沒銀子，因應二哥再三來說，只得湊與你。——我卻是就要的。」李三道：「蒙老爹接濟，怎敢遲延！如今關出這批銀子，一分也不敢動，就都送了來，」於是兌收明，千恩萬謝去了。伯爵也就要去，被西門慶留下。

正坐的說話，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：「來保東京回來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。」不一時，來保進到廳上，與西門慶磕了頭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你見翟爹麼？李桂姐事情怎樣了？」來保道：「小的親見翟爹。翟爹見了爹的書，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，小的也跟了去。朱太尉親吩咐說：『既是太師府中分上，就該都放了。因是六黃太尉送的，難以回他，如乃未到者，俱免提；已拿到的，且監些時。他內官性兒，有頭沒尾。等他性兒坦些，也都從輕處就是了。』」伯爵道：「這等說，連齊香兒也免提了？——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！」來保道：「就是祝爹他每，也只好打幾下罷了。罪，料是沒了。」一面取出翟管家書遞上。西門慶看了說道：「老孫與祝麻子，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裡人情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也只當積陰騭罷了。」來保又說：「翟爹見小的去，好不歡喜，問爹明日可與老爺

去上壽？小的不好回說不去，只得答應：「敢要來也。」翟
爹說：「來走走也好，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。」西門慶
道：「我到也不曾打點自去。既是這等說，只得要去走遭
了。」因吩咐來保：「你辛苦了，且到後面吃些酒飯，歇息
歇息。遲一兩日，還要趕到揚州去哩。」來保應諾去了。西
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，向伯爵道：「你坐著，我就
來。」伯爵也要去尋李二、黃四，乘機說道：「我且去著，
再來罷。」一面別去。

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，李桂姐已知道信了，忙走來與西
門慶、月娘磕頭，謝道：「難得爹娘費心，救了我這一場大
禍。拿甚麼補報爹娘！」月娘道：「你既在咱家恁一場，有
些事兒，不與你處處，卻為著甚麼來？」桂姐道：「俺便賴
爹娘可憐救了，只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，他甚相干？連他

都饒了。他家賺錢賺鈔，帶累俺們受驚怕，俺每倒還只當替他說了個大人情，不該饒他才好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真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。」說了一回，掛姐便要辭了家去，道：「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，我家去說聲，免得他記掛，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我不留你，你且去說聲著。」月娘道：「桂姐，你吃了飯去。」桂姐道：「娘，我不吃飯了。」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眾人。臨去，西門慶說道：「事便完了，你今後，這王三官兒也少招攬他了。」桂姐道：「爹說的是甚麼話，還招攬他哩！再要招攬他，就把身子爛化了。就是前日，也不是我招攬他。」月娘道：「不招攬他就是了，又平白說誓怎的？」一面叫轎子，打發桂姐去了。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。月娘道：「既要去，須要早打點，省得臨時促忙促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蟒袍錦繡、金花寶貝，上壽禮物，俱已完備，倒只是我的

行李不曾整備。」月娘道：「行李不打緊。」西門慶說畢，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。到次日，坐在捲棚內，叫了陳敬濟來，看著寫了蔡御史的書，交與來保，又與了他盤纏，叫他明日早起早趕往揚州去，不題。

倏忽過了數日，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，只得擇了吉日，吩咐琴童、玳安、書童、畫童四個小廝跟隨，各各收拾行李。月娘同玉樓、金蓮眾人，將各色禮物並冠帶衣服應用之物，共裝了二十餘扛。頭一日晚夕，妻妾眾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。吃完酒，就進月娘房裡宿歇。次日，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，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。各各停當，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，看了官哥兒，與李瓶兒說道：「你好好調理。要藥，叫人去問任醫官討。我不久便來家看你。」那李瓶兒閣著淚道：「路上小心保重。」

直送出廳來，和月娘、玉樓、金蓮打夥兒送了出大門。西門慶乘了涼轎，四個小廝騎了頭口，望東京進發。迤邐行來，免不得朝登紫陌，夜宿郵亭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，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，生辰扛不計其數。約行了十來日，早到東京。進了萬壽城門，那時天色將晚，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，就投翟家屋裡去住歇。

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，忙出來迎接，各敘寒暄。吃了茶，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交盤進翟家來。翟謙交府乾收了，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。不一時，只見剔犀官桌上，擺上珍羞美味來，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，其餘般般俱有，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，也不過如此。當值的拿上酒來，翟謙先滴了天，然後與西門慶把盞。西門慶也回敬了。兩人坐下，糖果按酒之物，流水也似遞將上來。酒過兩巡，西門慶便對

翟謙道：「學生此來，單為與老太師慶壽，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，想不見卻。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，欲求親家預先稟過：但得能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，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不知可以啟口麼？」翟謙道：「這個有何難哉！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，卻也極好奉承。今日見了這般盛禮，不惟拜做乾子，定然允從，自然還要升選官爵。」西門慶聽說，不勝之喜。飲夠多時，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。翟管家道：「再請一杯，怎的不吃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有正經事，不敢多飲。」再四相勸，只又吃了一杯。

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，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。排下暖床綃帳，銀鈎錦被，香噴噴的。一班小廝扶持西門慶脫衣上床。獨宿——西門慶一生不慣，那一晚好難捱過。巴到天明，正待起身，那翟家門戶重重掩著。直挨到巳

牌時分，才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。隨後才是小廝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。西門慶梳洗完畢，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見，坐下。當值的就托出一個朱紅盒子來，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，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。翟謙道：「請用過早飯，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，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勞費心！」酒過數杯，就拿早飯來吃了，收過家活。翟管家道：「且權坐一回，學生進府去便來。」

翟謙去不多時，就忙來家，向西門慶說：「老爺正在書房梳洗，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，未得廝見哩。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，如今先進去拜賀罷，省的住回人雜。學生先去奉候，親家就來罷了。」說畢去了。西門慶不勝歡喜。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，先把那二十扛金銀緞匹抬到太師府前，一行人應聲去了。西門慶即冠帶，乘了轎來。只

見亂哄哄，挨肩擦背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。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，也乘著轎進龍德坊來。西門慶仔細一看，卻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。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，兩個同下轎作揖，敘說寒溫。原來這苗員外也是個財主，他身上也現做著散官之職，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，那時也來上壽，恰遇了故人。當下，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，問了寓處，分手而別。

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，但見：

堂開綠野，閣起凌煙。門前寬綽堪旋馬，闕闕崑崙好豎旗。錦繡叢中，風送到畫眉聲巧；金銀堆里，日映出琪樹花香。左右活屏風，一個個夷光紅拂；滿堂死寶玩，一件件周鼎商彝。室掛明珠十二，黑夜裡何用燈油；門迎珠履三千，

白日間盡皆名士。九州四海，大小官員，都來慶賀；六部尚書，三邊總督，無不低頭。正是：除卻萬年天子貴，只有當朝宰相尊。

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，翟管家接著，只見中門關著不開，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。西門慶便問：「為何今日大事，卻不開中門？」翟管家道：「中門曾經官家行幸，因此人不敢走。」西門慶和翟謙進了幾重門，門上都是武官把守，一些兒也不混亂。見了翟謙，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：「從何處來？」翟管家答道：「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。」說罷，又走過幾座門，轉幾個彎，無非是畫棟雕梁，金張甲第。隱隱聽見鼓樂之聲，如在天上一般。西門慶又問道：「這裡民居隔絕，那裡來的鼓樂喧嚷？」翟管家道：「這是老爺教的女樂，一班二十四人，都曉得天魔舞、霓裳舞、觀音舞。但

凡老爺早膳、中飯、夜宴，都是奏的。如今想是早膳了。」西門慶聽言未了，又鼻子里覺得異香馥馥，樂聲一發近了。翟管家道：「這裡與老爺書房相近了，腳步兒放鬆些。」

轉個迴廊，只見一座大廳，如寶殿仙宮。廳前仙鶴、孔雀種種珍禽，又有那瓊花、曇花、佛桑花，四時不謝，開的閃閃爍爍，應接不暇。西門慶還未敢闖進，交翟管家先進去了，然後挨挨排排走到堂前。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，是太師了。屏風後列有二三十個美女，一個個都是宮樣妝束，執巾執扇，捧擁著他。翟管家也站在一邊。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，蔡太師也起身，就絨單上回了個禮。——這是初相見了。落後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，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，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，又朝上拜四拜，蔡太師便不答禮。——這四拜是認乾爺，因此受了。西門

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：「孩兒沒恁孝順爺爺，今日華誕，特備的幾件菲儀，聊表千里鵝毛之意。願老爺爺壽比南山。」蔡太師道：「這怎的生受！」便請坐下。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，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：「告坐了。」就西邊坐地吃茶。翟管家慌跑出門來，叫抬禮物的都進來。須臾，二十扛禮物擺列在階下。揭開了涼箱蓋，呈上一個禮目：大紅蟒袍一套、官綠龍袍一套、漢錦二十四匹、蜀錦二十四匹、火浣布二十匹、西洋布二十匹，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四匹、獅蠻玉帶一圍、金鑲奇南香帶一圍、玉杯犀杯各十對、赤金攢花爵杯八隻、明珠十顆，又另外黃金二百兩，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禮。蔡太師看了禮目，又瞧見抬上二十來扛，心下十分歡喜，說了聲「多謝！」便叫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。一面吩咐擺酒款待。西門慶因見他忙衝衝，就起身辭蔡太師。太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下午早早來罷。」西門慶又作個揖，起身出來。蔡太

師送了幾步，便不送了。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。翟管家府內有事，也作別進去。

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，脫下冠帶，已整下午飯，吃了一頓。回到書房，打了個盹，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，西門慶謝了些扇金，著先去了。即便重整冠帶，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，做一拜匣盛了，跟隨著四個小廝，復乘轎望太師府來。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，各各請酒。自次日為始，分做三停：第一日是皇親內相，第二日是尚書顯要、衙門官員，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。只有西門慶，一來遠客，二來送了許多禮物，蔡太師到十分歡喜，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。見西門慶到了，忙走出軒下相迎。西門慶再四謙遜，讓：「爺爺先行。」自家屈著背，輕輕跨入檻內，蔡太師道：「遠勞駕從，又損隆儀。今日略坐，少表微

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孩兒戴天履地，全賴爺爺洪福，些小敬意，何足掛懷！」兩個喁喁笑語，真似父子一般。二十四個美女，一齊奏樂，府乾當值的斟上酒來。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，西門慶力辭不敢，只領的一盞，立飲而盡，隨即坐了桌席。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，斟上一杯，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，雙膝跪下道：「願爺爺千歲！」蔡太師滿面歡喜道：「孩兒起來。」接過便飲個完。西門慶才起身，依舊坐下。那時相府華筵，珍奇萬狀，都不必說。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，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，才作謝告別道：「爺爺貴冗，孩兒就此叩謝，後日不敢再來求見了。」出了府門，仍到翟家安歇。

次日，要拜苗員外，著玳安跟尋了一日，卻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。玳安拿著帖子通報了，苗員外來出迎道：「

學生正想個知心朋友講講，恰好來得湊巧。」就留西門慶筵燕。西門慶推卻不過，只得便住了。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數。又有兩個歌童，生的眉清目秀，頓開喉音，唱幾套曲兒。西門慶指著玳安、琴童向苗員外說道：「這班蠢材，只會吃酒飯，怎地比的那兩個！」苗員外笑道：「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，若愛時，就送上也何難！」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。飲到更深，別了苗員外，依舊來翟家歇。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，各各請酒，留連了八九日。西門慶歸心如箭，便叫玳安收拾行李。翟管家苦死留住，只得又吃了一夕酒，重敘姻親，極其眷戀。次日早起辭別，望山東而行。一路水宿風餐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月娘家中，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，姊妹每望眼巴巴，各自在屋裡做些針指，通不出來閑耍。只有潘金蓮打扮

的如花似玉，喬模喬樣，在丫鬢夥里，或是猜枚，或是抹牌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狂的通沒些成色。嘻嘻哈哈，也不顧人看見，只想著與陳敬濟勾搭。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翫來翫去，指望一時湊巧。敬濟也一心想著婦人，不時進來尋撞，撞見無人便調戲，親嘴咂舌做一處，只恨人多眼多，不能盡情歡會。正是：

雖然未入巫山夢，卻得時逢洛水神。

一日，吳月娘、孟玉樓、李瓶兒同一處坐地，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，見月娘眾人磕了頭，報道：「爹回來了。」月娘便問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一路騎頭口，拿著馬牌先行，因此先到家。爹這時節，也差不多二十里遠近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曾吃飯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從早上吃

來，卻不曾吃中飯。一月娘便吩咐整飯伺候，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伙兒到廳上迎接。正是：

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時燕燕忙。

妻妾每在廳上等候多時，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，眾妻妾一齊相迎進去。西門慶先和月娘廝見畢，然後孟玉樓、李瓶兒、潘金蓮依次見了，各敘寒溫。落後，書童、琴童、畫童也來磕了頭，自去廚下吃飯。西門慶把路上辛苦併到翟家住下、感蔡太師厚情請酒並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因問李瓶兒：「孩子這幾時好麼？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，有些應驗麼？我雖則往東京，一心只弔不下家裡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孩子也沒甚事，我身子吃藥後，略覺好些。」月娘一面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，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。

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。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裡歇了。兩個是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歡愛之情，俱不必說。

次日，陳敬濟和大姐也來見了，說了些店里的帳目。應伯爵和常峙節打聽的來家，都來探望。西門慶出來相見畢，兩個一齊說：「哥一路辛苦。」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兩人只顧稱羨不已。當日，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。常峙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：「小弟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哥可照顧麼？」說著，只是低了臉，半含半吐。西門慶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常峙節道：「實為住的房子不方便，待要尋間房子安身，卻沒有銀子。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，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相處中說甚利錢！只我如今忙忙的，那討銀子？且待韓伙計貨船來家，自有個處。」說罷，常峙節、應伯爵作謝

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，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。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，不曾別的他，竟自歸來。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，差伴當來翟家問，才曉得西門慶家去了。苗員外自想道：「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。我既許了他，怎麼失信！」於是叫過兩個歌童吩咐道：「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，曾把你兩個許下他。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，你們早收拾行李。」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：「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，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，教的俺每這些南曲，卻不留下自家歡樂，怎地到送與別人？」說罷，撲簌簌掉下淚來。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，說道：「你也說的是，咱何苦定要送人？只是：『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』——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！如今也由不得你了，待咱修書一封，差

人送你去，教他好生看覷你就是了。」兩個歌童違拗不過，只得應諾起來。苗員外就叫那門管先生寫著一封書信，寫那相送歌童之意。又寫個禮單兒，把些尺頭書帕封了，差家人苗實齋書，護送兩個歌童往西門慶家來。兩個歌童灑淚辭謝了員外，翻身上馬，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。有日到了清河縣，三人下馬訪問，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里投下。

卻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，每日忙不迭，送禮的，請酒的，日日三朋四友，以此竟不曾到衙門裡去。那日稍閑無事，才到衙門裡升堂畫卯，把那些解到的人犯，同夏提刑一審問一番。審問了半日，公事畢，方乘了一乘涼轎，幾個牢子喝道，簇擁來家。只見那苗實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，就跟著西門慶的轎子，隨到前廳，跪下稟說：「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爹。」隨將書並禮物呈上。西門慶連

忙說道：「請起來。」一面打開副啟，細細看了。見是送他歌童，心下喜之不勝，說道：「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，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。酒後一言，就果然相贈，又不憚千里送來。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。難得，難得！」兩個歌童從新走過，又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員外著小的們伏侍老爹，萬求老爹青目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起來，我自然重用。」一面叫擺酒飯，管待苗實並兩個歌童；一面整辦厚禮——綾羅細軟，修書答謝員外；一面就叫兩個歌童，在於書房伺候。不想，韓道國老婆王六兒，因見西門慶事忙，要時常通個信兒，沒人往來，算計將他兄弟王經——才十五六歲，也生得清秀——送來伏侍西門慶，也是這日進門。西門慶一例收下，也叫在書房中伺候。

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撥，忽伯爵走來。西門慶與他說知苗

員外送歌童之事，就叫玳安裡面討出酒菜兒來，留他坐，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。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，並足而立，手執檀板，唱了一套《新水令》「小園昨夜放江梅」，果然是響遏行雲，調成白雪。伯爵聽了，歡喜的打跌，贊說道：「哥的大福，偏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。也難為這苗員外好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。」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個名：一個叫春鴻，一個叫春燕。又叫他唱了幾個小詞兒，二人吃一回酒，伯爵方纔別去。正是：

風花弄影新鶯囀，俱是筵前歌舞人。

↑第五十五回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
得鈔傲妻兒第五十七回 ↓

詩曰：

清河豪士天下奇，意氣相投山可移。濟人不惜千金諾，狂飲寧辭百夜期。

雕盤綺食會眾客，吳歌趙舞香風吹。堂中亦有三千士，他日酬恩知是誰？

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，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，又賞了些銀錢。苗實領書，磕頭謝了出門。後來不多些時，春燕死了，止春鴻一人，正是：

千金散盡教歌舞，留與他人樂少年。

卻說常峙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，還不得到手，房主又日夜催逼。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，今日也接風，明日也接風，一連過了十來日，只不得個會面。常言道：見面情

難盡。一個不見，卻告訴誰？每日央了應伯爵，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，說不在，就空回了。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：「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，房子沒間住，吃這般懊惱氣。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，今日求些周濟，也做了瓶落水。」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，呆瞪瞪不敢做聲。到了明日，早起身尋了應伯爵，來到一個酒店內，便請伯爵吃三杯。伯爵道：「這卻不當生受。」常時節拉了坐下，量酒打上酒來，擺下一盤熏肉、一盤鮮魚。酒過兩巡，常時節道：「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，這幾日通不能會面，房子又催逼的緊，昨晚被房下聒絮了一夜，耐不的。五更抽身，專求哥趁著大官人還沒出門時，慢慢的候他。不知哥意下如何？」應伯爵道：「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。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。」兩個又吃過幾杯，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。常時節又勸一杯，算還酒錢，一同出門，徑奔西門慶家裡來。

那時，正是新秋時候，金風薦爽。西門慶連醉了幾日，覺精神減了幾分。正遇周內相請酒，便推事故不去，自在花園藏春塢，和吳月娘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，好不快活。常峙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，問知大官人在屋裡，滿心歡喜。坐著等了好半日，卻不見出來。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抬著一隻箱子，都是綾絹衣服，氣吁吁走進門來，亂嚷道：「等了這半日，還只得一半。」就廳上歇下。應伯爵便問：「你爹在那裡？」書童道：「爹在園裡頑耍哩。」伯爵道：「勞你說聲。」兩個依舊抬著進去了。不一時，書童出來道：「爹請應二爹、常二叔少待，便來也。」兩人又等了一回，西門慶才走出來。二人作了揖，便請坐的。伯爵道：「連日哥吃酒忙，不得些空，今日卻怎的在家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自從那日別後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，醉的了不的，通沒些精神。今日又有人請酒，我只推有事不

去。」伯爵道：「方纔那一箱衣服，是那裡抬來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目下交了秋，大家都要添些秋衣。方纔一箱，是你大嫂子的。還做不完，才勾一半哩。」常峙節伸著舌道：「六房嫂子，就六箱了，好不費事！小戶人家，一匹布也難得。哥果是財主哩。」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。伯爵道：「這兩日，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？不知買賣貨物何如。這幾日，不知李三、黃四的銀子，曾在府裡頭開了些送來與哥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貨船不知在那裡擔擱著，書也沒捎封寄來，好生放不下。李三、黃四的，又說在出月才關。」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，乘閒便說：「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，一向哥又沒的空，不曾說的。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，每日被嫂子埋怨，二哥只麻作一團，沒個理會。如今又是秋涼了，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鋪里。哥若有好心，常言道：救人須救急時無，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。況

且尋的房子住著，也是哥的體面。因此，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，早些周濟他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曾許下他來，因為東京去，費的銀子多了，本待等韓伙計到家，和他理會。如今又恁的要緊？」伯爵道：「不是常二哥要緊，當不的他嫂子聒絮，只得求哥早些便好。」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：「既這等，也不難。且問你，要多少房子才夠住？」伯爵道：「他兩口兒，也得一間門面、一間客坐、一間床房、一間廚竈——四間房子，是少不得的。論著價銀，也得三四個多銀子。哥只早晚湊些，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，買件衣服，辦些家活，盤攪過來，待尋下房子，我自兌銀與你成交，可好麼？」兩個一齊謝道：「難得哥好心。」西門慶便叫書童：「去對你大娘說，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。」書童應諾。不一時，取了一包銀子出來，遞與西門慶。西門慶對常峙節道：「這一包

碎銀子，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，你拿去好雜用。」打開與常峙節看，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。常峙節接過放在衣袖裡，就作揖謝了。西門慶道：「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，你又沒曾尋的。只等你尋下，待我有銀，一起兌去便了。」常峙節又稱謝不迭。三個依舊坐下，伯爵便道：「多少古人輕財好施，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，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。慳吝的，積下許多金寶，後來子孫不好，連祖宗墳土也不保。可知天道好還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兀那東西，是好動不喜靜的，怎肯埋沒在一處！也是天生應人用的，一個人堆積，就有一個人缺少了。因此積下財寶，極有罪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書童托出飯來。三人吃畢，常峙節作謝起身，袖著銀子歡喜走到家來。剛剛進門，只見渾家鬧吵吵嚷

將出來，罵道：「梧桐葉落——滿身光棍的行貨子！出去一日，把老婆餓在家裡，尚兀自千歡萬喜到家來，可不害羞哩！房子沒的住，受別人許多酸嘔氣，只教老婆耳朵里受用。」那常二只是不開口，任老婆罵的完了，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，放在桌兒上，打開瞧著道：「孔方兄，孔方兄！我瞧你光閃閃、響噹噹無價之寶，滿身通麻了，恨沒口水咽你下去。你早些來時，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。」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，喜的搶近前來，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。常二道：「你生世要罵漢子，見了銀子，就來親近哩。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，自去別處過活，再不和你鬼混了。」那婦人陪著笑臉道：「我的哥！端的此是那裡的這些銀子？」常二也不做聲。婦人又問道：「我的哥，難道你便怨了我？我也只是要你成家。今番有了銀子，和你商量停當，買房子安身卻不好？倒恁地喬張致！我做老

婆的，不曾有失花兒，憑你怨我，也是枉了。」常二也不開口。那婦人只顧饒舌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，自家也有幾分慚愧，禁不得掉下淚來。常二看了，嘆口氣道：「婦人家，不耕不織，把老公恁地發作！」那婦人一發掉下淚來。兩個人都閉著口，又沒個人勸解，悶悶的坐著。常二尋思道：「婦人家也是難做。受了辛苦，埋怨人，也怪他不的。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，人就道我薄情。便大官人知道，也須斷我不是。」就對那婦人笑道：「我自耍你，誰怪你來！只你時常聒噪，我只得忍著出門去了，卻誰怨你來？我明白和你說：這銀子，原是早上耐你不的，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里吃了三杯，一同往大官人宅里等候。恰好大官人正在家，沒曾去吃酒，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，才得這些銀子到手。還許我尋下房子，兌銀與我成交哩！這十二兩，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，如今不要花費

開了，尋件衣服過冬，省的耐冷。」常二道：「我正要和你商量，十二兩紋銀，買幾件衣服，辦幾件家活在家裡。等有了新房子，搬進去也好看些。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，後日搬了房子，也索請他坐坐是。」婦人道：「且到那時再作理會。」正是：

惟有感恩並積恨，萬年千載不生塵。

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，婦人道：「你吃飯來沒有？」常二道：「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。你沒曾吃飯，就拿銀子買了米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仔細拴著銀子，我等你就來。」常二取栲栳望街上買了米，栲栳上又放著一大塊羊肉，拿進門來。婦人迎門接住道：「這塊羊肉，又買他做甚？」常二笑道：「剛纔說了許多辛苦，不爭這一些羊肉，就牛也該宰幾

個請你。」婦人笑指著常二罵道：「狠心的賊！今日便懷恨在心，看你怎的奈何了我！」常二道：「只怕有一日，叫我一萬聲：『親哥，饒我小淫婦罷！』我也只不饒你哩。試試手段看！」那婦人聽說，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。當下婦人做了飯，切了一碗羊肉，擺在桌兒上，便叫：「哥，吃飯。」常二道：「我才吃的飯，不要吃了。你餓的慌，自吃些罷。」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。收了家活，打發常二去買衣服。常二袖著銀子，一直奔到大街上來。看了幾家，都不中意。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、一條綠綢裙子、一件月白雲綢衫兒、一件紅綾襖子、一件白綢裙兒，共五件。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、一件丁香色綢直身，又買幾件布草衣服。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。打做一包，背到家中，叫婦人打開看看。婦人看了，便問：「多少銀子買的？」常二道：「六兩五錢銀子。」婦人道：「雖沒便宜，卻值這些銀子。」一面

收拾箱籠放好，明日去買家活。當日婦人歡天喜地過了一日，埋怨的話都掉在東洋大海裡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，自打發常時節出門，依舊在廳上坐的。西門慶因說起：「我雖是個武職，恁的一個門面，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，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，那些通問的書柬，流水也似往來，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。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裡，教他替寫寫，省些力氣也好，只沒個有才學的人。你看有時，便對我說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若別樣卻有，要這個倒難。第一要才學，第二就要人品了。又要好相處，沒些說是說非，翻唇弄舌，這就好了。若是平平才學，又做慣搗鬼的，怎用的他！小弟只有一個朋友，他現是本州秀才，應舉過幾次，只不得中。他胸中才學，果然班馬之上，就是人品，也孔孟之流。他和小弟，通家兄弟，極

有情分。曾記他十年前，應舉兩道策，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。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，便不中了。後來連走了幾科，禁不的發白鬚斑。如今雖是飄零書劍，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、三四帶房子住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家幾口兒也夠用了，卻怎的肯來人家坐館？」應伯爵道：「當先有的田房，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，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原來是賣過的田，算什麼數！」伯爵道：「這果是算不的數了。只他一個渾家，年紀只好二十左右，生的十分美貌，又有兩個孩子，才三四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家有了美貌渾家，那肯出來？」伯爵道：「喜的是兩年前，渾家專要偷漢，跟了個人，走上東京去了，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，如今只存他一口，定然肯出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恁他說的他好，都是鬼混。你且說他姓甚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姓水，他才學果然無比，哥若用他時，管情書柬詩詞，一件件增上哥的

光輝。人看了時，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都是弔慌，我卻不信。你記的他些書柬兒，念來我聽，看好時，我就請他來家，撥間房子住下。只一口兒，也好看承的。」伯爵道：「曾記得他捎書來，要我替他尋個主兒。這一封書，略記的幾句，念與哥聽：

【黃鶯兒】書寄應哥前，別來思，不待言。滿門兒托賴都康健。舍字在邊，傍立著官，有時一定求方便。羨如椽，往來言疏，落筆起雲煙。」

西門慶聽畢，便大笑將起來，道：「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，卻怎的不捎書來，到寫一隻曲兒來？又做的不好。可知道他才學荒疏，人品散蕩哩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到不要作准他。只為他與我是三世之交，自小同上學堂。先生曾道：

「應家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，後來一定長進。」落後做文字，一樣同做，再沒些妒忌，極好兄弟。故此不拘形跡，便隨意寫個曲兒。況且那隻曲兒，也倒做的有趣。

「西門慶道：「別的罷了，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？」白爵道：「哥不知道，這正是拆白道字，尤人所難。『舍』字在邊，旁立著『官』字，不是個『館』字？——若有館時，千萬要舉薦。因此說：『有時定要求方便。』哥，你看他詞里，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麼？只這幾句，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，可不好哩！」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，到沒的說了。只得對伯爵道：「到不知他人品如何？」伯爵道：「他人品比才學又高。前年，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館，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，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。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，也一個個都標緻龍陽的。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，再不起一些邪念。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，見他似

聖人一般，反去日夜括他。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，便口軟勾搭上了。因此，被主人逐出門來，哄動街坊，人人都說他無行。其實，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。若哥請他來家，憑你許多丫頭、小廝，同眠同宿，你看水秀才亂麼？再不亂的。」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單管說慌弔皮鬼混人。前月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，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。且待他來時再處。」正是：

將軍不好武，稚子總能文。

↑第五十六回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舍 戲雕欄一
笑回嗔第五十八回↓

詩曰：

野寺根石壁，諸龕遍崔巍。前佛不復辨，百身一莓苔。
惟有古殿存，世尊亦塵埃。如聞龍象泣，足令信者哀。
公為領兵徒，咄嗟檀施開。吾知多羅樹，卻倚蓮花台。
諸天必歡喜，鬼物無嫌猜。

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，向來有個永福禪寺，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，開山是那萬回老祖。怎麼叫做萬回老祖？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，才七八歲，有個哥兒從軍邊上，音信不通，不知生死。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兒，時常在家啼哭。忽一日，孩子問母親，說道：「娘，這等清平世界，咱家也盡挨得過，為何時時掉下淚來？娘，你說與咱，咱也好分憂的。」老娘就說：「小孩子，你那裡知道。自從你老頭兒去

世，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，四五年，信兒也沒一個。不知他生死存亡，教我老人家怎生弔的下！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那孩子說：「早是這等，有何難哉！娘，如今哥在那裡？咱做弟郎的，早晚間走去抓尋哥兒，討個信來，回覆你老人家，卻不是好？」那婆婆一頭哭，一頭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怪呆子，你哥若是一百二百裡程途，便可去的，直在那遼東地面，去此一萬餘里，就是好漢子，也走四五個月才到哩，你孩兒家怎麼去的？」那孩子就說：「噯，若是果在遼東，也終不在個天上，我去尋哥兒就回也。」只見他把趂鞋兒系好了，把直掇兒整一整，望著婆兒拜個揖，一溜煙去了。那婆婆叫之不應，追之不及，愈添愁悶。也有鄰舍街坊、婆兒婦女前來解勸，說道：「孩兒小，怎去的遠？早晚間自回也。」因此，婆婆收著兩眶眼淚，悶悶坐的。看看紅日西沉，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，只見遠遠黑魃魃影兒

里，有一個小的兒來也。那婆婆就說：「靠天靠地，靠日月三光。若的俺小的兒子來了，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。」只見那萬回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：「娘，你還未睡哩？咱已到遼東抓尋哥兒，討的平安家信來也。」婆婆笑道：「孩兒，你不去的正好，免教我老人家掛心。只是不要弔慌哄著老娘。那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？」孩兒道：「娘，你不信麼？」一直卸下衣包，取出平安家信，果然是他哥兒手筆。又取出一件汗衫，帶回漿洗，也是婆婆親手縫的，毫釐不差。因此哄動了街坊，叫做「萬回」。日後舍俗出家，就叫做「萬回長老」。果然道德高妙，神通廣大。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，吞下兩升鐵針，又在梁武皇殿下，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。因此敕建永福禪寺，做萬回老祖的香火院，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。正是：

神僧出世神通大，聖天尊隆聖澤深。

不想歲月如梭，時移事改。那萬回老祖歸天圓寂，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，一個個多化去了。只有幾個億賴和尚，養老婆，吃燒酒，甚事兒不弄出來！不消幾日兒，把袈裟也當了，鐘兒、磬兒都典了，殿上椽兒、磚兒、瓦兒換酒吃了。弄的那雨淋風刮，佛像兒倒的，荒荒涼涼，將一片鐘鼓道場，忽變作荒煙衰草。三四十一年，那一個肯扶衰起廢！不想有個道長老，原是西印度國出身，因慕中國清華，打從流沙河、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，才到中華區處。迤邐來到山東，就卓錫在這個破寺里，面壁九年，不言不語，真個是：

佛法原無文字障，工夫向好定中尋。

忽一日發個念頭，說道：「呀，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，這些蠢狗才攬的禿驢，止會吃酒曠飯，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，豈不可惜！到今日，咱不做主，那個做主？咱不出頭，那個出頭？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，居錦衣之職，他家私巨萬，富比王侯，前日餞送蔡御史，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。他見寺宇傾頹，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。若得他為主作倡，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也。咱須去走一遭。」當時喚起法子徒孫，打起鐘鼓，舉集大眾，上堂宣揚此意。那長老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身上禪衣猩血染，雙環掛耳是黃金。手中錫杖光如鏡，百八明珠耀日明。開覺明路現金繩，提起凡夫夢亦醒。龐眉紺發銅鈴眼，道是西天老聖僧。

長老宣揚已畢，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，寫了一篇疏文。好長老，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。於是辭了大眾，著上禪鞋，戴上個斗笠子，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裡來。

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，走到吳月娘房內，把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，就說道：「咱前日東京去，多得眾親朋與咱把盞，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。今日到空閑，就把這事兒完了罷。」當下就叫了玳安，吩咐買辦噶飯之類。又吩咐小廝，分頭去請各位。一面拉著月娘，走到李瓶兒房裡來看官哥。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，就叫奶子抱出官哥兒來。只見眉目稀疏，就如粉塊妝成，笑欣欣，直攏到月娘懷裡來。月娘把手接著，抱起道：「我的兒，恁的乖覺，長大來，定是聰明伶俐的。」又向那孩子說：「兒，長大起來，恁地奉養老娘哩！」李瓶兒就說：「娘說那裡話。」

假饒兒子長成，討的一官半職，也先向上頭封贈起，那鳳冠霞帔，穩穩兒先到娘哩。」西門慶接口便說：「兒，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。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牙出身，——雖有興頭，卻沒十分尊重。」正說著，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就罵道：「沒廉恥、弄虛脾的臭娼根，偏你會養兒子！也不曾經過三個黃梅、四個夏至，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，出幼過關，上學堂讀書，還是個水泡，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，怎見的就做官，就封贈那老夫人？怪賊囚根子，沒廉恥的貨，怎的就見的要文官，不要象你！」正在嘮嘮叨叨，喃喃呐呐，一頭罵，一頭著惱的時節，只見玳安走將進來，叫聲「五娘」，說道：「爹在那裡？」潘金蓮便罵：「怪尖嘴的賊囚根子，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！怎的到我這屋裡來？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，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，那裡問著我討！」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

了，望六娘房裡就走。走到房門前，打個咳嗽，朝著西門慶道：「應二爹在廳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應二爹，才送的他去，又做甚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出去便知。」

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、李瓶兒，走到外邊。見伯爵，正要問話，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。高聲叫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？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，說道：扶桂子，保蘭孫，求福有福，求壽有壽。」——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。「原來，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，又是新得官哥，心下十分歡喜，也要幹些好事，保佑孩兒。小廝們通曉得，並不作難，一壁廂進報西門慶。西門慶就說：「且叫他進來看。」不一時，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，打了個問訊，說道：「貧僧出身西印度國，行腳到東京汴梁，卓錫在永福禪寺，面壁九年，頗傳心印。止

為那宇殿傾頹，琳宮倒塌，貧僧想起來，為佛弟子，自應為佛出力，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。前日老檀越越錢行各位老爹時，悲憐本寺廢壞，也有個良心美腹，要和本寺作主。那時，諸佛菩薩已作證盟。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：如有世間善男子、善女人以金錢喜舍莊嚴佛像者，主得桂於蘭孫，端嚴美貌，日後早登科甲，蔭子封妻之報。故此特叩高門，不拘五百一千，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，成就善果。」就把錦帕展開，取出那募緣疏簿，雙手遞上。不想那一席話兒，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，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，就叫小廝看茶。揭開疏簿，只見寫道：

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，竺騰衍法啟宗門。大地眾僧，無不皈依佛祖；三千世界，盡皆蘭若莊嚴。看此瓦礫傾頹，成甚名山勝境？若不慈悲喜舍，何稱佛子仁人？今有永福禪

寺，古佛道場，焚修福地。啟建自梁武皇帝，開山是萬回祖師。規制恢弘，仿佛那給孤園黃金鋪地；雕樓精製，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為階。高閣摩空，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；層基亘地，大雄殿可容千眾禪僧。兩翼巍峨，儘是琳宮紺宇；廊房潔淨，果然精勝洞天。那時鐘鼓宣揚，盡道是寰中佛國；只這緇流濟楚，卻也像塵界人天。那知歲久年深，一瞬時移事換。莽和尚縱酒撒潑，毀壞清規；呆道人懶惰貪眠，不行打掃。漸成寂寞，斷絕門徒；以致淒涼，罕稀瞻仰。兼以鳥鼠穿蝕，那堪風雨漂搖。棟宇摧頹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支撐摩計；牆垣坍塌，日復日，年復年，振起無人。朱紅櫺榻，拾來煨酒煨茶；合抱棟梁，拿去換鹽換米。風吹羅漢金消盡，雨打彌陀化作塵。吁嗟乎！金碧焜炫，一旦為灌莽荆榛。雖然有成有敗，終須否極泰來。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，不忍見梵王宮之廢敗。發大弘願，遍叩檀那。伏願咸起慈悲，盡興

惻隱。梁柱椽楹，不拘大小，喜舍到高題姓字；銀錢布幣，豈論豐贏，投櫃入疏簿標名。仰仗著佛祖威靈，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；倚靠他伽藍明鏡，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。瓜瓞綿綿，森挺三槐五桂；門庭奕奕，輝煌金阜錢山。凡所營求，吉祥如意。疏文到日，各破慳心。謹疏。

西門慶看畢，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，對長老說：「實不相瞞，在下雖不成個人家，也有幾萬產業，忝居武職。不想偌大年紀，未曾生下兒子，有意做些善果。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，咱萬事已是足了。偶因錢送俺友，得到上方，因見廟宇傾頹，實有個舍財助建的念頭。蒙老師下顧，那敢推辭！」拿著兔毫妙筆，正在躊躇之際，應伯爵就說：「哥，你既有這片好心為侄兒發願，何不一力獨成，也是小可的事體。」西門慶拿著筆笑道：「力薄，力薄。」伯爵又

道：「極少也助一千。」西門慶又笑道：「力薄，力薄。」那長老就開口說道：「老檀越在上，不是貧僧多口，我們佛家的行徑，只要隨緣喜舍，終不強人所難，但憑老爹發心便是。此外親友，更求檀越吹噓吹噓。」西門慶說道：「還是老師體量。少也不成，就寫上五百兩。」擱了兔毫筆，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。西門慶又說：「我這裡內官太監、府縣倉巡，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，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。寫的來，就不拘三百二百、一百五十，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。」當日留了長老素齋，相送出門。正是：

慈悲作善豪家事，保福消災父母心。

西門慶送了長老，轉到廳上，與應伯爵坐地，道：「我正差人請你，你來的正好。我前日往東京，多謝眾親友們

與咱把盞，今日安排小酒與眾人回答，要二哥在此相陪，不想遇著這個長老，鬼混了一會兒。」伯爵便說道：「好個長老，想是果然有德行的。他說話中間，連咱也心動起來，做了施主。」西門慶說道：「你又幾時做施主來？疏簿又是幾時寫的？」應伯爵笑道：「哥，你不知道，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，第二法施，第三才是財施。難道我從旁攛掇的，不當個心施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二哥，只怕你有口無心裡。」兩人拍手大笑，應伯爵就說：「小弟在此等待客來，哥有正事，自與嫂子商議去。」

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，轉到內院裡頭，只見那潘金蓮嘮嘮叨叨，沒揪沒採，不覺的睡魔纏擾，打了幾個噴涕，走到房中，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。李瓶兒又為孩子啼哭，自與奶子、丫鬟在房中坐地，看官哥。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

著整辦喫飯。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，就把道長老募緣與自己開疏的事，備細說了一番。又把應伯爵耍笑打趣的話也說了一番。歡天喜地，大家嘻笑了一會。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，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，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。正是：

妻賢每至雞鳴警，款語常聞藥石言。

月娘說道：「哥，你天大的造化，生下孩兒。你又發起善念。廣結良緣，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！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，那惡念頭怕他不盡。哥，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、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乾幾樁兒，卻不攢下些陰功，與那小孩子也好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的醋話兒又來了。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，男女自然配合。今生偷情的、苟

合的，都是前生分定，姻緣簿上註名，今生還，難道是生刺刺胡（才芻）亂扯歪廝纏做的？咱聞那佛祖西天，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，陰司十殿，也要些楮鏹營求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，就使強姦了姮娥，和姦了織女，拐了許飛瓊，盜了西王母的女兒，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。」月娘笑道：「狗吃熱屎，原道是個香甜的；生血掉在牙兒內，怎生改得！」

正在笑間，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，提了一個盒兒，直闖進來，朝月娘打問訊，又向西門慶拜了拜，說：「老爹，你倒在家裡。」月娘一面讓坐。看官聽說，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，少年間曾嫁丈夫，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。不料生意淺薄，與寺里的和尚、行童調嘴弄舌，眉來眼去，刮上了四五六個。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，又有那

應付錢與他買花，開地獄的布，送與他做裹腳。他丈夫那裡曉得！以後，丈夫得病死了，他因佛門情熟，就做了個姑子。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，包攬經懺。又有那些不長進、要偷漢子的婦人，叫他牽引。聞得西門慶家裡豪富，侍妾多人，思想拐些用度，因此頻頻往來。有一隻歌兒道得好：

尼姑生來頭皮光，拖子和尚夜夜忙。
三個光頭好象師父師兄並師弟，只是鑊鉞原何在里床？

薛姑子坐下，就把小盒兒揭開，說道：「咱每沒有甚麼孝順，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果子兒，權當獻新。」月娘道：「要來竟自來便了，何苦要你費心！」只見潘金蓮睡覺，聽得外邊有人說話，又認是前番光景，便走向前來聽看。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，因曉得王姑於在此，也要與他

商議保佑官哥。因一同走到月娘房中。大家道個萬福，各各坐地。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，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自家開疏舍財，替官哥求福的事情，又說一番。不想惱了潘金蓮，抽身竟走，喃喃噥噥，竟自去了。那薛姑子聽了，就站將起來，合掌叫聲：「佛阿！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，怕不的壽年千歲，五男二女，七子團圓。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——這個因果費不甚多，更自獲福無量。咦，老檀越，你若干了這件功德，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，迦葉尊散髮鋪地，二祖師投崖餉虎，給孤老滿地黃金，也比不得你功德哩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姑姑且坐下，細說甚麼功果，我便依你。」薛姑子就說：「我們佛祖留下一捲《陀羅經》，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。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，故此佛祖演說此經，勸你專心念佛，竟往西方，永永不落輪迴。那佛祖說的好，如有人持誦此經，或將此經印刷抄寫，轉勸一人至千

萬人持誦，獲福無量。況且此經裡面又有《護諸童子經》兒，凡有人家生育男女，必要從此發心，方得易長易養，災去福來。如今這副經板現在，只沒人印刷施行。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捲，裝釘完成，普施十方。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只不知這一捲經要多少紙札，多少裝釘，多少印刷，有個細數才好動彈。」薛姑子又道：「老爹，你那裡去細細算他，止消先付九兩銀子，叫經坊里印造幾千萬卷，裝釘完滿，以後一攬果算還他就是了。」

正說的熱鬧，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，尋到捲棚底下，剛剛湊巧遇著了潘金蓮憑欄獨惱。猛抬頭兒見了敬濟，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，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。兩個見沒有人來，就執手相偎，剝嘴咂舌頭。兩個肉麻

頑了一回，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，連算帳的事情也不提了。一雙眼又象老鼠兒防貓，左顧右盼，要做事又沒個方便，只得一溜煙出去了。

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，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，就叫玳安拿拜匣，取出一封銀子，準準三十兩，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：「即便同去經坊里，與我印下五千捲經，待完了，我就算帳找他。」正話間，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：「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。」少不的是吳大舅、花大舅、謝希大、常峙節這一班。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升堂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，請眾人一行兒分班列次，各敘長幼坐的。不一時，大魚大肉、時新果品，一齊兒捧將出來。只見酒逢知己，形跡都忘。猜枚的、打鼓的、催花的，三拳兩謊的，歌的歌，唱的唱，頑不盡少年場光景，說不了醉鄉裡日月。正是：

秋月春花隨處有，賞心樂事此時同。

↑第五十七回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
貧磨鏡第五十九回↓

詞曰：

愁旋釋，還似織；淚暗拭，又偷滴。嗔怒著丫頭，強開懷，也只是恨懷千疊。拚則而今已拚了，忘只怎生便忘得！又還倚欄桿，試重聽消息。

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朋飲酒，吃的酩酊大醉，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。雪娥正顧竈上，看收拾家火，聽見西門慶往房裡去，慌的兩步做一步走。先是鬱大姐在他炕上坐的，一面攙撥他往月娘房裡和玉簫、小玉一處睡去了。原來孫雪娥

也住著一明兩暗三間房——一間床房，一間炕房。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。聽見今日進來，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，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。一面揩抹涼席，收拾鋪床，薰香澡牝，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，攙扶上床，脫靴解帶，打發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到次日廿八，乃西門慶正生日。剛燒畢紙，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，下頭口。左右稟知西門慶，就叫胡秀到廳上，磕頭見了。問他貨船在那裡，胡秀遞上書帳，說道：「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緞絹貨物，見今直抵臨清鈔關，缺少稅鈔銀兩，未曾裝載進城。」西門慶看了書帳，心內大喜，吩咐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，教他往喬親家爹那裡見去。就進來對吳月娘說：「韓伙計貨船到了臨清，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，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，卸到那裡，

尋伙計收拾，開鋪子發賣。」月娘聽了，就說：「你上緊尋著，也不早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今等應二哥來，我就對他說。」不一時，應伯爵來了。西門慶陪著他在廳上坐，就對他說：「韓伙計杭州貨船到了，缺少個伙計發賣。」伯爵就說：「哥，恭喜！今日華誕的日子，貨船到，決增十倍之利，喜上加喜。哥若尋賣手，不打緊，我有一相識，卻是父交子往的朋友，原是緞子行賣手，連年運拙，閑在家中，今年才四十多歲，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，寫算皆精，又會做買賣。此人姓甘，名潤，字出身，現在石橋兒巷住，倒是自己房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好，你明日叫他見我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李銘、吳惠、鄭奉三個先來磕頭。不一時，雜耍樂工都到了。廂房中打發吃飯。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：「小的叫唱的，止有鄭愛月兒不到。他家鴛子

說，收拾了才待來，被王皇親家人攔住宅里唱去了。小的只叫了齊香兒、董嬌兒、洪四兒三個，收拾了便來也。」西門慶聽見他不來，便道：「胡說！怎的不來？」便叫過鄭奉問：「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？果系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？」那鄭奉跪下便道：「小的另住，不知道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？敢量我拿不得來！」便叫玳安兒近前吩咐：「你多帶兩個排軍，就拿我個侍生帖兒，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，就說我這裡請幾位客吃酒，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，好歹放了他來。倘若推辭，連那鴛子都與我鎖了，墩在門房兒里。這等可惡！」一面叫鄭奉：「你也跟了去。」那鄭奉又不敢不去，走出外邊來，央及玳安兒說道：「安哥，你進去，我在外邊等著罷。一定是王二老爹府里叫，怕不還沒去哩。有累安哥，若是沒動身，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。」玳安道：「若果然往王家去

了，等我拿帖兒討去；若是在家藏著，你進去對他媽說，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，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，爹就罷了。你每不知道他性格，他從夏老爹宅里定下，你不來，他可知惱了哩。」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，玳安同兩個排軍、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。

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，因向伯爵道：「這個小淫婦兒，這等可惡！在別人家唱，我這裡叫他不來。」伯爵道：「小行貨子，他曉的甚麼？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，叫他來唱兩日試他，倒這等可惡！」伯爵道：「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，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。」李銘道：「二爹，你還沒見愛月兒哩！」伯爵道：「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，他還小哩，這幾年倒沒曾見，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。」李銘道：「這小粉頭子，雖故

好個身段兒，光是一味妝飾，唱曲也會，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。爹這裡是那裡？叫著敢不來！就是來了，虧了你？還是不知輕重。」正說著，只見胡秀來回話道：「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，伺候老爹示下。」西門慶教陳敬濟：「後邊討五十兩銀子，令書童寫一封書，使了印色，差一名節級，明日早起身，一同下去，與你鈔關上錢老爹，教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。」須臾，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，胡秀領了文書並稅帖，次日早同起身，不在話下。

忽聽喝的道子響，平安來報：「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。」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，見畢禮數，請至捲棚內，寬去上蓋蟒衣，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。應伯爵在下，與西門慶關席陪坐。薛內相便問：「此位是何人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去年老太監會過來，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。」薛內相道：「卻是

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麼？」應伯爵欠身道：「老公公還記的，就是在下。」須臾，拿茶上來吃了。只見平安走來稟道：「府里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，今日還有一席，來遲些，叫老爹這裡先坐，不須等罷。」西門慶看了帖兒，便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薛內相因問：「西門大人，今日誰來遲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，使人來說休要等他，只怕來遲些。」薛內相道：「既來說，咱虛著他席面就是。」

正說話間，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：「兩位秀才來了。」西門慶見帖兒上，一個是倪鵬，一個是溫必古，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窗朋友來了，連忙出來迎接。見都穿著衣巾進來，且不看倪秀才，只見那溫必古，年紀不上四旬，生的端莊質朴，落腮胡，儀容謙仰，舉止溫恭。未知行藏如何，先觀動靜若是。有幾句單道他好：

雖抱不羈之才，慣游非禮之地。功名蹭蹬，豪傑之志已灰；家業凋零，浩然之氣先喪。把文章道學，一併送還了孔夫子；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，都撇在東洋大海。和光混俗，惟其利欲是前；隨方逐圓，不以廉恥為重。峨其冠，博其帶，而眼底旁若無人；闊其論，高其談，而胸中實無一物。三年叫案，而小考尚難，豈望月桂之高攀；廣坐銜杯，遁世無悶，且作岩穴之隱相。

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，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。交拜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西門慶道：「久仰溫老先生大才，敢問尊號？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賤字日新，號葵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葵軒老先生。」又問：「貴庠？何經？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不才，府學備數。初學《易經》。一向久仰大名，未敢進拜。昨因我這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，敢來登堂

恭謁。「西門慶道：「承老先生先施，學生容日奉拜。只因學生一個武官，粗俗不知文理，往來書柬無人代筆。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，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。正欲趨拜請教，不意老先生下降，兼承厚貺，感激不盡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匪才薄德，謬承過譽。」茶罷，西門慶讓至捲棚內，有薛、劉二老太監在座。薛內相道：「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。」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，請進裡面，各遜讓再四，方纔一邊一位，垂首坐下。

正敘談間，吳大舅、範千戶到了，敘禮坐定。不一時，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：「四個唱的都叫來了。」西門慶問：「可是王皇親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是王皇親宅內叫，還沒起身，小的要拿他鴿子墩鎖，他慌了，才上轎，都一答兒來了。」西門慶即出到廳台基上站立。只見四個唱

的一齊進來，向西門慶磕下頭去。那鄭愛月兒穿著紫紗衫兒，白紗挑線裙子。腰肢袅娜，猶如楊柳輕盈；花貌娉婷，好似芙蓉艷麗。正是：

萬種風流無處買，千金良夜實難消。

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：「我叫你，如何不來？這等可惡！敢量我拿不得你來！」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，一聲兒也不言語，笑著同眾人一直往後邊去了。到後邊，與月娘眾人都磕了頭。看見李桂姐、吳銀兒都在跟前，各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你二位來的早。」李桂姐道：「我每兩日沒家去了。」因說：「你四個怎的這咱才來？」董嬌兒道：「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。收拾下，只顧等著他，白不起身。」鄭愛月兒用扇兒遮著臉，只是笑，不做聲。月娘便問：「

這位大姐是誰家的？」董嬌兒道：「娘不知道，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。才成人，還不上半年光景。」月娘道：「可倒好個身段兒。」說畢，看茶吃了，一面放桌兒，擺茶與眾人吃。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，撮弄他的腳看，說道：「你每這裡邊的樣子，只是恁直尖了，不象俺外邊的樣子趨。俺外邊尖底停勻，你裡邊的後跟子大。」月娘向大妗子道：「偏他恁好勝，問他怎的！」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，因問：「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？」鄭愛月兒道：「是俺裡邊銀匠打的。」須臾，擺下茶，月娘便叫：「桂姐、銀姐，你陪他四個吃茶。」不一時，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。李桂姐、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：「你每來花園裡走走。」董嬌兒道：「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。」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著潘金蓮、孟玉樓，出儀門往花園中來。因有人在大卷棚內，就不曾過那邊去。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，就往李

瓶兒房裡看官哥兒。官兒心中又有些不自在，睡夢中驚哭，吃不下奶去。李瓶兒在屋裡守著不出來。看見李桂姐、吳銀兒和孟玉樓、潘金蓮進來，連忙讓坐。桂姐問道：「哥兒睡哩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哭了這一日，才睡下了。」玉樓道：「大娘說，請劉婆子來看他看，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今日他爹好日子，明日請他去罷。」

正說話中間，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、小玉走來。大姐道：「原來你每都在這裡，卻教俺花園內尋你。」玉樓道：「花園內有人，咱們不好去的，瞧了瞧兒就來了。」李桂姐問洪四兒：「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，這半日才來？」洪四兒道：「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。」潘金蓮聽了，望著玉樓、李瓶兒笑，問洪四兒：「誰對你說是四娘來？」董嬌兒道：「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，他每問來：『還不曾與

你老人家磕頭，不知娘是幾娘？」他便說：「我是你四娘哩。」金蓮道：「沒廉恥的小婦奴才，別人稱你便好，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。這一家大小，誰與你、誰數你、誰叫你是四娘？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，得了些顏色兒，就開起染房來了。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妗子，他二娘房裡有桂姐，你房裡有楊姑奶奶，李大姐有銀姐在這裡，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，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！」玉樓道：「你還沒曾見哩——今日早晨起來，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，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，便那等花哨起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常言道：奴才不可逞，小孩兒不宜哄。」又問小玉：「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，要替他尋丫頭。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，見他只顧收拾不了，因問他。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：『我終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裡，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。』你爹說：『不打緊，到明日對你娘說，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。』——真

個有此話？」小玉道：「我不曉的，敢是玉簫聽見來？」金蓮向桂姐道：「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，等閑不往他後邊去。莫不俺每背地說他，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，慣傷犯人，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。」正說著，繡春拿了茶上來。正吃間，忽聽前邊鼓樂響動，荊都監眾人都到齊了，遞酒上座，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，就往前邊去了。

那日，喬大戶沒來。先是雜耍百戲，吹打彈唱。隊舞才罷，做了個笑樂院本。割切上來，獻頭一道湯飯。只見任醫官到了，冠帶著進來。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。任醫官令左右，氈包內取出一方壽帕、二星白金來，與西門慶拜壽。說道：「昨日韓明川說，才知老先生華誕。恕學生來遲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敢動勞車駕，又兼謝盛儀。外日多謝妙藥。」彼此拜畢，任醫官還要把盞，西門慶辭道：「不消了。」一

面脫了大衣，與眾人見過，就安在左首第四席，與吳大舅相近而坐。獻上湯飯並手下攢盒，任醫官謝了，令僕從領下去。四個唱的彈著樂器，在旁唱了一套壽詞。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。下邊樂工呈上揭帖，劉、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《升仙會》雜劇。才唱得一折，只見喝道之聲漸近。平安進來稟道：「守備府周爺來了。」西門慶慌忙迎接。未曾相見，就先請寬盛服。周守備道：「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。」薛內相說道：「周大人不消把盞，只見禮兒罷。」於是二人交拜畢，才與眾人作揖，左首第三席安下鐘箸。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，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、兩盤熟肉、兩瓶酒。周守備謝了，令左右領下去，然後坐下。一面觥籌交錯，歌舞吹彈，花攢錦簇飲酒。正是：

舞低楊柳樓頭月，歌罷桃花扇底風。

吃至日暮，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。西門慶送出來，任醫官因問：「老夫人貴恙覺好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拙室服了良劑，已覺好些。這兩日不知怎的，又有些不自在。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。」說畢，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。落後又是倪秀才、溫秀才起身。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，送出大門，說道：「容日奉拜請教。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，與老先生居住。連寶眷都搬來，一處方便。學生每月奉上束修，以備菽水之需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多承厚愛，感激不盡。」倪秀才道：「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。」打發二秀才去了。

西門慶陪客飲酒，吃至更闌方散。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，唱與月娘、大妗子、楊姑娘眾人聽。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、應伯爵，復坐飲酒。看著打發樂工酒飯吃了，

先去了。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，又吩咐從新後邊拿果碟兒上來，教李銘、吳惠、鄭奉上來彈唱，拿大杯賞酒與他吃。應伯爵道：「哥今日華誕設席，列位都是喜歡。」李銘道：「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，落後見桂姐、銀姐又出來，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。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，快頑些。」不一時，畫童兒拿上果碟兒來，應伯爵看見酥油蛸螺，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，如甘露灑心，入口而化。說道：「倒好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倒會吃！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。」伯爵笑道：「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。」說道：「老舅，你也請個兒。」於是揀了一個，放在吳大舅口內。又叫李銘、吳惠、鄭奉近前，每人揀了一個賞他。

正飲酒間，伯爵向玳安道：「你去後邊，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。我便罷了，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，再遲一回兒，

便好去。今日連遞酒，他只唱了兩套，休要便宜了他。」那玳安不動身，說道：「小的叫了他了，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，便來也。」伯爵道：「賊小油嘴，你幾時去來？還哄我。」因叫王經：「你去。」那王經又不動。伯爵道：「我使著你每都不去，等我自去罷。」正說著，只聞一陣香風過，覺有笑聲，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答著頭出來。伯爵看見道：「我的兒，誰養的你恁乖！搭上頭兒，心裡要去的情，好自在性兒。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，就指望去？好容易！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，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鬥，夠你家鴉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。」董嬌兒道：「哥兒，恁便宜衣服兒，你也入了籍罷了。」洪四兒道：「這咱晚，七八有二更，放了俺每去罷了。」齊香兒道：「俺每明日還要起早，往門外送殯去哩。」伯爵道：「誰家？」齊香兒道：「是房檐底下開門的那家子。」伯爵道：「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？」

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，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，替李桂兒說，連你也饒了。這一遭，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。」齊香兒笑罵道：「怪老油嘴，汗邪了你，恁胡說。」伯爵道：「你笑話我老？我半邊俏！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夠擺佈哩。」洪四兒笑道：「哥兒，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，光一味好撇。」伯爵道：「我那兒，到跟前看手段還錢。」又道：「鄭家那賊小淫婦兒，吃了糖五老座子兒，白不言語，有些出神的模樣，敢記掛著那孤老兒在家裡？」董嬌兒道：「他剛纔聽見你說，在這裡有些怯床。」伯爵道：「怯床不怯床，拿樂器來，每人唱一套，你每去罷，我也不留你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你們兩個遞酒，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。」齊香兒道：「等我和月姐唱。」當下，鄭月兒琵琶，齊香兒彈箏，坐在交床上，歌美韻，放嬌聲，唱了一套《越調·鬥鶻鶻》「夜去明來」。董嬌兒遞吳大舅酒，洪四兒遞應伯爵

酒，在席上交杯換盞，倚翠偎紅。正是：
舞回明月墜秦樓，歌遏行雲迷楚館。

當下，酒進數巡，歌吟兩套，打發四個唱的去。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，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，才吩咐棋童備馬，拿燈籠送大舅。大舅道：「姐夫不消備馬，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如此，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。」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。西門慶送至大門首，因和伯爵說：「你明日好歹上心，約會了那甘伙計來見我，批合同。我會了喬親家，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。」伯爵道：「哥不消吩咐，我知道。」一面作辭，與吳大舅同行，棋童打著燈籠。吳大舅便問：「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？」伯爵道：「韓伙計貨船到，他新開個緞子鋪，收拾對門房子，叫

我替他尋個伙計。」大舅道：「幾時開張？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。」須臾，出大街，到了伯爵小衙衙口上，吳大舅要棋童：「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。」伯爵不肯，說道：「棋童，你送大舅，我不消燈籠，進巷內就是了。」一面作辭，分路回家。棋童便送大舅去了。

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，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。到次日，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，穿青衣走來拜見，講說買賣之事。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，那邊收拾房子，開張舉事。喬大戶對崔本說：「將來凡一應大小事，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，不消計較。」當下就和甘伙計批了合同。就立伯爵作保，得利十分為率：西門慶五分，喬大戶三分，其餘韓道國、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。一面修蓋土庫，裝畫牌面，待貨車到日，堆卸開張。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，請

將溫秀才來作西賓，專修書柬，回答往來士夫。每月三兩束修，四時禮物不缺，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。西門慶家中宴客，常請過來陪侍飲酒，俱不必細說。

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。第二日早晨，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，又在對門看著收拾。楊姑娘先家去了，李桂姐、吳銀兒還沒家去。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，午間煮了，請大妗子、李桂姐、吳銀兒眾人圍著吃了一回。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，吃了茶，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。劉婆子說：「哥兒驚了，要住了奶。」又留下幾服藥。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，打發去了。孟玉樓、潘金蓮和李桂姐、吳銀兒、大姐都在花架底下，放小桌兒，鋪氈條，同抹骨牌賭酒頑耍。孫雪娥吃眾人贏了七八鐘酒，不敢久坐，就去了。眾人就拿李瓶兒頂缺。金蓮又教吳銀兒、桂姐唱了一套。當

日眾姊妹飲酒至晚，月娘裝了盒子，相送李桂姐、吳銀兒家去了。

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，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，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，惱在心裡。知道他孩子不好，進門不想天假其便——黑影中「足麗」了一腳狗屎，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，一雙大紅緞子鞋，滿幫子都展污了。登時柳眉剔豎，星眼圓睜，叫春梅打著燈把角門關了，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，打的怪叫起來。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：「俺娘說，哥兒才吃了老劉的藥，睡著了，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。」潘金蓮坐著，半日不言語。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，開了門放出去，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。看著那鞋，左也惱，右也惱，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：「這咱晚，這狗也該打發去了，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？是你這奴才的野

漢子？你不發他出去，教他恁遍地撒屎，把我恁雙新鞋兒——連今日才三四日兒——〔足麗〕了恁一鞋幫子屎。知道我來，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，你如何恁推髻妝啞裝憨兒的？」春梅道：「我頭裡就對他說，你趁娘不來，早喂他些飯，關到後邊院子去罷。他佯打耳睜的不理我，還拿眼兒瞅著我。」婦人道：「可又來，賊膽大萬殺的奴才，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，把這打來不作准。」因叫他到跟前：「瞧，〔足麗〕的我這鞋上的齷齪！」哄得他低頭瞧，提著鞋拽巴，兜臉就是幾鞋底子。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，只顧搵著抹血，忙走開一邊。婦人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，你走了！」教春梅：「與我採過來跪著，取馬鞭子來，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。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，但扭一扭兒，我亂打了不算。」春梅於是扯了他衣裳，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扯住，雨點般鞭子打下來，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。那邊官哥才合

上眼兒，又驚醒了。又使了繡春來說：「俺娘上覆五娘，饒了秋菊罷，只怕唬醒了哥哥。」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炕上，聽見打的秋菊叫，一骨碌子爬起來，在旁邊勸解。見金蓮不依，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繡春來說，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，說道：「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，惹得他那邊姐姐說，只怕唬了哥哥。為驢扭棍不打緊，倒沒的傷了紫荊樹。」金蓮緊自心裡惱，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，越發心中攏上把火一般。須臾，紫漲了麵皮，把手只一推，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。便道：「怪老貨，你與我過一邊坐著去！不乾你事，來勸甚麼？甚麼紫荊樹、驢扭棍，單管外合里應。」潘姥姥道：「賊作死的短壽命，我怎的外合里應？我來你家討冷飯吃，教你恁頓摔我？」金蓮道：「你明日夾著那老毬走，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！」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，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去了，隨著婦人打秋菊。打夠二三

十馬鞭子，然後又蓋了十欄桿，打的皮開肉綻，才放出來。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。李瓶兒在那邊，只是雙手握著孩子耳朵，腮邊墮淚，敢怒而下敢言。

西門慶在對門房子里，與伯爵、崔本、甘伙計吃了一日酒散了，逕往玉樓房中歇息。到次日，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，不在家。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，夜間又著驚唬，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。因那日薛姑子、王姑子家去，走來對月娘說：「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，要教薛姑子印造《佛頂心陀羅經》，趕八月十五日岳廟裡去舍。」那薛姑子就要拿著走，被孟玉樓在旁說道：「師父你且住，大娘，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，替他兌兌多少分兩，就同他往經鋪里講定個數兒來，每一部經多少銀子，到幾時有，才好。你教薛師父去，他獨自一個，怎弄的來？」

月娘道：「你也說的是。」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，向月娘眾人作了揖，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，重四十一兩五錢。月娘吩咐，同薛師父往經鋪印造經數去了。

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：「咱送送兩位師父去，就前邊看看大姐，他在屋裡做鞋哩。」兩個攜著手兒往前邊來。賁四同薛姑子、王姑子去了。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，見大姐正在檐下納鞋，金蓮拿起來看，卻是沙綠潞綢鞋面。玉樓道：「大姐，你不要這紅鎖線子，爽利著藍頭線兒，好不老作些！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？」大姐道：「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。這個，我心裡要藍提跟子，所以使大紅線鎖口。」金蓮瞧了一回，三個都在廳台基上坐的。玉樓問大姐：「你女婿在屋裡不在？」大姐道：「他不知那裡吃了兩盅酒，在屋裡睡哩。」孟玉樓便向金蓮道：「剛纔若不是我

在旁邊說著，李大姐恁哈帳行貨，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。經也印不成，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，你那裡尋他去？早是我說，叫將賁四來，同他去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恁有錢的姐姐，不賺他些兒是傻子，只象牛身上拔一根毛兒。你孩兒若沒命，休說舍經，隨你把萬里江山舍了也成不的。如今這屋裡，只許人放火，不許俺每點燈。——大姐聽著，也不是別人。偏染的白兒不上色，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，大清早晨，刁蹬著漢子請太醫看。他亂他的，俺每又不管。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：『我心裡不耐煩，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，雌著和我睡，誰耐煩！教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去了。俺每自恁好罷了，背地還嚼說俺們。』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。不是俺每爭這個事，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，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？推看孩子，你便吃藥，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，一逕顯你那

乖覺，叫漢子喜歡你，那大姐姐就沒的話說了。昨日晚夕，人進屋裡（足麗）了一腳狗屎，打丫頭趕狗，也嗔起來，使丫頭過來說，唬了他孩子了。俺娘那老貨，又不知道，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。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，叫我墩了他兩句，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。——去了罷！教我說，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，沒你也不少。」玉樓笑道：「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，你一個親娘母兒，你這等訂他！」金蓮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——惱人的腸子，單管黃貓黑尾，外合里應，只替人說話。吃人家碗半，被人家使喚。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，千也說好，萬也說好。——想著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，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，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，把人恨不的（足麗）到泥裡頭還（足麗）。今日恁的天也有眼，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賁四往經鋪里交回銀子，來回月娘話，看見玉樓、金蓮和大姐都在廳台基上坐的，只顧在儀門外立著，不敢進來。來安走來說道：「娘每閃閃兒，賁四來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，你叫他進去，不是才乍見他來？」來安兒說了，賁四低著頭，一直後邊見月娘、李瓶兒，說道：「銀子四十一兩五錢，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。講定印造綾殼《陀羅》五百部，每部五分；絹殼經一千部，每部三分。共該五十五兩銀子。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，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。準在十四日早抬經來。」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球來，叫賁四上天平兌了，十五兩。李瓶兒道：「你拿了去，除找與他，別的你收著，換下些錢，到十五日廟上舍經，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，省的又來問我要。」賁四於是拿了香球出來，李瓶兒道：「四哥，多累你。」賁四躬著身說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走到前邊，金蓮、

玉樓又叫住問他：「銀子交付與經鋪了？」賁四道：「已交付明白。共一千五百部經，共該五十五兩銀子，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，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球。」玉樓、金蓮瞧了瞧，沒言語，賁四便回家去了。玉樓向金蓮說道：「李大姐象這等都枉費了錢。他若是你的兒女，就是榔頭也椿不死；他若不是你兒女，莫說舍經造像，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。信著姑子，甚麼繭兒乾不出來！」

兩個說了一回，都立起來。金蓮道：「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。」因問大姐：「你去不去？」大姐道：「我不去。」潘金蓮便拉著玉樓手兒，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。因問平安兒：「對門房子都收拾了？」平安道：「這咱哩？昨日爹看著就都打掃乾淨了。後邊樓上堆貨，昨日教陰陽來破土，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，土庫擱緞子，門面打開，一

溜三間，都教漆匠裝新油漆，在出月開張。」玉樓又問：「那寫書的溫秀才，家小搬過來了不曾？」平安道，「從昨日就過來了。今早爹吩咐，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，又搬了兩張桌子、四張椅子與他坐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？」平安道：「黑影子坐著轎子來，誰看見他來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遠遠一個老頭兒，斯琅琅搖著驚閨葉過來。潘金蓮便道：「磨鏡子的過來了。」教平安兒：「你叫住他，與俺每磨磨鏡子。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，吩咐你這囚根子，看著過來再不叫！俺每出來站了多大回，怎的就磨鏡子的過來了？」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，放下擔兒，金蓮便問玉樓道：「你要磨，都教小廝帶出來，一答兒里磨了罷。」於是使來安兒：「你去我屋裡，問你春梅姐討

我的照臉大鏡子、兩面小鏡子兒，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，教他好生磨磨。」玉樓吩咐來安：「你到我屋裡，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。」那來安兒去不多時，兩隻手提著大小八面鏡於，懷裡又抱著四方穿衣鏡出來。金蓮道：「臭小囚兒，你拿不了，做兩遭兒拿，如何恁拿出來？一時叮嚀了我這鏡子怎了？」玉樓道：「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，是那裡的？」金蓮道：「是人家當的，我愛他且是亮，安在屋裡，早晚照照。」因問：「我的鏡子只三面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大小隻兩面。」金蓮道：「這兩面是誰的？」來安道：「這兩面是春梅姐的，捎出來也叫磨磨。」金蓮道：「賊小肉兒，他放著他的鏡子不使，成日只搵著我的鏡子照，弄的恁昏昏的。」共大小八面鏡於，交付與磨鏡老叟，教他磨。當下絆在坐架上，使了水銀，那消頓飯之間，都淨磨的耀眼爭光。婦人拿在手內，對照花容，猶如一汪秋水相似。有詩為

證：

蓮萼菱花共照臨，風吹影動碧沉沉。一池秋水芙蓉現，好似姮娥傍月陰。

婦人看了，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。玉樓便令平安，問鋪子里傅伙計柜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。那老子一手接了錢，只顧立著不去。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：「你怎的不去？敢嫌錢少？」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，哭了。平安道：「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。」老子道：「不瞞哥哥說，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，在前丟下個兒子，二十二歲尚未娶妻，專一浪游，不乾生理。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。他又

不守本分，常與街上搗子耍錢。昨日惹了禍，同拴到守備府中，當土賊打回二十大棍。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。媽

媽便氣了一場病，打了寒，睡在炕上半個月。老漢說他兩句，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，教老漢逐日抓尋他，不著個下落。待要賭氣不尋他，老漢恁大年紀，止生他一個兒子，往後無人送老；有他在家，見他不成人，又要惹氣。似這等，乃老漢的業障。有這等負屈銜冤，各處告訴，所以淚出痛腸。」玉樓叫平安兒：「你問他，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老子道：「他今年五十五歲了，男女花兒沒有，如今打了寒才好些，只是沒將養的，心中想塊腊肉兒吃。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，白討不出塊腊肉兒來。甚可嗟嘆人子。」玉樓道：「不打緊處，我屋裡抽屜內有塊腊肉兒哩。」即令來安兒：「你去對蘭香說，還有兩個餅錠，教他拿與你來。」金蓮叫：「那老頭子，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？」老漢子道：「怎的不吃！那裡有？可知好哩。」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：「你對春梅說，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

米兒量二升，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，與他媽媽兒吃。」那來安去不多時，拿出半腿腊肉、兩個餅錠、二升小米、兩個醬瓜兒，叫道：「老頭子過來，造化了你！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，只怕害孩子坐月子，想定心湯吃。」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，安放在擔內，望著玉樓、金蓮唱了個喏，揚長挑著擔兒，搖著驚閨葉去了。平安道：「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，被這老油嘴設智誑的去了。他媽媽子是個媒人，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，幾時在家不好來？」金蓮道：「賊囚，你早不說做甚麼來？」平安道：「罷了，也是他造化。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，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。」正是：

閑來無事倚門楣，恰見驚閨一老來。不獨纖微能濟物，無緣滴水也難為。

↑第五十八回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
睹物哭官哥第六十回↓

詩曰：

楓葉初丹槲葉黃，河陽愁鬢恰新霜。鬼門徒憶空迴首，
泉路憑誰說斷腸？ 路杳雲迷愁漠漠，珠沉玉殞事茫茫。
惟有淚珠能結雨，盡傾東海恨無疆。

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，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。忽見從東一人，帶著大帽眼紗，騎著騾子，走得甚急，逕到門首下來，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。落後揭開眼紗，卻是韓伙計來家了。平安忙問道：「貨車到了不曾？」韓道國道：「貨車進城了，稟問老爹卸在那裡？」平安道：「爹不在家，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，教卸在對門樓上哩。你老人家請進裡邊

去。」不一時，陳敬濟出來，陪韓道國人後邊見了月娘，出來廳上，拂去塵土，把行李褙襖教王經送到家去。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。不一時，貨車才到。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，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籌搬運，一箱箱都堆卸在樓上。十大車緞貨，直卸到掌燈時分。崔本也來幫扶。完畢，查數鎖門，貼上封皮，打發小腳錢出門。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。

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，吃了幾杯酒，約掌燈以後就來家。韓伙計等著見了，在廳上坐的，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。西門慶因問：「錢老爹書下了，也見些分上不曾？」韓道國道：「全是錢老爹這封書，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。小人把段箱，兩箱並一箱，三停只報了兩停，都當茶葉、馬牙香柜上稅過來了。通共十大車貨，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

子。老爹接了報單，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，就把車喝過來了。「西門慶聽言，滿心歡喜，因說：「到明日，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。」於是吩咐陳敬濟陪韓伙計、崔大哥坐，後邊拿菜出來，留吃了一回酒，方纔各散回家。

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，吩咐丫頭春香、錦兒，伺候下好茶好飯。等的晚上，韓道國到家，拜了家堂，脫了衣裳，淨了面目，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。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，老婆又見褡褳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，因問他，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，卸在門外店里，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。老婆滿心歡喜道：「我聽見王經說，又尋了個甘伙計做賣手，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，這個又好了。到出月開鋪了。」韓道國道：「這裡使著了人做賣手，南邊還少個人立莊置貨，老爹一定還裁派我去。」老婆道：「你

看貨才料，自古能者多勞。你不會做買賣，那老爹托你麼！常言：不將辛苦意，難得世間財。你外邊走上三年，你若懶得去，等我對老爹說了，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，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。」韓道國道：「外邊走熟了，也罷了。」老婆道：「可又來，你先生迷了路，在家也是閑！」說畢，擺上酒來，夫婦二人飲了幾杯闊別之酒，收拾就寢。是夜歡娛無度，不必細說。次日卻是八月初一日，韓道國早到房子內，同崔本、甘伙計看著收拾裝修土庫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，家中無事，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。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、一套紗衣服與他。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，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，連忙收下禮物，沒口子向玳安道：「你多頂上老爹，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，請老爹早些兒下降。」

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，回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約午後時分，吩咐玳安收拾著涼轎，頭上戴著披巾，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，粉底皂靴，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，然後起身，坐上涼轎，放下斑竹簾來，琴童、玳安跟隨，留王經在家，止叫春鴻背著直袋，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。正是：

天仙機上整香羅，入手先拖雪一窩。不獨桃源能問渡，卻來月窟伴嫦娥。

卻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，見西門慶到，笑吟吟在半門裡首迎接進去。到於明間客位，道了萬福。西門慶坐下，就吩咐小廝琴童：「把轎回了家去，晚夕騎馬來接。」琴童跟轎家去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。少頃，鴛子出來拜見，說道：「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，老爹來這裡，自

恁走走罷了，如何又賜將禮來？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那日叫他，怎的不去？——只認王皇親家了！」鴛子道：「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。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，他每都有了禮，只俺們姐兒沒有。若早知時，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，先往老爹宅里去了。落後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，慌的老身背著王家人，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，就定下他了。他若那日不去，我不消說的就惱了。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，不做喜歡，端的是怎麼說？」鴛子道：「小行貨子家，自從梳弄了，那裡好生出去供唱去！到老爹宅內，見人多，不知曉的怎樣的。他從小是恁不出語，嬌養慣了。你看，甚時候才起來！老身該催促了幾遍，說老爹今日來，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。他不依，還睡到這咱晚。」

不一時，丫鬟拿茶上來，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。鴛子道：「請老爹到後邊坐罷。」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，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「愛月軒」三字。坐了半日，忽聽簾櫳響處，鄭愛月兒出來，不戴髻髻，頭上挽著一窩絲杭州纒，梳的黑（髻參）（髻參）光油的烏雲，雲髻堆鴉，猶若輕煙密霧。上著白藕絲對衿仙裳，下穿紫綃翠紋裙，腳下露紅鴛鳳嘴鞋，前搖寶玉玲瓏，越顯那芙蓉粉面。正是：

若非道子觀音畫，定然延壽美人圖。

愛月兒走到下麵，望上不端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，就用灑金扇兒掩著粉臉坐在旁邊。西門慶註目停視，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，不覺心搖目盪，不能禁止。不一時，丫鬟又拿

一道茶來。這粉頭輕搖羅袖，微露春纖，取一鐘，雙手遞與西門慶，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鐘相陪。吃畢，收下盞托去，請寬衣服房裡坐。西門慶叫玳安上來，把上蓋青紗衣寬了，搭在椅子上。進入粉頭房中，但見瑤窗繡幕，錦褥華裯，異香襲人，極其清雅，真所謂神仙洞府，人跡不可到者也。彼此攀話調笑之際，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，擺下許多精製菜蔬。先請吃荷花細餅，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，捲就，安放小泥金碟兒內，遞與西門慶吃。須臾，吃了餅，收了家火去，就鋪茜紅氈條，取出牙牌三十二扇，與西門慶抹牌。抹了一回，收過去，擺上酒來。但見盤堆異果，酒泛金波，十分齊整。姊妹二人遞了酒，在旁箏排雁柱，款跨絞綃——愛香兒彈箏，愛月兒琵琶，唱了一套「兜的上心來」。端的詞出佳人口，有裂石繞梁之聲。唱畢，促席而坐，拿盃盆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。

飲夠多時，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，獨有愛月兒陪著西門慶吃酒。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，上頭束著個金穿心盒兒。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，便要打開，西門慶道：「不是香茶，是我逐日吃的補藥。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裡面，只用紙包著。」於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。那愛月兒不信，還伸手往他袖子里掏，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，上拴著一副揀金挑牙兒，拿在手中觀看，甚是可愛。說道：「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著這樣汗巾兒，原來是你與他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。不是我與他，誰與他的？你若愛，與了你罷。到明日，再送一副與你姐姐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就著鐘兒里酒，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，把粉頭摟在懷中，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，無所不至。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，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。一面扯開衫兒觀看，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。揣摩良久，淫心輒起，腰間

那話突然而興。解開褲帶，令他纖手籠攔。粉頭見其粗大，唬的吐舌害怕，雙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道：「我的親親，你今日初會，將就我，只放半截兒罷！若都放進去，我就死了。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，不然，如何天生恁怪刺刺兒的——紅赤赤，紫強強，好硃礮人子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我的兒！你下去替我品品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慌怎的，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。今日初會，人生面不熟，再來等我替你品。」說畢，西門慶欲與他交歡，愛月兒道：「你不吃酒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吃了，咱睡罷。」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抬過一邊，與西門慶脫靴，他便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。西門慶脫靴時，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，打發先上床睡，炷了香，放在薰籠內。良久，婦人進房，問西門慶：「你吃茶不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吃。」一面掩上房門，放下綾綃來，將絹兒安放在褥下，解衣上床。兩個枕上鴛鴦，被中鷓（凍鳥）。

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細，牝淨無毛，猶如白麵蒸餅一般，柔嫩可愛。抱了抱腰肢，未盈一掬。誠為軟玉溫香，千金難買。於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夾在兩邊腰眼間，那話上使了托子，向花心裡頂入。龜頭昂大，濡攪半晌，方纔沒稜。那愛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，兩手攀攔在枕上，隱忍難挨。朦朧著星眼，低聲說道：「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！」西門慶聽了，愈覺銷魂，肆行抽送，不勝歡娛。正是：得多少

春點桃花紅綻蕊，風欺楊柳綠翻腰。

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。到次日，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，和玉樓、金蓮、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。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，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。

月娘因問玳安：「你爹昨日坐轎於往誰家吃酒，吃到那咱晚才回家？想必又在韓道國家，望他那老婆去來。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著我，背地替他乾這等繭兒！」玳安道：「不是。他漢子來家，爹怎好去的！」月娘道：「不是那裡，卻是誰家？」那玳安又不說，只是笑。取了段匣，送禮去了。潘金蓮道：「大姐姐，你問這賊囚根子，他怎肯實說？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，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了。」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。金蓮問：「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，在誰家吃酒來？你實說便罷，不實說，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。」那春鴻跪下便道：「娘休打小的，待小的說就是了。小的和玳安、琴童哥三個，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，轉了幾條街巷，到個人家，只半截門兒，都用鋸齒兒鑲了。門裡立著個娘娘，打扮的花花黎黎的。」金蓮聽見笑了，說道：「囚根子，一個院里半門子也不認的？趕著粉頭叫娘娘起來。」

又問道：「那個娘娘怎麼模樣？你認的他認的？」春鴻道：「我不認的他，也象娘每頭上戴著這個假殼。進入裡面，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，望俺爹拜了一拜。落後請到後邊，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，不戴假殼，生的瓜子面，搽的嘴唇紅紅的，陪著俺爹吃酒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們都在那裡坐來？」春鴻道：「我和玳安、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，陪著俺每吃酒並肉兒子來。」把月娘、玉樓笑的了不得。因問道：「你認的他認的？」春鴻道：「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就是李桂姐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原來摸到他家去來。」李嬌兒道：「俺家沒半門子。」金蓮道：「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。」問了一回。西門慶來家，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。

卻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，渾身純白，只額

兒上帶龜背一道黑，名喚雪裡送炭，又名雪獅子。又善會口銜汗巾子，拾扇兒。西門慶不在房中，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，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，呼之即至，揮之即去，婦人常喚他是雪賊。每日不吃牛肝乾魚，只吃生肉，調養的十分肥壯，毛內可藏一雞蛋。甚是愛惜他，終日在房裡用紅絹裹肉，令貓撲而搗食。這日也是合當有事，官哥兒心中不自在，連日吃劉婆子藥，略覺好些。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，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，迎春守著，奶子便在旁吃飯。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，看見官哥兒在炕上，穿著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，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，猛然望下一跳，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。只聽那官哥兒「呱」的一聲，倒咽了一口氣，就不言語了，手腳俱風搐起來。慌的奶子丟下飯碗，摟抱在懷，只顧睡噉與他收驚。那貓還來趕著他要搗，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。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，誰

想只顧常連，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。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，說：「哥兒不好了，風搐著哩，娘快去！」那李瓶兒不聽便罷，聽了，正是：

驚損六葉連肝肺，唬壞三毛七孔心。

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，逕撲到房中。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吊，通不見黑眼睛珠兒，口中白沫流出，咿咿猶如小雞叫，手足皆動。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，連忙摟抱起來，臉搵著他嘴兒，大哭道：「我的哥哥，我出去好好兒，怎麼就搐起來？」迎春與奶子，悉把被五娘房裡貓所唬一節說了。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，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緊不可公婆意，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！」月娘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，一面叫將金蓮來，問他說：「是你屋裡的貓

唬了孩子？」金蓮問：「是誰說的？」月娘指著：「是奶子和迎春說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！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卧著不是。你每怎的把孩子唬了，沒的賴人起來。爪兒只揀軟處捏，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！」月娘道：「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裡？」迎春道：「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。」金蓮接過來道：「早時你說，每常怎的不搵他？可今日兒就搵起來？你這丫頭也跟著他恁張眉瞪眼兒，六說白道的。將就些兒罷了，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？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。」於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。看官聽說：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，西門慶百依百隨，要一奉十，故行此陰謀之事，馴養此貓，必欲唬死其子，使李瓶兒寵衰，教西門慶復親於己。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。正是：

花枝葉底猶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懷毒。

月娘眾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，一面熬薑湯灌他，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。不一時，劉婆子來到，看了脈息，只顧跌腳，說道：「此遭驚唬重了，難得過了。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。」取出一丸金箔丸來，向鐘兒內研化。牙關緊閉，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，撬開口，灌下去。劉婆道：「過得來便罷。如過不來，告過主家奶奶，必須要灸幾醮才好。」月娘道：「誰敢耽？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。灸了，惹他來家吆喝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大娘救他命罷！若等來家，只恐遲了。若是他爹罵，等我承當就是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孩兒是你的孩兒，隨你灸，我不敢張主，」當下，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、脖根、兩手關尺並心口，共灸了五醮，放他睡下。那孩子昏昏沉沉，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。那劉婆見

西門慶來家，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，一溜煙從夾道內出去了。

西門慶歸到上房，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，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，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，問：「孩兒怎的風搐起來？」李瓶兒滿眼落淚，只是不言語。問丫頭、奶子，都不敢說。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，灸的滿身火艾，心中焦燥，又走到後邊問月娘。月娘隱瞞不住，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唬之事說了：「劉婆子剛纔看，說是急驚風，若不針灸，難過得來。若等你來，只恐怕遲了。他娘母子自主張，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，才放下他睡了。這半日還未醒。」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三屍暴跳，五臟氣沖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直走到潘金蓮房中，不由分說，尋著雪獅子，提著腳走向穿廊，望石台基輪起來

只一摔，只聽響亮一聲，腦漿迸萬朵桃花，滿口牙零噙碎玉。正是：

不在陽間擒鼠耗，卻歸陰府作狸仙。

潘金蓮見他拿出貓去摔死了，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。待西門慶出了門，口裡喃喃呐罵道：「賊作死的強盜，把人妝出去殺了才是好漢！一個貓兒礙著你吃屎？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。他到陰司里，明日還問你要命，你慌怎的？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！」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，因說奶子、迎春：「我教你好看著孩兒，怎的教貓唬了他，把他手也搥了！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，平白把孩子灸的怎樣的。若好便罷，不好，把這老淫婦拿到衙門裡，與他兩拶！」李瓶兒道：「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，你又是怎樣的。孝順是醫家，

他也巴不得要好哩。」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，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於內，變為慢風，內里抽搐的腸肚兒皆動，尿屎皆出，大便屙出五花顏色，眼目忽睜忽閉，終朝只是昏沉不省，奶也不吃了。李瓶兒慌了，到處求神問卜打卦，皆有凶無吉。月娘瞞著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，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。都用接鼻散試之：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，還看得；若無鼻涕出來，則看陰鷲守他罷了。於是吹下去，茫然無知，並無一個噴涕出來。越發晝夜守著哭涕不止，連飲食都減了。

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，月娘因他不好，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，親戚內眷，就送禮來也不請。家中止有吳大妗子、楊姑娘並大師父來相伴。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，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，又使性兒，彼此互相揭調。十四日，賁四

同薛姑子催討，將經卷挑將米，一千五百捲都完了。李瓶兒又與了一串錢買紙馬香燭。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，把經看著都散施盡了，走來回李瓶兒話。喬大戶家，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，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，說道：「這個變成天弔客忤，治不得了。」白與了他五錢銀子，打發去了。灌下藥去也不受，還吐出了。只是把眼合著，口中咬的牙格支支響。李瓶兒通衣不解帶，晝夜抱在懷中，眼淚不乾的只是哭。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，每日衙門中來家，就進來看孩兒。

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，李瓶兒守著官哥兒睡在床上，桌上點著銀燈，丫鬟養娘都睡熟了。覷著滿窗月色，更漏沉沉，果然愁腸萬結，離思千端。正是：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悶來愁腸瞌睡多。但見：

銀河耿耿，玉漏迢迢。穿窗皓月耿寒光，透戶涼風吹夜氣。樵樓禁鼓，一更未盡一更敲；別院寒砧，千搗將殘千搗起。畫檐前叮嚀鐵馬，敲碎思婦情懷；銀臺上閃爍燈光，偏照佳人長嘆。一心只想孩兒好，誰料愁來睡夢多。

當下，李瓶兒卧在床上，似睡不睡，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，身穿白衣，恰似活時一般。見了李瓶兒，厲聲罵道：「潑賊淫婦，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？如今我告你去也。」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，央及道：「好哥哥，你饒恕我則個！」花子虛一頓，撒手驚覺，卻是南柯一夢。醒來，手裡扯著卻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。連噓了幾口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聽一聽更鼓，正打三更三點。李瓶兒唬的渾身冷汗，毛髮皆豎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進房來，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。西門慶道：「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！此是你夢想舊境。只把心來放正著，休要理他。如今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來，與你做個伴兒。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。」玳安打院里接了吳銀兒來。那消到日西時分，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。慌的奶子叫李瓶兒：「娘，你來看哥哥，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，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，沒有進去的。」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，一面哭起來，叫丫頭：「快請你爹去！你說孩子待斷氣也。」可可常峙節又走來說話，告訴房子兒尋下了，門面兩間，二層，大小四間，只要三十五兩銀子。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，就打發常峙節起身，說：「我不送你罷，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。」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。月娘眾人都在房裡瞧著，那孩子在他娘懷裡一口口搐氣兒。西門慶不忍看他，走到明間椅子上坐著，只長吁短嘆。

那消半盞茶時，官哥兒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。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，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。合家大小放聲號哭。那李瓶兒搗耳撓腮，一頭撞在地下，哭的昏過去。半日方纔蘇省，摟著他大放聲哭叫道：「我的沒救星兒，心疼殺我了！寧可我同你一答兒里死了罷，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。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，撇的我好苦也！」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，哭的言不得，動不得。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，放下兩條寬凳，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裡挺放。那李瓶兒尚在孩兒身上，兩手摟抱著，那裡肯放！口口聲聲直叫：「沒救星的冤家！嬌嬌的兒！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！撇的我枉費辛苦，乾生受一場，再不得見你了，我的心肝！……」月娘眾人哭了一回，在旁勸他不住。西門慶走來，見他把臉抓破了，滾的寶髻蓬鬆，烏雲散亂，便道：「你看蠻的！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，乾養活他一場，他短命死了，

哭兩聲丟開罷了，如何只顧哭了去！又哭不活他，你的身子也要緊。如今抬出去，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。——這是甚麼時候？」月娘道：「這個也有申時前後。」玉樓道：「我頭裡怎麼說來？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才去。——原是申時生，還是申時死。日子又相同，都是二十三日，只是月分差些。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。」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抬他，又哭了，說道：「慌抬他出去怎麼的？大媽媽，你伸手摸摸，他身上還熱哩！」叫了一聲：「我的兒（口樂）！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？坑得我好苦也！……」一頭又撞倒在地下，哭了一回。眾小廝才把官哥兒抬出，停在西廂房內。

月娘向西門慶計較：「還對親家那裡並他師父廟裡說聲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師父廟裡，明早去罷。」一面使玳安

往喬大戶家說了，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。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，教他快抬了一付平頭杉板，令匠人隨即攢造了一具小棺槨兒，就要入殮。喬宅那裡一聞來報，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，進門就哭。月娘眾人又陪著大哭了一場，告訴前事一遍。不一時，陰陽徐先生來到，看了，說道：「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。」月娘吩咐出來，教與他看看黑書。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哥兒生於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，卒於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。月令丁酉，日乾壬子，犯天地重喪，本家要忌：忌哭聲。親人不忌。入殮之時，蛇、龍、鼠、兔四生人，避之則吉。又黑書上雲：壬子日死者，上應寶瓶宮，下臨齊地。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，曾倚力奪人財物，吃酒落魄，不敬天地六親，橫事牽連，遭氣寒之疾，久卧床席，穢污而亡。今生為小兒，亦患風癘之疾。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，又犯土司太歲，先亡攝

去魂魄，托生往鄭州王家為男子，後作千戶，壽六十八歲而終。一須臾，徐先生看了黑書，請問老爹，明日出去或埋或化，西門慶道：「明日如何出得！攔三日，念了經，到五日出去，墳上埋了罷。」徐先生道：「二十七日丙辰，合家本命都不犯，宜正午時掩土。」批畢書，一面就收拾入殮，已有三更天氣。李瓶兒哭著往房中，尋出他幾件小道衣、道髻、鞋襪之類，替他安放在棺槨內，釘了長命釘，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，打發陰陽去了。

次日，西門慶亂著，也沒往衙門中去。夏提刑打聽得知，早晨衙門散時，就來弔問。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，到三日，請報恩寺八眾僧人在家誦經。吳道官廟裡並喬大戶家，俱備折卓三牲來祭奠。吳大舅、沈姨夫、門外韓姨夫、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。應伯爵、謝希大、溫秀才、常

時節、韓道國、甘出身、賁第傳、李智、黃四都鬥了分資，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。打發僧人去了，叫了一起提偶的，先在哥兒靈前祭畢，然後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眾人。那日院中李桂姐、吳銀兒並鄭月兒三家，都有人情來上紙。

李瓶兒思想官哥兒，每日黃懨懨，連茶飯兒都懶待吃，題起來只是哭涕，把喉音都哭啞了。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，尋了拙智，白日里吩咐奶子、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，不離左右。晚夕，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，枕上百般解勸。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《楞嚴經》、《解冤咒》，勸他：「休要哭了。他不是你的兒女，都是宿世冤家債主。《陀羅經》上不說的好：昔日有一婦人，生產孩兒三遍，俱不過兩歲而亡，婦人悲啼不已。抱兒江邊，不忍拋棄。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，謂此婦人曰：『不用啼哭，此非你兒，是你生前

冤家。三度托生，皆欲殺汝。你若不信，我交你看。」將手一指，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，向水中而立，報言：「汝曾殺我來，我特來報冤。今因汝常持《佛頂心陀羅經》，善神日夜擁護，所以殺汝個得。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，從今永不與汝為冤。」道畢，遂沉水中不見。不該我貧僧說，你這兒子，必是宿世冤家，托來你蔭下，化目化財，要惱害你身。為你舍了此《佛頂心陀羅經》一千五百捲，有此功行，他害你不得，故此離身。到明日再生下來，才是你兒女。」李瓶兒聽了，終是愛緣不斷。但題起來，輒流涕不止。

須臾過了五日，到廿七日早晨，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，大紅銷金棺與幡幢、雪蓋、玉梅、雪柳圍隨，前首大紅銘旌，題著「西門冢男之樞」。吳道官廟裡，又差了十二眾青衣小道童兒來，繞棺轉咒《生神玉章》，動清樂送殯。眾

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，將及門上，才上頭口。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痛，不叫他去。只是吳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大姐，家裡五頂轎子，陪喬親家母、大妗子和李桂兒、鄭月兒、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墳頭去，留下孫雪娥、吳銀兒並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。李瓶兒見不放他去，見棺材起身，送出到大門首，趕著棺材大放聲，一口一聲只叫：「不來家虧心的兒嘍！」叫的連聲氣破了。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，把粉額磕傷，金釵墜地，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「才芻」扶起來，勸歸後邊去了。到了房中，見炕上空落落的，只有他耍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，想將起來，拍了桌子，又哭個不了。吳銀兒在旁，拉著他手勸說道：「娘少哭了，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，那裡再哭得活！你須自解自嘆，休要只顧煩惱。」雪娥道：「你又年少青春，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？這裡牆有縫，

壁有眼，俺每不好說的。他使心用心，反累已身。他將你孩子害了，教他一還一報，問他要命。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！只要漢子常守著他便好，到人屋裡睡一夜兒，他就氣生氣死。早是前者，你每都知道，漢子等閑不到我後邊，才到了一遭兒，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喳成一塊，對著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。俺每也不言語，每日洗眼兒看著他。這個淫婦，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！」李瓶兒道：「罷了，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，不知在今日明日死，和他也爭執不得了，隨他罷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跪下，哭道：「小媳婦有句活，不敢對娘說——今日哥兒死了，乃是小媳婦沒造化。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，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，那裡投奔？」李瓶兒見他這般說，又心中傷痛起來，便

道：「怪老婆，孩子便沒了，我還沒死哩！總然我到明日死了，你恁在我手下一場，我也不教你出門。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，交你接了奶，就是一般了。你慌亂的是甚麼？——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。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，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：「你肚中吃了些甚麼，只顧哭去了！」一面叫繡春後邊拿了飯來，擺在桌上，陪他吃。那李瓶兒怎生咽下去！只吃了半甌兒，就丟下不吃了。」

西門慶在墳上，叫徐先生畫了穴，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，抱孫葬了。那日喬大戶并眾親戚都有祭祀，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。來家，李瓶兒與月娘、喬大戶娘子、大妗子磕著頭又哭了。向喬大戶娘子說道：「親家，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，短命死了。既死了，累你家姐姐做瞭望門寡，勞而無功，親家休要笑話。」喬大戶娘子說道：「

親家怎的這般說話？孩兒每各人壽數，誰人保的後來的事！常言：先親後不改。親家每又不老，往後愁沒子孫？須要慢慢來。親家也少要煩惱了。」說畢，作辭回家去了。

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灑掃，各門上都貼闢非黃符。死者煞高三丈，向東北方而去，遇日游神沖回不出，斬之則吉，親人不忘。西門慶拿出一匹大布、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，管待出門。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。夜間百般言語溫存。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跟前，恐怕這瓶兒看見思想煩惱，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。正是：

思想嬌兒晝夜啼，寸心如割命懸絲。世間萬般哀苦事，除非死別共生離。

↑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

生涯第六十一回↓

詞曰：

倦睡慊慊生怕起，如痴如醉如慵，半垂半捲舊簾櫳。眼穿芳草綠，淚襯落花紅。追憶當年魂夢斷，為雲為雨為風。淒淒樓上數歸鴻。悲淚三兩陣，哀緒萬千重。

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，每日抖擻精神，百般稱快，指著丫頭罵道：「賊淫婦！我只說你日頭常響午，卻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？你斑鳩跌了蛋——也嘴答谷了。春凳折了靠背兒——沒的椅了。王婆子賣了磨——推不的了。老鴿子死了粉頭——沒指望了。卻怎的也和我一般！」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，不敢聲言，背地裡只是掉淚。著了這暗氣暗惱，又加之煩惱憂戚，漸漸精神恍惚，夢魂顛倒，每

日茶飯都減少了。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，吳銀兒就家去了。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，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，改名翠兒，不在話下。

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，二者著了重氣，把舊病又發起來，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。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，討將藥來吃下去，如水澆石一般，越吃越旺。那消半月之間，漸漸容顏頓減，肌膚消瘦，而精彩豐標無復昔時之態矣。正是：肌骨大都無一把，如何禁架許多愁！一日，九月初旬，天氣淒涼，金風漸漸。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，銀床枕冷，紗窗月浸，不覺思想孩兒，唏噓長嘆，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響。李瓶兒呼喚丫鬢，都睡熟了不答，乃自下床來，倒趂弓鞋，翻披繡襖，開了房門。出戶視之，仿佛見花子虛抱著官哥兒叫他，新尋了房兒，同去居住。李瓶兒還舍不的西門

慶，不肯去，雙手就抱那孩兒，被花子虛只一推，跌倒在地。撒手驚覺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嚇了一身冷汗，嗚嗚咽咽，只哭到天明。正是：有情豈不等，著相自家迷。有詩為證：

纖纖新月照銀屏，人在幽閨欲斷魂。益悔風流多不足，須知恩愛是愁根。

那時，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，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。西門慶這裡寫書，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，又具羊酒金緞禮物謝主事：「就說此貨過稅，還望青目一二。」家中收拾鋪面完備，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，就是那日卸貨，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。那日，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，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。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、雜耍撮弄。西門慶這裡，李銘、吳惠、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。

甘伙計與韓伙計都在柜上發賣，一個看銀子，一個講說價錢，崔本專管收生活。西門慶穿大紅，冠帶著，燒罷紙，各親友遞果盒把盞畢，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，五果五菜、三湯五割，從新遞酒上坐，鼓樂喧天。在坐者有喬大戶、吳大舅、吳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韓姨夫、吳道官、倪秀才、溫葵軒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，還有李智、黃四、傅自新等眾伙計主管並街坊鄰舍，都坐滿了席面。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《南呂·紅衲襖》「混元初生太極」。須臾，酒過五巡，食割三道，下邊樂工吹打彈唱，雜耍百戲過去，席上觥籌交錯。應伯爵、謝希大飛起大鐘來，杯來盞去。

飲至日落時分，把眾人打發散了，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、沈姨夫、韓姨夫、溫葵軒、應伯爵、謝希大，從新擺上

桌席留後坐。那日新開張，伙計攢帳，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。西門慶滿心歡喜，晚夕收了鋪面，把甘伙計、韓伙計、傅伙計、崔本、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，到席上飲酒。吹打良久，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，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。

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，走出前邊解手，叫過李銘問道：「那個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，是誰家的？」李銘道：「二爹原來不知道？」因說道：「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。前日爹在他家吃酒，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。」伯爵道：「真個？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。」於是歸到酒席上，向西門慶道：「哥，你又恭喜，又抬了小舅子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狗才，休要胡說。」一面叫過王經來：「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。」伯爵向吳大舅說道：「老舅，你怎麼說？這鐘罰的我沒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罰你這狗才一個出位妄言。」伯爵

低頭想了想兒，呵呵笑了，道：「不打緊處，等我吃，我吃死不了人。」又道：「我從來吃不得啞酒，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，我才罷了。」當下，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。伯爵令李銘、吳惠下去：「不要你兩個。我只要鄭春單彈著箏兒，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。」謝希大叫道：「鄭春你過來，依著你應二爹唱個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和花子講過：有一個曲兒吃一鐘酒。」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鐘放在應二面前。那鄭春款按銀箏，低低唱《清江引》道：

一個姐兒十六七，見一對蝴蝶戲。香肩靠粉牆，春筍彈珠淚。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。

唱：鄭春唱了請酒，伯爵才飲訖，玳安又連忙斟上。鄭春又

轉過雕欄正見他，斜倚定荼蘼架；佯羞整鳳衩，不說昨宵話，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。

伯爵吃過，連忙推與謝希大，說道：「罷，我是成不的，成不的！這兩大鐘把我就打發了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傻花子，你吃不得推與我來，我是你家有「毛皮」的蠻子？」伯爵道：「傻花子，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，少不的是你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。」伯爵笑道：「傻孩兒，我做了韶武，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。」西門慶笑令玳安兒：「拿磕瓜來打這賊花子！」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響瓜兒，說道：「你這花子，溫老先生在這裡，你口裡只恁胡說。」伯爵道：「溫老先兒他斯文人，不管這閑事。」溫秀才道：「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，原來這等厚。酒席中間，誠然不如此也不樂。悅在心，樂主發散在

外，自不覺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如此。」

沈姨夫向西門慶說：「姨夫，不是這等。請大舅上席，還行個令兒——或擲骰，或猜枚，或看牌，不拘詩詞歌賦、頂真續麻、急口令，說不過來吃酒。這個庶幾均勻，彼此不亂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姨夫說的是。」先斟了一杯，與吳大舅起令。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：「列位，我行一令：順著數去，遇點要個花名，花名下要頂真，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。說不來，罰一大杯。我就是一起——」

一擲一點紅，紅梅花對白梅花。」

吳大舅擲了個二，多一杯。飲過酒，該沈姨夫接擲。沈姨夫說道：

「二擲並頭蓮，蓮漪戲彩鴛。」

沈姨夫也擲了個二，飲過兩杯，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。
韓姨夫說道：

「三擲三春李，李下不整冠。」

韓姨夫擲完，吃了酒，送與溫秀才。秀才道：「我學生奉令了——」

四擲狀元紅，紅紫不以為褻服。」

溫秀才只遇了一杯酒，吃過，該應伯爵行令。伯爵道：「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，不會頂真，只說個急口令兒罷：

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，左手拿著一個黃豆巴鬥，右手拿

著一條綿花叉口，望前只管跑走。一個黃白花狗，咬著那綿花叉口，那急急腳腳的老小，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鬥，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。不知手鬥過那狗，狗鬥過那手。」

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賊謔斷腸子的天殺的，誰家一個手去逗狗來？一口不被那狗咬了？」伯爵道：「誰叫他不拿個棍兒來！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——受狗的氣了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，說他是花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該罰他一鐘，不成個令。謝子純，你行罷！」謝希大道：「我也說一個，比他更妙：

牆上一片破瓦，牆下一匹騾馬。落下破瓦，打著騾馬。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，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。」

伯爵道：「你笑話我的令不好，你這破瓦倒好？你家娘

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騾馬，我就是個破瓦。——俺兩個破磨對癩驢。」謝希大道：「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，撒把黑豆只好喂豬哄狗，也不要他。」兩個人鬥了回嘴，每人斟了一鐘，該韓伙計擲。韓道國道：「老爹在上，小人怎敢占先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順著來，不要遜了。」於是韓道國說道：

「五擲臘梅花，花里遇神仙。」

擲畢，該西門慶擲，西門慶道：「我要擲個六：

六擲滿天星，星辰冷落碧潭水。」

果然擲出個六來。應伯爵看見，說道：「哥今年上冬，管情加官進祿，主有慶事。」於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。一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，頑耍至更闌方散。西門慶打發小

優兒出門，看收了家伙，派定韓道國、甘伙計、崔本、來保四人輪流上宿，吩咐仔細門戶，就過那邊去了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次日，應伯爵領了李智、黃四來交銀子，說：「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，不夠還人，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。等下遭關出來再找完，不敢遲了。」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。西門慶教陳敬濟來，把銀子兌收明白，打發去了。銀子還擺在桌上，西門慶因問伯爵道：「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，前後四間，只要三十五兩銀子。他來對我說，正值小兒病重，我心裡亂，就打發他去了。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？」伯爵道：「他對我說來，我說，你去的不是了，他乃郎不好，他自亂亂的，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？你且休回那房主兒，等我見哥，替你題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

「也罷，你吃了飯，拿一封五十兩銀子，今日是個好日子，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。剩下的，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鋪兒，月間賺幾錢銀子兒，就夠他兩口兒盤攪了。」伯爵道：「此是哥下顧他了。」不一時，放桌兒擺上飯來，西門慶陪他吃了飯，道：「我不留你。你拿了這銀子去，替他乾乾這勾當去罷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裡還教個大官和我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沒的扯淡，你袖了去就是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今日我還有一小事。實和哥說，家表弟杜三哥生日，早晨我送了些禮兒去，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。我不得來回你話，教個大官兒跟了去，成了房子，好教他來回你話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是恁說，叫王經跟你去罷。」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。

常峙節正在家，見伯爵至，讓進裡面坐。伯爵拿出銀子

來與常峙節看，說：「大官人如此如此，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，我又不得閑，杜三哥請我吃酒。我如今了畢你的事，我方纔得去。」常峙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，說道：「哥的盛情，誰肯！」一面吃茶畢，叫了房中人來，回到新市街，兌與賣主銀子，寫立房契。伯爵吩咐與王經，歸家回西門慶話。剩的銀子，叫與常峙節收了。他便與常峙節作別，往杜家吃酒去了。西門慶看了文契，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求人須求大丈夫，濟人須濟急時無。一切萬般皆下品，誰知恩德是良圖。

↑第六十回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第六十二回↓

詞曰：

蛩聲泣露驚秋枕，淚濕鴛鴦錦。獨卧玉肌涼，殘更與恨長。

陰風翻翠幌，雨澀燈花暗。畢竟不成眠，鴉啼金井寒。

話說一日，韓道國鋪中回家，睡到半夜，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：「你我被他照顧，掙了恁些錢，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。況他又丟了孩兒，只當與他釋悶，他能吃多少！彼此好看。就是後生小郎看著，到明日南邊去，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，比別人不同。」韓道國道：「我心裡也是這等說。明日初五日是月忌，不好。到初六日，安排酒席，叫兩個唱的，具個柬帖，等我親自到宅內，請老爹散悶坐坐。我晚夕便往鋪子里睡去。」王六兒道：「平白又叫甚麼唱

的？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，不方便。隔壁樂三嫂家，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，年紀小小的，且會唱，他又是瞽目的，請將他來唱唱罷。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。」韓道國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韓道國走到鋪子里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，親見西門慶，聲喏畢，說道：「明日，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，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，散悶坐一日。」因把請柬遞上去。西門慶看了，說道：「你如何又費此心。我明日倒沒事，衙門中回家就去。」韓道國作辭出門。到次早，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馮飯菜蔬，一面叫廚子整理，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，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，單等西門慶來到。等到午後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壇葡萄酒來，然後西門慶坐著涼轎，玳安、王經跟隨，到門首下轎，頭戴忠靖冠，身穿

青水緯羅直身，粉頭皂靴。韓道國迎接入內，見畢禮數，說道：「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。」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，西門慶坐下。

不一時，王六兒打扮出來，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，回後邊看茶去了。須臾，王經拿出茶來，韓道國先取一盞，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，然後自取一盞，旁邊相陪。吃畢，王經接了茶盞下去，韓道國便開言說道：「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，一向在外，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看顧，王經又蒙抬舉，叫在宅中答應，感恩不淺。前日哥兒沒了，雖然小人在那裡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，不曾往宅里弔問的，恐怕老爹惱。今日，一者請老爹解解悶，一者就恕俺兩口兒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。」說著，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坐下。因向韓道國道：「你和老爹說了不？」道國道：「

我還不曾說哩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是甚麼？」王六兒道：「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，我恐怕不方便，故不去請。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，叫做申二姐，諸般大小時樣曲兒，連數落都會唱。我前日在宅里，見那一位鬱大姐唱的也中中的，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。教我今日請了他來，唱與爹聽。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？若好，到明日叫了宅里去，唱與他娘每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有女兒，亦發好了。你請出來我看看。」不一時，韓道國叫玳安上來：「替老爹寬去衣服。」一面安放桌席，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。王六兒把酒打開，燙熱了，在旁執壺，道國把盞，與西門慶安席坐下，然後才叫出申二姐來。西門慶睜眼觀看，見他高髻雲鬟，插著幾枝稀稀花翠，淡淡釵梳，綠襖紅裙，顯一對金蓮趂趂；桃腮粉臉，抽兩道細細春山。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。西門慶便道：「請起。你今青春多少？」申二姐道：

「小的二十一歲了。」又問：「你記得多少唱？」申二姐道：「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。」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。申二姐向前行畢禮，方纔坐下。先拿箏來唱了一套《秋香亭》，然後吃了湯飯，添換上來，又唱了一套《半萬賊兵》。落後酒闌上來，西門慶吩咐：「把箏拿過去，取琵琶與他，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。」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會唱。一面輕搖羅袖，款跨鮫綃，頓開喉音，把弦兒放得低低的，彈了個《四不應·山坡羊》。唱完了，韓道國教渾家滿斟一盞，遞與西門慶。王六兒因說：「申二姐，你還有好《鎖南枝》，唱兩個與老爹聽。」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，唱《鎖南枝》道：

初相會，可意人，年少青春，不上二旬。黑「髡參」一「髡參」兩朵烏雲，紅馥馥一點朱唇，臉賽天桃如嫩筍。若生

在畫閣蘭堂，端的也有個夫人分。可惜在章台，出落做下品。但能夠改嫁從良，勝強似棄舊迎新。

初相會，可意嬌，月貌花容，風塵中最少。瘦腰肢一捻堪描，俏心腸百事難學，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。常則怨席上樽前，淺斟低唱相偎抱。一覷一個真，一看一個飽。雖然是半霎歡娛，權且將悶解愁消。

西門慶聽了這兩個《鎖南枝》，正打著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，心中甚喜。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，笑嘻嘻說道：「爹，你慢慢兒的飲，申二姐這個才是零頭兒，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。到明日閑了，拿轎子接了，唱與他娘每聽，管情比鬱大姐唱的高。」西門慶因說：「申二姐，我重陽那日，使人來接你，去不去？」申二姐道：「老爹說那裡

話，但呼喚，怎敢違阻！」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，心中大喜。

不一時，交杯換盞之間，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，叫他唱了幾套，悄悄向韓道國說：「教小廝招弟兒，送過樂三嫂家歇去罷。」臨去拜辭，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，賞他買弦。申二姐連忙嗑頭謝了。西門慶約下：「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。」王六兒道：「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，等我這裡教小廝請他去。」說畢，申二姐往隔壁去了。韓道國與老婆說知，也就往鋪子里睡去了。只落下老婆在席上，陪西門慶擲骰飲酒。吃了一回，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，西門慶推起身更衣，就走入婦人房裡，兩個頂門頑耍。王經便把燈燭拿出來，在前半間和玳安、琴童兒做一處飲酒。

那後生胡秀，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，打發廚子去了，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內，地下鋪著一領席，就睡著了。睡了一覺起來，忽聽見婦人房裡聲喚，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燈亮來，只道西門慶去了，韓道國在房中宿歇。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，往那邊張看。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著燈燭，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。伶伶俐俐看見，把老婆兩隻腿，卻是用腳帶吊在床頭上，西門慶上身止著一件綾襖兒，下身赤露，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，一動一靜，扇打的連聲響亮，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。良久，只聽老婆說：「我的親達！你要燒淫婦，隨你心裡揀著那塊只顧燒，淫婦不敢攔你。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，怕那些兒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只怕你家裡的噴是的。」老婆道：「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，他敢噴！他靠著那裡過日子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既一心在我身上，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

身，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，做個買手置貨罷。」老婆道：「等走過兩遭兒，卻教他去。省的閑著在家做甚麼？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，一心只要外邊去。你若下顧他，可知好哩！等他回來，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，我也不要他，一心撲在你身上，隨你把我安插在那裡就是了。我若說一句假，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你快休賭誓！」兩個一動一靜，都被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。

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，只說往鋪子里睡去了。走到緞子鋪里，問王顯、榮海，說他沒來。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，叫開門，前後尋胡秀，那裡得來，只見王經陪玳安、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。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，連忙倒在席上，又推睡了。不一時，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，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，用腳踢醒，罵道：「賊野狗死囚，還不起

來！我只說先往鋪子里睡去，你原來在這裡挺得好覺兒。還不起來跟我去！」那胡秀起來，推揉了揉眼，楞楞睜睜跟道國往鋪子里去了。

西門慶弄老婆，直弄夠有一個時辰，方纔了事。燒了王六兒心口裡並毳蓋子上、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。老婆起來穿了衣服，教丫頭打發盥水淨了手，重篩暖酒，再上佳餚，情話攀盤。又吃了幾鐘，方纔起身上馬，玳安、王經、琴童三個跟著。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，走到李瓶兒房中。李瓶兒睡在床上，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，說道：「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韓道國家請我。見我丟了孩子，與我釋悶。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，年紀小小，好不會唱！又不說鬱大姐。等到明日重陽，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，唱兩日你每聽，就與你解解悶。你緊心裡不好，休要只顧思想他

了。」說著，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，和李瓶兒睡。李瓶兒道：「你沒的說！我下邊不住的長流，丫頭替我煎藥哩。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。你看著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，只有一口游氣兒在這裡，又來纏我起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心肝！我心裡舍不得的你。只要和你睡，如之奈何？」李瓶兒瞟了他一眼，笑了笑兒：「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。我倒明日死了，你也舍不得的我罷！」又道：「亦發等我好好兒，你再進來和我睡也不遲。」西門慶坐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罷，罷。你不留我，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原來你去，省的屈著你那心腸兒。他那裡正等的你火里火發，你不去，卻忙惚兒來我這屋裡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恁說，我又不去了。」李瓶兒微笑道：「我哄你哩，你去罷。」於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。李瓶兒起來，坐在床上，迎春伺候他吃藥。拿起那藥來，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，長吁了一口氣，

方纔吃了那盞藥。正是：

心中無限傷心事，付與黃鸝叫幾聲。

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，單表西門慶到於潘金蓮房裡。金蓮才叫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。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：「我兒，又早睡了？」金蓮道：「稀幸！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裡來！」因問：「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韓伙計打南邊來，見我沒了孩子，一者與我釋悶，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，請我坐坐。」金蓮道：「他便在外邊，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伙計家，那裡有這道理？」婦人道：「伙計家，有這個道理！齊腰拴著根線兒，只怕一入日一過界兒去了。你還搗鬼哄俺每哩，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！你生日，賊淫婦他沒在這裡？你悄悄把李

瓶兒壽字簪子，黃貓黑尾偷與他，卻叫他戴了來施展。大娘、孟三兒，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？吃我問了一句，他把臉兒都紅了，他沒告訴你？今日又摸到那裡去，賊沒廉恥的貨，一個大摔瓜長淫婦，喬眉喬樣，描的那水髻長長的，搽的那嘴唇鮮紅的——倒象人家那血毬。甚麼好老婆，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，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！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，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話兒。」西門慶堅執不認，笑道：「怪小奴才兒，單管只胡說，那裡有此勾當？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，他又沒出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？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，又放羊，又拾柴，一徑把老婆丟與你，圖你家買賣做，要賺你的錢使。你這傻行貨子，只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！」西門慶脫了衣裳，坐在床沿上，婦人探出手來，把褲子扯開，摸見那話軟叮噹的，托子還帶在上面，說道：「可又來，你臘鴨子煮到鍋里——」

身子兒爛了，嘴頭兒還硬。見放著不語先生在這裡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，聳到這咱晚才來家？弄的恁個樣兒，嘴頭兒還強哩！你賭個誓，我叫春梅舀一甌子涼水，你只吃了，我就算你好膽子。論起來，鹽也是這般咸，醋也是這般酸，禿子包網中——饒這一抵子兒也罷了。若是信著你意兒，把天下老婆都耍遍了罷。賊沒羞的貨，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！你早是個漢子，若是個老婆，就養遍街，「入日」一遍巷。」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，只是笑。

上的床來，叫春梅篩熱了燒酒，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，放在口裡咽下去，仰臥在枕上，令婦人：「我兒，你下去替你達品，品起來是你造化。」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，便道：「好乾淨兒！你在那淫婦窟窿子裡鑽了來，教我替你哂，可不贖殺了我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單管胡說

白道的，那裡有此勾當？」婦人道：「那裡有此勾當？你指著肉身子賭個誓麼！」亂了一回，教西門慶下去使水，西門慶不肯下去，婦人旋向袖子里掏出個汗巾來，將那話抹展了一回，方纔用朱唇裹沒。嗚咂半晌，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，暴怒起來，乃騎在婦人身上，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，兩手兜其股，蹲踞而擺之，肆行扇打，連聲響亮。燈光之下，窺玩其出入之勢，婦人倒伏在枕畔，舉股迎湊者久之。西門慶興猶不愜，將婦人仰卧朝上，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，頂入去，執其雙足，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度。婦人禁受不住的，瞑目顫聲，沒口子叫：「達達，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，不使上他也罷了。」西門慶口中呼叫道：「小淫婦兒，你怕我不怕？再敢無禮不敢？」婦人道：「我的達達，罷麼，你將就我些兒，我再不敢了！達達慢慢提，看提散了我的頭髮。」兩個顛鴛倒鳳，足狂了半夜，方纔體倦而寢。

話休饒舌，又早到重陽令節。西門慶對吳月娘說：「韓伙計前日請我，一個唱的申二姐，生的人材又好，又會唱。我使小廝接他來，留他兩日，教他唱與你每聽。」又吩咐廚下收拾餚饌果酒，在花園大卷棚聚景堂內，安放大八仙桌，合家宅眷，慶賞重陽。

不一時，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。入到後邊，與月娘眾人磕了頭。月娘見他年小，生的好模樣兒。問他套數，也會不多，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些。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，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，然後花園擺下酒席。那日，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，在家看著栽了菊花。請了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並大姐，都在席上坐的。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在旁斟酒伏侍。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。那李瓶兒在房中，因身上不方便，請了半日才來。恰

似風兒颳倒的一般，強打著精神陪西門慶坐，眾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。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，眉頭不展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把心放開，教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。」玉樓道：「你說與他，教他唱甚麼曲兒，他好唱。」李瓶兒只顧不說。正飲酒中間，忽見王經走來說道：「應二爹、常二叔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請你應二爹、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，我就來。」王經道：「常二叔教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。」西門慶向月娘道：「此是他成了房子，買禮來謝我的意思。」月娘道：「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，怎好空了他去！你陪他坐去，我這裡吩咐看菜兒。」西門慶臨出來，又叫申二姐：「你唱個好曲兒，與你六娘聽。」一直往前邊去了。金蓮道：「也沒見這李大姐，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，教申二姐唱就是了，辜負他爹的心！為你叫將他來，你又不言語。」催逼的李瓶兒急了，半日才說出來：「你唱個『紫陌紅塵

罷。」那申二姐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我有。」於是取過箏來，頓開喉音，細細唱了一套。唱畢，吳月娘道：「李大姐，好甜酒兒，你吃上一鐘兒。」李瓶兒又不敢違阻，拿起鐘兒來咽了一口兒，又放下了。坐不多時，下邊一陣熱熱的來，又往屋裡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到於小捲棚翡翠軒，只見應伯爵與常峙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。原來松牆兩邊，擺放二十盆，都是七尺高，各樣有名的菊花，也有大紅袍、狀元紅、紫袍金帶、白粉西、黃粉西、滿天星、醉楊妃、玉牡丹、鵝毛菊、鴛鴦花之類。西門慶出來，二人向前作揖。常峙節即喚跟來人，把盒兒掇進來。西門慶一見便問：「又是甚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常二哥蒙哥厚情，成了房子，無可酬答，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鮮並兩隻爐燒鴨兒，邀我來和哥坐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

常二哥，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？你令正病才好些，你又禁害他！」伯爵道：「我也是恁說。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，恐怕哥不稀罕。」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：四十個大螃蟹，都是剔剝淨了的，裡邊釀著肉，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，香油「一蝶」「蟲」改「火」，醬油醋造過，香噴噴，酥脆好食。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。西門慶看了，即令春鴻、王經掇進去，吩咐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，因向常峙節謝了。

琴童在旁掀簾，請入翡翠軒坐。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，問：「哥是那裡尋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。這二十盆，就連盆都送與我了。」伯爵道：「花到不打緊，這盆正是官窯雙箍鄧漿盆，都是用絹羅打，用腳跔過泥，才燒造這個物兒，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。如今那

裡尋去！」誇了一回。西門慶喚茶來吃了，因問：「常二哥幾時搬過去？」伯爵道：「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。昨日好日子，買了些雜貨兒，門首把鋪兒也開了。就是常二嫂兄弟，替他在鋪里看銀子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俺每幾時買些禮兒，休要人多了，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，我家裡整理菜兒抬了去——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——叫兩個妓者，咱每替他暖暖房，耍一日。」常峙節道：「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，算計來不敢請。地方兒窄狹，只怕褻瀆了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沒的扯淡，那裡又費你的事起來。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，和他說說。」即令琴童兒：「快請你謝爹去！」伯爵因問：「哥，你那日叫那兩個去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是個人，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，我怎的也知道了？比李掛兒風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通色絲子女不可言！」伯爵道：「他怎的前日你

生日時，那等不言語，扭扭的，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到幾時再去著，也攜帶你走走。你月娘會打的好雙陸，你和他打兩貼雙陸。」伯爵道：「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，休要放了他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歪狗才，不要惡識他便好。」正說著，謝希大到了，聲諾畢，坐下。西門慶道：「常二哥如此這般，新有了華居，瞞著俺每，已搬過去了。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，休要費煩他絲毫。我這裡整治停當，教小廝抬到他府上，我還叫兩個妓者，咱耍一日何如？」謝希大道：「哥吩咐每人出多少分資，俺每都送到哥這裡來就是了。還有那幾位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再沒人，只這三四個兒，每人一二星銀子就夠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十分人多了，他那裡沒地方兒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琴童來說：「吳大舅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

「請你大舅這裡來坐。」不一時，吳大舅進入軒內，先與三人作了揖，然後與西門慶敘禮坐下。小廝拿茶上來，同吃了茶，吳大舅起身說道：「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。」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裡。月娘還在捲棚內與眾姊妹吃酒聽唱，聽見說：「大舅來了，爹陪著在後邊說話哩。」一面走到上房，見大舅道了萬福，叫小玉遞上茶來。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，說道：「昨日府里才領了三錠銀子，姐夫且收了這十兩，餘者待後次再送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舅，你怎的這般計較？且使著，慌怎的！」大舅道：「我恐怕遲了姐夫的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？」大舅道：「還得一個月終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工完之時，一定撫按有些獎勵。」大舅道：「今年考選軍政在邇，還望姐夫扶持，大巡上替我說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舅之事，都在於我。」

說畢話，月娘道：「請大舅前邊同坐罷。」大舅道：「我去罷，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沒甚麼話。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，買下了兩間房子，已搬過去了，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，節間留他每坐坐。大舅來的正好。」於是讓至前邊坐了。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。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，西門慶旋教開庫房，拿出一壇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。打開碧靛清，噴鼻香，未曾篩，先攬一瓶涼水，以去其蓼辣之性，然後貯於布甌內，篩出來醇厚好吃，又不說葡萄酒。叫王經用小金鐘兒斟一杯兒，先與吳大舅嘗了，然後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，極口稱羨不已。須臾，大盤大碗擺將上來，眾人吃了一頓。然後才拿上釀螃蟹並兩盤燒鴨子來，伯爵讓大舅吃。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，這般有味，酥脆好吃。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。」大舅道：「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，並不知螃

蟹這般造作，委的好吃！」伯爵又問道：「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房下每都有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也難為我這常嫂子，真好手段兒！」常峙節笑道：「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，教列位哥笑話。」

吃畢螃蟹，左右上來斟酒，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，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。應伯爵忽聽大卷棚內彈箏歌唱之聲，便問道：「哥，今日李桂姐在這裡？不然，如何這等音樂之聲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再聽，看是不是？」伯爵道：「李桂姐不是，就是吳銀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謔。倒是個女先生。」伯爵道：「不是鬱大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是他，這個是申二姐。年小哩，好個人材，又會唱。」伯爵道：「真個這等好？哥怎的不牽出來俺每瞧瞧？」就唱個兒俺每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你眾娘每大節間，叫

他來賞重陽頑耍，偏你這狗才耳朵尖，聽的見！」伯爵道：「我便是千里眼，順風耳，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，我也聽見了。」謝希大道：「你這花子，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，愁聽不見！」兩個又頑笑了一回，伯爵道：「哥，你好歹叫他出來，俺每見兒兒，俺每不打緊，教他只當唱個與老舅聽也罷了。休要就古執了。」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，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。不一時，申二姐來，望上磕了頭起來，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。伯爵問申二姐：「青春多少？」申二姐回道：「屬牛的，二十一歲了。」又問：「會多少小唱？」申二姐道：「琵琶箏上套數小唱，也會百十來套。」伯爵道：「你會許多唱也夠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申二姐，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，省的勞動了你。說你會唱『四夢八空』，你唱與大舅聽。」吩咐王經、書童兒，席間斟上酒。那申二姐款跨鮫綃，微開檀口，慢慢唱著，眾人飲酒不

題。

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，坐淨桶，下邊似尿的一般，只顧流將起來，登時流的眼黑了。起來穿裙子，忽然一陣旋暈，向前一頭撞倒在地。饒是迎春在旁〔才芻〕扶著，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。和奶子〔才芻〕到炕上，半日不省人事。慌了迎春，忙使繡春：「快對大娘說去！」繡春走到席上，報與月娘眾人。月娘撇了酒席，與眾姐妹慌忙走來看視。見迎春、奶子兩個〔才芻〕扶著他坐在炕上，不省人事。便問：「他好好的進屋裡，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？」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，把月娘唬了一跳。說道：「他剛纔只怕吃了酒，助趕的他血旺了，流了這些。」玉樓、金蓮都說：「他幾曾大吃酒來！」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。半晌蘇醒過來，才說出話兒來。月娘問：「李大姐，你怎的來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我

不怎的。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，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，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，由不的身子就倒了。」月娘便要使來安兒：「請你爹進來——」對他說，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。」李瓶兒又嗔教請去：「休要大驚小怪，打攪了他吃酒。」月娘吩咐迎春：「打鋪教你娘睡罷。」月娘於是也就吃不成酒了，吩咐收拾了家伙，都歸後邊去了。

西門慶陪侍吳大舅眾人，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。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，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。見李瓶兒睡在炕上，面色蠟查黃了，扯著西門慶衣袖哭泣。西門慶問其所以，李瓶兒道：「我到屋裡坐榻子，不知怎的，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，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。起來穿裙子，天旋地轉，就跌倒了。」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，說道，「丫頭都在那裡，不看你，怎的跌傷了面貌？」

李瓶兒道：「還虧大丫頭都在跟前，和奶子（才芻）扶著我，不然，還不知跌的怎樣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。」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。

次日早晨，往衙門裡去，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。直到晌午才來。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，使小廝說進去。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，熏下香，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。診畢脈，走出外邊廳上，對西門慶說：「老夫人脈息，比前番甚加沉重，七情傷肝，肺火太旺，以致木旺土虛，血熱妄行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。若所下的血紫者，猶可以調理；若鮮紅者，乃新血也。學生撮過藥來，若稍止，則可有望；不然，難為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，學生必當重謝！」任醫官道：「是何言語！你我厚間，又是明用情分，學生無不盡心。」西門慶待畢茶，送出門，隨即具一匹

杭絹、二兩白金，使琴童兒討將藥來，名曰「歸脾湯」，乘熱吃下去，其血越流之不止。西門慶越發慌了，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。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，熱入血室，亦取將藥來。吃下去，如石沉大海一般。

月娘見前邊亂著請太醫，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，與了他五錢銀子、一件雲絹比甲兒並花翠，裝了個盒於，就打發他坐轎子去了。花子由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，聽見李瓶兒不好，使了花大嫂，買了兩盒禮來看他。見他瘦的黃慊慊兒，不比往時，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。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。韓道國說：「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，指下明白，極看得好。前歲，小媳婦月經不通，是他看來。老爹請他來看看六娘，管情就好哩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就使琴童和王經兩個疊騎著頭口，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。

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，和他商議道：「第六個房下，甚是不好的重，如之奈何？」伯爵失驚道：「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，怎的又不好起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自從小兒沒了，著了憂戚，把病又發了。昨日重陽，我接了申二姐，與他散悶頑耍，他又沒好生吃酒，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，一交跌倒，把臉都磕破了。請任醫官來看，說脈息比前沉重。吃了藥，倒越發血盛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請胡太醫來看，怎的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胡大醫說，是氣沖了血管，吃了他的，也不見動靜。今日韓伙計說，門外一個趙太醫，名喚趙龍崗，專科看婦女，我使小廝請去了。把我焦愁的了不得。生為這孩子不好，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。婦女人家，又不知個迴轉，勸著他，又不依你，叫我無法可處。」

正說著，平安來報：「喬親家爹來了。」西門慶一面讓

進廳上，同伯爵敘禮坐下。喬大戶道：「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，特來候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。一向因小兒沒了，著了憂戚，身上原有些不調，又發起來了。蒙親家掛念。」喬大戶道：「也曾請人來看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常吃任後溪的藥，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，吃藥越發轉盛。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。」喬大戶道：「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，大小方脈俱精。他兒子何歧軒，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。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好，等趙龍崗來，來過再請他來看看。」喬大戶道：「親家，依我愚見，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，再等趙龍崗來，叫他兩個細講一講，就論出病原來了。然後下藥，無有不效之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親家說的是。」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。

那消半晌，何老人到來，與西門慶、喬大戶等作了揖，讓於上面坐下。西門慶舉手道：「數年不見你老人家，不覺越發蒼髯皓首。」喬大戶又問：「令郎先生肄業盛行？」何老人道：「他逐日縣中迎送，也不得閑，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老人家高壽了，還這等健朗。」何老人道：「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。」敘畢話，看茶上來吃了，小廝說進去。須臾，請至房中，就床看李瓶兒脈息，旋「才芻」扶起來，坐在炕上，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。但見他——

面如金紙，體似銀條。看看減褪豐標，漸漸消磨精彩。隱隱耳虛聞磬響，昏昏眼暗覺螢飛。六脈細沉，一靈縹緲，喪門弔客已臨身，扁鵲盧醫難下手。

何老人看了脈息，出到廳上，向西門慶、喬大戶說道：

「這位娘子，乃是精沖了血管起，然後著了氣惱。氣與血相搏，則血如崩。不知當初起病之由是也不是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便是，卻如何治療？」

正論間，忽報：「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。」何老人便問：「是何人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伙計舉來一醫者，你老人家只推不知，待他看了脈息，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，好下藥。」不一時，趙大醫從外而入，西門慶與他敘禮畢，然後與眾人相見。何、喬二老居中，讓他在左，伯爵在右，西門慶主位相陪。吃了茶，趙太醫便問：「列位尊長貴姓？」喬大戶道：「俺二人一姓何，一姓喬。」伯爵道：「在下姓應。老先想就是趙龍崗先生了。」趙太醫答道：「龍崗是賤號。在下以醫為業，家祖見為太醫院院判，家父見充汝府良醫，祖傳三輩，習學醫術。每日攻習王叔和、東垣勿聽子

《藥性賦》、《黃帝素問》、《難經》、《活人書》、《丹溪纂要》、《丹溪心法》、《潔古老脈訣》、《加減十三方》、《千金奇效良方》、《壽域神方》、《海上方》、無書不讀。藥用胸中活法，脈明指下玄機。六氣四時，辨陰陽之標格；七表八里，定關格之沉浮。風虛寒熱之癥候，一覽無餘；弦洪芤石之脈理，莫不通曉。小人拙口鈍吻，不能細陳。「何老人聽了，道：「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為先？」趙太醫道：「古人雲，望聞問切，神聖功巧。學生先問病，後看脈，還要觀其氣色。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，才看得準，庶乎不差。」何老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先生進去看看。」西門慶即令琴童：「後邊說去，又請了趙先生來了。」

不一時，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。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，又「才芻」扶起來，靠著枕褥坐著。這趙太醫

先診其左手，次診右手，便教：「老夫人抬起頭來，看看氣色。」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。趙太醫教西門慶：「老爹，你問聲老夫人，我是誰？」西門慶便教李瓶兒：「你看這位是誰？」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，便低聲說道：「他敢是太醫？」趙先生道：「老爹，不妨事，還認的人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趙先生，你用心看，我重謝你。」一面看視了半日，說道：「老夫人此病，休怪我說，據看其面色，又診其脈息，非傷寒，只為雜症，不是產後，定然胎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是此疾。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。」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如此面色這等黃，多管是脾虛泄瀉，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實說與先生，房下如此這般，下邊月水淋漓不止，所以身上都瘦弱了。有甚急方妙藥，我重重謝你。」趙先生道：「如何？我就說是經水不調。不打緊處，小人有藥。」

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，喬大戶、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，趙先生道：「依小人講，只是經水淋漓。」何老人道：「當用何藥治之？」趙先生道：「我有一妙方，用著這幾味藥材，吃下去管情就好。聽我說：

甘草甘遂與礪砂，黎蘆巴豆與芫花，薑汁調著生半夏，用烏頭杏仁天麻。這幾味兒齊加，蔥蜜和丸只一搥，清晨用燒酒送下。」

何老人聽了，便道：「這等藥恐怕太狠毒，吃不得。」趙先生道：「自古毒藥苦口利於病。怎麼吃不得？」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，因是韓伙計舉保來，不好罵他，稱二錢銀子，也不送，就打發他去了。因向喬大戶說：「此人原來不知甚麼。」何老人道：「老拙適纔不敢說，此人東門外有名

的趙搗鬼，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，哄過往之人，他那裡曉的甚脈息病源！」因說：「老夫人此疾，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，遇緣，若服畢經水少減，胸口稍開，就好用藥。只怕下邊不止，就難為矣。」說畢，起身。

西門慶封白金一兩，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，晚夕與李瓶兒吃了，並不見分毫動靜。吳月娘道：「你也省可與他藥吃。他飲食先阻住了，肚腹中有甚麼兒，只是拿藥淘碌他。前者，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，今年卻不整二十七歲了。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，叫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如何。只怕犯著甚麼星辰，替他禳保禳保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里問去。那裡回說：「吳神仙雲游之人，來去不定。但來，只在城南土地廟下。今歲從四月里，往武當山去了。要打數算命，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

數，一數只要三錢銀子，不上人家門。」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，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。門上貼著：「抄算先天易數，每命卦金三錢。」陳敬濟向前作揖，奉上卦金，說道：「有一命煩先生推算。」寫與他八字：女命，年二十七歲，正月十五日午時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，就說：「這個命，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，理取印綏之格，借四歲行運。四歲己未，十四歲戊午，二十四歲丁巳，三十四歲丙辰。今年流年丁酉，比肩用事，歲傷日乾，計都星照命，又犯喪門五鬼，災殺作炒。夫計都者，陰晦之星也。其象猶如亂絲而無頭，變異無常。大運逢之，多主暗昧之事，引惹疾病，主正、二、三、七、九月病災有損，小口凶殃，小人所算，口舌是非，主失財物。或是陰人大為不利。」抄畢數，敬濟拿來家。西門慶正和應伯爵、溫秀才坐的，見抄了數來，拿到後邊，解說與月娘聽。見命中多凶少

吉，不覺——

眉間搭上三黃鎖，腹內包藏一肚愁。

↑第六十一回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
大哭李瓶兒第六十三回↓

詩曰：

玉釵重合兩無緣，魚在深潭鶴在天。得意紫鸞休舞鏡，
傳言青鳥罷銜箋。金盆已覆難收水，玉軫長籠不續弦。
若向蘼蕪山下過，遙將紅淚灑窮泉。

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，求神問卜發課，皆有凶
無吉，無法可處。初時，李瓶兒還〔門乍〕著梳頭洗臉，

下炕來坐淨桶，次後漸漸飲食減少，形容消瘦，那消幾時，把個花朵般人兒，瘦弱得黃葉相似，也不起炕了，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。恐怕人嫌穢惡，教丫頭只燒著香。西門慶見他胳膊兒瘦得銀條相似，只守著在房內哭泣，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。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，你還往衙門中去，只怕誤了你的公事。我不妨事，只吃下邊流的虧，若得止住了，再把口裡放開，吃些飲食兒，就好了。你男子漢，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！」西門慶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見你不好，心中舍不的你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好傻子，只不死，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！」又道：「我有句話要對你說：我不知怎的，但沒人在房裡，心中只害怕，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跟前一般。夜裡要便夢見他，拿刀弄杖，和我廝嚷，孩子也在他懷裡。我去奪，反被他推我一交，說他又買了房子，來纏了好幾遍，只叫我去。只不好對你說。」西門慶聽了說道：「人死如燈

滅，這幾年知道他往那裡去了！此是你病的久，神虛氣弱了，那裡有甚麼邪魔魍魎、家親外祟！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，討兩道符來，貼在房門上，看有邪祟沒有。」

說畢，走到前邊，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。走到路上，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，忙下頭口。伯爵因問：「你往那裡去？你爹在家裡？」玳安道：「爹在家裡，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。」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，因說道：「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，唬了一跳，敬來問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象模樣了，丟的我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卻怎生樣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？」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：「只恐有邪祟，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。」謝希大道：「哥，此是嫂子神氣虛弱，那裡有甚麼邪祟！」伯爵道：「哥若遣邪也不難，門外

五嶽觀潘道士，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，極遣的好邪，有名喚著潘捉鬼，常將符水救人。哥，你差人請他來，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，他就知道。你就教他治病，他也治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，在那裡住？沒奈何，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，請了他來。」伯爵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去。天可憐見嫂子好了，我就頭著地也走。」說了一回話，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。

玳安兒討了符來，貼在房中。晚間李瓶兒還害怕，對西門慶說：「死了的，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，見你進來，躲出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信邪，不妨事。昨日應二哥說，此是你虛極了。他說門外五嶽觀有個潘道士，好符水治病，又遣的好邪，我明日早教應伯爵去請他來看你，有甚邪祟，教他遣遣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請他早早來，

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，明日還來拿我哩！你快些使人請去。——西門慶道：「你若害怕，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，和你做兩日伴兒。」李瓶兒搖頭兒說：「你不要叫他，只怕誤了他家裡勾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？」李瓶兒點頭兒。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，往那邊房子里叫馮媽媽，又不在，鎖了門出去了。對一丈青說下：「等他來，好歹教他快來宅內，六娘叫他哩。」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：「明日早起，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嶽觀請潘道士去。——俱不在話下。」

次日，只見王姑子挎著一盒兒粳米、二十塊大乳餅、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。李瓶兒見他來，連忙教迎春「才芻」扶起來坐的。王姑子道了問訊，李瓶兒請他坐下，道：「王師父，你自印經時去了，影邊兒通不見你。我恁不好，你就

不來看我看兒？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通不知你好，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，我才曉得。又說印經哩，你不知道，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。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，只替他趕了網兒。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，我通沒見一個錢兒。你老人家作福，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！為他氣的我不好了，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，沒曾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各人作業，隨他罷，你休與他爭執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誰和他爭執甚麼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大娘好不惱你哩，說你把他受生經都誤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菩薩，我雖不好，敢誤了他的經？——在家整誦了一個月，昨日圓滿了，今日才來。先到後邊見了他，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。我說，不知他六娘不好，沒甚麼，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爪、幾塊乳餅，與你老人家吃粥兒。大娘才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。」小玉打開盒兒，李瓶兒看了說

道：「多謝你費心。」王姑子道：「迎春姐，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，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。」迎春一面收下去了。李瓶兒吩咐迎春：「擺茶來與王師父吃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，煎些粥來，我看著你吃些。」

不一時，迎春安放桌兒，擺了四樣茶食，打發王姑子吃了，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，一碟十香甜醬瓜茄、一碟蒸的黃霜乳餅、兩盞粳米粥，一雙小牙筷。迎春拿著，奶子如意兒在旁拿著甌兒，喂了半日，只呷了兩三口粥兒，咬了一些乳餅兒，就搖頭兒不吃了，教：「拿過去罷。」王姑子道：「一人以水食為命，恁煎的好粥兒，你再吃些兒不是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也得我吃得下去是！」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撥過去。王姑子揭開被，看李瓶兒身上，肌體都瘦的沒了，唬了一跳，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去時你好些了，如何又不好

了，就瘦的恁樣的了？」如意兒道：「可知好了哩！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，爹請了太醫來看，每日服藥，已是好到七八分了。只因八月內，哥兒著了驚唬不好，娘晝夜憂戚，那樣勞碌，連睡也不得睡，實指望哥兒好了，不想沒了。成日哭泣，又著了那暗氣，暗惱在心裡，就是鐵石人也禁不住的，怎的不把病又發了！是人家有些氣惱兒，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，娘又不出語，著緊問還不說哩。」王姑子道：「那討氣來？你爹又疼他，你大娘又敬他，左右是五六位娘，端的誰氣著他？」奶子道：「王爺，你不知道——」因使繡春外邊瞧瞧，看關著門不曾：「——俺娘都因為著了那邊五娘一口氣。——他那邊貓搥了哥兒手，生生的唬出風來。爹來家，那等問著，娘只是不說。落後大娘說了，才把那貓來摔殺了。他還不承認，拿我每煞氣。八月里，哥兒死了，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，百般稱快。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，

有個不惱的！左右背地裡氣，只是出眼淚。因此這樣暗氣暗惱，才致了這一場病。——天知道罷了！娘可是好性兒，好也在心裡，歹也在心裡，姊妹之間，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。有件稱心的衣裳，不等的別人有了，他還不穿出來。這一家子，那個不叨貼娘些兒？可是說的，饒叨貼了娘的，還背地不道是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怎的不道是？」如意兒道：「象五娘那邊潘姥姥，來一遭，遇著爹在那邊歇，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。臨去，娘與他鞋面、衣服、銀子，甚麼不與他？五娘還不道是。」李瓶兒聽見，便嗔如意兒：「你這老婆，平白只顧說他怎的？我已死去了的人了，隨他罷了。天不言而自高，地不言而自厚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佛爺，誰如你老人家這等好心！天也有眼，望下看著哩。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。」李瓶兒道：「王師父，還有甚麼好處！一個孩兒也存不住，去了。我如今又不得命，身底下弄這等

疾，就是做鬼，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。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，望你到明日我死了，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，多誦些《血盆經》，懺懺我這罪業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菩薩，你老人家忒多慮了。你好心人，龍天自然加護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：「爹吩咐把房內收拾收拾，花大舅便進來看娘，在前邊坐著哩。」王姑子便起身說道：「我且往後邊去走走。」李瓶兒道：「王師父，你休要去了，與我做兩日伴兒，我還和你說話哩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不去。」

不一時，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，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，花子由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，才曉的。明日你嫂子來看你。」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：「多有起動。」就把面朝里去了。花子由坐了一回，起身到

前邊，向西門慶說道：「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，帶的那三七藥，曾吃了不曾？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，用酒調五分末兒，吃下去即止。大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，何不服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這藥也吃過了。昨日日本縣胡大尹來拜，我因說起此疾，他也說了個方兒：棕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。只止了一日，到第二日，流的比常更多了。」花子由道：「這個就難為了。姐夫，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，預備他罷。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。」說畢，起身去了。

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，只見馮媽媽來到，向前道了萬福。如意兒道：「馮媽媽貴人，怎的不來看娘？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，說你鎖著門，往那裡去來？」馮婆子道：「說不得我這苦。成日往廟裡修法，早晨出去了，是也直到黑，不是也直到黑來家，偏有那些張和尚、李

和尚、王和尚。」如意兒道：「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？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裡？」那李瓶兒聽了，微笑了一笑兒，說道：「這媽媽子，單管只撒風。」如意兒道：「馮媽媽，叫著你還不來！娘這幾日，粥兒也不吃，只是心內不耐煩，你剛纔來到，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。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，管情娘這病就好了。」馮媽媽道：「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！」又笑了一回。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，說道：「我的娘，你好些兒也罷了！」又問：「坐榻子還下的來？」迎春道：「下的來倒好！前兩遭，娘還『門乍』，俺每『才芻』扶著下來。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，一日兩三遍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西門慶進來，看見馮媽媽，說道：「老馮，你也常來這邊走走，怎的去了就不來？」婆子道：「我的爺，我怎不來？這兩日腌菜的時候，掙兩個錢兒，腌些菜

在屋裡，遇著人家領來的業障，好與他吃。不然，我那討閑錢買菜來與他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對我說，昨日俺莊子上起菜，撥兩三畦與你也夠了。」婆子道：「又敢纏你老人家。」說畢，過那邊屋裡去了。

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，迎春在旁熏蕪芸香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你今日心裡覺怎樣？」又問迎春：「你娘早晨吃些粥兒不曾？」迎春道：「吃的倒好！王師父送了乳餅，蒸來，娘只咬了一些兒，呷了不上兩口粥湯，就丟下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應二哥剛纔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，又不在了。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上緊著人請去，那廝，但合上眼，只在我跟前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你神弱了，只把心放正著，休要疑影他。請他來替你這邪祟遣遣，再服他些藥，管情你就好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哥，奴已

是得了這個拙病，那裡好甚麼！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，也是做夫妻一場，誰知到今二十七歲，先把冤家死了，奴又沒造化，這般不得命，拋閃了你去。若得再和你相逢，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。」說著，一把拉著西門慶手，兩眼落淚，哽哽咽咽，再哭不出聲來。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，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有甚話，只顧說。」兩個正在屋裡哭，忽見琴童兒進來，說：「答應的稟爹，明日十五，衙門裡拜牌，畫公座，大發放，爹去不去？班頭好伺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明日不得去，拿帖兒回了夏老爹，自己拜了牌罷。」琴童應諾去了。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依我還往衙門去，休要誤了公事。我知道幾時死，還早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家守你兩日兒，其心安忍！你把心來放開，不要只管多慮了。剛纔花大舅和我說，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，沖你沖，管情你就好了。」李瓶兒點頭兒，便道：「也罷，你休

要信著人使那憨錢，將就使十來兩銀子，買副熟料材兒，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，只休把我燒化了，就是夫妻之情。早晚我就搶些漿水，也方便些。你偌多人口，往後還要過日子哩！」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瞭如刀剜肝膽、劍銜身心相似。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說的是那裡話！我西門慶就窮死了，也不肯虧負了你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月娘親自拿著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他大妗子那裡送蘋菠兒來你吃。」因令迎春：「你洗淨了，拿刀兒切塊來你娘吃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又多謝他大妗子掛心。」不一時，迎春旋去皮兒，切了，用甌兒盛貯，拈了一塊，與他放在口內，只嚼了些味兒，還吐出來了。月娘恐怕勞碌他，安頓他面朝里就睡了。

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。月娘道：「李大姐，我看他有些沉重，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，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，又亂不出好板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。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，他吩咐：『休要使多了錢，將就抬副熟板兒罷。你偌多人口，往後還要過日子。』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。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，看板去罷。」

月娘道：「你看沒分曉，一個人形也脫了，關口都鎖住，勺水也不進，還指望好！咱一壁打鼓，一壁磨旗。幸的他好了，把棺材就舍與人，也不值甚麼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恁說……」就出到廳上，叫將賁四來，問他：「誰家有好材板，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。」賁四道：「大街上陳千戶家，新到了幾副好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有好板，」即令陳敬濟：「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，你兩個看去。」

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，同賁四去了。直到後

晌才來回話，說：「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，都中等，又價錢不合。回來路上，撞見喬親家爹，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——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，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，他使了一副，只剩下這一副——牆磕、底蓋、堵頭俱全，共大小五塊，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。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，板是無比的好板。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，只退了五十兩銀子。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，他也還捨不得賣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，兌三百二十兩抬了來罷，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。」陳敬濟道：「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十兩，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。」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，二人去了。

比及黃昏時分，只見幾個閑漢，用大紅氈條裹著，抬板進門，放在前廳天井內。打開，西門慶觀看，果然好板。隨

即叫匠人來鋸開，裡面噴香。每塊五寸厚，二尺五寸寬，七尺五寸長。看了滿心歡喜。又旋尋了伯爵到來看，因說：「這板也看得過了。」伯爵喝采不已，說道，「原說是姻緣板，大抵一物必有一主。嫂子嫁哥一場，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夠了。」吩咐匠人：「你用心只要做的好，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。」匠人道：「小人知道。」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，連夜攢造。伯爵囑來保：「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，他若來，就同他一答兒來，不可遲滯。」說畢，陪西門慶在前廳看著做材，到一更時分才家去。西門慶道：「明日早些來，只怕潘道士來的早。」伯爵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作辭出門去了。

卻說老馮與王姑子，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。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，進來看視，要在屋裡睡。李瓶兒不肯，說道：「沒的這屋裡齷齪齷齪的，他每都在這裡，不方便，你

往別處睡去罷。」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，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。

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，上了拴，教迎春點著燈，打開箱子，取出幾件衣服、銀首飾來，放在旁邊。先叫過王姑子來，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、一匹綢子：「等我死後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，與我誦《血盆經懺》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忒多慮了。天可憐見，你只怕好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只收著，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，只說我與了你這匹綢子做經錢。」王姑子道：「我知道。」於是把銀子和綢子收了。又喚過馮媽媽來，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、一件白綾襖、黃綾裙、一根銀掠兒，遞與他，說道：「老馮，你是個舊人，我從小兒，你跟我到如今。我如今死了去，也沒甚麼，這一套衣服並這件首飾兒，與你做一念兒。這銀子你收

著，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。你放心，那邊房子，等我對你爹說，你只顧住著，只當替他看房兒，他莫不就攆你不成！」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，倒身下拜，哭著說道：「老身沒造化了。有你老人家在一日，與老身做一日主兒。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，那裡歸著？」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，與了他一襲紫綢子襖兒、藍綢裙、一件舊綾披襖兒、兩根金頭簪子、一件銀滿冠兒，說道：「也是你奶哥兒一場。哥兒死了，我原說的，教你休擲上奶去，實指望我在一日，占用你一日，不想我又死去了。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，到明日我死了，你大娘生了哥兒，就教接你的奶兒罷。這些衣服，與你做一念兒，你休要抱怨。」那奶子跪在地下，磕著頭哭道：「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，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著小媳婦。還是小媳婦沒造化，哥兒死了，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。好歹對大娘說，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，死活只在爹娘這

裡答應了，出去投奔那裡？」說畢，接了衣服首飾，磕了頭起來，立在旁邊，只顧揩眼淚。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、繡春來跪下，囑咐道：「你兩個，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，我今死去，也顧不得你了。你每衣服都是有的，不消與你了。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、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。大丫頭迎春，已是他爹收用過的，出不去了，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。這小丫頭繡春，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，你出身去罷。省的觀眉說眼，在這屋裡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。我死了，就見出樣兒來了。你伏侍別人，還象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，好也罷，歹也罷了，誰人容的你？」那繡春跪在地下哭道：「我娘，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你看傻丫頭，我死了，你在這屋裡伏侍誰？」繡春道：「我守著娘的靈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就是我的靈，供養不久，也有個燒的日子，你少不的也還出去。」繡春道：「我和迎春都

答應大娘。」李瓶兒道：「這個也罷了。」這繡春還不知甚麼，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咐他，接了首飾，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。正是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當夜，李瓶兒都把各人囑咐了。到天明，西門慶走進房來。李瓶兒問：「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就抬了板來，在前邊做哩。——且衝衝你，你若好了，情願舍與人罷。」李瓶兒因問：「是多少銀子買的？休要使那枉錢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沒多，只百十兩來銀子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也還多了。預備下，與我放著。」西門慶說了回來，前邊看著做材去了。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，看見他十分沉重，便問道：「李大姐，你心裡卻怎樣的？」李瓶

兒攥著月娘手哭道：「大娘，我好不成了。」月娘亦哭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有甚麼話兒，二娘也在這裡，你和俺兩個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奴有甚話兒——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，又沒曾虧了我，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，不想我的命苦，先把我冤家沒了，如今不幸，我又得了這個拙病去世了。我死之後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。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，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。小丫頭，娘若要使喚，留下；不然，尋個單夫獨妻，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，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。也是他伏侍奴一場，奴就死，口眼也閉。奶子如意兒，再三不肯出去，大娘也看奴分上，也是他奶孩兒一場，明日娘生下哥兒，就教接他奶兒罷。」月娘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放寬心，都在俺兩個身上。說凶得吉，若有些山高水低，迎春教他伏侍我，繡春教他伏侍二娘罷。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，早晚要打發出去，教繡春伏侍他罷。奶

子如意兒，既是你說他沒投奔，咱家那裡占用不下他來？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，到明日配上個小廝，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。」李嬌兒在旁便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休只要顧慮，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。繡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，我收拾房內伏侍我，等我抬舉他就是了。」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，與二人磕頭。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。

不一時，孟玉樓、潘金蓮、孫雪娥都進來看他，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。落後待的李嬌兒、玉樓、金蓮眾人都出去了，獨月娘在屋裡守著他，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：「娘到明日好生看養著，與他爹做個根蒂兒，休要似奴粗心，吃人暗算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姐姐，我知道。」看官聽說：只這一句話，就感觸目娘的心來。後次西門慶死了，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，就是想著李瓶兒臨終這句話。正是：

惟有感恩並積恨，千年萬載不生塵。

正說話間，只見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，五嶽觀請了潘法官來了。月娘一面看著，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，伺候淨茶淨水，焚下百合真香。月娘與眾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觀。不一時，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。怎生形相？但見：

頭戴雲霞五嶽冠，身穿皂布短褐袍，腰系雜色彩絲條，背插橫紋古銅劍。兩隻腳穿雙耳麻鞋，手執五明降鬼扇。八字眉，兩個杏子眼；四方口，一道落腮胡。威儀凜凜，相貌堂堂。若非霞外雲游客，定是蓬萊玉府人。

潘道士進入角門，剛轉過影壁，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台基下，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，似有呵叱之狀，爾語數四，方

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，向病榻而至。運雙睛，拿力以慧通神目一視，仗劍手內，掐指步罡，念念有辭，早知其意。走出明間，朝外設下香案。西門慶焚了香，這潘道士焚符，喝道：「值日神將，不來等甚？」喫了一口法水去，忽階下捲起一陣狂風，仿佛似有神將現於面前一般。潘道士便道：「西門氏門中，有李氏陰人不安，投告於我案下。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、本家六神查考，有何邪祟，即與我擒來，毋得遲滯！」良久，只見潘道士瞑目變神，端坐於位上，據案擊令牌，恰似問事之狀，良久乃止。出來，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，問其所以，潘道士便說：「此位娘子，惜乎為宿世冤愆，訴於陰曹，非邪祟也，不可擒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法官可解禳得麼？」潘道士道：「冤家債主，須得本人，雖陰官亦不能強。」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，便問：「娘於年命若干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屬羊的，二十七歲。」潘道士道：「也罷，等

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，看他命燈如何。」西門慶問：「幾時祭？用何香紙祭物？」潘道士道：「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，用白灰界畫，建立燈壇，以黃絹圍之，鎮以生辰壇鬥，祭以五穀棗湯，不用酒脯，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，上浮以華蓋之儀，餘無他物，官人可齋戒青衣，壇內俯伏行禮，貧道祭之，雞犬皆關去，不可入來打攪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忙吩咐一備辦停當。就不敢進去，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，換了淨衣。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，陪潘道士吃齋饌。

到三更天氣，建立燈壇完備，潘道士高坐在上。下麵就是燈壇，按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上建三台華蓋；周列十二宮辰，下首才是本命燈，共合二十七盞。先宣念了投詞。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，左右盡皆屏去，不許一人在左右。燈燭熒煌，一齊點將起來。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發

來，仗劍，口中念念有詞。望天罡，取真氣，布步訣，躡瑤壇。正是：三信焚香三界合，一聲令下一聲雷。但見晴天月明星燦，忽然地黑天昏，起一陣怪風。正是：

非乾虎嘯，豈是龍吟？仿佛入戶穿簾，定是催花落葉。
推雲出岫，送雨歸川。雁迷失伴作哀鳴，鷗鷺驚群尋樹杪。
姮娥急把蟾宮閉，列子空中叫救人。

大風所過三次，忽一陣冷氣來，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。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著兩個青衣人，從外進來，手裡持著一紙文書，呈在法案下。潘道士觀看，卻是地府勾批，上面有三顆印信，唬的慌忙下法座來，向前喚起西門慶來，如此這般，說道：「官人請起來罷！娘子已是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！本命燈已滅，豈可復救

乎？只在旦夕之間而已。」那西門慶聽了，低首無語，滿眼落淚，哀告道：「萬望法師搭救則個！」潘道士道：「定數難逃，不能搭救了。」就要告辭。西門慶再三款留：「等天明早行罷！」潘道士道：「出家人草行露宿，山棲廟止，自然之道。」西門慶不復強之。因令左右取出布一匹、白金三兩作經襯錢。潘道士道：「貧道奉行皇天至道，對天盟誓，不敢貪受世財，取罪不便。」推讓再四，只令小童收了布匹，作道袍穿，就作辭而行。囑咐西門慶：「今晚，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，恐禍及汝身。慎之！慎之！」言畢，送出大門，拂袖而去。

西門慶歸到捲棚內，看著收拾燈壇。見沒救星，心中甚慟，向伯爵，不覺眼淚出。伯爵道：「此乃各人稟的壽數，到此地位，強求不得。哥也少要煩惱。」因打四更時分，說

道：「哥，你也辛苦了，安歇安歇罷。我且家去，明日再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教小廝拿燈籠送你去。」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，關上門進來。

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，拿著一枝蠟燭，心中哀慟，口裡只長吁氣，尋思道：「法官教我休往房裡去，我怎生忍得！寧可我死了也罷。須廝守著和他說句話兒。」於是進入房中。見李瓶兒面朝里睡，聽見西門慶進來，翻過身來便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怎的就不進來了？」因問：「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放心，燈上不妨事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還哄我哩，剛纔那廝領著兩個人又來，在我跟前鬧了一回，說道：『你請法師來遣我，我已告準在陰司，決不容你！』發恨而去，明日便來拿我也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兩淚交流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把心來

放正著，休要理他。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，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。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，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。——那李瓶兒雙手摟抱著西門慶脖子，嗚嗚咽咽悲哭，半日哭不出聲。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，誰知奴今日死去也。趁奴不閉眼，我和你說幾句話兒：你家事大，孤身無靠，又沒幫手，凡事斟酌，休要一衝性兒。大娘等，你也少要虧了他。他身上不方便，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，庶不散了你家事。你又居著個官，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酒，早些兒來家，你家事要緊。比不的有奴在，還早晚勸你。奴若死了，誰肯苦口說你？」西門慶聽了，如刀剜心肝相似，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所言我知道，你休掛慮我了。我西門慶那世里絕緣短幸，今世里與你做夫妻不到頭。疼殺我也！天殺我也！」李瓶兒又吩咐迎春、繡春之事：「奴已和他大娘說來，到明日我死，把迎春伏侍他大娘；那小丫

頭，他二娘已承攬。——他房內無人，便教伏侍二娘罷。
「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沒的說，你死了，誰人敢分散你丫頭！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，都教他守你的靈。」李瓶兒道：「甚麼靈！回個神主子，過五七燒了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不要管他，有我西門慶在一日，供養你一日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李瓶兒催促道：「你睡去罷，這咱晚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睡了，在這屋裡守你守兒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死還早哩，這屋裡穢污，熏的你慌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。」

西門慶不得已，吩咐丫頭：「仔細看守你娘。」往後邊上房裡，對月娘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：「剛纔我到他房中，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。天可憐，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。」月娘道：「眼眶兒也塌了，嘴唇兒也幹了，耳輪兒也

焦了，還好甚麼！也只在早晚間了。他這個病是恁伶俐，臨斷氣還說話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來了咱家這幾年，大大小小，沒曾惹了一個人，且是又好個性格兒，又不出語，你教我舍的他那些兒！」題起來又哭了。月娘亦止不住落淚。

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，且說李瓶兒喚迎春、奶子：「你扶我面朝里略倒倒兒。」因問道：「有多咱時分了？」奶子道：「雞還未叫，有四更天了。」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，「才芻」他朝里，蓋被停當，睡了。眾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，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。迎春與繡春在面前地坪上搭著鋪，剛睡倒沒半個時辰，正在睡思昏沉之際，夢見李瓶兒下炕來，推了迎春一推，囑咐：「你每看家，我也去。」忽然驚醒，見桌上燈尚未滅。忙向床上視之，還面朝里，摸了摸，口內已無氣矣。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，斷氣

身亡。可憐一個美色佳人，都化作一場春夢。正是：

閻王教你三更死，怎敢留人到五更！

迎春慌忙推醒眾人，點燈來照，果然沒了氣兒，身底下流血一窪，慌了手腳，忙走去後邊，報知西門慶。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，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，揭起被，但見面容不改，體尚微溫，悠然而逝，身上止著一件紅綾抹胸兒。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，兩隻手捧著他香腮親著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我的沒救的姐姐，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！你怎的閃了我去了？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。我也不久活於世了，平白活著做甚麼！」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，大放聲號哭。吳月娘亦搵淚哭涕不止。落後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孫雪娥、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，哀聲動

地。月娘向眾人道：「不知多咱死的，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。」玉樓道：「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，也才去了不多回兒。咱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，還等甚麼？」月娘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，搥臉兒那等哭，只叫：「天殺了我西門慶了！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，一日好日子沒過，都是我坑陷了你了！」月娘聽了，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韶刀！哭兩聲兒，丟開手罷了。一個死人身上，也沒個忌諱，就臉搥著臉兒哭，倘或口裡惡氣撲著你是的！他沒過好日子，誰過好日子來？各人壽數到了，誰留的住他！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？」因令李嬌兒、孟玉樓：「你兩個拿鑰匙，那邊屋裡尋他幾件衣服出來，咱每眼看著與他穿上。」又叫：「六姐，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。」西門慶又向月娘說：「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，與他穿去。」月娘吩咐李嬌兒、玉樓：「你尋他新裁的大紅緞遍地

錦襖兒、柳黃遍地錦裙，並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網妝花衫、翠藍寬拖子裙，並新做的白綾襖、黃綢子裙出來罷。」

當下迎春拿著燈，孟玉樓拿鑰匙，走到那邊屋裡，開了箱子，尋了半日，尋出三套衣裳來，又尋出一件襯身紫綾小襖兒、一件白綢子裙、一件大紅小衣兒並白綾女襪兒、妝花膝褲腿兒。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。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髮，用四根金簪兒縮一方大鴉青手帕，旋勒停當。李嬌兒因問：「尋雙甚麼顏色鞋，與他穿了去？」潘金蓮道：「姐姐，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兒，只穿了沒多兩遭兒，倒尋出來與他穿去罷。」吳月娘道：「不好，倒沒的穿到陰司里，教他跳火坑。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，與他裝綁了去罷。」李嬌兒聽

了，忙叫迎春尋出來。眾人七手八腳，都裝綁停當。

西門慶率領眾小廝，在大廳上收捲書畫，圍上幃屏，把李瓶兒用板門抬出，停於正寢。下鋪錦褥，上覆紙被，安放幾筵香案，點起一盞隨身燈來。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：一個打磬，一個炷紙，一面使玳安：「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。」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，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，只留炕屋裡，交付與丫頭養娘。馮媽媽見沒了主兒，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，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呐呐，替李瓶兒念《密多心經》、《藥師經》、《解冤經》、《楞嚴經》並《大悲中道神咒》，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。西門慶在前廳，手拍著胸膛，撫屍大慟，哭了又哭，把聲都哭啞了。口口聲聲只叫：「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。」

比及亂著，雞就叫了。玳安請了徐先生來，向西門慶施禮，說道：「老爹煩惱，奶奶沒了在於甚時候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因此時候不真：睡下之時，已可四更，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，不知多咱時候沒了。」徐先生道：「不打緊。」因令左右掌起燈來，揭開紙被觀看，手掐醜更，說道：「正當五更二點轍，還屬醜時斷氣。」西門慶即令取筆硯，請徐先生批書。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並生辰八字，批將下來：「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。生於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，卒於政和丁酉九月十六日醜時。今日丙子，月令戊戌，犯天地往亡，煞高一丈，本家忌哭聲，成服後無妨。入殮之時，忌龍、虎、雞、蛇四生人，親人不避。」吳月娘使出玳安來：「叫徐先生看看黑書上，往那方去了。」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，說道：「今乃丙子日，已醜時，死者上應寶瓶宮，下臨齊地。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，打死懷胎

母羊，今世為女人，屬羊。雖招貴夫，常有疾病，比肩不和，生子夭亡，主生氣疾而死。前九日魂去，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為女，艱難不能度日。後耽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，老少不對，終年享福，壽至四十二歲，得氣而終。」看畢黑書，眾婦女聽了，皆各嘆息。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。徐先生請問：「老爹，停放幾時？」西門慶哭道：「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，須放過五七才好。」徐先生道：「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，倒是四七內，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，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，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到十月十二日發引，再沒那移了。」徐先生寫了殃榜，蓋伏死者身上，向西門慶道：「十九日辰時大殮，一應之物，老爹這裡備下。」

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，天已發曉。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

口，往門外請花大舅，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着處報喪。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，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灑紗漂白、三十桶生眼布來，叫趙裁雇了許多裁縫，在西廂房先造帷幕、帳子、桌圍，併入殮衣衾纏帶、各房裡女人衫裙，外邊小廝伴當，每人都是白唐巾，一件白直裰。又兌了一百兩銀子，教賁四往門外店里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、二百匹黃絲孝絹，一面又教搭彩匠，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。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，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，叫過來保來問：「那裡有好畫師？尋一個來傳神。我就把這件事忘了。」來保道：「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，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，革退來家，他傳的好神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在那裡住？快與我請來。」來保應諾去了。

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，前後又亂了一五更，心中又

著了悲慟，神思恍惚，只是沒好氣，罵丫頭、踢小廝，守著李瓶兒屍首，由不的放聲哭叫。那玳安在旁，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。吳月娘正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在帳子後，打夥兒分孝與各房裡丫頭並家人媳婦，看見西門慶啞著喉嚨只顧哭，問他，茶也不吃，只顧沒好氣。月娘便道：「你看恁勞叨！死也死了，你沒的哭的他活？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。三兩夜沒睡，頭也沒梳，臉也沒洗，亂了恁五更，黃湯辣水還沒嘗著，就是鐵人也禁不的。把頭梳了，出來吃些甚麼，還有個主張。好小身子，一時摔倒了，卻怎樣兒的！」玉樓道：「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？」月娘道：「洗了臉倒好！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，他把小廝踢進來，誰再問他來！」金蓮道：「你還沒見，頭裡我倒好意說，他已死了，你恁般起來，把骨禿肉兒也沒了。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，出去再亂也不遲。他倒把眼睜紅了的，罵我：『狗攬的

淫婦，管你甚麼事！」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攬，卻教誰攬哩！——恁不合理的行貨子。只說人和他合氣。」月娘道：「熱突突死了，怎麼不疼？你就疼，也還放在心裡，那裡就這般顯出來？人也死了，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，就口搥著口那等叫喚，不知甚麼張致。他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，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？」孟玉樓道：「李大姐倒也罷了，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陳敬濟手裡拿著九匹水光絹，說：「爹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，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。」月娘收了絹，便道：「姐夫，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。這咱七八晌午，他茶水還沒嘗著哩。」敬濟道：「我是不敢請他。頭裡小廝請他吃飯，差些沒一腳踢殺了，我又惹他做甚麼？」月娘道：「你不請他，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。」良久，叫過玳

安來說道：「你爹還沒吃飯，哭這一日了。你拿上飯去，趁溫先生在這裡，陪他吃些兒。」玳安道：「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。等他來時，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，消不的他幾句言語，管情爹就吃了。」吳月娘說道：「砑嘴的囚根子，你是你爹肚里蛔蟲？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。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才吃飯？」玳安道：「娘每不知，爹的好朋友，大小酒席兒，那遭少了他兩個？爹三錢，他也是三錢；爹二星，他也是二星。爹隨問怎的著了惱，只他到，略說兩句話兒，爹就眉花眼笑的。」

說了一回，棋童兒請了應伯爵、謝希大二人來到。進門撲倒靈前地下，哭了半日，只哭「我那有仁義的嫂子」，被金蓮和玉樓罵道：「賊油嘴的囚根子，俺每都是沒仁義的？」二人哭畢，爬起來，西門慶與他回禮，兩個又哭了，說

道：「哥煩惱，煩惱。」一面讓至廂房內，與溫秀才敘禮坐下。先是伯爵問道：「嫂子是甚時候歿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醜時斷氣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，房下問我，我說看陰鷲，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。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，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，說家裡吃慶官酒，教我急急來到。見哥穿著一身大紅衣服，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，說一根折了。我瞧了半日，對哥說：『可惜了，這折了是玉的，完全的倒是硝子石。』哥說兩根都是玉的。我醒了，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。房下見我只顧咂嘴，便問：『你和誰說話？』」我道：「你不知，等我到天曉告訴你。」等到天明，只見大官兒到了，戴著白，教我只顧跌腳。果然哥有孝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昨夜也做了恁個夢，和你這個一樣兒。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裡寄送了六根簪兒，內有一根「石否」折了。我說，可惜了。醒來正告訴房下，不想前邊斷了

氣。好不睜眼的天，撇的我真好苦！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，眼不見就罷了。到明日，一時半刻想起來，你教我怎不心疼！平時，我又沒曾虧欠了人，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！——先是一個孩兒沒了，今日他又長伸腳去了。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？雖有錢過北斗，成何大用？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這話就不是了。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，熱突突死了，怎的不心疼？爭奈你偌大家事，又居著前程，這一家大小，泰山也似靠著你。你若有好歹，怎麼了得！就是這些嫂子，都沒主兒。常言：一在三在，一亡三亡。哥，你聰明伶俐人，何消兄弟每說？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，你疼不過，越不過他的情，成了服，令僧道念幾捲經，大發送，葬埋在墳里，哥的心也盡了，也是嫂子一場的事，再還要怎樣的？哥，你且把心放開。」當時，被伯爵一席話，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，茅塞頓開，也不哭了。須臾，拿上茶來吃了，便喚玳安：

後邊說去，看飯來，我和你應二爹、溫師父、謝爹吃。」伯爵道：「哥原來還未吃飯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自你去了，亂了一夜，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還不吃飯，這個就胡突了，常言道：『寧可折本，休要飢損。』」《孝經》上不說的：「教民無以死傷生，毀不滅性。」死的自死了，存者還要過日子。哥要做個張主。」正是：

數語撥開君子路，片言題醒夢中人。

↑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
觀戲動深悲第六十四回↓

詩曰：

香香美人違，遙遙有所思。幽明千里隔，風月兩邊時。

相對春那劇，相望景偏遲。當由分別久，夢來還自疑。

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，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。不一時，吳大舅、吳二舅都到了。靈前行禮畢，與西門慶作揖，道及煩惱之意。請至廂房中，與眾人同坐。

玳安走至後邊，向月娘說：「如何？我說娘每不信，怎的應二爹來了，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你這賊，積年久慣的囚根子，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，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！」玳安道：「從小兒答應主子，不知心腹？」月娘問道：「那幾個陪他吃飯？」玳安道：「大舅、二舅才來，和溫師父，連應二爹、謝爹、韓伙計、姐夫，共爹八個人哩。」月娘道：「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，也擠在上頭！」玳安道：「姐夫坐下了。」月娘吩咐：「你和小廝往廚房

裡拿飯去。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，怕清早晨不吃飯。」玳安道：「再有誰？止我在家，都使出報喪、買東西，王經，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裡借雲板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是的，怕打了他紗帽展翅兒！」玳安道：「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，一個打磬，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。春鴻，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——嫌絹不好，要換六錢一匹的破孝。」月娘道：「論起來，五錢的也罷，又巴巴兒換去！」又道：「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，和他快拿去，只顧還挨甚麼！」玳安於是和畫童兩個，大盤大碗拿到前邊，安放八仙桌席。眾人正吃著飯，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：「夏老爹差寫字的，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。」西門慶看了，吩咐：「討三錢銀子賞他。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：多謝了！」

一面吃畢飯，收了家伙。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。西門慶與他行畢禮，說道：「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。」那韓先生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吳大舅道：「動手遲了些，只怕面容改了。」韓先生道：「也不妨，就是揭白也傳得。」正吃茶畢，忽見平安來報：「門外花大舅來了。」西門慶陪花子由靈前哭涕了一回，見畢禮數，與眾人一處，因問：「甚麼時候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醜時斷氣。臨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，剛睡下，丫頭起來瞧，就沒了氣兒。」因見韓先生旁邊小童拿著屏插，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，花子由道：「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心裡疼他，少不得留個影像兒，早晚看著，題念他題念兒。」一面吩咐後邊堂客躲開，掀起帳子，領韓先生和花大舅眾人到跟前。這韓先生揭起千秋幡，打一觀看，見李瓶兒勒著鴉青手帕，雖故久病，其顏色如生，姿容不改，黃懨懨的，嘴唇兒紅潤可

愛。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。來保與琴童在旁捧著屏插、顏色。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。眾人圍著他求畫，應伯爵便道：「先生，此是病容，平昔好時，還生的面容飽滿，姿容秀麗。」韓先生道：「不須尊長吩咐，小人知道。敢問老爹：此位老夫人，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，親見一面，可是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。那時還好哩。先生，你用心想著，傳畫一軸大影、一軸半身，靈前供養，我送先生一匹緞子、十兩銀子。」韓先生道：「老爹吩咐，小人無不用心。」須臾，描染出個半身來，端的玉貌幽花秀麗，肌膚嫩玉生香。拿與眾人瞧，就是一幅美人圖兒。西門慶看了，吩咐玳安：「拿與你娘每瞧瞧去，看好不好。有那些兒不是，說來好改。」

玳安拿到後邊，向月娘道：「爹說叫娘每瞧瞧，六娘這

影畫得如何，那些兒不象，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。一月娘道：「成精鼓搗，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，又描起影來了。」潘金蓮接說道：「那個是他的兒女？畫下影，傳下神，好替他磕頭禮拜！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，畫六個影才好。」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，說道：「大娘，你來看，李大姐這影，倒象好時模樣，打扮的鮮鮮的，只是嘴唇略扁了些。一月娘看了道：「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，他的眉角還彎些。虧這漢子，揭白怎的畫來！」玳安道：「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，剛纔想著，就畫到這等模樣。」

少頃，只見王經進來說道：「娘每看了，就教拿出去。喬親家爹來了，等喬親家爹瞧哩。」玳安走到前邊，向韓先生道：「裡邊說來，嘴唇略扁了些，左額角稍低些，眉還要略放彎些兒。」韓先生道：「這個不打緊。」隨即取描筆改

過了，呈與喬大戶瞧。喬大戶道：「親家母這幅尊像，真畫得好，只少了口氣兒。」西門慶滿心歡喜，一面遞了三鐘酒與韓先生，管待了酒飯，又教取出一匹尺頭、十兩白金與韓先生，教他：「先攢造出半身來，就要掛，大影，不誤出殯就是了。俱要用大青大綠，冠袍齊整，綾襪牙軸。」韓先生道：「不必吩咐，小人知道。」領了銀子，教小童拿著插屏，拜辭出門。喬大戶與眾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，便道：「親家母今已小殮罷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今件作行人來就小殮。大殮還等到三日。」喬大戶吃畢茶，就告辭去了。

不一時，件作行人來伺候，紙札打捲，鋪下衣衾，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，強著陳敬濟做孝子，與他抵了目，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，安放在他口裡。登時小殮停當，照前停

放端正，合家大小哭了一場。來興又早冥衣鋪里，做了四座堆金瀝粉捧盆巾盥櫛毛女兒，一邊兩座擺下。靈前的彝爐商瓶、燭臺香盒，教錫匠打造停當，擺在桌上，耀日爭輝。又兌了十兩銀子，教銀匠打了三副銀爵盞。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：先兌了五百兩銀子、一百弔錢來，委付與韓伙計管帳；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，兼管外廚房；應伯爵、謝希大、溫秀才、甘伙計輪番陪待弔客；崔本專管付孝帳；來保管外庫房；王經管酒房；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；平安與四名排軍，單管人來打雲板、捧香紙；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，在大門首記門簿，值念經日期，打傘挑幡幢。都派委已定，寫了告示，貼在影壁上，各遵守去訖。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、三十條毛竹、三百領蘆席、一百條麻繩，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，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。吩咐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些，留兩個門走，把影壁夾在

中間，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，大門首扎七間榜棚，請報恩寺十二眾僧人先念倒頭經，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。

花大舅、吳二舅坐了一回，起身去了。西門慶交溫秀才寫孝帖兒，要刊去，令寫「荊婦奄逝」，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，伯爵道：「這個禮上說不通。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，如何使得？這一齣去，不被人議論！就是吳大哥，心內也不自在。等我慢慢再與他講，你且休要寫著。」陪坐至晚，各散歸家去了。

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，就在李瓶兒靈旁裝一張涼床，拿圍屏圍著，獨自宿歇，止春鴻、書童兒近前伏侍。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，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、白絨襪、白履鞋，經帶隨身。

第二日清晨，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，慰其節哀。西門慶還禮畢，溫秀才相陪，待茶而去。到門首，吩咐寫字的：「好生答應，查有不到的排軍，呈來衙門內懲治。」說畢，騎馬去了。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，差人請各親眷，三日誦經，早來吃齋。後晌，鋪排來收拾道場，懸掛佛像，不必細說。

那日，吳銀兒打聽得知，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。到後邊，月娘相接。吳銀兒與月娘磕頭，哭道：「六娘沒了，我通一字不知，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。可憐，傷感人也！」孟玉樓道：「你是他乾女兒，他不好了這些時，你就不來看他看兒？」吳銀兒道：「好三娘，我但知道，有個不來看的？說句假就死了！委實不知道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不來看你娘，他倒還掛牽著你，留下件東西兒，與你做一念兒，我替

你收著哩。」因令小玉：「你取出來與銀姐看。」小玉走到裡面，取出包袱，打開是一套緞子衣服、兩根金頭簪兒、一技金花。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，說道：「餓早知他老人家不好，也來伏侍兩日兒。」說畢，一面拜謝了月娘。月娘待茶與他吃，留他過了三日去。

到三日，和尚打起磬子，道場誦經，挑出紙錢去。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。陳敬濟穿重孝〔紵至〕巾，佛前拜禮，街坊鄰舍、親朋長官都來弔問，上紙祭奠者，不論其數。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。祭告已畢，抬屍入棺，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，裝在棺內，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。花子由說：「姐夫，倒不消安他在裡面，金銀日久定要出世，倒非久遠之計。」西門慶不肯，定要安放。不一時，放下了七星板，擱上紫蓋，件作四面用長命釘一齊釘

起來，一家大小放聲號哭。西門慶亦哭的呆了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我的年小的姐姐，再不得見你了！」良久哭畢，管待徐先生齋饌，打發去了。闔家伙計都是巾帶孝服，行香之時，門首一片皆白。溫秀才舉薦，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。杜中書名子春，號雲野，原侍真宗寧和殿，今坐閑在家，西門慶備金帛請來。在捲棚內備果盒，西門慶親遞三杯酒，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。鋪大紅官紵題旌，西門慶要寫「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」十一字，伯爵再三不肯，說：「見有正室夫人在，如何使得！」杜中書道：「曾生過子，於禮也無礙。」講了半日，去了「恭」字，改了「室人」。溫秀才道：「恭人系命婦，有爵；室人乃室內之人，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。」於是用白粉題畢，「詔封」二字貼了金，懸於靈前。又題了神主。叩謝杜中書，管待酒饌，拜辭而去。

那日，喬大戶、吳大舅、花大舅、韓姨夫、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。喬大戶娘子並吳大妗子、二妗子、花大妗子，坐轎子來弔喪，祭祀哭泣。月娘等皆孝髻，頭須系腰，麻布孝裙，出來回禮舉哀，讓後邊待茶擺齋。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，餘者都是輕孝。那日李桂姐打聽得知，坐轎子也來上紙，看見吳銀兒在這裡，說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怎的也不會我會兒？好人兒，原來只顧你！」吳銀兒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娘沒了，早知也來看看了。」月娘後邊管待，俱不必細說。

須臾過了，看看到首七，又是報恩寺十六眾上僧，朗僧官為首座，引領做水陸道場，誦《法華經》，拜三昧水懺。親朋伙計無不畢集。那日，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，就攬二七經，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。忽見小廝來報：「韓先生

送半身影來。」眾人觀看，但見頭戴金翠圍冠，雙鳳珠子挑牌、大紅妝花袍兒，白馥馥臉兒，儼然如生。西門慶見了，滿心歡喜。懸掛材頭，眾人無不誇獎：「只少口氣兒！」一面讓捲棚內吃齋，囑咐：「大影還要加工夫些。」韓先生道：「小人隨筆潤色，豈敢粗心！」西門慶厚賞而去。

午間，喬大戶來上祭，豬羊祭品、金銀山、緞帛彩繒、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，地弔高擡，鑼鼓細樂吹打，纓絡喧闐而至。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。喬大戶邀了尚舉人、朱堂官、吳大舅、劉學官、花千戶、段親家七八位親朋，各在靈前上香。三獻已畢，俱跪聽陰陽生讀祝文曰：

維政和七年，歲次丁酉，九月庚申朔，越二十二日辛巳，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，致祭於故親家母西

門孺人李氏之靈曰：嗚呼！孺人之性，寬裕溫良，治家勤儉，御眾慈祥，克全婦道，譽動鄉邦。閨闈之秀，蘭蕙之芳，夙配君子，效聘鸞鳳。藍玉已種，浦珠已光。正期諧琴瑟於有永，享彌壽於無疆。胡為一病，夢斷黃梁？善人之歿，孰不哀傷？弱女襁褓，沐愛姻嬙。不期中道，天不從願，鴛伴失行。恨隔幽冥，莫睹行藏。悠悠情誼，寓此一觴。靈其有知，來格來歆。尚饗。

官客祭畢，回禮畢，讓捲棚內桌席管待。然後喬大戶娘子、崔親家母、朱堂官娘子、尚舉人娘子、段大姐眾堂客女眷祭奠，地弔鑼鼓，靈前弔鬼判隊舞。吳月娘陪著哭畢，請去後邊待茶設席，三湯五割，俱不必細說。

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，忽前邊打的雲板響。答應

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：「本府胡爺上紙來了，在門首下轎子。」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，靈前伺候。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，左右先捧進香紙，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進來。許多官吏圍隨，扶衣搗帶，到了靈前，春鴻跪著，捧的香高高的，上了香，展拜兩禮。西門慶便道：「老先生請起，多有勞動。」連忙下來回禮。胡府尹道，「令夫人幾時沒了？學生昨日才知。弔遲，弔遲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側室一疾不救，辱承老先生枉弔。」溫秀才在旁作揖畢，請到廳上待茶一杯，胡府尹起身，溫秀才送出大門，上轎而去。上祭人吃至後晌方散。

第二日，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。愛月兒進至靈前，燒了紙。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餽、三牲湯飯來祭奠，連忙討了一匹整絹孝裙與他。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，告西門

慶說。西門慶道：「值甚麼，每人都與他一匹整絹就是了。」一月娘邀到後邊房裡，擺茶管待，過夜。

晚夕，親朋伙計來伴宿，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。李銘、吳惠、鄭奉、鄭春都在這裡答應。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，為首的就是喬大戶、吳大舅、吳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韓姨夫、倪秀才、溫秀才、任醫官、李智、黃四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、孫寡嘴、白賚光、常峙節、傅日新、韓道國、甘出身、賁第傳、吳舜臣、兩個外甥，還有街坊六七位人，都是開桌兒。點起十數枝大燭來，堂客便在靈前圍著圍屏，垂簾放桌席，往外觀戲。當時眾人祭奠畢，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，安席上坐。下邊戲子打動鑼鼓，搬演的是韋皋、玉簫女兩世姻緣《玉環記》。不一時弔場，生扮韋皋，唱了一回下去。貼旦扮玉簫，又唱了一回下去。

廚役上湯飯割鵝。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：「我聞的院里姐兒三個在這裡，何不請出來，與喬老親家、老舅席上遞杯酒兒。他倒是會看戲文，倒便益了他！」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：「請他姐兒三個出來。」喬大戶道：「這個卻不當。他來弔喪，如何叫他遞起酒來？」伯爵道：「老親家，你不知，象這樣小淫婦兒，別要閑著他。——快與我牽出來！你說應二爹說，六娘沒了，只當行孝順，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。」玳安進去半日，說：「聽見應二爹在坐，都不出來哩。」伯爵道：「既恁說，我去罷。」走了兩步，又回坐下。西門慶笑道：「你怎的又回了？」伯爵道：「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，等我罵兩句，出了我氣，我才去。」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，三個才慢慢條條出來。都一色穿著白綾對衿襖兒、藍緞裙子，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，笑嘻嘻立在旁邊。應伯爵道：「俺每在這裡，你如何只顧推三阻

四，不肯出來？」那三個也不答應，向上邊遞了回酒，設一席坐著。下邊鼓樂響動，關目上來，生扮韋皋，淨扮包知木，同到勾欄里玉簫家來。那媽兒出來迎接，包知木道：「你去叫那姐兒出來。」媽雲：「包官人，你好不著人，俺女兒等閑不便出來。說不得一個『請』字兒，你如何說『叫他出來』？」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：「這個姓包的，就和應花子一般，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！」伯爵道：「小淫婦，我不知趣，你家媽怎喜歡我？」桂姐道：「他喜歡你？過一邊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看戲罷，且說甚麼。再言語，罰一大杯酒！」那伯爵才不言語了。那戲子又做了一回，並下。

廳內左邊弔帘子看戲的，是吳大妗子、二妗子、楊姑娘、潘姥姥、吳大姨、孟大姨、吳舜臣媳婦鄭三姐、段大姐，並本家月娘姊妹；右邊弔帘子看戲的，是春梅、玉簫、

蘭香、迎春、小玉，都擠著觀看。那打茶的鄭紀，正拿著一盤果仁泡茶從簾下過，被春梅叫住，問道：「拿茶與誰吃？」鄭紀道：「那邊六妗子娘每要吃。」這春梅取一盞在手。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，便把玉簫拉著說道：「淫婦，你的孤老漢子來了。鴛子叫你接客哩，你還不出去。」使力往外一推，直推出帘子外，春梅手裡拿著茶，推潑一身。罵玉簫：「怪淫婦，不知甚麼張致，都頑的這等！把人的茶都推潑了，早是沒曾打碎盞兒。」西門慶聽得，使下來安兒來問：「誰在裡面喧嚷？」春梅坐在椅上道：「你去就說，玉簫浪淫婦，見了漢子這等浪。」那西門慶問了一回，亂著席上遞酒，就罷了。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：「你出來這一日，也往屋裡瞧瞧去。都在這裡，屋裡有誰？」小玉道：「大姐剛纔後邊去的，兩位師父也在屋裡坐著。」月娘道：「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，就恁惹是招

非的。「春梅見月娘過來，連忙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娘，你問他。都一個個只象有風病的，狂的通沒些成色兒，嘻嘻哈哈，也不顧人看見。」那月娘數落了一回，仍過那邊去了。

那時，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。沈姨夫與任醫官、韓姨夫也要起身，被應伯爵攔住道：「東家，你也說聲兒。俺每倒是朋友，不敢散，一個親家都要去。沈姨夫又不隔門，韓姨夫與任大人、花大舅都在門外。這咱晚三更天氣，門也還未開，慌的甚麼？都來大坐回兒，左右關目還未了哩。」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壇麻姑酒，放在面前，說：「列位只了此四壇酒，我也不留了。」因拿大賞鐘放在吳大舅面前，說道：「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，任大舅舉罰。」於是眾人又復坐下了。西門慶令書童：「催促子弟，快弔關目上來，吩咐揀著熱鬧處唱罷。」須臾打動鼓板，扮末的上來，

請問面門慶：「『寄真容』那一折可要唱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管你，只要熱鬧。」貼旦扮玉簫唱了回。西門慶看唱到「今生難會面，因此上寄丹青」一句，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，不覺心中感觸起來，止不住眼中淚落，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。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，指與月娘瞧，說道：「大娘，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，如何吃著酒，看見扮戲的哭起來？」孟玉樓道：「你聰明一場，這些兒就不知道了？樂有悲歡離合，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著他心，他睹物思人，見鞍思馬，才掉淚來。」金蓮道：「我不信。打談的掉眼淚——替古人耽憂，這些都是虛。他若唱的我淚出來，我才算他好戲子。」月娘道：「六姐，悄悄兒，咱每聽罷。」玉樓因向大妗子道：「俺六姐不知怎的，只好快說嘴。」

那戲子又做了一回，約有五更時分，眾人齊起身。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，款留不住，俱送出門。看收了家伙，留下戲廂：「明日有劉公公、薛公公來祭奠，還做一日。」眾戲子答應。管待了酒飯，歸下處歇去了。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。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，就歸後邊歇息去了。正是，得多少——

紅日映窗寒色淺，淡煙籠竹曙光微。

↑第六十三回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
一帆風第六十五回↓

詩曰：

玉殞珠沉思悄然，明中流淚暗相憐。常圖蛺蝶花樓下，

記效鴛鴦翠幕前。

只有夢魂能結雨，更無心緒學非煙。朱顏皓齒歸黃土，脈脈空尋再世緣。

話說眾人散了，已有雞唱時分，西門慶歇息去了。玳安拿了一大壺酒、幾碟下飯，在鋪子里還要和傅伙計、陳敬濟同吃。傅伙計老頭子熬到這咱，已是坐不住，搭下鋪就倒在炕上，向玳安道：「你自和平安吃罷，陳姐夫想也不來了。」玳安叫進平安來，兩個把那酒你一鐘我一盞都吃了。收過家伙，平安便去門房裡睡了。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，上炕和傅伙計兩個對廝腳兒睡下。傅伙計因閑話，向玳安說道：「你六娘沒了，這等棺槨念經發送，也夠他了。」玳安道：「他的福好，只是不長壽。俺爹饒使了這些錢，還使不著俺爹

的哩。俺六娘嫁俺爹，瞞不過你老人家，他帶了多少帶頭來！別人不知道，我知道。銀子休說，只金珠玩好、玉帶、條環、鬚髻、值錢的寶石，也不知有多少。為甚俺爹心裡疼？不是疼人，是疼錢。若說起六娘的性格兒，一家子都不如他，又謙讓又和氣，見了人，只是一面兒笑，自來也不曾喝俺每一喝，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『奴才』。使俺每買東西，只拈塊兒。俺每但說：『娘，拿等子，你稱稱。』他便笑道：『拿去罷，稱什麼。你不圖落圖什麼來？只要替我買值著。』這一家子，那個不借他銀使？只有借出來，沒有個還進去的。還也罷，不還也罷。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。只是五娘和二娘，慳吝的緊。他當家，俺每就遭瘟來。會勝買東西，也不與你個足數，綁著鬼，一錢銀子，只稱九分半，著緊只九分，俺每莫不賠出來！」傅伙計道：「就是你大娘還好些。」玳安道：「雖故俺大娘好，毛司火性兒，一

回家好，娘兒每親親噯噯說話兒，你只休惱著他，不論誰，他也罵你幾句兒。總不如六娘，萬人無怨，又常在爹跟前替俺每說方便兒。隨問天來大事，俺每央他央兒對爹說，無有個不依。只是五娘，行動就說：『你看我對爹說不說！』把這打只提在口裡。如今春梅姐，又是個合氣星。——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裡。」傅伙計道：「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了。」玳安道：「你老人家是知道的，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。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，來一遭，要便搶的哭了家去。如今六娘死了，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，乾淨不乾淨，還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哩！」兩個說了一回，那傅伙計在枕上齁齁就睡著了。玳安亦有酒了，合上眼，不知天高地下，直至紅日三竿，都還未起來。

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，早晨玉簫出來收疊床

鋪，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。書童蓬著頭，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，互相嘲逗，半日才進後邊去。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，玉簫趕人沒起來，暗暗走出來，與書童約了，走在花園書房裡乾營生去了。不料潘金蓮起的早，驀地走到廳上，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，大棚里丟的桌椅橫三豎四，沒一個人兒，只有畫童兒在那裡掃地。金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乾淨只你在這裡，都往那裡去了？」畫童道：「他每都還沒起來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你且丟下笤帚，到前邊對你姐夫說，有白絹拿一匹來，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，再拿一副頭須系腰來與他。他今日家去。」畫童道：「怕不俺姐夫還睡哩，等我問他去。」良久回來道：「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，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。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。」金蓮道：「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，你去尋他來。」畫童向廂房裡瞧了瞧，說道：「才在這裡來，敢往花園書房裡梳頭去了。」

一金蓮說道：「你自掃地，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。」因走到花園書房內，忽然聽見裡面有人笑聲。推開門，只見書童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。便罵道：「好囚根子，你兩個幹得好事！」唬得兩個做手腳不迭，齊跪在地下哀告。金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你且拿一匹孝絹、一匹布來，打發你潘姥姥家去著。」書童連忙拿來遞上。金蓮逕歸房來。

那玉簫跟到房中，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：「五娘，千萬休對爹說。」金蓮便問：「賊狗肉，你和我實說，從前已往，偷了幾遭？一字兒休瞞我，便罷。」那玉簫便把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。金蓮道：「既要我饒你，你要依我三件事。」玉簫道：「娘饒了我，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。」金蓮道：「第一件，你娘房裡，但凡大小事兒，就來告我說。你不說，我打聽出來，定不饒你。第二件，我但問你要甚麼，

你就捎出來與我。第三件，你娘向來沒有身孕，如今他怎生便有了？」玉簫道：「不瞞五娘說，俺娘如此這般，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，便有了。」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，才不對西門慶說了。

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，知此事有幾分不諧。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、挑牙簪紐，並收的人情，他自己也攢有十來兩銀子，又到前邊柜上誑了傅伙計二十兩，只說要買孝絹，逕出城外，雇了長行頭口，到碼頭上，搭在鄉裡船上，往蘇州原籍家去了。正是：

撞碎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那日，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鄭愛月都要家去了。薛內相、劉內相早晨差人抬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。又每人送了一兩銀

子伴宿分資，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，白日里要和西門慶坐坐。緊等著要打發孝絹，尋書童兒要鑰匙，一地裡尋不著。傅伙計道：「他早晨問我柜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，口稱爹吩咐他孝絹不夠，敢是向門外買去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並沒吩咐他，如何問你要銀子？」一面使人往門外絹鋪找尋，那裡得來！月娘向西門慶說：「我猜這奴才有些蹊蹊，不知弄下甚麼砣兒，拐了幾兩銀子走了。你那書房裡還大瞧瞧，只怕還拿甚麼去了。」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了，只見庫房裡鑰匙掛在牆上，大櫥櫃里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，並書禮銀子、挑牙紐扣之類，西門慶心中大怒，叫將該地方管役來，吩咐：「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。」那裡得來！正是：

不獨懷家歸興急，五湖煙水正茫茫。

那日，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。西門慶請下吳大舅、應伯爵、溫秀才相陪。先到靈前上香，打了個問訊，然後與西門慶敘禮，說道：「可傷，可傷！如夫人是甚病兒歿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幸患崩瀉之疾歿了，多謝老公公費心。」薛內相道：「沒多兒，將就表意罷了。」因看見掛的影，說道：「好位標緻娘子！正好青春享福，只是去世太早些。」溫秀才在旁道：「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窮通壽夭，自有個定數，雖聖人亦不能強。」薛內相扭回頭來，見溫秀才穿著衣巾，因說道：「此位老先兒是那學里的？」溫秀才躬身道：「學生不才，備名府庠。」薛內相道：「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。」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，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，極口稱贊道：「好副板兒！請問多少價買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舍親的一副板，學生回了他的來了。」應伯爵道：「請老公公試估估，那裡地道，甚麼名色？」薛內

相仔細看了說：「此板不是建昌，就是副鎮遠。」伯爵道：「就是鎮遠，也值不多。」薛內相道：「最高者，必定是楊宣榆。」伯爵道：「楊宣榆單薄短小，怎麼看得過！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，名喚做桃花洞，在於湖廣武陵川中。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，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，是個人跡罕到之處。此板七尺多長，四寸厚，二尺五寬。還看一半親家分上，還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。公公，你不曾看見，解開噴鼻香的，裡外俱有花色。」薛內相道：「是娘子這等大福，才享用了這板。俺每內官家，到明日死了，還沒有這等發送哩。」吳大舅道：「老公公好說，與朝廷有分的人，享大爵祿，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。老公公日近清光，代萬歲傳宣金口。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，子孫皆服蟒腰玉，何所不至哉！」薛內相便道：「此位會說話的兄，請問上姓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妻兄吳大哥，見居本衛千戶之職。」薛內相道：

「就是此位娘子令兄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是。乃賤荆之兄。」薛內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：「吳大人，失瞻！」

看了一回，西門慶讓至捲棚內，正面安放一把交椅，薛內相坐下，打茶的奉上茶來吃了。薛內相道：「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？叫我答應的迎迎去。」青衣人跪下稟道：「小的邀劉公公去來，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，便來也。」薛內相又問道：「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早上就來了。——叫上來！」不一時，走來面前磕頭。薛內相道：「你每吃了飯不曾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每吃了飯了。」薛內相道：「既吃了飯，你每今日用心答應，我重賞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，學生這裡還預備著一起戲子，唱與老公公聽。」薛內相問：「是那裡戲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一班海鹽戲子。」薛內相道：「那蠻聲哈刺，誰曉的他唱的是

甚麼！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，三年受苦，九載遨遊，背著琴劍書箱來京應舉，得了個官，又無妻小在身邊，便希罕他這人。你我一個光身漢、老內相，要他做甚麼？」溫秀才在旁邊笑說道：「老公公說話，太不近情了。居之齊則齊聲，居之楚則楚聲。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，豈無一動其心哉？」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：「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裡。你每外官，原來只護外官。」溫秀才道：「雖是士大夫，也只是秀才做的。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」薛內相道：「不然。一方之地，有賢有愚。」

正說著，忽左右來報：「劉公公下轎了。」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，向靈前作了揖。敘禮已畢，薛內相道：「劉公公，你怎的這咱才來？」劉內相道：「北邊徐同家來拜望，陪他坐了一回，打發去了。」一面分席坐下，左右遞茶上

去。因問答應的：「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不曾？」下邊人說：「都排停當了。」劉內相道：「咱每去燒了紙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不消多禮，頭裡已是見過禮了。」劉內相道：「此來為何？還當親祭祭。」當下，左右捧過香來，兩個內相上了香，遞了三鐘酒，拜下去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請起。」於是拜了兩拜起來，西門慶還了禮，復至捲棚內坐下。然後收拾安席，遞酒上坐。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，吳大舅、溫秀才、應伯爵從次，西門慶下邊相陪。子弟鼓板響動，遞了關目揭帖。兩位內相看了一回，揀了一段《劉智遠白兔記》。唱了還未幾折，心下不耐煩，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，打起漁鼓，並肩朝上，高聲唱了一套「韓文公雪擁藍關」故事下去。

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說話兒，道：「劉哥，你不知

道，昨日這八月初十日，下大雨如註，雷電把內里凝神殿上鴟尾裘碎了，唬死了許多宮人。朝廷大懼，命各官修省，逐日在上清宮宣《精靈疏》建醮。禁屠十日，法司停刑，百官不許奏事。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，要割內地三鎮，依著蔡京那老賊，就要許他。掣童掌事的兵馬，交都御史譚積、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，又不肯，還交多官計議。昨日立冬，萬歲出來祭太廟，太常寺一員博士，名喚方軫，早晨打掃，看見太廟磚縫出血，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，寫表奏知萬歲。科道官上本，極言童掌事大了，宦官不可封王。如今馬上差官，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。」劉內相道：「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，那朝事也不乾咱每。俗語道，咱過了一日是一日。便塌了天，還有四個大漢。到明天，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。王十九，咱每隻吃酒！」因叫唱道情的上來，吩咐：「你唱個『李白好貪杯』的故事。」那人立在席

前，打動漁鼓，又唱了一回。

直吃至日暮時分，吩咐下人，看轎起身。西門慶款留不住，送出大門，喝道而去。回來，吩咐點起燭來，把桌席休動，留下吳大舅、應伯爵、溫秀才坐的，又使小廝請傅伙計、甘伙計、韓道國、賁第傳、崔本和陳敬濟復坐。叫上子弟來吩咐：「還找著昨日《玉環記》上來。」因向伯爵道：「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。早知他不聽，我今日不留他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到辜負你的意思。內臣斜局的營生，他只喜《藍關記》、搗喇小子山歌野調，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！」於是下邊打動鼓板，將昨日《玉環記》做不完的折數，一一緊做慢唱，都搬演出來。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。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，便問：「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，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還想那一夢

兒，他每去的不耐煩了！」伯爵道：「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吳銀兒住的久了。」當日，眾人坐到三更時分，搬戲已完，方起身各散。西門慶邀下吳大舅，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。與了戲子四兩銀子，打發出門。

到次日，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張團練、夏提刑，合衛許多官員，都合了分資，辦了一副豬羊吃桌祭奠，有禮生讀祝。西門慶預備酒席，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。到晌午，只聽鼓響，祭禮到了。吳大舅、應伯爵、溫秀才在門首迎接，只見後擁前呼，眾官員下馬，在前廳換衣服。良久，把祭品擺下，眾官齊到靈前，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。禮生喝禮，三獻畢，跪在旁邊讀祝，祭畢。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，吳大舅等讓眾官至捲棚內，寬去素服，待畢茶，就安席上坐，觥籌交錯，殷勤勸酒。李銘等三個小優兒，銀箏檀板，朝上彈

唱。眾官歡飲，直到日暮方散。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眾人坐，吳大舅道：「各人連日打攪，姐夫也辛苦了，各自歇息去罷。」當時告辭回家。正是：

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家中巨富人趨附，手內多時莫論財。

↑第六十四回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
半夜口脂香第六十六回↓

詩曰：

湘皋煙草碧紛紛，淚灑東風憶細君。見說嫦娥能入月，虛疑神女解為雲。

花陰晝坐閑金剪，竹里游春冷翠裙。留得丹青殘錦在，傷心不忍讀迴文。

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，是李瓶兒二七，玉皇廟吳道官受齋，請了十六個道眾，在家中揚幡修建齋壇。又有安郎中來下書，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。吳道官廟中抬了三牲祭禮來，又是一匹尺頭以為奠儀。道眾繞棺傳咒，吳道官靈前展拜。西門慶與敬濟回禮，謝道：「師父多有破費，何以克當？」吳道官道：「小道甚是惶愧，本該助一經追薦夫人，奈力薄，粗祭表意而已。」西門慶命收了，打發抬盒人回去。那日三朝轉經，演生神章，破九幽獄，對靈攝召，整做法事，不必細說。

第二日，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。那時孟玉樓兄弟孟

銳做買賣來家，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，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，討了一分孝去，送了許多人事。西門慶敘禮，進入玉樓房中拜見。西門慶亦設席管待，俱不在言表。

那日午間，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、縣丞錢斯成、主簿任良貴、典史夏恭基，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，共五員官，都鬥了分子，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。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，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，三個小優兒彈唱。

正飲酒到熱鬧處，忽報：「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。」一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，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，讓至前廳，換了衣裳進來。家人手捧香燭紙匹金段到靈前，黃主事上了香，展拜畢，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。黃主事道：「學生不知尊闖沒了，弔遲，恕罪，恕罪！」西門慶

道：「學生一向欠恭，今又承老先生賜弔，兼辱厚儀，不勝感激。」敘畢禮，讓至捲棚上面坐下。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，左右捧茶上來吃了。黃主事道：「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，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，也要來弔問，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。他如今在濟州住扎。先生還不知，朝廷如今營建良岳，敕令太尉朱勔，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，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。頭一運將到淮上。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——長二丈，闊數尺，都用黃氈蓋覆，張打黃旗，費數號船隻，由山東河道而來。況河中沒水，起八郡民夫牽輓。官吏倒懸，民不聊生。宋道長督率州縣，事事皆親身經歷，案牘如山，晝夜勞苦，通不得閑。況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，宋道長說，必須率三司官員，要接他一接。想此間無可相熟者，委托學生來，敬煩尊府做一東，要請六黃大尉一飯，未審尊意允否？」因喚左右：「叫你宋老爹承差

上來。」有二青衣官吏跪下，氈包內捧出一對金段、一根沉香、兩根白蠟、一分綿紙。黃主事道：「此乃宋公致賻之儀。那兩封，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——兩司官十二員、府官八員，計二十二分，共一百零六兩。」交與西門慶：「有勞盛使一備何如？」西門慶再三辭道：「學生有服在家，奈何，奈何？」因問：「迎接在於何時？」黃主事道：「還早哩，也得到出月半頭。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十月十二日才發引。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吩咐，敢不領命！但這分資決不敢收。該多少桌席，只顧吩咐，學生無不畢具。」黃主事道：「四泉此意差矣！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，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，又非松原之己出，何得見卻？如其不納，學生即回松原，再不敢煩瀆矣！」西門慶聽了此言，說道：「學生權且領下。」因令玳安、王經接下去。問備多少桌席，黃主事道：「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

面，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，以下府官散席而已。承應樂人，自有差撥伺候，府上不必再叫。」說畢，茶湯兩換，作辭起身。西門慶款留，黃主事道：「學生還要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，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，然後轉成都府推官。如今他令郎兩泉，又與學生鄉試同年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，兩泉亦與學生相交。」黃主事起身，西門慶道：「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，至期寒舍拱候矣。」黃主事道：「臨期，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，亦不可太奢。」西門慶道，「學生知道。」送出大門，上馬而去。

那縣中官員，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，唬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，吩咐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。當時，西門慶回到捲棚與眾官相見，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，央

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。眾官悉言：「正是州縣不勝憂苦。這件事，欽差若來，凡一應祇迎、廩餼、公宴、器用、人夫，無不出於州縣，州縣必取之於民，公私困極，莫此為甚。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，足見厚愛。」言訖，都不久坐，告辭起身而去。

話休饒舌。到李瓶兒三七，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，領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，穿雲錦袈裟，戴毗盧帽，大鈸大鼓，甚是齊整。十月初八日是四七，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，亦十六眾，來念番經，結壇跳沙，灑花米行香，口誦真言。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，懸掛都是九醜天魔變相，身披纓絡琉璃，頂掛髑髏，口咬嬰兒，坐跨妖魅，腰纏蛇螭，或四頭八臂，或手執戈戟，朱發藍面，醜惡莫比。午齋以後，就動葷酒。西門慶那日不在家，同陰陽徐先生往墳上破土開壙去

了，後晌方回。晚夕，打發喇嘛散了。

次日，推運山頭酒米、桌面餚品一應所用之物，又委付主管伙計，莊上前後搭棚，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。先請附近地鄰來，大酒大肉管待。臨散，皆肩背頂負而歸，俱不必細說。

十一日白日，先是歌郎並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，弔《五鬼鬧判》、《張天師著鬼迷》、《鐘馗戲小鬼》、《老子過函關》、《六賊鬧彌陀》、《雪裡梅》、《莊周夢蝴蝶》、《天王降地水火風》、《洞賓飛劍斬黃龍》、《趙太祖千里送荊娘》，各樣百戲弔罷，堂客都在簾內觀看。參罷靈去了，內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，大哭一場。

到次日發引，先絕早抬出名旌、各項幡亭紙扎，僧道、

鼓手、細樂、人役都來伺候。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，都帶弓馬，全裝結束。留十名在家看守，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，分兩翼而行。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，照管冥器。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，管收祭祀。那日官員士夫、親鄰朋友來送殯者，車馬喧呼，填街塞巷。本家並親着轎子也有百十餘頂，三院鴉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。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，西門慶留下孫雪娥並二女僧看家，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。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摔盆，六十四人上扛，有件作一員官立於增架上，敲響板，指撥抬材人上肩。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，轉過大街口望南走。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。那日正值晴明天氣，果然好殯。但見：

和風開綺陌，細雨潤芳塵，東方曉日初升，北陸殘煙乍斂。萋萋嚨嚨，花喪鼓不住聲喧；叮叮噹噹，地弔鑼連宵振。

作。銘旌招颺，大書九尺紅羅；起火軒天，衝散半天黃霧。猙猙獰獰開路鬼，斜擔金斧；忽忽洋洋險道神，端秉銀戈。逍遙遙八洞仙，龜鶴繞定；窈窕窈四毛女，虎鹿相隨。熱熱鬧鬧採蓮船，撒科打諢；長長大大高蹻漢，貫甲頂盔。清清秀秀小道童一十六眾，都是霞衣道髻，動一派之仙音；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，個個都是雲錦袈裟，轉五方之法事。一十二座大絹亭，亭亭皆綠舞紅飛；二十四座小絹亭，座座盡珠圍翠繞。左勢下，天倉與地庫相連；右勢下，金山與銀山作隊。掌醮廚，列八珍之罐；香燭亭，供三獻之儀。六座百花亭，現千團錦繡；一乘引魂轎，扎百結黃絲。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，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。金字幡銀字幡，緊護棺輿；白絹繖綠絹繖，同圍增架。功布招颺，孝眷聲哀。打路排軍，執攬桿前後呼擁；迎喪神會，耍武藝左右盤旋。賣解猶如鷹鷂，走馬好似猿猴。豎肩樁，打斤鬥，隔肚穿

錢，金雞獨立，人人喝彩，個個爭誇。扶肩擠背，不辨賢愚；挨睹並觀，那分貴賤！張三蠢胖，只把氣吁；李四矮矬，頻將腳跔。白頭老叟，盡將拐棒拄髭鬚；綠髻佳人，也帶兒童來看殯。

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，一字兒緊跟材後。西門慶總冠孝服同眾親朋在材後，陳敬濟緊扶棺輿，走出東街口。西門慶具禮，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。身穿大紅五彩鶴氅，頭戴九陽雷巾，腳登丹舄，手執牙笏，坐在四人肩輿上，迎殯而來。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，陳敬濟跪在前面，那殯停住了。眾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：

恭惟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，存日陽年二十七歲，元命辛未相，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，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

日醜時分身故。伏以尊靈，名家秀質，綺閣嬌姝。稟花月之儀容，蘊蕙蘭之佳氣。鬱德柔婉，賦性溫和。配我西君，克諧伉儷。處閨門而賢淑，資琴瑟以好和。曾種藍田，尋嗟楚畹。正宜享福百年，可惜春光三九。嗚呼！明月易缺，好物難全。善類無常，修短有數。今日棺輿載道，丹旆迎風，良夫躡躅於柩前，孝眷哀矜於巷陌。離別情深而難已，音容日遠以日忘。某等謬忝冠簪，愧領玄教。愧無新垣平之神術，恪遵玄元始之遺風。徒展崔魏鏡里之容，難返莊周夢中之蝶。漱甘露而沃瓊漿，超知識登於紫府；披百寶而面七真，引淨魄出於冥途。一心無掛，四大皆空。苦，苦，苦！氣化清風形歸土。一靈真性去弗回，改頭換面無遍數。眾聽末後一句：咦！精爽不知何處去，真容留與後人看。

吳道官念畢，端坐轎上，那轎捲坐退下去了。這裡鼓樂

喧天，哀聲動地，殯才起身，迤邐出南門。眾親朋陪西門慶，走至門上方乘馬，陳敬濟扶柩，到於山頭五里原。

原來坐營張團練，帶領二百名軍，同劉、薛二內相，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，吹響器，打銅鑼銅鼓，迎接殯到，看著裝燒冥器紙扎，煙焰漲天。棺輿到山下扛，徐先生率伴作，依羅經弔向，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，才下葬掩土。西門慶易服，備一對尺頭禮，請帥府周守備點主。衛中官員並親朋伙計，皆爭拉西門慶遞酒，鼓樂喧天，煙火匝地，熱鬧豐盛，不必細說。

吃畢，後晌回靈，吳月娘坐魂轎，抱神主魂幡，陳敬濟扶靈床，鼓手細樂十六眾小道童兩邊吹打。吳大舅並喬大戶、吳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孟二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

溫秀才、眾主管伙計，都陪著西門慶進城，堂客轎子壓後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。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，徐先生前廳祭神灑掃，麼門戶皆貼闢非黃符。謝徐先生一匹尺頭、五兩銀子出門，各項人役打發散了。又拿出二十弔錢來，五弔賞巡捕軍人，五弔與衙門中排軍，十弔賞營裡人馬。拿帖兒回謝周守備、張團練、夏提刑，俱不在話下。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戶、吳大舅眾人坐，眾人都肯不肯，作辭起身。來保進說：「搭棚在外伺候，明日來拆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棚且不消拆，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。」打發搭彩匠去了。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眾堂客，還等著安畢靈，哭了一場，方纔去了。

西門慶不忍遽舍，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，要伴靈宿歇。見靈床安在正面，大影掛在旁邊，靈床內安著半身，裡面小

錦被褥，床幾、衣服、妝奩之類，無不畢具，下邊放著他的一對小小金蓮，桌上香花燈燭、金碟樽俎，般般供養，西門慶大哭不止。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，到夜半，對著孤燈，半窗斜月，翻覆無寐，長吁短嘆，思想佳人。有詩為證：

短嘆長吁對鎖窗，舞鸞孤影寸心傷。
蘭枯楚畹三秋雨，楓落吳江一夜霜。

夙世已違連理願，此生難覓返魂香。
九泉果有精靈在，地下人間兩斷腸。

白日間供養茶飯，西門慶俱親看著丫鬟擺下，他便對面和他同吃。舉起箸兒來：「你請些飯兒！一行如在之禮。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。奶子如意兒，無人處常在跟前遞

茶遞水，挨挨搶搶，掐掐捏捏，插話兒應答，那消三夜兩夜。這日，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，墳上暖墓來家，陪人吃得醉了。進來，迎春打發歇下。到夜間要茶吃，叫迎春不應，如意兒便來遞茶。因見被拖下炕來，接過茶盞，用手扶被，西門慶一時興動，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，遞舌頭在他口內。老婆就哂起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，兩個摟在被窩內，不勝歡娛，雲雨一處。老婆說：「既是爹抬舉，娘也沒了，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，隨爹收用便了。」西門慶便叫：「我兒，你只用心伏侍我，愁養活不過你來！」這老婆聽了，枕席之間，無不奉承，顛鸞倒鳳，隨手而轉，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。

次日，老婆早晨起來，與西門慶拿鞋腳，疊被褥，就不靠迎春，極盡殷勤，無所不至。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

簪兒來賞他，老婆磕頭謝了。迎春知收用了他，兩個打成一路。老婆自恃得寵，腳跟已牢，無復求告於人，就不同往日，打扮喬模喬樣，在丫鬟夥內，說也有，笑也有。早被潘金蓮看在眼裡。

早晨，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，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：兩把金壺、兩副金台盞、十副小銀鐘、兩副銀折盃、四副銀賞鐘；兩匹大紅彩蟒、兩匹金緞、十壇酒、兩牽羊。傳報：「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，煩老爹這裡早備酒席，準在十八日迎請。」西門慶收入明白，與了來人一兩銀子，用手本打發回去。隨即兌銀與賁四、來興兒，定桌面，粘果品，買辦整理，不必細說。因向伯爵說：「自從他不好起，到而今，我再沒一日兒心閑。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，又鑽出這等勾當來，教我手忙腳亂。」伯爵道：

「這個哥不消抱怨，你又不曾兜攬他，他上門兒來央煩你。雖然你這席酒替他陪幾兩銀子，到明日，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，只這山東一省官員，並巡撫巡按、人馬散級，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是此說，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，不想十八日就迎接，忒促急促忙。這日又是他五七，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，如何又改！不然，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，怎亂得過來？」應伯爵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我算來，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，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。你十八日擺了酒，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的是，我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我又一件：東京黃真人，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掛御香，建七晝夜羅天大醮，如今在廟裡住。趁他未起身，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，領行法事。咱圖他個名聲，也好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都

說這黃真人有利益，請他到好，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，出殯又起動他懸真，道童送殯，沒的酬謝他，教他念這個經兒，表意而已。今又請黃真人主行，卻不難為他？」伯爵道：「齋一般還是他受，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。哥只多費幾兩銀子，為嫂子，沒曾為了別人。」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，又多封了五兩銀子，教他早請黃真人，改在二十日念經，二十四眾道士，水火煉度一晝夜。即令玳安騎頭口去了。

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，進入後邊。只見吳月娘說：「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，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，來磕頭。」西門慶便問：「誰家？」賁四娘子領他女兒，穿著大紅緞襖兒、黃綢裙子，戴著花翠，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。月娘在旁說：「咱也不知道，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抬舉，昨日

才相定下。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，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。論起來，這孩子倒也好身量，不象十五歲，到有十六七歲的。多少時不見，就長的成成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，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，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。」於是教月娘讓至房內，擺茶留坐。落後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孫雪娥、大姐都來見禮陪坐。臨去，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、一兩銀子，李嬌兒眾人都有與花翠、汗巾、脂粉之類。晚上，玳安回話：「吳道官收了銀子，知道了。黃真人還在廟裡住，過二十頭才回東京去。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。」

西門慶次日，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，務要齊整，大門上扎七級彩山，廳前五級彩山。十七日，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：廳正面，屏開孔雀，地匝氍毹，都是錦繡桌

幃，妝花椅甸。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、定勝方糖，吃看大插桌；觀席兩張小插桌，是巡撫、巡按陪坐；兩邊布按三司，有桌席列坐。其餘八府官，都在廳外棚內兩邊，只是五果五菜平頭桌席。看畢，西門慶待茶，起身回話去了。

到次日，撫按率領多官人馬，早迎到船上，張打黃旗一欽差一二字，捧著敕書在頭裡走，地方統制、守御、都監、團練，各衛掌印武官，皆戎服甲冑，各領所部人馬，圍隨，儀仗擺數里之遠。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掛繡蟒，坐八抬八簇銀頂暖轎，張打茶褐傘。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，皆駿騎咆哮，如萬花之燦錦，隨鼓吹而行。黃土墊道，雞犬不聞，樵採遁跡。人馬過東平府，進清河縣，縣官黑壓壓跪於道旁迎接，左右喝叱起去。隨路傳報，直到西門慶門首。教坊鼓樂，聲震雲霄，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，雁翅而列。

西門慶青衣冠冕，望塵拱伺。良久，人馬過盡，太尉落轎進來，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，一擁而入。到於廳上，又是箏琴、方响、雲璈、龍笛、鳳管，細樂響動。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、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，大尉還依禮答之。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、左參政何其高、右布政陳四箴、右參政季侃廷、參議馮廷鵠、右參議汪伯彥、廉使趙訥、採訪使韓文光、提學副使陳正匯、兵備副使雷啟元等兩司官參見，太尉稍加優禮。及至東昌府徐崧、東平府胡師文、兗州府凌雲翼、徐州府韓邦奇、濟南府張叔夜、青州府王士奇、登州府黃甲、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，太尉答以長揖而已。至於統制、制置、守御、都監、團練等官，太尉則端坐。各官聽其發放，外邊伺候。然後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，侯巡撫、宋巡按向前把盞，下邊動鼓樂，來與太尉簪金花，捧玉斝，彼此酬飲。遞酒已畢，太

尉正席坐下，撫按下邊主席，其餘官員並西門慶等，各依次第坐了。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，一應彈唱隊舞，各有節次，極盡聲容之盛。當筵搬演《裴晉公還帶記》，一折下來，廚役割獻燒鹿、花豬、百寶攪湯、大飯燒賣。又有四員伶官，箏琴、琵琶、篳篥，上來清彈小唱。

唱畢，湯未兩陳，樂已三奏。下邊跟從執事人等，宋御史差兩員州官，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。守御、都監等官，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，自有坐處。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，隨即看轎起身。眾官再三款留不住，即送出大門。鼓樂笙簧迭奏，兩街儀衛喧闐，清蹕傳道，人馬森列。多官俱上馬遠送，太尉悉令免之，舉手上轎而去。

宋御史、候巡撫吩咐都監以下軍衛有司，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。桌面器皿，答賀羊酒，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御周秀，親送到船所，交付明白。回至廳上，拜謝西門慶說：「今日負累取擾，深感，深感！分資有所不足，容當奉補。」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：「卑職重承教愛，累辱盛儀，日昨又蒙賻禮，蝸居卑陋，猶恐有不到處，萬里公祖諒宥，幸甚！」宋御史謝畢，即令左右看轎，與候巡撫一同起身，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。各項人役，一哄而散。西門慶回至廳上，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，俱令散了，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。廳內外各官桌面，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。

西門慶見天色尚早，收拾家伙停當，攢下四張桌席，使人請吳大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溫秀才、傅自新、甘出身、

韓道國、賁四、崔本及女婿陳敬濟，——從五更起來，各項照管辛苦，坐飲三杯。不一時，眾人來到，擺上酒來飲酒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？歡喜不歡喜？」韓道國道：「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，無個不歡喜的。巡撫、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，謝了又謝。」伯爵道：「若是第一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，也沒咱家恁大地方，也沒府上這些人手。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，都要管待出去。哥就陪了幾兩銀子，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，也在這裡預席。」西門慶問其名，溫秀才道：「名陳正匯者，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，本貫河南鄆城縣人，十八歲科舉，中壬辰進士，今任本處提學副使，極有學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今年才二十四歲？」正說著，湯飯上來。

眾人吃畢，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，問道：「你四人叫甚名字？」答道：「小的叫周探、梁鐸、馬真、韓畢。」伯爵道：「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？」韓畢跪下說道：「金釧兒、玉釧兒是小的妹子。」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：「今日擺酒，就不見他。」吩咐小優兒：「你們拿樂器過來，唱個『洛陽花，梁園月』我聽。」韓畢與周探一面搗箏撥阮，唱道：

【普天樂】洛陽花，梁園月。好花須買，皓月須賒。花倚欄桿看爛熳開，月曾把酒問團圓夜。月有盈虧，花有開謝。想人生最苦離別。花謝了，三春近也；月缺了，中秋到也；人去了，何日來也？

唱畢，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裡酸酸的，便道：「哥教唱此

曲，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？」西門慶看見後邊上果碟兒，叫：「應二哥，你只嗔我說，有他在，就是他經手整定。從他沒了，隨著丫鬟撮弄，你看象甚模樣？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！」溫秀才道：「這等盛設，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，足可以夠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休說此話。你心間疼不過，便是這等說，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。」

這裡酒席上說話，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，聽見西門慶說此話，走到後邊，一五一十告訴月娘。月娘道：「隨他說去就是了，你如今卻怎樣的？前日他在時，即許下把繡春教伏侍李嬌兒，他到睜著眼與我叫，說：『死了多少時，就分散他房裡丫頭！』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。這兩日憑著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，狂的有些樣兒？我但開口，就說咱們擠撮他。」金蓮道：「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，只怕賊

沒廉恥貨，鎮日在那屋裡，纏了這老婆也不見的。我聽見說，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，老婆戴在頭上，拿與這個瞧，拿與那個瞧。一月娘道：「豆芽菜兒——有甚捆兒！」眾人背地裡都不喜歡。正是：

遺蹤堪入時人眼，多買胭脂畫牡丹。

↑第六十五回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賄 黃真人發牒薦亡第六十七回↓

詞曰：

胸中千種愁，掛在斜陽樹。綠葉陰陰自得春，草滿鶯啼處。

不見凌波步，空想如簧語。門外重重疊疊山，遮不斷愁來路。

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、應伯爵等飲酒中間，因問韓道國：「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？咱好收拾打包。」韓道國道：「昨日有人來會，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過了二十念經，打包便了。」伯爵問道：「這遭起身，那兩位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三個人都去。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，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，置買些布貨來賣。家中緞貨綢綿都還有哩。」伯爵道：「哥主張極妙。常言道：要的般般有，才是買賣。」說畢，已有起更時分，吳大舅起身說：「姐夫連日辛苦，俺每酒已夠了，告回，你可歇息歇息。」西門慶不肯，還留住，令小優兒奉酒唱曲，每人吃三鐘才放出門。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，再三不敢接，

說：「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，官身如何敢受老爹重賞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雖然官差，此是我賞你，怕怎的！」四人方磕頭領去。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。

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，早有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、兩名鋪排，來大廳上鋪設壇場，鋪設的齊齊整整。西門慶來家看見，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去。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，請喬大戶、吳大舅、吳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夫、孟二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、吳舜臣許多親眷並堂客，明日念經。家中廚役落作，治辦齋供不題。

次日五更，道眾皆來，進入經壇內，明燭焚香，打動響樂，諷誦諸經，鋪排大門首掛起長幡，懸吊榜文，兩邊黃紙門對一聯，大書：

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；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。

大廳經壇，懸掛齋題二十字，大書：「青玄救苦、頒符告簡、五七轉經、水火煉度薦揚齋壇。」即日，黃真人穿大紅，坐牙轎，系金帶，左右圍隨，儀從喧喝，日高方到。吳道官率眾接至壇所，行禮畢，然後西門慶著素衣經巾，拜見遞茶畢。洞案旁邊安設經筵法席，大紅銷金桌圍，妝花椅褥，二道童侍立左右。發文書之時，西門慶備金緞一匹；登壇之時，換了九陽雷巾，大紅金雲白百鶴法氅。先是表白宣畢齋意，齋官沐手上香。然後黃真人焚香淨壇，飛符召將，關發一應文書符命，啟奏三天，告盟十地。三獻禮畢，打動音樂，化財行香。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爐跟隨，排軍喝路，前後四把銷金傘、三對纓絡挑搭。行香回來，安請監齋畢，

又動音樂，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，朝參玉陛，旁設幾筵，聞經悟道。到了午朝，高功冠裳，步罡踏鬥，拜進朱表，遣差神將，飛下羅艷。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，儀錶非常，妝束起來，午朝拜表，儼然就是個活神仙。但見：

星冠攢玉葉，鶴氅縷金霞。神清似長江皓月，貌古如太華喬松。踏罡朱履進丹霄，步虛琅函浮瑞氣。長髯廣頰，修行到無漏之天；皓齒明眸，佩籙掌五雷之令。三更步月鸞聲遠，萬里乘雲鶴背高。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，廣惠真人降下方。

拜了表文，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札。行畢午香，捲棚內擺齋。黃真人前，大桌面定勝；吳道官等，稍加差小；其餘散眾，俱平頭桌席。黃真人、吳道官皆襯緞尺

頭、四對披花、四匹絲綢，散眾各布一匹。桌面俱令人抬送廟中，散眾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，不必細說。

吃畢午齋，都往花園內游玩散食去了。一面收下家火，從新擺上齋饌，請吳大舅等眾親朋伙計來吃。正吃之間，忽報：「東京翟爺那裡差人下書。」西門慶即出廳上，請來人進來。只見是府前承差乾辦，青衣窄褲，萬字頭巾，乾黃靴，全副弓箭，向前施禮。西門慶答禮相還。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，又是一封折賻儀銀十兩。問來人上姓，那人道：「小人姓王名玉，蒙翟爺差遣，送此書來。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，安老爹書到才知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安老爹書幾時到的？」那人說：「十月才到京。因催皇木一年已滿，升都水司郎中。如今又奉敕修理河道，直到工完回京。」西門慶問了一遍，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，吩咐明日來討回

書。那人問：「韓老爹在那裡住？宅內捎信在此。小的見了，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。」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，陪吃齋飯畢，同往家中去了。

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，於是乘著喜歡，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。說：「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，就捎寄十方縐紗汗巾、十方綾汗巾、十副揀金挑牙、十個烏金酒盃作回奉之禮。他明日就來取回書。」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，其書曰：

寓京都養生翟謙頓首，書奉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：自京邸話別之後，未得從容相敘，心甚歉然。其領教之意，生已於家老爺前悉陳之矣。邇者，安鳳山書到，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，但恨不能一弔為悵，奈何，奈何！伏

望以禮節哀可也。外具賻儀，少表微忱，希管納。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，舉民有五袴之歌，境內有三留之譽，今歲考績，必有甄升。昨日神運都功，兩次工上，生已對老爺說了，安上親家名字。工完題奏，必有恩典，親家必有掌刑之喜。夏大人年終類本，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。謹此預報，伏惟高照，不宣。

附雲：此書可自省覽，不可使聞之於渠。謹密，謹密！

又雲：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。

冬上浣具

溫秀才看畢，才待袖，早被應伯爵取過來，觀看了一遍，還付與溫秀才收了。說道：「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

好些。翟公府中人才極多，休要教他笑話。」溫秀才道：「貂不足，狗尾續。學生匪才，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！不過乎塞責而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溫老先他自有個主意，你這狗才曉的甚麼！」須臾，吃罷午齋，西門慶吩咐來興兒打發齋饌，送各親眷街鄰。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鄭愛月兒、韓釧兒、洪四兒、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。每家回答一匹大布、一兩銀子。

後晌，就叫李銘、吳惠、鄭奉二個小優兒來伺候。良久，道眾升壇發擂，上朝拜懺觀燈，解壇送聖。天色漸晚。比及設了醮，就有起更天氣。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不去了，喬大戶、沈姨夫、孟二舅告辭回家。止有吳大舅、二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溫秀才、常峙節並眾伙計在此，晚夕觀看水火練度。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，扎彩橋，安設水池火

沼，放擺斛食。李瓶兒靈位另有幾筵幃幕，供獻齊整。旁邊一首魂幡、一首紅幡、一首黃幡，上書「制魔保舉，受煉南宮」。先是道眾音樂，兩邊列座，持節捧盂劍，四個道童侍立兩邊。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，身披絳綃雲霞衣，登高座，口中念念有詞。宣偈雲：

太乙慈尊降駕來，夜壑幽關次第開。童子雙雙前引導，死魂受煉步雲階。

宣偈畢，又熏沐焚香，念曰：「伏以玄皇闡教，廣開度於冥途；正一垂科，俾煉形而升舉。恩沾幽爽，澤被飢噓。謹運真香，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、十方救苦諸真人聖眾，仗此真香，來臨法會。切以人處塵凡，日縈俗務，不知有死，惟欲貪生。鮮能種於善根，多隨入於惡趣，

昏迷弗省，恣欲貪嗔。將謂自己長存，豈信無常易到！一朝傾逝，萬事皆空。業障纏身，冥司受苦。今奉道伏為亡過室人李氏靈魂，一棄塵緣，久淪長夜。若非薦拔於愆辜，必致難逃於苦報。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，救尋聲之苦。灑甘露而普滋群類，放瑞光而遍燭昏衢。命三官寬考較之條，詔十殿閣推研之筆。開囚釋禁，宥過解冤。各隨符使，盡出幽關。咸令登火池之沼，悉蕩滌黃華之形。凡得更生，俱歸道岸。茲焚靈寶煉形真符，謹當宣奏：

太微回黃旗，無英命靈幡，攝召長夜府，開度受生魂。

一

道眾先將魂幡安於水池內，焚結靈符，換紅幡；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，換黃幡。高功念：「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

水火交煉，乃成真形。一煉度畢，請神主冠帔步金橋，朝參玉陛，皈依三寶，朝玉清，眾舉《五供養》。舉畢，高功曰：「既受三皈，當宣九戒。」九戒畢，道眾舉音樂，宣念符命並《十類孤魂》。煉度已畢，黃真人下高座，道眾音樂送至門外，化財焚燒箱庫。

回來，齋功圓滿，道眾都換了冠服，鋪排收捲道像。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，酒筵羅列。三個小優彈唱，眾親友都在堂前。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，左右捧著一匹天青雲鶴金緞、一匹色緞、十兩白銀，叩首下拜道：「亡室今日賴我師經功救拔，得遂超生，均感不淺，微禮聊表寸心。」黃真人道：「小道謬忝冠裳，濫膺玄教，有何德以達人天？皆賴大人一誠感格，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。此禮若受，實為報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此禮甚薄，有褻真人，伏乞笑納！」

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。西門慶遞了真人酒，又與吳道官把盞，乃一匹金緞、五兩白銀，又是十兩經資。吳道官只受經資，餘者不肯受，說：「小道素蒙厚愛，自慙效勞誦經，追拔夫人往生仙界，以盡其心。受此經資尚為不可，又豈敢當此盛禮乎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師父差矣。真人掌壇，其一應文簡法事，皆乃師父費心。此禮當與師父酬勞，何為不可？」吳道官不得已，方領下，再三致謝。西門慶與道眾遞酒已畢，然後吳大舅、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。吳大舅把盞，伯爵執壺，謝希大捧菜，一齊跪下。伯爵道：「嫂子今日做此好事，幸請得真人在此，又是吳師父費心，嫂子的造化。得好處。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，實是哥的虔心，嫂子的造化。」於是滿斟一杯送與西門慶。西門慶道：「多蒙列位連日勞神，言謝不盡。」說畢，一飲而盡。伯爵又斟一盞，說：「哥，吃個雙杯，不要吃單杯。」謝希大慌忙遞一箸菜

來吃了。西門慶回敬眾人畢，安席坐下。小優彈唱起來，廚役上割道。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，品竹彈絲，直吃到二更時分，西門慶已帶半酣，眾人方作辭起身而去。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，往後邊去了。正是：

人生有酒須當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

↑第六十六回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
訴幽情第六十八回↓

詞曰：

朔風天，瓊瑤地。凍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砌。山隱彤云云
接水，衰草無情，想在彤雲內。

黯香魂，追苦意。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。殘月高樓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

話說西門慶歸後邊，辛苦的人，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。有來興兒進來說：「搭彩匠外邊伺候，請問拆棚。」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，說：「拆棚教他拆就是了，只顧問怎的！」搭彩匠一面卸下席繩松條，送到對門房子里堆放不題。玉簫進房說：「天氣好不陰的重。」西門慶令他向暖炕上取衣裳穿，要起來。月娘便說：「你昨日辛苦了一夜，天陰，大睡回兒也好。慌的老早爬起去做甚麼？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往衙門裡去，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。」月娘道：「既是恁說，你起去，我去叫丫鬟熬下粥等你吃。」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，披著絨衣，戴著氈巾，徑走到花園裡書房中。

原來自從書童去了，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，春鴻便收拾大廳前書房。冬月間，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。那裡燒下地爐暖炕，地平上又放著黃銅火盆，放下油單絹暖簾來。明間內擺著夾枝桃，各色菊花，清清瘦竹，翠翠幽蘭，裡面筆硯瓶梅，琴書瀟灑。西門慶進來，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熱龍涎。西門慶使王經：「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。」王經出來吩咐來安兒請去了。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：「小周兒在外邊伺候。」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，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，磕了頭，說道：「你來得好，且與我篋篋頭，捏捏身上。」因說：「你怎一向不來？」小周兒道：「小的見六娘沒了，忙，沒曾來。」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，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篋。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，頭戴氈帽，身穿綠絨襖子，腳穿一雙舊皂靴棕套，掀帘子進來唱喏。西門慶正篋頭，說道：「不消聲喏，請

坐。一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，就著火盆坐下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？」伯爵道：「你不知，外邊飄雪花兒哩，好不寒冷。昨日家去，雞也叫了，今日白爬不起來。不是大官兒去叫，我還睡哩。哥，你好漢，還起的早。若是我，成不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早是你看著，我怎得個心閑！自從發送他出去了，又亂著接黃太尉，念經，直到如今。今日房下說：『你辛苦了，大睡回去。』我又記掛著翟親家人來討回書，又看著拆棚，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伙計和小價起身。喪事費勞了人家，親朋罷了，士大夫官員，你不上門謝謝孝，禮也過不去。」伯爵道：「正是，我愁著哥謝孝這一節。少不的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，胡亂也罷了。其餘相厚的，若會見，告過就是了。誰不知你府上事多，彼此心照罷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。伯爵取過一盞，拿在手內，見白泚泚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，說道：「好東西，滾熱！」呷在口裡，香甜美味，那消氣力，幾口就喝沒了。西門慶直待篋了頭，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，把奶子放在桌上，只顧不吃。伯爵道：「哥且吃些不是？可惜放冷了。象你清晨吃恁一盞兒，倒也滋補身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且不吃，你吃了，停會我吃粥罷。」那伯爵得不的一聲，拿在手中，又一吸而盡。西門慶取畢耳，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，行按摩導引之術。伯爵問道：「哥滾著身子，也通泰自在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瞞你說，象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，腰背疼痛，不著這般按捏，通了不得！」伯爵道：「你這胖大身子，日逐吃了這等厚味，豈無痰火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任後溪常說：『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，而虛之太極。』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，說是林真人

合與聖上吃的，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。我這兩日心上亂，也還不曾吃。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，終日有此事，自從他死了，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韓道國進來，作揖坐下，說：「剛纔各家都來會了，船已雇下，準在二十四日起身。」西門慶吩咐：「甘伙計攢下帳目，兌了銀子，明日打包。」因問：「兩邊鋪子里賣下多少銀兩？」韓道國說：「共湊六千餘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兌二千兩一包，著崔本往湖州買綢子去。那四千兩，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，過年趕頭水船來。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，家中收拾行李去。」韓道國道：「又一件：小人身從鄆王府，要正身上直，不納官錢如何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不納官錢？象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，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。」韓道國道：「保官兒那個，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

上註過去，便不敢纏擾。小人乃是祖役，還要勾當餘丁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寫個揭帖，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，你和王奉承說，把你名字註銷，常遠納官錢罷。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。」韓伙計作揖謝了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替他處了這件事，他就去也放心。」少頃，小周滾畢身上，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，吩咐打發小周兒吃點心。

良久，西門慶出來，頭戴白絨忠靖冠，身披絨氅，賞了小周三錢銀子。又使王經：「請你溫師父來。」不一時，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。敘禮已畢，左右放桌兒，拿粥來，伯爵與溫秀才上坐，西門慶關席，韓道國打橫。西門慶吩咐來安兒：「再取一盞粥、一雙筷兒，請姐夫來吃粥。」不一時，陳敬濟來到，頭戴孝巾，身穿白綢道袍，與伯爵等作揖，打橫坐下。須臾吃了粥，收下家火去，韓道國起身去了。西門

慶因問溫秀才：「書寫了不曾？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已寫稿在此，與老先生看過，方可謄真。」一面袖中取出，遞與西門慶觀看。其書曰：

寓清河養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：自從京邸邂逅，不覺違越光儀，倏忽半載。生不幸閨人不祿，特蒙親家遠致賻儀，兼領悔教，足見為我之深且厚也。感刻無任，而終身不能忘矣。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疏陋之處，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，又賴在老爺鈞前常為錦覆。則生始終蒙恩之處，皆親家所賜也。今因便鴻謹候起居，不勝馳戀，伏惟照亮，不宣。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、色綾汗巾十方、揀金挑牙二十付、烏金酒鐘十個，少將遠意，希笑納。

西門慶看畢，即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，同溫秀才封了，將書謄寫錦箋，彌封停當，印了圖書。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，不在話下。

一回見雪下的大了，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。揩抹桌兒，拿上案酒來。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，西門慶問是誰，王經說：「是鄭春。」西門慶叫他進來。那鄭春手內拿著兩個盒兒，舉的高高的，跪在當面，上頭又擱著個小描金方盒兒，西門慶問是甚麼，鄭春道：「小的姐姐月姐，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，沒甚麼，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，與爹賞人。」揭開，一盒果餡頂皮酥、一盒酥油泡螺兒。鄭春道：「此是月姐親手揀的。知道爹好吃此物，敬來孝順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多謝你家送茶，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。」伯爵道：「好呀！拿過來，我正要嘗嘗！」

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，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。」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，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，說道：「老先兒，你也嘗嘗。吃了牙老重生，抽胎換骨。眼見希奇物，勝活十年人。」溫秀才呷在口內，入口而化，說道：「此物出於西域，非人間可有。沃肺融心，實上方之佳味。」西門慶又問：「那小盒兒內是甚麼？」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，遞上盒兒，說：「此是月姐捎與爹的物事。」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，揭開才待觀看，早被伯爵一手撾過去，打開是一方回紋錦同心方勝桃紅綾汗巾兒，裡面裹著一包親口嗑的瓜仁兒。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，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。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，只剩下沒多些兒，便罵道：「怪狗才，你害饞癆饞痞！留些兒與我見兒，也是人心。」伯爵道：「我女兒送來，不孝順我，再孝順誰？我兒，你尋常吃的夠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溫先兒在此，我不好

罵出來，你這狗才，忒不象模樣！」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，吩咐王經把盒兒掇到後邊去。

不一時，杯盤羅列，篩上酒來。才吃了一巡酒，玳安兒來說：「李智、黃四關了銀子，送銀子來了。」西門慶問多少，玳安道：「他說一千兩，餘者再一限送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看這兩個天殺的，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。嗔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，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。你今收了，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。這兩個光棍，他攬的人家債多了，只怕往後後手不接。昨日，北邊徐內相發恨，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。只怕他老牛箍嘴箍了去，卻不難為哥的本錢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怕他。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，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里坐著，不怕他不與我銀子。」一面教陳敬濟：「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。我不出

去罷。」

良久，陳敬濟走來回話說：「銀子已兌足一千兩，交入後邊，大娘收了。黃四說，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只說我陪著人坐著哩。左右他只要搗合同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。」敬濟道：「不是。他說有樁事兒要央煩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甚麼事？等我出去。」一面走到廳上，那黃四磕頭起來，說：「銀子一千兩，姐夫收了。餘者下單我還。小人有一樁事兒央煩老爹。」說著磕在地下哭了。西門慶拉起來道：「端的有甚麼事，你說來。」黃四道：「小的外父孫清，搭了個伙計馮二，在東昌府販綿花。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，不守本分，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。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，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，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。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起來，把孫

文相牙打落了一個，他亦把頭磕傷。被客夥中解勸開了。不想他兒子到家，遲了半月，破傷風身死。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，綽號白千金，專一與強盜做窩主，教唆馮二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，批雷兵備老爹問。雷老爹又伺候皇船，不得閑，轉委本府童推官問。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，教鄰見人供狀，說小人丈人在旁喝聲來。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。望乞老爹千萬垂憐，討封書對雷老爹說，寧可監幾日，抽上文書去，還見雷老爹問，就有生路了。他兩人廝打，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，又系歇後身死，出於保辜限外。先是他父馮二打來，何必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？」西門慶看了說帖，寫著：「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、孫文相，乞青目。一因說：「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，我只會了一面，又不甚相熟，我怎好寫書與他？」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：「老爹若不可憐見，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。」

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，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，就是老爹莫大之恩。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，家下無人，冬寒時月再放在監里，就死罷了。」西門慶沉吟良久，說：「也罷，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——與他是同年，都是壬辰進士。」黃四又磕下頭去，向袖中取出「一百石白米」帖兒遞與西門慶，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。西門慶不接，說道：「我那裡要你這行錢！」黃四道：「老爹不稀罕，謝錢老爹也是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事成我買禮謝他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，說：「哥，休替黃四哥說人情。他閑時不燒香，忙時抱佛腿。昨日哥這裡念經，連茶兒也不送，也不來走走兒，今日還來說人情！」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，說道：「好二叔，你老人家殺人哩！我因這件事，整走了這半月，誰得閑來？昨日又去府里領這銀

子，今日一來交銀子，就央說此事，救俺丈人。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，還是不下顧小人。」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，因問：「哥，你替他去說不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與雷兵備不熟，如今要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。到明日，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，又收他禮做甚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這等就不是了。難道他來說人情，哥你倒陪出禮去謝人？也無此道理。你不收，恰似嫌少的一般。你依我收下。雖你不稀罕，明日謝錢公也是一般。黃四哥在這裡聽著：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，這一回求了書去，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。你老爹他恆是不稀罕你錢，你在院里老實大大擺一席酒，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。」黃四道：「二叔，你老人家費心，小人擺酒不消說，還叫俺丈人買禮來，磕頭酬謝你老人家。不瞞說，我為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，晝夜替他走跳，還尋不出個門路來。老爹再不可憐怎了！」伯爵道：「

傻瓜，你攬著他女兒，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？」黃四道：「房下在家只是哭。」西門慶被伯爵說著，把禮帖收了，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。黃四道：「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，這般多計較！」就往外走。伯爵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和你說：你書幾時要？」黃四道：「如今緊等著救命，望老爹今日寫了書，差下人，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。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，我會他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就替你寫書。」因叫過玳安來吩咐：「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。」

那黃四見了玳安，辭西門慶出門。走到門首，問玳安要盛銀子的褡褳。玳安進入後邊，月娘房裡正與玉簫、小玉裁衣裳，見玳安站著等褡褳，玉簫道：「使著手，不得閑騰。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。」玳安道：「黃四等緊著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，不得來了，你騰騰與他罷。」月娘便說：「你

拿與他就是了，只教人家等著。」玉簫道：「銀子還在床地平上掠著不是？」走到裡間，把銀子往床上只一倒，掠出褙襖來，說：「拿了去！怪囚根子，那個吃了他這條褙襖，只顧立叮螞蝗的要！」玳安道：「人家不要，那個好來取的！」於是拿了出去，走到儀門首，還抖出三兩一塊麻姑頭銀子來。原來紙包破了，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一倒，漏下一塊在褙襖底內。玳安道：「且喜得我拾個白財。」於是褪入袖中。到前邊遞與黃四，約會下明早起身。

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，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，付與玳安不題。一面覷那門外下雪，紛紛揚揚，猶如風飄柳絮，亂舞梨花相似。西門慶另打開一壇雙料麻姑酒，教春鴻用布甌篩上來，鄭春在旁彈箏低唱，西門慶令他唱一套「柳底風微」。正唱著，只見琴童進來說：「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

兒與爹瞧。」西門慶看了，吩咐：「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，替他說說去。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，註銷差事。」琴童道：「今日晚了，小的明早去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早去也罷。」不一時，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，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燙麵蒸餅，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。西門慶教王經盒盤兒拿兩碗下飯、一盤點心與鄭春吃，又賞了他兩大鐘酒。鄭春跪稟：「小的吃不了的。」伯爵道：「傻孩子，冷呵呵的，你爹賞你不吃。你哥他怎的吃來？」鄭春道：「小的哥吃的，小的本吃不了的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只吃一鐘罷，那一鐘我教王經替你吃罷。」王經說道：「二爹，小的也吃不了的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傻孩兒，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。休說一個大分上，自古長者賜，少者不敢辭。」一面站起來說：「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。」那王經捏著鼻子，一吸而飲。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小行貨子他吃不了的，只恁奈何

他！」還剩下半盞，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，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。西門慶道：「咱每和溫老先生行個令，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。」於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，「就是溫老先生先起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豈敢僭，還從應老翁來。」因問：「老翁尊號？」伯爵道：「在下號南坡。」西門慶戲道：「老先生你不知，他孤老多，到晚夕桶子掇出來，不敢在左近倒，恐怕街坊人罵，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裡潑去，因起號叫做『南潑』。」溫秀才笑道：「此『坡』字不同。那『潑』字乃點水邊之『發』，這『坡』字卻是『土』字旁邊著個『皮』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兒倒猜得著，他娘子鎮日著皮子纏著哩。」溫秀才笑道：「豈有此說？」伯爵道：「葵軒，你不知道，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。」溫秀才道：「自古言不褻不笑。」伯爵道：「老先兒，誤了咱每行令，只顧和他說甚麼，他快屎口傷人！你就在手，不勞謙

遜。「溫秀才道：「擲出幾點，不拘詩詞歌賦，要個『雪』字，就照依點數兒上。說過來，飲一小杯；說不過來，吃一大盞。」溫秀才擲了個么點，說道：「學生有了：雪殘鷓（凍鳥）亦多時。」推過去，該應伯爵行，擲出個五點來。伯爵想了半日，想不起來，說：「逼我老人家命也！」良久，說道：「可怎的也有了。」說道：「雪裡梅花雪裡開。——好不好？」溫秀才道：「南老說差了，犯了兩個『雪』字，頭上多了一個『雪』字。」伯爵道：「頭上只小雪，後來下大雪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狗才，單管胡說。」教王經斟上大鐘，春鴻拍手唱南曲《駐馬聽》：

寒夜無茶，走向前村覓店家。這雪輕飄僧舍，密灑歌樓，遙阻歸槎。

江邊乘興探梅花，庭中歡賞燒銀蠟。一望無涯，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。

伯爵才待拿起酒來吃，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果食，內有一碟酥油泡螺，又一碟黑黑的團兒，用桔葉裹著。伯爵拈將起來，聞著噴鼻香，吃到口猶如飴蜜，細甜美味，不知甚物。西門慶道：「你猜？」伯爵道：「莫非是糖肥皂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。」伯爵道：「待要說是梅酥丸，裡面又有核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狗才過來，我說與你罷，你做夢也夢不著。是昨日小價杭州船上捎來，名喚做衣梅。都是各樣藥料和蜜煉製過，滾在楊梅上，外用薄荷、桔葉包裹，才有這般美味。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內，生津補肺，去惡味，煞痰火，解酒克食，比梅酥丸更妙。」伯爵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怎的曉得。」因說：「溫老先兒，咱再

吃個兒。」教王經：「拿張紙兒來，我包兩丸兒，到家捎與你二娘吃。」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：「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？」鄭春跪下說：「二爹，莫不小的敢說謊？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，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。」伯爵道：「可也虧他，上頭紋溜，就象螺螄兒一般，粉紅、純白兩樣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此物不免使我傷心。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，他沒了，如今家中誰會弄他！」伯爵道：「我頭裡不說的，我愁甚麼？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，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。偏你也會尋，尋的都是妙人兒。」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，趕著伯爵打，說：「你這狗才，單管只胡說。」溫秀才道：「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。」伯爵道：「老先兒你不知，他是你小侄人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。」陳敬濟見二人犯言，就起身走了。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。

須臾，伯爵飲過大鐘，次該西門慶擲骰兒。於是擲出個七點來，想了半日說：「我說《香羅帶》上一句唱：『東君去意切，梨花似雪。』」伯爵道：「你說差了，此在第九個字上了，且吃一大鐘。」於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鐘，放在西門慶面前，教春鴻唱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肚子里裏棗核解板兒——能有幾句！」春鴻又拍手唱了一個。看看飲酒至昏，掌燭上來。西門慶飲過，伯爵道：「姐夫不在，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。」溫秀才拿起骰兒，擲出個么點，想了想，見壁上掛著一幅弔屏，泥金書一聯：「風飄弱柳平橋晚；雪點寒梅小院春。」就說了末後一句。伯爵道：「不算，不算，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。該吃一大鐘。」春鴻斟上，那溫秀才不勝酒力，坐在椅上只顧打盹，起來告辭。伯爵還要留他，西門慶道：「罷罷！老先兒他斯文人，吃不的。」令畫童兒：「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。」溫秀才

得不的一聲，作別去了。伯爵道：「今日葵軒不濟，吃了多少酒兒？就醉了。」於是又飲夠多時，伯爵起身說：「地下滑，我也酒夠了。」因說：「哥，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見我交與他書，明日早去了。」伯爵掀開帘子，見天陰地下滑，旋要了個燈籠，和鄭春一路去。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，盒內回了一罐衣梅，捎與他姐姐鄭月兒吃。臨出門，西門慶因戲伯爵：「你哥兒兩個好好去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多說話。父子上山，各人努力。好不好，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。」說著，琴童送出門去了。

西門慶看收了家伙，扶著來安兒，打燈籠入角門，從潘金蓮門首過，見角門關著，悄悄就往李瓶兒房裡來。彈了彈門，繡春開了門，來安就出去了。西門慶進入明間，見李瓶

兒影，就問：「供養了羹飯不曾？」如意兒就出來應道：「剛纔我和姐供養了。」西門慶椅上坐了，迎春拿茶來吃了。西門慶令他解衣帶，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，連忙收拾床鋪，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，打發他歇下。繡春把角門關了，都在明間地平上支著板凳，打鋪睡下。西門慶要茶吃，兩個已知科範，連忙攛掇奶子進去和他睡。老婆脫衣服鑽入被窩內，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，那話上使了托子，老婆仰臥炕上，架起腿來，極力鼓搗，沒高低扇礮，扇礮的老婆舌尖冰冷，淫水溢下，口中呼「達達」不絕。夜靜時分，其聲遠聆數室。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，用一雙胳膊摟著他，令他蹲下身子，在被窩內啞雞巴，老婆無不曲體承奉。西門慶說：「我兒，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，我摟著你，就如和他睡一般。你須用心伏侍我，我看顧你。」老婆道：「爹沒的說，將天比地，折殺奴婢！奴婢男子漢已

沒了，爹不嫌醜陋，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夠了。」西門慶便問：「你年紀多少？」老婆道：「我今年屬兔的，三十一歲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原來小我一歲。」見他會說話兒，枕上又好風月，心下甚喜。早晨起來，老婆伏侍拿鞋襪，打發梳洗，極盡殷勤，把迎春、繡春打靠後。又問西門慶討蔥白綢子：「做披襖子，與娘穿孝。」西門慶一一許他。就教小廝鋪子里拿三匹蔥白綢來：「你每一家裁一件。」瞞著月娘，背地銀錢、衣服、首飾，甚麼不與他！

次日，潘金蓮就打聽得知，走到後邊對月娘說：「大姐，你不說他幾句！賊沒廉恥貨，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，與老婆歇了一夜。餓眼見瓜皮，甚麼行貨子，好的歹的攬搭下。不明不暗，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？又象來旺兒媳婦子，往後教他上頭上臉，甚麼張致！」月娘道：「你們只

要栽派教我說，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，你每背地都做好人兒，只把我合在缸底下。我如今又做傻子哩！你每說只顧和他說，我是不管你這閑帳。」金蓮見月娘這般說，一聲兒不言語，走回房去了。

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，打發玳安往錢主事家下書去了。往衙門回來，平安兒來稟：「翟爹人來討書。」西門慶打發書與他，因問那人：「你怎的昨日不來取？」那人說：「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，耽擱了兩日。」說畢，領書出門。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里，看著兌銀、打包、寫書帳。二十四日燒紙，打發韓伙計、崔本並後生榮海、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。寫了一封書捎與苗小湖，就謝他重禮。

看看過了二十五六，西門慶謝畢孝，一日早晨，在上房

吃了飯坐的。月娘便說：「這出月初一日，是喬親家長姐生日，咱也還買份禮兒送了去。常言先親後不改，莫非咱家孩兒沒了，就斷禮不送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不送！」於是吩咐來興買四盒禮，又是一套妝花緞子衣服、兩方銷金汗巾、一盒花翠。寫帖兒，叫王經送了去。這西門慶吩咐畢，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。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，說：「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，隨即寫書差了一吏，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。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，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。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，只追了十兩燒埋錢，問了個不應罪名，杖七十，罰贖。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，討了回帖，才來了。」西門慶見玳安中用，心中大喜。拆開回帖觀看，原來雷兵備回帖主事帖子都在裡面。上寫道：

來諭悉已處分，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，何況與孫文相忿毆，彼此俱傷，歇後身死，又在保辜限外，問之抵命，難以平允。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，相應發落。謹此回覆。

下書：「年侍生雷啟元再拜。」

西門慶看了歡喜，因問：「黃四舅子在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他出來都往家去了。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。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。」西門慶吩咐置鞋腳穿，玳安磕頭而出。西門慶就歪在床炕上眠著了。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，悄悄出來了。良久，忽聽有人掀的簾兒響，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，身穿縹紫衫、白絹裙，亂輓烏雲，黃懨懨面容，向床前叫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在這裡睡哩，奴來見你一面。我被那廝告了一狀，把我監在獄中，血水淋漓，與穢污在一

處，整受了這些時苦。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，減我三等之罪。那廝再三不肯，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。我待要不來對你說，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。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，你須防範他。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，往那去，早早來家。千萬牢記奴言，休要忘了！」說畢，二人抱頭而哭。西門慶便問：「姐姐，你往那去？對我說。」李瓶兒頓脫，撒手卻是南柯一夢。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，看見簾影射入，正當日午，由不的心中痛切。正是：花落土埋香不見，鏡空鸞影夢初醒。有詩不證：

殘雪初晴照紙窗，地爐灰燼冷侵床。個中邂逅相思夢，
風撲梅花鬥帳香。

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，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

兒，請月娘眾姊妹。小廝說：「爹在書房中睡哩。」都不敢來問。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，潘金蓮說：「拿帖兒，等我問他去。」於是驀地推開書房門，見西門慶歪著，他一屁股就坐在旁邊，說：「我的兒，獨自個自言自語，在這裡做甚麼？嗔道不見你，原來在這裡好睡也！」一面說話，一面看著西門慶，因問：「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想是我控著頭睡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到只象哭的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，我平白怎的哭？」金蓮道：「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沒的胡說，有甚心上人、心下人？」金蓮道：「李瓶兒是心上的，奶子是心下的，俺們是心外的人，入不上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又六說白道起來。」因問：「我和你說正經話——前日李大姐裝擲，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問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怎的，我問聲兒。」

一金蓮道：「你問必有緣故。上面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，底下是白綾襖、黃綢裙，貼身是紫綾小襖、白絹裙、大紅小衣。」西門慶點了點頭兒。金蓮道：「我做獸醫二十年，猜不著驢肚里病？你不想他，問他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才方夢見他來。」金蓮道：「夢是心頭想，噴涕鼻子癢。饒他死了，你還這等念他。象俺每都是可不著你心的人，到明日死了，苦惱也沒那人想念！」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，就親個嘴，說：「怪小油嘴，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。」金蓮道：「我的兒，老娘猜不著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！」兩個又啞了一回舌頭，自覺甜唾溶心，脂滿香唇，身邊蘭麝襲人。西門慶於是淫心輒起，摟他在懷裡。他便仰靠梳背，露出那話來，叫婦人品簫。婦人真個低垂粉頭，吞吐裏沒，往來嗚啞有聲。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，香雲上圍著翠梅花鈿兒，後髻上珠翹錯落，興不可遏。正做到美處，忽見

來安兒隔簾說：「應二爹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請進來。」慌的婦人沒口子叫：「來安兒賊囚，且不要叫他進來，等我出去著。」來安兒道：「進來了，在小院內。」婦人道：「還不去教他躲躲兒！」那來安兒走去，說：「二爹且閃閃兒，有人在屋裡。」這伯爵便走到松牆旁邊，看雪培竹子。王經掀著軟簾，只聽裙子響，金蓮一溜煙後邊走了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伯爵進來，見西門慶，唱喏坐下。西門慶道：「你連日怎的不來？」伯爵道：「哥，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裡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又怎的惱？你告我說。」伯爵道：「緊自家中沒錢，昨日俺房下那個，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。白日里還好搗撓，半夜三更，房下又七痛八病。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

褥，叫老娘去。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兄使了往莊子上馱草去了。百忙擱不著個人，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。及至進門，養下來了。」西門慶問：「養個甚麼？」伯爵道：「養了個小廝。」西門慶罵道：「傻狗才，生了兒子倒不好，如何反惱？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？」伯爵笑道：「是你春姨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賊狗掇腿的奴才，誰教你要他來？叫叫老娘還抱怨！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不知，冬寒時月，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，又有偌大前程，生個兒子錦上添花，便喜歡。俺們連自家還多著個影兒哩，要他做甚麼！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，巴劫的魂也沒了。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，家兄那裡是不管的。大小女便打發出去了，天理在頭上，多虧了哥你。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，交年便是十三歲。昨日媒人來討帖兒。我說：『早哩，你且去著。』」

緊自焦的魂也沒了，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。那黑天摸

地，那裡活變錢去？房下見我抱怨，沒奈何，把他一根銀挖兒與了老娘去了。明日洗三，嚷的人家知道了，到滿月拿甚麼使？到那日我也不在家，信信拖拖到那寺院里且住幾日去罷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去了，好了和尚來趕熱被窩兒。你這狗才，到底占小便益兒。」又笑了一回，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著不做聲。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不要惱，你用多少銀子，對我說，等我與你處。」伯爵道：「有甚多少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夠你攪纏是的。到其間不夠了，又拿衣服當去。」伯爵道：「哥若肯下顧，二十兩銀子就夠了，我寫個符兒在此。費煩的哥多了，不好開口的，也不敢填數兒，隨哥尊意便了。」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，說：「沒的扯淡，朋友家，什麼符兒！」正說著，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。西門慶叫小廝：「你放下盞兒，喚王經來。」不一時，王經來到。西門慶吩咐：「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，我裡間床背閣上，有

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，拿一封來。」王經應諾，不多時拿了銀子來。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，說：「這封五十兩，你都拿了使去。原封未動，你打開看看。」伯爵道：「忒多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的你收著，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？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腳衣裳，到滿月也好看。」伯爵道：「哥說的是。」將銀子拆開，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，三兩一錠，松紋足色，滿心歡喜，連忙打恭致謝，說道：「哥的盛情，誰肯！真個不收符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傻孩兒，誰和你一般計較？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，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？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，自是咱兩個分養的。實和你說，過了滿月，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，且答應我些時兒，只當利錢不算罷。」伯爵道：「你春姨這兩日瘦的象你娘那樣哩！」兩個戲了一回，伯爵因問：「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？」西門慶說：「錢龍野書到，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

去從新問理，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，只認了十兩燒埋錢。」伯爵道：「造化他了。他就點著燈兒，那裡尋這人情去！你不受他的，乾不受他的。雖然你不稀罕，留送錢大人也好。別要饒了他，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，裡邊請俺們坐一坐。你不說，等我和他說。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，當別的小可事兒！」這裡說話不題。

且說月娘在上房，只見孟玉樓走來，說他兄弟孟銳：「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。今來辭辭他爹，在我屋裡坐著哩。他在那裡？姐姐使個小廝對他說聲兒。」月娘道：「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著哩。又說請他爹哩，頭裡潘六姐到請的好！喬通送帖兒來，等著討個話兒，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。我便把喬通留下，打發吃茶，長等短等不見來，熬的喬通也去了。半日，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，教我問他：『你對

他說了不曾？」他沒的話回，只噓了一聲：「我就忘了。」帖子還袖在袖子里。原來是恁個沒尾巴行貨子！不知前頭乾甚麼營生，那半日才進來，恰好還不曾說。吃我訂了兩句，往前去了。「少頃，來安進來，月娘使他請西門慶，說孟二舅來了。西門慶便起身，留伯爵：「你休去了，我就來。」走到後邊，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。西門慶說：「那日只你一人去罷。熱孝在身，莫不一家子都出來！」月娘說：「他孟二舅來辭辭你，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。在三姐屋裡坐著哩。」又問：「頭裡你要那封銀子與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應二哥房裡春花兒，昨晚生了個兒子，問我借幾兩銀子使。告我說，他第二個女兒又大，愁的要不的。」月娘道：「好，好。他恁大年紀，也才見這個孩子，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！到明日，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消說。到滿月，不要饒花子，奈何他好歹發帖

兒，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，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。一月娘笑道：「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，也有鼻兒也有眼兒，莫不差別些兒！」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。

不一時，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。敘禮已畢，西門慶陪他敘了回話，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。吩咐小廝看菜兒，放桌兒篩酒上來，三人飲酒。西門慶教再取雙鐘箸：「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。」來安不一時回說：「溫師父不在，望倪師父去了。」西門慶說：「請你姐夫來坐坐。」良久，陳敬濟來，與二舅見了禮，打橫坐下。西門慶問：「二舅幾時起身，去多少時？」孟銳道：「出月初二日準起身。定不的年歲，還到荊州買紙，川廣販香蠟，著緊一二年也不止。販畢貨就來家了。此去從河南、陝西、漢州去，回來打水路從峽江、荊州那條路來，往回七八千里地。」伯爵問：

「二舅貴庚多少？」孟銳道：「在下虛度二十六歲。」伯爵道：「虧你年小小的，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，似俺們虛老了，只在家裡坐著。」須臾添換上來，杯盤羅列，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，告辭去了。

西門慶送了回來，還和伯爵吃了一回。只見買了兩座庫來，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。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，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。因向伯爵說：「今日是他六七，不念經，燒座庫兒。」伯爵道：「好快光陰，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，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。」伯爵道：「這遭哥念佛經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大房下說，他在時，因生小兒，許了些《血盆經懺》，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，請幾眾尼僧，替他禮拜幾捲懺兒罷了。」說畢，伯爵見天晚，說道：「我去罷。只怕你與

嫂子燒紙。」又深深打恭說：「蒙哥厚情，死生難忘！」西門慶道：「難忘不難忘，我兒，你休推夢裡睡哩！你眾娘到滿月那日，買禮都要去哩。」伯爵道：「又買禮做甚？我就頭著地，好歹請眾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到那日，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，牽了來我瞧瞧。」伯爵道：「你春姨他說來，有了兒子，不用著你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要慌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。」伯爵笑的去。

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，走到李瓶兒房裡。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。那日玉皇廟、永福寺、報恩寺都送疏來。西門慶看著迎春擺設羹飯完備，下出匾食來，點上香燭，使繡春請了吳月娘眾人來。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，抬出庫去，教敬濟看著，大門首焚化。正是：

芳魂料不隨灰死，再結來生未了緣。

↑第六十七回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銜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第六十九回↓

詞曰：

鐘情太甚，到老也無休歇。月露煙雲都是態，況與玉人明說。軟語叮嚀，柔情婉戀，熔盡肝腸鐵。岐亭把盞，水流花謝時節。

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，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。到次日，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面來。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，宰了一口豬、一壇酒、兩隻燒鵝、四隻燒雞、兩盒果子來與西門慶磕頭。西門慶再三不受，黃四打旋磨兒跪著說：

「蒙老爹活命之恩，舉家感激不淺。無甚孝順，些微薄禮，與老爹賞人，如何不受！」推阻了半日，西門慶止受豬酒：「留下送你錢老爹罷。」黃四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難為小人一點窮心，無處所盡。」只得把羹果抬回去。又請問：「老爹幾時閑暇？小人問了應二叔，裡邊請老爹坐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聽他哄你哩！又費煩你，不如不央我了。」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。

到十一月初一日，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，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，月娘獨自一人，素妝打扮，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，都不在家。到後晌，有庵里薛姑子，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《血盆懺》，於是悄悄瞞著王姑子，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。月娘不在家，李嬌兒、孟玉樓留他吃茶，說：「大姐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。你須等他來，他還

和你說話哩。」那薛姑子就坐住了。潘金蓮思想著玉簫告他說，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才坐了胎氣，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，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，攙奪了他寵愛。於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，悄悄央薛姑子，與他一兩銀子，替他配坐胎氣符藥，不在話下。

到晚夕，等的月娘回家，留他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。這薛姑子就瞞著王姑子、大師父，到初五日早請了八眾女僧，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，誦《華嚴》、《金剛》經咒，禮拜《血盆》寶懺。晚夕設放焰口施食。那日請了吳大妗子、花大嫂並官客吳大舅、應伯爵、溫秀才吃齋。尼僧也不動響器，只敲木魚，擊手磬，念經而已。

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，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。西門慶看了帖兒，笑道：「我初七日不得閑，張西村家吃生日酒。倒是明日空閑。」問還有誰，伯爵道：「再沒人。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，又叫了四個女兒唱《西廂記》。」西門慶吩咐與黃四家人齋吃了，打發回去，改了初六。伯爵便問：「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？」西門慶如此這般：「我不受他的，再三磕頭禮拜，我只受了豬酒。添了兩匹白鷓紵絲、兩匹京緞、五十兩銀子，謝了龍野錢公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不接錢盡夠了，這個是他落得的。少說四匹尺頭值三十兩銀子，那二十兩，那裡尋這分上去？便益了他，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！」當日坐至晚夕方散。西門慶向伯爵說：「你明日還到這邊。」伯爵說：「我知道。」作別去了。八眾尼僧直亂到一更多，方纔道場圓滿，焚燒箱庫散了。

至次日，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。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，大清早晨走來，說薛姑子攬了經去，要經錢。月娘怪他道：「你怎的昨日不來？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。」王姑子道：「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。他對著我說咱家挪了日子，到初六念經。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，一些兒不留下？」月娘道：「還等到這咱哩？未曾念經，經錢寫法就都找與他了。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匹襯錢布在此。」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，把與他一匹藍布。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呐罵道：「這老淫婦，他印造經，賺了六娘許多銀子。原說這個經兒，咱兩個使，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老薛說你接了六娘《血盆經》五兩銀子，你怎的不替他念？」王姑子道：「他老人家五七時，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，念了半個月哩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念了，怎的掛口兒不對我題？你就對我說，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。」那

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，訕訕的坐了一回，往薛姑子家曠去了。正是：

佛會僧尼是一家，法輪常轉度龍華。此物只好圖生育，枉使金刀剪落花。

卻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，吃了飯，應伯爵又早到了。盔的新緞帽，沉香色〔袷〕褶，粉底皂靴，向西門慶聲喏，說：「這天也有晌午，好去了。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咱今邀葵軒同走去。」使王經：「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。」王經去不多時，回說：「溫師父不在家，望朋友去了。」伯爵便說：「咱等不的他。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，知多咱來？倒沒的誤了勾當。」西門慶吩咐琴童：「備黃馬與應二爹騎。」伯爵道：「我不騎。你依我：

省的搖鈴打鼓，我先走一步兒，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的是，你先行罷。」那伯爵舉手先走了。

西門慶吩咐玳安、琴童、四個排軍，收拾下暖轎跟隨。才待出門，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著雙帖兒來報，說：「工部安老爹來拜。先差了個吏送帖兒，後邊轎子便來也。」慌的西門慶吩咐家中廚下備飯，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。良久，安郎中來到，西門慶冠冕出迎。安郎中穿著妝花雲鷺補子員領，起花萌金帶，進門拜畢，分賓主坐定，左右拿茶上來。茶罷，敘其間闊之情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榮擢，失賀，心甚缺然。前日蒙賜華扎厚儀，生正值喪事，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為歉。」安郎中道：「學生有失弔問，罪罪！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峰，未知可有禮到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，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。」安郎中道：「四泉一定今歲恭喜。」

「西門慶道，「在下才微任小，豈敢非望。」又說：「老先生榮擢美差，足展雄才。治河之功，天下所仰。」安郎中道：「蒙四泉過譽。一介寒儒，辱蔡老先生抬舉，謬典水利，修理河道，當此民窮財盡之時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，毀閘折壩，所過倒懸，公私困弊之極。又兼賊盜梗阻，雖有神輸鬼役之才，亦無如之何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大才展佈，不日就緒，必大升擢矣。」因問：「老先生敕書上有期限否？」安郎中道：「三年欽限。河工完畢，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。」說話中間，西門慶令放桌兒，安郎中道：「學生實說，還要往黃泰宇那裡拜拜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如此，少坐片時，教從者吃些點心。」不一時，就是春盛案酒，一色十六碗下飯，金鐘暖酒斟來，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。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鐘，就告辭起身，說：「學生容日再來請教。」西門慶款留不住，送至大門首，上轎而去。回

到廳上，解去冠帶，換了巾幘，止穿紫絨獅補直身。使人問：「溫師父來了不曾？」玳安回說：「溫師父尚未回哩。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，在這裡半日了。」

西門慶即出門上轎，左右跟隨，逕往鄭愛月兒家來。比及進院門，架兒們都躲過一邊，只該日倂長兩邊站立，不敢跪接。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。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，聽見西門慶來，連忙收拾不及。鄭愛月兒、愛香兒戴著海獺卧兔兒，一窩絲杭州攢，打扮的花仙也似，都出來門首迎接。西門慶下了轎，進入客位內。西門慶吩咐不消吹打，止住鼓樂。先是李三、黃四見畢禮數，然後鄭家鴿子出來拜見了。才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。正面安放兩張交椅，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，李智、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。玳安在旁稟問：「轎子在這裡，回了家去？」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

去，又吩咐琴童：「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，拿黃馬接了來。」琴童應諾去了。伯爵因問：「哥怎的這半日才來？」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。

須臾，鄭春拿上茶來，愛香兒拿了一盞遞與伯爵。愛月兒便遞西門慶，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，說：「我錯接，只說你遞與我來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我遞與你？——沒修這樣福來！」伯爵道：「你看這小淫婦兒，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，倒把客人不著在意里。」愛月兒笑道：「今日輪不著你做客人哩！」吃畢茶，須臾四個唱《西廂》妓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，一一問了姓名。西門慶對黃四說：「等住回上來唱，只打鼓兒，不吹打罷。」黃四道：「小人知道。」鴉子怕西門慶冷，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，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。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，走來門首伺候，探頭

舒腦，不敢進去。有認得玳安的，向玳安打恭，央及作作成。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，被西門慶喝了一聲，唬的眾人一溜煙走了。不一時，收拾果品案酒上來，正面放兩張桌席：西門慶獨自一席，伯爵與溫秀才一席——留下溫秀才座位在左首。旁邊一席李三和黃四，右邊是他姊妹二人。端的饋堆異品，花插金瓶。鄭奉、鄭春在旁彈唱。

才遞酒安席坐下，只見溫秀才到了。頭戴過橋巾，身穿綠雲襖，進門作揖。伯爵道：「老先生何來遲也？留席久矣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有罪，不知老先生呼喚，適往敝同窗處會書，來遲了一步。」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鐘箸，與伯爵一處坐下。不一時，湯飯上來，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。四個妓女才上來唱了一折「游藝中原」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惠和蠟梅送茶來了。」原來吳銀兒就在

鄭家後邊住，止隔一條巷。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，故使送茶。西門慶喚入裡面，吳惠、蠟梅磕了頭，說：「銀姐使我送茶來爹吃。」揭開盒兒，斟茶上去，每人一盞瓜仁香茶。西門慶道：「銀姐在家做甚麼哩？」蠟梅道：「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。」西門慶吃了茶，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，即令玳安同吳惠：「你快請銀姨去。」鄭愛月兒急俐，便就教鄭春：「你也跟了去，好歹纏了銀姨來。他若不來，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伙計了。」應伯爵道：「我倒好笑，你兩個原來是販毬的伙計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南老好不近人情。自古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。同他做伙計亦是理之當然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應花子，你與鄭春他們都是伙計，當差供唱都在一處。」伯爵道：「傻孩子，我是老王八！那咱和你媽相交，你還在肚子里！」說笑中間，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「半萬賊兵」。西門慶叫上唱鶯鶯

的韓家女兒近前，問：「你是韓家誰的女兒？」愛香兒說：「爹，你不認的？他是韓金釧侄女兒，小名消愁兒，今年才十三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。舉止伶俐，又唱的好。」因令他上席遞酒。黃四下湯下飯，極盡殷勤。

不一時，吳銀兒來到。頭上戴著白縐紗鬚髻、珠子箍兒、翠雲鈿兒，周圍撒一溜小簪兒。上穿白綾對衿襖兒，妝花眉子，下著紗綠潞綢裙，羊皮金滾邊。腳上墨青素緞鞋兒。笑嘻嘻進門，向西門慶磕了頭，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。伯爵道：「我倒好笑，來到就教我惹氣。俺每是後娘養的？只認的你爹，與他磕頭，望著俺每隻一拜。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！我若有五棍兒衙門，定不饒你。」愛月兒叫：「應花子，好沒羞的孩兒。你行頭不怎麼，光

一味好撇。」一面安座兒，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。西門慶見他戴著白鬚髻，問：「你戴的誰人孝？」吳銀兒道：「爹故意又問個兒，與娘戴孝一向了。」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，不覺滿心歡喜，與他側席而坐，兩個說話。

須臾湯飯上來，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。吳銀兒下席說：「我還沒見鄭媽哩。」一面走到鴉子房內見了禮，出來，鴉子叫：「月姐，讓銀姐坐。只怕冷，教丫頭燒個火籠來，與銀姐烤手兒。」隨即添換熱菜上來，吳銀兒在旁只吃了半個點心，喝了兩口湯。放下箸兒，和西門慶攀話道：「娘前日斷七念經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五七多謝你每茶。」吳銀兒道：「那日俺每送了些粗茶，倒教爹把人情回了，又多謝重禮，教媽惶恐的要不得。昨日娘斷七，我會下月姐和桂姐，也要送茶來，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斷七那

日，胡亂請了幾位女僧，在家拜了拜懺。親着一個都沒請，恐怕費煩。「飲酒說話之間，吳銀兒又問：「家中大娘眾娘每都好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都好。」吳銀兒道：「爹乍沒了娘，到房裡孤孤兒的，心中也想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想是不消說。前日在書房中，白日夢見他，哭的我要不的。」吳銀兒道：「熱突突沒了，可知想哩！」伯爵道：「你每說的情話，把俺每隻顧旱著，不說來遞鐘酒，也唱個兒與俺聽。俺每起身去罷！」慌的李三、黃四連忙攙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。安下樂器，吳銀兒也上來。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，「足麗」著火盆，合著聲兒唱了套《中呂·粉蝶兒》「三弄梅花」，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。

唱畢，西門慶向伯爵說：「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，你也下來酬他一杯兒。」伯爵道：「不打緊，死不了人。等我打

發他：「仰靠著，直舒著，側卧著，金雞獨立，隨我受用；又一件，野馬踩場，野狐抽絲，猿猴獻果，黃狗溺尿，仙人指路，——哥，隨他揀著要。」愛香道：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汗邪了你這賊花子，胡說亂道的。」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鐘兒，說：「我兒，你每在我手裡吃兩鐘。不吃，望身上只一潑。」愛香道：「我今日忌酒。」愛月兒道：「你跪著月姨，教我打個嘴巴兒，我才吃。」伯爵道：「銀姐，你怎的說？」吳銀兒道：「二爹，我今日心裡不自在，吃半盞兒罷。」愛月兒道：「花子，你不跪，我一百年也不吃。」黃四道：「二叔，你不跪，顯的不是趣人。也罷，跪著不打罷。」愛月兒道：「跪了也不打多，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罷。」伯爵道：「溫老先兒，你看著，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。」於是奈何不過，真個直撇兒跪在地下。那愛月兒輕揎彩袖，款露春纖，罵道：「賊花子，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

了？——高聲兒答應。你不答應，我也不吃。」伯爵無法可處，只得應聲道：「再不敢傷犯月姨了。」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，方纔吃那鐘酒。伯爵起來道：「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，你也剩一口兒我吃。把一鐘酒都吃的淨淨兒的。」愛月兒道：「你跪下，等我賞你一鐘吃。」於是滿滿斟上一杯，笑望伯爵口裡只一灌。伯爵道，「怪小淫婦兒，使促狹灌撒了我一身。我老實說，只這件衣服，新穿了才頭一日兒，就污濁了我的。我問你家漢子要。」笑了一回，各歸席上坐定。

看看天晚，掌燭上來。西門慶吩咐取個骰盆來。先讓溫秀才，秀才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還從老先生來。」於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，下邊四個妓女拿著樂器彈唱。飲過一巡，吳銀兒卻轉過來與溫秀才、伯爵搶紅，愛香兒卻來

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。須臾過去，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，吳銀兒卻往下席遞李三、黃四酒。原來愛月幾旋往房中新妝打扮出來，上著煙里火回紋錦對衿襖兒、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、妝花膝褲、大紅鳳嘴鞋兒，燈下海獺卧兔兒，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。真是：

芳姿麗質更妖燒，秋水精神瑞雪標。白玉生香花解語，千金良夜實難消。

西門慶見了，如何不愛。吃了幾鐘酒，半酣上來，因想著李瓶兒夢中之言：少貪在外夜飲。一面起身後邊淨手。慌的鴛子連忙叫丫鬟點燈，引到後邊。解手出來，愛月隨即跟來伺候。盆中淨手畢，拉著他手兒同到房中。

房中又早月窗半啟，銀燭高燒，氣暖如春，蘭麝馥郁，

於是脫了上蓋，止穿白綾道袍，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。先是愛月兒問：「爹今日不家去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還去。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，不好意思；二者我居著官，今年考察在邇，恐惹是非，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。」又說：「前日多謝你泡螺兒。你送了去，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。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。他死了，家中再有誰會揀他！」愛月道：「揀他不難，只是要拿的著禁節兒便好。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嗑的，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吃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問那訕臉花子，兩把搗去喃了好些。只剩下沒多，我吃了。」愛月兒道：「倒便益了賊花子，恰好只孝順了他。」又說：「多謝爹的衣梅。媽看見吃了一個兒，歡喜的要命的。他要便痰火發了，晚夕咳嗽半夜，把人聒死了。常時口乾，得恁一個在口裡噙著他，倒生好些津液。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，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

吃，誰敢動他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。」愛月又問：「爹連日會桂姐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自從孝堂內到如今，誰見他來？」愛月兒道：「六娘五七，他也送茶去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家使李銘送去來。」愛月道：「我有句話兒，只放在爹心裡。」西門慶問：「甚麼話？」那愛月又想了想說：「我不說罷。若說了，顯的姐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，不好意思的。」西門慶一面攆著他脖子說道：「怪小油嘴兒，甚麼話？說與我，不顯出你來就是了。」

兩個正說得入港，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：「你兩個好人兒，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己話兒！」愛月兒道：「噫，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！猛可走來，唬了人恁一跳！」西門慶罵：「怪狗才，前邊去罷。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

裡，都往後頭來了。」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，說：「你拿胳膊來，我且咬口兒，我才去。你兩個在這裡盡著（入日）搗！」於是不由分說，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，誇道：「我兒，你這兩隻手兒，天生下就是發雞巴的行貨子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怪攬刀子的，我不好罵出來！」被伯爵拉過來，咬了一口走了。咬得老婆怪叫，罵：「怪花子，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！」便叫桃花兒：「你看他出去了，把弄道子門關上。」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：「怎的有孫寡嘴、祝麻子、小張閑，架兒於寬、聶鉞兒，踢行頭白回子、向三，日逐標著在他家行走。如今丟開齊香兒，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，兩下里使錢。使沒了，將皮襖當了三兩銀子，拿著他娘子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，算了一個月歇錢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口中罵道：「這小淫婦兒，我恁吩咐休和這小廝纏，他不聽，還對

著我賭身發咒，恰好只哄著我。」愛月兒道：「爹也沒要惱。我說與爹個門路兒，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，替爹出氣。」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說道：「我的兒，有甚門路兒，說與我知道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我說與爹，休教一人知道。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，只怕走了風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告我說，我傻了，肯教人知道！」鄭愛月道：「王三官娘林太太，今年不上四十歲，生的好不喬樣！描眉畫眼，打扮的狐狸也似。他兒子鎮日在院里，他專在家，只尋外遇。假托在姑姑庵里打齋，但去，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。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，只說好風月。我說與爹，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。又一個巧宗兒：王三官娘子兒今才十九歲，是東京六黃太尉侄女兒，上畫般標緻，雙陸、棋子都會。三官常不在家，他如同守寡一般，好不氣生氣死。為他也上了兩三遭弔，救下來了。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，不愁媳婦兒不是你

的。」當下，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，摟著粉頭說：「我的親親，你怎的曉的就里？」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，只說：「我一個熟人兒，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，也是文嫂兒說合。」西門慶問：「那人是誰？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侄兒張二官兒？」愛月兒道：「那張懋德兒，好（入日）的貨，麻著個臉蛋子，密縫兩個眼，可不碓碓殺我罷了！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猜不著，端的是誰？」愛月兒道：「教爹得知了罷：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。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，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，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，乾此勾當。」西門慶聽了，見粉頭所事，合著他的板眼，亦發歡喜，說：「我兒，你既貼戀我心，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，也不消接人了。我遇閑就來。」愛月兒道：「爹，你若有我心時，甚麼三十兩二十兩，隨著掠幾兩銀子與媽，我自恁懶待

留人，只是伺候爹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甚麼話！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。」說畢，兩個上床交歡。床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，愛月道：「爹脫衣裳不脫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咱連衣耍耍罷，只怕他們前邊等咱。」一面扯過枕頭來，粉頭解去下衣，仰臥枕畔，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，解開藍綾褲子，那話使上托子。但見花心輕折，柳腰款擺。正是：

花嫩不禁柔，春風卒未休。花心猶未足，脈脈情無極。
低低喚粉郎，春宵樂未央。

兩個交歡良久，至精欲泄之際，西門慶乾的氣喘吁吁，粉頭嬌聲不絕，鬢雲拖枕，滿口只教：「親達達，慢著些兒！」少頃，樂極情濃，一泄如註。雲收雨散，各整衣理容，淨了手，同攜手來到席上。

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、伯爵擲色猜枚，觥籌交錯，耍在熱鬧處。眾人見西門慶進入，俱立起身來讓坐。伯爵道：「你也下般的，把俺每丟在這裡，你才出來，拿酒兒且扶扶頭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俺每說句話兒，有甚閑勾當！」伯爵道：「好話，你兩個原來說梯己話兒。」當下伯爵拿大鐘斟上暖酒，眾人陪西門慶吃。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。玳安在旁說道：「轎子來了。」西門慶呶了個嘴兒與他，那玳安連忙吩咐排軍打起燈籠，外邊伺候。西門慶也不坐，陪眾人執杯立飲。吩咐四個妓女：「你再唱個『一見嬌羞』我聽。」那韓消愁兒拿起琵琶來，款放嬌聲，拿腔唱道：

一見嬌羞，雨意雲情兩意投。我見他千嬌百媚，萬種妖嬈，一捻溫柔。通書先把話兒勾，傳情暗裡秋波溜。記在心頭。心頭，未審何時成就。

唱了一個，吳銀兒遞西門慶酒，鄭香兒便遞伯爵，愛月兒奉溫秀才，李智、黃四都斟上。四妓女又唱了一個。吃畢，眾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，妓女又唱了兩個。

唱畢，都飲過，西門慶就起身。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：四個妓女每人三錢，廚役賞了五錢，吳惠、鄭春、鄭奉每人三錢，攪撥打茶的每人二錢，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。俱磕頭謝了。黃四再三不肯放，道：「應二叔，你老人家說聲，天還早哩。老爹大坐坐，也盡小人之情，如何就要起身？我的月姨，你也留留兒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我留他，他白不肯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每不知，我明日還有事。」一面向黃四作揖道：「生受打攪！」黃四道：「惶恐！沒的請老爹來受餓，又不肯久坐，還是小人沒敬心。」說著，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：「爹到家多頂上大娘

和眾娘們，俺每閑了，會了銀姐住宅內看看大娘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每閑了去坐上一日來。」一面掌起燈籠，西門慶下臺磯，鄭家鴛子迎著道萬福，說道：「老爹大坐回兒，慌的就起身，嫌俺家東西不美口？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夠了。我明日還要起早，衙門中有勾當。應二哥他沒事，教他大坐回兒罷。」那伯爵就要跟著起來，被黃四使力攔住，說道：「我的二爺，你若去了，就沒趣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不是，你休攔我。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，我就算你好漢。」那溫秀才奪門就走，被黃家小廝來定兒攔腰抱住。西門慶到了大門首，因問琴童兒：「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？」琴童道：「備了驢子在此，畫童兒看著哩。」西門慶向溫秀才道：「既有頭口，也罷，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坐，我先去罷。」於是，都送出門來。那鄭月兒拉著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，說道：「我說的話，爹你在

心些，法不傳六耳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知道了。」愛月又叫鄭春：「你送老爹到家。」西門慶才上轎去了。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眾人並鄭家姐兒兩個，吳惠打著燈回家去了。鄭月兒便叫：「銀姐，見了那個流人兒，好歹休要說。」吳銀兒道：「我知道。」眾人回至席上，重添獸炭，再泛流霞，歌舞吹彈，歡娛樂飲，直耍了三更方散。黃四擺了這席酒，也與了他十兩銀子，不在話下。當日西門慶坐轎子，兩個排軍打著燈，逕出院門，打發鄭春回家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到次日，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，直問到晌午來家。吃了飯，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，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，在緞子鋪煮飯做火頭，名喚劉包。西門慶留下了，正在書房中，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。只見玳安在旁邊站立，西門慶便問道：「溫師父

昨日多咱來的？」玳安道：「小的鋪子里睡了好一回，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，那咱有三更時分才來了。今早問，溫師父倒沒酒；應二爹醉了，唾了一地，月姨恐怕夜深了，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哈哈笑了，因叫過玳安近前，說道：「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？你尋了他來，對門房子里見我。我和他說話。」玳安道：「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，等我問了姐夫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問了他快去。」

玳安走到鋪子里問陳敬濟，敬濟道：「問他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誰知他做甚麼，猛可教我抓尋他去。」敬濟道：「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，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，打王家巷進去，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，對門有個石橋兒，轉過石橋兒，緊靠著個姑姑庵兒，旁邊有個小衚衕兒，

進小衚衕往西走，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兒，有雙扇紅對門兒的就是他家。你只叫文媽，他就出來答應你。」玳安聽了說道：「再沒有？小爐匠跟著行香的走——瑣碎一浪蕩。你再說一遍我聽，只怕我忘了。」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，玳安道：「好近路兒！等我騎了馬去。」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，打了一鞭，那馬跑（足孝）跳躍，一直去了。出了東大街逕往南，過同仁橋牌坊，由王家巷進去，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，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，里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庵兒，往西小衚衕上坡，挑著個豆腐牌兒，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曬馬糞。玳安在馬上就問：「老媽媽，這裡有個說媒的文嫂兒？」那媽媽道：「這隔壁對門兒就是。」

玳安到他門首，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，連忙跳下馬來，拿鞭兒敲著門叫道：「文嫂在家不在？」只見他兒子文（糸

堂」開了門，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玳安道：「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，來請，教文媽快去哩。」文「紉堂」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里來的，便讓家裡坐。那玳安把馬拴住，進入裡面。見上面供養著利市紙，有幾個人在那裡算進香帳哩。半日拿了鐘茶出來，說道：「俺媽不在了。來家說了，明日早去罷。」玳安道：「驢子見在家裡，如何推不在？」側身逕往後走。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，陪著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，躲不及，被他看見了，說道：「這個不是文媽？就回我不在家！」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，說道：「累哥哥到家回聲，我今日家裡會茶。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，我明日早去罷。」玳安道：「只分付我來尋你，誰知他做甚麼。原來你在這咕溜搭刺兒里住，教我抓尋了個小發昏。」文嫂兒道：「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，說媒，用花兒，自有老馮和薛嫂兒、王媽媽子走跳，稀罕俺每！今日忽

刺八又冷鍋中豆兒爆，我猜著你六娘沒了，一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，要補你六娘的窩兒。」玳安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到那裡，俺爹自有話和你說。」文嫂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哥哥你略坐坐兒，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，同你去罷。」玳安道：「俺爹在家緊等的火里火發，吩咐了又吩咐，教你快去哩。和你說了話，還要往府里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。」文嫂道：「也罷，等我拿點心你吃了，同你去。」玳安道：「不吃罷。」文嫂因問：「你大娘生了孩兒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還不曾見哩。」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，穿上衣裳，說道：「你騎馬先行一步兒，我慢慢走。」玳安道：「你老人家放著驢子，怎不備上騎？」文嫂兒道：「我那討個驢子來？那驢子是隔壁豆腐鋪里的，借俺院兒里喂喂兒，你就當我的。」玳安道：「記的你老人家騎著匹驢兒來，往那去了？」文嫂兒道：「這咱哩！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，打官司

把舊房兒也賣了，且說驢子哩！」玳安道：「房子到不打緊，且留著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。別的罷了，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。」文嫂哈哈笑道：「怪猴子，短壽命，老娘還只當好話兒，側著耳朵聽。幾年不見，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。到明日，還教我尋親事哩！」玳安道：「我的馬走的快，你步行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，不惹的爹說？你也上馬，咱兩個疊騎著罷。」文嫂兒道：「怪小短命兒，我又不是你影射的！街上人看著，怪刺刺的。」玳安道：「再不，你備豆腐鋪里驢子騎了去，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。」文嫂兒道：「這還是話。」一面教文〔紉堂〕將驢子備了，帶上眼紗，騎上，玳安與他同行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。正是：

欲向深閨求艷質，全憑紅葉是良媒。

↑第六十八回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
驚走王三官第七十回↓

詞曰：

香煙裊，羅幃錦帳風光好。風光好，金釵斜擲，鳳顛鸞倒。
恍疑身在蓬萊島，邂逅相逢緣不小。緣不小，最開懷處，蛾眉淡掃。

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，平安說：「爹在對門房子里。」一進去稟報。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，見玳安，隨即出來，小客位內坐下。玳安道：「文嫂兒叫了來，在外邊伺候。」西門慶即令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，進入裡面，向西門慶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文嫂，許久不見你。」文嫂道：「小媳婦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如今搬在

那裡住了？」文嫂道：「小媳婦因不幸為了場官司，把舊時那房兒棄了，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。」西門慶吩咐道：「一起來說話。」那文嫂一面站立在旁邊。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，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，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。西門慶因問：「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？」文嫂道：「就是大街皇親家，守備府周爺家，喬皇親、張二老爹、夏老爹家，都相熟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認的王招宣府里不認的？」文嫂道：「是小媳婦定門主顧，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既相熟，我有樁事兒央及你，休要阻了我。」向袖中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，悄悄和他說：「如此這般，你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，我會他會兒，我還謝你。」那文嫂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是誰對爹說來？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常言：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。我怎得不知道！」文嫂道：「若說起我

這太太來，今年屬豬，三十五歲，端的上等婦人，百伶百俐，只好象三十歲的。他雖是乾這營生，好不乾的細密！就是往那裡去，許多伴當跟隨，徑路兒來，徑路兒去。三老爹在外為人做人，他怎在人家落腳？——這個人傳的訛了。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，一時三老爹不在，藏掖個兒去，人不知鬼不覺，倒還許。若是小媳婦那裡，窄門窄戶，敢招惹這個事？就是爹賞的這銀子，小媳婦也不敢領去。寧可領了爹言語，對太太說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收，便是推托，我就惱了。事成，我還另外賞幾個綢緞你穿。」文嫂道：「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？上人著眼覷，就是福星臨。」磕了個頭，把銀子接了，說道：「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，來回你老人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當件事乾，我這裡等著。你來時，只在這裡來就是了，我不使小廝去了。」文嫂道：「我知道。不在明日，只在後日，隨早隨晚，討了示下

就來了。」一面走出來。玳安道：「文嫂，隨你罷了，我只要你一兩銀子，也是我叫你一場。你休要獨吃。」文嫂道：「獼猴兒隔牆掠篩箕，還不知仰著合著哩。」於是出門騎上驢子，他兒子籠著，一直去了。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，良久，夏提刑來，就冠冕著同往府里羅同知——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。直到掌燈以後才來家。

且說文嫂兒拿著西門慶五兩銀子，到家歡喜無盡，打發會茶人散了。至後晌時分，走到王招宣府宅里，見了林太太，道了萬福。林氏便道：「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？」文嫂便把家中會茶，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。林氏道：「你兒子去，你不去罷了。」文嫂兒道：「我如何得去？只教文（紉堂）代進香去罷了。」林氏道：「等臨期，我送些盤纏與你。」文嫂便道：「多謝太太佈施。」說畢，

林氏叫他近前烤火，丫鬟拿茶來吃了。這文嫂一面吃了茶，問道：「三爹不在家了？」林氏道：「他又有兩夜沒回家，只在裡邊歇哩。逐日搭著這夥喬人，只眠花卧柳，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，通不顧，如何是好？」文嫂又問：「三娘怎的不見？」林氏道：「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。」這文嫂見無人，便說道：「不打緊，太太寬心。小媳婦有個門路兒，管就打散了這夥人，三爹收心，也再不進院去了。太太容小媳婦，便敢說；不容便不敢說。」林氏道：「你說的話兒，那遭兒我不依你來？你有話只顧說不妨。」這文嫂方說道：「縣門前西門大老爹，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，家中放官吏債，開四五處鋪面：緞子鋪、生藥鋪、綢絹鋪、絨線鋪，外邊江湖又走標船，揚州興販鹽引，東平府上納香蠟，伙計主管約有數十。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，朱太尉是他衛主，翟管家是他親家，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，知府知縣是不

消說。家中田連阡陌，米爛成倉，身邊除了大娘子——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，填房與他為繼室——只成房頭、穿袍兒的，也有五六個。以下歌兒舞女，得寵侍妾，不下數十。端的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，正是當年漢子，大身材，一表人物。也曾吃藥養龜，慣調風情；雙陸象棋，無所不通；蹴鞠打毬，無所不曉；諸子百家，拆白道字，眼見就會。端的擊玉敲金，百憐百俐。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，根基非淺，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，也要來相交，只是不曾會過，不好來的。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，又四海納賢，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。小媳婦便道：「初會，怎好驟然請見的。待小的達知老太太，討個示下，來請老爹相見。」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，只央浼他把這乾人斷開了，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。」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，情竇已開，便向文嫂兒較計道：「人生

面不熟，怎好遽然相見？」文嫂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對老爹說。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遞狀，告引誘三爹這起人，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，此計有何不可？」說得林氏心中大喜，約定後日晚夕等候。

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，到次日飯時，走來西門慶宅內。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，忽玳安報：「文嫂來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即出小客位，令左右放下簾兒。良久，文嫂進入裡面，磕了頭，玳安知局，就走出來了。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：「誇獎老爹人品家道，怎樣結識官府，又怎的仗義疏財，風流博浪，說得他千肯萬肯，約定明日晚間，三爹不在家，家中設席等候。假以說人情為由，暗中相會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又令玳安拿了兩匹綢緞賞他。文嫂道：「爹明日要去，休要早了。直到掌燈，街上人靜時，打

他後門首扁食巷中——他後門旁有個住房的段媽媽，在我他家等著。爹只使大官兒彈門，我就出來引爹入港，休令左近人知道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。你明日先去，不可離寸地，我也依期而至。」說畢，文嫂拜辭出門，又回林氏話去了。

西門慶那日，歸李嬌兒房中宿歇，一宿無話。巴不到次日，培養著精神。午間，戴著白忠靖巾，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。席上兩個唱的。西門慶吃了幾杯酒，約掌燈上來，就逃席走出來了。騎上馬，玳安、琴童兩個小廝跟隨。那時約十九日，月色朦朧，帶著眼紗由大街抹過，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。那時才上燈一回，街上人初靜之後。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，把馬勒住，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。原來這媽媽就住著王招宣家後房，也是文嫂舉薦，早

晚看守後門，開門閉戶。但有入港，在他家落腳做窩。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彈門，連忙開門。見西門慶來了，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，除去眼紗兒，引進來，吩咐琴童牽了馬，往對門人家西首房檐下那裡等候，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。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，便把後門關了，上了栓，由夾道進內。轉過一層群房，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，旁邊一座便門閉著。這文嫂輕敲敲門環兒，原來有個聽頭。少頃，見一丫鬢出來，開了雙扉。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，掀開簾攏，只見裡面燈燭熒煌，正面供養著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宗的影身圖：穿著大紅團袖，蟒衣玉帶，虎皮交椅坐著觀看兵書。有若關王之像，只是髯須短些。迎門朱紅匾上寫著「節義堂」三字，兩壁隸書一聯：「傳家節操同松竹，報國勛功並鬥山。」西門慶正觀看之間，只聽得門帘上鈴兒響，文嫂從里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。西門慶便道：

「請老太太出來拜見。」文嫂道：「請老爹且吃過茶著，剛纔稟過太太知道了。」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帘里望外邊觀看，見西門慶身材凜凜，一表人物，頭戴白緞忠靖冠，貂鼠暖耳，身穿紫羊絨鶴氅，腳下粉底皂靴，就是個——

富而多詐姦邪輩，壓善欺良酒色徒。

林氏一見滿心歡喜，因悄悄叫過文嫂來，問他戴的孝是誰的。文嫂道：「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，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。饒少殺，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。他老人家，你看不出來？出籠兒的鶻鶻——也是個快鬥的。」這婆娘聽了，越發歡喜無盡。文嫂催逼他出去，婦人道：「我羞答答怎好出去？請他進來見罷。」文嫂一面走出來，向西門慶說：「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。」於是忙掀門帘，西門慶進

入房中，但見簾幙垂紅，氈毹鋪地，麝蘭香靄，氣暖如春。繡榻則鬥帳雲橫，錦屏則軒轅月映。婦人頭上戴著金絲翠葉冠兒，身穿白綾寬綢襖兒，沉香色遍地金妝花緞子鶴氅，大紅宮錦寬欄裙子，老鸛白綾高底鞋兒。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，深閨內施珙的菩薩。有詩為證：

雲濃脂膩黛痕長，蓮步輕移蘭麝香。醉後情深歸繡帳，始知太太不尋常。

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請太太轉上，學生拜見。」林氏道：「大人免禮罷。」西門慶不肯，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。婦人亦敘禮相還。拜畢，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，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。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，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。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。一

個小丫鬟名喚芙蓉，拿茶上來，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，文嫂就在旁說道：「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，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樁事兒，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吩咐？」林氏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，不幸夫主去世年久，家中無甚積蓄。小兒年幼優養，未曾考襲，如今雖入武學肄業，年幼失學。外邊有幾個姦詐不良的人，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，把家事都失了。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，誠恐拋頭露面，有失先夫名節。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，就如同遞狀一般。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乾人怎生處斷開了，使小兒改過自新，專習功名，以承先業，實出大人再造之恩，妾身感激不淺，自當重謝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老太太怎生這般說。尊家乃世代簪纓，先朝將相。令郎既入武學，正當努力功名，承其祖武，不意聽信游食所哄，留連花酒，實出少年所為。太太既吩咐，學生到

衙門裡，即時把這乾人處分懲治，庶可杜絕將來。」這婦人聽了，連忙起身，向西門慶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容日妾身致謝大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我一家，何出此言。」

說話之間，彼此眉目顧盼留情。不一時，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，西門慶故意辭道：「學生初來進謁，倒不曾送禮來，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！」林氏道：「不知大人下降，沒作整備。寒天聊具一杯水酒，表意麵已。」丫鬟篩上酒來，端的金壺斟美釀，玉盞貯佳餚。林氏起身捧酒，西門慶亦下席道：「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。」文嫂兒在旁插口說道：「老爹且不消遞太太酒。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，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阿呀！早時你說。今日是初九，差六日。我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。」林氏笑道：「豈敢動勞大人！」須臾，大盤大碗，就

是十六碗美味佳餚，旁邊絳燭高燒，下邊金爐添火，交杯一盞，行令猜枚，笑雨嘲雲。

酒為色膽。看看飲至蓮漏已沉、窗月倒影之際，一雙竹葉穿心，兩個芳情已動。文嫂已過一邊，連次呼酒不至。西門慶見左右無人，漸漸促席而坐，言頗涉邪，把手捏腕之際，挨肩擦膀之間。初時戲摟粉項，婦人則笑而不言；次後款啟朱唇，西門慶則舌吐其口，嗚啞有聲，笑語密切。婦人於是自掩房門，解衣松佩，微開錦帳，輕展繡衾，鴛枕橫床，鳳香薰被，相挨玉體，抱摟酥胸。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，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，又服了胡僧藥。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，西門慶亦摸其牝戶，彼此歡欣，情興如火。展猿臂，不覺蝶浪蜂狂；蹺玉腿，那個羞雲怯雨！正是：

縱橫慣使風流陣，那管床頭墮玉釵。

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，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。纏至更深天氣，方纔精泄。婦人則發亂釵橫，花憔柳困。兩個並頭交股，摟抱片時，起來穿衣。婦人款剔銀燈，開了房門，照鏡整容，呼丫鬟捧水淨手。復飲香醪，再勸美酌。三杯之後，西門慶告辭起身，婦人輓留不已，叮嚀頻囑。西門慶躬身領諾，謝擾不盡，相別出門。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。文嫂先開後門，呼喚玳安、琴童牽馬過來，騎上回家。街上已喝號提鈴，更深夜靜，但見一天霜氣，萬籟無聲。西門慶回家，一宿無話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，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，吩咐如此這般：「王招宣府里三公子，看有甚麼

人勾引他，院中在何人家行走，即查訪出名字來，報我知道。」因向夏提刑說：「王三公子甚不學好，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，倒不關他兒子事，只被這乾光棍勾引他。今若不痛加懲治，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。」夏提刑道：「長官所見不錯，必該治他。」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，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，打了事件，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。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、祝實念、小張閑、聶鉞兒、向三、於寬、白回子，樂婦是李桂姐、秦玉芝兒。西門慶取過筆來，把李桂姐、秦玉芝兒並老孫、祝實念名字都抹了，吩咐：「這小張閑等五個光棍，即與我拿了，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。」眾公人應諾下去。至晚，打聽王三官眾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，都埋伏在房門首。深更時分，剛散出來，眾公人把小張閑、聶鉞、於寬、白回子、向三五人都拿了。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，王三官藏在李

桂姐床底下，不敢出來。桂姐一家唬的捏兩把汗，更不知是那裡的人，亂央人打聽實信。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。李家鴛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，到五更時分，攛掇李銘換了衣服，送王三官來家。

節級緝捕把小張閑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。到次日早晨，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升廳，兩邊刑杖羅列，帶人上去。每人一夾二十大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響聲震天，哀號慟地。西門慶囑咐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，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，不守本分，本當重處，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。再若犯在我手裡，定然枷號，在院門首示眾！」喝令左右：「叉下去！」眾人望外，金命水命，走投無命。

兩位官府發故事畢，退廳吃茶。夏提刑因說起：「昨日

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裡書來，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，還未下來哩。今日會了長官，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那裡，打聽打聽消息去。他那裡臨京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所見甚明。」即喚走差的上來吩咐：「與你五錢銀子盤纏，即拿俺兩個拜帖，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裡，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，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。務要打聽的實，來回報。」那人領了銀子、拜帖，又到司房結束行裝，討了匹馬，長行去了。兩位官府才起身回家。

卻說小張閑等從提刑院打出來，走在路上各人思想，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裡藥線，互相埋怨。小張閑道：「莫不還是東京那裡的消息？」白回子道：「不是。若是那裡消息，怎肯輕饒素放？」常言說得好：乖不過唱的，賊不過銀匠，能不過架兒。聶鉞兒一口就說道：「你每都不知道，只

我猜得著。此一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，嗔請他表子，故拿俺每煞氣。正是：龍鬥虎傷，苦了小獐。」小張閑道：「列位倒罷了，只是苦了我在下了。孫寡嘴、祝麻子都跟著，只把俺每頂缸。」於寬道：「你怎的說渾話？他兩個是他的朋友，若拿來跪在地下，他在上面坐著，怎生相處？」小張閑道：「怎的不拿老婆？」聶鉞道：「兩個老婆，都是他心上人。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，他肯拿來！也休怪人，是俺每的晦氣，偏撞在這網裡。才夏老爹怎生不言語，只是他說話？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。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！白為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？便罷了，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，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。」於是逕入勾欄，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鐵桶相似。叫了半日，丫頭隔門問是誰，小張閑道：「是俺每，尋三官兒說話。」丫頭回說：「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，不在這裡。無人在家中，不敢開門。」這眾人只

得回來，到王招宣府內，逕入他客位里坐下。王三官聽見眾人來尋他，唬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。半日，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：「俺爹不在家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好自在性兒！不在家了，往那裡去了？叫不將來！」於寬道：「實和你說了罷，休推睡里夢裡。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，押將出來。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！」摟起腿來與永定瞧，教他進裡面去說：「為你打俺每，有甚要緊！」一個個都躺在凳上聲疼叫喊。

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，只叫：「娘，怎麼樣兒？如何救我則可。」林氏道：「我女婦人家，如何尋人情去救得？」求了半日，見外邊眾人等得急了，要請老太太說話。那林氏又不出去，只隔著屏風說道：「你每略等他等，委的在莊上，不在家了。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。」小張閑道：「老太太，快使人情他來！這個癩子終要出膿，只顧膿著不是

事。俺每為他連累打了這一頓。剛纔老爹吩咐押出俺每來要他。他若不出來，大家都不得清淨，就弄的不好了。」

林氏聽言，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眾人吃。王三官唬的鬼也似，逼他娘尋人情。直到至急之處，林氏方纔說道：「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，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，在他宅中走的熟。」王三官道：「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。快使小廝請他來。」林氏道：「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，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，怎好又請他？他也不肯來。」王三官道：「好娘，如今事在至急，請他來，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。」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，請了文嫂來。王三官再三央及他，一口一聲只叫：「文媽，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，好歹說個人情救我。」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，說道：「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，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！大

人家深宅大院，不去纏他。」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：「文媽，你救我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，我怎去得？」文嫂只把眼看他娘，他娘道：「也罷，你便替他說說罷了。」文嫂道：「我獨自個去不得。三叔，你衣巾著，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，你自拜見央浼他，等我在旁再說，管情一天事就了了。」王三官道：「見今他眾人在前邊催逼甚急，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？」文嫂道：「有甚難處勾當？等我出去安撫他，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著，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，幹事回來，他就便也不知道。」

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，向眾人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太太教我出來，多上覆列位哥每。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，不在家，使人請去了，便來也。你每略坐坐兒。吃打受罵，連累

了列位。誰人不吃鹽米，等三叔來，教他知遇你們。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，恆屬大家只要圖了事。上司差派，不由自己。有了三叔出來，一天大事都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道：「還是文媽見的多，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，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。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，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？你恁帶累俺每吃官棒，上司要你，假推不在家。吃酒吃肉，教人替你不成？文媽，你是曉道理的，你出來，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——破些東西兒，尋個分上兒說說，大家了事。你不出來見俺每，這事情也要消繳，一個緝捕問刑衙門，平不答的就罷了？」文嫂兒道：「哥每說的是。你每略坐坐兒，我對太太說，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。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。不瞞文媽說，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，黃湯兒也沒曾嘗著哩！」這文嫂走到後邊，一力竄掇，打了二錢銀子酒，買

了一錢銀子點心，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，拿將出去，一壁哄他眾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著。

這王三官儒巾青衣，寫了揭帖，文嫂領著，帶上眼紗，悄悄從後門出來，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。到了大門首，平安兒認的文嫂，說道：「爹才在廳上，進去了。文媽有甚話說？」文嫂遞與他拜帖，說道：「哥哥，累你替他稟稟去。」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，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。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，上寫著：「眷晚生王探頓首百拜。」一面先叫進文嫂，問了回話，然後才開大廳榻子門，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。西門慶頭戴忠靖巾，便衣出來迎接，見王三衣巾進來，故意說道：「文嫂怎不早說？我褻衣在此。」便令左右：「取我衣服來。」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：「尊伯尊便，小侄敢來拜瀆，豈敢動勞！」至廳內，

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。西門慶笑道：「此是舍下。」再三不肯。西門慶居先拜下去，王三官說道：「小侄有罪在身，久仰，欠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彼此少禮。」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，說道：「小侄人家，老伯當得受禮，以恕拜遲之罪。」務讓起來，受了兩禮。西門慶讓坐，王三官又讓了一回，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。

少頃，吃了茶，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：「小侄有事，不敢奉瀆尊嚴。」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，隨即離座跪下。被西門慶一手拉住，說道：「賢契有甚話，但說何害！」王三官就說：「小侄不才，誠為得罪，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殿之臣，寬恕小侄無知之罪，完其廉恥，免令出官，則小侄垂死之日，實再生之幸也。銜結圖報，惶恐，惶恐！」西門慶展開揭帖，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，說道：「這起光棍，

我今日衙門裡，已各重責發落，饒恕了他，怎的又央你去？

「王三官道：「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，押出他來，還要小侄見官。在家百般辱罵喧嚷，索詐銀兩，不得安生，無處控訴，特來老伯這裡請罪。」又把禮帖遞上。西門慶一見，便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起光棍可惡。我倒饒了他，如何倒往那裡去攪擾！」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，道：「賢契請回，我且不留你坐。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。容日奉招。」王三官道：「豈敢！蒙老伯不棄，小侄容當叩謝。」千恩萬謝出門。西門慶送至二門首，說：「我褻服不好送的。」那王三官自出門來，還帶上眼紗，小廝跟隨去了。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吩咐：「休要驚動他，我這裡差人拿去。」

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。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、四個排軍，走到王招宣宅內。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

鬧，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，帶上鐐子。唬得眾人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王三官乾的好事，把俺每穩住在家，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。」那個節級排軍罵道：「你這廝還胡說，當的甚麼？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，討你那命是正經。」小張閑道：「大爺教導的是。」

不一時，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，門上排軍並平安兒都張著手兒要錢，才替他稟。眾人不免脫下褶兒，並拿頭上簪圈下來，打發停當，方纔說進去。半日，西門慶出來坐廳，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。西門慶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，我倒將就了你，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訛詐去？實說詐了多少錢？若不說，令左右拿拶子與我著實拶起來！」當下只說了聲，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。小張閑等只顧叩頭哀告道：「小的每並沒訛詐分文財物，只說衙門中打

出來，對他說聲。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，小的每並沒需索他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也不該往他家去。你這些光棍，設騙良家子弟，白手要錢，深為可恨！既不肯實供，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，明日嚴審取供，枷號示眾！」眾人一齊哀告，哭道：「天官爺，超生小的每罷，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。休說枷號，這一送到監里去，冬寒時月，小的每都是死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把你這起光棍，饒出你去，都要洗心改過，務要生理。不許你挨坊靠院，引誘人家子弟，詐騙財物。再拿到我衙門裡來，都活打死了。」喝令：「又出去！」眾人得了個性命，往外飛跑。正是：

敲碎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西門慶發了眾人去，回至後房，月娘問道：「這是那個

王三官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，前日李桂兒為那場事就是他。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，又和他纏，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著。嗔道一向只哄著我！不想有個底腳裡人兒又告我說，教我差幹事的拿了這乾人，到衙門裡都夾打了。不想這乾人又到他家裡嚷賴，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，只說衙門中要他。他從沒見官，慌了，央文嫂兒拿了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。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，扎發了一頓，替他杜絕了。人家倒運，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。——你家祖父何等根基，又做招宣，你又見入武學，放著那名兒不乾，家中丟著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，白日黑夜只跟著這夥光棍在院里嫖弄。今年不上二十歲，年小小兒的，通不成器！一月娘道：「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，原來燈臺不照自。你自道成器的？你也吃這井里水，無所不為，清潔了些甚麼兒？還要禁人！」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。

正擺上飯來吃，來安來報：「應二爹來了。」西門慶吩咐：「請書房裡坐，我就來。」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，伯爵進裡面坐了。良久，西門慶出來。聲喏畢，就坐在炕上，兩個說話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前日在謝二哥家，怎老早就起身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連日有勾當，又考察在邇，差人東京打聽消息。我比你每閑人兒？」伯爵又問：「哥，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事，那日沒有！」伯爵又道：「王三官兒說，哥衙門中把小張閑他每五個，初八日晚夕，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，只走了老孫、祝麻子兩個。今早解到衙門裡，都打出來了，眾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。怎的還瞞著我不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傻狗才，誰對你說來？你敢錯聽了。敢不是我衙門裡，敢是周守備府里？」伯爵道：「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只怕是京中提人？」伯爵道：「也不是。今早李銘對我說，那日把他

一家子唬的魂也沒了，李桂兒至今唬的睡倒了，還沒曾起炕兒。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，今早打聽，方知是提刑院拿人。

「西門慶道：『我連日不進衙門，並沒知道。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，隨他拿亂去，又害怕睡倒怎的？』伯爵見西門慶迸著臉兒待笑，說道：『哥，你是個人，連我也瞞著起來。今日他告我說，我就知道哥的情。怎的祝麻子、老孫走了？一個緝捕衙門，有個走脫了人的？此是哥打著綿羊駒（馬婁）一戰，使李桂兒家中害怕，知道哥的手段。若都拿到衙門去，彼此絕了情意，都沒趣了。事情許一不許二。如今就是老孫、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。此是哥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的計策。休怪我說，哥這一著做的絕了。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若明逞了臉，就不是乖人兒了。還是哥智謀大，見的多。』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，說道：『我有甚麼大智謀？』伯爵道：『我猜一定還有底腳裡人兒

對哥說，怎得知道這等切？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傻狗才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伯爵道：「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誰要他做甚麼？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，我就把王三官、祝麻子、老孫並李桂兒、秦玉芝名字都抹了，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他如今怎的還纏他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實和你說罷，他指望訛詐他幾兩銀子。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，與我磕了頭，陪了不是。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，要枷號，他眾人再三哀告說，再不敢上門纏他了。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，拿了五十兩禮帖兒，我不受他的。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。」伯爵失驚道：「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莫不哄你？」因喚王經：「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。」那王經向房子里取出拜帖，上面寫著：「眷晚生王採頓首百拜。」伯爵見了，極口稱贊

道：「哥之所算，神妙不測。」西門慶吩咐伯爵：「你若看見他每，只說我不知道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曉得。機不可泄，我怎肯和他說！」坐了一回，吃了茶，伯爵道：「哥，我去罷，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。只說我沒到這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就來，我也不見他。」一面叫將門上人來，都吩咐了：「但是他二人，只答應不在家。」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，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，就疏淡了。正是：

昨夜浣花溪上雨，綠楊芳草為何人？

↑第六十九回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
太尉第七十一回↓

詩曰：

帝曰簡才能，旌賢在股肱。文章體一變，禮樂道逾弘。
芸閣英華人，賓門一宛鳥。鷺登。恩筵過所望，聖澤實
超恆。

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。卻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，林千戶將升官邸報封付與來人，又賞了五錢銀子，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。當廳夏提刑拆開，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，其略曰：

兵部一本，尊明旨，嚴考核，以昭勸懲，以光聖治事：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，考察禁衛官員，除堂上官自陳外，其餘兩廂詔獄緝捕、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、鎮撫等官，各挨次格，從公舉劾，甄別賢否，具題上請，當下該部詳議，黜陟升調降革等因。

奉聖旨：兵部知道，欽此欽遵。抄出到部。看得太尉朱題前事，遵奉舊例，委的本官殫力致忠，公於考核，皆出聞見之實，而無偏執之私。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，無容臣等再喙。但恩威賞罰，出自朝廷，合候命下之日，一體照例施行等因。續奉欽依擬行。

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，資望既久，才練老成，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，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，宜加獎勵，以冀甄升，可備鹵簿之選者也。貼刑副千戶西門慶，才幹有為，精察素著。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，國事克勤而台工有績。翌神運而分毫不索，司法令而齊民果仰。宜加轉正，以掌刑名者也。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勛，年清優學，占籍武科，繼祖職抱負不凡，提刑獄詳明有法，可加獎勵簡任者也。副千戶謝恩，年齒既殘，昔在行猶有可觀，今任理刑

罹軟尤甚，宜罷黜革任者也。

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，心中大悅。夏提刑見他升指揮，管鹵簿，大半日無言，面容失色。於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，上面寫道：

工部一本，神運屆京，天人胥慶，懇乞天恩，俯加渥典，以蘇民困，以廣聖澤事。

奉聖旨：這神運奉迎大內，奠安良岳，以承天眷，朕心嘉悅。你每既效有勤勞，副朕事玄至意。所經過地方，委的小民困苦，著行撫按衙門，查勘明白，著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。所毀壩閘，著部里差官會同巡按御史，即行修理。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。蔡京、李邦彥、王煒、鄭居中、高俅，輔弼朕躬，直贊內廷，勛勞茂著，京加太師，邦彥加

柱國太子太師，王煒太傅，鄭居中、高俅太保，各賞銀五十兩、四表禮。蔡京還蔭一子為殿中監。國師林靈素，佐國宣化，遠致神運，北伐虜謀，實與天通，加封忠孝伯，食祿一千石，賜坐龍衣一襲，肩輿人內，賜號玉真教主，加淵澄玄妙廣德真人、金門羽客、達靈玄妙先生。朱勛、黃經臣，督理神運，忠勤可嘉。勛加太傅兼太子太傅，經臣加殿前都太尉，提督御前人船。各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。內侍李彥、孟昌齡、賈祥、何沂、藍從頤著直延福五位宮近侍，各賜蟒衣玉帶，仍蔭弟侄一人為副千戶，俱見任管事。禮部尚書張邦昌、左侍郎兼學士蔡攸、右侍郎白時中、兵部尚書餘深、工部尚書林攄，俱加太子太保，各賞銀四十兩，彩緞二表禮。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，升工部右侍郎。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濛，升太常正卿。巡撫兩浙、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、宋喬年，都水司郎中安忱、伍訓，各升俸一級，賞銀二十兩。

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勛、徐相、楊廷佩、司鳳儀、趙友蘭、扶天澤、西門慶、田九皋等，各升一級。內侍宋推等，營將王佑等，俱各賞銀十兩。所官薛顯忠等，各賞銀五兩。校尉昌玉等，絹二匹。該衙門知道。

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，各散回家。後晌時分，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，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，少罄謝私之意。西門慶收下，不勝歡喜，以為其妻指日在於掌握。不期到初十日晚夕，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：「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：火速赴京，趕冬節見朝謝恩，毋得違誤取罪。」西門慶看了，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，各人到家，即收拾行裝，備辦贄見禮物，約早晚起程。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，教他回王三官：「我今日不得來赴席，要上京見朝謝恩去。」文嫂連忙去回，王三官道：「既是老伯有

事，容回來潔誠具請。」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，吩咐教他跟了去，與他五兩銀子，家中盤纏。留下春鴻看家，帶了玳安、王經跟隨答應。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，四匹小馬，打點馱裝轎馬，排軍抬扛。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。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。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，冬天易晚，晝夜趲行。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，千戶已上東京去了。一路天寒坐轎，天暖乘馬，朝登紫陌，暮踐紅塵。正是：

急急款搖青帳幕，心忙敲碎紫絲鞭。

話說一日到了東京，進得萬壽門。西門慶主意要往相國寺下。夏提刑不肯，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。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。正值崔中書在家，即出迎接，至廳敘禮相見，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。坐下茶畢，拱手問西門

慶尊號。西門慶道：「賤號四泉。」因問：「老先生尊號？」崔中書道：「學生性最愚樸，名閑林下，賤名守愚，拙號遜齋。」因說道：「舍親龍溪久稱盛德，全仗扶持，同心協恭，莫此為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敢。在下常領教誨，今又為堂尊，受益恆多，不勝感激。」夏提刑道：「長官如何這等稱呼！便不見相知了。」崔中書道：「四泉說的也是，名分使然。」言畢，彼此笑了。不一時，收拾行李。天晚了，崔中書吩咐童僕放桌擺飯，無非是果酌餽饌之類，不必細說。當日，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。

到次日，各備禮物拜帖，家人跟隨，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。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，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，擠匝不開。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，拿揭帖稟進去。翟管家見了，即出來相見，讓他到外邊私宅。先是

夏提刑先見畢，然後西門慶敘禮，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，各分賓位坐下。夏提刑先遞上禮帖：兩匹雲鶴金緞、兩匹色緞。翟管家是十兩銀子。西門慶禮帖上是一匹大紅絨彩蟒、一匹玄色妝花鬥牛補子員領、兩匹京緞，另外梯己送翟管家一匹黑綠雲絨、三十兩銀子。翟謙吩咐左右：「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，上簿籍。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匹雲絨，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。若如此，不見至交親情。」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，說道：「今日聖上奉良岳，新蓋上清寶錄宮，奉安牌匾，該老爺主祭，直到午後才散。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。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，誤了你每勾當。遇老爺閑，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蒙親家費心。」翟謙因問：「親家那裡住？」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。不一時，安放桌席端正，就是大盤大碗，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，都是

光祿烹炮，美味極品無加。每人金爵飲酒三杯，就要告辭起身。翟謙款留，令左右又篩上一杯。西門慶因問：「親家，俺每幾時見朝？」翟謙道：「親家，你同不得夏大人。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，不在此例。你與本衛新升的副千戶何大監侄兒何永壽，他便貼刑，你便掌刑，與他作同僚了。他先謝了恩，只等著你見朝引奏畢，一同好領札付。你凡事只會他去。」夏提刑聽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西門慶道：「請問親家，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。」翟謙道：「親家，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。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，還要排慶成宴，你每怎等的？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，明日早朝謝了恩，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，領札付起身就是了。」西門慶謝道：「蒙親家指教，何以為報！」臨起身，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，甚是埋怨西門慶說：「親家，前日我的書上那等寫了，大凡事要謹密，不可使同僚每

知道。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？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，立逼著朱太尉來對老爺說，要將他情願不管鹵簿，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；何大監又在內廷，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，便也傳旨出來，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說了，要安他侄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。兩下人情阻住了，教老爺好不作難！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，回倒了林真人，把親家不撐下去了？」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，說道：「多承親家盛情！我並不曾對一人說，此公何以知之？」翟謙道：「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，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。」

西門慶千恩萬謝，與夏提刑作辭出門。來到崔中書家，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。次日同夏提刑見朝，青衣冠帶，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，剛轉過西闕門來，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：「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爹？」賁四問道：「你

是那裡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。」言未畢，只見一個太監，身穿大紅蟒衣，頭戴三山帽，腳下粉底皂靴，從御街定聲叫道：「西門大人請了！」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，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旁邊一所值房內，相見作揖，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。這太監說道：「大人，你不認的我，在下面是匠作監太監何沂，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。昨日內工完了，蒙萬歲爺爺恩典，將侄兒何永壽升受金吾衛副千戶，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，與老大人作同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原來是何老太監，學生不知，恕罪，恕罪！」一面又作揖說道：「此禁地，不敢行禮，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。」於是敘禮畢，讓坐，家人捧茶來吃了。茶畢，就揭桌盒蓋兒，桌上許多湯飯餚品，拿盞箸兒來安下。何太監道：「不消小杯了，我曉的大人朝下來，天氣寒冷，拿個小盞來，沒甚餚饌，褻瀆大人，且吃

個頭腦兒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當厚擾。」何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杯，遞與西門慶，西門慶道：「承老太監所賜，學生領下。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，若吃得面紅，不成道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吃兩盞兒燙寒何害！」因說道：「舍侄兒年幼，不知刑名，望乞大人看我面上，同僚之間，凡事教導他教導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敢。老太監勿得太謙，令侄長官雖是年幼，居氣養體，自然福至心靈。」何太監道：「大人好說。常言：學到老不會到老。天下事如牛毛，孔夫子也只識的一腿。恐有不到處，大人好歹說與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謹領。」因問：「老大監外宅在何處？學生好來奉拜長官。」何太監道：「舍下在天漢橋東，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。」亦問：「大人下處在那裡？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。」

彼此問了住處，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。何太監送出門，拱著手說道：「適間所言，大人凡事看顧看顧。他還等著你一答兒引奏，好領札付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太監不消吩咐，學生知道。」於是出朝門，又到兵部，又遇見了夏提刑，同拜了部官來。比及到本衛參見朱太尉，遞履歷手本，繳札付，又拜經歷司並本所官員，已是申刻時分。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，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，免行跪禮，擇日南衙到任。剛出衙門，西門慶還等著，遂不敢與他同行，讓他先上馬。夏延齡那裡肯？定要同行。西門慶趕著他呼「堂尊」，夏指揮道：「四泉，你我同僚在先，為何如此稱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名分已定，自然之理，何故大謙。」因問：「堂尊高升美任，不還山東去了，寶眷幾時搬取？」夏延齡道：「欲待搬來，那邊房舍無人看守。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，直待過年，差人取家小罷了。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。」

房子若有人要，就央長官替我打發，自當報謝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謹領。請問府上那房價値若干？」夏延齡道：「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，後邊又蓋了一層，使了二百兩，如今賣原價也罷了。」

二人歸到崔宅，王經向前稟說：「新升何老爹來拜，下馬到廳。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。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、崔老爹，都投下帖。午間又差人送了兩匹金緞來。」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，上寫著：「謹具緞帕二端，奉引贄敬。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。」西門慶看了，連忙差王經封了兩匹南京五彩獅補員領，寫了禮帖。吃了飯，連忙往何家回拜去。到於廳上，何千戶忙出來迎接，烏紗皂履，年紀不上二十歲，生的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趨下階來揖讓，退遜謙恭特甚。二人到廳上敘禮，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禮，拜下

去，說道：「適承光顧，兼領厚儀，又失迎迓。今早又蒙老公公值房賜饌，感德不盡。」何千戶忙還禮說：「學生叨受微職，忝與長官同例，早晚得領教益，實為三生有幸。適間進拜不遇，又承垂顧，蓬篚光生。」令左右收下去，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，左右捧茶上來。吃茶之間，彼此問號，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賤號四泉。」何千戶道：「學生賤號天泉。」又問：「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從內里蒙公公賜酒出來，拜畢部，又到本衙門見堂，繳了札付，拜了所司。出來就要奉謁長官，不知反先辱長官下顧。」何千戶因問：「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夏龍溪已升了指揮直駕，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，只到衙門見堂之時，他另具手本參見。」說畢，何千戶道：「咱每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，還是先領札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依著舍親說，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，然後大朝引奏，還在本衙門

到堂同眾領札付。「何千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。」於是都會下各人禮數，何千戶是兩匹蟒衣、一束玉帶，西門慶是一匹大紅麒麟金緞、一匹青絨蟒衣、一柄金鑲玉條環，各金華酒四壇。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。約會已定，茶湯兩換，西門慶告辭而回，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早到何千戶家。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，大盤大碗，齊齊整整，連手下人飽餐一頓，然後同往大尉宅門前來。賁四同何家人押著禮物。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，微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未回，各家饋送賀禮並參見官吏人等，黑壓壓在門首等候。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，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，差人打聽老爺道子響就來通報。直等到午後，忽見一人飛馬而來，傳報道：「老爺視牲回來，進南薰

門了。「吩咐閑雜人打開。不一時，又騎報回來，傳：「老爺過天漢橋了。」少頃，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，一對一對傳呼，走了半日，才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轎，頭戴烏紗，身穿猩紅鬥牛絨袍，腰橫荊山白玉，懸掛太保牙牌、黃金魚鑰，好不顯赫威嚴！執事到了宅門首，都一字兒擺開，喝的肅靜迴避，無一人聲嗽。那來見的官吏人等，黑壓壓一群跪在街前。良久，太尉轎到跟前，左右喝聲：「起來伺候！」那眾人一齊應諾，誠然聲震雲霄。只聽東邊咚咚鼓樂響動，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，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、太保，又蔭一子為千戶，都各備大禮，治酒慶賀，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。太尉才下轎，樂就止了。各項官吏人等，預備進見。忽然一聲道子響，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，飛走而來，遞與門上人說：「禮部張爺與學士蔡爺來拜。」連忙稟報進去。須臾轎在門首，尚書張邦昌

與侍郎蔡攸，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，一個犀帶，一個金帶，進去拜畢，待茶畢，送出來。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、右侍郎尹京也來拜，朱太尉都待茶送了。又是皇親喜國公、樞密使鄭居中、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，都是紫花玉帶來拜。唯鄭居中坐轎，這兩個都騎馬。送出去，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：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，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，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大尉，第四管天胤，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，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，第六管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。都穿大紅，頭戴貂蟬，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，餘者都是金帶。下馬進去。各家都有金幣禮物。少頃，裡面樂聲響動，眾太尉插金花，與朱太尉把盞遞酒，階下一派簫韶盈耳，兩行絲竹和鳴。端的食前方丈，花簇錦筵。怎見得太尉的富貴？但見：

官居一品，位列三台。赫赫公堂，潭潭相府。虎符玉節，門庭甲仗生寒；象板銀箏，硯礪排場熱鬧。終朝謁見，無非公子王孫；逐歲追游，儘是侯門戚里。那裡解調和變理，一味能趨諂逢迎。端的談笑起干戈，真個吹噓驚海岳。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，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。督擇花石，江南淮北盡災殃；進獻黃楊，國庫民財皆匱竭。正是：輦下權豪第一，人間富貴無雙。

須臾遞畢，安席坐下。一班兒五個俳優，朝上箏琴琵琶，方響笙篴，紅牙象板，唱了一套「享富貴，受皇恩」。

當時酒進三巡，歌吟一套，六員太尉起身，朱太尉親送出來，回到廳，樂聲暫止，管家稟事，各處官員進見。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，當廳坐下，吩咐出來，先令各勛戚中貴仕

宦家人送禮的進去。須臾打發出來，才是本衛紀事、南北衛兩廂、五所、七司捉察、讎察、觀察、巡察、典牧、直駕、提牢、指揮、千百戶等官，各具手本呈遞。然後才傳出來，叫兩淮、兩浙、山東、山西、關東、關西、河東、河北、福建、廣南、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。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，抬進禮物去，管家接了禮帖，鋪在書案上，二人立在階下，等上邊叫名字。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廠廳，上面朱紅牌匾，懸著徽宗皇帝御筆欽賜「執金吾堂」斗大四個金字，甚是顯赫。須臾叫名，二人應諾升階，到滴水檐前躬身參謁，四拜一跪，聽發放。朱太尉道：「那兩員千戶，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？」令左右收了，吩咐：「在地方謹慎做官，我這裡自有公道。伺候大朝引奏畢，來衙門中領札赴任。」二人齊聲應諾。左右喝：「一起去！」由左角門出來。剛出大門來，尋見賁四等抬擔出來，正要走，忽見一人

拿宛紅帖飛馬來報，說道：「王爺、高爺來了。」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裡觀看。須臾，軍牢喝道，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，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，俱大紅玉帶，坐轎而至。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涌出來，又不得見了。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處，呼跟隨人扯過馬來，二人方騎上馬回寓。正是：

權姦誤國禍機深，開國承家戒小人。逆賊深誅何足道，奈何二聖遠蒙塵。

↑第七十回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
朝儀第七十二回↓

詞曰：

花事闌珊芳草歇，客里風光，又過些時節。小院黃昏人憶別，淚痕點點成紅血。

咫尺江山分楚越，目斷神驚，只道芳魂絕。夢破五更心欲折，角聲吹落梅花月。

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，走到大街，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。西門慶再三固辭。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，說道：「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。」於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。賁四同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。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。進入廳上，但見獸炭焚燒，金爐香靄。正中獨設一席，下邊一席相陪，旁邊東首又設一席。皆盤堆異果，花插金瓶。西門慶問道：「長官今日筵何客？」何千戶道：「一家公公今日下班，敢屈長官一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長官這

等費心，就不是同僚之情。」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粗酌屈尊，長官休怪。」一面看茶吃了。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，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便出來。」

不一時，何太監從後邊出來，穿著綠絨蟒衣，冠帽皂鞋，寶石條環。西門慶展拜四拜：「請公公受禮。」何太監不肯，說道：「使不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，老公公齒德俱尊，又系中貴，自然該受禮。」講了半日，何太監受了半禮，讓西門慶上坐，他主席相陪，何千戶旁坐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，這個斷然使不得。同僚之間，豈可旁坐！老公公叔侄便罷了，學生使不的。」何太監大喜道：「大人甚是知禮，罷罷，我閣老位兒旁坐罷，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等，學生坐的也安。」於是各照位坐下。何太監道：「小的兒們，再燒了炭來。今日

天氣甚是寒冷。」須臾，左右火池火叉，拿上一包水磨細炭，向火盆內只一倒。廳前放下油紙暖簾來，日光掩映，十分明亮。何太監道：「大人請寬了盛服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，使小價下處取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不消取去。」令左右接了衣服，「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氈衣來，與大人披上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老先生職事之服，學生何以穿得？」何太監道：「大人只顧穿，怕怎的！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，我也不穿他了，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。」不一時，左右取上來，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，披上氈衣，作揖謝了。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。

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，何太監道：「叫小廝們來。」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，兩個師範領著上來磕頭。何太監就吩咐動起樂來，然後遞酒上坐。何太監親自把盞，西

門慶慌道：「老公公請尊便。有長官代勞，只安放鐘箸兒就是一般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我與大人遞一鐘兒。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，不知深淺，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，就是情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說那裡話！常言：同僚三世親。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，豈不同力相助！」何太監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共同王事，彼此扶持。」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，只接了杯兒，領到席上，隨即回奉一杯，安在何千戶並何太監席上，彼此告揖過，坐下。吹打畢，三個小廝連師範，在筵前銀箏象板，三弦琵琶，唱了一套《正宮·端正好》「雪夜訪趙普」、「水晶宮鮫綃帳」。唱畢下去。

酒過數巡，食割兩道，看看天晚，秉上燈來。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並吹打各色人役，就起身，說道：「學生厚擾一日了，就此告回。」那公公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我今

日正下班，要與大人請教。有甚大酒席，只是清坐而已，教大人受飢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，如何反言受飢！學生回去歇息歇息，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，好領札付掛號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，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？我這後園兒里有幾間小房兒，甚是僻靜，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，強如在別人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在這裡最好，只是使夏公見怪，相學生疏他一般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沒的說。如今時年，早晨不做官，晚夕不唱喏，衙門是恁偶戲衙門。雖故當初與他同僚，今日前官已去，後官接管承行，與他就無干。他若這等說，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。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，不放大人去。」喚左右：「下邊房裡快放桌兒，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。我家差幾個人，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。」又吩咐：「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，預備

鋪陳，炕中籠下炭火。」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答應下去了。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盛情，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他既出了衙門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他管他那鑾駕庫的事，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。難怪於你。」不由分說，就打發玳安並馬上人吃了酒飯，差了幾名軍牢，各拿繩扛，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。

何太監道：「又一件相煩大人：我家做官的到任所，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，好搬取家小。今先教他同大人去，待尋下宅子，然後打發家小起身。也不多，連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公公吩咐，要看多少銀子宅舍？」何太監道：「也得千金外房兒才夠住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，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，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，一舉兩得其便。此宅門面七間，到底五層，

儀門進去大廳，兩邊廂房，鹿角頂，後邊住房、花亭，周圍群房也有許多，街道又寬闊，正好天泉住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他要許多價值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，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，收拾了一處花亭。老公公若要，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我托大人，隨大人主張就是了。趁今日我在家，差個人和他說去，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。難得尋下這房舍兒，我家做官的去到那裡，就有個歸著了。」

不一時，只見玳安同眾人搬了行李來回話。西門慶問：「賁四、王經來了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。還有轎子，叫賁四在那裡看守著哩。」西門慶因附耳低言：「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，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，何公公要瞧瞧。就同賁四一答兒來。」這玳安應的去了。不

一時，賁四青衣小帽，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：「夏老爹多多上覆：既是何公公要，怎好說價錢！原文書都拿的來了。又收拾添蓋，使費了許多，隨爹主張了罷。」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，見上面寫著一千二百兩，說道：「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，未免有些糟爛，也別要說收拾，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。」那賁四連忙跪下說：「何爺說的是。自古道：使的憨錢，治的莊田。千年房舍換百主，一番拆洗一番新。」何太監聽了喜歡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倒會說話兒。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，其實說的是。他教甚麼名字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名喚賁四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也罷，沒個中人兒，你就做個中人兒，替我討了文書來。今日是個好日期，就把銀子兌與他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如今晚了，待的明日也罷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到五更我早進去，明日大朝。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，就了事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明日甚

時駕出？」何太監道：「子時駕出到壇，三更鼓祭了，寅正一刻就回宮。擺了膳，就出來設朝，升大殿，朝賀天下，諸司都上表拜冬。次日，文武百官吃慶成宴。你每是外任官，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。」說畢，何太監吩咐何千戶進後邊，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來，用食盒抬著，差了兩個家人，同賁四、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。夏公見抬了銀子來，滿心歡喜，隨即親手寫了文契，付與賁四等，拿來遞上。何太監不勝歡喜，賞了賁四十兩銀子，玳安、王經每人三兩。西門慶道：「小孩子家，不當賞他。」何太監道：「胡亂與他買嘴兒吃。」三人磕頭謝了。何太監吩咐管待酒飯，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：「全仗大人餘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還是看老公公金面。」何太監道：「還望大人對他說說，早把房兒騰出來，就好打發家小起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學生一定與他說，教他早騰。長官這一去，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。待

他家小搬到京，收拾了，長官寶眷起身不遲。」何太監道：「收拾直待過年罷了，先打發家小去才好。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有一更天氣，西門慶說道：「老公公請安置罷！學生亦不勝酒力了。」何大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。何千戶教家樂彈唱，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，方纔起身，送至後園。三間書院，臺榭湖山，盆景花木，房內絳燭高燒，篆內香焚麝餅，十分幽雅。何千戶陪西門慶敘話，又看茶吃了，方道安置，歸後邊去了。

西門慶摘去冠帶，解衣就寢。王經、玳安打發了，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。西門慶有酒的人，睡在枕畔，見滿窗月色，翻來覆去。良久只聞夜漏沉沉，花陰寂寂，寒風吹得那

窗紙有聲，況離家已久。正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，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，即披衣下床，跣著鞋襪，悄悄啟戶視之。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，淡妝麗雅，素白舊衫籠雪體，淡黃軟襪襯弓鞋，輕移蓮步，立於月下。西門慶一見，輓之入室，相抱而哭，說道：「冤家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奴尋訪至此。對你說，我已尋了房兒了，今特來見你一面，早晚便搬去了。」西門慶忙問道：「你房兒在於何處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咫尺不遠。出此大街迤東，造釜巷中間便是。」言訖，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，上床雲雨，不勝美快之極。已而整衣扶髻，徘徊不舍。李瓶兒叮嚀囑咐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哥哥，切記休貪夜飲，早早回家。那廝不時伺害於你，千萬勿忘！」言訖，輓西門慶相送。走出大街上，見月色如畫，果然往東轉過牌坊，到一小巷，見一座雙扇白板門，指道：「此奴之家也。」一言畢，頓袖而入。西門慶急向

前拉之，恍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但見月影橫窗，花枝倒影矣。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，見精流滿席，餘香在被，殘唾猶甜。追悼莫及，悲不自勝。正是：

玉宇微茫霜滿襟，疏窗淡月夢魂驚。淒涼睡到無聊處，恨殺寒雞不肯鳴。

西門慶夢醒睡不著，巴不得天亮。比及天亮，又睡著了。次日早，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，打發西門慶梳洗畢，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，吃了薑茶，放桌兒請吃粥。西門慶問：「老公公怎的不見？」何千戶道：「家公公從五更就進內去了。」須臾拿上粥來。吃了粥，又拿上一盞肉圓子餛飩雞蛋頭腦湯。一面吃著，就吩咐備馬。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，僕從跟隨，早進內參見兵科。出來，何千戶便分路來

家，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。長老又留擺齋。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，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，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，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。因從造釜巷所過，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，與夢中所見一般。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：「此家姓甚名誰？」老姬答道：「此袁指揮家也。」西門慶於是不勝嘆異。到了崔中書家，夏公才待出門拜人，見西門慶到，忙令左右把馬牽過，迎至廳上，拜揖敘禮。西門慶令玳安送上賀禮：青織金綾紵一端、色緞一端。夏公道：「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，到承長官先施。昨日小房又煩費心，感謝不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，我因堂尊分上，就說此房來。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，一口就還原價。果是內臣性兒，立馬蓋橋就成了。還是堂尊大福！」說畢，二人笑了。夏公道：「何天泉，我也還未回拜他。」因問：「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已會定

同學生一路去，家小且待後。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，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，搬取家眷。他如今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。」夏公道：「學生也不肯久稽，待這裡尋了房兒，就使人搬取家小。也只待出月罷了。」說畢，西門慶起身，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，夏公送出上馬，歸至何千戶家。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。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：「騰房已在出月。」何千戶大喜，謝道：「足見長官盛情。」

吃畢飯，二人正在廳上著棋，忽左右來報：「府里翟爹爹人送下程來了。抓尋到崔老爹那裡，崔老爹使他這裡來了。」於是拿帖看，上寫著：「謹具金緞一端、雲紵一端、鮮豬一口、北羊一腔、內酒一壇、點心二盒。養生翟謙頓首拜。」西門慶見來人，說道：「又蒙你翟爹爹費心。」一面收了禮物，寫回帖，賞來人二兩銀子，抬盒人五錢，說道：「

客中不便，有褻管家。」那人磕頭收了。王經在旁悄悄說：「小的姐姐說，教我府里去看看愛姐，有物事捎與他。」西門慶問：「甚物事？」王經道：「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單單兒怎好拿去？」吩咐玳安：「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，取兩罐兒。」就把口帖付與王經，穿上青衣，跟了來人往府里看愛姐不題。這西門慶寫了帖兒，送了一腔羊、一壇酒謝了崔中書，把一口豬、一壇酒、兩盒點心抬到後邊孝順老公公。何千戶拜謝道：「長官，你我一家，如何這等計較！」

且說王經到府內，請出韓愛姐，外廳拜見了。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，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，長大了好些。問了回家中事務，管待了酒飯，見王經身上單薄，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，又與了五兩銀子，拿來回覆西門慶話。西門

慶大喜。正與何千戶下棋，忽聞綽道之聲，門上人來報：「夏老爹來拜，拿進兩個拜帖兒。」兩個忙迎接到廳敘禮，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。夏公具了兩分緞帕酒禮，奉賀二公。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，令左右收了。夏公又賞了賁四、玳安、王經十兩銀子，一面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共敘寒溫。夏公道：「請老公公拜見。」何千戶道：「一家公公進內去了。」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，說道：「多頂上老公公，拜遲，恕罪！」言畢，起身去了。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，一匹金緞，差人送去，不在言表。

到晚夕，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，家樂歌唱，到二更方寢。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，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。半夜叫上床，摟在被窩內。兩個口吐丁香，舌融甜唾。正是：

不能得與鶯鶯會，且把紅娘去解饑。

一晚題過。到次日，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。先到待漏院伺候，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。但見：

星斗依稀禁漏殘，禁中環佩響珊珊。欲知今日天顏喜，遙睹蓬萊紫氣幡。

少頃，只聽九重門啟，嗚噦噦之鸞聲；閶闔天開，睹巍巍之袞冕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，文武百官聚集，等候設朝。須臾鐘響，天子駕出大殿，受百官朝賀。須臾，香球撥轉，簾捲扇開。正是：

晴日明開青鎖闥，天風吹下御爐香。千條瑞靄浮金闕，一朵紅雲捧玉皇。

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，禹背湯肩，才俊過人，口工詩韻，善寫墨君竹，能揮薛稷書，通三教之書，曉九流之典。朝歡暮樂，依稀似劍閣孟商王；愛色貪花，仿佛如金陵陳後主。當下駕坐寶位，靜鞭響罷，文武百官秉簡當胸，向丹墀五拜三叩頭，進上表章。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：「朕今即位二十祀矣。艮岳於茲告成，上天降瑞，今值覆端之慶，與卿共之。」一言未畢，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，朝靴踏地響，袍袖列風生。視之，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。幞頭象簡，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臣等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祀以來，海宇清寧，天下豐稔，上天降鑒，禎祥疊見。三邊永息兵戈，萬國來朝天闕。銀岳排空，玉京挺秀。寶籙膺頒於昊闕，絳霄深聳於乾宮。臣等何幸，欣逢盛世，交際明良，永效華封之祝，常沾日月之光。不勝瞻天仰聖，激切屏

營之至！謹獻頌以聞。」良久，聖旨下來：「賢卿獻頌，益見忠誠，朕心嘉悅。詔改明年為重和元年，正月元旦受定命寶，肆赦覃賞有差。」蔡大師承旨下來。殿頭官口傳聖旨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」一言未畢，見一人出離班部，倒笏躬身，緋袍象簡，玉帶金魚，跪在金階，口稱：「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，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，例該考察，已更改補、繳換札付，合當引奏。未敢擅便，請旨定奪。」於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。不一時，聖旨傳下來：「照例給領。」朱太尉承旨下來。天子袍袖一展，群臣皆散，駕即回宮。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。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，鎮將長隨紛紛而散。朝門外車馬縱橫，侍仗羅列。人喧呼，海沸波翻；馬嘶喊，山崩地裂。眾提刑官皆出朝上馬，都來本衙門伺候。良久，只見知印拿了印牌來，傳道：「老爺不進衙門了，已往

蔡爺、李爺宅內拜冬去了。」以此眾官都散了。

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。又過了一夕，到次日，衙門中領了札付，又掛了號，又拜辭了翟管家，打點殘裝，收拾行李，與何千戶一同起身。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，囑咐何千戶：「凡事請教西門大人，休要自專，差了禮數。」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，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，竟往山東大道而來。已是數九嚴寒之際，點水滴凍之時，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，枯木寒鴉。疏林淡日影斜暉，暮雪凍雲迷晚渡。一山未盡一山來，後村已過前村望。比及剛過黃河，到水關八角鎮，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。但見：

非乾虎嘯，豈是龍吟？卒律律寒飆撲面，急颼颼冷氣侵人。初時節無蹤無影，次後來捲霧收雲。吹花擺柳白茫茫，

走石揚砂昏慘慘。颳得那大樹連聲吼，驚得那孤雁落深濠。須臾，砂石打地，塵土遮天。砂石打地，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；塵土遮天，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。這風大不大？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，亂起酆都頂上塵；常娥急把蟾官閉，列子空中叫救人。險些兒玉皇住不得昆侖頂，只颳得大地乾坤上下搖。

西門慶與何千戶坐著兩頂氈幃暖轎，被風颳得寸步難行。又見天色漸晚，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，西門慶吩咐手下：「快尋那裡安歇一夜，明日風住再行罷。」抓尋了半日，遠遠望見路旁一座古剎，數株疏柳，半堵橫牆。但見：

石砌碑橫夢草遮，迴廊古殿半欹斜。夜深宿客無燈火，月落安禪更可嗟。

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，上題著「黃龍寺」。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，又無燈火，房舍都毀壞，半用籬遮。長老出來問訊，旋吹火煮茶，伐草根喂馬。煮出茶來，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雞腊肉果餅之類，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。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，過得一宿。次日風止天晴，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，作辭起身往山東來。正是：

王事驅馳豈憚勞，關山迢遞赴京朝。夜投古寺無煙火，解使行人心內焦。

↑第七十一回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搗打如意兒 王三官
義拜西門慶第七十三回 ↓

詞曰：

掉臂疊肩情態，炎涼冷暖紛紜。興來闍豎長兒孫，石女須教有孕。

莫使一朝勢謝，親生不若他生。爹爹媽媽向何親？掇轉窟臀不認。

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。單表吳月娘在家，因西門慶上東京，見家中婦女多，恐惹是非，吩咐平安無事關好大門，後邊儀門夜夜上鎖。姊妹每都不出來，各自在房做針指。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，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。常時查門戶，凡事都嚴緊了。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。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。

一日，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、汗衫、小衣，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。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，使秋菊問他借

棒槌。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捶衣，不與他，說道：「前日你拿了個棒槌，使著罷了，又來要！趁韓嫂在這裡，要替爹捶褲子和汗衫兒哩。」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：「平白教我借，他又不與。迎春倒說拿去，如意兒攔住了不肯。」春梅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！怎的這等生分？大白日里借不出個乾燈盞來。借個棒槌使使兒，就不肯與將來，替娘洗了這裏腳，教拿甚麼捶？秋菊，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。」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腳，忽然聽得，又因懷著仇恨，尋不著頭由兒，便罵道：「賊淫婦怎的不與？你自家問他要去，不與，罵那淫婦不妨事。」這春梅一衝性子，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，說道：「那個是外人也怎的？棒槌借使使就不與。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！」如意兒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！放著棒槌拿去使不是，誰在這裡把住？就怒說起來。大娘吩咐，趁韓媽在這裡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綢褲

子來。秋菊來要，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捶兩下兒著，就架上許多誑，說不與來？早是迎春姐聽著。」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！死了你家主子，如今這屋裡就是你？你爹身上衣服不著你恁個人兒拴束，誰應的上他那心！俺這些老婆死絕了，教你替他漿洗衣服？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，我好耐驚耐怕兒！」如意兒道：「五娘怎的說這話？大娘不吩咐，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？」金蓮道：「賊歪刺骨，雌漢的淫婦，還強說甚麼嘴！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？討披襖兒穿是誰來？你背地乾的那繭兒，你說我不知道？就偷出肚子來，我也不怕！」如意道：「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，俺每到的那些兒！」這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心頭火起，粉面通紅，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，只用手摳他腹。虧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。金蓮罵道：「沒廉恥的淫婦，嘲漢的淫婦！俺每這裡還閑的聲喚，你來雌

漢子，你在這屋裡是甚麼人？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，我也不怕你！」那如意兒一壁哭著，一壁輓頭髮，說道：「俺每後來，也不知甚麼來旺兒媳婦子，只知在爹家做奶子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做奶子，行你那奶子的事，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，成起精兒來？老娘成年拿雁，教你弄鬼兒去了！」

正罵著，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，說道：「六姐，我請你後邊下棋，你怎的不去，卻在這裡亂些甚麼？」一把手拉到他房裡坐下，說道：「你告我說，因為什麼起來？」這金蓮消了回氣，春梅遞上茶來，喝了些茶，便道：「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，茶也拿不起來。我在屋裡正描鞋，你使小鸞來請我，我說且躺躺兒去。歪在床上也未睡著，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捶裙子。我說你就帶著把我的

裏腳捶捶出來。半日只聽的亂起來，卻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，他不與，把棒槌匹手奪下了，說道：「前日拿個去不見了，又來要！如今緊等著與爹捶衣服哩！」教我心裡就惱起來，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：「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，俺每手裡教你降伏！你是這屋裡什麼兒？壓折轎竿兒娶你來？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！」我就隨跟了去，他還嘴裡必里剝刺的，教我一頓捲罵。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著我，我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口裡肉也掏出他的來！大姐姐也有些不是，想著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折兒？教我和他為冤結仇，落後一染膿帶還垛在我身上，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。如今這個老婆，又是這般慣他，慣的恁沒張倒置的。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，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？俺每眼裡是放不下沙子的人。有那沒廉恥的貨，人也不知死的那裡去了，還在那屋裡纏。但往那裡回來，就望著他那影

作個揖，口裡一似嚼蛆的，不知說些甚麼。到晚夕要茶吃，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，又替他蓋被兒，兩個就弄將起來。就是個久慣的淫婦！只該丫頭遞茶，許你去撐頭獲腦雌漢子？為什麼問他要披襖兒，沒廉恥的便連忙鋪里拿了綢段來，替他裁披襖兒？你還沒見哩：斷七那日，他爹進屋裡燒紙去，見丫頭、老婆在炕上搗子兒，就不說一聲兒，反說道：『這供養的匾食和酒，也不要收到後邊去，你每吃了罷。』這等縱容著他。這淫婦還說：『爹來不來？俺每好等的。』不想我兩三步又進去，唬得他眼張失道，就不言語了。什麼好老婆？一個賊活人妻淫婦，就這等餓眼見瓜皮，不管好歹的都收攬下。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。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。前日漢子抱著孩子，沒在門首打探兒？還瞞著人搗鬼，張眼溜睛的。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，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！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裝啞的，人但開

口，就說不是了。」那玉樓聽了，只是笑。因說：「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？」金蓮道：「南京沈萬三，北京枯柳樹。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怎麼不曉得？雪裡埋死屍——自然消將出來。」玉樓道：「原說這老婆沒漢子，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？」金蓮道：「天下著風兒晴不的，人不著謊兒成不的！他不攏瞞著，你家肯要他！想著一來時，餓答的個臉，黃皮寡瘦的，乞乞縮縮那個腔兒！吃了這二年飽飯，就生事兒，雌起漢子來了。你如今不禁下他來，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。一時捅出個孩子，當誰的？」玉樓笑道：「你這六丫頭，到且是有權屬。」說畢，坐了一回，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。正是：

三光有影遺誰系？萬事無根只自生。

話休饒舌，有日後晌時分，西門慶來到清河縣。吩咐賁四、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，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，看著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，方纔騎馬來家。進入後廳，吳月娘接著，舀水淨面畢，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，滿爐焚香，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。月娘便問：「你為什麼許願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休說起，我拾得性命來家。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剛過黃河，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，遭遇大風，沙石迷目，通行不得。天色又晚，百裡不見人，眾人都慌了。況馱垛又多，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？比及投到個古寺中，和尚又窮，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兒，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。次日風住，方纔起身，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。前日雖熱，天還好些。這遭又是寒冷天氣，又耽許多驚怕。幸得平地還罷了，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？我在路上就許了願心，到臘月初一日，宰豬羊祭賽天地。」月娘又問：「你頭裡怎不來家，卻往衙門

裡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夏龍溪已升做指揮直駕，不得來了。新升是匠作監何太監侄兒何千戶——名永壽，貼刑，不上二十歲，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，任事兒不知道。他太監再三央及我，凡事看顧教導他。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，他知道甚麼？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——也是我作成他——要了夏龍溪那房子，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，他的家眷才搬來。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，他又使了銀子，央當朝林真人分上，對堂上朱太尉說，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。朱太尉來對老爺說，把老爺難的要不得。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，把我撐在空地里去了。去時親家好不怪我，說我幹事不謹密。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。一月娘道：「不是我說，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，有不的些事兒，告這個說一場，告那個說一場，恰似逞強賣富的。正是有心算無心，不備怎提備？人家悄悄乾的事兒停

停妥妥，你還不知道哩！」西門慶又說：「夏大人臨來，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，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，就一事兒去罷。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。常言道：『逢人且說三分清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』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，休說世人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玳安來說：「賁四問爹，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他吃了飯去。」玳安應諾去了。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、潘金蓮、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，問話兒，陪坐的。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，還有李瓶兒在，一面走到他房內，與他靈床作揖，因落了幾點眼淚。如意兒、迎春、繡春都向前磕頭。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，擺飯吃了，一面吩咐拿出四兩銀子，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，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。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、半

腔羊、四十斤白麵、一包白米、一壇酒、兩腿火熏、兩隻鵝、十隻雞，又並許多油鹽醬醋之類，與何千戶送下程。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裡答應。

正在廳上打點，忽琴童兒進來說道：「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。」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、伯爵來。二人連連作揖，道其風霜辛苦。西門慶亦道：「蒙二公早晚看家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早起來時，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。俺房下就先說：『只怕大官人來家了，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？』我便說：『哥從十二日起身，到今還未上半個月，怎能來得快？』房下說：『來不來，你看看去！』教我穿衣裳到宅里，不想哥真個來家了。恭喜恭喜！」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臺上，便問道：「送誰家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新同僚何大人，一路同來，家小還未到。今在衙門中權住，送份下程與他。」

又發東明日請他吃接風酒，再沒人，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。一伯爵道：「又一件：吳大舅與哥是官，溫老先生戴著方巾，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！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，我惹他不笑話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等把我買的緞子忠靖巾借與你戴著，等他問你，只說是我的大兒子，好不好？」說畢，眾人笑了。伯爵道：「說正經話，我頭八寸三，又戴不得你的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也是八寸三分，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不要借與他，他到明日借慣了，往禮部當官身去，又來纏你。」溫秀才笑道：「老先生好說，連我也扯下水去了。」少頃，拿上茶來吃了。溫秀才問：「夏公已是京任，不來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已做堂尊了，直掌鹵簿，穿麟服，使藤棍，如此華任，又來做甚麼！」須臾，看寫了帖子，抬下程出門，教玳安送去了。西門慶就拉溫秀才、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。又使

琴童往院里叫吳惠、鄭春、邵奉、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。

不一時，放桌兒陪二人吃酒。西門慶吩咐：「再取雙鐘箸兒，請你姐夫來坐坐。」良久，陳敬濟走來，作揖，打橫坐下。四人圍爐把酒來斟，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的心好，一福能壓百禍，就有小人，一時自然都消散了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。休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，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家中沒甚事？」敬濟道：「家中無事。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裡差人來問了兩遭，昨日還來問，我回說還沒來家哩。」

正說著，忽有平安來報：「衙門令史和眾節級來稟事。」

「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，令他進見。二人跪下：「請問老爹幾時上任？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。」令史道：「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，如今老爹轉正，何老爹新到任，兩事並舉，比舊不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。」二人應喏下去。西門慶又叫回來吩咐：「上任日期，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。」二人道：「何老爹擇定二十六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每伺候就是了。」二人去了。就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。西門慶留坐不肯，吃茶起身去了。西門慶進來，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。西門慶往月娘房裡歇了一宿。

到次日，家中置酒，與何千戶接風。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，對王三官說了，具個柬帖兒來請。西門慶這裡買了一副豕蹄、兩尾鮮魚、兩隻燒鴨、一壇南酒，差玳安送

去，與太太補生日之禮。他那裡賞了玳安三錢銀子，不在話下。正廳上設下酒，錦屏耀目，桌椅鮮明。吳大舅、應伯爵、溫秀才都來的早，西門慶陪坐吃茶，使人邀請何千戶。不一時，小優兒上來磕頭。伯爵便問：「哥，今日怎的不叫李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不來我家來，我沒的請他去！」

正說話，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：「帥府周爺來拜，下馬了。」吳大舅、溫秀才、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。西門慶冠帶出來，迎至廳上，敘禮畢，道及轉升恭喜之事。西門慶又謝他人馬。於是分賓主而坐。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，西門慶一一說了。周守備道：「龍溪不來，一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取也待出月。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著哩。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，也是我替他主張的。」守備道：「這等更妙。」因見堂中擺設桌席，問道：「今日

所延甚客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聊具一酌，與何大人接風。同僚之間，不好意思。」二人吃了茶，周守備起身，說道：「容日合衛列位，與二公奉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敢動勞，多承先施。」一作揖出門，上馬而去。西門慶回來，脫了衣服，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。何千戶到午後方來，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，各敘寒溫。茶湯換罷，各寬衣服。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，酒筵齊整。四個小優銀箏象板，玉阮琵琶，遞酒上坐。直飲至起更時分，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。吳大舅、應伯爵、溫秀才也辭回去了。

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，吩咐收了家伙，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。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，復整新妝，薰香澡牝，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，滿面笑容，向前替他脫衣解帶，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，打發上床歇宿。端的被窩中相挨素體，枕

席上緊貼酥胸，婦人雲雨之際，百媚俱生。西門慶抽拽之後，靈犀已透，睡不著，枕上把離言深講。交接後，淫情未足，又從下替他品簫。這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，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，久曠幽懷，淫情似火，得到身，恨不得鑽入他腹中。將那話品弄了一夜，再不離口。西門慶要下床溺尿，婦人還不放，說道：「我的親親，你有多少尿，溺在奴口裡，替你咽了罷，省的冷呵呵的，熱身子下去凍著，倒值了多的。」西門慶聽了，越發歡喜無已，叫道：「乖乖兒，誰似你這般疼我！」於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。婦人用口接著，慢慢一口一口都咽了。西門慶問道：「好吃不好吃？」金蓮道：「略有些鹹味兒。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香茶在我白綾襖內，你自家拿。」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，掏摸了幾個放在口內，才罷。正是：

侍臣不及相如渴，特賜金莖露一杯。

看官聽說：大抵妾婦之道，鼓惑其夫，無所不至，雖屈身忍辱，殆不為恥。若夫正室之妻，光明正大，豈肯為也！是夜，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。

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，吃公宴酒，兩院樂工動樂承應。午後才回家，排軍隨即抬了桌席來。王三官那裡又差人早來邀請。西門慶才收拾出來，左右來報：「工部安老爹來拜。」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。安郎中食寺丞的俸，系金鑲帶，穿白鷗補子，跟著許多官吏，滿面笑容，相攜到廳敘禮，彼此道及恭賀，分賓主坐下。安郎中道：「學生差人來問幾次，說四泉還未回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。京中要等見朝引奏，才起身回來。」須臾，茶湯吃罷，安郎中方說：

「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：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，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，來上京朝覲，前日有書來，早晚便到。學生與宋松泉、錢雲野、黃泰宇四人作東，欲借府上設席請他，未知允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尊命，豈敢有違。約定幾時？」安郎中道：「在二十七日。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，煩盛使一辦，足見厚愛矣。」說畢，又上了一道茶，作辭，起身上馬，喝道而去。

西門慶即出門，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。到門首，先投了拜帖。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，至廳上敘禮。大廳正面欽賜牌額，金字題曰「世忠堂」，兩邊門對寫著「喬木風霜古，山河〔石帶〕礪新」。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，尊西門慶上坐，他便傍設一椅相陪。須臾，奉上茶來，交手遞了茶，左右收了去。彼此扳了些說話，然後安排酒筵遞酒。原來王三官

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。西門慶道：「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。」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。少頃，出來說道：「請老爹後邊見罷。」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。西門慶道：「賢契，你先導引。」於是逕入中堂。林氏又早戴著滿頭珠翠，身穿大紅通袖袍兒，腰系金鑲碧玉帶，下著玄錦百花裙，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。西門慶一面施禮：「請太太轉上。」林氏道：「大人是客，請轉上。」讓了半日，兩個人平磕頭，林氏道：「小兒不識好歹，前日沖瀆大人。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，知感不盡。今日備了一杯水酒，請大人過來，老身磕個頭兒謝謝。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？使我老身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敢。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，誤了與老太太拜壽。些須薄禮，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。」因見文嫂兒在旁，便道：「老文，你取副盞兒來，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。」一面呼玳安上來。原來西門慶氎包內，預備著一

套遍地金時樣衣服，放在盤內獻上。林氏一見，金彩奪目，滿心歡喜。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台。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。林氏道：「你叫他進來做甚麼？在外答應罷了。」當下，西門慶把盞畢，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。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，西門慶才待還下禮去，林氏便道：「大人請起，受他一禮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敢，豈有此禮？」林氏道：「好大人，怎這般說！你恁大職級，做不起他個父親！小兒自幼失學，不曾跟著好人。若是大人肯垂愛，凡事指教他為個好人，今日我跟前，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。但有不是處，一任大人教誨，老身並不護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太太雖故說得是，但令郎賢契，賦性也聰明，如今年少，為小試行道之端，往後自然心地開闊，改過遷善。老太太倒不必介意。」當下教西門慶轉上，王三官把盞，遞了三鐘酒，受其四拜之禮。遞畢，西門慶亦轉下與林

氏作揖謝禮，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。自此以後，王三官見著西門慶以父稱之。正是：常將壓善欺良意，權作尤雲殢雨心。復有詩以嘆之：

從來男女不通酬，賣俏營姦真可羞。三官不解其中意，饒貼親娘還磕頭。

遞畢酒，林氏吩咐王三官：「請大人前邊坐，寬衣服。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。不一時，安席坐下。小優彈唱起來，廚役上來割道，玳安拿賞賜伺候。當下食割五道，歌吟二套，秉燭上來，西門慶起身告辭。王三官再三款留，又邀到他書院中。獨獨的三間小軒裡面，花竹掩映，文物瀟灑。正面懸著一個金粉箋扁，曰「三泉詩舫」，四壁掛四軸古畫。西門慶便問：「三泉是何人？」王三官只顧隱避，不敢

回答。半日才說：「是兒子的賤號。」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。抬過高壺來，又投壺飲酒。四個小優兒在旁彈唱。林氏後邊只顧打發添換菜蔬果碟兒上來。

吃到二更時分，西門慶已帶半酣，方纔起身，賞了小優兒並廚役，作辭回家。到家逕往金蓮房中。原來婦人還沒睡，才摘去冠兒，輓著雲髻，淡妝濃抹，正在房內茶烹玉蕊，香裊金猊等待。見西門慶進來，歡喜無限。忙向前接了衣裳，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。西門慶吃了，然後春梅脫靴解帶，打發上床。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，換了睡鞋，上床並頭交股而寢。西門慶將一隻胳膊與婦人枕著，摟在懷中，猶如軟玉溫香一般，兩個酥胸相貼，臉兒廝搵，嗚啞其舌。不一時，甜睡融心，靈犀春透。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。西門慶因問道：「我的兒，我不在家，你想我

不想？」婦人道：「你去了這半個來月，奴那刻兒放下心来！晚間夜又長，獨自一個偏睡不著。隨問怎的暖床暖鋪，只是害冷。腿兒觸冷伸不開，只得忍酸兒縮著，白盼不到，枕邊眼淚不知流了多少。落後春梅小肉兒見我短嘆長吁，晚間逗著我下棋，坐到起更時分，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。我的哥哥，奴心便是如此，不知你的心兒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怪油嘴，這一家雖是有他們，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。」婦人道：「罷麼，你還哄我哩！你那吃著碗里看著鍋里的心兒，你說我不知道？想著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，把我來就不理了。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，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。今日都往那裡去了？止是奴老實的還在。你就是那風裡楊花，滾上滾下，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歪刺骨來了。他隨問怎的，只是奶子，見放著他漢子，是個活人妻。不爭你要了他，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。你為官為

宦，傳出去好聽？你看這賊淫婦，前日你去了，同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槌，和我大嚷大鬧，通不讓我一句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罷麼，我的兒，他隨問怎的，只是個手下人。他那裡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？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，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。」婦人道：「耶嚶，說的倒好聽！沒了李瓶兒，他就頂了窩兒。學你對他說：『你若伏侍的好，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。』你真個有這個話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休胡猜疑，我那裡有此話！你寬恕他，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也不要他陪不是，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裡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那邊睡，非為別的，因越不過李大姐情，在那邊守守靈兒，誰和他有私鹽私醋！」婦人道：「我不信你這撫溜子。人也死了一百日來，還守什麼靈？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，屬米倉的，上半夜搖鈴，下半夜丫頭聽的好梆聲。」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，撚過脖子來親了

個嘴，說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有這些張致的！」於是令他弔過身子去，隔山討火，那話自後插入牝中，接抱其股，竭力扇礮的連聲響亮。一面令婦人呼叫大東大西，問道：「你怕我不怕？再敢管著！」婦人道：「怪奴才，不管著你好上天也！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，到明日，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。他若問你要東西，須對我說，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。若不依，我打聽出來，看我嚷不嚷！我就擯兌了這淫婦，也不差甚麼兒。又相李瓶兒來頭，教你哄了，險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。你這爛桃行貨子，豆芽菜——有甚正條捆兒也怎的？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。」說的西門慶笑了。當下兩個滯雨尤雲，纏到三更方歇。正是：

帶雨籠煙世所稀，妖嬈身勢似難支。終宵故把芳心訴，留得東風不放歸。

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，婦人淫情未足，便不住手捏弄那話，登時把塵柄捏弄起來，叫道：「親達達，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。」一面爬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，接著他脖子只顧揉搓，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，扳的緊緊的，他便在上極力抽提，一面爬伏在他身上揉一回，那話漸沒至根，餘者被托子所阻，不能入。婦人便道：「我的達達，等我白日里替你作一條白綾帶子，你把和尚與你的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，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。等睡時，你扎他在根子上，卻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裡，拴的緊緊的，又柔軟，又得全放進，卻不強如這托子硬硬的，格的人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做下，藥在磁盒兒內，你自家裝上就是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黑夜好歹來，咱兩個試試看好不好？」於是，兩個玩耍一番。

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，問春梅：「爹起身不曾？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。又抬了兩壇酒、四盆花樹進來。」春梅道：「爹還沒起身，教他等等兒。」玳安道：「他好少近路兒，還要趕新河口闌上回話哩。」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，隔窗叫玳安問了話，拿帖兒進去，拆開看，上寫道：

奉去分資四封，共八兩。惟少塘桌席，餘者散酌而已。仰冀從者留神，足見厚愛之至。外具時花四盆，以供清玩；浙酒二樽，少助待客之需。希莞納，幸甚。

西門慶看了，一面起身，且不梳頭，戴著氈巾，穿著絨氈衣走出廳上，令安老爹人進見。遞上分資。西門慶見四盆花草：一盆紅梅、一盆白梅、一盆茉莉、一盆辛夷，兩壇南酒，滿心歡喜。連忙收了。發了回帖，賞了來人五錢銀子，

因問：「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？用戲子不用？」來人道：「都早來。戲子用海鹽的。」說畢，打發去了。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抬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，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，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。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，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。

按下一頭。卻說應伯爵在家，拿了五個箋帖，教應保捧著盒兒，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。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，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。剛出門轉過街口，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：「二爹請回來！」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，立住了腳。李銘走到跟前，問道：「二爹往那裡去？」伯爵道：「我到溫師父那裡有些事兒去。」李銘道：「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。」只見後邊一個閑漢，掇著盒兒，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。李銘連忙磕了個頭，把盒兒掇進來放下，揭開

卻是燒鴨二只、老酒二瓶，說道：「小人沒甚，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。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。」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。伯爵一把手拉起來，說道：「傻孩兒，你有話只管說，怎的買禮來？」李銘道：「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，答應這幾年，如今爹到看顧別人，不用小的了。就是桂姐那邊的事，各門各戶，小的實不知道。如今爹因怪那邊，連小的也怪了。這負屈銜冤，沒處伸訴，逕來告二爹。二爹到宅內見爹，千萬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。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，不乾小的事。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，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。」李銘道：「小的沒曾去。」伯爵道：「噴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，叫了吳惠、鄭春、邵奉、左順在那裡答應，我說怎的不見你。我問你爹，你爹說：『他沒來，我沒的請他去！』」傻孩兒，你還不走跳些兒還好？你與誰賭氣？」李銘道：「爹

宅內不呼喚，小的怎的好去？前日他每四個在那裡答應，今日三娘上壽，安官兒早晨又叫了兩名去了；明日老爹擺酒，又是他們四個。倒沒小的，小的心裡怎麼有個不急的！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，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。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，你央及我這些事兒，我不替你說？你依著我，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。你是那裡錢兒，我受你的！你如今就跟我去，等我慢慢和你爹說。」李銘道：「二爹不收此禮，小的也不敢去了。雖然二爹不希罕，也盡小的一點窮心。」再三央告，伯爵把禮收了。討出三十文錢，打發拿盒人回去。於是同出門，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里。進到書院門首，搖的門環兒響，說道：「葵軒老先生在家麼？」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，忙應道：「請裡面坐。」畫童開門，伯爵在明間內坐的。溫秀才即出來相見，敘禮讓坐，說道：「老翁起來的

早，往那裡去來？」伯爵道：「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。如此這般，二十八日小兒滿月，請宅內他娘們坐坐。」溫秀才道：「帖在那裡？將來學生寫。」伯爵即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，遞過去。溫秀才拿到房內，才寫得兩個，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：「溫師父，再寫兩個帖兒——大娘的名字，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。頭裡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，打發去了不曾？」溫秀才道：「你姐夫看著，打發去這半日了。」棋童道：「溫師父寫了這兩個，還再寫上四個，請黃四孀、傅大娘、韓大孀和甘伙計娘子的，我使來安兒來取。」不一時打發去了。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，伯爵問：「你爹在家裡，是衙門中去了？」來安道：「爹今日沒往衙門裡去，在廳上看收禮哩。」溫秀才道：「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。」伯爵問起那王宅，溫秀才道：「是招宣府中。」伯爵就知其故。良久，來安等了

帖兒去，方纔與伯爵寫完。伯爵即帶了李銘過這邊來。

西門慶蓬著頭，只在廳上收禮，打發回帖，旁邊排擺桌面。見伯爵來，唱喏讓坐。伯爵謝前日厚情，因問：「哥定這桌席做什麼？」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，請蔡知府之事，告他說了一遍。伯爵道：「明日是戲子是小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叫了一起海鹽子弟，我這裡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應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那四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吳惠、邵奉、鄭春、左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怎的不用李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已有了高枝兒，又稀罕我這裡做什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哥怎的說這個話？你喚他，他才敢來。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。但是各人勾當，不乾他事。三孀那邊幹事，他怎的曉得？你到休要屈了他。他今早到我那裡，哭哭啼啼告訴我：『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，只小的答應該幾年，今日有了別

人，到沒小的。」他再三賭身罰咒，並不知他三孀那邊一字兒。你若惱他，卻不難為他了。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？你若動動意兒，他怎的禁得起！」便教李銘：「你過來，親自告訴你爹。你只顧躲著怎的？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。」

那李銘站在榻子邊，低頭斂足，就似僻廳鬼兒一般看著二人說話。聽得伯爵叫他，連忙走進去，跪著地下，只顧磕頭，說道：「爹再訪，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，小的車碾馬踏，遭官刑揲死。爹從前已往，天高地厚之恩，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。不爭今日惱小的，惹的同行入恥笑，他也欺負小的，小的再向那裡尋個主兒？」說畢，號淘痛哭，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。伯爵在旁道：「罷麼，哥也是看他一場。大人不見小人之過，休說沒他不是，就是他不是處，他既如此，你也將就可恕他罷。」又叫李銘：「你過

來，自古穿青衣抱黑柱，你爹既說開，就不惱你了，你往後也要謹慎些。」李銘道：「二爹說的是，知過必改，往後知道了。」西門慶沉吟半晌，便道：「既你二爹再三說，我不惱你了，起來答應罷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還不快磕頭哩！」那李銘連忙磕個頭，立在旁邊。伯爵方纔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，遞與西門慶道：「二十八日小兒彌月，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。」西門慶看畢，教來安兒：「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。——管情後日去不成。實和你說，明日是你三娘生日，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，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，如何去的成？」伯爵道：「哥殺人哩！嫂子不去，滿園中果子兒，再靠著誰哩！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。」少頃，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：「大娘說，多上覆，知道了。」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，笑了道：「哥，你就哄我起來。若是嫂子不去，我就把頭磕爛了，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。」西

門慶教伯爵：「你且休去，等我梳起頭來，咱每吃飯。」說畢，入後邊去了。

這伯爵便向李銘道：「如何？剛纔不是我這般說著，他甚是惱你。他有錢的性兒，隨他說幾句罷了。常言：嗔拳不打笑面。如今時年，尚個奉承的。拿著大本錢做買賣，還帶三分和氣。你若撐硬船兒，誰理你！全要隨機應變，似水兒活，才得轉出錢來。你若撞東牆，別人吃飯飽了，你還忍餓。你答應他幾年，還不知他性兒？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，兩當一：就與三娘做生日，就與他陪了禮兒來，一天事都了了。」李銘道：「二爹說的是。小的到家，過去就對三媽說。」說著，只見來安兒放桌兒，說道：「應二爹請坐，爹就出來。」

不一時，西門慶梳洗出來，陪伯爵坐的，問他：「你連日不見老孫、祝麻子？」伯爵道：「我令他來，他知道哥惱他。我便說：『還是哥十分情分，看上顧下，那日蝨蟲螞炸一例撲了去，你敢怎樣的！』他每發下誓，再不和王家小廝走。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？他每也不知道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他如此這般，置了一席大酒請我，拜認我做乾老子，吃到二更來了。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？只不乾礙著我的事，隨他去，我管他怎的？我不真是他老子，管他不成！」伯爵道：「哥這話說絕了。他兩個，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，解釋解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他只顧來，平白服甚禮？」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，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。西門慶吃粥，伯爵用飯。吃畢，西門慶問：「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？」來安道：「來了這一日了。」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。一個韓佐，一個邵謙，向前來磕了頭，下邊吃飯去

了。

良久，伯爵起身，說道：「我去罷，家裡不知怎樣等著我哩。小人家兒幹事最苦，從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，那些兒不要買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幹了事，晚間來坐坐，與你三娘上壽，磕個頭兒，也是你的孝順。」伯爵道：「這個一定來，還教房下送人情來。」說畢，一直去了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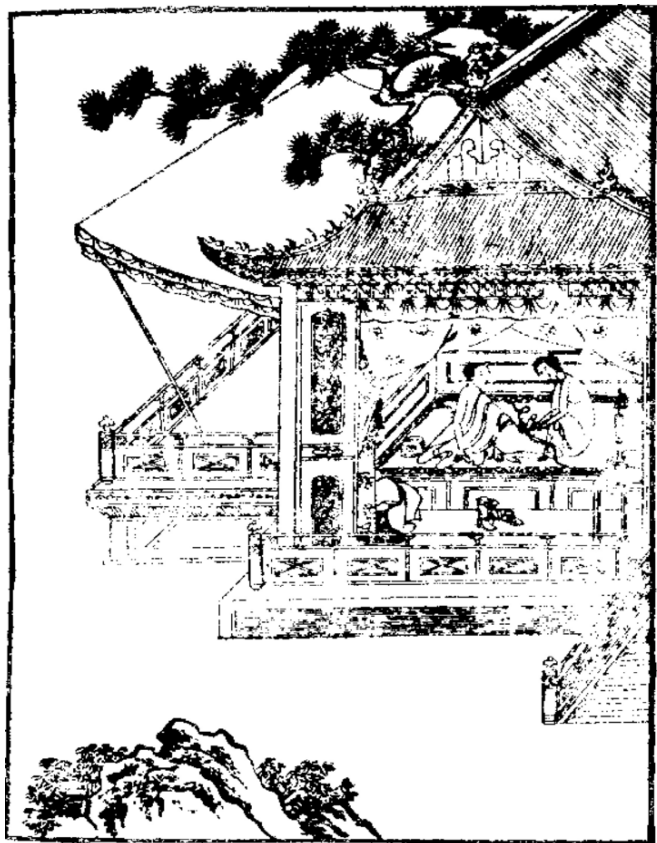
酒深情不厭，知己話偏長。莫負相欽重，明朝到草堂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三回

潘金蓮不情憶吹簫





西門慶

西門慶新試白綾帶

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

試白綾帶

詞曰：

喚多情，憶多情，誰把多情喚我名？喚名人可憎。

為多情，轉多情，死向多情心不平。休教情重輕。

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。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著，看泥水匠打地炕。牆外燒火，安放花草，庶不至煤煙熏觸。忽見平安拿進帖兒，稟說：「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。」一盒內封著五封分資：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張團練、劉薛二內相，每人

五星，粗帕二方，奉引賀敬。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，拿回帖打發去了。

且說那日，楊姑娘與吳大妗子、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，然後薛姑子、大師父、王姑子，並兩個小姑子妙趣、妙鳳，並鬱大姐，都買了盒兒來，與玉樓做生日。月娘在上房擺茶，眾姊妹都在一處陪侍。須臾吃了茶，各人取便坐了。

潘金蓮想著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，即便走到房裡，拿過針線匣，揀一條白綾兒，將磁盒內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，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細法，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。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，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。這婦人連忙收過，一面陪他坐的。薛姑子見左右無人，便悄悄遞與他，說道：「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，到晚夕

與官人在一處，管情一度就成胎氣。你看後邊大菩薩，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，今已有了半肚子了。我還說個法兒與你：縫個錦香囊，我書道硃砂符兒安在裡面，帶在身邊，管情就是男胎，好不准驗。——這婦人聽了，滿心歡喜，一面接了符藥，藏在箱內。拿過歷日來看，二十九日是壬子日。於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，說：「這個不當什麼，拿到家買菜吃。等坐胎之時，我尋匹絹與你做衣穿。」薛姑子道：「菩薩快休計較，我不象王和尚那樣利心重。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，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，好不和我嚷鬧，到處拿言語喪我。我的爺，隨他墮業，我不與他爭執。我只替人家行好事，救人苦難。」婦人道：「薛爺，你只行你的事，各人心地不同。我這勾當，你也休和他說。」薛姑子道：「法不傳六耳，我肯和他說！去年為後邊大菩薩喜事，他還說我背地得多少錢，撇了一半與他才罷了。一個僧家，戒行也不知，

利心又重，得了十方施主錢糧，不修功果，到明日死後，披毛戴角還不起。」說了回話，婦人教春梅：「看茶與薛爺吃。」那姑子吃了茶，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靈，方歸後邊來。

約後晌時分，月娘放桌兒炕屋裡，請眾堂客並三個姑子坐的。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，鋪著火盆擺下案酒，與孟玉樓上壽。不一時，瓊漿滿泛，玉罌高擎，孟玉樓打扮的粉妝玉琢，先與西門慶遞了酒，然後與眾姊妹敘禮，安席而坐。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，行畢禮，就在旁邊坐下。廚下壽麵點心添換，一齊拿上來。眾人才吃酒，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：「應保送人情來了。」西門慶叫月娘收了，就教來安：「送應二娘帖兒去，就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。我曉的他娘子兒，明日也是不來，請你二爹來坐坐罷，改日回人

情與他就是了。」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。西門慶坐在上面，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，今日妻妾五個，只少了他，由不得心中痛酸，眼中落淚。

不一時，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了。月娘吩咐：「你會唱『比翼成連理』不會？」韓佐道：「小的記得。」才待拿起樂器來彈唱，被西門慶叫近前，吩咐：「你唱一套『憶吹簫』我聽罷。」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《集賢賓》「憶吹簫，玉人何處也。」唱了一回，唱到「他為我褪湘裙杜鵑花上血」，潘金蓮見唱此詞，就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。及唱到此句，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，這點兒那點兒羞他，說道：「孩兒，那裡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著——你怎的醜的沒對兒！一個後婚老婆，又不是女兒，那裡討『杜鵑花上血』來？好個沒羞的行貨子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，聽唱罷

麼，我那裡曉得什麼。單管胡枝扯葉的。」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：「一個相府內懷春女，忽刺八拋去也。我怎肯恁隨邪，又去把牆花亂折！」那西門慶只顧低著頭留心細聽。須臾唱畢，這潘金蓮就不憤他，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。月娘有些看不上，便道：「六姐，你也耐煩，兩個只顧強什麼？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在屋裡，冷清清的，沒個人兒陪他，你每著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，我就來。」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住房裡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見來安來說：「應二娘帖兒送到了。二爹來了，大舅便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。」因對月娘說：「你吩咐廚下拿菜出來，我前邊陪他坐去。」又叫李銘：「你往前邊唱罷。」李銘即跟著西門慶出來，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。又謝他人情：「明日請令正好歹來走

走。」伯爵道：「他怕不得來，家下沒人。」良久，溫秀才到，作揖坐下。伯爵舉手道：「早晨多有累老先生。」溫秀才道：「豈敢。」吳大舅也到了，相見讓位畢，一面琴童兒秉燭來，四人圍暖爐坐定。來安拿春盛案酒擺在桌上。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，罩著青緞五彩飛魚蟒衣，張牙舞爪，頭角崢嶸，揚須鼓鬣，金碧掩映，蟠在身上，唬了一跳，問：「哥，這衣服是那裡的？」西門慶便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你每瞧瞧，猜是那裡的？」伯爵道：「俺每如何猜得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。我在他家吃酒，因害冷，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。這是飛魚，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，他不穿這件，就送我了。此是一個大分上。」伯爵極口誇道：「這花衣服，少說也值幾個錢兒。此是哥的先兆，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，愁沒玉帶蟒衣？何況飛魚！只怕穿過界兒去哩！」說著，琴童安放鐘箸，拿酒上

來。李銘在面前彈唱。伯爵道：「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酒兒才好，如何就吃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你既有孝順之心，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，說他怎的？」伯爵道：「磕頭到不打緊，只怕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，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。」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，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單管恁沒大小！」伯爵道：「有大小到不教孩兒們打了。」兩個戲說了一回，琴童拿將壽麵來，西門慶讓他三人吃。自己因在後邊吃了，就遞與李銘吃。那李銘吃了，又上來彈唱。伯爵叫吳大舅：「吩咐曲兒叫他唱。」大舅道：「不要索落他，隨他揀熟的唱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舅好聽《瓦盆兒》這一套。」一面令琴童斟上酒，李銘於是箏排雁柱，款定冰弦，唱了一套「叫人對景無言，終日減芳容」，下邊去了。只見來安上來稟說：「廚子家去，請問爹，明日叫幾名答應？」西門慶吩咐：「六名廚役、二名茶酒，酒筵

共五桌，俱要齊備。」來安應諾去了。吳大舅便問：「姐夫明日請甚麼人？」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。吳大舅道：「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裡吃酒，又好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說？」吳大舅道：「還是我修倉的事，要在大巡手裡題本，望姐夫明日說說，教他青目青目，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，就是姐夫情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不打緊。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，等我取便和他說。」大舅連忙下來打恭。伯爵道：「老舅，你老人家放心，你是個都根主子，不替你老人家說，再替誰說？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，一箭就上垛。」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，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，就吩咐：「明日俱早來伺候。」李銘等應諾去了。小廝收進家伙，上房內擠著一屋裡人，聽見前邊散了，都往那房裡去了。

卻說金蓮，只說往他屋裡去，慌的往外走不迭。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，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里，看著西門慶進入上房，悄悄走來窗下聽覷。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，說道：「五娘怎的不進去？」又問：「姥姥怎的不見？」金蓮道：「老行貨子，他害身上疼，往房裡睡去了。」良久，只聽月娘問道：「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？唱又不會唱，只一味『三弄梅花』。」玉樓道：「只你臨了教他唱『鴛鴦浦蓮開』，他才依了你唱。好兩個猾小王八子，不知叫什麼名字，一日在這裡只是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一個叫韓佐，一個叫邵謙。」月娘道：「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！一不防金蓮躡足潛蹤進去，立在暖炕兒背後，忽說道：『你問他？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叫他唱，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『憶吹簫』，支使的小王八子亂騰騰的，不知依那個的是。』玉樓『噉』了一聲，扭回頭看見是金蓮，便道：『

這個六丫頭，你在那裡來？猛可說出話來，倒唬我一跳。單愛行鬼路兒。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？」小玉道：「五娘在三娘背後，好少一回兒。」金蓮點著頭兒向西門慶道：「哥兒，你膿著些兒罷了。你那小見識兒，只說人不知道。他是甚『相府中懷春女』？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。什麼他為你『褪湘裙杜鵑花上血』，三個官唱兩個喏，誰見來？孫小官兒問朱吉，別的都罷了，這個我不敢許。可是你對人說的，自從他死了，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兒。沒了王屠，連毛吃豬！你日逐只吃屎哩？俺們便不是上數的，可不著你那心罷了。一個大姐姐這般當家立紀，也扶持不過你來，可兒只是他好。他死，你怎的不拉住他？當初沒他來時，你怎的過來？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。題起他來，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地的！拿別人當他，借汁兒下麵，也喜歡的你要不的。只他那屋裡水好吃麼？」月娘道：「好六

姐，常言道：好人不長壽，禍害一千年。自古鏃的不圓砍的圓。你我本等是遲貨，應不上他的心，隨他說去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咱不說他，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。只說人憤不過他。」那西門慶只是笑，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胡說了你，我在那裡說這個話來？」金蓮道：「還是請黃內官那日，你沒對著應二和溫蠻子說？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，就是當初有他在，也不怎麼的。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，和他做對兒就是了。賊沒廉恥撒根基的貨！」說的西門慶急了，跳起來，趕著拿靴腳踢他，那婦人奪門一溜煙跑了。

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，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，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。月娘見他醉了，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，要聽三個姑子宣捲。於是教小玉打個燈籠，送他前邊去。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，西門慶沒看見，逕走

過去。玉簫向金蓮道：「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裡去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醉了，快發訛，由他先睡，等我慢慢進去。」這玉簫便道：「娘，你等等，我取些果子兒捎與姥姥吃去。」於是走到床房內，拿些果子遞與婦人，婦人接的袖了，一直走到他前邊。只見小玉送了回來，說道：「五娘在那邊來？爹好不尋五娘。」

金蓮到房門首，不進去，悄悄向窗眼望里張覷，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，正摟著春梅做一處頑耍。恐怕攪擾他，連忙走到那邊屋裡，將果子交付秋菊。因問：「姥姥睡沒有？」秋菊道：「睡了一大回了。」金蓮囑咐他：「果子好生收在揀妝內。」又復往後邊來。只見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西門大姐、大妗子、楊姑娘，並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，坐了一屋裡人。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，當中放著一張炕桌

兒，炷了香，眾人都圍著他，聽他說佛法。只見金蓮笑掀帘子進來，月娘道：「你惹下禍來，他往屋裡尋你去了。你不打發他睡，如何又來了？我還愁他到屋裡要打你。」金蓮笑道：「你問他敢打我不敢？」月娘道：「你頭裡話出來的忒緊了，他有酒的人，一時激得惱了，不比你打狗不成？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，原來你到這等潑皮。」金蓮道：「他就惱，我也不怕他，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。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教唱，且東溝犁西溝耙，唱他的心事。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，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。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，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，我是看不上。」大妗子道：「你姐妹每亂了這一回，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。姑夫好好的進來坐著，怎的又出去了？」月娘道：「大妗子，你還不知道，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，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，今年就沒他，落了幾點眼淚，教小優兒唱了一套『憶吹簫』，玉

人兒何處也』。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，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。搶白的那個急了，趕著踢打，這賊就走了。」楊姑娘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隨官人教他唱罷了，又搶白他怎的？想必每常見姐姐每都全全兒的，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，漢子的心怎麼不慘切個兒。」孟玉樓道：「好奶奶，若是我每，誰嗔他唱！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里滋味，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，比古人那個不如他，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，又怎麼山盟海誓，你為我，我為你。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，只顧拿言語搶白他，整廝亂了這半日。」楊姑娘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原來這等聰明！」月娘道：「他什麼曲兒不知道！但題起頭兒，就知尾兒。象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，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。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，那一句兒唱的差了，又那一節兒稍了。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，就和他白搽白亂，必須搽惱了才罷。」孟玉樓在旁邊戲道：「姑奶奶

你不知，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，這般精靈古怪的。一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到替你爭氣，你到沒規矩起來了。」楊姑娘道：「姐姐，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。常言：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。一個熱突突人兒，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，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？」一金蓮道：「想怎不想，也有個常時兒。一般都是你的老婆，做什麼抬一個滅一個？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，他又不是婆婆，胡亂戴過斷七罷了，只顧戴幾時？」楊姑娘道：「姐姐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好快！斷七過了，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。」楊姑娘問：「幾時是百日？」月娘道：「早哩，臘月二十六日。」王姑子道：「少不的念個經兒。」月娘道：「挨年近節，念什麼經！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，每人一盞。

須臾吃畢。月娘洗手，向爐中炷了香，聽薛姑子講說佛法。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，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女子，轉世為東坡佛印的佛法。講說了良久方罷。只見玉樓房中蘭香，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果碟、茶食點心來，收了香爐，擺在桌上。又是一壺茶，與眾人陪三個師父吃了。然後又拿葷下飯來，打開一壇麻姑酒，眾人圍爐吃酒。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搶紅。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，玉簫在旁邊斟酒，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。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。玉樓道：「等我和你猜，你只顧贏他罷。」卻要金蓮拿出手來，不許褪在袖子里，又不許玉簫近前。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鐘。

金蓮坐不住，去了。到前邊叫了半日，角門才開，只見秋菊揉眼。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睡來？」秋菊道：「我

沒睡。」婦人道：「見睡起來，你哄我。你到自在，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。」因問：「你爹睡了？」秋菊道：「爹睡了這一日了。」婦人走到炕房裡，摟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烤火。婦人要茶吃，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。婦人道：「賊奴才，好乾淨手兒，我不吃這陳茶，熬的怪泛湯氣。你叫春梅來，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，多著些茶葉，頓的苦艷艷我吃。」秋菊道：「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，等我叫他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休叫他，且教他睡罷。」這秋菊不依，走在那邊屋裡，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。被他搖推醒了，道：「娘來了，要吃茶，你還不起來哩。」這春梅噉他一口，罵道：「見鬼的奴才，娘來了罷了，平白唬人刺刺的！」一面起來，慢條廝禮、撒腰拉褲走來見婦人，只顧倚著炕兒揉眼。婦人反罵秋菊：「恁奴才，你睡的甜甜兒的，把你叫醒了。」因叫他：「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，還不往

下扯扯哩。」又問：「你耳朵上墜子怎的只戴著一隻？」這春梅摸了摸，果然只有一隻。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，尋不見。良久，不想落在那腳踏板上，拾起來。婦人問：「在那裡來？」春梅道：「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，吃帳鉤子抓下來了，才在踏板上拾起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那等說著，他還只當叫起你來。」春梅道：「他說娘要茶吃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要吃口茶兒，嫌他那手不乾淨。」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，坐在火上，使他搗了些炭在火內，須臾就是茶湯。滌盞乾淨，濃濃的點上去，遞與婦人。婦人問春梅：「你爹睡下多大回了？」春梅道：「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。問娘來，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。」

這婦人吃了茶，因問春梅：「我頭裡袖了幾個果子和蜜餞，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，交付這奴才接進來，你收了？」

春梅道：「我沒見，他知道放在那裡？」婦人叫秋菊，問他果子在那裡，秋菊道：「我放在揀妝內哩。」走去取來，婦人數了數兒，少了一個柑子，問他那裡去了。秋菊道：「我拿進來就放在揀妝內，那個害饞癆、爛了口吃他不成！」婦人道：「賊奴才，還漲強嘴！你不偷，那去了？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，怎就少了一個？原來只孝順了你！」教春梅：「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。」春梅道：「那賸臉蛋子，倒沒的齷齪了我的手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與我拉過他來。」春梅用雙手推顛到婦人跟前。婦人用手擰著他腮頰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？你實實說了，我就不打你。不然，取馬鞭子來，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。我難道醉了？你偷吃了，一徑里鬼混我。」因問春梅：「我醉不醉？」那春梅道：「娘清省白醒，那討酒來？娘不信只掏他袖子，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里哩。」婦人於

是扯過他袖子來，用手去掏，秋菊慌用手撇著不教掏。春梅一面拉起手來，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。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，打了兩下嘴巴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諸般兒不會，象這說舌偷嘴吃偏會。真賊實犯拿住，你還賴那個？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，到明日清省白醒，和你算帳。」春梅道：「娘到明日，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，好生旋剝了，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，叫他忍疼也懼怕些。甚麼逗猴兒似湯那幾棍兒，他才不放在心上！」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脹腫的，谷都著嘴往廚下去了。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分兩半，又拿了個蘋婆石榴，遞與春梅，說道：「這個與你吃，把那個留與姥姥吃。」這春梅也不瞧，接過來似有如無，掠在抽屜內。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，春梅道：「娘不要分，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，留與姥姥吃罷。」以此婦人不分，都留下了。

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，叫春梅掇進坐桶來，澡了牝，又問春梅：「這咱天有多時分了？」春梅道：「睡了這半日，也有三更了。」婦人摘了頭面，走來那邊床房裡，見桌上銀燈已殘，從新剔了剔，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。於是解松羅帶，卸褪湘裙，上床鑽入被窩裡，與西門慶並枕而卧。

睡下不多時，向他腰間摸他那話。弄了一回，白不起。原來西門慶與春梅才行房不久，那話綿軟，急切捏弄不起來。這婦人酒在腹中，欲情如火，蹲身在被底，把那話用口吮咂。挑弄蛙口，吞裏龜頭，只顧往來不絕。西門慶猛然醒了，便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如何這咱才來？」婦人道：「俺每在後邊吃酒，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，鬱大姐唱著，俺每猜枚擲骰兒，又頑了這一日，被我把李嬌兒贏醉

了。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，俺到輸了好幾鐘酒。你倒是便宜，睡這一覺兒來好熬我，你看我依你不依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整治那帶子有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在褥子底下不是？」一面探手取出來，與西門慶看了，替他扎在麈柄根下，系在腰間，拴的緊緊的。又問：「你吃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吃了。」須臾，那話吃婦人一壁廂弄起來，只見奢稜跳腦，挺身直舒，比尋常更舒半寸有餘。婦人爬在身上，龜頭昂大，兩手扇著牝戶往裡放。須臾突入牝中，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，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，在上只顧揉搓，那話漸沒至根。婦人叫西門慶：「達達，你取我的柱腰子墊在你腰底下。」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，四摺疊起墊著腰，婦人在他身上馬伏著，那消幾揉，那話盡入。婦人道：「達達，你把手摸摸，都全放進去了，撐的裡頭滿滿兒的。你自在不自在？」西門慶用手摸摸，見盡沒至根，間不

容髮，止剩二卵在外，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。婦人道：「好急的慌，只是寒冷，咱不得拿燈兒照著乾，趕不上夏天好。」因問西門慶，說道：「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？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，又長出許多來。你不信，摸摸我小肚子，七八頂到奴心。」又道：「你摟著我，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睡，達達摟著。」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著，一面朦朧星眼，款抱香肩。睡不多時，怎禁那欲火燒身，芳心撩亂，於是兩手按著他肩膀，一舉一坐，抽徹至首，復送至根，叫：「親心肝，罷了，六兒的心了。」往來抽捲，又三百回。比及精泄，婦人口中只叫：「我的親達達，把腰扱緊了。」一面把奶頭教西門慶啣，不覺一陣昏迷，淫水溢下，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跳。登時四肢困軟，香雲撩亂。那話拽出來猶剛勁如故，婦人用帕搽之，說道：「我的達達，你不過卻怎麼的？」西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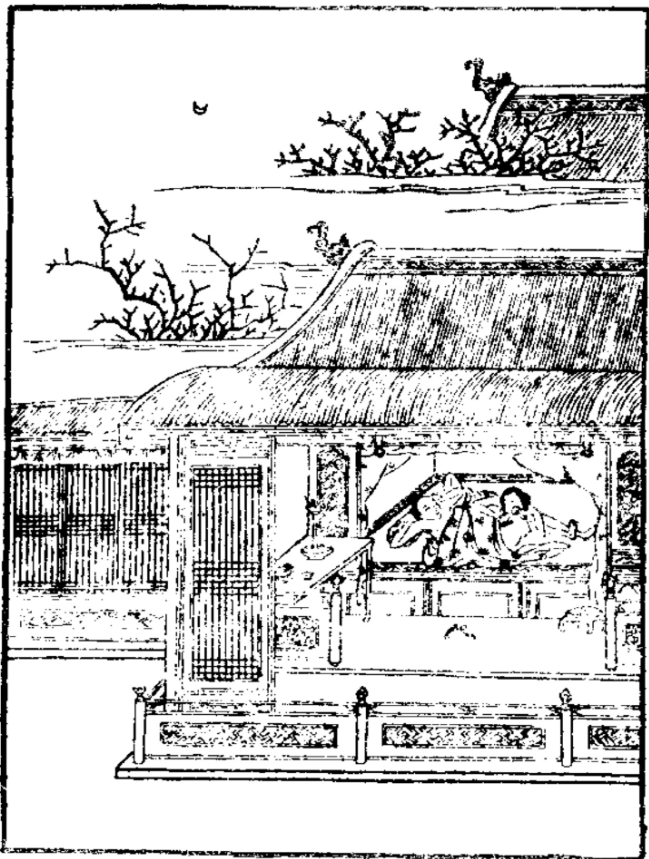
慶道：「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。」當下雲收雨散，兩個並肩交股，相與枕藉於床上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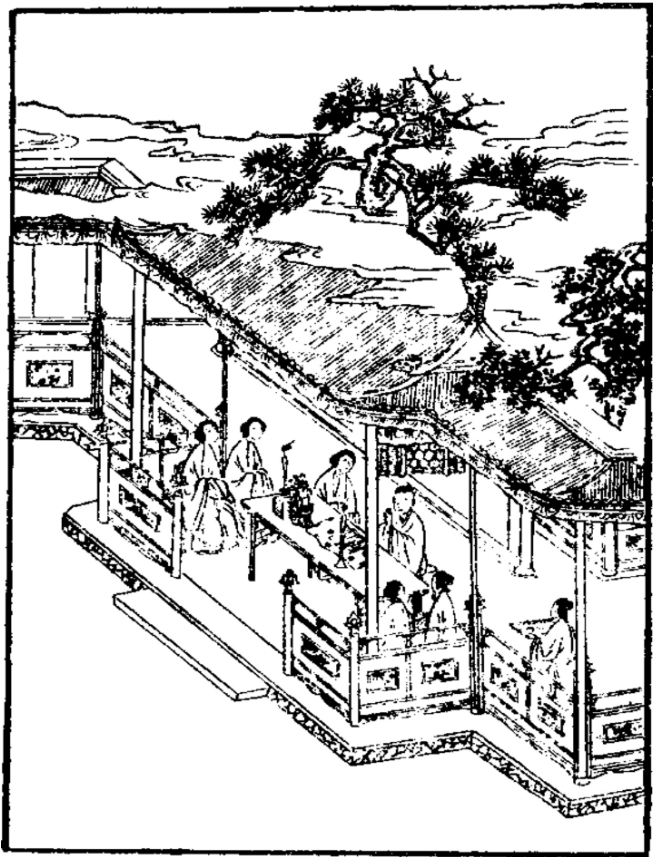
等閑試把銀缸照，一對天生連理人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四回

潘金蓮香腮假玉





金瓶梅

薛姑子佛口談經

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

談經

詩曰：

富貴如朝露，交游似聚沙。不如竹窗里，對捲自趺跏。

靜慮同聆偈，清神旋煮茶。惟憂曉雞唱，塵里事如麻。

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，一覺睡到天明。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一條棍相似，便道：「達達，你饒了我罷，我來不得了。待我替你哂哂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你若哂的過了，是你造化。」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，按著他一隻

腿，用口替他吮弄那話。吮夠一個時分，精還不過，這西門慶用手按著粉頂，往來只顧沒棱露腦搖撼，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。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，殘脂在莖。婦人一面問西門慶：「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每，去不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不去！」婦人道：「我有樁事兒央你，依不依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你有甚事，說不是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。明日吃了酒回來，他們都穿著皮襖，只奴沒件兒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有王招宣府當的皮襖，你穿就是了。」婦人道：「當的我不穿他，你與了李嬌兒去。把李嬌兒那皮襖卻與雪娥穿。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，等我「才寨」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，襯著白綾襖兒穿，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，沒曾與了別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，單管愛小便宜兒。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，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！」婦人道：「怪奴才，你與了張

三、李四的老婆穿了？左右是你的老婆，替你裝門面，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。好不好我就不依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又求人又做硬兒。」婦人道：「怪砣貨，我是你房裡丫頭，在你跟前服軟？」一面說著，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佯晃，良久，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，一回又用舌尖抵其琴弦，攪其龜稜，然後將朱唇裹著，只顧動動的。西門慶靈犀灌頂，滿腔春意透腦，良久精來，呼：「小淫婦兒，好生裹緊著，我待過也！」言未絕，其精邈了婦人一口。婦人口口接著，都咽了。正是：

自有內事迎郎意，殷勤愛把紫簫吹。

當日是安郎中擺酒，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。婦人還睡在被裡，便說道：「你趁閑尋尋兒出來罷。等住回，你又

不得閑了。」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，奶子、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。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，長畫蛾眉，笑嘻嘻遞了茶，在旁邊說話兒。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，如意兒便問：「爹討來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。」如意道：「是娘的那貂鼠皮襖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就是。他要穿穿，拿與他罷。」迎春去了，就把老婆摟在懷裡，摸他奶頭，說道：「我兒，你雖然生了孩子，奶頭兒到還恁緊。」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，舌頭做一處。如意兒道：「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，沒見爹往別的房裡去。他老人家別的罷了，只是心多容不的人。前日爹不在，為個棒槌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。多虧韓嫂兒和姑娘來勸開了。落後爹來家，也沒敢和爹說。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，說爹要了我。他也告爹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也告我來，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。他是恁行貨子，

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。嘴頭子雖利害，到也沒什麼心。」如意兒道：「前日我和他嚷了，第二日爹到家，就和我說好活。說爹在他身邊偏多，『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幾分，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，我放著河水不洗船？』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大家取和些。」又許下老婆：「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。」如意道：「爹真個來？休哄俺每！」西門慶道：「誰哄你來！」正說著，只見迎春取鑰匙來。西門慶教開了床房門，又開櫥櫃，拿出那皮袄來抖了抖，還用包袱包了，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。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：「我沒件好裙襖兒，爹趁著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。有娘小衣裳兒，再與我一件兒。」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蓋緞子襖兒、黃綿綢裙子，又是一件藍潞綢綿褲兒，又是一雙妝花膝褲腿兒，與了他。老婆磕頭謝了。西門慶鎖上門，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。

金蓮才起來，在床上裹腳，只見春梅說：「如意兒送皮襖來了。」婦人便知其意，說道：「你教他進來。」問道：「爹使你來？」如意道：「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。」金蓮道：「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？」如意道：「爹賞了我兩件綢絹衣裳年下穿。叫我來與娘磕頭。」於是向前磕了四個頭。婦人道：「姐姐每這般卻不好？你主子既愛你，常言：船多不礙港，車多不礙路，那好做惡人？你只不犯著我，我管你怎的？我這裡還多著個影兒哩！」如意兒道：「俺娘已是沒了，雖是後邊大娘承攬，娘在前邊還是主兒，早晚望娘抬舉。小媳婦敢欺心！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。」如意道：「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，大娘說：『等爹開時，拿兩件與你。』」婦人道：「既說知罷了。」這如意就出來，還到那邊房裡，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。如意便問迎春：「你頭裡取鑰匙去，大娘

怎的說？」迎春說：「大娘問：『你爹要鑰匙做什麼？』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，只說我不知道。大娘沒言語。」

卻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，海鹽子弟張美、徐順、苟子孝都挑戲箱到了，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，都磕頭見了。西門慶吩咐打發飯與眾人吃，吩咐李銘三個在前邊唱，左順後邊答應堂客。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，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，坐轎子，他家進財兒跟著，也來與玉樓做生日。王經送到後邊，打發轎子出去了。不一時，門外韓大姨、孟大妗子都到了，又是傅伙計、甘伙計娘子、崔本媳婦兒段大姐並賁四娘子。西門慶正在廳上，看見夾道內玳安領著一個五短身子，穿綠緞襖兒、紅裙子，不搽胭粉，兩個密縫眼兒，一似鄭愛香模樣，便問是誰。玳安道：「是賁四嫂。」西門慶就沒言語。往後見了月娘。月娘擺茶，西門

慶進來吃粥，遞與月娘鑰匙。月娘道：「你開門做什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潘六兒他說，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，要李大姐那皮襖穿。」被月娘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。他死了，嗔人分散他房裡丫頭，象你這等，就沒的話兒說了。他見放皮襖不穿，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。——早時他死了，他不死，你只好看一眼兒罷了。」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。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，西門慶出去陪坐，在廳上說話。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：「王招宣府送禮來了。」西門慶問：「是什麼禮？」玳安道：「是賀禮：一匹尺頭、一壇南酒、四樣下飯。」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着生回帖兒謝了，賞了來人五錢銀子，打發去了。

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，保兒挑四盒禮物。慌的玳安替他抱氈包，說道：「桂姨，打夾道內進去罷，廳上有劉學官坐

著哩。」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去，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。月娘道：「爹看見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爹陪著客，還不見哩。」月娘便說道：「且連盒放在明間內著。」一回客去了，西門慶進來吃飯，月娘道：「李桂姐送禮在這裡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，見一盒果餡壽糕、一盒玫瑰糖糕、兩隻燒鴨、一副豕蹄。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，滿頭珠翠，穿著大紅對衿襖兒，藍緞裙子，望著西門慶磕了四個頭。西門慶道：「罷了，又買這禮來做什麼？」月娘道：「剛纔桂姐對我說，怕你惱他。不乾他事，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：那日桂姐害頭疼來，只見這王三官領著一行人，往秦玉芝兒家去，打門首過，進來吃茶，就被人驚散了。桂姐也沒出來見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，這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，自家也說不過。論起來，我也難管你。這麗春院拿燒餅砌著門不成？到處銀錢兒都是一

樣，我也不惱。」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，說道：「爹惱的是。我若和他沾沾身子，就爛化了，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皰瘡。都是俺媽，空老了一片皮，乾的營生沒個主意。好的也招惹，歹的也招惹，平白叫爹惹惱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既來說開就是了，又惱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起來，我不惱你便了。」那桂姐故作嬌態，說道：「爹笑一笑兒我才起來。你不笑，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。」潘金蓮在旁插口道：「桂姐你起來，只顧跪著他，求告他黃米頭兒，叫他張致！如今在這裡你便跪著他，明日到你家他卻跪著你，——你那時卻別要理他。」把西門慶、月娘都笑了，桂姐才起來了。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：「宋老爹、安老爹來了。」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，出去迎接。桂姐向月娘說道：「耶嚶嚶，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，只與娘做女兒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的虛頭願心，說過道過罷了。前日兩遭往裡頭去，沒在那

裡？」桂姐道：「天麼，天麼，可是殺人！爹何曾往我家裡？若是到我家裡，見爹一面，沾沾身子兒，就促死了！娘你錯打聽了，敢不是我那裡，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，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。我這篇是非，就是他氣不憤架的。不然，爹如何惱我？」金蓮道：「各人衣飯，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？」桂姐道：「五娘，你不知，俺們裡邊人，一個氣不憤一個，好不生分！」月娘接過來道：「你每裡邊與外邊差甚麼？也是一般，一個不憤一個。那一個有些時道兒，就要「足麗」下去。」月娘擺茶與他吃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、安郎中，到廳上敘禮。每人一匹緞子、一部書，奉賀西門慶。見了桌席齊整，甚是稱謝不盡。一面分賓主坐下，吃了茶，宋御史道：「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：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，新升太常卿，學生同兩司

作東，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饒，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。未審四泉允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吩咐，敢不從命！但未知多少桌席？」宋御史道：「學生有分資在此。」即喚書吏取出布、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，要一張大插桌、六張散桌，叫一起戲子。西門慶答應收了，就請去捲棚坐的。不一時，錢主事也到了。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。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，院宇幽深，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。又見屏風前安著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，約數尺高，甚是做得奇巧。爐內焚著沉檀香，煙從龜鶴鹿口中吐出。只顧近前觀看，誇獎不已。問西門慶：「這副爐鼎造得好！」因向二官說：「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裡，央他替我捎帶一副來，送蔡老先，還不見到。四泉不知是那裡得來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。」說畢下棋。西門慶吩咐下邊，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果餡點心上來，一面叫生旦

在上唱南曲。宋御史道：「客尚未到，主人先吃得面紅，說不通。」安郎中道：「天寒，飲一杯無礙。」宋御史又差人去邀，差人稟道：「邀了，在磚廠黃老爹那裡下棋，便來也。」一面下棋飲酒，安郎中喚戲子：「你們唱個《宜春令》奉酒。」於是生旦合聲唱一套「第一來為壓驚」。

唱未畢，忽吏進報：「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。」宋御史

忙令收了桌席，各整衣冠出來迎接。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，先令人投一「侍生蔡修」拜帖與西門慶。進廳上，安郎中道：「此是主人西門大人，見在本處作千兵，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。」那蔡知府又是作揖稱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容當奉拜。」敘禮畢，各寬衣服坐下。左右上了茶，各人扳話。良久，就上坐。蔡九知府居上，主位四坐。廚役割道湯飯，戲子呈遞手本，蔡九知府揀了《雙忠記》，

演了兩折。酒過數巡，小優兒席前唱一套《新水令》「玉鞭驕馬出皇都」。蔡知府笑道：「松原直得多少，可謂『御史青驄馬』，三公乃『劉郎舊綰髯』。」安郎中道：「今日更不道『江州司馬青衫濕』。」一言罷，眾人都笑了。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「金門獻罷平胡表」，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得，因向西門慶道：「此子可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小價，原是揚州人。」宋御史攜著他手兒，教他遞酒，賞了他三錢銀子，磕頭謝了。正是：

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坐間移。一杯未盡笙歌送，階下申牌又報時。

不覺日色沉西，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，即令左右穿衣告辭。眾位款留不住，俱送出大門而去。隨即差了兩名吏典，

把桌席羊酒尺頭抬送到新河口去訖。宋御史亦作辭西門慶，因說道：「今日且不謝，後日還要取擾。」各上轎而去。

西門慶送了回來，打發戲子，吩咐：「後日還是你們來，再唱一日。叫幾個會唱的來，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。」戲子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西門慶令攢上酒桌，使玳安：「去請溫師父來坐坐。」再叫來安兒：「去請應二爹去。」不一時，次第而至，各行禮坐下。三個小優兒在旁彈唱，把酒來斟。西門慶問伯爵：「你娘們明日都去，你叫唱的是雜耍的？」伯爵道：「哥到說得好，小人家那裡抬放？將就叫兩個唱女兒唱罷了。明日早些請眾位嫂子下降。」這裡前廳吃酒不題。

後邊，孟大姨與孟三妗子先起身去了。落後楊姑娘也要

去，月娘道：「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，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捲來，咱晚夕叫他宣捲咱們聽。」楊姑娘道：「老身實和姐姐說，要不是我也住，明日俺第二個侄兒定親事，使孩子來請我，我要瞧瞧去。」於是作辭而去。眾人吃到掌燈以後，三位伙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，止留下段大姐沒去，潘姥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。只有大吟子、李桂姐、申二姐和三個姑子，鬱大姐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，在月娘房內坐的。忽聽前邊散了，小廝收下家伙來。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，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。只見西門慶扶著來安兒，打著燈，趔趄著腳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，看見金蓮在門首立著，拉了手進入房來。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鐘箸。

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，把申二姐、李桂姐、鬱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。問來安道：「你爹來沒有？」來安

道：「爹在五娘房裡，不耐煩了。」月娘聽了，心內就有些惱，因向玉樓道：「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，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，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裡去了？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，只在他前邊纏。」玉樓道：「姐姐，隨他纏去！這等說，恰似咱每爭他的一般。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，左右這六房裡，由他串到。他爹心中所欲，你我管的他！」月娘道：「乾淨他有了話！剛纔聽見前頭散了，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。」因問小玉：「竈上沒人，與我把儀門拴上。後邊請三位師父來，咱每且聽他宣一回捲著。」又把李桂姐、申二姐、段大姐、鬱大姐都請了來。月娘向大妗子道：「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《黃氏女捲》來宣，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又去了。」吩咐玉簫頓下好茶。玉樓對李嬌兒說：「咱兩家輪替管茶，休要只顧累大姐姐。」於是各房裡吩咐預備茶去。

不一時，放下炕桌兒，三個姑子來到，盤膝坐在炕上。眾人俱各坐了，聽他宣捲。月娘洗手炷了香，這薛姑子展開《黃氏女捲》，高聲演說道：

蓋聞法初不滅，故歸空。道本無生，每因生而不用。由法身以垂八相，由八相以顯法身。朗朗惠燈，通開世戶；明明佛鏡，照破昏衢。百年景賴剎那間，四大幻身如泡影。每日塵勞碌碌，終朝業試忙忙。豈知一性圓明，徒逞六根貪欲。功名蓋世，無非大夢一場；富貴驚人，難免無常二字。風火散時無老少，溪山磨盡幾英雄！

演說了一回，又宣念偈子，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，方纔宣黃氏女怎的出身，怎的看經好善，又怎的死去轉世為男子，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升天。

慢慢宣完，已有二更天氣。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，眾人吃了。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，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、一大壺酒來，又是一大壺茶來，與大妗子、段大姐、桂姐眾人吃。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，與三位師父點茶。李桂姐道：「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捲，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。」月娘道：「桂姐，又起動你唱？」鬱大姐道：「等我先唱。」月娘道：「也罷，鬱大姐先唱。」申二姐道：「等姐姐唱了，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。」桂姐不肯，道：「還是我先唱。」因問月娘要聽什麼，月娘道：「你唱個『更深靜悄』罷。」當下桂姐送眾人酒，取過琵琶來，輕舒玉筍，款跨鮫綃，唱了一套。桂姐唱畢，鬱大姐才要接琵琶，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，掛在胳膊上，先說道：「我唱個《十二月兒掛真兒》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。」於是唱道：「正月十五鬧元宵，滿把焚香天地燒……」那時大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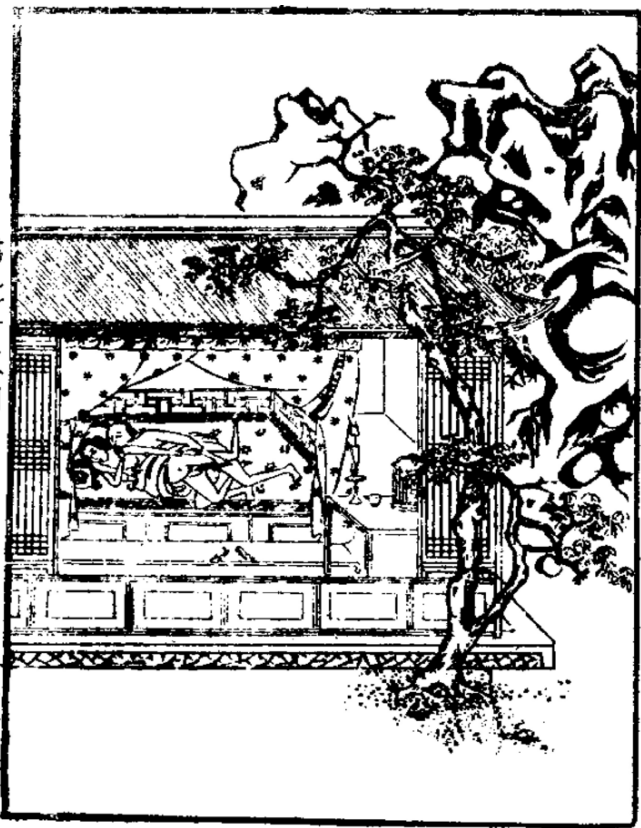
子害夜深困的慌，也沒等的申二姐唱完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。須臾唱完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，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內，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裡，鬱大姐、申二姐就與玉簫、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。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，俱不在話下。看官聽說：古婦人懷孕，不側坐，不偃卧，不聽淫聲，不視邪色，常玩詩書金玉，故生子女端正聰慧，此胎教之法也。今月娘懷孕，不宜令僧尼宣捲，聽其死生輪迴之說。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，投胎奪舍，幻化而去，不得承受家緣。蓋可惜哉！正是：

前程黑暗路途險，十二時中自著迷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五回

因抱恙玉姐含酸





金瓶梅

爲護短金蓮溺死

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

潑醋

詩曰：

雙雙蛺蝶繞花溪，半是山南半水西。故園有情風月亂，
美人多怨雨雲迷。

頻開檀口言如織，溫托香腮醉如泥。莫道佳人太命薄，
一鶯啼罷一鶯啼。

話說月娘聽宣畢《黃氏寶卷》，各房宿歇不題。單表潘
金蓮在角門邊，撞見西門慶，相攜到房中。見西門慶只顧坐

在床上，因問：「你怎的不脫衣裳？」那西門慶攬定婦人，笑嘻嘻說道：「我特來對你說聲，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。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。」婦人罵道：「賊牢，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，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！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著，你過去的不耐煩了，又肯來問我？這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商定了腔兒，嗔道頭裡使他來送皮襖兒，又與我磕了頭。小賊歪刺骨，把我當甚麼人兒？在我手內弄刺子。我還是李瓶兒時，教你活埋我！雀兒不在那窩兒里，我不醋了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那裡有此勾當，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，你又說他的不是。」婦人沉吟良久，說道：「我放你去便去，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，與那歪刺骨弄答的齷齪齷齪的，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，好乾淨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使慣了，你不與我卻怎樣的！」纏了半日，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，說道：「你要，拿了這個行貨子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與我這個也罷。」

一面接的袖了，趑趄著腳兒就往外走。婦人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問你，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？惹得那兩個丫頭也羞恥。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，還放他另睡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誰和他長遠睡？」說畢就走。婦人又叫回來，說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分付你，慌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又說甚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我許你和他睡便睡，不許你和他說甚閑話，教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。我到明日打聽出來，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，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瑣碎死了。」一直走過那邊去了。春梅便向婦人道：「由他去，你管他怎的？婆婆口絮，媳婦耳頑，倒沒的教人與你為冤結仇，誤了咱娘兒兩個下棋。」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，放卓兒擺下棋子。兩個下棋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，掀開帘子。如意兒正與迎

春、繡春炕上吃飯，見了西門慶，慌的跳起身來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們吃飯。」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，一張交椅上坐下。不一時，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，說道：「爹，這裡冷，你往屋裡坐去罷。」這西門慶就一把手摟過來，就親了個嘴。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了。火爐上頓著茶，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。如意兒在炕邊烤著火兒站立，問道：「爹，你今日沒酒，還有頭裡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，一素兒金華酒，留下預備篩來與爹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下飯你們吃了罷，只拿幾個果碟兒來，我不吃金華酒。」一面教繡春：「你打個燈籠，往藏春塢書房內，還有一壇葡萄酒，你問王經要了來，篩與我吃。」繡春應諾，打著燈籠去了。迎春連忙放桌兒，拿菜兒。如意兒道：「姐，你揭開盒子，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。」於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果菜，擺在桌上。良久，繡春取了酒來，打開篩熱了。如意兒斟在鐘內，遞上。

西門慶嘗了嘗，十分精美。如意兒就挨近桌邊站立，侍奉斟酒，又親剝炒慄子兒與他下酒。迎春知局，就往後邊廚房內與繡春坐去了。

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，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，摟著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。一面解開他對襟襖兒，露出他白馥馥酥胸，用手揣摸他奶頭，誇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達達不愛你別的，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，與你娘一般樣兒，我摟你就如同摟著他一般。」如意兒笑道：「爹，沒的說，還是娘的身上白。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，皮膚也中中兒的，紅白肉色兒，不如後邊大娘、三娘到白淨。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。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，又白淨。」又道：「我有句話對爹說，迎春姐有件正面戴仙子兒要與我，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，正月里戴，參與了他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正

面戴的，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，你娘的頭面箱兒，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，怎好問他要的。」老婆道：「也罷，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。」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。兩個吃了半日酒。如意兒道：「爹，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，惹他不惱麼？」西門慶便叫迎春，不應。老婆親到走到廚房內，說道：「姐，爹叫你哩。」迎春一面到跟前。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，又揀了兩箸菜兒放在酒托兒上。那迎春站在旁邊，一面吃了。如意道：「你叫繡春姐來也吃些兒。」迎春去了，回來說道：「他不吃了。」就向炕上抱他鋪蓋，和繡春廚房炕上睡去了。

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，收拾家火，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。原來另預備著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，都是綾絹被褥，扣花枕頭，在薰籠內薰的暖烘烘的。老婆便問：「爹，

你在炕上睡，床上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床上睡罷。」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，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。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，掩上房門，將燈移近床邊，方纔脫衣褲上床，與西門慶相摟相抱，並枕而卧。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，上邊束著銀托子，猙獰跳腦，又喜又怕。兩個口吐丁香，交摟在一處。西門慶見他仰卧在被窩內，脫的精赤條條，恐怕凍著他，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著胸膛上。兩手執其兩足，極力抽提。老婆氣喘吁吁，被他貪得面如火熱。又道：「這衽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不打緊處，到明日鋪子里，拿半個紅段子，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。」老婆道：「可知好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只要忘了，你今年多少年紀？你姓甚麼？排行幾姐？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。」老婆道：「他便姓熊，叫熊旺兒。我娘家姓章，排行第四，今三十二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原來還

大你一歲。」一壁乾首，一面口中呼叫他：「章四兒，你用心伏侍我，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，你好生看奶著。你若
有造化，也生長一男半女，我就扶你起來，與我做一房小，
就頂你娘的窩兒，你心下何如？」老婆道：「奴男子漢已是
沒了，娘家又沒人，奴情願一心伏侍爹，就死也不出爹這
門。若爹可憐見，可知好哩。」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著機
會，心中越發喜歡，攥著他雪白兩隻腿兒，只顧沒稜探腦，
兩個扇乾，抽提的老婆在下，無不叫出來。嬌聲怯怯，星眼
朦朧。良久，卻令他馬伏在下，自舒雙足，西門慶披著紅綾
被，騎在他身上，那話插入牝中。燈光下，兩手按著他雪白
的屁股，只顧扇打，口中叫：「章四兒，你好生叫著親達
達，休要住了，我丟與你罷。」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，真個
口中顫聲柔語，呼叫不絕，足頑了一個時辰，西門慶方纔精
泄。良久，拽出塵柄來，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。摟著睡到五

更雞叫時方醒，老婆又替他吮咂。西門慶告他說：「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，怕我害冷，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，都替我咽了。」這西門太真個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內。當下兩個旖旎溫存，萬千羅喉，肉搗了一夜。

次日，老婆先起來，開了門，預備火盆，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。到前邊分付玳安：「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，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，交付明白，討回貼來。」又叫陳敬濟，封了一匹金段，一匹色段，教琴童用氈包拿著，預備下馬，要早往清河口，拜蔡知府去。正在月娘房內吃粥，月娘問他：「應二那裡，俺們莫不都去，也留一個兒看家？留下他姐在家，陪大妗子做伴兒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，都去走走罷。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，就是一般。我已許下應二了。」月娘聽了，一

聲兒沒言語。李桂姐便拜辭說道：「娘，我今日家去罷。」月娘道：「慌去怎的，再住一日兒不是？」桂姐道：「不瞞娘說，俺媽心裡不自在，家中沒人，改日正月間來住兩回兒罷。」拜辭了西門慶。月娘裝了兩盤茶食，又與桂姐一兩銀子，吃了茶，打發出門。

西門慶才穿上衣服，往前邊去，忽有平安兒來報：「荊都監老爹來拜。」西門慶即出迎接，至廳上敘禮。荊都監叩拜堂上道：「久違，欠禮，高轉失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承厚贖，尚未奉賀。」敘畢契闊之情，分賓主坐下，左右獻上茶湯。荊都監便道：「良騎俟候何往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，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、錢雲野、黃泰宇，都借學生這裡作東，請他一飯。蒙他具拜貼與我，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？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。」

「荊都監道：「正是。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。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，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，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。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，故此斗膽恃愛。倘得寸進，不敢有忘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此是好事，你我相厚，敢不領命？你寫個說貼來，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。」荊都監連忙下位來，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：「多承盛情，銜結難忘。」便道：「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。」一面叫寫字的取出，荊都監親手遞上，與西門慶觀看。上面寫著：「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荊忠，年三十二歲。系山後檀州人。由祖後軍功累升本衛正千戶。從某年由武舉中式，歷升今職，管理濟州兵馬。」一一開載明白。西門慶看畢，荊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貼來，遞上說道：「薄儀望乞笑留。」西門慶見上面寫著「白米二千石」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個學生斷不敢領，以此視人，相

交何在？」荊都監道：「不然。總然四泉不受，轉送宋公也是一般，何見拒之深耶？倘不納，小弟亦不敢奉瀆。」推讓再三，西門慶只得收了，說道：「學生暫且收下。」一面接了，說道：「學生明日與他說了，就差人回報。」茶湯兩換，荊都監拜謝起身去了。西門慶上馬，琴童跟隨，拜蔡知府去了。

卻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，就走到金蓮房中，說：「五娘，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？俺娘好不說五娘哩。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，往屋裡走不迭。昨日三娘生日，就不放往他屋裡去，把攔的爹恁緊。三娘道：『沒的羞人子刺刺的，誰耐煩爭他。左右是這幾房裡，隨他串去。』」金蓮道：「我待說，就沒好口，肉瞎了他的眼來！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？」玉簫道：「前邊老到只娘屋裡。六娘又死了，爹卻往誰屋裡去？」金蓮道：「雞兒不撒尿——各自有去處。死了一個，還有一個頂窩兒的。」玉簫又說：「俺

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。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，娘說了爹幾句好的，說：「早是李大姐死了，便指望他的，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沒的扯那屁淡！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，你是我婆婆？你管著我。我把攔他，我拿繩子拴著他腿兒不成？偏有那些屁聲浪氣的！」玉簫道：「我來對娘說，娘只放在心裡，休要說出我來。今日桂姐也家去了，俺娘收拾戴頭面哩，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。」說畢，玉簫後邊去了。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，插茶戴翠，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，今日穿甚顏色衣裳。玉樓道：「你爹嗔換孝，都教穿淺色衣服。」五個婦人會定了，都是白（髟狄）髻，珠子箍兒，淺色衣服。惟吳月娘戴著白縐紗金梁冠兒，上穿著沉香遍地金妝花補子襖兒，紗綠遍地金裙。一頂大轎，四頂小轎，排軍喝路，棋童、來安三個跟隨，拜辭了吳大妗子、三位師父、潘姥姥，徑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。

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如意兒和迎春，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菜，安排停當，還有一壺金華酒，向壇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，午間請了潘姥姥、春梅，鬱大姐彈唱著，在房內做一處吃。吃到中間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春梅道：「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《掛真兒》，沒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，好歹教他唱個咱們聽。」迎春才待使繡春叫去，只見春鴻走來烘火。春梅道：「賊小蠻囚兒，你不是凍的那腔兒，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。」因叫迎春：「你（西麗）半甌子酒與他吃。」分付：「你吃了，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。就說我要他唱曲兒與姥姥聽。」春鴻把酒勾了，一直走到後邊，不想申二姐伴著大妗子、大姐、三個姑子、玉簫都在上房裡坐的，正吃茶哩。忽見春鴻掀帘子進來，叫道：「申二姐，你來，俺大姑娘前邊叫你

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。」這申二姐道：「你大姑娘在這裡，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？」春鴻道：「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。」申二姐道：「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，也來叫我？有鬱大姐在那裡，也是一般。我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。」大妗子道：「也罷，申二姐，你去走走再來。」那申二姐坐住了，不動身。

春鴻一直走到前邊，對春梅說：「我叫他，他不來哩。」

春梅道：「你說我叫他，他就來了。」春鴻道：「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，他意思不動，說這是大姑娘，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？我說是春梅姑娘，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，有鬱大姐罷了，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，我不得閑，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。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，他不肯來哩。」

一這春梅不聽便罷，聽了三屍神暴跳，五臟氣衝天，一點紅

從耳畔起，須臾紫遍了雙腮。眾人攔阻不住，一陣風走到上房裡，指著申二姐一頓大罵道：「你怎麼對著小廝說我？」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，「稀罕他也來叫我」？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，不敢叫你！俺們在那毛里夾著，是你抬舉起來，如今從新鑽出來了？你無非是個走千家門、萬家戶，賊狗攬的瞎淫婦！你來俺家才走了多少時兒，就敢恁量視人家？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，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，西溝壩，油嘴狗舌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，就拿班做勢起來！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，不知見過多少，稀罕你。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，俺這裡不興你。你就學與那淫婦，我也怕。你好不好趁早兒去，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。一那大妗子攔阻說道：「快休要破口。」把申二姐罵的睜睜的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說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，這位大姐，怎的恁般粗魯性兒，就是剛纔對著大官兒，我也沒曾說甚歹話，怎就這般言

語，潑口罵出來！此處不留人，更有留人處。」春梅越發惱了，罵道：「賊食，唱與人家聽。趁早兒與我走，再也不要來了。」申二娘道：「我沒的賴在你家！」春梅道：「賴在我家，叫小廝把鬢毛都搨光了你的。」大妗子道：「你這孩兒，今日怎的恁樣兒的，還不往前邊去罷。」那春梅只顧不動身。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，拜辭了大妗子，收拾衣裳包子，也等不的轎子來，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，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。春梅罵了一頓，往前邊去了。大妗子看著大姐和玉簫說道：「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，不然如何恁沖言沖語的！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。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，立逼著攆他去了，又不叫小廝領他，十分水深人不過。」玉簫道：「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？」

卻說春梅走到前邊，還氣狠狠的向眾人說道：「方纔把

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才好。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！叫著他張兒致兒，拿班做勢兒的。」迎春道：「你砍一枝損百枝，忌口些，鬱大姐在這裡。」春梅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像鬱大姐在俺家這幾年，大大小小，他惡訕了那個來？教他唱個兒，他就唱。那裡像這賊瞎淫婦大膽。他記得甚麼成樣的套數，左來右去，只是那幾句《山坡羊》、《瑣南枝》，油里滑言語，上個甚麼抬盤兒也怎的？我才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？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鬱大姐掙下來一般。」鬱大姐道：「可不怎的。昨日晚夕，大娘教我唱小曲兒，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，他要唱。大姑娘你也休怪，他怎知道咱家裡深淺？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。」春梅道：「我剛纔不罵的：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，你就學與他，我也不怕他。」潘姥姥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。」如意兒道：「我傾杯兒酒，與大姐姐消消兒惱。」迎春道：「我這女兒著

惱就是氣。」便道：「鬱大姐，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。」

「這鬱大姐拿過琵琶來，說道：「等我唱個「鶯鶯鬧卧房」《山坡羊》兒。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。」如意兒道：「你用心唱，等我斟上酒。」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，望著春梅道：「罷罷，我的姐姐，你也不要惱了，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鐘酒兒罷。」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！」又說道：「鬱大姐，休唱《山坡羊》，你唱個《江兒水》俺們聽罷。」這鬱大姐在旁彈著琵琶，慢慢唱「花嬌月艷」，與眾人吃酒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，回來下馬，平安就稟：「今日有衙門裡何老爹差答應的來，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，拿了一起賊情審問。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。荊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豬，一壇豆酒，又是四封銀子。」

姐夫收下，交到後邊去了，沒敢與他回貼兒。晚上，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。只胡老爹家與了回貼，賞了來人一錢銀子。又是喬親家爹送貼兒，明日請爹吃酒。「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貼兒來回話：「小的送到察院內，宋老爹說，明日還奉價過來。賞了小的並抬盒人五錢銀子，一百本歷日。」西門慶走到廳上，春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，說道：「爹來家了，還吃酒哩。」春梅道：「怪小蠻囚兒，爹來家隨他來去，管俺們腿事！沒娘在家，他也不往俺這邊來。」眾人打夥兒吃酒頑笑，只顧不動身。西門慶到上房，大妗子和三個姑子，都往那邊屋裡去了。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，坐下，放桌兒打發他吃飯。教來興兒定桌席：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；初一日劉、薛二內相，帥府周爺眾位，吃慶官酒。分付去了。玉簫在旁請問：「爹吃酒，篩甚麼酒吃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有剛纔荊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，打開我嘗嘗，看好

不好。一只見來安兒進來，稟問接月娘去。玉簫便使他提酒來，打破泥頭，傾在鐘內，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，碧靛般清，其味深長。西門慶令：「斟來我吃。」須臾，擺上菜來，西門慶在房中吃酒。

卻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，晚夕接了月娘眾人來家。都穿著皮襖，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。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，起來又與月娘磕頭。拜完了，又都過那邊屋裡，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。月娘便坐著與西門慶說話：「應二嫂見俺們都去，好不喜歡！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、杜二娘，也有十來位娘子。叫了兩個女兒彈唱。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。原來他房裡春花兒，比舊時黑瘦了好些，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，也不自在哩。今日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，本等沒有人手。臨來時，應二歌與俺們磕頭，謝了又謝，多多上覆

你，多謝重禮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春花兒那成精奴才，也打扮出來見人？」月娘道：「他比那個沒鼻子？沒眼兒？是鬼兒？出來見不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那奴才，撒把黑豆只好教豬拱罷。」月娘道：「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。只你家的好，拿掇的，出來見的人！」那王經在旁立著，說道：「應二爹見娘們去，先頭不敢出來見，躲在下邊房裡，打窗戶眼兒望前瞧。被小的看見了，說道：『你老人家沒廉恥，平日瞧甚麼！』他趕著小的打。」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，說道：「你看這賊花子，等明日他來，著老實抹他一臉粉。」王經笑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月娘喝道：「這小廝別要胡說。他幾時瞧來？平白枉口拔舌的。一日誰見他個影兒？只臨來時，才與俺們磕頭。」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。

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裡，拜大妗子並三個師父。大姐與

玉簫眾丫頭媳婦都來磕頭。月娘便問：「怎的不見申二姐？」眾人都不作聲。玉簫說：「申二姐家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？」大妗子隱瞞不住，把春梅罵他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月娘就有幾分惱，說道：「他不唱便罷了，這丫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，平白罵他怎麼的？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，奴才也沒個規矩，成甚麼道理！」望著金蓮道：「你也管他管兒，慣的他通沒些摺兒。」金蓮在旁笑著說道：「也沒見這個瞎曳麼的，風不搖，樹不動。你走千家門，萬家戶，在人家無非只是唱。人叫你唱個兒，也不失了和氣，誰教他拿班兒做勢的，他不罵他嫌腥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。都像這等，好人歹人都吃他罵了去？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！」金蓮道：「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棍兒？」月娘聽了他這句話，氣的他臉通紅了，說道：「慣著他，明日把六鄰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！」於是起身，走

過西門慶這邊來。西門慶便問：「怎麼的？」月娘道：「情知是誰，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，如此這般，把申二姐罵的去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。也不打緊處，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一兩銀子，補伏他，也是一般。」玉簫道：「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裡，沒拿去哩。」月娘見西門慶笑，便說道：「不說教將來嗔喝他兩句，虧你還雌著嘴兒，不知笑的是甚麼？」玉樓、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，就都先歸房去了。西門慶只顧吃酒，良久，月娘進裡間內，脫衣裳摘頭，便問玉簫：「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裡的？」西門慶說：「是荊都監的二百兩銀子，要央宋巡按，圖乾升轉。」玉簫道：「頭裡姐夫送進來，我就忘了對娘說。」月娘道：「人家的，還不收進櫃里去哩。」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。

金蓮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，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

去，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，與他交媾，圖壬子日好生子。見西門慶不動身，走來掀帘子兒叫他說：「你不往前邊去，我等不得你，我先去也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你先走一步兒，我吃了這些酒來。」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。月娘道：「我偏不要你去，我還和你說話哩。你兩個合穿著一條褲子也怎的？強汗世界，巴巴走來我屋裡，硬來叫你。沒廉恥的貨，只你是他的老婆，別人不是他的老婆？你這賊皮搭行貨子，怪不的人說你。一視同仁，都是你的老婆，休要顯出來便好。就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，從東京來，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，教人怎麼不惱？你冷竈著一把兒，熱竈著一把兒才好，通教他把攔住了，我便罷了，不和你一般見識，別人他肯讓的過？口兒內雖故不言語，好殺他心兒里也有幾分惱。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裡，通一日沒吃甚麼兒，不知掉了口冷氣，只害心淒噁心。來家，應二嫂遞了兩鐘

酒，都吐了。你還不往屋裡瞧他瞧去？」

西門慶聽了，說道：「真個？分付收了家火罷，我不吃酒了。」於是走到玉樓房中。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，摘去首飾，渾衣兒歪在炕上，正倒著身子嘔吐。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，慌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心裡怎麼的來？對我說，明日請人來看你。」婦人一聲不言語，只顧嘔吐。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，與他坐的，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，便問：「我的心肝，心裡怎麼？告訴我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害心淒的慌，你問他怎的？你乾你那營生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剛纔上房對我說，我才曉的。」婦人道：「可知你不曉的。俺每不是你老婆，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。」西門慶於是摟過粉頂來親個嘴，說道：「怪油嘴，就奚落我起來。」便叫蘭香：「快頓好苦艷茶兒來，與你娘吃。」蘭香道：「有茶伺候著

哩。」一面捧茶上來。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。婦人道：「拿來，等我自吃。會那等喬劬勞，旋蒸熱賣兒的，誰這裡爭你哩！今日日頭打西出來，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。也有這大娘，平白說怎的，爭出來（火古力）包氣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我這兩日七事八事，心不得個閑。」婦人道：「可知你心不得閑，自有那心愛的扯落著你哩。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，都打到贅字號聽題去了，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裡。」見西門慶嘴搵著他那香腮，便道：「吃的那酒氣，還不與我過一邊去。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著來，那裡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吃甚麼兒？叫丫頭拿飯來咱們吃，我也還沒吃飯哩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沒的說，人這裡淒疼的了不得，且吃飯！你要吃，你自家吃去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吃，我敢也不吃了，咱兩個收拾睡了罷。明日早，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。」婦人道：「由他

去，請甚麼任醫官、李醫官，教劉婆子來，吃他服藥也好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睡下，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，管情就好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專一會揣骨捏病。」西門慶忽然想起道：「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，那藥，酒兒吃下極好。」即使蘭香：「問你大娘要去，在上房磁罐兒內盛著哩。就拿素兒帶些酒來。吃了管情手到病除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出來，你會揣甚麼病？要酒，俺這屋裡有酒。」

不一時，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。西門慶看篩熱了酒，剝去臘，裡面露出金丸來，拿與玉樓吃下去。西門慶因令蘭香：「趁著酒，你篩一鐘兒來，我也吃了藥罷。」被玉樓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就休要汗邪，你要吃藥，往別人房裡去吃。你這裡且做甚麼哩，卻這等胡作做。你見我不死，來攛掇上路兒來了。緊要教人疼的魂也沒了，還要那等掇弄人，

虧你也下般的，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罷罷，我的兒，我不吃藥了，咱兩個睡罷。」那婦人一面吃畢藥，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。西門慶在被窩內，替他手撒撲著酥胸，揣摸香乳，一手摟其粉頂，問道：「我的親親，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？」婦人道：「疼便止了，還有些嘈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消一回也好了。」因說道：「你不在家，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，後日宋御史擺酒，初一日燒紙還願心，到初二日，再破兩日工夫，把人都請了罷。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，只顧挨著，也不是事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請也不在我，不請也不在我。明日三十日，我教小廝來攢帳，交與你，隨你交付與六姐，教他管去。也該教他管管兒，卻是他昨日說的：『甚麼打緊處，雕佛眼兒便難，等我管。』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聽那小淫婦兒，他勉強，著緊處他就慌了。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，你交

與他就是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我的哥哥，誰養的你恁乖！還說你不護他，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。擺過酒兒交與他，俺們是合死的？像這清早晨，得梳個頭兒？小廝你來我去，稱銀換錢，氣也掏幹了。饒費了心，那個道個是也怎的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常言道：『當家三年狗也嫌。』」說著，一面慢慢搗起一隻腿兒，跨在胳膊上，摟抱在懷裡，揩著他白生生的小腿兒，穿著大紅綾子的繡鞋兒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達不愛你別，只愛你這兩隻白腿兒，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，也沒你這等柔嫩可愛。」婦人道：「好個說嘴的貨，誰信那棉花嘴兒，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！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，你拿左話兒右說著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心肝，我有句謊就死了我。」婦人道：「行貨子，沒要緊賭什麼誓。」這西門慶說著就把那話帶上了銀托子，插入他牝中。婦人道：「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

來了。」因摸見銀托子，說道：「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，還不趁早除下來哩。」那西門慶那裡肯依，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裡，只顧沒棱露腦，淺抽深送。須臾淫水浸出，往來有聲，如狗茶鏝子一般，婦人一面用絹抹盡了去，口裡內不住作柔顫聲，叫他：「達達，你省可往裡邊去，奴這兩日好不腰酸，下邊流白漿子出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，你吃就好了。」

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，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著大妗子、三位師父，晚夕坐的說話。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，罵的哭涕，又不容他坐轎子去，旋央及大妗子，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。大妗子道：「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，饒我那等說著，還刀截的言語罵出來，他怎的不急了！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，我只說他吃了酒。」小玉道：「

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。一月娘道：「恁不合理的行貨子，生生把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，還嗔人說哩。到明日不管好歹，人都吃他罵了去罷，要俺們在屋裡做甚麼？一個女兒，他走千家門，萬家戶，教他傳出去好聽？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，也不知怎麼出來的。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，那個是奴才。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，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，成個甚麼道理！」大妗子道：「隨他去罷，他姑夫不言語，怎好惹氣？」當夜無辭，同歸到房中歇了。

次日，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。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，又誤了壬子日期，心中甚是不悅。次日，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，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。吳月娘早晨起來，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，月娘每個一盒茶食，五錢銀子，又許下薛姑子正月里庵里打齋，先與他一兩銀子，請香

燭紙馬，到臘月還送香油、白麵、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。因擺下茶，在上房內管待，同大妗子一處吃。先請了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大姐，都坐下。問玉樓：「你吃了那蠟丸，心口內不疼了？」玉樓道：「今早吐了兩口酸水，才好了。」叫小玉往前邊：「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。」玉簫道：「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。我去請罷。」於是直走了前邊金蓮房中，便問他：「姥姥怎的不見？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。」金蓮道：「他今日早辰，我打發他家去了。」玉簫說：「怎的不說聲，三不知就去了？」金蓮道：「住的人心淡，只顧住著怎的！」玉簫道：「我拿了塊腊肉兒，四個甜醬瓜茄子，與他老人家，誰知他就去了。五娘你替老人家收著罷。」於是遞與秋菊，放在抽替內。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：「昨日晚夕五娘來了，俺娘如此這般對著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，與爹兩個合穿著一條褲子，沒廉恥，怎的把攔老

爹在前邊，不往後邊來。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，又對著大妗子、三位師父，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，毀罵申二姐。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。」一五一十說了一時。這金蓮聽記在心。玉簫先來回月娘說：「姥姥起早往家去了，五娘便來也。」月娘便望著大妗子道：「你看，昨日說了他兩句兒，今日就使性子，也不進來說聲兒，老早打發他娘去了。我猜姐姐又不知心裡安排著要起甚麼水頭兒哩。」

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，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，聽覷多時了，猛可開言說道：「可是大娘說的，我打發了他家去，我好把攔漢子？」月娘道：「是我說來，你如今怎麼我？本等一個漢子，從東京來了，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，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。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，別人不是他的

老婆？行動題起來，別人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，大妗子問了聲：『李桂姐住了一日兒，如何就家去了？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？』我還說：『誰知為甚麼惱他？』你便就撐著頭兒說：『別人不知道，只我曉的。』你成日守著他，怎麼不曉的！』金蓮道：『他不往我那屋裡去，我莫不拿豬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！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？』月娘道：『你不浪的慌，他昨日在我屋裡好好兒坐的，你怎的掀著帘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，是怎麼說？漢子頂天地，吃辛受苦，犯了甚麼罪來，你拿豬毛繩子套他？賤不識高低的貨，俺每倒不言語了，你倒只顧趕人。一個皮襖兒，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，穿在身上，掛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。都是這等起來，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？就是孤老院里也有個甲頭。一個使的丫頭，和他貓鼠同眠，慣的有些摺兒！不管好歹就罵人。說著你，嘴頭子不伏個燒埋。』金蓮道：『是

我的丫頭也怎的？你每打不是！我也在這裡，還多著個影兒哩。皮襖是我問他要來。莫不只為我要皮襖，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，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了？丫頭便是我慣了他，是我浪了圖漢子喜歡。像這等的卻是誰浪？」吳月娘吃他這兩句，觸在心上，便紫漲了雙腮，說道：「這個是我浪了，隨你怎的說。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，不是趁來的老婆。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，俺每真材實料，不浪。」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：「三姑娘，你怎的，快休舒口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一耶嚶嚶，大娘，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，連累俺每，一俸打著好幾個。也沒見這六姐，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，只顧拌起嘴來了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常言道，要打沒好手，廝罵沒好口。不爭你姊妹每嚷鬥，俺每親戚在這裡住著也羞。姑娘，你不依我，想是嗔我在這裡，叫轎子來我家去罷！」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，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，坐

在地下就打滾撒潑。自家打幾個嘴巴，頭上（髻狄）髻都撞落一邊，放聲大哭，叫起來說道：「我死了罷，要這命做什麼，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，我趁將你家來了！這也不難的勾當，等他來家，與了我休書，我去就是了。你趕人不得趕上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看就是了，潑腳子貨。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，你看他嘴頭子，就相淮洪一般。他還打滾兒賴人，莫不等的漢子來家，把我別變了！你放恁個刁兒，那個怕你麼？」金蓮道：「你是真材實料的，誰敢辯別你？」月娘越發大怒，說道：「我不真材實料，我敢在這家裡養下漢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不養下漢，誰養下漢來？你就拿主兒來與我！」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，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，說道：「你恁怪刺刺的，大家都省口些罷了。只顧亂起來，左右是兩句話，教三位師父笑話。你起來，我送你前邊去罷。」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，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，

送他前邊去了。

大妗子便勸住月娘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身上又不方便，好惹氣，分明沒要緊。你姐妹們歡歡喜喜，俺每在這裡住著有光。似這等合氣起來，又不依個勸，卻怎樣兒的？」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，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，包了盒子，告辭月娘眾人，月娘道：「三位師父，休要笑話。」薛姑子道：「我的佛菩薩，沒的說，誰家竈內無煙？心頭一點無明火，些兒觸著便生煙。大家盡讓些就罷了。佛法上不說的好：『冷心不動一孤舟，淨掃靈臺正好修。』若還繩頭鬆鬆，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。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，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。貧僧去也，多有打攪菩薩。好好兒的。」一面打了兩個問訊。月娘連忙還萬福，說道：「空過師父，多多有慢。另日著人送齋襯去。」即叫大姐：「你和二娘送

送三位師父出去，看狗。」於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。

月娘陪大妗子坐著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回氣的我，兩隻胳膊都軟了，手冰冷的。從早晨吃了口清茶，還汪在心裡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姑娘，我這等勸你少攬氣，你不依我。你又是臨月的身子，有甚要緊。」月娘道：「早是你在這裡住看著，又是我和他合氣？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。我倒容了人，人倒不肯容我。一個漢子，你就通身把攔住了，和那丫頭通同作弊，在前頭乾的那無所不為的事，人乾不出來的，你乾出來。女婦人家，通把個廉恥也不顧。他燈臺不照自己，還張著嘴兒說人浪。想著有那一個在，成日和那一個合氣，對著俺每，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，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。單管兩頭和番，曲心矯肚，人面獸心。行說的話兒，就不承認了。賭的那誓唬人子。我洗著眼兒看著他，到明日還

不知怎麼樣兒死哩。剛纔擺著茶兒，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，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。就安排要嚷的心兒，悄悄兒走來這裡聽。聽怎的？那個怕你不成！待等漢子來，輕學重告，把我休了就是了。」小玉道：「俺每都在屋裡守著爐臺站著，不知五娘幾時走來，也不聽見他腳步兒響。」孫雪娥道：「他單會行鬼路兒，腳上只穿氈底鞋，你可知聽不見。想著起頭兒一來時，該和我合了多少氣！背地打夥兒嚼說我，教爹打我那兩頓，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鬥的。」一月娘道：「他活埋慣了人，今日還要活埋我哩。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兒，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，管就把我翻倒底下。」李嬌兒笑道：「大娘沒的說，反了世界！」一月娘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，把好的吃他弄死了，且稀罕我能多少骨頭肉兒！你在俺家這幾年，雖是個院中人，不像他久慣牢頭。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，硬來我屋裡叫漢子：

「你不往前邊去，我等不的你，先去。」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，就占住了。不是我心中不惱，他從東京來家，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。一個人的生日，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。十個指頭，都放在你口內才罷了。」大妗子道：「姑娘，你耐煩，你又常病兒痛兒的，不貪此事，隨他去罷。不爭你為眾好，與人為怨結仇。」勸了一回，玉簫安排上飯來，也不吃，說道：「我這回好頭疼，心口內有些惡沒沒的上來。」教玉簫：「那邊炕上，放下枕頭，我且躺躺去。」分付李嬌兒：「你們陪大妗子吃飯。」那日，鬱大姐也要家去，月娘分付：「裝一盒點心，與他五錢銀子。」打發去了。

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，到午牌時分才來家。正值荊都監家人討回帖，西門慶道：「多謝你老爹重禮。如何這

等計較？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，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。」家人道：「家老爹沒分付，小的怎敢將回去，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恁說，你多上覆，我知道了。」拿回貼，又賞家人一兩銀子。因進上房，見月娘睡在炕上，叫了半日，白不答應。問丫鬟，都不敢說。走到前邊金蓮房裡，見婦人蓬頭撒腦，拿著個枕頭睡，問著又不言語，更不知怎的。一面封銀子，打發荊都監家人去了，走到孟玉樓房中問。玉樓隱瞞不住，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合氣之事，備說一遍。

這西門慶慌了，走到上房，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，說道：「你甚要緊，自身上不方便，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？平白和他合甚麼氣？」月娘道：「我和他合氣，是我偏生好鬥尋趁他來？他來尋趁將我來！你問眾人不是？早晨好意擺下

茶兒，請他娘來吃。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，便走來後邊撐著頭兒和我嚷，自家打滾撞頭，鬢髻都踩扁了，皇帝上位的叫，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。若不是眾人拉勸著，是也打成一塊。他平白欺負慣了人，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。行動就說：『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將我來了，打發了我罷，我不在你家了。』一句話兒出來，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，嘴一似淮洪一般，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？專會那潑皮賴肉的，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，甚麼孩子李子，就是太子也成不的。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，心口內只是發脹，肚子往下墜著疼，頭又疼，兩隻胳膊都麻了。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，又不下來。若下來也乾淨了，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。到半夜尋一條繩子，等我吊死了，隨你和他過去。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，吃他害死了。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，也是大悔氣。一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的說，越發慌了，一面把月娘

摟抱在懷裡，說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你別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，他識什麼高低香臭？沒的氣了你，倒值了多的。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你還敢罵他，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他說，惱了我，吃我一頓好腳。」因問月娘：「你如今心內怎麼的？吃了些甚麼兒沒有？」月娘道：「誰嘗著些甚麼兒？大清早辰才拿起茶，等著他娘來吃，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。如今心內只發脹，肚子往下墜著疼，腦袋又疼，兩隻胳膊都麻了。你不信，摸我這手，恁半日還同握過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只顧跌腳，說道：「可怎樣兒的，快著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。」月娘道：「請什麼任醫官？隨他去，有命活，沒命教他死，才趁了人的心。什麼好的老婆？是牆上土坯，去了一層又一層。我就死了，把他扶了正就是了。恁個聰明的人兒，當不的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也耐煩，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

般丟著他去便罷了。你如今不請任後溪來看你看，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，弄的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怎麼了？」月娘道：「這等，叫劉婆子來瞧瞧，吃他服藥，再不，頭上剝兩針，由他自好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沒的說，那劉婆子老淫婦，他會看甚胎產？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敢去請！你就請了來，我也不出去。」西門慶不依他，走到前邊，即叫琴童：「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，緊等著，一答兒就來。」琴童應諾，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。西門慶只在屋裡廝守著月娘，分付丫頭，連忙熬粥兒拿上來，勸他吃，月娘又不吃。等到後晌時分，琴童空回來說：「任老爹在府里上班，未回來。他家知道咱這裡請，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。」

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，便道：「太醫已是明日來

了，你往喬親家那裡去罷。天晚了，你不去，惹的喬親家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去了，誰看你？」月娘笑道：「傻行貨子，誰要你恁個腔兒。你去，我不妨事。等我消一回兒，慢慢掙痊著起來，與大妗子坐的吃飯。你慌的是些甚麼？」西門慶令玉簫道：「快請你大妗子來，和你娘坐的。」又問：「鬱大姐在那裡？叫他唱與娘聽。」玉簫道：「鬱大姐往家去，不耐煩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誰教他去來？留他兩住兩日兒也罷了。」趕著玉簫踢了兩腳。月娘道：「他見你家反宅亂，要去，管他腿事？」玉簫道：「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。」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，一面穿了衣裳，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。未到起更時分，就來家，到了上房。月娘正和大妗子、玉樓、李嬌兒四個坐的。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，忙往後邊去了。西門慶便問月娘道：「你這咱好些了麼？」月娘道：「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，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，

還只有些頭疼腰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明日任後溪來看，吃他兩服藥，解散散氣，安安胎就好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我那等樣教你休請他，你又請他。白眉赤眼，教人家漢子來做甚麼？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！」因問：「喬親家請你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說我從東京來了，與我坐坐。今日他也費心，整治許多菜蔬，叫兩個唱的，落後又邀過來台官來陪我。我熱著你，心裡不自在，吃了幾鐘酒，老早就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好個說嘴的貨！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，可可兒就是熱著我來？我是那活佛出現，也不放在你那惦。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。」又問：「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？」西門慶方告說：「喬親家如今要趁著新例，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。銀子也封下了，教我對胡府尹說。我說不打緊，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歷日，我還沒曾回他禮。等我送禮時，稍了貼子與他，問他討一張義官札付來與你就

是了。他不肯，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。如今央這裡分上討討兒，免上下使用，也省十來兩銀子。」月娘道：「既是他央及你，替他討討兒罷。你沒拿他銀子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銀子明日送過來。還要買分禮來，我止住他了。到明日，咱僉一口豬，一壇酒，送胡府尹就是了。」說畢，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宋巡按擺酒，後廳筵席治酒，裝定果品。大清早辰，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，兩名伶官、四名排長領著，來西門慶宅中答應。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，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，道連日闊懷之事。任醫官道：「昨日盛使到，學生該班，至晚才來家，見尊刺，今日不俟駕而來。敢問何人欠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，請後溪一診。」須臾茶至。吃了茶，任醫官道：「昨日

聞得明川說，老先生恭喜，容當奉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菲才備員而已，何賀之有。」一面西門慶分付：「後邊對你大娘說，任老爹來了，明間內收拾。」琴童應諾，到後邊。大娘子、李嬌兒、孟玉樓都在房內，只見琴童來說：「任醫官來了，爹分付教收拾明間里坐的。」月娘只不動身，說道：「我說不要請他，平白教人家漢子，睜著活眼，把手捏腕的，不知做甚麼！叫劉媽媽子來，吃兩服藥，由他好了。好這等搖鈴打鼓的，好與人家漢子喂眼。」玉樓道：「大娘，已是請人來了，你不去卻怎樣的，莫不回了人去不成？」大娘子又在旁邊勸著說：「姑娘，他是個太醫，你教他看看你這脈息，還知道你這病源，不知你為甚起氣惱，傷犯了那一經。吃了他藥，替你分理理氣血，安安胎氣也好。劉婆子他曉得甚麼病源脈理？一時耽誤怎了。」月娘方動身梳頭，戴上冠兒，玉簫拿鏡子，孟玉樓跳上炕去，替他拿抿子掠後

鬢。李嬌兒替他勒鈿兒。孫雪娥預備拿衣裳。不一時，打扮的粉妝玉琢，正是：

羅浮仙子臨凡世，月殿嬋娟出畫堂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六回

春梅嬌撒西門慶





金瓶梅

畫章哭縣濕葵軒

第七十六回 春梅嬌撒西門慶 畫童哭躲溫

葵軒

詩曰：

相勸頻攜金粟杯，莫將閑事系柔懷。年年只是人依舊，
處處何曾花不開？

歌詠且添詩酒興，醉酣還命管弦來。尊前百事皆如昨，
簡點惟無溫秀才。

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，又親自進來催促，見月
娘穿衣裳，方纔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。少頃，月娘從房內

出來，望上道了萬福，慌的任醫官躲在旁邊，屈身還禮。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。琴童安放桌兒錦茵，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，露青蔥，教任醫官診脈。良久診完，月娘又道了個萬福。抽身回房去了。房中小廝拿出茶來。吃畢茶，任醫官說道：「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，尺脈來的浮澀。雖是胎氣，有些榮衛失調，易生嗔怒，又動了肝火。如今頭目不清，中膈有些阻滯煩悶，四肢之內，血少而氣多。」月娘使出琴童來說：「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，胳膊發麻，肚腹往下墜著疼，腰酸，吃飲食無味。」任醫官道：「我已知道，說得明白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瞞後溪說，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，因著氣惱，不能運轉，滯在胸膈間。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，足見厚情。」任醫官道：「豈勞分付，學生無不用心。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。老夫人服過，要戒氣惱，就厚味也少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望乞老先生

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。」任醫官道：「已定安胎理氣，養其榮衛，不勞分付，學生自有斟酌。」西門慶復說：「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，望乞有暖宮丸藥，並見賜些。」任醫官道：「學生謹領，就封過來。」說畢起身，走到前廳院內，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，因問：「老翁，今日府上有甚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巡按宋公連兩司官，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，在舍擺酒。」這任醫官聽了，越發駭然尊敬，在前門揖讓上馬，打了恭又打恭，比尋常不同，倍加敬重。西門慶送他回來，隨即封了一兩銀子，兩方手帕，使琴童騎馬討藥去。

李嬌兒、孟玉樓眾人，都在月娘房裡裝定果盒，搽抹銀器。因說：「大娘，你頭裡還要不出去，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？」月娘道：「甚麼好成樣的老婆，由他死便死了罷，可是他說的：『你是我婆婆？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

了。我還大他八個月哩，漢子疼我，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。』他不討了他口裡話，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？若不是你們攙掇我出去，我後十年也不出去。隨他死，教他死去！常言道：『一雞死，一雞鳴，新來雞兒打鳴忒好聽。』我死了，把他立起來，也不亂，也不嚷，才『拔了蘿蔔地皮寬』。』玉樓道：「大娘，耶嚶，耶嚶！那裡有此話，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。這六姐，不是我說他，有些不知好歹，行事要便勉強，恰似咬群出尖兒的一般，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。大娘你惱他，可知錯惱了哩。」月娘道：「他是比你沒心？他一團兒心機。他怎的會悄悄聽人，行動拿話兒譏諷人。」玉樓道：「娘，你是個當家人，惡水缸兒，不恁大量些，卻怎樣兒的！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。你手放高些，他敢過去了；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，他敢過不去。」月娘道：「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著，那大老婆且打靠後。」

「玉樓道：「哄那個哩？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，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！」月娘道：「他怎的不去？可是他說的，他屋裡拿豬心繩子套，他不去？一個漢子的心，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，他要喜歡那一個，只喜歡那個。誰敢攔他攔，他又說是浪了。」玉樓道：「罷麼，大娘，你已是說過，通把氣兒納納兒。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，賠個不是。趁著他大妗子在這裡，你們兩個笑開了罷。你不然，教他爹兩個裡不作難？就行走也不方便。但要往他屋裡去，又怕你惱；若不去，他又不敢出來。今日前邊恁擺酒，俺們都在這裡定果盒，忙的了不得，他到落得在屋裡躲猾兒。俺每也饒不過他。大妗子，我說的是不是？」大妗子道：「姑娘，也罷，他三娘也說的是。不爭你兩個話差，只顧不見面，教他姑夫也難，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。」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。

孟玉樓抽身往前走。月娘道：「孟三姐，不要叫他去，隨他來不來罷。」玉樓道：「他不敢不來，若不來，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。」一直走到金蓮房中，見他頭也不梳，把臉黃著，坐在炕上。玉樓道：「五姐，你怎的裝憨兒？把頭梳起來，今日前邊擺酒，後邊恁忙亂，你也進去走走兒，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？剛纔如此這般，俺每勸了他這一回。你去到後邊，把惡氣兒揣在懷裡，將出好氣兒來，看怎的與他下個禮，賠個不是兒罷。你我既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頭。常言：『甜言美語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』。你兩個已是見過話，只顧使性兒到幾時？人受一口氣，佛受一爐香，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，天大事都了了。不然，你不教爹兩下里也難。待要往你這邊來，他又惱。」金蓮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！我拿甚麼比他？可是他說的，他是真材實料，正經夫妻，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，能有多大湯水兒？比他的腳指頭

兒也比不的兒。」玉樓道：「你又說，我昨日不說的，一棒打三四個人。就是後婚老婆，也不是趁將來的，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，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！砍一枝，損百株，就是六姐惱了你，還有沒惱你的。有勢休要使盡，有話休要說盡。凡事看上顧下，留些兒防後才好。不管蝨蟲、螞蚱，一例都說著。對著他三位師父、鬱大姐。人人有面，樹樹有皮，俺每臉上就沒些血兒？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。只是你不去，卻怎樣兒的？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，還有一處兒。你快些把頭梳了，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。」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，尋思了半日，忍氣吞聲，鏡臺前拿過抿鏡，只抿了頭，戴上（髻狄）髻，穿上衣裳，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。

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，說道：「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！他不敢不來！」便道：「我兒，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！」

「在旁邊便道：「親家，孩兒年幼，不識好歹，衝撞親家。高抬貴手，將就他罷，饒過這一遭兒。到明日再無禮，犯到親家手裡，隨親家打，我老身也不敢說了。」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，跳起來，趕著玉樓打道：「汗邪了你這麻淫婦，你又做我娘來了。」連眾人都笑了，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。玉樓道：「賊奴才，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，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。」大妗子道：「你姐妹們笑開，恁歡喜歡喜卻不好？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（目吉）（目舌）你們，大家廝抬廝敬，盡讓一句兒就罷了。常言：『牡丹花兒雖好，還要綠葉扶持。』」月娘道：「他不言語，那個好說他？」金蓮道：「娘是個天，俺每是個地。娘容了俺每，俺每骨禿叉著心裡。」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回才像老娘養的。且休要說嘴，俺每做了這一日話，也該你來助助忙兒。」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果

盒，不在話下。

琴童討將藥來，西門慶看了藥貼，就叫送進來與月娘、玉樓。月娘便問玉樓：「你也討藥來？」玉樓道：「還是前日看根兒，下首里只是有些怪疼，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，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。」月娘道：「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，那裡管下寒的是！」

按下後邊。卻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，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。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：「學生還當奉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奉送公祖，猶恐見卻，豈敢雲價。」宋御史道：「這等，何以克當？」一面又作揖致謝。茶罷，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，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。次問及有司官員，西門慶道：「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，李知縣吏事克勤。」

其餘不知其詳，不敢妄說。」宋御史問道：「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，為人卻也好不好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周總兵雖歷練老成，還不如濟州荊都監，青年武舉出身，才勇兼備，公祖倒看他看。」宋御史道：「莫不是都監荊忠？執事何以相熟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與我有一面之交，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，望乞公祖青盼一二。」宋御史道：「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。」又問其次者，西門慶道：「卑職還有妻兄吳鎧，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。昨日委管修義倉，例該升指揮，亦望公祖提拔，實卑職之沾恩惠也。」宋御史道：「既是令親，到明日類本之時，不但加升本等職級，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。」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，因把荊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。宋御史看了，即令書吏收執，分付：「到明日類本之時，呈行我看。」那吏典收下去了。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，不在話下。

正說話間，前廳鼓樂響，左右來報：「兩司老爺都到了。」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，到廳上敘禮。這宋御史慢慢才走出花園角門。眾官見禮畢數，觀看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，五老定勝方糖，高頂簇盤，甚是齊正，周圍卓席俱豐勝，心中大悅。都望西門慶謝道：「生受，容當奉補。」宋御史道：「分資誠為不足，四泉看我分上罷了，諸公不消奉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一面各分次序坐下，左右拿上茶來。眾官又一面差官邀去。

看看等到午後，只見一匹報馬來到說：「侯爺來了。」這裡兩邊鼓樂一齊響起，眾官都出大門迎接。宋御史只在二門裡相候。不一時，藍旗馬道過盡，侯巡撫穿大紅孔雀，戴貂鼠暖耳，渾金帶，坐四人大轎，直至門首下轎。眾官迎接進來。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豸暖耳，犀角帶，相讓而

入。到於大廳上，敘畢禮數，各官廷參畢，然後是西門慶拜見。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，認得西門慶。即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貼，遞與西門慶。西門慶雙手接了，分付家人捧上去。一面參拜畢，寬衣上坐。眾官兩旁僉坐，宋御史居主位。奉畢茶，階下動起樂來。宋御史遞酒簪花，捧上尺頭，隨即抬下卓席來，裝在盒內，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。然後上坐，獻湯飯，割獻花豬，俱不必細說。先是教坊弔隊舞，撮弄百戲，十分齊整。然後才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，呈上關目揭貼。侯公分付搬演《裴晉公還帶記》。唱了一折下來，又割錦纏羊。端的花簇錦攢，吹彈歌舞，簫韶盈耳，金貂滿座。有詩為證：

華堂非霧亦非漸，歌遏行雲酒滿筵。

不但紅娥垂玉佩，果然綠鬢插金蟬。

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，酒過數巡，歌唱兩折下來，令左右拿五兩銀子，分賞廚役、茶酒、樂工、腳下人等，就穿衣起身。眾官俱送出大門，看著上轎而去。回來，宋御史與眾官謝了西門慶，亦告辭而歸。

西門慶送了回來，打發樂工散了。因見天色尚早，分付把卓席休動。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並溫秀才、應伯爵、傅伙計、甘伙計、賁第傳、陳敬濟來坐，聽唱。又拿下兩卓酒餚，打發子弟吃了。等的人來，教他唱《四節記（冬景）》韓熙載夜宴陶學士》抬出梅花來，放在兩邊桌上，賞梅飲酒。先是三伙計來旁坐下。不一時，溫秀才也過來了，吳大舅、吳二舅、應伯爵都來了。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：「前日空過

眾位嫂子，又多謝重禮。」西門慶笑罵道：「賊天殺的狗材，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！」伯爵道：「你休聽人胡說，豈有此理。我想來也沒人。」指王經道：「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，乾淨來家就學舌。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。」說畢，吃了茶。

吳大舅要到後邊，西門慶陪下來，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：「對宋大巡已替大舅說，他看了揭貼，交付書辦收了。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，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。他親口許下，到明日類本之時，自有意思。」吳大舅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與西門慶唱喏：「多累姐夫費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就說是我妻兄，他說既是令親，我已定見過分上。」於是同到房中，見了月娘。月娘與他哥道萬福。大舅向大妗子說道：「你往家去罷了，家裡沒人，如何只顧不去了？」大妗

子道：「三姑娘留下，教我過了初三日去哩。」吳大舅道：「既是姑娘留你，到初四日去便了。」說畢，來到前邊，同眾坐下飲酒。不一時，下邊戲子鑼鼓響動，搬演《韓熙載夜宴（郵亭佳遇）》。正在熱鬧處，忽見玳安來說：「喬親家爹那裡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。」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。喬通道：「爹說昨日空過親家。爹使我送那援納例銀子來，一封三十兩，另外又拿著五兩與吏房使用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，他就與了札付來。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？你還帶回去。」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，管待喬通，打發去了。

話休饒舌。當日唱了《郵亭》兩折，有一更時分，西門慶前邊人散了，看收了家火，就進入月娘房來。大妗子正坐的，見西門慶進來，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。西門慶因向月娘

說：「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，他許下除加升一級，還教他見任管事，就是指揮僉事。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，他好不喜歡，只在年終就題本。」月娘便道：「沒的說，他一個窮衛家官兒，那裡有二三百銀子使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。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，他親口既許下，無有個不做分上的。」月娘道：「隨你與他乾，我不管你。」西門慶便問玉簫：「替你娘煎了藥，拿來我瞧著，打發你娘吃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去，休管他，等我臨睡自家吃。」那西門慶才待往外走，被月娘又叫回來，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若是往前頭去，趁早兒不要去。他頭裡與我陪過不是了，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往他屋裡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不往他屋裡去，往誰屋裡去？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。惹的他昨日對著大妗子，好不拿話兒啞我，說我縱容著你要他，圖你喜歡哩。你

又恁沒廉恥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！」月娘道：「你只依我說，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，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，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裡睡去。隨你明日去不去，我就不管了。」西門慶見恁說，無法可處，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臘月初一日，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升廳畫卯，發放公文。一早辰才來家，又打點禮物豬酒，並三十兩銀子，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。胡府尹收下禮物，即時封過札付來。西門慶在家，請了陰陽徐先生，廳上擺設豬羊酒果，燒紙還願心畢，打發徐先生去了。因見玳安到了，看了回帖，札付上面用著許多印信，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。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戶家，就請喬大戶來吃酒，與他札付瞧。又分送與吳大舅、溫秀才、應伯爵、謝希大並眾

伙計，每人都是一盒，不在話下。一面又發貼兒，初三日請周守備、荊都監、張團練、劉、薛二內相、何千戶、範千戶、吳大舅、喬大戶、王三官兒，共十位客，叫一起雜耍樂工，四個唱的。

那日孟玉樓攢了帳，遞與西門慶，就交代與金蓮管理，他不管了。因來問月娘道：「大娘，你昨日吃了藥兒，可好些？」月娘道：「怪的不人說怪浪肉，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，今日好了。頭也不疼，心口也不發脹了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大娘，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。」連大妗子也笑了。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，又問月娘。月娘道：「該那個管，你交與那個就是了。來問我怎的，誰肯讓的誰？」這西門慶方打帳兌三十兩銀子，三十弔錢，交與金蓮管理，不在話下。

良久，喬大戶到了。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，如此這般拿胡府尹札付與他看。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：「援例上納白米三千石，以濟邊餉」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向西門慶失恭致謝：「多累親家費心，容當叩謝。」因叫喬通：「好生送到家去。」又說：「明日若親家見招，在下有此冠帶，就敢來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。」一面吃茶畢，分付琴童，西廂書房裡放卓兒。「親家請那裡坐，還暖些。」同到書房，才坐下，只見應伯爵到了。斂了幾分人情，交與西門慶，說：「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。」西門慶接了，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，其次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實念、孫寡嘴、常峙節、白賚光、李智、黃四、杜三哥，共十分人情。西門慶道：「我這邊還有吳二舅、沈姨夫，門外任醫官、花大哥並三個伙計、溫蔡軒，也有二十多人，就在初四日請罷。」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，使琴童兒：「拿馬請

你吳大舅來，陪你喬家親爹坐。」因問：「溫師父在家不在？」來安兒道：「溫師父不在家，望朋友去了。」不一時，吳大舅來到，連陳敬濟五人共坐，把酒來斟。桌上擺列許多下飯。飲酒中間，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：「喬親家恭喜的事，今日已領下札付來了。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，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。」喬大戶道：「惶恐，甚大職役，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。」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歷日來了，共二百五十本。西門慶拿回貼賞賜，打發來人去了。應伯爵道：「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。」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，與喬大戶、吳大舅、伯爵三人分開。伯爵看了看，開年改了重和元年，該閏正月。

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。飲酒至晚，喬大戶先告家去。西門慶陪吳大舅、伯爵坐到起更時分方散。分付伴當：「早

伺候備馬，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裡起身，同往郊外送侯爺，留下四名排軍，與來安、春鴻兩個，跟大娘轎往夏家去。」說畢，就歸金蓮房中來。那婦人未等他進房，就先摘了冠兒，亂挽烏雲，花容不整，朱粉懶施，渾衣兒歪在床小，叫著只不做聲。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：「怪小油嘴，你怎的恁個腔兒？」也不答應。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，說道：「你如何悻悻的？」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，把臉扭著，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滾下淚來。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，也把心腸軟了。連忙一隻手摟著他脖子說：「怪油嘴，好好兒的，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？」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：「誰和他合氣來？他平白尋起個不是，對著人罵我是攔漢精，趁漢精，趁了你來了。他是真材實料，正經夫妻。誰教你又到我這裡做甚麼！你守著他去就是了，省的我把攔著你。說你來家，只在我這房裡纏，早是肉身聽著，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

來？白眉赤眼兒的嚼舌根。一件皮襖，也說我不問他，擅自就問漢子討了。我是使的奴才丫頭，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？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，也說不管，偏有那些聲氣的。你是個男子漢，若是有主張，一拳柱定，那裡有這些閑言帳語。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，常言道：『賤里買來賤里賣，容易得來容易舍。』趁將你家來，與你家做小老婆，不氣長。你看昨日，生怕氣了他，在屋裡守著的是誰？請太醫的是誰？在跟前攬撥侍奉的是誰？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，就死在這屋裡，也沒個人兒來揪問。這個就是出那人的心來了！還教我含著眼淚兒，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。」說著，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，倒在西門慶懷裡，嗚嗚咽咽，哭的擗鼻涕彈眼淚。西門慶一面摟抱著勸道：「罷麼，我的兒，我連日心中有事，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罷了。你教我說誰的是？昨日要來看你，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，不教我

來。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夜。雖然我和人睡，一片心只想著你。」婦人道：「罷麼，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。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，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。他如今替你懷著孩子，俺每一根草兒，拿甚麼比他！」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，道：「小油嘴，休要胡說。」只見秋菊拿進茶來。西門慶便道：「賊奴才，好乾淨兒，如何教他拿茶？」因問：「春梅怎的不見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還問春梅哩，他餓的還有一口游氣兒，那屋裡躺著不是。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，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。說他大娘，對著人罵了他奴才，氣生氣死，整哭了三四日了。」這西門慶聽了，說道：「真個？」婦人道：「莫不我哄你不成，你瞧去不是！」

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，只見春梅容妝不整，雲髻歪斜，睡在炕上。西門慶叫道：「怪小油嘴，你怎的不起來？」

一叫著他，只不做聲，推睡。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。那春梅從醜子里伸腰，一個鯉魚打挺，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，早是抱的牢，有護炕倚住不倒。春梅道：「達達，放開了手。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？也玷辱了你這兩隻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，只顧使起性兒來了。說你這兩日沒吃飯？」春梅道：「吃飯不吃飯，你管他怎的！左右是奴才貨兒，死便隨他死了罷。我做奴才，也沒乾壞了甚麼事，並沒教主子罵我一句兒，打我一下兒，做甚麼為這肉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，教大娘這等罵我，嗔俺娘不管我，莫不為瞎淫婦打我五板兒？等到明日，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，若來，你看我指著他一頓好罵。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，就是個禍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就是送了他來，也是好意，誰曉的為他合起氣來。」春梅道：「他若肯放和氣些，我好罵他？他小量人家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

來這裡，你還不倒鐘茶兒我吃？那奴才手不乾淨，我不吃他倒的茶。」春梅道：「死了王屠，連毛吃豬。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，還教我倒甚麼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油嘴兒，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？」因說道：「咱每往那邊屋裡去。我也還沒吃飯哩，教秋菊後邊取菜兒，篩酒，烤果餡餅兒，炊鮮湯咱每吃。」於是不由分訴，拉著春梅手到婦人房內。分付秋菊：「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。」不一時，拿了一方盒菜蔬來。西門慶分付春梅：「把肉鮮拆上幾絲雞肉，加上酸筍韭菜，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。」放下卓兒擺上，一面盛飯來。又烤了一盒果餡餅兒。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，春梅也在旁陪著同吃。三個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吃到一更方睡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起早，約會何千戶來到，吃了頭腦酒，

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。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揮家去，然後打扮，坐大轎，排軍喝道，來安、春鴻跟隨來吃酒，看他娘子兒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玳安、王經看家，將到晌午時分，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著何九，來大門首尋問玳安：「老爹在家不在家？」玳安道：「何老人家、王奶奶稀罕，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裡走走？」王婆子道：「沒勾當怎好來捫門捫戶？今日不因老九，為他兄弟的事，要央煩你老爹，老身還不敢來。」玳安道：「老爺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，俺大娘也不在家。你老人家站站，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。」進入不多時出來，說道：「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。」王婆道：「我敢進去？你引我引兒，只怕有狗。」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，掀開帘子，王婆進去。見婦人家常戴著卧兔兒，穿

著一身錦段衣裳，搽抹的粉妝玉琢，正在炕上腳登著爐臺兒坐的。進去不免下禮，慌的婦人答禮，說道：「老王免了罷。」那婆子見畢禮，坐在炕邊頭。婦人便問：「怎的一向不見你？」王婆子道：「老身心中常想著娘子，只是不敢來親近。」問：「添了哥哥不曾？」婦人道：「有倒好了。小產過兩遍，白不存。」問：「你兒子有了親事來？」王婆道：「還不曾與他尋。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，家中積攢了些，買個驢兒，胡亂磨些面兒賣來度日。」因問：「老爹不在家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他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，他大娘也不在家，有甚話說？」王婆道：「何老九有椿事，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：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，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。攀他是窩主。本等與他無干，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。賊若指攀，只不准他就是了。何十齣來，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，有個說貼兒在此。」一面遞與婦

人。婦人看了，說道：「你留下，等你老爹來家，我與他瞧瞧。」婆子道：「老九在前邊伺候著哩，明日教他來討話罷。」

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，須臾，秋菊拿了一盞茶來，與王婆吃了。那婆子坐著，說道：「娘子，你這般受福勾了。」婦人道：「甚麼勾了，不惹氣便好，成日歐氣不了在這裡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飯來張口，水來濕手，這等插金戴銀，呼奴使婢，又惹甚麼氣？」婦人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，三窩兩塊，大婦小妻，一個碗內兩張匙，不是湯著就抹著。如何沒些氣兒？」婆子道：「好奶奶，你比那個不聰明！趁著老爹這等好時月，你受用到那裡是那裡。」說道：「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。」於是拜辭起身。婦人道：「老王，你多坐回去不是？」那婆子道：「難為老九，只顧等

我，不坐罷。改日再來看你。」婦人也不留他留兒，就放出他來了。到了門首，又叮嚀玳安。玳安道：「你老人家去，我知道，等俺爹來家我就稟。」何九道：「安哥，我明日早來討話罷。」於是和王婆一路去了。

至晚，西門慶來家。玳安便把此事稟知。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貼子，交付與答應的收著：「明日到衙門中稟我。」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四日請人貼子。瞞著春梅，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並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，對著他說：「是與申二姐的，教他休惱。」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，說：「他不敢惱。多上覆爹娘，衝撞他春梅姑娘。」俱不在言表。

至晚，月娘來家，先拜見大妗子眾人，然後見西門慶，道了萬福，就告訴：「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，好不喜歡。今

日也有許多親鄰堂客。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，也有與你的書，明日送來與你。也只在這初六、七起身，搬取家小上京。說了又說，好歹央賁四送他到京就回來。賁四的那孩子長兒，今日與我磕頭，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。嗔道他旁邊捧著茶把眼只顧偷瞧我。我也忘了他，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，叫做瑞雲，『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』，他才放下茶托兒，與我磕了四個頭。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。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，抬舉他，也不把他當房裡人，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還是這孩子有福，若是別人家手裡，怎麼容得，不罵奴才少椒末兒，又肯抬舉他！」被月娘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磣說嘴的貨，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！」西門慶笑了，說道：「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，我線鋪子教誰看？」月娘道：「關兩日也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關兩日，阻了買賣，近年近節，綢絹絨線正快，如何關閉了鋪

子？到明日再處。」說畢，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，走到那邊房內，和大妗子坐的。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。

是日，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，早往衙門中去了。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，與了玳安一兩銀子。玳安道：「昨日爹來家，就替你說了。今日到衙門中，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。你往衙門首伺候。」何九聽言，滿心歡喜，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。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，提出強盜來，每人又是一夾，二十大板，把何十開出來，放了。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，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。正是：張公吃酒李公醉，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。有詩為證：

宋朝氣運已將終，執掌提刑甚不公。畢竟難逃天下眼，那堪激濁與揚清。

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：吳銀兒、鄭愛月兒、洪四兒、齊香兒，日頭晌午就來了，都到月娘房內，與月娘、大妗子眾人磕頭。月娘擺茶與他們吃了。正彈著樂器，唱曲兒與眾人聽，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，進房來。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，笑嘻嘻向前，與西門慶磕頭。坐下，月娘便問：「你怎的衙門中這咱才來？」西門慶告訴：「今日向理好幾樁事情。」因望著金蓮說：「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，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。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，教我每人打了二十，夾了一夾，拿了門外寺里一個和尚頂缺，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。又是一起姦情事，是丈母養女婿的。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，名喚宋得，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。落後親丈母死了，娶了個後丈母周氏，不上一年，把丈人死了。這周氏年小，守不得，就與這女婿暗暗通姦，後因為責使女，被使女傳於兩鄰，才首告官。今日取了供招，都

一日送過去了。這一到東平府，姦妻之母，系總麻之親，兩個都是絞罪。」潘金蓮道：「要著我，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，問他個死罪也不多。你穿青衣抱黑柱，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吃我把那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。為你這奴才，一時小節不完，喪了兩個人性命。」月娘道：「大不正則小不敬。母狗不掉尾，公獨不上身。大凡還是女人心邪，若是那正氣的，誰敢犯他！」四個唱的都笑道：「娘說的是。就是俺裡邊唱的，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，休說外頭人家。」說畢，擺飯與西門慶吃了。

忽聽前廳鼓樂響，荊都監來了。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，接至廳上敘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如此這般告說：「宋巡按收了說貼，已慨然許下，執事恭喜，必然在邇。」荊都監聽了，又下坐作揖致謝：「老翁費心，提攜之力，銘刻難

忘。」西門慶又說起：「周老總兵，生也薦言一二，宋公必有主意。」談話間，忽然劉薛二公公到。鼓樂迎接進來，西門太相讓入廳，敘禮。二內相皆穿青縵絨蟒衣，寶石條環，正中間坐下。次後周守備到了，一處敘話。荊都監又向周守備說：「四泉厚情，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，曾稱頌公之才猷。宋公已留神於中，高轉在即。」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。落後張團練、何千戶、王三官、範千戶、吳大舅、喬大戶陸續都到了。喬大戶冠帶青衣，四個伴當跟隨，進門見畢諸公，與西門慶拜了四拜。眾人問其恭喜之事，西門慶道：「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。」周守備道：「四泉令親，吾輩亦當奉賀。」喬大戶道：「蒙列位老爹盛情，豈敢動勞。」說畢，各分次序坐下。遍遞了一道茶，然後遞酒上坐。錦屏前玳筵羅列，畫堂內寶玩爭輝，階前動一派笙歌，席上堆滿盤異果。良久，遞酒安席畢，各歸席坐下。王

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，西門慶道：「尋常罷了，今日在舍，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。」王三官必不得已，左邊垂首坐了。須臾，上罷湯飯，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。良久，才是四個唱的，拿著銀箏玉板，放嬌聲當筵彈唱。正是：

舞裙歌板逐時新，散盡黃金只此身。寄與富兒休暴殄，儉如良藥可醫貧。

當日劉內相坐首席，也賞了許多銀子。飲酒為歡，至一更時分方散。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。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，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，打發三個唱的去。臨去，見西門慶在廳上，拜見拜見。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：「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，兩個還來唱一日。」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，不叫李桂姐來唱，笑道：「爹，你兵馬司倒了

牆——賊走了？」又問：「明日請誰吃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都是親朋。」鄭愛月兒道：「有應二那花子，我不來，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沒有他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沒有他才好。若有那怪攬刀子的，俺們不來。」說畢，磕了頭去了。西門慶看著收了家伙，回到李瓶兒那邊，和如意兒睡了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次日，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。回來家中擺酒，請吳道官、吳二舅、花大舅、沈姨父、韓姨夫、任醫官、溫秀才、應伯爵，並會眾人李智、黃四、杜三哥並家中三個伙計，十二張桌兒。席中止是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，李銘、吳惠、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。正遞酒中間，忽平安兒來報：「雲二叔新襲了職，來拜爹，送禮來。」西門慶聽言，忙道：「有請。」只見雲理守穿著青紵

絲補服員領，冠冕著，腰系金帶，後面伴當抬著禮物，先遞上揭貼，與西門慶觀看。上寫：「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理守頓首百拜。謹具土儀：貂鼠十個，海魚一尾，蝦米一包，臘鵝四隻，臘鴨十隻，油低簾二架，少申芹敬。」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，連忙致謝。雲理守道：「在下昨日才來家，今日特來拜老爹。」於是四雙八拜，說道：「蒙老爹莫大之恩，些少土儀，表意而已。」然後又與眾人敘禮拜見。西門慶見他居官，就待他不同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，連忙安鐘箸，下湯飯。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。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，這雲理守一一數言：「蒙兵部餘爺憐先兄在鎮病亡，祖職不動，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。」西門慶歡喜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容日已定來賀。」當日眾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，又令三個唱的奉酒，須臾把雲理守灌的醉了。那應伯爵在席上，如線兒提的一般，起來坐下，又與李桂姐、鄭

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。當日酒筵笑聲，花攢錦簇，觥籌交錯，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。打發三個唱的去，西門慶歸上房宿歇。

到次日起來遲，正在上房擺粥吃了，穿衣要拜雲理守。只見玳安來說：「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。」西門慶就知為夏龍溪送家小之事，一面出來廳上。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，說道：「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家小往京里去，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？」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，無非是敘其闊別，謝其早晚看顧家小，又借賁四攜送家小之事，因說道：「他既央你，你怎的不去！」因問：「幾時起身？」賁四道：「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，分付初六日家小準起身。小人也得半月才回來。」說畢，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去，我教你吳二舅來，替你開兩

日罷。」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，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。西門慶就冠冕著出門，拜雲指揮去了。

那日大妗子家去，叫下轎子門首伺候。也是合當有事，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，送出門首上轎。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房，大哭不止。那平安兒只顧扯他，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。被月娘等聽見，送出大妗子去了，便問平安兒：「賊囚，你平白扯他怎的？惹的他恁怪哭。」平安道：「溫師父那邊叫扯，他白不去，只是罵小的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教他好好去罷。」因問道：「小廝，你師父那邊叫，去就是了，怎的哭起來？」那畫童嚷平安道：「又不關你事，我不去罷了，你扯我怎的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因何不去？」那小廝又不言語。金蓮道：「這賊小囚兒，就是個肉佞賊。你大娘問你，怎的不言語？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，那小廝越發

大哭了。月娘道：「怪囚根子，你平白打他怎的？你好好教他說，怎的不去？」正問著，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。月娘問道：「你爹來了？」玳安道：「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。使我送衣裳來了，要還氈巾去。」看見畫童兒哭，便問：「小大官兒，怎的號啣痛也是的？」平安道：「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，反哭罵起我來了。玳安道：「我的哥哥，溫師父叫，你仔細，有名的溫屁股，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。你每常怎麼挨他的，今日又躲起來了？」月娘罵道：「怪囚根子，怎麼溫屁股？」玳安道：「娘只問他就是。」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，一面叫過畫童兒來，只顧問他：「小奴才，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？你不說，看我教你大娘打你。」遍問那小廝急了，說道：「他只要哄著小的，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里，弄和脹脹的疼起來。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，他又不肯拔，只顧來回動。且教小的拿出，跑過來，他又來叫小

的。一月娘聽了便喝道：「怪賊小奴才兒，還不與我過一邊去！也有這六姐，只管審問他，說的磳死了。我不知道，還當是好話兒，側著耳朵兒聽他。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帚的行貨子，人家小廝與你使，卻背地乾這個營生。」金蓮道：「大娘，那個上蘆帚的肯乾這營生，冷鋪睡的花子才這般所為。」孟玉樓道：「這蠻子，他有老婆，怎生這等沒廉恥？」金蓮道：「他來了這一向，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。」平安道：「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。他但往那邊去就鎖了門。住了這半年，我只見他會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，沒到晚上就來家了。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，只好晚夕門首倒馮子走走兒罷了。」金蓮道：「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，嫁了他，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，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。」說了回，月娘同眾人回後邊去了。

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，到上房坐下。月娘問道：「雲伙計留你坐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在家，見我去，旋放桌兒留我坐，打開一壇酒和我吃。如今衛中荊南崗升了，他就挨著掌印。明日連他和喬親家，就是兩分賀禮，眾同僚都說了，要與他掛軸子，少不得教溫葵軒做兩篇文章，買軸子寫。」月娘道：「還纏甚麼溫葵軒、烏葵軒哩！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，沒廉恥，傳出去教人家知道，把醜來出盡了。」西門慶聽言，唬了一跳，便問：「怎麼的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別要來問我，你問你家小廝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那個小廝？」金蓮道：「情知是誰？畫童賊小奴才，俺去送大妗子去，他正在門首哭，如此這般，溫蠻子弄他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還有些不信，便道：「你叫那小奴才來，等我問他。」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，跪下，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，便道：「賊奴才，你實說，他叫你做甚麼？」畫童

兒道：「他叫小的，要灌醉了小的，乾那小營生兒。今日小的害疼，躲出來了，不敢去。他只顧使平安叫，又打小的，教娘出來看見了。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，小的不敢說。昨日爹家中擺酒，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火與他。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，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，倪師父又與夏老爺瞧。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便道：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把他當個人看，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，要他何用？」一面喝令畫童起去，分付：「再不消過那邊去了。」那畫童磕了頭，起來往前邊去了。西門慶向月娘道：「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，我想來沒人，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，我怎的曉得？這樣的狗骨禿東西，平白養在家做甚麼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和誰說？你家又沒孩子上學，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，只為寫禮貼兒，饒養活著他，還教他弄乾坤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消說了，明

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。」一面叫將平安來，分付：「對過對他說，家老爹要房子堆貨，教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。等他來見我，你在門首，只回我不在家。」那平安兒應諾去了。

西門慶告月娘說：「今日賁四來辭我，初六日起身，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。我想來，線鋪子沒人，倒好教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。好不好？」月娘道：「好不好，隨你叫他去。我不管你，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。」西門慶不聽，於是使棋童兒：「請你二舅來。」不一時，請吳二舅到，在前廳陪他吃酒坐的，把鑰匙交付與他：「明日同來昭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。」不在話下。

卻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，心中省恐。到次日，平安走來說：「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，早晚要這房子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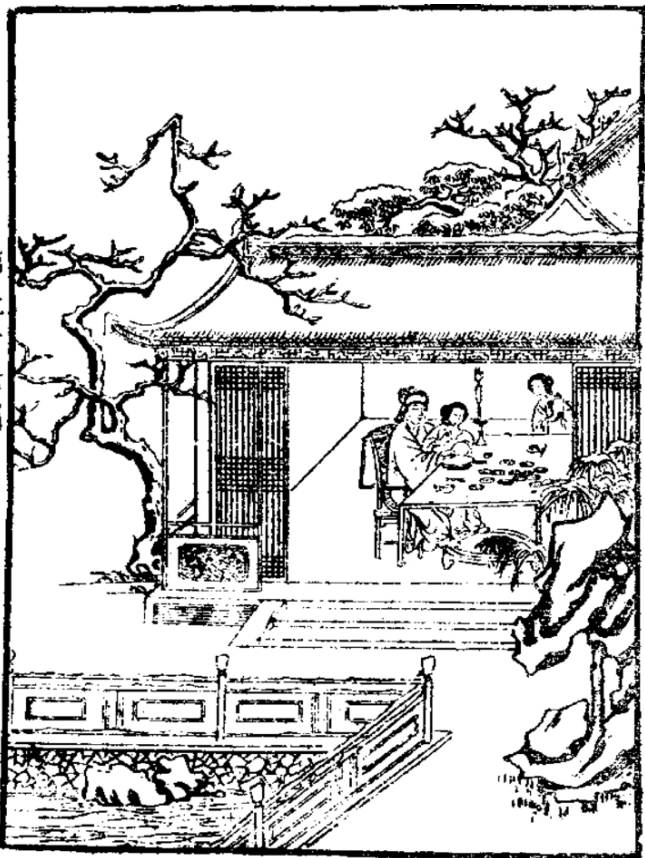
貨，教師父別尋房兒罷。」這溫秀才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，穿了衣巾，要見西門慶說話。平安道：「俺爹往衙門中去了，還未來哩。」比及來，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，具了一篇長柬，遞與琴童兒。琴童又不敢接，說道：「俺爹才從衙門中回家，辛苦，後邊歇去了，俺每不敢稟。」這溫秀才就知疏遠他，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，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。正是：誰人汲得西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

靡不有初鮮克終，交情似水淡長濃。自古人無千日好，果然花無摘下紅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七回

西門慶踏雪訪愛月



李瓶兒



賁四嫂帶水戰情郎

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

水戰情郎

詞曰：

望江南

梅其雪，歲暮鬥新妝。月底素華同弄色，風前輕片半含香，不比柳花狂。

雙雀影，堪比雪衣娘。六齣光中曾結伴，百花頭上解尋芳，爭似兩鴛鴦。

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，自知慚愧，隨移家小，搬

過舊家去了。西門慶收拾書院，做了客坐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尚舉人來拜辭，上京會試，問西門慶借皮箱氎衫。西門慶陪坐待茶，因說起喬大戶、雲理守：「兩位舍親，一受義官，一受祖職，見任管事，欲求兩篇軸文奉賀。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？借重一言，學生具幣禮相求。」尚舉人笑道：「老翁何用禮，學生敝同窗聶兩湖，見在武庫肄業，與小兒為師，本領雜作極富。學生就與他說，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連忙致謝。茶畢起身。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、五錢白金，差琴童送軸子並氎衫、皮箱，到尚舉人處放下。那消兩日，寫成軸文差人送來。西門慶掛在壁上，但見金字輝粕，文不加點，心中大喜。只見應伯爵來問：「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，幾時舉行？軸文做了不曾？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又題什麼溫老先

兒，通是個狗類之人！」如此這般，告訴一遍。伯爵道：「哥，我說此人言過其實，虛浮之甚，早時你有後眼，不然，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了。」又問他：「二公賀軸，何人寫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尚小塘來拜我，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，央求聶兩湖作了。文章已寫了來，你瞧！」於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，喝采不已，又說道：「人情都全了，哥，你早送與人家，好預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好日期，早差人送去。」

正說著，忽報：「夏老爹兒來拜辭，說初六日起身去。小的回爹不在家。他說教對何老爹那裡說聲，差人那邊看守去。」西門太看見貼兒上寫著「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，謝辭」。西門慶道：「連尚舉人搭他家，就是兩分程儀香絹。一分付琴童：「連忙買了，教你姐夫封了，寫貼子送去。」

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，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貼兒來報：「參議汪老爹、兵備雷老爹、郎中安老爹來拜。」西門慶看貼兒：「汪伯彥、雷啟元、安忱拜。」連忙穿衣系帶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有事，我去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明日會你哩。」一面整衣出迎。二官員皆相讓而入。進入大廳，敘禮，道及嚮日叨擾之事。少頃茶罷，坐話間，安郎中便道：「雷東谷、汪少華並學生，又來乾瀆：有浙江本府趙大尹，新升大理寺正，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，已發柬，定初九日。主家共五席。戲子學生那裡叫來。未知肯允諾否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生分付，學生掃門拱候。」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，西門慶令左右收了，相送出門。雷東谷向西門慶道：「前日錢雲野書到，說那孫文相乃是貴伙計，學生已並他除開了，曾來相告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正是，多承老先生費心，容當叩拜。」雷兵備道：「你我相愛間，何為

多數。一言畢，相揖上轎而去。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，另定了一把新等子。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，拿到跟前與他瞧過，方數錢與他。他又不數，只教春梅數錢，提等子。小廝被春鴻罵的狗血淋頭，行動就說落，教西門慶打。以此眾小廝互相抱怨，都說在三娘手兒里使錢好。

卻說次日，西門慶衙門中散了，對何千戶說：「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，長官可曾委人那裡看守門戶去？」何千戶道：「正是，昨日那邊著人來說，學生已令小價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。」於是出衙門，並馬到了夏家宅內。家小已是去盡了，伴當在門首伺候。兩位官府下馬，進到廳上。西門慶引著何千戶前後觀看了，又到前邊花亭上，見一片空地，無甚花草。西門慶道：「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，栽些花柳，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。」

何千戶道：「這個已定。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，蓋三間捲棚，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。」看了一回，分付家人收拾打掃，關閉門戶。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，趕年裡搬取家眷。西門慶作別回家。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。到次日才搬行李來住，不在言表。

西門慶剛到家下馬，見何九買了一匹尺頭、四樣下飯、一壇酒來謝。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，二十張桌圍，八十股官香，一盒沉速料香，一壇自造內酒，一口鮮豬。西門慶進門，劉公公家人就磕頭，說道：「家公多多上履，這些微禮，與老爹賞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日空過老公公，怎又送這厚禮來？」便令左右：「快收了，請管家等等兒。」少頃，畫童兒拿出一鐘茶來，打發吃了。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，拿回貼，打發去了。一面請何九進去。西門

慶見何九，一把手扯在廳上來。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，道：「多蒙老爹天心，超生小人兄弟，感恩不淺。」請西門慶受禮，西門慶不肯受磕頭，拉起來，說道：「老九，你我舊人，快休如此。」就讓他坐。何九說道：「小人微末之人，豈敢僭坐。」只說立在旁邊。西門慶也站著，陪吃了一盞茶，說道：「老九，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？我斷然不受，若有甚麼人欺負你，只顧來說，我替你出氣。倘縣中派你甚差事，我拿貼兒與你李老爹說。」何九道：「蒙老爹恩典，小人知道。小人如今也老了，差事已告與小人何欽頂替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你清閑些好。」又說道：「既你不肯，我把這酒禮收了，那尺頭你還拿去，我也不留你坐了。」那何九千恩萬謝，拜辭去了。

西門慶就坐在廳上，看看打點禮物果盒、花紅羊酒、軸

文並各人分資。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，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。玳安回來，喬家與了五錢銀子。王經到雲理守家，管待了茶食，與了一匹真青大布、一雙琴鞋，回「門下辱愛生」雙貼兒：「多上覆老爹，改日奉請。」西門慶滿心歡喜，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，因向月娘說：「賁四去了，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，我今日倒閑，往那裡看看去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去不是，若是要酒菜兒，蚤使小廝來家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一面分付備馬，就戴著氎忠靖巾，貂鼠暖耳，綠絨補子擎褶，粉底皂靴，琴童、玳安跟隨，徑往獅子街來。到房子內，吳二舅與來昭正掛著花拷拷兒，發買綢絹、絨線、絲綿，擠一鋪子人做買賣，打發不開。西門慶下馬，看了看，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。吳二舅走來作揖，因說：「一日也攢銀二三十兩。」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：「二舅每日茶飯休要誤了。」來昭妻道：「逐日伺候酒

飯，不敢有誤。」

西門慶見天色陰晦，彤雲密佈，冷氣侵人，將有作雪的模樣。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，即令琴童：「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，問你大娘，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。」琴童應諾。到家，不一時，取了貂鼠皮襖，並一盒酒菜來。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，分付：「二舅，你晚夕在此上宿，慢慢再用。我家去罷。」於是帶上眼紗，騎馬，玳安、琴童跟隨，徑進構欄，往鄭愛月兒家來。轉過東街口，只見天上紛紛揚揚，飄起一天瑞雪來。但見：

漠漠嚴寒匝地，這雪兒下得正好。扯絮擗綿，裁成片片，大如拷拷。見林間竹筍茆茨，爭些被他壓倒。富豪俠卻言：消災障猶嫌少。圍向那紅爐獸炭，穿的是貂裘繡襖。手

拈梅花，唱道是國家祥瑞，不念貧民些小。高卧有幽人，吟詠多詩草。

西門慶踏著那亂瓊碎玉，進入構欄，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。只見丫鬟飛報進來，說：「老爹來了。」鄭媽媽看見，出來，至於中堂見禮，說道：「前日多謝老爹重禮，姐兒又在宅內打攪，又教他大娘、三娘賞他花翠汗巾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日空了他來。」一面坐下。西門慶令玳安：「把馬牽進來，後邊院落安放。」老媽道：「請爹後邊明間坐罷。月姐才起來梳頭，只說老爹昨日來，到伺候了一日，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，起來的遲些。」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，但見綠穿半啟、氈幕低張，地平上黃銅大盆生著炭火。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。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，遞了茶。然後愛月兒才出來，頭輓一窩絲杭州纜，翠梅花鈕

兒，金釵釵梳，海獺卧兔兒。打扮的霧靄雲鬢，粉妝玉琢。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爹，我那一日來晚了。緊自前邊散的遲，到後邊，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，留著吃飯，來家有三更天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響瓜兒。」鄭愛月兒道：「誰教他怪叨嘮，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！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，哄我，要送俺每來。我便說：『沒爹這裡燈籠送俺每，蔣胖子弔在陰溝里——缺臭了你了。』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，祝麻子又會著王三官兒，大街上請了榮嬌兒。」鄭月兒道：「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，燒了一炷香，不去了。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著哩。」說了一回話，道：「爹，只怕你冷，往房裡坐。」

這西門慶到於房中，脫去貂裘，和粉頭圍爐共坐，房中

香氣襲人。須臾，丫頭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、一寸大的水角兒來。姊妹二人陪西門慶，每人吃了一甌兒。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，添與西門慶。西門慶道：「我勾了，才吃了兩個點心來了。心裡要來你這裡走走，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。」愛月兒道：「爹前日不會下我？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，不想爹今日才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，亂著就不曾來得。」愛月兒道：「我要問爹，有貂鼠買個兒與我，我要做了圍脖兒戴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昨日韓伙計打遼東來，送了我幾個好貂鼠。你娘們都沒圍脖兒，到明日一總做了，送兩個一家一個。」於是愛香、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。西門慶分付：「休見了桂姐、銀姐說。」鄭月兒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因說：「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裡過夜，問我他幾時來的，我沒瞞他，教我說：『昨日請周爺，俺每四個都在這裡唱了一日。爹說有王三官兒

在這裡，不好請你的。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，才請你來唱。』他一聲兒也沒言語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這個回的他好。前日李銘，我也不要他唱來，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。落後你三娘生日，桂姐買了一分禮來，再一與我陪不是。你娘們說著，我不理他。昨日我竟留下銀姐，使他知道。」愛月兒道：「不知三娘生日，我失誤了人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你雲老爹擺酒，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。」愛月兒道：「爹分付，我去。」說了回話，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，和西門慶在炕氈條上抹牌頑耍。愛香兒也坐在旁邊同抹。三人抹了回牌，須臾，擺上酒來，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，不免筭排雁柱，款跨鮫綃，姊妹兩個彈唱。唱了一套，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，和西門慶搶紅頑笑。杯來盞去，各添春色。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中，床旁側錦屏風上，掛著一軸《愛月美人圖》，題詩一首：

有美人兮迥出群，輕風斜拂石榴裙。花開金谷春三月，月轉花陰夜十分。

玉雪精神聯仲琰，瓊林才貌過文君。少年情思應須慕，莫使無心托白雲。

西門慶看了，便問：「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？」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撫說道：「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。他如今不號三泉了，號小軒了。他告人說，學爹說：『我號四泉，他怎的號三泉？』他恐怕爹惱，因此改了號小軒。」一面走向前，取筆過來，把那「三」字就塗抹了。西門慶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。」粉頭道：「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，我才曉的。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，他故此改號小軒。」說畢，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，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

在房內。兩個並肩疊股，搶紅飲酒，因說起林太太來，怎的大量，好風月：「我在他家吃酒，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。還是他主意，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，教我受他禮，委托我指教他成人。」粉頭拍手大笑道：「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，到明日，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到明日，我先燒與他一炷香。到正月里，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，看他去不去。」粉頭道：「爹，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緻，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。今年十九歲兒，只在家中守寡，王三官兒通不著家。爹，你肯用些工夫兒，不愁不是你的人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相挨相湊。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果碟兒來，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。又用舌頭噙鳳香蜜餅送入他口中，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，露出那話來，教他弄。那話猙獰跳腦，紫強光鮮，西門慶令他品之。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頂，輕啟朱唇，

半吞半吐，或進或出，嗚咂有聲，品弄了一回。靈犀已透，淫心似火，便欲交歡。粉頭便往後邊去了。西門慶出房更衣，見雪越下得甚緊。回到房中，丫鬟向前打發脫靴解帶，先上牙床。粉頭澡牝回來，掩上雙扉，共入鴛帳。正是：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，惹蝶芳心軟欲濃。有詩為證：

聚散無憑在夢中，起來殘燭映紗紅。鐘情自古多神合，誰道陽臺路不通。

兩個雲雨歡娛，到一更時分起來。整衣理鬢，丫鬟復釀美酒，重整佳餚，又飲勾幾杯。問玳安：「有燈籠、傘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琴童家去取燈籠、傘來了。」這西門慶方纔作別，鴛子、粉頭相送出門，看著上馬。鄭月兒揚聲叫道：「爹若叫我，蚤些來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一

面上馬，打著傘出院門，一路踏雪到家中。對著吳月娘，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，不在話下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卻是初八日，打聽何千戶行李，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，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、五錢折帕賀儀過去。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。西門慶見雪晴，風色甚冷，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，叫小廝拿菜兒，留他吃粥，因說道：「昨日喬親家、雲二哥禮並折帕，都送去了。你的人情，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。你不消與他罷，只等發柬請吃酒。」應伯爵舉手謝了，因問：「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？那兩位是何人？」西門慶道：「那兩個，一個是雷兵備，一個是汪參議，都是浙江人，要在我這裡擺酒。明日請杭州趙霆知府，新升京堂大理寺丞，是他每本府父母官，相處分上，又不可回他的。通身只三兩分資。」伯爵道：「大凡文職好細，三

兩銀子勾做甚麼！哥少不得賠些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雷兵備，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，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哩。」伯爵道：「你說他不仔細，如今還記著，折準擺這席酒才罷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伯爵叫：「應寶，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。」西門慶便問：「是何人？」伯爵道：「一個小後生，倒也是舊人家出身。父母都沒了，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。已有媳婦兒，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，出來了。如今閑著，做不的甚麼。他與應寶是朋友，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。今早應寶對我說：『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。』我便說：『不知你大爹用不用？』」因問應寶：「他叫甚麼名字？你叫他進來。」應寶道：「他姓來，叫來友兒。」只見那來友兒，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，簾外站立。伯爵道：「

若論他這身材膂力盡有，掇輕負重卻去的。」因問：「你多少年紀了？」來友兒道：「小的二十歲了。」又問：「你媳婦沒子女？」那人道：「只光兩口兒。」應寶道：「不瞞爹說，他媳婦才十九歲兒，廚竈針線，大小衣裳都會做。」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，為人朴實，便道：「既是你應二爹來說，用心在我這裡答應。」分付：「揀個好日期，寫紙文書，兩口兒搬進來罷。」那來友兒磕了個頭。西門慶就叫琴童兒領到後邊，見月娘眾人磕頭去。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。伯爵坐了回，家去了。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，交與西門慶收了，改名來爵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賁四娘子，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，每日買東買西，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、畫童兒。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，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。賁四娘子和氣，就定出菜兒

來，或要茶水，應手而至。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，亦不見怪。以此今日他不在家，使著那個不替他動？玳安兒與平安兒，在他屋裡坐的更多。

初九日，西門慶與安郎中、汪參議、雷兵備擺酒，請趙知府，俱不必細說。那日蚤辰，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。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眾人磕頭。月娘見他穿著紫綢襖，青布披襖，綠布裙子，生的五短身材，瓜子麵皮兒，搽脂抹粉，纏的兩隻腳翹翹的，問起來，諸般針指都會做。取了他個名字，叫做惠元，與惠秀、惠祥一遞三日上竈，不題。

一日，門外楊姑娘沒了。安童兒來報喪。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，三牲湯飯，又封了五兩香儀。吳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四頂轎子，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弔孝，琴童

兒、棋童兒、來爵兒、來安兒四個，都跟轎子，不在家。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，看著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，先攢出一個圍脖兒，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，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。鄭家管待酒饌，與了他三錢銀子。玳安走來，回西門慶話，說：「月姨多上覆，多謝了，前日空過了爹來。與了小的三錢銀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收了罷。」因問他：「賁四不在家，你頭裡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，沒人使，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既沒人使，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。」又悄悄向玳安道：「你慢慢和他說，如此這般，爹要來看你看兒，你心下如何？看他怎的說。他若肯了，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我。」玳安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領了西門慶言語，應諾下去。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。只見王經向顧銀鋪內取了金赤虎，並四對金頭銀簪兒，交與西門慶。西

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，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，與瞭如意兒那赤虎，又是一對簪兒。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。二人接了，連忙磕頭。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。須臾，拿飯來吃了，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。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，見王經在旁，不言語。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。那玳安方說：「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，他笑了。約會晚上些伺候，等爹進去。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。」西門慶見紅綿紙兒，包著一方紅綾織錦回紋汗巾兒，聞了聞噴鼻香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袖了。只見王經拿茶來，吃了，又走過對門，看匠人做生活去。

忽報：「花大舅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請過來這邊坐。」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里，作揖坐下。致謝外日相擾。敘話間，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。花子繇道：「門外一個客人，」

有五百包無錫米，凍了河，緊等要賣了回家去。我想著姐夫，倒好買下等價錢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平白要他做甚麼？凍河還沒人要，到開河船來了，越發價錢跌了。如今家中也沒銀子。」即分付玳安：「收拾放桌兒，家中說，看菜兒來。」一面使畫童兒：「請你應二爹來，陪你花爹坐。」不一時，伯爵來到。三人共在一處，圍爐飲酒。又叫烙了兩炷餅吃，良久，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，送節禮疏誥來。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。就攬李瓶兒百日經，與他銀子去。吃至日落時分，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。次後甘伙計收了鋪子，又請來坐，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，不覺到掌燈已後。吳月娘眾人轎子到了，來安走來回話。伯爵道：「嫂子們今日都往那裡去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楊姑娘沒了，今日三日念經，我這裡備了張祭卓，又封了香儀兒，都去弔問。」伯爵道：「他老人家也高壽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敢也有七十五

六。男花女花都沒有，只靠侄兒那裡養活，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好好，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，就是一場事了，哥的大陰鷲。」說畢，酒過數巡，伯爵與甘伙計作辭去了。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，分付後生王顯：「仔細火燭。」王顯道：「小的知道。」看著把門關上了。

這西門慶見沒人，兩天步就走入賁四家來。只見卉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，見對門關的門響，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。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，西門慶鑽入裡面。婦人還扯上封門，說道：「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。」原來裡間榻扇廂著後半間，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，籠著旺旺的火。桌上點著燈，兩邊護炕糊的雪白。婦人勒著翠藍銷金箍兒，上穿紫綢襖，青綃絲披襖，玉色綃裙子，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，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，因悄悄說：「只怕隔壁韓

嫂兒知道。「西門慶道：「不妨事。黑影子裡他那裡曉的。一於是不由分說，把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。拉過枕頭來，解衣按在炕沿子上，扛起腿來就聳。那話上已束著托子，剛插入牝中，就拽了幾拽，婦人下邊淫水直流，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。西門慶拽出那話來，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，蘸了些在龜頭上，攆進去，方纔澀住淫津，肆行抽拽。婦人雙手扳著西門慶肩膀，兩廂迎湊，在下揚聲顫語，呻吟不絕。這西門慶乘著酒興，架起兩腿在胳膊上，只顧沒棱露腦，銳進長驅，肆行扇躡，何止二三百度。須臾，弄的婦人雲髻蓬鬆，舌尖冰冷，口不能言。西門慶則氣喘吁吁，靈龜暢美，一泄如註。良久，拽出那話來，淫水隨出，用帕搽之。兩個整衣系帶，復理殘妝。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，又是兩對金頭簪兒，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。婦人拜謝了，悄悄打發出來。那邊玳安在鋪子里，專心只聽這

邊門環兒響，便開大門，放西門慶進來。自知更無一人曉的。後次朝來暮往，也入港一二次。正是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睨見，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。這金蓮亦不說破他。

一日，臘月十五日，喬大戶家請吃酒。西門慶會同應伯爵、吳大舅一齊起身。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，至二更方散。第二日，每家一張卓面，俱不必細說。

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綢絹貨物，臘月初旬起身，雇船裝載，趕至臨清馬頭。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，便雇頭口來家，取車銳銀兩，到門首下頭口。琴童道：「崔大哥來了，請廳上坐。爹在對門房子里，等我請去。」一面走到對門，不見西門慶，因問平安兒，平安兒道：「爹敢進後邊去了。」

「這琴童走到上房問月娘，月娘道：『見鬼的，你爹從蚤辰出去，再幾時進來？』又到各房裡，並花園、書房都瞧遍了，沒有。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：『省恐殺人，不知爹往那裡去了，白尋不著！大白日里把爹來不見了。崔大哥來了這一日，只顧教他坐著。』那玳安分明知道，只不做聲。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，把眾人唬了一驚。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，才出來。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，望著琴童兒吐舌頭，都替他捏兩把汗道：『管情崔大哥去了，有幾下子打。』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，崔本見了，磕頭畢，交了書帳，說：『船到馬頭，少車稅銀兩。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，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。他每往杭州去了，俺每都到苗青家住兩日。』因說：『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，抬了揚州衛一個千戶家女子，十六歲了，名喚楚雲。說不盡生的花如臉，玉如肌，星如眼，月如眉，腰如柳，襪如鉤，兩隻腳

兒，恰剛三寸。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豹。腹中有三千小曲，八百大曲。苗青如此還養在家，替他打妝奩，治衣服。待開春，韓伙計、保官兒船上帶來，伏侍老爹，消愁解悶。一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你船上稍了來也罷。又費煩他治甚衣服，打甚妝奩，愁我家沒有？」於是恨不的騰雲展翅，飛上揚州，搬取嬌姿，賞心樂事。正是：鹿分鄭相應難辨，蝶化莊周末可。有詩為證：

聞道揚州一楚雲，偶憑青鳥語來真。不知好物都離隔，試把梅花問主人。

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，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，又寫書與錢主事，煩他青目。崔本言訖，作辭，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。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，都說：「我兒，你不知有

多少造化。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，若不是，綁著鬼有幾下打。」琴童笑道：「只你知爹性兒。」

比及起了貨，來到獅子街卸下，就是下旬時分。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，忽見荊都監差人拿貼兒來，問：「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，未知旨意下來不曾？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為妙。」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，拿了五錢銀子，往巡按公衙打聽。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，寫抄得一紙，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。上面寫著：

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：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，以勵人心，以隆聖治事。竊惟吏以撫民，武以御亂，所保障地方，以司民命者也。苟非其人，則處置乖方，民受其害，國何賴焉！臣奉命按臨山東等處，吏政民瘼，監司守

御，無不留心咨訪。覆命按撫大臣，詳加鑒別，各官賢否，頗得其實。茲當差滿之期，敢不一一陳之。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，撫民有方；廉使趙訥，綱紀肅清，士民服習；兵備副使雷啟元，軍民咸服其恩威，僚幕悉推其練達；濟南府知府張叔夜，經濟可觀，才堪司牧；東平府知府胡師父，居任清慎，視民如傷。此數臣者，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。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鵠，傴僂之形，桑榆之景，形若木偶，尚肆貪婪；東昌府知府徐松，縱父妾而通賄，毀謗騰於公堂，慕羨餘而誅求，詈言遍於閭里。此二臣者，所當亟賜置斥者也。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，器宇恢弘，操持老練，軍心允服，賊盜潛消；濟州兵馬都監荊忠，年力精強，才猶練達，冠武科而稱為儒將，勝算可以臨戎，號令而極其嚴明，長策卒能禦侮。此二臣者，所當亟賜遷擢者也。清河縣千戶吳鎧，以練達之才，得衛守之法，驅兵以擣中堅，靡

攻不克；儲食以資糧餉，無人不飽。推心置腹，人思效命。實一方之保障，為國家之屏藩。宜特加超擢，鼓舞臣寮。陛下如以臣言可採，舉而行之，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，守牧得人而聖治有賴矣。等因。

奉欽依：該部知道。續該吏、兵二部題前事：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，劾舉地方文武官員，無非體國之忠，出於公論，詢訪事實，以裨聖治之事。優乞聖明俯賜施行，天下幸甚，生民幸甚。奉欽依：擬行。

西門慶一見，滿心歡喜。拿著邸報，走到後邊，對月娘說：「宋道長本下來了。已是保舉你哥升指揮僉事，見任管屯。周守備與荊大人都有獎勵，轉副參、統制之任。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，對他說聲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使人請去，我交

丫鬟看下酒菜兒。我愁他這一上任，也要銀子使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。」不一時，請得吳大舅到了。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。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，說道：「多累姐夫、姐姐扶持，恩當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大舅，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，我這裡兌些去使。」那大舅又作揖謝了。於是就在月娘房中，安排上酒來吃酒。月娘也在旁邊陪坐。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，與大舅拿著。即差玳安拿貼送邸報往荊都監、周守御兩家報喜去。正是：

勸君不費鐫研石，路上行人人口似碑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八回

林太太駕牌再戰





金瓶梅

如意兒坐露臺書

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

獨嘗

詞曰：

鳳髻金泥帶，龍紋玉掌梳。去來窗下笑來扶，愛道畫眉
深淺入時無？

弄筆偎人久，描花試手初。等閑含笑問狂夫，笑問歡情
不減舊時麼？

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，至晚回家。到次日，荊都監早
辰騎馬來拜謝，說道：「昨日見旨意下來，下官不勝歡喜，

足見老翁愛厚，費心之至，實為銜結難忘。」說畢，茶湯兩換，荊都監起身，因問：「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，直到正月間罷了。」送至大門，上馬而去。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，兩壇浙江酒，一匹大紅絨金豸員領，一匹黑青妝花紵絲員領，一百果餡金餅，謝宋御史。就差春鴻拿貼兒，送到察院去。門吏人報進去，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，賞茶吃。等寫了回帖，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。來見西門慶，拆開觀看，上寫著：

兩次造擾華府，悚愧殊甚。今又辱承厚貺，何以克當？外令親荊子事，已具本矣，相已知悉。連日渴仰豐標，容當面悉。使旋謹謝。侍生宋喬年拜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。

宋御史隨即差人，送了一百本歷日，四萬紙，一口豬來

回禮。

一日，上司行下文書來，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。西門慶拜去，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，四匹京段，交他上下使用。到二十四日，封了印來家，又備羊酒花紅軸文，邀請親朋，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，迎接到家，擺大酒席與他作賀。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，西門慶寫月娘名字，送茶過去。到二十六日，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眾，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，整做法事，大吹大打，各親朋都來送茶，請吃齋供，至晚方散，俱不在言表。至廿七日，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，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、傅伙計、甘伙計、韓道國、賁第傳、崔本，每家半口豬，半腔羊，一壇酒，二包米，一兩銀子，院中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鄭愛月兒，每人一套衣服，三兩銀子。吳月娘又與庵里薛姑子打齋，令來安兒送

香油、米面、銀錢去，不在言表。看看到年除之日，穿梅表月，檐雪滾風，竹爆千門萬戶，家家貼春勝，處處挑桃符。西門慶燒了紙，又到於李瓶兒房，靈前祭奠。祭畢，置酒於後堂，合家大小歡樂。手下家人小廝並丫頭媳婦，都來磕頭。西門慶與吳月娘，俱有手帕、汗巾、銀錢賞賜。

到次日，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，西門慶早起冠冕，穿大紅，天地上燒了紙，吃了點心，備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。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，施朱傅粉，插花插翠，錦裙繡襖，羅襪弓鞋，妝點妖嬈，打扮可喜，都來月娘房裡行禮。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貼，上門簿，答應往來官長士夫。玳安與王經穿著新衣裳，新靴新帽，在門首踢毬子，放炮仗，磕瓜子兒。眾伙計主管，伺候見節者，不計其數，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。約晌午，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，剛下馬，

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著來拜。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，然後請吳月娘見。西門慶請到後邊，與月娘見了，出來前廳留坐。才拿起酒來吃了一盞，只見何千戶來拜。西門慶就叫陳敬濟管待陪王三官兒，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。王三官吃了一回，告辭起身。陳敬濟送出大門，上馬而去。落後又是荊都監、雲指揮、喬大戶，皆絡繹而至。西門慶待了一日人，已酒帶半酣，至晚打發人去了，回到上房歇了一夜。到次早，又出去賀節，至晚歸來，家中已有韓姨夫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、花子繇來拜。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。西門慶到了，見畢禮，重新擺上酒來飲酒。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，先去了。剩下伯爵、希大、常峙節，坐個定光油兒不去。又撞見吳二舅來了，見了禮，又往後邊拜見月娘，出來一處坐的。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。

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，送出伯爵，等到門首眾人去了。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，捏了一把手。玳安就知其意，說道：「他屋裡沒人。」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。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。兩個也無閑話，走到裡間，脫衣解帶就幹起來。原來老婆好並著腿乾，兩隻手扇著，只教西門慶攬他心子。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，把床褥皆濕。西門慶龜頭蘸了藥，攬進去，兩手扳著腰，只顧揉搓，塵柄盡入至根，不容毫髮，婦人瞪目，口中只叫「親爺」。那西門慶問他：「你小名叫甚麼？說與我。」老婆道：「奴娘家姓葉，排行五姐。」西門慶口中喃喃呐呐，就叫葉「五兒」不絕。那老婆原是奶子出身，與賁四私通，被拐出來，占為妻子。今年三十二歲，甚麼事兒不知道！口裡如流水連叫「親爺」不絕，情濃一泄如註。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，婦人攔住：「休抹，等淫婦下去，替你吮淨了罷。」西門慶滿心歡喜，婦人真個

蹲下身子，雙手捧定那話，吮咂得乾乾淨淨，才繫上褲子。因問西門慶：「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這裡也盼他哩。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。」又與了老婆二、三兩銀子盤纏，因說：「我待與你一套衣服，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。不如與你些銀子兒，你自家治買罷。」開門送出來。玳安又早在鋪子里掩門等候。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。

看官聽說，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，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，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，因傅伙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，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，就在老婆屋裡吃到有二更時分，平安在鋪子里歇了，他就和老婆在屋裡睡了一宿。有這等的事！正是：

滿眼風流滿眼迷，殘花何事濫如泥？拾琴暫息商陵操，

惹得山禽繞樹啼。

卻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，因對他說：「我一時依了爹，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，也似韓伙計娘子，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，羞人答答的，怎好相見？」玳安道：「如今家中，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，別的不打緊。俺大娘倒也罷了，只是五娘快出尖兒。你依我，節間買些甚麼兒，進去孝順俺大娘。別的不稀罕，他平昔好吃蒸酥，你買一錢銀子果餡蒸酥、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，達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，你再送些禮去，梯己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。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。」這賁四老婆真個依著玳安之言，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，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，掇進月娘房中。月娘便道：「是那裡的？」玳安道：「是賁四嫂子送與娘吃的。」月娘道：「他男子漢又不家，那討個錢來，又交他

費心。」連忙收了，又回出一盒饅頭，一盒果子，說：「上覆他，多謝了。」

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，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，在廳上留坐吃酒。剛打發吳道官去了，西門慶脫了衣服，使玳安：「你騎了馬，問聲文嫂兒去：『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。』」看他怎的說？」玳安道：「爹，不消去，頭裡文嫂兒騎著驢子打門首過去了。他說明日初四，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，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。太太說，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節，他那裡伺候。」西門慶便道：「他真個這等說來？」玳安道：「莫不小的敢說謊！」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。

剛到上房坐下，忽來安兒來報：「大舅來了。」只見吳大舅冠冕著，束著金帶，進入後堂，先拜西門慶，說道：「

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，又破費姐夫，多謝厚禮。昨日姐夫下降，我又不在家，失迎。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，恕我遲慢之罪。」說著，磕下頭去。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，說道：「大舅恭喜，至親何必計較。」拜畢，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。慌的大舅忙還半禮，說道：「姐姐，兩禮兒罷，哥哥嫂嫂不識好歹，常來擾害你兩口兒。你哥老了，看顧看顧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一時有不到處，望哥耽帶便了。」吳大舅道：「姐姐沒的說，累你兩口兒還少哩？」拜畢，西門慶留吳大舅坐，說道：「這咱晚了，料大舅也不拜人了，寬了衣裳，咱房裡坐罷。」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，聽見喚吳大舅進來，連忙走出來，與大舅磕頭。磕了頭，徑往各人房裡去了。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，騎火盆安放桌兒，擺上菜兒來。小玉、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。月娘用小金鑲鐘兒，斟酒遞與大舅，西門慶主位相陪。吳大舅讓道：「姐姐

你也來坐的。」月娘道：「我就來。」又往裡間房內，拿出數樣配酒的果菜來。飲酒之間，西門慶便問：「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？」吳大舅道：「蒙姐夫抬舉，衛中任便到了，上下人事，倒也都周給的七八。只有屯所里未曾去到到任。膽日是個好日期，衛中開了印，來家整理些盒子，須得抬到屯所里到任，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，分付分付。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，已被巡扶侯爺參劾去了。如今我接管承行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，警勵屯頭，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，到明日秋糧夏稅，才好下屯征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通共約有多少屯田？」吳大舅道：「太祖舊例，為養兵省轉輸之勞，才立下這屯田。那時只是上納秋糧，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，增上這夏稅。而今濟州管內，除了拋荒、葦場、港隘，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。每頃秋稅夏稅只征收一兩八錢，不上五百兩銀子。到年終總傾銷了，往東平府交納，轉行招商，

以備軍糧馬草作用。」西門慶又問：「還有羨餘之利？」吳大舅道：「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，鄉民頑滑，若十分徵緊了，等秤斛斗量，恐聲口致起公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，難道說全徵？」吳大舅道：「不瞞姐夫說，若會管此屯，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。到年終，人戶們還有些雞鵝豕米相送，那個是各人取覓，不在數內的。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得勾你老人家攪給，也盡我一點之心。」說了回，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，三人飲酒。到掌燈已後，吳大舅才起身去了。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。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，升廳畫卯，發放公事。先是雲理守家發貼兒，初五日請西門慶併合衛官員吃慶官酒。次日，何千戶娘子藍氏下貼兒，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。

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、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。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，三間客位內擺酒，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，都有桌面，吃至晚夕來家。巴不到次日，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。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，騎馬帶眼紗，玳安、琴童跟隨，午後時分，徑來王招宣府中拜節。王三官兒不在，送進貼兒去。文嫂兒又早在那裡，接了貼兒，連忙報與林太太說，出來，請老爺後邊坐。轉過大廳，到於後邊，掀起明簾，只見裡邊氍毹匝地，簾幕垂紅。少頃，林氏穿著大紅通袖袍兒，珠翠盈頭，與西門慶見畢禮數，留坐待茶，分付：「大官，把馬牽於後槽喂養。」茶罷，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，說道：「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，只過了元宵才來。」西門慶一面喚玳安，脫去上蓋，裡邊穿著白綾襖子，天青飛魚氅衣，十分綽耀。婦人房裡安放桌席。須臾，丫鬟拿酒菜上來，杯

盤羅列，餚饌堆盈，酒泛金波，茶烹玉蕊。婦人玉手傳杯，秋波送意，猜枚擲骰，笑語烘春。話良久，意洽情濃；飲多時，目邪心盪。看看日落黃昏，又早高燒銀燭。玳安、琴童自有文嫂兒管待，等閑不過這邊來。婦人又倒扣角門，僮僕誰敢擅入。酒酣之際，兩人共入裡間房內，掀開繡帳，關上窗戶，輕剔銀缸，忙掩朱戶。男子則解衣就寢，婦人即洗牝上床，枕設寶花，被翻紅浪。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，安心要慶戰這婆娘，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，那話上使著雙托子，在被窩中，架起婦人兩股，縱塵柄入牝中，舉腰展力，一陣掀騰鼓搗，連聲響亮。婦人在下，沒口叫親達達如流水。正是：招海旌幢秋色里，擊天鼙鼓月明中。但見：

迷魂陣罷，攝魄旗開。迷魂陣上，閃出一員酒金剛，色魔王能爭慣戰；攝魄旗下，擁一個粉骷髏，花狐狸百媚千

嬌。這陣上，撲簌簌，鼓震春雷；那陣上，鬧挨挨，麝蘭馥。這陣上，復溶溶，被翻紅浪精神健；那陣上，刷刺刺，帳控銀鈎情意乖。這一個急展展，二十四解任徘徊；那一個忽刺刺，一十八滾難掙扎。鬥良久，汗浸浸，釵橫鬢亂；戰多時，喘吁吁，枕側衾歪。頃刻間，腫眉（月囊）眼；霎時下，肉綻皮開。正是：幾番鏖戰貪淫婦，不是今番這一遭。

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，許下膽日家中擺酒，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。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，於是滿口應承都去。西門慶滿心歡喜，起來與他留連痛飲，至二更時分，把馬從後門牽出，作別回家。正是：

盡日思君倚畫樓，相逢不舍又頻留。劉郎莫謂桃花老，

浪把輕輕紅逐水流。

西門慶到家，有平安攔門稟說：「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貼兒，請爹早往門外皇莊看春。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貼兒，請五位娘吃節酒。」西門慶聽了，進入月娘房來。只見孟玉樓、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。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，正坐著說話。見西門慶進來，連忙道了萬福。因問：「你今日往那裡，這咱才來？」西門慶沒得說，只說：「我應二哥家留坐。」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：「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，今年才十八歲，生的燈上人兒也似，一表人物，好標緻，知今博古，見我去，恰似會了幾遍，好不喜洽。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，房裡到使著四個丫頭，兩個養娘，兩房家人媳婦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太監侄女兒，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！」月娘道：「明

日雲伙計家，又請俺每吃節酒，送了五個貼兒業，端的去不去？」西門慶說：「他既請你每，都去走走罷。」月娘道：「留雪姐在家罷，只怕大節下，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，他每沒處搵撓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留雪姐在家裡，你每四個去罷。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，我也懶待去。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，只害這腰腿疼。」月娘道：「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，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，只顧挨著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妨事，由他。一發過了這兩日吃，心淨些。」因和月娘計較：「到明日燈節，咱少不的置席酒兒，請請何大人娘子。連周守備娘子，荊南崗娘子，張親家母，雲二哥娘子，連王三官兒母親，和大妗子、崔親家母，這幾位都會會。也只在十二三，掛起燈來。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。去年還有賁四在家，扎幾架煙火放，今年他東京去了，只顧不見來，卻教誰人看著扎？」那金蓮在旁插口道：「賁四去

了，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。」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：「這
個小淫婦兒，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。」那月娘、玉樓也不
採顧，就罷了。因說道：「那王官兒娘，咱每與他沒會過，
人生面不熟，怎麼好請他？只怕他也不肯來。」西門慶道：
「他既認我做親，咱送個貼兒與他，來不來，隨他就是了。」
月娘又道：「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，懷著個臨月身子，只
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，交人家唇齒。」玉樓道：「怕怎的，
你身子懷的又不顯，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，不妨事。大節
下自恁散心，去走走兒才好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吃了茶，就往
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。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，叫了大
姐，也就往前邊去了。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，交他打腿捏身
上，捏了半夜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早晨，只見應伯爵走來，對西門慶說：「昨日雲

二嫂送了個貼兒，今日請房下陪眾嫂子坐。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，都倒塌了。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，惹的人家笑話。敢來上覆嫂子，有上蓋衣服，借約兩套兒，頭面簪環，借約幾件兒，交他穿戴了去。」西門慶令王經：「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。」伯爵道：「應寶在外邊拿著氈包並盒兒哩。哥哥，累你拿進去，就包出來罷。」那王經接氈包進去，良久抱出來，交與應寶，說道：「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，大小五件頭面，一雙環兒。」應寶接的去了。西門慶陪伯爵吃茶，說道：「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，怎麼得工夫去？吳親家廟裡又送貼兒，初九日年例打醮，也是去不成，教小婿去罷了。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，只害腰疼，懶待動旦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還是酒之過，濕痰流註在這下部，也還該忌忌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節間到人家，誰肯輕放了，你，怎麼忌的住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玳安拿進盒兒來，說道：「何老爹家差人送請貼兒來，初九日請吃節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早是你看著，人家來請，你怎不去？」於是看盒兒內，放著三個請貼兒，一個雙紅僉兒，寫著「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」，一個寫著「大都閩吳老先生大人」，一個寫著「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」，俱是「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」。玳安說：「他說不認的，教咱這裡轉送送兒去。」伯爵一見便說：「這個卻怎樣兒的？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，怎好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這裡替你封上分帕禮兒，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。」一面令王經：「你封二錢銀子，一方手帕，寫你應二爹名字，與你應二爹。」因說：「你把這請貼兒袖了去，省的我又教人送。」一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。須臾，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。伯爵打恭說道：「又多謝哥，我後日早來會你，咱一同起身。」說畢，作辭去了。午間，吳月娘等打扮停

當，一頂大轎，三頂小轎，後面又帶著來爵媳婦兒惠元，收疊衣服，一頂小轎兒，四名排軍喝道，琴童、春鴻、棋童、來安四個跟隨，往雲指揮家來吃酒。正是：

翠眉雲鬢畫中人，裊娜宮腰迥出塵。天上嫦娥元有種，嬌羞釀出十分春。

不說月娘眾人吃酒去了。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：「隨問甚麼人，只說我不在。有貼兒接了就是了。」那平安經過一遭，那裡再敢離了左右，只在門首坐的。但有人客來望，只回不在家。西門慶因害腿疼，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，用人乳吃。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，叫迎春拿菜兒，篩酒來吃。迎春打發了，就走過隔壁，和春梅下棋去了。要茶要水，自有如意兒打發。西門慶見丫鬢不在屋裡，

就在炕上斜靠著。露出那話，帶著銀托子，教他用口吮。一面斟酒自飲，因呼道：「章四兒，我的兒，你用心替達達哂，我到明日，尋出件好妝花段子比甲兒來，你正月十二日穿。」老婆道：「看他可憐見。」哂弄勾一頓飯時，西門慶道：「我兒，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。」老婆道：「隨爹揀著燒。」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，把裙子脫了，仰臥在炕上。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，撒去他抹胸兒，一個坐在他心口內，一個坐在他小肚兒底下，一個安在他蓋子上，用安息香一齊點著，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，低著頭看著拽，只顧沒稜露腦，往來迭進不已。又取過鏡臺來旁邊照看，須臾，那香燒到肉根前，婦人蹙眉嚙齒，忍其疼痛，口裡顫聲柔語，哼成一塊，沒口子叫：「達達，爹爹，罷了我了，好難忍他。」西門慶便叫道：「章四淫婦兒，你是誰的老婆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是爹的老婆。」西門慶

教與他：「你說是熊旺的老婆，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。」那婦人回應道：「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，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。」西門慶又問道：「我會肉不會？」婦人道：「達達會肉。」兩個淫聲艷語，無般言語不說出來。西門慶那話粗大，撐得婦人牝中滿滿，往來出入，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，黑似蝙蝠翅，翻覆可愛。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扳拘在懷內，四體交匝，兩廂迎湊，那話盡沒至根，不容毫髮，婦人瞪目失聲，淫水流下，西門慶情濃樂極，精邈如泉涌。正是：

不知已透春消息，但覺形骸骨節熔。

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春，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妝花比甲兒與他。至晚，月娘眾人來家，對西門慶說：「原來雲二嫂也懷著個大身子，俺兩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，說過，

到明日兩家若分媿了，若是一男一女，兩家結親做親家；若都是男子，同堂攻書；若是女兒，拜做姐妹，一處做針指，來往親戚耍子。應二嫂做保證。」西門慶聽的笑了。

話休饒舌。到第二日，卻是潘金蓮上壽。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，分付小廝每抬出燈來，收拾揩抹乾淨，各處張掛。叫來興買鮮果，叫小優晚夕上壽。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，花妝粉抹，翠袖朱唇，走來大廳上。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凳上掛燈，因笑嘻嘻說道：「我道是誰在這裡，原來是你每掛燈哩。」琴童道：「今日是五娘上壽，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燈，明日娘生日好擺酒。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，娘已定賞俺每哩。」婦人道：「要打便有，要賞可沒有。」琴童道：「耶嚶，娘怎的沒打不說話，行動只把打放在頭裡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，娘看顧看顧兒便好，如何只說打起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賊囚，別要說嘴，你好生仔細掛那燈，沒的例兒搯兒的，拿不牢弔將下來。前日年裡，為崔本來，說你爹大白里不見了，險了險赦了一頓打，沒曾打，這遭兒可打的成了。」琴童道：「娘只說破話，小的命兒薄薄的，又唬小的。」玳安道：「娘也會打聽，這個話兒娘怎得知？」婦人道：「宮外有株松，宮內有口鐘。鐘的聲兒，樹的影兒，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？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，去年有賁四在家，還扎了幾架煙火放，今年他不在家，就沒人會扎。吃我說了兩句：『他不在家，左右有他老婆會扎，教他扎不是！』」玳安道：「娘說的甚麼話，一個伙計家，那裡有此事！」婦人道：「甚麼話？檀木靶，有此事，真個的。畫一道兒，只怕肉過界兒去了。」琴童道：「娘也休聽人說，只怕賁四來家知道。」婦人道：「可不瞞那王八哩。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，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，丟下老婆在

家，料莫他也不肯把屎閑著。賊囚根子們，別要說嘴，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，引上了道兒，你每好圖（足麗）狗尾兒。說的是也不是？敢說我知道？嗔道賊淫婦買禮來，與我也罷了，又送蒸酥與他大娘，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，要買住我的嘴頭子，他是會養漢兒。我就猜沒別人，就知道是玳安這賊囚根子，替他鋪謀定計。」玳安道：「娘屈殺小的。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？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。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，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亂。常言『要好不能勾，要歹登時就』，『房倒壓不殺人，舌頭倒壓人』，『聽者有，不聽者無』。論起來，賁四娘子為人和氣，在咱門首住著，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。誰不在他屋裡討茶吃，莫不都養著？倒沒處放。」金蓮道：「我見那水眼淫婦，矮著個靶子，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，把那水濟濟眼擠著，七八拿杓兒舀。好個怪淫婦！他和那韓道國老婆，那長

大摔瓜的淫婦，我不知怎的，掐了眼兒不待見他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小玉走來說：「俺娘請五娘，潘姥姥來了，要轎子錢哩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在這裡站著，他從多咱進去了？」琴童道：「姥姥打夾道里進去的。一來的轎子，該他六分銀子。」金蓮道：「我那得銀子？來人家來，怎不帶轎子錢兒走！」一面走到後邊，見了他娘，只顧不與他轎子錢，只說沒有。月娘道：「你與姥姥一錢銀子，寫帳就是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我是不惹他，他的銀子都有數兒，只教我買東西，沒教我打發轎子錢。」坐了一回，大眼看小眼，外邊挨轎的催著要去。玉樓見不是事，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，打發抬轎的去了。不一時，大妗子、二妗子、大師父來了，月娘擺茶吃了。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，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，說道：「你沒轎子錢，誰教你來？恁出醜劃劃的，教人家小看！」潘姥姥道：「姐姐，你沒與我個錢兒，老身那討

個錢兒來？好容易籌辦了這分禮兒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指望問我要錢，我那裡討個錢兒與你？你看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著在這裡。今後你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，沒轎子錢別要來。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究親戚！休要做打踫的獻世包！」

關王賣豆腐——人硬貨不硬」。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屎聲類氣。前日為你去了，和人家大嚷大鬧的，你知道也怎的？驢糞球兒面前光，卻不知裡面受淒惶。」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。春梅道：「娘今日怎的，只顧說起姥姥來了。」一面安撫老人家，在裡邊炕上坐的，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。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，只見後邊請吃飯，才起來往後邊去了。

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，正在上房擺飯，忽有玳安拿進貼兒來說：「荊老爹升了東南統制，來拜爹。」西門慶見貼兒

上寫：「新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。」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，冠帶迎接出來。只見都總制穿著大紅麒麟補服、渾金帶進來，後面跟著許多僚掾軍牢。一面讓至大廳上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茶湯上來。荆統制說道：「前日升官敕書才到，還未上任，徑來拜謝老翁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總兵榮擢恭喜，大才必有大用，自然之道。吾輩亦有光矣，容當拜賀。」一面請寬尊服，少坐一飯。即令左右放卓兒，荆統制再三致謝道：「學生奉告老翁，一家尚未拜，還有許多薄冗，容日再來請教罷。」便要起身，西門慶那裡肯放，隨令左右上來，寬去衣服，登時打抹春台，收拾酒果上來。獸炭頓燒，暖簾低放。金壺斟下液，翠盞貯羊羔，才斟上酒來，只見鄭春、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，扒在面前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你兩個如何這咱才來？」問鄭春：「那一個叫甚名字？」鄭春道：「他喚王相，是王桂的兄弟。」西門慶即令

拿樂器上來彈唱。須臾，兩個小優哥唱了一套「霽景融和」。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嘎飯，兩瓶酒，打發馬上人等。荊統制道：「這等就不是了。學生叨擾，下人又蒙賜饌，何以克當？」即令上來磕頭。西門慶道：「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敘，望乞下降。在座者惟老夫人、張親家夫人、同僚何天泉夫人，還有兩位舍親，再無他人。」荊統制道：「若老夫人尊票制，賤荆已定趨赴。」又問起：「周老總兵怎的不見升轉？」荊統制道：「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坐不多時，荊統制告辭起身，西門慶送出大門，看著上馬喝道而去。

晚夕，潘金蓮上壽，後廳小優彈唱，遞了酒，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。月娘陪著大妗子、潘姥姥、女兒鬱大

姐、兩個姑子在上房會的飲酒。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，從新又安排上酒來，與西門慶梯己遞酒磕頭。落後潘姥姥來了，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。他陪著西門慶自在飲酒，頑耍做一處。

卻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裡，如意、迎春讓他熱炕上坐著。先是姥姥看明間內靈前，供擺著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桌，旁邊掛著他影，因向前道了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姐姐好處生天去了。」進來坐在炕上，向如意兒、迎春道：「你娘勾了。官人這等費心追薦，受這般大供養，勾了。他是有福的。」如意兒道：「前日娘的生日，請姥姥，怎的不來？門外花大姪子和大姪子都在這裡來，十二個道士念經，好不大吹大打，揚幡道場，水火煉度，晚上才去了。」潘姥姥道：「幫年逼節，丟著個孩子在家，我來家中沒人，所以就不曾來。今日

你楊姑娘怎的不見？」如意兒道：「姥姥還不知道，楊姑娘老病死了，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，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。」潘姥姥道：「可傷，他大如我，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。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。」說了一回，如意兒道：「姥姥，有鐘甜酒兒，你老人家用些兒。」一面叫：「迎春姐，你放小卓兒在炕上，篩甜酒與姥姥吃杯。」不一時取到。飲酒之間，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：「你娘好人，有仁義的姐姐，熱心腸兒。我但來這裡，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，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，還只恨我不吃。晚間和我坐著說話兒，我臨家去，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，再不曾空了我。不瞞你姐姐每說，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，還是你娘與我的。正經我那冤家，半骨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。我老身不打誑語，阿彌陀佛，水米不打牙。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，我滴了眼睛在地。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，他還說我小眼

薄皮，愛人家的東西。想今日為轎子錢，你大管家拿著銀子，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？咬定牙兒只說沒有，到教後邊西房裡姐姐，拿出一錢銀子來，打發抬轎的去了。歸到屋裡，還數落了我一頓，到明日有轎子錢，便教我來，沒轎子錢，休叫我上門走。我這去了不來了。來到這裡沒的受他的氣。隨他去，有天下人心狠，不似俺這短壽命。姐姐你每聽著我說，老身若死了，他到明日不聽人說，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！想著你從七歲沒了老子，我怎的守你到如今，從小兒交你做針指，往餘秀才家上女學去，替你怎麼纏手纏腳兒的，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，到得這步田地？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，不看一眼兒。——如意兒道：「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，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。」潘姥姥道：「他七歲兒上女學，上了三年，字仿也曾寫過，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打的角門子響，如意兒道：「是誰叫門？」使繡春：「你瞧瞧去。」那繡春走來說：「是春梅姐姐來了。」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，就說道：「姥姥悄悄的，春梅來了。」潘姥姥道：「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。」只見春梅進來，見眾人陪著潘姥姥吃酒，說道：「我來瞧瞧姥姥來了。」如意兒讓他坐，這春梅把裙子撻起，一屁股坐在炕上。迎春便挨著他坐，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，潘姥姥坐在當中。因問：「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。我來這邊瞧瞧姥姥，有幾樣菜兒，一壺兒酒，取過來和姥姥坐的。」因央及繡春：「你那邊教秋菊掇了來，我已是攢下了。」繡春去了，不一時，秋菊用盒兒掇著菜兒，繡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。春梅分付秋菊：「你住房裡看去，若叫我，來這裡對我說。」秋菊去了。一面擺酒在炕桌上，都是燒鴨、火腿、海味之類，堆滿

春台。繡春關上角門，走進在旁邊陪坐，於是篩上酒來。春梅先遞了一鐘與潘姥姥，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、繡春。又將護衣碟兒內，每樣揀出，遞與姥姥眾人吃，說道：「姥姥，這個都是整菜，你用些兒。」那婆子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老身吃。」因說道：「就是你娘，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，管待我管待兒。姐姐，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，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。敢是俺那冤家，沒人心沒人義，幾遍為他心齷齪，我也勸他，就扛的我失了色。今日早是姐姐你看著，我來你家討冷飯來了，你下老實那等扛我！」春梅道：「姥姥，罷，你老人家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。比不的六娘，銀錢自有，他本等手裡沒錢，你只說他不與你。別人不知道，我知道。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裡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。若遇著買花兒東西，明公正義問他要。不恁瞞瞞藏藏的，教人看小了他，怎麼張著嘴兒說

人！他本沒錢，姥姥怪他，就虧了他了。莫不我護他？也要個公道。」如意兒道：「錯怪了五娘。自古親兒骨肉，五娘有錢，不孝順姥姥，再與誰？常言道，要打看娘面，千朵桃花一樹兒生，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，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的親戚，就如死了俺娘樣兒。」婆子道：「我有今年沒明年，知道今日死明日死？我也不怪他。」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鐘酒，韶刀上來，便叫迎春：「二姐，你拿骰盆兒來，咱每擲個骰兒，搶紅耍子兒罷。」不一時，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。春梅先與如意兒擲，擲了一回，又與迎春擲，都是賭大鐘子。你一盞，我一鐘。須臾，竹葉穿心，桃花上臉，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。迎春又拿上半壇麻姑酒來，也都吃了。約莫到二更時分，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，又早前靠後仰，打起盹來，方纔散了。

春梅便歸這邊來，推了推角門，開著，進入院內。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，倚著春凳兒，聽他兩個在屋裡行房，怎的作聲喚，口中呼叫甚麼。正聽在熱鬧，不防春梅走到根前，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，罵道：「賊少死的囚奴，你平白在這裡聽甚麼？」打的秋菊睜睜的，說道：「我這裡打盹，誰聽甚麼來，你就打我？」不想房裡婦人聽見，便問春梅，他和誰說話。春梅道：「沒有人，我使他關門，他不動。」於是替他掖過了。秋菊揉著眼，關上房門。春梅走到炕上，摘頭睡了。正是：

鶻鷓有意留殘景，杜宇無情戀晚暉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次日，潘金蓮生日，有傅伙計、甘伙計、賁四娘子、崔本媳婦、段大姐、吳舜臣媳婦、鄭三姐、

吳二奶子，都在這裡。西門慶約會吳大舅、應伯爵，整衣冠，尊瞻視，騎馬喝道，往何千戶家赴席。那日也有許多官客，四個唱的，一起雜耍，周守備同席飲酒。至晚回家，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。

到初十日，發貼兒請眾官娘子吃酒，月娘便問西門慶說：「趁著十二日看燈酒，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，也帶著請來坐坐，省的教他知道惱，請人不請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早是你說。」分付陳敬濟：「再寫兩個貼，差琴童兒請去。」這潘金蓮在旁，聽著多心，走到屋裡，一面攛掇潘姥姥就要起身。月娘道：「姥姥你慌去怎的？再消住一日兒是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姐姐，大正月里，他家裡丟著孩子，沒人看，教他去罷。」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，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，管待打發去了。金蓮因對著李嬌兒說：「他

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，一個老行貨子，觀眉觀眼的，不打發去了，平白教他在屋裡做甚麼？待要說是客人，沒好衣服穿。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，又不像。倒沒的教我惹氣。」因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，往招宣府，一個請林太太，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。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、吳銀兒、鄭愛月兒、洪四兒四個唱的，李銘、吳惠、鄭奉三個小優兒。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，梳洗頭臉，打選衣帽齊整，來見西門慶磕頭。遞上夏指揮回書。西門慶問道：「你如何這些時不來？」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，「一直到正月初二日，才收拾起身回來，夏老爹多上覆老爹，多承看顧。」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鋪。另打開一間，教吳二舅開鋪子賣綢絹，到明日松江貨舡到，都卸在獅子街房內，同來保發賣。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煙火，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。

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，先道外面承攜之事。坐下吃畢茶，方纔說起：「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，你就不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甚麼買賣？」李三道：「你東京行下文書，天下十三省，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。咱這東平府，坐派著二萬兩，批文在巡按處，還未下來。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，破二百兩銀子乾這宗批要做，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。小人會了二叔，敬來對老爹說。老爹若做，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，老爹拿出五千兩來，兩家合著做這宗買賣。左右沒人，這邊是一叔和小人與黃四哥，他那邊還有兩個伙計，二分八利錢。未知老爹意下何如？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是甚麼古器？」李三道：「老爹還不知，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良岳，改為壽岳，上面起蓋許多亭台殿閣，又建上清寶籙宮、會真堂、璇神殿，又是安妃娘娘梳妝閣，都用著這珍禽奇獸，周彝商鼎，漢篆秦爐，宣王石鼓，歷代銅鞮，仙人掌

承露盤，並希世古董玩器擺設，好不大興工程，好少錢糧！

「西門慶聽了，說道：『比是我與人家打夥而做，不如我自己家做了罷，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？』」李三道：「得老爹全做又好了，俺每就瞞著他那邊了。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，再沒人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家裡還添個人兒不添？」

「西門慶道：『到根前再添上賁四，替你們走跳就是了。』」

「西門慶又問道：『批文在那裡？』」李二道：「還在巡按上邊，沒發下來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差人寫封書，封些禮，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。」李三道：「老爹若討去，不可遲滯，自古兵貴神速，先下米的先吃飯，誠恐遲了，行到府里。吃別人家乾的去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不怕他，就行到府里，我也還教宋松原拿回去。就是胡府尹，我也認的。」於是留李三、伯爵同吃了飯，約會：「我如今就寫書，明日差小價去。」李三道：「又一件，宋老爹如今按

院不在這裡了，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明日就同小價往兗州府走遭。」李三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去，來回破五六日罷了。老爹差那位管家，等我會下，有了書，教他往我那裡歇，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別人你宋老爹不信的，他常喜的是春鴻，叫春鴻、來爵兩個去罷。」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，會了李三，晚夕往他家宿歇。伯爵道：「這等才好，事要早乾，高材疾足者先得之。」於是與李三吃畢飯，告辭而去。西門慶隨即教陳敬濟寫了書，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，與春鴻、來爵二人。分付：「路上仔細，若討了批文，即便早來。若是行到府里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，問府里要。」來爵道：「爹不消分付，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，小的知道。」於是領了書禮，打在身邊，徑往李三家去了。

不說十一日來爵、春鴻同李三早雇了長行頭口，往兗州府去了。卻說十二日，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。那日在家不出門，約下吳大舅、謝希大、常峙節四位，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。王皇親家小廝，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，等堂客到，打銅鑼鼓迎接。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，差人來回。止是荊統制娘子、張團練娘子、雲指揮娘子，並喬親家母、崔親家母、吳大姨、孟大姨，都先到了。只有何千戶娘子、王三官母親林太太並王三官娘子不見到。西門慶使排軍、玳安、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，又使文嫂兒催邀。午間，只見林氏一頂大轎，一頂小轎跟了來。見了禮，請西門慶拜見，問：「怎的三官娘子不來？」林氏道：「小兒不在，家中沒人。」拜畢下來。止有何千戶娘子，直到晌午半日才來，坐著四人大轎，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，排軍抬著衣箱，又是兩個青衣人緊扶著轎扛，到二門裡才下轎。前

邊鼓樂吹打迎接，吳月娘眾姊妹迎至儀門首。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，放下簾來偷瞧，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，生的長挑身材，打扮的如粉妝玉琢，頭上珠翠堆滿，鳳翹雙插，身穿大紅通袖五彩妝花四獸麒麟袍兒，繫著金鑲碧玉帶，下襯著花錦藍裙，兩邊禁步叮咚，麝蘭撲鼻。但見：

儀容嬌媚，體態輕盈。姿性兒百伶百俐，身段兒不短不長。細彎彎兩道蛾眉，直侵入鬢；滴流流一雙鳳眼，來往翫人。嬌聲兒似轉日流鶯，嫩腰兒似弄風楊柳。端的是綺羅隊里生來，卻厭豪華氣象，珠翠叢中長大，那堪雅淡梳妝。開遍海棠花，也不問夜來多少；標殘楊柳絮，竟不知春意如何。輕移蓮步，有蕊珠仙子之風流；款蹙湘裙，似水月觀音之態度。正是：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

這西門慶不見則已，一則魂飛天外，魄喪九霄，未曾體交，精魄先失。少頃，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，相見敘禮已畢，請西門太拜見。西門慶得了這一聲，連忙整衣冠行禮，恍若瓊林玉樹臨凡，神女巫山降下，躬身施禮，心搖目盪，不能禁止。拜見畢下來，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，然後大廳吹打，安席上坐，各依次序，當下林太太上席。戲文扮的是《小天香半夜朝元記》。唱的兩折下來，李桂姐、吳銀兒、鄭月兒、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，彈唱燈詞。

西門慶在捲棚內，自有吳大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、李銘、吳惠、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、飲酒，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裡觀覷。看官聽說，明月不常圓，彩雲容易散，樂極悲生，否極泰來，自然之理。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，縱意奢淫，殊不知天道惡盈，鬼錄來追，死限臨頭。到晚夕堂

中點起燈來，小優兒彈唱。還未到起更時分，西門慶陪人坐的，就在席上勦勦的打起睡來。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，說道：「哥，你今日沒高興，怎的只打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昨日沒曾睡，不知怎的，今日只是沒精神，要打睡。」只見四個唱的下來，伯爵教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，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。

正要在熱鬧處，忽玳安來報：「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。」西門慶就下席來，黑影里走到二門裡首，偷看他上轎。月娘眾人送出來，前邊天井內看放煙火。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，林太太是白綾襖兒，貂鼠披風，帶著金釧玉珮。家人打燈籠，簇擁上轎而去。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，饞涎空咽，恨不能就要成雙。見藍氏去了，悄悄從夾道進來。當時沒巧不成語，姻緣會湊，可霎作怪，來爵兒媳婦

見堂客散了，正從後邊歸來，開房門，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，沒處藏躲。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，安心已久，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，也頗充得過第二。於是乘著酒興兒，雙關抱進他房中親嘴。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，因是養主子，被家人不忿攘鬧，打發出來，今日又撞著這個道路，如何不從了？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。兩個解衣褪褲，就按在炕沿子上，掇起腿來，被西門慶就聳了個不亦樂乎。正是：未曾得遇鶯娘面，且把紅娘去解饑。有詩為證：

燈月交光浸玉壺，分得清光照綠珠。莫道使君終有婦，
教人桑下覓羅敷。

金瓶梅

第七十九回

西門慶貪慾喪命





金瓶梅

吳月娘失偶生兒

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欲喪命 吳月娘失偶
生兒

詞曰：

青玉案

人生南北如岐路，世事悠悠等風絮，造化弄人無定據。
翻來覆去，倒橫直豎，眼見都如許。

到如今空嗟前事，功名富貴何須慕，坎止流行隨所寓。
到堂金馬，竹籬茅舍，總是傷心處。

話說西門慶，姦耍了來爵老婆，復走到捲棚內，陪吳大

舅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飲酒。荊統制娘子、張團練娘子、喬親家母、崔親家母、吳大妗子、段大姐，坐了好一會，上罷元宵圓子，方纔起身去了。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。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，酒食管待出門。只四個唱的並小優兒，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。伯爵向西門慶說道：「明日花大哥生日，哥，你送了禮去不曾？」西門慶說道：「我早辰送過去了。」玳安道：「花大舅頭裡使來定兒送請貼兒來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明日去不去？我好來會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到明日看。再不，你先去罷。」少頃，四個唱の後邊去了，李銘等上來彈唱，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。吳大舅道：「姐夫連日辛苦了，罷罷，咱每告辭罷。」於是起身。那西門慶又不肯，只顧攔著，留坐到二更時分才散。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，拿大鐘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鐘酒，與了六錢唱錢，臨出

門，叫回李銘分付：「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荊爺、何老爹眾位，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，休要誤了。」李銘跪下稟問：「爹叫那四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樊百家奴兒，秦玉芝兒，前日何老爹那裡唱的一個馮金寶兒，並呂賽兒，好歹叫了來。」李銘應諾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磕了頭去了。

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裡來。月娘告訴：「今日林太太與荊大人娘子不喜歡，坐到那咱晚才去了。酒席上再三謝我說：蒙老爹扶持，但得好處，不敢有忘。在出月往淮上催攢糧運去也。」又說：「何大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，喜歡六姐，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。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。到半夜，月娘做了一夢，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：「敢是我日里看著他王太太穿著大紅絨袍兒，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

袍兒，與我穿在身上，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，披在他身上，教我就惱了，說道：「他的皮襖，你要的去穿了罷了，這件袍兒你又來奪。」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，吃我大吆喝，和他罵嚷，嚷著就醒了。不想是南柯一夢。「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。自古夢是心頭想。」

到次日起來，頭沉，懶待往衙門中去，梳頭淨面，穿上衣裳，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。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奶，徑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。西門慶正倚靠床上，叫王經替他打腿。王經見玉簫來，就出去了。玉簫打發他吃了藥，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鑲頭簪兒，四個烏銀戒指兒，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裡去。那玉簫明見主子使他乾此營生，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，連忙鑽頭覓縫，袖的去了。送到了物事，

還走來回西門慶話，說道：「收了，改日與爹磕頭。」就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。月娘叫小玉熬下粥，約莫等到飯時前後，還不見進來。

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，遞與西門慶瞧，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。西門慶打開紙包兒，卻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、光油油的青絲，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，用兩根錦帶兒拴著，做的十分細巧。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，裡邊盛著瓜穰兒。西門慶觀玩良久，滿心歡喜，遂把順袋放在書廚內，錦托兒褪於袖中。正在凝思之際，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，掀開帘子，見他躺在床上，王經扒著替他打腿，便說道：「你怎的只顧在前頭，就不進去了，屋裡擺下粥了。你告我說，你心裡怎的，只是恁沒精神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知怎的，心中只是不耐煩，害腿

疼。」月娘道：「想必是春氣起了。你吃了藥，也等慢慢來。」一面請到房中，打發他吃粥。因說道：「大節下，你也打起精神兒來，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，請你往那裡走走去。再不，叫將應二哥來，同你坐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也不在，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。你整治下酒菜兒，等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。」月娘道：「你騎馬去，我教丫鬢整理。」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，王經跟隨，穿上衣穿，徑到獅子街燈市裡來。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，燈球燦彩，游人如蟻，十分熱鬧。

太平時序好風催，羅綺爭馳鬥錦回。鰲山高聳青雲上，何處游人不看來。

西門慶看了回燈，到房子門首下馬，進入裡面坐下。慌

的吳二舅、賁四都來聲喏。門首買賣，甚是興盛。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，拿茶吃了。不一時，吳月娘使琴童兒、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、飯菜蔬，鋪內有南邊帶來酒，打開一壇，擺在樓上，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。樓窗外就看見燈市，來往人煙不斷。

吃至飯後時分，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。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，連忙整治下春台，果盒酒餚等候。西門慶分付來昭：「將這一桌酒菜，晚夕留著吳二舅、賁四在此上宿吃，不消拿回家去了。」又教琴童提送一壇酒，過王六兒這邊來。西門慶於是騎馬徑到他家。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，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西門慶道：「迭承你厚禮，怎的兩次請你不去？」王六兒說道：「爹倒說的好，我家中再有誰來？不知怎的，這兩日只是心裡不好，茶飯兒也懶待吃，做

事沒人腳處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敢是想你家老公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那裡想他！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，不知怎的怠慢著爹了，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，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那裡有這個理！倒因家中節間擺酒，忙了兩日。」婦人道：「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，須得請人回席。」婦人道：「請了那幾位堂客？」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，從頭訴說一遍。婦人道：「看燈酒兒，只請要緊的，就不請俺每請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到明日十六，還有一席酒，請你每眾伙計娘子走走。是必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娘若賞個貼兒來，怎敢不去？」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，教他好不抱怨，說俺每。他那日原要不去來，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，落後罵了來，好不在這裡哭。俺每倒沒意思刺凍的。落後又教爹娘費心，送了盒子並一兩銀子來，安撫了

他，才罷了。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，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這小油嘴，他好不兜達的性兒，著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。也沒見，他叫你唱，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，誰教你不唱，又說他來？」婦人道：「耶嚶，耶嚶！他對我說，他幾時說他來，說小大姐走來指著臉子就罵起來，在我這裡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。我留他住了一夜，才打發他去了。」說了一回，丫頭拿茶吃了。老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。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，說道：「從你娘沒了，就不往我那裡走走。」婦人道：「沒他的主兒，那裡著落？倒常時來我這裡，和我做伴兒。」

不一時，請西門慶房中坐的，問：「爹和了午飯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，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

兩個點心，且不吃甚麼哩。」一面放桌兒，安排上酒來。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，篩將上來，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。婦人問道：「我稍來的那物件兒，爹看見來？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，親手做的。管情爹見了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謝你厚情。」飲至半酣，見房內無人，西門慶袖中取出來，套在龜身下，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，用酒服下胡僧藥去，那婦人用手搏弄，弄得那話登時奢稜跳腦，橫筋皆現，色若紫肝，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。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，那話插進牝中，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酒，咂舌頭頑笑。吃至掌燈，馮媽媽又做了些韭菜豬肉餅兒拿上來。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，丫鬟收下去。兩個就在裡間暖炕上，撩開錦幔，解衣就寢。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著燈行房，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，一面將紙門關上，澡牝乾淨，脫了褲兒，鑽在被窩裡，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，睡了一回。原來西

門慶心中只想著何千戶娘子藍氏，欲情如火，那話十分堅硬。先令婦人馬伏在下，那話放入庭花內，極力扇蹦蹦了約二三百度，扇蹦蹦的屁股連聲響亮，婦人用手在下揉著心子，口中叫達達如流水。西門慶還不美意，又起來披上白綾小襖，坐在一隻枕頭上，令婦人仰臥，尋出兩條腳帶，把婦人兩隻腳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，賣了個金龍探爪，將那話放入牝中，少時，沒稜露腦，淺抽深送。恐婦人害冷，亦取紅綾短襦，蓋在他身上。這西門慶乘其酒興，把燈光挪近跟前，垂首玩其出入之勢。抽撤至首，復送至根，又數百回。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，都叫將出來。西門慶又取粉紅膏子藥，塗在龜頭上攬進去，婦人陰中麻癢不能當，急令深入，兩廂迎就。這西門慶故作逗留，戲將龜頭濡晃其牝口，又操弄其花心，不肯深入，急的婦人淫津流出，如蝸之吐涎。燈光里，見他兩隻腿兒著紅鞋，蹠在兩邊，弔的高高的，一往一來，

一衝一撞，其興不可遏。因口呼道：「淫婦，你想我不想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怎麼不想達達，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便好。休要日遠日疏，頑耍厭了，把奴來不理。奴就想死罷了，敢和誰說？有誰知道？就是俺那王八來家，我也不和他說。想他恁在外做買賣，有錢，他不會養老婆的？他肯掛念我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若一心在我身上，等他來家，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，你只長遠等著我便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好達達，等他來家，好歹替他娶了一個罷，或把我放在外頭，或是招我到家去，隨你心裡。淫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，拼與達達罷，無有個不依你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又乾勾兩頓飯時，方纔精泄。解御下婦人腳帶來，摟在被窩內，並頭交股，醉眼朦朧，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。西門慶起來，穿衣淨手。婦人開了房門，叫丫鬟進來，再添美饌，復飲香醪，滿斟暖酒，又陪西門慶

吃了十數杯。不覺醉上來，才點茶漱口，向袖中掏出一紙貼兒遞與婦人：「問甘伙計鋪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，隨你要甚花樣。」那婦人萬福謝了，方送出門。

王經打著燈籠，玳安、琴童籠著馬，那時也有三更天氣，陰雲密佈，月色朦朧，街市上人煙寂寞，閭巷內犬吠盈盈。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，忽然一陣旋風，只見個黑影子，從橋底下鑽出來，向西門慶一撲。那馬見了只一驚跳，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，醉中把馬加了一鞭，那馬搖了搖鬃，玳安、琴童兩個用力拉著嚼環，收煞不住，雲飛般望家奔將來，直跑到家門首方止。王經打著燈籠，後邊跟不上。西門慶下馬腿軟了，被左右扶進，徑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。此這一來，正是：

失脫人家逢五道，濱冷餓鬼撞鐘馗。

原來金蓮從後邊來，還沒睡，渾衣倒在炕上，等待西門慶。聽見來了，連忙一骨碌扒起來，向前替他接衣服。見他吃的酩酊大醉，也不敢問他。西門太一隻手搭伏著他肩膀上，摟在懷裡，口中喃喃呐呐說道：「小淫婦兒，你達達今日醉了，收拾鋪，我睡也。」那婦人持他上炕，打發他歇下。那西門慶丟倒頭在枕上鼾睡如雷，再搖也搖他不醒。然後婦人脫了衣裳，鑽在被窩內，慢慢用手腰裡摸他那話，猶如綿軟，再沒硬朗氣兒，更不知在誰家來。翻來覆去，怎禁那欲火燒身，淫心蕩漾，不住用手只顧捏弄，蹲下身子，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哂，只是不起，急的婦人要不得。因問西門慶：「和尚藥在那裡放著哩？」推了半日推醒了。西門慶酩酊子里罵道：「怪小淫婦，只顧問怎的？你又教達達擺佈你，

你達今日懶待動彈。藥在我袖中穿心盒兒內。你拿來吃了，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，是你造化。」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，裡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。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，斟了一鐘酒，自己吃了一丸，還剩下三丸。恐怕力不效，干不合，萬不合，拿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。醉了的人，曉的甚麼？合著眼只顧吃下去。那消一盞熱茶時，藥力發作起來，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，那話躍然而起，婦人見他只顧去睡，於是騎在他身上，又取膏子藥安放在馬眼內，頂入牝中，只顧揉搓，那話直抵苞花窩裡，覺翕翕然，渾身酥麻，暢美不可言。又兩手據按，舉股一起一坐，那話坐稜露腦，一二百回。初時澀滯，次後淫水浸出，稍沾滑落，西門慶由著他撥弄，只是不理。婦人情不能當，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，兩手摟著他脖項，極力揉搓，左右偎擦，塵柄盡沒至根，止剩二卵在外，用手摸之，美不可言，淫水隨

拭隨出。比三鼓天，五換巾帕。婦人一連丟了兩次，西門慶只是不泄。龜頭越發脹的猶如炭火一般，害箍脹的慌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，還發脹不已，令婦人用口吮之。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，用朱唇吞裏龜頭，只顧往來不已，又勒勾約一頓飯時，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，猶水銀之澱筒中相似，忙用口接咽不及，只顧流將出來。初時還是精液，往後儘是血水出來，再無個收救。西門慶已昏迷去，四肢不收。婦人也慌了，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。精盡繼之以血，血盡出其冷氣而已。良久方止。婦人慌做一團，便摟著西門慶問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心裡覺怎麼的！」西門慶亦蘇醒了一回，方言：「我頭目森森然，莫知所以。」金蓮問：「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？」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。看官聽說，一己精神有限，天下色欲無窮。又曰「嗜欲深者生機淺」，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，更不知油枯燈滅，髓竭人亡。正是起

頭所說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到次日清早辰，西門慶起來梳頭，忽然一陣昏暈，望前一頭搶將去。早被春梅雙手扶住，不曾跌著磕傷了頭臉。在椅上坐了半日，方纔回過來。慌的金蓮連忙問道：「只怕你空心虛弱，且坐著，吃些甚麼兒著，出去也不遲。」一面使秋菊：「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。」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，問雪娥：「熬的粥怎麼了？爹如此這般，今早起來害了頭暈，跌了一交，如今要吃粥哩。」不想被月娘聽見，叫了秋菊，問其端的。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，頭暈跌倒之事，告訴一遍。月娘不聽便了，聽了魂飛天外，魄散九

霄，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，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。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，問道：「你今日怎的頭暈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怎的，剛纔就頭暈起來。」金蓮道：「早時我和春梅要跟人扶住了，不然好輕身子兒，這一交和你善哩！」月娘道：「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，酒多了頭沉。」金蓮道：「昨日往誰家吃酒？那咱晚才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里吃酒來。」不一時，雪娥熬了粥，教春梅拿著，打發西門慶吃。那西門慶拿起粥來，只吃了半甌兒，懶待吃，就放下了。月娘道：「你心裡覺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怎麼，只是身子虛飄飄的，懶待動旦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去了。消一回，我往前邊看著姐夫寫貼兒，十五日請周菊軒、荊南崗、何大人眾官客吃酒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今日還沒吃藥，取奶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。是你連日著辛苦忙碌了。」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

擠了奶來，用盞兒盛著，教西門慶吃了藥，起身往前邊去。春梅扶著，剛走到花園角門首，覺眼便黑了，身子晃晃蕩蕩，做不的主兒，只要倒。春梅又扶回來了。月娘道：「依我且歇兩日兒，請人也罷了，那裡在乎這一時。且在屋裡將息兩日兒，不出去罷。」因說：「你心裡要吃甚麼，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心裡不想吃。」

月娘到後邊，從新又審問金蓮：「他昨日來家醉不醉？再沒曾吃酒？與你行甚麼事？」金蓮聽了，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，說一千個沒有：「姐姐，你沒的說，他那咱晚來了，醉的行禮兒也沒顧的，還問我要燒酒吃，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，只說沒了酒，好好打發他睡了。自從姐姐那等說了，誰和他有甚事來，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。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，俺每不知道。若說家裡，可是沒絲毫事兒。」月娘和

玉樓都坐在一處，一面叫了玳安、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：「你爹昨日在那裡吃酒來？你實說便罷，不然有一差二錯，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。」那玳安咬定牙，只說獅子街和二舅、賁四吃酒，再沒往那裡去。落後叫將吳二舅來，問他，二舅道：「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，就起身往別處去了。」這吳月娘聽了，心中大怒，待二舅去了，把玳安、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遍，要打他二人。二人慌了，方纔說出：「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。」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，說道：「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，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。俺每人人有面，樹樹有皮，姐姐那等說來，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裡？」又道：「姐姐，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，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，他爹也是那咱時分才來，不知在誰家來。誰家一個拜年，拜到那咱晚！」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，隱瞞不住，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，備說一遍。

月娘方纔信了，說道：「嗔道教我拿貼兒請他，我還說人生面不熟，他不肯來，怎知和他有連手。我說恁大年紀，描眉畫鬢，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，乾淨是個老浪貨！」玉樓道：「姐姐，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人兒，娘母還乾這一個營生。忍不住，嫁了個漢子，也休要出這個醜。」金蓮道：「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！」月娘道：「我只說他決不來，誰想他浪（才）靡（著）來了。」金蓮道：「這個，姐姐才顯出個皂白來了！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，姐姐還嗔我罵他！乾淨一家子都養漢，是個明王八，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，早晚好做勾使鬼。」月娘道：「王三官兒娘，你還罵他老淫婦，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。」那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都紅了，便罵道：「汗邪了那賊老淫婦！我平日在他家做甚麼？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，他家有個花園，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，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

耍子，就說我在他家來，我認的他是誰？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！」月娘道：「你看那嘴頭子！人和你說話，你罵他。」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。

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，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。正走到儀門首，只見平安兒徑直往花園中走。被月娘叫住問道：「你做甚麼？」平安兒道：「李銘叫了四個唱的，十五日擺酒，因來回話。問擺的成擺不成。我說未發貼兒哩。他不信，教我進來稟爹。」月娘罵道：「怪賊奴才，還擺甚麼酒，問甚麼，還不回那王八去哩，還來稟爹娘哩。」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。月娘走到金蓮房中，看著西門慶只吃了三四個水角兒，就不吃了。因說道：「李銘來回唱的，教我回倒他，改日子了，他去了。」西門慶點頭兒。

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，誰知過了一夜，到次日，內邊虛陽腫脹，不便處發出紅瘰來，連腎囊都腫得明滴溜如茄子大。但溺尿，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。溺一遭，疼一遭，疼一遭。外邊排軍、伴當備下馬伺候，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裡大發放，不想又添出這樣癥候來。月娘道：「你依我拿貼兒回了何大人，在家調理兩日兒，不去罷。你身子恁虛弱，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，教瞧瞧。你吃他兩貼藥過來。休要只顧耽著，不是事。你偌大的身量，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，如何禁的？」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，只說：「我不妨事，過兩日好了，我還出去。」雖故差人拿貼兒送假牌往衙門裡去，在床上睡著，只是急躁，沒好氣。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，誰知過了一夜，到次日，內邊虛陽腫脹，不便處發出紅瘰來，連腎囊都腫得明滴溜如茄子大。但溺尿，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。溺一遭，疼一遭。外邊排軍、伴當

備下馬伺候，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裡大發放，不想又添出這樣癥候來。月娘道：「你依我拿貼兒回了何大人，在家調理兩日兒，不去罷。你身子恁虛弱，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，教瞧瞧。你吃他兩貼藥過來。休要只顧耽著，不是事。你偌大的身量，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，如何禁的？」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，只說：「我不妨事，過兩日好了，我還出去。」雖故差人拿貼兒送假牌往衙門裡去，在床上睡著，只是急躁，沒好氣。

應伯爵打聽得知，走來看他。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。伯爵聲喏道：「前日打攪哥，不知哥心中不好，嗔道花大舅那裡不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心中若好時，也去了。不知怎的懶待動旦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如今心內怎樣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怎的，只是有些頭暈，起來身子軟，走不

的。」伯爵道：「我見你面容發紅色，只怕是火。教人看來不曾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，我說又沒甚大病，怎好請他的。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這個就差了，還請他來看看，怎的說。吃兩貼藥，散開這火就好了。春氣起，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舉發。昨日李銘撞見我，說你使他叫唱的，今日請人擺酒，說你心中不好，改了日子。把我唬了一跳，我今日才來看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，送假牌去了。」伯爵道：「可知去不的，大調理兩日兒出門。」吃畢茶道：「我去罷，再來看哥。李桂姐會了吳銀兒，也要來看你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吃了飯去。」伯爵道：「我一些不吃。」揚長出去了。

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，進房中診了脈，說道：「老先生此貴恙，乃虛火上炎，腎水下竭，不能

既濟，此乃是脫陽之症。須是補其陰虛，方纔好得。」說畢，作辭起身去了。一面封了五錢銀子，討將藥來，吃了。止住了頭暈，身子依舊還軟，起不來。下邊腎囊越發腫痛，溺尿甚難。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，進房中診了脈，說道：「老先生此貴恙，乃虛火上炎，腎水下竭，不能既濟，此乃是脫陽之症。須是補其陰虛，方纔好得。」說畢，作辭起身去了。一面封了五錢銀子，討將藥來，吃了。止住了頭暈，身子依舊還軟，起不來。下邊腎囊越發腫痛，溺尿甚難。

到後晌時分，李桂姐、吳銀兒坐轎子來看。每人兩個盒子，進房與西門慶磕頭，說道：「爹怎的心裡不自在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，如何又費心買禮兒。」因說道：「我今年不知怎的，痰火發的重些。」桂姐

道：「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，清潔他兩日兒，就好了。」

一坐了一回，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裡，與月娘眾人見節。請到後邊，擺茶畢，又走來到前邊，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。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、常峙節來望。西門慶教玉簫搗扶他起來坐的，留他三人在房內，放桌兒吃酒。謝希大道：「哥，用了些粥不曾？」玉簫把頭扭著不答應。西門慶道：「我還沒吃粥，咽不下去。」希大道：「拿粥，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。」不一時，拿將粥來。西門慶拿起粥來，只扒了半盞兒，就吃不下了。月娘和李桂姐、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。伯爵問道：「李桂姐與銀姐來了，怎的不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在那邊坐的。」伯爵因令來安兒：「你請過來，唱一套兒與你爹聽。」吳月娘恐西門慶不耐煩，攔著，只說吃酒哩，不教過來。眾人吃了一回酒，說道：「哥，你陪著俺每坐，只怕勞碌著你。俺每去了，你自在側側兒罷。」西門慶

道：「一起動列位掛心。」三人於是作辭去了。

應伯爵走出小院門，叫玳安過來分付：「你對你大娘說，應二爹說來，你爹面上變色，有些滯氣，不好，早尋人看他。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，何不使人請他看看，休要耽遲了。」玳安不敢怠慢，走來告訴月娘。月娘慌進房來，對西門慶說：「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，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，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，又請他？」月娘道：「藥醫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。看他不能濟，只怕你有緣，吃了他的藥兒好了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也罷，你請他去。」不一時，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。適有吳大舅來看，陪他到房中看了脈。對吳大舅、陳敬濟說：「老爹是個下部蘊毒，若久而不治，卒成溺水之疾。乃是忍便行房。」又卦了五星藥金，討將藥來吃下

去，如石沉大海一般，反溺不出來。月娘慌了，打發桂姐、吳銀兒去了，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。又說：「是癰閉便毒，一團膀胱邪火，趕到這下邊來。四肢經絡中，又有濕痰流聚，以致心腎不交。」封了五錢藥金，討將藥來，越發弄的虛陽舉發，塵柄如鐵，晝夜不倒。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，還騎在他身上，倒澆蠟燭掇弄，死而復蘇者數次。

到次日，何千戶要來望，先使人來說。月娘便對西門慶道：「何大人要來看你，我扶你往後邊去罷，這邊隔二騙三，不是個待人的。」那西門慶點頭兒。於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，和金蓮肩搭搗扶著，方離了金蓮房，往後邊上房，鋪下被褥高枕，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。房中收拾乾淨，焚下香。不一時，何千戶來到，陳敬濟請他到於後邊卧房，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，說道：「長官，我不敢作揖。」因問：

「貴恙覺好些？」西門慶告訴：「上邊火倒退下了，只是下邊腫毒，當不的。」何千戶道：「此系便毒。我學生有一相識，在東昌府探親，昨日新到舍下，乃是山西汾州人氏，姓劉號桔齋，年半百，極看的好瘡毒。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承長官費心，我這裡就差人請去。」何千戶吃畢茶，說道：「長官，你耐煩保重。衙門中事，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，不消掛意。」西門慶舉手道：「只是有勞長官了。」作辭出門。西門慶這裡隨即差玳安拿貼兒，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桔齋來。看了脈，並不便處，連忙上了藥，又封一貼煎藥來。西門慶答賀了一匹杭州絹，一兩銀子。吃了他頭一盞藥，還不見動靜。

那日不想鄭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，一盒果餅頂皮酥，坐轎子來看。進門與西門慶磕頭，說道：「不知道爹不好，

桂姐和銀姐好人兒，不對我說聲兒，兩個就先來了。看的爹遲了，休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遲，又起動你費心，又買禮來。」愛月兒笑道：「甚麼大禮，惶恐。」因說：「爹清減的恁樣的，每日飲饌也用些兒？」月娘道：「用的倒好了，吃不多兒。今日早辰，只吃了些粥湯兒，剛纔太醫看了去了。」愛月兒道：「娘，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，等我勸爹進些粥兒。你老人家不吃，恁偌大身量，一家子金山也似靠著你，卻怎麼樣兒的。」月娘道：「他只害心口內攔著，吃不下去。」愛月兒道：「爹，你依我說，把這飲撰兒就懶待吃，須也強吃些兒，怕怎的？人無根本，水食為命。終須用些兒。不然，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。」不一時，頓爛了鴿子雛兒，小玉拿粥上來，十香甜醬瓜茄，粳粟米粥兒。這鄭月兒跳上炕去，用盞兒托著，跪在西門慶身邊，一口口喂他。強打著精神，只吃了上半盞兒。揀兩箸兒

鴿子雛兒在口內，就搖頭兒不吃了。愛月兒道：「一來也是藥，二來還虧我勸爹，卻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！」玉簫道：「爹每常也吃，不似今日月姐來，勸著吃的多些。」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，臨晚管待酒饌，與了他五錢銀子，打發他家去。愛月兒臨出門，又與西門慶磕頭，說道：「爹，你耐煩將息兩日兒，我再來看你。」

比及到晚夕，西門慶又吃了劉桔齋第二貼藥，遍身疼痛，叫了一夜。到五更時分，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，流了一灘鮮血，龜頭上又生出疔瘡來，流黃水不止。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。月娘眾人慌了，都守著看視，見吃藥不效，一面請了劉婆子，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挑神，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裡，請他來看，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，骨瘦形衰之病。賁四說：「也不

消問周老爹宅內去，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，出著個卦肆兒，又行醫，又賣卦。人請他，不爭利物，就去看治。一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。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，形容消減，病體懨懨，勒著手帕，在於卧榻。先診了脈息，說道：「官人乃是酒色過度，腎水竭虛，太極邪火聚於欲海，病在膏肓，難以治療。吾有詩八句，說與你聽。只因他：

醉飽行房戀女娥，精神血脈暗消磨。遺精溺血與白濁，燈盡油乾腎水枯。

當時只恨歡娛少，今日翻為疾病多。玉山自倒非人力，總是盧醫怎奈何！」

月娘見他說治不了，道：「既下藥不好，先生看他命

運如何？」吳神仙掐指尋紋，打算西門慶八字，說道：「屬虎的，丙寅年，戊申月，壬午日，丙辰時。今年戊戌，流年三十三年，算命，見行癸亥運。雖然是火土傷官，今年戊土來克壬水。正月又是戊寅月，三戊沖辰，怎麼當的？雖發財發福，難保壽源。有四句斷語不好。說道：

命犯災星必主低，身輕煞重有災危。時日若逢真太歲，就是神仙也皺眉。

月娘道：「命不好，請問先生還有解麼？」神仙道：「白虎當頭，喪門坐命，神仙也無解，太歲也難推。造物已定，神鬼莫移。」月娘只得拿了一匹布，謝了神仙，打發出門。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，心中慌了。到晚夕，天井內焚香，對天發願，許下一兒夫好了，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

娘進香掛袍三年」。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鬥，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。

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，要便發昏過去，眼前看見花子虛、武大在他跟前站立，問他討債，又不肯告人說，只教人廝守著他。見月娘不在跟前，一手拉著潘金蓮，心中舍他的，滿眼落淚，說道：「我的冤家，我死後，你姐妹們好好守著我的靈，休要失散了。」那金蓮亦悲不自勝，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只怕人不肯容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他來，等我和他說。」不一時，吳月娘進來，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，便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有甚話，對奴說幾句兒，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。」西門慶聽了，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，說道：「我覺自家好生不濟，有兩句遺言和你說：我死後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姊妹好好待著，一處居住，休要失散了，惹

人家笑話。」指著金蓮說：「六兒從前的事，你耽待他罷。」說畢，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，放聲大哭，悲慟不止。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，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「姐夫，我養兒靠兒，無兒靠婿。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。我若有些山高水低，你發送了我入土。好歹一家一計，幫扶著你娘兒每過日子，休要教人笑話。」又分付：「我死後，段子鋪里五萬銀子本錢，有你喬親家爹那邊，多少本利都找與他。教傅伙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，休要開了。賁四絨線鋪，本銀六千五百兩，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，都賣盡了貨物，收了來家。又李三討了批來，也不消做了，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。李三、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，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，討來發送我。你只和傅伙計守著家門這兩個鋪子罷。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，生藥鋪五千兩，韓伙計、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。開了河，你早起身，往下邊接船去。」

接了來家，賣了銀子併進來，你娘兒每盤纏。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，華主簿少我五十兩，門外徐四鋪內，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，都有合同見在，上緊使人催去。到日後，對門並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，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。一說畢，哽哽咽咽的哭了。陳敬濟道：「爹囑咐，兒子都知道了。」不一時，傅伙計、甘伙計、吳二舅、賁四、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。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。眾人都道：「你老人家寬心，不妨事。」一日來問安看者，也有許多。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，皆嗟嘆而去。

過了兩日，月娘痴心，只指望西門慶還好，誰知天數注定，三十三歲而去。到於正月二十一日，五更時分，相火燒身，變出風來，聲若牛吼一般，喘息了半夜。挨到巳牌時分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。正是：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

常萬事休。古人有幾句格言，說得好：

為人多積善，不可多積財。積善成好人，積財惹禍胎。

石崇當日富，難免殺身災。鄧通饑餓死，錢山何用哉！

今人非古比，心地不明白。只說積財好，反笑積善呆。

多少有錢者，臨了沒棺材。

原來西門慶一倒頭，棺材尚未曾預備。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，開了箱子拿四四錠元寶，教他兩個看材板去。剛纔打發去了，不防忽一陣就害肚里疼，急撲進去床上倒下，就昏暈不省人事。孟玉樓與潘金蓮、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裡，七手八腳，替西門慶戴唐巾，裝柳穿衣服。忽聽

見小玉來說：「俺娘跌倒在床上。」慌的玉樓、李嬌兒就來問視，月娘手按著害肚內疼，就知道決撒了。玉樓教李嬌兒守著月娘，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。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教如意兒來。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裡面，不見了李嬌兒。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，房內無人，箱子開著，暗暗拿了五錠元寶，往他屋裡去了。手中拿將一搭紙，見了玉樓，只說：「尋不見草紙，我往房裡尋草紙去來。」那玉樓也不留心，且守著月娘，拿樸子伺候，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。

不一時，蔡老娘到了，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。這屋裡裝柳西門慶停當，口內才沒氣兒，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。蔡老娘收裏孩兒，剪去臍帶，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。扶月娘暖炕上坐的。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，蔡老娘嫌少，說道：「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，還與我多少便了。休說這位哥兒

是大娘生養的。」月娘道：「比不得當時，有當家的老爹在此，如今沒了老爹，將就收了罷。待洗三來，再與你一兩就是了。」那蔡老娘道：「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。」拜謝去了。

月娘蘇醒過來，看見箱子大開著，便罵玉簫：「賊臭肉，我便昏了，你也昏了？箱子大開著，恁亂烘烘人走，就不說鎖鎖兒。」玉簫道：「我只說娘鎖了箱子，就不曾看見。」於是取鎖來鎖。玉樓見月娘多心，就不肯在他屋裡，走出對著金蓮說：「原來大姐姐恁樣的，死了漢子，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。」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錠元寶在屋裡去了。

當下吳二舅、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，教匠

人解鋸成槨。眾小廝把西門慶抬出，停當在大廳上，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。不一時，吳大舅也來了。吳二舅、眾伙計都在前廳熱鬧，收燈捲畫，蓋上紙被，設放香燈幾席。來安兒專一打磨。徐先生看了手，說道：「正辰時斷氣，合家都不犯凶煞。」請問月娘：「三日大殮，擇二月十六破土，三十齣殯，有四七多日子。」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，差人各處報喪，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，家中披孝搭棚，俱不必細說。

到三日，請僧人念倒頭經，挑出紙錢去。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。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，靈前還禮。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。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；潘金蓮管理庫房，收祭桌；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，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。傅伙計、吳二舅管帳、賁四管孝帳；來興管廚；吳大舅與甘伙計陪待人客。蔡老娘來洗了三，月娘與了一套綢絹衣裳打發去了。就

把孩兒起名叫孝哥兒，未免送些喜面。親鄰與眾街坊鄰舍都說：「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，就與老子同日同時，一頭斷氣，一頭生兒，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。」

不說眾人理亂這樁事。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，走來弔孝哭泣，哭了一回。吳大舅、二舅正在捲棚內看著與西門慶傳影，伯爵走來，與眾人見禮，說道：「可傷，做夢不知哥沒了。」要請月娘拜見，吳大舅便道：「舍妹暗房出不來，如此這般，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。」伯爵愕然道：「有這等事！也罷也罷，哥有了個後代，這家當有了主兒了。」落後陳敬濟穿著一身重孝，走來與伯爵磕頭。伯爵道：「姐夫夫，煩惱。你爹沒了，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，家中凡事要你仔細。有事不可自家專，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。不該我

說，你年幼，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。」吳大舅道：「二哥，你沒的說。我自也有公事，不得閑，見有他娘在。」伯爵道：「好大舅，雖故有嫂子，外邊事怎麼理的？還是老舅主張。自古沒舅不生，沒舅不長。一個親娘舅，比不的別人。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，再有誰大？」因問道：「有了發引日期沒有？」吳大舅道：「擇二月十六日破土，三十日出殯，也在四七之外。」不一時，徐先生來到，祭告入殮，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，用長命丁釘了，安放停當，題了名旌：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」。

那日何千戶來弔孝。靈前拜畢，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，問了發引的日期。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，原答應的，一個也不許動，都在這裡伺候。直過發引之後，方許回衙門當差。又委兩名節級管領，如有違誤，呈來重治。又對

吳大舅說：「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，老舅只顧說來，學生即行追治。」弔老畢，到衙門裡一面行文開缺，申報東京本衛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來爵、春鴻同李三，一日到兗州察院，投下了書禮，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，說道：「你早來一步便好。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。」尋思間，又見西門慶書中封著金葉十兩，又不好違阻了的。便留下春鴻、來爵、李三在公廨駐札。隨即差快手拿牌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，封回與春鴻書中，又與了一兩路費，方取路回清河縣。往返十日光景。走進城，就聞得路上人說：「西門大官人死了，今日三日，家中念經做齋哩。」這李三就心生姦計，路上說念來爵、春鴻：「將此批文按下，只說宋老爺沒與來。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裡去罷。你二人不

去，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，到家隱住，不拿出來就是了。」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，只春鴻不肯，口裡含糊應諾。

到家，見門首挑著紙錢，僧人做道場，親朋弔喪者不計其數，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。來爵、春鴻見吳大舅、陳敬濟磕了頭，問：「討批文如何？怎的李三不來？」那來爵欲說不肯，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，遞與大舅，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，說的言語，如此這般教他隱下，休拿出來，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：「小的怎敢忘恩負義？徑奔家來。」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，告訴月娘：「這個小的兒，就是個知恩的。叵耐李三這廝短命，見姐夫沒了幾日，就這等壞心。」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：「李智、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，趁著剛纔何大人分付，把這件事寫紙狀子，呈到衙門裡，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來，發送姐

夫。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，這些事兒莫道不依。」伯爵慌了，說道：「李三卻不該行此事。老舅快休動意，等我和他說罷。」於是走到李三家，請了黃四來，一處計較。說道：「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，倒做了管手。狐狸打不成，倒惹了一屁股臊。如今恁般，要拿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。常言道官官相護，何況又同寮之間，你等怎抵鬥的他過！依我，不如悄悄遂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，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。我聽得說，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，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，咱投張二官那裡去罷。你每一人再湊得二百兩，少不也拿不出來，再備辦一張祭桌，一者祭奠大官人，二者交這銀子與他。另立一紙欠結，你往後有了買賣，慢慢還他就是了。這個一舉兩得，又不失了人情，有個始終。」黃四道：「你說的是。李三哥，你幹事忒慌速了些。」真個到晚夕，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，如此這般，一討批

文一節，累老舅張主張主。「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，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，如何不應承，於是收了銀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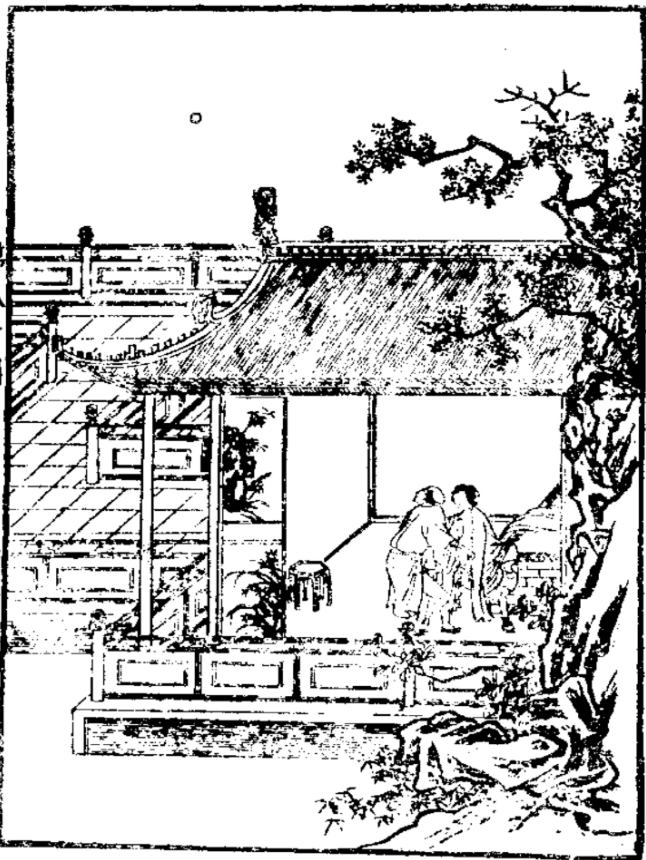
到次日，李智、黃四備了一張插桌，豬首三牲，二百兩銀子，來與西門慶祭奠。吳大舅對月娘說了，拿出舊文書，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，饒了他五十兩，餘者教他做上買賣，陸續交還。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，同往張二官處合伙，上納錢糧去了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金逢火煉方知色，人與財交便見心。有詩為證：

造物於人莫強求，勸君凡事把心收。你今貪得收人業，還有收人在後頭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回

潘金蓮售色赴東床





金瓶梅

李瓶兒盜財歸麗院

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
歸麗院

詩曰：

倚醉無端尋舊約，卻因惆悵轉難勝。
靜中樓閣深春雨，遠處簾櫳半夜燈。

抱柱立時風細細，繞廊行處思騰騰。
分明窗下聞裁剪，敲遍欄桿喚不應。

話說西門慶死了，首七那日，卻是報國寺十六眾僧人做水陸。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、花子繇、祝實念、孫天化、

常峙節、白賚光七人，坐在一處，伯爵先開口說：「大官人沒了，今一七光景。你我相交一場，當時也曾吃過他的，也曾用過他的，也曾使過他的，也曾借過他的。今日他死了，莫非推不知道？灑土也眯眯後人眼睛兒，他就到五閻王跟前，也不饒你我。如今這等計較，你我各出一錢銀子，七人共湊上七錢，辦一桌祭禮，買一幅軸子，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，抬了去，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，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，這個好不好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哥說的是。」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，交與伯爵，整備祭物停當，買了軸子，央水秀才做了祭文。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，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，於是暗含譏刺，作就一篇祭文。伯爵眾人把祭祀抬到靈前擺下，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禮。伯爵為首，各人上了香，人人都粗俗，那裡曉得其中滋味。澆了奠酒，只顧把祝文宣念。其文略曰：

維重和元年，歲戊戌，二月戊子期，越初三日庚寅，侍教生應伯爵、謝希大、花子繇、祝實念、孫天化、常峙節、白賚光，謹以清酌庶饋之儀，致祭於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：維靈生前梗直，秉性堅剛；軟的不怕，硬的不降。常濟人以點水，恆助人以精光。囊篋頗厚，氣概軒昂。逢樂而舉，遇陰伏降。錦襠隊中居住，齊腰庫里收藏。有八角而不用撓擱，逢虱蟻而騷癢難當。受恩小子，常在胯下隨幫。也曾章台而宿柳，也曾謝館而猖狂。正宜撐頭活腦，久戰熬場，胡為罹一疾不起之殃？見今你便長伸著腳子去了，丟下小子輩，如班鳩跌腳，倚靠何方？難上他煙花之寨，難靠他八字紅牆。再不得同席而儂軟玉，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。撇的人垂頭落腳，閃的人牢溫郎當。今特奠茲白濁，次獻寸觴。靈其不昧，來格來歆。尚享。

眾人祭畢，陳敬濟下來還禮，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，管待出門不題。

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，聽見西門慶死了，鋪謀定計，備了一張祭桌，使了李桂卿、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。月娘不出來，都是李嬌兒、孟玉樓在上房管待。李家桂卿、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：「俺媽說，人已是死了，你我院中人，守不的這樣貞節！自古千里長棚，沒個不散的筵席。教你手裡有東西，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。你還恁傻！常言道：『揚州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。』不拘多少時，也少不的離他家門。」那李嬌兒聽記在心。

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，亦備了張祭桌，喬素打扮，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。在靈前擺下祭祀，只顧站著。站了

半日，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。原來西門慶死了，首七時分，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。小廝每見王六兒來，都不敢進去說。那來安兒不知就裡，到月娘房裡，向月娘說：「韓大嬸來與爹上紙，在前邊站了一日了，大舅使我來對娘說。」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，便喝罵道：「怪賊奴才，不與我走，還來甚麼韓大嬸、屎大嬸，賊狗攬的養漢淫婦，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，父南子北，夫逃妻散的，還來上甚麼屎紙！——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著，來到靈前。吳大舅問道：「對後邊說了不曾？」來安兒把嘴谷都著不言語。問了半日，才說：「娘稍出四馬兒來了。」這吳大舅連忙進去，對月娘說：「姐姐，你怎麼這等的？快休要舒口！自古人惡禮不惡。他男子漢領著咱偌多的本錢，你如何這等待人？好名兒難得，快休如此。你就不出去，教二姐姐、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，也是一般。做甚麼恁樣的，教人說你不是。」那月娘

見他哥這樣說，才不言語了。良久，孟玉樓出來，還了禮，陪他在靈前坐的。只吃一鐘茶，婦人也有些省口，就坐不住，隨即告辭起身去了。正是：

誰人汲得西江水，難免今朝一面羞。

那李桂卿、桂姐、吳銀兒都在上房坐著，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、淫婦短，砍一株損百枝，兩個就有些坐不住，未到日落，就要家去。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：「晚夕伙計每伴宿，你每看了提偶，明日去罷。」留了半日，桂姐、銀姐不去了，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。到了晚夕，僧人散了，果然有許多街坊、伙計、主管，喬大戶、吳大舅、吳二舅、沈姨父、花子繇、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常峙節，也有二十餘人，叫了一起偶戲，在大卷棚內，擺設酒席伴宿。提

演的是一孫榮、孫華殺狗勸夫一戲文。堂客都在靈旁廳內，圍著幃屏，放下簾來，擺放桌席，朝外觀看。李銘、吳惠在這裡答應，晚夕也不家去了。不一時，眾人都到齊了。祭祀已畢，捲棚內點起燭來，安席坐下，打動鼓樂，戲文上來。直搬演到三更天氣，戲文方了。

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，或在靈前溜眼，帳子後調笑。於是趕人散一亂，眾堂客都往後邊去了，小廝每都收家活，這金蓮趕眼錯，捏了敬濟一把，說道：「我兒，你娘今日成就了罷。趁大姐在後邊，咱就往你屋裡去罷。」敬濟聽了，得不的一聲，先往屋裡開門去了。婦人黑影里，抽身鑽入他房內，更不答話，解開褲子，仰臥在炕上，雙鳧飛首，教陳敬濟好耍。正是：色膽如天怕甚事，鴛幃雲雨百年情。真個是：

二載相逢，一朝配偶；數年姻眷，一旦和諧。一個柳腰款擺，一個玉莖忙舒。耳邊訴雨意雲情，枕上說山盟海誓。鶯恣蝶採，旖妮搏弄百千般；狂雨羞雲，嬌媚施逞千萬態。一個不住叫親親，一個摟抱呼達達。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，花容不減舊時紅。

霎時雲雨了畢，婦人恐怕人來，連忙出房，往後邊去了。到次日，這小伙兒嘗著這個甜頭兒，早晨走到金蓮房來，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。從窗眼裡張看，見婦人被擁紅雲，粉腮印玉，說道：「好管庫房的，這咱還不起來！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，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李三、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。你快些起來，且拿鑰匙出來與我。」婦人連忙教春梅拿鑰匙與敬濟，敬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。婦人便從窗眼裡遞出舌頭，兩個啞了一回。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

咽，甜唾顛心溢肺姦。有詞為證：

恨杜鵑聲透珠簾。心似針簽，情似膠粘。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黛，瘦損春纖寶髻亂，雲松翠鈿。睡顏酡，玉減紅添。檀口曾沾。到如今唇上猶香，想起來口內猶甜。

良久，春梅樓上開了門，敬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。不一時，喬大戶家祭來擺下。喬大戶娘子並喬大戶許多親眷，靈前祭畢。吳大舅、吳二舅、甘伙計陪侍，請至捲棚內管待。李銘、吳惠彈唱。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。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，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。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、吳銀姐都在這裡，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：「我若知道爹沒了，有個不來的！你每好人兒，就不會我會兒去。」又見月娘生了孩兒，說道：「娘一喜一憂。惜乎爹只

是去世太早了些兒，你老人家有了主兒，也不愁。一月娘俱打發了孝，留坐至晚方散。

到二月初三日，西門慶二七，玉皇廟吳道官十六眾道士，在家念經做法事。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，約會了劉、薛二內相，周守備、荊都統、張團練、雲指揮等數員武官，合著上了壇祭。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戶、吳大舅、應伯爵來陪待，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，捲棚管待去了。俱不必細說。到晚夕念經送亡。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，一把火燒了。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。奶子如意兒並迎春收在後邊答應，把繡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。將李瓶兒那邊房門，一把鎖鎖了。可憐正是：畫棟雕梁猶未乾，堂前不見痴心客。有詩為證：

襄王臺下水悠悠，一種相思兩樣愁。月色不如人事改，夜深還到粉牆頭。

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，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，又來答應，常兩三夜不往家去，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。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，誰敢道個不字。初九日念了三七經，月娘出了暗房，四七就沒曾念經。十二日，陳敬濟破了土回來。二十日早發引，也有許多冥器紙札，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。臨棺材出門，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，坐在轎上，捧的高高的，念了幾句偈文。念畢，陳敬濟摔破紙盆，棺材起身，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。吳月娘坐魂轎，後面坐堂客上轎，都圍隨材走，徑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。陳敬濟備了一匹尺頭，請雲指揮點了神主，陰陽徐先生下了葬。眾孝眷掩土畢。山頭祭桌，可憐通

不上幾家，只是吳大舅、喬大戶、何千戶、沈姨夫、韓姨夫與眾伙計五六處而已。吳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，安於上房明間正寢。陰陽灑掃已畢，打發眾親戚出門。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。一日暖了墓回來，答應班上排軍節級，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。西門慶五七，月娘請了薛姑子、王姑子、大師父、十二眾尼僧，在家誦經禮懺，超度夫主生天。吳大妗子並吳舜臣媳婦，都在家中相伴。

原來出殯之時，李桂卿同桂姐在山頭，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：「媽說，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，不消只顧在他家了。你又沒兒女，守甚麼？教你一場曠亂，登開了罷。昨日應二哥來說，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，要破五百兩金銀，娶你做二房娘子，當家理紀。你那裡便圖出身，你在這裡守到老死，也不怎麼。你我院中人家，棄舊迎新為本，趨火附

勢為強，不可錯過了時光。」這李嬌兒聽記在心，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，因風吹火，用力不多。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，出殯那日，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，兩個說話來。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，塞在腰裡，轉了家去。嚷的月娘知道，把吳二舅罵了一頓，趕去鋪子里做買賣，再不許進後邊來。分付門上平安，不許李銘來往。這花娘惱羞變成怒，正尋不著這個由頭兒哩。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，請孟玉樓，不請他，就惱了，與月娘兩個大鬧大嚷，拍著西門慶靈床子，啼啼哭哭，叫叫嚎嚎，到半夜三更，在房中要行上吊。丫頭來報與月娘。月娘慌了，與大妗子計議，請將李家虔婆來，要打發他歸院。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，說了幾句言語：「我家人在你這裡做小伏低，頂缸受氣，好容易就開交了罷！須得幾十兩遮羞錢。」吳大舅居著官，又不敢張主，相

講了半日，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、首飾、箱籠、床帳、家活盡與他，打發出門。只不與他元宵、繡春兩個丫頭去。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。月娘生死不與他，說道：「你倒好，買良為娼。」——句慌了鴛子，就不敢開言，變做笑吟吟臉兒，拜辭了月娘，李嬌兒坐轎子，抬的往家去了。

看官聽說，院中唱的，以賣俏為活計，將脂粉作生涯；早辰張風流，晚夕李浪子；前門進老子，後門接兒子；棄舊憐新，見錢眼開，自然之理。饒君千般貼戀，萬種牢籠，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。不是活時偷食抹嘴，就是死後嚷鬧離門。不拘幾時，還吃舊鍋粥去了。正是：蛇入筒中曲性在，鳥出籠輕便飛騰。有詩為證：

堪笑煙花不久長，洞房夜夜換新郎。兩隻玉腕千人枕，

一點朱唇萬客嘗。

造就百般嬌艷態，生成一片假心腸。饒君總有牢籠計，難保臨時思故鄉。

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，大哭了一場。眾人都在旁解勸，潘金蓮道：「姐姐，罷，休煩惱了。常言道，娶淫婦，養海青，食水不到想海東。這個都是他當初乾的營生，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。」

家中正亂著，忽有平安來報：「巡鹽蔡老爹來了，在廳上坐著哩，我說家老爹沒了。他問沒了幾時了，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，到今過了五七。他問有靈沒靈，我回有靈，在後邊供養著哩。他要來靈前拜拜，我來對娘說。」月娘分付：「教你姐夫出去見他。」不一時，陳敬濟穿上孝衣出

去，拜見了蔡御史。良久，後邊收拾停當，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。月娘穿著一身重孝，出來回禮，再不交一言，就讓月娘說：「夫人請回房。」又向敬濟說道：「我昔時曾在府相擾，今差滿回京去，敬來拜謝拜謝，不期作了故人。」便問：「甚麼病癥？」陳敬濟道：「是痰火之疾。」蔡御史道：「可傷，可傷。」即喚家人上來，取出兩匹杭州絹，一雙絨襪，四尾白養，四罐蜜餞，說道：「這些微禮，權作奠儀罷。」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，「這個是我嚮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，今積了些俸資奉償，以全終始之交。」一分付平安道：「大官，交進房去。」敬濟道：「老爹忒多計較了。」月娘說：「請老爹前廳坐。」蔡御史道：「也不消坐了。拿茶來，吃了一鐘就是了。」左右須臾拿茶上來。蔡御史吃了，揚長起身上轎去了。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，心中又是那歡喜，又是那慘戚。想有他在時，似這樣官員來

到，肯空放去了？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。今日他伸著腳子，空有家私，眼看著就無人陪待。正是：

人得交游是風月，天開圖畫即江山。

話說李嬌兒到家，應伯爵打聽得知，報與張二官知，就拿著五兩銀子來，請他歇了一夜。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，屬兔的，三十二歲了。李嬌兒三十四歲，虔婆瞞了六歲，只說二十八歲，教伯爵瞞著。使了三百兩銀子，娶到家中，做了二房娘子。祝實念、孫寡嘴依舊領著王三官兒，還來李家行走，與桂姐打熱，不在話下。

伯爵、李三、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，張二官出了五千兩，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，逐日寶鞍大馬，在院內搖擺。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，又打點了上千兩金銀，往東京

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，對堂上朱太尉說，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。家中收拾買花園，蓋房子。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，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，盡告訴與他，說：「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，排行六姐，生的上畫兒般標緻，詩詞歌賦，諸子百家，拆牌道字，雙陸象棋，無不通曉。又寫的一筆好字，彈的一手好琵琶。今年不上三十歲，比唱的還喬。」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，巴不的就要了他，便問道：「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？」伯爵道：「就是他。占來家中，今也有五六年光景，不知他嫁人不嫁。」張二官道：「累你打聽著，待有嫁人的聲口，你來對我說，等我娶了罷。」伯爵道：「我身子里有個人，在他家做家人，名來爵兒。等我對他說，若有出嫁聲口，就來報你知道。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，也強似娶個唱的。當時西門慶大官人在時，為娶他，不知費了許多心。大抵物各有主，

也說不的，只好有福的匹配，你如有了這般勢耀，不得此女貌，同享榮華，枉自有許多富貴。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，但有嫁人的風縫兒，憑我甜言美語，打動春心，你卻用幾百兩銀子，娶到家中，盡你受用便了。一看官聽說，但凡世上幫閑子弟，極是勢利小人。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，賽過同胞弟兄，那一日不吃他的，穿他的，受用他的。身死未幾，骨肉尚熱，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。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有詩為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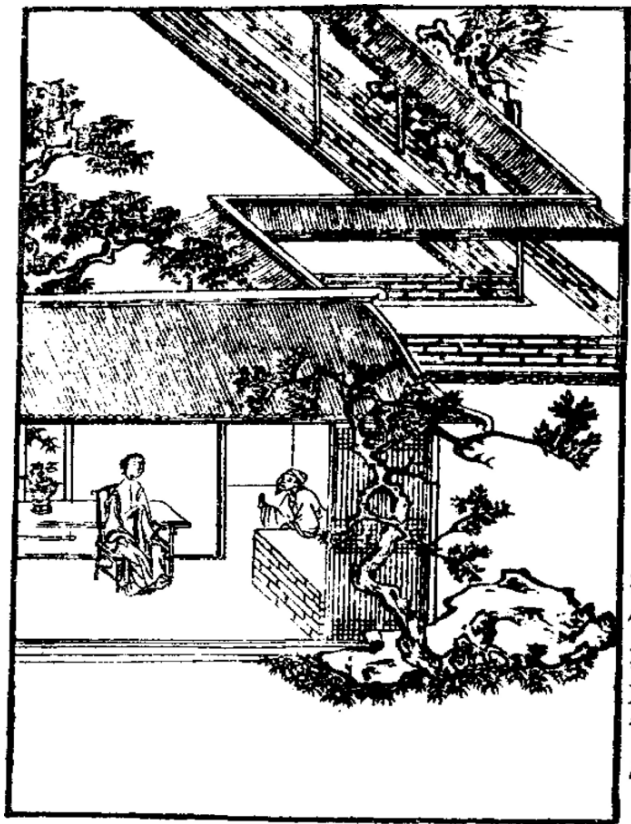
昔年音氣似金蘭，百計趨奉不等閑。自從西門身死後，紛紛謀妾伴人眠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一回

轉道國初財遠通





全才

潘來保獻主背恩

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

背恩

詩曰：

燕入非傍舍，鷗歸只故池。斷橋無復板，卧柳自生枝。

遂有山陽作，多慚鮑叔知。素交零落盡，白首淚雙垂。

話說韓道國與來保，自從拿著西門慶四千兩銀子，江南買貨物，到於揚州，抓尋苗青家內宿歇。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，想他活命之恩，儘力趨奉。又討了一個女子，名喚楚雲，養在家裡，要送與西門慶，以報其恩。韓道國與來保兩

個且不置貨，成日尋花問柳，飲酒宿婦。只到初冬天氣，景物蕭瑟，不勝旅思。方纔將銀往各處買布匹，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，待貨物買完起身。先是韓道國請個表子，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，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。一日，請揚州鹽客王海峰和苗青游寶應湖，游了一日，歸到院中。又值玉枝兒鴉子生日，這韓道國又邀請眾人，擺酒與鴉子王一媽做生日。使後生胡秀，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，白不見到。不一時，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峰來了。至日落時分，胡秀才來，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兩句，說：「這廝不知在那裡吃酒，吃到這咱才來，口裡噴出來的酒氣。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，你不知那裡來，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。」那胡秀把眼斜瞅著他，走到下邊，口裡喃喃呐呐，說：「你罵我，你家老婆在家裡仰扇著掙，你在這裡合蓬著丟！宅里老爹包著你老婆，肉的不值了，才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。你在這裡快

活，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！得人化白出你來，你落得為人就勾了。」對玉枝兒鴛子只顧說。鴛子便拉出他院子里，說：「胡官人，你醉了，你往房裡睡去罷。」那胡秀大吆大喝，白不肯進房。不料韓道國正陪眾客商在席上吃酒，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，心中大怒，走出來踢了他兩腳，罵道：「賊野囚奴，我有了五分銀子，雇你一日，怕尋不出人來！一即時趕他去。那胡秀那裡肯出門，在院子內聲叫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如何趕我？我沒壞了管帳事！你倒養老婆，倒趕我，看我到家說不說！」被來保勸住韓道國，一手扯他過一邊，說道：「你這狗骨頭，原來這等酒硬！」那胡秀道：「叔叔，你老人家休管他。我吃甚麼酒來，我和他做一做。」被來保推他往屋裡挺覺去了。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。韓道國恐怕眾客商恥笑，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，遞酒哄笑。林彩虹、小紅姊妹二人並王玉枝兒三個唱的，彈唱歌舞，花攢錦簇，行令猜枚，吃至三更方散。次日，韓道國要打胡秀，胡秀說：「小的通不曉一字。」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勸住了。

話休饒舌。有日貨物置完，打包裝載上船。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，忽生起病來，動身不得。苗青說：「等他病好了，我再差人送了來罷。」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，抄寫書帳，打發二人並胡秀起身。王玉枝並林彩虹姊妹，少不的置酒馬頭，作別餞行。從正月初十日起身，一路無詞。一日到臨清閘上，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，忽見街坊嚴四郎，從上流坐船而來，往臨清接官去。看見韓道國，舉手說：「韓西橋，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。」說畢，船行得

快，就過去了。這韓道國聽了此言，遂安心在懷，瞞著來保不說。不想那時河南、山東大旱，赤地千里，田蠶荒蕪不收，棉花布價一時躉貴，每匹布帛加三利息，各處鄉販都打著銀兩遠接，在臨清一帶馬頭迎著客貨而買。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：「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，見今加三利息，不如且賣一半，又便宜鈔關納稅，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。遇行市不賣，誠為可惜。」來保道：「伙計所言雖是，誠恐賣了，一時到家，惹當家的見怪，如之奈何？」韓道國便說：「老爹見怪，都在我身上。」來保強不過他，就在馬頭上，發賣了一千兩布貨。韓道國說：「雙橋，你和胡秀在船上等著納稅，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，打著這一千兩銀子，先去報老爹知道。」來保道：「你到家，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，下與鈔關錢老爹，少納稅錢，先放船行。」韓道國應諾。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，往清河縣家中來。

有日進城，在瓮城南門裡，日色漸落，忽撞遇著墳的張安，推著車輛酒米食鹽，正出南門。看見韓道國，便叫：「韓大叔，你來家了。」韓道國看見他帶著孝，問其故，張安說：「老爹死了，明日三月初九日斷七。大娘交我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，明日與老爹燒紙。」這韓道國聽了，說：「可傷，可傷！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，話不虛傳。」打頭口徑進城中。到了十字街上，心中算計：「且住。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，況今他已死了，天色又晚，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，和渾家商議了，明日再去不遲。」於是和王漢打著頭口，徑到獅子街家中。二人下了頭口，打發趕腳人回去，叫開門，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，徑到獅子街家中。二人下了頭口，打發趕腳人回去，叫開門，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。老婆一面迎接入門，拜了佛祖。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，丫頭點茶吃。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，道：「我在路上撞遇

嚴四哥與張安，才知老爹死了。好好的，怎的就死了？」王六兒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誰人保得無常！」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，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等物，並那一千兩銀子，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。老婆打開看，都是白光雪花銀兩，便問：「這是那裡的？」韓道國說：「我在路上聞了信，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。」又取出兩包梯己銀子一百兩，因問老婆：「我去後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？」王六兒道：「他在時倒也罷了，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？」韓道國道：「正是要和你商議，咱留下些，把一半與他如何？」老婆道：「呸，你這傻奴才料，這遭再休要傻了。如今他已是死了，這裡無人，咱和他有甚瓜葛？不急你送與他一半，交他招暗道兒，問你下落。到不如一狼二狼，把他這一千兩，咱雇了頭口，拐了上東京，投奔咱孩兒那裡。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，安放不下你我！」韓道國

道：「丟下這房子，急切打發不出去，怎了？」老婆道：「你看沒才料！何不叫將第二個來，留幾兩銀子與他，就叫他看守便了。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，保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。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，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？就尋去，你我也不怕他。」韓道國道：「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，怎好變心的？沒天理了！」老婆道：「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。他占用著老娘，使他這幾兩銀子，不差甚麼。想著他孝堂里，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，往他家燒紙。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，半日不出來，在屋裡罵的我好訕的。我出又出不來，坐又坐不住，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，我不去坐，就坐轎子來家了，想著他這個情兒，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。」一席話，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。夫妻二人，晚夕計議已定。到次日五更，叫將他兄弟韓二來，如此這般，叫他看守房子，又把與他一二兩銀子盤纏。那二搗鬼

千肯萬肯，說：「哥嫂只顧去，等我打發他。」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並兩個丫頭，也跟他帶上東京去。雇了二十輛車，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。投天明出西門，徑上東京去了。正是：

撞碎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這裡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。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，同孟玉樓、潘金蓮、西門大姐、奶子如意兒、女婿陳敬濟，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。張安就告訴月娘，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，月娘道：「他來了，怎的不到我家來？只怕他今日來。」在墳上剛燒了紙，坐了沒多回，老早就起身來家。使陳敬濟往他家，「叫韓伙計去，問他船到那裡了？」初時叫著不聞人言，次則韓二出來，說：「俺侄女兒東京叫

了哥嫂去了，船不知在那裡。」讓陳敬濟回月娘。月娘不放心，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。去了一日，到臨清馬頭船上，尋著來保船隻。來保問：「韓伙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。」敬濟道：「誰見他來？張安看見他進城，次日墳上來家，大娘使我問他去，他兩口子奪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。如今爹死了，斷七過了，大娘不放心，使我來找尋船隻。」這來保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這天殺，原來連我也瞞了，嗔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，乾淨要起毛心。正是人面咫尺，心隔千里。」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，也安心要和他一路。把敬濟小伙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、歌樓上飲酒，請表子頑耍。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，卸在店家房內，封記了。一日鈔關上納了稅，放船過來，在新河口起腳裝車，往清河縣城裡來，家中東廂房卸下。

自從西門慶死了，獅子街絲綿鋪已關了。對門段鋪，甘伙計、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，各辭歸房去了。房子也賣了，止有門首解當、生藥鋪，敬濟與傅夥墳開著。原來這來保妻惠祥，有個五歲兒子，名僧寶兒。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侄女兒四歲，二人割衿做了親家。家中月娘通不知道。這來保交卸了貨物，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，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。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，問韓道國銀子下落。被他一頓話說：「咱早休去！一個太師老爺府中，誰人敢到？沒的招事惹非。得他不來尋你，咱家念佛。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！」月娘道：「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，莫不看些分上兒。」來保道：「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，他敢只護他娘老子，莫不護咱不成？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，外人知道，傳出去到不好了。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，更休題了。」月娘聽了無法，也只得罷了。又交他會買

頭，發賣布貨。他會了主兒來，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價錢，主兒都不服，拿銀出去了。來保硬說：「姐夫，你不知買賣甘苦。俺在江湖上走的多，曉得行情，寧可賣了悔，休要悔了賣。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。你十分把弓兒拽滿，進了主兒，顯的不會做生意。我不是托大說話，你年少不知事體。我莫不胳膊兒往外撇？不如賣吊了，是一場事。」那敬濟聽了，使性兒不管了。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，匹手奪過算盤，邀回主兒來。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，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，交進月娘收了，推貨出門。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，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還收了。死了爹，你老人家死水兒，自家盤纏，又與俺們做甚？你收了去，我決不要。」一日晚夕，外邊吃的醉醉兒，走進月娘房中，搭伏著護炕，說念月娘：「你老人家青春少小，沒了爹，你自家守著這點孩子兒，不害孤另麼？」月娘

一聲兒沒言語。

一日，東京翟管家寄書來，知道西門慶死了，聽見韓道國說，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，該多少價錢，說了去，兌銀子來，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。月娘見書，慌了手腳，叫將來保來計議，與他去好，不與他去好。來保進入房中，也不叫娘，只說：「你娘子人家不知事，不與他去，就惹下禍了。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，恰似賣富一般，但擺酒請人，就叫家樂出去，有個不傳出去的？何況韓伙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，有個不說的？我前日怎麼說來，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。你不與他，他裁派府縣，差人坐名兒來要，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，還是遲了。難說四個都與他，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個與他，還做麵皮。」這月娘沉吟半晌。孟玉樓房中蘭香，與金蓮房中春梅，都不好打發。繡春又要看

哥兒，不出門。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，情願要去。以此就差來保，雇車輛裝載兩個女子，往東京太師府中來。不料來保這廝，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。有日到東京，會見韓道國夫婦，把前後事都說了。韓道國謝來保道：「若不是親戚看顧我，在家阻住，我雖然不怕他，也未免多一番唇舌。」翟謙看見迎春、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，一個會箏，一個會弦子，都不上十七八歲，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，賞出兩個錠元寶來。這來保還克了一錠，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，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：「若不是我去，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拿家來。你還不知，韓伙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，獨自住著一所宅子，呼奴使婢，坐五行三。翟管家以老爹呼之，他家女兒韓愛姐，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，寸步不離，要一奉十，揀口兒吃用，換套穿衣。如今又會寫，又會算，福至心靈，出落得好長大身材，姿容美貌。前日出來見

我，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，百伶百俐，一口一聲叫我保叔。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裡，還在他手裡墳針線哩。」說畢，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。打發他酒饌吃了，與他銀子又不受，拿了一匹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，不在話下。

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，往臨清馬頭上，將封寄店內布貨，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，暗賣下一所房子，就在劉倉右邊門首，就開雜貨鋪兒。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。他老婆惠祥，要便對月娘說，假推往娘家去。到房子里，從新換了頭面衣服，珠子箍兒，插金戴銀，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，行人情，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。到房子里，依舊換了慘淡衣裳，才往西門慶家中來，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。來保這廝，常時吃醉了，來月娘房中，嘲話調戲，兩番三次。不是月娘為人正大，也被他說念的心邪，上了道兒。又有一般小

廝媳婦，在月娘根前，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，插金戴銀，行三坐五。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，月娘不信。

惠祥聽了此言，在廚房中罵大罵小。來保便裝胖字蠢，自己誇獎，說眾人：「你每隻好在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！相我水皮子上，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。若不是我，都吃韓伙計老年箝嘴，拐了往東京去。只呀的一聲，乾丟在水裡也不響。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『是』，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，架俺一篇是非。正是割股的也不知，煇香的也不知。自古信人調，丟了瓢。」媳婦子惠祥便罵：「賊嚼舌根的淫婦！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，在外行三坐五扳親。老道出門，問我姊那裡借的幾件首飾衣裳，就說是俺落的主子銀子治的！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，也不打緊。等俺每出去，料莫天也不著餓水鴉兒吃草。我洗淨著眼兒，看你這些淫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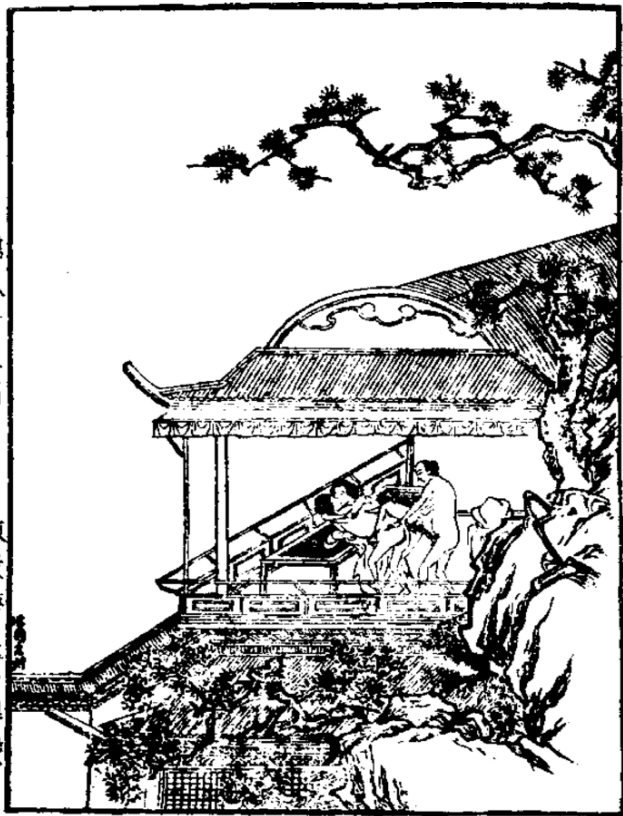
奴才，在西門慶家裡住牢著！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，尋由頭兒和人嚷，鬧上吊；漢子又兩番三次，無人處在根前無禮，心裡也氣得沒入腳處，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。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，發賣各色細布，日逐會親友，行人情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勢敗奴欺主，時衰鬼弄人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二回

陳敬濟美一得雙





金瓶梅

潘金蓮熱心此面

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

冷面

詩曰：

聞道雙銜鳳帶，不妨單著鮫綃。夜香知為阿誰燒？悵望
水沉煙梟。

雲鬢風前綠捲，玉顏想處紅潮，莫交空負可憐宵，月下
雙灣步俏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，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，兩個人

嘗著甜頭兒，日逐白日偷寒，黃昏送暖。或倚肩嘲笑，或並坐調情，掐打揪擗，通無忌憚。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，將心事寫了，搓成紙條兒，丟在地下，你有話傳與我，我有話傳與你。一日，四月天氣，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貼兒，裹著一個紗香袋兒，裡面裝一縷頭髮並些松柏兒，封的停當，要與敬濟。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，遂打窗眼內投進去。後敬濟進房，看見彌封甚厚，打開卻是汗巾香袋兒，紙上寫一詞，名《寄生草》：

將奴這銀絲帕，並香囊寄與他。當初結下青絲發。松柏兒要你常牽掛，淚珠兒滴寫相思話。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，休負了夜深潛等茶麼架。

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麼架下等候，私會佳期。隨即封了

一柄湘妃筆金扇兒，亦寫了一詞在上回答他，袖入花園內。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著，這敬濟三不知，走進角門就叫：「可意人在家不在？」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，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，連忙掀帘子走出來。看著他擺手兒，佯說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。大姐剛纔在這裡，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。」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裡，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，他就出去了。月娘便問：「陳姐夫來做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他來尋大姐，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。」以此瞞過月娘。少頃，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。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，卻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柄，上面一種青蒲，半溪流水，有《水仙子》一首詞兒：

紫竹白紗甚逍遙，綠口青蒲巧製成，金鉸銀錢十分妙。美人兒堪用著，遮炎天少把風招。有人處常常袖著，無人處

慢慢輕搖，休教那俗人見偷了。

婦人看見其詞，到於晚夕月上時，早把春梅、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，關在那邊炕屋睡。然後自在房中，綠半啟，絳燭高燒，收拾床鋪衾枕，薰香澡牝，獨立木香棚下，專等敬濟來赴佳期。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，聽王姑子宣捲去了，只有元宵兒在屋裡。敬濟梯己與了他一方手帕，分付他：「看守房中，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。等大姑娘進來，你快來。」元宵兒應諾了。敬濟得手，走來花園中，只見花篩月影，參差提成映。走到茶縻架下，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，亂輓烏雲，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。這敬濟猛然從茶縻架下突出，雙手把婦人抱住。把婦人唬了一跳，說：「呸，小短命！猛然外事出來，唬了我一跳。早是我，你攬便將就罷了，若是別人，你也恁膽大攬起來？」敬

濟吃得半酣兒，笑道：「早是摟了你，就錯摟了紅娘，也是沒奈何。」兩個於是相摟相抱，攜手進入房中。房中熒煌煌，拿著燈燭，桌上設著酒餚，一面頂了角門，並肩而坐飲酒。婦人便問：「你來，大姐在那裡？」敬濟道：「大姐後邊聽宣捲去了，我分付下元宵兒，有事來這裡叫，我只說在這裡下棋。」說畢，上歡笑做一處。飲酒多時，常言「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」，不覺竹葉穿心，桃花上臉，一個嘴兒相親，一個腮兒廝搵，罩了燈，上床交接。有《六娘子》小詞為證：

入門來，奴摟抱在懷。奴把錦被兒伸開，俏冤家頑的十分怪。嗙，將奴腳兒抬。腳兒抬，揉亂了烏雲，（髻狄）髻兒歪。

兩人雲雨才畢，只聽得元宵叫門說：「大姑娘進房中來了。」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。正是：

狂蜂浪蝶有時見，飛入梨花無處尋。

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，中間供養佛像，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。兩個自此以後，情沾肺腑，意密如漆，無日不相會做一處。一日也是合當有事，潘金蓮早晨梳妝打扮，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。不想陳敬濟正拿鑰匙上樓，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，撞遇在一處。這婦人且不燒香，見樓上無人，兩個摟抱著親嘴咂舌，一個叫「親親五娘」，一個呼「心肝短命」，因說：「趁無人，咱在這裡幹了罷。」一面解褪衣褲，就在一張春凳上雙鳧飛肩，靈根半入，不勝綢繆。當初沒巧不成話，兩個正幹得好，不防春梅正上樓來，拿盒

子取茶葉看見。兩個湊手腳不迭，都吃了一驚。春梅恐怕羞了他，連忙倒退回身子，走下胡梯。慌的敬濟兜小衣不迭，婦人穿上裙子，忙叫春梅：「我的好姐姐，你上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。金蓮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你姐夫不是別人，我今叫你知道罷。俺兩個情孚意合，拆散不開。你千萬休對人說，只放在你心裡。」春梅便說：「好娘，說那裡話。奴伏侍娘這幾年，豈不知娘心腹，肯對人說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若肯遮蓋俺們，趁你姐夫在這裡，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，我方信你。你若不肯，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。」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，只得依他。卸下湘裙，解開褲帶，仰在凳上，盡著這小伙兒受用。有這等事！正是：明珠兩顆皆無價，可奈檀郎盡得鑽。有《紅繡鞋》為證：

假認做女婿親厚，往來和丈母歪偷。人情里包藏鬼胡油。明講做兒女禮，暗結下燕鶯儔，他兩個見今有。

當下盡著敬濟與春梅耍完，大家方纔走散。自此以後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，與這小伙兒暗約偷期，非只一日，只背著秋菊。

六月初一日，潘姥姥老病沒了，有人來說。吳月娘買一張插桌，三牲冥紙，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，去了一遭回來。到次日，六月初三日，金蓮起來得早，在月娘房裡坐著，說了半日話出來，走在大廳院子裡牆根下，急了溺尿。正撩起裙子，蹲踞溺尿。原來西門慶死了，沒人客來往，等閑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。敬濟在東廂房住，才起來，忽聽見有人在牆根溺的尿刷刷的響，悄悄向窗眼裡張

看，卻不想是他，便道：「是那個撒野，在這裡溺尿？撩起衣服，看濺濕了裙子？」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，走到窗下問道：「原來你在屋裡，這咱才起來，好自在。大姐沒在房裡麼？」敬濟道：「在後邊，幾時出來！昨夜三更才睡，大娘後邊拉著我聽宣《紅羅寶捲》，坐到那咱晚，險些兒沒把腰累斷了，今日白扒不起來。」金蓮道：「賊牢成的，就休搗謊哄我！昨日我不在家，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捲來？丫鬢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來。」敬濟道：「早是大姐看著，俺每都在上房內，幾時在他屋裡去來！」說著，這小伙兒站在炕上，把那話弄得硬硬的，直豎的一條棍，隔窗眼裡舒過來。婦人一見，笑的要不得，罵道：「怪賊牢拉的短命，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，唬了我一跳。你趁早好好抽進去，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，教你忍痛哩！」敬濟笑道：「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，你好歹打發他個好處去，也是

你一點陰鷲。」婦人罵道：「好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！」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來，放在窗檯上，假做勻臉照鏡，一面用朱唇吞裏吮咂他那話，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，滿腔春意融心。正咂在熱鬧處，忽聽得有人走的腳步兒響，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，走過一邊。敬濟便把那話抽回去。卻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，說：「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。」敬濟道：「教你傅大郎且吃著，我梳頭哩，就來。」一來安兒回去了。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：「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，在屋裡，我使春梅叫你。好歹等我，有話和你說。」敬濟道：「謹依來命。」婦人說畢，回房去了。敬濟梳洗畢，往鋪中自做買賣。不題。

不一時，天色晚來。那日，月黑星密，天氣十分炎熱。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，要在房中洗澡，修剪足甲。床上收拾

衾枕，趕了蚊子，放下紗帳子，小篆內炷了香。春梅便叫：「娘不，今日是頭伏，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？我替你尋些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那裡尋去？」春梅道：「我直往那邊大院子里才有，我去拔幾根來。娘教秋菊尋下杵臼，搗下蒜。」婦人附耳低言，悄悄分付春梅：「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」春梅去了，這婦人在房中，比及洗了香肌，修了足甲，也有好一回。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，整叫秋菊搗了半日。婦人又與他他幾鐘酒吃，打發他廚下先睡了。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蔥，令春梅拿凳子放在天井內，鋪著涼簟衾枕納涼。約有更闌時分，但見朱戶無聲，玉繩低轉，牽牛、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。又忽聞一陣花香，幾點螢火。婦人手拈紈扇，伏枕而待。春梅把角門虛掩。正是：

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隔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

原來敬濟約定搖木瑾花樹為號，就知他來了。婦人見花枝搖影，知是他來，便在院內咳嗽接應。他推開門進來，兩個並肩而坐。婦人便問：「你來，房中有誰？」敬濟道：「大姐今日沒出來，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，有事先來叫我。」因問：「秋菊睡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已睡熟了。」說畢，相攬相抱，二人就在院內凳上，赤身露體，席上交歡。不勝纏緜。但見：

情興兩和諧，攬定香肩臉搵腮。手捻香乳綿似軟，實奇哉！掀起腳兒脫繡鞋，玉體著郎懷。舌送丁香口便開，倒鳳填鸞雲雨罷，囑多才：明朝千萬早些來。

兩個雲雨畢，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，遞與敬濟說：「

門外你潘姥姥死了，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。三日入殮時，你大娘教我去探喪燒紙來了。明日出殯，你大娘不放手去，說你爹熱孝在身，只見出門。這五兩銀子交與你，明早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送你潘姥姥，打發抬錢，看著下入土內，你來家。就同我去一般。」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，說：「這個不打緊。我明日絕早就出門，乾畢事，來回你老人家。」說畢，恐大姐進房，老早歸廂房中去了。

一宿晚景休題。到次日，到飯時就來家。金蓮才起來，在房中梳頭。敬濟走來回話，就門外昭化寺里，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。婦人問：「棺材下了葬了？」敬濟道：「我管何事，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，我敢來回話！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，交付與你妹子收了，盤纏度日。千恩萬謝，多多上覆你。」婦人聽見他娘入土，落下淚來。便叫春

梅：「把花兒浸在盞內，看茶來與你姐夫吃。」不一時，兩盒兒蒸酥，四碟小菜，打發敬濟吃了茶，往前邊去了。由是越發與這小伙兒日親日近。

一日，七月天氣，婦人早辰約下他：「你今日休往那裡去，在房中等著，我往你房裡，和你頑耍。」這敬濟答應了，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，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。去了一日，吃的大醉來家，倒在床上就睡著了，不知天高地下。黃昏時分，金蓮驀地到他房中，見他挺在床上，推他推不醒，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。可霎作怪，不想婦人摸到他袖子里，吊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，上面跖著兩溜字兒：「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」迎亮一看，認的是孟玉樓簪子：「怎生落在他袖中？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。不然，他的簪子如何他袖著？怪道這短命，幾次在我面上無情

無緒。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，只說我沒來。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，使他知道。待我見了，慢慢追問他下落。」於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。詩曰：

獨步書齋睡未醒，空勞神女下巫雲。襄王自是無情緒，辜負朝朝暮暮情。

寫畢，婦人回房去了。卻說敬濟一覺酒醒起來，房中掌上燈，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，我卻醉了。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，墨跡猶新，念了一遍，就知他來到，空回去了。心中懊悔不已。「這咱已是起更時分，大姐、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，我若往他那邊去，角門又關了。」走來木槿花下，搖花枝為號，不聽見裡面動靜，不免踩著太湖石扒過粉牆去。那婦人見他有酒，醉了挺覺，大恨歸房，悶悶在

心，就渾衣上床歪睡。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，見院內無人，想丫鬟都睡了，悄悄躡足潛蹤走到房門首，見門虛掩，就挨身進來。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里歪著，低聲叫「可意人」，數聲不應，說道：「你休怪我，今日崔大哥眾朋友，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耍子了一日，來家就醉了。不知你到，有負你之約，恕罪恕罪。」那婦人也不理他。敬濟見他不理，慌了，一面跪在地下，說了一遍又重覆一遍。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搨了一下，罵道：「賊牢拉負心短命，還不悄悄的，丫頭聽見！我知道你有了人，把我不放放在心上。你今日端的那去來？」敬濟道：「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，灌醉了來，就睡著了，失誤你約，你休惱。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，就知惱了你。」婦人道：「怪搗鬼牢拉的，別要說嘴，與我禁聲！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，我手內放不過。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，醉了來家，你袖子里這

根簪子，卻是那裡的？」敬濟道：「是那日花園中拾的，今兩三日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還肉神搗鬼，是那花園裡拾的？你再拾一根來，我才信你。這簪子是孟齷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，我認的千真萬真，上面還跂著他名字，你還哄我。嗔道前日我不在，他叫你房裡吃飯，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。我問你，還不肯認。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，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？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，怪道他前日見了我笑，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。自今以後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綠豆皮兒——請退了。」敬濟聽了，急的賭神發咒，繼之以哭，道：「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，靈的是東嶽城隍，活不到三十歲，生來碗大疔瘡，害三五年黃病，要湯不湯，要水不水。」那婦人終是不信，說道：「你這賊才料，說來的牙疼誓，虧你口內不害礮！」兩個絮聒了一回，見夜深了，不免解卸衣衫，挨身上床躺下。那婦人把身子扭過，倒背著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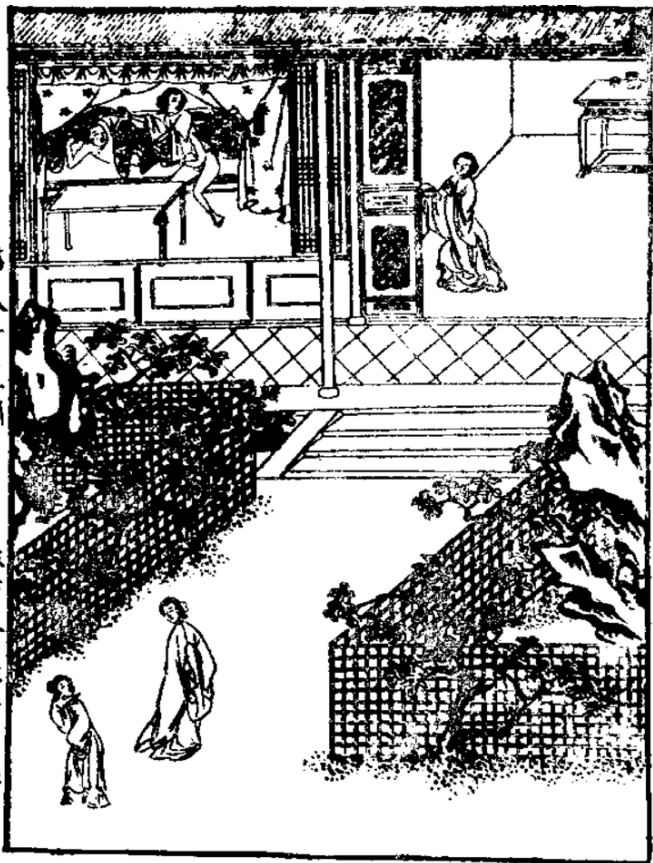
使個性兒不理他，由著他姐姐長、姐姐短，只是反手望臉上搨過去。唬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，乾霍亂了一夜。將天明，敬濟恐怕丫頭起身，依舊越牆而過，往前邊廂房中去了。正是：

三光有影遣誰系？萬事無根只自生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三回

秋菊含恨泄幽情





春梅

春梅寄東謝佳會

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

佳會

詩曰：

如此鐘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非。
汪汪兩眼西風淚，猶向陽臺作雨飛。

月有陰晴與圓缺，人有悲歡與會別。
擁爐細語鬼神知，空把佳期為君說。

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，心中又後悔。次日卻是七月十五日，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裡，替

西門慶燒孟蘭會箱庫去。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。回來，孟玉樓、孫雪娥、大姐，都往後邊去了。獨金蓮落後，走到前廳儀門首，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，尋瞭解當庫衣物抱出來。金蓮叫住，便向他說：「昨日我說了你幾句，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，莫不真個和我罷了？」敬濟道：「你老人家還說哩，一夜誰睡著來！險些兒一夜不曾把我麻煩死了，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搥的去了！」婦人罵道：「賊短命，既不與他有首尾，賊人膽兒虛，你平白走怎的？」敬濟道：「天將明瞭，不走來，不教人看見了？誰與他有甚事來？」金蓮道：「既無此事，你今晚再來，我慢慢問你。」敬濟道：「吃你麻犯了人，一夜誰合眼兒來？等我白日里睡一覺兒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不去，和你算帳。」說畢，婦人回房去了。

敬濟拿衣物往鋪子里來，做了一回買賣，歸到廂房，歪在床上睡了一覺。盼望天色晚了，要往金蓮那邊去。想不到黃昏時分，天色一陣黑陰來，窗外簌簌下起雨來。正是：

蕭蕭庭院黃昏雨，點點芭蕉不住聲。

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，說道：「好個不做美的天！他甫能教我對證話去，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，好悶倦人也。」於是長等短等，那雨不住，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，下的房檐上流水。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，披著一條茜紅毯子卧單在身上。那時吳月娘來家，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。於是鎖了房門，從西角門大雨里走入花園，推了推角門。婦人知他今晚必來，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鐘酒，同他在炕房裡先睡了，以此把角門虛掩。這敬濟推開角門，便挨身而入。

進到婦人卧房，見紗房半啟，銀燭高燒，桌上酒果已陳，金尊滿泛。兩個並肩疊股而坐。婦人便問：「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，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？」敬濟道：「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縻架下拾的，若哄你，便促死促灰。」婦人道：「既無此事，還把這簪子與你關頭，我不要你的。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、香囊、帕兒物事收好著，少了我一件兒，錢與你答話。」一兩個吃酒下棋，到一更方上床安寢。顛鸞倒鳳，整狂了半夜。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，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。

卻說秋菊在那邊屋裡，忽聽見這邊屋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，更不知是那個。到天明雞叫時分，秋菊起來溺尿，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響，朦朧月色，雨尚未止，打窗眼看見一人，披著紅卧單，從房中出去了。「恰似陳姐夫一般。原來

夜夜和我娘睡。我娘自來會撒淨，乾淨暗裡養著女婿！」次日，徑走到後邊廚房裡，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。不想小玉和春梅好，又告訴春梅說：「秋菊說你娘養著陳姐夫，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，今早出去了。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。」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：「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，教他騙口張舌，葬送主子。」金蓮聽了大怒，就叫秋菊到面前跪著，罵道：「教你煎熬粥兒，就把鍋來打破了。你敢屁股大，吊了心也怎的？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，骨朵癢了！」於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，打得秋菊殺豬也似叫，身上都破了。春梅走將來說：「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，只好與他搥癢兒罷了。旋剝了，叫將小廝來，拿大板子儘力砍與他二三十板，看他怕不怕？湯他這幾下兒，打水不深的，只像鬥猴兒一般。他好小膽兒，你想他怕也怎的？做奴才，里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都似你這般，好養出家

生哨兒來了。」秋菊道：「誰說甚麼來？」婦人道：「還說嘴哩！賊破家害主的奴才，還說甚麼！」幾聲喝的秋菊往廚下去了。正是：

蚊蟲遭扇打，只為嘴傷人。

一日，八月中秋時分，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，和春梅同下鰲棋兒。晚夕貪睡失曉，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，頗露圭角。不想被秋菊睃到眼裡，連忙走到後邊上房，對月娘說。不想月娘才梳頭，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。秋菊拉過他一邊，告他說：「俺姐夫如此這般，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，如今還未起來哩。前日為我告你說，打了我一頓。今日真實看見，我原不賴他，請奶奶快去瞧去。」小玉罵道：「張眼露睛奴才，又來葬送主子，俺奶奶梳頭哩，還不快走」

哩。一月娘便問：「他說甚麼？」小玉不能隱諱，只說：「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。」更不說出別的事。

這月娘梳了頭，輕移蓮步，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。早被春梅看見，慌的先進來，報與金蓮。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，聽見月娘到，兩個都吃了一驚，慌做手腳不迭，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里，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沿沿的。教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，拿過珠花來，且穿珠花。不一時，月娘到房中坐下，說：「六姐，你這咱還不見出門，只道你做甚，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。」一面拿在手中觀看，誇道：「且是穿的好，正面芝麻花，兩邊榻子眼方勝兒，轅圍蜂趕菊，剛湊著同心結，且是好看。到明日，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。一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，那心頭小鹿兒才不跳了，一面令春梅：、倒茶來與大娘吃。」少頃，月娘吃了茶，坐了

回去了，說：「六姐快梳了頭，後邊坐。」金蓮道：「曉得。」打發月娘出來，連忙攛掇敬濟出港，往前邊去了。春梅與婦人整捏兩把汗，婦人說：「你大娘等閑無事再不來，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？」春梅道：「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。」不一時，只見小玉走來，如此這般：「秋菊後邊說去，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，被我罵喝了他兩聲，他還不動。俺奶奶問我，沒的說，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，方纔來了。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裡，大人不見小人之過，只提防著這奴才就是了。」

看官聽說，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，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，日久一時心邪，著了道兒。恐傳出去，被外人唇舌。又以愛女之故，不教大姐遠出門，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，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裡來。遇著傅伙計家去，方

教敬濟輪番在鋪子里上宿。取衣物藥材，俱同玳安兒出入。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，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。凡事都嚴緊，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。正是：世間好事多間阻，就里風光不久長。有詩為證：

幾向天台訪玉真，三山不見海沉沉。侯門一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。金蓮每日難挨，怎禁繡幃孤冷，畫閣淒涼，未免害些木邊之目，田下之心。脂粉懶勻，茶飯頓減，帶圍寬褪，懨懨瘦損，每日只是思睡，扶頭不起。春梅道：「娘，你這等虛想也無用，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，我聽見說今晚要宣捲，後邊關的儀門早。晚夕，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草裝枕頭，等

我到鋪子里叫他去。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，娘心下如何？」婦人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你若肯可憐見，叫得他來，我恩有重報，決不有忘。」春梅道：「娘說的是那裡話！你和我是一個人，爹又沒了，你明日往前後進，我情願跟娘去。咱兩個還在一處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有此心，可知好哩。」

到於晚夕，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，假托心中不自在，用了個金蟬脫殼，歸到前邊。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開了，丫鬟婦人都放出來，要聽尼僧宣捲。金蓮央及春梅，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快些請他去罷。」春梅道：「等我把秋菊那奴才，與他幾鐘酒，灌醉了，倒扣他在廚房內。我方好去。」於是篩了兩大碗酒，打發秋菊吃了，扣他在廚房內，拿了個筐兒，走到前邊，先撮了一筐草，就悄悄到印子鋪門首，低聲

叫門。正值傅伙計不在鋪中，往家去了。獨有敬濟在炕上才歪下，忽見有人叫門，聲音像是春梅，連忙開門，見是他，滿面笑道：「果然是小大姐，沒人，請裡面坐。」春梅走入房內，便問：「小廝們在那裡？」敬濟道：「玳安和平安，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，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淒，挨冷淡。」春梅道：「俺娘多上覆你，說你好人兒，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往俺那屋裡走走去。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，不稀罕俺娘兒每了。」敬濟道：「說那裡話，自從那日著了唬，驚散了，又見大娘緊門緊戶，所以不敢走動。」春梅道：「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，逐日無心無緒，茶飯懶吃，做事沒人腳處。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捲，也沒去，就來了。一心只是牽掛想你，巴巴使我來，好歹教你快去哩。」敬濟道：「多感你娘稱們厚情，何以報答？你略先走一步兒，我收拾了，隨後就去。」一面開櫥門，取出一方白綾汗巾，一

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。就和春梅兩個摟抱，按在炕上，且親嘴啞舌，不勝歡謔。正是：

無緣得會鶯鶯面，且把紅娘去解讒。

兩個戲了一回，春梅先拿著草歸到房來，一五一十對婦人說：「姐夫我叫了，他便來也。見我去，好不喜歡，又與了我一方汗巾，一付銀挑牙兒。」婦人便叫春梅：「你在外邊看著，只怕他來。」

原來那日正值九月十二三，月色正明。陳敬濟旋到生藥鋪，叫過來安兒來這邊來。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捲，徑往後邊去了。因前邊花園門關了，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，搖木瑾花為號。春梅連忙接應，引入房中。婦人迎門接著，笑罵道：「賊短命，好人兒，就不進來走走兒。」敬濟道：「

我巴不得要來哩，只怕弄出是非來，帶累你老人家，不好意思。」說著，二人攜手進房坐下。春梅關上角門，房中放桌兒，擺上酒餚。婦人和敬濟並肩疊股而坐，春梅打橫，把酒來斟，穿杯換盞，倚翠偎紅，吃了一回。吃的酒濃上來，婦人嬌眼乜斜，烏雲半蹙，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，裡面包著相思套、顫聲嬌、銀托子、勉鈴一弄兒淫器。敬濟便在燈光影下，婦人便赤身露體，仰卧在一張醉翁椅兒上。敬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，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，放在燈下，照著樣兒行事。婦人便叫春梅：「你在後邊推著你姐夫，只怕他身子乏了。」那春梅真個在後邊推送，敬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，往來抽送，十分暢美，不可盡言。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，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，見房門倒扣著，推不開。於是伸手出來，撥開烏弔兒，大月亮地里，躡足潛蹤，走到前窗下。打窗眼裡望里張看，見房中掌著明晃晃燈燭，三個人吃

得大醉，都光赤著身子，正做得好。兩個對面坐著，春梅便在身後推車，三人串作一處。但見：

一個不顧夫主名分，一個那管上下尊卑。

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，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。

一個寡婦房內翻為快活道場，一個丈母根前變作污淫世界。

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媚，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。

正是：寫成今世不休書，結下來生歡喜帶。

秋菊看到眼裡，口中不說，心內暗道：「他們還在人前

撇清要打我，今日卻真實被我看見了。到明日對大娘說，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我不成！」於是瞧了個不亦樂乎，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。

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才睡。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，走到廚房，見廚房門開了，便問秋菊。秋菊道：「你還說哩。我尿急了，往那裡溺？我拔開鳥弔，出來院子裡溺尿來。」春梅道：「成精奴才，屋裡放著馮子，溺不是！」秋菊道：「我不知馮子在屋裡。」兩個後邊聒噪，敬濟天明起來，早往前邊去了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那婦人便問春梅：「後邊亂甚麼？」這春梅如此這般，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。婦人發恨要打秋菊。這秋菊早晨又

走來後邊，報與月娘知道，被月娘喝了一聲，罵道：「賊葬弄主子的奴才！前日平空走來，輕事重報，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裡，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，叫了我去。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，那得陳姐夫來？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，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！一個大人放在屋裡，端的是糖人兒，不拘那裡安放了？一個砂子那裡發落？莫不放在眼裡不成？傳出去，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。不知道的，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，人死了多少時兒，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。恰似我的這孩子，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。」於是要打秋菊。唬得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，再不敢來後邊說了。

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，不信其事，心中越發放大膽了。西門大姐聽見此言，背地裡審問敬濟。敬濟道：「你信

那汗邪了的奴才！我昨日見在鋪里上宿，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？花園門成日關著。」大姐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，你別要說嘴，你若有風吹草動，到我耳朵內，惹娘說我，你就信信脫脫去了，再也休在這屋裡了。」敬濟道：「是非終日有，不聽自然無。大娘眼見不信他。」大姐道：「得你這般說就好了。」正是：

誰料郎心輕似絮，那知妾意亂如絲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四回

吳月娘大鬧碧霞宮



碧霞宮



金瓶梅

普濟師化轉雪洞

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曾靜師化
緣雪澗洞

詩曰：

一自當年折鳳凰，至今情緒幾惶惶。
蓋棺不作橫金婦，入地還從折桂郎。

彭澤曉煙歸宿夢，瀟湘夜雨斷愁腸。
新詩寫向空山寺，高掛雲帆過豫章。

說話一日，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，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，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。吳大舅道：「既

要去，須是我同了你去。」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，玳安、來安兒跟隨，雇了三個頭口，月娘便坐一乘暖轎，分付孟玉樓、潘金蓮、孫雪娥、西門大姐：「好生看家，同奶子如意兒、眾丫頭好生看孝哥兒。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，休要出外邊去。」又分付陳敬濟：「休要那去，同傅伙計大門首看顧。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。」十五日早晨燒紙通信，晚夕辭了西門慶靈，與眾姊妹置酒作別，把房門、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著。次日早五更起身，離了家門，一行人奔大路而去。那秋深時分，天寒日短，一日行程六七十里之地。未到黃昏，投客店村房安歇，次日再行。一路上，秋雲淡淡，寒雁淒淒，樹木凋落，景物荒涼，不勝悲愴。

話休饒舌。一路無詞，行了數日，到了泰安州，望見泰山，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，根盤地腳，頂接天心，居齊魯之

邦，有岩岩之氣象。吳大舅見天晚，投在客店歇宿一宵。次日早起上山，望岱岳廟來。那岱岳廟就在山前，乃累朝祀典，歷代封禪，為第一廟貌也。但見：

廟居岱岳，山鎮乾坤，為山嶽之尊，乃萬福之領袖。

山頭倚檻，直望弱水蓬萊；絕頂攀松，都是濃雲薄霧。

樓臺森聳，金鳥展翅飛來；殿宇棱層，玉兔騰身走到。

雕梁畫棟，碧瓦朱檐，鳳扉亮榻映黃紗，龜背繡簾垂錦

帶。

背。

遙觀聖像，九獵舞舜日堯眉；近觀神顏，袞龍袍湯肩禹

御香不斷，天神飛馬報丹書；祭祀依時，老幼望風祈護福。

嘉寧殿祥雲香靄，正陽門瑞氣盤旋。

正是：萬民朝拜碧霞宮，四海皈依神聖帝。

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，正殿上進了香，瞻拜了聖像，廟祝道士在旁宣念了文書。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錢，吃了些齋食。然後領月娘上頂，登四十九盤，攀藤攬葛上去。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煙深處，約四五十里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。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，登盤上頂，至申時已後方到。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，金書「碧霞宮」三字。進入宮內，瞻禮娘娘金身。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頭縮九龍飛鳳髻，身穿金縷絳綃衣。藍田玉帶曳長裾，白玉圭璋（敬木）彩袖。臉如蓮萼，天然眉目映雲鬢；

唇似金朱，自在規模端雪體。猶如王母宴瑤池，卻似嫦娥離月殿。正大仙雲描不就，威嚴形象畫難成。

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，香案邊立著一個廟祝道士，約四十年紀，生的五短身材，三溜髭鬚，明眸犄齒，頭戴簪冠，身披絳服，足登雲履，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，金爐內炷了香，焚化了紙馬金銀，令小童收了祭供。

原來這廟祝道士，也不是個守本分的，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，姓石，雙名伯才，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，趨時攬事之徒。這本地有個殷太歲，姓殷，雙名天錫，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。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，或張弓挾

彈，牽架鷹犬，在這上下二宮，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，人不敢惹他。這道士石伯才，專一藏姦蓄詐，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，任意姦淫，取他喜歡。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，戴著孝冠兒，若非官戶娘子，定是豪家閨眷；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，兩個家童，不免向前稽首，收謝神福：「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。」吳大舅便道：「不勞生受，還要趕下山去。」伯才道：「就是下山也還早哩。」

不一時，請至方丈，裡面糊的雪白，正面放一張芝麻花坐床，柳黃錦帳，香幾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畫，左右一對聯，大書著：「兩袖清風舞鶴，一軒明月談經。」伯才問吳大舅上姓，大舅道：「在下姓吳，這個就是舍妹吳氏，因為夫主來還香願，不當取擾上宮。」伯才道：「既是令親，俱延上坐。」他便主位坐了，便叫徒弟看茶。原來他手

下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郭守清，一個名郭守禮，皆十六歲，生得標緻，頭上戴青段道髻，身穿青絹道服，腳上涼鞋淨襪，渾身香氣襲人。客至則遞茶遞水，斟酒下菜。到晚來，背地便拿他解饞填飽。不一時，守清、守禮安放桌兒，就擺齋上來，都是美口甜食，蒸堞餅餛，各樣菜蔬，擺滿春台。每人送上甜水好茶，吃了茶，收下家火去。就擺上案酒。大盤大碗餚饌，都是雞鵝魚鴨上來。用琥珀鑲蓋，滿泛金波。吳月娘見酒來，就要起身，叫玳安近前，用紅漆盤托出一匹大布、二兩白金，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。吳大舅便說：「不當打攪上宮，這些微禮致謝仙長。不勞見賜酒食，天色晚來，如今還要趕下山去。」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，說：「小道不才，娘娘福蔭，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，仗賴四方錢糧，不管待四方財主，作何項下使用？今聊備粗齋薄饌，倒反勞見賜厚禮，使小道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」辭謝再三，

方令徒弟收下去。一面留月娘、吳大舅坐：「好歹坐片時，略飲三杯，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。」吳大舅見款留懇切，不得已和月娘坐下。不一時，熱下飯上來。石道士分付徒弟：「這個酒不中吃，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爺送的那一壇透瓶香荷花酒來，與你吳老爹用。」不一時，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。先滿斟一杯，雙手遞與月娘，月娘不肯接。吳大舅道：「舍妹他天性不用酒。」伯才道：「老夫人一路風霜，用些何害？好歹淺用些。」一面倒去半鐘，遞上去與月娘接了。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，說：「吳老爹，你老人家試用此酒，其味如何？」吳大舅飲了一口，覺香甜絕美，其味深長，說道：「此酒甚好。」伯才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。他老夫人、小姐、公子，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，與小道相交極厚。他小姐；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。見小道立心平淡，殷勤香火，一味至誠，

甚是敬愛小道。常年，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，有一半征收入庫。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，也不征收，都全放常住用度，侍奉娘娘香火，餘者接待四方香客。「這裡說話，下邊玳安、來安、跟從轎夫，下邊自有坐處，湯飯點心，大盤大碗酒肉，都吃飽了。」

吳大舅飲了幾杯，見天晚要起身。伯才道：「日色將落，晚了趕不下山去。倘不棄，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，明早下山從容些。」吳大舅道：「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，誠恐一時小人羅唵。」伯才笑道：「這個何須掛意！決無絲毫差池。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，不拘村坊店面，聞風害怕，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來打，就教他尋賊人下落。」吳大舅聽了，就坐住了。伯才拿大鐘斟上酒來。吳大舅見酒利害，便推醉更衣，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。這月娘覺身子乏

困，便在床上側側兒。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，外邊去了。

月娘方纔床上歪著，忽聽裡面響亮了一聲，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，淡紅面貌，三柳髭鬚，約三十年紀，頭戴滲青巾，身穿紫錦袴衫，雙手抱住月娘，說道：「小生殷天錫，乃高太守妻弟。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，天然國色，思慕如渴。今既接英標，乃三生有幸，倘蒙見憐，死生難忘也。」

「一面按著月娘在床上求歡。月娘唬的慌做一團，高聲大叫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沒事把良人妻室，強霸攔在此做甚！」就要奪門而走。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，便跪下說：「娘子禁聲，下顧小生，懇求憐允。」那月娘越高聲叫的緊了，口口大叫：「救人！」平安、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，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，叫大舅說：「大舅快去，我娘在方丈

和人合口哩。「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，那裡推得開。只見月娘高聲：「清平世界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？」這吳大舅便叫：「姐姐休慌，我來了！」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。那殷天錫見有人來，撇開手，打床背後一溜煙走了。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。

吳大舅砸開方丈門。問月娘道：「姐姐，那廝玷污不曾？」月娘道：「不曾玷污。那廝打床背後走了。」吳大舅尋道士，那石道士躲去一邊，只教徒弟來支調。大舅大怒，喝令手下跟隨玳安、來安兒把道士門窗戶壁都打碎了。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，上了轎子，便趕下山來。

約黃昏時分起身，走了半夜，方到山下客店內。如此這般，告店小二說。小二叫苦連聲，說：「不合惹了殷太歲，

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，有名殷太歲。你便去了，俺開店之家，定遭他凌辱，怎肯干休！」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，取了行李，保定月娘轎子，急急奔走。後面殷天錫氣不舍，率領二三十閑漢，各執腰刀短棍，趕下山來。

吳大舅一行人，兩程做一程，約四更時分，趕到一山凹里。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，走到跟前，卻是一座石洞，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。吳大舅問：「老師，我等頂上燒香，被強人所趕，奔下山來，天色昏黑，迷蹤失路至此。敢問老師，此處是何地名？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？」老僧說：「此是岱岳東峰，這洞名喚雪澗洞。貧僧就叫雪洞禪師，法名普靜，在此修行二三十年。你今遇我，實乃有緣。休往前去，山下狼雖虎豹極多。明日早行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。」吳大舅道：「只怕有人追趕。」老師把眼一觀說：「

無妨，那強人趕至半山，已回去了。」因問月娘姓氏。吳大舅道：「此乃吾妹，西門慶之妻。因為夫主，來此進香。得遇老師搭救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於是在洞內歇了一夜。

次日天不亮，月娘拿出一匹大布謝老師。老師不受，說：「貧曾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，你意下何如？」吳大舅道：「吾妹止生一子，指望承繼家業。若有多餘，就與老師作徒弟。」月娘道：「小兒還小，今才不到一周歲兒，如何來得？」老師道：「你只許下，我如今不問你要，過十五年才問你要哩。」月娘口中不言，過十五年再作理會，遂含糊許下老師。一面作辭老師，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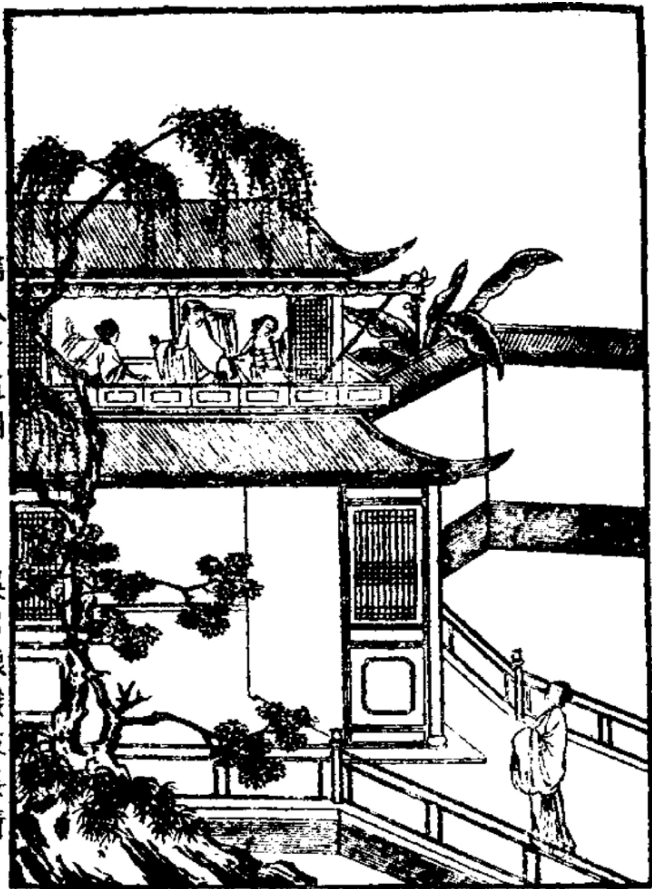
世上只有人心歹，萬物還教天養人。但交方寸無諸惡，

狼虎叢中也立身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五回

吳月娘識破姦情





有
有
有

奉
權
相
不
垂
別
淚

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姦情 春梅姐不垂

別淚

詩曰：

情若連環總不解，無端招引旁人怪。好事多磨成又敗，應難捱，相冷眼誰揪採？

鎮日愁眉和斂黛，闌干倚遍無聊賴。但願五湖明月在，權寧耐，終須還了鴛鴦債。

話說月娘取路來家，不題。單表金蓮在家，和陳敬濟兩個就如雞兒趕蛋相似，纏做一處。一日，金蓮眉黛低垂，腰

肢寬大，終日懨懨思睡，茶飯懶咽，教敬濟到房中說：「奴有件事告你說，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，腰肢兒漸漸大，肚腹中撲撲跳，茶飯兒怕待吃，身子好生沉困。有你爹在時，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，白沒見個蹤影。今日他沒了，和你相交多少時兒，便有了孩子。我從三月內洗身上，今方六個月，已有半肚身孕。往常時我排磕人，今日卻輪到我頭上。你休推睡里夢裡，趁你大娘未來家，那裡討貼墜胎的藥，趁早打落了這胎氣。不然，弄出個怪物來，我就尋了無常罷了，再休想抬頭見人。」敬濟聽了，便道：「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，倒不知那幾樣兒墜胎，又沒方修治。你放心，不打緊處，大街坊胡太醫，他大小方脈，婦人科，都善治，常在咱家看病。等我問他那裡贖取兩貼，與你下胎便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好哥哥，你上緊快去，救奴之命。」

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，徑到胡太醫家來。胡太醫正在家，出來相見聲喏，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，讓坐說：「一向稀面，動問到舍有何見教？」敬濟道：「別無干瀆。」一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：「充藥資之禮，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，足見盛情。」胡太醫道：「天地之間，以好生為德。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，你如何倒要打胎？沒有，沒有。」敬濟見他掣肘，又添了二錢藥資，說：「你休管他，各人家自有用處。此婦女子生落不順，情願下胎。」這胡太醫接了銀子，說道：「不打緊，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。吃下去，如人行五里，其胎自落矣。」於是取了兩貼，付與敬濟。敬濟得了藥，作辭胡太醫，到家遞與婦人。婦人到晚夕，煎湯吃下去，登時滿肚里生疼，睡在炕上，教春梅按在肚上只情揉揣。可霎作怪，須臾坐淨桶，把孩子打下來了。只說身上來，令秋菊攪草紙倒在毛司里。次日，掏坑的漢子

挑出去，一個白胖的孩子兒。常言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，不消幾日，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，偷出私孩子來了。

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。往回去了半個月光景，來時正值十月天氣。家中大小接著，知前拜罷，就對玉樓眾姐妹，把岱岳廟中的事，從頭告訴一遍，因大哭一場。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。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到跟前，子母相會在一處。燒紙，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。晚夕，眾姊妹與月娘接風，俱不在話下。

到第二日，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，著了辛苦，又吃了驚怕，身上疼痛沉困，整不好了兩三日。那秋菊在家，把金蓮、敬濟兩人乾的勾當，聽的滿耳滿心，要告月娘說。走到

上房門首，又被小玉噉罵在臉上，大耳刮子打在他臉上，罵道：「賊說舌的奴才，趁早與我走！俺奶奶遠路來家，身子不快活，還未起來。氣了他，倒值了多的。」罵的秋菊忍氣吞聲，喏喏而退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敬濟進來尋衣服，婦人和他又在玩花樓上兩個做得好。被秋菊走到後邊，叫了月娘來看，說道：「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。娘不在，兩個在家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，偷出私孩子來。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。」今日兩人又在樓上乾歹事，不是奴婢說謊，娘快些瞧去。」月娘急忙走到前邊，兩個正乾的好，還未下樓。春梅在房中，忽然看見，連忙上樓去說：「不好了，大娘來了。」兩人忙了手腳，沒處躲避。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，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，說：「小孩兒家沒記性，有要沒緊進來

撞甚麼？」敬濟道：「鋪子內人等著，沒人尋衣服。」月娘道：「我那等分付你，教小廝進來取，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做甚麼？沒廉恥！」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，走投無命。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。然後下來，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六姐，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！你我如今是寡婦，比不得有漢子，香噴噴在家裡。瓶兒罐兒有耳朵，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！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慘死了！常言道，男兒沒性，寸鐵無鋼；女人無性，爛如麻糖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行。你若長俊正條，肯教奴才排說？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，我不信；今日親眼看見，說不的了。我今日說過，你要自家立志，替漢子爭氣。像我進香去，被強人逼勒，若是不正氣的，也來不到家了。」金蓮吃月娘數說，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，口裡說一千個沒有，只說：「我在樓上燒香，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，誰和他說甚

話來！」當日月娘亂了一回，歸後邊去了。

晚夕，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：「賊囚根子，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？你還那等嘴巴巴的！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？說不的了！兩個弄的好慘兒，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。那淫婦要了我漢子，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，毛司里磚兒——又臭又硬，恰似降伏著那個一般。他便羊角蔥靠南牆——老辣已定。你還要在這裡雌飯吃！」敬濟罵道：「淫婦，你家收著我銀子，我雌你家飯吃？」使性子往前邊來了。

自此已後，敬濟只在前邊，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。取東取西，只是玳安、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。每日飯食，晌午還不拿出來，把傅伙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燙麵吃。正是龍鬥虎

傷，苦了小獐。各處門戶，日頭半天就關了。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。敬濟那邊陳宅的房子，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。張團練革任在家閑住，敬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，月娘也不追問。

兩個隔別，約一月不得會面。婦人獨在那邊，挨一日似三秋，過一宵如半夏，怎禁這空房寂靜，欲火如蒸，要見他一面，難上之難。兩下音信不通，這敬濟無門可入。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過，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，訴其間阻之事，表此肺腑之情。一日，推門外討帳，騎頭口徑到薛嫂家，拴了驢兒，掀簾便問：「薛媽在家？」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，伴著人家賣的兩個使女，聽見有人叫薛媽，出來問：「是誰？」敬濟道：「是我。」問：「薛媽在家不在？」金大姐道：「姑夫請家來坐，俺媽往人

家兌了頭面，討銀子去了。有甚話說，使人叫去。」連忙點茶與敬濟吃。坐不多時，只見薛嫂兒來了，與敬濟道了萬福，說：「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！」叫金大姐：「倒茶與姑夫吃。」金大姐道：「剛纔吃了茶了。」敬濟道：「無事不來。如此這般，與我五娘勾搭日久，今被秋菊丫頭戳舌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。大娘與大姐是疏淡我。我與六姐拆散不開，二人離別日久，音信不通，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。無人得到內里，須央及你，如此這般通個消息。」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：「這些微禮，權與薛媽買茶吃。」那薛嫂一聞其言，拍手打掌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誰家女婿戲丈母？世間那裡有此事！姑夫，你實對我說，端的你怎麼得手來？」敬濟道：「薛嫂禁聲，且休取笑。我有這柬貼封好在此，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。」薛嫂一手接了說：「你大娘從進香回來，我還沒看他去，兩當一節，我去走走。」敬濟道：「我

在那裡討你信？」薛嫂道：「往鋪子里尋你回話。」說畢，敬濟騎頭口來家。

次日，薛嫂提著花箱兒，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。坐了一回，又到孟玉樓房中，然後才到金蓮這邊。金蓮正放桌兒吃粥。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，說道：「娘，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。是非有無，隨人說去。如今爹也沒了，大娘他養不出個墓生兒來，莫不是也來路不明？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。你把心放開，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。人生在世，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。」於是篩上酒來，遞一鐘與婦人說：「娘且喝一杯兒暖酒，解解愁悶。」因見階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處，說道：「畜生尚有如此之樂，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？」正飲酒，只見薛嫂兒來到，向金蓮道個萬福，又與春梅拜了拜，笑道：「你娘兒們好受用。」因觀二犬戀在一處，又

笑道：「你家好祥瑞，你娘兒每看著怎不解悶！」婦人道：「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，怎的一向不來走走？」一面讓薛嫂坐。薛嫂兒道：「我整日乾的不知甚麼，只是不得閑。大娘頂上進了香來，也不曾看的他，剛纔好不怪我。西房三娘也在跟前，留了我兩對翠花，一對大翠圍發，好快性，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。只是後邊雪姑娘，從八月里要了我兩對線花兒，該二錢銀子，白不與我。好慳吝的人！我對你說，怎的不見你老人家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這兩日身中有些不自在，不曾出去走動。」春梅一面篩了一鐘酒，遞與薛嫂兒。薛嫂忙又道萬福，說：「我進門就吃酒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。」薛嫂兒道：「我養不的，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，倒新添了個娃兒，才兩個月來。」又道：「你老人家沒了爹，終日這般冷清清的。」婦人道：「說不得，有他在好了，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。不瞞老薛說，如今俺家

中人多舌頭多，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，把心腸兒也改變了，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。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，二來因些閑話，沒曾往那邊去。」春梅道：「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，大娘不在，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，把我也扯在裡面，好不亂哩。」薛嫂道：「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？他怎的倒弄主子？自古穿青衣，抱黑柱。這個使不的。」婦人使春梅：「你瞧瞧那奴才，只怕他又來聽。」春梅道：「他在廚下揀米哩！這破包篋奴才，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，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。」薛嫂道：「這裡沒人，咱娘兒每說話。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，如此這般告訴我，乾淨是他戳犯你每的事兒了。陳姐夫說，他大娘數說了他，各處門戶都緊了，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了。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。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，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。一個親女婿不托他，倒托小廝，有這個道理？他有好一

向沒得見你老人家，巴巴央及我，稍了個東兒，多多拜上你老人家，少要心焦，左右爹也是沒了，爽利放倒身，大做一做，怕怎的？點根香怕出煙兒；放把火，倒也罷了。」於是取出敬濟封的柬貼兒遞與婦人。拆開觀看，別無甚話，上寫《紅繡鞋》一詞：

襖廟火燒皮肉，藍橋水淹過咽喉，緊按納風聲滿南州。

洗淨了終是染污，成就了倒是風流，不怎麼也是有。

六姐妝次敬濟百拜上

婦人看畢，收入袖中。薛嫂道：「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，或寫幾個字兒稍了去，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。」婦人教春梅陪著薛嫂吃酒，他進入裡間，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，一

個金戒指兒。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，敘其相思契闊之懷。寫完，封得停當，走出來交與薛嫂，便說：「你上覆他，教他休要使性兒，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，惹他張舅廝齒，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，卻來我家吃飯。顯得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，教他張舅怪。或是未有飯吃，教他鋪子里拿錢買些點心和伙計吃便了。你使性兒不進來，和誰驚氣哩！卻相是賊人膽兒虛一般。」薛嫂道：「等我對他說。」婦人又與了薛嫂五錢銀子。

作別出門，來到前邊鋪子里，尋見敬濟。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，把封的物事遞與他：「五娘說，教你休使性兒賭驚氣，教你常進來走走，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，惹人家怪。」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：「此是裡面與我的，漏眼不藏絲，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里？對出來，我臉放在那裡？」敬

濟道：「老薛多有累你。」深深與他唱喏。那薛嫂走了兩步，又回來說：「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，剛纔我出來，大娘又使丫頭繡春叫我進去，叫我晚上來領春梅，要打發賣他。說他與你們做牽頭，和他娘通同養漢。」敬濟道：「薛媽，你且領在家。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，有話問他。」那薛嫂說畢，回家去了。

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，走來領春梅。到月娘房中，月娘開口說：「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，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。」分付小玉：「你看著，到前邊收拾了，教他罄身兒出去，休要帶出衣裳去了。」那薛嫂兒到前邊，向婦人如此這般：「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。對我說，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，偷養漢子，不管長短，只問我要原價。」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，就睜了眼，半日說不出話

來，不覺滿眼落淚，叫道：「薛嫂兒，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，好苦也！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，就打發我身邊人。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，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，就把人（足麗）到泥里。李瓶兒孩子周半還死了哩，花麻痘疹未出，知道天怎麼算計，就心高遮了太陽！」薛嫂道：「春梅姐說，爹在日曾收用過他。」婦人道：「收用過二字兒！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！說一句，聽十句，要一奉十，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。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，他爹不敢打五棍兒。」薛嫂道：「可又來，大娘差了！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，打發他，箱籠兒也不與，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，只教他罄身兒出去，鄰舍也不好看的。」婦人道：「他對你說，休教帶出衣裳去？」薛嫂道：「大娘分付，小玉姐便來。教他看著，休教帶衣裳出去。」那春梅在旁，聽見打發他，一點眼淚也沒有。見婦人哭，說道：「娘你哭怎的？」

奴去了，你耐心兒過，休要思慮壞了你。你思慮出病來，沒人知你疼熱。等奴出去，不與衣裳也罷，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，好女不穿嫁時衣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小玉進來，說道：「五娘，你信我奶奶，倒三顛四的。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，瞞上不瞞下，你老人拿出他箱子來，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，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，做個一念兒，也是他番身一場。」

一婦人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到有點仁義。」小玉道：「你看，誰人保得常無事！蝦蟆、促織兒，都是一鍬土上人。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」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，是戴的汗巾兒、翠簪兒，都教他拿去。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腳，包了一大包，婦人梯己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，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。餘者珠子纓絡、銀絲雲髻、遍地金妝花裙襖，一件兒沒動，都抬到後邊去了。春梅當下拜辭婦人、小玉，灑淚而別。臨出門，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眾

人，只見小玉搖手兒。這春梅跟定薛嫂，頭也不回，揚長決裂，出大門去了。

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。小玉到上房回大娘，只說：「罄身子去了，衣服都留下，沒與他。」這金蓮歸到房中，往常有春梅，娘兒兩個相親相熱，說知心話兒，今日他去了，丟得屋裡冷冷落落，甚是孤淒，不覺放聲大哭。有詩為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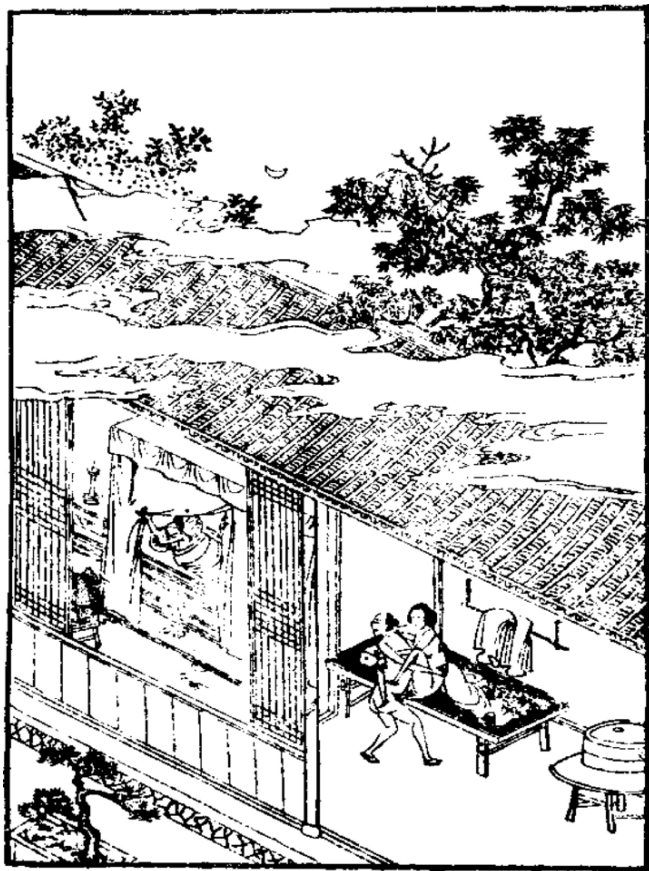
耳畔言猶在，於今恩愛分。房中人不見，無語自消魂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六回

雪娥唆打陳敬濟





金瓶梅

金蓮解渴王潮兒

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

潮兒

詩曰：

雨打梨花倍寂寥，幾迴腸斷淚珠拋。睽違一載猶三載，
情緒千絲與萬條。

好句每從秋里得，離魂多自夢中消。香羅重解知何日，
辜負巫山幾暮朝。

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去後，房中納悶，不題。單表陳敬
濟，次日上飯時出去，假作討帳，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。薛

嫂兒正在屋裡，一面讓進來坐。敬濟拴了頭口，進房坐下，點茶吃了。薛嫂故意問：「姐夫來有何話說？」敬濟道：「我往前街討帳，竟到這裡。昨晚大小姐出來了，和他說句話兒。」薛嫂故作喬張致，說：「好姐夫，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，因為你每通同作弊，弄出醜事來，才把他打發出門，教我防範你們，休要與他會面說話。你還不趁早去哩，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，到家學了，又是一場兒。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得門。」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：「權作一茶，你且收了，改日還謝你。」那薛嫂見錢眼開，便道：「好姐夫，自慙沒錢使，將來謝我！只是我去年臘月，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，將有一年來，本利該八錢銀子，你尋與我罷。」敬濟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明日就尋與你。」

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裡間房裡去，與春梅廝見，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，「我去買茶食點心。」又打了一壺酒，並肉鮓之類，教他二人吃。這春梅看見敬濟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好人兒，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！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，出醜惹人嫌，到這步田地。」敬濟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既出了他家門，我在他家也不久了。」妻兒趙迎春，各自尋投奔。你教薛媽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，我「腌韭菜——已是入不的畦」了。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，把他家女兒休了，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。」說畢，不一時，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，放炕桌兒擺了，兩個做一處飲酒敘話。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，一遞一句，說了回月娘心狠：「宅里恁個出色姐兒出來，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。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，裝門面也不好看。還要舊時原價。就是清水，這碗里傾倒那碗內，也拋撒些兒。原來這等

夾腦風。臨時出門，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，教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。不是，往人家相去，拿甚麼做上蓋？」比及吃得酒濃時，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，躲去人家坐的，教他兩個在裡間自在坐個房兒。正是：

雲淡淡天邊鸞鳳，水沉沉波底鴛鴦。寫成今世不休書，結下來生歡喜帶。

兩個乾訖，一度作別，比時難割難捨。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，連忙攛掇敬濟出港，騎上頭口來家。

遲不上兩日，敬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，兩雙膝褲與春梅，又尋枕頭出來與薛嫂兒。又拿銀子打酒，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，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：「怎的還不上主兒？」看見頭口拴在門首，來安兒到家學了舌，

說：「姐夫也在那裡來。」月娘聽了，心中大怒，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，儘力數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你領了奴才去，今日推明日，明日推後日，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，好窩藏著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。若是你不打發，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，我另教馮媽媽子賣，你再休上我門來。」這薛嫂兒聽了，到底還是媒人的嘴，說道：「天麼天麼！你老人家怪我差了。我趕著增福神著棍打？你老人家照顧我，怎不打發？昨日也領著走了兩三個主兒，都出不上，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，俺媒人家那裡有這些銀子陪上。」月娘又道：「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。」薛嫂慌道：「耶嚨！耶嚨！又是一場兒。還是去年臘月，當了人家兩付枕頂，在咱獅子街鋪內，銀子收了，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。我讓他吃茶，他不吃，忙忙就上頭口來了。幾時進屋裡吃酒來！原來咱家這大官兒，恁快搗謊駕舌！」月娘吃他一篇，

說的不言語了，說道：「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，差了念頭。」薛嫂道：「我是三歲小孩兒？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。你那等分付了我，我長吃好，短吃好？他在那裡也沒的久停久坐，與了我枕頭，茶也沒吃就來了。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！萬物也要個真實，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。既是如此，如今守備周老爺府中，要他圖生長，只出十二兩銀子。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，我兌了銀子來罷。說起來，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，也曾見過小大姐來。因他會這幾套唱，好模樣兒，才出這幾兩銀子。又不是女兒，其餘別人出不上。」薛嫂當下和月娘砸死了價錢。

次日，早把春梅收拾打扮，妝點起來，戴著圍發雲髻兒，滿頭珠翠，穿上紅段襖兒，藍段裙子，腳上雙鸞尖翹，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。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，

比舊時越又紅又白，身段兒不短不長，一雙小腳兒，滿心歡喜，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，這薛嫂兒拿出家，鑿下十三兩銀子，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，另外又拿出一兩來，說：「是周爺賞我的喜錢，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？」那吳月娘免不過，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，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。十個九個媒人，都是如此賺錢養家。

卻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，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，見月娘凡事不理他，門戶都嚴禁，到晚夕親自出來，打燈籠前後照看，上了鎖，方纔睡去，因此弄不得手腳。敬濟十分急了，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，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：「我在你家做女婿，不道的雌飯吃，吃傷了！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，你是我老婆，不顧瞻我，反說我雌你家飯吃！我白吃你家飯來？」罵的大姐只是哭泣。

十一月念七日，孟玉樓生日。玉樓安排了幾碗酒菜點心，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，教敬濟陪傅伙計吃。月娘便攔說：「他不是才料。休要理他。要與傅伙計，自與傅伙計自家吃就是了，不消叫他。」玉樓不肯。春鴻拿出來，擺在水柜上。一大壺酒都吃了，不勾，又使來巡兒後邊要去。傅伙計便說：「姐夫不消要酒去了，這酒勾了，我也不吃了。」敬濟不肯，定要來安要去。等了半晌，來安兒出來，回說沒了酒了。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，又使他要來，那來安不動。又另拿錢，打了酒來吃著。罵來安兒：「賊小奴才兒，你別要慌！你主子不待見我，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，使你使兒不動。我與你家做女婿，不道的酒肉吃傷了，有爹在怎麼行來？今日爹沒了，就改變了心腸，把我來不理，都亂來擠撮我。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，凡事托奴才，不托我。由他，我好耐涼耐怕兒！」傅伙計勸道：「好

姐夫，快休舒言。不敬奉姐夫，再敬奉誰？想必後邊忙。怎不與姐夫吃？你罵他不打緊，牆有縫，壁有耳，恰似你醉了一般。」敬濟道：「老伙計，你不知道，我酒在肚里，事在心頭。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，罵我一篇是非。就算我肉了人，人沒肉了我？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裡老婆都刮刺了，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姦，論個不應罪名。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，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。再不，東京萬壽門進一本，你家見收著我家許多金銀箱籠，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。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，老婆便當官辦賣。我不圖打魚，只圖混水耍子。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著，照舊看待，還是大家便益。」傅伙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原來醉了。王十九，只吃酒，且把散話革起。」這敬濟眼瞅著傅伙計，罵道：「老賊狗，怎的說我散話！揭跳我醉了，吃了你家酒來？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，你無故只是

他家行財，你也擠撮我起來！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，飯也吃飽了，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，要奪權兒做買賣，好禁錢養家。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。教他打官司！」那傅伙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，見頭勢不好，穿上衣裳，悄悄往家一溜煙走了。小廝收了家活，後邊去了，敬濟倒在炕上睡下，一宿晚景題過。

次日，傅伙計早辰進後邊，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，哭啼啼，要告辭家去，交割帳目，不做買賣了。月娘便勸道：「伙計，你只安心做買賣，休要理那潑才料，如臭屎一般丟著他。當初你家為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著，有甚金銀財寶？也只是大姐幾件妝奩，隨身箱籠。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，那時恐怕小人不足，教俺家晝夜耽心。你來時才十六七歲，黃毛團兒也一般。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，調理

的諸般買賣兒都會。今日翅膀毛兒幹了，反恩將仇報，一掃帚掃的光光的。小孩兒家說話欺心，恁沒天理，到明日只天照看他！伙計，你自安心做你買賣，休理他便了。他自然也羞。」一面把傅伙計安撫住了不題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印了鋪擠著一屋裡人贖討東西。只見奶子如意兒，抱著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傅伙計吃，放在桌上。孝哥兒在奶子懷裡，哇哇的只管哭。這陳敬濟對著那些人，作耍當真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乖乖兒，你休哭了。」一向眾人說：「這孩子倒相我養的，依我說話，教他休哭，他就不哭了。」那些人就呆了。如意兒說：「姐夫，你說的好妙話兒，越發叫起兒來了，看我進房裡說不說。」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，戲罵道：「怪賊邈邈，你說不是！我且踢個響屁股兒著。」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，如此這般向

月娘哭說：「姐夫對眾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。」這月娘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正在鏡臺邊梳著頭，半日說不出話來，往前一撞，就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但見：

荆山玉損，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；寶鑒花殘，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。花容掩淡，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；檀口無言，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。小園昨日春風急，吹折江梅就地花。

慌了小玉，叫將家中大小，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。孫雪娥跳上炕，撇救了半日，舀薑湯灌下去，半日蘇醒過來。月娘氣堵心胸，只是哽咽，哭不出聲來。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、孫雪娥，將敬濟對眾人將哥兒戲言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我好意說他，又趕著我踢了兩腳，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裡。」雪娥扶著月娘，待的眾人散去，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：「

娘也不消生氣，氣的你有些好歹，越發不好了。這小廝因賣了春梅，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，才發出話來。如今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大姐已是嫁出女，如同賣出田一般，咱顧不得他這許多。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，只顧教那小廝在家裡做甚麼！明日哄賺進後邊，下老實打與他一頓，即時趕離門，教他家去。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，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，變賣嫁人，如同狗臭尿，掠將出去，一天事都沒了。平空留著他在家裡做甚麼！到明日，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」當下計議已定了。

到次日，飯時已後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個人，各拿短棍棒槌。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，只推說話。把儀門關了，教他當面跪下，問他：「你知罪麼？」那陳敬濟也不跪，轉把臉兒高揚，佯佯不採。月娘大怒，於是率領

雪娥並來興兒媳婦、來昭妻一丈青、中秋兒、小玉、繡春眾婦人，七手八腳，按在地下，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。西門大姐走過一邊，也不來救。打的這小伙兒急了，把褲子脫了，露出那直豎一條棍來。唬的眾婦人看見，卻丟下棍棒亂跑了。月娘又是那惱，又是那笑，口裡罵道：「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！」敬濟口中不言，心中暗道：「若不是我這個法兒，怎得脫身。」於是扒起來，一手兜著褲子，往前走了。月娘隨令小廝跟隨，教他算帳，交與傅伙計。敬濟自知也立腳不定，一面收拾衣服鋪蓋，也不作辭，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，徑往他母舅張團練家，他舊房子自住去了。正是：

唯有感恩並積恨，萬年千載不生塵。

潘金蓮在房中，聽見打了陳敬濟，趕離出門去了，越發

憂上加憂，悶上添悶。一日，月娘聽信雪娥之言，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。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，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，得其發跡，也不賣茶了，買了兩個驢兒，安了盤磨，一張羅櫃，開起磨房來。聽見西門慶宅里叫他，連忙穿衣就走，到路上問玳安說：「我的哥哥，幾時沒見你，又早籠起頭去了，有了媳婦兒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還不曾有哩。」王婆子道：「你爹沒了，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？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，請我去抱腰？」玳安道：「俺五娘倒沒養兒子，倒養了女婿。俺大娘請你老人家，領他出來嫁人。」王婆子道：「天麼，天麼，你看麼！我說這淫婦，死了你爹，怎守的住。只當狗改不了吃屎，就弄磣兒來了。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？他姓甚麼？」玳安道：「他姓陳，名喚陳敬濟。」王婆子道：「想著去年，我為何老九的事，去央煩你爹。到宅內，你爹不在，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

裡坐坐兒，折針也迸不出個來，只叫丫頭倒一鐘清茶我吃了，出來了。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，如何今日也還出來！好個浪蹄子淫婦，休說我是你個媒王，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，就是閑人進去，也不該那等大意。」玳安道：「為他和俺姐夫在家裡炒嚷作亂，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。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，只有他老人家，如今教你領他去哩。」王婆子道：「他原是轎兒來，少不得還叫頂轎子。他也有個箱籠來，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。」玳安道：「這個少不的，俺大娘自有個處。」

兩個說話間，到了門首。進入月娘房裡，道了萬福坐下，丫鬟拿茶吃了。月娘便道：「老王，無事不請你來。」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，上頂說了一遍：「今來是是非人，去是非者。一客不煩二王，還起動你領他出去，或聘嫁，或打

發，叫他吃自在飯去罷。我男子漢已是沒了，招攬不過這些人來。說不的當初死鬼為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，就打他恁個人兒也有。如今隨你聘嫁，多少兒交得來，我替他爹念個經兒，也是一場勾當。」王婆道：「你老人家，是稀罕這錢的？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肯差了。」又道：「今日好日，就出去罷。又一件，他當初有個箱籠兒，有頂轎兒來，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。」月娘道：「箱子與他一個，轎子不容他坐。」小玉道：「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，到臨歧，少不的雇頂轎兒。不然街坊人家看著，拋頭露面的，不吃人笑話？」月娘不言語了，一面使丫鬟繡春，前邊叫金蓮來。

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，就睜了，向前道了萬福，坐下。王婆子開言便道：「你快收拾了。剛纔大娘說，教我今

日領你出去哩。」金蓮道：「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，我為下甚麼非，作下甚麼歹來？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？」王婆道：「你休稀里打哄，做啞裝聾！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，各人乾的事兒，各人心裡明。金蓮你休呆里撒姦，說長道短，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，幫閑鑽懶。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，出頭椽兒先朽爛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。蒼蠅不鑽沒縫兒蛋，你休把養漢當飯，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。」金蓮見勢頭不好，料難久住，便也發話道：「你打人休打臉，罵人休揭短！有勢休要使盡了，趕人不可趕上。我在你家做老婆，也不是一日兒，怎聽奴才淫婦戳舌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！我去不打緊，只要大家硬氣，守到老沒個破字兒才好。」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。月娘到他房中，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，一張抽替桌兒，四套衣服，幾件釵梳簪環，一床被褥。其餘他穿的鞋腳，都填在箱內。把秋菊叫到後邊

來，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。金蓮穿上衣服，拜辭月娘，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。又走到孟玉樓房中，也是姊妹相處一場，一旦分離，兩個落了一回眼淚。玉樓瞞著月娘，悄悄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，一套翠藍段襖、紅裙子，說道：「六姐，奴與你離多會少了，你看個好人家，往前進了罷。自古道，千里長篷，也沒個不散的筵席。你若有了人家，使個人來對我說聲，奴往那裡去，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，也是姐妹情腸。」於是灑淚而別。臨出門，小玉送金蓮，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。金蓮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。」王婆又早雇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。獨有玉樓、小玉送金蓮到門首，坐了轎子才回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共生離。

卻說金蓮到王婆家，王婆安插他在裡間，晚夕同他一處睡。他兒子王潮兒，也長成一條大漢，籠起頭去了，還未有妻室，外間支著床睡。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，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。無事坐在炕上，不是描眉畫眼，就是彈弄琵琶。王婆不在，就和王潮兒鬥葉兒、下棋。那王婆自去掃面，喂養驢子，不去管他。朝來暮去，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。晚間等的王婆子睡著了，婦人推下炕溺尿，走出外間床上，和王潮兒兩個乾，搖的床子一片響聲。被王婆子醒來聽見，問那裡響。王潮兒道：「是櫃底下貓捕老鼠響。」王婆子睡夢中，喃喃呐呐，口裡說道：「只因有這些麩面在屋裡，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，不得睡。」良久，又聽見動旦，搖的床子格格支支響，王婆又問那裡響。王潮道：「是貓咬老鼠，鑽在炕洞下嚼的響。」婆子側耳，果然聽見貓在炕洞里咬的響，方纔不言語了。婦人和小廝幹完事，依舊悄悄上炕

睡去了。有幾句雙關，說得這老鼠好：

你身軀兒小，膽兒大，嘴兒尖，忒潑皮。見了人藏藏躲躲，耳邊廂叫叫唧唧，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。不行正人倫，偏好鑽穴隙。更有一樁兒不老實，到底改不的偷饞抹嘴。

有日，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，還在王婆家聘嫁，因提著兩弔銅錢，走到王婆家來。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。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。婆子問道：「哥哥，你做甚麼？」敬濟道：「請借裡邊說話。」王婆便讓進裡面。敬濟便道：「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，有一位娘子潘六姐，在此出嫁？」王婆便道：「你是他甚麼人？」那敬濟嘻嘻笑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是他兄弟，他是我姐姐。」那王婆子眼上眼下，打量他一回，說：「他有甚兄弟，我不知道，你休

哄我。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，在此處撞蠓子，我老娘手裡放不過。」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弔銅錢來，放在面前，說：「這兩弔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，教我且見一面，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。」婆子見錢，越發喬張致起來，便道：「休說謝的話。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，不許教閑雜人來看他。咱放倒身說話，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，與我五兩銀子，見兩面與我十兩。你若娶他，便與我一百兩銀子，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。我不管閑帳。你如今兩串錢兒，打水不渾的，做甚麼？」敬濟見這虔婆口硬，不收錢，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，重五錢，殺雞扯腿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王奶奶，你且收了，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，不敢差了。且容我見他一面，說些話兒則個。」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，分付：「你進去見他，說了話就與我出來。不許你涎眉睜目，只顧坐著。所許那一兩頭銀子，明日就送來與我。」於是掀

簾，放敬濟進裡間。婦人正坐在炕上，看見敬濟，便埋怨他道：「你好人兒！弄的我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有上稍，沒下稍，出醜惹人嫌。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。我娘兒們好好的，拆散的你東我西，皆是為誰來？」說著，扯住敬濟，只顧哭泣。王婆又嗔哭，恐怕有人聽見。敬濟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為你刮皮刮肉，你為我受氣耽羞，怎不來看你？昨日到薛嫂兒家，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里去了，才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，在王奶奶這邊聘嫁。今日特來見你一面，和你計議。咱兩個恩情難捨，拆散不開，如之奈何？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，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。他若不與我，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，那裡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。我暗地裡假名托姓，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，咱兩個永遠團圓，做上個夫妻，有何不可？」婦人道：「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，你有這些銀子與他？」敬濟道：「如何人這

許多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你家大丈母說，當初你家爹，為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，定要一百兩銀子，少一絲毫也成不的。」敬濟道：「實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與六姐打得熱了，拆散不開，看你老人家下顧，退下一半兒來，五六十兩銀子也罷，我往母舅那裡典上兩三間房子，娶了六姐家去，也是春風一度。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。」婆子道：「休說五六十兩銀子，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。昨日湖州販綢絹何官人，出到七十兩；大街坊張二官府，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，使了兩個節級來，出到八十兩上，拿著兩卦銀子來兌，還成不的，都回去了。你這小孩兒家，空口來說空話，倒還敢奚落老娘，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！」當下一直走出街上，大吆喝說：「誰家女婿要娶丈母，還來老娘屋裡放屁！」敬濟慌了，一手扯進婆子來，雙膝跪下央及：「王奶奶噤聲，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。爭奈我父親在東京，我明日起身

往東京取銀子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既為我一場，休與乾娘爭執，上緊取去，只恐來遲了，別人娶了奴去，就不是你的人了。」敬濟道：「我雇頭口連夜兼程，多則半月，少則十日就來了。」婆子道：「常言先下米先食飯，我的十兩銀子在外，休要少了，我先與你說明白著。」敬濟道：「這個不必說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說畢，敬濟作辭出門，到家收拾行李，次日早雇頭口，上東京取銀子去。此這去，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三尾序

第八十七回

王婆子貪財忘禍



李瓶梅



武都頭雜戲祭兒

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

祭兄

詩曰：

悠悠嗟我里，世亂各東西。存者問消息，死者為塵泥。

賤子家既敗，壯士歸來時。行久見空巷，日暮氣慘淒。

但逢狐與狸，豎毛怒裂眦。我有鐺鏤劍，對此吐長霓。

話說陳敬濟雇頭口起身，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，早上東京去不題。卻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，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，要賣秋菊。這春鴻正走到大街，撞見應伯爵，叫

住問：「春鴻，你往那裡去？」春鴻道：「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。」伯爵問：「叫媒人做甚麼？」春鴻道：「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。」伯爵又問：「你五娘為甚麼打發出來嫁人？」這春鴻便如此這般，「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，大娘知道了，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，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，趕出往家去了。昨日才打發出俺五娘來。」伯爵聽了，點了點頭兒，說道：「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棹兒，看不出人來。」又向春鴻說：「孩兒，你爹已是死了，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？終是沒出產。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？還是這裡尋個人家跟罷。」春鴻道：「便是這般說。老爹已是沒了，家中大娘好不嚴禁，各處買賣都收了，房子也賣了，琴童兒、畫童兒都走了，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。小的待回南邊去，又沒順便人帶去。這城內尋個人家跟，又沒個門路。」伯爵道：「傻孩兒，人無遠見，安身不牢。千山萬水，又往南邊去做

甚？你肚里會幾句唱，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。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。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，有萬萬貫家財，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。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，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，他見你會唱南曲，管情一箭就上垛，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，又不比在你家裡。他性兒又好，年紀小小，又個儻，又愛好，你就是個有造化的。

「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個頭：「有累二爹。小的若見了張老爹，得一步之地，買禮與二爹磕頭。」伯爵一把手拉著春鴻說：「傻孩兒，你起來，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，肯要你謝？你那得錢兒來！」春鴻道：「小的去了，只怕家中大娘抓尋小的怎了？」伯爵道：「這個不打緊。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貼兒，封一兩銀子與他家。他家銀子不敢受，不怕不把你雙手兒送了去。」說畢，春鴻往薛嫂兒家，叫了薛嫂兒。見月娘，領秋菊出來，只賣了五兩銀子，交與月娘，不

在話下。

卻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里見了。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，又會唱南曲，就留下他答應。便拿拜貼兒，封了一兩銀子，送往西門慶家，討他箱子。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範氏吃酒。先是雲離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，見西門慶死了，吳月娘守寡，手裡有東西，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。此日正買了八盤羹果禮物，來看月娘。見月娘生了孝哥，範氏房內亦有一女，方兩月兒，要與月娘結親。那日吃酒，遂兩家割衫襟，做了兒女親家，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。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貼兒，並一兩銀子，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，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。月娘見他見做提刑官，不好不與他，銀子也不曾收，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。

初時，應伯爵對張二官說：「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得標緻，會一手琵琶。百家詞曲，雙陸象棋，無不通曉，又會寫字。因為年小守不的，又和他大娘合氣，今打發出來，在王婆家嫁人。」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，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，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。那人來回講了幾遍，還到八十兩上，王婆還不吐口兒。落後春鴻到他宅內，張二官聽見春鴻說，婦人在家養育女婿方打發出來。這張二官就不要了，對著伯爵說：「我家現放著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，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？」又聽見李嬌兒說，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，被西門慶占將來家，又偷小廝，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，生生吃他害殺了。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，守備見他生的標緻

伶俐，舉止動人，心中大喜。與了他三間房住，手下使一個小丫鬟，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。三日，替他裁了兩套衣服。薛嫂兒去，賞了薛嫂五錢銀子。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，立他做第二房。大娘子一目失明，吃長齋念佛，不管閑事。還有生姐兒孫二娘，在東廂居住。春梅在西廂房，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，甚是寵愛他。一日，聽薛嫂兒說，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，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：「俺娘兒兩個，在一處廝守這幾年，他大氣兒不著呵著我，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。只知拆散開了，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，你若肯娶將他來，俺娘兒每還在一處，過好日子。」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，諸般詞曲都會，又會彈琵琶。聰明俊俏，百伶百俐。屬龍的，今才三十二歲兒。「他若來，奴情願做第三也罷。」於是把守備念轉了，使手下親隨張勝、李安封了二方手帕，二錢銀子，往王婆家相看，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

人。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。張勝、李安講了半日，還了八十兩，那王婆不肯，不轉口兒，要一百兩：「媒人錢不要便罷了，天也不使空人。」這張勝、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。丟了兩日，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：「好歹再添幾兩銀子，娶了來和奴做伴兒，死也甘心。」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，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，同張勝、李安，氈包內拿著銀子，打開與婆子看，又添到九十兩上。婆子越發張致起來，說：「若九十兩，到不的如今，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。」這周忠就惱了，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，說道：「三隻腳蟾便沒處尋，兩腳老婆愁尋不出來！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。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，俺府里老爹管不著你？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，要娶這婦人，平白出這些銀子，要他何用！」李安道：「勒指俺兩番三次來回，賊老淫婦，越發鸚哥兒風了！」拉著周忠說：「

管家，咱去來，到家回了老爺，好不好教牢子拿去，拶與他一頓好拶子。」這婆子終是貪著陳敬濟那口食，由他罵，只是不言語。二人到府中，回稟守備說：「已添到九十兩，還不肯。」守備說：「明日兌與他一百兩，拿轎子抬了來罷。」周忠說：「爺就與了一百兩，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。且丟他兩日，他若張致，拿到府中拶與他一頓拶子，他才怕。」看官聽說，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，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。有分交：這婦人從前作過事，今朝沒興一齊來。有詩為證：

人生雖未有前知，禍福因由更問誰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按下一頭。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，多虧

小管營施恩看顧。次後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，被蔣門神打傷，央武松出力，反打了蔣門神一頓。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，嫁與張都監為妾，賺武松去，假捏賊情，將武松拷打，轉又發安平寨充軍。這武松走到飛雲浦，又殺了兩個公人，復回身殺了張都監、蔣門神全家老小，逃躲在施恩家。施恩寫了一封書，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，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，教看顧他。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，放郊天大赦，武松就遇赦回家，到清河縣下了文書，依舊在縣當差，還做都頭。來到家中，尋見上鄰姚一郎，交付迎兒。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，收攬來家，一處居住。就有人告他說：「西門慶已死，你嫂子又出來了，如今還在王婆家，早晚嫁人。」這漢子扣了，舊仇在心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次日，理幘穿衣，徑走過間壁王婆門首。金蓮正在簾下站著，見武松來，連忙閃入裡間去。武松掀開帘子便問：「王媽媽在家？」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面，連忙出來應道：「是誰叫老身？」見是武松，道了萬福。武松深深唱喏。婆子道：「武二哥，且喜，幾時回家來了？」武松道：「遇赦回家，昨日才到。一向多累媽媽看家，改日相謝。」婆子笑嘻嘻道：「武二哥比舊時保養，鬍子楂兒也有了，且是好身量，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。」一面請他上坐，點茶吃了。武松道：「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。」婆子道：「有甚事？武二哥只顧說。」武松道：「我聞的人說，西門慶已是死了，我嫂子出來，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。敢煩媽媽對嫂子說，他若不嫁人便罷，若是嫁人，如是迎兒大了，娶得嫂子家去，看管迎兒，早晚招個女婿，一家一計過日子，庶不教人笑話。」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，便道：「他在便在我這裡，倒

不知嫁人不嫁人。」次後聽見說謝他，便道：「等我慢慢和他說。」

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，要娶他看管迎兒，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，胖了，比昔時又會說話兒，舊心不改，心下暗道：「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裡。」就等不得王婆叫他，自己出來，向武松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，招女婿成家，可知好哩。」王婆道：「我一件，只如今他家大娘子，要一百兩銀子才嫁人。」武松道：「如何要這許多？」王婆道：「西門大官人，當初為他使了許多，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。」武松道：「不打緊，我既要請嫂嫂家去，就使一百兩也罷。另外破五兩銀子，與你老人家。」這婆子聽見，喜歡的屁滾尿流，沒口說道：「還是武二哥知禮，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，真是好漢。」婦

人聽了此言，走到屋裡，又濃濃點了一鐘瓜仁泡茶，雙手遞與武松吃了。婆子問道：「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，又有三四個官戶人家爭著娶，都回阻了，價錢不兌。你這銀子，作速些便好。常言先下米先吃飯，千里姻緣著線牽，休要落在別人手內。」婦人道：「既要娶奴家，叔叔上緊些。」武松便道：「明日就來兌銀子，晚夕請嫂嫂過去。」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，胡亂答應去了。

到次日，武松打開皮箱，拿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，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，走到王婆家，拿天平兌起來。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，上東京去取，不知幾時到來。仰著合著，我見鐘不打，去打鑄鐘？」又見五兩謝他，連忙收了。拜了又拜，說道：「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。」武

松道：「媽媽收了銀子，今日就請嫂嫂過門。」婆子道：「武二哥，且是好急性。門背後放花兒——你等不到晚了？也待我往他大娘那裡交了銀子，才打發他過去。」又道：「你今日帽兒光光，晚夕做個新郎。」那武松緊著心中不自在，那婆子不知好歹，又奚落他。打發武松出門，自己尋思：「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，又沒和我斷定價錢，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就是了，綁著鬼也落他一半多養家。」就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，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。月娘問：「甚麼人家娶去了？」王婆道：「兔兒沿山跑，還來歸舊窩。嫁了他家小叔，還吃舊鍋里粥去了。」月娘聽了，暗中跌腳，常言「仇人見仇人，分外眼精明」，與孟玉樓說：「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。那漢子殺人不斬眼，豈肯干休！」

不說月娘家中嘆息，卻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，下午時，

教王潮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。這武松在家中又早收拾停當，打下酒肉，安排下菜蔬。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，換了孝，帶著新（髻狄）髻，身穿紅衣服，搭著蓋頭。進門來，見明間內明亮亮點著燈燭，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，先有些疑忌，由不的發似人揪，肉如鉤搭。進入門來，到房中，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，後門也頂了。王婆見了，說道：「武二哥，我去罷，家裡沒人。」武松道：「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。」武松教迎兒拿菜蔬擺在桌上，須臾燙上酒來，請婦人和王婆吃酒。那武松也不讓，把酒斟上，一連吃了四五碗酒。婆子見他吃得惡，便道：「武二哥，老身酒勾了，放我去，你兩口兒自在吃罷。」武松道：「媽媽，且休得胡說！我武二有句話問你！」只聞颼的一聲響，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樸刀來，一隻手籠著刀靶，一隻手按住掩心，便睜圓怪眼，倒豎剛須，說道：「婆子休得吃

驚！自古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休推睡里夢裡。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！」婆子道：「武二哥，夜晚了，酒醉拿刀弄杖，不是耍處。」武松道：「婆子休胡說，我武二就死也不怕！等我問了這淫婦，慢慢來問你這老豬狗！若動一動步兒，先吃我五七刀子。」一面回過臉來，看著婦人罵道：「你這淫婦聽著！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？從實說來，我便饒你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？好沒道理！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，乾我甚事？」說由未了，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桌子上，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，右手匹胸提住，把桌子一腳踢番，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。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脈，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起來，拖出外間靈桌子前。那婆子見勢頭不好，便去奔前門走，前門又上了栓。被武松大叉步趕上，揪番在地，用腰間纏帶解下來，四手四腳捆住，如猿猴獻果一般，便脫身不得，口中只叫：「都頭不消動意，大娘子自

做出來，不乾我事。」武松道：「老豬狗，我都知道，你賴那個？你教西門慶那廝墊發我充軍去，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！西門慶那廝卻在那裡？你不說時，先剛了這個淫婦，後殺你這老豬狗！」提起刀來，便望那婦人臉上撇了兩撇。

婦人慌忙叫道：「叔叔且饒，放我起來，等我說便了。」武松一提，提起那婆娘，旋剝淨了，跪在靈桌子前。武松喝道：「淫婦快說！」那婦人唬得魂不附體，只得從實招說，將那時收帘子打了西門慶起，並做衣裳入馬通姦，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，王婆怎地教唆下毒，撥置燒化，又怎的娶到家去，一五一十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王婆聽見，只是暗中叫苦，說：「傻才料，你實說了，卻教老身怎的支吾。」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著婦人，一手澆奠了酒，把紙錢點著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你陰魂不遠，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

恨。一那婦人見勢頭不好，才待大叫。被武松向爐內搗了一把香灰，塞在他口，就叫不出來了。然後劈腦揪番在地。那婦人掙扎，把（髻狄）髻簪環都滾落了。武松恐怕他掙扎，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，後用兩隻手去攤開他胸脯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，剜了個血窟窿，那鮮血就冒出來。那婦人就星眸半閃，兩隻腳只顧登踏。武松口噙著刀子，雙手去幹開他胸脯，扎乞的一聲，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，血瀝瀝供養在靈前。後方一刀割下頭來，血流滿地。迎兒小女在旁看見，唬的只掩了臉。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。可憐這婦人，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亡年三十二歲。但見：

手到處青春喪命，刀落時紅粉亡身。七魄悠悠，已赴森羅殿上；三魂渺渺，應歸枉成城中。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錢

柳，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。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，芳魂今夜落誰家？

古人有詩一首，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：

堪悼金蓮誠可憐，衣裳脫去跪靈前。誰知武二持刀殺，只道西門綁腿頑。

往事看嗟一場夢，今身不值半文錢。世間一命還一命，報應分明在眼前。

武松殺了婦人，那婆子便叫：「殺人了！」武松聽見他叫，向前一刀，也割下頭來。拖過屍首。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，用刀插在後樓房檐下。

那時有初更時分，倒扣迎兒在屋裡。迎兒道：「叔叔，我害怕！」武松道：「孩兒，我顧不得你了。」武松跳過王婆家來，還要殺他兒子王潮。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，聽見他娘這邊叫，就知武松行凶，推前門不開，叫後門也不應，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。那兩鄰明知武松凶惡，誰敢向前。武松跳過牆來，到王婆房內，只見點著燈，房內一人也沒有。一面打開王婆箱籠，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。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，還剩了八十五兩，並些釵環首飾，武松都包裹了。提了樸刀，越後牆，趕五更挨出城門，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裡躲住，做了頭陀，上梁山為盜去了。正是：

平生不作縳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金瓶梅

第八十八回

陳敬濟感舊祭金蓮





金瓶梅

龐大姐埋屍托張勝

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

詩曰：

夢中雖暫見，及覺始知非。
輾轉不成寐，徒倚獨披衣。
淒淒曉風急，掩掩月光微。
空床常達旦，所思終不歸。

話說武松殺了婦人、王婆，劫去財物，逃上梁山去了，不題。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，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，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，房中衣服丟的橫三豎四，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。未免打開前後門，見血漉漉兩個死屍倒

在地下，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檐下。迎兒倒扣在房中。問其故，只是哭泣。次日早衙，呈報到本縣，殺人凶刃都拿放在面前。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，雙名昌期，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。聽見殺人公事，即委差當該吏典，拘集兩鄰保甲，並兩家苦主王潮、迎兒。眼同當街，如法檢驗。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，殺潘氏、王婆二命，疊成文案，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。掛出榜文，四廂差人跟尋，訪拿正犯武松，有人首告者，官給賞銀五十兩。

守備府中張勝、李安打著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，看見王婆、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，縣中差人檢屍，捉拿凶犯。二人回報到府中。春梅聽見婦人死了，整哭了兩三日，茶飯都不吃。慌了守備，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，耍與他觀看，只是不喜歡。日逐使張勝、李安打聽，拿住武松正犯，

告報府中知道，不在話下。

按下一頭。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，一心要贖金蓮，成其夫婦。不想走到半路，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，告說家爺病重之事：「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，囑托後事。」這敬濟一聞其言，兩程做一程，路上趲行。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。張世廉已死，止有姑娘見在。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，滿家帶孝。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。與他母親張氏並姑娘磕頭。張氏見他成人，母子哭做一處，通同商議：「如今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」敬濟便道：「如何是喜，如何是憂？」張氏道：「喜者，如今朝廷冊立東宮，郊天大赦；憂則不想你爹爹病死在這裡，你姑夫又沒了，姑娘守寡，這裡住著不是常法，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，葬埋鄉井，也是好處。」敬濟聽了，心內暗道：「這一

回發送，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，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閣，卻不誤了六姐？不如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，待娶了六姐，再來搬取靈柩不遲。」一面對張氏說道：「如今隨路盜賊，十分難走。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，未免起眼，倘遇小人怎了？寧可耽遲不耽錯。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，收拾房屋。母親隨後和陳定、家眷並父親靈柩，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，寄在城外寺院，然後做齋念經、築墳安葬，也是不遲。」張氏終是婦人家，不合一時聽信敬濟巧言，就先打點細軟箱籠，裝載兩大車，上插旗號，扮做香車。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，不上數日，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，對他母舅張團練說：「父親已死，母親押靈車，不久就到。我押了兩車行李，先來收拾打掃房屋。」他母舅聽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仍搬回家去便了。」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，騰出房子來。敬濟見母舅搬去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且得冤家離眼前，

落得我娶六姐來家，自在受用。我父親已死，我娘又疼我。先休了那個淫婦，然後一紙狀子，把俺丈母告到官，追要我寄放東西，誰敢道個不字？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！」正是：

人便如此如此，天理不然不然。

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裡，另外又袖著十兩謝王婆，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。可霎作怪，只見門前街旁埋著兩個屍首，上面兩桿槍交叉挑著個燈籠，門前掛著一張手榜，上書：「本縣為人命事：凶犯武松，殺死潘氏、王婆二命，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，官給賞銀五十兩。」這敬濟仰頭看見，便立睜了。只見窩鋪中站出兩個人來，喝聲道：「甚麼人？看此榜文做甚？見今正身凶犯捉拿不著，你是何人？」

大叉步便來捉獲。敬濟慌的奔走不迭，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，只見一個人，頭戴萬字巾，身穿青衲襖，隨後趕到橋下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你好大膽，平白在此看他怎的？」這敬濟扭回頭看時，卻是一個識熟朋友——鐵指甲楊二郎。二人聲喏。楊二道：「哥哥一向不見，那裡去來？」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，告說一遍：「恰才這殺死婦人，是我丈人的小，潘氏。不知他被人殺了。適纔見了榜文，方知其故。」楊二郎告道：「他是小叔武松，充配在外，遇赦回還，不知因甚殺了婦人，連王婆子也不饒。他家還有個女孩兒，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。昨日他叔叔殺了人，走的不知下落。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，嫁與人為妻小去了。見今這兩個屍首，日久只顧埋著，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，更不知何年月日才拿住凶犯武松。」說畢，楊二郎招了敬濟，上酒樓飲酒：「與哥拂塵。」敬濟見婦人已死，心中

痛苦不了，那裡吃得下酒。約莫飲勾三杯，就起身下樓，作別來家。

到晚夕，買了一陌錢紙，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，叫著婦人：「潘六姐，我小兄弟陳敬濟，今日替你燒陌錢紙。皆因我來遲了一步，誤了你性命。你活時為人，死後為神，早佑佑捉獲住仇人武松，替你報仇雪恨。我在法場上看著劄他，方趁我平生之志。」說畢哭泣，燒化了錢紙。敬濟回家，閉了門戶。走歸房中，恰才睡著，似睡不睡，夢見金蓮身穿素服，一身帶血，向敬濟哭道：「我的哥哥，我死的好苦也！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，不期等你不來，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。如今陰司不收，我白日游遊蕩蕩，夜歸各處尋討漿水，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。但只是仇人未獲，我的屍首埋在當街，你可念舊日之情，買具棺材盛了葬

埋，免得日久暴露。」敬濟哭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可知要葬埋你。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。他只恁賴我，倒趁了他機會。姐姐，你須往守備府中，對春梅說知，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剛纔奴到守備府中，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，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。」敬濟哭著，還要拉著他說話，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，撇氣掙脫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枕上聽那更鼓時，正打三更三點，說道：「怪哉！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，教我葬埋之意，又不知甚年何日拿著武松，是好傷感人也！」正是：

夢中無限傷心事，獨坐空房哭到明。

按下一頭。卻表縣中訪拿武松，約兩個月有餘，捕獲不著，已知逃遁梁山為盜。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，所有兩個

屍首，相應責令家屬領埋。王婆屍首，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。止有婦人身屍，無人來領。卻說府中春梅，兩三日一遍，使張勝、李安來縣中打聽。回去只說凶犯還未拿住，屍首照舊埋瘞，地方看守，無人敢動。直挨過年，正月初旬時節，忽一日晚間，春梅作一夢。恍恍惚惚，夢見金蓮雲髻蓬鬆，渾身是血，叫道：「龐大姐，我的好姐姐，奴死的好苦也！所有奴的屍首，在街暴露日久，風吹雨灑，雞犬作踐，無人領埋。奴舉眼無親，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，買具棺木，把奴埋在一個去處，奴在陰司口眼皆閉。」說畢大哭不止。春梅扯住他，還要再問他別的話，被他掙開，撒手驚覺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從睡夢中直哭醒來，心內猶疑不定。

次日叫進張勝、李安分付：「你二人去縣中打聽，那埋的婦人、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。」張勝、李安應諾去了。不

多時，來回報：「正犯凶身已自逃走脫了。所有殺死身屍，地方看守，日久不便，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。那婆子屍首，他兒子招領的去了。那婦人無人來領，還埋在街心。」春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這樁事兒，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，我還重賞你。」二人跪下道：「小夫人說那裡話，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，便消受不了。雖赴湯跳水，敢說不去？」春梅走到房中，拿出十兩銀子，兩匹大布，委付二人道：「這死的婦人，是我一個嫡親姐姐，嫁在西門慶家，今日出來，被人殺死。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，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，把他裝殮了，抬出城外，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，我還重賞你。」二人道「這個不打緊，小人就去。」李安說：「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？須拿老爺個貼兒，下與縣官才好。」張勝道：「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，嫁在府中，那縣官不敢不依，何消貼子。」於是領了銀子，來到班房內。張

勝便向李安說：「想必這死的婦人，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，相結的好，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。想著死了時，整哭了三四日，不吃飯，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，調與他觀看，還不喜歡。今日他無親人領去，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？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，早晚他在老爺跟前，只方便你我，就是一點福星。見今老爺百依百隨，聽他說話，正經大奶奶、二奶奶且打靠後。」說畢，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，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，來領屍首。使了六兩銀子，合了一具棺材，把婦人屍首掘出，把心肝填在肚內，用線縫上，用布裝殮停當，裝入材內。張勝說：「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，那裡有空閑地。」就叫了兩名伴當，抬到永福寺，對長老說：「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，要一塊地兒葬埋。」長老不敢怠慢，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裡葬埋。已畢，走來宅內回春梅話，說：「除買棺材裝殮，

還剩四兩銀子。」交割明白。春梅分付：「多有起動，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，拿二兩與長老道堅，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，超度他升天。」又拿出一大壇酒，一腿豬肉，一腿羊肉：「這二兩銀子，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。」二人跪下，那裡敢接？只說：「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，消受不了。這些小勞，豈敢接受銀兩。」春梅道：「我賞你，不收，我就惱了。」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。兩個班房吃酒，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。次日，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，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，與金蓮燒，俱不在話下。

卻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，把靈柩寄在永福寺，等念經發送，歸葬墳內。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，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，收卸行李已畢，與張氏磕了頭。張氏怪他：「就不去接我一接。」敬濟只

說：「心中不好，家裡無人看守。」張氏便問：「你舅舅怎的不見？」敬濟道：「他見母親到，連忙搬回家去了。」張氏道：「且教你舅舅住著，慌搬去怎的？」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姐。姊妹抱頭而哭，置酒敘說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，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、幾陌金銀錢紙，往門外與長老，替他父親念經。正騎頭口街上走，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、楊大郎，下頭口聲喏。二人問道：「哥哥那裡去？」敬濟悉言：「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，明日二十日是終七，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，做齋念經。」二人道：「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，有失弔問。」因問：「幾時發引安葬？」敬濟道：「也只在二三日之間，念經畢，入墳安葬。」說罷，二人舉手作別。這敬濟又叫住，因問楊大郎：「縣前我丈人的小，那潘氏屍首怎不見？被甚人領的去了？」楊

大郎便道：「半月前，地方因捉不著武松，稟了本縣相公，令各家領去葬埋。王婆是他兒子領去。這婦人屍首，丟了三四日，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，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。」敬濟聽了，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。因問二郎：「城外有幾個永福寺？」二郎道：「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，是周秀老爺香火院，那裡有幾個永福寺來？」敬濟聽了，暗喜：「就是這個永福寺，也是緣法湊巧，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。」一面作別二人，打頭口出城，徑到永福寺中。見了長老，且不說念經之事，就先問長老道：「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，在那裡？」長老道：「就在寺後白楊樹下。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。」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，先拿錢祭物，至於金蓮墳上，與他祭了，燒化錢紙，哭道：「我的六姐，你兄弟陳敬濟來與你燒一陌紙錢，你好處安身，苦處用錢。」祭畢，然後才到方丈內他父親靈

柩跟前燒紙祭祀。遞與長老經錢，教他二十日請八眾禪僧，念斷七經。長老接了經襯，備辦齋供。敬濟到家，回了張氏話。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，擇吉發引，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。安葬已畢，來家母子過日不題。

卻表吳月娘，一日二月初旬，天氣融和，孟玉樓、孫雪娥、西門大姐、小玉，出來大門首站立，觀看來往車馬，人煙熱鬧。忽見一簇男女，跟著個和尚，生的十分胖大，頭頂三尊銅佛，身上構著數枝燈樹，杏黃袈裟風兜袖，赤腳行來泥沒踝。當時古人有幾句，贊的這行腳僧好處：

打坐參禪，講經說法。鋪眉苦眼，習成佛祖家風；賴教求食，立起法門規矩。白日里賣杖搖鈴，黑夜間舞槍弄棒。有時門首磕光頭，餓了街前打響嘴。空色色空，誰見眾生離

下土？去來來去，何曾接引到西方。

那和尚見月娘眾婦人在門首，便向前道了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在家老菩薩施主，既生在深宅大院，都是龍華一會上人。貧僧是五台山下來的，結化善緣，蓋造十王功德，三寶佛殿。仰賴十方施主菩薩，廣種福田，舍資才共成勝事，種來生功果。貧僧只是挑腳漢。」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，便喚小玉往房中以一頂僧帽，一雙僧鞋，一弔銅錢，一鬥白米。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佈施，常時發心做下僧帽、僧鞋，預備來施。這小玉取出來，月娘分付：「你叫那師父近前來，佈施與他。」這小玉故做嬌態，高聲叫道：「那變驢的和尚，過不過來！俺奶奶佈施與你這許多東西，還不磕頭哩。」月娘便罵道：「怪墮業的小臭肉兒，一個僧家，是佛家弟子，你有要沒緊，恁謗他怎的？不當家化化的，你這小淫婦兒，

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！」小玉笑道：「奶奶，這賊和尚，我叫他，他怎的把一雙賊眼，眼上眼下打量我？」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來，打問訊說道：「多謝施主老菩薩佈施。」小玉道：「這秃廝好無禮。這些人站著，只打兩個問訊兒，就不與我打一個兒？」月娘道：「小肉兒，還恁說白道黑道。他一個佛家之子，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。」小玉道：「奶奶，他是佛爺兒子，誰是佛爺女兒？」月娘道：「相這比丘尼姑僧，是佛的女兒。」小玉道：「譬若說，相薛姑子、王姑子、大師父，都是佛爺女兒，誰是佛爺女婿？」月娘忍不住笑，罵道：「這賊小淫婦兒，也學的油嘴滑舌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。」小玉道：「奶奶只罵我，本等這秃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。」孟玉樓道：「他看你，想必認得你，要度脫你去。」小玉道：「他若度我，我就去。」說著，眾婦女笑了一回。月娘喝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，專一毀

僧謗佛。」那和尚得了佈施，頂著三尊佛揚長而去了。小玉道：「奶奶還嗔我罵他，你看這賊禿，臨去還看了我一眼才去了。」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：

守寡看經歲月深，私邪空色久違心。奴身好似天邊月，不許浮雲半點侵。

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說話，忽見薛嫂兒提著花箱兒，從街上過來。見月娘眾人道了萬福。月娘問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怎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裡走走？」薛嫂兒道：「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。這兩日，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，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，娶了他侄女兒，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。昨日三朝，擺大酒席，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，也沒去，不知怎麼惱我哩。」月娘問道：「你如

今往那裡去？」薛嫂道：「我有樁事，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有話進來說。」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裡坐下，吃了茶。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還不知道，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，親家母叫了姐夫去，搬取老小靈柩。從正月來家，已是念經發送，墳上安葬畢。我聽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，怎不去燒張紙兒，探望探望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不來說，俺怎得曉的，又無人打聽。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，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，卻不知如今怎樣了。」薛嫂兒道：「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。五娘他老人家，不因那些事出去了，卻不好來。平日不守本分，乾出醜事來，出去了，若在咱家裡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？還是冤有頭，債有主。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，越不過娘兒們情場，差人買了口棺材，領了他屍首，葬埋了。不然只顧暴露著，又拿不著小叔子，誰去管他？」孫雪娥在旁說：「春梅在守備府中

多少時兒，就這等大了？手裡拿出銀子，替他買棺材埋葬，那守備也不嗔，當他甚麼人？」薛嫂道：「耶嚨，你還不知，守備好不喜他，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，說一句依十句，一娶了他，見他生的好模樣兒，乖覺伶俐，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，撥了個使女伏侍他。老爺一連在他房裡歇了三夜，替他裁四季衣服，上頭。三日吃酒，賞了我一兩銀子，一匹段子。他大奶奶五十歲，雙目不明，吃長齋，不管事。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，雖故當家，搵著個孩子。如今大小庫房鑰匙，倒都是他拿著，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。且說銀子，手裡拿不出來？」幾句說的月娘、雪娥都不言語。坐了一回，薛嫂起身。月娘分付：「你明日來，我這裡備一張祭桌，一匹尺頭，一分冥紙，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。」薛嫂兒道：「你老人家不去？」月娘道：「你只說我心中不好，改日望親家去罷。」那薛嫂約定：「你教大姐收拾下等著我。」

飯罷時候我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如今到那裡去？守備府中不去也罷。」薛嫂道：「不去，就惹他怪死了。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他叫你做甚麼？」薛嫂道：「奶奶，你不知。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，老爺好不喜歡，叫了我去，已定賞我。」提著花箱，作辭去了。雪娥便說：「老淫婦說的沒個行款也！他賣與守備多少時，就有了半肚孩子，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，莫就興起他來，這等大道？」月娘道：「他還有正景大奶奶，房裡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。」雪娥道：「可又來！到底還是媒人嘴，一尺水十丈波的。」不因今日雪娥說話，正是：從天降下鉤和線，就地引來是非來。有詩為證：

曾記當年侍主旁，誰知今日變風光。世間萬事皆前定，莫笑浮生空自忙。

全尾長

第八十九回

清明節寡婦上新墳





金瓶梅

永福寺夫人遺跡

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
人逢故主

詞曰：

佳人命薄，嘆艷代紅粉，幾多黃土。豈是老天渾不管，
好惡隨人自取？

既賦嬌容，又全慧性，卻遣輕歸去。不平如此，問天天
更不語。

可惜國色天香，隨時飛謝，埋沒今如許。借問繁華何處
在？

多少樓臺歌舞，紫陌春游，綠窗晚秀，姊妹嬌眉嫵。人生失意，從來無問今古。

右調《翠樓吟》

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，並冥紙尺頭之類，大姐身穿孝服，坐轎子，先叫薛嫂押祭禮，到陳宅來。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，便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薛嫂道了萬福，說：「姐夫，你休推不知。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，送大姐來了。」敬濟便道：「我雞巴肉的是丈母！正月十六貼門神——來遲了半個月。人也入了土，才來上祭。」薛嫂道：「好姐夫，你丈母說，寡婦家沒腳蟹，不知親家靈柩來家，遲了一步，休怪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。敬濟問：「是誰？」薛嫂道：「再有誰？你丈母心內不好，一者送大姐

來家，二者敬與你爹燒紙。」敬濟罵道：「趁早把淫婦抬回去！好的死了萬萬千千，我要他做甚麼？」薛嫂道：「常言道：嫁夫著主。怎的說這個話？」敬濟道：「我不要這淫婦了，還不與我走？」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，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腳，罵道：「還不與我抬了去，我把你花子腳砸折了，把淫婦鬢毛都蒿淨了！」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，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。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，轎子已抬去了。

薛嫂兒沒奈何，教張氏收下祭禮，走來回覆吳月娘。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，說道：「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！當初你家為了官事，搬來丈人家居住，養活了這幾年，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。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裡，弄出事來，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，教他這等放屁辣臊。」對著大姐

說：「孩兒，你是眼見的，丈人、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？你活是他家人，死是他家鬼，我家裡也留以留你。你明日還去，休要怕他，料他挾你不到井里。他好膽子，恆是殺不了人，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！」當晚不題。

到次日，一頂轎子，教玳安兒跟隨著，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。不想陳敬濟不在家，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。張氏知禮，把大姐留下，對著玳安說：「大官到家多上覆親家，多謝祭禮，休要和他一般見識。他昨日已有酒了，故此這般。等我慢慢說他。」一面管待玳安兒，安撫來家。

至晚，陳敬濟墳上回來，看見了大姐，就行踢打，罵道：「淫婦，你又來做甚麼？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，你家收

著俺許多箱籠，因起這大產業，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！好的死了萬千，我要你這淫婦做甚？」大姐亦罵：「沒廉恥的囚根子！沒天理的囚根子！淫婦出去吃人殺了，沒的禁拿我煞氣。」被敬濟扯過頭髮，儘力打了幾拳頭。他娘走來解勸，把他娘推了一交。他娘叫罵哭喊，說：「好囚根子，紅了眼，把我也不認的了！」到晚上，一頂轎子，把大姐又送將來，分付道：「不討將寄放妝奩箱籠來家，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。」這大姐害怕，躲在家中居住，再不敢去了。這正是：誰知好事多更變，一念翻成怨恨媒。這裡不去。不題。

且說一日，三月清明佳節。吳月娘備辦香燭、金錢冥紙、三牲祭物，抬了兩大食盒，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。留下孫雪娥和大姐、眾丫頭看家。帶了孟玉樓和小玉，並奶子如意兒抱著孝哥兒，都坐轎子往墳上去。又請了

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。出了城門，只見那郊原野曠，景物芳菲，花紅柳綠，仕女游人不斷。一年四季，無過春天，最好景緻。日謂之麗日，風謂之和風，吹柳眼，綻花心，拂香塵。天色暖，謂之暄。天色寒，謂之料峭。騎的馬，謂之寶馬。坐的轎，謂之香車。行的路，謂之芳徑。地下飛的塵，謂之香塵。千花發蕊，萬草生芽，謂之春信。韶光淡盪，淑景融和。小桃深妝臉妖嬈，嫩柳裊宮腰細膩。百轉黃鸝驚回午夢，數聲紫燕說破春愁。日舒長暖澡鵝黃，水渺茫浮香鴨綠。隔水不知誰院落，鞦韆高掛綠楊煙。端的春景果然好。有詩為證：

清明何處不生煙，郊外微風掛紙錢。人笑人歌芳草地，乍晴乍雨杏花天。

海棠枝上綿鶯語，楊柳堤邊醉客眠。紅粉佳人爭畫板，彩繩搖拽學飛仙。

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，玳安押著食盒，先到廚下生起火來，廚役落作整理不題。月娘與玉樓、小玉、奶子如意兒抱著孝哥兒，到於莊院客坐內坐下吃茶，等著吳大妗子，不見到。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台兒，擺設桌面三牲，羹飯祭物，列下紙錢，只等吳大妗子。原來大妗子雇不出轎子來，約已牌時分，才同吳大舅雇了兩個驢兒騎將來。月娘便說：「大妗子雇不出轎子來，這驢兒怎的騎？」一面吃了茶，換了衣服，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。那月娘手拈著五根香，自拿一根，遞一根與玉樓，又遞一根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上，那兩根遞與吳大舅、大妗子。月娘插在香爐內，深深拜下去，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活時為人，死後為神。今日

三月清明佳節，你的孝妻吳氏三姐、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，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。你保佑他長命百歲，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。我的哥哥，我和你做夫妻一場，想起你那模樣兒並說的話來，是好傷感人也。」拜畢，掩面痛哭。玉樓向前插上香，也深深拜下，同月娘大哭了一場。玉樓上了香，奶子如意兒抱著哥兒也跪下上香，磕了頭。吳大舅、大妗子都炷了香。行畢禮數，玳安把錢紙燒了。讓到莊上捲棚內，放桌席擺飯，收拾飲酒。月娘讓吳大舅、大妗子上坐。月娘與玉樓下陪。小玉和奶子如意兒，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，也在兩邊打橫列坐，把酒來斟。按下這裡吃酒不題。

卻表那日周守備府里也上墳。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，假推做夢，睡夢中哭醒了。守備慌的問：「你怎的哭？」春梅便說：「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，說養我一場，怎地不與他

清明寒食燒紙，因此哭醒了。」守備道：「這個也是養女一場，你的一點孝心。不知你娘墳在何處？」春梅道：「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。」守備說：「不打緊，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，明日咱家上墳，你叫伴當抬些祭物，往那裡與你娘燒分紙錢，也是好處。」至次日，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，徑往城南祖墳上。那裡有大莊院、廳堂、花園、享堂、祭台。大奶奶、孫二娘並春梅，都坐四人轎，排軍喝路，上墳耍子去了。

卻說吳月娘和大舅、大妗子吃了回酒，恐怕晚來，分付玳安、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果，先往杏花村酒樓下，揀高阜去處，人煙熱鬧，那裡設放桌席等候。又見大妗子沒轎子，都把轎子抬著，後面跟隨不坐，領定一簇男女，吳大舅牽著驢兒，壓後同行，踏青游玩。三月桃花店，五里杏花村，只

見那隨路上墳游玩的王孫士女，花紅柳綠，鬧鬧喧喧，不知有多少。正走之間，也是合當有事，遠遠望見綠槐影里，一座庵院，蓋造得十分齊整。但見：

山門高聳，梵宇清幽。當頭敕額字分明，兩下金剛形勢猛。五間大殿，龍鱗瓦砌碧成行；兩下僧房，龜背磨磚花嵌縫。前殿塑風調雨順，後殿供過去未來。鐘鼓樓森立，藏經閣巍峨。旗竿高峻接青雲，寶塔依稀侵碧漢。木魚橫掛，雲板高懸。佛前燈燭瑩煌，爐內香煙繚繞。幢旗不斷，觀音殿接祖師堂；寶蓋相連，鬼母位通羅漢殿。時時護法諸天降，歲歲降魔尊者來。

吳月娘便問：「這座寺叫做甚麼寺？」吳大舅便說：「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，名喚永福禪林。前日姐夫在日，曾舍

幾拾兩銀子在這寺中，重修佛殿，方是這般新鮮。一月娘向大妗子說：「咱也到這寺里看一看。」於是領著一簇男女，進入寺中來。不一時，小沙彌看見，報與長老知道：「見有許多男女……」便出方丈來迎請，見了吳大舅、吳月娘，向前合掌道了問訊，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：「請施主菩薩隨喜游玩，小僧看茶。」那小沙彌開了殿門，領月娘一簇男女，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，然後到長老方丈。長老連忙點上茶來，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，那和尚答說：「小僧法名道堅。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，小僧忝在本寺長老，廊下管百十眾僧行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游僧行，常時坐禪，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。」一面方丈中擺齋，讓月娘：「眾菩薩請坐。」月娘道：「不當打攪長老寶刹。」一面拿出五錢銀子，教大舅遞與長老，佛前請香燒。那和尚打問訊謝了，說道：「小僧無甚管待，施主菩薩稍坐，略備一茶而

已，何勞費心賜與佈施。」不一時，小和尚放下桌兒，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。那和尚在旁陪坐，才舉箸兒讓眾人吃時，忽見兩個青衣漢子，走的氣喘吁吁，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，說道：「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，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！」慌的長老披袈裟，戴僧帽不迭，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，「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，打發小夫人燒了紙，祭畢去了，再款坐一會不遲。」吳大舅告辭，和尚死活留住，又不肯放。

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，出山門迎接，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。只見一族青衣人，圍著一乘大轎，從東雲飛般來，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，衣衫皆濕。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：「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，理合遠接，接待遲了，萬勿見罪。」這春梅在轎內答道：「一起動長老。」那手下伴當，又早向寺

後金蓮墳上，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。春梅轎子來到，也不到寺，徑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。兩邊青衣人伺候。這春梅不慌不忙，來到墳前，擺了香，拜了四拜，說道：「我的娘，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，你好處升天，苦處用錢。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，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，和奴做一處。還是奴耽誤了你，悔已是遲了。」說畢，令左右把錢紙燒了。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。

吳月娘在僧房內，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，長老出山門迎接，又不見進來。問小和尚，小和尚說：「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，新近葬下，今日清明節，特來祭掃燒紙。」孟玉樓便道：「怕不就是春梅來了？也不見的。」月娘道：「他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？」又問小和尚：「這府里小夫人姓甚麼？」小和尚道：「姓龐，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

錢，教替他姐姐念經，薦拔生天。」玉樓道：「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，叫龐大姐，莫不是他？」正說話，只見長老先來，分付小沙彌：「好看好茶。」不一時，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裡才下。月娘和玉樓眾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，怎樣的小夫人。定睛仔細看時，卻是春梅。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，面如滿月，打扮的粉妝玉琢，頭上戴著冠兒，珠翠堆滿，鳳釵半卸，上穿大紅妝花襖，下著翠蘭縷金寬爛裙子，帶著丁當禁步，比昔不同許多。但見：

寶髻巍峨，鳳釵半卸。胡珠環耳邊低掛，金挑鳳髻後雙拖。紅繡襖偏襯玉香肌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。行動處，胸前搖響玉丁當；坐下時，一陣麝蘭香噴鼻。膩粉妝成脖頸，花鈿巧帖眉尖。舉止驚人，貌比幽花殊麗；姿容閑雅，性如蘭蕙溫柔。若非綺閣生成，定是蘭房長就。儼若紫府瓊姬離碧

漢，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。

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，讓春梅坐下。長老參見已畢，小沙彌拿上茶來。長老遞茶上去，說道：「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這裡祭祀，有失迎接，萬望恕罪。」春梅道：「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。」那和尚說：「小僧豈敢。有甚殷勤補報恩主？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錢襯施。小僧請了八眾禪僧，整做道場，看經禮懺一日。晚夕，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。道場圓滿，才打發兩位管家進城，宅里回小奶奶話。」春梅吃了茶，小和尚接下鐘盞來。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，把吳月娘眾人攔阻在內，又不好出來的。

月娘恐怕天晚，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，要起身。那長老

又不肯放，走來方丈稟春梅說：「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。」春梅道：「長老有話，但說無妨。」長老道：「適間有幾位游玩娘子，在寺中隨喜，不知小奶奶來。如今他要回去，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。」春梅道：「長老何不請來相見。」那長老慌的來請。吳月娘又不肯出來，只說：「長老不見罷。天色晚了，俺們告辭去了。」長老見收了他佈施，又沒管待，又意不過，只顧再三催促。吳月娘與孟玉樓、吳大妗子推阻不過，只得出來，春梅一見便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。」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，花枝招展磕下頭去。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今非昔比，折殺老身。」春梅道：「好大妗子，如何說這話，奴不是那樣人。尊卑上下，自然之禮。」拜了大妗子，然後向月娘、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。月娘、玉樓亦欲還禮，春梅那裡肯，扶起，磕下四個頭，說：「不知是娘們在這裡，早知也請出來相見。」月

娘道：「姐姐，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，一向奴多缺禮，沒曾看你，你休怪。」春梅道：「好奶奶，奴那裡出身，豈敢說怪。」因見奶子如意兒抱著孝哥兒，說道：「哥哥也長的恁大了。」月娘說：「你和小玉過來，與姐姐磕過頭兒。」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，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。月娘道：「姐姐，你受他兩個一禮兒。」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，插在孝哥兒帽兒上。月娘說：「多謝姐姐簪兒，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。」如意兒抱著哥兒，真個與春梅唱個喏，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。玉樓道：「姐姐，你今日不到寺中，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。」春梅道：「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，奴在他手裡一場，他又無親無故，奴不記掛著替他燒張紙兒，怎生過得去。」月娘道：「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，不知葬在這裡。」孟玉樓道：「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，說的是潘六姐死了。多虧姐姐，如

今把他埋在這裡。」月娘聽了，就不言語了。吳大妗子道：「誰似姐姐這等有恩，不肯忘舊，還葬埋了。你逢節令題念他，來替他燒錢化紙。」春梅道：「好奶奶，想著他怎生抬舉我來！今日他死的苦，這般拋露丟下，怎不埋葬他？」說畢，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，擺齋上來。兩張大八仙桌子，蒸酥點心，各樣素饌菜蔬，堆滿春台，絕細春芽雀舌甜水好茶。眾人吃了，收下家活去。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孟玉樓起身，心裡要往金蓮墳上看看，替他燒張紙，也是姊妹一場。見月娘不動身，拿出五分銀子，教小沙彌買紙去。長老道：「娘子不消買去，我這裡有金銀紙，拿幾分燒去。」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，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，見三尺墳堆，一堆黃土，數柳青蒿。上了根香，把

紙錢點著，拜了一拜，說道：「六姐，不知你埋在這裡。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，與你燒陌錢紙，你好處升天，苦處用錢。」一面放聲大哭。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，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。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，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，只怕唬了他。如意兒道：「奶媽，不妨事，我知道。」徑抱到墳上，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。

春梅和月娘勻了臉，換了衣裳，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，將各樣細果甜食，餚品點心攢盒，擺下兩桌子，布甌內篩上酒來，銀鐘牙箸，請大奶子、月娘、玉樓上坐，他便主位相陪。奶子、小玉，都在兩邊打橫。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。正飲酒中間，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，跪下稟道：「老爺在新莊，差小的來請小奶媽看雜耍調百戲的。大奶媽、二奶媽都去了，請奶媽快去哩。」這春梅不慌不忙，

說：「你回去，知道了。」那二人應諾下來，又不敢去，在下邊等候。大妗子、月娘便要起身，說：「姐姐，不可打攪。天色晚了，你也有事，俺們去罷。」那春梅那裡肯放，只顧令左右將大鐘來勸道：「咱娘兒們會少離多，彼此都見長著，休要斷了這門親路。奴也沒親沒故，到明日娘的好日子，奴往家裡走走。」月娘道：「我的姐姐，說一聲兒就勾了，怎敢起動你？容一日，奴去看姐姐去。」飲過一杯，月娘說：「我酒勾了，你大妗子沒轎子，十分晚了，不好行的。」春梅道：「大妗子沒轎子，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，撥一匹與妗子騎，關了家去。」大妗子再三不肯，辭了，方一面收拾起身。春梅叫過長老來，令小伴當拿出一匹大布、五錢銀子與長老。長老拜謝了，送出山門。春梅與月娘拜別，看著月娘、玉樓眾人上了轎子，他也坐轎子，兩下分路，一簇人明隨喝道，往新莊上去了。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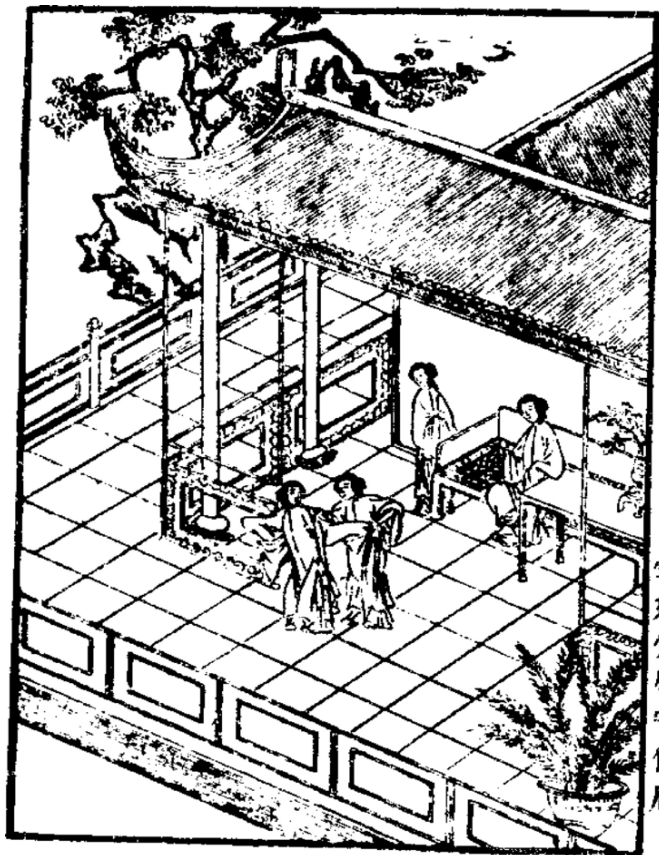
樹葉還有相逢時，豈可人無得運時。

金瓶梅

第九十回

宋旺盜拐孫雪娥





雪嫌受辱守備府

第九十回 來旺偷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

詩曰：

菟絲附蓬麻，引蔓原不長。失身與狂夫，不如棄道旁。

暮夜為儂好，席不暖儂床。昏來晨一別，無乃太匆忙。

行將濱死地，老痛迫中腸。

話說吳大舅領著月娘等一簇男女，離了永福寺，順著大樹長堤前來。玳安又早在杏花酒樓下邊，人煙熱鬧，揀高阜去處，幕天席地設下酒餚，等候多時了。遠遠望月娘眾人轎

子驢子到了，問道：「如何這咱才來？」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。不一時斟上酒來。眾人坐下正飲酒，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來，人煙喧雜。月娘眾人驪著高阜，把眼觀看，只見人山人海圍著，都看教師走馬耍解。

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，名喚李拱璧，年約三十餘歲，見為國子上舍，一生風流博浪，懶習詩書，專好鷹犬走馬，打球蹴鞠，常在三瓦兩巷中走，人稱他為「李棍子」。那日穿著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，頭戴金頂纏棕小帽，腳踏乾黃靴，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，拿彈弓、吹筒、球棒在於杏花村大酒樓下，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，豎肩樁、隔肚帶，輪槍舞棒，做各樣技藝頑耍，引了許多男女圍著哄笑。那李貴諱名為山東夜叉，頭帶萬字巾，身穿紫窄衫，銷金裹肚，坐下銀鬃馬，手執朱紅桿明槍，背插招風令字旗，

在街心扳鞍上馬，往來賣弄手段。這李衙內正看處，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，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，不覺心搖目盪，觀之不足，看之有餘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不知是誰家婦女，有男子漢沒有？」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，悄悄分付：「你去那高坡上，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。訪得的實，告我知道。」那小張閑應諾，雲飛跑去。不多時，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：「如此這般，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。一個年老的姓吳，是他姘子；一個五短身材，是他大娘子吳月娘；那個長挑身材，有白麻子的，是第三個娘子，姓孟，名玉樓；如今都守寡在家。」這李衙內聽了，獨看上孟玉樓，重賞小張閑，不在話下。

吳月娘和大舅眾人觀看了半日，見日色銜山，令玳安收拾了食盒，上轎騎驢一徑回家。有詩為證：

柳底花陰壓路塵，一回游賞一回新。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親。

這裡月娘眾人回家不題。卻說那日，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，午後時分無事，都出大門首站立。也是天假其便，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。那時賣脂粉、花翠生活，磨鏡子，都搖驚閨。大姐說：「我鏡子昏了。」使平安兒：「叫住那人，與我磨鏡子。」那人放下擔兒，說道：「我不會磨鏡子，我只賣些金銀生活，首飾花翠。」站立在門前，只顧眼上眼下看著雪娥。雪娥便道：「那漢子，你不會磨鏡子，去罷，只顧看我怎的！」那人說：「雪姑娘，大姑娘，不認的我了？」大姐道：「眼熟，急忙想不起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。」雪娥便道：「你這幾年在那裡來？出落得恁胖了。」來旺兒道：「我離了爹門，到原籍徐

州，家裡閑著沒營生，投跟了老爹上京來做官。想不到半路里，他老爺兒死了，丁憂家去了。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，學會了此銀行手藝，各樣生活。這兩日行市遲，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，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。看見娘每在門首，不敢來相認，恐怕惹門瞭戶的。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，還不敢相認。」雪娥道：「原來是你。教我只顧認了半日，白想不起。既是舊兒女，怕怎的？」因問：「你擔兒里賣的是甚麼生活？挑進裡面，等俺每看一看。」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裡邊院子里來。打開箱子，用篋兒托出幾樣首飾來：金銀鑲嵌不等，打造得十分奇巧。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，問來旺兒：「你還有花翠，拿出來。」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，一對柳穿金魚兒。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。雪娥兩樣生活，欠他一兩二錢銀子，約下他：「明日早來取罷。今日你大娘不在家，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。」

來旺道：「我去年在家裡，就聽見人說爹死了。大娘生了哥兒，怕不的好大了。」雪娥道：「你大娘孩兒如今才周半兒。一家兒大大小小，如寶上珠一般，全看他過日子哩。」說話中間，來昭妻一丈青出來，傾了盞茶與他吃，那來旺兒接了茶，與他唱了個喏。來旺也在跟前，同敘了回話。分付：「你明日來見見大娘。」那來旺兒挑擔出門。

到晚上，月娘眾人轎子來家。雪娥、大姐、眾人丫頭接著，都磕了頭。玳安跟盒擔走不上，雇了匹驢兒騎來家，打發抬盒人去了。月娘告訴雪娥、大姐，說今日寺里遇見春梅一節：「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，俺每也不知。他來替他娘燒紙，誤打誤撞遇見他。娘兒每又認了回親。先是寺里長老擺齋吃了。落後他又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，各樣菜蔬下飯，篩酒上來，通吃不了。他看見哥兒，又與了

他一對簪兒，好不和氣。起解行三坐五，坐著大轎子，許多跟隨。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，越發白胖了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他倒也不改常忘舊。那時在咱家時，我見他比眾丫鬢行事兒正大，說話兒沉穩，就是個才料兒。你看今日福至心靈，恁般造化。」孟玉樓道：「姐姐沒問他，我問他來。果然半年沒洗換，身上懷著喜事哩。也只是八九月里孩子，守備好不喜歡哩。薛嫂兒說的倒不差。」說了一回，雪娥題起：「今日娘不在，我和大姐在門首，看見來旺兒。原來他又在這裡學會了銀匠，挑著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。俺每就不認得了，買了他幾枝花翠，他問娘來，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怎的不教他等著我來家？」雪娥道：「俺每教他明日來。」

正坐著說話，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：「哥兒來

家這半日，只是昏睡不醒，口中出冷氣，身上湯燒火熱的。一這月娘聽見慌了，向炕上抱起孩兒來，口搵著口兒，果然出冷汗，渾身發熱，罵如意兒：「好淫婦，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。」如意兒道：「我拿小被兒裹的緊緊的，怎得凍著？」月娘道：「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，唬了他來了。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，你不依，浪著抱的去了。」如意兒道：「早小玉姐姐看著，只抱了他那裡看看就來了，幾時唬著他來！」月娘道：「別要說嘴，看那看兒便怎的？卻把他唬了。」急忙叫來安兒：「快請劉婆子去。」不一時，劉婆來到。看了脈息，摸了身上，說：「著了些涼寒，撞見邪祟了。」留了兩服硃砂丸，用薑湯灌下去。分付奶子抱著他，熱炕上睡到半夜，出了些冷汗，身上才涼了。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，與了他三錢銀子，叫他明日還來看看。一家子慌的要不的，起起倒倒，整亂了半夜。

卻說來旺，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，來到西門慶門首，與來昭唱喏，說：「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，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，就見見大娘。」來昭道：「你且去著，改日來。昨日大娘來家，哥兒不好，叫醫婆、太醫看，下藥，整亂了一夜，好不小心，今日才好些，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月娘、玉樓、雪娥送出劉婆子，來到大門首，看見來旺兒。那來旺兒扒在地下，與月娘、玉樓磕下兩個頭。月娘道：「幾時不見你，就不來這裡走走。」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，「要來不好來的。」月娘道：「舊兒女人家，怕怎的？你爹又沒了。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，一頭放火，一頭放水，架的舌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吊死了，將有作沒，把你墊發了去。今日天也不容，他往那去了！」來旺兒道：「也說不的，只是娘心裡明白就是了。」說了回話，月娘問他：「賣的是甚樣生活？拿出來瞧瞧。」揀了他幾

件首飾，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，都用等子稱了與他。叫他進入儀門裡面，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，又是一盤點心，教他吃。那雪娥在廚上一力攪掇，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。吃的酒飯飽了，磕頭出門。月娘、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。雪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：「你常常來走著，怕怎的！奴有話教來昭嫂子對你說。我明日晚夕，在此儀門裡紫牆兒跟前耳房內等你。」兩個遞了眼色，這來旺兒就知其意，說：「這儀門晚夕關不關？」雪娥道：「如此這般，你來先到來昭屋裡，等到晚夕，踩著梯凳，越過牆，順著遮牆，我這邊接你下來。咱二人會合一回，還有細話與你說。」這來旺得了此話，正是歡從額起，喜向腮生，作辭雪娥，挑擔兒出門。正是：不著家神，弄不得家鬼。有詩為證：

閑來無事倚門闌，偶遇多情舊日緣。對人不敢高聲語，

故把秋波送幾番。

這來旺兒歡喜來家，一宿無話。到次日，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，慢慢趲來西門慶門首，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。那來昭便說：「旺哥稀罕，好些時不見你了。」來旺兒笑道：「不是也不來，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，討討。」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裡坐下。來旺兒道：「嫂子怎不見？」來昭道：「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竈哩。」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，遞與來昭，說：「這銀子取壺酒來，和哥嫂吃。」來昭道：「何消這許多。」即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。那鐵棍吊起頭去——十五歲了，拿壺出來，打了一大註酒，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。不一時，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，一大碗雜熬下飯，兩碟菜蔬，說道：「好呀，旺官兒在這裡。」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，說：「兄弟破費，要打壺酒咱兩口兒

吃。」一丈青笑道：「無功消受，怎生使得？」一面放了炕桌，讓來旺炕上坐。擺下酒菜，把酒來斟。來旺兒先傾頭一盞，遞與來昭，次遞一盞與一丈青，深深唱喏，說：「一向不見哥嫂，這盞水酒孝順哥嫂。」一丈青便說：「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！你對真人休說假話。裡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，你兩個舊情不斷，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。你休推睡里夢裡，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你若入港相會，有東西出來，休要獨吃，須把些汁水教我呷一呷，俺替你每須耽許多利害。」那來旺便跪下說：「只望哥嫂周全，並不敢有忘。」說畢，把酒吃了一回。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，對他說，約定晚上來，來昭屋裡窩藏，待夜裡關上儀門，後邊人歇下，越牆而過，於中取事。有詩為證：

報應本無私，影響皆相似。要知禍福因，但看所為事。

這來旺得了此言，回來家，巴不到晚，趲到來昭屋裡，打酒和他兩口兒吃。至更深時分，更無一人覺的，直待的大門關了，後邊儀門上了拴，家中大小歇息定了，彼此都有個暗號兒，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。這來旺兒踏著梯凳，黑暗中扒過粉牆，雪娥那邊用凳子接著。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，兩個相摟相抱，雲雨做一處。彼此都是曠夫寡婦，欲心如火。那來旺兒纓槍強壯，儘力弄了一回，樂極精來，一泄如註。乾畢，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，幾兩碎銀子，兩件段子衣服，分付：「明日晚夕你再來，我還有些細軟與你。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。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，不如和你悄悄出去，外邊尋下房兒，成其夫婦。你又會銀行手藝，愁過不得日子？」來旺兒便說：「如今東門外細米巷，有兩個姨娘，有名收生的屈老娘。你那裡曲彎小巷，倒避眼，咱兩個投奔那裡去。遲些時，看無動靜，我帶你往原籍家裡，

買幾畝地種去也好。一兩個商量已定。這來旺就作別雪娥，依舊扒過牆來，到來昭屋裡。等至天明，開了大門，挨身出去。到黃昏時分，又來門首，蹇入來昭屋裡。晚夕依舊跳過牆去，兩個幹事。朝來暮往，非止一日，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，金銀器皿，衣服之類。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己，俱不必細說。

一日，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，心中不快，睡得早。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，原是大姐使的，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，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，把元宵兒伏侍大姐。那一日，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，房裡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，裝在一個匣內，用手帕蓋了頭，隨身衣服，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裡等候，兩個要走。來昭便說：「不爭你走了，我看守大門，管放水鴨兒！若大娘知道，問我要人怎的？不如

你每打房上去，就驪破些瓦，還有蹤跡。」來旺兒道：「哥也說得是。」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盃，一根金耳幹，一件青綾襖，一條黃綾裙，謝了他兩口兒。直等五更鼓，月黑之時，隔房扒過去。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鐘暖酒，與來旺、雪娥吃，說：「吃了好走，路上壯膽些。」吃到五更時分，每人拿著一根香，驪著梯子，打發兩個扒上房去，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。比及扒到房檐跟前，街上人還未行走，聽巡捕的聲音，這來旺兒先跳下去，後卻教雪娥驪著他肩背，接攆下來。兩個往前邊走，到十字路口上，被巡捕的攔住，便問：「往那裡去的男女？」雪娥便唬慌了手腳。這來旺兒不慌不忙，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，說道：「俺是夫婦二人，前往城外岳廟裡燒香，起的早了些，長官勿怪。」那人問：「背的包袱內是甚麼？」來旺兒道：「是香燭紙馬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，也是好事，你快去罷。」這來

旺兒得不的一聲，拉著雪娥，往前飛走。走到城下，城門才開。打人鬧里挨出城去，轉了幾條街巷。

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，住著不多幾家人家，都是矮房低廈。到於屈姥姥家，屈姥姥還未開門。叫了半日，屈姥姥才起來開了門，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。原來來旺兒本姓鄭，名喚鄭旺，說：「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。姨娘這裡有房子，且借一間，寄住些時，再尋房子。」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，教買柴米。那屈姥姥得了銀子，只得留下。他兒子屈鏞，因見鄭旺夫妻二人，帶著許多金銀首飾東西，夜晚見財起意，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耍錢，致被捉獲，具了事件，拿去本縣見官。李知縣見系賊贓之事，贓物見在，即差人押著屈鏞到家，把鄭旺、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。那雪娥唬的臉蠟黃也似黃了，換了滲淡衣裳，帶著眼紗，把手上戒指都

勒下來打發了公人，押去見官。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，有認得的，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，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——改名鄭旺通姦，拐盜財物在外居住。又被這屈鐺掏摸了，今事發見官。當下一個傳十個，十個傳百個，路上行人似飛。

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，房中中秋兒見箱內細軟首飾都沒了，衣服丟的亂三攪四，報與月娘。月娘吃了一驚，便問中秋兒：「你跟著他睡，走了，你豈不知？」中秋兒便說：「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，半日方回，不知詳細。」月娘又問來昭：「你看守大門，人出去你怎不曉的？」來昭便說：「大門每日上鎖，莫不他飛出去！」落後看見房上瓦驢破許多，方知越房而去了。又不敢使人驢訪，只得按納含忍。不想本縣知縣當堂理問這件事，先把屈鐺夾了一頓，追

出金頭面四件，銀首飾三件，金環一雙，銀鐘二個，碎銀五兩，衣服二件，手帕一個，匣一個。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，金碗簪一對，金仙子一件，戒指四個。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，銀鐲一付，金鈕五付，銀簪四對，碎銀一包。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。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姦盜取財物，屈鐺系竊盜，俱系雜犯死罪，準徒五年，贓物入官。雪娥孫氏系西門慶妾，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。屈姥姥供明放了。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，教人遞領狀領孫氏。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：「已是出醜，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？沒的玷污了家門，與死的裝幌子。」打發了差人錢，回了知縣話。知縣拘將官媒人來，當官辯賣。

卻說守備府中，春梅打聽得知，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，被來旺兒拐出，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，事發到官，

如今當官辨賣。這春梅聽見，要買他來家上竈，要打他嘴，以報平昔之仇。對守備說：「雪娥善能上竈，會做的好茶飯湯水，買來家中伏侍。」這守備即差張勝、李安。拿貼兒對知縣說。知縣自恁要做分上，只要八兩銀子官價。交完銀子，領到府中，先見了大奶奶並二奶奶孫氏，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。春梅正在房裡縷金床上，錦帳之中，才起來。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。那雪娥見是春梅，不免低頭進見。望上倒身下拜，磕了四個頭。這春梅把眼瞪一瞪，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，「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（髻狄）髻，剝了上蓋衣裳，打入廚下，與我燒火做飯。」這雪娥聽了，暗暗叫苦。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，掃米卻做管倉人。既在他檐下，怎敢不低頭？孫雪娥到此地步，只得摘了髻兒，換了艷服，滿臉悲慟，往廚下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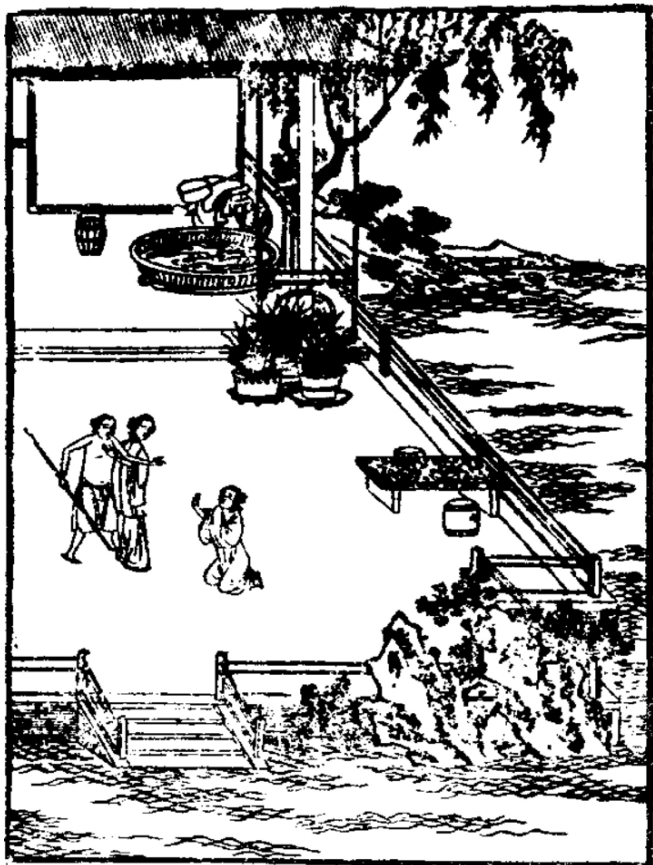
布袋和尚到明州，策杖芒鞋任處游。
饒你化身千百億，一身還有一身愁。

入
也
事

第
九
十
一
回

孟
玉
樓
思
慕
李
衙
內





李衙內

李衙內怒打玉簪兒

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

打玉簪兒

詩曰：

簾展湘紋浪欲生，幽懷自感夢難成。
倚床剩覺添風味，開戶羞將待月明。

擬倩蜂媒傳密意，難將螢火照離情。
遙憐織女佳期近，時看銀河幾曲橫。

話說一日，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。這陳敬濟乘著這個根由，就如此這般，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

說。薛嫂只得見月娘，說：「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，說不要大姐，要寫狀子，巡撫、巡按處告示，說老爹在日，收著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。」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，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，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，剛打發出去，家中正七事八事，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，唬的慌了手腳，連忙雇轎子，打發大姐家去。但是大姐床奩箱廚陪嫁之物，交玳安雇人，都抬送到陳敬濟家。敬濟說：「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妝奩，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，須索還我。」薛嫂道：「你大丈母說來，當初丈人在時，止收下這個床奩嫁妝，並沒見你別的箱籠。」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。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。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，說：「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，如今留著晚早看哥兒哩。」把中秋兒打發將來，說：「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。」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，兩頭來回只教薛嫂

兒走。他娘張氏向玳安說：「哥哥，你到家拜上你大娘，你家姐兒們多，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。既是與了大姐房裡好一向，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了他，你大娘只顧留怎的？」玳安一面到家，把此話對月娘說了。月娘無言可對，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。敬濟收下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？」正是：

饒你姦似鬼，吃我洗腳水。

按下一頭。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，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、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，生的俱有姿色，知是西門慶妻小。衙內有心，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，瓜子麵皮，模樣兒風流俏麗。原來衙內喪偶，鰥居已久，一向著媒婦各處求親，都不遂意。及見玉樓，便覺動心，但無門可入，未知嫁

與不嫁，從違如何。不期雪娥緣事在官，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，周旋委曲，在伊父案前，將各犯用刑研審，追出贓物數目，望其來領。月娘害怕，又不使人見官。衙內失望，因此才將贓物入官，雪娥官賣。至是衙內謀之於廊吏何不韋，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，許說成此門親事，免縣中打卯，還賞銀五兩。

這陶媽媽聽了，喜歡的疾走如飛，一日到於西門慶門首。來昭正在門首立，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動問管家哥一聲，此是西門老爹家？」來昭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老爹已下世了，有甚話說？」陶媽媽道：「累及管家進去稟聲，我是本縣官媒人，名喚陶媽媽，奉衙內小老爹鈞語，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，敬來說親。」那來昭喝道：「你這婆子，好不近理！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，止有

兩位奶奶守寡，並不嫁人。常言疾風暴雨，不入寡婦之門。你這媒婆，有要沒緊，走來胡撞甚親事？還不走快著，惹的後邊奶奶知道，一頓好打。」那陶媽媽笑道：「管家哥，常言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。小老爹不使我，我敢來？嫁不嫁，起動進去稟聲，我好回話去。」來昭道：「也罷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你少待片時，等我進去。兩位奶奶，一位奶奶有哥兒，一位奶奶無哥兒，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？」陶媽媽道：「衙內小老爹說，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，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位奶奶。」

來昭聽了，走到後邊，如此這般告訴月娘說：「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。」倒把月娘吃了一驚，說：「我家並沒半個字兒迸出，外邊人怎得曉的？」來昭道：「曾在郊外，清明那日見來，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。」月娘便道：「

莫不孟三姐也。『臘月里羅卜——動人心』？忽刺八要往前進嫁人？正是。『世間海水知深淺，惟有人心難忖量』。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，便問：「孟三娘，奴有件事兒來問你，外面有個保山媒人，說是縣中小衙內，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，說你要往前進。端的有此話麼？」看官聽說，當時沒巧不成話，自古姻緣著線牽。那日郊外，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，風流博浪，兩家年甲多相仿佛，又會走馬拈弓弄箭，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，已在不言之表。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度：「男子漢已死，奴身邊又無所出。雖故大娘有孩兒，到明日長大了，各肉兒各疼。閃的我樹倒無陰，竹籃兒打水。」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，心腸改變，不似往時，「我不如往前進一步，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，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？到沒的擔閣了奴的青春年少。」正在思慕之間，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，正是清明郊外看見

的那個人，心中又是歡喜，又是羞愧，口裡雖說：「大娘休聽人胡說，奴並沒此話。」不覺把臉來飛紅了，正是：

含羞對眾休開口，理鬢無言只搵頭。

月娘說：「此是各人心裡事，奴也管不的許多。」一面叫來昭：「你請那保山進來。」來昭門首喚陶媽媽，進到後邊見月娘，行畢了禮數，坐下。小丫鬟倒茶吃了。月娘便問：「保山來，有甚事？」陶媽媽便道：「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，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，講說親事。」月娘道：「俺家這位娘子嫁人，又沒曾傳出去，你家衙內怎得知道？」陶媽媽道：「俺家衙內說來，清明那日，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，生的長挑身材，瓜子麵皮，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，便是這位奶奶。」月娘聽了，

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。於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。

等勾多時，玉樓梳洗打扮出來。陶媽媽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就是此位奶奶，果然話不虛傳，人材出眾，蓋世無雙，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媽媽休得亂說。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？原娶過妻小沒有？房中有人也無？姓甚名誰？有官身無官身？從實說來，休要搗謊。」陶媽媽道：「天麼，天麼！小媳婦是本縣官媒，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。我有一句說一句，並無虛假。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，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，今年屬馬的，三十一歲，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。見做國子監上舍，不久就是舉人、進士。有滿腹文章，弓馬熟閑，諸子百家，無不通曉。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，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，又不出

眾。要尋個娘子當家，敬來宅上說此親事。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，老爹說來，門面差搖，墳塋地土錢糧，一例盡行蠲免，有人欺負，指名說來，拿到縣裡，任意拶打。」玉樓道：「你衙內有兒女沒有？原籍那裡人氏？誠恐一時任滿，千山萬水帶去，奴親都在此處，莫不也要同他去？」陶媽媽道：「俺衙內身邊，兒花女花沒有，好不單徑。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，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裡。他家中田連阡陌，騾馬成群，人丁無數，走馬牌樓，都是撫按明文，聖旨在上，好不赫耀嚇人。如今娶娘子到家，做了正房，過後他得了官，娘子便是五花官誥，坐七香車，為命婦夫人，有何不好？」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，說得千肯萬肯，一面喚蘭香放桌兒，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。因說：「保山，你休怪我叮嚀盤問。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，奴也吃人哄怕了。」陶媽媽道：「好奶奶，只要一個比一個。清自清，渾自

渾，好的帶累了歹的。小媳婦並不搗謊，只依本分做媒。奶奶若肯了，寫個婚帖兒與我，好回小老爹話去。」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，使玳安交鋪子里傅伙計寫了生時八字。吳月娘便說：「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，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，兩個同拿了帖兒去，說此親事，才是禮。」不多時，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，見陶媽媽道了萬福。當行見當行，拿著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，往縣中回衙內話去。一個是這裡冰人，一個是那頭保山，兩張口四十八個牙，這一去管取說得月里嫦娥尋配偶，巫山神女嫁襄王。

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：「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？」薛嫂道：「便是。」陶媽媽問他：「原先嫁這裡，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？嫁這裡是女兒，是再婚？」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，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。因見婚帖兒上

寫「女命三十七歲，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」，說：「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，怎了？他今才三十一歲，倒大六歲。」薛嫂道：「咱拿了這婚貼兒，交個過路的先生，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。若是不對，咱瞞他幾歲兒，也不算說謊。」

二人走來，再不見路過響板的先生，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，青布帳幔，掛著兩行大字：「子平推貴賤，鐵筆判榮枯；有人來算命，直言不容情。」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，裡面坐著個能寫快算靈先生。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，先生便讓坐下。薛嫂道：「有個女命累先生算一算。」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，說：「不當輕視，先生權且收了，路過不曾多帶錢來。」先生道：「請說八字。」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，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，先生道：「此是合婚。」一百捏指尋紋，把算子搖了一搖，開言說道：「這位女命今

年三十七歲了，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。甲子月，辛卯日，庚子時，理取印綬之格。女命逆行，見在丙申運中。丙合辛生，往後大有威權，執掌正堂夫人之命。四柱中雖夫星多，然是財命，益夫發福，受夫寵愛，這兩年定見妨克，見過了不曾？」薛嫂道：「已克過兩位夫主了。」先生道：「若見過，後來好了。」薛嫂兒道：「他往後有子沒有？」先生道：「子早哩。直到四十一歲才有一子送老。一生好造化，富貴榮華無比。」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：

嬌姿不失江梅態，三揭紅羅兩畫眉。會看馬首升騰日，脫卻寅皮任意移。

薛嫂問道：「先生，如何是『會看馬首升騰日，脫卻寅皮任意移』？這兩句俺每不懂，起動先生講說講說。」先生

道：「馬首者，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，才是貴星，享受榮華。寅皮是克過的夫主，是屬虎的，雖是寵愛，只是偏房。往後一路功名，直到六十八歲，有一子，壽終，夫妻偕老。」兩個媒人說道：「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，只怕大了好幾歲，配不來。求先生改少兩歲才好。」先生道：「既要改，就改做丁卯三十四歲罷。」薛嫂道：「三十四歲，與屬馬的也合的著麼？」先生道：「丁火庚金，火逢金煉，定成大器，正合得著。」當下改做三十四歲。

兩個拜辭了先生，出離卦肆，徑到縣中。門子報入，衙內便喚進陶、薛二媒人，旋磕了頭。衙內便問：「那個婦人是那裡的？」陶媽媽道：「是那邊媒人。」因把親事說成，告訴一遍，說：「娘子人才無比的好，只爭年紀大些。小媳婦不敢擅便，隨衙內老爹尊意，討了個婚貼在此。」於是遞

上去。李衙內看了，上寫著「三十四歲，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」，說道：「就大三兩歲，也罷。」薛嫂兒插口道：「老爹見的是，自古道，妻大兩，黃金長；妻大三，黃金山。這位娘子人材出眾，性格溫柔，諸子百家，當家理紀，自不必說。」衙內道：「我已見過，不必再相。只擇吉日良時，行茶禮過去就是了。」兩個媒人稟說：「小媳婦幾時來伺候？」衙內道：「事不遲稽遲，你兩個明日來討話，往他家說。」每個賞了一兩銀子，做腳步錢。兩個媒人歡喜出門，不在話下。

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，喜不自勝，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，對父親李知縣說了。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，十五日準娶婦人過門。就兌出銀子來，委托何不韋、小張閑買辦茶紅酒禮，不必細說。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，往西門慶

家回月娘、玉樓話。正是：

姻緣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藍田種玉來。

四月初八日，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，一副金絲冠兒，一副金頭面，一條瑪瑙帶，一副丁當七事，金鐲銀釧之類，兩件大紅宮錦袍兒，四套妝花衣服，三十兩禮錢，其餘布絹綿花，共約二十餘拾。兩個媒人跟隨，廊吏何不韋押擔，到西門慶家下了茶。

十五日，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閑漢來，搬抬孟玉樓床帳嫁妝箱籠。月娘看著，但是他房中之物，盡數都交他帶去。原舊西門慶在日，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，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陪了他。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，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。月娘不肯，說：「你房中丫頭，我怎好留

下你的？左右哥兒有中秋兒、繡春和奶子，也勾了。」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，做一念兒，其餘都帶過去了。到晚夕，一頂四人大轎，四對紅紗燈籠，八個皂隸跟隨來娶。玉樓戴著金梁冠兒，插著滿頭珠翠、胡珠子，身穿大紅通袖袍兒，先辭拜西門慶靈位，然後拜月娘。月娘說道：「孟三姐，你好狠也！你去了，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，和誰做伴兒？」兩個攜手哭了一回。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。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，抱著金寶瓶，月娘守寡出不的門，請大姨送親，送到知縣衙里來。滿街上人看見說：「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，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，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。」也有說好的，也有說歹的。說好者，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為人做人，今日死了，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，有兒子，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，都交各人前進，甚有張主。有那說歹的，街談巷議，指戳說道：「西門慶家小

老婆，如今也嫁人了。當初這廝在日，專一違天害理，貪財好色，姦騙人家妻女。今日死了，老婆帶的東西，嫁人的嫁人，拐帶的拐帶，養漢的養漢，做賊的做賊，都野雞毛兒零掃了。常言三十年遠報，而今眼下就報了。」旁人紛紛議論不題。

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，鋪陳床帳停當，留坐酒席來家。李衙內賞薛嫂兒、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，一段花紅利市，打發出門。至晚，兩個成親，極盡魚水之歡，於飛之樂。到次日，吳月娘送茶完飯。楊姑娘已死，孟大妗子、二妗子、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。衙內這邊下回書，請眾親戚女眷做三日，扎彩山，吃筵席。都是三院樂人妓女，動鼓樂扮演戲文。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，身穿大紅通袖袍兒，百花裙，系蒙金帶，坐大轎來衙中，進入後邊院落，靜悄悄無個

人接應。想起當初，有西門慶在日，姊妹們那樣鬧熱，往人家赴席來家，都來相見說話，一條板凳坐不了，如今並無一個兒了。一面撲著西門慶靈床兒，不覺一陣傷心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回，被丫鬟小玉勸止。正是：

平生心事無人識，只有穿窗皓月知。

這裡月娘憂悶不題。卻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，女貌郎才，如魚如水，正合著油瓶蓋。每日燕爾新婚，在房中廝守，一步不離。端詳玉樓容貌，越看越愛。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，一個蘭香，年十八歲，會彈唱；一個小鸞，年十五歲，俱有顏色。心中歡喜沒入腳處。有詩為證：

堪誇女貌與郎才，天合姻緣禮所該。
十二巫山雲雨會，兩情願保百年偕。

原來衙內房中，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，約三十年紀，名喚玉簪兒。專一搽胭抹粉，作怪成精。頭上打著盤頭，搯髻，用手貼苦蓋，周圍勒銷金箍兒，假充作（髻狄）髻，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，腳上穿著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，約長尺二。在人根前，輕身浪蕩，做勢拿班。衙內未娶玉樓時，他便逐日頓羹頓飯，殷勤伏侍，不說強說，不笑強笑，何等精神。自從娶過玉樓來，見衙內和他如膠似漆，把他不去揪採，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。一日，衙內在書房中看書，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果仁炮茶，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裡，笑嘻嘻掀開簾兒，送與衙內。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，搭伏定書桌就睡著了。這玉簪兒叫道：「爹，誰似奴疼你，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。你家那新娶的娘子，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，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？」因見衙內打盹，在眼前只顧叫不應，說道：「老花子，你黑夜做

夜作使乏了也怎的？大白日里盹磕睡，起來吃茶！」叫衙內醒了，看見是他，喝道：「怪磣奴才！把茶放下，與我過一邊去。」這玉簪兒滿臉羞紅，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，出來說道：「好不識人敬重！奴好意用心，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吃，倒吆喝我起來。常言：『醜是家中寶，可喜惹煩惱』。我醜，你當初瞎了眼，誰交你要我來？」被衙內聽見，趕上尺力踢了兩靴腳。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，也不搽臉了，也不頓茶了。趕著玉樓，也不叫娘，只你也我也，無人處，一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。玉樓亦不去理他。他背地又壓伏蘭香、小鸞說：「你休趕著我叫姐，只叫姨娘。我與你娘系大小之分。」又說：「你只背地叫罷，休對著你爹叫。你每日跟隨我行，用心做活，你若不聽我說，老娘拿煤鍬子請你。」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，他就撒懶起來，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，飯兒也不做，地兒也不掃。玉

樓分付蘭香、小鸞：「你休靠玉簪兒了，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，打發你爹吃罷。」這玉簪又氣不憤，使性謗氣，牽家打夥，在廚房內打小鸞，罵蘭香：「賊小奴才，小淫婦兒！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，先有你娘來，先有我來？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，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！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，你進門幾日，就題名道姓叫我。我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？你未來時，我和俺爹同床共枕，那一日不睡到齋時才起來。和我兩個如糖拌蜜，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。房中事，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。自從你來了，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，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，一攆攆到我明間，冷清清支板凳打官鋪，再不得嘗著俺爹那件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了。我這氣苦也沒處聲訴。你當初在西門慶家，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，你小名兒叫玉樓，敢說老娘不知道？你來在俺家，你識我見，大家膿著些罷了。會那等喬張致，呼張喚

李，誰是你買到的？屬你管轄？」不知玉樓在房聽見，氣的發昏，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。

一日熱天，也是合當有事。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，拿浴盆來房中，要和玉樓洗澡。玉樓便說：「你交蘭香熱水罷，休要使他。」衙內不從，說道：「我偏使他，休要慣了這奴才。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，和婦人共浴蘭湯，效魚水之歡，心中正沒好氣，拿浴盆進房，往地下只一墩，用大鍋澆上一鍋滾水，只中喃喃呐呐說道：「也沒見這娘淫婦，刁鑽古怪，禁害老娘！無故也只是個浪精辰，沒三日不拿水洗。像我與俺主子睡，成月也不見點水兒，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。偏這淫婦會，兩番三次刁蹬老娘。」一直罵出房門來。玉樓聽見，也不言語。衙內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澡也洗不成，精脊梁跛著鞋，向床頭取拐子，就要走出來。婦人攔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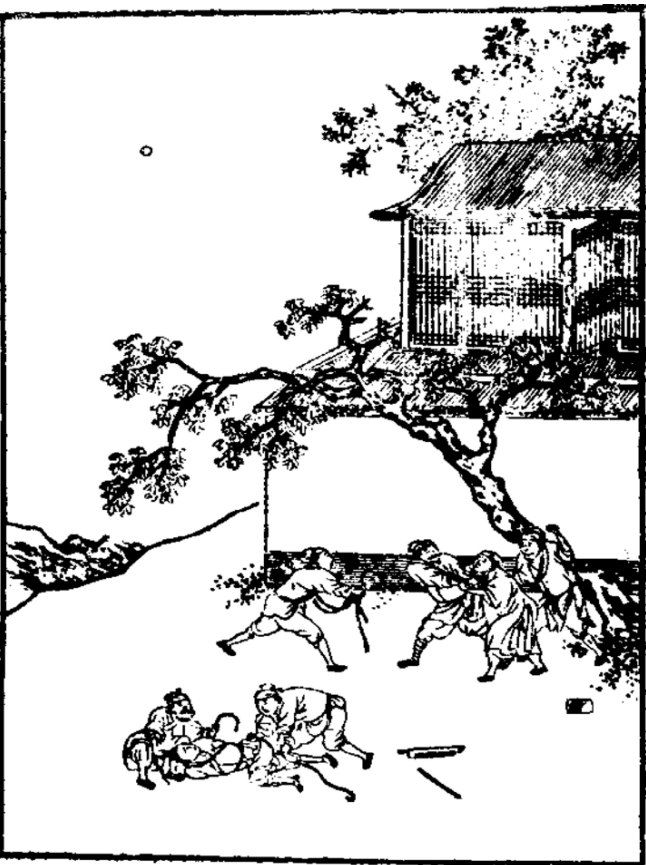
住，說道：「隨他罵罷，你好惹氣。只怕熱身子出去，風試著你，倒值了多的。」衙內那裡按納得住，說道：「你休管。這奴才無禮！」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，拖踏在地下，輪起拐子，兩點打將下來。饒玉樓在旁勸著，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。打的這丫頭急了，跪在地下告說：「爹，你休打我，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裡了，情願賣了我罷。」衙內聽了，亦發惱怒起來，又狠了幾下。玉樓勸道：「他既要出去，你不消打，倒沒得氣了你。」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，把玉簪兒領出去，便賣銀子來交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蚊蟲遭扇打，只為嘴傷人。有詩為證：

百禽啼後人皆喜，惟有鴉鳴事若何。見者多言聞者唾，只為人前口嘴多。

金瓶梅

第九十二回

陳敬濟被陷嚴州府





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
鬧授官廳

詩曰：

猛虎馮其威，往往遭急縛。雷吼徒暴哮，枝撐已在腳。

忽看皮寢處，無復睛閃爍。人有甚於斯，盡以勸元惡。

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，即時叫陶媽媽來領出，賣了八兩銀子，另買了個十八歲使女，名喚滿堂兒上竈，不在話下。

卻表陳敬濟，自從西門大姐來家，交還了許多床帳妝

奩，箱籠家伙，三日一場嚷，五日一場鬧，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。他母舅張團練，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，復謀管事。被他吃醉了，往張舅門上罵嚷。他張舅受氣不過，另問別處借了銀子，乾成管事，還把銀子交還交來。他母親張氏，著了一場重氣，染病在身，日逐卧床不起，終日服藥，請醫調治。吃他逆毆不過，只得兌出三百兩銀子與他，叫陳定在家門首，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，做買賣。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、楊大郎狐朋狗黨，在鋪中彈琵琶，抹骨牌，打雙陸，吃半夜酒，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。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。張氏聽信陳定言語，便不肯托他。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，克落了錢，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，卻搭了楊大郎做伙計。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，綽號為鐵指甲，專一糶風賣雨，架虛鑿空。他許人話，如捉影捕風，騙人財，似探囊取物。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

上，共湊了五百兩銀子，信著他往臨清販布去。

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，跟著敬濟從家中起身，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。到了臨清，這臨清閘上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，商賈往來之所，車輛輻湊之地，有三十二條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樓。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，被這楊大郎領著游娼樓，登酒店，貨物到販得不多。因走在一娼樓，見了一個粉頭，名喚馮金寶，生的風流俏麗，色藝雙全。問青春多少，鴛子說：「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，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。今年青春才交二九一十八歲。」敬濟一見，心目蕩然，與了鴛子五兩銀子房金，一連和他歇了幾夜。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，留連不舍，在旁花言說念，就要娶他家去。鴛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，講到一百兩上，兌了銀子，娶了來家。一路上用轎抬著，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，押著貨物車走，一

路揚鞭走馬，那樣歡喜。正是：

多情燕子樓，馬道空回首。載得武陵春，陪作鸞凰友。

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，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，又著了口重氣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。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，念經做七，停放了一七光景，發送出門，祖塋合葬。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，亦不和他一般見識。這敬濟墳上覆墓回來，把他娘正房三間，中間供養靈位，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，大姐到住著耳房。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。門前楊大郎開著鋪子，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。每日只和唱的睡，把大姐丟著不去揪採。

一日，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，帶過許多東西去。三年任滿，李知縣升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，領憑起

身，打水路赴任去了。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，就要把這根簪子做個證兒，趕上嚴州去。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，與了他這根簪子，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，嫁了李衙內，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，應沒官之物。「那李通判一個文官，多大湯水！聽見這個利害口聲，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。我那時娶將來家，與馮金寶做一對兒，落得好受用。」正是：計就月中擒月兔，謀成日里捉金烏。敬濟不來到好，此一來，正是：失曉人家逢五道，溟泠餓鬼撞鐘馗。有詩為證：

趕到嚴州訪玉人，人心難忖似石沉。侯門一旦深似海，從此蕭郎落陷坑。

一日，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，尋出一千兩金銀，留下一

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，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，並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匹。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，押著九百兩銀子，從八月中秋起身，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綢絹，來到清江浦馬頭上，灣泊住了船隻，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。交陳二殺雞取酒，與楊大郎共飲。飲酒中間，和楊大郎說：「伙計，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，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。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，往浙江嚴州府，看看家姐嫁在府中。多不上五日，少只三日就來。」楊大郎道：「哥去只顧去。兄弟情願店中等候。哥到日，一同起身。」

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、人事禮物，有日取路徑到嚴州府。進入城內，投在寺中安下。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，家小船隻才到三日。這陳敬濟不敢怠慢，買了四盤禮物，四匹紵絲尺頭，陳安押著。他便揀選衣

帽齊整，眉目光鮮，徑到府衙前，與門吏作揖道：「煩報一聲，說我是通判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，孟二舅來探望。」這門吏聽了，不敢怠慢，隨即稟報進去。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，聽見是婦人兄弟，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，一面忙整衣冠，道：「有請。」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，分賓主坐下，說道：「前日做親之時，怎的不會二舅？」敬濟道：「在下因在川廣販貨，一年方回。不知家姐嫁與府上，有失親近。今日敬備薄禮，來看看家姐。」李衙內道：「一向不知，失禮，恕罪，恕罪。」須臾，茶湯已罷，衙內令左右：「把禮貼並禮物取進去，對你娘說，二舅來了。」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，只聽小門子進來，報說：「孟二舅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再有那個舅舅，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，千山萬水來看我？」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貼兒來，上面寫著：「眷生孟銳」，就知是他兄弟，一面道：「有請。」令蘭香收拾

後堂乾淨。

玉樓裝點打扮，俟候出見。只見衙內讓直來，玉樓在簾內觀看，可霎作怪，不是他兄弟，卻是陳姐夫。「他來做甚麼？等我出去，見他怎的說話？常言，親不親，故鄉人；美不美，鄉中水。雖然不是我兄弟，也是我女婿人家。」一面整妝出來拜見。那敬濟說道：「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裡，沒曾看得……」才說得這句，不想門子來請衙內，外邊有客來了。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，就出去待客去了。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，連忙還禮，說道：「姐夫免禮，那陣風兒刮你到此？」敘畢禮數，上坐，叫蘭香看茶出來。吃了茶，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，玉樓因問：「大姐好麼？」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，並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。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，在永福寺遇見春梅，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

他。又說：「我那時在家中，也常勸你大娘，疼女兒就疼女婿，親姐夫，不曾養活了外人。他聽信小人言語，把姐夫打發出來。落後姐夫討箱子，我就不知道。」敬濟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與六姐相交，誰人不知？生生吃他聽奴才言語，把他打發出去，才吃武松殺了。他若在家，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，敢往你家來殺他？我這仇恨，結的有海來深。六姐死在陰司里，也不饒他。」玉樓道：「姐夫也罷，丟開手的事，自古冤仇只可解，不可結。」

說話中間，丫鬟放下桌兒，擺下酒來，杯盤餚品，堆滿春台。玉樓斟上一杯酒，雙手遞與敬濟說：「姐夫遠路風塵，無可破費，且請一杯兒水酒。」這敬濟用手接了，唱了喏，也斟一杯回奉婦人，敘禮坐下，因見婦人「姐夫長，姐夫短」叫他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這淫婦怎的不認犯，

只叫我姐夫？等我慢慢的探他。」當下酒過三巡，餚添五道，無人在跟前，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，道：「我兄弟思想姐姐，如渴思漿，如熱思涼，想當初在丈人家，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，同坐雙雙，似背蓋一般。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，你東我西。」玉樓笑道：「姐夫好說。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，久而自見。」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，遞與婦人，說：「姐姐，你若有情，可憐見兄弟，吃我這個香茶兒。」說著，就連忙跪下。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，把臉飛紅了，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好不識人敬重！奴好意遞酒與你吃，到戲弄我起來。」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。敬濟見他不理，一面拾起香茶來，就發話道：「我好意來看你，你到變了卦兒。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，不採我了。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，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？」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

子，拿在手內說：「這個是誰人的？你既不和我有姦，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？上面還刻著玉樓名字。你和大老婆串同了，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、玉帶寶石東西，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，都帶來嫁了漢子。我教你不要慌，到八字八（金夏）兒上和你答話！」

玉樓見他發話，拿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：「昔日在花園中不見，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？」恐怕嚷的家下人知道，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，走將出來，一把手拉敬濟，說道：「好阻夫，奴鬥你耍子，如何就惱起來。」因觀看左右無人，悄悄說：「你既有心，奴亦有意。」兩個不由分說，摟著就親嘴。這陳敬濟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，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啞，說道：「你叫我聲親親的丈夫，才算你有我之心。」婦人道：「且禁聲，只怕有人聽見。」敬濟悄

悄悄向他說：「我如今治了半船貨，在清江浦等候。你若肯下顧時，如此這般，到晚夕假扮門子，私走出來，跟我上船家去，成其夫婦，有何不可？他一個文職官，怕是非，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？」婦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罷。」約會下：「你今晚在府牆後等著，奴有一包金銀細軟，打牆上系過去，與你接了，然後奴才扮做門子，打門裡出來，跟你上船去罷。」看官聽說，正是佳人有意，那怕粉牆高萬丈；紅粉無情，總然共坐隔千山。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痴蠢之人，不如敬濟，敬濟便下得這個鍬鑿著；如今嫁這李衙內，有前程，又且人物風流，青春年少，恩情美滿，他又勾你做甚？休說平日又無連手。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，就吐實話，泄機與他，倒吃婆娘哄賺了。正是：

花枝葉下猶藏刺，人心難保不懷毒。

當下二人會下話，這敬濟吃了幾杯酒，告辭回去。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，陳安跟隨而去。衙內便問婦人：「你兄弟住那裡下處？我明日回拜他去，送些贖程與他。」婦人便說：「那裡是我兄弟，他是西門慶家女婿，如此這般，來勾搭要拐我出去。奴已約下他，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。咱不如將計就計，把他當賊拿下，除其後患如何？」衙內道：「叵耐這廝無端，自古無毒不丈夫，不是我去尋他，他自來送死。」一面走出外邊，叫過左右伴當，心腹快手，如此這般預備去了。

這陳敬濟不知機變，至半夜三更，果然帶領家人陳安，來府衙後牆下，以咳嗽為號，只聽牆內玉樓聲音，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，那邊系過一大包銀子。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贓罰銀子。這敬濟才待教陳安拿著走，忽聽一陣梆子響，黑影里閃出四五條漢，叫聲：「有賊了！」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，稟知李通判，分付：「都且押送牢

里去，明日問理。」

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，名喚徐對，系陝西臨洮府人氏，庚戌進士，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。次早升堂，左右排兩行官吏，這李通判上去，畫了公座，庫子呈稟賊情事，帶陳敬濟上去，說：「昨夜至一更時分，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：陳敬濟、陳安，鏹開庫門鎖鑰，偷出贓銀二百兩，越牆而過，致被捉獲，來見老爺。」徐知府喝令：「帶上來！」一把陳敬濟並陳安揪採驅擁至當廳跪下。知府見敬濟年少清俊，便問：「這廝是那裡人氏？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，夜晚做賊，偷盜官庫贓銀，有何理說？」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。徐知府道：「你做賊如何聲冤？」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：「老先生不必問他，眼見得贓證明白，何不回刑起來。」徐知府即令左右：「拿下去打二十板。」李通判道：「人

是苦蟲，不打不成。不然，這賊便要展轉。」當下兩邊皂隸，把敬濟、陳安拖番，大板打將下來。這陳敬濟口內只罵：「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，冤哉！苦哉！」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，聽見這一聲，必有緣故，才打到十板上，喝令：「住了，且收下監去，明日再問。」李通判道：「老先生不該發落他，常言『人心似鐵，官法如爐』，從容他一夜不打緊，就翻異口詞。」徐知府道：「無妨，吾自有主意。」當下獄卒把敬濟、陳安押送監中去訖。

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，如此這般，下監中探聽敬濟所犯來歷，即便回報。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，和敬濟晚間在一（木匣）上睡，問其所以：「我看哥哥青春年少，不是做賊的，今日落在此，打屈官司。」敬濟便說：「一言難盡，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，這李通判

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，是俺丈人的小，舊與我有姦的。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，我來此間問他索討，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，把我當賊拿了。苦打成招，不得見其天日，是好苦也！」這人聽了，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。知府道：「如何？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，必有緣故。」

到次日升堂，官吏兩旁侍立。這徐知府把陳敬濟、陳安提上來，摘了口詞，取了張無事的供狀，喝令釋放。李通判在旁不知，還再三說：「老先生，這廝賊情既的，不可放他。」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，說：「我居本府正官，與朝廷幹事，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，誣陷平人作賊。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，帶了許多東西，應沒官贓物，金銀箱籠來。他是西門慶女婿，徑來索討前物，你如何假捏賊情，拿他入罪，教我替你家出力？做官

養兒養女，也要長大，若是如此，公道何堪？」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，垂首喪氣而不敢言。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。良久，徐知府退堂。

這李通判回到本宅，心中十分焦燥。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：「養的好不肖子，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眾同僚官吏，儘力數落了我一頓，可不氣殺我也！」夫人慌了，便道：「甚麼事？」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，喝令左右：「拿大板子來，氣殺我也！」說道：「你拿得好賊，他是西門慶女婿。因這婦人帶了許多妝奩、金銀箱籠來，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，來問你要。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，當賊情拿他。我通一字不知，反被正堂徐知府對眾數說了我這一頓。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，你照顧我的。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？」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子打將下來。可憐打得

這李衙內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，在旁哭泣勸解。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，掩淚潛聽。當下打了三十大板，李通判分付左右：「押著衙內，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，令他任意改嫁，免惹是非，全我名節。」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，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：「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，並舍不的婦人。」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，不放出去，只要囚禁死他。夫人哭道：「相公，你做官一場，年紀五十餘歲，也只落得這點骨血。不爭為這婦人，你囚死他，往後你年老休官，倚靠何人？」李通判道：「不然，他在這裡，須帶累我受人氣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不容他在此，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。」通判依聽夫人之言，放了衙內，限三日就起身，打點車輛，同婦人歸棗強縣裡攻書去了。

卻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，到寺中取了行李，徑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。陳二說：「他三日前，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，他收拾了貨船，起身往家中去了。」這敬濟未信，還向河下去尋船隻，撲了個空。說道：「這天殺的，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！」況新打監中出來，身邊盤纏已無，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，把衣衫解當，討吃歸家，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隨行找尋楊大郎，並無蹤跡。那時正值秋暮天氣，樹木凋零，金風搖落，甚是淒涼。有詩八句，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：

棲棲芰荷枯，葉葉梧桐墜。蛩鳴腐草中，雁落平沙地。
細雨濕青林，霜重寒天氣。不見路行人，怎曉秋滋味。

有日敬濟到家。陳定正在門首，看見敬濟來家，衣衫襤

樓，面貌鰲黑，唬了一跳。接到家中，問貨船到於何處。敬濟氣得半日不言，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：「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，不然性命難保。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，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裡去了。」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，他家說還不曾來家。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，並沒下落，心中著慌，走入房中。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，自從敬濟出門，兩個合氣，直到如今。大姐便說：「馮金寶拿著銀子錢，轉與他鴿子去了。他家保兒成日來，瞞藏掖，打酒買肉，在屋裡吃。家中要的沒有，睡到晌午，諸事兒不買，只熬俺們。」馮金寶又說：「大姐成日模草不拈，豎草不動，偷米換燒餅吃。又把煮的腌肉偷在房裡，和丫頭元宵兒同吃。」這陳敬濟就信了，反罵大姐：「賊不是才料淫婦，你害饞癆，讓痞了，偷米出去換燒餅吃，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。」把元宵兒打了一頓，把大姐踢了幾腳。這大姐急了，趕著馮金

寶兒撞頭，罵道：「好養漢的淫婦！你偷盜的東西與鴛子不值了，到學舌與漢子，說我偷米偷肉，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了，教漢子踢我。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，要這命做甚麼！」這敬濟道：「好淫婦，你換兌他，你還不值他幾個腳指頭兒哩。」也是合當有事，於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，用拳撞腳踢、拐子打，打得大姐鼻口流血，半日蘇醒過來。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。由著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，只顧哭泣。元宵兒便在外間睡著了。可憐大姐到半夜，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，亡年二十四歲。

到次日早晨，元宵起來，推裡間不開。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，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，要取木盆洗坐腳，只顧推不開。敬濟還罵：「賊淫婦，如何還睡？這咱晚不起來！我這一踉開門進去，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。」重喜

兒打窗眼內望里張看，說道：「他起來了，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。」又說：「他提偶戲耍子兒哩。」只見元宵瞧了半日，叫道：「爹，不好了，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。」這小郎才慌了，和唱的齊起來，踉開房門，向前解卸下來，灌救了半日，那得口氣兒來。不知多咱時分，嗚呼哀哉死了。正是：

不知真性歸何處，疑在行雲秋水中。

陳定聽見大姐死了，恐怕連累，先走去報知月娘。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，敬濟娶唱的在家，正是冰厚三尺，不是一日之寒，率領家人小廝、丫鬟媳婦七八口，往他家來。見了大姐屍首弔的直挺挺的，哭喊起來，將敬濟拿住，揪採亂打，渾身錐了眼兒也不計數。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，採出

來，也打了個臭死。把門窗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，房中床帳妝奩都還搬的去了。歸家請將吳大舅、二舅來商議。大舅說：「姐姐，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，到明日他過不得日子，還來纏要箱籠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，庶杜絕後患。」月娘道：「哥見得是。」一面寫了狀子。

次日，月娘親自出官，來到本縣授官廳下，遞上狀去。原來新任知縣姓霍，名大立，湖廣黃岡縣人氏，舉人出身，為人鯁直。聽見系人命重事，即升廳受狀。見狀上寫著：

告狀人吳氏，年三十四歲，系已故千戶西門慶妻。狀告為惡婿欺凌孤孀，聽信娼婦，熬打逼死女命，乞憐究治，以存殘喘事。比有女婿陳敬濟，遭官事投來氏家，潛住數年。

平日吃酒行凶，不守本分，打出弔人。氏懼法逐離出門。豈期敬濟懷恨，在家將氏女西門氏，時常熬打，一向含忍。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，奪氏女正房居住，聽信唆調，將女百般痛辱熬打，又採去頭髮，渾身踢傷，受忍不過，比及將死，於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，方纔將女上吊縊死。切思敬濟，恃逞凶頑，欺氏孤寡，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，情理難容。乞賜行拘到案，嚴究女死根由，盡法如律。庶凶頑知警，良善得以安生，而死者不為含冤矣。為此具狀上告本縣青天老爺施行。

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，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，腰系孝裙，系五品職官之妻，生的容貌端莊，儀容閑雅。欠身起來，說道：「那吳氏起來，據我看，你也是個命官娘子，這狀上情理，我都知了。你請回去，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

候就是了。我就出牌去拿他。」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，出來坐轎子回家，委付來昭廳下伺候。須臾批了呈狀，委兩個公人，一面白牌，行拘敬濟、娼婦馮金寶，並兩鄰保甲，正身赴官聽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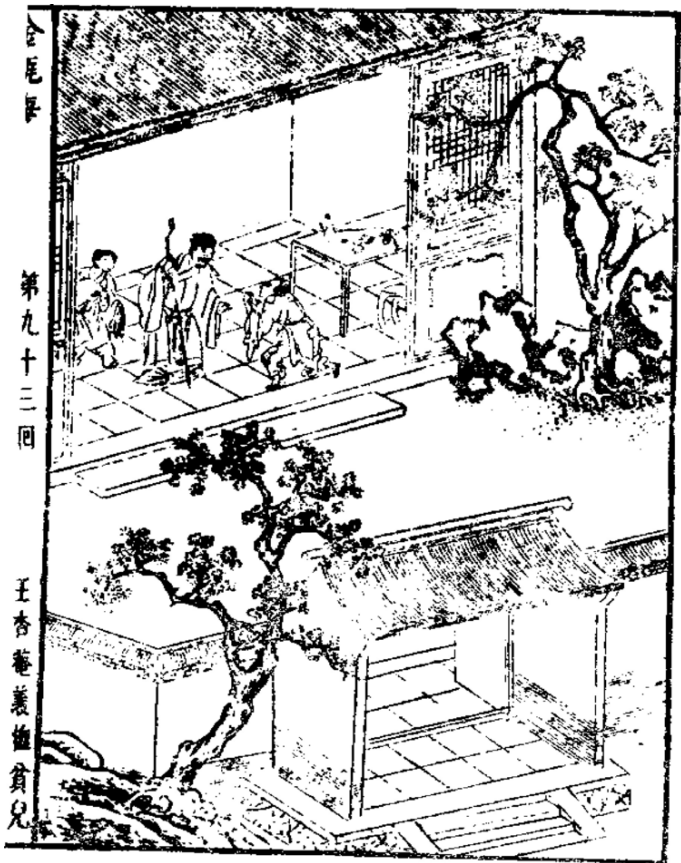
這敬濟正在家裡亂喪事，聽見月娘告下狀來，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，唬的魂飛天外，魄喪九霄。那馮金寶已被打得渾身疼痛，睡在床上。聽見人拿他，唬的魂也不知有無。陳敬濟沒高低使錢，打發公人吃了酒飯，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裡。左鄰範綱，右鄰孫紀，保甲王寬。霍知縣聽見拿了人來，即時升廳。來昭跪在上首，陳敬濟、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。知縣看了狀子，便叫敬濟上去說：「你這廝可惡！因何聽信娼婦，打死西門氏，方令上吊，有何理說？」敬濟磕頭告道：「望乞青天老爺察情，小的怎敢打死他。因

為搭伙計在外，被人坑陷了資本，著了氣來家，問他要飯吃。他不曾做下飯，委被小的踢了兩腳。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。」知縣喝道：「你既娶下娼婦，如何又問他要飯吃？尤說不通。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，方纔上吊，你還不招認！」敬濟說：「吳氏與小的有仇，故此誣陷小的，望老爺察情。」知縣大怒，說：「他女兒見死了，還推賴那個？」喝令左右拿下去，打二十大板。提馮金寶上來，拶了一拶，敲一百敲。令公人帶下收監。次日，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、保甲、鄰人等，前至敬濟家，抬出屍首，當場檢驗。身上俱有青傷，脖項間亦有繩痕，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，受忍不過，自縊身死。取供具結，回報縣中。知縣大怒，又打了敬濟十板。金寶褪衣，也是十板。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，馮金寶遞決一百，發回本司院當差。

這陳敬濟慌了，監中寫出貼子，對陳定說，把布鋪中本錢，連大姐頭面，共湊了一百兩銀子，暗暗送與知縣。知縣一夜把招捲改了，止問了個逼令身死，系雜犯，準徒五年，運灰贖罪。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。知縣把月娘叫上去，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女兒頂上已有繩痕，如何問他毆殺條律？人情莫非忒偏向麼？你怕他後邊纏擾你，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，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。」一面把陳敬濟提到跟前，分付道：「我今日饒你一死，務要改過自新，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。再犯到我案下，決然不饒。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，發送葬埋來回話，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。」這敬濟得了個饒，交納了贖罪銀子，歸到家中，抬屍入棺，停放一七，念經送葬，埋城外。前後坐了半個月監，使了許多銀兩，唱的馮金寶也去了，家中所有都乾淨了，房兒也典了，剛刮刺出個命兒來，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。正是：禍福無門

人自招，須知樂極有悲來。有詩為證：

風波平地起蕭牆，義重恩深不可忘。水溢藍橋應有會，
三星權且作參商。





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

少弟

詩曰：

階前潛制淚，眾里自嫌身。氣味如中酒，情懷似別人。

暖風張樂席，晴日看花塵。儘是添愁處，深居乞過春。

話說陳敬濟，自從西門大姐死了，被吳月娘告了一狀，打了一場官司出來，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，剛刮刺出個命兒來。房兒也賣了，本錢兒也沒了，頭面也使了，家伙也沒了。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，克落了錢，把陳定也攆去

了。家中日逐盤費不周，坐吃山空，不時往楊大郎家中，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。一日，來到楊大郎門首，叫聲：「楊大郎在家不在？」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，一向在外，賣了銀兩，四散躲閃。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，他丈母縣中告他，坐了半個月監，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著。聽見敬濟上門叫他，問貨船下落，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，反問敬濟要人：「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面做買賣，這幾個月通無音信，不知拋在江中，推在河內，害了性命，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？人命要緊，你那貨物要緊？」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，耍錢搗子，胳膊上紫肉橫生，胸前上黃毛亂長，是一條直率光棍。走出來一把扯住敬濟，就問他要人。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出回家來。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，將頭顱鑽破，血流滿面，趕將敬濟來，罵道：「我禽你娘！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？你來我屋裡放屁，吃我一頓好拳

頭。一那敬濟金命水命，走投無命，奔到家，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，由著楊二風牽爹娘，罵父母，拿大磚砸門，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。又況才打了官司出來，夢條繩蛇也害怕，只得含忍過了。正是：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不消幾時，把大房賣了，找了七十兩銀子，典了一所小房，在僻巷內居住。落後兩個丫頭，賣了一個重喜兒，只留著元宵兒和他同鋪歇。又過了不上半月，把小房倒騰了，卻去賃房居住。陳安也走了，家中沒營運，元宵兒也死了，止是單身獨自，家伙桌椅都變賣了，只落得一貧如洗。未幾，房錢不給，鑽入冷鋪內存身。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，生得清俊，叫他在熱炕上睡，與他燒餅兒吃。有當夜的過來教他

頂火夫，打梆子搖鈴。

那時正值臘月，殘冬時分，天降大雪，吊起風來，十分嚴寒。這工敬濟打了回梆子，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，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。又是風雪，地下又踏著那寒冰，凍得聳肩縮背，戰戰兢兢。臨五更雞叫，只見個病花子躺在牆底下，恐怕死了，總甲分付他看守著，尋了把草叫他烤。這敬濟支更一夜，沒曾睡，就歪下睡著了。不想做了一夢，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，怎生受榮華富貴，和潘金蓮勾搭，頑耍戲謔，從睡夢中就哭醒來。眾花子說：「你哭怎的？」這敬濟便道：「你眾位哥哥，我的苦楚，你怎得知？」

頻年困苦痛妻亡，身上無衣口絕糧。馬死奴逃房又賣，隻身獨自在他鄉。

朝依肆店求遺饌，暮宿莊園倚敗牆。只有一條身後路，冷鋪之中去打梆。」

陳敬濟晚夕在冷鋪存身，白日間街頭乞食。

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，姓王名宣，字廷用，年六十餘歲，家道殷實，為人心慈，仗義疏財，專一濟貧拔苦，好善敬神。所生二子，皆當家成立。長子王乾，襲祖職為牧馬所掌印正千戶；次子王震，充為府學庠生。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，開著個解當舖兒。每日豐衣足食，閑散無拘，在梵宇聽經，琳宮講道。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，拈素珠念佛。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，道號為杏庵居士。

一日，杏庵頭戴重檐幅巾，身穿水合道服，在門首站立。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過，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。忙的

杏庵還禮不迭，說道：「我的哥，你是誰？老拙眼昏，不認的你。」這敬濟戰戰兢兢，站立在旁邊說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，小人是賣松檜陳洪兒子。」老者想了半日，說：「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？」因見他衣服襤褸，形容憔悴，說道：「賢侄，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？」便問：「你父親、母親可安麼？」敬濟道：「我爹死在東京，我母親也死了。」杏庵道：「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？」敬濟道：「家外父死了，外母把我攆出來。他女兒死了，告我到官，打了一場官司。把房兒也賣了，有些本錢兒，都吃人坑了，一向閑著沒有營生。」杏庵道：「賢侄，你如今在那裡居住？」敬濟半日不言語，說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如此如此。」杏庵道：「可憐，賢侄你原來討吃哩。想著當初，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。我與你父親相交，賢侄，你那咱還小哩，才扎著總角上學堂，怎就流落到此地位？可傷，可傷。你政治家甚親家？」

也不看顧你看顧兒。」敬濟道：「正是。俺張舅那裡，一向也久不上門，不好去的。」

問了一回話，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里，令小廝放桌兒，擺出點心噎飯來，教他儘力吃了一頓。見他身上單寒，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，一頂氈帽，又一雙氈襪、綿鞋，又秤一兩銀子，五百銅錢，遞與他，分付說：「賢侄，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，那銅錢與你盤纏，賃半間房兒住；這一兩銀子，你拿著做上些小買賣兒，也好糊口過日子，強如在冷鋪中，學不出好人來。每月該多少房錢，來這裡，老拙與你。」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，說道：「小侄知道。」拿著銀錢，出離了杏庵門首。也不尋房子，也不做買賣，把那五百文錢，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。那一兩銀子，搗了些白銅頓罐，在街上行使。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，

一頓撻打，使的罄盡，還落了一屁股瘡。不消兩日，把身上綿衣也輸了，襪兒也換嘴來吃了，依舊原在街上討吃。

一日，又打王杏庵門首所過，杏庵正在門首，只見敬濟走來磕頭，身上衣襪都沒了，止戴著那氈帽，精腳趂鞋，凍的乞乞縮縮。老者便問：「陳大官，做的買賣如何？房錢到了，來取房錢來了？」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。問之再三，方說如此這般，都沒了。老者便道：「阿呀，賢侄，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。你又拈不的輕，負不的重，但做了些小活路兒，不強如乞食，免教人恥笑，有玷你父祖之名。你如何不依我說？」一面又讓到裡面，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。又與了他一條夾褲，一領白布衫，一雙裹腳，一吊銅錢，一鬥米：「你拿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，賣些柴炭、豆兒、瓜子兒，也過了日子，強似這等討吃。」這敬濟口雖答

應，拿錢米在手，出離了老者門，那消幾日，熟食肉面，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。耍錢，又把白布衫、夾褲都輸了。大正月里，又抱著肩兒在街上走，不好來見老者，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，嚮日陽站立。

老者冷眼看見他，不叫他。他挨挨搶搶，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。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，說道：「賢侄，這不是常策。咽喉深似海，日月快如梭，無底坑如何填得起？你進來，我與你說，有一個去處，又清閑，又安得你身，只怕你不去。」敬濟跪下哭道：「若得老伯見憐，不拘那裡，但安下身，小的情願就去。」杏庵道：「此去離城不遠，臨清馬頭上，有座晏公廟。那裡魚米之鄉，舟船輻輳之地，錢糧極廣，清幽瀟灑。廟主任道士，與老拙相交極厚，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。我備分禮物，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，

學些經典吹打，與人家應福，也是好處。」敬濟道：「老伯看顧，可知好哩。」杏庵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，明日是個好日子，你早來，我送你去。」敬濟去了。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，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袍，一頂道髻，鞋襪俱全。

次日，敬濟果然來到。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，梳了頭，戴上道髻，裡外換了新襖新褲，上蓋表絹道衣，下穿雲履氎襪，備了四盤羹果，一壇酒，一匹尺頭，封了五兩銀子。他便乘馬，雇了一匹驢兒與敬濟騎著，安童、喜童跟隨，兩個人擔了盒擔，出城門，徑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。止七十里，一日路程。比及到晏公廟，天色已晚，王老下馬，進入廟來。只見青松鬱郁，翠柏森森，兩邊八字紅牆，正面三間朱戶，端的好座廟宇。但見：

山門高聳，殿閣樓層。高懸敕額金書，彩畫出朝入相。五間大殿，塑龍王一十二尊；兩下長廊，刻水族百千萬眾。旗竿凌漢，帥字招風。四通八達，春秋社禮享依時；雨順風調，河道民間皆祭賽。萬年香火威靈在，四境官民仰賴安。

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，報入方丈，任道士忙整衣出迎。王杏庵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。不一時，任道士把杏庵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，說：「王老居上，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？今日何幸，得蒙下顧。」杏庵道：「只因家中俗冗所羈，久失拜望。」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小童獻茶。茶罷，任道士道：「老居士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你老人家不去罷了。」一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。杏庵道：「沒事不登三寶殿。老拙敬來有一事乾瀆，未知尊意肯容納否？」任道士道：「老居士有何見教？只顧分付，小道無不領命。」杏庵道：「今

有故人之子，姓陳，名敬濟，年方二十四歲。生的資格清秀，倒也伶俐。只是父母去世太早，自幼失學。若說他父祖根基，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，有一分家當，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，無處棲身。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，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任道士便道：「老居士分付，小道怎敢違阻？奈因小道命蹇，手下雖有兩三個徒弟，都不省事，沒一個成立的，小道常時惹氣，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？」杏庵道：「這個小的，不瞞尊師說，只顧放心，一味老實本分，膽兒又小，所事兒伶俐，堪可作一徒弟。」任道士問：「幾時送來？」杏庵道：「見在山門外伺候。還有些薄禮，伏乞笑納。」慌的任道士道：「老居乾何不早說？」一面道：「有請。」於是抬盒人抬進禮物。任道士見帖兒上寫著：「謹具粗段一端，魯酒一樽，豚蹄一副，燒鴨二只，樹果二盒，白金五兩。知生王宣頓首拜。」連忙稽首謝

道：「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，使小道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」

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，身穿青絹道衣，腳下雲履淨襪，腰系絲條，生的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面如傅粉，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，拜了四雙八拜。任道士因問他：「多少青春？」敬濟道：「屬馬，交新春二十四歲了。」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，取了他個法名，叫做陳宗美。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，大徒弟姓金，名宗明；二徒弟姓徐，名宗順。他便叫陳宗美。王杏庵都請出來，見了禮數。一面收了禮物，小童掌上燈來，放卓兒，先擺飯，後吃酒。餚品杯盤，堆滿桌上，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肉之類。王老吃不多酒，徒弟輪番勸勾幾巡，王老不勝酒力告辭。房中自有床鋪，安歇一宿。

到次日清晨，小童留水淨面，梳洗盥漱畢，任道士又早來遞茶。不一時，擺飯，又吃了兩杯酒，喂飽頭口，與了抬盒人力錢。王老臨起身，叫過敬濟來分付：「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，聽師父指教。我常來看你，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。」又向任道士說：「他若不聽教訓，一任責治，老拙並不護短。」一面背地又囑付敬濟：「我去後，你要洗心改正，習本等事業。你若再不安分，我不管你了。」那敬濟應諾道：「兒子理會了。」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，出門上馬，離晏公廟，回家去了。

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。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，身體魁偉，聲音洪亮，一部髭鬚，能談善飲，只專迎賓送客。凡一應大小事，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。那時，朝廷運河初開，臨清設二閘，以節水利。不拘官民，船到閘上，都

來廟裡，或求神福，或來祭願，或設卦與筮，或做好事。也有佈施錢米的，也有饋送香油紙燭的，也有留松蒿蘆席的。這任道士將常署里多餘錢糧，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，賣將銀子來，積攢私囊。

他這大徒弟金宗明，也不是個守本分的。年約三十餘歲，常在娼樓包占樂婦，是個酒色之徒。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少徒弟，同鋪歇臥，日久絮繁。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，面如傅粉，清俊乖覺，眼裡說話，就纏他同房居住。晚夕和他吃半夜酒，把他灌醉了，在一鋪歇臥。初時兩頭睡，便嫌敬濟腳臭，叫過一個枕頭上睡。睡不多回，又說他口氣噴著，令他弔轉身子，屁股貼著肚子。那敬濟推睡著，不理他。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，直豎一條棍，抹了些唾津在頭上，往他糞門裡只一頂。原來敬濟在冷鋪里，被花子飛天鬼

侯林兒弄過的，眼子大了，那話不覺就進去了。這敬濟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這廝合敗。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，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。與他個甜頭兒，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錢鈔。」一面故意聲叫起來。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，連忙掩住他口，說：「好兄弟，噤聲！隨你要的，我都依你。」敬濟道：「你既要勾搭我，我不言語，須依我三件事。」宗明道：「好兄弟，休說三件，就是十件事，我也依你。」敬濟道：「第一件，你既要我，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；第二件，大小房門鑰匙，我要執掌；第三件，隨我往那裡去，你休嗔我。你都依了我，我方依你此事。」金宗明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我都依你。」當夜兩個顛來倒去，整狂了半夜。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，甚麼事不知道。當下被底山盟，枕邊海誓，淫聲艷語，摳吮舔品，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。到第二日，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，就不和那兩個徒

弟在一處，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。

一日兩，兩日三，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。任道士聽信，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。自此以後，凡事並不防範。這陳敬濟因此常拿著銀錢往馬頭上游玩，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：「馮金寶兒他鴿子死了，他又賣在鄭家，叫鄭金寶兒。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，你不看他看去？」這小伙兒舊情不改，拿著銀錢，跟定陳三兒，徑往馬頭大酒樓上來。此不來倒好，若來，正是：五百載冤家來聚會，數年前姻眷又相逢。有詩為證：

人生莫惜金縷衣，人生莫負少年時。有花欲折須當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

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，名喚謝家酒樓。裡

面有百十座閣兒，周圍都是綠欄桿，就緊靠著山岡，前臨官河，極是人煙鬧熱去處，舟船往來之所。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？但見：

雕檐映日，面棟飛雲。綠欄桿低接軒窗，翠簾櫳高懸戶牖。吹笙品笛，盡都是公子王孫；執盞擎杯，擺列著歌姬舞女。消磨醉眼，依青天萬疊雲山；勾惹吟魂，翻瑞雪一河煙水。樓畔綠楊啼野鳥，門前翠柳系花驄。

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，到一個閣兒里坐下。便叫店小二打抹春台，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著，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。須臾，只見樓梯響，馮金寶上來，手中拿著個廝鑼兒，見了敬濟，深深道了萬福。常言情人見情人，不覺簇地兩行淚下。正是：

數聲嬌語如鶯囀，一串珍珠落線貫。

敬濟一見，便拉他一處坐，問道：「姐姐，你一向在那裡來？不見你。」這馮金寶收淚道：「自從縣中打斷出來，我媽著了驚謊，不久得病死了，把我賣在鄭五媽家。這兩日子弟稀少，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。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，要見你一見。不期今日會見一面。可不想殺我也！」說畢，又哭了。敬濟取出袖中帕兒，替他抹了眼淚，說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休煩惱。我如今又好了，自從打出官司來，家業都沒了，投在這晏公廟，做了道士。師父甚是托我，往後我常來看你。」因問：「你如今在那裡安下？」金寶便道：「奴就在這橋西灑家店劉二那裡。有百十房子，四外行院窠子，妓女都在那裡安下，白日里便是這各酒樓趕趁。」說著，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。陳三兒燙酒上

樓，拿過琵琶來。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，名《普天樂》：

淚雙垂，垂雙淚。三杯別酒，別酒三杯。鸞鳳對折開，折開鸞鳳對。嶺外斜暉看看墜，看看墜，嶺外暉。天昏地暗，徘徊不舍，不舍徘徊。

兩人吃得酒濃時，未免解衣雲雨，下個房兒。這陳敬濟一向不曾近婦女，久渴的人，今得遇金寶，儘力盤桓，尤雲帶雨，未肯即休。須臾事畢，各整衣衫。敬濟見天色晚了，與金寶作別，與了金寶一兩銀子，與了陳三兒百文銅錢，囑付：「姐姐，我常來看你，咱在這搭兒里相會。你若想我，使陳三兒叫我去。」下樓來，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。敬濟回廟中去了。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。正是：

盼穿秋水因錢鈔，哭損花容為鄧通。



金瓶梅

第九十四回

大酒樓劉二撒潑



酒家店雪娥爲婦

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灑家店雪娥
為娼

詩曰：

骨肉傷殘產業荒，一身何忍去歸娼。
淚垂玉箸辭官舍，步蹴金蓮入教坊。

覽鏡自憐傾國色，向人初學倚門妝。
春來雨露寬如海，嫁得劉郎勝阮郎。

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，兩個又勾搭上前情。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，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，金寶

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，或寫情書來叫他去。一次或五錢，或一兩。以後日間供其柴米，納其房錢。歸到廟中便臉紅。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，敬濟只說：「在米鋪和伙計暢飲三杯，解辛苦來。」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遮掩，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，是不必說。朝來暮往，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，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這灑家店的劉二，有名坐地虎，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，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，倚強凌弱，舉放私債，與巢窩中各娼使用，加三討利。有一不給，搗換文書，將利作本，利上加利。嗜酒行凶，人不敢惹他。就是打粉頭的班頭，欺酒客的領袖。因見陳敬濟是宴公廟任道士的徒弟，白臉小廝，謝三家大酒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占住了，吃的楞楞睜睜，提著碗頭大的拳頭，走來謝

家樓下，問：「金寶在那裡？」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，說道：「劉二叔叔，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里便是。」這劉二大叉步上樓來。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酒，做一處快活，把房門關閉，外邊帘子掛著。被劉二一把手扯下帘子，大叫：「金寶兒出來！」唬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。這劉二用腳把門踹開，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，說：「劉二叔叔，有何說話？」劉二罵道：「賊淫婦，你少我三個月房錢，卻躲在這裡，就不去了。」金寶笑嘻嘻說道：「二叔叔，你家去，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。」這劉二只攥心一拳，打了老婆一交，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，血流滿地，罵道：「賊淫婦，還等甚送來，我如今就要！」看見陳敬濟在裡面，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，碟兒打得粉碎。那敬濟便道：「阿呀，你是甚麼人？走來撒野。」劉二罵道：「我禽你道士林林娘！」一手採過頭髮來，按在地下，拳捶腳踢無數。那

樓上吃酒的人，看著都立睜了。店主人謝三初時見劉二醉了，不敢惹他，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，上樓來解勸，說道：「劉二叔，你老人家息怒。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，誤言衝撞，休要和他一般見識，看小人薄面，饒他去罷。」這劉二那裡依從，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。叫將地方保甲，一條繩子，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，分付：「天明早解到老爺府里去。」原來守備敕書上命他保障地方，巡捕盜賊，兼管河道。這裡拿了敬濟，任道士廟中尚還不知，只說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。

卻說次日，地方保甲、巡河快手押解敬濟、金寶，雇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。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、李安看，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，宴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，娼婦鄭金寶。眾軍牢都問他要錢，說道：「俺們是廳上動刑

的，一班十二人，隨你罷。正經兩位管事的，你倒不可輕視了他。」敬濟道：「身邊銀錢倒有，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，被人掏摸的去了。身上衣服都扯碎了，那得錢來？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，拔下來，與二位管事的罷。」眾牢子拿著那根簪子，走來對張勝、李安如此這般說：「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，止與了這根簪兒，還是鬧銀的。」張勝道：「你叫他近前，等我審問他。」眾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，問：「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？俗名叫甚麼？我從未見你。」敬濟道：「小的俗名叫陳敬濟，原是好人家兒女，做道士不久。」張勝道：「你既做道士，便該習學經典，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？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，不拿了錢兒來，這根簪子打水不渾，要他做甚？」還掠與他去。分付牢子：「等住回老爺升廳，把他放在頭一起。眼見這狗男女道士，就是個吝錢的，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！休說你為官

事，你就來吃酒赴席，也帶方汗巾兒揩嘴。等動刑時，著實加力拶打這廝。」又把鄭金寶叫上去。鄭家有忘八跟著，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。張勝說：「你系娼門，不過趁熟趕些衣食為生，沒甚大事。看老爺喜怒不同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；若喜歡，只恁放出來也不知。」不一時，只見裡面雲板響，守備升廳，兩邊僚掾軍牢森列，甚是齊整。但見：

緋羅繖壁，紫綬桌圍。當廳額掛茜羅，四下簾垂翡翠。勘官守正，戒石上刻御制四行；人從謹廉，鹿角旁插令旗兩面。軍牢沉重，僚掾威儀。執大棍授事立階前，挾文書廳旁聽發放。雖然一路帥臣，果是滿堂神道。

當時，沒巧不成話，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，姻緣合當湊著。春梅在府中，從去歲八月間，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。今

方半歲光景，貌如冠玉，唇若塗朱。守備喜似席上之珍，愛如無價之寶。未幾，大奶奶下世，守備就把春梅冊正，做了夫人。就住著五間正房，買了兩個養娘抱奶哥兒，一名玉堂，一名金匱；兩個小丫鬟服侍，一名翠花，一名蘭花；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，都十六七歲，一名海棠，一名月桂，都在春梅房中侍奉。那孫二娘房中止使著一個丫鬟，名喚荷花兒，不在話下。每常這小衙內，只要張勝抱他外邊頑耍，遇著守備升廳，便在旁邊觀看。

當日，守備升廳坐下，放了告牌出去，各地方解進人來。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並娼婦鄭金寶兒去。守備看了呈狀，便說道：「你這廝是個道士，如何不守清規，宿娼飲酒，騷擾地方，行止有虧。左右拿下去，打二十棍，追了度牒還俗。那娼婦鄭氏，拶一拶，敲五十敲，責令歸院當差。」

一兩邊軍牢向前，才待扯翻敬濟，攤去衣服，用繩索綁起，轉起棍來，兩邊招呼要打時，可霎作怪，張勝抱著小衙內，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，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，便在懷裡攔不住，撲著要敬濟抱。張勝恐怕守備看見，忙走過來。那小衙內亦發大哭起來，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。春梅問：「他怎的哭？」張勝便說：「老爺廳上發故事，打那宴公廟陳道士，他就撲著要他抱，小的走下來，他就哭了。」

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，不免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：「打的那人，聲音模樣，倒好似陳姐夫一般，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？」又叫過張勝，問他：「此人性甚名誰？」張勝道：「這道士我曾問他來，他說俗名叫陳敬濟。」春梅暗道：「正是他了。」一面使張勝：「請下你老爺來。」這守備廳上打敬濟才打到十棍，一邊還拶著唱

的，忽聽後邊夫人有請，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，一面走下廳來。春梅說道：「你打的那道士，是我姑表兄弟，看奴面上，饒了他罷。」守備道：「夫人何不早說，我已打了他十棍，怎生奈何？」一面出來，分付牢子：「都與我放了。」唱的便歸院去了。守備悄悄使張勝：「叫那道士回來，且休去。問了你奶奶，請他相見。」這春梅才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，忽然沉吟想了一想，便又分付張勝：「你且叫那人去著，待我慢慢再叫他。」度牒也不曾追。

這陳敬濟打了十棍，出離了守備府，還奔來晏公廟。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：「你那徒弟陳宗美，在大酒樓上包著唱的鄭金寶兒，惹了灑家店坐地虎劉二，打得臭死，連老婆都拴了，解到守備府去了。行止有虧，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，追度牒還官。」這任道士聽了，一者老年的著了驚怕，

二來身體胖大，因打開囊篋，內又沒有許多細軟東西，著了口重氣，心中痰涌上來，昏倒在地。眾徒弟慌忙向前扶救，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，通不省人事。到半夜，嗚呼斷氣身亡。亡年六十三歲。第二日，陳敬濟來到，左右鄰人說：「你還敢廟裡去？你師父因為你，如此這般，得了口重氣，昨夜三更鼓死了。」這敬濟聽了，唬的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復回清河縣城中來。正是：

鹿隨鄭相應難辯，蝶化莊周末可知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著，一面走歸房中，摘了冠兒，脫了繡服，倒在床上，便捫心搥被，聲疼叫喚起來。唬的合宅大小都慌了。下房孫二娘來問道：「大奶奶才好好的，怎的就不好起來？」春梅說：「你每且

去，休管我。」落後守備退廳進來，見他躺在床上叫喚，也慌了。扯著他手兒問道：「你心裡怎的來？」也不言語，又問：「那個惹著你來？」也不做聲。守備道：「不是我剛纔打了你兄弟，你心內惱麼？」亦不應答。這守備無計奈何，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、李安來了：「你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，如何不早對我說？卻教我打了他十下，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。我曾教你留下他，請你奶奶相見，你如何又放他去了？你這廝每卻討分曉！」張勝說：「小的曾稟過奶奶來，奶奶說且教他去著，小的才放他去了。」一面走入房中，哭哭啼啼，哀告春梅：「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。不然，爺要見責小的每哩。」這春梅睜圓星眼，剔起蛾眉，叫過守備近前說：「我自心中不好，乾他們甚事？那廝他不守本分，在外邊做道士，且奈他些時，等我慢慢招認他。」這守備才不麻犯張勝、李安了。

守備見他只管聲喚，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，說：「老安人染了六欲七情之病，著了重氣在心。」討將藥來又不吃，都放冷了。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，請將守備來看著吃藥，只呷了一口，就不吃了。守備出去了，大丫鬟月桂拿過藥來，「請奶奶吃藥。」被春梅拿過來，匹臉只一潑，罵道：「賊浪奴才，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？我肚子里有甚麼？」教他跪在面前。孫二娘走來，問道：「月桂怎的？奶奶教他跪著。」海棠道：「奶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，奶奶說：『我肚子里有甚麼？拿這藥來灌我。』教他跪著。」孫二娘道：「奶奶，你委的今日沒曾吃甚麼。這月桂他不曉得，奶奶休打他，看我面上，饒他這遭罷。」分付海棠：「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，與你奶奶吃口兒。」春梅於是把月桂放起來。

那海棠走到廚下，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，定了四碟小菜兒，用甌兒盛著，熱烘烘拿到房中。春梅躺在床上朝里睡，又不敢叫，直待他翻身，方纔請他：「有了粥兒在此，請奶奶吃粥。」春梅把眼合著，不言語。海棠又叫道：「粥晾冷了，請奶奶起來吃粥。」孫二娘在旁說道：「大奶奶，你這半日沒吃甚麼，這回你覺好些，且起來吃些個。」那春梅一骨碌子扒起來，教奶子拿過燈來，取粥在手，只呷了一口，往地下只一推。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，被奶子接住了。就大吆喝起來，向孫二娘說：「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，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！我又不坐月子，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？」分付奶子金匱：「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！」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。孫二娘便道：「奶奶，你不吃粥，卻吃些甚麼兒？卻不餓著你。」春梅道：「你教我吃，我心內攔著，吃不下去。」良久，叫

過小丫鬟蘭花兒來，分付道：「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。你去廚房內，對那淫婦奴才，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。教他多放些酸筍，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。」孫二娘便說：「奶奶分付他，教雪娥做去。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。」

這蘭花不敢怠慢，走到廚下對雪娥說：「奶奶教你做雞尖湯，快些做，等著要吃哩。」原來這雞尖湯，是雞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。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，旋宰了兩隻小雞，退刷乾淨，剔選翅尖，用快刀碎切成絲，加上椒料、蔥花、芫荽、酸筍、油醬之類，搗成清湯。盛了兩甌兒，用紅漆盤兒，熱騰騰，蘭花拿到房中。春梅燈下看了，呷了一口，怪叫大罵起來：「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，做的甚麼湯！精水寡淡，有些甚味？你們只教我吃，平白叫我惹氣！」慌的蘭花生怕打，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：「奶奶嫌湯淡，好

不罵哩。」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，忍氣吞聲，從新洗鍋，又做了一碗。多加了些椒料，香噴噴，教蘭花兒拿到房裡來。春梅又嫌忒咸了，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，早是蘭花躲得快，險些兒潑了一身。罵道：「你對那奴才說去，他不憤氣做與我吃。這遭做的不好，教他討分曉。」這雪娥聽見，干不合，萬不合，悄悄說了一句：「姐姐幾時這般大了，就抖擻起人來！」不想蘭花回到房裡，告春梅說了。這春梅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登時柳眉剔豎，星眼圓睜，咬碎銀牙，通紅了粉面，大叫：「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！」

須臾，使了奶娘丫鬟三四個，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。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，把頭上冠子踩了，罵道：「淫婦奴才，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？不是你西門慶家抬舉的我這般大！我買將你來伏侍我，你不憤氣，教你做口子湯，不是

精淡，就是苦咸。你倒還對著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，攔搜索落我，要你何用？」一面請將守備來，採雪娥出去，當天井跪著。前邊叫將張勝、李安，旋剝褪去衣裳，打三十六棍。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，張勝、李安各執大棍伺候。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。守備恐怕氣了他，在跟前不敢言語。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：「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，免褪他小衣罷。不爭對著下人，脫去他衣服，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。只望奶奶高抬貴手，委的他的不是了。」春梅不肯，定要去他衣服打，說道：「那個攔我，我把孩子先摔殺了，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。留著他便了。」於是也不打了，一頭撞倒在地，就直挺挺的昏迷，不省人事。守備唬的連忙扶起，說道：「隨你打罷，沒的氣著你。」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，褪去衣服，打了三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。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，即時罄身領出去辦

賣。

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，分付：「我只要八兩銀子，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。隨你轉多少，我不管你。你若賣在別處，我打聽出來，只休要見我。」那薛嫂兒道：「我靠那裡過日子，卻不依你說？」當夜領了雪娥來家。那雪娥悲悲切切，整哭到天明。薛嫂便勸道：「你休哭了，也是你的晦氣，冤家撞在一處。老爺見你到罷了，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，挫折你。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，見他有孩子，凡事依隨他。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。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，說不的了，你休氣哭。」雪娥收淚，謝薛嫂：「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，只有飯吃罷。」薛嫂道：「他千萬分付，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。我養兒養女，也要天理。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，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，養活得你來也罷。」

「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。」

薛嫂過了兩日，只見鄰居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：「薛媽，你這壁廂有甚娘子？怎的哭的悲切？」薛嫂便道：「張媽，請進來坐。」說道：「便是這位娘子，他是大人家出來的，因和大娘子合不著，打發出來，在我這裡嫁人。情願個單夫獨妻，免得惹氣。」張媽道：「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，姓潘，排行第五，年三十七歲，幾車花果，常在老身家安下。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，七十多歲，死了渾家半年光景，沒人伏侍。再三和我說，替他保頭親事，並無相巧的。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，嫁與他做個娘子罷。」薛嫂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，不拘粗細都做的，針指女工，自不必說，又做的好湯水。今才三十五歲。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，倒好保與他罷。」張媽

媽媽道：「有箱籠沒有？」薛嫂道：「止是他隨身衣服、簪環之類，並無箱籠。」張媽媽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老身回去對那人說，教他自家來看一看。」說畢，吃茶，坐回去了。晚夕對那人說了，次日飯罷以後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。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，年小，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，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。薛嫂也沒爭競，就兌了銀子，寫了文書。晚夕過去，次日就上車起身。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，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，春梅收了，只說賣與娼門去了。

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，止過得一夜，到第二日，五更時分，謝了張媽媽，作別上了車，徑到臨清去了。此是六月天氣，日子長，到馬頭上才日西時分。到於灑家店，那裡有百十間房子，都下著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行院唱的。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戶，半間房子，裡面炕上坐著個五六十歲的婆子，

還有個十七頂老丫頭，打著盤頭揸髻，抹著鉛粉紅唇，穿著一弄兒軟絹衣服，在炕邊上彈弄琵琶。這雪娥看見，只叫得苦，才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水客。買他來做粉頭。起了他個名叫玉兒。這小妮子名喚金兒，每日拿廝鑼兒出去，酒樓上接客供唱，做這道路營生。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，把雪娥先打了一頓，睡了兩日，只與他兩碗飯吃，教他學樂器彈唱，學不會又打，打得身上青紅遍了。引上道兒，方與他好衣穿，妝點打扮，門前站立，倚門獻笑，眉目嘲人。正是：遺蹤堪入府人眼，不買胭脂畫牡丹。有詩為證：

窮途無奔更無投，南去北來休更休。一夜彩雲何處散，
夢隨明月到青樓。

這雪娥在灑家店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一日，張勝被守備差

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曲，宅中造酒。這灑家店坐地虎劉二，看見他姐夫來，連忙打掃酒樓乾淨，在上等閣兒里安排酒餚杯盤，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。酒博士保兒篩酒，稟問：「二叔，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？」劉二分付：「叫王家老姐兒，趙家嬌兒，潘家金兒，玉兒四個上來，伏侍你張姐夫。」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。不多時，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，一般兒四個唱的，打扮得如花似朵，都穿著輕紗軟絹衣裳，上的樓來，望上拜了四拜，立在旁邊。這張勝猛睜眼觀看，內中一個粉頭，可霎作怪，「到相老爺宅里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。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？」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，都不做聲。這張勝便問劉二：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？」劉二道：「不瞞姐夫，他是潘五屋裡玉兒、金兒，這個是王老姐，一個是趙嬌兒。」張勝道：「這潘家玉兒，我有些眼熟。」因叫他近前，悄悄問他：「你莫不是雪姑娘

麼？怎生到於此處？」那雪娥聽見他問，便簇地兩行淚下，便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如此這般，具說一遍。「被薛嫂攛瞞，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，賣在這裡供筵席唱，接客迎人。」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，常是懷心。這雪娥席前殷勤勸酒，兩個說得入港。雪娥和金兒不免拿過琵琶來，唱個詞兒，與張勝下酒。唱畢，彼此穿杯換盞，倚翠偎紅，吃得酒濃時，常言：「世財紅粉歌樓酒，誰為三般事不迷？」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。兩個晚夕留在閣兒里，就一處睡了。這雪娥枕邊風月，耳畔山盟，和張勝儘力盤桓，如魚似水，百般難述。次日起來，梳洗了頭面，劉二又早安排酒餚上來，與他姐夫扶頭。大盤大碗，饗食一頓，收起行裝，喂飽頭口，裝載米曲，伴當跟隨。臨出門，與了雪娥三兩銀子，分付劉二：「好生看顧他，休教人欺負。」自此以後，張勝但來河下，就在灑家店與雪娥相會。往後走來走去，每月與潘

五幾兩銀子，就包住了他，不許接人。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，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。各窠窩刮刷將來，替張勝出包錢，包定雪娥柴米。有詩為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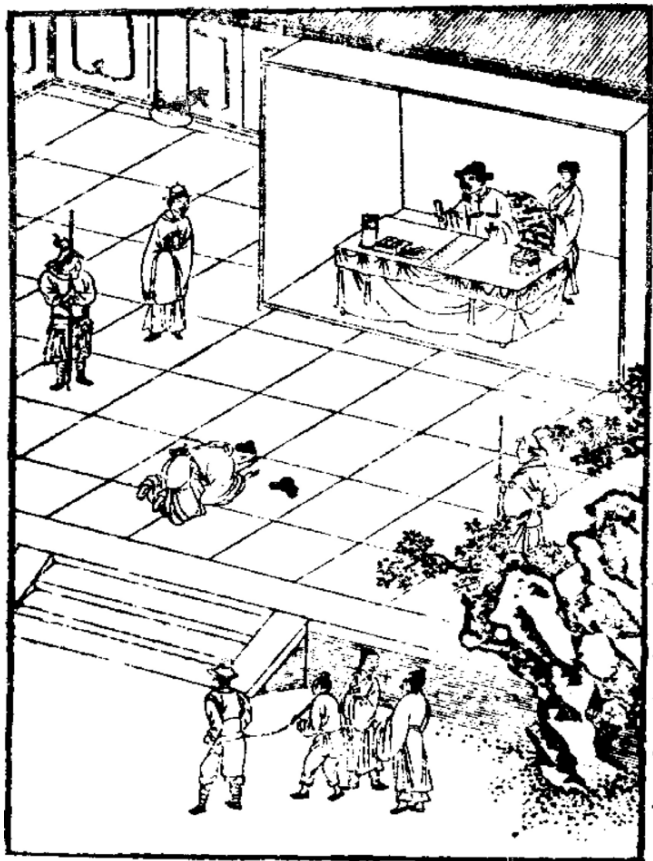
豈料當年縱意為，貪淫倚勢把心欺。禍不尋人人自取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

金瓶梅

第九十五回

玳安兒竊玉成婚





台
木

吳
典
恩
負
心
謀
辱

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
被辱

詩曰：

寺廢僧居少，橋灘客過稀。家貧奴負主，官懦吏相欺。
水淺魚難住，林稀鳥不棲。人情皆若此，徒堪悲復淒。

話說孫雪娥在灑家店為娼，不題。卻說吳月娘，自從大姐死了，告了陳敬濟一狀，大家人來昭也死了，他妻子一丈青帶著小鐵棍兒，也嫁人去了。來興兒看守門戶，房中繡春，與了王姑子做徒弟，出家去了。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

秀死了，一向沒有妻室。奶子如意兒，要便引著孝哥兒在他屋裡頑耍，吃東西。來興兒又打酒和奶子吃，兩個嘲勾來去，就刮刺上了，非止一日。但來前邊，歸入後邊就臉紅。月娘察知其事，罵了一頓。家醜不可外揚，與了他一套衣裳，四根簪子，揀了個好日子，就與來興兒完房，做了媳婦了。白日上竈看哥兒，後邊扶持，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。

一日，八月十五日，月娘生日。有吳大妗、二妗子，並三個姑子，都來與月娘做生日，在後邊堂屋裡吃酒。晚夕，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捲。到二更時分，中秋兒便在後邊竈上看茶，由著月娘叫，都不應。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，只見玳安兒正按著小玉在炕上幹得好。看見月娘推門進來，慌的湊手腳不迭。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，只說得一聲：「

臭肉兒，不在後邊看茶去，且在這裡做甚麼哩。」那小玉道：「我叫中秋兒竈上頓茶哩。」低著頭，往後邊去了。玳安便走出儀門，往前邊來。

過了兩日，大妗子、二妗子，三個女僧都家去了。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，與玳安住。卻教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裡，看守大門去了。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，一身裝新衣服，盔了一頂新網新帽，做了雙新靴襪；又替小玉編了一頂（髻秋）髻，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，四根金頭銀腳簪，環墜戒指之類，兩套段絹衣服，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。白日里還進來在房中答應，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。這丫頭揀好東西，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？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。常言道：「溺愛者不明，貪得者無厭」，「羊酒不均，駟馬奔鎮」，「處家不正，奴婢抱怨」。

卻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，衣服穿戴勝似別人。他比玳安倒大兩歲，今年二十二歲，倒不與他妻室。一日在假當舖，看見傅伙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，一柄鍍金鉤子，當了三十兩銀子。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，加了利錢就來贖討。傅伙計同玳安尋取來，放在鋪子大櫥櫃里。不提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，就連匣兒偷了，走去南瓦子里武長腳家——有兩個私窠子，一個叫薛存兒，一個叫伴兒，在那裡歇了兩夜。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，匣子蹙著金頭面，撇著銀挺子打酒買東西。報與土番，就把他截在屋裡，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。

也是合當有事，不想吳典恩新升巡簡，騎著馬，頭裡打著一對板子，正從街上過來，看見，問：「拴的甚麼人？」土番跪下稟說：「如此這般，拐帶出來瓦子里宿娼，拿金銀

頭面行使。小的可疑，拿了。」吳典恩分付：「與我帶來審問。」一面拿到巡簡廳兒內。吳典恩坐下，兩邊弓皂排列。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，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伙計：「已定見了我就放的。」開口就說：「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。」吳典恩說：「你既是他家人，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里做甚麼？」平安道：「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，使小的敢去，來晚了，城門閉了，小的投在坊子，權借宿一夜，不料被土番拿了。」吳典恩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胡說！你家這般頭面多，金銀廣，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？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。趁早說來，免我動刑！」平安道：「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，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，並不敢說謊。」吳典恩大怒，罵道：「此奴才真賊，不打如何肯認？」喝令左右：「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！」一面套上夾棍，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，叫道：「爺休夾小的，等小的實

說了罷。」吳典恩道：「你只實說，我就不夾你。」平安兒道：「小的偷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，一柄鍍金銀子。」吳典恩問道：「你因甚麼偷出來？」平安道：「小的今年二十二歲，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，不替小的娶。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才二十歲，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，完了房。小的因此不憤，才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。」吳典恩道：「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姦，才先把丫頭與他配了。你只實說，沒你的事，我便饒了你。」平安兒道：「小的不知道。」吳典恩道：「你不實說，與我撈起來。」左右套上拶子，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：「爺休撈小的，等小的說就是了。」吳典恩道：「可又來，你只說了，須沒你的事。」一面放了拶子。那平安說：「委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姦。先要了小玉丫頭，俺大娘看見了，就沒言語，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，配與他完房。」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

來，抄了他口詞，取了供狀，把平安監在巡簡司，等著出牌，提吳氏、玳安、小玉來，審問這件事。

那日，卻說解當舖櫥櫃里不見了頭面，把傅伙計唬慌了。問玳安，玳安說：「我在生藥鋪子里吃飯，我不知道。」傅伙計道：「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里，如何不見了？」——地裡尋平安兒尋不著，急的傅伙計插香賭誓。那家子討頭面，傅伙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。那人走了幾遍，見沒有頭面，只顧在門前嚷鬧，說：「我當了一個月，本利不少你的，你如何不與我？頭面、鉤子值七八十兩銀子。」傅伙計見平安兒一夜不來家，就知是他偷出去了。四下使人找尋不著，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。對月娘說，賠他五十兩銀子，那人還不肯，說：「我頭面值六十兩，鉤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，該賠七十兩銀子。」傅伙計又添了他十兩，

還不肯，定要與傅伙計合口。正鬧時，有人來報說：「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，在南瓦子養老婆，被吳巡簡拿在監里，還不教人快認贓去！」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簡，「是咱家舊伙計。」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，連忙寫了領狀，第二日教傅伙計領贓去。有了原物在，省得兩家領。

傅伙計拿狀子到巡簡司，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，領得頭面出來，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頓。叫皂隸拉倒要打，褪去衣裳，把屁脫脫了半日，饒放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姦情來，我這裡申過府縣，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。你這老狗骨頭，還敢來領贓！」倒吃他千奴才、萬老狗，罵將出來，唬的往家中走不迭。來家不敢隱諱，如此這般，對月娘說了。月娘不聽便罷了，聽了，正是一分開八塊頂梁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，慌

的手腳麻木。又見那討頭面人，在門前大嚷大鬧，說道：「你家不見了我頭面，又不與我原物，又不賠我銀子，只反哄著我兩頭來回走。今日哄我去領贓，明日等領頭面，端的領的在那裡？這等不合理。」那傅伙計賠下情，將好言央及安撫他：「略從容兩日，就有頭面來了。若無原物，加倍賠你。」那人說：「等我回聲當家的去。」說畢去了。

這吳月娘憂上加憂，眉頭不展。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，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，掩下這樁事罷。吳大舅說：「只怕他不受人情，要些賄賂打點他。」月娘道：「他當初這官，還是咱家照顧他的，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，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，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。」吳大舅說：「姐姐，說不的那話了。從來忘恩背義，才一個兒也怎的？」吳月娘道：「累及哥哥，上緊尋個路兒，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。」

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，省得合口費舌。」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。

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，也是合當事情湊巧，只見薛嫂兒提著花箱兒，領著一個小丫頭過來。月娘叫住，便問：「老薛，你往那裡去？怎的一向不來走走？」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，這兩日好不忙哩。偏有許多頭緒兒，咱家小奶奶那裡，使牢子大官兒，叫了好幾遍，還不得空兒去哩。」月娘道：「你看媽媽了撒風，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。」薛嫂道：「如今不做小奶奶，倒做了大奶奶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他怎的倒大奶奶？」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還不知道，他好小造化兒！自從生了哥兒，大奶奶死了，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，做了封贈娘子。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。手下買了兩個奶子，四個丫頭扶侍。又是兩個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，

都是老爺收用過的。要打時就打，老爺敢做主兒？自恁還恐怕氣了他。那日不知因甚麼，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，把頭髮都搥了，半夜叫我去領出來，賣了八兩銀子。今日我還睡哩，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，教我快往宅里去，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，又要一副九鳳鈿兒。先與了我五兩銀子。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，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。這一見了我，還不知怎生罵我哩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到後邊，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。」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。薛嫂打開花箱，取出與吳月娘看。只見做的好樣兒，金翠掩映，背面貼金。那個鈿兒，每個鳳口內銜著一掛寶珠牌兒，十分奇巧。薛嫂道：「只這副鈿兒，做著本錢三兩五錢銀子；那副重雲子的，只一兩五錢銀子，還沒尋他的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玳安走來，對月娘說：「討頭面的又在前

邊嚷哩，說等不的領贓，領到幾時？若明日沒頭面，要和傅二叔打了，到個去處理會哩。傅二叔心裡不好，往家去了。那人嚷了回去了。」薛嫂問：「是甚麼勾當？」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，如此這般，告訴薛嫂說：「平安兒奴才，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，一副鍍金鉤子，走在城外坊子里養老婆，被吳巡簡拿住，監在監里。人家來討頭面沒有，在門前嚷鬧。吳巡簡又勒措刁難，不容俺家領贓，又要打將伙計來要錢，白尋不出個頭腦來。死了漢子，敗落一齊來，就這等被人欺負，好苦也！」說著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。

薛嫂道：「好奶奶，放著路兒不會尋。咱家小奶奶，你這裡寫個貼兒，等我對他說聲，教老爺差人分付巡簡司，莫說一副頭面，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周守備，他是武職官，怎管的著那巡簡司？」薛嫂道：「奶奶，你還

不知道，如今周爺，朝廷新與他的敕書，好不管的事情寬廣。地方河道，軍馬錢糧，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。又河東水西，捉拿強盜賊情，正在他手裡。」月娘聽了，便道：「既然管著，老薛就累你，多上覆龐大姐說聲。一客不煩二主，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，問巡簡司討出頭面來。我破五兩銀子謝你。」薛嫂道：「好奶奶，錢恁中使。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淒惶，我到下意不去。你教人寫了帖兒，等我到府里和小奶奶說。成了，隨你老人家；不成，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。」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。薛嫂兒道：「不吃罷，你只教大官兒寫了貼兒來，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。」月娘道：「你也出來這半日了，吃了點心兒去。」小玉即便放卓兒，擺上茶食來。月娘陪他吃茶。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個點心吃。月娘問丫頭幾歲了，薛嫂道：「今年十二歲了。」不一時，玳安前邊寫了說貼兒。薛嫂兒吃了茶，放在

袖內，作辭月娘，提著花箱出門，徑到守備府中。

春梅還在暖床上睡著沒起來哩。只見大丫鬢月桂進來說：「老薛來了。」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，把裡面窗寮開了。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。薛嫂進來說道：「奶奶，這咱還未起來？」放下花箱，便磕下頭去。春梅道：「不當家化化的，磕甚麼頭？」說道：「我心裡不自在，今日起來的遲些。」問道：「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拿了來不曾？」薛嫂道：「奶奶，這兩副鈿兒，好不費手！昨日晚夕我才打翠花鋪里討將來，今日要送來，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。」一面取出來，與春梅過目。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，還放在紙匣兒內，交與月桂收了。看茶與薛嫂兒吃。薛嫂便叫小丫鬢進來，「與奶奶磕頭。」春梅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薛嫂兒道：「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，說荷花只做的飯，教

我替他尋個小孩兒，學做些針指。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。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，今年才十二歲，正是養材兒。」春梅道：「你亦發替他尋個城裡孩子，還伶俐些。這鄉裡孩子，曉的甚麼？」因問：「這丫頭要多少銀子？」薛嫂兒道：「要不多，只四兩銀子，他老子要投軍使。」春梅叫海棠：「你領到二娘房裡去，明日兌銀子與他罷。」又叫月桂：「大壺內有金華酒，篩來與薛嫂兒燙寒。再有甚點心，拿一盒子與他吃。省得他又說，大清早辰拿寡酒灌他。」

薛嫂道：「桂姐，且不要篩上來，等我和奶奶說了話著，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。」春梅道：「你對我說，在誰家？吃甚來？」薛嫂道：「剛纔大娘那頭，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。如此這般，望著我好不哭哩。說平安兒小廝，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，還有一把鍍金鉤子，在外面養老

婆，吃番子拿在巡簡司拶打。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亂。那吳巡簡舊日是咱那裡伙計，有爹在日，照顧他的官。今日一旦反面無恩，夾打小廝，攀扯人，又不容這裡領贓。要錢，才把傅伙計打罵將來。唬的伙計不好了，躲的往家去了。央我來，多多上覆你老人家。可憐見，舉眼兒無親的。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，領出頭面來，交付與人家去了，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。」春梅問道：「有個貼兒沒有？不打緊，你爺出巡去了，怕不的今晚來家，等我對你爺說。」薛嫂兒道：「他有說貼兒在此。」向袖中取出。春梅看了，順手就放在窗戶臺上。

不一時，托盤內拿上四樣嘎飯菜蔬，月桂拿大銀鐘，滿斟了一鐘，流沿兒遞與薛嫂。薛嫂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？」春梅笑道：「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

兒。那個你倒捱了，這個你倒捱不的，好歹與我捱了。要不
吃，月桂，你與我捏著鼻子灌他。」薛嫂道：「你且拿了點
心，與我打個底兒著。」春梅道：「老媽子，單管說謊。你
才說吃了來，這回又說沒打底兒。」薛嫂道：「吃了他兩個
茶食，這咱還有哩？」月桂道：「薛媽媽，你且吃了這大鐘
酒，我拿點心與你吃。俺奶奶怪我沒用，要打我哩。」這薛
嫂沒奈何，只得灌了一鐘，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。那春
梅努個嘴兒，又叫海棠斟滿一鐘教他吃。薛嫂推過一邊說：
「我的那娘，我卻一點兒也吃不的了。」海棠道：「你老人
家捱一月桂姐一下子，不捱我一下子，奶奶要打我。」那薛
嫂兒慌的直撇兒跪在地下。春梅道：「也罷，你拿過那餅與
他吃了，教他好吃酒。」月桂道：「薛媽媽，誰似我恁疼
你，留下恁好玫瑰餡餅兒與你吃。」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
玫瑰餅兒來。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，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

子里：「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。」薛嫂兒吃了酒，蓋著臉兒，把一盤子火薰肉，腌臘鵝，都用草紙包裹，塞在袖內。海棠使氣白賴，又灌了半鐘酒。見他嘔吐上來，才收過家伙，不要他吃了。春梅分付：「明日來討話說，兌丫頭銀子與你。」臨出門，春梅又分付：「媽媽，你休推聾裝啞，那翠雲子做的不好，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。」薛嫂道：「我知道。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，看狗咬了我腿。」春梅笑道：「俺家狗都有眼，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。」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。

話休饒舌。周守備至日落時分，出巡來家，進入後廳，左右丫鬟接了冠服。進房見了春梅、小衙內，心中歡喜。坐下，月桂、海棠拿茶吃了，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。不一時，放桌兒擺飯。飯罷，掌上燭，安排杯酌飲酒。因問：「前邊

沒甚事？」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貼兒來，與守備看，說吳月娘那邊，如此這般，「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，被吳巡簡拿住監禁，不容領贓。只拷打小廝，攀扯誣賴吳氏姦情，索要銀兩，呈詳府縣」等事。守備看了說：「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，如何呈詳府縣？吳巡簡那廝這等可惡！我明日出牌，連他都提來發落。」又說：「我聞得吳巡簡是他門下伙計，只因往東京與蔡太題進禮，帶挈他做了這個官，如何倒要誣害他家！」春梅道：「正是這等說。你替他明日處處罷。」一宿晚景題過。

次日，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，當廳出了大花欄批文，用一個封套裝了。上批：「山東守御府為失盜事，仰巡簡司官連人贓解繳。右差虞侯張勝、李安。準此。」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，先到吳月娘家。月娘管待了酒飯，每人與了

一兩銀子鞋腳錢。傅伙計家中睡倒了，吳二舅跟隨到巡簡司。吳巡簡見平安監了兩日，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，正教吏典做文書，申呈府縣。只見守御府中兩個公人到了，拿出批文來與他。見封套上朱紅筆標著：「仰巡簡司官連人解繳」，拆開，見裡面吳氏狀子，唬慌了。反賠下情，與李安、張勝每人二兩銀子。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。到於守備府前，伺候半日。待的守備升廳，兩邊軍牢排下，然後帶進去。這吳巡簡把文書呈遞上去，守備看了一遍，說：「此是我衙門裡事，如何不申解前來？只顧延捱監滯，顯有情弊。」那吳巡簡稟道：「小官才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，不料老爺鈞批到了。」守備喝道：「你這狗官可惡！多大官職？這等欺玩法度，抗違上司！我欽奉朝廷敕命，保障地方，巡捕盜賊，提督軍務，兼管河道，職掌開載已明。你如何拿了這件，不行申解，妄用刑杖拷打犯人，誣攀無辜？顯有情弊！」

「那吳巡簡聽了，摘去冠帽，在階前只顧磕頭。守備道：「本當參治你這狗官，且饒你這遭，下次再若有犯，定行參究。」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，說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偷盜了財物，還肆言謗主。人家都是你恁般，也不敢使奴才了。」喝左右：「與我打三十大棍，放了。將贓物封貯，教本家人來領去。」一面喚進吳二舅來，遞了領狀。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拿貼兒同送到西門慶家，見了分上。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，又與了一兩銀子。走來府里，回了守備、春梅話。」

那吳巡簡乾拿了平安兒一場，倒折了好幾兩銀子。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、鉤子兒。是他原物，一聲兒沒言語去了。傅伙計到家，傷寒病睡倒了，只七日光景，調治不好，嗚呼哀哉死了。月娘見這等合氣，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，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。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，在門首生藥鋪子

日逐轉得來，家中盤纏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一日，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，與了三兩銀子。薛嫂道：「不要罷，傳的府里奶奶怪我。」月娘道：「天不使空人，多有累你，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。」於是買下四盤下飯，宰了一口鮮豬，一壇南酒，一匹紵絲尺頭，薛嫂押著來守備府中，致謝春梅。玳安穿著青絹褶兒，拿著禮貼兒，薛嫂領著徑到後堂。春梅出來，戴著金梁冠兒，上穿繡襖，下著錦裙，左右丫鬟養娘侍奉。玳安扒到地下磕頭。春梅分付：「放桌兒，擺茶食與玳安吃。」說道：「沒甚事，你奶奶免了罷。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，你周爺已定不肯受。」玳安道：「一家奶奶說，前日平安兒這場事，多有累周爺、周奶奶費心，沒甚麼，些少微禮兒，與爺、奶奶賞人罷了。」春梅道：「如何好受的？」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若不受，惹那頭

又怪我。」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，止受了豬酒下飯，把尺頭帶回將來了。與了玳安一方手帕，三錢銀子，抬盒人二錢。春梅因問：「你幾時籠起頭去，包了網巾？幾時和小玉完房來？」玳安道：「是八月內來。」春梅道：「到家多頂上你奶奶，多謝了重禮。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，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。我到過年正月里，哥兒生日，我往家裡來走走。」玳安道：「你老人家若去，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，到那日來接奶奶。」說畢，打發玳安出門。薛嫂便向玳安說：「大官兒，你先去罷，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。」那玳安兒押盒擔回家，見了月娘說：「如此這般，春梅姐讓到後邊，管待茶食吃。問了回哥兒好，家中長短。與了我一方手帕，三錢銀子，抬盒人二錢銀子。多頂上奶奶，多謝重禮，都不受來，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，才受了下飯豬酒，抬回尺頭。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，一兩日周爺出巡去。他只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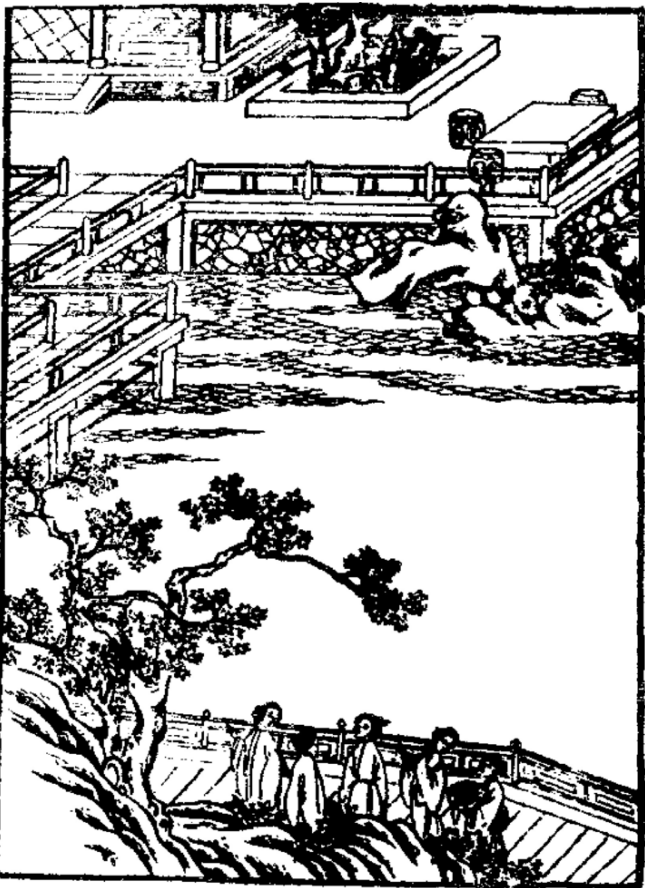
過年正月孝哥生日，要來家裡走走。」又告說：「他住著五間正房，穿著錦裙繡襖，戴著金梁冠兒，出落的越發胖大了。手下好少丫頭、奶子侍奉！月娘問：「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？」玳安兒道：「委實對我說來。」月娘道：「到那日，咱這邊使人接他去。」因問：「薛嫂怎的還不來？」玳安道：「我出門，他還坐著說話，教我先來了。」自此兩家交往不絕。正是：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有詩為證：

得失榮枯命里該，皆因年月日時栽。胸中有志應須至，
蠹里無財莫論才。

金瓶梅

第九十六回

春梅姐遊舊家池館





金瓶梅

楊光彥作當面射獵

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游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
當面豺狼

詞曰：

人生千古傷心事，還唱《後庭花》。舊時王謝，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？

恍然一夢，仙肌勝雪，宮鬢堆雅。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濕，想在天涯。

右調《青衫濕》

話說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。春梅

和周守備說了，備一張祭桌，四樣羹果，一壇南酒，差家人周義送與吳月娘。一者是西門慶三周年，二者是孝哥兒生日。月娘收了禮物，打發來人帕一方，銀三錢。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，具請書兒請去。上寫著：

重承厚禮，感感。即刻舍具菲酌，奉酬腆儀。仰希高軒俯臨，不外，幸甚。西門吳氏端肅拜請大德周老夫人妝次。

春梅看了，到日中才來。戴著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，胡珠環子。身穿大紅通袖、四獸朝麒麟袍兒，翠藍十樣錦百花裙，玉玎當禁步，束著金帶。坐著四人大轎，青段銷金轎衣。軍牢執藤棍喝道，家人伴當跟隨，抬著衣匣。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，緊緊跟隨。吳月娘這邊請人吳大妗子相陪，又叫了四個唱的彈唱。聽見春梅來到，月娘亦盛妝縞素

打扮，頭上五梁冠兒，戴著稀稀幾件金翠首飾，上穿白綾襖，下邊翠藍段子裙，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。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，才落下轎來。兩邊家人圍著，到於廳上敘禮，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。月娘連忙答禮相見，說道：「嚮日有累姐姐費心，粗尺頭又不肯受。今又重承厚禮祭桌，感激不盡。」春梅道：「惶恐。家官府沒甚麼，這些薄禮，表意而已。一向要請奶奶過去，家官府不時出巡，所以不曾請得。」月娘道：「姐姐，你是幾時好日子？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。」春梅道：「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。」月娘道：「奴到那日已定去。」

兩個敘禮畢，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，受了兩禮。然後吳大妗子相見，亦還下禮去。春梅道：「你看大妗子，又沒正經。」一手扶起受禮。大妗子再三不肯，止受了半禮。一面

讓上坐，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。然後家人、媳婦、丫鬟、養娘，都來參見。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著孝哥兒，吳月娘道：「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，謝謝姐姐。今日來與你做生日。」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，與春梅唱喏。月娘道：「好小廝，不與姐姐磕頭，只唱喏。」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，一副金八吉祥兒，教替他塞帽兒上。月娘道：「又教姐姐費心。」又拜謝了。落後小玉、奶子來見磕頭。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頭簪子，與了奶子兩枝銀簪兒。月娘道：「姐姐，你還不知，奶子與了來興兒做媳婦兒了。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。」春梅道：「他一心要在咱家，倒也好。」一面丫鬟拿茶上來，吃了茶，月娘道：「請娘娘後邊明間內坐罷，這客位內冷。」

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，又早點起燈燭，擺下桌面祭

禮。春梅燒了紙，落了幾點眼淚。然後周圍設放圍屏，火爐內生起炭火，安放八大仙桌席，擺茶上來。無非是細巧蒸酥，希奇果品，絕品芽茶。月娘和大妗子陪著吃了茶，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。脫了上面袍兒，家人媳婦開衣匣，取出衣服，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妝花襖兒，紫丁香色遍地金裙。在月娘房中坐著，說了一回，月娘因問道：「哥兒好麼？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？」春梅道：「不是也帶他來與奶奶磕頭，他爺說天氣寒冷，怕風冒著他。他又不肯在房裡，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。這兩日，不知怎的，只是哭。」月娘道：「他周爺也好大年紀，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，也是你裙帶上的福。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，幾歲兒了？」春梅道：「他二娘養的叫玉姐，今年交生四歲。俺這個叫金哥。」月娘道：「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？」春梅道：「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，都有十六七歲，

成日淘氣在那裡。」月娘道：「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？」春梅道：「奶奶，他那裡得工夫在家？多在外，少在里。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髮，朝廷敕書上，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：鎮守地方，巡理河道，提拿盜賊，操練人馬。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，好不辛苦哩。」說畢，小玉又拿茶來吃了。春梅向月娘說：「奶奶，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。」月娘道：「我的姐姐，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！自從你爹下世，沒人收拾他，如今丟搭的破零零的。石頭也倒了，樹木也死了，俺等閑也不去了。」春梅道：「不妨，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。」這月娘強不過，只得叫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，開了門，月娘、大妗子陪春梅，到裡邊游看了半日。但見：

垣牆欹損，臺榭歪斜。兩邊畫壁長青苔，滿地花磚生碧

草。山前怪石遭塌毀，不顯嵯峨；亭內涼床被滲漏，已無框檔。石洞口蛛絲結網，魚池內蝦蟆成群。狐狸常睡卧雲亭，黃鼠往來藏春閣。料想經年無人到，也知盡日有雲來。

春梅看了一回，先走到李瓶兒那邊。見樓上丟著些折桌、壞凳、破椅子，下邊房都空鎖著，地下草長的荒荒的。方來到他娘這邊，樓上還堆著些生藥香料，下邊他娘房裡，止有兩座廚櫃，床也沒了。因問小玉：「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？怎的不見？」小玉道：「俺三娘嫁人，賠了俺三娘去了。一月娘走到跟前說：「因你爹在日，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，落後他起身，卻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，嫁人去了。」春梅道：「我聽見大姐死了，說你老人家把床還抬的來家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那床沒錢使，只賣了八兩銀子，打發縣中皂隸，都使了。」春梅聽言，點了點頭兒。那

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想著俺娘那咱，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。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，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，不想又與了人去了。」由不的心下慘切。又問月娘：「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？」月娘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你爹下世，日逐只有出去的，沒有進來的。常言家無營活計，不怕斗量金。也是家中沒盤纏，抬出去交人賣了。」春梅問：「賣了多少銀子？」月娘道：「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。」春梅道：「可惜了，那張床，當初我聽見爹說，值六十兩多銀子，只賣這些兒。早知你老人家打發，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好姐姐，人那有早知道的？」一面嘆息了半日。

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，說：「爺請奶奶早些家來，哥兒尋奶奶哭哩。」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。月娘叫小玉鎖了花

園門，同來到後邊明間內。又早屏開孔雀，簾控鮫綃，擺下酒筵。兩個妓女，銀箏琵琶，在旁彈唱。吳月娘遞酒安席，安春梅上座，春梅不肯，務必拉大妗子，同他一處坐的。月娘主位，筵前遞了酒，湯飯點心，割切上席。春梅叫家人周仁，賞了廚子三錢銀子。說不盡盤堆翠品，酒泛金波。當下傳杯換盞，吃至晚色將落時分，只見宅內又差伴當，拿燈籠來接。月娘那裡肯放，教兩個妓女在跟前跪著彈唱勸酒。分付：「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。」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鐘，放在跟前，說：「姐姐，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，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。」春梅道：「奶奶，奴吃不得了，怕孩兒家中尋我。」月娘道：「哥兒尋，左右有奶子看著，天色也還早哩，我曉得你好小量兒！」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：「你叫甚名字？是誰家的？」兩個跪下說：「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，妹子韓玉釧兒，一個是鄭愛香兒，侄女鄭嬌兒。」春梅道：

「你每會唱《懶畫眉》不會？」玉釧兒道：「奶奶分付，小的兩個都會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兩個既會唱，斟上酒你周奶奶吃，你每慢唱。」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，兩個妓女，一個彈箏，一個琵琶，唱道：

冤家為你幾時休？捱到春來又到秋。誰人知道我心頭。天，害的我伶仃瘦，聽和音書兩淚流。從前已往訴緣由，誰想你無情把我丟！

那春梅吃過，月娘雙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。春梅道：「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。」兩家於是都齊斟上，兩個妓女又唱道：

冤家為你減風流，鵲噪檐前不肯休，死聲活氣沒來由。天，倒惹的情拖逗，助的淒涼兩淚流。從他去後意無休，誰

想你辜恩把我丟。

春梅說：「奶奶，你也教大妗子吃杯兒。」月娘道：「大妗子吃不的，教他拿小鐘兒陪你罷。」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鐘兒酒。兩個妓女又唱道：

冤家為你惹場憂，坐想行思日夜愁，香肌憔悴減溫柔。
天，要見你不能勾，悶的我傷心兩淚流。從前與你共綢繆，
誰想你今番把我丟。

春梅見小玉在跟前，也斟了一大鐘教小玉吃。月娘道：「姐姐，他吃不的。」春梅道：「奶奶，他也吃兩三鐘兒，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？」於是斟上，教小玉也吃了一杯。妓女唱道：

冤家為你惹閑愁，病枕著床無了休，滿腹憂悶鎖眉頭。天，忘了還依舊，助的我腮邊兩淚流。從前與你兩無休，誰想你經年把我丟。

看官聽說，當時春梅為甚教妓女唱此詞？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，在外不得相會。情種心苗，故有所感，發於吟詠。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，乖覺，奶奶長、奶奶短奉承，心中歡喜。叫家人周仁近前來，拿出兩包兒賞賜來，每人二錢銀子。兩個妓女放下樂器，磕頭謝了。不一時，春梅起身，月娘款留不住。伴當打燈籠，拜辭出門，坐上大轎。家人媳婦，都坐上小轎。前後打著四個燈籠，軍牢喝道而去。正是：時來頑鐵有光輝，遠去黃金無艷色。有詩為證：

點絳唇紅弄玉嬌，鳳凰飛下品鸞簫。堂高閑把湘簾捲，

燕子還來續舊巢。

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，因思想陳敬濟，不知流落在何處。歸到府中，終日只是臥床不起，心下沒好氣。守備察知其意，說道：「只怕思念你兄弟，不得其所。」一面叫張勝、李安來，分付道：「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，如何不用心找尋？」二人告道：「小的一向找尋來，一地裡尋不著下落，已回了奶奶話了。」守備道：「限你二人五日，若找尋不著，討分曉。」這張勝、李安領了鈞語下來，都帶了愁顏。沿街繞巷，各處留心，找問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，欲投宴公廟。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，就害怕不敢進廟來，又沒臉兒見杏庵主老，白日里到處打油飛，夜晚間還鑽入冷鋪

中存身。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敬濟正在街上站立，只見鐵指甲楊大郎，頭戴新羅帽兒，身穿白綾襖子，騎著一匹驢兒，揀銀鞍轡，一個小廝跟隨，正從街心走過來。敬濟認得是楊光彥，便向前一把手，把嚼環拉住，說道：「楊大哥，一向不見。自從清江浦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，我好意往你家問，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楔鑽破頭，趕著打上我家門來。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，你是會搖擺受用。」那楊大郎見陳敬濟已自討吃，便佯佯而笑，說：「今日晦氣，出門撞見瘟死鬼，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，那裡討半船貨？我拐了你的，你不撒手？須吃我一頓馬鞭子。」敬濟便道：「我如今窮了，你有銀子，與我些盤纏。不然，咱到個去處講講。」楊大郎見他不放，跳下驢來，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。喝令小廝：「與我擄了這少死的花子去！」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，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腳，踢打的敬濟怪叫。須臾，圍

了許多人。旁邊閃過一個人來，青高裝帽子，勒著手帕，倒披紫襖，白布褲子，精著兩條腿，趂著蒲鞋，生的阿兜眼，掃帚眉，料綽口，三須鬍子，面上紫肉橫生，手腕橫筋競起。吃的楞楞睜睜，提著拳頭，向楊大郎說道：「你此位哥好不近理，他年少這般貧寒，你只顧打他怎的？自古嗔拳不打笑面，他又不曾傷犯著你。你有錢，看平日相交，與他些；沒錢罷了，如何只顧打他？自古路見不平，也有向燈向火。」楊大郎說：「你不知，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，量他恁窮樣，那有半船貨物？」那人道：「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，天生就這般窮來？閣下就是這般有錢？老兄依我，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。」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，袖內汗巾兒上拴著四五錢一塊銀子，解下來遞與敬濟，與那人舉一舉手兒，上驢子揚長去了。

敬濟地下扒起來，抬頭看那人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舊時同在冷鋪內，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。近來領著五十名人，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，起蓋伽藍殿。因一隻手拉著敬濟說道：「兄弟，剛纔若不是我拿幾句言語譏犯他，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？那賊卻知見範，他若不知範時，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。你跟著我，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。」到一個食葷小酒店，案頭上坐下，叫量酒：「拿四賣嘍飯，兩大壺酒來。」不一時，量酒擺下小菜嘍飯，四盤四碟，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。不用小杯，拿大磁甌子，因問敬濟：「兄弟，你吃面吃飯？」量酒道：「一面是溫淘，飯是白米飯。」敬濟道：「我吃面。」須臾，掉上兩三碗溫面上來。侯林兒只吃一碗，敬濟吃了兩碗。然後吃酒。侯林兒向敬濟說：「兄弟，你今日跟我往坊子里睡一夜，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，修蓋伽藍殿，並兩廊僧

房。你哥率領著五十名做工。你到那裡，不要你做重活，只抬幾筐土兒就是了，也算你一工，討四分銀子。我外邊賃著一間廈子，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，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。把門你一把鎖鎖了，家當都交與你，好不好？強如你在那冷鋪中，替花子搖鈴打梆，這個還官樣些。」敬濟道：「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，可知好哩。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？」侯林兒道：「才做了一個月。這工程做到十月里，不知完不完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你一鐘，我一盞，把兩大壺酒都吃了。量酒算帳，該一錢三分半銀子。敬濟就要拿出銀子來秤，侯林兒推過一邊，說：「傻兄弟，莫不教你出錢？哥有銀子在此。」一面扯出包兒來，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。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，搭伏著敬濟肩背，同到坊子里，兩個在一處歇臥。一人都醉了。這侯林兒晚夕乾敬濟後庭花，足幹了一夜。親哥、親達達、親漢子、親爺，口裡無般

不叫將出來。

到天明，同往城南水月寺。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廈子，裡面燒著炕柴，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。早晨上工，叫了名字。眾人看見敬濟，不上二十四五歲，白臉子，生的眉目清俊，就知是侯林兒兄弟，都亂調戲他。先問道：「那小伙子兒，你叫甚名字？」陳敬濟道：「我叫陳敬濟。」那人道：「陳敬濟，可不由著你就擠了。」又一人說：「你恁年小小的，怎乾的這營生？捱的這大扛頭子？」侯林兒喝開眾人，罵：「怪花子，你只顧奚落他怎的？」一面散了鍬鑿筐扛，派眾人抬土的抬土，和泥的和泥，打雜的打雜。

原來曉月長老，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，造飯與各作匠人吃。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，一個眼瞎，穿著皂直裰，精著

腳，腰間束著爛絨條，也不會看經，只會念佛，善會麻衣神相。眾人都叫他做葉道。一日做了工下來，眾人都吃畢飯，也有閑坐的，卧的，也有蹲著的。只見敬濟走向前，問葉頭陀討茶吃。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。內有一人說：「葉道，這個小伙子兒是新來的，你相他一相。」又一人說：「你相他相，倒相個兄弟。」一個說：「倒相個二尾子。」葉頭陀教他近前，端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色怕嫩兮又怕嬌，聲嬌氣嫩不相饒。老年色嫩招辛苦，少年色嫩不堅牢。只吃了你麵皮嫩的虧，一生多得陰人寵愛。八歲十八二十八，做作百般人可愛，縱然弄假又成真。休怪我說，一生心伶機巧，常得陰人發跡。你今多大年紀？」敬濟道：「我二十四歲。」葉道道：「虧你前年怎麼過來，吃了你印堂太窄，子喪妻亡，懸壁昏暗，人亡家破；唇不蓋齒，一生惹是招非；鼻若竈門，家私傾散。那一年遭官司口舌，傾家散業，見過不

曾？」敬濟道：「都見過了。」葉頭陀道：「只一件，你這山根不宜斷絕。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：『山根斷兮早虛花，祖業飄零定破家。』」早年父祖丟下家業，不拘多少，到你手裡，都了當了。你上停短兮下停長，主多成多敗，錢財使盡又還來。總然你久後營得家計，猶如烈日照冰霜。你如今往後，還有一步發跡，該有三妻之命。克過一個妻宮不曾？」敬濟道：「已克過了。」葉頭陀道：「後來還有三妻之會，但恐美中不美。三十上，小人有些不足，花柳中少要行走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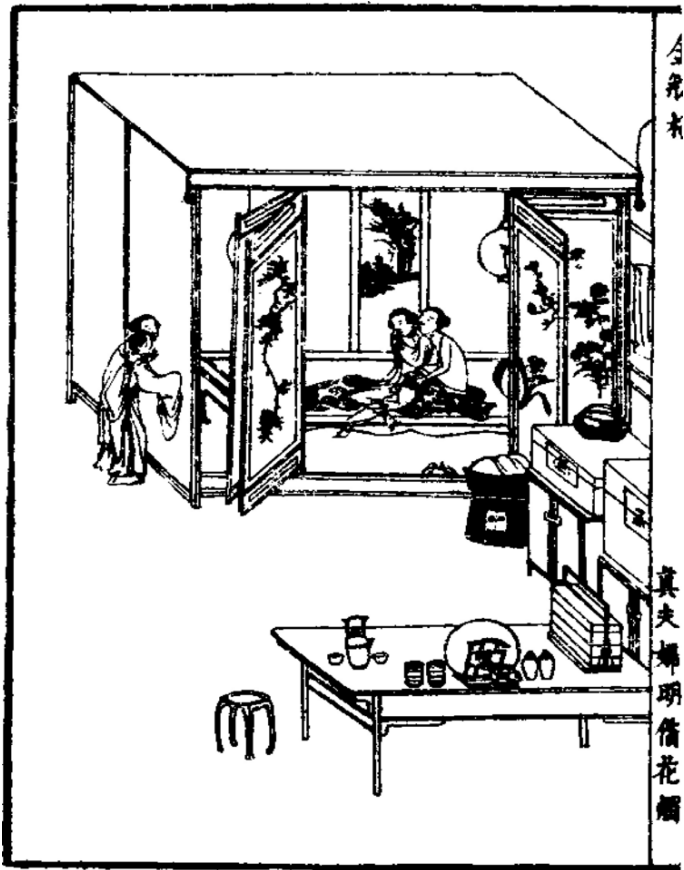
「一個人說：『葉道，你相差了，他還與人家做老婆，那有三個妻來？』」眾人正笑做一團，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了，各人都拿鍬鑿筐扛，上工做活去了。如此者，敬濟在水月寺，也做了約一月光景。

一日，三月中旬天氣，敬濟正與眾人抬出土來，在山門

牆下，倚著牆根，嚮日陽蹲踞著捉身上虱蟻。只見一個人，頭帶萬字頭巾，身穿青窄衫，紫裏肚，腰系纏帶，腳穿扁靴，騎著一匹黃馬，手中提著一籃鮮花兒。見了敬濟，猛然跳下馬來，向前深深的唱了諾，便叫：「陳舅，小人那裡沒尋，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。」倒唬了敬濟一跳。連忙還禮不迭，問：「哥哥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，自從舅舅府中官事出來，奶奶不好直到如今，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找尋舅舅，不知在這裡。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到外莊上，折取這幾雜芍藥花兒，打這裡過，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？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，二者小人有緣。不消猶豫，就騎上馬，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。」那眾做工的人看著，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。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，騎上馬，張勝緊緊跟隨，徑往守備府中來。正是：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月明何處樓？有詩為證：

白玉隱於頑石里，黃金埋在污泥中。今朝貴人提拔起，
如立天梯上九重。





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

花燭

詞曰：

追悔當初辜深願，經年價，兩成幽怨。任越水吳山，似屏如障堪游玩，奈獨自慵抬眼。

賞煙花，聽弦管，徒歡娛，轉加腸斷。總時轉丹青，強拈書信頻頻看，又曾似親眼見。

話說陳敬濟，到於守備府中，下了馬，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。春梅分付，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，用香湯沐浴了身

體，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，與他更換了。然後稟了春梅。那時守備還未退廳，春梅請敬濟到後堂，盛妝打扮，出來相見。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，讓姐姐受禮。那春梅受了半禮，對面坐下。敘了寒溫離別之情，彼此皆眼中垂淚。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，見無人在根前，使眼色與敬濟，悄悄說：「等住回他若問你，只說是姑表兄弟。我大你一歲，二十五歲了，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。」敬濟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不一時，丫鬟拿上茶來，兩人吃了茶，春梅便問：「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？守備不知是我的親，錯打了你，悔的要不的。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，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裡，不好安插你的。所以放你去了。落後打發了那賤人，才使張勝到處尋你不著，誰知你在城外做工，流落至此地位。」敬濟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一言難盡。自從與你相別，要娶六姐，我父親死在東京，來遲了，不曾

娶成，被武松殺了。聞得你好心，葬埋了他永福寺，我也到那裡燒紙來。落後又把俺娘沒了，剛打發喪事出去，被人坑陷了資本。來家又是大姐死了，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，床帳妝奩，都搬的去了。打了一場官司，將房兒賣了，弄的我一貧如洗。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庵周濟，把我才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。不料又被光棍打了，拴到咱府中。自從咱府中出去，投親不理，投友不顧，因此在寺內僱工。多虧姐姐掛心，使張管家尋將我來，得見姐姐一面，猶如再世為人了。」說到傷心處，兩個都哭了。

正說話中間，只見守備退廳，左右掀開帘子，守備進來。這陳敬濟向前，倒身下拜。慌的守備答禮相還，說：「嚮日不知是賢弟，被下人隱瞞，誤有衝撞，賢弟休怪。」敬濟道：「不才有話，一向缺禮，有失親近，望乞恕罪。」又

磕下頭去。守備一手扯起，讓他上坐。敬濟乖覺，那裡肯，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。守備關席，春梅陪他對坐下。須臾，換茶上來。吃畢，守備便問：「賢弟貴庚？一向怎的不見？如何出家？」敬濟使告說：「小弟虛度二十四歲。俺姐姐長我一歲，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。向因父母雙亡，家業凋喪，妻又沒了，出家在晏公廟。不知家姐嫁在府中，有失探望。」守備道：「自從賢弟那日去後，你令姐晝夜憂心，常時啾啾唧唧，不安直到如今。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著，不期今日相會，實乃三生有緣。」

看官聽說，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，也該認得陳敬濟，原來守備為人老成正氣，舊時雖然來往，並不留心管他家閑事。就是時常宴會，皆同的是荊都監、夏提刑一班官長，並未與敬濟見面。況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，那裡還想的

到西門慶家女婿？所以被他一人瞞過，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。一面分付左右放桌兒，安排酒上來。須臾，擺設許多杯盤餚饌，湯飯點心，堆滿桌上，銀壺玉盞，酒泛金波。守備相陪敘話，吃至晚來，掌上燈燭方罷。守備分付家人周仁，打掃西書院乾淨，那裡床帳都有。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，與他安歇。又撥了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。又包出兩套綢絹衣服來，與他更換。每日飯食，春梅請進後邊吃。正是：一朝時運至，半點不由人。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但見：

行見梅花臘底，忽逢元旦新正。不覺艷杏盈枝，又早新荷貼水。

敬濟在守備府里，住了個月有餘。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，春梅的生日。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，一盤壽桃，一盤壽

麵，兩隻湯鵝，四隻鮮雞，兩盤果品，一壇南酒。玳安穿青衣拿貼兒送來。守備正在廳上坐的，門上人稟報，抬進禮來。玳安遞上貼兒，扒在地下磕頭。守備看了禮貼兒，說道：「多承你奶奶費心，又送禮來。」一面分付家人：「收進禮去，討茶來與大官兒吃。把禮貼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。封了一方手帕、三錢銀子與大官兒，抬盒人錢一百文，拿回貼兒，多上覆。」說畢，守備穿了衣服，就起身拜人去了。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，討回貼兒。只見一個年少的，戴著瓦楞帽兒，穿著青紗道袍，涼鞋淨襪，從角門裡走出來，手中拿著貼兒賞錢，遞與小伴當，一直往後邊去了。「可霎作怪，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。他如何卻在這裡？」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，打發出門。

到於家中，回月娘話。見回貼上寫著「周門龐氏斂衽拜

「。月娘便問：『你沒見你姐？』玳安道：『姐姐倒沒見，倒見姐夫來。』月娘笑道：『怪囚，你家倒有恁大姐夫！守備好大年紀，你也叫他姐夫。』玳安道：『不是守備，是咱家的陳姐夫。我初進去，周爺正在廳上，我遞上貼兒與他磕了頭，他說：『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。』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，『把貼兒拿與你舅收了，討一方手帕、三錢銀子與大官兒，抬盒人是一百文錢。』說畢，周爺穿衣服出來，上馬拜人去了。半日，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，遞與伴當回貼賞賜，他就進後邊去了，我就押著盒擔出來。不是他卻是誰？」

月娘道：『怪小囚兒，休胡說白道的。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裡討吃？不是凍死，就是餓死，他平白在那府里做甚麼？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，肯招攬下他？』玳安道：『奶奶敢和我兩個賭，我看得千真萬真，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。』

月娘道：『他穿著甚麼？』玳安道：『他戴著新瓦楞帽

兒，金簪子。身穿著青紗道袍，涼鞋淨襪。吃的好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我不信，不信。」這裡說話不題。

卻說陳敬濟進入後邊，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，描畫雙蛾。敬濟拿吳月娘禮貼兒與他看。因問：「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？是那裡緣故？」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，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，訴說一遍。後來怎生平安兒偷瞭解當舖頭面，吳巡簡怎生夾打平安兒，追問月娘姦情之事，薛嫂又怎生說人情，守備替他處斷了事，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。正月里，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，勾搭連環到如今。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，說了一遍。敬濟聽了，把眼瞅了春梅一眼，說：「姐姐，你好沒志氣。想著這賊淫婦那咱，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拆散開了，又把六姐命喪了，永世千年，門裡門外不相逢才好，反替他去說人情兒。那怕那吳典恩拷打玳

安小廝，供出姦情來，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，出醜見官，管咱每大腿事？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，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？有我早在這裡，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。他是我仇人，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？六月連陰——想他好情兒！——幾句話，說得春梅閉口無言。這春梅道：「過往勾當，也罷了，還是我心好，不念舊仇。」敬濟道：「如今人好心不得這報哩。」春梅道：「他既送了禮，莫不白受他的？他還等著我這裡人請他去哩。」敬濟道：「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，又請他怎的？」春梅道：「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。丟個貼兒與他，來不來隨他就是了。他若來時，你在那邊書院內，休出來見他，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。」敬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，走到前邊，寫了貼兒。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。月娘打扮出門，教奶子如意兒抱著孝哥兒，坐著一頂小轎，玳安跟隨，來到府中。春梅、孫二娘都打扮出

來，迎接至後廳相見，敘禮坐下。如意兒抱著孝哥兒，相見磕頭畢。敬濟躲在那邊書院內，不走出來，由著春梅、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。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、鄭嬌兒彈唱，俱不必細說。

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。只見一個小伴當，打後邊拿著一盤湯飯點心下飯，往西角門書院中走。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，小伴當說：「是與舅吃的。」玳安道：「代舅姓甚麼？」小伴當道：「姓陳。」這玳安賊，悄悄後邊跟著他到西書院。小伴當便掀帘子進去，放卓兒吃。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，依舊坐在廂房內。直待天晚，家中燈籠來接，吳月娘轎子起身。到家，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：「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。」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，兩家都不相往還。正是：

誰知豎子多間阻，一念翻成怨恨媒。

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，人都不知。或守備不在，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，閑時下棋調笑，無所不至。守備在家，便使丫頭小廝拿飯往書院與他吃。或白晝里，春梅也常往書院內，和他坐半日，方歸後邊來。彼此情熱，俱不必細說。

一日，守備領人馬出巡，正值五月端午佳節。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，和孫二娘、陳敬濟吃雄黃酒，解粽歡娛。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。春梅令海棠、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。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、微雨生涼的時分。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來相勸。酒過數巡，孫二娘不勝酒力，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。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，猜

枚行令，你一杯，我一杯。不一時，丫鬟掌上紗燈來，養娘金匱、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。敬濟輸了，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。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，見敬濟不去，又使月桂來，分付：「他不來，你好歹與我拉將來。拉不將來，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。」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，推開門，見敬濟歪在床上，推打鼾睡，不動。月桂說：「奶奶叫我來請你老人家，請不去，要打我哩。」那敬濟口裡喃喃啞啞說：「打你不乾我事。我醉了，吃不的了。」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，推著他：「我好歹拉你去，拉不將你去，也不算好漢。」推拉的敬濟急了，黑影子裡佯裝著醉，作耍當真，攙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。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腦說：「人好意叫你，你就大不正，倒做這個營生。」敬濟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若肯了，那個好意做大不成？」又按著親了個嘴，方走到花亭上。月桂道：「奶奶要打我，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。」

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鐘，兩個下盤棋，賭酒為樂。當下你一盤，我一盤，熬的丫鬟都打睡了。春梅又使月桂、海棠後邊取茶去，兩個在花亭上，解佩露相如之玉，朱唇點漢署之香。正是：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，旁有墜釵雙鳳翹。有詩為證：

花亭歡洽鬢雲斜，粉汗凝香沁絳紗。深院日長人不到，試看黃鳥啄名花。

兩個正幹得好，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：「請奶奶後邊去，金哥睡醒了，哭著尋奶奶哩。」春梅陪敬濟又吃了兩鐘酒，用茶嗽了口，然後抽身往後邊來。丫鬟收拾了家活，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朝廷敕旨下來，命守備領本部人馬，會同濟州府

知府張叔夜，徵剿梁山泊賊王宋江，早晚起身。守備對春梅說：「你在家看好哥兒，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。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，若早僥幸得功，朝廷恩典，升他一官半職，於你面上，也有光輝。」這春梅應諾了。遲了兩三日，守備打點行裝，整率人馬，留下張勝、李安看家，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。不題。

一日，春梅叫將薛嫂兒來，如此這般和他說：「他爺臨去分付，叫你替我兄弟尋門親事，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，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，只要好模樣兒，聯明伶俐些的。他性兒也有些厥劣。」薛嫂兒道：「我不知道他也怎的？不消你老人家分付。想著大姐那等的還嫌哩。」春梅道：「若是尋的不好，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？我要趕著他叫小妗子兒哩，休要當耍子兒。」說畢，春梅令丫鬢擺茶與他吃。只見

陳敬濟進來吃飯。薛嫂向他道了萬福，說：「姑夫，你老人家一向不見，在那裡來？且喜呀，剛剛奶奶分付，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，你怎麼謝我？」那陳敬濟把臉兒迸著不言語。薛嫂道：「老花子怎的不言語？」春梅道：「你休要叫他姑夫，那個已是揭過去的帳了，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。」薛嫂道：「真該打，我這片子狗嘴，只要叫錯了，往後趕著你只叫舅爺罷。」那敬濟忍不住，撲吃的笑了，說道：「這個才可到我心上。」那薛嫂撒風撒痴，趕著打了他一下，說道：「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，我又不是你影射的，怎麼可在你心上？」連春梅也笑了。

不一時，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，說道：「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著，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，就來說。」春梅道：「財禮羹果，花紅酒禮，頭面衣服，不少他的，只要好人家

好女孩兒，方可進入我門來。」薛嫂道：「我曉得，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。」良久，敬濟吃了飯，往前邊去了。薛嫂兒還坐著，問春梅：「他老人家幾時來的？」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：「我尋得他來，做我個親人兒。」薛嫂道：「好好，你老人家有後眼。」又道：「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，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？」春梅道：「他先送禮來，我才使人請他，坐了一日去了。」薛嫂道：「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，整亂了一日。心內要來，急的我要不的。」又問：「他陳舅，也見他那頭大娘來？」春梅道：「他肯下氣見他？為請他，好不和我亂成一塊。嗔我替他家說人情，說我沒志氣。那怕吳典恩打著小廝，攀扯他出官才好，管你腿事？你替他尋分上，想著他昔日好情兒？」薛嫂道：「他老人家也說的是，及到其間，也不計舊仇罷了。」春梅道：「咱既受了他禮，不請他來坐坐兒，又使不的。寧可教他不

仁，休要咱不義。」薛嫂道：「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，休的心忒好了！」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，提著花箱兒，拜辭出門。

過了兩日，先來說：「城裡朱千戶家小姐，今年十五歲，也好陪嫁，只是沒了娘的兒了。」春梅嫌小不要。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，年二十二歲。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，在大爺手內聘嫁，沒甚陪送，也不成。都回出婚帖兒來。又遲了幾日，薛嫂兒送花兒來，袖中取出個婚貼兒，大紅段子上寫著：「開段鋪葛員外家大女兒，年二址歲，屬雞的，十一月十五日時生，小字翠屏。」「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，五短身材，瓜子麵皮，溫柔典雅，聯明伶俐，針指女工，自不必說。父母俱在，有萬貫錢財。在大街上開段子鋪，走蘇杭、南京，無比好人家。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。」春梅

道：「既是好，成了這家的罷。」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。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。正是：欲向繡房求艷質，須憑紅葉是良媒。有詩為證：

天仙機上系香羅，千里姻緣竟足多。天上牛郎配織女，人間才子伴嬌娥。

這裡薛嫂通了信來，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里，情願做親，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。春梅這裡備了兩抬茶葉、糧餅、羹果，教孫二娘坐轎子，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。回來對春梅說：「果然好個女子，生的一表人才，如花似朵，人家又相當。」春梅這裡擇定吉日，納采行禮。十六盤羹果茶餅，兩盤頭面，二盤珠翠，四抬酒，兩牽羊，一頂鬢髻，全副金銀頭面簪環之類。兩件羅段袍兒，四季衣服。其餘綿花

布絹，二十兩禮銀，不必細說。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，準娶過門。春梅先問薛嫂兒：「他家那裡有陪床使女沒有？」薛嫂兒道：「床帳妝奩都有，只沒有使女陪床。」春梅道：「咱這裡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，與他房裡使喚，掇桶子倒水方便些。」薛嫂道：「有，我明日帶一個來。」

到次日，果然領了一個丫頭，說：「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，今年才十三歲。黃四因用下官錢糧，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，都為錢糧捉拿在監里追贓，監了一年多，家產盡絕，房兒也賣了。李二先死，拿兒子李活監著。咱家保官兒那兒僧寶兒，如今流落在外，與人家跟馬哩。」春梅道：「是來保？」薛嫂道：「他如今不叫來保，改了名字叫湯保了。」春梅道：「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，要多少銀子？」薛嫂道：「只要四兩半銀子。緊等著要交贓

去。」春梅道：「甚麼四兩半，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。」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，寫了文書。改了名字，喚做金錢兒。

話休饒舌，又早到六月初八。春梅打扮珠翠鳳冠，穿通袖大紅袍兒，束金鑲碧玉帶。坐四人大轎，鼓樂燈籠，娶葛家女子，奠雁過門。陳敬濟騎大白馬，揀銀鞍轡，青衣軍牢喝道。頭戴儒巾，穿著青段圓領，腳下粉底皂靴，頭上簪著兩支金花。正是：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名時。一番拆洗一番新。到守備府中，新人轎子落下。頭蓋大紅銷金蓋袱，添妝含飯，抱著寶瓶進入大門。陰陽生引入畫堂，先參拜了堂，然後歸到洞房。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，然後出來。陰陽生撒帳畢，打發喜錢出門，鼓手都散了。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，騎馬打燈籠，往岳丈

家謝親。吃的大醉而歸。晚夕女貌郎才，未免燕爾新婚，交媾雲雨。正是：得多少——
春點杏桃紅綻蕊，風欺楊柳綠翻腰。

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著。兩個被底鴛鴦，帳中鸞鳳，如魚似水，合歡歡娛。三日完飯，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採，鼓樂笙歌，請親眷吃會親酒，俱不必細說。每日春梅吃飯，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。彼此以姑妯稱之，同起同坐。丫頭養娘、家人媳婦，誰敢道個不字？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，與他做房，裡面鋪著床帳，糊的雪洞般齊整，垂著簾幃。外邊西書院，是他書房。裡面亦有床榻、幾席、古書並守備往來書柬拜貼，並各處遞來手本揭貼，都打他手裡過。春梅不時出來書院中，和他閑坐說話，兩個暗地交情。正是：

朝陪金谷宴，暮伴綺樓娃。休道歡娛處，流光逐落霞。

金瓶梅

第九十八回

陳敬濟臨濟逢舊識





夕月夜

韓愛姐翠館遇情郎

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

館遇情郎

詩曰：

教坊脂粉洗鉛華，一片閑心對落花。
舊曲聽來猶有恨，故園歸去已無家。

雲鬢半輓臨妝鏡，兩淚空流濕絳紗。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樽前重與訴琵琶。

話說一日，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，領人馬剿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，萬餘草寇，都受了招安。地方平復，

表奏朝廷，大喜。加升張叔夜為都御史、山東安撫大使、升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，管理分巡河道，提察盜賊。部下從徵有功人員，各升一級。軍門帶得敬濟名字，升為參謀之職，月給米二石，冠帶榮身。守備至十月中旬，領了敕書，率領人馬來家。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。春梅滿心歡喜，使陳敬濟與張勝、李安出城迎接。家中廳上排設酒筵，慶官賀喜。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。守備下馬，進入後堂，春梅、孫二娘接著。參賀已畢，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，頭戴冠帽，腳穿皂靴，束著角帶，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。守備見好個女子，賞了一套衣服、十兩銀子打頭面，不在話下。

晚夕，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，未免敘些家常事務。春梅道：「為娶我兄弟媳婦，又費許多東西。」守備道：「阿

呀，你止這個兄弟，投奔你來，無個妻室，不成個前程道理。就是費了幾兩銀子，不曾為了別人。」春梅道：「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，足以榮身勾了。」守備道：「朝廷旨意下來，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。你在家看家，打點些本錢，教他搭個主管，做些大小買賣。三五日教他下去，查算帳目一遭，轉得些利錢來，也勾他攪計。」春梅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」兩個晚夕，夫妻同歡，不可細述。在家中住了十個日子，到十一月初旬時分，守備收拾起身。帶領張勝、李安，前去濟南到任，留周仁、周義看家。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。

一日，春梅向敬濟商議：「守備教你如此這般，河下尋些買賣，搭個主管，覓得些利息，也勾家中費用。」這敬濟聽言，滿心歡喜。一日，正打街前走，尋覓主管伙計。也是

合當有事，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，作揖說：「哥怎的一向不見？」敬濟道：「我因亡妻為事，又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，坑陷的我一貧如洗。我如今又好了，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，又娶了親事，升做參謀，冠帶榮身。如今要尋個伙計作些買賣，一地裡沒尋處。」陸秉義道：「楊光彥那廝拐了你貨物，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伙計，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，又放債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，好不獲大利息。他每日穿好衣，吃好肉，騎著一匹驢兒，三五日下去走一遭，算帳收錢，把舊朋友都不理。他兄弟在家開賭場，鬥雞養狗，人不敢惹他。」敬濟道：「我去年曾見他一遍，他反面無情，打我一頓，被一朋友救了。我恨他入於骨髓。」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。兩人計議：「如何處置他，出我這口氣？」陸秉義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：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咱如今將理和他說，不見棺

材不下淚，他必然不肯。小弟有一計策，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，只寫一張狀子，把他告到那裡，追出你貨物銀子來。就奪了這座酒店，再添上些本錢，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。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，查算帳目，管情見一月，你穩拍拍的有四十兩銀子利息，強如做別的生意。一看官聽說，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樁事，有分數，數個人死於非命。陳敬濟一種死，死之太苦；一種亡，亡之太屈。正是：

非乾前定數，半點不由人。

敬濟聽了，道：「賢弟，你說的是。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。這買賣成了，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。」當下兩個吃了回酒，各下樓來，還了酒錢。敬濟分付陸二哥：「兄弟，千萬謹言。」陸二郎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各散回家。

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：「爭奈他爺不在，如何理會？」有老家人周忠在旁，便道：「不要緊，等舅寫了一張狀子，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，拿爺個拜貼兒，都封在裡面。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，把這姓楊的拿去衙門中，一頓夾打追問，不怕那廝不拿出銀子來。」敬濟大喜，一面寫就一紙狀子，拿守備拜貼，彌封停當，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。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，門上人稟道：「帥府周爺差人下書。」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，問周爺上任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拆開封套觀看，見了拜貼、狀子。自恁要做法上，即便批行，差委緝捕番捉，往河下拿楊光彥去。回了個拜貼，付與周忠：「到家多上覆你爺、奶奶，待我這裡追出銀兩，伺候來領。」周忠拿回貼到府中，回覆了春梅說話：「即時準行拿人去了。待追出銀子，使人領去。」敬濟看見兩個折貼上面寫著：「侍生何永壽、張懋德頓首拜」。

敬濟心中大喜。

遲不上兩日光景，提刑緝捕觀察番捉，往河下把楊光彥並兄弟楊二風都拿到衙門中。兩位官府，據著陳敬濟狀子審問。一頓夾打，監禁數日，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，一百桶生眼布。其餘酒店中家活，共算了五十兩，陳敬濟狀上告著九百兩，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。把房兒賣了五十兩，家產盡絕。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，和謝胖子合伙。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，共湊了一千兩之數。委付陸秉義做主管，重新把酒樓裝修、油漆彩畫，闌干灼耀，棟宇光新，桌案鮮明，酒餚齊整。真個是：

啟瓮三家醉，開樽十里香。神仙留玉佩，卿相解金貂。

從正月半頭，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，見一日

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。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，在柜上掌柜。敬濟三五日騎頭口，伴當小薑兒跟隨，往河下算帳一遭。若來，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伙計，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，鋪陳床帳，安放桌椅，糊的雪洞般齊整。擺設酒席，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。陳三兒那裡往來做量酒。

一日，三月佳節，春光明媚，景物芬芳，翠依依槐柳盈堤，紅馥馥杏桃燦錦。陳敬濟在樓上，搭伏定綠闌干，看那樓下景緻，好生熱鬧。有詩為證：

風拂煙籠錦繡妝，太平時節日初長。能添壯士英雄膽，善解佳人愁悶腸。

三尺曉垂楊柳岸，一竿斜插杏花旁。男兒未遂平生志，且樂高歌入醉鄉。

一日，敬濟在樓窗後瞧看，正臨著河邊，泊著兩隻剝船。船上載著許多箱籠，卓凳家活，四五個人，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。船上有兩個婦人，一個中年婦人，長挑身材，紫膛色；一個年小婦人，搽脂抹粉，生的白淨標緻，約有二十多歲。盡走入屋裡來。敬濟問謝主管：「是甚麼人？也不問一聲，擅自搬入我屋裡來。」謝主管道：「此兩個是東京來的婦人，投親不著，一時間無處尋房住，央此間鄰居範老來說，暫住兩三日便去。正欲報知官人，不想官人來問。」這敬濟正欲發怒，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，望敬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，告說：「官人息怒，非乾主管之事，是奴家大膽，一時出於無奈，不及先來宅上稟報，望乞恕罪。容略住得三五日，拜納房金，就便搬去。」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，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。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，兩情四目，不能定情。敬濟口中不言，心內暗想：「倒相那裡

會過，這般眼熟。」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，也定睛看著敬濟，說道：「官人，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爺麼？」這敬濟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你怎的認得我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不瞞姑爺說，奴是舊伙計韓道國渾家，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。」敬濟道：「你兩口兒在東京，如何來在這裡？你老公在那裡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在船上看家活。」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。

不一時，韓道國走來作揖，已是摻白須鬢，因說起：「韓中蔡太師、童太尉、李右相、朱太尉、高太尉、李太監六人，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，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。聖旨下來，拿送三法司問罪，發煙瘴地面，永遠充軍。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，家產抄沒入官。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，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。不想第二的把房兒賣

了，流落不知去向。三口兒雇船，從河道中來，不料撞遇姑夫在此，三生有幸。」因問：「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爺家裡？」敬濟把頭頂搖了一搖，說：「我也不在他家了。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，做了參謀官，冠帶榮身。近日合了兩個伙計，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，胡亂過日子。你每三口兒既遇著我，也不消搬去，便在此間住也不妨，請自穩便。」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。說罷，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。敬濟看得心癢，也使伴當小薑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。王六兒道：「不勞姑夫費心用力。」彼此俱各歡喜。敬濟道：「你我原是一家，何消計較？」敬濟見天色將晚，有申牌時分，要回家。分付主管：「咱蚤送些茶盒與他。」上馬，伴當跟隨來家，一夜心心念念，只是放韓愛姐不下。

過了一日，到第三日早起身，打扮衣服齊整，伴當小薑

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，看著做了回買賣。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。敬濟心下正要瞧去，恰好八老來請，便起身進去。只見韓愛姐見了，笑容可掬，接將出來，道了萬福：「官人請裡面坐。」敬濟到閣子內會下，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。少頃茶罷，彼此敘此舊時的閑話，敬濟不住把眼只睨那韓愛姐，愛姐一雙一雙涎澄澄秋波只看敬濟，彼此都有意了。有詩為證：

弓鞋窄窄剪春羅，香體酥胸玉一窩。麗質不勝裊娜態，一腔幽恨蹙秋波。

少頃，韓道國走出去了。愛姐因問：「官人青春多少？」敬濟道：「虛度二十六歲。」敬濟問：「姐姐青春幾何？」愛姐笑道：「奴與官人一緣一會，也是二十六歲。舊日又

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，如何又幸遇在一處，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。」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，看見關目，推個故事，也走出去了。止有他兩人對坐。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，敬濟自幼乾慣的道兒，怎不省得！便涎著臉兒，調戲答話。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，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。今見了敬濟，也是夙世有緣，三生一笑，不由的情投意合，見無人處，就走向前，挨在他身邊坐下，作嬌作痴，說道：「官人，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。」敬濟正欲拔時，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髮，一手拔下簪子來。便笑吟吟起身，說：「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走。敬濟得不的這一聲，連忙跟上樓來。正是：

風來花自舞，春入鳥能言。

敬濟跟他上樓，便道：「姐姐有甚話說？」愛姐道：「奴與你是宿世姻緣，今朝相遇，願偕枕席之歡，共效於飛之樂。」敬濟道：「難得姐姐見憐，只怕此間有人知覺。」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，搜敬濟在懷，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。兩個情興如火，按納不住，愛姐不免解衣仰臥，在床上交媾在一處。正是：

色膽如天怕甚事，鴛幃雲雨百年情。

敬濟問：「你叫幾姐？」那韓愛姐道：「奴是端午所生，就叫五姐，又名愛姐。」霎時雲收雨散，偎倚共坐。韓愛姐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，又告敬濟說：「自從三口兒東京來，投親不著，盤纏缺欠。你有銀子，見借與我父親五兩，奴按利納還，不可推阻。」敬濟應允，說：「不打緊，

姐姐開口，就兌五兩來。」兩個又坐了半日，恐怕人談論，吃了一杯茶，愛姐留吃午飯，敬濟道：「我那邊有事，不吃飯了，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。」愛姐道：「午後奴略備一杯水酒，官人不要見卻，好歹來坐坐。」

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，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。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，把前事訴說了一遍。金宗明道：「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，在大樓開店，有失拜望。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，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。」說罷，宗明歸去了。敬濟走到店中，陸主管道：「裡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，沒處尋。」正說著，恰好八老又來請。就請二位主管相陪，再無他客。敬濟就同二主管，走到裡邊房內，蚤已安排酒席齊整。敬濟上坐，韓道國主位，陸秉義、謝胖子打橫，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，八老往來篩酒下菜。吃過數

杯，兩個主管會意，說道：「官人慢坐，小人柜上看去。」起身去了。敬濟平昔酒量，不十分洪飲，又見主管去了，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杯，便覺有些醉將上來。愛姐便問：「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？」敬濟道：「這咱晚了，回去不得，明日起身去罷。」王六兒、韓道國吃了一回，下樓去了。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，遞與愛姐。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，覆上來。兩個交杯換盞，倚翠偎紅，吃至天晚。愛姐卸下濃妝，留敬濟就在樓上閣兒里歇了。當下枕畔山盟，衾中海誓，鶯聲燕語，曲盡綢繆，不能悉記。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，與翟管家做妾，曾扶持過老太太，也學會些彈唱，又能識字會寫，種種可人。敬濟歡喜不勝，就同六姐一般，正可在心上。以此與他盤桓一夜，停眠罷宿，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，約飯時才起來。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，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。兩個吃了幾杯暖酒。少頃主管

來，請敬濟那邊擺飯。敬濟梳洗畢，吃了飯，又來辭愛姐，要回去。那愛姐不舍，只顧拋淚。敬濟道：「我到家三、五日，就來看你，你休煩惱。」說畢，伴當跟隨，騎馬往城中去了。一路上分付小薑兒：「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。」小薑兒道：「小的知道，不必分付。」

敬濟到府中，只推店中買賣忙，算了帳目不覺天晚，歸來不得，歇了一夜。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，見一遭兒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。回到家中，又被葛翠屏噪聒：「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？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，把我丟在家中，獨自空房，就不思想來家。」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，不放他往河下來。店中只使小薑兒，來問主管討算利息。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。

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，或是商客來屋裡走動，吃茶吃酒。這韓道國先前嘗著這個甜頭，靠老婆衣飯肥家。況王六兒年紀雖老，風韻猶存，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，也不斷絕這樣行業，如今索性大做了。當下見敬濟不來，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，請他女兒愛姐。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，手中有千兩絲綿綢絹貨物，要請愛姐。愛姐一心想著敬濟，推心中不快，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，急的韓道國要不的。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，紫膛色，瓜子麵皮，描的夫大小鬢，涎鄧鄧一雙星眼，眼光如醉，抹的鮮紅嘴唇，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，就留下一兩銀子，在屋裡吃酒，和王六兒歇了一夜。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邊歇了，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，只在樓上不下樓來，自此以後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，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，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。韓道國也禁

過他許多錢使。

這韓愛姐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，心中思想，挨一日似三秋，盼一夜如半夏，未免害木邊之目，田下之心。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。看見小薑兒，悄悄問他：「官人如何不去？」小薑兒說：「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，不曾出門。」回來訴與愛姐。愛姐與王六兒商議，買了一副豬蹄，兩隻燒鴨，兩尾鮮魚，一盒酥餅，在樓上磨墨揮筆，寫封柬帖，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，叮嚀囑付：「你到城中，須索見陳官人親收，討回貼來。」八老懷內揣著柬帖，挑著禮物，一路無詞。來到城內守備府前，坐在沿街石台基上。只見伴當小薑兒出來，看見八老：「你又來做甚麼？」八老與他聲喏，拉在僻淨處說：「我特來見你官人，送禮來了。還有話說，我只有此等你。你可通報官人知道。」小薑隨即轉

身進去。不多時，只見敬濟搖將出來。那時約五月，天氣暑熱。敬濟穿著紗衣服，頭戴著瓦楞帽，涼鞋淨襪。八老慌忙聲喏，說道：「官人貴體好些？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，送禮來了。」敬濟接了柬帖，說：「五姐好麼？」八老道：「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，心中也不快在那裡。多上覆官人，幾時下去走走？」敬濟拆開柬帖觀看上面寫著甚言詞：

賤妾韓愛姐斂衽拜，謹啟情郎陳大官人臺下：自別尊顏，思慕之心未嘗少怠。向蒙期約，妾倚門凝望，不見降臨。昨遣八老探問起居，不遇而回。聞知貴恙欠安，令妾空懷賤望，坐卧悶懣，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。君在家，自有嬌妻美愛，又豈肯動念於妾，猶吐去之果核也。茲具腥味、茶盒數事，少伸問安誠意，幸希笑納。情照不宣。外具錦繡鴛鴦香囊一個，青絲一縷，少表寸心。仲夏念日賤

妾愛姐再拜。

敬濟看了柬帖並香囊。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，香囊上扣著「寄與情郎陳君膝下」八字，依先折了，藏在袖中。府旁側首有個酒店，令小薑兒：「領八老同店內吃鐘酒，等我寫回帖與你。」小薑不敢怠慢，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。敬濟走到書院房內，悄悄寫了回柬，又包了五兩銀子，到酒店內問八老：「吃了酒不曾？」八老道：「多謝官人好酒，吃不得了，起身去罷。」敬濟將銀子並回柬付與八老，說：「到家多多拜上五姐，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，過三兩日，我自去看他。」八老收了銀、柬，一直去了。敬濟回家，走入房中，葛翠屏便問：「是誰家送的禮物？」敬濟悉言：「店主人謝胖子，打聽我不快，送禮物來問安。」翠屏亦信其實。兩口兒計議，交丫鬢金錢兒拿盤子，拿了一隻燒鴨，一尾鮮

血，半副蹄子，送到後邊與春梅吃，說是店主人家送的，也不查問。此事表過不題。

卻說八老到河下，天已晚了，入門將銀、柬都付與愛姐收了。拆開銀、柬，燈下觀看，上面寫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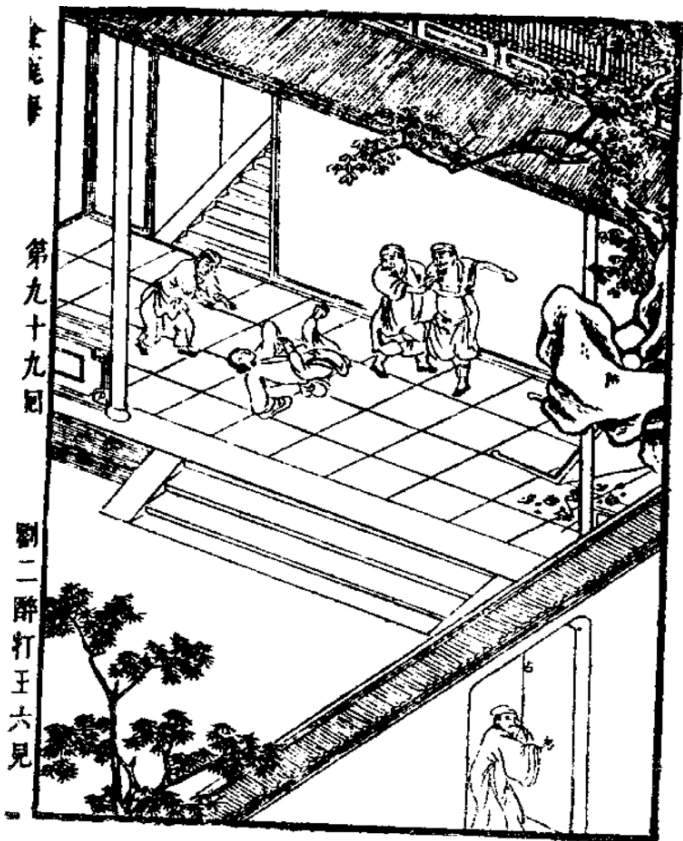
愛弟敬濟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姐妝次：向蒙會問，又承厚款，亦且雲情雨意，祚席鐘愛，無時少怠。所雲期望，正欲趨會，偶因賤軀不快，有失卿之盼望。又蒙遣人垂顧，兼惠可口佳餚，錦囊佳制，不勝感激！只在二三日間，容當面布。外具白金五兩，綾帕一方，少伸遠芹之敬，優乞心鑒，萬萬。敬濟再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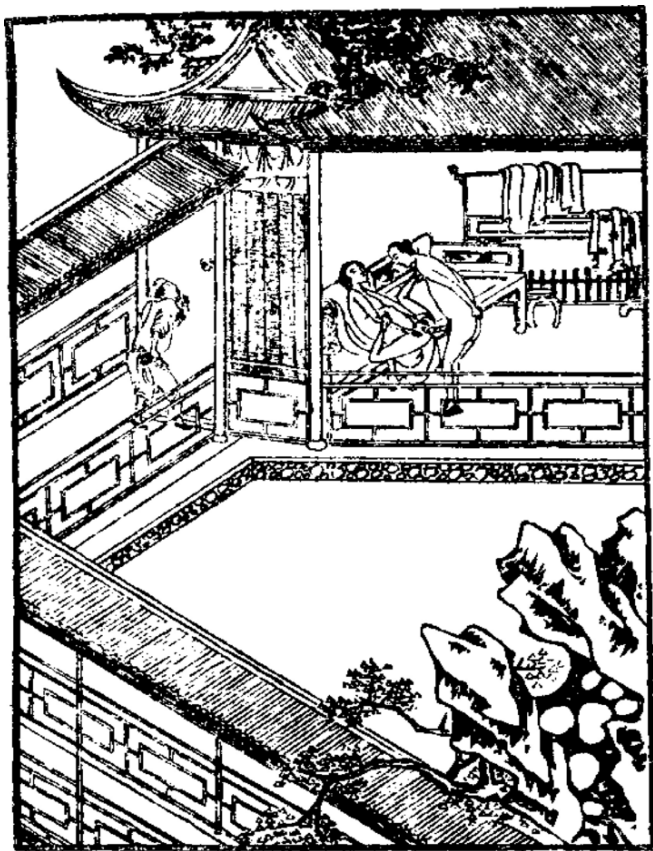
愛姐看了，見帕上寫著四句詩曰：

吳綾帕兒織迴文，灑翰揮毫墨跡新。寄與多情韓五姐，永諧鸞鳳百年情。

看畢，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。母子千歡萬喜，等候敬濟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得意友來情不厭，知心人至話相投。有詩為證：

碧紗窗下啟箋封，一紙雲鴻香氣濃。知你揮毫經玉手，相思都付不言中。





金瓶梅

張勝竊裝陳敬濟

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張敬濟

詩曰：

白雲山，紅葉樹，閱盡興亡，一似朝還暮。多少夕陽芳草渡，潮落潮生，還送人來去。

阮公途，楊子路，九折羊腸，曾把車輪誤。記得寒荒嘶馬處，翠官銀箏，夜夜歌樓曙。

右調《蘇幕遮》

話說陳敬濟，過了兩日，到第三日，卻是五月二十日他

的生日，後廳整置酒餚，與他上壽，合家歡樂了一日。次日早辰，敬濟說：「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，今日沒事，去走一走，一者和主管算帳，二來就避炎暑，走走便回。」春梅分付：「你去坐一乘轎子，少要勞碌。」交兩個軍牢抬著轎子，小薑兒跟隨，徑往河下在酒樓店中來。

一路無詞，午後時分到了，下轎進入裡面。兩個主管齊來參見，說：「官人貴體好些？」敬濟道：「生受二位伙計掛心。」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，坐了一回便起身，分付主管：「查下帳目，等我來算。」就轉身到後邊。八老又早迎見，報與王六兒夫婦。韓愛姐正在樓上，憑欄盼望，揮毫作詩遣懷。忽報陳敬濟來了，連忙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走下樓來。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，說道：「官人，貴人難見面，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裡？」敬濟與他母子作了揖，同進

閣兒內坐定。少頃，王六兒點茶上來。吃畢茶，愛姐道：「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。」敬濟上的樓來，兩個如魚得水，似膝投膠，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。愛姐硯臺底下，露出一幅花箋，敬濟取來觀看。愛姐便說：「此是奴家盼你不來，作得一首詩，以消遣悶懷，恐污官人貴目。」敬濟念了一遍，上寫著：

倦倚繡床愁懶動，閑垂錦帳鬢鬢低。玉郎一去無消息，一日相思十二時。

敬濟看了，極口稱羨不已。不一時，王六兒安排酒餚上樓，撥過鏡架，就擺在梳妝卓上。兩個並坐，愛姐篩酒一杯，雙手遞與敬濟，深深道個萬福，說：「官人一向不來，妾心無時不念。前八老來，又多謝盤纏，舉家感之不盡。」

敬濟接酒在手，還了喏，說：「賤疾不安，有失期約，姐姐休怪。」酒盡，也篩一杯敬奉愛姐吃過，兩個坐定，把酒來斟。王六兒、韓道國上來，也陪吃了幾杯，各取方便下樓去了，教他二人自在吃幾杯，敘些闊別話兒。良久，吃得酒濃時，情興如火，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。交歡之際，無限恩情。穿衣起來，洗手更酌，又飲數杯。醉眼朦朧，餘興未盡。這小郎君，一向在家中不快，又心在愛姐，一向未與渾家行事。今日一旦見了情人，未肯一次即休。正是生死冤家，五百年前撞在一處，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。少頃，情竇復起，又乾一度。自覺身體困倦，打熬不過，午飯也沒吃，倒在床上就睡著了。

也是合當禍起，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，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。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、餚品、果子來配

酒。兩個在下邊行房。落後韓道國買將果菜來，三人又吃了幾杯。約日西時分，只見灑家店坐地虎劉二，吃的酩酊大醉，驀開衣衫，露著一身紫肉，提著拳頭走來酒樓下，大叫：「採出何蠻子來！」唬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，恐他聽見，慌忙走出櫃來，向前聲諾，說道：「劉二哥，何官人並不曾來。」這劉二那裡依聽。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裡，一手把門帘扯去半邊，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，心中大怒，便罵何官人：「賊狗男女，我肉你娘！那裡沒尋你，卻在這裡。你在我店中，占著兩個粉頭，幾遭歇錢不與，又塌下我兩個月房錢，卻來這裡養老婆！」那何官人忙出來道：「老二你休怪，我去罷。」那劉二罵道：「去你這狗入的！」不防颯的一拳來，正打在何官人面上，登時就青腫起來。那何官人也不顧，徑奪門跑了。劉二將王六兒酒卓，一腳登翻，家活都打了。王六兒便罵道：「是那裡少死

的賊殺了！無事來老娘屋裡放屁。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！

「被劉二向前一腳，踩了個仰八叉，罵道：『我入你淫婦娘！你是那裡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？不來老爺手裡報過，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？還與我搬去！若搬遲，須吃我一頓好拳頭。』那王六兒道：『你是那裡來的光棍搗子？老娘就沒了親戚兒？許你便來欺負老娘，要老娘這命做甚麼？』一頭撞倒哭起來。劉二罵道：『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，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！』這裡喧亂，兩邊鄰舍並街上過往人，登時圍看約有許多。有知道的旁邊人說：『王六兒，你新來不知，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，有名坐地虎劉二。在灑家店住，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，降酒店的領袖。你讓這些兒罷，休要不知利害。這地方人，誰敢惹他！』王六兒道：『還有大似他的，睬這殺才做甚麼？』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凶，和謝胖子做好做歹，把他勸的去了。

陳敬濟正睡在床上，聽見樓下攘亂，便起來看，時天已日西時分，問：「那裡攘亂？」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裡去了，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，如此這般告訴說：「那裡走來一個殺才搗子，諱名喚坐地虎劉二，在灑家店住，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。因尋酒店，無事把我踢打，罵了恁一頓去了。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。」一面放聲大哭起來。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。兩個主管隱瞞不住，只得說：「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劉二，來這裡尋何官人討房錢，見他在屋裡吃酒，不由分說，把帘子扯下半邊來，打了何官人一拳，唬的何官人跑了。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，踢了一交，烘的滿街人看。」敬濟聽了，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，被他打的劉二了。欲要聲張，又恐劉二潑皮行凶，一時鬥他不過。又見天色晚了，因問：「劉二那廝如今在那裡？」主管道：「被小人勸他回去了。」敬濟安撫王六兒道：「你母子

放心，有我哩，不妨事。你母子只情住著，我家去自有處置。」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，打發起身，伴當跟隨。剛趕進城來，天已昏黑，心中甚惱。到家見了春梅，交了利息銀兩，歸入房中。

一宿無話。到次日，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，展轉尋思：「且住，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，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，斷送了他性命。叵耐這廝，幾次在我身上欺心，敢說我是他尋得來，知我根本出身，量視我禁不得他。」正是：

冤仇還報當如此，機會遭逢莫遠圖。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一日，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，見了愛姐母子，說：「外

日吃驚。」又問陸主管道：「劉二那廝可曾走動？」陸主管道：「自從那日去了，再不曾來。」又問韓愛姐：「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？」愛姐道：「也沒曾來。」這敬濟吃了飯，算畢帳目，不免又到愛姐樓上。兩個敘了回衷腸之話，乾訖一度出來，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，如此這般，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樁破綻。這陳三兒千不合，萬不合，說出張勝包占著府中出來的雪娥，在灑家店做表子。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，加三討利，舉放私債，逞著老爺名壞事。這敬濟聽記在心，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，和主管算了帳目，包了利息銀兩，作別騎頭口來家。

閑話休題。一向懷意在心，一者也是冤家相湊，二來合當禍起。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，見大金人馬犯邊，搶至腹內地方，聲息十分緊急。天子慌了，與大臣計議，差官往北

國講和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，金銀彩帛數百萬。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，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，宣帝號為欽宗。皇帝在位，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，退居龍德宮。朝中升了李綱為兵部尚書，分部諸路人馬。種師道為大將，總督內外軍務。

一日，降了一道敕書來濟南府，升周守備為山東都統制，提調人馬一萬，前往東昌府駐扎，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，防守地方，阻擋金兵。守備領了敕書，不敢怠慢，一面叫過張勝、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，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。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，也撰得巨萬金銀。都裝在行李馱箱內，委托二人押到家中：「交割明白，晝夜巡風仔細。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，調領四路兵馬，打清河縣起身。」二人當日領了鈞旨，打點車輛，起身先行。一路無詞。有日到了府中，交割明白，二人晝夜內外巡風，不在話

下。

卻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，守備升了山東統制，不久將到，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，等守備來家，發露張勝之事。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，他獨自在西書房寢歇，春梅驀進房中看他。見丫鬟跟隨，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。不防張勝搖著鈴，巡風過來，到書院角門外，聽見書房內仿佛有婦人笑語之聲，就把鈴聲按住，慢慢走來窗下竊聽。原來春梅在裡面與敬濟交媾。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：「叵耐張勝那廝，好生欺壓於我，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，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。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，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，來打我的酒店，把酒客都打散了。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，在那裡開巢窩，放私債，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，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。我幾次含忍，

不敢告姐姐說，趁姐夫來家，若不早說知，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。」春梅聽了，說道：「這廝恁般無禮。雪娥那賤人，我賣了他，如何又留住在外？」敬濟道：「他非是欺壓我，就是欺壓姐姐一般。」春梅道：「等他爺來家，交他定結果了這廝。」

常言道：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」兩個只管在內說，卻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明白白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此時教他算計我，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。」一面撒下鈴，走到前邊班房內，取了把解腕鋼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在石上磨了兩磨，走入書院中來。不想天假其便，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。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，慌慌走來叫春梅，報說：「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，快請奶奶看去。」唬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，奔了後房中看孩兒去了。剛進去了，那

張勝提著刀子，徑奔到書房內，不見春梅，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。見他進來，叫道：「阿呀，你來做甚麼？」張勝怒道：「我來殺你！你如何對淫婦說，倒要害我？我尋得你來不是了？反恩將仇報！常言「黑頭蟲兒不可救，救之就要吃人肉」，休走，吃我一刀子！明年今日是你死忌！」那敬濟光赤條身子，沒處躲，只摟著被，吃他拉過一邊，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。扎著軟肋，鮮血就邈出來。這張勝見他掙扎，復又一刀去，攘著胸膛上，動彈不得了。一面採著頭髮，把頭割下來，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，死於非命。張勝提刀，繞屋裡床背後，尋春梅不見，大拔步徑望後廳走。走到儀門首，只

見李安背著牌鈴，在那裡巡風。一見張勝凶神也似提著刀跑進來，便問：「那裡去？」張勝不答，只顧走，被李安攔住。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。李安冷笑，說道：「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，我的本事不用借。」早飛起右腳，只聽忒楞的一聲，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。張勝急了，兩個就揪採在一處，被李安一個潑腳，跌番在地，解下腰間纏帶登時綁了。嚷的後廳春梅知道，說：「張勝持刀入內，小的拿住了。」

那春梅方救得金哥蘇醒，聽言大驚失色。走到書院內，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，一地鮮血橫流，不覺放聲大哭。一面使人報知渾家。葛翠屏慌奔家來，看見敬濟殺死，哭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被春梅扶救蘇醒過來。拖過屍首，買棺材裝殮。把張勝墩鎖在監內，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。

那消數日，只見軍情事務緊急，兵牌來催促。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，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裡等候取齊。統制到家，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。李安將凶器放在面前，跪稟前事。統制大怒，坐在廳上，提出張勝，也不問長短，喝令軍牢，五棍一換，打一百棍，登時打死。隨馬上差旗牌快手，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劉二，鎖解前來。孫雪娥見拿了劉二，恐怕拿他，走到房中，自縊身死。旗牌拿劉二到府中，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，當日打死。烘動了清河縣，大鬧了臨清州。正是：

平生作惡欺天，今日上蒼報應。

有詩為證：

為人切莫用欺心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若還作惡無報應，

天下凶徒人食人。

當時統制打死二人，除了地方之害。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，把本錢收算來家。分付春梅在家，與敬濟修齋做七，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。留李安、周義看家，把周忠、周仁帶去軍門答應。春梅晚夕與孫二娘，置酒送餞，不覺簇地兩行淚下，說：「相公此去，未知幾時回還，出戰之間，須要仔細。番兵猖獗，不可輕敵。」統制道：「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欲，好生看守孩兒，不必憂念。我既受朝廷爵祿，盡忠報國。至於吉凶存亡，付之天也。」囑咐畢，過了一宿。次日，軍馬都在城外屯集，等候統制起程。一路無詞。有日到了東昌府下，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，打報進城。巡撫張叔夜，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，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。至公廳敘禮坐下，商議軍情，打聽聲息緊慢。駐馬

一夜，次日人馬早行，往關上防守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卻表韓愛姐母子，在謝家樓店中聽見陳敬濟已死，愛姐晝夜只是哭泣，茶飯都不吃，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，見敬濟屍首一見，死也甘心。父母、旁人百般勸解不眾。韓道國無法可處，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，敬濟靈柩已出了殯，埋在城外永福寺內。這八老走來，回了話。愛姐一心要到他墳上燒紙，哭一場，也是和他相交一場。做父母的只得依他。雇了一乘轎子，到永福寺中，問長老葬於何處。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，新墳堆便是。這韓愛姐下了轎子，到墳前點著紙袋，道了萬福，叫聲：「親郎我的哥哥！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，誰想今日死了！」放聲大哭，哭的昏暈倒了，頭撞於地下，就死過去了。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，向前扶救，叫姐姐，叫不應，越發慌了。

不想那日，正是葬的三日，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著兩乘轎子，伴當跟隨，抬三牲祭物，來與他暖墓燒紙。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，穿著縞素，頭戴孝髻，哭倒在地。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，摟抱他扶起來，又倒了，不省人事，吃了一驚。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裡的，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，把從前已往話，告訴了一遍：「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。」春梅一聞愛姐之名，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，又認得王六兒。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，說了一遍：「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之交，不料死了。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，燒紙錢，想不到這裡，又哭倒了。」當下兩個救了半日，這愛姐吐了口粘痰，方纔蘇醒，尚哽咽哭不出聲來。痛哭了一場起來，與春梅、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，他與奴說山盟，言海誓，情深意厚，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，誰知天不從人願，一旦他先死

了，撇得奴四脯著地。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，上有四句情詩。知道宅中有姐姐，奴願做小，倘不信——」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，上面寫詩四句，春梅同葛翠屏看了。詩雲：

吳綾帕兒織回紋，灑翰揮毫墨跡新。寄與多情韓五姐，永諧鸞鳳百年情。

愛姐道：「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，與他佩戴在身邊。兩面都扣繡著並頭蓮，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：寄與情郎陳君膝下。」春梅便問翠屏：「怎的不見這個香囊？」翠屏道：「在底褲子上拴著，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。」當下祭畢，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，勸他吃了些。王六兒見天色將晚，催促他起身，他只顧不思動身。一面跪著春梅、葛

翠屏哭說：「奴情願不歸父母，同姐姐守孝寡居。明日死，傍他魂靈，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，說是他妻小。」說著那淚如泉涌。翠屏只顧不言語。春梅便說：「我的姐姐，只怕年小青春，守不住，卻不誤了你好時光。」愛姐便道：「奶奶說那裡話？奴既為他，雖剜目斷鼻也當守節，誓不再配他人。」囑付他父母：「你老公婆回去罷，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。」那王六兒眼中垂淚，哭道：「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，才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。今日倒閃賺了我。」那愛姐口裡只說：「我不去了。你就留下我，到家也尋了無常。」那韓道國因見女兒堅意不去，和王六兒大哭一場，灑淚而別，回上臨清店中去了。這韓愛姐同春梅、翠屏，坐轎子往府里來。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，只是舍不的他女兒，哭了一場又一場。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，雇上兩匹頭口，望前趕路。正是：

馬遲心急路途窮，身似浮萍類轉蓬。只有都門樓上月，
照人離恨各西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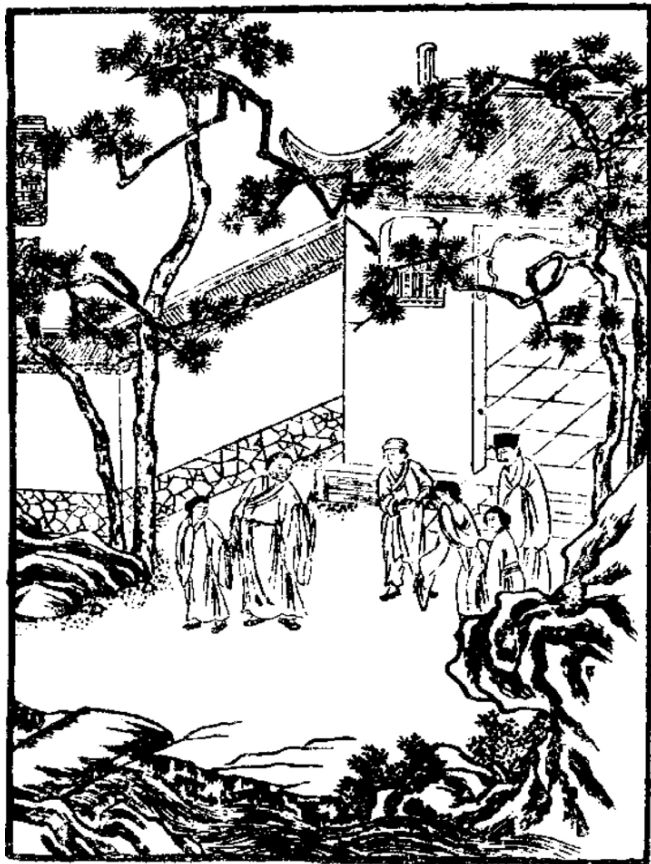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瓶梅

第一百回

韓愛姐路遇二搗鬼

金瓶梅



普濟師幻度孝哥兒

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

孝哥兒

詩曰：

舊日豪華事已空，銀屏金屋夢魂中。
黃蘆晚日空殘壘，碧草寒煙鎖故宮。

隧道魚燈油欲盡，妝臺鸞鏡匣長封。
憑誰話盡興亡事，一袖閑雲兩袖風。

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，歸到謝家酒店內，無女兒，道不得個坐吃山崩，使陳三兒去，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。那何

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，除了一害，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，和韓道國商議：「你女兒愛姐，只是在府中守孝，不出來了，等我賣盡貨物，討了賒帳，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，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。」韓道國說：「官人下顧，可知好哩。」一日賣盡了貨物，討上賒帳，雇了船，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，不題。

卻表愛姐在府中，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，姊妹稱呼，甚是合當。白日里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。那時金哥兒大了，年方六歲。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，相伴兩個孩兒，便沒甚事做。

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，守備又出征去了。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，綾錦衣衫，頭上黃的金，白的銀，圓的珠，光照的

無般不有。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，欲火燒心。因見李安一條好漢，只因打殺張勝，巡風早晚十分小心。

一日，冬月天氣，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，忽聽有人敲後門，忙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只聞叫道：「你開門則個。」李安連忙開了房門，卻見一個人搶入來，閃身在燈光背後。李安看時，卻認得是養娘金匱。李安道：「養娘，你這咱晚來有甚事？」金匱道：「不是我私來，裡邊奶奶差出我來的。」李安道：「奶奶叫你來怎麼？」金匱笑道：「你好不理會得。看你睡了不曾，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。」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，「把與你，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。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，又救得奶奶一命，不然也吃張勝那廝殺了。」說畢，留下衣服，出門走了兩步，又回身道：「還有一件要緊的。」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，撒與李

安自去了。

當夜躊躇不決。次早起來，徑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。做娘的問道：「這東西是那裡的？」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。做母親的聽言叫苦：「當初張勝幹壞事，一百棍打死，他今日把東西與你，卻是甚麼意思？我今六十已上年紀，自從沒了你爹爹，滿眼只看著你，若是做出事來，老身靠誰？明早便不要去了。」李安道：「我不去，他使人來叫，如何答應？」婆婆說：「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。」李安道：「終不成不去，惹老爺不見怪麼？」做娘的便說：「你且投到你叔叔，山東夜叉李貴那裡住上幾個月，再來看事故何如。」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，就依著娘的話，收拾行李，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。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，三、四、五次使小伴當來叫。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，次後見人來驗

看，才說往原籍家中，討盤纏去了。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。

時光迅速，日月如梭，又早臘盡陽回，正月初旬天氣。統制領兵一萬三千，在東昌府屯住已久，使家人周忠，捎書來家。教搬取春梅、孫二娘，並金哥、玉姐家小上車。止留下周忠：「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。」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，在莊上住。周忠在府中，與周宣、葛翠屏、韓愛姐看守宅子。周仁與眾軍牢保定車輛，往東昌府來。此一去，不為身名離故土，爭知此去少回程。有詞一篇，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。當此之時，中原盪掃，志欲吞胡。但見：

四方盜起如屯峰，狼煙烈焰薰天紅。將軍一怒天下安，

腥膻掃盡夷從風。

公事忘私願已久，此身許國不知有。金戈抑日酬戰徵，麒麟圖畫功為首。

雁門關外秋風烈，鐵衣披張卧寒月。汗馬卒勤二十年，贏得斑斑鬢如雪。

天子明見萬里餘，幾番勞動來旌書。肘懸金印大如鬥，無負堂堂七尺軀。

有日，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。統制見了春梅、孫二娘、金哥、玉姐，眾丫鬟家小都到了，一路平安，心中大喜。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。周仁悉把「東莊上請了二爺來宅內，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」，說了一遍。周統制又

問：「怎的李安不見？」春梅道：「又題甚李安？那廝我因他捉獲了張勝，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，與他娘穿。他到晚夕巡風，進入後廳，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子粒銀——一包五十兩，放在明間桌上，偷的去了。幾番使伴當叫他，只是推病不來。落後又使叫去，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。」統制便道：「這廝我倒看他，原來這等無恩！等我慢慢差人拿他去。」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。

過了幾日，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，乾朝廷國務，焦心勞思，日中尚未暇食，至於房幃色欲之事，久不沾身。因見老人家周忠次子周義，年十九歲，生的眉清目秀，眉來眼去，兩個暗地私通，就勾搭了。朝朝暮暮，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，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。

一日，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。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，集大勢番兵，分兩路寇亂中原。大元帥粘沒喝，領十萬人馬，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，來搶東京；副帥幹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關。邊兵抵擋不住，慌了兵部尚書李綱、大將種師道，星夜火牌羽書，分調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關東、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，各依要地，防守截殺。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，關東王稟領汾絳之兵，河北王煥領魏搏之兵，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，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，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。

卻說周統制，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，連忙整率人馬，全裝披掛，兼道進兵。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，金國乾離不的人馬，已搶進關來，殺死人馬無數。正值五月初旬，黃沙四起，大風迷目。統制提兵進趕，不防被

乾離不兜馬反攻，沒鞦一箭，正射中咽喉，隨馬而死。眾番將就用鉤索搭去，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，馬戴而遠，所傷軍兵無數。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，亡年四十七歲。正是：

於家為國忠良將，不辯賢愚血染沙。

古人意不盡，作詩一首，以嘆之曰：

勝敗兵家不可期，安危端自命為之。出師未捷身先喪，落日江流不勝悲。

巡撫張叔夜，見統制沒於陣上，連忙鳴金收軍，查點折傷士卒，退守東昌。星夜奏朝廷，不在話下。部下士卒，載屍首還到東昌府。春梅合家大小，號哭動天，合棺木盛殮，交割了兵符印信。一日，春梅與家人周仁，發喪載靈柩歸清

河縣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，自從春梅去後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，守節持貞，過其日月。正值春盡夏初天氣，景物鮮明，日長針指困倦。姊妹二人閑中徐步，到西書院花亭上。見百花盛開，鶯啼燕語，觸景傷情。葛翠屏心還坦然，這韓愛姐，一心只想念陳敬濟，凡事無情無緒，睹物傷悲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姊妹二人正在悲淒之際，只見二爺周宣，走來勸道：「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，須索解嘆。我連日做得夢，有些不吉。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，旗竿折了，不知是凶是吉？」韓愛姐道：「倒只怕老爺邊上，有些說話。」正在猶疑之間，忽見家人周仁，掛著一身孝，慌慌張張走來，報道：「禍事，老爺如此這般，五月初七日，在邊關上陣亡了！大奶奶、二奶奶家眷，載著靈車都來了。」慌了二

爺周宣，收拾打掃前廳乾淨，停放靈柩，擺下祭祀，合家大小，哀號起來。一面做齋累七，僧道念經。金哥、玉姐披麻帶孝，弔客往來，擇日出殯，安葬於祖塋。俱不必細說。

卻說二爺周宣，引著六歲金哥兒，行文書申奏朝廷，討祭葬，襲替祖職。朝廷明降，兵部覆題引奏：已故統制周秀，奮身報國，沒於王事，忠勇可嘉。遣官諭祭一壇，墓頂追封都督之職。伊子照例優養，出幼襲替祖職。

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，淫情愈盛。常留周義在香閣中，鎮日不出。朝來暮往，淫欲無度，生出骨蒸癆病癥。逐日吃藥，減了飲食，消了精神，體瘦如柴，而貪淫不已。一日，過了他生辰，到六月伏暑天氣，早晨晏起，不料他摟著周義在床上，一泄之後，鼻口皆出涼氣，淫津流下一窪口，就鳴

呼哀哉，死在周義身上。亡年二十九歲。這周義見沒了氣兒，就慌了手腳，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，帶在身邊，逃走出外。丫鬟養娘不敢隱匿，報與二爺周宣得知。把老家人周忠鎖了，押著抓尋周義。可霎作怪，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，一條索子拴將來。已知其情，恐揚出醜去，金哥久後不可襲職，拿到前廳，不由分說，打了四十大棍，即時打死。把金哥與孫二娘看著。一面發喪於祖塋，與統制合葬畢。房中兩個養娘並海棠、月桂，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。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，再三勸他，不肯前去。

一日，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，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，都被虜上北地去了。中原無主，四下荒亂。兵戈匝地，人民逃竄。黎庶有塗炭之哭，百姓有倒懸之苦。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，民間夫逃妻散，鬼哭神號，父子不相顧。葛

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，各逃生命。止丟下韓愛姐，無處倚，不免收拾行裝，穿著隨身慘淡衣衫，出離了清河縣，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。到臨清謝家店，店也關閉，主人也走了。不想撞見陳三兒，三兒說：「你父母去年就跟了何官人，往江南湖州去了。」

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，唱小詞曲，往前抓尋父母。隨路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弓鞋又小，千辛萬苦。行了數日，來到徐州地方，天色晚了，投在孤村裡面。一個婆婆，年紀七旬之上，正在竈上杵米造飯。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，告道：「奴家是清河縣人氏，因為荒亂，前往江南投親，不期天晚，權借婆婆這裡投宿一宵，明早就行，房金不少。」那婆婆看這女子，不是貧難人家婢女，生得舉止典雅，容貌非俗。因說道：「既

是投宿，娘子請炕上坐，等老身造飯，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。」那老婆婆炕上柴竈，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豆子乾飯，又切了兩大盤生菜，撮上一包鹽，只見幾個漢子，都蓬頭精腿，禪褲兜襠，腳上黃泥，進來放下鋤鏟，便問道：「老娘有飯也未？」婆婆道：「你每自去盛吃。」

當下各取飯菜，四散正吃。只見內一人，約四十四五年紀，紫面黃發，便問婆婆：「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？」婆婆道：「此位娘子，是清河縣人氏，前往江南尋父母去，天晚在此投宿。」那人便問：「娘子，你姓甚麼？」愛姐道：「奴家姓韓，我父親名韓道國。」那人向前扯住問道：「姐姐，你不是我侄女韓愛姐麼？」那愛姐道：「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。」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。因問：「你爹娘在那裡？你在東京，如何至此？」這韓愛姐一五一十，從頭說了一

遍，「因我嫁在守備府里，丈夫沒了，我守寡到如今。我爹娘跟了何官人，往湖州去了。我要找尋去，荒亂中又沒人帶去，胡亂單身唱詞，覓些衣食前去，不想在這裡撞見叔叔。」那韓二道：「自從你爹娘上東京，我沒營生過日，把房兒賣了，在這裡挑河做夫子，每日覓碗飯吃。既然如此，我和你往湖州，尋你爹娘去。」愛姐道：「若是叔叔同去，可知好哩。」當下也盛了一碗飯，與愛姐吃。愛姐呷了一口，見粗飯，不能咽，只呷了半碗，就不吃了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到明，眾夫子都去了，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，領愛姐作辭出門，望前途所進。那韓愛姐本來嬌嫩，弓鞋又小，身邊帶著些細軟釵梳，都在路上零碎盤纏。將到淮安上船，迤逦望江南湖州來，非止一日，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，止尋著父母，相見會了。不想何官人已死，家中又沒妻小，止

是王六兒一人，丟下六歲女兒，有幾頃水稻田地。不上一
年，韓道國也死了。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，就配了小
叔，種田過日。那湖州有富家子弟，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
緻，都來求親。韓二再三教他嫁人，愛姐割發毀目，出家為
尼，誓不再配他人。後來至三十一歲，無疾而終。正是：

貞骨未歸三尺土，怨魂先徹九重天。

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，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，不在
話下。

卻說大金人馬，搶過東昌府來，看看到清河縣地界。只
見官吏逃亡，城門晝諸，人民逃竄，父子流亡。但見：
煙生四野，日蔽黃沙。封豕長蛇，互相吞噬。龍爭虎鬥，各
自爭強。皂幟紅旗，佈滿郊野。男啼女哭，萬戶驚惶。番軍

虜將，一似蟻聚蜂屯；短劍長槍，好似森森密竹。一處處死屍朽骨，橫三豎四；一攢攢折刀斷劍，七斷八截。個個攜男抱女，家家閉門關戶。十室九空，不顯鄉村城郭；獐奔鼠竄，那契禮樂衣冠。正是：得多少宮人紅袖哭，王子白衣行。

那時，吳月娘見番兵到了，家家都關鎖門戶，亂竄逃去，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，帶在身邊。那時吳大舅已死，止同吳三舅、玳安、小玉，領著十五歲孝哥兒，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，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。一來避兵，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。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，個個驚駭。可憐這吳月娘，穿著隨身衣服，和吳二舅男女五口，雜在人隊里挨出城門，到於郊外，往前奔行。到於空野十字路口，只見一個和尚，身披紫褐袈裟，手執九環錫杖，腳蹬芒鞋，肩上背著

條布袋，袋內裹著經典，大移步迎將來，與月娘打了個問訊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吳氏娘子，你到那裡去？還與我徒弟來！」唬的月娘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問我討甚麼徒弟？」那和尚又道：「娘子，你休推睡里夢裡，你曾記的十年前，在岱岳東峰，被殷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。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，法號普靜。你許下我徒弟，如何不與我？」吳二舅便道：「師父出家人，如何不近道？此等荒亂年程，亂竄逃生，他有此孩兒，久後還要接代香火，他肯舍與你出家去？」和尚道：「你真個不與我去？」吳二舅道：「師父，你休閑說，誤了人的去路。後面只怕番兵來到，朝不保暮。」和尚道：「你既不與我徒弟，如今天色已晚，也走不出路去。番人就來，也不到此處，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，明早去罷。」吳月娘問：「師父，是那寺中？」那和尚用手只一指，道：「那路旁便是。」和尚引著來到永福寺。吳月娘

認的是永福寺，曾走過一遭。

比及來到寺中，長老僧眾都走去大半，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座。佛前點著一大盞琉璃海燈，燒着一爐香。已是日色銜山時分，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、玳安、小玉、孝哥兒，男女五口兒，投宿在寺中方丈內。小和尚有認的，安排了些飯食，與月娘等吃了。那普靜老師，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，口中念經。月娘與孝哥兒、小玉在床上睡，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，著了荒亂辛苦底人，都睡著了。止有小玉不曾睡熟，起來在方丈內，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。看看念至三更時，只見金風淒淒，斜月朦朦，人煙寂靜，萬籟無聲。佛前海燈，半明不暗。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，人民遭劫，陣亡橫死者極多，發慈悲心，施廣惠力，禮白佛言，薦拔幽魂，解釋宿冤，絕去掛礙，各去超生。於是誦念了百十

遍解冤經咒。少頃，陰風淒淒，冷氣颼颼。有數十輩焦頭爛額，蓬頭泥面者，或斷手摺臂者，或有剗腹剜心者，或有無頭跛足者，或有弔頸枷鎖者，都來悟領禪師經咒，列於兩旁。禪師便道：「你等眾生，冤冤相報，不肯解脫，何日是了？汝當諦聽吾言，隨方托化去罷。」偈曰：

勸爾莫結冤，冤深難解結。一日結成冤，千日解不徹。

若將冤解冤，如湯去潑雪。我見結冤人，盡被冤磨折。

我今此懺悔，各把性悟徹。照見本來心，冤愆自然雪。

仗此經力深，薦拔諸惡業。汝當各托生，再勿將冤結。

當下眾魂都拜謝而去。小玉竊看，都不認得。少頃，又

一大漢進來，身長七尺，形容魁偉，全裝貫甲，胸前關著一
矢箭，自稱「統制周秀，因與番將對敵，折於陣上，今蒙師
薦拔，今往東京，托生於沈鏡為次子，名為沈守善去也。」
言未已，又一人，素體榮身，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，「
不幸溺水而死，今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城內，托生富戶沈通
為次子沈越去也。」小玉認的是他爹，唬的不敢言語。已而
又有一人，提著頭，渾身皆血，自言是陳敬濟，「因被張勝
所殺，蒙師經功薦拔，今往東京城內，與王家為子去也。」
已而又見一婦人，也提著頭，胸前皆血。自言：「奴是武大
妻、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。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。蒙師薦
拔，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托生去也。」已而又有一人，身
軀矮小，面背青色，自言是武植，「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
毒而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徐州鄉民範家為男，托生去也。」
已而又有一婦人，面色黃瘦，血水淋漓，自言：「妾身李

氏，乃花子虛之妻，西門慶之妾，因害血山崩而死。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城內，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。」已而又一男，自言花子虛，「不幸被妻氣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。」已而又見一女人，頸纏腳帶，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，「自縊身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。」已而又一婦人，面黃肌瘦，自言周統制妻龐氏春梅，「因色癆而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與孔家為女，托生去也。」已而又一男子，裸形披髮，渾身杖痕，自言是打死的張勝，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為男去也。」已而又有一女人，頂上纏著索子，自言是西門慶妾孫雪娥，「不幸自縊身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去也。」已而又一女人，年小，頂纏腳帶，自言「西門慶之女，陳敬濟之妻，西門大姐是也，不幸亦縊身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城外，與番役鐘貴為女，托生去也。」已而

又見一小男子，自言周義，「亦被打死，蒙師薦拔，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，名高留住兒，托生去也。」言畢，各恍然不見。小玉唬的戰慄不已。原來這和尚，只是和這些鬼說話。

正欲向床前告訴吳月娘，不料月娘睡得正熟，一靈真性，同吳二舅眾男女，身帶著一百顆胡珠，一柄寶石條環，前往濟南府，投奔親家雲理守。一路到於濟南府，尋問到雲參將寨門，通報進去。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，一見如故。敘畢禮數。原來新近沒了娘子，央浼鄰舍王婆來陪待月娘，在後堂酒飯，甚是豐盛。吳二舅、玳安另在一處管待。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，因把那百顆胡珠、寶石、條環教與雲理守，權為茶禮。雲理守收了，並不言其就親之事。到晚，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。將言說念月娘，以挑探其意，

說：「雲理守雖武官，乃讀書君子，從割衫襟之時，就留心娘子。不期夫人沒了，鰥居至今。今據此山城，雖是任小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生殺在於掌握。娘子若不棄，願成伉儷之歡，一雙兩好，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。等待太平之日，再回家去不遲。」月娘聽言，大驚失色，半晌無言。這王婆回報雲理寺。

次日夕晚，置酒後堂，請月娘吃酒。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，連忙來到席前敘坐。雲理守乃道：「嫂嫂不知，下官在此雖是山城，管著許多人馬，有的是財帛衣服，金銀寶物，缺少一個主家娘子。下官一向思想娘子，如喝思漿，如熱思涼。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裡與令郎完親，天賜姻緣，一雙兩好，成其夫婦，在此快活一世，有何不可？」月娘聽了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雲理守，誰知你人皮包著狗骨！我

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，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？」雲理守笑嘻嘻向前，把月娘攙住，求告說：「娘子，你自家中，如何走來我這裡做甚？自古上門買賣好做，不知怎的，一見你，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。沒奈何，好歹完成了罷。」一面拿過酒來和月娘吃。月娘道：「你前邊叫我兄弟來，等我與他說句話。」雲理守笑道：「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，已被我殺了。」即令左右：「取那件物事，與娘子看。」不一時，燈光下，血漉漉提了吳二舅、玳安兩顆頭來。唬的月娘面如土色，一面哭倒在地。被雲理守向前抱起：「娘子不須煩惱，你兄弟已死，你就與我為妻。我一個總兵官，也不玷辱了你。」月娘自思道：「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，我若不從，連我命也喪了。」乃回嗔作喜，說道：「你須依我，奴方與你做夫妻。」雲理守道：「不拘甚事，我都依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，我卻與你成婚。」雲理守

道：「不打緊。」一面叫出雲小姐來，和孝哥兒推在一處，飲合盃杯，縮同心結，成其夫婦。然後扯月娘和他雲雨。這月娘卻拒阻不肯，被雲理守忿然大怒，罵道：「賤婦！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，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？」向床頭提劍，隨手而落，血濺數步之遠。正是：

三尺利刀著頂上，滿腔鮮血濕模糊。

月娘見砍死孝哥兒，不覺大叫一聲。不想撒手驚覺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唬的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連道：「怪哉，怪哉。」小玉在旁，便問：「奶奶怎的哭？」月娘道：「適間做得一夢不詳。」不免告訴小玉一遍。小玉道：「我倒剛纔不曾睡著，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。剛纔過世俺爹、五娘、六娘和陳姐夫、周守備、孫雪娥、來旺兒

媳婦子、大姐都來說話，各四散去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這寺後見埋著他每，夜靜時分，屈死淹魂如何不來！」

娘兒們說了回話，不覺五更，雞叫天明。吳月娘梳洗面貌，走到禪堂中，禮佛燒香。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：「那吳氏娘子，你如何可省悟得了麼？」這月娘便跪下參拜：「上告尊師，弟子吳氏，肉眼凡胎，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。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。」老師道：「既已省悟，也不消前去，你就去，也無過只是如此。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。你這兒子，有分有緣遇著我，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。不然，定然難免骨肉分離。當初，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，此子轉身托化你家，本要盪散其財本，傾覆其產業，臨死還當身首異處。今我度脫了他去，做了徒弟，常言『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』，你那夫主冤愆解釋，亦得超生去

了。你不信，跟我來，與你看一看。」於是叉步來到方丈內，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上。老師將手中禪杖，向他頭上只一點，教月娘眾人看。忽然翻過身來，卻是西門慶，頂帶沉枷，腰系鐵索。復用禪杖只一點，依舊是孝哥兒睡在床上。月娘見了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。

良久，孝哥兒醒了。月娘問他：「如何你跟了師父出家。」在佛前與他剃頭，摩頂受記。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，乾生受養了他一場。到十五歲，指望承家嗣業，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。吳二舅、小玉、玳安亦悲不勝。當下這普靜老師，領定孝哥兒，起了他一個法名，喚做明悟。作辭月娘而去。臨行，分付月娘：「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。如今不久番兵退去，南北分為兩朝，中原已有個皇帝，多不上十日，兵戈退散，地方寧靜了，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。」月

娘便道：「師父，你度托了孩兒去了，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？」不覺扯住，放聲大哭起來。老師便道：「娘子休哭！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。」哄的眾人扭頸回頭，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。正是：
三降塵寰人不識，倏然飛過岱東峰。

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，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眾人，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，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，置文武百官。徽宗、欽宗兩君北，康王泥馬渡江，在建康即位，是為高宗皇帝。拜宗澤為大將，復取山東、河北。分為兩朝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復業。後月娘歸家，開了門戶，家產器物都不曾疏失。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慶，承家業，人稱呼為「西門小員外」。養活月娘到老，壽年七十歲，善終而亡。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。有詩為證：

閱閱遺書思惘然，誰知天道有循環。西門豪橫難存嗣，
敬濟顛狂定被殲。

樓月善良終有壽，瓶梅淫佚早歸泉。可怪金蓮遭惡報，
遺臭千年作話傳。

製作軟體：天火藏書排版系統
網 址：<http://ebook.cdict.info>
字型資訊：黑體（DroidSansFallback）
 宋體（全字庫）
 楷體（全字庫）
製作日期：2012年11月11日
製作時間：00時29分00秒

天火藏書排版系統，為一套直書的排版系統，主要方便使用者閱讀電子書而設計，未經授權的版權內容，請勿使用本系統進行排版，否則後果自行負責。無版權或超過版權時效，或經過版權擁有者授權的內容，可自由使用本系統排版，並自由在網路上散布，但不得作為商業使用，如您需要在商業使用，請使用其他的排版軟體。
